

書叢本基學國

疏義羊公

(一)

著立陳

621.7127
383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疏 義 羊 公

(一)

著 立 陳



3 0649 2023 8

行發館書印務商

621.7127
382
2:1

538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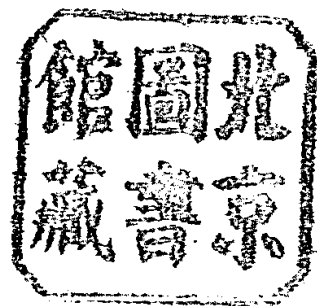
公羊義疏一

隱元年
正月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何休學〔疏〕

阮氏元公羊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同。閩監。毛本改此低一格。非舊疏云。按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

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名。隱公者魯侯之謚號。經傳雜縛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者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邵公之姓也。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詩正義毛詩國風云。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莫不皆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一。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按周禮注疏。天官冢宰第一下。有周禮二字。在鄭氏注之上。儀禮注疏亦然。賈公彥云。儀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義故也。孔氏禮記正義云。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此鄭注三禮大題在下之證。其周易尚書雖亡。據三禮可類推也。公羊解云。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公羊傳亦本隱公小題在上。公羊大題在下。定本誤改。故唐人多從之。春秋正義引服虔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詁第一。左氏傳三字亦當退下。漢人必不改舊例。蓋亦後人升之耳。孔安國書傳。雖出於魏晉。據詩正義。知猶取法於漢儒。故尚書音義載堯典第一於上。虞書於下。正義則加古文尚書四字於堯典上。蓋承二劉之舊也。杜注左傳。題云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此非特以大題加小題之上。且以己所題集解之名亦加於小題之上矣。故范注穀梁傳。題云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王弼周易注。題云周易上經乾傳第一。並與杜氏同也。魏晉之儒。如何晏論語。郭璞爾雅。釋文本皆小題



在上。尚依漢儒之舊。小題所以在上者。以當篇之記號欲其顯也。大題所以在下者。總攝全書之意也。五經並然。或見毛詩國風在周南關雎詁訓傳之下。便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非也。賈孔並云在下以配注。亦非。按宋嚴州本儀禮亦題士冠禮第一儀禮鄭氏注。與開成石經同。則猶有古本之遺也。今以阮氏所刻十行本爲本。故仍循其舊。舊疏又云何休學。今按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詞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是其義也。校勘記臧禮堂曰。何氏題何休學。非也。杜預解左傳。止題杜氏。趙氏孟子章句。止題趙氏。古人謙遜。不欲自表其名。但著氏族。俾可識別耳。按唐石經桓公第二何休學原刻。作何氏。後磨改作何休。據疏引博物志。則晉時本已稱何休學矣。閩監毛本何休學三字。在此題下。此本移於疏後。非也。元板同。按廣雅釋詁。學。識也。御覽引論語。識。學也。蓋謂有所得。卽識之。釋文學者。言爲此經之學。卽注述之意也。蓋魏晉間本有稱何休學。或何氏當時不敢自稱注述。謙言學耳。然漢世均不表名。如鄭氏三禮毛詩。止題鄭氏。則應題何氏學矣。而本傳云作公羊解詁。則解詁是其書之正名。故今題解詁云。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關。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德。不可通焉。今按春秋者。三統歷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舊疏引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何氏與賈服不異。亦以爲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又引春秋說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舊疏又云。舊云春秋說云。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何者。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何注。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何言孔子修之。春作秋。成。乃名春秋乎。按左傳昭二年。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又墨子明鬼篇。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又云。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竹帛蓋卽春秋言古者聖王。則不必孔子乃名春秋矣。隱公者魯世家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平王四十九年卽位。周書諡法解云。隱拂不成曰隱。春秋託始於隱。故以隱公爲首。經傳者。白虎通五經篇。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又云。經者。常也。定元年注。傳。謂訓詁。漢書古今人表注。傳。謂解說經義者也。解詁者。釋文云。佳。買。反。

下音古訓也。按賈逵注左傳國語名解詁也。公羊者傳者姓氏舊疏引說題詞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公羊高子夏弟子五傳而著竹帛弟子不敢斥言師名故以氏傳也。第一者第次也。舊以一公爲一卷閔公附於莊公之末齊氏召南注疏考證云按隋志漢諫議大夫何休撰公羊解詁十一卷而唐志作十三卷以陸氏釋文證之則本十二卷隋志作十一卷唐志作十三卷皆筆畫之誤耳。但今注疏本作二十八卷不知分自何人。按閔公未注云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則何氏自十一卷也。當以隋志爲正。錢氏大昕答問云問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二卷經十二卷下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而古經十二篇注無明文所謂古經者何經也。曰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氏邱明所傳皆古文舊書許慎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氏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江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然則志所稱者左氏經也。鄭司農周禮注云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先鄭傳左氏其所稱古文經亦必左氏之經也。按兩漢經師以春秋左氏詩毛氏禮周禮均稱古文則漢志所稱古經十二卷爲左氏無疑。公穀爲今文故止稱經然公羊實止十一卷宋本猶然則十二卷或涉上古經篇目而誤。又按公羊舊疏不知何人所著洪氏頤煊讀叢錄云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不知何時人宋董道謂當在貞元長慶之後頤煊按疏中引爾雅孫炎注郭璞書序長義孝經疏之類皆唐以前本疏司空掾云若今之三府掾三府掾亦六朝時有之至唐以後則無此稱矣。此疏爲梁齊閭舊帙無疑。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氣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由考也。姚氏鉅援鴉堂筆記隋唐間不聞有三府掾亦無三府之稱意者在北齊蕭梁之前乎。此疏有解有問答隋志有鮮于昭春秋公羊解序一卷未知何時人又云梁有孔衍公羊集解十四卷按孔衍傳不言解公羊又云梁有公羊傳問九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又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愨期答其書在隋並亡而唐志有之今疏中有問答未知爲徐爲王然此疏不類魏晉間人語又內引家語家語出於王肅疑非欽所得引蓋此爲王愨期語按問答語甚精贖必非隋唐

人作。或卽舊疏人所述與。又公羊傳文。初不與經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抵漢後人爲之。開成石經。始取而刻石焉。杜預左傳序云。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是杜氏前左氏亦經傳各別也。按公羊家舊有三科九旨。舊疏問曰。春秋說云。春秋設三科九旨。其義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爲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總言之。謂之三科。科者。段也。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旨者。意也。故何氏作文證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是三科九旨也。問曰。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風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疏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舊疏引文證例又云。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以矯枉撥亂爲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紀也。又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又引春秋說。春秋書有七缺。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僖五年。晉侯殺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殘虐枉殺其子。爲父之道缺。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春秋緯多與公羊說比附。故鄭氏謂孔子所欲改先王之法。陰書于緯。藏之以備後世。公羊由于夏口授。傳之孔子。故聖人改周受命之制。惟公羊得其傳焉。後世惟說三科九旨有異。孔氏廣森著公羊通義。遺何氏而雜用宋氏。其說云。春秋之爲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一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疏〕

錢氏大昕養新錄云。春秋正義於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因此可知太歲所在。此必舊儒相承之舊文。非孔冲遠所能及也。如隱元年歲在豕韋。太歲當在甲寅。今日曰己未。桓元年歲在

元枵。太歲當在乙丑。今日曰庚午。莊元年歲在鶉火。太歲當在癸未。今日曰庚子。案。莊公即位三十二年。以常率計之。當在甲寅。歲星應在豕韋。而春秋正義云。閔公元年。歲在大梁。依三統術。莊二十三年入歲星數。正在超辰之限。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亦超實沈入鶉首矣。算至莊末。歲星已至降婁。則閔公初年。正在大梁也。此非精於算術者不能知。孔氏於三統元起丙子之故。全然未曉。轉信虞恭諸人說。以庚戌爲上元。詩疏所引之三統術。率與本術不合。安能精思及此。又閔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曰庚申。僖元年歲在鶉首。太歲當在戊午。今日曰壬戌。文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辛卯。今日曰乙未。宣元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己酉。今日曰癸丑。成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丁卯。今日曰辛未。襄元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乙酉。今日曰己丑。昭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曰庚申。昭十五年。距莊公二十三年。百四十四歲。又值超辰之限。歲星超鶉首入鶉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慎所謂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是也。自此年歲在鶉火。算至三十二年。正在星紀。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之占。又定元年歲在元枵。太歲當在己丑。今日曰壬辰。哀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甲辰。今日曰丁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太歲干支與今人所推不同。前後亦分三段。自莊二十三年以前。相差五辰。如隱元年本甲辰。而今人以爲己未是也。昭十五年以前。相差四辰。如襄二十一年本乙巳。而今人以爲己酉是也。昭十五年以後。相差三辰。如哀十六年本己未。而今人以爲壬戌是也。按春秋緯言孔子爲春秋。退而修殷曆。是春秋實用殷曆。殷術起甲寅元。以三統術校之。周公六年入弟七。歲戊午。至春秋隱元年。爲癸酉。歲之十年。癸酉。歲首歲爲庚戌。則其十年爲己未。後漢志載馮光陳冕上言。曆元不正。宜改甲寅元。而其所說積年。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則獲麟之歲。值十五。歲庚午之二十二年。庚午首歲爲戊戌。則二十二年爲己未。隱元年當爲戊午。與三統所載殷曆。差一歲耳。何氏又以黃帝術辛卯爲元。元歲既差。歲法亦異。其注襄二十一年爲歲在己卯。循以上考下求。則隱元年爲己丑。哀十四年爲庚寅矣。或疑己卯爲己酉之形近而譌。史記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

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今取殷曆以爲
部分年紀。取四分日法。閏法以排筭日月。就經文所錄月朔日辰攷之。其有不合。則蓋闕焉。

元年者何。〔注〕諸据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疏〕

校勘記云。宋余仁仲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元上增傳字。非通書並同。左傳經傳首皆有經傳字。係杜氏所增。杜

氏分經繫傳。故綴經傳以別之。孔疏云。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可證。○注諸据至者何。○通義云。按春秋本公羊子口
受說於子夏。以傳其子平。平傳地。地傳敢。敢傳壽。凡五世。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以先師口相授受。解釋其
義。故傳皆爲弟子疑問之詞。諸疑或直問所不知。卽曰者何。曰孰謂。或据彼難此。則如曷爲。何以。其言某何。此何以書之等。何氏
各於當文目其所据焉。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喪服疏傳曰者。不知誰作。皆云孔子弟子卜商所爲。按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公羊
傳有云者何。何以。曷謂。孰謂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孰謂。曷爲。弟子卻本先師。此傳得爲子夏所作也。廣雅序引春秋元命
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當作春秋時。弟子見以元爲始。已疑不能明矣。舊疏云。諸据有疑理而問所
不知者曰者何。僖五年秋。鄭伯逃歸。不盟之下傳云。不盟者何。注据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弟子疑。故執不知問。成十五年仲嬰
齊卒之下傳云。仲嬰齊者何。注云。疑仲遂後。故問之。是也。若据彼難此。卽或言曷爲。或言曷以。或單言何。卽下傳云。曷爲先言王
而後言正月。注据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公何以不言卽位。注云。据文公言卽位也。何成乎公之意。注据刺欲救紀而
後不能是也。而舊解云。案春秋上下但言曷爲與何。皆有所据。故何氏云。諸据疑者。皆無所据。故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也者。按
注。明云。諸据疑。則明有所据矣。特
疑而未知。故有待於問也。舊解非。

君之始年也。〔注〕以常錄卽位。知君之始年。君魯侯隱公也。年者、

十二月之總號。春秋書十二月稱年。是也。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

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於

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卽位。明王者常繼天奉元，養成萬

物〔疏〕

爾雅釋詁云：元，始也。本此文選注引元命包云：元年者何？元宜爲一，謂之元何？君之始年也。○注以常至始年。○舊疏云：正以桓、文、宣、成、襄、昭及哀，皆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故曰以常錄卽位。知君之始年，按定書卽位，雖非正月

亦在元年。○注君魯侯隱公。○史記魯世家云：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舊疏引春秋說云：周五等爵法五精公之言，公正無私，侯之言，候逆順兼，伺候王命。按周制，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臣子於其國內皆稱公，故侯者魯之正爵。公者臣子之私尊，故云魯侯隱公也。○注年者至是也。○爾雅釋天云：周曰年，按彼云：夏曰歲，商曰祀，春秋改周之文，仍據周言年者，年祀之稱，無繫於改制也。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注舉猶備也，是爲十二月總號也。春秋書十二月，卽下書十有二月之屬是也。說文：總，聚束也，俗作摠。校勘記謂毛本摠改總爲非，蓋誤。○注變一至始也。○此明下有二年三年，此不稱一年之意。舊疏引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爲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源。又云：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意謂天地皆一元，故曰天地之始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易上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子夏傳：元者始也。左氏云：元者大也。董子云：春秋謂一爲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者三才，一卽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統於天，謂之元，以爲道生天地。老氏之說也。繁露玉英云：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其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又王道云：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并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

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妬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囿園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甫。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又重政云。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義。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王氏念孫讀書雜誌云。漢書此傳。大當爲本。下文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言也。正以元爲天地之始。故以本言之也。又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故元命苞曰。孔子曰。某作春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注故上至繫之也。○舊疏引春秋說云。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是以推元在春上。而使春繫之義也。○注不言至王者。○此解傳不言公之始年義也。爾雅釋詁云。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是皇王公侯皆有君稱。故言君則包有王者在內。所以通其義於王者也。故儀禮喪服云。君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稱君也。今魯諸侯宜稱公之始年。因欲假王於魯。而不得直稱王。故渾目曰君之始年也。○注唯王至立號。○通義云。天子諸侯通稱君。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于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按公羊家以春秋託王于魯。明假魯爲王者。故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也。有何反傳違戾之有。樂賚春秋後傳云。唯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爲天下共生。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爲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卽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若然。白虎通爵篇云。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者。蓋春秋之世。容有諸侯各自紀元於其

國中者。如桓二年左傳云。惠之二十四年。惠之三十年。是也。春秋自論其正。故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其實隱公即位。當時自已稱元。必不仍平王四十九年之稱。聖人卽其稱元。以著王法。所謂假事以託義也。宋書禮志云。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有事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立號者。白虎通號篇云。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爲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號。以自別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於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明當致施者也。所以預自表克於前也。按春秋託王於魯。亦卽立號之義也。○注春秋至於魯。○越絕書德序外傳記。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深切著明也。繁露俞序云。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所聞之董生此焉。又三代改制質文云。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以春秋當新王。不能見之空言。故託之於魯。所以見之行事也。所謂託新王受命於魯也。託王於魯。非以魯爲王。夫子以匹夫行褒貶之權。不可無所藉。故託魯爲王。以進退當世士大夫。正以載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稱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是也。俗儒不察。猥以王魯之說。集矢於公羊。此不知春秋者也。劉氏逢祿春秋釋例云。王魯者。卽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爲託諸空言。不如行事之博深切。

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後聖，何以必乎魯？曰：因魯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聞，唯魯爲近，故據以爲京師，張治本也。聖人在位，如日之麗乎天，萬國幽隱，莫不畢照，庶物蠢蠢，咸得繫命，堯舜禹湯文武是也。聖人不得位，如火之麗乎地，非假薪蒸之屬，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春秋是也。故日歸明於西，而以火繼之，堯舜禹湯文武之沒，而以春秋治之，雖百世可知也。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於周，挫強扶弱，常繫於二伯，且魯無可觀也，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弑君，宜誅，昭之出奔，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仇外淫，宜絕，閔之見弑，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鄆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而免於春秋之貶黜者，鮮矣。吾故曰：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皆薪蒸之屬，可以宣火之明，而無與於火之德也。彼范甯杜預之徒，嘵嘵不已，猶矇瞶之不可語於日月之明，繼照之火也。包氏慎言王魯說云：春秋，魯史也。因魯以明王法，是之謂王魯云爾。王法非周之法，唐虞夏殷相傳之法也。周室東遷，三代之綱紀文章蕩然矣。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聖人不得已而作春秋，以明一王之制，始於麤，極於精詳，蓋以繼周氏之絕業，反衰世之凌夷，故曰：撥亂世而反之正，莫近乎春秋。春秋以魯史撥周亂，因曰王魯，曷嘗假王號於魯哉？曰：非天子不改元，而春秋於十二公之卽位，皆書元年，則似假以名號矣。曰：桓莊以後之書元，緣公也。隱公庶子也。仲尼庶位也。隱庶而無嫡，則隱當君，隱讓而不居，則隱無位，春秋成公之意，不書卽位，而書元年，爲春秋書元年，爲春秋之繼周書元年也。元者善之長，仁也。體仁足以長人，而長人莫善乎讓。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隱桓之爲嫡庶也，微謂隱讓而隱之君國者，十一年，則隱之讓也，亦微隱讓而并不居讓之名，以覆護桓。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者，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託於天下。春秋新王而託之隱，蓋如是爾。因是而襲儀父，因是而進滕薛，一王初起，其慕義來歸者，皆王者之所與，不追治其小故，此元之所以爲善長，此王之所以爲天下所歸往也。又云：此十二君者，魯之君乎哉？春秋之君也。方之於周，則此二百四十二年，隱公之統緒也。繼世相沿，而業隆太平，則十二公皆筌蹄也。班固曰：縣象閭而桓文垂，彝倫斲而憲章缺，乃命元聖，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粲爛，真神明之式也。然則春秋自爲一代，有祖有宗，而假

之於魯。史公表十二諸侯云。齊晉秦楚。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襲。大封皆威服焉。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詞以制其法。王道備。人事決。王魯云者。猶曰興於魯焉耳。按包氏之說。較劉氏尤爲暢洽。左疏引劉炫難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是由昧於託王於魯爲借魯以明王之義。故以俗見強說也。舊疏云。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按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入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不正名。何以爲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制作。何不謙讓之有。按左氏詳於事。公羊重乎義。春秋重義不重事。明乎此。可以說公羊矣。○注故因至萬物。○此解書卽位於元下義也。杜預云。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又重政云。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漢書魏相傳。相曰。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至。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於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又董仲舒傳。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君者。正人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不得致也。是奉元繼天。善成萬物之義也。

春者何。〔注〕獨在王上。故執不知問。

〔疏〕

注獨在至知問。○舊疏云。春夏秋冬。皆四時之名。而夏秋冬三時。常不得配王言之。唯有春字常在王上。故怪而問之。

歲之始也。〔注〕以上繫元年在王正月

之上。知歲之始也。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

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歲者。總號其成功之稱。尚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也。〔疏〕

後漢書郎顛傳云。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又班彪傳注。春者。四時之始也。漢書郊祀志云。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張晏曰。春者。歲之始也。又高帝紀。拜婁敬爲奉春君。張晏注同。書鈔引元命包云。據春者。歲之始也。神明推移。精華紐結。注。神明猶陰陽也。相推相移。使物精華結成。紐結。要也。舊疏云。問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實是春秋之五始。而傳直於元年春之下發言。始。而王正月下不言始。何。答曰。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時之始。王正月公卽位者。人事之始。欲見尊重天時。略於人事故也。○注。春者。至名也。○校勘記。辟。宋本。監本同。毛本。辟作闢。非。按。疏中仍作開辟。釋文。辟。本亦作闢。白虎通嫁娶篇。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獨斷。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周禮目錄。春者。出生萬物。漢書董仲舒傳。春之所以生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正迭爲春首。故爲開闢之端。御覽引元命包云。春含名蠢。位東方。動春氣。明達六合。俱生萬物。應節。注。春之言蠢。東之言動。含。出名以自明。自達也。惟於時爲春。以其蠢動無節。應此時節也。禮記鄉飲酒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又乾鑿度云。震生萬物。東方。然則震爲東方之卦。東方爲仁。仁有生育之義也。舊疏引易說云。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也。春爲四時之首。是以爲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也。通義云。此周之春也。周人以斗杓初昏建子之月爲歲始。殷人以建丑之月爲歲始。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爲歲始。尋此傳文。明歲始卽謂之春。非闕木德之位。東作之候。後儒有疑。子丑月不得名春者。可以辨矣。顧炎武曰。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考之尚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金縢。秋大熟。言時則不言月。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爲編

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云法象所出者。周禮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是法象所出也。云四時本名者。凡歲首三月。統名曰春。不論三正同異也。○注昏斗至曰冬。○舊疏云。皆春秋說文。大戴禮夏小正云。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斗柄以南爲上。北爲下。斗柄謂斗衡。六月之昏。尾中南方。衡當尾。故南指。史記天官書云。衡殷南斗。南斗與尾亦相近。以次差之。知春指東。秋指西。冬指北也。小正又云。正月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時猶在冬末。故指北方也。淮南天文訓。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故曰距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卯。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辰。則清風至。加十五日指巳。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午。則小滿。加十五日指未。則小暑。加十五日指申。則大暑。加十五日指酉。則立秋。加十五日指戌。則白露。加十五日指亥。則寒露。加十五日指子。則小雪。加十五日指丑。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寅。則立春。○注歲者至之稱。○素問六節藏象論云。四時謂之歲。周書小開武。九歲以紀終。注。四時終則成歲。爾雅釋天。夏曰歲。郭注。歲。取歲星行一次。廣雅釋言。歲。遂也。白虎通四時云。歲者。遂也。古徵書元命包云。歲之言遂也。遂有成義。故云總號其成功之稱也。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舊疏云。四時皆於萬物有功。歲爲兼總其成功之稱。是也。又云。以當代相對言之。卽唐虞曰載。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若散文言之。不問何代。皆得謂之歲。等取一名。而必取歲者。蓋以夏數爲得天正。義或然也。校勘記云。功。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功誤名。按舊疏引一本云。歲者總號成功之稱。可證。○注尙書至是也。○書堯疏文。舊典引鄭注云。以閏月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開元本改作定。此引亦當作正。後人依俗本尙書改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歲之爲言遂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

王者孰謂〔注〕孰誰也。欲言時王。

則無事。欲言先王。又無諡。故問誰謂。〔疏〕

注孰誰也。禮記檀弓云。天下其孰能宗予。注孰誰也。孰誰雙聲為訓也。○注欲言至誰謂。○舊疏云。時王即當時平王。若是時王。應如下天

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其事也。欲言先王。又無諡。正以死諡周道也。謂文王也。〔注〕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

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放假以為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

共之。人道之始也。〔疏〕

書秦誓疏云。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按孔穎達據杜預俗說。不足以解春秋者。故言如此。彼又

云。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追為之詞。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釋文序錄云。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河東人。晉散騎常侍辰陽伯。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說。言春秋之法。以孔子為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鈞命決云。某為制法之王。黑綠不代蒼黃。是孔子為文王之事。又或稱素王。按緯說。以孔子為文王。謂孔子作春秋制法文王。俟後世耳。非謂孔子謂文王也。王氏誤解。轉為孔穎達輩取口實也。漢書董仲舒傳。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也。亦止以孔子素王。不以文王指孔子也。舊疏引春秋說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疑三代謂疑文王。宋注雖大略據三代。其要主於文王。按春秋說。係元命包文。校勘記云。春秋說云。下當有脫誤。疑三代謂疑文王。當云疑三代不專謂文王。按宋意。以春秋之道。實兼三王。而專主文王者。孔子當周之世。理宜假文王之法。故偏道之也。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是也。○注以上至王也。○春秋有五始之義。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繫王於春。明王為受命之王。故宜謂文王矣。○注文王至之王。○詩大雅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

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史記周本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詩疏引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上于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又乾鑿度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受命後五年。乃爲此改。應猶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易注。火戊。戊午部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己。塞水。明倉精絕殷之相也。又云。歷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洛書之命爲天子。御覽引元命包云。代殷者爲姬昌。生於岐。立於豐。精翼。日。衣青光。遷造西。十刻消。初學記引元命包云。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類聚引元命包云。殷紂之時。五星聚于房。房者蒼帝神之精。周據而興。是文王爲周始受命王也。惟伏生與馬遷。鄭康成。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詩疏引劉歆作三統歷。攷上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賈逵。馬融。王肅。章昭。皇甫謐。皆悉同之。何無明說。未知所從。按殷本紀。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考夏殷天子皆稱帝。故文王當紂之世。稱王。正降帝一等。故不爲僭。武王不敢有加。故太王。王季。亦止道稱王。卽以王爲一代之號。如文王造舟爲梁。卽以造舟爲天子之制。親迎于渭。卽以親迎爲天子之禮。太王立皋門。應門。亦卽以皋應爲天子之門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聞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嗣王繼體者。繼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繼文王之體者也。武王有明德。受命必歸文王。是謂天道。武王且不敢專。子孫其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大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聖人之志也。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侑啓我後人。成以正無缺。天子之事守也。○注天之至天端。○天之所命。卽上緯書所載是也。春爲天之始。繫王於春。故爲上繫天端。繁露奉本云。人之得天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是也。舊疏引春。

秋說云。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是也。○注方陳至王法。○孟子滕文公云。春秋天子之事也。趙注。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明春秋借魯受命立制。放假以行天子事。所謂假以爲王法也。通義云。昔者周公營洛。作宗宮。考宮。其制。五室。九階。四戶。八廂。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入太室禋。太室之言。猶世室也。夏曰世室。周曰明堂。異名而其實。是以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司農說。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禮有明堂。月令篇。王者聽朔。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正位。順時布政。周之初。蓋頒朔於文王之廟。故曰。王正月者。文王之正月也。周人受命。自文王始。雖今嗣王。亦守文王之法度。行文王之正朔。春秋內魯。文王又魯之所自出。繫王於春。繫正月於文王。尊則統人。親則率祖。尊尊而親親。人道之始也。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治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爲時。王之正月。周之東遷。時王不能頒月久矣。且如左氏說。襄公季年。歸餘再失。哀公之世。大火冬流。魯歷未必盡合。周歷而春秋強據魯史。正月。號稱時王之正月。不亦誣乎。通義敍又云。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襄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鄆。而貴盛。邾。非天子之緇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皆假爲王法事也。解詁箋云。王者正三統之稱。董子書略說云。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緇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緇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湯受命。正白統。親夏。故虞。緇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推庖羲爲九皇。文王受命。正赤統。親殷。故夏。緇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爲黃帝。推神農爲九皇。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緇夏。親周。故宋。改號禹。謂之帝樂。宜親韶舞。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傳曰。謂文王者。猶以天正終麟。方明夏。時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上下百王。皆統此矣。三代之書。託始帝典。人統之正。託始文王。一也。舊疏云。孔子方陳。新王受命。制正月之事。故假取文王創始受命。制正朔者。將來以爲法。其實爲漢矣。是也。○注不言至共之。○儀禮士冠記云。死而謚。今也。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是周道死證。春秋法文王生時政教。以爲後王法。故不稱謚。明王法者。百代所同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

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又曰：王者執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道堯舜文武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注：人道之始也。○舊疏云：何氏以見上文亦始尊重天道，皆傳自有始文，故不須註云：天道之始。今此實天下之始，但略於人事，無始文。故須注云：人道之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注〕：据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

〔疏〕

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以也。詩十月胡爲我作。公羊曷爲先言王。隱四書穀梁傳：何爲貶之也。論語先進：奚爲於某之門。胡爲曷爲，何爲奚爲，皆言何以也。○注：据下至言王。○卽下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也。通

義云：据桓之篇，正月上或不先言王。按傳文明以曷爲先言王爲問，當如此氏解也。

王正月也。〔注〕：以上繫於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

也。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夏以斗

建寅之月爲正，平日爲朔，法物見，色尙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尙白。周以

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尙赤。〔疏〕

通義云：爾雅曰：正，長也。謂之正月者，十二月之長。按釋文云：正月，音征。又音政。世以秦皇名政，改音爲征。蓋不知周秦平

仄之分，不必如後世之嚴也。○注：以上至月也。○周禮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司徒等職，亦有是事。是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執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又重政云：元者，萬物之本。春正月者，承

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又左疏引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也。今漢書無此語。說苑君道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闕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繁露三代改制云。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與說苑異。○注王者至於人。○宋書禮志引元命包云。王者受命。照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實。質文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漢書董仲舒傳。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也。白虎通三正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王者改作樂。以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史記歷書。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繁露楚莊王云。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所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大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上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又三代改制質文云。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麻。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紂三之前。曰五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按此。卽何所云。徙居處是也。如少昊都曲阜。顛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安邑。湯都亳。文王作邑于豐。又繁露三代改制云。湯受命而王。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又云。作宮邑於豐。蓋謂文王。彼有舊文也。又云。武作宮邑於鄗。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又云。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是也。其改正朔者。白虎通引三正記曰。正朔三。而

改卽下注所云是也。其易服色者。禮記大傳注云。服色。車馬也。舊疏云。卽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之屬是也。其殊徽號者。大傳注。徽號。旌旗之名也。舊疏云。卽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屬是也。繁露又云。黑統大節綬幘尙黑。旗黑。正白統者。大節綬幘尙白。旗白。正赤統者。大節綬幘尙赤。旗赤。亦是也。其變犧牲者。舊疏。卽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周騂剛之屬是也。按繁露又云。黑統郊牲黑。犧牲角卵。祭牲黑牡。薦尙肝。正白統者。郊牲白。犧牲角齒。祭牲白牡。薦尙肺。正赤統者。郊牲騂。犧牲角栗。祭牲騂牡。薦尙心。按郊特牲注。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與此殊。其異器械者。大傳注云。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舊疏云。器。卽明堂位云。秦。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是也。按繁露又云。黑統樂器黑質。正白統者。樂器白質。正赤統者。樂器赤質。亦是也。禮記大傳云。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明王者受命。止變此數。所以新天下耳目故也。史記趙世家云。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變國不必古。聖王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注夏以至尙赤。○類聚引元命包云。正朔三而改。白虎通三正云。三徵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尙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尙黑。尙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二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徵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爲正者。常用也。論語疏引元命包又云。夏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泰。注物之始。其色尙黑。平明爲朔。又云。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注物之芽。其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又云。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注物之萌。其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五行大義引感精符云。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

端謂之天統。周正服色尚赤。象物萌色赤也。十二月建丑。地始化之端。謂之地統。殷正服色尚白。象物牙色白也。正月建寅。人始化之端。謂之人統。夏正服色尚黑。象物生色黑也。此三正律者。亦以五德相承。以前三皇爲正。謂天皇地皇人皇。皆以天地人爲法。周而復始。其歲首所書。乃因以爲名。欲體三才之道。而君臨萬邦。故受天命而王者。必調六律而改正朔。受五氣而易服色。法三正之道也。周以天統。服色尚赤者。陽道尚左。故天左旋。周以木德王。火是其子。火色赤。左行。用其赤色也。殷以地統。服色尚白者。陰道尚右。其行右轉。殷以水德王。金是其母。金色白。故右行。用其白色。夏以人統。服色尚黑者。人亦尚左。夏以金德王。水是其子。水色黑。故左行。用其黑色。後漢書注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色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色尚白。雞鳴爲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執其一。以改正朔也。後漢書陳寵傳。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闕射于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尚通。雉雖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年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循環無窮。元命包。感精符。皆春秋緯。與今文書傳皆合也。舊疏引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正也。至動。冬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三統三王。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是也。舊疏又據禮說云。若尚色。天命以赤尚赤。以白尚白。以黑尚黑。宋氏云。赤者。命以赤烏。故周尚赤。湯以白狼。故尚白。禹以元珪。故尚黑。如三代所尚。自是依天命之色。似非法時物之牙色也。以爲難。其實兩不相妨也。

何言乎王正月〔注〕据定公有王無正月〔疏〕

注据定至正月〇定元年春王三月是有王無正月也凡

即位皆在正月。故十二公無論書即位不書即位。凡元年皆書王正月。所以重始也。定公即位。在六月。正月又無事故。不書正。但書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自爲他事書也。

大一統也〔注〕統者始

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赤山至於草木昆蟲，莫

不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疏〕

漢書王陽傳：王陽曰：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禮記坊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即大一統之

義也。解詁箋云：大一統者，通三統爲一統。周監夏商而建天統，教以文，制尙文。春秋監商周而建人統，教以忠，制尙質也。○注統者至之辭。○禮記祭統鄭目錄云：統，猶本也。易乾象傳云：乃統天。釋文引鄭注：統，猶本也。本有始義。漢書兒寬傳：統攝羣元。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文選笙賦：統大魁以爲笙。注：統，總也。周禮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注：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凡統領、統率，皆與總繫義近。故云總攝之辭也。王者受命制正月，凡一切政令無不奉以爲始，故統兼兩義。即下注所云是也。○注夫王至之始。○宋本夫作天。校勘記：監，毛本同，誤也。宋鄂州官本：元本，固本。天作夫。成十五年疏：定元年疏引此注同。當據以訂正。繁露觀德云：百禮之貴，皆編於月。史記厯書云：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故何氏包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言之，見天地人物無不繫之正月矣。云政教之始者，舊疏云：正以傳不言始，故足之。

公

何以不言即位。〔注〕据文公言即位也。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

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

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

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疏〕

注据文
公言即

位。○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舊疏云：桓公元年亦書即位，傳不從始而違據文公者，正以文公正即位之始故也。桓公篡而即位，非其正，故雖即位，在文公前，猶不據之是也。○注公即位之始，○各本脫公字，據左傳疏引補。漢書路溫舒傳：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舊疏云：亦以傳無始文，故言此也。○注政莫至之治，○繁露重政云：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地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為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是言有終必先正始也。又二端云：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隕、有戴、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鶴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蓋凡始皆微，故聖人繫心於微，正以正始故也。舊疏引元命包亦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也。浦氏鎧疑深當作氣，然繁露亦云：以元之深，似不必改氣也。漢書王褒傳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張晏曰：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穀梁疏引春秋緯云：黃帝受圖，立五始，又約何氏義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說苑建本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

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新書胎教。雜事亦引易語。下云。故君子慎政也。春秋之元。詩之闕雖。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按劉向習穀梁。賈誼治左氏。是三傳大略同也。○注諸侯至察也。○天不監。毛本。鄂本。元本。閩本。宋本並同。不誤。釋文作夫不音扶。校勘記云。此陸德明一時誤會。未審其理也。禮記疏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得成其元也。王不上奉天元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故書堯典曰。若稽古。疏引鄭注。稽古同天。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又竹林云。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云爾。非曰猶言豈非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焉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說苑建本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皆言天人相須之義也。包氏慎言五始說云。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子思贊述祖德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憲章者。制作之事也。上律下襲者。制作之文也。而推其德譬之於天地。鄭氏康成曰。推五始足以當之初。莫解其故。既而思之。元者。天命之性也。春者。率性之道也。王者。脩道之主。而政教由之出焉。王奉天出教。諸侯奉行之。以治其國。各以歲時述職於王。所以大一統也。合天下而齊趨於王。統百王而皆奉一元。脩德凝道。戒慎乎其所不視。恐懼乎其所不聞。故能一以貫三。所謂不視者。非探之茫茫。所謂不聞者。非索之冥冥也。緣所視以逆測。所不視。緣所聞以逆測。所不聞。吉凶悔吝之著焉耳。王襄曰。恭惟春秋五始之要在乎省己。正統而已。統者何。本也。正本在乎省己。省己者。省所親所聞於春秋。而反之於己。則本正。王自正其本。則其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所謂溥博時出。見之政教者。一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故尊親偏於凡。有血氣之區。然至聖之所以如此者。無他。至誠焉而已。至誠者。戒慎恐懼之要於獨者也。以其獨見之明。獨運之智。爲天下經綸。

大經立大本。夫是以肫肫乎其仁也。淵淵乎其淵也。浩浩乎其天也。堯舜文武。以至聖至誠在天位。故身備其事。仲尼不當天位。而制作之。俾神明文成麟致。瑞應昭焉。不啻身備其事也。史公曰。為人君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則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則必蹈篡弑之誅。故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謂見末正本。而可與入於元德也。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子思述祖德。而篇末兩引文王之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其王正月之謂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元之謂乎。與天合德者。天所命也。故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之在茲。仲尼一文王也。其發明五始之旨。以中庸說春秋。尤為明顯也。五者同日並見者。即位之日。即位即布政。布政即以奉王。奉王即以奉天。奉天即以體元也。所以相須乃成也。元年春者。天之大本。王正月即位者。人之大本。自公侯至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無不繫於正月。故為萬物之所繫也。

成公意也〔注〕以不有正月而

去即位。知其成公意〔疏〕

解詁箋云。隱之能讓與不能讓。與其讓正與不正。不足辨也。春秋成之。以明正適。賸立長貴之法。以治幽平之亂。以維王者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好

微與其貴志也。隱公志乎讓。故不書即位。以成其志爾。穀梁傳亦云。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注以不至公意。○舊疏云。下十一年傳云。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今此注云。不有正月者。謂從二年後。恒去正月也。今元年去即位。故知成公意矣。今元年言正月者。公時實行即位之禮。故見之。又引舊云。以有正月而去即位。無不字。言凡書正月。為公即位出也。以元年有正月。即公實行即位禮。而孔子去即位。知其成公讓意者。非按舊無不字是也。去即位亦足以見成公意。傳文明承上公何以不言即位而答之。則專據不書即位明甚。正以既書正月。自必實已即位。而不書即位。故知成公意。何氏必不探二年以下之不書正月為說也。下十一年之傳。自明二年以後。無正月之義。與此無涉。

何成乎公

之意〔注〕据刺欲救紀而後不能〔疏〕

注据刺至不能。○莊三年。公次于郎。傳曰。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舊疏云。欲救紀是善事。公不能救紀是不終善事。而春秋書次于郎以刺之。

今隱公有讓心，實是善事，但終讓不成，亦是善心不遂，而春秋善之，故以爲難。按此可知春秋無達例矣。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此也。

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注〕平治

也。時廢桓立隱不平，故日平反還之。〔疏〕

注平治也。○書大禹謨：地平天成，傳水土治曰平。廣韻：平，正也。廢桓立隱不正，故不平也。詩皇矣：修之平之，亦謂修理之平治之也。曷

爲反之桓。〔注〕据已立也。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注〕長者已冠也。禮年二十見正而

冠。士冠禮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論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

也。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疏〕

注長者已冠也。○禮記冠義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

道也。又曰：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故已冠爲長，喪服十九以下爲長殤，以其未成人，猶不爲長也。○注禮年至而冠。○白虎通：緇冕篇：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三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不謂正月也。儀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荀子大略篇：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說苑建本篇：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又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則見正而冠，意古禮有是語，故此注及荀子說苑、白虎通並依用焉。惟此言二十，彼言十九者，年二十者冠之正禮，記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又內則曰：二十而冠，始學禮是也。年未二十則禮之變。天子諸侯之元子猶士焉，亦二十而冠，而魯襄、邾隱不拘此限，則以先君早世，世子年幼爲君，故得早冠。如周成王亦或有異焉。周衰禮失，士大夫家亦或有不及二十而冠者，故有十九見正之說焉。舊疏云：依八代記，卽少昊亦十二而冠，知天子諸侯幼卽位者皆十二而冠矣。又引異義古尙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

與大夫盡弁以開金滕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是其證也。隱公之冠當惠公之世。猶從士禮。必二十成人乃冠。故何氏云。長者已冠也。舊疏又引異義禮戴說云。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是也。言見正者舊疏云。欲道庶子不冠於阼階。義或然也。○注士冠至成也。○自適子至貴者。皆儀禮士冠記文。禮記郊特牲。冠義亦有此語。鄭彼注云。每加於阼。則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又郊特牲注云。東序少北。近主位也。又冠義注云。適子冠於阼。若不醮。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今按。阼是主位。故冠於此。以著代。卽東序少北之位。醮於客位。醮亦於客位。異於庶子之冠。醮皆於房戶外也。郊特牲注又云。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與儀禮注少異。敖繼公儀禮集說云。加猶尙也。尊也。尊其有成人之道。故以客禮待之。張氏爾岐儀禮句讀云。加有成。加禮於有成德者也。皆通。著代者。張爾岐云。明其將代己是也。嫡。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嫡作適。下同。按釋文亦作適字。○注三加至名也。○鄭彼注云。冠服後加。益尊。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張氏爾岐云。諭其志。教諭之使其志存修德。每進而上也。敬其名。敬其所受於父母之名。非君父之前不以呼也。按冠禮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皮弁尊於緇布冠。爵弁尊於皮弁。所謂三加。彌尊也。彌。益也。謂益尊也。子生三月。父名也。既冠。賓字之。字以代名。是爲敬其名也。鄭彼注又云。今文無之。按何氏此注引有之字。與古文合。故鄭亦從古文。○注公侯至造也。○鄭彼注云。造。作也。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七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弒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坊記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張氏爾岐云。此言不獨大夫無冠禮。雖公侯冠禮。亦夏末始作。非古也。晉書禮志云。儀禮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弒由生。故作公侯冠禮。是王亦與鄭同。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大夫以上。本無冠禮。而玉藻記天子諸侯始冠之冠。家語記成王冠頌。及公侯冠禮。左傳載魯襄公冠事。國語載趙文子冠事。然則諸侯冠禮。始於夏末。天子冠禮。始於周初。大夫冠禮。其始於周之季世乎。郊特牲疏。謂此記直云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與士同。則天子冠禮。由來已久。但無文以明之。然家語言天子冠禮。而直以成王事實之。而

曰此周公之制也。則天子冠禮之作，非無文也。蓋先有公侯冠禮，後有天子冠禮，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天子擬焉是也。按家語冠頌云：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祿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歟？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讓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攝政，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示有君也。命祝雍作頌，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者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體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元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鞞，公冠四加，元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是公侯冠禮也。○注天子之貴者，○儀禮鄭注云：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上既言大夫與諸侯無自身之冠禮，此又言冠子亦同士禮。雖天子之元子，尚然。況下此者乎？郊特牲鄭注云：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白虎通爵篇云：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則隱公之冠，在卽位先，宜從士禮，二十而冠，故知其長也。

其爲尊卑也微。

〔注〕母俱媵也。〔疏〕

注母俱媵也。○史記魯世家云：初，惠公適姬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于宋，宋女

記之說矣。又左傳言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亦何氏所不取。

國人莫知。〔注〕國人，謂國中凡人。

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禮，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亦如之。〔疏〕

注國人至別也。

○舊疏古者一娶九女一適二媵分爲左右尊卑灼然朝廷之上理應悉知今此傳云國人不知明是國內凡人也蓋皆由於惠公之不早分別也解詁箋云以桓爲貴隱爲尊春秋微意國人莫知者所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按下注云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則劉氏之說信矣○注禮男至如之○各本脫禮字依鄂本正白虎通嫁娶篇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樞爲亂長幼之序也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煖故七十復開房也家語好生解云男女不六十不同居毛詩傳同故六十無妻則不娶惟宗子則不限常制以宗子收族昭穆事重又凡祭必夫婦親之故曾子問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也又禮記內則云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注云衰老無嫌卽白虎通所云復開房者是也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則當如下注所云先右媵後左媵次適姪娣次右媵姪娣次左媵姪娣矣將薨亦如之謂未及六十而薨者也六十無世子所以立貴公子者以六十以後陽道閉藏適夫人無生世子之理故立貴公子爲世子以定儲位若早立庶子恐更生世子立而復黜則致亂階故也

隱長又賢〔注〕此以上皆道立隱所緣〔疏〕

注此以至所緣○謂桓幼而貴

至此也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注〕扳引也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也

前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疏〕

注扳引也○莊子馬蹄云可攀援而親釋文攀本作扳則扳卽攀也說文引也或从手从樊廣雅釋詁

攀引也國語晉語攀輦卽利而舍注攀引也廣雅釋言扳援也集言扳挽也引也援也皆本此文爲說也○注諸大至前事○史記魯世家及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卽位是隱之立爲諸大夫所立在春秋前也穀梁傳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則以隱公之立爲受之惠公故下又云爲子受之父注隱爲世子親受命於惠公也又責隱之讓爲不正

未免深文矣。何所不取。舊疏云。公子翬弑隱立桓。仲遂弑赤立宣。皆貶去公子。以起見之。今諸大夫廢桓立隱。亦是不正。何故不作貶文以見罪。正以在春秋前。欲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故也。凡言起者。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春秋詞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以文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是也。○注孔子至之暴。○論語堯曰文。毛本暴作暴。集解引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荀子坐宥云。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媿令謹誅賊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按何意引以證不追治前事。自據不教而殺謂之虐意。言入春秋後。尚未教治。而追究已往。是為不教而殺也。不成句連及之耳。

隱於是焉而辭立。

〔注〕辭讓也。言隱欲讓。

〔疏〕注辭讓也。○禮記哀公問曰。固臣敢無辭而對。注辭讓也。又坊記曰。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注辭讓也。若然。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注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

者對文異。散則通也。辭讓之辭當作辭說文。受部。辭不受也。从辛。从受。受辛宜辭之是也。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注〕是時公子非一。〔疏〕

注是時公子非一。○隱桓弟兄。史記及各書別無所見。無文言之。或何氏時書籍尚多。別有所據。而以意言之也。

且如桓立。〔注〕且如。假設之辭。〔疏〕

注且如假設之辭。○廣雅

釋言。如若也。論語。先進。如用之。皇疏。如若也。若即假設之義。又廣雅釋詁。且借也。莊子齊物論。今且有人於此。是且如皆假設之詞。

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注〕

隱見諸大夫背正而立已不正。恐其不能相之。〔疏〕

注隱見至相之。○何意以國人既可背正立已。則亦可背正立羣公子。故權行即位之禮。以靖亂階也。

故

凡隱之立為桓立也。〔注〕凡者。凡上所慮二事皆不可。故於是已立。欲須桓長大而歸之。

故曰為桓立。明其本無受國之心。故不書即位。所以起其讓也。〔疏〕

注凡者至不可。〇舊疏云。己若辭立。則未知桓之得立與否。是一慮也。

也。假使桓得立。又恐諸大夫不能相幼君。是二慮也。有此二慮。皆不可也。〇注故於至桓立。〇史記魯世家。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又云。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故不言即位。〇注明其至讓也。〇穀梁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繁露竹林云。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又王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其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左傳。不書即位。攝也。漢書王莽傳。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若然。下十一年。稱薨。同之。正諸侯者。禮疏引鄭箴育言云。周公歸政。就臣位而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發墨守云。隱為攝位。周公為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

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注〕 據賢繆公與大夫釁且長以得立。

〔疏〕

注據賢至得立。〇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注感而自變。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也。今既賢隱公。亦宜與立公之大夫。故據以為難也。又文十四

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傳曰。貴則皆貴矣。雖然。釁且也。長。彼以釁且長。春秋與邾婁人以得立。今隱公亦長。何故不宜立。故又據以難之。引此二事。一以難立隱之大夫。宜與。一以難隱之何以不宜立也。注順經文先後述之。故先言賢。後言長也。 立

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 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

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

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

文家据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疏〕

注適謂至以齒。○此道立適子禮也。以敵解適。疊韻爲訓也。禮記雜記曰。大夫討於同國適者。注適讀爲匹敵之敵。以匹敵說嫡。以無敵解適。

望文生訓也。大雅大明云。天位殷適。傳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是也。正以微子紂庶兄。箕子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帝乙亦以紂爲適。所謂不以賢也。○注子謂至貴也。○釋名釋親屬云。姪娣曰媵。媵承也。承事嫡也。此以左右媵之外有姪娣。彼以媵卽姪娣。蓋諸侯一娶九女。媵與姪娣宜別。大夫以下。則不備也。其實同爲承事。故姪娣亦可稱媵也。爲其位有貴賤。故以貴。雖同時生。無妨也。○注禮適至左媵姪娣。○白虎通嫁娶篇。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按彼左右二字。當互易。蓋質家尙右。文家尙左。春秋從殷之質。改周之文。當先右也。左傳說立庶子之法。異是。昭二十六年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周禮疏引何君膏肓云。春秋之義。三代異建。有適媵以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之。年鈞以德。德鈞以下。人君取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鄭箴之曰。立適以長。不以賢。固立長矣。無適而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別之。故須卜。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鈞而立長也。王不得立愛之法。年鈞則令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示義在此距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按鄭氏此箴。殊屬勉強。左右媵與姪娣。貴賤灼然。豈復有貴鈞之事。卽一人而雙生。自有立雙生子之法。既無貴鈞。卽無長鈞。同時而生。仍以貴論。更何須卜。故劉氏逢祿箴膏肓評云。文家質家叙。

媵立子之法。雖雙生猶別其先後。鄭有長鈞貴鈞之疑。知未能升何氏之堂矣。周官亦出劉歆何氏所不信。不足以難也。若楚共王之卜寵子五人。豈禮也哉。詩召南小星疏云。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卽喪服所謂貴臣貴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娣爲繼室。明其貴也。何氏以二媵爲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云。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按喪服之貴妾。自是士禮。不得引以證諸侯。何者。大夫於庶母無服。不得反爲貴妾。總且大夫絕總也。韓奕詩述韓媵所從。自應止云諸娣。不得遠及二媵。不足以見貴姪娣而賤二媵也。左氏繼室兩見一聲子。一晉少姜。衰世之事。均不足據。況諸侯絕旁期。而左氏言晉平公爲少姜服。纒經。是何訓乎。且何氏多道春秋之制。所以爲後王法者。不必盡皆當時典禮也。孔氏之說。儼矣。○注質家至立姪。○禮記曲禮云。士不名家相長妾。疏引熊氏說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爲娣也。故鄭注昏禮云。娣尊姪卑。蓋皆據質家言之也。曲禮又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疏以爲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羊云。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之子。左氏亦夫人姪娣貴於二媵。則此世婦者。謂夫人姪娣也。有妻者。謂二媵及姪娣也。按正義所引公羊說。全與何義乖。何氏明云。適夫人無子。立二媵子。彼乃云公羊云。適夫人無子。立適姪娣子。顯與違矣。夫一國往娶。二國媵之。所以示尊崇和好。則降於適一等足矣。復令其降之。適姪娣之下。豈人情哉。通義云。何氏說立姪而尊尊者。尊兄及其子也。然士昏禮。婦徹于房中。媵御餼。雖無娣。媵先。注曰。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鄭箋以爲媵必姪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依此二文。皆周人之法。文家先姪。容失其實。按詩禮或於姪娣科舉其一。適舉娣言之耳。○注適子至立孫。○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又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按主天上脫春秋二字也。故成十五年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若然。禮記檀弓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立孫者。蓋據當時周禮書也。北齊書刁柔傳。時議者以爲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適子。立適孫。

無適孫。立適子弟。無適子弟。立適子孫弟。柔以爲無適孫。應立適曾孫。不應立適子弟。議曰。柔按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適子。適子死。以適子之子爲適孫。死則曾元亦然。然則適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衍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周以適子死。立適子之子爲適孫。故春秋公羊之義。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適子孫死而立適子母弟。適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適子母弟。本非承適。以無適。故得爲父後。則適孫之弟。理亦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三年。既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適子死而立適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孔叢子雜訓云。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視其親。故立子。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又云。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亦卽防愛憎意也。按。明乎文王從權之故。則明祖立孫之舉。爲物古不化。所以啓靖難之禍。然文王猶殷之諸侯。舍孫立子。其猶殷制與。史記梁孝王世家。袁盎等曰。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白虎通。封公侯云。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以僖公得繼閔公也。蓋繼世諸侯。當立子。無子立弟。無弟立庶兄。當指質家言之。春秋之義也。○注其雙至愛爭。○方言三。陳楚之間。凡人罽乳而雙產。謂之贅孳。秦晉之間。謂之健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孿生。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監。曰良。以卯日生。監以巳日生。良則以監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監亦當爲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菡。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

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是據見與據本意二語。前漢猶有致疑。彼時文質道喪。故無有正之者焉。後世則一以前生爲兄矣。

桓何以貴。〔注〕據俱公子也。母貴也。

〔注〕據桓母右媵。〔疏〕

據桓母右媵。○既云貴。宜右媵。何以意言之也。

母貴則子何以貴。〔注〕據俱言公子。子以

母貴。〔注〕以母秩次立也。〔疏〕

魏志注引典略。載公孫瓚表袁紹罪狀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行王爵。損辱袁宗。紹

罪九也。又見本傳。按春秋之義。自謂子之貴賤。以母爲序。故注云。以母秩次當立。不必如瓚所云也。

母以子貴。〔注〕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

也。〔疏〕

漢書哀帝紀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又孝景王皇后傳。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後漢書梁竦傳。張酺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又鄧曄傳。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皆本此爲說也。○注禮妾至是也。○文四年冬。夫人風氏薨。五年

三月。葬我小君成風。是也。通典引異義。妾母之子爲君。得尊其母爲夫人。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風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稱夫人。至於妾子爲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也。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按尙書。舜爲天子。瞽瞍爲上。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命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木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駁之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周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聞也。則鄭用穀梁家說。晉書禮志。哀帝卽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尙書僕射江霽曰。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耶。故當告

於宗廟。以先君之命命之耶。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冊命二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欲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常載之方策。以示後世。毋乃不順乎。通典七十二引庾蔚之。謂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之貴。豈謂可與適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解詁箋云。不書卽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道立矣。經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穀梁子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不夫人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僖公成風。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惠公仲子。穀梁子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經曰。考仲子之宮。穀梁子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葬定弋。卽哀之未成君而見正焉。春秋之辨名如此。禮。宗子雖七十無主婦。謂大夫得再娶也。天子諸侯不再娶。有宗廟之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邦人稱之曰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辨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儲立后。皆以愛憎。墮其禮防。因秦稱號。且配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於傳文子以母貴下增之曰。母以子貴。夫子既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乎。且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陵。禹不王鯀。正也。商追元王。周追太王。皆以義起。非古也。不勝其敝矣。春秋正其詞曰。齊侯送姜氏。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古志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誼。以示其說之不得已。故其孱入之傳灼然。其爲說。亦必以適母在卽稱夫人。紆繻其辭。又以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子不得爵命父母。自破其例。其意微而顯也。莊公夫人受誅。不廟食可也。成風廟食不可也。於事成風之立。又不緣廟食也。黜呂立薄。昉於東漢。非孝文也。太史公書稱孝文太后崩。母以子氏。知董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其爲俗師竄改無疑矣。今按。劉說非是。喪服經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注。此言二妾不得從于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

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然則女君與君一體。故服制一與君同。妾不得體君。得爲其子遂。正母以子貴之誼。所以齊衰三月章。父卒則爲母。庶子爲後。當得伸其私恩。萬氏斯大儀禮商云。齊衰三年。首言父卒則爲母。下卽繼母慈母。因知妾子之爲其母。當與此同。經不言者。包於父卒則爲母中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易象陰係于陽。春秋母係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浚氏廷堪禮經釋例云。齊衰期章。父在爲母。此言適母也。父在則服齊衰期。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庶子爲母。注。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爲母。謂妾子也。總麻三月章。庶子爲後者爲其母。此言庶子爲後爲其所生母也。父在服總。又大功九月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此言諸侯庶子不爲父後者。父卒亦爲所生母大功。若爲後之庶子父卒。爲母並得伸三年也。何以知之。慈母如母。慈母亦父妾也。非其所生。尙爲之三年。所生母得三年明矣。按儀禮喪服章。明有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然則周法。庶子爲後者。無論天子至士。皆服總。未必盡伸三年之服。春秋時容或有行重服者。故禮記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妾。先臣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仲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是鄭不以春秋之事爲正也。然傳於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於定十五年。嬖氏卒。下曰。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於葬定嬖曰。定嬖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又下二年。夫人子氏薨。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宣八年。夫人熊氏薨。傳。宣公之母也。注。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皆無譏文。蓋不獨成風然也。又禮記雜記云。妾耐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耐其昭穆之妾。疏引庾蔚之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云。於廟中爲壇祭之。又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卽穀梁家所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是也。是則妾子爲君。雖不得尊其母如適。然必仍妾舊稱。使爲子者。不得伸其私恩。亦非所以推孝錫類。則異義所載公羊說。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亦未嘗不仁至義盡也。故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實而王。妾以子貴。主地法文而王。妾不以子稱貴。春秋改文從實。所以母以子貴。必公羊經師所傳。劉氏反謂其俗師竄改。而牽涉穀梁之說。是自亂其家法矣。

公羊義疏二

隱元年三月盡五月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疏〕

釋文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左氏穀梁無婁字顧氏炎武唐韻正邾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邾婁即邾字以一字爲二字孟子題詞

邾國在孟子時改曰鄒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列國方言有語聲在後者邾婁是也有語聲在前者句吳於越是也即人名亦然吳子壽夢寺人惠牆伊戾是也公羊多齊言故邾作邾婁杜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說文邑部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魯國騶二志同周時或云鄒或云邾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鄒漢時作騶古今字之異也左穀作邾公羊作邾婁邾婁之合聲爲鄒孟子國語作鄒三者鄒爲正邾則省文漢時縣名作騶如韓勅碑陰騶章仲卿足證鄒語曰曹姓鄒莒章云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鄒杜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時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前志曰騶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按左傳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妘曹其二也然則上云鄒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此云帝顓頊之後互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有古邾城趙氏岐曰鄒本春秋時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鄒有二皆顓頊後所封國一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又曰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妘姓鄒檢路偃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此鄒入春秋不復見唯晏子載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爲息疑爲齊所滅漢志濟南鄒有鄒平梁鄒二縣水經注謂鄒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蓋即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卽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子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鄒縣之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爲兗州府鄒縣其改邾爲鄒齊乘謂

始文公。但遷釋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鄒。至戰國更無邾名。故趙氏以為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蒼驕山記云。驕山古之嶧陽。魯穆公改為驕。徐鉉說文亦云。魯穆公改邾為鄒。改名不應出魯。或譌鄒穆公為魯穆公耳。按邾婁之合音為鄒。不關更改。段說是也。趙氏孟子題詞云。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柝。聞于邾。故春秋時會盟征伐之事。魯與邾特多焉。昧。岡木。毛木。監木。唐石經作昧。釋文昧。亡結反。則作昧。从未是也。左氏作蔑。校勘記。段云。說文昧。从目未聲。與从目未聲之字有別。昧與蔑古音同。石經考文提要亦云。宋景德本。鄂州本。泮宮書本皆作昧。杜云。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蔑。釋例土地名。魯地。蔑。姑蔑。二名。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北四十五里。定二十年。費人攻公。仲尼命申。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卽此。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南有姑蔑城。春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惠氏棟左傳補注。蔑本姑蔑。定十二年傳。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為之諱。猶定公名宋。哀十四傳。宗人釁夏。曰。孝惠取于商。不云宋也。古人舍故諱新。故哀為定諱。定不為隱諱。汲郡古文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魏史不為魯諱。則此經為魯諱明矣。

及者何。與也。〔注〕若曰與邾婁盟也。〔疏]

爾雅釋詁云。及。與也。詩谷風。及爾顛發。及爾同死。氓。及爾偕老。箋並云。及。與也。

會。及。暨。皆與

也。〔注〕都解經上會及暨也。〔疏]

爾雅釋詁。逮。及。暨。與也。說文。會。部。與。黨。與也。禮檀弓。論語。鄭注。並云。與。及也。書。堯典。汝。羲。暨。和。傳。暨。與也。左傳。宣七年。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是會及義近。故皆有與義也。○注。都解。至暨也。○都。猶言總也。曹

不與吳質書。頃。選遺文。都為一集。是也。民人所聚曰都。故都有總義。

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疏]

舊疏云。或言會者。卽下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徒是也。或言暨者。昭七年。暨齊平。定十年。宋公之弟長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是也。或言及。此經是也。

會。猶最也。〔注〕最。聚也。直自若平

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疏〕注最聚也。○玉篇最聚也。小爾雅釋詁最叢也。又要也。史記周勃世家索隱最都凡也。王

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贅最也。公羊會猶最也。何注最聚也。漢武紀毋贅聚。如瀆注贅最也。會最聚並同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釋文最字無音。家大人曰。正文及注最字皆當作最。音才句反。最與聚聲義皆同。故曰最之爲言聚也。說文最積也。从一取

取亦聲。徐鍇曰。古以爲聚物之聚。世人多見最。少見最。故書傳弒字皆譌作最。禮記樂記會以聚衆。鄭注聚或作最。今已譌作最。管子禁藏篇冬收五藏。最萬物。地數篇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尹注皆云。最聚也。莊子德充符篇物何爲最之哉。司馬彪注

曰。最聚也。荀子彊國篇執拘則最。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趙策顏最。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作顏聚。史記殷本紀大最樂戲于沙丘。徐廣曰。最一作聚。周紀則固有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最。鷓鴣鳥賦憂喜聚門兮。李善曰。或作最。亦聚也。小爾雅最聚叢也。今本

最皆譌作最。此傳釋文不爲最字作音。則唐初已誤爲最。不始於開成石經矣。胡氏承珙小爾雅義證云。最當从說文作最。說文最積也。最犯取也。本二義。後人多混最爲最。最字遂廢。蓋最本有聚義。故叢亦通作最。史記功臣年表。蓼侯孔褒。索隱引家語作

最是也。此最亦當作最。文選西征賦注引字林云。最聚貌。最與最同。○注直自至意也。○深淺意者。謂如及爲我欲之。有汲汲義。是爲深。暨爲不得已。是爲淺。下注所云善重惡深善輕惡淺是也。會無此二義。故直若平時聚會也。○注若今至投最。○此以漢

語況之也。及猶汲汲也。〔疏〕通義云。及之爲言恐弗及也。汲汲者。急辭。說文又部。及。建也。从又。从人。詩標有梅序。男女

注及。繼也。繼與連。皆汲汲之意。暨猶暨暨也。〔疏〕爾雅釋言云。暨不及也。經義述聞云。傳注皆訓暨爲及。未有訓爲不及者。不

也。皆是轉相爲訓。傳注訓暨爲及。卽本之爾雅。加一不字。則義不可通。郭曰。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已。此又曲說之不可通者。按及與暨散文通。對文異。此暨與及對。若卽訓及。何深淺之分。故傳云暨暨。正是不得已之義。不得已。所

公羊義疏 二

三九

以不汲汲。故爾雅云不及也。郭注甚明。王氏何反以爲曲說耶。通義云。暨暨者。重難之辭。玉藻曰。戎容暨暨。說文且部。暨。曰。頗見也。段注云。頗。頭偏也。頭偏則不能全見其面。故謂事之略然者曰頗。曰頗見者。見而不全之也。釋言曰。暨不及也。是其引申之義。邠部曰。曷者。眾與詞也。引唐書。曷。泉。陶。按。書。禹。貢。暨。魚。朔。南。暨。史。記。夏。本。紀。及。漢。書。地。理。志。作。曷。是。曷。正。字。也。曷。之。段。借。多。作。泊。莊。子。寓。言。篇。後。仕。三。千。鍾。不。泊。文。選。東。京。賦。于。胥。斯。泊。是。也。又。作。暨。儀。禮。士。喪。禮。注。引。喪。大。記。塗。不。暨。于。棺。釋。文。劉。本。作。暨。是。也。蓋。暨。暨。猶。幾。幾。雅。訓。所。謂。不。及。也。

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注〕我者謂魯也。內魯故言我。舉及暨者。明當隨

〔疏〕通義云。左傳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則是盟

我欲之。故從及文也。又宣七年左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則亦我欲之義也。穀梁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故上注云。若曰公與邾婁盟也。暨不得已。與及我欲之。相對爲義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釋詁曰。及暨與也。是暨卽及矣。又言不及者。郭引公羊傳釋云。暨不得已。是不得已矣。文選。赭白馬賦。及文賦注。並引爾雅。作暨及也。或及上脫不字。抑或所引卽釋詁文。蓋暨之一字。包及與不及兩義也。穀梁昭七年傳。以外及內曰暨。對及爲我欲。是亦不得已之義也。○注我者。至言我。○漢書。蕭望之傳。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說苑。指武云。春秋。先京師而後諸侯。春秋。假魯爲京師。故內魯言我也。繁露。奉本云。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明所見之世。魯愈微。而春秋之化愈廣。哀八年之吳伐我。十年之齊國書帥師伐我。皆不言西鄙北鄙。以見化及天下。不言鄙疆。明魯之王化所及遠也。舊疏云。此通內外皆然。但傳據內言之。故言我謂魯也。○注舉及至原之。○此對會之無他深淺言也。○注欲之至惡深。○舊疏云。善重者。卽此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是也。以其汲汲於善事。惡深者。哀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也。以其汲汲於惡事。○注不得至惡淺。○舊疏云。善輕則暨齊平是也。惡淺者。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彌是也。○注所以原心定罪。○凌先生曙公羊問答云。問。何以云原心定罪也。曰。桓寬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

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漢書霍諝傳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而漢世所宜遵前修也。按漢書王嘉傳云：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又辭宣傳，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後漢書應劭傳：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繁露正貫云：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鹽鐵論詔聖云：春秋原罪，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斬，而轅濞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而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卽原心定罪之義也。

儀父者何？邾婁之君

也。〔注〕以言公及不諱，知爲君也。〔疏〕

左傳疏引杜氏世族譜，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其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陳氏

樹華春秋內傳考證云：漢書鄒陽傳引作義父，師古曰：義，讀爲儀。○注以言至君也。○舊疏云：凡春秋公與外大夫盟，皆諱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偃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之屬，今此不沒公，故知是君矣。其莊九年書公及齊大夫盟于戴者，彼傳云：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注鄰國之臣，猶吾臣也，是也。

何以名。〔注〕据齊侯以祿父爲名。〔疏〕校勘記云

鄂本以下同。唐石經作何以不名，按此設爲問答之詞，此問何以名，故下答之曰：非名也。字也。若作何以不名，則與下曷爲稱字意複，此下字也。一句爲贅矣。注云：據齊侯以祿父爲名，故疑儀父亦名，則何休本無不字，唐石經當衍。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唐石經名上有不字，按何注據齊侯以祿父爲名，疏云是言齊侯以祿父爲名，故疑邾婁君亦以儀父爲名，注疏本皆無不字。○桓十四年齊侯祿父卒，是也。

字也。〔注〕以當褒，知爲字。

〔疏〕

注以當褒，知爲字。○舊疏云：春秋以隱新受命，而王儀父慕之，故知當褒也。穀梁傳：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左傳：嘉之，故不名。禮記郊特牲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是字爲褒也。

曷爲

稱字〔注〕据諸侯當稱爵〔疏〕舊疏云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屬是也。褻之也〔注〕以宿與微者盟書卒知與

公盟當褻之有土嘉之曰褻無土建國曰封稱字所以為褻之者儀父本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

爾〔疏〕注以宿至褻之○下云及宋人盟于宿傳執及之內之微者也又八年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為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褻之也以所傳聞之世微國之卒本不合書宿男今

變例書卒見恩為其與我微者盟故與微者盟功薄故不名不書葬從小國例今邾婁儀父與公盟故當褻也○注有土至曰封○舊疏云有土嘉之曰褻者謂加爵與字即儀父滕侯之屬是也無土建國曰封者即封邢衛之屬是也通義云褻者天子有慶

於諸侯加地進律之名禮有褻衣是也春秋假天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諸侯大夫之功罪非匹夫所得而議焉是故以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褻貶其義

一也然則封者實事褻者春秋子奪之稱亦以有土嘉之之例故春秋即假以進退當時焉○注稱字至例爾○莊十年傳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子者爵也失爵則稱名進之故稱字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注介者國也葛盧

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明中國失爵者稱名夷狄稱人僖三十年介人侵蕭是也進之乃同乎中國無爵者稱名也邾婁所以失爵者春秋前周室猶未大衰政令尚行於諸侯邾婁或有過失被黜如孟子告子下所云一朝朝

則貶其爵禮記王制所云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緇以爵是也穀梁傳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左傳云未王命故不書爵皆與何氏異曷為褻之〔注〕据功不見〔疏〕注据

見○釋文見賢徧反儀父未有功顯著故据以難為其與公盟也〔注〕為其始與公盟盟者殺生敵血詛命相誓以盟約

束也。傳不足言託始者。儀父比宿滕薛最在前。嫌獨爲儀父發始。下三國意不見。故顧之。〔疏〕注

其始與公盟。○通義云。春秋內魯與內接者。託始于此。隱公之賢讓。邾婁之君能親賢慕義。講信修睦。於法當褒也。左疏引賈服云。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義說讓。亦取公羊爲說。舊疏引春秋說云。襄儀父善趨聖是也。○注盟者至束也。○說文囹部。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朱槃玉敦。以立牛耳。禮記曲禮云。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玉府云。若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注。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朱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玉敦。歃血玉器。又戎右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又秋官序官司盟注。盟以約辭。皆神殺牲歃血。著其信也。又司盟云。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有疑不協也。明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又云。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注。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詩何人斯疏云。鄭駁異義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爾。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慄用緞。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常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左疏云。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卽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爲盟禮。其盟之法。按覲禮。爲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于壇。訖。乃加方明于壇。而視之。列諸侯于庭。玉府供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皆於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覲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玉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諸侯盟亦有壇。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劍。桓桓公于壇上。是也。其盟神無定。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

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哀十七年。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定八年。涉狝。按衛侯之手及腕。又襄九年。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傳二十五年。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是其事也。按荀子大略云。盟詛不及三王。下二年注云。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會無美詞。盟則可知。詳下注。○注傳不至顧之。○校勘記云。言字當誤衍。下注云。傳不足託始。可證。毛本下作于舊疏云。此傳應言為其始與公盟。今不具其文言始者。若言始與公盟。即恐下三國不是始。是以顧之不得具其文。按。託始者。言隱公實非受命王。但託之以為始耳。

與公盟者衆矣。曷為獨褻乎此。〔注〕 据戎齊侯莒人皆與公盟。

傳不足託始。故復据衆也。〔疏〕

注据戎至公盟。○下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包來是也。○注傳不至衆也。○上傳若云始與公盟。其義自明。傳既不言

託始於儀父。則褻義不見。故復据衆盟以難褻也。

因其可褻者而褻之。〔注〕 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因儀父

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褻賞之法。故云爾。〔疏〕

風俗通過。十反皆云。春秋之義。因其可褻而褻之。用公羊義也。○注春秋至云爾。○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褻。邾婁儀

父稱字。滕辭稱侯。荆稱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是皆託王於魯。故別外內。以立王道。褻賞之法。託隱公為春秋之始受命王。儀父先與盟。故假以為賞有功。漢書師丹傳云。夫褻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相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皆言王魯之義也。惠氏棟九經古義云。論語。吾

其爲東周乎。何晏注云。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此與公羊黜周王魯之說合。宋本託作記。校勘記云。閩監本同。誤也。鄂本作託。當據正。

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注〕漸

者。物事之端。先見之辭。去惡就善曰進。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不言先者。亦爲所褒者法。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

〔疏〕

繁露觀德云。隕石于宋五。六鶴退飛。或徐或察。皆以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盟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通義云。繁露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邾婁于桓之篇稱人。傳曰。夷狄之於此稱字。傳曰。褒之。進退相較。明儀父本在名等。春秋字之。若加封使從三十里國也。然非有所因。則褒文爲空設。其後儀父至莊公之世。實得王命爲諸侯。故因其有將進之漸而褒之。若曰。苟以文王之法治諸夏。所封有親賢睦鄰如儀父者。其可也。邾婁之進。自緣他事。因而褒之。於此。則春秋之新義。春秋皆假事以託義者也。得其義。則事可略也。按左傳但云。貴之。不言何事見貴。若如彼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則當貴魯矣。儀父邾子。何貴之有。杜預。范寧。皆以繼好息民。結信於魯爲說。春秋會盟。皆有和好之義。何獨於儀父貴之。孔疏謂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結好非附庸所能。真稚語也。○注漸者至之辭。○文選謝靈運游南亭詩。注引廣雅。漸。稍也。易序卦傳。漸者。進也。史記越世家。漸九川。徐廣曰。漸者。引進通達之義也。皆與物事之端先見之辭意近。舊疏云。物事之端。猶言物事之首先見之辭。見讀如見。其二子之見。若公子陽生闖然之類是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如何說以漸進爲倡始先歸。則止是褒其始與公盟耳。凡始與公盟者。皆得褒之。非所謂因其可褒而褒之也。又曰。明當積漸深知聖德。則并與前說岐矣。今按。公羊家有七等之說。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邾婁儀父。本當在書名之等。進而書字。所謂漸進也。若

邾婁本當書字。進而書子。則其進也太驟矣。非漸進之義也。故與公盟者雖衆。而獨褒邾婁儀父者。取其適在書名之等也。斯謂因其可褒而褒之矣。○注去惡至曰進。○文選東京賦。因進距衰。辭注。進善也。禮記樂記。禮減而進。注。進謂自勉強也。國語晉語。夫事君者。量力而進。注。進取也。自勉進取。皆有就善之意。就善曰進。因謂進爲善矣。劉氏逢祿論語。述何說論語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注譬若至其後。○何云。譬若卽傳文託始之義也。春秋託王於魯。原非以隱公爲王。故何云。譬若猶斯義也。後漢書李固傳云。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開則義路閉也。開義路卽何氏進而封之以率其後義也。○注不言至不義。○此明傳文言漸進不言先之義也。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發。乃往卽漸進之意也。繁露觀德云。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又云。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輳歸之。謂聖德灼然之發者也。云造次陷於不義者。桓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貴。故夷狄之。又桓七年云。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注。不日者。失地之君朝。惡人輕也。穀鄧失地之君。故不深責其朝惡人。非謂穀鄧宜朝也。是皆陷於不義者也。造次者。論語里仁云。造次必於是。亦謂急遽之意。

昧者何地期也。〔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重期也。凡書盟者。惡之也。爲其約誓大

甚。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胥命於蒲。善近正是也。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于

者於也。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疏〕

通義云。兩君相見所期之地也。於此發傳。後言于某者。從可知也。穀梁傳。味地名也。通義

又云。孫覺曰。隱之出。皆不致。隱志讓乎桓。不敢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按桓二年。公至自唐。注云。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然則隱之不書。至正以隱爲賢君。無可危。故也。孫氏之言。猶泥於杜預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一語。○注會盟至期也。○釋文出其處二字。校勘記。陸本蓋作會盟戰。皆錄其處重期也。盧文弨曰。據注當作期處。此其字譌。會錄地者。下二年公會戎于潛之屬是也。盟錄地者。此之屬是也。戰錄地者。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之屬是也。重期。故會盟有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戰有詐戰。偏戰之異也。○注凡書至禍重。○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按下二年傳注。於會已惡其虛內恃外。則惡盟爲尤深。通義云。大道既隱。降而有詛誓。周公致治太平。猶設司盟之官。春秋撥亂世約信。故盟者。春秋所不惡。惡其渝盟者。渝盟例曰。按盟會者。春秋之所惡。故桓三年傳曰。古者不盟。穀梁傳曰。相命而信。論謹言而退。又曰。盟詛不及三王也。司盟之官。見之周禮。何氏所不取。舊疏云。此言與公盟而得襄。何言惡者。直善其慕新王之義。而得襄。豈善其盟乎。是也。注云。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則視會之虛內務恃外好爲甚矣。○注胥命至是也。○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以是爲近古也。左傳但云。不盟。無襄辭。則左氏並不知胥命之善矣。○注君大至信也。○舊疏云。君大夫盟日。皆是惡不信。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之屬是也。○注此月至辭也。○舊疏云。儀父見襄。不爲大信者。下七年公伐邾。是其背信也。功不足錄。但假託以爲小善。故爲小信辭。按穀梁傳。不日。其盟渝也。彼以日爲信。以不日爲變盟。與此以時爲信。月爲小信。日爲不信者異。三傳各有義例。不必強同也。此以蔑盟本不信例。今書日。徒以慕新王而見予。故仍許以小信。亦春秋之示法也。○注大信至是也。○莊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曰。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

之盟始也。又云：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是也。○注魯稱至稱公。○白虎通號篇云：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王者臣子，獨不得褒其君，謂之為帝。何以為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為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也。帝王異時，無會同之義，故無為同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春秋曰：葬齊桓公，齊侯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春秋曰：葬許穆公，許男也。禮大射經曰：公則射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又爵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按：臣子尊其君父，故春秋於侯伯子男之葬，皆稱公。王者探臣子之心，故也。故桓十四年，葬齊僖公，桓十年，葬曹桓公，之屬是也。而桓十七年，書葬蔡桓侯者，彼注云：稱侯者，奪臣子辭，有賢弟不能用，反疾害之，立獻舞，國幾并乎蠻荆，故賢季抑桓，緣葬者，臣子之事，蔡桓侯有惡，故奪臣子尊稱也。○注于者於也。○說文：于，部，于也。象氣之舒，于从一，一者，其氣平之也。詩：崧高于邑，于謝箋云：于，於也。又采蘋云：于沼于沚，傳：于，於也。爾雅釋詁：于，於也。經書亦有倒用者。詩：崧高，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蕃于四國，宣于四方也。廣雅釋詁：于，于也。輟轉相訓。○注凡以至于例。○校勘記云：舊解云：先約其事，加于先在其地，不加于此，注亦當作加于不加于。二例當為衍文。疏中十行本及岡本，二于字下無例字。監本毛本有例字，非古也。以事定地者，舊疏云：先約其事，乃期于某處作盟會者，加于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之屬是也。以地定事者，舊疏云：言先在其地，乃定盟會之事者，不加于。即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襄三年，公會單子，言侯以下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之屬是也。

夏五月 鄭伯克段于鄆〔疏〕

杜云：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宛乃苑之省文。苑陵城在開封府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鄭國都在縣西北。左疏引杜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

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友遷民於虢，虢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陸渚三傳經文差繆略云：克，公羊作剋，按唐石經公羊作克，克剋音義同。爾雅釋詁：剋，勝也。廣韻：二十五德，克能也。勝也。剋，殺也。急也。鄆者，大事表云。

杜注。今潁川鄆陵縣。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鄆陵。卽此。在今河南開封府鄆陵縣西南四十里。漢書地理志僞下云。應劭曰。鄭伯克段于鄆。是也。則又作僞。寰宇記云。鄆城在宋州柘城縣北二十九里。漢縣屬陳留。鄭克段之地疑遠。陳氏樹華引趙匡集傳云。鄆當作鄆。鄆地也。史記正義作鄆。云舊作鄆。漢書地理志作僞。按。舊作鄆是也。昭二十八年左傳釋文。在周者烏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鄆。劉在鄆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鄆陵。此鄆地。當作鄆。鄭語。史伯曰。鄆弊補丹。依縣歷華。君之土也。是也。地理志潁川郡有鄆陵。當卽此。

克之者何。〔注〕加之者。問訓詁并問施于之爲。〔疏〕

注加之至之爲。○舊疏云。訓詁者。卽不言殺而言克是也。所以不直言克者何。而并言之者。非直問

其變殺爲克。并欲問其施于鄆之所爲矣。而不答于鄆之意者。欲下乃解爲當國。故此處未解。弟子以其不答于鄆之意。故下文復云。其地何以難之。通義云。加之者。經有不克弗克諸文。嫌通爲克字。詁訓。故問克之者何。明獨施於此。亦通。

殺

之也。〔疏〕

書牧誓云。弗御克奔。鄭注。克。殺也。亦作剋。淮南說山訓云。至伐大木。非斧不剋。注。剋。截。截亦殺也。爾雅釋詁。勝。肩。勦。劉。殺。克也。注。轉相訓耳。引此傳語。殺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

殺之則

曷爲謂之克。大鄭惡之惡也。〔注〕以弗克納大卻缺之善。知加克大鄭伯之惡也。〔疏〕

注以弗至惡也。○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傳。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是也。弗克爲大善。故克爲大惡。殺梁傳。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注引范雍曰。段恃寵驕恣。彊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心積思。志欲殺弟。左傳。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惟左氏以段實未殺。故彼疏引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又引劉炫述義云。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與

公穀殊。按漢書杜鄴傳。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詩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伯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箋云。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皆貴鄭伯不能教弟。致成篡亂。夫使僅僅伐之出奔。春秋母弟出者多矣。何至加鄭伯以克之稱。且段已謀篡。鄭伯殺之。固不爲過。所以大其惡者。爲其不早爲教戒。釀成大亂。實爲處心積慮。欲殺其弟故也。左氏說非。

据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加克以大之。〔疏〕 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彼亦惡晉侯無克文。故据難之。母欲立之。已殺之。如

勿與而已矣。〔注〕 如卽不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嫌也。段無弟文。稱君甚之不明。又段當國

嫌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辭。不當自己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

克者。詰爲殺。亦爲能。惡其能忍戾母而親殺之。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

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舉。而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疏〕 左傳及莊公卽

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祭仲曰。今京不度。非制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又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皆母欲立之。已殺之之事也。言既欲殺之。則不如勿與之地以保全之可矣。所以大其惡也。劉氏逢祿春秋考證云。嘗與宋翔

鳳校朱彝尊書。謂此文稱鄭伯之義。穀梁緩追逸賊。最淺。公羊以勿與之地。稍進。左氏譏失教。斯得之矣。宋以爲難。余曰。非也。春秋有殺世子母弟自君之例。謂視專殺大夫爲重耳。若譏失教。則晉侯殺世子申生。亦失教乎。斯不然矣。按。勿與之地。最得其要。係疏說。非何氏意。俞氏懋平義云。傳所謂勿與者。卽不親殺之謂也。蓋使執政大夫秉國法以誅之。而已不與焉。斯合親親之道矣。何休又引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蓋正所以證明勿與之義。非如疏所云是也。○注如卽至語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如上當有不字。而寫者脫之。桓十四年傳。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七傳。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則此亦當云。不如勿與而已矣。不然。同一齊人語。何以此言如。而彼皆言不如乎。何注殆不可從。讀書叢錄亦云。桓十四年傳。文十六年傳。皆作不如。句法相似。此當如上脫不字。按。如卽不如。蓋卽毋念念也。不甯甯也之例。無不字亦可通。古人行文。不必一例也。齊人語者。下二年疏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注加克至言克。○各本文作又。依鄂本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段者鄭莊之母弟也。非徒叔段不弟。其實寤生不友。故一則曰姜氏欲之。再則曰夫人啓之。彼尙不宥於母。何有於弟。親親之仁絕矣。故春秋謹而書之。骨肉相殘曰克。公穀以爲殺之。左氏以爲難之。皆得克之之義。是則交貶之矣。故注恐段無弟文。但書鄭伯。不見甚之之義。又段當國宜誅。疑鄭伯無貶道。故變殺言克。專以惡鄭伯也。有嫌者。嫌書殺不明。故加克文也。○注明鄭至誅之。○舊疏云。鄭伯爲人君之法。當如傳詞。不與其國而已。不宜忍戾其母。而親殺之。其誅之者。自是執政大夫之事。按。如注意。則傳文不與爲不與誅殺事。○注克者至殺之。○克又詰爲能者。爾雅釋言文。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與此傳義合。通義云。謹案。鄭武公夫人愛其少子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卽位。曲從母意。與以京都之地。有徒邑徒衆。濟成其逆謀。然後從而討之。故傳述經意。言莊公誠愛弟。不如勿與之地。使無所資。則不生亂。錄月言克者。貴鄭伯忍陷弟於罪。以戾其母也。亦涉於疏說。以勿與爲勿與地。穀梁傳又云。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卽君戾母而親殺之義也。○注禮公至哭之。○此約禮記文。王世子文也。彼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則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

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鄭注：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于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已。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通典引盧注云：變飲食終其月。如其等之喪也。又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又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織劓亦告于甸人。鄭注：不于市朝。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織讀為鍼。鍼刺也。劓割也。刺割臍。墨劓則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通典引盧注云：公族諸侯同族也。郊外曰甸。去天子城百里內也。不與國人慮兄弟。故繫于甸人也。周禮甸師職云：王之同姓有辜則死刑焉。又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以甸師在疆場。多有屋舍。以為隱處。就而刑之。親親之義。異乎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者也。故詩東山云：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也。此言公族有罪。君猶宜曲赦。臣下執法。猶素服不舉。故孟子盡心：管輿殺人之對。正即春秋之義也。

段者何。鄭伯之弟也。〔注〕殺母弟。故直稱

君。〔疏〕左傳云：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是段為鄭伯弟也。○注：殺母至稱君。○穀梁傳：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自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僖五年傳云：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

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緣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貴之。然則此不曰鄭克段于鄆。猶斯義也。若鄭伯無罪。則當如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例。明人人得而殺之。所謂以國討也。杜預云：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不知鄭伯之罪。不僅在失教也。何以不稱弟。〔注〕據天王殺其弟年。夫稱弟。〔疏〕注：據天至稱弟。○襄三十年云：天王殺其弟年。夫是也。彼傳云：書者惡失

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其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則彼以周王父服未終，殺先君之子，故直書弟貴之，亦非年夫無罪也。左氏彼傳云：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矣。杜氏釋例謂：佞夫稱弟，不與反謀，則以稱弟為佞夫無罪。自據左傳為說也。當

國也〔注〕欲當國為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疏〕通義云：當敵也。著其疆禦與國為敵。左傳

所謂如二君是也。經例當國者繫國，此已書鄭伯於上，故不復繫鄭。直言段也。杜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段強大雋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雋曰克也。○注欲當至之逆。○校勘記云：毛本欲作弟。按下注云：俱欲當國。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傳曷為以國民當國也。段欲當國為君，故削去弟稱，而氏上鄭，以見其逆也。氏上鄭，宜如衛州吁，齊無知稱鄭段，經無鄭文，而曰氏上鄭者，正以承上鄭伯、明伯與段共此鄭矣。所謂如二君也。杜云：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穀梁傳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杜氏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如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也。其

地何〔注〕據齊人殺無知不地。〔疏〕據齊至不地。○卽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是也。無知不地，故據以難。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

以不地。〔注〕據俱欲當國也。〔疏〕上傳言問克段于鄆，何以書地，以當國答之。此傳以無知亦當國，而經不書地，故又據以為難。按莊八年齊無知傳注，俱無當國之文。此傳云：據俱欲當

國，明齊無知亦如衛州吁之以國氏矣。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注〕其不當國而見殺者，當以殺

大夫書，無取於地也。其當國者，殺於國內，禍已絕，故亦不地。〔疏〕通義云：在內，謂國都之內，統于國，故可無更地也。知在外，非謂出境者，鄆亦鄭

地。然則下四年殺州吁于濮。濮亦不必陳地矣。○注其不至地也。○凡春秋所書某殺其大夫某不地者皆是。○注其當至不地。○謂如齊無知之屬也。左傳謂雍廩所殺明在內也。

不當國。雖在外亦不

地也。〔注〕明當國者在外乃地爾。爲其將交連鄰國。復爲內難。故錄其地。明當急誅之。不當國

雖在外禍輕。故不地也。月者責臣子不以時討。與殺州吁同例。不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親。故

書之。〔疏〕

注。明當至地爾。○舊疏云。下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及此是也。○注爲其至誅之。○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次年入于宋南里以畔。又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

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襄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以下圍宋彭城。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是皆大夫有罪外出。交連鄰國。復爲內難之事。但彼均未受誅。故未別當國與否。亦無地可錄也。所以諸侯爲宋誅。春秋善之。而昭二十年特書月以危之也。○注不當至地也。○舊疏云。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云云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皆是也。按昭四年傳云。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雖在外。然非齊自誅。不得引爲此例。昭八年殺于徵師。亦非例子。徵師陳大夫。傳注未見其有罪與否。又楚人所殺。其爲不當國。雖在外禍輕。無文以言之。且宣十一年疏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言執非討賊之文。既非討賊。更不得援爲例矣。○注月者至同例。○下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注云。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穀梁傳范注云。段有徒衆。攻之爲害必深。故謹而月之。又彼四年云。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范注。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卽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其實二經同書月。均爲貴臣子緩慢。不以時討。州吁以二月弑君。九月被誅。已歷三時。故范云。謹其緩慢。此經文無歷時之事。不知段之繕甲兵。具卒乘。自封京時已然。應在春秋前。已歷有年。所臣子不能以時誅。尤爲緩慢。范因經無明文。改爲段有徒衆。爲害必

深爲解。何其泥耶。齊無知雖復歷年。時月未久。故但書時也。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彼陳之臣子。力不能討。外藉楚子討之。而亦書月者。昭四年注云。月者善義兵。則彼月亦宜同也。○注不從。至書之。○舊疏云。若作討賊辭。當稱人以討。如齊人殺無知。今不如此者。主爲惡。鄭伯失親親而書。故曰鄭伯而不稱人也。後漢書楊震傳。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亡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桀而不殊。故書鄭伯克。以惡失親親也。主書者。下三年。日有食之。傳。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劉氏逢祿公羊釋例云。春秋之爲道。而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爲文。周流空貫。不言之眇。皆在深察。一言之發。衆例具舉。蓋此經主爲惡。失親親書。故雖與殺州吁。殺無知情事相同。而書法各異。不以討賊詞一律焉。

公羊義疏三

隱元年七月
盡十二月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疏〕

通義云董仲舒曰文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王曰天王其義

如此按繁露深察名號云深察玉號之大意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善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是王者天子之正號曰天王者義具下注孔疏云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郃及夏之衰稷子不窟失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爲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之元年也

宰者何官也〔注〕以周公加宰知爲官也〔疏〕

杜注宰官也周禮目錄云宰者官也宰案聲義通爾雅釋詁案官也亦通采書堯典若予采釋文引馬注云采官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展采錯事文穎注采官也是也○注以周至官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已下于葵丘是也孔疏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未知宰咺是何宰按此傳下云宰士也則咺是天子之士傳以宰爲官則宰者官之別稱不必拘於周官太宰小宰等也與宰周公之宰實異而名同

咺者何名也〔注〕別何之者以有宰周公本嫌宰爲官〔疏〕

杜云咺名

也。范云。咺名。左傳云。故名。故知是名。○注別何至為官。○舊疏云。所以不言宰咺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周公加宰。為周公身上官。故別何之。令相違。按僖九年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蓋周公以三公領太宰。故宰為周公身上官。因連宰言之。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亦兼宰言之。此咺是士為宰下之屬。宰非咺之官。故不得連宰。問假若云宰咺者何。嫌宰為咺官。如宰周公矣。蓋當時咺實為宰屬。故亦得統之。宰稱宰矣。曷為以官氏。〔注〕据

石尙〔疏〕

注据石尙。○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賑。是也。舊疏云。石尙亦是士。而不以官錄之。故以為難也。

宰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

官錄。下士略稱人。〔疏〕

通義云。言宰屬之士。故繫宰。非以官氏也。周官冢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晉聘周之辭曰。歸時事於宰旅。然則下士稱宰旅。中士上士稱士也。春秋凡王之

下士稱王人。中士錄名。咺是也。上士加氏。石尙是也。下大夫以字書。家父。叔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伯。南季。仍叔是也。上大夫以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三公稱公。周公。祭公。虞公是也。自公卿達于士。唯宰屬必書。蓋治官最尊。不當役以聘用之事。故繫官。譏之與。按。太宰之屬。何必不與聘事。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宰是宰夫。故稱名。公羊所謂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是也。若其所使。則宰夫職曰。凡邦之甲事。掌其器幣財用。鄭注。甲事。天子甲諸侯之事。幣者。所用賻也。則既掌甲事。宜充甲使。是也。鹽鐵論刺議云。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咺者。以為宰士也。似正以咺為宰士。故特書其官。與他屬之士。僅以名通者。別不聞有譏辭焉。孔說非。○注天子至稱人。○舊疏云。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者。即石尙來歸賑是也。中士以官錄者。言以所繫之官錄之。即此是也。下士略稱人。即僖八年春。公會王人。以下盟于洮。是也。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渠伯糾。傳曰。下大夫。石尙。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徵者。謂下士也。凡五等。則大夫士皆二等。董子蓋本襄十一年傳。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也。與何氏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疏〕注生稱父。死稱考。○惠氏棟公羊古義云。

郭景純注爾雅云。禮記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今世學者從之。按尙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聲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倉頡篇曰。考妣延年。明此非生死之異稱矣。按禮記曲禮云。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何氏本曲禮爲說也。鄭注考成也。言其德之成也。周書謚法解。大慮行節曰考。○注入廟稱禰。○舊疏云。卽襄十二年左傳。同族于禰廟是也。書高宗彤日典祀無豐于呢。釋文引馬注。呢考也。謂禰廟也。蓋四親廟惟父廟爲近。故稱之爲呢。說文日部。昵近也。或作昵。玉篇日部。昵親近也。爾亦有近義。古或卽作爾。俗加示作禰耳。舊疏引舊說云。禰字示傍。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于己。故曰禰。是亦取義於近也。

仲子者何。桓之母也。

〔注〕以無諡也。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生稱母。死稱妣。〔疏〕

穀梁傳云仲子

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彼疏引鄭釋廢疾云。若仲子是桓公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主何以贈之。則惠公之母亦仲子也。鄭意以孝公惠公之妾皆號仲子也。按穀梁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成風僖公之母。女與此同。故以仲子爲惠公之母。然惠公既爲君矣。自必尊其母爲夫人。如成風之例。何爲仍稱仲子。范甯謂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諡。殊屬無理。楊疏又引文九年傳。秦人弗夫人也。此不稱夫人。理亦當然。夫卽秦人弗以成風爲夫人。自秦人之見。何爲夫任亦同之。天王不以爲夫人。可弗贈也。卽弗夫人。亦自有諡。進退失據。故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意爾。而劉氏左氏春秋考證又云。經云惠公仲子。云考仲子之宮。皆惠公之母。穀梁說是也。魯世家云。息長爲取於宋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又年表。桓公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爲魯夫人。亦不云仲子。蓋史公所見舊文如此。按年表所載。本之左氏。左傳明云。仲子生而有文在手。何得以史記不云仲子。卽據爲仲子非桓母之證。既說公羊而。又牽涉穀梁。殊不可解。通義云。仲子卒在春秋前。傳不舉死號。與考對文者。禮入廟稱妣。比諸父也。仲子屈于孟子。不得配惠公之廟。故還繫桓言母。所以正名定分是也。○注以無諡也。○白虎通諡篇。夫人無諡者何。無爵故無諡。或曰夫人有諡。夫人一國。

之母。修閨門之則。羣下亦化之。故設諡以彰其善惡。春秋曰。葬宋共姬。傳曰。稱諡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則公羊說以夫人有諡。仲子無諡。知非嫡也。白虎通所載。後一說。則公羊說。通典引劉向五經通議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于朝。妻榮于室。故德蒙夫之諡。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共公妻共姬是也。又云。或曰。夫人有諡。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化之。故設諡以章其善惡。皆與公羊說同。妾子爲君母。得稱夫人。自應有諡。今不稱諡。故知爲桓母。以桓未爲君也。僖公母成風稱諡。是其比矣。通典引服虔云。聲子之諡非禮也。蓋以夫人有諡爲非者。古春秋說也。○注仲子至同姓。○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蓋宋武公長女曰孟子。仲子是次。故稱仲也。杜云。子宋姓。左疏引禮緯云。庶長稱孟。則孟子亦庶長。女與以姓配字者。白虎通姓名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記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又禮記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婦人以姓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伯姬歸于宋。姬者。姓也。左傳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家。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御覽引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而不通婚姻者。周道然也。故婦人以姓配字。則無適同姓之理。范注云。婦人以姓配字。明不忘本。示不適同姓。本此爲說。○注生稱母死稱妣。○詳禮記曲禮。舊疏云。問考與妣是。死稱父與母是。生稱惠公仲子之卒。俱在春秋前。何故此傳惠公言隱之考。舉死名。仲子言桓之母。舉生名乎。答曰。禮家母死書妣者。比于父之義也。故鄭彼注云。妣之言媿。媿于考也。仲子是妾。桓未爲君。其母不得稱夫人。卑不得比于父。故還以母言之。按。不若孔氏不得配惠公之廟。尤爲明切。

何以不稱夫人〔注〕此難生時之

稱也。据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成風稱諡。今仲子無諡。知生時不稱夫人。〔疏〕

注此難至夫人。○此据成風生時稱

夫人。難仲子也。成風生稱夫人。故薨宜有諡。仲子子桓未爲君。猶惠公之妾。故無諡。亦不得稱夫人也。白虎通諡篇云。八妾所以無諡。何。亦以卑賤無所能豫。猶士卑小不得有諡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亦云。妾無諡。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諡也。文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成風亦妾。而得稱謚。明僖已爲君。故稱夫人。與仲子殊也。

桓未君也〔疏〕

通義云。時隱桓之母。並稱夫人。禮無二嫡之義。春秋絕正之。故據隱現爲君。其母稱夫人。桓未爲君。則其母不

稱夫人。蓋諸侯不再娶。仲子之爲夫人。本非正也。按仲子本非夫人。隱雖爲桓立。當時未必卽遽尊仲子爲夫人也。

贈者何。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

帛。〔注〕此道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贈。元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

夫以上備四也。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

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

事。〔疏〕

禮既夕注云。贈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廣雅釋詁云。贈送也。是贈爲喪事所有也。通義云。兩言之者。贈者或特以馬。或加以束帛。士喪禮曰。公贈元纁束馬兩大夫以上。則束帛四馬也。季康子贈於宋。致詞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是其

特以馬者。雜記諸侯相贈。以乘黃大輅。則亦得有車。按說苑修文云。喪事有贈者。蓋以乘馬束帛。本此何氏意。謂以馬者。士禮以乘馬束帛者。大夫禮也。○注此道周制也。○以別乎車馬曰贈。又有贈。贈。爲春秋制也。正以既夕禮。周公所作士禮。彼有公贈

元纁束馬兩文。故知爲周制。然則周初之制。贈但有馬。而無車與。穀梁傳亦云。乘馬曰贈。亦據周制。○注以馬至是也。○校勘記云。浦云。經無帛字。按當以儀禮爲正。何氏或以意加帛耳。士雖二馬。亦有束帛。不必如孔氏所云也。兩馬者。士制。禮疏引庾蔚之

云。贈馬。欲以共駕魂車也。士常駕兩馬。若戎事。則乘駟馬。舊疏引書大傳曰。士乘飾車馬兩馬是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馬以助葬。束帛以將命者。故第曰贈也。是也。禮記雜記曰。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

于中庭。此諸侯相贈之制。天子贈諸侯亦如是也。○注乘馬至方也。○穀梁注。四馬曰乘。書顧命。皆布乘黃朱。論語。公冶長。篤。有馬十乘。皆謂四馬也。詩疏引五經異義。天子駕數。易京孟。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駟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駢駢。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鄭駁曰。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四馬爲乘。此一圍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尙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圍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是則鄭氏主天子以下駕四之說。何氏此注。謂大夫以上皆駕四。與鄭氏同。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故舊疏問曰。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也。知天子駕六。與此異。何答曰。彼謹案亦從公羊說。卽引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以合之。鄭駁云。易時乘六龍。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之也。然則彼公羊說者。自是章句家意。不與何氏合。何氏此處不依漢禮者。蓋時有損益也。按舊疏亦未了異義所載與何氏異。或嚴顏師傳之殊。不必強而比之也。詩疏引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駟。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駟。本從一駟而來。亦謂之駟。經言駟。則三馬之名。王基駁曰。商頌云。約軼錯衡。八鸞鎗鎗。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說苑修文云。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說苑多雜采諸家爲說。何氏所不取。通四方者。古人以四立制。多取四方爲義。如天子之門四達。四矢爲乘。皆是也。○注天子至以上。○爾雅釋畜。馬八尺爲駟。郭注。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爲駟。按周禮。廋人。駟作龍。龍駟古音通也。說文馬部駟字下云。馬八尺曰龍。禮記月令。駕倉龍。注。馬八尺以上曰龍。儀禮覲禮。天子乘龍。鄭注文選東京賦。龍輅充庭。薛注。乘鸞輅而駕蒼龍。注。後漢書馮衍傳。班彪傳。馬融傳。注並云。馬八尺曰龍。蓋八尺七尺以上。通有龍名。廋人又云。七尺以上曰駟。注引爾雅。駟。牝。牝。元。此不及駟。說文駟字下云。馬八尺爲龍。七尺爲駟。用周禮也。廋人又云。六尺以上爲馬。說文馬部驕下云。馬高六尺爲驕。引詩我馬惟驕。許於龍駟俱本周禮。蓋以驕當彼之馬也。詩漢廣云。

音秣其駒。傳云：六尺以上爲馬，五尺以上爲駒，並與此同。又株林云：乘我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爲駒，六尺以下卽五尺以上也。天子馬曰龍者，舊疏引月令：駕倉龍，是諸侯曰馬，魯頌曰：魯侯戾止，其馬蹢躅，是也。卿大夫曰駒，詩：皎皎白駒，是也。案：馬駒對文異，散則通。詩：四牡騤騤，嘽嘽駱馬，則不必諸侯言秣其駒，亦不必大夫也。○注：束帛至共事。○說苑修文云：天子束帛五匹，元三，二各五十尺，諸侯元三，二各三十尺，大夫元一，二各三十尺，元士元一，二各二丈，下士綵綬各一匹，布帛各一匹。按：儀禮昏禮：元，纁束帛，注：束帛，十端也。引周禮：純帛，不過五兩，周禮：媒氏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其配合之名。禮記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按：雜記注云：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之則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歟。彼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昏禮如此，則喪禮之束帛，意亦當然。周禮：染人云：夏，元纁，注：元纁，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疏云：天地之色，元黃而云纁者，土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赤與黃，共爲纁也。考王制疏引鄭氏易注如此，則賈公彥本之鄭也。說文：系部：纁，淺絳也。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赭，三染謂之纁，纁蓋赤而有黃者，常是由白而黃而赤，兼西中南三方之色，備乎陰而得中，取法於地者也。沈氏形儀禮小疏云：天之正色蒼而元，地之正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莫不上元而下纁也。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以聘。禮記云：幣美則沒禮，凡失之華靡，失之濫惡，皆不可制。喪事從殺，故云取足以共事而已。昏禮注云：執束帛以致命，故喪事亦然。

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注〕此者春秋制也。贈猶覆

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贈賻，知死者贈襚。〔疏〕

穀梁傳：贈者何

也。乘馬曰贈，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荀子大略：說苑修文：白虎通崩葬：皆略同。說苑修文云：輿馬束帛，貨財衣被，其數若何。曰：天子之贈，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綉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到踝，士到髀，位

尊德厚及親者。賻贈哈襚。貧富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制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其衣被之數。則禮記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大斂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又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裨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又云。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元冕一。褻衣一。注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是也。御覽引說題詞云。輿馬曰賻。貨財曰賻。玩好曰贈。衣被曰襚。何氏或卽本春秋緯爲說。惟無贈耳。○注此者春秋制也。○荀子大略篇注引。作此皆春秋之制也。校勘記云。按疏本作此者。亦無之字。舊疏云。上陳周制。訖下乃言賻贈。此三者是春秋之內事。故云此者春秋制也。公羊釋例云。正朔必三而改。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春秋變文而從質。按桓三年注云。明春秋之道。亦通于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正以春秋典禮。多與周官及各禮殊。或因或革。孔子所定。爲一代之制。此類是也。按繁露三代改制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所謂春秋制也。○注賻猶覆也。○廣雅釋詁云。賻。覆也。白虎通崩薨云。賻者。覆也。古微書說題詞云。賻之爲言覆也。左疏引服虔注云。賻。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賻。覆。雙聲也。說文無。見新附。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喪禮有賻。見於禮經。春秋其來舊矣。說文不收此字。何也。曰。按如服氏注。取覆爲義。則文不當從貝。竊意古經文當爲賻。書武王惟冒。許叔重引作賻。此古文以賻爲冒之證。徐鼎臣於貝部增賻諸字。未達叔重之旨也。鈕氏樹玉說文新附考云。賻。疑作冒。○注賻猶助也。○說題詞又云。賻之爲言助也。禮記檀弓。使子貢說驂而賻之。注。賻。助喪用也。儀禮既夕云。若賻。注。賻之言補也。助也。廣雅釋詁。賻。助也。白虎通崩薨云。賻者。助也。一作傅。周禮小行人。則令賻補之。注。故書賻作傅。是也。潛研堂答問云。問。賻字亦說文所未收。不識古文何從。曰。周禮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注。故書賻爲傅。故書者。古文也。傅者。附也。助也。許君從古文。故不取賻字。先鄭云。謂賻喪家助其不足也。○注皆助至之禮。○廣雅釋詁云。賻。送也。荀子大略。說苑修文並云。賻。贈。所以佐生也。按禮記少儀云。賻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注。賻馬入廟門者。以其主於死者。賻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是賻仍以送死爲主。故下疏云。賻實生死兩施也。既夕禮專言知生。自對贈言之耳。○注襚猶至之禮。○春秋說題詞又云。襚。

遺也。儀禮士喪禮。君使人送。送之爲言遺也。白虎通崩葬云。送之爲言遺也。說文衣部。送。衣死人也。禮記少儀云。敵者曰送。謂以衣送敵者死曰送也。若然。詩碩人。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送。禮春秋之送。讀皆宜同。衣服曰送。今俗語然。彼禮春秋正。據此及士喪等禮。則送似非專指死者。蓋以衣服遺人謂之送。送遺疊韻爲訓。雖吉服猶然。後人因送死之衣亦有送名。遂以送專屬之凶事矣。吳氏麥雲經說云。按送當讀爲稅。稅之爲言稅也。死者之衣被不復解稅。而稅取解稅爲名者。不忍死其人之意也。說文稅。贈終者衣被曰稅。蓋卽據此爲說。是公羊自有作稅之本。可知送衣死人也。春秋傳曰。楚使公親送之。是則贈之爲稅。衣之爲送也。二字又別。此借送爲稅。稅聲近送也。○注知生至贈送。○校勘記云。諸本同。誤也。穀梁疏引此。作知死者贈送。當據以訂正。疏云。何氏注。知生知死。皆爲贈矣。可證。臧氏庸拜經日記云。儀禮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贈。據公羊注疏。本作知生者贈。今本作贈。係淺人所改也。按舊疏云。問曰。案既夕禮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贈。鄭注云。各主於所知。以此言之。專贈施於生者。何答曰。專施於生。送專施於死。贈實生死兩施。故何氏注。知生知死。皆言贈。而既夕禮。專言知生者。對贈言之故也。然則舊疏所見儀禮本。宜如臧氏所云。作知生者贈。今疏本已誤沿儀禮。今本矣。既夕禮。公贈注。贈所以佐主人送葬者。疏曰。兩少傳皆云。車馬曰贈。施於生及死者。故云。助主人送葬。是以下注云。贈奠於生死兩施。是也。按彼下云。兄弟贈奠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可贈。且奠。許其厚也。贈奠於生死兩施。疏曰。以下經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贈。注云。各主於所知。此贈莫不偏言所主。明於生死兩施也。說禮詞亦止云。知生則贈。知死則贈。不云贈也。皆可爲何氏贈實生死兩施之證。鄭注少儀云。贈主於死者。專明入廟門之故。蓋贈以玩好。荀子楊注。謂爲明器之屬。明器自專施死者。贈以貨財。貨財則專施生者。惟贈奠雖主於死者。而馬羊亦以佐生人送死之用。故得兩施。周禮宰夫注。凡喪。始死。弔而含。葬而唱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贈焉。贈用幣。亦用馬。故少儀有贈馬也。荀子大略云。贈贈所以左生。贈送所以送死。白虎通。知死者則贈送。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贈贈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詞曰。知生則贈。贈說苑。知生者贈贈。知死者贈送。贈送所以送死。贈贈所以佐生。後人因以改公羊注耳。穀梁隱三年傳云。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贈。又以贈專施於死。亦非。春秋止見贈贈送。故何氏專釋此三者。不得述及贈也。士喪上篇有送。下篇有贈。有奠。有贈。

有贈此經所不見注故不及也舊疏有引既夕云所知則贈而不奠鄭注云奠施於死者為多故不奠以此言之明奠於死者為多知贈生死等矣是也

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贈之

〔注〕据非禮〔疏〕

此天王也而傳言諸侯者明天子諸侯皆不得也又春秋假王于魯故等以諸侯該之○注据非禮○舊疏云桓未為君其母猶妾故諸侯贈之為非禮

隱為桓立故

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注〕經言王者贈赴告王者可知故傳但言諸侯〔疏〕

白虎通崩葬篇諸侯

喪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葬告鄰國明矣又云諸侯夫人葬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諸侯乎禮記疏引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送葬左氏說士弔士會葬文襄之霸士弔大夫會葬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問略於相尊敬故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禮記雜記云父母妻長子死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注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明夫人之喪亦告天子故注云經言王者贈則赴告王者可知也注又云傳但諸言侯明亦告鄰國故文九年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也舊疏云諸侯之賵及事則在春秋之前故不書矣雜記又曰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此則赴告鄰國之禮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注〕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

〔疏〕

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爾猶焉也二年傳曰何譏爾三年傳曰何危爾僖二年傳曰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爾字並與焉同義按穀梁僖五年傳云何尊焉又曰何重焉是其證○注尊貴至其賢○春秋賢隱之讓故善其以仲子喪

赴告天子諸侯。桓母貴，不以己長奪貴賤之序，是爲得事之宜。

其言來何〔注〕据歸舍且贈不言來〔疏〕

注据歸至言來○文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贈是也釋文作歸

哈云本又作舍下同校勘記按哈非也依說文當作哈

不及事也〔注〕比於去來爲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

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疏〕

繁露王道云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刺不及事也穀梁傳其志不及事也雜記疏引何氏穀梁廢疾云傳例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宰咺

何以言來鄭釋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求以譏之榮叔是也劉氏逢祿難曰据太史公書平王卽位至此已四十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傳例與公羊正相反鄭君曲爲之解非也通義云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亦有來文而此發傳者蓋仲子之卒經既不見刺不及事之意未明適與成風舍贈可以兩事相比特爲異詞以起之自餘奔喪會葬之事當文各有卒葬時日其不及事者既不假言來乃見其及事者更不以言來爲嫌矣荀子大略云送死不及尸柩用生不及悲哀非禮也說苑修文云贈死不及尸柩用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贈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亦引以見其非時也○注比於至內者○文四年冬十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傳王使榮叔歸舍且贈不言來是爲及事故此比於去來爲不及事也第彼贈及而舍未及不言來者彼注云不從舍晚言來明不當舍也則舍者鄰國之禮若晚則須書來矣禮既夕記國君贈禮賓贈奠贈及代哭爲燎之事皆在葬前一日承還柩車設祖奠之後明爲葬事所須今惠公仲子已葬始行贈禮故云葬事畢無所復施也舊疏云公羊之例若其奔喪會葬不問來之早晚及事不及事皆言來矣故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言來也文五年三月葬我小君成風下乃言王使召伯來會葬注云去天者不及事是及事亦言來矣故文元年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彼注云但解會葬

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其言來奔喪者奔喪非禮也。彼注云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明奔喪會葬之例不問早晚悉言來矣。若其舍贈送則及事不言來不及事則言來。文九年書來歸僖公成風之送亦是不及事言來。何氏不注以其可知省文故也。以奔喪會葬所以通哀序志必有所費容其事故稽留不必責其及時。其舍贈送之等皆死者所須若其來晚則無及於事故須作文見其早晚矣。云去來若已在於內者杜云來者自外之文故不言來為若已在於內矣。

其言惠公仲子何〔注〕 據歸舍且贈不言主名〔疏〕 據歸舍至主名○文五年書王使榮叔歸舍且贈不言成風也 兼

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不贈妾既善而贈之當各使一使所以異尊卑也言之贈者起兩贈也〔疏〕 注禮不贈妾○穀梁傳曰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以禮記雜記所記赴禮止君與夫人適子餘皆不起則妾死天子諸侯無從贈之也○注既善至卑也○禮記雜記云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

西於門又云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舍又云送者曰寡君使某送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然則一人之贈舍送弔且必分遣使者不相兼攝況君與夫人兩事又仲子雖隱所尊究惠公之妾尊卑殊更宜各使故也○注言之至贈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送言之送者亦起兩送矣

何以不言及仲子〔注〕 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仲子即卑稱也〔疏〕 據及至文也○舊疏云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注仲子即卑稱也○通義云及者分別尊卑之詞夫人與公一體嫌竟可嫡公故加公以絕之仲子不稱夫人不嫌得敵公故不假絕也

仲子微也〔注〕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也月者為內恩錄之也諸侯不月比於王者輕會

葬皆同例。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稱使者。王尊敬諸侯之意也。王者据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同姓謂之伯父叔父。言歸者。與使有之辭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春秋王魯。以魯爲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漸漬禮義者。在可備責之域。故從內小惡舉也。主書者。從不及事也。〔疏〕

注比夫至公也。○此道僖十一年書及義也。夫人須加及仲子比夫人微。本不得並及公。故不必言及也。○注

月者至之也。○舊疏云。此文及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贈。皆是內恩錄之。穀梁注云。贈例時。書月以謹其晚。則秦人歸僖公成風之禭。又何以不月以責其晚乎。○注諸侯至者輕。○舊疏云。卽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是也。此月彼不月。明王者諸侯之異。然則公羊之例。恩錄重者月。輕者時矣。○注會葬皆同例。○舊疏云。若王使人來。則書月。爲內恩錄之。故文五年春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皆是也。若諸侯使人來會葬。卽不月者。以爲比王者輕。春秋偶爾無之。其襄三十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定十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皆書月者。彼是諸侯身來會葬。非使人。仍自不妨也。則鄉解王與諸侯者。皆是使人。非身自來也。而舊云襄三十一年月者。爲下癸酉葬襄公出之。會葬不蒙月。定十五年月者。爲下葬定公出之。會葬亦不蒙上月者。非也。按舊疏所駁舊說是也。天子無親身贈禭會葬之理。此經明言天王使。則何氏自據使人例推及諸侯矣。○注言天至稱王。○史記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壽夢。王諸樊。王餘昧。王僚。王闔廬。王夫差。又楚世家

云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君鬻熊。文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是吳楚僭稱王事也。說文。人部。僭。假也。下五年。穀梁傳。下犯上。謂之僭。隱公時。吳尙未僭稱王。據孔子作春秋時言之也。○注王者至天也。○穀梁疏引賈逵云。圻內稱王。仲夏稱天王。禮記疏引異義。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王。又引崔靈恩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言皇者。夷狄不識尊極之義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按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魯非夷狄。不宜稱天子。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公命。魯非京師。無緣稱王。許崔之說。並不可通。獨斷上云。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與賈侍中說同。時吳楚僭王。故稱天以臨諸夏。所以別諸僭王也。○注春秋至是非。○舊疏云。若正之。當直言王。今兼亦言天。見其非正矣。按此所謂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者也。○注稱使至意也。○舊疏云。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由尊卑不敵。故也。今天子於諸侯。亦尊卑不敵。所以言使者。天子見諸侯與已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尊敬之。稱使也。按稱使者。公羊春秋之義。公羊家以諸侯與大夫別尊卑。故絕其使文。天子諸侯。雖亦不敵。因有不純臣之義。故有使文也。○注王者至之義。○詩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已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駁曰。元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是鄭用公羊說。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朝則迎之於著。覲則待之于阼階。升階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衆臣也。按儀禮喪服。斬衰章。有臣爲君。復有諸侯爲天子。明諸侯於天子不純臣。恐人疑服制有殊。故特著其與臣爲君同。斬衰。明天子待諸侯。雖不純臣。而諸侯於天子固一如臣職也。舊疏云。其異者。卽不居殯宮是也。故詩臣工云。嗟嗟臣工。箋云。臣。謂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亦用公羊義也。繁露諸侯云。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是與諸侯分職南面而治之義也。○注故異至叔父。○禮記曲禮云。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

姓謂之伯舅。注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王曰叔父。又昭九年左傳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是同姓諸侯或稱伯或稱叔也。若詩閟宮云。王曰叔父。則直以本親命之。書文侯之命曰。父義和不稱伯。叔則又親親之詞也。曲禮又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注。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則又似州牧稱叔父叔舅。方伯則伯叔兼稱矣。然晉惠未嘗爲牧伯。而亦稱伯者。蓋當時諸侯通稱。故曲禮。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正義引一本作天下同姓也。又引崔氏云。覲禮。大國之君。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此小者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義或然也。按。覲禮以國之大小分伯叔。較勝於曲禮。蓋周初封建五等。以功德大小爲差。非比後世由於兼井。晉在周初。不得爲大國。後雖強大。猶稱叔父。則沿周初舊稱也。僖九年左傳。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則齊本大國故也。詩伐本云。以速諸父。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皆曰舅。疏云。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詞。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國曰叔父。異姓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曰。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爲異。故服虔注左傳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爲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爲二。皆以公侯爲上等。伯子男爲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也。其餘牧伯則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是也。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大公爲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命齊侯曰。昔伯舅太公。佑我先王。是稱太公爲伯舅也。及齊桓公與霸。襄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亦有伯公。而王策命詞曰。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伯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太

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左傳。周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爲叔父。成二年左傳。王告鞏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謂晉爲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爲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爲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爲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爲大國。而稱叔父。晉則伯叔俱稱。不同者。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爲東伯。而周公不之國。故事繫伯禽。左傳曰。鬻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鬻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爲州牧。尙書酒誥命康叔之詞曰。明大命于妹邦。鄭云。康叔爲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爲州牧。鬻與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爲州牧也。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爲方伯。可知。三國並爲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也。晉或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尙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夾輔之勳。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王。朝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言之也。○注言歸至辭也。○舊疏云。春秋大例。先是已物。乃言歸。卽歸。謹及闡之屬是也。今此贈之車馬。先非魯物。而言歸者。與魯有之辭是也。杜云。歸者。不反之辭。○注所傳至內也。○小惡。謂不及事。又兼之也。舊疏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此小惡未合書見。而著之者。由接內故也。○注春秋至舉也。○春秋託王于魯。假若隱公爲受命王。故爲天下化首。凡來接內者。皆如親被王化。宜漸漬禮義。如上之喪儀。父是也。春秋貴備賢者。故雖小惡必書。爲其在可貴備之域故也。其非接內者。則在無足貴之例。故小惡不示譏文也。○注主書至事也。○校勘記云。宋監本同。毛本脫從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疏〕

左疏引杜譜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爲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有天下。及紂無道。周武王滅之。封其子武庚。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誅之。更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都商丘。今

梁國睢陽縣是也。宿者，大事表云：杜注，宿，東平無鹽縣，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一統志，無鹽，故城在東平州東二十里。春秋宿國。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內者，謂

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宋稱人者，亦微者也。魯不稱人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

可采取，故錄也。〔疏〕

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彼皆公，故此別之曰：內之微者也。彼二文，沒公之義，當文自解，無庸逆說。○注內者，謂魯也。○此通解全書之例。成十

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故凡言內者，皆魯也。說苑指武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注微者，至微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注卑者，謂非卿大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悉見名氏，與卿同。今此不見名氏，故知士也。禮記王制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注云：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為微。又云：謂其為介。若特行而并會，故也。疏言，謂其為介者，若聘禮士介，四人是也。若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是也。凡非命士，則祭法，庶士是也。按周禮典命注：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其公侯伯之士一命，則俱當為上士矣。襄十一年傳：古者上卿下鄉，上士下士。○注大者至庶人。○繁露爵國云：大功德者受大爵，士小功德者受小爵。士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又奉本云：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內外遠近新舊之級者也。又正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又十指云：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又云：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也。又盟會要云：親近以來遠，因其國而容天下名倫等物，不失

其理。又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又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下明得失。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所以內外微者。書爲小者。治故也。小國宿得亦及。所以來遠以說近也。上刺王公。下及士庶。所以奉天而法古也。史記自序。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所以游夏莫贊也。○注宋稱至者也。○校勘記。宋本同。閩監。毛本脫者字。穀梁傳云。宋人外卑者也。杜云。客主無名。皆微者也。○注魯不至辭也。○左傳疏云。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會而直晉會。與此同也。○注宿不至辱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會盟以國地。以國者國主必與盟。則盟不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不序宿人。僖十九年。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不序齊人。是也。按。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則曹與盟。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鄆。鄆亦與盟。可知。自首其榮辱者。舊疏云。理是則主人先榮。理非則主人先辱。按。春秋以隱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卽首其榮也。又凡書盟者。惡其約誓朋黨生患禍。卽首其辱也。○注微者至略之。○舊疏云。春秋之例。若尊者之盟。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見其責也。若微者。不問信與不信。皆時。悉作信文。略之。卽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之屬是也。穀梁傳。卑者之盟不日。注。凡非卿大夫。信之與不。例不日。○注此月至錄也。○此解書月義。爲取其能莫賢。故詳之。若以小信予之也。桓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桓危錄之。僖二十九年夏六月。公會王人。以下盟于狄泉。注。晉文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伯功之廢。於是義各有主也。

冬十有一月。祭伯來。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以無所繫言來也。〔疏〕

繁露爵國云。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

傳曰：下大夫，石尙，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則凡曰大夫，皆上大夫也。然何氏以暉爲中士，則天子之士宜三等矣。又有尹子、單子、劉子、稱子，宜在上大夫上。蓋公也，卿也。上大夫也。下大夫也。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凡七等，其春秋之制與。○注以無至來也。○舊疏云：外諸侯臣來聘，宜繫國稱使，卽文四年秋，衛侯使寧俞來聘之屬是也。若直來，亦有所繫。如閔元年，齊仲孫來之屬是。若外諸侯之臣來奔，當繫國言來奔。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之屬是。今無所繫，直言來，故宜是天子大夫也。

何以不稱使

〔注〕

据凡伯稱使

〔疏〕

走也。以不稱使而無事，知其奔

〔疏〕

注奔者走也。○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越在岱陰齊，注越猶走也。○注以不至其奔。○舊疏下二年，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並無使文，而有

事也。上文天子使宰咺，文元年，天玉使叔服，皆是有事有使也。今此無事復無使，故知其奔。

奔則曷爲不言奔

〔注〕

言奔○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是也。

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注〕

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故

去奔。明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主書者以罪舉，內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錄所奔者，爲受義者，明當受賢者，不當受惡人也。祭者，采邑也。伯者，字也。天子上大夫

字尊尊之義也。月者爲下卒也。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也。奔例時一月二事。月當在上。十言有

二者起十復有二非十中之二〔疏〕

注言奔至絕義。外大夫來奔。宋子哀。齊慶封之屬是也。舊疏云。問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故不言奔。何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年。尹氏

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皆言奔乎。答曰。春秋進退無義。若來奔魯者。見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故不言奔。若奔別國。卽見春秋黜周與外諸侯同例。故言奔矣。既以魯爲王而不專黜周者。欲專黜周。則非遜順之義。按王朝之臣。出奔他國。若不著明。知爲何國。不明言奔。又將何辭。春秋本假魯爲王。遇有天子事。仍多曲筆。正爲尊王示義。故卽於祭伯來奔。見其無絕。亦爲尊者諱之意也。不必書之。重辭之複也。○注主書至罪舉。○舊疏云。一則罪祭伯之去主。一則罪魯受叛人。故曰以罪舉。按此爲凡出奔者著義也。○注內外至禍也。○舊疏云。內書者。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是也。外書者。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之屬是也。○注當春至錄之。○繁露天地之行云。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鹽鐵論除狹云。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中論爵祿云。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明春秋時不問賢不肖予之位祿也。繁露精華云。是故任非其人。而國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悄悄於前世之興亡也。漢書劉向傳。至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其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按穀梁以爲來朝。劉向習穀梁。其上封事。則取公羊說也。○注錄所至人也。○通義云。王臣奔他國者。皆不言出。以示無外之義。若其來奔。本無出文。故并去奔以別之。魯受天子遭逃臣。亦爲有惡。不言奔者。蓋兼諱也。則凡錄所奔者。爲受者示義。明當受賢者。不受惡人。故莊十二年左傳。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失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莊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傳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蓋痛魯知而受之。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二十八年。書石惡奔晉。皆受惡人事也。○注祭者采邑也。○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

處其子孫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尤也說文邑部鄒周邑也段氏玉裁注云春秋經左傳國語史記逸周書竹書紀年凡云祭伯祭公謀父字皆作祭惟穆天子傳云鄒父注鄒父鄒公謀父也鄒者本字祭者假借章注國語云祭圻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爲王卿士謀父字也是則鄒本西都圻內邑名至東周時隱元年祭伯來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尙仍其西都舊稱許云周邑系諸河南河內之間其諸東都亦有鄒與抑如鄒之仍舊稱與齊氏召南經傳考證云按杜注不注祭國所在羅泌路史云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祭城按杜氏釋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廢倉周公後所封也見史記正義又成四年左傳晉伐鄭取汜祭注汜祭鄭地名成皋縣東有汜水史記高祖紀以取敖倉正義曰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今鄭州東北有祭城據此則祭地當在今滎陽汜水之間於春秋爲鄭地其爲鄭所兼并與蓋祭本封國在西都圻內平王東遷因隨從食采於東圻也廣韻以祭爲周大夫邑名周公第五字祭伯其後以爲氏○注伯者至義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按禮記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此伯乃五十後伯仲之稱南季仍叔之屬若字如家父叔服乃下大夫之稱此云伯字者儀禮冠禮云字辭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蓋當二十冠時稱字如曰伯某甫年至五十轉尊則又舍其某字而直以伯仲別之則伯仲等加於初字時故亦得謂之字也禮記祭義云周人貴爵而上齒故稱字以明尊尊也舊疏云知伯非爵者桓八年經云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祭公是其爵明伯其字也○注月者爲下卒也○閔二年注云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春秋內魯故祭伯比外大夫宜時故云月者爲下卒也○注常案至上月○校勘記云當閔監毛本同鄂本當作堂誤按下二年注作常案下例當蒙上月解云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則此亦應作常舊疏云一月有數事重者皆蒙月若上事輕下事重輕者不蒙月重者自蒙月若上事重下事輕則亦重者蒙月輕者不蒙月故言常案下例當蒙上月矣義或然也○注日不也○舊疏云謂一日有數事即不得上下相蒙故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彼注云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是也○注奔例至上○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是也舊疏引舊云春秋王魯是以王臣來奔魯者悉與外諸侯之臣來奔同書時故與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同矣若王臣奔他國悉書月

是以王子瑕毛召之徒悉皆書月。按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天王殺其弟年夫。王子瑕奔晉。彼注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為伯姬卒日。既書日，不得不月，則彼月不必為王子瑕矣。又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彼注云：月者為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則尹氏等出奔，亦不必蒙上月矣。是皆一月二事。但襄三十年，昭二十六年，本為上事發，其即為下事發者，亦當書月於上。此是也。○注十言至之二，○校勘記十復，閩監毛本同誤十作下，鄂本作十，當據正。

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日。〔注〕 据臧孫辰書日。〔疏〕

注据臧孫辰書日。○文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是也。舊疏云：問下五年十二月辛巳，公子彊卒，亦書日，所以不據之，而遠據文十年何。

答曰：下五年注云：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俠又未命，故獨得於此日。以義言之，正由在傳聞世非常書日之限，故不據之。所聞世大夫日卒者，非一。正据辰者，以是所傳聞之始故也。

遠也。〔注〕

孔子所不見。〔疏〕

通義云：立乎定哀，以指隱桓祖之所逮聞也。故言遠也。左氏說：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公豈得小斂乎？穀梁說：大夫日卒，正隱如何以書日。二傳皆失之。穀梁疏引糜信云：益

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弑隱。若益師能以正道輔隱，則君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弑之情。按穀梁不以隱讓為正，故糜氏如彼說。見益師之不日卒為惡也。彼疏又引何君廢疾云：公羊以為日與不日為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鄭釋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矣。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書日。劉氏逢祿難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略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與聞乎弑之文。春秋不以疑詞眩人，而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固也。然經無起文也。意如以為定所不惡，似也。仲遂之貶，得臣之不日，豈宣所惡與？益師為隱所惡，又何說乎？春秋以時君之美惡為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注孔子所不見，○繁露奉

本云。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哀十四年傳。祖之所逮聞也。故云孔子所不見。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見者。

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麤。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襄二十三年。邾婁真我來奔。是也。至所見

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据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於惠隱之際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

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疏〕

注所見至事也○舊疏云知昭定哀爲所見文宣成襄爲所聞隱桓莊閔僖爲所傳

聞者春秋緯文也繁露奉本云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舉其始終言之也通義云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哀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宜同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卽爲所見之世廣森從之所以三世異詞者見恩有淺深義有隆殺所見之世據襄爲限成宣文僖四廟之所逮也所聞之世宜據僖爲限閔莊桓隱亦四廟之所逮也親疏之節蓋取諸此按文九年疏引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又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昭定哀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皆與何氏說合序舊疏引鄭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爲限然則隱元年盡

僖十八年爲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爲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爲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見人命參差。不可一齊之義。按襄十三年。孔子未生。不得爲所見世。孝經說未可從。顏氏以從生以後。理不得謂之所聞。然孔子於襄末始生。尙無知識。亦不得違爲所見。邾婁鼻我。邾婁快。雖同以近書之。傳舊疏云。一自是治近升平書。一自是治近太平書。不相干涉。是也。又云。援神契橫說更作一理。非正解春秋之物。故何氏自以春秋說爲正。○注異辭至淺深。○校勘記云。鄂本作淺深。當摺以正。諸本皆誤。倒繁露楚莊王云。於所見。徵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零。徵其辭也。子亦弑。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仲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觀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又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此卽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意也。序疏又引何氏文。證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又引宋氏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子。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子。是錄遠近親疎之旨。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以何氏所云。專目三科。別創九旨之異。○注時恩衰義缺。○舊疏云。當時子弑。父殺。子爲恩衰。臣弑。君殺。臣爲義缺。故喪服四制云。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爲君斬衰三年。以義制。是也。按繁露王道云。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銜。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屬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漢書劉向傳。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皆恩衰義缺事。不必專限父子君臣也。○注將以至之法。○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又俞序云。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又曰。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太史公自序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哀十四年傳。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繁露重政云。春秋明得。

失差貴賤。本之天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發引而反之。又會盟要云。名倫等物。不失其理。所以爲治亂之法也。○注故於至是也。○定五年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隱如逐君。故爲有罪。其無罪。書日者。昭二十五年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昭二十九年四月庚子。叔倪卒。是也。孔子親仕定哀。故以定哀爲己。昭公爲父。並爲所見世。其臣爲父與己之臣。故特恩錄之。○注於所聞至是也。○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是也。彼注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是也。其無罪日者。襄五年十月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襄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是也。文十四年。公孫敖亦有罪而卒日者。彼注云。已絕卒之者。爲後齊魯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尙爲大夫。然則敖卒書日。正春秋盈乎諱。從無罪者例故也。校勘記云。鄂本畧作略。是也。段玉裁云。古人多作略。田在旁。○注於所傳至是也。○此卽下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是也。其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並所傳聞世。而書日者。牙卒下注云。書日者。錄季子之過惡也。季友卒注云。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公孫慈卒下注云。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是也。○注於所至僉僉。○哀十四年傳。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亂謂隱桓。春秋之初。由衰亂而升平。而太平。所謂反諸正。此春秋之義也。僉僉。釋文作僉僉。岡本。監本。毛本同。校勘記。段曰。說文無僉字。蓋僉字轉寫之誤。本義角長兒。段借爲粗糙字。按說文角部。牖下段注云。此字見於經史者。皆譌爲僉。公羊傳。僉者曰。僉何。注。僉。僉也。又隱元年注。用心尙僉。僉。漢藝文志。庶得僉。僉。以僉。僉連文。則僉非僉字也。僉。僉若今人言粗糙。雙聲字也。牖从耳聲。古讀如倉。轉寫譌爲僉。其音讀才古反。又或讀七奴反矣。按。僉。僉蓋卽僉。粗。管子水地篇。非特知於僉。粗也。察於微眇。繁露。僉序云。始於僉。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云。略。正。題曰。僉。粗之說。以照篇中微眇之文。故說文。僉。讀若僉。牖。淮南。汜論訓。風氣陰陽。僉。牖者也。藝文志。庶得僉。牖。皆謂僉。粗也。粗。曹憲音在戶反。與牖之讀才古反者。正同。晏子春秋。問篇。綬密不能僉。其論衡量知篇。夫竹本僉。其之物也。其與粗音義正同。○注故內至是也。○說苑。指武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製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成十五年。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後正諸夏。繁露。王道云。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所傳聞世。治衰亂。故先自內。管始也。云先詳內而後治外者。

繁露天道施云。近者詳。遠者略。莊氏存與春秋正詞曰。春秋詳內略外。詳尊略卑。詳重略輕。詳近略遠。繁露愈序云。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二年公會戎于潛。注云。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云錄大略小者。舊疏云。謂錄大國卒葬。小國卒葬不錄是也。云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云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者。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書。讓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是小國無大夫。書之。見非常也。云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者。舊疏云。內離會者。卽下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桓元年春。公會鄭伯于垂。是也。外離會不書者。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襄二十三年。注。亦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注於所至升平。○舊疏云。升進也。稍稱上進。至於太平矣。按。升者登也。漸登於平也。○注內諸至是也。○內諸夏而外夷狄。亦見成十五年傳。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故在傳聞世。則諸夏爲外。所傳聞世。則魯之內也。書外離會。卽晉侯會狄于攢函也。彼注云。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故舊疏謂其一經而當二義矣。又襄二十三年傳。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校勘記云。劓。鄂本作鄭。後仍作鼻。此从刀譌。閩本。監本。毛本作鼻。按。作鼻是也。劓。鄭皆非。襄二十三年可證。○注至所至太平。○襄二十三年注云。獨舉一國者。時譏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然則所見昭定哀世。亦非太平。但春秋著治太平於此世也。故文宣成襄之世。亦非實升平。春秋之義。治之升平爾。○注夷狄至是也。○繁露愈序云。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也。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逆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弑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于嚴。終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舊疏云。夷狄進至于爵。哀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也。又云。哀

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哀六年。仲孫忌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彼注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譏。唯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是也。校勘記。鄂本曼作萬。按。作曼是也。萬者聲之誤。○注禮爲至三月。○並見禮喪服篇。喪服斬衰章云。父。傳曰。爲父何斬衰也。父至尊也。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是爲父母三年也。又不杖期章。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又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是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按。上注云。高祖曾祖之臣。此止及曾祖者。曾者重也。由曾而上。皆曾祖也。則高祖亦宜齊衰三月。先儒又謂經之所不言。則不服者非也。鄭氏喪服注云。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滅其日月。恩殺也。是也。○注立愛自親始。○禮記祭義文。彼云。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注故春至祖禰。○禮記大傳云。上治祖禰。尊尊也。注。治猶正也。疏。上主尊敬。故云尊尊。○注所以至法式。○舊疏云。舊本皆作式。言取十二公者。法象天數。欲著治民之法式也。若作成字。言著治亂之法。著治國之戒矣。天道十二紀一星周。故十二公爲取象天數也。○注又因至之際。○范甯穀梁傳注序云。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潛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於魯正值惠隱之世也。楊疏云。不託始於惠公者。平王之初。仍賴晉鄭。至於末年。陵替尤甚。隱公與平王相接。故因茲以託始也。按。據哀錄隱。又適十二公與天數合也。○注主所至自盡。○禮記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又喪大記。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士。旣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在殯。壹往焉。明君於大夫卒。當隱痛之。故有恩惠焉。荀子大略云。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漢書賈山傳。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士。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

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祭。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又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新書階級云。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慚厲以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卽非人類也。則臣自重自盡之義也。○注公子至公孫。○儀禮喪服傳文。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稱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諸侯之子適適相承其支庶則稱公子。支庶之子則稱公孫。孫以王父字爲氏。不得稱先君。祖諸侯。鄭注檀弓云。庶子言公卑遠之也。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不敢祖者謂不立天子諸侯之廟。故喪服注云。不得稱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注。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祖。別子自孫以下。則以別子之字爲氏。如孟叔季之屬。故公子公孫則但以公子公孫爲氏也。

公羊義疏四

隱二年春
盡是年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注〕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朝聘會盟例皆

時〔疏〕

杜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大事表戎在今山東曹州府之曹縣與河南開陽縣接界潛蓋近戎之地當在今曹州府西南境水經注濟水篇濟濱自濟陽故城南東逕戎城春秋公會戎于潛是差繆略云公羊潛作岑按唐石經亦作潛潛岑音近爾雅釋器慘謂之涿釋文涿郭岑潛二音詩周頌潛篇即作潛字山海經西山經大射之山涿水出焉郭音潛按管子小匡云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為居常與許之常潛即此也然究未詳於今為何縣地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戎者徐戎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注徐戎在魯東故書序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此是內夷雜處中國故得與中國通往來之禮○注凡書至好也○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定十四年注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開隙之地然則凡會者為朝天子此無故而會故書以惡之○注古者至踰竟○書大傳圻者天子之竟也諸侯曰竟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諸侯非朝聘不出竟新書齊桓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光伐翟乃至孤竹反而使燕君復

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里。桓公問于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君恐後世以寡人爲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竟。而後去。是不得踰竟事也。釋文。竟。今本多作境字。按。竟。境。古今字。○注所傳至外也。○二國相會。謂之離會。離。兩也。二國私相會合。同惡相濟。不使人知。惡之特甚也。略外而詳內。所以責魯以正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衛靈公文。引以證先自詳正義也。後漢書陳蕃傳。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飭。後以及人。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又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又云。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閻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詞。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趙而利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又俞序云。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中論修本云。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注王者至勿追。○白虎通禮樂云。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通義云。戎狄皆略不別君臣。舉其號而已。所謂國不若氏也。後漢書應劭傳。說鮮卑云。鮮卑皆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性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前漢匈奴傳。蕭望之曰。戎狄荒忽。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是王者不治夷狄也。舊疏云。當所傳聞之世。王者草創。不暇治夷狄。卽先書晉滅下陽。末書楚滅穀。鄆是也。而此經錄戎來者。勿拒。故也。孟子盡心下云。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注。言其去者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荀子法行云。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去者不止。論語子張云。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侃義疏本作距。拒距通也。論語述而篇。不

保其往也。集解鄭曰：往猶去也。管子七臣七主篇注：追猶召也。國策齊策：故專兵一志以逆秦。注：逆猶拒也。詩大雅皇矣：敢拒大邦。疏：敢拒逆我大國也。則來者勿拒，謂來者勿逆之。去者勿追，去者勿追去，即謂不來者則不必徵逐之。王者務德不勤遠，義也。○注：東方至曰狄。○舊疏云：下曲禮及王制皆有此文。白虎通禮樂云：東方爲九夷，南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北方爲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此百姓之難治者也。按此統舉四夷名爾，非謂此爲西方戎也。○注：朝聘至皆時。○舊疏云：朝書時者，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昭十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是也。聘書時者，文四年秋，衛侯使寧俞來聘，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是也。會書時者，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以下會于北杏，十四年冬，車伯會齊侯宋公以下于鄆，是也。盟書時者，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是也。通義云：會例時有所危，乃月錄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疏〕

漢書地理志沛郡向下云：故國。春秋曰：莒人入向。姜姓。炎帝後。左傳疏引世本云：莒已姓。向姜姓。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于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

紀公以下爲已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後，微弱不復見。四世爲楚滅，向則不能知其終始。杜云：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是也。水經注陰溝水篇：北肥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國也。世本曰：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襄二十年，盟于向。杜氏于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疑遠也。方輿紀要：春秋向之名四見。杜預解爲二地，承縣在今嶧縣境內。龍亢今鳳陽府懷遠縣。寰宇記：在莒州。說皆未確。惟沂州之向城近之。蓋向先爲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以攝乎大國也。然莒亦小國，去沂州尚遠，知向國非沂州之向城鎮也。寰宇記：在密州莒縣南七十五里，當從之。然則地志謂在沛郡，杜因謂在譙國龍亢者，則尤遠矣。

償者。孟子梁惠王云。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蓋與兵則搆怨。不至伏尸流血無日時不止也。○注諸侯至之道。○云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繁露竹林云。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而惡戰伐無詞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其不爲大惡也。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者。禮記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則州內有無道者。其長帥正伯得征伐之也。按王制又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漢書毋將隆傳。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而保伍連帥得有征伐之道者。若已賜弓矢。則小惡亦無矣。○注魯人至是也。○舊疏云。卽僖二十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注入例至則月。○舊疏云。卽成七年秋。吳入州來。定五年夏。於越入吳。是也。傷害多則月者。此文及僖三十三年春。王三月。秦人入滑。是也。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入杞。書日者。彼注云。日者杞屬。修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入之。故錄責之。

無駭帥師入極〔疏〕

漢書古今人表作「駭」。穀梁作「無駭」。下八年。無駭卒。周駭。倭音義近。說文馬部。駭。驚也。人部。倭。奇倭。非常也。非常亦有驚義。差謬略云。帥。公羊作率。通義云。公羊率師之字如此。見五年傳。今本率帥。雜見。沿寫誤也。依說文解字。帥。本巾。帨之帨。當作率。爲正。按。今石經公羊亦作帥。其誤久矣。率亦假借字。說文辵部。逕。先道也。段氏玉裁注。逕。經典假率字爲之。周禮。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故書帥爲率。鄭司農云。率當爲帥。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

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此所謂古今字。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許引周禮。率都建旗。鄭周禮皆作帥。都。聘禮注。古文帥皆作率。是也。又說文行部。衛。將衛也。此其正字。率者捕鳥畢。帥者佩巾。皆假借也。極者。杜云。附庸小國。左疏引賈云。極。戎邑。晉書地道記。高平國湖陸縣西有極亭。穀梁云。極國也。大事表云。今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方輿紀要亦云。在兗州府魚臺縣西。按。公羊以爲疾始滅。穀梁以爲滅同姓。則是以入爲滅。先儒以入與滅不同。考極自此役不見經。而魚臺縣近魯棠地。則極爲魯有可知。第此入與上入向之入異。入向爲得而不居。此則諱滅爲入。蓋實滅也。沒滅文言入耳。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据公子遂帥師入杞氏公子也。〔疏〕

下八年左傳云無駭卒羽父請

氏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通義云。然則無駭生未有氏。得發此難者。春秋据哀錄隱。非史官書現時事之比。本可以追氏之。若公子駢之孫方爲駟氏。而國語謂之駟駢。公子遂之孫方爲仲氏。而經言仲遂卒于垂。故知此不追氏者。即貶義也。○注据公至子

也。○僖二十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

貶。〔注〕貶猶損也。〔疏〕

注貶猶損也。○廣雅釋言。貶。損也。文選封禪文。不可貶也。注。貶。損也。後漢書安帝紀注。貶引。謂貶損引過也。通義云。貶者黜也。春秋託天子之

事。故有貶法。大夫貶去氏者。言宜奪其卿位。諸侯貶稱人者。若曰宜降爲小國也。

曷爲貶。〔注〕据公子遂俱用兵入杞不貶也。〔疏〕

注据公至貶也。○舊疏云。

欲決隱八年庚寅我入邾非用兵故也。

疾始滅也。〔注〕以下終其身不氏。知貶。疾始滅。非但起入爲滅。〔疏〕

注以下至爲滅。○舊

疏云。卽下八年無駭卒。傳曰。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然則若直欲起入爲滅。止應此經貶之而已。不應終身貶之。故知并欲起其疾始滅也。通義云。疾猶惡也。按論語秦伯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亦謂惡之已甚也。

始滅昉

於此乎。〔注〕昉。適也。齊人語。据傳言撥亂世。〔疏〕

注昉適至人語。○玉篇日部。昉。適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適。始也。列子黃帝云。衆昉同疑。注。昉。始也。說文日

部。昉。明也。日方明。故有始義。是昉適始展轉相訓。故注云。適也。惠氏棟公羊古義云。五年傳云。始僭諸公。昉于此乎。蔡邕石經公羊昉作放。鄭注考工云。旒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是漢時公羊昉皆作放也。校勘記。昉。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公羊殘碑。昉作放。又鄭氏詩譜序。考工記注。皆言放於此乎。本公羊傳文。是蔡邕所据本皆作放。常以放爲正。昉俗字。下同。又云。古多作放。後人作昉。作倣。皆俗字也。公羊傳寫作昉。俗字耳。惠棟乃疑殿氏春秋作放。顏氏春秋作昉。何用顏。其說誤也。云齊人語。

者。舊疏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俞氏懋云。昉乃俗字。當從漢石經作放。說詳阮氏校勘記。惟何休訓昉爲適。以爲齊人語。其實未然。今按放之言極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推而放諸。猶言推而極諸也。鄭注。放。猶至也。至卽極也。儀禮聘禮記。義之至也。鄭注曰。至。極也。是至與極義同也。僖二十八年傳。文公遂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放亦極也。放乎殺母弟者。乃推極其後而言之也。始滅放於此乎。乃推極於此而止矣。故曰始滅放於此乎。何解未得其義。宣六年傳。仇然從乎趙盾而入。放於堂下而立。十二年傳。勝乎皇門。放乎路衢。凡言放乎者。並至極之義也。若訓爲適。則不可以爲達詰矣。按僖二十八年。宣五年傳之放。可以訓至訓極。此則當仍何訓爲是。○注據傳言撥亂世。○舊疏云。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既言作春秋。明亂世明知相滅非一。此經爲疾始滅。故據而難之。

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

謂宋滅郟是也。〔疏〕

注前此至是也。○舊疏。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傳云。此取之宋。其謂之郟鼎何。器從名。注。器從本主。名名之。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郟鼎。然則宋滅郟在春秋前。故十年。公敗宋師。辛未。取郟。僖二十

年。郟子來朝。傳。郟子者何。失地之君也。是也。

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疏〕

注焉爾猶於是。○宣

六年傳。則無人門焉者。注。焉者。於也。玉篇。焉。是也。是焉字。容有於是之訓。故禮記月令。天子焉始乘舟。謂於是始乘舟也。國語晉語。焉始爲會。謂於是始爲會也。禮記三年。問故先王焉爲之立制。謂於是爲之立制也。又云。焉使倍之。謂於是始倍之也。此云託始焉爾。謂託始於是爾。注爾字疑衍。孟子梁惠王篇。盡心焉耳矣。注。焉耳者。懇至之辭。亦謂盡心於是耳矣也。

曷爲託始焉爾。〔注〕據戰伐不言託始。〔疏〕

注據戰至託始。○舊疏。隱二年。鄭人伐衛。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皆不言託始。故難之。

春秋之始也。〔注〕春秋託王者始起。所當誅也。言疾

始滅者諸滅復見不復貶皆從此取法所以省文也〔疏〕

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此傳春秋謂君子所修春秋也

通義云君子所修春秋滅國於是始是也昭十二年傳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其詞則某有罪焉爾又舊疏引孝經說云孔子曰孝經屬參春秋屬商微似之語獨傳子夏此孔子所作之春秋也子夏傳與公羊氏五傳乃至胡毋子都董仲舒傳之竹帛推演其義即此春秋之始諸精義也蓋隱桓以下為春秋之隱桓非魯國之隱桓聖人以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故假魯以張治本非隱真為受命王也杜預范寧不識七十子微言大義以孔子之春秋牽泥於魯之春秋以故動輒荆棘則不但不知讀春秋並不知讀孟子矣○注春秋至誅也○孟子滕文公篇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即託王者於春秋之義也春秋之始即王者之始也云起所當誅者繁露王道云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始也又云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明無駭滅國魯不能誅故春秋之王誅之也○注言疾至文也○舊疏即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定六年鄭游吉帥師滅許之屬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若喪不三年不勝讎則自閔公始書吉禘于莊公妾母為夫人不勝讎則自成風始猶此滅國不勝讎故於無駭張義也 此滅也其言入何〔注〕据齊師滅譚不言入〔疏〕注据齊至言入○內

大惡諱也〔注〕明魯臣子當為君父諱滅例月不復出月者與上同月常案下例當蒙上月

日不〔疏〕繁露滅國上云隱代桓立所謂僅存爾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是其為大惡也通義云伐

圍入都無諱文獨滅諱惡者諸侯有得專征伐之道不得專滅國覆人之社絕人之世令誠有外內亂鳥獸行者當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攘土地以自廣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既無駭以閉利門君子惡兵以利動故取邑為小惡滅國為大惡也趙匡難此傳云滅而言入實入者將如何書之廣森以為實入將書展無駭率師矣內諱弑言薨與實薨者同詞則

諱滅言入。即與實入者同詞。亦何不可。況貶去氏者。正起其非實入乎。○注明魯至父諱。○所謂爲尊者諱也。孔子雖據魯以爲後世制法。於內事多所諱。明爲魯臣子也。○注滅例月。○舊疏。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注不復至日不。○鄂本同。閩監毛本。日不誤。日下。舊疏標起訖。亦誤。作日下。與上同月者。即蒙上莒人入向之夏五月也。常案下例。常蒙上月日不者。舊疏元年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而復言之者。正以彼月爲下。公子益師卒。其祭伯來奔不蒙月。今此夏五月。二事皆蒙之。嫌其異。故重發之。然則彼祭伯來事輕。公子益師卒事重。此則二事俱重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

〔疏〕

杜云。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包氏慎言公羊麻譜云。八月書庚辰。月之九日。閏分歲七。通之於十月。二月爲八十四。元年已積有百五十六。至此年十一月。共積二百三十三分。除二百二十八分。成月。仍餘五分。十一月後宜置閏。長厯閏十二月。而八月無庚辰。斥爲七月九日。于殷厯不合。杜又云。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唐與棠通。即隱公觀魚處。方輿紀要。武唐亭在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按。戎在今之曹州府曹縣地。與魚臺等處近。以疏引左氏之義。以極是戎國都。極亦在魚臺縣地。然極已滅矣。無緣復與盟。況上下皆與戎會盟。不得無駭復帥師入之。左氏義恐非。○注後不至之盟。○舊疏。春秋之例。不信者日。故後不相犯日者。言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者。即桓二年秋九月。公及戎盟于唐。是也。按。注意當謂爲後背隱而善桓爲句。桓爲隱賊。戎與隱會盟相繼。不能聲罪致討。復與和好結盟。故春秋以不信貴之。書日也。能自復爲唐之盟。自指戎言。舊疏引舊解。以爲戎能自復是也。舊疏謂善桓能自復。春秋方責戎之不信。何爲於此。有善桓詞與。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疏〕

左疏引世族譜紀姜姓侯爵莊四年齊滅之杜云紀國在東莞劇縣大事表紀在今青州府之壽光縣山東通志紀本在東海贛榆縣後遷劇亦稱紀城有臺高九尺俗曰紀臺城

旁有劇南城青州府志紀臺城在壽光縣東南三十里履綸左氏作裂繻裂履一聲之轉春秋異文箋繻綸古今字說文玉篇無綸字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履綸音須惠棟云綸讀爲投說文綸貫布也古綸與繻同音

紀履綸者何紀大夫也〔注〕以逆女不稱使知爲大夫〔疏〕

注以逆至大夫○舊疏正以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皆是大夫爲

君逆女而文皆不言使今此不言使故知是大夫也又云或者使爲爵字誤按逆女不稱爵意謂不稱紀侯故知爲大夫耳若但不稱使無以別其爲大夫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稱使者亦大夫矣通義云推襲猶稱且字知履繻蓋下大夫名見者以接內也紀侯爵當從大國例凡大國之下大夫與小國之卿同非接內不錄其名氏唯大國之上大夫然後書名氏若襲之則以伯仲書禮五十不稱且字所以示法未五十不得命爲卿也按穀梁亦云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惟紀雖侯爵實由嫁女天子增爵稱侯此時猶不得爲大國也

何以不稱使〔注〕据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使〔疏〕

注据宋至稱使○見成八年夏婚

禮不稱主人〔注〕爲養廉遠恥也〔疏〕

繁露玉英云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

人經禮也詞窮無稱稱王人變禮也○注爲養廉遠恥也○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

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

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

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

〔疏〕

注禮有至以行。儀禮士昏記：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注：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張氏爾岐鄭注句讀云：此請期以上五禮，皆命使者行，故言使命所出，必自其父。若無父者，則母命之。母命之者，亦但命子之父兄師友，使之命使，不得稱母命以通使也。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母命之者，母使子之諸父兄，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使命其子，昏詞皆稱母所使出，命者之名也。雖有諸父諸兄，必待母命而後爲之，尊大宗也。又云：昏禮當使同姓主之。公羊傳云：稱諸父兄師友，說苑載大夫士昏辭亦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師友異姓，而與父兄並稱，恐未安。按：稱諸師友，或禮之變，故說苑亦詳載其辭。蓋穀梁家亦有是語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階。注云：父兄，諸父諸兄，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是諸父諸兄，但可以戒宿，而不可以爲冠主，推之昏禮，亦但可稱諸父諸兄以命使，而不可以諸父諸兄主昏。蓋旁尊而不得加諸正嫡也。○注宋公至稱使，○白虎通嫁娶篇：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昏禮注：躬猶親也。親命之，謂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則文王亦係自定娶。蓋魯詩家說也。故繁露玉英云：詞窮無稱，稱主人變禮是也。孔氏左傳疏云：公羊言無母者，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尙不稱父兄，況諸侯乎？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耳。昏禮記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通義云：廣森謂雜記國君取夫人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卽躬命之稱主人之詞。按：何意亦止謂有母者宜尊母命以行，婦人無外事，故以母命命父兄師友以達耳。無母則宜自定娶，如雜記所云，故此云：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似不必大。

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注〕以不稱使知有母。〔疏〕

昏禮記注：宗子者，嫡長子也。命之，命使者。

母命之在春秋紀
娶繻來逆女是也

有則何以不稱母〔注〕据非主人何不稱母通使文〔疏〕

据非至使文○意以婚禮不稱主人為養廉遠

恥既有母則與主人自命
異似可稱矣故摺以問

母不通也〔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

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疏〕

繁露陽尊陰卑云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不得達之義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

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之母宜稱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漢書杜鄴傳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猶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注引此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注婦人無外事○通義婦人無外事但得命使於國中耳不得通於四方文不可曰紀侯之母使履繻來故直不稱使也杞伯姬來求婦得以母通者彼內女錄親親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變禮也無出境事即謂此婦人無外事也為子娶婦即杞伯姬求婦事也儀禮疏引服氏左注云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不稱使婦人無外事是與公羊說同也而說苑修文篇云親迎禮奈何諸侯以履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履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腆之琮不珍之履禮夫人貞女似婦人得與外事有母命之禮矣子政習穀梁或穀梁家說

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注〕据伯姬歸于宋不書逆人〔疏〕

注据

伯至逆人○舊疏在成九年春

譏〔注〕譏猶譴也〔疏〕

注譏猶譴也○廣雅釋言譏譴也舊疏引宋氏注春秋說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譏較貶絕

為輕所謂輕重之旨也

何譏爾〔疏〕

通義云爾猶是也言何所譏於是事也問貶曰曷為貶問譏則曰何譏爾者貶不必為本事多罪在于彼而文見於此者故主問其所為譏則皆為本事故不問曷為矣譏始

不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

於堂，周人逆於戶。〔疏〕

漢書外戚傳，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穀梁伯姬歸于紀，傳曰：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注言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故曰微也。是亦譏不親

迎義也。齊風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箋云：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蓋不親迎已久，彼固在春秋前也。○注禮所至女也。○白虎通五行云：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又嫁娶篇：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荀子大略云：易之威，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戚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禮記坊記云：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又郊特牲云：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禮昏禮云：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注：壻御者，親而下之。又云：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注：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皆男先女之義也。按：親迎之說不同。禮記疏引五經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氏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鄭駁之云：太嬖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明文也。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氏從公羊義也。穀梁桓八年注引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天子雖尊，其於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蓋亦用異義并駁異義文。禮記疏引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尙南面，文王猶爲西伯。又左氏桓八年疏云：文王之迎太嬖，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孔子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天地，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按：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祭公者何？天子之

三公也。何氏云：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問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迎天下之母，若迎婢妾，故譏之。則但譏其六禮不重其事耳，無譏不親迎文。又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氏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則何氏亦不以天子當親迎，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也。通義云：以詩考之，文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親迎，更有明文。齊風著篇，刺時不親迎，首章充耳以素，言士之服，次章以青，卿大夫之服，末章黃者，君服，明國君不親迎，合有譏也。故莊廿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注左傳云：禮也。若然，士昏禮有若不親迎禮者，沈氏彤儀禮小疏云：下云：婦入三月，然後婿見，固侯婦之廟見，而後婿見，婦之父母也，則不親迎之爲無父者明矣。敖繼公儀禮集說云：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命以迎，是親迎必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此蓋統宗子支子而言，萬氏斯大儀禮商則專指宗子，謂支子無父，而有宗子之命，則得親迎，彤謂先王之禮，敬宗收族，支子既稱其宗以命使者，則宗子自必代其父而主其昏，謂支子得承宗子之命而親迎是也。敖說未盡，顧支子而無宗子以命之，則亦不得親迎。諸父諸兄不可命宗子，其可以命支子乎？按昏禮記之若不親迎，自謂有故或疾病者爾。敖萬說均謬，沈氏從之，慎矣。盛氏世佐云：敖氏創爲無父者不親迎之說，據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娶婦，事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則無父者，告於廟而後迎禮也。豈以無所承命而廢鬼神陰陽之大典乎？隱二年經：書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杜云：禮也。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冕而親迎，孔子以告哀公，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無父廢也。況大夫以下乎？敖氏之云：其爲臆說無疑矣。○注於廟者，告本也。○禮昏禮云：主人揖入，賓執雁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白虎通嫁娶篇：遣女子于廟，廟者，重先人之遺體，不敢自尊，故告廟也。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知在廟明矣。禮記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注：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昏禮言納采禮云：主人筵于戶西，注：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廟也。卽告本之義也。按昏禮納采，納吉，問名，納徵，請期，五禮，婦家俱告廟行事，而壻家未嘗

一告廟。白虎通嫁娶云。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蓋必婦入三月。祭行告廟矣。而孔穎達謂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告廟。不徒卜而已。陳祥道禮書。謂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廟。既卜。然後納吉。當在告廟之日。遂引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廟宮。注云。受命退乃卜。以爲卜昏之禮。亦如之。又下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杜解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疏引鄭司農。以配爲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孔氏詆鄭。而從杜。其實告廟而後行。與夫祭祖而後同牢。古禮皆無其文。鄭公子忽自是諸侯。以上禮。必三月後始告廟成昏。忽先配後祖。故曰誣其祖。與上禮不同也。卜必於廟。與告廟自殊。不必牽合。或又引楚公子圍告于莊共之廟爲證。然楚圍篡弑已成。不可爲訓。大夫不敢祖諸侯。園大夫也。卽合告廟。豈得告莊共廟乎。當以班氏說爲正。○注夏后至於戶。○舊疏引書傳云。夏后氏逆於廟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云。三正以黑統。昏禮逆于庭。正白統者。昏禮逆于堂。正赤統者。昏禮逆于戶。並何氏所本也。說文是部。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通典嘉三云。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五帝馭時。娶必告父母。夏后氏親迎于庭。殷于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于戶。注引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于戶。示其親。據白虎通嫁娶篇。引昏禮經曰。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房中。降自西階。壻御婦車。授綬。較今昏禮多房中二字。蓋此時奠雁在房戶之外。當楣北面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婦從者。奠雁時。已出堂矣。變女言婦。已受壻而從之也。蓋奠雁時。女從房中出堂。與壻相見也。

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注〕以惠公妃匹不正。不嫌無前也。〔疏〕

注以惠至前也。○舊疏云。問曰。七缺

之義如何。答曰。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史記魯世家。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允卽桓公。息卽隱公。是妃匹不正。隱桓禍生事也。宋女至而奪之。其不行親迎。明甚。故不嫌無前也。齊風著詩。作於哀公之世。序言刺不親迎。皆在春秋前也。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注〕焉爾。猶

於是也〔疏〕

注焉爾至是也。○爾字亦係衍文。傳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又晉於是乎作州兵。國語晉語。作焉作

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焉使。謂大小行人焉。故書曰夷使。鄭司農曰。夷使。使於四夷。元謂夷發聲。按此夷使。猶於使也。晉語焉作爰田。焉作州兵。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禮記。故先王焉為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託始焉爾。又云。晉將焉致乎魯國。皆訓焉為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按焉即於是。不必以於訓焉。以爾訓是。分屬也。曷為託始焉爾。〔注〕据納幣不託始。〔疏〕

注据納幣不託

始。○即莊二十三年。公如齊納幣。不言託始。

春秋之始也。〔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

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

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疏〕

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何意謂此。譏紀侯不親迎。為春秋之正夫婦之始也。○注夫婦至之端。○易序卦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

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禮記。哀公問。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又郊特牲。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是夫婦為人道之始。王教之端也。漢書匡衡傳。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又外戚傳。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後漢書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又云。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注內逆至書者。○舊疏。內逆女常書。即桓三年。公子翬。宣元年。公子遂。成十五年。叔孫僑如之屬是也。按春秋內逆女凡五見。豈逆女為內逆女之始。莊公為親迎。示法。文公逆婦姜。略之。示其賤。

宣公遂逆女，譏喪娶。成公僑如逆女，譏其晚。襄公以下不書，蓋皆從同。故成十四年注：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履緌一譏而已。亦謂不再譏不親迎也。外逆女如杞伯姬、宋蕩伯姬之來求婦，齊高固來逆，子叔姬使鄆子來朝之類，書各有為，不常書也。○注明當至外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浦鐘云：成十四年疏引此注作先自。詳正與上公會戎于潛注同。當據補按：四年疏內引此亦無詳字。

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

女在其國稱女〔注〕未離父母之辭。紀履緌來逆女是也。〔疏〕

注未離至是也。○桓八年傳：女在其國稱女。文四年傳：娶于大夫者。

略之也。注：女者，父母詞，蓋父母雖歿，兄弟亦統之父母也。

在塗稱婦〔注〕在塗見夫，服從之辭。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疏〕

注在塗至是也。○見莊十九年通義云：女子重出已在塗，則義成爲婦，故禮親迎女在塗，聞女之父母死，反無奔喪，爲其父母期。從既嫁之服，按禮昏禮自親迎之前，女次純衣纁裙，女從者皆稱女，至降出婦從以下皆稱婦，亦禮經正名之義也。蓋是時婿女二人爲禮，所謂執贄以相見，夫婦之義從此始矣。婦服也，故云服從之詞。舊疏僖二十五年宣元年傳皆云：其稱婦者，有姑之辭也者，兼二義故也。按傳注皆望文生義。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對夫之詞，故以在塗言之。蕩伯姬來逆婦，對姑立文，故以有姑言之。宣元年文四年稱婦姜，並以有姑詞稱之者，以非公親迎故也。

入國稱夫人〔注〕入國則尊尊，有臣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紀無

大夫書紀履緌者，重婚禮也。月者，不親迎例。月重錄之，親迎例時。〔疏〕

注入國至是也。○見莊二十四年秋按彼注云：夫人至，大夫皆

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周道尊尊，故從臣子詞稱夫人也。舊疏解上稱婦云：其至國猶稱婦者，對姑生稱，其實凡書婦者，皆緣有姑生稱，仍係未至國之詞。若至國則宜稱夫人，不係姑之存歿也。沈氏形儀禮小疏云：然則大夫士之昏禮，可以類推。此經婦

從女未塗也。而稱婦。蓋奠雁之時。賓迎主授。女既從賓。則婦而非女。由此始矣。且降自西階。亦即在塗。故稱婦而不稱女也。入夫家無改稱者。婦士妻之本稱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注。紀無至禮也。○閔元年注。所傳聞之世。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紀時尙未為侯爵。於春秋時不得稱大國。故宜從小國例。無大夫稱人也。為重婚禮。又以接我。故進而有大夫。故穀梁注。履綸以名繫國。著其奉國重命來為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亦此義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例月。即此及桓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宣元年正月公子遂之屬是也。重錄之者。親迎例月。不親迎重而書月。時略而月詳。所謂詳略之旨也。○注。親迎例時。○舊疏云。即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之屬是也。其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不親迎。亦書時者。為其娶于大夫而略之。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逆女。不親迎。亦書時。為其晚娶。非重繼嗣之義而略之也。通義云。大夫為君逆女。例月。大夫自逆例時。非何義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疏〕

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鄭注。各自為伯仲季。孔疏。春秋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是也。白虎通姓名云。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

伯姬者何。內女也。〔注〕以無所繫也。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疏〕內女稱也。

注以無所繫也。○何意謂不繫何國之女。故知為內女也。○注不稱至父母。○舊疏云。正以莊元年傳云。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明有得稱公子之道。故注者決之。按莊三十二年左傳。零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蓋當時有是稱。然別之以女。知不得稱公子。固與男子殊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故云婦人外成也。其言歸何。〔注〕据去父母國也。婦人謂嫁曰歸。〔注〕婦人生以

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書者。父母恩錄之也。禮。男之將取。三日不舉。

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內女歸例月，恩錄之。〔疏〕

校勘記：毛本謂誤爲按，毛詩傳本作歸人，謂嫁歸釋文本。

有曰字，謂依公羊傳文。唐石經公羊，婦人以下損缺，以每行十字計之，不當有曰字。若有曰字，則此行十一字矣。恐因注衍也。按陸德明時已有有曰之本矣。後人或依無曰者，或依有曰者，故不同耳。詩周南葛覃篇，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婦人謂嫁曰歸。疏云：定本歸上無曰字，蓋毛傳文古，故其語如此。鄭箋則有曰字，見江有汜南山箋。廣雅釋詁：歸，往也。爾雅釋詁：嫁，往也。孟子滕文公下：往之女家，卽謂歸之女家也。以夫家爲家，故曰歸也。○注婦人至之道。○禮記郊特牲云：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穀梁傳亦曰：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公羊問答云：喪服傳，婦人雖在外，必曰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據此有二歸矣。然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人君絕宗，許穆夫人所以有載馳之詠也。此指歸寧而言。若大戴記，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婦人被出之後，亦有歸宗之義。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文十八年經：夫人姜氏歸于齊，是也。詩燕燕云：之子于歸，傳歸歸宗也。是嫁曰歸，歸宗亦曰歸，明有二歸矣。故云有二歸之道也。蓋婦人雖出嫁在外，而不能保無被出之時，故於本族必有所主。吳氏紱□□□□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恆凜凜有不克終之戒焉。舊疏云：卽伯姬歸于紀。宣十六年秋，邾伯姬來歸之屬是也。○注書者父母恩錄之。○穀梁傳：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此明詳內女略外女之義，正以從父母恩錄之故也。○注禮男至離也。○白虎通嫁娶云：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之衰者代至也。禮記曾子問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注：親骨肉也。又云：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注重世變也。韓詩外傳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禮記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亦思嗣親之義也。○注內女歸例月恩錄之。○舊疏云：卽此文冬十月，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恩錄之，卽上父母恩錄之義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疏〕

左傳作子帛。墨子修城門云。一帛尉注。帛同伯。史記伍子胥傳伯。論衡作帛喜。文選注作帛。丕知伯帛同也。杜云密莒邑。城陽東北。瀘于縣東北有密鄉。一統志密鄉故城在萊

州府昌邑縣東有十五里。卽此密。大事表。今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有密鄉故城。疑此時之莒尙都介根。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注〕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

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高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疏〕

水經注 淮水篇

游水又東北逕紀郛故城南。故紀子帛之國。則酈元以帛爲紀子名矣。未知何據。劉氏逢祿左氏考證云。古文伯或作白。白或作帛。鐘鼎石鼓文可證者多矣。以子帛爲裂繻之字。則杜臆說也。果爾。臣先于君。其亢莫甚。而稱字以襲之乎。且經稱字或曰父。或曰伯仲叔季。紀子伯及宋子哀皆闕詞。安可附會乎。又解詁箋云。著紀之本爵。則桓三年之紀侯爲加爵明矣。春秋無虛加之詞也。存伯者闕疑也。闕疑所以傳信。傳意如此。解詁失之。按何意謂春秋無聞之文。皆由孔子口授弟子。未著竹帛之故。劉氏必謂爲孔子所闕。未知何所見云。然也。○注春秋至之制。○舊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某合而演其文。瀘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某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引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覺後生也。又引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詞。具有其文。又引春秋說云。某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又文謚例云。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是皆言孔子改周之文。受端門之命。立制以授漢事也。蓋見時衰政失。恐堯舜文武之道絕。又見麟獲之異。故順天命。制春秋。以授劉氏。所謂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

惟春秋也。○注孔子至相傳。○監本秦誤奏。哀十四年注引演孔圖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趙作法。孔聖沒。周姬亾。莒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史記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又哀十四年傳。祖之所逮聞也。注。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定元年傳。定哀多微詞。主人習其讀。而聞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是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事也。故序舊疏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也。漢書藝文志云。有所變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又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譏刺。褻譏貶損之文詞。不可以書見也。所以口授相傳也。按禮記疏引釋廢疾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暨暨。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世。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亾。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也。鄭氏蓋亦以孔子避時遠害。陰志於緯。而公羊家適已見讀。故多與緯文合故也。○注至漢至失也。○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于公羊高。高傳於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生。子都。著于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蓋口授相傳。則不能無所遺失。無師傳者。不敢妄臆。故傳家直以爲無聞。慎之詞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疏〕

依麻。十二月書乙卯。月之十七日。釋名釋親屬云。諸侯之妃曰夫人。失扶也。扶助其君也。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注〕以不書葬。〔疏〕

注以不書葬。○此既書夫人。則下宜書葬。經不見葬文。舊疏云。隱公欲表已讓。故屈卑其

母不成夫人之禮。是以見其不書葬。知其是隱公母也。穀梁傳以此為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劉氏逢祿據以說公羊。非何義。按左傳哀二十四年云。孝惠取于商。隱亦取于宋。未知所據。

何以不書葬。

〔注〕 据妣氏書葬。〔疏〕

注据妣氏書葬。○即定十五年九月辛巳葬定嬀是也。按定嬀妾母。以哀公得終為君。猶得書葬。今隱公已成君。其母不書葬。且彼傳云。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則隱母尤宜書葬矣。

故据而難之。

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注〕 据已去卽位。〔疏〕

注据已去卽位。○即上元年之不書卽位也。彼云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

意也。以已去卽位。讓桓之意已明。

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注〕 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

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為君之心。得事之宜。故善而不書葬。所以起其意而

成其賢。子者。姓也。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書薨者。為隱公恩錄痛之也。日者。恩錄之。公夫人

皆同例也。〔疏〕

注時隱至葬之。○鄂本卑屈作屈卑。禮記雜記。主妻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疏引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嫡。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禮喪服注。諸

侯之妾。貴者視。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則隱蓋從攝女君之禮葬其母矣。按喪服總麻三月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鄭注服問云。禮。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麻。公既卽位。應依庶子為後之服。即不卑屈其母。亦但能於葬禮從夫人耳。其服制仍不得一如適母也。○注以卑至其賢。○通義。禮。適死。賸得升于適。聲子繼室。故惠公時本稱夫人。及隱為桓立。不欲其母加於仲子。乃不敢以小君禮葬之。蓋薨而後殺其禮。是以傳言不終為君矣。按左傳云。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繼室非夫人。故昭二年。齊侯請

繼室于晉。謂少姜也。及少姜卒而下云。今妾寵之喪。可證。然則聲子在惠公時不得稱夫人。徒以母子貴。隱成君後。宜推尊加稱。今隱不欲加於桓母。故不以小君禮葬耳。又解詁箋云。穀梁子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斯為得之。葬。生者之事也。春秋不書葬有三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罪臣子盡誅之也。篡不明。殺無罪。皆不書葬。罪君也。如隱之母不書葬。則罪在隱矣。安得云成公意也。且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尤不得稱夫人也。按。劉說非是。君不書葬。一以責臣子。一以責君。不得施之夫人。所謂春秋無達例也。隱不成其為君。所以不成其母為夫人。特以自遂其讓耳。亦不至坐之以罪。桓尚未為君。隱世不得逆稱為夫人。同一妾母。不得稱夫人耳。何以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即不得稱夫人。且以穀梁駭公羊。未免自亂其家法矣。○注子者。至子同。○見上元年。彼注云。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因示不適同姓。此猶是也。彼以子配仲。故云以姓配字。此以子氏配夫人。故云以姓配號也。○注書薨至之也。○書薨兼二義。一為隱公恩錄之。又以隱公不終為君。遭桓之弑。故痛之也。○注日者。至例也。○即下十一年書壬辰公薨是也。凡日者詳。不日者略。故為恩錄之也。

鄭人伐衛〔注〕書者與入向同。侵伐圍入例皆時〔疏〕

注書者與入向同。○即上注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是也。通義云。

伐例時。雖在月下。不蒙上月。後放此。○注侵伐至皆時。○侵伐書時者。即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是也。入例時。見上圍例時。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繹是也。舊疏云。入例時者。已說於上。而注言此者。正以文承日月之下。故須解之。

公羊義疏五

隱三年
盡是年

三年春王二月〔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
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

〔疏〕

注二月至月也。○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春秋于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又魯恭傳。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則左氏家亦有是說。服氏即本之劉歆也。漢書劉向傳注。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白虎通三正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常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春秋正詞云。日月星辰之行。始於日至。陰陽風雨之氣。徵於丑仲。王政民事之序。揆於寅正。三正並行而不悖。尙矣。夏書曰。念棄三正。子丑非正。其諸後儒之惑與。沈氏彤左傳小疏云。考古圖載晉姜鼎銘曰。維王九月。博古圖載周仲傳父鼎銘曰。維王五月。敦銘曰。維王十月。是每月皆書王也。此惟春三月書王。餘月可以例推。必兼書王二月王三月者。明改商正二月夏正三月也。此春秋文外之意。蓋周公舊典則然。按當時文語。或有每月書王之體。而春秋止書二月三月者。則春秋之義。所以為通三統張法者也。舊疏。二月有王。即此。三月有王。定元年春王三月是也。○注王者至觀之。○白虎通三正云。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謹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論語曰。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舄。言微子服殷之服。助祭于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建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案。治魯詩韋元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聞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與左氏說同。鄭駁之曰。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樂祭其先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郊特牲云。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卽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也。詩商頌譜云。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二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疏。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夏之篇章。旣已泯棄。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旣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恪。著爲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漢書劉向傳。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向習穀梁說。是亦與公羊同。繁露三代改制云。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未應。正內而外應。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此公羊先師之義也。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傳又云。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論語爲政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季氏篇。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又衛靈公篇。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書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亦皆以師法謙讓也。通義云。王者謂文王也。而又以爲通三王之正者。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是廢。周公制官禮。周之孟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謂之正歲。則存三統者。猶文王之意也。繼周而王者。當反寅正。故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將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顧不可更魯歷之日月。但可託其意於此。書王二月者。若曰是文王所因地布教之月。後有以地統爲正者。宜取爲正也。書王三月者。

若曰是文王取敬授人時之月，後有以人統王者，宜取爲正也。然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正以三正不共春，施王於春上，則存三統之義不顯。

己巳日有食之〔疏〕

漢書劉向傳引有日有蝕之。左傳釋文，本或作蝕。食蝕通。漢書五行志，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日食，二日也。包氏慎言云，據歷爲三月之朔日，公羊傳例，書日不言朔者，或二日食，或晦。

日食，何休公羊注以此爲二日，小二月則己巳爲三月二日，非二月之二日也。穀梁傳例，言日不言朔，食晦。大正月二月，則己巳爲二月晦，於傳例亦合。劉歆以爲正月二日，徐邈注穀梁，又以爲正月晦日，經繫之于二月。杜氏長歷以爲二月朔，均與殷歷不合。經三月有庚戌，據歷二月之十二日，四月之十三日，皆庚戌。三月無庚戌也。元史歷志，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按，依歷正月小，己巳朔，二月大，戊戌朔，三月當戊辰朔，則己巳正二日，與公羊例合，但不當在二月耳。

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疏〕

注諸言至主書。○舊疏云，今此直言何以書，上無所據，則是問主書，故如此解釋。釋例云，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文

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又曰，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以是知春秋之爲道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爲文周流空貫，不言之眇，皆在深察，一言之發，衆例具舉，此春秋主書之義也。故上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注，主書者，不及事也。又祭伯來，注，主書者，以罪舉。鄭伯克段于鄆，注，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又公子益師卒，注，主所以卒大夫，明君常隱痛之，皆主書之例也。春秋正詞云，春秋書天人內外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記

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

諂謀〔疏〕

注異者至者是。○白虎通災變云，異言之怪也，先發感動之也。又引援神契云，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漢書翼奉傳云，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詩疏引鄭駁異義

引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爲春秋示義也。按日食可以推算而得。而何氏注及漢五行志所載董仲舒劉向等說等。俱以爲災異者。漢書孔光傳云。日有食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明天與人相應也。故十月之交疏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服之。靈神作爲鑿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於下土。忽爾殲區。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衅。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知達之主。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天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以期於大通而已。繁露二端云。不分二端之所從起。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微之將爲著也。春秋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實有。蠶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鶴來集。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其本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注後衛至詔謀。○衛州吁弑君。在四年春。諸侯初僭。下五年。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魯隱係獲。下六年。鄭人來渝平。傳。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是也。公子翬進詔謀。下四年。翬帥師伐鄭。傳。公子翬詔乎隱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引劉向董仲舒。以爲其後戒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成。弑君。又引京房易傳。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弑君。從中成之形也。後衛州吁弑君而立。五行志所推事變。與何注大同小異。皆陰陽之象以意言也。志又云。左氏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劉所據者。夏正。夏正月。周三月。與殷厯合。又云。凡日有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以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政。蓋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弑其釋文作殺。其云申志。反下殺其君同。

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

〔疏〕舊疏云。或日者。卽此是也。或不日者。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或言朔者。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或不言朔。亦此是也。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

食正朔也。〔注〕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外疆內虛。是故日月之行

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疏〕經義述聞云。謹案。正當也。廣韻。正當也。食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

者。朔在後也。皆謂日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而食明矣。古人多謂當爲正。言食當月朔也。而解者曰。食不失正朔也。則於正上增不失字矣。按。王氏之說。較注訓直捷。從之。○注。桓三至朔也。○舊疏云。外疆。謂外有威嚴。其民臣望而畏之內虛者。虛心以受物。正得爲君之道。故食不失正朔。按。桓三年下注云。是後楚滅穀。鄧上僭稱王。仍爲異者。彼明天人感應之故此明日食之理。義各有主。不相妨也。緣日月食皆其常。聖人特假天道以設教耳。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疏〕通義云。古歷用平朔。或有大月之晦。日已合辰。有承小月之後。而合辰於二日者。故日食不恆在朔也。失之前者。朔

在前也。〔注〕謂二日食。已巳。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暴急。外見畏。故日行疾。月行遲。過朔乃

食。失正朔於前也。〔疏〕注謂二至是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五行志。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二日。此西漢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何注。謂二日食是也。劉子駿言。左氏以爲二日。與公羊說

同。惟杜云。今釋例以長麻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與古義不合。穀梁傳謂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亦與公羊殊。通義云。据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下有己巳。齊侯元卒。則丙辰非晦明矣。穀梁爲短。按楊疏引徐邈說。穀梁以晦爲前月

爲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己意足成其義。如圍升雲半有半無。本解洪範曰。圍之文。而後人乃以圍圍升雲爲句。以爲逸書。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日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妄有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食。三尺童子知之。以爲五經無雙之大儒。而復不省憶。必不然矣。阮氏元擊經室集云。日有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恆語。有字从月。說文曰。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相傳之故訓。不然。堯典內有字。何以造从月哉。造字之後。直至周詩。始見日有食之之句。而孔子春秋內。凡日有食之。皆用古法書之也。○注孔子至寡尤。○論語爲政文。穀梁傳。其不言食之者。知其不可知也。亦卽闕疑寡尤之意。○注不傳至知也。○校勘記。鄂本錄內作內錄。按舊疏亦云。彼不從王內錄者。當据以訂正。以梁山沙鹿。皆非魯竟。故傳謂爲天。下記異。日食魯亦同。之。故從王魯錄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注〕平王也。〔疏〕

注平王也。○據歷。三月無庚戌。當爲四月之十四日。史記周本紀。於是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卽位。五十一年。平

王崩。凡葬皆顯其諡。此無葬文。故云平王也。

何以不書葬。〔注〕据書葬桓王。〔疏〕

注据書葬桓王。○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是也。

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

也。〔注〕至尊無所屈也。〔疏〕

通義云。天子有記葬者。則如文九年所云。按彼云。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是也。說苑修文篇引此傳說之云。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

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裳。修飾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注至尊無所屈。○儀禮喪服斬衰章。諸侯爲天子。傳曰。

天子至尊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通典引馬融注云：天下所尊，故曰至尊。此與君父傳皆曰至尊，皆無所屈也。無所屈，明葬時同軌宜畢至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注〕

存在〔疏〕注存在○孟子告子云：雖存乎人者，注存在也。爾雅釋訓：存存在也。釋詁注：存即在也。不得必其時也〔注〕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

奔喪，不得必其時，故恩錄之〔疏〕通義云：文王之法，諸侯請諡於天子，乃得葬。又或有故，當越紼而從王事，故云爾。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槨，盡悲哀者也。此云王后者，謂王與后也。舊謂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者，非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已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奔，不得必其時葬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卽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報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鄭駁之云：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亦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掩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制，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與眭生說同。然則白虎通許叔重並主公羊說，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爲之，節文，孝子之心，不忍去棺槨，故不使奔也。劉向習穀梁，以嗣子在喪，不奔喪。蓋眭生說所本也。故定元年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親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明既不可使大夫，又不能親奔，故無弔禮也。而公羊以爲嗣子在喪，有奔喪之禮。

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槨，盡悲哀者也。此云王后者，謂王與后也。舊謂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者，非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已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奔，不得必其時葬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卽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報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鄭駁之云：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亦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掩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制，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與眭生說同。然則白虎通許叔重並主公羊說，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爲之，節文，孝子之心，不忍去棺槨，故不使奔也。劉向習穀梁，以嗣子在喪，不奔喪。蓋眭生說所本也。故定元年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親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明既不可使大夫，又不能親奔，故無弔禮也。而公羊以爲嗣子在喪，有奔喪之禮。

者以己之親亦天子之臣蓋亦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意因有不得已其時之事故書葬以錄恩也

曷為或言崩或言薨〔疏〕

或言崩此云是也或言薨下十一年書公薨是也

天

子曰崩〔注〕大毀壞之辭〔疏〕

注大毀壞之辭○御覽引說題詞云天子曰崩崩之為言殞也白虎通崩薨篇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為言惛然伏僂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

即大毀壞之義也御覽又引說題詞云天子曰崩崩之為言殞也殞字譌白虎通惛字不見字書釋常為隕故為毀壞詞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禮記曲禮天子死曰崩注自上顛壞曰崩疏譬若天形墜壞然則四海必親古者王者登假也則率土咸知故曰崩諸侯曰薨〔注〕小毀壞之辭〔疏〕注小毀壞之辭○釋名釋喪制云薨壞之聲也白虎通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為言奄也奄然亡也諸侯一國所繫比於天子為小故云小毀壞說題詞云諸侯稱薨薨之為言奄然而亡曲禮云諸侯曰薨注薨顛壞之聲疏薨者崩之徐聲也正小毀壞之義大夫曰卒〔注〕卒猶終也大夫曰卒〔注〕卒猶終也

〔疏〕注卒猶終也○白虎通云大夫曰卒卒之為言終於國也說題詞大夫曰卒精輝終絕卒之為言絕於邦也說文作殓見少部作卒者段借字也曲禮云大夫曰卒注卒終也

大夫曰卒〔注〕卒猶終也

〔疏〕

注卒猶終也○白虎通云大夫曰卒卒之為言終於國也說題詞大夫曰卒精輝終絕卒之為言絕於邦也說文作殓見少部作卒者段借字也曲禮云大夫曰卒注卒終也

士曰不祿〔注〕不

祿無祿也皆所以別尊卑也葬不別者從恩殺略也書崩者為天下恩痛王者也記諸侯卒葬者

王者亦當加之以恩禮故為恩錄〔疏〕

唐石經士曰不祿缺○注不祿無祿也○曲禮士曰不祿注不祿不終其祿疏云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釋名云士曰不祿不復食祿

也說題詞云士曰不祿為身消名章也○注皆所至卑也○白虎通云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死生也曲禮注皆所以別尊卑也通義云鄭康成曰異死名者為人襲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注葬不至略也○禮記檀弓云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由死

至葬日漸遠，哀漸殺，因無異稱，故云從恩殺錄也。○注書崩至者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人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又崩薨篇：天子崩，遣使赴諸侯，七月之閒，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痛哭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天下恩痛之義也。○注記諸至恩錄。○白虎通崩薨云：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贈之禮，故下八年傳云：卒赴而葬不告。注：赴天子也。緣天子哀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也。周禮宰夫之職：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注：弔事，甲諸侯諸臣幣所用贈也。器，所致明器也。又大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注：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禭，承上邦國言，知亦據諸侯言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疏〕

四月無辛卯，厥為五月之二十五日。尹氏，左氏作君氏。荀子大略云：堯學于君疇。注：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君尹易混，三傳岐誤，故說不同也。昭二十二年左傳：王入于尹杜。

注：尹氏邑，大事表云：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即古尹城，則與王入于尹無涉。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

以尹氏立王子朝也。〔疏〕

注以尹至朝也。○在昭二十三年。

其稱尹氏

何〔注〕 据宰渠氏官劉卷卒名。〔疏〕

注据宰至卒名。○見桓四年夏及定四年秋。

貶曷為貶。〔注〕 据俱卒也。〔疏〕

注据俱卒也。○舊疏云：据劉卷言之。

譏世卿。〔注〕 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

〔疏〕

注世卿至繼也。○荀子經國云：有天下者之世也。注：世，謂繼也。國語吳語：吳國猶世。章注：世，繼世也。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史記注引唐固云：父子相繼曰世。國策秦策：所世監門子。高注：父死子繼曰世。國語晉語：世及武子。章注：父子為世。

○注貶去至氏也。○氏者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者作言，當據正。曲禮疏引于寶周禮注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漢書劉向傳：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世卿非禮也。〔注〕禮、公卿大

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

〔疏〕

繁露王道云：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漢書魏相傳：相因許伯奏事云：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顛權，皆危亂。後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法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以男生內鬻，有留家之義。女生外鬻，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効也。詩疏引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故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尙書：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祿也。三傳之說，大旨皆同。公穀譏世卿非禮，自謂不得世位耳。卽孟子告子篇所云：仕爲世官。趙注：仕爲大臣，不得世及之意也。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左氏家所說禮記禮運所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也。若然，詩小雅序云：刺絕功臣者，蓋果有大功，亦得世位。故書盤庚云：世選爾勞。詩疏引鄭箴齊肅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也。是也。○注禮公至用之。○繁露精華云：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

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又十指云。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又立元神云。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說苑君道云。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而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又建本云。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漢書王吉傳。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卽此譏世卿義也。○注。卿大至威權。○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專權傾覆國家。又慮子孫庸。不任輔政。妨塞賢路。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荀子君子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之謂也。通義云。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師。或以掌司典職冠所事。唯世其職。乃曰氏。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而其位貴者。不過中大夫。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者有世祿。無世卿。世祿故舊不遺。不世卿。故選不失賢。○注。故尹至其本。○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注。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是也。崔氏世者。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曷爲貶。譏世卿。又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是也。弑君不書氏。示貶者。弑君之賊。書名所以絕之也。潛研堂答問云。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漢書張敞傳。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云疾其末則正其本者。繁露度制云。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寢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衆疑防之類也。又正貫云。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又十指云。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王子朝弑君。事變之所至也。豫譏之隱。宣之經。則治之義也。故論語學而曰。君子務本。繁露重政所云。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也。○注。見譏至絕之。○過。

毛本監本同。宋本鄂本元本作遇。舊疏云過。卽崔氏出奔衛。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卒卽此文是也。則舊疏本自作過。按過專謂崔氏出奔衛。卒卽此也。若尹氏立王子朝。當文已絕。無庸逆說也。所以必因過卒絕之者。亦所謂因行事而加吾王心焉義也。○注明君至無罪。○惠氏棟云。荀子多用案字。案者考也。漢書賈誼傳。案之當今之務是也。孟子梁惠王篇。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趙注。謂選其臣。防比周之譽。鄉愿之徒。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又云。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注。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潛夫論忠貴云。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繁露天地之行云。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爲人君者。取象於天也。故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爲剛也。考事實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新序君道云。太公曰。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王曰善哉。左傳云。賞不僭而刑不濫。亦此意。舊疏引舊云。言不能退無罪者。謂不能退使無罪非其說是。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注〕据原仲不卒。〔疏〕

注据原仲不卒。○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經不書原仲之卒。是也。外大夫卒見於經者三。此及文三年王子虎。定四年劉卷。當文有解。無庸逆說。

天王崩。

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饋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

加禮錄之。故爲隱恩錄痛之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疏〕

穀梁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於天子之崩。爲魯主也。故隱而卒之。注。隱猶痛也。周禮大

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鄭周禮注云。詔相。左右教告之也。疏。諸侯爲天子斬。其有哭位。周旋辨踊進退。皆有禮法。須有助而告教之也。是也。通義云。蓋王喪主訝喪賓者。以其新與接。有赴弔之禮。故得錄卒。

知非主爲譏世卿書者。魯史本有其卒。但舊文書名。今更之曰尹氏。則君子所託新義焉耳。凡治春秋者。當以此義求之。○注時天至奔喪。○舊疏云。魯隱奔喪不書者。蓋以得其常故也。若遣大夫往。則書之。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是也。彼傳云。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是也。○注恩隆至錄之。○舊疏云。言隱公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其償贊之人也。按尹氏償贊隱公。卽爲恩隆於王者也。舊疏非。○注日者至恩禮。○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又云。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蓋尹氏新與魯接。恩隆王者。卽當恩錄之。故書日。比內大夫。著王者。當有恩禮。卽贈賻之屬。非所謂恩隆王者。則加禮加其償贊之人也。蓋春秋託王於魯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脫子。後刮磨改補。故此行十一字。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注〕据宰渠氏官。仍叔不稱氏。尹氏

不稱子。〔疏〕

注据宰至稱子。○宰渠氏官。見桓四年。仍叔不稱氏。見桓五年。尹氏見上。

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注〕時雖世大夫。

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武氏子父新死未命。而便爲大夫。薄

父子之恩。故稱氏言子。見未命。以譏之。〔疏〕

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使之非正也。亦此父卒子未命之意也。范云。

時平王之喪在殯。因先王之喪在殯。故嗣子不得命大夫也。○注時雖至父位。○詩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絕功臣之世。書盤庚。世遷爾勞。蓋不世位者春秋之法。當時王朝列國自世大夫也。故詩疏引鄭箴育育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仍據當時實事言也。白虎通爵篇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臣無自爵之義。繁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是則先君新死。嗣子不受爵命有二義。一則不忍當父位。一則臣無自爵也。諸侯大夫士一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儼然大夫矣。故鄭伯盟于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爲載書。大夫與門子弗順。入參謀義。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傾執政。豈非族大寵多使然與。周書皇門篇。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則先王之所以育門子與。門子所以效忠於王室。濟濟一時之盛。可想見矣。燕義有諸子官。康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庶子。猶諸子副代父者。諸子職云。國子存遊倅。遊者貴遊。倅者副倅。然則門子爲正。國子副之。蓋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與。○注故順至宗廟。○通義云。時雖世大夫。亦俟三年喪畢。乃卽先君廟而命之。禮記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又周禮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償。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此則不因常祭之日者也。其祭統在一饋尸之後。○注武氏至譏之。○通義云。武氏子未沒父喪。未受命爲大夫。稱子者。猶繫於父之詞也。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三年之中。恆若父存。故義繫於父也。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父卒未命而見使。使之者與有失焉。故成四年。鄭伐許。注。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與此書武氏子同義。繁露竹林。說鄭伐許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卽以喪舉兵也。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通義又云。仍叔之子。字其父。此不字其父者。別乎父在也。不加之者。彼言仍叔子。則嫌是一人。曰武氏子。則無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苟而已矣。

何以不稱使。〔注〕

据南季稱使。〔疏〕

注据南季稱使。○下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

當喪未君也。〔注〕

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

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絕正其義。與毛伯同。〔疏〕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范注。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左傳云。王未葬也。杜云。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

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彼疏引蘇氏云。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按二經書法相似。義無二致。即左傳所云。亦無定例。蘇氏強為分解。非也。○注當喪至伯同。○當喪。謂桓王也。未君。為未三年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稱子也。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是未君者。未三年也。春秋說云。求賻求金。皆不稱使。或曰。未葬。或曰。未三年。二說孰是。曰。天子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及遣使諸侯哉。既葬除喪。杜預之說悖矣。白虎通爵篇。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戴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然則未三年。臣下君之。已不忍自君。即不得稱使。故絕使之稱。以正君臣父子之義。

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以

說二事。不問求賻。〔疏〕

注不但至求賻。○校勘記云。浦云。定二年疏引此注。無二以字。哀三年疏引此注。無上以字。按二以字皆衍文。當據定二年疏刪正。舊疏云。上二事者。即父卒子未命。當喪未君也。嫌仍問二

也。事。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主為求賻書也。禮本為有財者制。有則送之。

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疏〕

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為大惡而書。穀梁

傳求之者非正也。注喪事無求而有明賻。○注禮本至之心。○孟子公孫丑篇。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趙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則何氏不當求之意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焉。有其禮。無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孟子所言。乃卽受之於子思者。

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疏〕

舊疏云。蓋詰爲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者不受於師。故疑之。盧校云。若下疑脫。襄五年傳云。蓋舅出也。

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詰爲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爲詁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鄆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皆。而同用蓋字。盧文昭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弔而含。祔而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爲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爲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爲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因不合求。故抑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

故貶外言卒。所以褻內也。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

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是也〔疏〕

史記宋世家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九年八月庚辰穆公卒按八月無庚辰歷爲七月之十五日九月之十六日通義云終春秋錄卒葬者凡十有四

國宋陳蔡衛晉齊爲大國鄭曹雖伯爵而尊同雖亦從大國之例此八國者皆卒日葬月其略之者有所貶也其不書葬者或以罪絕或以諱歿或以弑而賊未討故各有義也小國之例恆始略末錄進之以漸故邾婁始見於莊十六年克卒不日至廿八年丁未邾婁子瑣卒日卒不葬自是以爲常昭元年以後乃日卒時葬滕始見於隱公之篇月卒不葬成公以後日卒不葬昭公以後日卒時葬杞始見於僖公之篇月卒不葬襄公以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三國皆至哀公乃日卒月葬許當僖公之世新臣始見時卒時葬文公以後率日卒時葬至鄭滅許成再立國乃復時卒時葬薛在莊公之篇月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唯獻公錄日焉書卒不書葬者三國吳也楚也莒也吳楚之不葬黜其僭也莒之不葬其君無諡也○注不言至內也○范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此本公羊爲說而又未知盡從蓋春秋王魯理合如玉稱崩聖人畏時遠害不敢逕改故貶外言卒起與魯異也越絕書云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強者爲君南夷與北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綿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敢禁止於是孔子修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諡也雜記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也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案士虞禮曰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者終也是終歿之詞也鄭駁之云按雜記上云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其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赴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詞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則何氏此注正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合通典引石渠禮議云聞人通漢問曰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

小君不祿。大夫死，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聞人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詞也。孝子諱死曰卒。按雜記：君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鄭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諱也。此鄭說君夫人稱不祿，諱退同士之義。又注曲禮：諸侯曰薨，云史書策詞，然皆不可通之。春秋書卒之義，春秋書外曰卒，自係尊內卑外，與赴告及史冊所稱無涉，不得據以相難。褒鄂本作喪。○注宋稱至臣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謂丹朱也。禮疏引鈞命決云：不臣二王之後者，謂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詩商頌譜云：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之，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之義也。繁露三代改制云：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又下五年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是也。○注詩云：至是也。○詩周頌有客篇文也。毛詩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冬十有一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疏〕

杜云：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京相璠土地名：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

步，蓋水瀆流移，故側岸也。水經濟水，又北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引左傳云：鄭車僨濟，卽於此。通典以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今在平縣境，是其地也。於漢亦屬濟北。

癸未，葬宋繆公。〔疏〕

包氏慎言云：按十二月無癸未，麻爲十一月之二十日，庚辰爲宋繆公之卒日，癸未爲宋繆公之葬日。公羊傳例：諸侯以五月葬者，不書日，其書日者，非過時卽不及時。繆公葬當五月之時，而書

日，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十一月之去七月亦五月，疑經傳寫誤。七月爲八月，十一月爲十二月，若自非誤，則四年之二月，又不得戊申，今從麻排次之，其不合者，姑缺焉。繆，左氏作穆，後放此。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孟

子公孫丑篇昔者魯繆公音義繆音穆萬章篇以要秦繆公音義同禮記檀弓云繆公召縣子而問焉又大傳云序以昭繆注繆讀曰穆是古音通用也又史記鄭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繆公陳樹華云凡謚法穆者史記漢多作繆蓋古字假借也

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不及時不及五月也禮天子七月

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禮葬於北

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是也〔疏〕

注不及至月也○諸侯五月而葬是其正故不及五月為

不及時卽下注所引葬齊孝公是也僖二十七年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甫三月也○注禮天至姻至○舊疏云皆隱元年左傳文按白虎通崩葬篇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說苑修文云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劉向班固何君皆不習左氏恐古禮有是語故依用焉王制注云尊者疏卑者速故有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殊焉同軌畢至者左傳疏引鄭元服虔皆以軌為車轍也禮記中庸云車同軌明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同軌畢至海內皆至也同盟至謂同盟會者故亦曰同會至禮記曲禮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又云涖牲曰盟古者將朝天子必先會於隙地故或有會盟之事也同位者謂同在列位故亦曰同朝也王制疏云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為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是踰越一月故士言踰月也左疏引何氏齊肅云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為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又引蘇寬說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何氏此注既分三月踰月自宜亦如鄭蘇之意而作齊肅又據王制駁左氏或齊肅書成在先作注時未及更正與外姻

謂母妻之黨爾雅釋親所云婿兄弟姻兄弟是也。○注孔子至故也。○舊疏云：檀弓下篇文云：孔子曰：之下無禮字，則何氏引有矣。各本皆脫。今據疏文補。白虎通崩薨云：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引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按國君葬禮儀禮未詳，其散見禮經傳記者，禮記雜記升正柩，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此朝祖奠之禮也。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繡荒，火三列，敝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繡紼六，齊五，采五，貝，黼，籩二，敝，籩二，畫，籩二，皆載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禮器：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簋，此飾棺之禮也。雜記：遣車視牢具，鄭注：諸侯亦大半，包七個禮器，諸侯三重。注：天子葬五重者，抗木與茵也。檀弓：國君七個遣車五乘，此陳明器之禮也。周禮：喪視及祖，飾棺，遂御，小喪亦如之。禮記：曾子問：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此祖奠之禮也。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六曰誄。曾子問：諸侯相諡，此諡誄之禮也。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鄭司農云：披，扶持棺險者也。諸侯旁八，喪大記：君葬用輅，四紼二碑，御棺用羽葆，此柩行之禮也。家人：共喪之窆器。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君封以衡，君命毋諱，以鼓封。家人：凡諸侯葬於墓者，爲之蹕，均其禁。此窆之禮也。見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注：渴，喻急也。○釋名：釋喪制云：日月未滿而葬曰渴，謂欲速葬無恩也。廣韻：十四，泰引公羊傳云：不及時而葬曰渴，渴，急也。苦蓋切。則所據公羊作渴，潛研堂答問云：說文：渴，卽渴，葬之渴。按說文：渴，部，渴，不成，遂急之也。从弦省，曷聲。讀若瘞。彼云不成，遂，猶言不成就也。因之急，戾是謂渴。汪氏中經義知新錄云：釋名：日月未滿而葬曰渴，馬援傳：裁買城西數畝，藟葬而已。藟，卽渴。藟，渴語之轉。漢書注以藟爲草，非也。

宣公是也。〔疏〕

注：慢葬至葬也。○校勘記云：鄂本、閩本、監本、毛本，皆作慢薄。疏標起訖同。按解云：言但自慢薄，不依禮，恐神也。取義與此殊。○注：八月葬蔡宣公。○毛本：蔡誤祭。葬蔡宣公事見下八年。彼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八月卽葬，是不待五月，故爲慢薄，不以禮也。

不及時而不曰慢葬也。〔注〕慢葬，不能以禮葬也。八月葬蔡

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

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疏〕

注隱痛也。○詩柏舟。如有隱憂。傳隱痛也。穀梁莊四年傳。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禮記檀弓下。哀戚之至隱也。鄭注隱痛

也。穀梁上尹氏卒傳。為魯主。故隱而卒之。范注。隱猶痛也。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明君當隱痛之也。○注痛賢至是也。○過時見僖十八年。齊桓公於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卒。至十八年秋八月丁亥日始葬。痛賢君不得以時葬。故過時而日也。

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疏〕

注解緩至是也。○說文心部懈

怠也。解段借字。詩烝民云。夙夜匪懈。揚雄元后誄作夙夜匪懈。解緩猶怠緩也。葬衛桓公事見下五年。衛桓公於四年二月戊申為州吁弑。至五年四月葬。是為懈緩。故不日也。通義云。慢葬不能葬。皆謂無故而不用葬時之正者。不日者。從失禮略也。渴葬有故而報葬者也。禮。卜葬先遠日。故日之以志其遠近也。過時而日者。痛其遭遇禍變。至於此日而後得葬。是以日之也。若然。衛桓公亦係遭變過時。而不日者。衛桓既不如齊桓之賢。州吁於九月已討。十二月立晉。國本已定。直至四月始行先君葬事。故貴其

解慢。當時而不日。正也。〔注〕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疏〕

注六月至是也。○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是也。

當時

而日。危不得葬也。〔疏〕

舊疏云。即此年宋公和卒。十二月癸未。葬宋繆公。注。不言者。以下有問可知也。穀梁傳。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范云。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繁露玉英云。非其位而即

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通義云。水火兵寇。危之小者也。適嗣不定。國有爭禍。危之大者也。三朝記曰。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若宣公穆公。世濟其讓。後猶有爭。況乃私愛亂適。以開覲覲者乎。易戒履霜。堅冰至。疾其未者。貴正其本。是以宋有馮之弑。而危之於穆公之卒。齊有無知之弑。而危之於僖公之卒。晉文公妃匹不正。後有公子雍之難。衛襄公既歿。乃譏廢輒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本重統。卒葬者。君位之終始。春秋於是示

大經大法，俗儒橫謂葬不葬非褒貶，日不日無義例，君子之修春秋，垂教云乎，豈日記事云乎。

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

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注〕與夷者，宣公之

子繆公者，宣公之弟。〔疏〕

史記宋世家：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經義述聞云：解曰：若如也，言吾愛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謹案傳意是謂與

夷雖我所甚愛，而不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今乃愛與夷，不如愛汝，則是愛之不甚，非其語意也。今按：與夷字女字，當是上下互譌，尋文究理，蓋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寫者錯亂耳。作疏者不能益正，乃云不止如女，以曲成其意。按傳云：不若，未嘗言不止者也。且上下兩言不若，皆謂不如，何獨於上不若解為不止者乎。蓋所見已是誤本，故強為之說，而終不可通也。蓋者，爾雅釋訓云：盍，盍也。郭注：盍，何不也。言何不終為君也。與論語云：盍各言爾志之盍同。〔注〕與夷至之弟。○宋世家云：宣公有太子與夷，又云：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注〕左師，官勃名也。〔疏〕

也。〔疏〕

宋世家：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欲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鄭。左傳所載亦大同，皆不見左師勃，蓋莊公

弟也。○注：左師至名也。○通義云：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勃為左師，蓋在莊公之世，傳據其後稱之。

曰：爾為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注〕

所以遠絕之。〔疏〕

注：所以遠絕之。○杜注：使公子馮出居于鄭云，辟虜公也。

與夷復曰。〔注〕復報。〔疏〕

注：復報。○儀禮聘禮：復見之，以其摯。注：復報也。周禮大司

馬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注復猶報也又宰夫諸臣之復注復之言報也

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

為社稷宗廟主也〔疏〕

經傳釋詞為猶以也僖十年穀梁傳里克所為弑者趙策所為見將軍者皆言所以也楚世家秦之所為重王者魯仲連傳秦之所為急趙秦策趙策並作所以故此所為不

與臣國亦謂所以不與臣國也納猶致也禮記曲禮納女子天子注納女致女也納國即下文之致國也

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

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疏〕

且猶若也呂覽知士篇且靖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矣齊策且作若是

此云且使子而可逐即若使子而可逐也呂覽去尤篇且組則不然謂若組則不然也燕策且尊所附之國重使必使王重矣且字亦與若同義

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

〔注〕爾女也可知者欲使我反國〔疏〕

注爾女至反國○詩雄雉百爾君子箋爾汝也故書湯誓爾無不信殷本紀作汝無不信也言宣公本欲我反國於與夷故不逐與夷

吾

立乎此攝也〔注〕暫攝行君事不得傳與子也謙辭〔疏〕

隱元年杜注云假攝君政疏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通義

云按史記繆公在位九年與夷立十年乃弑猶號殤公禮殤自年十九以下然則宣卒繆嗣時與夷甫生耳緣繆公本意俟與夷長乃復辟若成王幼周公攝阼然也故注云暫攝行君事也謙辭者穆公實已為君行即位禮猶自謂攝故云謙辭

終

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注〕馮與督共弑殤公在桓二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

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疏〕

校勘記云。馮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作馮。殺音試。今本亦改作弑。宋世家云。華督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

寧民。華督攻殺孔父。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爲莊公。通義云。督弑與夷。乃迎莊公。而傳稱馮弑者。馮在鄭。鄭比欲納之。反又不討賊。蓋知乎弑者也。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貴知誅率。繁露玉英云。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耶。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弟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注馮與至爭也。○鄂本爭作事。誤。馮督共弑殤公。卽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是也。於此危之。亦疾其未必正其本之義。舊疏云。至賢之君。謂受國者。正以與夷不賢。故終見篡。按注意。非至賢之君云云。自謂馮不賢耳。言穆公若早與與夷。以正君位。不致被禍。今死乃反國。繼嗣不明。而馮又非賢。故不能不爭也。舊疏非是。桓二年注。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亦此義。

故君子大居正〔注〕明修法守正最計之要

者〔疏〕

漢書袁盎傳云。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

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受國。死乃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以爲刺殺兄子。亦約此傳。馮弑與夷之義。通義云。立適以長。適子死。則立適孫。所以正體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有變文從質。而此不從殷者。撥亂世。因時之宜。後漢書注引東觀記。和帝詔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太子國之儲嗣。可不重與。而左傳以宋宣公爲知人。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鄙倍之。

詞。且子遭人弑。安能享國。以此爲義。豈大居正之君子所言。此故與公羊爲難。以殷禮有兄終弟及之道。實非義命也。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宋世家亦引此文。而論贊仍引公羊義正之。朱子亦以公羊爲君子大義。而斥此論之妄。卓哉是言。○注明修至要者。○宋本修作脩。繁露玉英云。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乎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明非王法所貴。故不正君子弗予也。

宋之禍。宣公爲

之也。〔注〕言死而讓。開爭原也。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

侯卒。王者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疏〕

宋世家。太史公曰。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又梁孝王世家。袁盎等以宋

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皆本公羊爲說。○注繆公至正也。○通義云。不責繆公者。善反正也。假令穆公遂立馮。與夷或弑馮。則墮其父之讓。成其子之惡。雖與夷賢終無禍。猶爲私其子。故君子以繆公之讓爲義。以宣之讓爲失正。桓二年注云。不舉馮弑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亦以繆爲功義也。○注外小至患也。○渴隱隱及不能葬。皆是小惡。而並書於傳聞之世。明王者當哀死閔患也。舊疏云。哀死者。卽慢之屬是也。閔患者。隱之是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曰會。言有天子諸侯之使。共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甲會之事。贈謚之命。此常事。無所書。故但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徐氏雖不必從。公羊王魯之說。蓋魯於各國本有恩禮。故春秋卽本其事爲王者示法焉。

公羊義疏六

隱四年盡
五年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注〕以上有伐杞〔疏〕

杜云杞國本都陳留縣推尋事跡桓六年瀆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瀆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

城杞之瀆于杞又遷都瀆于疏引世族譜云杞似姓夏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瀆于成公始見春秋滑公六年獲麟之歲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孔疏雍丘與瀆于雖郡別而境連也按雍丘漢晉俱屬陳留今開封之杞縣也瀆于漢屬北海晉屬東莞今青州府安丘縣之瀆于故城也二地相去千有餘里不知孔疏何以謂郡別而境連沈氏欽韓左傳補正云杜以杞即都瀆于然州公亡國後僖十四年杞為淮夷所病遷緣陵始在齊東竟淮夷在徐方若杞先都瀆于無由為淮夷所病疑杞此時尚在雍丘此莒人伐杞杞乃紀之誤孔疏謂雍丘瀆于郡別而境連此尤孟浪不知方員者矣杜又云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大事表云自隱四年後地屬莒昭五年莒牟夷以奔魯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有婁鄉城與安丘接壤一統志牟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按杞此時尚未遷都緣陵仍在雍丘史記索隱引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去牟婁絕遠則牟婁不得為杞邑沈氏謂杞為紀之誤未為無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疏〕

注據楚至不書○襄元年傳曰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

城以封魚石是也。下六年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亦書者爲久也。亦以深疾之也。

疾始取邑也。〔注〕外小惡不書。以外見疾。始著取邑。以自廣

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故先治之也。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

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託始明。故省文也。取邑例時。〔疏〕

此亦春秋之始也。穀梁傳曰。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范注。春秋之始。疏云。外取

邑不志。今志之者。爲入春秋以來取地之始。故志之是也。○注外小至之也。○隱元年注。所傳聞世。外小惡不書。今責外取邑。故決之。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注。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蓋比之尋常小惡。差重。故治之也。○注內取至女同。○下十年取郟取防。僖二十二年取須句。襄十二年取詩之屬。是內取邑常書也。外但以疾始書。與逆女同例。即上二年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不書。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故略外也。是也。○注不傳至文也。○十行本疏中標注。作傳不託始者。校勘記云。此誤倒。當據以訂正。閩本。監本。毛本亦倒作不傳。又云。按依疏云。何故不發傳。然則不傳者。言不發傳也。謂此應有託始之傳。而竟不發此傳也。十行本作傳不非也。按。以宋滅郟。已在春秋前。故知不嫌無取邑事也。舊疏云。凡不託始之義有四。一則見其經而不託始。即上二年注云。據戰伐不言託始。納幣不託始之屬是也。二則其大惡不可託始。下五年初獻六羽。傳云。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僭天子不可言。彼注云。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三則省文不假託始。即此是也。四則無可託始。即桓七年焚咸丘。注云。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是也。○注取邑例時。○舊疏云。即下六年秋。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于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舊疏亦云。取牟婁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疏〕

二月書戊申月之十六日州吁殺梁作祝吁下同說文叩部翬呼雞重言之从叩州聲讀若祝又桓五年城祝丘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作興州丘之役祝州一聲之轉弑

其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本作殺其音申志反今本亦改作弑按傳文或言殺君經文無不言弑其君者段曰殺者書其事也弑者正其罪也差繆略云殺君公羊皆作弑君按唐石經公穀皆作弑左氏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穀梁釋文弑音試舊作殺按當作弑爲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凡春秋傳於弑君或云殺者述其事也春秋經必曰弑者正其名也弑其君殺其君也弑之言試也殺於六書从攴柔聲弑於六書从殺省式聲柔在脂部式在之部脂之者古音之大判彼此不相借也故殺與弑音義迥殊漢公羊經傳段弑爲試斷無段殺爲弑也凡三經三傳之用殺爲弑者皆譌字也凡經傳弑既譌爲殺作音家從而爲辭曰音試曰申志反者皆不合乎正誤之法殺之不得音試猶弑之不得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誤字曰當爲弑果譌殺則當正之曰殺當爲弑不當曰申志反而已凡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時時有之非必譌字也惟其逸經爲訓則必依經曰弑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弑其君弑其君之子是也經文於殺諸侯必曰弑二百四十二年凡書弑二十有六春秋正名之書也周公之典曰放弑其君則殘之正其名曰弑定其罪曰殘殘者掌戮所謂膺焚辜肆也惟其名正而後其罪定書弑者聖人所以殘之也自漢之後經籍譌舛殺而譌弑者且有之弑而譌殺者尤多矣陸德明爲釋文絕無裁斷之議但於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發凡曰弑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放此不重音此何等大事而謂聖人垂教之書本無一定之字可以蒙混膏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

曷爲以國氏〔注〕據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氏公子〔疏〕

注據齊至公子○文十四年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商人以庶弑嫡自立與

州吁事近故據以難舊疏云商人所以得稱公子者以商人次正當立其罪差輕按弑君之賊不得因次正末滅蓋商人之凶逆遜于州吁左傳云州吁有寵而好兵強橫可知

當國也〔注〕與段同義日

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疏〕

注與段同義。○即上元年鄭伯克段于鄆是也。彼傳云：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此州吁上衛，亦以

州吁之凶逆也。通義云：隱桓莊之篇，外弑君者，四州吁無知，皆不言公子，督不言公孫，南宮萬不氏，蓋弑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絕其位也。去公子公孫者，絕其屬也。入所聞之世，亂臣賊子，比踵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以後，不復枚貶穀梁於州吁云：嫌也。弑而代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代嫌也。似未得其說而強說之。按史記注引賈逵說左氏云：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之，不稱公子，然商人亦弑君取國者，何不曰齊商人弑其君舍乎？其說亦非。○注日者至聞例，○舊疏云：謂其君被弑，此君之臣，卽以其日赴於天子諸侯，望其早來救已，是以春秋悉皆書日。故曰：日者從外赴辭也。言以賊聞例者，言以弑君賊聞于天子諸侯例日如此。故下八年傳：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何氏云：赴天子也。義亦通乎此。然公羊之例，合書則書，而言從外赴辭者，不合書則不書，其合書者，皆從外赴。緣卒日不得輒改也。其諸侯相殺同例，若子弑父，則不日。文元年注：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襄三十年注：中國子弑父，不忍言其日，亦略外之意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疏〕

杜云：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路史引殿彭祖春秋圖云：清有二，一在鄆。隱四年遇于清者，一在濮。宣十二年晉宋盟于清丘者，土地名。東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卽春秋

所謂清者也。水經注：濟水自魚山而北，逕清亭東。京相璠曰：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濟河以爲國，卽此水也。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北。又云：鄭箋詩云：衛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正義：濟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又出而東，楚丘在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曰：夾于濟水。齊所與分地，蓋齊衛分境之濟也。又清水亦謂之清，故清河縣有清亭。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

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之。明非常

遇也。地者。重錄之。遇例時。〔疏〕

下八年穀梁傳云。不期而會曰遇。周禮大宗伯職。冬見曰遇。後鄭注。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注古者至易也。○王制疏引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朝見天子。

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古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是鄭用公羊義。按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傳云。以人爲苗。以臂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是遇禮之僅存者。然則遇禮。視朝禮。易略可知。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承上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立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而言明遇禮與朝覲殊。鄭注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蓋亦差次周官之文。取其陰陽相同。以意言之耳。禮經唯覲禮尙存。遇唯見之公羊。朝則白虎通諸侯不臣云。朝則迎之于著。與覲則待之阼階不同。又曲禮所云。其宗則無文以言矣。公羊以四時朝見。皆曰朝者。書堯典。羣后四朝。禮記王制。五年一朝。又春秋凡諸侯相於。皆曰朝。是朝爲統名外。此則遇較朝爲略者也。杜云。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孔疏曲禮。未及期相遇。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周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鄧子遇于防。此婦呼共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要之春秋之遇。自非周禮之遇。依公羊家說。自有遇禮。亦非魯宋所行之遇禮也。云朝罷卒相遇於塗者。校勘記云。解云。卽朝天子罷朝之時。相遇于塗。按于當作於。卒當作猝。惠棟云。朝罷朝詳見周禮注疏。按王制疏引鄭志答孫皓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

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閉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如鄭此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下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也。近者爲主。遠者爲賓。以別乎朝聘正禮。本國爲主。外至爲賓。則此宜魯爲主。宋爲賓矣。禮經聘禮覲禮皆于廟。故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覲禮注。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遇在於塗。雖無廟行禮。其稱謂要自無殊。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者也。○注當春至原也。○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傳。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明此非常朝罷朝之時。魯與宋卒然相要。恐生禍亂。故書以譏之。與譏寔來同義。○注言及至遇也。○通義云。清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賦清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子斐矣。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范云。今日內爲志。非不期也。按彼傳內爲志。與公羊合。志相得。與公羊異。魯隱有內難。不知防。汲汲與外諸侯遇。宋亦有公子馮之禍。而不知慎。春秋兩貴之。故注特明其非常遇也。若公不見要。則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是也。○注地者重錄之。○隱元年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者。重期也。此不期而遇。無期可重。亦書地。所以重其事。所以防禍原故也。○注遇例時。○舊疏云。卽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及此之屬。皆是。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書月者。彼注云。甚惡內是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

史記衛世家。州吁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俱。三國皆許。州吁又宋世家。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自立。欲得諸侯。使告于宋曰。馮在鄭。必爲亂。

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卽此事也。惟公羊以鄭段已死。異。

秋。聶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

通義云：再列宋公云云者，直言聶帥師會伐鄭，則嫌與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文同，彼不及事，此及事。

須別異之也。聶，史記魯世家作揮。左傳言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其疆可知。

聶者何？公子聶也。〔注〕以入桓稱公子。〔疏〕

注以入桓稱公子，即桓三年秋，公子聶如齊逆女是也。

何以不稱公子。

貶曷為貶。〔注〕据叔老會鄭伯伐許不貶。〔疏〕

注据叔至不貶，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是也。

與弑公也。

〔注〕弑者殺也。臣殺君之辭，以終隱之篇貶，知與弑公也。〔疏〕

穀梁傳：聶者何？公子聶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

○注弑者至之辭。釋名釋喪制云：下殺上曰弑。弑，伺也。伺，開而後得施也。左氏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弑。白虎通誅伐篇：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閒伺事，可稍稍弑之。說文殺部：弑，臣殺君也。易曰：臣弑其君。注以殺詰弑，雙聲為訓也。○注以終至公也。○下十年夏，聶帥師會齊人伐宋，傳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也。通義云：外弑君者書名氏，內諱不言弑。弑君之賊無所見，故聶遂皆託貶文以起之。又云：春秋大夫不氏之例有四：一曰貶，無駭、聶、山等是也；二曰未命，柔、俠、履、綸等是也；三曰小國夷國之大夫，慶、快、遂、椒等是也；四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然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晉人執我叔孫舍、叔孫舍至自晉，猶有再見而再氏者，錄氏為善，斯去氏為貶，益昭矣。錢氏大昕答同云：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為之，杜其漸，隱之弑也。于聶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于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

其與弑公奈何。〔疏〕

通義云：諸問事狀者曰奈何。按：奈何，如何也。書召詰曰：曷

其奈何弗敬亦或但謂之奈淮南兵略訓唯無形者無可奈也即無可奈何也

公子翬諂乎隱公〔注〕諂猶佞也〔疏〕

注諂猶佞也○荀子修身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

楊注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繁露王道云觀乎公子翬知臣親君之意

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疏〕

公羊

問荅云詩子之湯兮箋云子刺幽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為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通義云子稱君者古人語實詩曰無庶予子憎經傳釋詞云矣猶乎也易師彖傳吉又何咎矣詩中谷有榘云何嗟及矣六月侯誰在矣是也魯世家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

便君君其遂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徐廣曰允一作軌即桓公也與十一年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合較此傳為詳

隱曰吾否〔注〕否不也〔疏〕

校勘記唐石經鄂本同闕

木監本毛本作隱公曰否非○注否不也○易彖上傳六人否亨虞注否不也廣雅釋詁否不也孟子萬章上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是也魯世家云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然則隱奉父命攝位故其讓尤為春秋所許

吾使

脩塗裘吾將老焉〔注〕塗裘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故南面之君勢

不可復為臣故云爾不以成公意者隱本為桓守國國邑皆桓之有不當取以自為也〔疏〕

魯世家又

云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左傳亦作菟裘云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也○注塗裘者邑名○杜云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史記注引服虔云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焉路史引嚴彭祖春秋盟會圖云菟裘兗之泗水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西北而水經注汶水篇亦云淄水出太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北春秋公謂羽父曰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聚○注將老至終也○左傳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杜云不欲復居魯朝故別

居外邑。釋文將辟音避。今本多即作避字。○注故南至云爾。○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蓋謂王朝之臣與諸侯敵體。勢不得爲之臣。則本國南面之君。勢不得復爲臣明矣。故隱公欲營外邑以辟位也。○注不以至爲也。○此決傳文不言營塗裘何以不書成公意也之義也。今按。注意似迂。隱雖攝位。業行即位之禮。土地人民皆其所有。雖代桓立。桓曾在臣子之科。則隱即取邑以自老。亦無不當。豈必退居臣位。聽桓之錫邑以居。且不書營塗裘亦無以見成公意也。

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疏〕

經傳釋詞云。若猶或也。儀禮士昏禮記曰。若衣若筭。襄十一年左傳曰。若子若弟。又曰。君若能以玉帛綏晉。此傳曰。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按。若

猶此也。謂恐此其言聞于桓也。莊四年傳。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定四年傳。則若時可矣。謂此時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是也。故魯世家。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是懼其言聞之桓也。

於是謂桓曰。

吾爲子口隱矣。〔注〕口猶口語相發動也。〔疏〕

注口猶至動也。○校勘記云。按下口字即說文訓字之省。說文訓扣也。如求婦先訓發之。經義述聞云。注意蓋

讀口爲叩。叩發動也。謂以己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音口。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亦發動之意。與此相近。

隱曰。

吾不反也。〔疏〕

魯世家云。揮乃反語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

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注〕難。兵難也。

〔疏〕

注難兵難也。○列子說符云。民果作難。釋文難。一作亂。則作難猶言作亂。故注以爲兵難也。

弒隱公。〔注〕諡者。傳家所加。〔疏〕

魯世家云。揮曰。請爲子殺隱公。子允

許諾是也。申論智行云。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注諡者。傳家所加。○通義云。生而舉諡。順記事者之詞。若左傳述石碭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史記述周公曰。我成王之叔父。古人文義猶疏。每有如此。舊疏云。死諡周道也。今始請弒。已言

隱公者公羊子從後加之也。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注〕鍾者地名也。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福。〔疏〕

鍾者地名。○史記注引賈逵云。鍾巫祭名也。按左傳謂公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因語伊氏。賂伊氏而禱於其主鍾巫。是則鍾宜鄭地矣。御覽引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晨。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春官男巫。有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之事。女巫有掌歲時祓除不祥之事。則招魂者男巫。祓除者女巫也。鄭人家主巫祭。蓋風俗使然與。淮南精神訓。鄭之神巫。是也。○注巫者至者也。○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上喪禮。巫止于廟門外。注。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史記封禪書。伊陟贊巫咸。索隱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則巫之興久矣。漢書郊祀志。巫社巫祠。師古曰。皆古巫之神也。又巫保巫先。注。巫保。神名。巫先。巫之最先者也。○注男曰覡。女曰巫。○舊疏云。楚語文。按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服。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處制神之處次。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能降神。神物憑之。鍾巫尹氏所主。卽所謂家爲巫史者也。周禮家人疏云。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覡。女子陰也。不變。直名巫。無覡稱。呂覽侈樂云。作爲巫音。高注。男曰覡。女曰巫。後漢書張衡傳注。在男曰覡。說文巫部。覡。能齊肅事神明者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段注。此析言之耳。統言則周禮男亦曰巫。女非不可曰覡也。詩譜曰。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廣雅釋詁。覡。巫也。蓋對文則異。散則通也。故漢書郊祀志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注。巫覡亦通稱耳。是也。賈公彥謂男有二稱。女止稱巫。蓋以周官有男女巫之職。故爲是說耳。淮南子注亦曰。神在女曰巫。○注傳道至無福。○禮記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周書命訓解。福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淫祭。風俗通怪神云。禮又曰。淫祀無福。是以

隱公將祭鍾巫。遇賊焉。氏。此注明傳文不但言隱公被弑。并極言其弑之所在。爲其祭鍾巫。故以起淫祀之禍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疏〕

杜云。濮。陳地。水名。又哀二十七年杜注云。濮。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按衛世家云。石碣乃因桓公母家于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碣與

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則濮宜在陳境。故彼注引賈逵服虔左傳注並云。濮。陳地也。大事表云。在今陳州北境。卽濮水。按水經。濮水篇。濮水又東南逕長社縣。故城西北。南濮北濮。二水出焉。是水首受濮水。川渠雙引。俱東注。有浦與之過。枝流脈亂。互得通稱。長社今長葛縣。在許州屬。而說文水部云。濮。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魯地。又水經注。甄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陽。句陰爲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爲濮水。廩丘爲今之范縣。去長葛絕遠。非一水明甚。且陳無濮水也。卽哀二十七年左傳。齊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亦不由陳竟。則濮非陳水可知。索隱云。濮水首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據地理志。陳留封丘縣。濮水受濟。當言陳留水。按水經注。濮水一出封丘縣者。首受濟。別出酸棘縣者。首受河。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大名府開州南六十里者。與說文所云出濮陽合。濮陽今開州也。通義云。濮衛地。昔衛靈公將之晉。會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淇縣也。錄于濮者。與鄆同義。土地名。濮水故道在濮陽南。按世家。則州吁殺于陳。不得于衛之濮。要之陳地自有濮水。故春秋昭九年。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杜預亦言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服虔曰。濮水名。卽此。與衛之濮。自二源焉。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猶以濮爲衛地。

其稱人何。〔注〕據晉殺大夫里克俱弑君賊不稱人。〔疏〕

注據晉至稱人。○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是也。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

之。大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討賊

例時。此月者久之也。〔疏〕

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繁露王道云。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春秋說云。春秋討賊皆稱人。衛州吁弑君之賊。執之者陳人。洩之者衛人。而主之者石碻

焉。君子謂衛有人焉。穀梁謂于濮者。譏失賊非也。州吁弑桓公而代之為君。石碻力不能討。欲假手于陳以討之。故使告于陳。而陳人執之。如譏失賊。則當書陳人殺衛州吁。如蔡人殺陳佗而後可也。不稱陳人而稱衛人。謂之失賊可乎。書于濮者。言陳亦欲殺之也。按惠氏此辨甚是。左傳莊十二年。所謂天下之惡一也。卽此意也。○注討者至之也。○孟子告子下。天下討而不伐。趙注討者上討下也。禮記王制云。畔者君討。皆有除義。穀梁注。有弑君之罪者。則舉國人皆欲殺之。白虎通誅伐云。討者何謂也。討者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弑君之賊也。春秋曰。衛人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詞也。又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是也。○注討賊至之也。○舊疏云。討賊例時者。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是也。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亦書月者。與此同也。穀梁傳曰。其月謹之也。范云。討賊例時。衛人不能卽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按春秋書月危之之義。亦卽穀梁謹之之義。謹而危之也。州吁已自立為君。尤非鄭段可比。幸石碻手定大難。討除國賊。故春秋書人。明人人所欲甘心焉。責其久者。為討賊者。張義所謂責備賢者者也。

冬十有一月。衛人立晉。

晉者何。公子晉也。〔注〕以下有衛侯晉卒。又言立。〔疏〕

左傳。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衛世家云。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

是為公子晉也。通義云。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不言公子者。王子朝不成為君。晉成為君。故別之也。非貴宜為君者。故又不得言子晉。○注以下至言立。○衛侯晉卒。見桓十二年冬。以下有衛侯晉卒。知此立晉為公子。諸侯之子稱公子也。又立者。纂文知非適。

子故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喪服傳所謂自卑而別於尊者也。

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注〕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

立之辭。〔疏〕

通義云。春秋以立子爲正。立弟爲不正。已於葬宋穆公危見之。但穆公之立。在春秋前。故復以立晉見法。後若晉人立黑臀不書者。亦託始之詞。穀梁傳云。立者不宜立者也。注。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

其稱

人何。〔注〕据尹氏立王子朝也。〔疏〕

注据尹至朝也。○在昭二十三年秋。

衆立之之辭也。〔注〕晉得衆。國中

人人欲立之。〔疏〕

左傳書曰。衛人立晉衆也。繁露王道云。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又玉英云。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

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得衆心之爲大安也。穀梁傳亦云。衛人者衆詞也。按爾雅釋言云。師。人也。又釋詁云。師。衆也。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盼者。漢書人作衆。是人卽衆。故書衛人爲衆也。然則孰立之。石碯立之。〔疏〕

衛世家云。石碯與陳侯共謀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石碯立之也。校勘記云。碯。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碯作踏。惠

氏棟公羊古義云。說文無碯字。當从石。經作踏。潛夫論。石氏衛公族。史記注引賈逵云。石碯。衛上卿。杜云。衛大夫。

石碯立之。則其稱人何。〔注〕据尹氏立王子

朝不稱人。〔疏〕

注据伊至稱人。○昭二十三年注云。明罪在伊氏。明伊氏立之。非衆所欲立。故不稱人也。

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

之非也。〔注〕凡立君爲衆。衆皆欲立之。嫌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衆言立也。明下無廢上之義。

聽衆立之。篡也。不刺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權重也。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

爲篡。卒日葬月。達於春秋。爲大國例。主書從受位也。〔疏〕

穀梁傳云。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與

正而不與賢也。注。雍曰。正。謂適長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立君非以尙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孽幸之由。而私愛之道滅矣。此卽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之義。皆所以防愛爭。雍之此論。尤爲明通。○注。凡立至篡也。校勘記云。聽衆立之篡也。諸本同。鄂本作聽衆立之爲立篡也。當據以補正。按下注云。立。納入皆爲篡也。解云。立爲篡。此衛人立晉是也。衛宣爲衆所立。嫌立無惡。然下無廢上之義。則亦不得立上。衛宣聽衆立之。則不能無惡。故書人以善其得衆。書立以見其篡。美刺不相掩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苟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通義云。次當立正也。非次當立而受之天子。命之先君。乃可言也。君子以石碯爲專矣。得平民者。宜爲君。晉因民之所欲立。不辭讓而卽之。雖非義之高者。未爲大惡也。其咎在衛人之立之也。碯有討賊功。又順輿志。定君安國。鮮復責其不當立。晉者。春秋別嫌明微。每施於此。按春秋張義之書。非記事之史。以衛事而論。桓公有子無子。不可知。州吁既誅。國不可絕。立晉本無可議。然未受之天子。命之先君。得國於臣下之手。恐開後世權臣廢立之漸。故書立以戒之。明雖得衆者。猶不免於篡。其不得衆者。可知矣。春秋正詞曰。春秋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不書。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中無空文。○注。不刺至重也。○舊疏云。刺桓嗣子失位。卽不書晉之立。故襄十四年。衛侯衍出奔齊。襄二十六年。傳云。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彼注云。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然則晉書立見惡。則桓嗣無惡。可知。緣桓公被弑。州吁自立。嗣子之得全與否。且不可知。其不當喪典。主得權重明甚。故春秋矜而不刺。

也。○注大圍篡例月○舊疏云。卽此及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屬是也。而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不月者。彼注云。移惡于魯也。○注小國時○舊疏云。卽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之屬是也。○注立納入皆爲篡○舊疏云。立爲篡者。此及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納爲篡者。納頓子于頓。及文十三年。晉人納捷菑之屬是也。入爲篡者。小白陽生之屬是也。○注卒日至國例○舊疏云。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是也。按注錄此者。正以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從大國卒月葬月例。無讓文。見其得衆宜立也。於立讓之。亦所謂實與而不與者也。○注主書從受位也○舊疏云。謂主惡晉之從立矣。按晉得民心宜立。猶以從受位主書其立。亦責備賢者之義也。繁露玉英云。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此類是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疏〕左氏作矢魚。傳云。遂往陳魚而觀之。與公穀觀魚同義。史記世家作觀漁于棠。彼注引賈逵左氏注云。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漢書五行志亦作漁。皆假借字也。孔疏陳魚者。獸獵之

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疏〕左傳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公曷爲遠而觀魚。〔注〕据浚洙也。

〔疏〕

注据浚洙也。○見莊九年傳曰。洙者何水也。注云。洙在魯北。齊所由來。舊疏云。然則近國北自有洙水。何故遠至棠地而觀魚乎。故難之。

登來之也。〔注〕登讀言得來。得來

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疏〕

注登讀至授也。○校勘記云。按此當作登讀爲得也。

來當誤衍。古義云。禮大學云。一人食戾。注。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正義云。以來爲戾。與公羊本不同。下傳云。百金之魚。公張之。則登戾之說信矣。按古來讀如釐。故與戾音相近。潛研堂答問云。說文訓德爲升。未詳其義。又曰。古文德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爲登。與升同義。說文才部。德。升也。段注。升當爲登。走部。遷。登也。此當同之。德訓登者。公羊傳。登來之也。何曰。登讀言得。齊人名求得爲得來。唐人詩。千水千山得得來。得卽德也。登德雙聲。按爾雅釋詁。來。至也。呂覽不侵篇注。來猶致也。戾來同訓。詩。魯侯戾止。傳。戾。來也。登來之。猶言得致之也。通義云。登來之者。猶言得之也。齊魯之間。無入聲。呼得聲如登來之合。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曰。登戾之。卽此文也。來。古音狸。狸又轉爲戾。故易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元咎。畏鄰戒也。九章曰。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諂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共不可佩。彼得字以登戾反讀之。正協韻。則何氏謂其言大而急信矣。山口授者。舊疏云。高語之時。猶言得來之。至著竹帛。乃作登字。

百金之魚公張之。

〔注〕 解言登來之意也。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也。

也。〔疏〕

注百金至錢矣。○公羊古義云。食貨志曰。漢興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如酒曰。時以錢爲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食貨志又云。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薛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一斤爲萬錢。則百金爲百萬錢矣。

何注與如薛二說皆合。而司馬貞素隱取瓚注而非如說。蓋未之考也。又云。顏遊秦漢書注云。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戰國策云。公孫開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高誘曰。二十全爲一金。又云。趙王封蘇秦爲武安君。黃金萬溢。高誘注曰。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按此卽臣瓚所謂秦以一溢爲一金也。按食貨志言。莽制黃金一斤直錢萬。蓋後漢或仍其舊。故何以今法解之也。史記陸賈列傳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劉氏寶楠云。漢世金不如此之貴。疑千是十誤。且與錢萬之說相合。通義云。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故王莽傳曰。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何邵公以百金當百萬錢。實漢法也。然魚價貴不至此。本緣黃金方一寸重一斤。謂之一斤。或可。凡物以斤計者。亦通言金。百金之魚。蓋大魚重百斤者與。○注張謂至屬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

毛本同。鄂本因作網。釋文障作郭。周禮冥氏掌設弧張。注弧張。罾學之屬。所以屬絹禽獸。義與此同。障谷見僖三年傳云。桓公曰。無障谷是也。通義云。張者張弓矢以射也。淮南時則訓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左氏經作矢魚。朱文公據左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非何義也。俞氏平義云。傳文但言張。不言張罔罟。何解非也。詩韓奕。孔修且張。毛傳。張大也。桓六年左傳隨張。杜注。張自侈大也。百金之魚。公張之。蓋言棠有百金之魚。故公侈大之也。上文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下文曰。登來之者。美大之詞也。然則此文言公之正所謂美大之也。若以爲張罔罟。則與上下文不屬矣。亦未諦當。

急。故復問之。美大之辭也。〔注〕其言大而急者。美大多得利之辭也。實譏張魚而言觀譏。

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也。諸諱主書者。從實也。

觀例時從行賤略之。〔疏〕

通義云。公自美大其能得百金之魚也。按美大雙字詞。論語爲政云。孝乎惟孝。包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也。語意同。○注實譏至譏也。○繁露玉英云。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

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詞也。是實譏張魚。而諱之言觀者。以遠觀爲譏也。穀梁傳云。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漢書董仲舒傳。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立法以爲治。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者也。後漢朱暉傳云。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韓詩外傳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買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鬪牛羊之。

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食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繁露度制云。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均。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爲。爲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又云。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董仲舒傳引此云。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又禮記大學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皆言有祿之家。不得下與百姓爭利。既以南面諸侯。而自等匹夫。故深爲之諱也。○注諸諱至實也。○春秋之義。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諱之正所以諷之。若曰。此惡也。吾爲之諱爾。聖人文詞遜順。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乃在乎是。如此實譏張魚。而言譏遠。遠且譏。則張魚之失。不待言。亦如莊之譏觀社。則淫之惡。不貶而自見矣。○注觀例時。○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及此是也。均非禮。故從行賤略之。

棠者何。濟上之邑也。〔注〕濟者四瀆之別名。江、河、淮、濟爲四瀆。〔疏〕

杜云。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于棠。水經

注。蒗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高臺一丈許。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蒗也。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又東逕方與縣。大事表。在今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棠與唐古通。卽二年公與戎盟之唐也。亦作常。詩魯頌閟宮。居常與許是也。毛傳謂常許魯南鄙西鄙。許卽許田爲南鄙。常爲西鄙也。讀書叢錄云。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濟國語魯語作棠濟。左氏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棠卽常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春秋三棠邑。一宋魯之界上。矢魚于棠是也。今魚臺縣。一楚地。伍奢長子尙爲棠君是也。今六合縣。一齊邑。齊棠公之妻。杜注不言棠所在。余謂棠萊邑也。左傳補注云。水經

注。據杜注。唐與棠自爲二地。唐亭在魯境內。地亦非遠。寰宇記。棠水在宋州楚丘縣北四十里。從單州城武縣入界。南行五里。合絕溝。卽此水也。則不得爲濟上之邑。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此下直接下傳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無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盛。一十二字。古者經傳異本。後儒省兩讀。始合併之。漢石經公羊有傳無經。此漢以前舊式可考者。校勘記云。○注濟者至四瀆。○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風俗通引三正記曰。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疏〕

舊疏云。卽上三年傳云。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云。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桓公見弑。在去年春。過期乃葬。故以解緩言之。

秋衛師入盛〔疏〕

盛。唐石經。請本同。左氏作郟。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者也。注。盛讀爲成。盛郟皆从成得聲。故通。土地名。東郡廩丘縣三十里有故郟都。又岡縣西南有盛鄉城。杜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郟鄉。按。廩丘在范縣。岡與剛父。未知是一是二。泰山郡下有剛縣。在甯縣。與范地不相屬。恐非盛地所及。通義云。入例月。衛師入盛不月者。同姓相入。託始于是。疾略之也。盛。文之昭也。天子嘗命爲上卿之長。衛滅王棄親。入兄弟之國。春秋所尤惡。故令與吳入州來。於越入吳。同例矣。按上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時。猶正例也。

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注〕。將尊者。謂大夫也。師衆者。

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二千五百人稱師。無駭率師入極是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

〔疏〕

注將尊至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名氏，故云此。○注師衆至是也。○無駭事，見上二年，二千五百人爲師。周禮夏官序官有此文。白虎通三軍云：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崇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爲師，師爲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十人不能當，百人不能當，百人不能當，千人不能當，千人不能當，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五千人，與何氏說同。詩棫樸云：六師及之。箋云：天子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則亦用公羊義。彼疏引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詩，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又臨碩問，並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則鄭氏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鄭又持疑未定也。其實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之說，自是周禮，其以師爲軍，是春秋今文家說。或夏殷之制，不可通之周禮也。馮氏景解春集與閻百詩書云：國語，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先生曰：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謂爲追書者之常。景按：大雅，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文王也，亦未有六軍。故鄭箋曰：二千五百人爲師。觀義疏最明。夫以六師言，則一萬五千人，以六軍言，則七萬五千人，是師少而軍多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此軍師名實確有別者。蓋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此詩六師及之，及之是據當時實事，不得云追書者之事。文王既有六師，則武王大巡六師，又何疑之有。是以師爲軍，說尤明確。上二年，莒人入向，杜注云：將卑師少，稱人。孔疏：師者衆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爲名，取其衆義也。故經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豈皆曰師。從衆詞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不言帥師，言衆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

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衆，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爲人，人卽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衆，若其序列，則將卑師衆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是杜孔並用公羊義也。○注禮天子至一師，疑禮緯文也，宜爲方伯三師，諸侯二師，白虎通三軍篇，引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今穀梁有脫文也。公羊昭五年傳，舍中軍者，復古也。魯於春秋不得爲方伯，而以二軍爲復古，知次國二軍矣。此注雖不言一師，從可知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所以一軍者，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此正班氏申言小國諸侯一軍之義。班氏多用公羊，兼採穀梁家說，則今本有譌脫可知。三略云：聖王御世，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古者一二皆積畫，不無訛易也。但何氏以師爲二千五百人，與諸家異。古周禮以師族卒伍之師爲二千五百人，其六師三師二師之師，當古軍制萬二千五百人，故魯二軍得二萬五千人，魯頌侈言其盛，故曰公徒三萬，則五倍于師矣。鄭氏荅臨頌，謂古春秋億萬之衆皆稱師，似亦不專指二千五百人之數，均與何氏微異。

將尊師

少稱將〔注〕師少者不滿二千五百人也。衛孫良夫伐麇咎如是也。〔疏〕

注衛孫至是也。○見成三年校勘記云：麇鄂本

以下同。按成三年經作將咎如，左氏作麇，此誤。宋本麇字剗改。蓋本作將，按此蓋誤涉左氏文也。舊疏云：不言卻克者，科舉以言之。將卑師衆稱師〔注〕將卑者謂士也。衛師

入盛是也。〔疏〕

注將卑至是也。○卽此是也。孔疏以將卑爲大夫，將尊爲卿，與此異。公羊以大夫屬將尊，士屬將卑，襄十一年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下卿蓋卽大夫也。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上下卿各一。

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此何氏義也。正合三卿五大夫之數。將卑師少稱人〔注〕鄭人伐衛是也。〔疏〕注鄭人伐衛是也。○見上二年冬。君將不

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注〕分別之者責元率因錄功惡有小大救徐從王伐鄭是也〔疏〕

通義云公伐邾婁是也繁露王道云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又奉本云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按疑衍一臣字謂君自將不舉其臣事統於尊也亦不言師即謂不言率師君爲重故○注分別至小大○校勘記云元率宋本作元帥閩本監本毛本並作率舊疏云責元帥者凡書兵者是正不得故責之也因錄功惡有小大者即將尊師衆而有功小將卑師少而有功大將卑師少而無功爲惡小將尊師衆而無功爲惡大也按繁露竹林云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傳其害所重也又云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故春秋凡書將者皆貴元帥爲其重兵害衆構怨結禍更相報償故也而又錄功惡之大小者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也故士匄不伐喪而春秋大之子反內專政而外擅名而春秋予其平功惡不相掩而大小自見者也○注救徐至是也○僖十五年春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彼注云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是其將尊師衆無功故爲惡大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徵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然則從王伐鄭實三國之君以刺王者故稱人若此注美其功大則似實徵者矣不同者以經文稱三國稱人故即依人爲解也通義云據此傳知經雖以稱人爲貶至圍入侵伐之等書人者皆將卑師少常詞非盡意義所繫大氏功罪之別多於月日詳略見之也

公羊義疏七

隱五年九月
盡十二月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注〕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

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

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無下也字。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室互通。故以入室解考宮也。○注考成也。○爾雅釋詁文。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按。何意以考爲成。仲子之宮。不取乎成。夫人之禮也。詩斯干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箋云。考成也。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毀之。歌斯干之詩以樂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注成仲至之事。○左疏引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禮記雜記云。成廟則毀之。說文酉部。釁。血祭也。詩疏引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血塗之名。故大戴禮諸侯釁廟篇云。成廟釁之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視宗人。宰夫皆元服。盧注。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以神事。故亦同爵弁。小戴君朝服者。謂不與焉。又云。宗人

曰請命以毀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郊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其居室則考而不毀。故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毀。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卽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落之事是也。古人緣生以事死。生人入室。有飲食之事。故宗廟成。亦祭以妥其神焉。其祭器成。則以緦豚。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詩疏引服虔云。毀以緦豚爲落。是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古人用毀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君以軍行。祓社。毀鼓。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讀曰毀。月令孟冬。命太史毀龜筮。雜記下。成廟則毀之。其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卽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毀。毀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毀之。以緦豚。大戴禮亦有毀廟。獨爲篇。其具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祝。大師。掌毀祈。號。祝。龜人。上春。毀龜。雞人。凡祭祀。而面禳。毀共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洩毀主。及軍器。小子。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毀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毀。積共其羊牲。圉師。春除。禱。毀。廩。秋官則士師。凡刳。珥。則奉犬牲。犬人。凡幾。珥。用。駟。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以祈。卽。刳。字。珥。卽。珥。字。用毛牲者。刳。用羽牲者。珥。皆取血以毀之事。毀之者。神之也。先鄭則毀。讀爲。徽。謂飾美之也。是凡器皆用毀。龜玉亦毀之。廟社皆用毀。主亦毀。馬廩亦毀之也。○注不就至祭之。○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歿而已。冊府元龜。晉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臧叢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公。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于園寢。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閔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于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食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違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禘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議。固哲。

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禮志。孝武追尊簡文太后。時羣臣希旨。多謂宜配食。徐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虞歛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猶攷別宮。而公子主其祀。是以隱公爲桓立其母廟。不配惠公。可謂權衡悉合。後儒責隱立宮以祭庶弟之母。啓後世追尊妾母者。不察之甚矣。○注禮妾至廢矣。○穀梁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禮記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卽穀梁說。范云。貴賤之序。卽本鄭氏非正之義也。惟穀梁以仲子爲孝公之妾。隱公爲其孫。故非隱爲失禮。又彼傳云。使公子主其祭。范云。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其所論於孫止。卽此之子死則廢也。漢書匡衡傳。告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若然。喪服小記又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妾母不世祭。得祔諸妾祖姑者。孔疏云。當爲壇祔之耳。義或然也。其無妾祖姑者。則小記所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女君。適祖姑。易姓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是也。○注不言至禮也。○舊疏云。欲決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言立者。以其非禮故也。○注加之至絕也。○亦以決武宮煬宮桓宮。皆不加之義也。以武煬等皆君。於稱宮宜。仲子是妾。不合與宮連文。又宮廟尊卑共名。不合不稱宮。故加之以絕。見其殊乎君與適夫人也。

桓未君。則曷爲祭

仲子〔注〕据無子不廟也〔疏〕

注据無子不廟也。○舊疏云。卽上解於孫止是也。其子死訖。猶尙不祭。其子未君之時。不祭明矣。按莊三十二年傳。有子則廟。無子不廟。注自据彼傳爲解。言未踰

年君無子卽不廟。況未爲君之妾母乎。

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注〕尊桓

之母爲立廟。所以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疏〕

注尊桓至賢也。○上元年傳云。公將

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故隱為桓立，尊其母為得事之宜也。通義云：仲子之葬久矣，初歿惠公之喪，又遭天王崩，三年之中，過密八音，未可盛禮興樂，故至是始祭，不就惠公廟者，配無二適也。凡此皆見春秋之初，魯猶秉周禮，解詁箋云：穀梁得之，其曰成之為夫人，斯失矣。禮，妾耐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謂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此士制也。周為姜嫄立廟，設守祀一人，世世不毀，以義起，非常制也。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禮也。隱不成仲子為夫人，故為之考廟宮，若成之，不得為王母乎。經所譏者，正其不得立廟世祭，且著其僭諸公之樂，以明祖禰之廟，且僭天子之樂，大惡不可言也。何君以為善而書之，以成其賢，疏於禮矣。按劉氏於仲子主穀梁之說，故與何君全乖。穀梁又以隱不宜讓，故無賢辭，以公羊不書立之例見之，則考仲子之宮自非失禮。元年傳於不書即位，曰：成公意於仲子之喪，告諸侯，曰：成公意二年傳於不書子氏葬，曰：成公意，又於此言成公意，終始無惡文，非善而何。何氏墨守本經，劉氏譏之，傾矣。

初獻六羽

初者何始也〔疏〕

爾雅釋詁初始也。穀梁傳初始也同。

六羽者何舞也〔注〕持羽而舞〔疏〕

注持羽而舞。禮舞師云教羽舞。

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注：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帔也。皇，故書為翬，元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帔。又樂師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先鄭云：帔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翬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後鄭謂帔析五采繪，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如後鄭義，六舞惟羽舞，皇舞持羽而舞也。所持何羽，義具於下。

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

始僭諸公也〔注〕僭齊也，下倣上之辭〔疏〕

注僭齊至之辭。廣雅釋詁云：僭，擬也。漢書韓安國傳注：僭，擬也。擬，僭即齊之謂。穀梁傳：始僭樂矣。注：下犯上謂之僭。本

此爲義也。倣釋文音戶教反。校勘記云：此當本作下效。故爲作音繁露王道云：觀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差亦僭也。

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注〕佾者，列也。

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疏〕

注佾列至八風。○白虎通禮樂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通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

以節八音而行八風。獨斷云：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

諸公六。〔注〕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疏〕

注六人至

六律。○白虎通禮樂云：諸公六六爲行。何氏本此。獨斷云：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通義云：舊說非也。佾以八人爲列。於文从八。王逸招魂章句云：二八二列也。夫人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其意正以初獻六羽爲每佾用六羽。故言自八佾至於四佾，皆八羽而成佾。魯佾六羽，始殺樂矣。雖於此經不然，然足爲佾必八人之證。繁露三代改制曰：法商而王，舞溢員。法夏而王，舞溢櫛。法文而王，舞溢衡。由此言之，綴兆不必正方，又不得以人數宜如佾數爲難。按左疏引服虔說，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又月令章句云：佾，列人，每佾八人，服冕而執威，則服氏蔡氏以八人爲佾。杜氏以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爲說。取諸侯四。〔注〕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疏〕注四人至四時。○白虎通云：何氏義以舞勢宜方故也。諸侯四四爲行。獨斷云：侯之

樂四佾，所以象四時。白虎通又云：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是班氏用今文說。何氏卽本班爲義也。月令章句：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按白虎通又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則魯詩公羊春秋皆以大夫無舞也。通義云：四八三十二，此正制也。左氏言諸侯六佾，大夫四

者。衆仲探公問羽數之意。欲僭諸公。特詭詞以對耳。又天子之大夫視諸侯。故得通言大夫四份矣。按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自是左氏家說。不得通之公羊。孔氏雖欲合之。謬矣。蔡氏章句。或亦取左氏義耳。白虎通爵篇云。何以知公爲爵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份。諸公六份。約此經爲說也。廣雅釋樂云。天子樂八份。諸公六。諸侯四。與公羊同。通典引月令章句。引樂容曰。舞。天子八份。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說郭引章句。又云。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明古文家以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也。御覽引禮記曰。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份。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六份。大夫判懸。二面。舞行二份。蓋古逸禮語。故與左氏說同。

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

之後稱公〔疏〕

通義云。顧炎武曰。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毛公。畢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按僖九年經云。公會宰周公。注。宰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是天子三公稱公也。上三年。宋公和卒。注云。宋

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是王者之後稱公也。詩篤公劉箋云。部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正義云。后稷本二王後。以有大功。故封于部。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

其餘大國

稱侯〔注〕大國謂百里也〔疏〕

注大國謂百里也。○孟子萬章云。公侯皆方百里。又云。大國地方百里。禮記玉制。同是公侯地。同祇以王者之後。特加爵爲公。故白虎通爵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

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是也。舊疏謂侯與公等者。據有功言之。又云。其實凡平之侯。正與伯等者。皆非也。繁露爵國云。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百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爲方百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宮府園圃堊壑沼稼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國口軍。此公侯制也。

小國稱伯子男〔注〕小國謂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疏〕

注小國至十里○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圻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

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圻內千里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按何氏此注疑有脫誤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是夏殷之制春秋當以公爲一等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當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五十里故白虎通爵篇引公羊此傳下卽云殷爵三等爲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尙書曰侯甸男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又曰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質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于百里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義欲襲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過七十里曰土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倍制地之理體也多少不相配此班氏所據公羊家說也又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土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土二品文少而實多凡五等宜是三等涉下五等而誤董生意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周制其時周官未出其實周爵五等土五品也春秋殷制當公侯百里伯子男七十里矣故云土二品何氏於上大國稱侯注云大國謂百里則此注當云小國七十里與董生正合與班氏所據公羊說微異則又公羊先師之不同者俗儒習見孟子王制之文並何氏注亦改之謬矣通義云舊說此爲春秋改文從質然周爵雖五周分三等周禮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但春秋時變之又以伯子男同一位故桓文之序盟會恆先宋公次諸侯次伯子男錯雜列之左傳鄭伯男也王肅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公侯足句辭經書吳子而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皆以伯子男同等故也含文嘉曰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大國稱侯小國稱子舉中以包之是也繁露爵國又云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

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為次國口軍三。子男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為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為小國口軍三。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為一等。其不以七十里五十里為春秋制審矣。

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注〕相助也。〔疏〕

注相助也。○類聚引風俗通云。相者助也。詩離相維辟公傳。禮記緇衣相亦惟終注並云相助

也。又月令命相布德和令。鄭注相謂三公也。相王之事也是也。

天子之相。則何以三。〔注〕據經但有祭公周公。〔疏〕

注據經至周公。○見桓八

年僖。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注〕陝者蓋

今宏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春秋撥亂世。以黜陟為本。故舉黜陟以所主

者言之。〔疏〕

校勘記云。陝。唐石經諸本同。毛本陝作陝。與訓文篆體合。釋文陝失母反。一云當作郊。古洽反。玉城郊。鄔。非何義。又云。召公。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邵公。云又作召。按作邵乃俗字。呂覽孟春紀。命相布德和令。高誘云。

相。三公也。出為二伯。一相處乎內。按書堯典云。四岳。史記注引鄭注云。主四岳者。謂之四伯。則堯時稱岳四人。殷周稱伯二人也。禮記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注云。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禮記樂記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詩下泉傳云。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禮記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引此傳語。禮記疏引異義云。王者已有州牧。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細陟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伯細陟也。何以為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為二。所以稱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行天下。為其畏。故抑之也。臣有所屬伯也。史記燕世家云。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

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白虎通封公侯云：王者所以有二伯，何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春秋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人主其易也。乃俱致太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共法度也。又巡守篇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于野樹之下。詩甘棠序云：甘棠，美召公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箋云：召伯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說苑貴德云：詩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彼所引詩傳，則魯詩說也。三公佐君而治，二相出巡，故一相處內，引周召事。明二公出作方伯也。○注陝者，至是也。○漢書地理志云：宏農郡陝，故虢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公羊問答云：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據。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爲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里。御覽引十道志云：陝州陝郡，禹貢豫州之域，周爲二伯分陝之地，卽古虢國。白虎通封公侯云：所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毛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則周召分采，舊在岐地。後得六州之地，咸被其德，故由陝分界也。故周南所詠，如江漢汝，在今河南湖廣地。水經注引韓詩序：謂南在南郡南陽之間，謂周南也。召南所載，如南山，則終南山也。江沱，則梁州之沱也。在今陝西四川地。則陝爲卽今之陝州明矣。詩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皆謂由陝而南者也。其陝以東之冀，兗，青，徐，豫，揚，陝以西之雍，從可知也。周承殷制，分爲二伯。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又云：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八伯者，伯下之牧也。夏則無文，唐虞則詩崧高，箋云：當堯時，姜氏爲四伯，堯之末，分爲八伯。故尙書大傳云：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置之，舜因而不改焉。○注禮司至主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又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民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謀害者。

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為，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為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者衆也，重民衆，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況于實，以徵見著，書鈔引異義云：今尙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與公羊說同也。異義又載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又立三少以副之，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之屬，許氏謹案：周公為傅，召公為保，太公為師，無為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周之制也，則許氏以今文家說為前代制，漢代今文正行，故續漢志注引漢官儀云：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也。韓詩外傳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論衡引書大傳云：郊社不修，山川不視，風雨不時，霖雪不降，則責之天，公臣多弑主，孽多亂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為民害，則責之地，公御覽引書大傳又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為民害，則責之司空，是司馬主兵，兵以順天除害，故亦稱天公也。按御覽引書大誓云：乃告司馬、司徒、司空，月令疏引書傳：有司馬、司徒、司空，領三卿，是周初自以司馬、司徒、司空為三公，故書牧誓亦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也。○注春秋至言之。○上傳說諸公有二：一王者之後，一天子三公，此傳止申言天子三公，不及二王之後，故解之，正以天子三公主黜陟，春秋撥亂之書，黜陟為本，故偏取以明所主焉。通義云：主者，主其黜陟也。蓋春秋因事寓戒，故於僭諸公詳之，繁露考功名云：考績黜陟，計事除廢，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孽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萬物各得其冥，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又天地之行云：考實事功，次序段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是王者黜陟以撥亂之義也。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疏〕

昉，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昉作放。

前此矣。前此

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注〕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羽。譏本所當託者。非但六也。故不得復傳上也。加初者。以爲常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不言六佾者。言佾則于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其音。可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薦之宗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宮。足以協萬民。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脈。流通精神。存寧正性。故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不敢

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姦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時民樂其伐討也。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失禮鬼神例日。此不日者。嫌

獨考宮以非禮書。故從未言。初可知。〔疏〕

包氏慎言云。不可言惡大也。王制曰。變禮易樂者誅。僭天子犯誅罪。故云不可言。按大戴禮本命云。誣文武者罪及四世。卽此變禮易樂者是也。

○注傳云。至始也。○校勘記云。宋本監本同。鄂本之作言。其託始者。卽上無駭入極。紕履綸來逆女等傳是也。此傳不云託始。正以魯隱上僭。不始於是。其在先者。爲僭天子。又不可言。故不得託始也。○注前僭至羽議。○校勘記云。議。岡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議作譏。浦云。儀禮經傳通解引作譏。當據正。僭八佾於惠公廟。何氏必有所據。經籍散亡。無以言之。繁露王道云。魯舞八佾。如天子之爲。是僭天子事也。又云。獻八佾。諱八言。六是從僭六羽。譏爲八佾。諱故也。通義云。前此羣公之廟。已徧舞八佾。今於

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讓始於此。然六羽猶讓。八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按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蓋魯祀周公。本舞八佾。後世因用之於羣廟耳。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曰。八佾以舞大武。明昭公時猶用八。季氏之僭八佾。有自來矣。○注本所至上也。○舊疏云。由非六之故。是以不得復發傳云。上古已有六矣。按語義未明。何意謂本所當託者是八羽。非但於六。今諱八讓六。故不復發傳如上。託始之傳也。無緣迹及上古。○注加初至當也。○孔疏云。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恆用。知者。宣十五年初稅畝。杜云。遂以爲常。故云初。杜於此不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按同一初文。義自無二。杜於此初。偶有未解。不得卽據爲確義。杜於傳文始用六佾。下注云。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惟在仲子廟用六。則杜明以仲子之廟恆六羽矣。○注獻者至之辭。○左氏莊三十一年云。齊侯來獻戎捷。杜注。獻。奉上之辭。又穀梁范注。獻。下奉上之辭。禮記少儀云。若獻人注。於尊者曰獻。儀禮燕禮。獻庶子于阼階上。注。凡獻皆薦也。皆於下奉上義合。○注不言至文樂。○祭統鄭注云。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明朱干玉戚亦八列。大夏亦執舞器。故云互言。是言佾則干舞在其中矣。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尙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是文樂象文。武樂象武。婦人無武事。不得有武舞也。解詁箋云。禮。諸侯不敢作樂。天子得賜之樂。樂以象先王之功也。周於姜嫄廟用樂。舞以大濩。則武舞矣。此竇公傳之誤也。周官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王元冕所祭者。諸侯既不得親祭。姜母。若姜祖母。安得奏文樂乎。按姜母雖使公子主祭。當時必有違禮用樂者。故春秋譏焉。左傳云。將萬焉。杜不明言萬爲何舞。據宣八年公羊傳。則萬者干舞。籥者羽舞。萬羽不同。而左氏直言問羽數。則似以萬卽羽矣。彼疏引劉炫述義云。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卽似萬羽同者。以當時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卽萬也。則以婦人廟亦有武舞。非公羊義。范云。言佾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疏引徐

邈亦同范說。蓋皆本之何氏也。○注羽者至疾也。○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傳。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按所載公羊說。萬字宜衍。通義云。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殷舞與春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儀猶獻也。義或然也。○注夫樂至於外。○此下疑成語。與禮記樂記文大同小異。樂記云。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偽。繁露楚莊王云。天下未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具矣。御覽引元命包云。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于內。動發于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宋注和盈于內。鄉人邦國成歌之。發于外形。四方之風也。繁露說合。○注是故至容也。○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史記樂書。太史公曰。正聲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漢書景帝紀。詔曰。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昭功也。○注故聽至其容。○樂書云。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故聽其音。可知其德也。書堯典云。詩言志。詩周南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樂書又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是察其詩。可以達其意。察其所歌。詩意亦可達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又云。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曲直繁瘠。廉肉節奏。則數也。故賈牟賈述武舞云。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論其數。可以正其容也。○注薦之至萬民。○樂書云。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白帖引樂緯云。受命而王。爲之制樂。樂其先祖也。周禮大司樂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又云。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享先祖。又云。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羽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中奏之。皆享鬼神事。

也。其實天神地示亦統之矣。用之朝廷者。周禮樂師云。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鄭注。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彼疏引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鐘。是出入升降皆有樂節之也。又如儀禮。鄉射燕。諸禮皆有樂。無非以序羣臣者也。立之學官者。周禮大胥云。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樂師云。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鄉飲。酒禮。亦有升歌。間歌。合樂。諸節。皆取和協之義。樂書太史公曰。下以變化黎庶。是也。○注。凡人至行正。○樂典引河間獻王樂記。古之爲樂也。本於詩。今之爲詩也。沿乎樂。樂之典教。不可復已。故禮慝而樂淫。樂節則禮。禮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守其正焉。禮和則樂。是以心得其平焉。斯須不違正樂。則夷鄭之音。無自入焉。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樂書太史公曰。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善。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樂記云。樂必發諸聲音。形諸動靜。人道也。聲音動靜。心術之變。盡於此矣。○注。故聞至好施。○樂書太史公曰。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與此徵羽相易。按。徵屬夏。於樂善好施宜。應從史記。說郭引五經通義。以爲湯作濩事云。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白虎通禮樂云。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皆與此大同小異。又五經析疑云。聞角聲。莫不惻隱而哀者。聞商聲。無不斷割而無事者。蓋本成語。引之或殊也。其取義亦止本仁義禮智信。按五行立說。○注。所以至正性。○通流。郭本作流通。宜據正。樂記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樂書太史公曰。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人心也。董仲舒傳。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性。接於肌膚。藏於骨髓。白虎通云。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書鈔引樂緯云。作樂所以防隆滿。節喜盛也。樂書云。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

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注故樂至作也。○樂記云。樂由中出。注。和在心也。又云。禮自外作。注。敬在貌也。又云。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注。文猶動。樂書太史公曰。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漢書禮樂志云。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注禮樂至致爭。○樂記云。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於外。而民莫不承順。○注故禮至入之。○樂記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又云。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書太史公曰。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形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是也。○注是以至辟也。○樂書太史公曰。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泆也。○注魯詩至琴瑟。○疑唐風山有藎何。不日鼓瑟傳也。漢書藝文志。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東漢世習之者。有高詡。包咸。魏應等。自鄭氏箋毛。而三家遂廢。魯詩亡於永嘉之亂。此其傳也。白虎通禮樂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方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微樂之法也。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又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故禮記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明非災患喪病。皆日琴瑟也。但此以徹縣專屬諸侯爲異。彼疏引熊氏云。說題辭云。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肓。從題辭之義。題辭又云。無樂者謂祭祀之樂。然則大夫士日琴瑟者。治身之樂也。故周禮小胥。有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有工歌之樂。而特牲少牢。諸篇無樂也。又按。詩鄭風女曰雞鳴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雖特爲士言之。其實縣中亦有琴瑟。得包有大夫也。戴禮言。大夫不徹縣。魯詩止諸侯以上。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記與三家之詩。皆七十子後者各記所聞。故有殊也。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又云。以樂侑食。禮記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又論語微子述魯樂官。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官。周禮疏引鄭注云。皆舉食之樂。則諸侯與天子同食日舉樂。不徹縣焉。○注王者至作樂。○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

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白虎通禮樂云。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于陽。故曰制。樂象陽。禮象陰也。初學記引五經通義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奢侈。滌邪志。通中和也。漢書董仲舒傳。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音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繁露楚莊王云。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王者先功成。後治定。故文武周公俱有樂。功成卽作。而制禮必俟成王之世也。○注未制至用之。○白虎通禮樂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曰。曷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已也。可因先以太平也。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又王吉傳。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用之。又禮樂志云。王者未作樂之前。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書疏引鄭注洛誥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代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禮。非始成王用之也。蓋始起之時。草創初定。未遠制作。故一依前代。無事變更。論語堯曰。篇。湯告天之辭曰。敢用元牡。集解引孔曰。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是也。○注堯曰至大武。○護。宋本。閩本。監本同。毛本作護。非。釋文。亦作護。白虎通禮樂云。禮記曰。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籥。招。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護。周樂曰大武。象。獨斷云。堯曰咸池。舜曰大韶。一曰大招。夏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按周禮大司樂。又有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史記注引庾蔚之云。樂興於五帝。禮成於三王。樂興王者之始。禮隨世之質文。故作樂自黃帝堯舜始也。韶。聲。招。通。○注各取至同歸。○紹。閩本。監本。毛本作紀。依鄂本改正。浦云。儀禮經傳通解。紹。按。以紹。釋。韶。以同音爲訓。詁也。討。閩本。監本。毛本作紂。依宋本改。禮記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濩。伐而作濩。武是作樂皆取其民所樂己者名之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己爲本。舜之時。民樂

其紹堯業。故樂名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樂名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武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樂名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宋注。舜服繼堯之業。駢讀曰類。是卽異號同意。異歌同歸之義也。白虎通禮樂云。堯曰大章者。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籥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大司樂鄭注云。大馨。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惟大夏取義微殊。繁露楚莊王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舜時民樂其韶。堯之業也。故韶者韶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承。故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於始。重本之義也。然則周之大武。本作於文王。武王周公。復有所增修耳。文王爲受命之王。故詩人皆推本爲說也。堯樂有成池。又有大章者。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矣。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又云。成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成。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所不施也。周禮曰大成。然則成池者。堯所增修黃帝之樂。大章則堯自作樂名也。禮疏引熊安生說。以大卷當大章。泥於周禮大卷在成池之上。而樂記又以大章在成池上。故也。不知周禮順世代爲序。樂記以大章爲主。以其爲堯之正樂。成池則堯所增修。異代之樂。故次於下也。樂記又云。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云。夏大也。注。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云。殷周之樂盡矣。注。

言盡人事也。周禮曰：殷曰大濩，周曰大武，與周禮注同。彼疏又引鈞命決云：伏義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禱。又引樂緯云：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禮樂志六莖五英互異。宋注云：六英者爲六合之英華，五莖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亦望文生義耳。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先儒有數義農等爲五帝者，故亦可有樂。周代已不存矣。樂書云：名與功偕，正義曰：名謂樂名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章明韶紹以韻爲訓，夏大武伐以義爲訓，護卽取本字爲義也。○注失禮鬼神例日。○舊疏云：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之屬是也。○注此不至可知。○舊疏云：言考宮與獻羽實同日，若置日於考宮上，則嫌獻羽不蒙之，獨日考宮以非禮而已。故從下事言初，初是非禮辭，則獻羽非禮可知。然考宮得變禮而不置於獻羽上者，嫌別日故也。知初非禮者，正以初稅畝同文。按何氏此注云：嫌獨考宮以非禮書，似又以考宮亦失禮，與上注得變禮義異。蓋穀梁傳云：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羊以仲子爲惠妾桓母，隱卽爲桓立，亦不必遽爲其母立廟，故仍疑其非禮與。或獨爲衍字與。穀梁傳曰：初獻六羽，始僭樂矣。是亦以初爲非禮辭。

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疏〕

注邾婁至會也。○杜云：邾主兵，故序鄭上。孔疏：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以其不稟

王命，故以主兵爲首。雖小國主兵，卽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爲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者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氏以楚人指子玉，故如此解。按孔氏此疏，深得經旨。穀梁注亦云：邾主兵，故序鄭上也。伐宋而注言主會者，邾婁會鄭伐宋，故曰主會。明邾婁當首其惡，非會盟之會也。

螟〔疏〕

釋文：螟蟲食苗心。通義云：爾雅曰：食苗心螟，食葉蝻，食節賊，食根蠹。唯膏螟者，散文通矣。京氏易傳曰：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按左疏引舍人爾雅注云：食苗心者螟，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曰螟，言其茲冥冥難知也。

詩疏引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子方卽好妨。見齊民要術。今食苗心小青蟲。長僅半寸。與禾同色。尋之不見。故言冥冥難知也。余族弟卿雲言。又有小白蟲。藏在苗心。么麼難辨。有此卽禾葉變白色。而不能放穗矣。余按說文以螟爲食穀葉者。誤。按今南方苗將秀時。有小青蟲。匿於苗心。大不及半寸。不可見。但視葉有縹絲。亦謂之結蟲。謂苗葉纏結。穗不能出。由心達葉。俱爲所食。重則枯槁。輕亦收成減薄。是說文與爾雅無異也。禮記月令云。仲春行夏令。蟲螟爲害。注云。暑氣所生。爲災害也。與蠶異物而同類。左疏引陸璣又云。舊說螟蟻蝻蝻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竊究內外言之耳。故健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郭璞亦云。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

何以書記災也。〔注〕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

禁民之所致。〔疏〕

注災者至至者。○災。閩本。監本。毛本同作災。宋本作災。上三年傳曰。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此災謂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異大於災也。詩疏引洪範五行傳曰。害物曰災。易復云。有災

膏。釋文引子夏傳。傷害曰災。國語周語云。天降災戾。韋注。災。謂水旱蟲螟之屬。三年日食之後。有衛州吁公子。壘諸變。此因觀魚失政在先。螟災在後。是爲隨事而至也。白虎通引潛潭巴云。災之爲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爲言怪也。謂先發感動之也。○注先是至所致。○疏及閩本。監本。毛本。作急法。十行本作急治。誤。隱公事見上。左疏引孫炎爾雅注云。螟蟻蝻蝻。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說苑貴德云。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尙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份。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按元當作五。類聚引漢舍孳曰。螟應苛刻。文選注引彼注云。苛者切也。與此苛令急法合。詩疏云。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而致。理爲兼通也。經義雜記二云。五行志云。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爲又逆臧釐伯之諫。貪利區督。以生蠹蟲之孽也。案何注公羊云。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所致。又春公觀

魚子棠傳何以書譏遠也。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與董義合。杜注左傳。但言蟲食苗心爲災。故書當以劉說補之。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疆卒。〔注〕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

俠又未命也。故獨得於此日。〔疏〕

左疏引世本云。魯孝公生僖伯。疆生哀伯。達生伯氏。緝生文仲。辰。說文竹部。竦。讀若春秋魯公子疆。取其音也。按十二月無辛巳。十二月小也。辛巳爲十一

月二十九日。及六年正月初一日。○注日者。至大夫。○上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此公子疆卒日。故云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也。通義云。前者公觀魚于棠。疆諫不聽。比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故爲隱公恩痛日之。因以喪爭臣。按公羊不載僖伯諫觀魚事。然不能無故加恩。孔義或然。○注益師至此日。○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欲見三世之法。故不日。以見所傳聞世。大夫有罪無罪皆不日也。下八年冬十有一月。無駭卒。傳疾始滅也。是有罪不日。又九年三月。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是未命也。惟疆與益師同無罪。而疆當時實隱公有恩。故因日以示義。毛本。閩本。監本。俠上有据字。校勘記云。鄂本無据字。是也。舊疏中標注同。十行本衍。當刪。正浦云。元年益師卒。疏引此。亦無据字。

宋人伐鄭。圍長葛。〔疏〕

杜云。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京相璠土地名。長社縣北有長葛鄉。大事表云。在今許州府長葛縣北十二里。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南與龍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東逕故城北。

鄭之長葛邑也。春秋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又按京杜並云。長社縣北有長葛鄉。斯乃縣徒於南矣。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長社。注。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樹暴長。因名長社。方輿紀要。長社故城在許州長葛縣西一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注〕据伐於餘丘不言圍〔疏〕

通義云常辭國乃言圍又云邑而言圍者有四類長葛新城緡郊惡之言圍師

及齊師圍成圍宋彭城圍戚國之言圍內邑不聽言圍圍棘之屬是也內諱取邑言圍圍洮圍台之屬是也○注据伐至言圍○舊解云即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是也

疆也〔注〕至邑雖圍當

言伐惡其疆而無義也必欲為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所以不知鄭疆者公以楚師伐宋圍緡不

言疆也〔疏〕

注至邑至義也○通義云宋疆而無義圍蹙窮邑至於非歲將為明年取長葛見惡故張本於此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范云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

圍伐兼舉以明之亦惡其疆而無義也穀梁又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彼疏引廢疾云廢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為輕斬樹木壞宮室為重是理道之不通也鄭釋之云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為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不可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為毒害更重也劉氏逢祿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為長苞人民毆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注必欲至圍也○繁露玉杯云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鄭伯志在滅段故如其意營克宋人志在得長葛故如其意言圍所謂逆而罪之不如徐而味之也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故表其意以惡其疆也○注所以至疆也○傳文疆也不明故注文申言其非謂鄭疆也僖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不仁之甚不言宋疆故知此非惡鄭也惟彼楚自伐宋此注言公以者因魯乞師伐齊遂道伐宋罪坐所由故言公以也或涉彼下經公以楚師伐齊誤衍

公羊義疏八

隱六年

盡七年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疏〕

唐石經宋本岡本監本毛本同左氏作渝平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傳奕定本質直若輸河上公王弼作渝古字通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疏〕

公羊古義左傳作渝云更成也成猶盟也桓元年傳渝盟無享國秦晉爲盟成而不結宋及楚平傳載盟詞渝盟猶渝成也渝成猶渝平也公與鄭

絕鄭來渝平隱不享國桓莊結成以隱爲詞則渝盟不得爲成盟矣詛楚文云變輸盟刺廣雅輸更也渝與輸同輸亦訓墮故左氏謂之更成公羊謂之墮成其義一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渝讀爲輸二傳作輸廣雅云輸更也釋詁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言更成杜氏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按渝輸古通用爾雅云渝變也杜氏用雅訓變亦更之義也通義云渝輸異文同義易曰成有渝越之盟詞曰渝盟無享國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輸盟猶渝盟也輸成猶渝成也成猶平也調人凡有鬪怒者成之和難平爭謂之成平而變渝是謂墮成古文訓詁以輸爲墮左傳墮幣服虔曰墮輸也詩載輸爾載荀子成相辭展禽三緇春申道綴基畢輸其義皆爲墮按爾雅釋詁云平成也郭引穀梁傳曰平者成也又釋言渝變也注謂變易說文水部渝謂變汗詩羔裘及板箋皆云渝變也渝變卽墮壞之義故渝正字輸假借也爾雅釋文云舍人渝作縶縶又渝之或體也按書呂刑云獄成而孚輸而孚輸與成對亦卽墮義成者有司讞獄於上從而定之輸者上反其所讞者也成無弗孚輸亦無弗孚故出入皆當其情也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與公羊義合

何言乎墮成〔注〕

据壘會諸侯伐鄭後未道平

也何道墮成〔疏〕

通義云。諸云何言乎者。皆見非經所常言。問何所為而言此。○注据鞏至墮成。○即上四年秋。鞏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是也。伐鄭以後。經無平文。故不得言墮平。

敗其成也。

〔注〕鞏伐鄭後。已相與平。但外平不書。故云爾。〔疏〕

注鞏伐至與平。○鞏伐鄭與平。傳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据。按漢書藝文志載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雜記八

十三篇。何氏時宜見在。故所引或傳所不載也。○注但外至云爾。○舊疏云。魯與鄭平。而言外平者。謂伐鄭之後。時公子鞏外與鄭平。不得公命。是以不書。故曰外平不書耳。

曰吾成敗矣。〔注〕吾魯也。

〔疏〕

注吾魯也。○舊疏云。稱魯人之詞。故加曰。据傳文則墮平在魯。曰鄭人來者。兼為內諱與。

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注〕末無也。此傳發者解

鄭稱人為共國辭。〔疏〕

校勘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漢石經無也字。唐石經末作未。誤。何訓為無。明當作末。宋十行本下句亦譌作未有成。○注末無也。○禮記檀弓云。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注末無也。小爾

雅廣詁云。末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未有以言之。高注。末猶無也。○注此傳至國辭。○舊疏云。傳發此吾與鄭人未有成事者。非直解鄭擅獲諸侯為有罪。而魯侯不能死難。亦當絕。故令鄭稱人言輸平。則魯侯亦合稱人矣。一箇人字。兩國共有。故云稱人為共國辭。段氏玉裁云。疏云一箇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國共。非共國也。下注稱人共國辭者。同誤。按段說是也。

吾與鄭人。則曷為未有成。〔注〕据無戰伐之文。

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注〕時與鄭人戰於狐壤。為鄭所獲。〔疏〕

左傳隱十一年。公之為公子。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杜云。狐壤

鄭地。則左氏以狐壤之事。在春秋前。杜又云。內諱獲。故言止。按左傳皆紀實。無諱文。依左氏。則隱公尚為公子。不必諱。杜注可謂贅矣。

然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

也。据鞏戰君獲言師敗績。〔疏〕

注戰者內敗文也。○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

不復言師敗績。故戰為內敗文也。○注据鞏至敗績。○鞏戰見成二年。彼云季孫行父以下帥師會晉卻克以下及齊師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然則彼齊君被獲。故言師敗績。此魯侯被獲。亦宜言戰。經無戰文。故据以為難焉。

諱獲也。〔注〕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與鞏戰辟內敗文異。戰例時偏戰日。

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不月者。正月也。見隱終無奉正月之意。不地者。深諱也。使若實輸平。故不

地也。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疏〕

通義云。言來者起狐壤內地內

敗舉戰不舉敗。公獲不舉戰。其辱彌甚。其諱彌深。春秋多微文。故戰于狐壤。而曰鄭人來輸平。高克奔陳。而曰鄭棄其師。固不可以文句求也。蓋若但敗。則可書戰以起之。今君獲而又不死位。辱莫大焉。故並戰諱之。所以為獲諱故也。○注君獲至諱也。○繁露奉本云。王疾君獲。不言師敗。故成十六年傳云。楚何以不稱師。王疾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注。凡舉師敗績為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為重。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為重也。此舉外以明內外諸侯被獲。不言師敗績。舉君獲為重。內不得舉君獲。故並不書戰以見敗。而以輸平諱也。若然。莊九年。乾時之戰。言我師敗績者。傳云。復仇也。注。復仇以死敗為榮。故錄之。彼有復仇之美。故敗績不諱也。○注與鞏至文異。○鄂本作異。是也。閩本。監本。毛本。異誤。是。疏中引注同。當据正。鞏戰辟內敗文者。成二年注云。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也。然則齊侯被獲。宜去敗績。但舉君獲為重。直言戰而已。又以內大夫在。嫌為魯敗。故不得但言戰。所以辟內敗文。此

自以魯君見獲。故不言戰焉。是與彼異。○注戰例至戰月。○校勘記云。十行本補刊偏誤偏。今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訂正。偏戰日者。舊疏云。卽桓十二月丁未。戰于宋。傳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云是也。案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卯。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煩而不殺者正也。又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嫌夷狄不能偏戰。是偏戰日也。詐戰月者。舊疏云。卽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是也。然則僖三十三年殺之戰日者。傳云。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焉。是何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蓋詐則出其不意。傷害尤多。偏則結日而戰。有忿不加暴之義。故傳元年傳。季子待之以偏戰。春秋美之也。○注不日者。鄭詐之。○明此爲詐戰也。通義云。穀梁傳曰。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蓋自暈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平而不果。乃反致戰。若所謂平莒及鄆莒人。不肯者。故經得以輸平言之。歸輸于鄭者。起鄭人。不肯也。義或然也。○注不月至之意。○下十一年傳。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輸平不月。又云。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輸平在正月。何氏必有所據。若書正月。則嫌隱有正。與成公之意不合矣。○注不地至地也。○舊疏云。若地。宜言輸平于狐壤。似若戰于之類。辱莫大乎君獲。故深諱之也。繁露竹林云。使人有廉恥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爲虜也。○注稱人至絕之。○鄂本擅獲上有明鄭二字。閩本。監本。毛本無。脫也。宜據補。成二年傳。佚獲也。注。當絕。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知魯侯不死難亦當絕也。僖十五年。獲晉侯。注云。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是鄭與魯皆坐絕。故書人以起之。明魯亦人焉耳。不專惡鄭之詐戰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五月無辛酉四月之十二日六月之十三日也艾者杜云泰山牟縣東南有艾亭大事表云杜不言齊地當疑地在

齊魯之間在今沂州蒙陰縣西北又哀十一年及齊師戰于艾陵孔氏曰在博野縣南六十里在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與此別張氏守節謂艾與艾陵爲一地者誤也大事表又云桑氏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漢蓋縣在今沂水縣西北六十里沂水與蒙陰相鄰以地勢準之亦相近齊乘云艾山在沂州西三十里寰宇記艾山一名臨樂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北三十里按沂州西三十里與蒙陰西北亦不連其謂新泰東北與泰安東南相近恐是艾陵也舊疏云下無相犯之處而書日者以下八年三月我入邲傳云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然則雖不復侵伐亦有爭邑之隙故書日也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注〕首始也時四時也過歷也春以正月

爲始夏以四月爲始秋以七月爲始冬以十月爲始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疏〕

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初學

記文部引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古文無事不必具四時按春秋兩家謂今文公羊穀梁是也古文謂左氏也或不當句不讀爲否不必具四時不衍字也謂公穀之經或有不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皆放此是也漢書藝文志云劉何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春秋之脫四時猶易之脫无咎悔亡也惟古文無脫斯東漢以來儒者咸好古學與按今文公穀二家亦皆四時具故穀梁家范

注亦云無事書首月不遺時也。彼九年傳亦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是也。杜氏此注即本公羊立說。劉歆此言未知何據。漢書律厯志載劉歆說云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是三家於此並無異說。○注首始也。○爾雅釋詁首始也。○注時四時也。○周禮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注時四時也。禮記祭法云祭時也。注時四時也。易象上傳應乎天而時行。虞注時謂四時。○注過歷也。○說文危部過度也。史記外戚世家皆過栗姬索隱過謂踰之踰度皆與歷義近。○注春以至月也。○謂建子建卯建午建酉之月也。通義云王者審明而治必奉順四時之正。天道正於上人事正於下。故春秋謹時月日以進退中失之事焉。十二公之篇有無冬者無秋冬者五月或以冠夏十有二月或不冠冬方見變文以起微意常不立則變不見是故無事必具四時爲常法也。其或不具者即有所爲可知爾。

首時過則何以書〔注〕据無事也。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注〕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也。有事不月

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疏〕

釋文編必連反。字林聲類皆布干反。隸釋載漢石經爲年下直接傳文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編年曰隋書李德林傳史者編年也。故魯號

紀年。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通義云諸特言春秋者皆一經之達例。所以損益舊史而示新義者也。周書時月解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注明王至是也。○堯典文也。浦氏鐘云尚書作人時按作人者係唐人避諱所改。經傳子史皆引作民。按書大傳考靈耀史記漢書所引皆作民。凡兩漢諸儒所引無作人者。欽若史記作敬順。欽訓敬。若訓順也。漢書魏相傳云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義和之官。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之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漢書律歷志。劉歆說曰夫歷春

秋者。天時也。列入事而目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皆奉順四時之正義也。月令疏引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也。五行大義引曾子書疏引伏生傳。皆同。○注有事至定矣。○包氏慎言時月日。褻貶說云。春秋本天以治人。首書元年春王。正君也。君正而國定。故以時月日治公。卿大夫。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王不知省歲。則不知爲王。卿士不知省月。則無以爲卿士。庶尹不知省日。則無以爲庶尹。春秋以時月日進退王公。卿大夫。非春秋之法。自古帝王相傳之法也。劉子駿爲左氏家之宗。其言曰。歷春秋者。天時也。列入事而目以天時。以陰陽之中制其禮。則名書之以春秋。取其以禮制中也。禮者國之命。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也。子思子作中庸。以發明春秋之旨。言春秋以中爲用也。事背乎中。則貶責加焉。中者元之所交會。乾元統天。坤元承天。而交于春秋。故曰。時月以逮分。至啓閉。易之八卦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之大業也。吉凶生大業。鑒古知今。觀往察來。爲人君者。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如時之繫歲。月之繫時。日之繫月。統之有宗。會之有要。則大業日新矣。洪範曰。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反是。而不成。不明。不彰。不彰。不康。亦如之。然則時之缺。月之缺。日之缺。非史氏之缺。仲尼缺之示教也。無王者王之所誅。桓篡弑。無王也。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於聘之年。去秋冬二時。明刑罰之弛也。成十年去冬。曠時祭而違如晉。藏令不行也。桓十七年五月無夏。夫人不知有公也。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欲倚吳而取吳。孟子失所庇也。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日壬申丁丑。天子爲諸侯所致無月者。諸侯不供職也。易繫詞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四時之序。天地之運。貞觀也。日月會合。有晦有朔。貞明也。貞之爲言正也。不正則無觀無明。而乾坤幾乎息矣。春秋之以時月日爲褻貶。示人以正傳而已。然則有事則不必月者。視乎事之是否。以定詳略爲褻貶。天道遠。人道邈。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以天

道正人。仍以人道奉天。天之與人昭昭也。所以必奉四時之正也。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

故書以疾之。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疏〕穀梁傳云。外取邑不志。此何以志。久之也。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上四年。莒

人取杞。率婁。疾始取邑。此宋人取鄭。長葛。譏久。故同一傳也。○注古者至疾之。○白虎通三軍云。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上五年。穀梁傳注云。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卽取何義爲說也。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邵南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御覽引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矣。禮記或禮說之譌。鹽鐵論執務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曰。念彼恭人。畏此罪罟。又備胡云。古者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又引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故聖人憐其如此。憫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又繇役篤云。古者無過年之徭。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一非。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于骨髓。此杜杜采薇之所爲作也。按詩采

薇云。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箋云。古者不踰時。今薇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漢書匈奴傳引彼詩。爲懿王時事。故得有踰時之作焉。詩何草不黃云。哀我征夫。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彼幽王之詩。故箋陳古以刺今焉。○注不繫至取也。○范云。上有伐鄭圍長葛。言長葛。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左疏引服虔云。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望文生義。無足據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

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鄆入于齊。

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疏〕

注叔姬至媵也。○舊疏云。知如此注。見上二年冬。伯姬歸于紀。自爾以來。不見紀伯姬卒之文。今叔姬又歸之。知是其媵矣。自

虎通嫁娶云。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叔姬。伯姬娣也。○注至是至國也。○白虎通又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又云。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家舊說也。杜云。叔姬者。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云。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皆本何氏義也。范氏引許慎云。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疏引一解云。引易者。證待年于父母國。與嫡俱行也。○注婦人至君子。○釋文作從適。云。丁歷反。本又作嫡。舊疏以爲書大傳文。穀梁注引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是與何氏義同。詩召南江

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蓋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往者也。蓋女子十五笄而字。故可以從嫡。○注媵賤至賢行。○舊疏云。春秋之內。例不書媵。以其賤故。今此書。以其後為嫡。終有賢行也。知後為嫡者。以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卒葬皆書。為嫡明矣。按白虎通嫁娶云。嫡夫人死。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嫡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為嫡。經不譏也。白虎通又云。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自是古文春秋及禮家說。與今文春秋不同也。○注紀侯至錄之。○莊三年云。紀季以鄆入于齊。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是紀為齊滅。紀季以鄆入齊事也。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傳其言歸于鄆。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不稱歸。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之子謂嫡。嫡歸而以媵俱行。今嫡不以媵備數。故曰不我以。以者。備數之詞。雖待年父母之國。其後歸也。亦當略之而不錄。又安得稱歸。且媵不聘。春秋傳曰。聲伯之母不聘。然則叔姬者。紀侯之妾。春秋與伯姬同稱歸者。以賢而能守節也。蓋紀季以鄆為齊附庸。處齊襄無道之世。叔姬能全竟婦道。故春秋重而錄之。莊三十年注云。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明其能全夫人之行也。左疏引賈逵云。刺紀貴叔姬。三傳皆無此義。孔疏云。魯女嫁于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娣。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例。夫魯女嫁于鄰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僅一叔姬為媵乎。直是妄說。

滕侯卒〔疏〕

漢書地理志云。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曰。左氏傳云。邾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按。漢書古今人表。列叔繡於武成之世。志

云。懿王自是錯誤。左傳疏引地志作文王。可證。春秋釋例土地名

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杜注云。滕國在沛郡公邱縣東南。

何以不名〔注〕据蔡侯考父卒名〔疏〕

注据蔡至卒名。○見下八年夏。

微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疏〕

桓二年云。滕子來朝。知滕子爵。故爲微國。微國則其稱侯何。〔注〕據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疏〕○上五年傳文。不

嫌也。〔注〕滕侯卒不名。下常稱子。不嫌稱侯爲大國。〔疏〕注滕侯至大國。○下常稱子。桓二年。滕子來朝。是也。後此常稱子。知實子爵。故不嫌爲侯。

此稱侯者。自別有義。通義云。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獨卒滕侯。宿男。邾婁子。薛伯。是四國皆當隱之。篇來接於我者。其爲寡賢親。內襄錄甚明。說左氏者。但以爲從赴。且如彼傳云。魯爲凡。蔣。邢。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是必嘗來赴矣。而六國之卒。豈不見於春秋何也。周初滕薛皆侯。時降在伯子。春秋與其來朝賢君。襄稱故爵。但滕侯後旋事桓。墓義不終。不足書卒。故還從其父加錄。若然。薛伯以伯卒。滕子之父以侯卒者。春秋之義。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自桓公以後。滕遂稱子。歷莊閔僖文之篇。不復書卒。所以深著此滕侯卒爲襄文。使與大國無嫌矣。春秋貴賤不嫌同號。〔注〕貴賤不嫌者。通同號稱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

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貴賤不嫌同號是也。〔疏〕注貴賤至稱也。○通義云。貴賤易辨。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號。若大國稱侯。襄亦稱侯。

微者稱人。貶亦稱人。各有起文。號同實異。按春秋別嫌明微。嫌則別之。其不嫌者。當文自見。故無須別也。○注若齊至是也。○齊稱侯者。上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之屬是也。舊疏云。不云晉者。晉爵未大。故按齊始見春秋。故注科舉。無義例也。微者稱人。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屬是也。貶亦稱人者。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楚子也。貶。又二十七年。楚人陳侯以下圍宋。傳。爲執宋公。貶。又上六年。鄭人來渝平。是也。皆有起文者。舊疏云。滕侯卒不名。下恆稱子。起其微也。齊侯恆在宋公之上。起其大也。宋人盟于宿不書日。亦起其微也。鄭人來輸平稱人者。國共辭。起其貶之。然則齊貴滕賤。微者賤。楚子貴。俱無嫌義。故不妨號同。又若王子虎卒。王子猛卒。同稱王子。不嫌其同也。一君一臣。昭昭也。美惡不嫌同辭。

〔注〕若繼體君亦稱即位。繼弑君亦稱即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辭是也。滕微國所傳聞之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

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疏〕

通義云。美惡易見。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辭。若宋萬出奔陳。曹羈出奔陳。楚子使椒來聘。吳子使札來聘之類。屬辭比事。美惡自明。蓋春秋正百物之名。理羣事

之然否。必其不嫌。乃得同號同辭。苟嫌矣。析疑辨微。纖芥不遺。是故紀履綸來曰逆女。莒慶來曰逆叔姬。救邢先言次而後言救。救晉先言救而後言次。牟婁防茲言及。鄆謹龜陰不言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之師相爲用曰以。善曰還。不善曰復。善曰歸。不善曰入。皆使貴賤不相假。美惡不相錯。難可悉數者也。按此亦爲全經發凡起例。故曰春秋也。○注若繼至是也。○舊疏云。繼體君稱即位。文成之屬是也。繼弑即位。桓宣是也。皆有起文者。前君之薨書地者。起其後即位者是繼體之君也。若前君薨不地者。起其後即位非繼體之君也。由是之故。春秋不嫌同辭矣。春秋正辭云。若秦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也。楚子使椒來聘。惡也。人皆知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弑亦稱卒。子野毀亦稱卒。則以閔公不言即位異之。宣公亦言即位。昭公亦言即位。則以子卒不日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時。又若莊公二年。王姬歸于齊。齊襄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齊桓也。一無惡。一有惡。則以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見之。又以後之徒言歸也。而見逆與築館之爲起文。詳略互相明。以使不嫌也。又若諸侯篡國亦書入。天王入于成周亦書入。傳曰不嫌。亦其義也。又若我無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也。宋司馬華孫來盟。亦不稱使。則其主不嫌也。篡不明去葬。嫌也。篡明者書葬。不嫌也。篡已明而不書葬。重於篡也。篡不明而書葬。因其事也。齊景公之篡也。以書齊慶封來奔見之。宋文公之篡也。以書諸侯之會于扈見之。齊惠公。鄭襄公。晉悼公。皆不見篡。徒以不書弑君之葬。則知其不討賊。而篡亦見之矣。衛宣公受國于討賊之後。嫌於非篡。則書立以明之。晉成公以賊復見。亦嫌於應受國。則去葬以明之。齊惠。鄭襄。晉

悼齊景皆晉成公比也。然與不篡者同辭。而書葬以起問者。明義法也。又若殺大夫稱名稱國同辭矣。乃如晉殺先穀。衛殺孔達。其事不同。則孔達有起文以異之。陳殺洩冶。晉殺三郤。其事不同。則洩冶有起文以異之。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孫黑。其事亦不同。皆無起文。則去葬以明殺無罪。書葬以明殺有罪。亦異之。又若晉殺三郤。亦稱國。晉殺胥童。亦稱國。則與君弒同月。而先書以大異之。又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則不書葬。以明晉侯之志。平殺以異之。莊氏此論。可謂深切著明。讀春秋者。隅反可也。○注滕微至其義。○禮。宋本。閩本。監本同。鄂本禮作祿。按。鄂本是也。滕子朝隱公。在下十一年。彼注云。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褒之是也。劉氏逢祿箋云。何君說紀季姜義曰。子尊不加於父母。此云嗣子得以其祿祭。互相足也。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三王通義。此先書滕侯卒者。唯王者有先施之誼。所以懷諸侯也。明子襄爲侯。應以侯祿榮其親。故於此書侯以張義。薛不褒其父侯者。舊疏云。薛侯父卒在春秋之前。故無褒之文。是也。

夏城中丘〔疏〕

杜云。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東北三十里有中邱城。故此傳云。內之邑也。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南徑中邱城西。春秋隱七年。城中邱是也。一統志。中邱城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三十一里。

漢志臨沂屬東海郡。今爲蘭山縣地。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上問中丘者何。指問邑也。故因言何以書。

嫌但問書中丘。故復言城中丘何以書也。〔疏〕

注上問至書也。○校勘記云。宋本。監本。閩本。毛本同。定二年疏。引此注。上問作上言。當據正。下文云。因言可證。若作問。則與指。

問邑也。問字複矣。又故因彼疏引此注作欲因，亦宜據正。蓋若但問何以書，嫌止問中邱書之故，均連城中丘問之，明所問之故在城也。

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

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

城邑例時〔疏〕

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通義云：重用民力，故得時不得時必書，然則重有二義。一者重用民力，二者注云功重是也。○注至令至壞敗，○宋本闕本監

本，毛本同。鄂本弛作施，按釋文亦作崩弛。施俗字，史記河渠書：延道弛兮離常流，索隱：河道皆弛壞。漢書賈山傳：臣恐朝廷之解弛，皆壞敗之義也。師古曰：弛，放也。是也。○注猥苦百姓，○漢書五行志：兼受其猥，師古曰：猥，積也。又溝洫志：水猥盛則放溢，師古曰：猥，多也。猥苦，猶曰多苦積苦也。不早修完，重苦百姓，故曰猥也。○注故言至無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是凶年雖修舊亦譏，豐年但可修舊耳。不知補完至大興工作，故書城以譏。左傳謂譏不時，經書城亦有在冬令而傳。又云書時，是春秋爲胥吏之書，毫無意旨矣。穀梁云：城，爲保民爲之也。范云：刺公不修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夫勇夫重閉，而況國乎。周官有掌固司險之官，掌修城郭溝涂，若並城責之過矣。○注城邑例時，○舊疏云：卽下九年夏城郕，襄十三年冬城防是也。按此內城之例，僖二年城楚邱，則書月。彼傳云：孰城，城衛也。明外城不止書時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

莊八年左傳：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卽此。錢氏大昕論春秋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踰其分也。按左傳又云：生公孫無知，有龜

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則夷仲年之過盛可知矣。

其稱弟何〔注〕据諸侯之子稱公子〔疏〕

注据諸至公子○禮喪服傳文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云諸侯之子稱公子

母弟稱弟母

兄稱兄〔注〕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為如矣齊人語也分

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厚異於羣公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喜

內見聘事也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為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

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疏〕

隸釋載漢石經稱兄下接下傳凡伯者何按春秋稱弟者此及桓三年弟年十四年弟語襄二十九年弟年夫之屬是也

稱兄者昭二十年兄輒是也皆謂母弟母兄也春秋說云春秋凡書弟者皆母弟左氏公羊皆然趙匡駁云以為不可以訓此非駁傳乃駁經也以兩國言之則秦后子鍼楚公子干皆秦景楚靈之弟也春秋獨書秦伯之弟鍼豈非鍼為母弟與以一國言之則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也春秋獨書宋公之弟辰則地非母弟可知魯宣及叔肸同出敬蕤衛獻與子鮮同出敬媯故肸之卒歸之奔皆稱弟此母弟之尤章明較著者故曰非駁傳乃駁經也穀梁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只可說禮不可與語春秋○注不言至語也○隱元年傳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即不如齊人語也按古人文字多有此例如無念念也無甯甯也之屬是也○注分別至子也○分閩本監本毛本作公誤依宋本正釋文出分別二字陸本不誤也繁露十指云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是變文從質之義也又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周文同夏春秋變周從殷故親親所以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故史記梁孝王世

家曰。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袁盎等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實。實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是實文尊親之殊也。通義云。春秋承衰周之敝。文勝而離。人知貴貴。莫知親親。開端首見鄭段之禍。將大矯其失。非因人情所易親者而先示之親。則其教不易成。蓋由父言之。凡有兄弟。豈有同異。由母言之。雖愛無差等。亦施由親始。特撥亂之漸。不得已之志耳。故至所見之世。且錄貴小國殺公子。以廣親親之義。明非專厚於同母也。按孔氏此論。洞穿禮經春秋。可謂至論。不然。則喪服傳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則與春秋有不可通者矣。○注聘者問也。○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類聚引白虎通云。聘者問也。詩采芣傳云。聘問也。○注來聘至事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映晉大夫使與公盟。是諸侯不與盟。春秋恥而爲之諱。不見鄰國朝聘。其恥甚矣。故以內見聘爲喜。穀梁傳曰。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亦以貴者來聘爲喜也。○注古者至天子。○禮記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大戴禮朝事篇。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類聚引白虎通云。諸侯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禮聘禮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彼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注謂盟會之屬。凡朝聘。天子兼其中。卽朝罷朝聘之義也。禮記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壹德。以尊於天子。知凡朝聘皆然也。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駿諭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鄭目錄云。諸侯相於者。於猶厚也。見呂覽注。是諸侯相厚。則有聘問之禮也。王制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小聘則周禮大行人之歲相問也。大聘則大行人之殷相聘也。聘使卿。禮記聘義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各下其君二等。聘禮所記。是侯伯之卿。故彼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其周禮玉人所記。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覘聘。則上公之臣禮。公食大夫禮。俎實云。倫。處也。据子男之臣也。其周禮司儀所載。亦大國聘禮。所謂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是也。公之臣受勞於堂。侯伯之臣受勞於舍。故聘禮云。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注不受於堂。是也。小聘使大夫。則三介。

又下其卿二等也。三禮札記云：周禮有天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問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覲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蓋皆闕而不存耳。考鄂本不誤，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誤作孝。○注不言至賓也。○聘禮云：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又云：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是皆受之於太廟也。聘禮重故也。又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問鄉，聘，賓奉其君命來，故主國之卿亦受之於祖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諸侯覲天子亦於廟，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于朝，受次于廟，周官大行人，公侯伯子男，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注：諸侯春見曰朝，受贊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周官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是朝覲聘皆於廟也。必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且重貴之義。白虎通云：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聘問之禮也。蓋謂諸侯聘天子也。下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

秋。公伐邾婁〔疏〕

上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彼正據此以難盟，蔑不書日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注〕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

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己當之〔疏〕

杜云：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釋文本作汎城。左傳僖二十四年云：凡蔣

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蓋凡亦諸侯而入爲王卿士者與。水經注清水篇：又南經凡城東，司馬彪袁山崧郡國志曰：共縣有汎亭。周凡伯國，春秋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杜云：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在西南。按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共縣。續漢志：河內郡共縣有汎

亭。劉昭注。凡伯邑。考河內周地。凡伯國卿士。食采汎城。方輿紀要。凡城在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注書者喜之也。○與書來聘同義。○注古者至當之。○惠氏棟云。較讀爲覺。詩曰。有覺德行。按後漢書何敞傳注。較。明也。又一切經音義引廣雅。較。見也。謂德之明而可見者。故曰較德。受之太廟。歸美先君。與鄰國相聘同義。禮疏引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駭。與許同。据何氏此注。則公羊亦以天子有下聘事矣。蓋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有規聘之禮。相接則曰賓。來朝則車送車迎。春秋於天子聘屢書矣。皆無貶辭。故鄭君注大行人。問問。以爲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見美於天子。故喜而書聘以爲榮。北面稱臣。受之太廟。何氏宜有所見。無文以證之。以理準之。亦宜如是。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疏〕

大事表云。今曹州府曹縣東南四十里爲衛之南楚丘。本戎州己氏之邑。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又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卽此。蓋宋衛二國相錯處。杜云。

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鉏丘城。六國時鉏楚同音。以爲楚丘地也。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解曰。衛地非也。其曰在城武縣。則是春秋時爲曹地。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杜云。衛地非也。此爲曹之楚丘。紀要。楚丘城在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衛之楚丘在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水經注亦誤。以成武之楚丘爲衛文公所居。程公說春秋分記曰。戎州己氏邑。在今拱州楚邱縣。戎蓋昆吾之後。別在夷狄。周衰入于此。天王使凡伯聘魯。由雒邑道楚邱。至仙源。達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丘在河南。宜爲周魯往來之地。以其逼近宋都。故漢晉屬梁國。杜預誤。以此爲僖二年衛所城之邑。水經注亦誤。以此爲衛文公所徙居。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丘。曹邑在今滑之白馬。楚邱在澶之衛南地。在河北。凡伯安有踰河北道衛而南使于魯耶。輿地廣記。今楚丘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爾。欽韓案。漢志云。山陽郡成武縣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于此。由此展轉遂誤。

凡伯者何〔注〕上言聘此言伐嫌其異故執不知問〔疏〕

注上言至其異○舊疏云謂聘伐辭異嫌其非一人也

天子之

大夫也〔疏〕

詩大雅瞻卬序云凡伯刺幽王也箋云凡伯天子大夫也孔疏禮侯伯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杜以爲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范云凡氏伯字上大夫也公羊宜與

之同如元年祭伯是也

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注〕据出聘與郊柳異不得言伐也問伐加之者辟問輕

重兩舉之〔疏〕

注据出至伐也○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於周不與伐天子也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凡伯出聘大夫非天子邑不得

言伐也繁露王道云不得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同罪故執凡伯言伐也○注問伐至舉之○舊疏云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彼問輕重兩舉不言之故此言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則此專爲伐凡伯問故加 執之也〔疏〕漢書劉向傳戎執其使鹽鐵論論功云凡伯因執而使不通 執之則其言伐之何〔注〕据執季孫隱

如不言伐〔疏〕

注据執至言伐○昭十三年平邱之會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

大之也〔注〕尊大天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同

〔疏〕

注尊大至國同○大閩本監本毛本作天誤依宋本正春秋正辭云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焉論語子路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可殺而不可辱凡伯以天子貴臣爲戎所執忍辱偷生以故見責大

之與伐國同亦如謀人軍師謀人邦邑者也穀梁注云以一人當一國皆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是也

曷爲大之〔注〕据王子突繫諸人〔疏〕

注据王至諸人○莊六年王人

子突救衛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也。彼爲子突不能救衛。故諱而書人。以爲王殺恥。此則大夫一介耳。而大之同於國。舊疏云。等是王臣。一伸一屈。故難之。是也。不與夷狄

之執中國也。〔注〕因地不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

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尙不可。

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疏〕與者。許也。論語先進。吾與點也。管子形勢解。鬼神助之。天地與之。皆義爲許。不與夷狄之執中國。猶言不

許夷狄之執中國也。淮南秦族訓。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彼蓋取穀梁爲說。穀梁以戎爲衛。衛在河內。河內曰冀州。故也。○注因地至正之。○春秋之例。諸侯有罪。執歸京師。以京師治諸夏也。故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京師。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注。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于天子也。楚丘去京師遠。且春秋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以京師當治諸夏。諸夏乃治戎狄。方得遠近中外之差次也。○注中國至伐也。○白虎通禮樂云。夷者。侮夷無禮義。定五年注云。治國有狀。能與中國。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皆以中國治夷狄。以有禮義治無禮義意也。執爲治文者。孟子盡心上。執之而已矣。禮記檀弓云。肆諸市朝。而妻妾執。皆有治義。不以無禮義治有禮義。故變文言伐。以絕正其義。繁露王道云。執天子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止亂之道也。○注執天至順辭。○繁露王道又云。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執中國且不可。執天子之使。犯上甚矣。夷狄至降。天子至尊。以中國治之上。尊天子。下降夷狄也。穀梁傳。唯戎衛爲異。其曰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其義大同。范云。昭十二年。晉伐解廆。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爲戎者。伐中國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衛以戎之。

亦以執天子之大夫重於執中國也。傳文之微詞見義也。

其地何〔注〕据執季孫隱如不地〔疏〕

注据執至不地○昭十三年晉執季孫隱如但言以歸無地文也。

大

之也〔注〕順上伐文使若楚丘爲國者猶慶父伐於餘丘也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銜王命至尊願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君等也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疏〕

傳兩言大之皆順上伐文一則以凡伯一人當一國以責其不死位一則以楚丘一邑當一國以衛當赴其難也○注猶慶至丘也○莊二年云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於餘丘者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以君存則變邑爲國文以天子大夫所在故亦大邑文爲國也通義云實執則不地加地順伐文也○注不地至等也○范注云夫天子之使過諸侯諸侯當候在疆場膳宰致餼司里授館猶懼不敬疏引國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陳人候不在疆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以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云云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敵國賓至司里授館甸人積薪膳宰致殮廩人獻餼賓至如歸今臣承王命以過陳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是天子使臣過竟諸侯猶宜致禮其有患難更宜赴救故以楚邱爲國知當與國君等也解詁箋云何君明守土之義是矣穀梁子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也此與賈戎爲戎晉同義於經爲合按己氏之戎偏近衛地則依公羊本義亦無不合穀梁疏引糜信云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是衛地有戎也○注錄以至命也○通義云言以歸者起實執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又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鬪當坐獲以歸明凡伯當坐誅絕不直書執亦爲中國諱穀梁所謂以歸猶愈乎執也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留傳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公羊義疏 八

言獲何。吳少進也。則又以所見之世。吳少進。故不諱獲也。

公羊義疏九

隱八年盡
十一年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注〕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為主。明當戒慎之。無

王者。遇在其閒。置上。則嫌爲事出。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月。文不可施也。〔疏〕

杜云。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

亭。大事表云。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有句陽店。是其地。水經注。瓠子河篇。瓠濱又東。逕垂亭北。春秋隱八年。宋公衛侯遇于犬丘。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酈元曰。陽城在句陽東半里許。魏世家。无忌謂魏王曰。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句陽有垂。方輿紀要。句陽城在曹州曹縣北三十里。春秋正詞云。有三月曷不繫諸時。決不月也。遇在內不月也。況在外乎。○注宋公至慎之。○舊疏云。會盟則以大小爲序。遇則以不虞爲先。何氏故如此解。是以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在宋下。是其一隅耳。上四年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外諸侯相遇。見要者爲主。魯與遇。無論內要外要。皆由內及外也。○注無王至施也。○王監本。毛本作主。宋本。閩本作王。是也。校勘記云。按解云。若言八年春。王宋公衛侯遇于垂。卽嫌桓王亦與之遇。可證本作王也。按下有三月。宜書春。王三月。惟遇事不在三月。又遇例時。故不得繫月於春王之下。若於此經言春。王宋公衛侯云。則似周王同遇。故云置上。則嫌爲事出。謂置王嫌爲遇事出也。置王屬于三月。則上不承春。是無天法。舊疏云。天法。卽春是也。不承春。則不足以制月。故云嫌無天法。可以制月也。春秋正詞云。不月則不言春。王。春。天時也。月。王月也。此有三月矣。曷爲不繫之王。王繫之春。然後以月繫之王。歲之始莫先於臨天下之人。而後有萬不同之事物。無不繫

之於王月以月承春王不可闕也不以月承春王不可以不闕也據亂而作苟非桓公之策書則不忍輒以爲無王矣慎言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邠〔疏〕

唐石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作邠也漢書五行志引作邠左氏作邠下同古方丙

爲柄急就篇邠勝箱注邠一作邠音柄又音丙惠氏棟穀梁古義云穆天子傳云戊戌天子北入于邠郭璞曰邠鄭邑左傳作邠古丙方同字是也杜云邠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水經注沂水篇洛水又東南逕費縣又東南逕邠城南春秋隱八年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使宛歸太山之祀而易許田一統志費縣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劉宋移縣理邠城卽古邠邑也方輿紀要邠城今費縣治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疏〕

杜云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春秋外大夫無不書氏此無氏故知微者穀梁云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易地非宛所得主貶宛無謂書歸邠亦見鄭伯之背叛矣

邠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

沐之邑焉〔注〕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絜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

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

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橐穀而已歸邠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

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緇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用特，是也。〔疏〕

王制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天子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鄭無駭，與許同，按，周初兩都，都並建地方，達闕，以四井爲邑計之，似亦無不可，不得以東遷後，偃處伊洛間爲律也，孔疏云：定四年左傳，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閭之士，以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閭之士，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無假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也，故兩有之，然則東周之世，朝宿之邑，或不能國國皆有矣，湯沐邑亦得謂之朝宿，史記武帝紀，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是也。○注有事至禮也。○釋文，巡守本又作狩，下同，鄂本作巡狩，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鄭注：柴，祭天告至也，禮疏謂燔柴以祭。

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也。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方嶽之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左氏傳作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然則方明之設，卽所以祭天告至與。故武帝紀云：明堂圓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圍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命。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此非如圖中明堂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楊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嶽之下，令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蓋其望祀方明，故以明堂言之，而朝事儀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覲位，亦並與明堂位同。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遺象。禮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祭川沈，祭地瘞。鄭注：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令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按鄭氏引郊特牲及宗伯職文，證祭天之爲祭日，又以柴爲祭日，推之謂瘞亦祭月。又引王制以證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似未妥協。王制注以柴爲祭天，告至，自是正論。郊特牲曰：天子實四方先柴，此巡守祭天之明文。經傳雖不言祭地，然有柴，又有望，則有瘞可知。蔡氏德晉云：舜典：王制所謂柴望，旣祭天，自未有不祭地。此云祭地瘞，可補二經之缺。則此注告至內亦宜有祭地禮矣。故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社卽祭地。詩時邁序：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說文作柴，云燒柴，祭天也。引虞書亦作柴，皆是爲巡守告天地之證。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云：鄭氏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因謂燔柴祭日，瘞祭月，但周禮煙祀，實柴、楨燎三者，自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同之。謂日月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則不可。燔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日月以爲盟神，不地與方明牽合爲一。又云：儀禮覲禮，自諸侯覲于天子以下，論會同之禮，祭天燔柴以下，謂王巡守覲諸侯之禮。王巡守，諸侯來覲，爲壇，壇宮加方明，四傳攢皆與時會殷同之儀同，但會同則拜日及禮日月山川丘陵四瀆而已。巡守則祭天地，其禮尤大，故特記之。按秦

氏此論尤爲分明。觀禮云：方明者，木也。注云：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言上下則天地亦包在其中矣。漢書律厯志引伊訓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竹書紀年。太甲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與太廟並祭，自不止祭天地山神，示可知。汪氏申明堂通釋云：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嶽之下，五大學，六魯太廟。下云方嶽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瑀，晉侯爲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荀子疆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亦斯意也。是也。○注當沐至邑也。○絜，鄂本同。岡本監本，毛本絜改潔，非。釋文出絜齊二字。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鄭注：給齊戒自挈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蓋朝宿湯沐，義本相足，對文異，散則通。故在天子縣內者，亦稱湯沐。在泰山下者，亦稱朝宿。史記武帝詔所云是也。釋文齊本多卽作齋字。○注所以至而已。○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注：四井爲邑，方二里，方里而井，四井故縱橫各二里也。白虎通封公侯云：所以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以王制計之：一州二百一十國，一方四州，故八百四十國也。東方二州則惟四百二十國也。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者，以四十里與四十二里開方計之，得一千六百八十里。四百二十國，國各四里，適可容也。何氏以一方廣袤之法計足，以容卽天子圻內千里，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四倍之亦足容也。況王制所載係開方之數，言州方千里，足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如此耳，非必當時實有此數。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加庶姓異姓，不得多至一千八百國。見之春秋者，僅一百二十四國。由成康至幽平，卽諸侯傳相吞併，不得耗盡若是也。共其費者，謂殫牢牽積芻薪禾米之屬。凡諸侯朝天子，諸侯相爲賓，諸公之臣相爲賓，均有王朝及主國致給，此方嶽之下，莫適爲主，故須自有私邑，方有舍止之處。奠穀之資焉。校勘記云：葉鈔釋文作廣冊，按漢石經論語有冊字，說文無之。惟林部森下云：冊，數之積也。又云：古二十作廿，三十作卅。唐石經猶然。孝經音義作冊，強而仕。徐本蓋廣四，變四非。○注歸邠至誅也。○史記魯世家：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昉及許田。君子譏之。注：穀梁傳曰：昉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包氏慎言云：此所謂外大惡書也。專地比于背叛。

土地非諸侯有。天子有也。歸者罪明。則受者之罪亦明矣。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不尊事天子。專地背叛。惡莫大焉。穀梁傳。惡與地也。是也。桓元年傳。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也。○注錄使至邑也。○舊疏云。正。洪。哀。八。年。齊。人。歸。謹。及。俾。之。屬。不。錄。使。者。故。也。○注。王。者。至。其。所。○白。虎。通。巡。守。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爲。民。也。風。俗。通。山。澤。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自。親。行。之。也。皆。與。何。氏。合。○注。故。三。至。巡。守。○舊。疏。云。二。年。一。使。三。公。黜。陟。書。傳。文。按。路。史。發。揮。引。書。傳。云。再。緇。少。以。地。較。爲。詳。備。五。年。親。自。巡。守。則。堯。典。之。五。載。一。巡。守。也。白。虎。通。巡。守。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大。煩。也。過。五。年。爲。大。疏。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甘。棠。之。下。也。若。周。制。則。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書。及。王。制。皆。言。五。載。一。巡。守。則。殷。以。前。之。制。也。周。官。何。君。所。不。取。又。春。秋。變。周。之。文。故。本。尙。書。爲。說。○注。巡。猶。至。之。辭。○舊。疏。標。起。訖。五。年。至。而。已。以。爲。堯。典。文。蓋。書。大。傳。語。或。專。指。五。年。親。自。巡。守。語。白。虎。通。巡。狩。云。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孟。子。梁。惠。王。篇。巡。狩。者。巡。所。守。也。文。選。注。引。逸。禮。云。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風。俗。通。山。澤。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按。巡。循。狩。守。牧。皆。疊。韻。爲。訓。○注。亦。不。至。而。已。○儀。禮。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按。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故。知。亦。爲。壇。爲。宮。也。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瑋。是。其。事。也。一。方。諸。侯。依。王。制。計。四。百。二。十。國。故。不。能。國。至。人。見。第。覲。於。方。嶽。之。下。而。已。鄂。本。嶽。作。岳。下。同。嶽。正。字。風。俗。通。山。澤。云。嶽。嶽。也。嶽。考。功。隸。天。子。巡。守。嶽。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是。也。○注。尙。書。至。是。也。○皆。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燎。也。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

禮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纁也二生一死養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然則鄭本至于北嶽下亦云如初又云告于文祖則鄭本作藝藝文也與何本異釋文禰乃禮反本又作藝段氏玉裁云作藝乃淺人用古文尙書改之也何所據者今文尙書其說六宗用今說可證也白虎通巡守云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尙書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又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尙書曰歸格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徧告五嶽尊親也孔叢子巡守篇云古者天子將巡守先告于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親道又云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然則今文作禰古文作藝故書釋文引馬注云藝禰也是馬氏習古文仍用今文爲說古藝禰同部故通鄭氏訓藝爲文僞孔傳襲之皆非也白虎通又云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然則出辭由禰及祖歸格由祖而禰故王制言歸假于祖禰也釋文格本又作假是也又還至嵩如初禮書無此語鄭本似亦無之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五帝紀言巡守與尙書略同不言中嶽而封禪書曰尙書者舜在璇璣玉衡云云於至北嶽下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下有中嶽嵩高也下接五載一巡守此獨言中嶽不與本紀同漢郊祀志亦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守全與封禪書同亦言中嶽假令尙書原文無中嶽必不敢增竄愚以爲史漢言至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風俗通謹案尙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也按應氏言王者所居

故不巡可證今古文尙書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邵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郊祀爲蛇足矣論衡書虛篇舜巡守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不言中嶽亦可證今文無中嶽江氏聲尙書△注音疏云何注公羊引此經此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不知誰何妄人所增蓋名太室爲嵩崇高山始于漢武周時猶未以嵩高名山況唐虞乎按爾雅釋山說五嶽有二一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周初之五嶽別云山大而高崧卽嵩高山明不在五嶽中也當時或以華爲中嶽與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衡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此漢以後之五嶽故郭注霍山云在衡陽湘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潯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畿緯皆呼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爲南嶽是也唐虞之五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恆其中嶽當卽禹貢之太嶽在今平陽府地巡守既畢至中嶽見圻內諸侯亦屬應有之舉惟不必在嵩耳禮記疏引鄭書注又云每歸格子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後去恐一歲之終四嶽不能徧至蓋鄭意每歸者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僞孔傳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矣鄭注王制云特牛也祖下及禘皆一牛則從始祖下及禘皆各用一特唐虞五殷六周七矣此云循行守視固不必太平乃行故詩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武王時未可言太平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是不必太平乃巡守也皇侃疏禮記以爲未太平不巡守非也彼蓋誤以禪爲巡守故與

庚寅我入邠〔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庚寅月之二十二日按是年宜閏二月則三月無庚寅宜閏二月之二十六日四月之二十七日也

其言入何〔注〕据上書歸取邑已明無事復書入也〔疏〕

通義云据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不別言入按上書來歸與齊人來歸同故注云取邑已

也明難也〔注〕入者非已至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邠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爲魯見重難辭

〔疏〕

注入者至辭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杜云桓元年乃卒易昉田。知此入昉未肯受而有之皆難義也。舊疏直就而入之非是將歸之詞。○注此魯至難詞。○通義云上言來歸邴者致鄭伯之意也。先言歸而後言入專惡於鄭伯也。明我無欲于邴。宛既來請。遲之又久。不得已而許。故退受地之日於下。曰我以庚寅之日。然後入也。按擅易天子土地與受皆當誅。退日於下書入亦府罪於鄭。為魯殺惡之意。

其日何〔注〕据取邑不日。

〔疏〕

注据取邑不日。○舊疏云。即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之屬是也。

難也〔注〕以歸後乃日也。言時重難不可即入。至此日乃入。

〔疏〕

注以歸至乃入。○此明退日於下之義。通義云魯入邴卒未與許。至桓公即位始更以璧假之。則魯重難其事信矣。然則魯時即入。仍未能有以穀梁內弗受說為信。

其言我何〔注〕据吳

伐我。以日伐。故言我〔疏〕

注据吳至言我。○校勘記云。日。閩本。監本。毛本。同。誤。鄂本作吳。是也。當據正。即哀八年吳伐我是也。

言我者。非獨我也〔注〕

自入邑不得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疏〕

注自入至獨我。○我者對人之辭。故有他人。則言我以起之也。穀梁注引

徐邈曰。入承鄭歸邴下。嫌內外不別。故著我以明之。按上已明言來歸矣。無為有內外不別之嫌。

齊亦欲之〔注〕時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得之。故以

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於惡愈矣〔疏〕

注時齊至得之。○舊疏云。即上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七年夏。齊侯使其

弟年來聘。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邴。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是也。通義云。時天子不巡守。無所用湯沐邑。邴在泰山之下。遠鄭而近齊。故齊欲得之。鄭人利魯朝宿之邑。故將以邴易許田。是以不與齊與魯也。義或然也。○注故以至愈矣。○經言

我即非獨我之詞與所見之世書我異時齊與魯鄭比聘會者齊故不言齊齊自起二國均蒙欲邑之惡即見之於惡齊也然則魯本以邴為天子邑重難擅受兼齊亦欲之故經順諱文歸惡於鄭而又起齊惡以惡內所謂隱而顯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疏〕

六月無己亥為五月之六日七月之八日亦無辛亥為五月之十八日七月之十九日也包氏慎言云當閏四月而經六月有己亥為月之二日七月有庚午

為月之三日若閏四月則一為五月二日一為六月三日與經不合九月又書辛卯為月之廿五日閏四月亦為八月之日時歷蓋于九月後方置閏也閏之進退以中氣為定四月不閏則夏至已在八月七月無中氣時歷或連大六七兩月以晦日為夏至也故移閏於九月後上四年左傳注云蔡今汝南上蔡縣漢書地理志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左疏引杜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武王封之上蔡為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于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史記管蔡世家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惟史記以宣侯名措父與春秋異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為始受命王宿男先與

隱公交接故卒褻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褻之為小國故從小國例〔疏〕
注宿本至之也

○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此與邾婁儀父滕侯卒同義上元年邾婁儀父傳云曷為稱字褻之也曷為褻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為獨褻乎此因其可褻而褻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公盟可假以見褻賞之法又七年滕侯卒注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褻之是也宿小國亦不當卒為先與隱公交接故褻而卒日之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滕侯卒不日此日者其國早滅于宋不能至所見世

見正文故盡其詞以起其當與也。通義云：爲元年與內盟，故褒錄之也。稱男者，滕於所聞世恆書卒，須加侯起發文，宿自後不復見卒，則此爲加錄已顯，故從本爵矣。○注：不名至國例。○決：上三年宋公和卒，書名書葬，爲大國故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執及之內之徵者也。是與徵者也。與徵者盟功薄，故僅褒而書卒，仍從小國不書卒之例而加發之也。上七年春，滕侯卒，傳何以不名徵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是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疏〕

七月無庚午，爲六月八月之八日。杜云：瓦屋，周地。按一統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清豐縣東三十五里，或謂盟于瓦

屋，卽此。名勝志：瓦屋頭在開州西南。方輿紀要：瓦岡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又東南逕瓦亭南。當是此瓦屋。杜以爲周地，非也。穀梁傳：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注：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

〔疏〕注：卒當至言也。○君前臣名，曲禮文也。禮記雜記云：凡赴於君，曰君之臣某死。注：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臣告於君，自合稱名，君臣之正義也。通義云：名者所以爲識別，正其世及之繫，迂回不可從。而葬從主

人。〔注〕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蔡臣子辭稱公。〔疏〕通義云：傳曰葬，生者之事也。故從其主人辭也。生有五等

沒壹稱公王者探臣子之心莫不欲尊其君父故假以爵之最尊又爲之作諡以易其名以甄其宮
○注至葬至稱公○上三年注諸侯五月而葬是葬有常月也葬無赴告之禮故從臣子尊辭也

卒何以日而葬

不日卒赴〔注〕赴天子也緣天子閔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疏〕

注赴天至以告○上

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也禮士喪禮云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面命赴者拜送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禮疏云檀弓父兄命赴者是大夫以上士則主人親命之尊卑禮異也是諸侯至士皆有赴君之禮也檀弓所記自謂主人時方昏瞶故父兄命赴告諸姻族朋友耳其赴告于君雖諸侯大夫皆必親命拜送敬也鄭賈分別大夫士均失之白虎通崩薨篇臣死亦赴告于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告是也天子閔傷者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紼衣注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是也又喪大記記大夫疾君親問之無算則諸侯有疾或亦告天子故卒不能不赴也既夕記注云赴走告也禮記雜記作訃注云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

而葬不告〔注〕不告天子也發傳於葬者從正也〔疏〕

注發傳至正也○舊疏云言從正者謂卒日葬不日者是卒葬之正法三

年經云癸未葬宋繆公而書日卽失其正也其衛桓公葬不發傳者桓公者初則見弑于州吁終有簡慢之失侵小國之略故發傳於此按穀梁傳云月葬故也亦以月葬爲正也通義云卒以日爲正者見赴喪之禮當言日也葬以不日爲正者見告葬之禮本不言日也此傳發通例蔡宣公葬不當時自爲慢葬去日矣若然葬不告日而春秋得加日錄渴隱者君子據列國之史彼自各有葬日且魯史記外事要不若內事之詳春秋則外事例日者必日皆參列國之史知之時有餘枝旬朔上下錯逆者亦雜他國之歷故爾昔子夏讀晉乘見三豕渡河子讀楚檣杌至于楚復陳曰大哉楚王俗儒謂春秋唯見魯史又詳略去取悉無意義一依赴告何陋之乎言春秋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漢石經此傳下接公曷爲與微者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疏〕

說文邑部有郚字云地名疑卽包來也左氏作浮來公羊古義云古浮包字同秦有儒生浮丘伯見漢書楚元王傳而鹽鐵論作包丘子蓋古

音通也按浮包古韻同部故从孚从包字經多相通禮記投壺云若是以浮注浮或作匏說文手部掣引取也从手孚聲抱掣或从包漢書酷吏傳枹鼓不絕蕭該音義引字林曰枹音浮是也杜云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郚鄉郚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郚來聞大事表云今沂州府蒙陰縣西北有浮來山與莒州接界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逕浮來之山春秋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卽公來山也在郚鄉西故號曰郚來之間也浮來之水注云其水左控三川右會甘水而注于沂齊乘云浮來山在莒州西三十里明公鼂云据水經注沂水東經蓋縣故城南又東經浮來之山浮來水注之春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又曰大峴山水東南流經郚鄉東南注于沐詳酈氏所記則郚鄉爲峴山水所經其去峴山峴山非遠正沂水西北之竟況沂水下流不由莒地若如齊乘言浮來在莒西去沂水甚遠水經注安得云浮來水注于沂乎後人不識浮來所在遂以莒城西山當之耳范云宋邑未知所据辛卯爲八月之晦日

公曷爲與微者盟〔注〕据與齊高侯盟諱之〔疏〕

漢石經微作微此隸之變體○注据與至諱之○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侯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

諱與大夫盟是也

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

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隱爲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令輦有緣諂爲桓所疑故著其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耳蓋痛錄隱所以失之

又見獲受邑皆諱不明因與上相起也〔疏〕

通義云疑如示民不疑之疑古者君燕大夫為賓君祭大夫為尸卿不為尸皆為位近則疑遠則不疑禮有所謂順而據者其義通于春

秋按穀梁云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注稱人衆詞可言公及人若舉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亦此義但穀梁以人為大夫不同耳○注從者隨從也○詩既醉云從以孫子箋從隨也周禮鄰長則從而授之注從者隨也是也○注實莒至疑矣○舊疏云行微者其行卑微不肖者鄭注昏禮記云不肖不似也及者汲汲之詞又我欲之詞明書莒子嫌莒君不肯從公公汲汲與莒君盟故詭而稱人為微者則從公不嫌矣通義云本所以及齊高侯盟及晉處父盟皆沒公者彼大國之貴卿嫌可敵公故絕正之今既稱莒人乃是微者與公貴賤殊隔自當聽從約束非敢敵亢無所嫌疑不假沒公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正此意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又觀德云包來之會莒人疑我貶而稱人彼莒人應莒子之譌言莒子則疑我故貶而稱人則從可知春秋正詞曰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詞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詞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避其所大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此則不可書不忍書故詭其詞以隱所不忍避所不可也董子所謂隨其委曲而後得之者也○注隱為至失之○隱為桓立見上元年狐壤之戰見上六年受湯沐邑見上三月鞏進諂見上四年痛錄隱所以失之則莊氏所謂不忍書者也隱公賢君而有上諸事故諱而痛之也○注又見至起也○舊疏云見獲諱不明者即言輸平是也受邑諱不明者即庚寅我入邴是也言因與上相起者此經著其不肯起其事實甚惡矣蓋當時史策自必書公及莒子盟于包來春秋詭而稱人讀春秋者探其稱人之故味其避子之旨則春秋之諱義見矣諱義見而隱之惡著矣所為與上輸平入邴相起也

螟〔注〕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邴田煩擾之應

〔疏〕

注先是至之應○見上六年七年此年三月漢書五行志云八年九月螟時鄭

伯以邴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細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爾雅。螟爲食心。蟲率皆貪。酷煩擾所致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据公子彊卒氏公子。〔疏〕

注据公至公子。○上五年公子彊卒。是也。据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莊。誤。鄂本莊

作据。疏中標注亦作据公子彊。當据正。

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注〕嫌上貶主起入爲滅。不爲疾始。故復爲疾始滅。終身貶之。

足見上貶爲疾始滅。〔疏〕

此與上二年傳義相足。穀梁傳或說曰。故貶之也。注若無佻帥師入極是。○注嫌上至始滅。○上二年書入不書滅。爲內大惡諱。亦足起入爲滅。必於卒貶去無駭之氏。正爲疾始故也。

春秋重首惡當誅。託始於無駭。故終其身不氏。惡之深也。繁露滅國上云。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入極。然則貶無駭亦以貶隱公。府獄于無駭。其亦善則稱君。過則稱臣。意與。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疏〕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顧氏炎。武云。南。非。姓。二。字。衍。也。穀。梁。古。義。云。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明。季。史。作。丹。

季。丹。與。南。同。音。故。亦。作。南。穀。梁。以。聘。諸。侯。爲。非。正。范。注。云。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是。自。破。其。傳。也。左。傳。本。天。王。或。作。天。子。者。誤。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子。並。作。王。也。范。云。南。季。天。子。之。

上大夫是也。又祭云氏以爲姓者誤。南季與伯同范又云祭非姓非是。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疏〕

御覽引元命包云陰陽合爲雷。陰陽激爲電。經義禘記云左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凡兩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杜注此解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正。

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按公穀經並作大雨震電何注云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大雨震電陽氣大失其節。穀梁注震雷也。電霆也。又五行志劉歆曰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劉向曰雷電未可以發也。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歷考兩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當讀大雨霖句以震書始也。句劉歆云始震電之始也。本此傳以霖解大雨以凡兩三日以往爲霖。自解霖字傳文每有此義例。杜氏誤讀作大雨霖以震句書始也。句遂謂癸酉始雨日傳解經書霖經無霖字爲誤矣。按三月無癸酉癸酉爲二月之十四日庚辰爲二月之二十一日周之三月夏之正月古歷驚蟄在其月則震電未爲大異。惟在二月爲大異既震電矣而又大雨雪。故傳云傲甚也疑經月傳寫有誤。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周之

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雖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

時者加自文爲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疏〕

注震雷至氣也○易說卦傳震爲雷又云離爲火爲日爲

電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雷震電皆陽氣也大戴禮天圓篇陰陽之氣俱則雷交則電是也○注有聲至曰電○通義云易中孚傳曰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迎陰獨起陽上薄之其電炎炎也漫漫也其雷滄滄也陰陽和合其電耀耀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開元占經電引京房曰凡霆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霆或中中而見此人君自以爲明也又曰霆或正直而長光明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又曰霆或明久而不復息者此人君譏聞內直言之事彼所謂霆則雷之無聲曰電者故穀梁謂電霆也與霹靂之霆別故易繫詞傳鼓之以雷霆衆經音義引劉瓛注電電也震爲雷離爲電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霆卽電也蓋西漢舊有此說○注周之至雜下○水雪宋木同閩本監本毛本作冰雪經義雜記云冰雪雜下漢志云水雪雜雨下也冰字譌鄭康成注禮記李巡郭璞注爾雅俱言水雪雜下矣按漢書五行志云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與何義同惟以爲春分後一日不合○注雷當至其節○校勘記云解云一本云雷當聞於雉鳴誤也武億云夏小正雉震鳴條正月必雷雷不必聞唯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鳴相識以雷注文蓋本此疏既牽引非倫又云一本云雷當聞於雉鳴誤皆謬言也初學記引洪範五行傳云正月雷漸動而雉鳴雷諸侯之象也雉亦人君之類也又南齊志引五行傳云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閉陰則出陟危難而害萬物也然則二月雷乃發聲八月雷始收聲斥其有聲者正月陽氣漸達雷動於微不可得聞微之於雉鳴所以正月蟄蟲始振亦緣雷陽已動故古人以驚蟄爲正月中氣也按夏小正雉震鳴傳雉震也者鳴也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

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洪氏震煊疏義引五行傳云。正月雷微而雉雊。雷通氣也。惟雉爲必聞之者。漢書五行志云。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又云。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君子必於其微時驗之。將以爲戒令也。若已發聲。則人盡聞之。不煩詔矣。故啓蟄以月驗雷。雉震响以耳驗雷。先幾而作。謹始慎微之道也。是正月雷尙始聞於地中。則震電爲異明矣。若依歷在二月。於夏正爲丑月。月令季冬之月。已記雉雊雞乳。明冬至後一陽來復。雷雖無聲。氣已潛動。故亦得雉雊也。未可聞雷。此震爲電。是爲陽失其節。故穀梁注引劉向云。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亦與何意不甚異。○注猶隱至宜也。○漢書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爲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詞。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爲水。雷電是陽不閉陰。出陟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通義云。中孚傳又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之氣。雷已發聲。臣強之甚也。蓋翬驕蹇將弑君徵也。○注日者至爲異。○舊疏云。一日者曰。卽此文是。歷日者月。卽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之屬是也。歷月者時。卽桓元年秋大水之屬是也。歷時者加自文爲異者。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之屬是也。然則杜說左傳。以癸酉爲始雨日。蓋本劉歆常雨之說。今文家所不取。○注發於至所致。○校勘記云。可字疑衍。以已通。補刊還作遷。誤也。今據閩本。監本。毛本訂正。按列子天瑞篇。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說文九部。九陽之變也。乾鑿度亦云。九之爲言究也。陽極於九。發之九年。是爲陽數已極也。乾之上爻曰。亢龍有悔。亢者。上而不能下之意。陽極于上。動則有悔。正隱不還國於桓之象。故天示之異。事未至而先見也。司馬遷述董子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賊而不見。後有讒賊而不知。其此之謂與。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注〕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

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間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弑

隱公之象〔疏〕

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初學記引元命包云：陰陽凝而爲雪。穀梁傳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五行志又引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劉歆傳獨異曰：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又曰：庶徵之恆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之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注：傲始至甚也。○經義述聞云：傲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霆之屬，亦不象人之怒也。郭璞注爾雅，傲作引，此傳傲甚也。文義亦未安。今按：傲，厚也。見大雅既醉箋。傲甚也。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傲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異也。又云：傲甚也，謂厚甚也。解者曰：始怒則於始下增怒字矣。校勘記云：按此當作傲始也。始甚猶大甚也。二怒字皆衍文。釋文：傲甚，尺叔反。始也。不云始怒也。可證。下文盛陰之氣大怒，桓將怒而弑隱之象。此因始甚之文申說之詞。淺人並據此加怒字於上矣。又云：按前說不然。始甚則不得云猶大甚。按傲與坳聲義同。說文：土部，坳，氣出土也。一曰：始也。訓始既與傲同，則氣出土亦有甚義。故方言云：衝，傲動也。通義云：傲，屬也。周之三月，本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今陽氣不以時出，乃至震電，則雪不當復降。八日之間，陰氣又旋脅之而成雪，以爲盛陰屬甚也。是臣有作威之象。按注以始怒釋此傳之傲義，非訓傲爲怒。意謂始甚者始怒甚也。又申之云：猶大甚也。大甚，如詩：雲漢旱既大甚之大甚也。○注：蓋師至七尺。○浦氏鐘云：一誤七。從六。經正誤校。按左傳云：平地尺爲大雪。蓋兩京師說有所受矣。開元占經引考異郵云：庚辰大雨雪，雪深七尺。何氏所謂師說與。○注：雪者至之象。○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殺之旣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穀梁傳注引劉向曰：雷電陽也，雨雪陰也。眉州羊左傳云：春無愆陽，夏無伏陰。八日之間，愆伏並作，故愆陽爲隱公陽極不悔之象，伏陰爲桓將以臣弑君以陰犯陽之象。

也。春秋說云。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雷。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間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皆與隱同占。先雷後雪者。陰乘閒隙起而害陽。弒逆之禍城焉。隱尋見弒。亮亦被廢。安恭二帝皆強臣劉裕殺之。

俠卒〔疏〕

左氏經作挾卒。古挾俠通。漢書惠帝紀。除挾書律。應劭注。挾。藏也。通作俠。詩大明使不挾四方。韓詩外傳作俠。方言三。挾。斯。敗也。廣雅釋詁。俠。斯。敗也。是也。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無氏

者。少略也。〔疏〕

禮記玉制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注。命于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又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

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是皆命大夫之制也。穀梁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與公羊異。○注以無至之也。○以不書氏。故知未命大夫也。穀梁傳云。所俠也。范注。俠。名也。所其氏。彼疏引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則所自有氏。春秋以其微而略之。故不氏。不得如杜云。未賜族也。穀梁疏引鬯信云。所謂斥也。古人無訓。所謂斥者。○注未命至略也。○解詁箋云。禮。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弔臨贈。士喪禮備矣。此託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未命大夫矣。義或然也。通義云。俠未命。故不氏。得書卒者。本當從卿秩也。卿而言未命者。穀梁以爲隱謙不自。爵命大夫。理或然也。柔溺不卒。則本下大夫例以名見。据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大夫也。不氏略之也。著其未命也。

夏城郎〔疏〕

元年左傳云。費伯帥師城郎。杜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九十里。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蓋魯之邊邑。故數受兵。

秋七月〔疏〕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按此傳已發於上六年秋七月下。

冬公會齊侯于邴〔疏〕

左傳穀梁皆作防。古方丙聲字多通用。杜云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隸釋金鄉長侯成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本自邴岐。周文之後封于邴。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後宣多。以功佐國要盟齊魯。嘉會自邴。因為家。則亦作邴。大事表云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為臧氏食邑。襄二十二年臧孫紇自邴如防。即此齊氏召南考證云晉時有琅邪國無琅邪縣。東萊集解引此注。作琅邪華縣東南是也。華縣故城在今費縣。此時西防尚未為魯有。此會地當東防也。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疏〕

左傳以此為正月。杜云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通義云是會左傳以為正月。蓋魯之舊史如是。春秋將假隱無正月以見義。故特辟之也。左氏得其事而不知其義。公羊得其義而不詳其事。每以左氏事證公羊之義。乃益決公羊之可信矣。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注〕月者隱前為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

校也〔疏〕注月者至錄內。為鄭所獲。見六年傳。會例時。此月故危之。凡春秋會書月皆為危。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以下于杼。注月者危公會伯者。而與邾婁有隙。是也。惟定四年

三月公會劉子以下于召陵。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婁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甚。故善錄其行。義兵也。范云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弑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取義微異。皆以月為危詞也。○注

明君至校也。○犯而不校，論語秦伯篇文。校，勘記云：毛本校作校，非。何讀為交接之交，言前為鄭所獲，於此不當交會也。按列子周穆王云：播校四時。注：校，讀作交，似作交亦通。史記律書云：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載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則以校為報。若如報解，當是謂隱公前為鄭獲，不校之可矣。不宜復與會好，故危之也。要不若作交解者為捷。舊疏云：謂交接之交，不謂為報也。校，勘記云：當作謂交接之交，不為報也，似為明爽。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楚公子嬰齊貶後復稱公子。〔疏〕

校勘記云：隸釋載漢石經此公子翬也上

有十年二字，蓋雖不載經，猶紀某公年數，以相識別，考其殘碑，可想見其全經體式也。○注據楚至公子○舊疏云：成二年，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彼傳云：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豈貶焉爾。至成六年，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是也。通義云：據桓之篇復稱公子，既非終身貶，何不獨於前一貶亦通。

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注〕嫌上一貶可移於

他事者，故終隱之篇貶之，明為隱貶，所以起隱之罪人也。〔疏〕

注嫌上至人也。○上一貶，謂四年伐鄭不書公子也。嫌上為伐鄭事貶，故終貶於隱

之篇，其為隱之罪人著矣。翬之弑君，既不可直書於桓無罪，又不宜貶於桓世，故終隱之篇貶，見為隱貶於桓世，稱公子，見其同惡相濟，所謂不待貶黜而自明者此也。通義云：何焯曰：翬之罪，既不可以質言貶于桓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也。范注：穀梁亦云：翬，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疏〕

六月書壬戌月之十一日又書辛未辛巳一爲二十日一爲三十日杜云菅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山東曹州府單縣北境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疏〕

杜云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大事表云郟在今曹州城武縣東按此爲北部本宋邑今鄭取之以歸于我也城武有南部城北郟城僖二十年郟子來朝此南部耳水經注泗水

篇黃溝又東北逕郟城北春秋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十三州志曰今城武縣東南有郟城俗謂之北郟者也一統志郟城故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南十八里故郟國漢屬山陽郡按此郟卽古郟國爲宋所滅蓋在春秋前故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卽宋滅郟所得之鼎也僖公世郟子來朝自是失地之君時已無此國顧氏分別南北郟誤切郟國尙存故耳杜又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大事表云此魯取宋邑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欲別于臧氏食邑故謂之西防說文邑部郟宋下邑疑卽此方輿紀要防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六十里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据取闕不日也〔疏〕

注据取闕不日○卽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取闕是也

一月而再取

也〔注〕欲起一月而再取故日〔疏〕

通義云十日之閒而再取邑志疏數也

何言乎一月而再取〔注〕据取

瀛東田及沂西田亦一月再取兩邑不日〔疏〕

注据取至不日○卽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瀛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彼不甚之者以彼

邾婁子新來奔喪上年仲孫何忌帥師伐之次年又連取其地魯之爲惡明矣不必再書日而譏文自著律所謂二事俱發從重論是也

甚之也〔注〕甚魯因戰見利生事利心數

動〔疏〕

注甚魯至數動○利各本作移誤依鄂本正穀梁傳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注禮不重傷戰不逐北公敗宋師于嘗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

內大惡諱此

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

〔注〕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

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

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

薄恥輕敗宋師日者見結日偏戰也不言戰者託王於魯故不以敵辭言之所以彊王義也〔疏〕

注明取至書也○上二年莒人取牟婁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春秋不書外小惡而云外取邑不書知取邑爲小惡也若無駭入極諱滅曰入明滅國爲大惡故爲內諱若諸夏則不諱齊滅譚滅遂皆書是也此甚魯取二邑近大惡嫌不爲內諱故決之明雖取二邑猶爲小惡故也○注於內至大惡○繁露仁義法云義之發發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又云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爲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內無大惡乃治外小惡先正己以正人也所以春秋不爲楚靈齊桓

闔廬諱。著外之大惡也。若然桓二年以成宋亂。彼內大惡不諱者。所以惡桓也。○注因見至惡也。○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臣子無不欲稱揚君父之美。故論語子路篇子爲父隱。禮記坊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又云善則稱君。過則稱臣。同斯義也。大惡諱。小惡不諱。仁之至。義之盡也。○注內小至正人。○繁露仁義法又云。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非之。凡此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又俞序云。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也。是則書內小惡。正見責己厚。不書外小惡。正以貴人薄。內有小惡。不貴人小惡。又以廣恕道也。繁露仁義法又云。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是也。○注小惡至恥輕。○惡小故罪薄。恥輕故不諱也。劉氏逢祿釋例云。凡諱皆有惡。卽刺也。諱深則刺益深。或以彊王義。或屈於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仁同惡。君子因之。醇加吾心焉。溫城董君贊春秋曰。唐棣之華。偏其反爾。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非止言權。聖人之爲文。皆如是也。今有人於盜竊亂賊之行。未必甘受名也。君子正其名曰盜曰賊。則亦無所逃矣。復爲之徵其詞曰。彼固未嘗爲盜爲賊也。而其心之愧。恥奮發益倍。而他人之信其爲盜爲賊益堅。所謂詞不迫切而意獨至也。又有賢者不幸而卽于戾。其心方踴躍愧赧。而無所適從。君子著其述曰。是與亂臣賊子之事同。則善義亦阻矣。復爲之變其文曰。子之詞。非亂賊也。子之事。則亂賊之所樂假託也。爲之損益其詞。馴致其行。矯制萬端。不失其正。則其垂示至深也。劉氏此釋。發明諱義。尤爲深切。則小惡之不諱。正以無足諱故也。○注敗宋至戰也。○通義云。偏戰日。詐戰不日。詐戰者。曰某敗某師于某。偏戰者。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此外戰例也。春秋尊魯。不以敵詞言之。若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日不日別偏詐爾。故此及戊寅公敗宋師于鄆。王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瀆泉。雖與外詐戰辭同。實偏戰也。唯內敗然後從偏戰之詞。亦曰及某師戰于某。而不舉敗績。其舉敗績者。獨乾時之役。○注不言至義也。○上六年傳云。然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也。又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是也。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故言戰乃敗。不與諸侯敵。所以彊王義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注〕

通義云二國以上連師合謀入人之國於是始故復疾略之與入盛同義春秋尊周內魯親姬姓之國是以滅國皆惡而衛滅邢宋滅曹為尤惡君子惡惡疾其始始於諸侯擅與侵伐

乃至擅相入擅相入乃至擅相滅故於宋衛入國之始深疾外之使與吳越同科董仲舒曰見事變之所至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此類是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注〕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載字缺釋文無音按漢書五行志作戴注引此經同師古曰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為戴故隋置戴州也顏氏此條較之義疏釋文為

勝段云說文戴字注云戴故國在陳留則戴為本字戴為假借字亦或作戴故左傳作戴公穀作載釋文引字林作載皆可然左傳唐石經初刻亦作載杜云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漢書地理志梁國首縣故城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續漢志陳留郡考城故留注陳留志曰故戴國地名戴載皆从戈聲戈聲與留聲同部故得通焉大事表云在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自後不見經地入于宋但不知何年按考城乾隆間移治黃河北岸改屬衛輝矣水經注汲水篇汲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故城南為苗獲渠考城縣周之采邑也於春秋為戴國矣左傳隱十年宋衛蔡伐戴是也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故改曰留縣章帝以其名不善改曰考城知戴之讀載讀留自有自來矣阮氏元鐘鼎款識有壘鼎引錢獻之云載國名春秋公羊作載左氏作戴說文作戴此用解字之體始又以即壘字與然壘音與戈音古實不同部鄭伯伐取之

其言伐取之何〔注〕

注據國至言伐○國言滅莊十年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邑言取其言伐取之何〔疏〕

上六年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徐人取舒見僖三年是也

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

力也〔注〕載屬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不月者，移惡上三國〔疏〕

杜云：書取克之易也。彼疏引沈氏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本此爲說。劉炫

以取之非易，規杜氏非也。○注載屬至之也。○說文尾部屬連也。廣韻屬聚也。會也。周禮州長月吉則屬其州之民，讀邦法注屬猶合聚也。載屬爲三國所伐，謂連爲三國所合聚而伐也。繁露滅國上云：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猶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春秋說云：公穀謂取載，左傳謂鄭伯圍載克之，并取三師。三師者，三國伐載之師，取三師者，若定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取宋師于岳，則經常書鄭伯取三師于載，不當書伐取之。伐取之者，三國伐載，鄭獨取之，因人之力，是爲易詞。載微國也，故言取，經不言師，故知非三師也。鄭伯不能救人之危難，乘危滅人，不仁莫甚，故書取以著其惡。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是也。范云：三國伐載，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矜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實四國實取之，然穀梁亦無四國共伐之義。范臆說也。○注不月至三國，○滅例月，凡不月者，各有起文，此既書取，明爲滅國，歸惡於鄭，嫌三國無惡，故不月起之。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又十七年夏，滅項，注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則此亦因其易而略之。與通義云：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曉，既施之國，不嫌非滅，故得通言取，以廣難易例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入盛。〔注〕日者，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者，明當憂錄之。〔疏〕十月無壬

午爲十一月之三日，九月之二日，二傳盛作鄭。○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今此云日，故解之也。云再見入者，謂五年秋，衛師入盛，及此爲再入也。繁露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

魯之不救可見矣。此與滅邢書日同義。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壬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為魯憂，內錄之是也。見齊鄭入盛，衛滅邢，魯皆當法王者親親義憂錄之也。通義云：推尋前後經例，入國恆月，惟討有罪者乃日。丙午，晉侯入曹。丁亥，楚子入陳。是也。至滅國反是，所尤惡者乃日。丙午，衛侯燬滅邢。丁酉，楚師滅蔡。是也。蓋入國猶有彼善於此，須分別之，略其所惡，錄其所善，滅國一切皆惡，無所分別，但以日不日見罪之輕重耳。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之於例，亦猶是也。則以滅邢書日為惡，衛侯侯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疏〕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漢書地理志：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按漢志薛在今為兗州府

滕縣地。

其言朝何？〔注〕据內言如。〔疏〕

注据內言如。○舊疏云：即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之屬是也。

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

〔注〕傳言來者，解內外也。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

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之於大廟，與聘同義。〔疏〕

諸侯來曰朝，此屬是也。大夫來曰聘，上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是也。○注傳言至內也。○傳分別出來

之異，明來者自外而內，故云解內外也。春秋託王于魯，魯君臣出皆曰如，爾雅釋詁：如，往也。若曰往至彼國也。外諸侯大夫至魯，則分別朝聘，故繁露王道云：內出言如，其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義也。是即別外尊內之義也。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自是古周禮制，上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聘，則不拘殷聘世朝之道矣。大戴禮朝事篇：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

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諸侯相朝禮之略見者。○注不言至同義。○上七年經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于先君是也。朝例是也。其兼言之何。〔注〕據穀鄧來朝不兼言朝。〔疏〕注據穀至言朝。○即桓七年是也。此爲微國。則彼以鄧爲侯爵故與。

微國也。〔注〕略小國也。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褻之。已於儀父見法。復出滕薛者。儀父盟功淺。滕薛朝功大。宿與微者盟。功尤小。起行之當各

有差也。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疏〕

薛伯爵。春秋命伯子男爲一。故皆從小國例略之也。○注稱侯至竊之。○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褻。滕薛稱侯。又觀德云。諸侯朝魯者衆矣。而滕薛獨稱侯。通義云。略其詞。起實微國。但以慕賢親內首來朝。故褻之爲侯耳。春秋正詞云。此滕子薛伯也。曷謂之滕侯薛侯。王者改元立號。則爵命諸侯。頌所謂我應受之也。隱公之策。以改元立號始之。以爵命諸侯終之。皆非常事也。夫子曰。其詞則某有罪焉爾。然則莊二十二年。荆人來聘。齊人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有君有大夫。亦猶此志與。○注已於

至差也。○儀父見法。宿與微者盟。並見上元年。彼注云。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此二國來朝。不得爲不得已。故與儀父皆爲善重。特盟與朝又有淺深之殊耳。繁露爵國云。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是也。○注滕序至同姓。○繁露觀德云。德等也。則先親親。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文從質。故先親親也。通義云。據滕現爵子。而在薛伯上者。伯子男一等。則當以異姓爲後。按左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彼疏引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

盟詛之載詞。故曰宗盟。當以孫說為長。左傳。凡以王命臨諸侯盟者。皆先同姓。踐土之盟。其載書曰。王若曰。晉重魯申。為王子虎在焉。召陵之會。劉子在焉。祝鮀引以為比。皆有王官之伯故也。蓋當時奉有先親親之義。故經順其文立法耳。覲禮云。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是先同姓後異姓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疏〕

左氏脫五月二字。祁黎。左氏作時來。傳作邾。杜云。邾也。蔡陽縣東有盩城。鄭地也。按黎來雙聲。邾時音近。故得通。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盩城。東。春。

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盩也。京相璠曰。今蔡陽縣東四十里有故盩城也。今左傳取邾。古來聲與盩聲同部。故儀禮來女孝孫注。來讀曰盩。漢書劉向傳引詩。來牟作釐。是也。大事表云。在今開封府祥符縣東四十里。則與蔡陽縣遠矣。會例時。書月者。危之與十年會中丘同義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也。為弟守國。不尙推讓。數行不義。

皇天降災。諂臣進謀。終不覺悟。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故危錄之。〔疏〕月無壬午。据麻為六月之七日。

大事表。許今為河南許州府治。新設石梁縣。時鄭莊使許叔居許西偏。猶未全并許地也。說文邑部。饜。炎帝太岳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前漢志云。潁川郡許故國姜姓。四嶽後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為楚所滅。○注日者。至錄之。○構。鄂本。固本同。監本。毛本。構作構。非。上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日。故解之。決其為危也。為弟守國。不尙推讓者。上九年大雨震電。注云。陽數已極。而不還國於桓所致。蓋桓已長成。不即退讓。以致奸臣啓衅。身遭篡弑也。數行不義。上八年入邾。十年取邾。取防之屬是也。皇天降。

災上五年八年螟九年大雨震電大雨雪皆是詔臣進謀詳上四年文見於彼事實在此年所謂公子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是也危亡之釁外內並生內謂子翬桓公外謂此又屢與鄭會又同伐許皆是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疏〕十一月無壬辰十二月二十日

何以不書葬〔注〕据莊公書葬〔疏〕注据莊公書葬○即閔元年葬我君莊公是也不据桓十八年葬桓公者桓亦被弑亦不合書葬也 隱之也

〔疏〕詩柏舟云如有隱憂傳隱痛也上三年傳隱之也注隱痛也穀梁傳隱之不忍地也注隱猶痛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是也通義云劉

敞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本潛謀弑君欲人不知之故歸罪爲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耶此乃事之不然又明左氏初不受經於仲尼不知薨不書葬之義前漢諸儒不肯爲左氏學者爲其是非謬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遊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眞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義非邱明所盡也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而不說而杜氏因爲作說云此乃聖人卽用舊史耳觀邱明義又不必然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鄆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專同舊史者乎

何隱爾弑也〔注〕爲桓公所弑〔疏〕公羊古義云蔡邕石經弑作試白虎通引春秋讖曰弑其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又不敢卒候閒司事可稍稍弑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荀子議兵篇曰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鹽鐵論曰威厲而不殺殺音試古音同石經作試蓋嚴氏春秋也按此傳注作弑唐石經及諸本同釋文作殺也音申志反注及下並同 弑則何以不

書葬〔注〕据桓公書葬〔疏〕

注据桓公書葬○即桓十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是也

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

爲無臣子也〔注〕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疏〕

注道春至武異○舊疏云言文武之時周之盛德既無諸侯相犯寧有臣子弑君父者是以古典無貴臣子討賊之

義春秋據亂而作時或有之因設其法故言與文武異按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放弑其君則殘之禮記檀弓云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明文武盛時有臣子弑君父之事天子得誅之方伯得討之孔子無征討之權不得不寄之誅貶譏絕之空文以示教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所以爲春秋通例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孔子祖述堯舜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其實貴臣子討賊亦即文武法度非果有意也特文武時不必專責臣子耳故上六年秋七月傳云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亦專謂春秋例也解詁箋云一人弑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與文武刑新國用輕典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此類是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

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

繫乎臣子也〔注〕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

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疏〕

唐石經鄂州本不復讎上並有子字閩本監本毛本

無當據補孫氏志祖云左傳莊十二年疏困學紀聞七並有子字校勘記云漢石經無以爲二字按無以爲詞意益堅決凡云以爲者皆隱曲申明之意當據正越絕書敘外傳記臣不討賊子不復讎非臣子也宋本作讎各本作繫繫露王道云春秋之義臣

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又玉杯云。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絕滅也。又云。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後漢書袁紹傳云。誠以賊臣不討。春秋所貶。正用此經義。白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穀梁傳云。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注。責臣子也。與公羊同。若然。閔公被弑。賊討。而亦不書葬者。彼注云。不書葬者。賊未討。以討賊在葬後也。桓公被弑。而書葬者。桓十八年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以齊強魯弱。力不能討。則春秋恕之矣。白虎通誅伐又云。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然則葬者。臣子之事。奪其葬文。絕其爲臣子也。太史公自序。所謂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是也。○注。子沈至意者。○校勘記云。宋本。圖本。監本。毛本。同。誤也。蜀大字本作已。師解云。知子沈子爲已師者。亦作已字。當據正。漢書古今人表有沈子。師古注。魯人也。然春秋亦有北宮子。魯子。皆在中中。○注明臣至繫也。○包氏慎言云。不討賊。則舉國臣子皆當絕。故喪無所繫。明賊一日未討。臣子卽一日當絕。言當自痛絕。而不比於人數也。子不復讎。是安然樂居父位。其罪尤不可勝誅矣。繁露玉杯云。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趙盾賢而不遂於理。故因其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筭之民。何足數哉。明諸國君弑賊不討。徧責舉國。趙盾爲晉重卿。力能獨討。反不討賊。故加之弑。責之深而厚。故晉靈雖不書葬。而趙盾復見於經。知不概責晉諸臣也。○注。沈子至師也。○傳中子沈子外。有子司馬子。子公羊子。子女子子。蓋皆已師傳春秋說者。○注。不但至子也。○卽昭十二年傳。子曰。我乃知之矣。之屬是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以其聖德廣著。師範後世。不須言其氏。直言其子而已。故論語亦惟孔子稱子。餘如有子曾子。亦不但言子也。○注。其不至師也。○如傳中所傳北宮子之屬是也。他師者。明非已師。上注後

師之為
誤尤見

公薨何以不地〔注〕据莊公薨于路寢〔疏〕

注据莊至路寢○即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是也桓公書于齊者著賊在外魯之臣子力不能討

君子憫而
宥之也

不忍言也〔注〕不忍言其僵尸之處〔疏〕

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注隱痛也是也○注不忍至之處○舊疏云不終天年者非人所

欲故謂被殺之處為僵尸之處讀如齊人強之強非強弱之強按舊解迂回凡人死皆謂僵不必被殺者始目僵尸莊子則陽篇推而僵之一作強通作億仆也偃也易林仁賢君子國安不僵言國不顛仆也

隱何以無正

月〔注〕据六年輸平不月〔疏〕

注据六至不月○月各本作易依宋本鄂本正輸平事在正月彼不月故据為難

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

正月也〔注〕嫌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為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

但桓疑而弑之公薨主書者為臣子恩痛之他國自從王者恩例錄也〔疏〕

繁露玉英云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

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意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即不有其正月之義也通義云春秋之教莫大乎五始凡事不正其始不善其後隱公是已魯人但知隱母繼室禮同夫人且桓母後娶乃君子必能決其尊卑于微者仲子始娶即貴聲子始媵後貴亦唯辨之於始焉爾易說曰君子慎始盛德記曰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故能審五始之義則天法莫不順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隱不有其正月經順其意自二年後不書正雖其讓足多又不知早退致見疑弑故責其不善於始也○注嫌上至弑之○舊疏云即元年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歸昭之下傳云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二年子氏薨之下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五年考仲子之宮

下傳曰。然則何言爾。成公意。非止一處。故言諸也。言諸言成公意。適可見公之始讓。惟終隱之篇去正。明隱之終無有國之心也。公子輩進讓。桓公遂作難。隱之讓愈善。桓之惡愈深矣。○注公薨至錄也。○此亦道春秋通例。所以別外內也。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恩禮故爲恩錄。是也。

公羊義疏十

桓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桓公第二〔疏〕

釋文但題桓公第二四字。唐石經作桓公第二何休學。原刻作何氏。後磨改作何休。按古本舊題。當作春秋桓公經傳解詁公羊第二也。釋文

云。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魯世家名允。諡法辟土服遠曰桓。左傳疏引世本云。桓公名軌。世族譜亦作軌。魯世家云。揮使人弑隱公于寯氏。而立子允。是為桓公。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

周禮小宗伯云。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位立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先鄭習左氏故也。按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入。立于社

南。周書克殷解。作王入即位于社。是立亦當作位。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盟和鐘立字。釋者皆訓為位。又周邠敦。毛伯內門立中庭。周戩敦銘。蘇公入右。戩立中庭。北鄉。彼立字。亦當作位解也。今杜氏左傳。亦作位。世人多見即位。少見即立矣。

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注〕據莊公不言即位。〔疏〕

舊疏云。莊元年傳云。弑君子不言即位。而此不言子者。欲

見桓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故也。甯知不由桓非隱子。故不言子者。正見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正以僖是閔兄而言子。故知桓公若有臣子之道。言子矣。然則宣之書即位。亦猶是矣。穀梁傳云。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注。故謂弑也。是也。與公羊義合。○注。據莊至即位。○即莊元年經。但書元年春王正月。不言公即位也。以桓公亦被弑。故據為難。如其意也。

〔注〕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本貴當立。所以爲篡者。隱權立。桓北面君事隱也。卽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疏〕注

君至其惡。○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卽位者。言其弑君見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經義述聞云。繁露先言不書王。後言書卽位。皆指元年而言也。隱不言立。桓不言王。亦謂隱桓之元年也。據此。則元年春下無王字。與左氏穀梁不同。何注三年春正月云。無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于元年。而注于三年。則元年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按書王不書王之故。傳無明文。蓋疑而闕之。時周室既卑。令不行於諸侯。諸侯無王者。不惟魯桓而已。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乎。穀梁以爲桓無王。元年前有王者。以治桓弑君之罪。則何以解于十一公之元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達詁。公羊則無此說也。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殆非傳意。按繁露引春秋。隨舉見義。不必皆順文爲說。彼所舉之無王。卽斥桓之三年。非有異本也。當時無王。固不獨桓一人。然春秋因事立法。旣託魯事。以張治本。故於魯桓貶之。魯桓貶。而天下無王者。從可知矣。公羊傳中之不見明文。而見諸董何書者。不可枚舉。其時去古未遠。師說未替。決非後學以意說經者比。王氏所駁。猶泥於杜預。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麻之疑說。恐未可語春秋微言大義也。穀梁亦云。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卽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卽位之道。而卽位。是無恩於先君也。亦與公羊義合。○注直而至不盈。○繁露楚莊王云。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外內。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舊疏云。繼弑君者。無卽位之文。今此書其卽位。直是桓弑。但不顯道其弑。故曰直而不顯也。言諱而不盈者。桓之弑隱。是爲內諱。而書其卽位。以見其弑。不盈滿其諱文。故曰諱而不盈也。按諱而不盈。對僖二十三年之盈乎諱言也。宋襄賢君。故不書葬。而盈乎諱。桓公弑君之賊。徒以內故。不得不諱。而猶書卽位。以著其惡。不盈爲諱。亦卽董生所謂諱而不隱也。○注

桓本至隱也。○上元年傳。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嫌桓貴。弑君見而立非篡。故正之。周道尊尊。君位既正。舉國之人。無論尊卑戚屬。莫非臣子。所謂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春秋爲明倫之書。人倫莫大乎君臣父子。隱既受之先君。告之天子。雖云攝位。桓亦北面而臣。君臣之分。義無可逃。故加之篡。以張法。禮疏引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然如何氏此注。則與鄭義亦合。惜墨守原文不可得而見焉。○注卽者就也。○下二年傳。非有卽爾。注卽就也。○注先謁至服焉。○此記當時天子諸侯卽位常禮也。詩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卽書洛誥之祭歲。詩疏引鄭注。王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是也。但烈文所言朝享之禮。係卽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書所言禘祭之事。係朝享之後。將封周公。後告祭文武也。白虎通號篇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授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陳書沈文阿傳。文帝卽位。剋日謁廟。文阿議曰。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而還。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王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南齊書禮志。蕭琛議。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周頌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鄭注。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然則嗣君繼體。先謁宗廟。次正君臣。俱用吉服。事畢反服。行三年喪禮。此自唐虞以來。一定之義。後世間有短喪之君。或不告廟。皆不可爲訓也。浚先生曙公羊禮說云。周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傳。王及羣臣皆吉服。說者疑甫遭喪而吉服。指爲失禮。孫覺倡議于前。蘇軾著論于後。顧炎武又以爲中有脫簡。按何注。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

而反凶服焉。吾引諸儒之說以申之。有八證焉。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緣臣子不可一日無君焉。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此一證也。杜預釋例曰。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推此亦足準諸侯之禮矣。此二證也。晉書孫毓曰。顧命成王新廟。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此三證也。蕭琛議。引詩序烈文鄭注。新王卽政。必行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政也。又二漢由太子嗣位者。西京七王。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皆謁廟。此四證也。沈文阿議。成王在喪。福幾覆國。是以既葬。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此五證也。張柬之曰。顧命成王殯。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閒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殯卽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六證也。困學紀聞。朱文公答潘時舉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學也之語。如伊尹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祇見厥祖。故不可用凶服。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當嚴其禮也。此七證也。馬端臨曰。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皆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皆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卽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漢時人主皆有見高廟之禮。唐以後人主未嘗躬謁宗廟。祭告嗣位。宋唯孝光宗以親受禪時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二年不祭之說爲拘。不行此禮。此八證也。觀此八證。倍經任意者可以息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弑賢君。篡慈兄。專易朝宿之邑。無王而行。

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故爲臣子憂之。不致之者。爲下干上。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

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疏〕

杜云。垂。犬丘。衛地也。范云。垂。衛地也。見隱八年。○注。桓公至之也。○會例時。桓公會皆月。故解之。定八年穀梁傳曰。往月危往。

也。舊疏云。卽此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已下于稷。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是也。而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不書月者。彼是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是以不復見其危矣。穀梁傳云。會者亦爲主焉。爾。范云。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易田。魯鄭同心。不必專由鄭志。公羊云。會猶最也。直若平時聚會。無深淺意。則不必外爲主焉。○注桓弒至憂之。○見隱四年十一年八年。下三年。范云。桓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是也。○注不致至文也。○昭二十六年疏引此。作不致者。非。成十年疏有之字。于上。昭二十六年疏引作去王。是也。宋本閩本亦作去王。毛本作于上。誤。監本王誤上去字不誤。舊疏云。下二年注云。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之。若其受誅殺。故曰。奪臣子辭。成誅文也。解詁箋云。隱會皆不致者。狐壤之戰。魯臣子不能死難。君弒又不討賊。故絕臣子文。明當誅臣子也。按。致爲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不致者。桓之臣皆隱之臣也。桓公弒君而立。魯之臣子不能討賊。反顏事讎。故於此絕之。若曰無臣子也。因桓責魯臣皆當絕。則桓之罪深矣。視三年去王。僅足起無王者。其惡尤著。明君臣皆當誅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疏〕

詩閔宮云。居常與許。鄭箋。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大事表云。寰宇記。許昌城南四十里有魯城。在今河南許州府東境。爲魯朝宿邑。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之。而祀周公。

其言以璧假之何〔注〕据實假不當持璧也〔疏〕

注据實至璧也。○穀梁傳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明實假不必以璧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以璧加

易許田。魯世家集解引糜信云。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臧氏鋪拜經日記。按假加聲相近。故經傳互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三傳本並作假。据裴駟集解。知糜氏所注穀梁。作以璧加許田。與年表正合。今穀梁作假。是後人依左傳所改。按。穀梁或有作加之本。而解自當作假。穀梁明云。言以非假。可證。年表與糜氏。雖有加璧之說。亦申言以璧之義耳。不必卽以加代假。致璧新義也。

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

為恭也〔注〕為恭孫之辭。使若暫假之辭。〔疏〕

穀梁傳云。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此云為恭。亦即諱言易地之故。○注為恭至之辭。○杜云。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

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孔疏。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于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按杜

孔此解深。得經旨。

易為為恭。〔注〕据取邑不為恭敬辭。〔疏〕

注据取至敬辭。○舊疏云。即哀八年齊人取謹及倕之屬是。

有天子存。則

諸侯不得專地也。〔疏〕

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穀梁傳云。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范云。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自專。漢書匡衡傳云。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

所以壹統。尊法制焉。

許田者何。〔注〕地皆不得專。而此獨為恭辭。疑非凡邑。故更問之。〔疏〕

上言為恭辭。並不得專地。申明

假義已訖。故更端問許田也。

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

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

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

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宿者，先誠之辭。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頃，當有所住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借之者，不舉假爲重，復舉上會者，方諱言許田，不舉會，無以起從魯假之也。

〔疏〕

穀梁傳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范云：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禮記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云：潔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彼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其餘則否。許慎以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能容之，從左氏義，鄭無駁，與許同。然以何氏隱八年注邑方二里說計之，亦無不可也。王制作湯沐者，朝宿湯沐，本互文見義也。○注時朝至朝也。○國語魯語云：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五年四至，一相朝也。韋注引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詩韓奕疏引賈逵說周禮云：以爲一方四分之一，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蕃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類聚引白虎通云：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同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于天子，朝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是順四時而朝也。○注緣臣至莫夕。○周官道僕，以朝夕燕

出入其邊儀如齊車。鄭注云：朝夕朝朝莫夕。賈疏云：朝朝莫夕在正朝。白虎通朝聘篇云：朝者見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左傳昭公十二年：子革夕。杜注云：夕莫見。成公十二年：孔疏云：且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郤至曰：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待賓之義也。注云：莫不欲朝朝莫夕。此臣下事君之義也。○注王者至專朝。○隱元年注云：王者掘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蓋以諸侯各有土地人民之責，故不得常自專朝，致曠職守焉。○注故卽至一朝。○舊疏云：故卽位至小聘，孝經說文五年一朝。虞傳文按禮記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又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鄭以聘義爲諸侯邦交之禮，其實諸侯於天子同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其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按昭三年左傳云：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據彼傳，故以公羊說爲文襄之制，其注王制亦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彼疏引鄭駁異義又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按以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爲文襄之制，僅見之左傳。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左氏未出，不得據而作證。又公羊家斷不用左氏說也。且昭十三年左傳又云：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盛，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則又與昭三年不合。故鄭代以爲不知何氏之禮也。禮記疏引賈逵服虔，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亦不能明定爲何代之禮也。又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說者以爲諸侯自相朝法，故禮記疏引鄭志：鄭答孫皓問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此言，亦不能定爲何代制，卽所云夏殷之禮，亦無明據。且與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之說乖也。諸侯歲朝，謂歲歲有諸侯來朝，仍是四年一朝，亦非諸侯皆歲朝天子也。其周禮

所說又與各經互異。按何氏此注與書載禮合。羣后四朝在王不巡守之年。此四朝之諸侯。又各分四時來覲。前後相去。正得五年。於五年間。又使卿大夫行大小聘之禮也。其左氏周禮。皆何所不取。蓋左氏多雜伯主之制。時強凌弱。衆暴寡。諸侯之於天子。視若弁髦。而於晉楚諸國。悉索敝賦。歲聘時朝。史不絕書。周官又多出於劉歆等所增竄。故與今文家爲難。均未可據爲典要也。○注王者至其職。○大戴禮朝事云。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國語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雖與各經因朝而祭說殊。足爲諸侯助祭之證。書臯陶謨曰。羣后德讓。周禮疏引鄭注云。羣后德讓者。謂諸助祭者。以德讓繁露王道云。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故羣侯亦在焉。國語魯語。曹劌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韋注。助祭受政命焉。漢書韋元成傳云。唯聖人爲能享帝。唯孝子爲能享親。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事來助祭。尊親之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劉向傳云。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又郊祀志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又王莽傳。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後漢班超傳云。緣陛下以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史記三王世家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是也。○注故分至一時。○五部當四部之譌。隱八年注云。五年親白巡守。明巡守之年。不能來朝。則當分四部也。堯典。羣后四朝。禮記疏引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又引孝經鄭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安生以爲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方乃徧。是天子五年一巡守。其不巡守之年。四方諸侯。分年來朝。如次年東。又次年南。以次至北。而每方諸侯。又四時。以不可一方全空故也。故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亦近東者朝春。近南者朝夏。近西者朝秋。近北者朝冬。與如韓方爲北方諸侯。而在當方之西。則以秋覲。故詩韓奕曰。韓侯入覲也。又鄭注明堂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於西方。近東故也。○注孝經至

助祭○孝經聖治章文也。唐元宗注。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也。按。今本孝經脫祭字。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注。犧牲之屬。甸服貢饋物。注。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尊彝之屬。采服貢服物。注。元纁絺纈也。衛服貢材物。注。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龜貝也。此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詩文王。厥作裸將。常服黼冕。是也。○注。尙書至以庸。○舊疏云。此逸書也。乃虞書之譌。見堯典篇。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逸書二字。當作堯典文。疏中所引。當是鄭注。以徐疏於閏月定四時成歲。二月東巡守。皆用鄭注。故知之。按舊疏云。言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數奏以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徧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者。國功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民功曰庸。若欲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或如段氏所云。以爲鄭注也。漢書宣帝紀。詔曰。臣下各奉職奏事。以敷奏其言。考試其功能。又王莽傳。莽下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與今本同。史記五帝紀。作羣后四朝。徧告以言。徧告者。敷奏之訓也。與皋陶謨敷納以言。義異。敷奏者。自下言之。敷納者。自上取之也。書大傳注。奏猶白。白猶史記之告也。說文言部。試。用也。書曰。明試以功。白虎通考黜云。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陸。虎賁。斧鉞。弓矢。桓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注。宿者。至之辭。○說文宀部。宿。止也。因而夜止之詞。楚辭。初放塊。鞠兮當道宿。王注。夜止曰宿。是也。夜止必於前期。引申之。有先義。管子地圖篇。宿定所征伐之國。注。宿猶先也。因凡先期申誠。皆謂之宿。周禮大宗伯云。宿。既滌濯。注。宿。申誠也。又儀禮公食大夫禮記。不宿戒。注。申戒爲宿。是也。周禮肆師。宿爲期。注。宿。先宿之夕。是宿本前夕之名。諸侯朝天子。必先期齋宿。實明入覲。必有所止。天子賜之邑。故謂之朝宿之邑也。禮記禮器云。三日宿。注。宿。致齊也。小爾雅廣詁云。宿。久也。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注。宿。素論語顏淵篇。子路無宿諾。注。宿。預也。皆與先誠義近。禮記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注。宿。讀曰肅。肅猶戒。戒輕肅重。是也。○注。古者至百里。○周禮載師職注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同。按周書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周禮疏引鄭注。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康成與杜子春說同。司馬法但云百里爲郊。不與遠近之異。蓋亦百里爲遠郊矣。何氏不分州野縣都之名。或

以百里之外統以遠郊。目之。王圻千里。四面至。置各五百里。故周禮載師。以大都之田。任置地。是也。置地以內。王子弟所食邑也。四百里縣地以內。天子卿所受采地也。三百里稍地以內。天子大夫所受采地也。二百里甸地以內。則六遂焉。百里郊以內。則六鄉也。故知五百里以內。皆可分賜諸侯。若拘於百里爲遠郊。誠如許慎所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之地。不能容矣。○注諸侯至敬也。○儀禮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郊。謂近郊五十里。周禮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天子於諸侯。有使迎之禮。明諸侯爲先告至矣。故儀禮聘禮云。及竟。張旛。誓。卽告也。又云。乃謁闕人。注謁。告也。古者竟上爲闕。又云。闕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此大夫告至之禮。諸侯朝天子。宜從同也。類聚引白虎通曰。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於天子。是也。按儀禮覲禮。自至于郊始。其郊勞以前無文。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於朝禮。故略之也。是諸侯告至。必有禮儀。惜禮經文不具耳。以聘禮攷之。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請。猶問也。問所爲來之故也。遂以入國道之。是使者既謁闕人。因止于竟。未敢輒入。闕人以告於君。於是君使士請事矣。春秋傳。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是其事也。又云。賓至于近郊。張旛。君使下大夫請行。注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此聘問鄰國之禮。其諸侯朝天子。不必有此謙矣。由猶通塗。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塗作途。下六年注云。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聘禮云。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高氏愈云。封境各有專守。不敢踰越。故古者必假道。以盡過客之禮。宣十四年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而華元以爲鄙。我是也。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以天下爲家。所在如主人也。天子微弱。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按聘禮。雖大夫之禮。知諸侯亦當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不能不備非常。而鄰國亦當有加禮故也。○注王者至遠郊。○校勘記云。須。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宋本須作頃。當據正。按下二年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頃字正此意。類聚引白虎通又云。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覲禮經曰。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尙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

朝迎於郊。按書康誥王若曰孟侯。疏引鄭注依略說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又鄭注略說云孟迎也。書傳又云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上所生珍美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御覽引鄭注孝經云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芻米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是皆加殷勤之事也。觀禮又有天子賜舍者彼鄭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蓋朝宿之邑猶在郊去王宮尚遠故宜於城內近王之處賜舍以便辨色即入也。觀禮又有受舍于朝則又異賜舍之舍謂有屋宇者受舍於朝則次舍也以幕為之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又鄭注觀禮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是也。○注其實至專也。○繁露王道又云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按封當地之誤也。○注桓公至之者○繁露王道云鄭魯易地諱易言假又云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也。魯桓鄭莊俱宜誅若據事直書徒事亂臣悍顏惟避易而曰假夫乃知易之之為罪或有所消沮而不敢公然干犯焉所以為止亂之道也。○注不舉至之也。○上會于垂穀梁注云鄭伯所以欲為此會者為易田故按上會為假田故以惡移鄭為外為主文也。又見鄭假魯方足起許田之為魯邑也。春秋上下許田不見未知所假何國又不能不為內諱故隱其詞於垂之會不言而見矣。

此魯朝宿

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

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疏〕

隱八年杜注云許田近許之田即取此為說。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曰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為魯境內地以居嘗與許證之嘗亦是魯近地也。是否答曰此

則厚齋之誤。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祊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割以相屬若許田亦近魯則鄭何畏于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頌之言特祝禱之詞不以遠近校也。通義云許邑名凡田邑本當繫國今其義不可言假周田則不得繫國此近許邑故繫之許而已。知非謂許國者王城之外五十里曰近郊又其外五十里曰遠郊又外遠甸稍縣都相距各百里許國猶在圻外而上傳云朝宿之邑在郊不得相近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

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注〕分別之者古有分土無分民明當察民多少課功德〔疏〕

繁露奉本云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卽田多稱田邑多稱邑之義也通義云所稼曰田所居曰邑不直言假許者許邑廣矣魯朝宿之邑亦在其內耳鄭特取魯田非盡有許邑故可以田繫許不可以許包田舊疏云田多邑少稱田卽此是也邑多田少稱邑卽哀八年齊人取謹及鄆是也田與人相因得有田多人多之殊者蓋平曠之區溝洫交錯同井合作卽爲田多其通都大邑逐末者多百工商賈開民轉移則爲邑多也魯之朝宿所取不過二里知當日許田所容恐不僅魯一國已也孔疏云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按鄭詩箋云常許魯南鄙西鄙則非許田之許矣○注分別至功德○舊疏云知古有分土無分民者正以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論語云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皆是樂就有德之義故也白虎通五行篇云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道也漢書地理志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師古曰有分土者謂立封疆也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後漢書蠻融傳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以民之多少第守土者之功德故漢法縣之有丞尉也令長於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上其集簿猶有古意繁露考功名云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其古課功德之法與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疏〕

盟例日惡不信也舊疏云所以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相負故也按四月無丁未五月之三日也三月之二日亦爲丁未

杜云越近垂地名范云越衛地大事表云當在山東曹州府曹縣附近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與此傳例及爲我欲之同義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于越本分作粵

秋大水

何以書紀災也〔注〕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經曰秋大水無麥苗。傳曰待無麥然後書無

苗是也。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

〔疏〕

後漢書楊震傳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注災傷至是也。○所引經傳見莊七年。彼傳云。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然則此亦災傷至二穀以上。故直言大水也。莊二十八年。

大無麥禾。不書大水者。彼傳云。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云。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者是也。莊七年注云。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此不書穀名。蓋趨於麥苗者也。左傳云。凡平原出水為大水。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注先是至所致。○舊疏云。陰逆者。專易朝宿之邑是。怨氣者。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是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桓弒兄隱。民臣痛隱而賤桓。劉歆以為桓易許田。而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何氏之說。兼備二義。通義云。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當修其祭祀。而專以與鄭。故水災應之。義或然也。按桓公以臣篡君。陰逆甚矣。大水之災。所應莫大乎是。

冬十月〔疏〕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按公羊已發例於隱六年秋七月。後不重也。

公羊義疏十一

桓二年

盡三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

各本於此有注云。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

氏之十九字。校勘記云。疏本無此注。與何義不合。當是別家注疏竄入者。解云。考諸舊本。悉無此注。且與注違。則知有者衍文也。按與注違者。注云。督不氏者。起馮當國。此云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是與注違也。按舊疏云。此經之下。亦有注云。賢者不名云云。則舊疏本本無注明矣。亦有者。謂別本也。後人又誤以疏中所引刻入注耳。正月戊申。爲月之八日。史記注引服虔云。督。戴公之孫。左傳疏引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杜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史記注引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擘夷。擘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史記孔子世家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左傳疏引世本云。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

及者何。〔注〕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得及君。上下大夫言及。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問之。

〔疏〕

注及公至問之。○公夫人言及。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仲子微不得及君。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注云。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是也。上下大夫言及。舊疏

云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國夏上大夫高張下大夫也今與夷與孔父君尊臣卑言及故問之

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疏〕

說文答問云。偶卽及者何

累也之累按說文人部。傑相敗也。南征賦注引作壞敗之兒。寡婦賦注引作敗也。無相字。道德經傳奕本。偶偶兮其不足以無所歸。釋文傑一本作偶。敗也。欺也。西征賦曰。察位偶其隆替。寡婦賦容貌偶以頓頓。注引禮記。喪容偶偶。義並同。按如注義。則累卽連累之義。不必迂回如偶之解也。累蓋卽累之省。說文糸部。纍纍得理也。禮樂記。纍纍乎如貫珠。由連纍引申爲連累。玉篇云。累同纍是也。○注累累至語也。○通義云。累者相連及於死之名。讀若甫刑傳云。大罪勿纍。字本从三田。今省之。反離騷謂屈原爲湘纍。李善注。諸不以罪死曰纍。苟息仇牧皆是也。穀梁傳。以是知君之累也。亦謂其累從君而死。彼疏引巖信云。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殤公從後被弑。范注亦云。累謂從也。義皆相近。鹽鐵論訟賢云。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苟息皆累也。〔疏〕仇牧事見莊十二年。苟息事見僖十年。繁露王道云。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苟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按惟仇牧苟息書及。故傳引之。舍仇牧苟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叔仲惠伯是也。

〔疏〕

注叔仲惠伯是也。○叔仲惠伯事在文十八年。見成十五年。通義云。謂經所不見者。若左傳稱宋弑昭公。蕩意諸死之。卽未得以累書於春秋。類此蓋衆。

有。則此何以書賢也。

〔疏〕

通義云。加及者。賢之欲著其因君而死。若兩書之。則不顯與君弑爲一事。故不以尊卑同名。弑爲嫌矣。

何賢乎孔父。〔注〕据叔仲惠伯不賢。〔疏〕

注据叔至不賢。○成十五年傳云。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彼注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爲重。叔仲惠伯

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是公子遂直忌叔仲惠伯而殺惠伯。非衛君而死。故無賢文。是以不書。故據之也。

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

以稱字見先君死。〔疏〕

繁露服制象云。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注以稱至君死。○穀梁傳。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

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諡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公羊賢孔父仇牧。褒獎忠臣。扶樹名教。其義長於左氏。

其義形於色。柰何。〔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皆作柰。

非。鄂本作柰。三年同。柰者。如也。國語晉語曰。柰吾君何。柰何。猶如何也。書召誥曰。曷其柰何弗敬。是也。

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

弑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督作督。五經文字云。說文从目。隸省。从日。後漢書孔融傳論曰。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

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注〕大

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疏〕

注大夫稱家。○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盧注家。

采邑。周禮春官序官家宗人。又夏官序官家司馬。注並謂家。卿大夫采地。孟子離婁篇。皆曰天下國家。注家。謂卿大夫之家也。書。阜陶。夙夜浚明有家。傳。卿大夫稱家。禮記曲禮。凡家造。注大夫稱家。舊疏云。卽定十二年。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是也。故禮記大學。有伐冰之家。百乘之家。皆謂大夫。對士之畜馬乘喪祭不用冰者言焉。○注父者字也。○儀禮。士冠禮曰。伯某甫。注甫字。或作父。禮記雜記上。稱陽童某甫。注甫某甫且字也。說文用部。甫。男子美稱也。是父爲甫之段借。舊疏云。穀梁傳文。齊氏召南考證云。按今本穀梁。作父字諡也。後人每疑於父字非諡。諡字當是衍文。觀於此疏。可知穀梁本無諡字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孔父孔子之先也。傳云。孔父嘉爲司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後名。祭仲足是也。鄭有子孔。

名嘉。說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杜輒爲異說，不可從也。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按：左傳雖有督見孔父妻於路之事，孔父身爲宋卿，何至不依禮蔽面，督弑君之志，必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必非前年冬閒甫萌奪妻之志。次春，卽動于惡。傳明云：先宣言曰：則爲華督誣讎孔父明甚。杜預卽以此二事坐其罪狀，無非爲司馬昭賈充等留餘地耳。卽見妻子路一事，安知非劉歆等點竄，歆亦賊臣，故於忠於其君者，摺擊不遺餘力焉。○注禮臣至之家。○禮記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注：君所大夫存亦名，士既不稱大夫名，或君亦不稱臣名也。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歿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慎謹案：同左氏說。穀梁說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也。鄭氏亦同左氏義，以論語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前也。故鄭駁許氏云：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按如此注，則公羊家亦無臣子先死，君猶名之，未知異義所據。當時傳習公羊者，不僅邵公一人，或別有公羊異說與。又按：左氏說與何氏同，與今杜氏異，必左傳先師鄭衆賈逵等所傳之精義，故亦以孔父爲字也。穀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明書及者，春秋特筆，彼亦道春秋通例也。通義云：春秋賢者不名，仇牧荀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必使臣爲累於君之詞。君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禮於君所言大夫歿，則稱諡若字，又因以稱字見先君死，倒其文而不紊其實。

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注〕趨、

走也。傳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救，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已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

〔疏〕

注趨走也。○說文走部趨走也。爾雅釋宮門外謂之趨。廣雅釋詁云行而張足曰趨。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注傳道至此禍。○禮記大學云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注命讀如慢。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疑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傾亂。此甚可悲哀者也。○注設使至不免。○莊三十二年傳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云云。是魯莊知季子賢事也。繁露精華云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悄悄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當將興鄰國。豈直免弑哉。此吾所悄悄而悲者也。說苑尊賢又云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是亦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早任用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鹽鐵論殊路云。宋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不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亂俱興。何義合明。皆安存時不用。急則思之無及也。

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

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言及者。使

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督不氏者。起馮當國。

不舉馮弑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

也。〔疏〕

繁露服制象云。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奸臣不敢容邪。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又王道云。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

過而致難乎其君。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又云。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皆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穀梁傳。督欲弑君。而恐不立。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卽爲君扞禦。人莫敢致難之意焉。廣韻。難。患也。謂致君於患害也。

○注內有至之善。○君子正其衣冠三語。論語堯曰。篇文。樂道人之善。季氏篇文。儼。釋文作嚴。云。木又作儼。魏書封軌傳。作君子整其衣冠。七經考文云。古本道作導。按何意引論語自作道道。言也。重言義形於色。明君子樂言之善也。惟內有其義。而外乃見

諸顏色。所以能威而不猛也。○注言及至臣也。○校勘記云。何云。言及者。以下九十九字。當在經下。僖十一年疏。可據。宋鄂本亦誤。浦云。言及者三十三字。當在經下。從僖十年疏。校按。此注舊在傳末。何氏終言之也。此類注中甚多。不得以僖十年疏引在經

下。便輕爲倒置。又按。何注本有傳無經。何注傳而不注經。故知何煌浦鐘皆誤會也。尊卑不相及。以臣而上及其君。同名爲弑。明當爲附庸君矣。禮記王制注云。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不能自通。故附於大國。以名通也。孔父仇牧荀息。社

稷所係。當不絕祀。與附庸等。此春秋新義。春秋之義。大夫不得世。故當封爲附庸也。○注督不至意也。○舊疏云。春秋之內。當國不氏者。無知州吁之屬是也。宋督實戴公之孫。不言公孫者。正欲起其取國與馮也。又云。昭二十年傳云。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

也。昭三十一年傳云。何賢乎叔術。讓國也。繆公之傳。不言讓國。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此經馮實宜當國。如齊無知衛州吁之例。書宋馮。因爲穆公諱。故移其文於督。督馮一事。督當國。則馮當國見矣。所謂微而顯也。繁露玉英云。經曰。宋督弑其君與

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而聘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

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此何氏所本。

滕子來朝〔疏〕

通義云：卽隱十一年滕侯也。朝桓公不足褒，故還從本爵爾。杜范皆以爲時王所黜，夫杞左傳猶有用夷禮之說。滕薛何事，直是嚙語。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疏〕

杜云：稷，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府境。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注〕目，見也。斥見其惡，言成宋亂〔疏〕

注目見至宋亂。○易說卦傳：離爲目。注南方之卦主視，故

爲目。廣雅釋詁云：目，視也。又云：視，明也。目言之，猶言明斥之對諱言也。穀梁隱元年傳：段、鄭伯弟也，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亦謂斥君也。魯桓成宋亂，爲內大惡，不爲之諱，是爲斥見其惡矣。

遠也。所見異辭，所

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所見之世，

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

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

繁露奉本云：於稷之會，言成宋亂，以遠外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第三所字後

唐改補入隸釋載石經殘碑曰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以下缺然則熹平立石者爲嚴氏春秋於此無所見異辭三句何氏所注者爲顏氏春秋於此有之漢石經於碑末列其同異按無此三句則遠也隱亦遠矣文相承有則與哀十四年傳複出矣按何氏此注與哀十四年傳注一字無論二者必有一衍○注所以至異也○舊疏云彼以臣之故欲見臣恩之濃厚故曰以臣見恩此以君之故欲見君恩之濃厚故曰以君見恩也通義云復發傳者與益師義異彼爲詳略例近辭詳遠辭略此爲諱例近辭微遠辭顯各有所施也此注言復發傳因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下有此三語故言復哀十四年則三發傳矣仍對益師卒傳發言復疑何氏本亦無傳無此注皆後人以別本公羊辱入因以哀十四年注文增置此耳○注所見至是也○所見世謂昭定哀世也定元年傳曰定哀多微辭彼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繁露楚莊王云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年於所見微其辭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又云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注所聞至是也○繁露又云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五年於所聞痛其禍子赤弑弗忍言日痛其禍也舊疏云立煬宮不日者卽定元年九月立煬宮是也立武宮日者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言此董何各舉遠近不同事以證無定例也○注所傳至是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曰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也子般日者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彼注云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傳聞殺其恩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按少殺又少殺者漢書韋元成傳云親疏之殺殺漸降也董子所謂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是也近者親遠者疏親者恩深疏者恩殺厚薄之故輕重之義善惡之著褒譏之加微顯之文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注〕据觀魚諱〔疏〕

注据觀魚諱○見隱五年彼注云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

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者是也。通義云：据入極諱。滅輪平諱獲之等。按何六科舉觀魚事張義固不必專据此也。

隱賢而桓賤也。〔注〕宋公馮與督共弑君

而立諸侯會於稷。欲共誅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弑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

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

爲州。州有伯也。州中有爲無道者。則長帥卒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保

伍壞敗。雖不誅。不爲成亂。今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加以者。辟直成亂也。〔疏〕

校勘記云：賤。唐石經。鄂本。宋本。閩本。

同監本。毛本。賤改賊。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泮宮書本。明閔齊魯本。皆作桓賤。按漢書五行志云：痛隱而賤桓。且注云：賤不爲諱。則作賤可知。吳氏麥雲經說云：或疑何氏注有賤不爲諱之文。疑毛本賊爲諱字。麥雲按：隱元年傳。明言隱賢而桓貴。此云桓賤。以桓弑隱故耳。石刻自誤。按隱元年傳云：桓幼而貴。謂其名分貴耳。此貴賤直以其人之德言之。桓弑君之賊。春秋所賤也。穀梁傳云：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亦賤桓之義也。○注宋公至遂成。○左傳：取賂而還。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彼疏引鄭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杜氏釋成爲平。非。○注桓公至諱也。○疾疑衍文。謂君子與君子同類相養。小人與小人同惡相長也。穀梁傳：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注：桓既罪深。貴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依石經改討爲計。范下注：所謂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是也。范上注又云：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亦不爲諱之意也。彼注引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

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于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天下之道者也。君失社稷。猶書而不隱。況今四國羣會。非一人之過。以義致譏。輒於自己兆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如穀梁義。蓋齊陳鄭志在討亂。桓公與宋馮均弑君之賊。同惡相濟。爲之致賂三國。春秋貶之曰。以成宋亂。故彼上傳云。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宋亂也。是也。公羊義亦大同。不若穀梁之詳取以足之。○注古者至伯也。○舊疏云。王制及春秋說文。按今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彼疏引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與此同。鄭彼注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注州中至同惡。○僖四年左傳云。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禮疏引服虔注云。五等之侯。九州之伯。彼謂方伯之事。王制所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者也。玩此注意。則州中有無道者。則長帥卒正皆得征之。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古者諸侯。有屬長連帥。卒正州伯。州中有作亂者。則長帥正伯征之。征者正也。桓公有長帥正伯之任。故會齊陳鄭往而。成之。當請命于天子。執華督而戮之。則華氏安得後于宋。懷惡而討。雖死不服。無瑕者可以戮人。魯桓親弑其君兄。猶楚靈親弑其君兄之子。而奪其位。然楚靈能殺慶封。而魯桓不能戮宋督。既不能戮。又取賂而復立之。則魯桓之惡。更甚於楚靈。故春秋書于冊曰。會于稷。以成宋亂。則不僅不征之爲同惡矣。○注當春至賂也。○穀梁注引江熙云。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鼎。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郟大鼎。納于大廟。微旨見矣。○注加以至亂也。○舊疏云。下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彼注云。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今此言以者。若言公爲三國所以遂行其意而成宋亂。非公本意。故云加以者。辟直成亂也。是則春秋雖不爲桓諱。然猶書以若隨人者。然則猶爲尊親諱之旨也。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

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注〕 据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也

〔疏〕

注据莒至杞也○即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

器從名〔注〕從本主名名之〔疏〕

即此郜鼎是也鼎得之郜故從其本主名名之

曰郜鼎名者自命之謂也若器之自名矣穀梁傳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注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郜

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主人〔疏〕

如牟婁是

也牟婁雖本杞地既為莒所有故即繫之莒不得曰杞牟婁也

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注〕据錯〔疏〕

注据錯○舊疏云二理相違故謂之錯

器之與人非有即爾〔注〕即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

之者皆持以歸為有為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疏〕

注即就也○說文月部即食也一曰就也漢書高帝紀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注若曰至

本名○經義述聞云謹案据注則傳文當作非即有爾傳作非即有爾故注云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也下文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注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云非有即爾而解之曰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据本已誤作有即唐石經亦誤按如傳文誠不可解不若依王氏所校為明爽通義云人之與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為已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非若地有常處雖數易其主終可識別也俞氏懋云何意蓋謂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為已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然如此則當云非即有爾不當云非有即爾也今按爾雅釋詁即尼也釋文尼本亦作昵昵與暱同字古文通作黏隱元年左傳不義不暱說文黍部引作不義不黏黏也器之與人非有即爾言器與人不相黏著今日為此人之器明日可為彼人之器

非如地有常處。雖數易主。不可遷移。故器必從其本名以識別之也。亦通繁露玉英云。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也。不可不察也。

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

〔注〕宋始以不義取之。不應得。故主之謂之郜鼎。如以義應得。當言取宋大鼎。郜本所以有大鼎

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

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疏〕

注宋始至大鼎。○宋本主作王。誤。閩本監本。毛本作主。亦誤。鄂本作正。當據正。宋以不義取郜鼎。春秋卽書其本名。以正不義。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者也。故何氏云。然其實宋卽以義

取。亦止能謂之郜鼎。不得言宋大鼎也。通義云。此主謂宋本取大鼎于郜。故名郜鼎。云不義者。傳惡宋滅郜。而取其鼎。聊廣言之耳。其實就令以義取之。器固當從名。若文王克崇伐密。而魯有崇鼎。晉有密須之鼓。是也。舊疏謂以義應得者。若天賜之。非。○注郜本至賜之。○舊疏云。謂殷衰之時。鼎沒于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齊氏召南考證云。此鼎與九鼎無涉。九鼎沒泗水。乃周末秦初事。非殷末也。武王遷九鼎于維維。非得之泗也。按齊說是也。漢書郊祀志云。有司皆言。聞昔秦帝興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鷓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鼯。不吳不敖。胡考之休。是鼎所以供享祭也。天瑞之鼎。未詳所出。蓋亦如漢世得汾陰鼎事耳。志又云。美陽得鼎。獻之。張敞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乎豳。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于郊梁。文武興於鄆。鎬。由此言之。則郊梁豳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祇。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柎邑。賜爾旂鸞。黼黻瑠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

宮廟也。是諸侯有世孝者。天子或賜之鼎事也。○注禮祭至三也。○舊疏云。春秋說文。孟子梁惠王篇。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注。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按儀禮士虞禮。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鼎。是士三鼎也。少牢饋食禮。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是大夫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次差之。當諸侯也。天子九矣。郊特牲疏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一魚二腊三。然大夫五鼎。而亦用三鼎。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則以繹祭殺於正祭也。士用三鼎。亦有一鼎者。如士冠。士昏。舊疏所云。士冠。士喪。皆一鼎。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是也。士三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者。如既夕禮。遺奠。陳鼎五於門外。是也。天子九鼎。亦有十二鼎者。周禮膳夫所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也。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以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周膳夫云。鼎十有二。係古周禮說。不必通之於春秋。故何氏不取也。

也。此也。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地有定名。有定在。故須就而有之。非若器之可彼可也。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注〕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

今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興滅國。繼絕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爲其有。不復追錄繫本主。

〔疏〕

注俄者至頃也。○制。閩本。監本。毛本同。宋本制作。創。漢書班婕妤傳。蛾而大幸。如瀆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蛾與俄同。說文。人部。俄。頃也。關尹子八籌篇。鳥獸。俄旬旬。俄逃逃。創者。始也。漢書班固敘傳。禮義是創。師古曰。創。始造之。始得之頃。猶言乍得之頃也。○注諸侯至本主。○孟子告子篇。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趙注。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耶。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是卽後王者

起反取邑之義也。地名所繫，不嫌不明。故終可為本國所有，無須追繫本國名也。

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注〕為取，恣意辭也。弟子未

解，故云爾。〔疏〕

通義云：言為所取，遂可以他人之地為其有乎。○注為取，恣意辭。○說文又部取，摘取也。取有索義，與恣意義近。

曰否，何者？〔注〕何者，將設事類

之辭。〔疏〕

說文：口部，否，不也。繫傳曰：不可之意見於言者，故從言。故从口書，此曰否者，即不然之謂也。○注何者至之辭，何者，詰辭也。書：臯陶謨：詩：小雅：夜如何其，是也。何，曷也。奚也。孰也。如注，意則何者為引申之意，故云將設事類之辭。

也。辭若楚王之妻媢，無時焉可也。〔注〕媢，妹也。引此為喻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經不正

者，從可知。省文也。〔疏〕

注媢妹也。○公羊問答云：問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媢。廣雅：媢，妹也。爾雅注亦云：猶今謂兄為鬻妹，為媢。唐書宗室傳：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媢也。媢，妹古音同部。○注引此至有也。

○言楚王以媢為妻，終無可時，亦若地雖恣意取之，終無時可名有也。舊疏云：若作名字，言器不可從今主之名，地不可作後主之有也。考諸古本，名作多字，雖恣意取之，亦不得多有也。若如此解，以覆上為取之義矣。校勘記云：作名是，終不可名，有猶云終不可為有，此專以地言，不如疏所說。按所駁極是，自至乎地與人以下，皆反覆申言地從主人之義，不必牽涉器從名也。○注經不至文也。○此對部大鼎繫部以正宋立義也。經不正者，道春秋通例。

戊申納于太廟。〔疏〕

四月無戊申，戊申為五月之十日，納與取當異月也。此年正月之日不誤，則前年四月之日其誤審矣。杜氏長廡：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相差

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注〕納者入辭也。周公稱太廟。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故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孝子之至也。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尙尊尊。〔疏〕

左傳曰。非禮也。穀梁傳曰。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三傳之義同。

○注納者入辭也。○莊九年傳。納者何。入辭也。范注。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日之明惡甚也。按彼傳例。內弗受者。指諸侯相入。此亦引內弗受例者。意於義不合受也。廣雅釋詁云。納。入也。書堯典。寅饒納日。僞孔傳。饒。送也。日入言送。○注周公稱太廟。○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稱太廟。禮記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杜注左傳。范注穀梁。皆云太廟周公廟。按魯以周公爲太廟。魯公爲世室。明堂位所謂魯公之廟。文世室也。世世不毀。加四親廟而六。又有姜嫄廟。詩魯頌。閟宮有值是也。又史記世家云。祭文王皆謂之特廟。○注所以至享之。○類聚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孝繼養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故爲之享之。舊疏出。故爲至享之。云孝經文。蓋孝經說文。○注廟之至事之。○類聚引白虎通又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注故曰至至也。○皆祭義文。祭義出入作出戶。宋本歎作嘆。校勘記云。依說文。歎。嘆有別。按說文口部。嘆。吞歎也。一曰太息也。欠部。歎。吟也。則當作嘆。故詩中谷

有菴云。嘅其嘆矣。又篤公劉。而無永嘆。皆作嘆也。其禮記檀弓云。戚斯歎。疏云。歎。吟息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鄭氏祭義注云。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又云。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戶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薦設。謂孝子薦俎酌獻。主婦設豆。佐食設俎之屬。周旋出入。禮所必有。則何氏所見禮記本作出入。亦通。出戶而聽。皇侃禮疏。所戶謾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戶。謂之陰厭。戶未入前。亦與鄭氏無戶者。闔戶之說無乖。惟入室當爲初入陰厭時。則出戶宜專謂戶謾後也。○注質家至尊尊。○類聚引五經通義云。文家右社稷。左宗廟。文家據地而王。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尚尊尊。故在右也。舊疏以爲春秋說文。獨斷上云。天子諸侯。左宗廟。東曰左。右社稷。西曰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據周制言也。禮記祭義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亦據時王制言之。浦氏鐘云。上親親。上誤。當作尙。否則下尙尊尊。當作上。庶不歧出。

秋七月。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

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

左氏作杞侯來朝。古杞紀易混。李氏

愾羣經識小云。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于郕。十二年。公會杞侯莒于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三年與左傳經同。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侯。謹按。紀侯爵。杞則初年已稱伯。後更稱子。此三年杞侯。皆紀侯之誤。當以公羊經爲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侯。諒哉。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劉歆等見經下有入杞之文。遂改紀爲杞。以比合之。不知杞於周本公爵。稱公可也。周書王會。雖出漢人所撰。然所謂殷公夏公者。卽杞宋也。稱侯不可也。○注稱侯至百里。○白虎通嫁娶云。王者之取。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德。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必封以大國者。明其

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邦何。開天下之賢士。不遺善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爲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庶邦交禮也。漢書王莽傳。信鄉侯終上言。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襄紀子稱侯。有司議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外戚恩澤侯表云。其餘后父。据春秋襄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于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襄爲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是也。後漢順烈皇后傳。春秋之義。娶先大國。皆用公羊之義也。顧氏棟高大事表云。漢世立后。先進后父爲大司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濫自此始。皆不知紀子帛爲闕文故也。公羊禮說云。顧說非也。女子之爲天王后。母儀天下。其父亦同於羣臣耶。此又不近情之論。勸賞黜陟之柄。自上操之。賢不肖可得而進退也。授之爵。不授之權。有何國柄之移。況春秋之義。外戚柄政。久已杜漸防微矣。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威權下流。故政分三門。卒生篡弑。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顧氏未之見耶。全祖望曰。外戚非皆不賢也。漢之呂。霍。上官。丁。傅。不可用矣。而竇嬰則名臣。馮野。王。傅。喜。王。商。三人。元成哀間。若大用之。可無王氏之禍。是真平情之論矣。按。前漢移於王莽。後漢移於曹操。雖皆后父。而得權之由。不自外戚。足見威權替否。在乎人君自制耳。舊疏云。知天子將娶于紀者。以下八年。逆王后于紀是也。知其元非大國者。以隱二年。紀子伯子伯並稱。故知此侯非本爵也。知封之百里者。正以自今以後。恆稱侯。下六年。公會紀侯。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之屬是也。毛本於作于。○注。月者。至孝敬。○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不臣母后之黨。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禮記哀公問云。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又云。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又云。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皆廣孝敬之義也。舊疏云。凡朝例時。以其尊而不臣。故書月令與朝異。○注。蓋以至封也。○白虎通嫁娶云。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明天子得專封。故雖庶人女得娶也。舊疏云。此欲道諸侯不得專封。故不取乎大夫以下。卽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略之也。注。非所以重宗廟。故略之也。是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疏〕

杜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彼疏引賈服以鄧為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此傳云：蓋鄧與會爾，則賈服本此為說矣。按左傳

云：始懼楚也，鄧亦楚旁小國，後為楚滅，與蔡鄭相去俱不遠，因懼楚而與會，亦事之恆。孔疏強為申說，謂蔡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其說支離，不可從也。大事表云：今襄陽府治襄陽縣東北二十里，有鄧城鎮，為鄧國地，水經注：禮

水東經鄧縣故城南，左入汝，汝水又東南流，經鄧城西，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沈氏欽韓云：傳言始懼楚，鄧國在南陽，逼楚境尤切，故兩國至其都結謀，當從賈服也。許州之鄧，是隱十年所盟地。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注〕。據齊侯鄭伯如紀，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

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疏〕。

注：據齊至如紀，〇下五年云：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

不言會也。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通義云：傳文據彼難此，不言蔡侯鄭伯如鄧意也。〇注：二國至離會。〇通義云：離，儷也。儷，兩也。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二謂之離。三謂之參。漢律有離載下帷，言二人共載也。禮用兩鹿皮，古文冠禮云：離皮射以二人為耦。三朝記謂之置離。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衛。諸言離者，其意如此。按小爾雅：廣言，麗，兩也。周禮：校人，麗馬二圍。注：麗，耦也。詩疏引聖證論王肅曰：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儀禮：士昏禮，儷皮。注：儷，兩也。麗，儷皆與離同。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此但書蔡侯鄭伯，嫌是離會，故決之。以鄧與會故也。隱二年注云：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是春秋於會無美詞。二國會是非不決，美惡不立，尤無足取，在所傳聞世不及責，故但書內離會以正己也。蓋鄧與會爾〔注〕。

時因鄧都得與鄧會，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尚書曰：三人議，

則從二人之言。蓋取諸此。〔疏〕

注時因至鄧會。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是魯宋盟于宿都也。此蔡鄭會于鄧與彼文同。故知因鄧都得與鄧會焉。通義云。凡

盟會以國地者。皆主人與會。若及宋人盟于宿之例。范云。鄧某地。則誤于杜氏而不決故也。○注自三至請此。○左傳所謂自參。以上是也。三國以上。必有主者。首其榮辱。則是非善惡可定。繁露王道云。諸侯會同。賢為主。賢賢也。其不賢為主。為惡惡審矣。所引尚書。周書洪範文。今尚書本議作占。此蓋京孟本也。引以證能決事定是非。不取乎占也。左傳成六年云。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彼所見本作占。

九月入杞。〔疏〕

穀梁傳。我入之也。注不稱主名。內之卑者。通義云。不出主名者。是內將卑師少例也。不言我者。春秋錄內事從省可知。故言我入邾。特為起齊欲之。變文云爾。隱二年注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之道。魯

入杞不諱是也。

公及戎盟于唐。〔注〕不日者。戎怨隱不反國。善桓能自復。翕然相親信。〔疏〕

注不日至親信。○隱二年注。朝聘會

盟例皆時。又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為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此不日為小信辭。按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為後背隱而善桓。能復為唐之盟。戎於隱不信。故於桓為小信辭矣。桓弑君之賊。戎反翕然相親信。信之深惡之嚴矣。

冬。公至自唐。〔注〕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

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

而至〔疏〕

通義云唐內地也。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由此推之致公會例當亦封內以地致。封外者以會致。按唐卽棠大事表謂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是封內地也。○注致者至人也。○中論修本云世之

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隱賢君被弑桓無信之人戎反與親榮君子疾之故隱桓相違隱盟不致桓盟致是也。通義云桓之盟皆日桓無信也其會皆不致略之也。唯是盟不日又致者尋前唐盟修隱之好成隱之信故加錄焉爾。春秋賢隱而賤桓此最著矣。按孔說非隱盟日已惡戎矣此復不日惡戎益甚若謂成隱之信則隱盟當不日先於隱著信辭此乃爲成隱之信矣。舊疏云隱之盟書日故言不信也不書致故言猶可安桓不日故爲信書致故言危也。○注凡致至而至○此道春秋通例也。穀梁傳注引襄二十九年例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殆危也是即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意也。隱會危皆不致安也。桓會盟皆危亦不致者桓之臣子即隱之臣子君弑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所以深絕桓之君臣也。此書致者起其與隱相違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注〕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

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

王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疏〕

杜云。麻濟邑。今泰山麻縣。一統志。麻縣故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麻縣故城南。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麻。成昏於齊也。春秋正辭云。特會不恆月。其月何。決不王也。○注無王至行也。○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見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左疏引賈逵云。不書王弒君。易昉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上元年穀梁傳。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彼疏引徐邈云。桓公篡立。不顧王命。王不能討。故無王。又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月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然則穀梁之義。無王有二義。一以見王不能正魯桓。一以見桓之無王也。杜預概以爲失。不班麻。故不書王。夫周之班麻與否。於史無徵。然果有此事。何以獨桓之世。失不班麻乎。故左疏引劉炫規過云。天王失不班麻。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時王室猶能班麻。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閔。杜云。魯之司麻。頓置兩閔。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蠡。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麻。如杜所注。麻既天王所改。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時王室方亂。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尙能班麻。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麻無所出。其年何故亦書王也。若春秋之麻。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麻過。再失閔者。是周司麻也。非魯司麻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再麻。始覺其謬。頓置兩閔。以應天正。若麻爲王班。當一論王命。甯敢專置兩閔。改易歲年。哀十三年十二月。蠡。仲尼曰。火猶西流。司麻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卽改。明年復蠡。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閔。欲以補正時麻。旣言麻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麻。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是杜氏失不班麻說不可通。誠如劉光伯所駁。惟劉氏以無王爲闕文。亦非。春秋王字。皆夫子所加。夫子闕之與。抑傳經者闕之與。孔穎達云。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也。是也。總之。杜氏處處回護魯桓。專爲亂臣留餘地。故說多難通。而劉炫孔穎達之徒。旣習杜氏。不能不強爲解說。而又實有

難通之處。雖極力斡旋。而終無能掩飾也。○注二年至王也。○舊疏云。二年有王。見始者。卽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是也。十年有王。數之終者。卽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是也。十八年有王。桓公之終者。卽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不就元年見始。未無王者。元年春王正月。初卽位之時。自知己篡。戰懼畏討。未敢無王。是以春秋於正月之際。不得見始。通義云。穀梁元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公羊都不言無王之義。今取穀梁爲說。云正與夷終生之卒者。歲首旣非魯事。須明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耳。十八年有王。穀梁無傳。何邵公以爲桓公之終也。蓋惡桓之深。若曰。今而後乃復有王云爾。解詁箋云。桓無王之義。公羊闕不具。何君據經及穀梁得之。穀梁子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允矣。何云未無王者。失之。二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爲正與夷之卒。則非也。桓之弑諱。督之弑著。按元年有王者。卽位之初。雖惡逆之人。未必不求假命天子。如莊元年。天子錫桓公命。知當時周天子不以桓爲罪可知。故何云未無王也。二年以後。惡志漸著。擅易祔田之類。竟不知憚。又會于稷。以成宋亂。弑逆之人。黨惡相濟。故於二年書王。以正其始。十八年書王。以正其終。十年爲數之極。復書王。以張義。繁露天地陰陽云。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取之此。何氏之義。本自明顯。孔劉二家。牽涉穀梁。甚無謂也。春秋詳內而略外。與夷終生之卒。獨書王以正。於義無取。若謂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則五年陳侯鮑卒。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十一年齊衛鄭盟于惡曹之屬。何干魯事。而亦不書王乎。○注二月至而已。○舊疏云。卽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云云。二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之屬是也。春秋於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故於桓王之世去王。雖非周正月。亦去王。亦通三統之義。若曰。如桓之行。雖非周室臣子。亦必去王以絕之也。解詁箋云。二月者。殷正月也。王二月者。罰弊殷彝。王正月。速由文王。茲義率殺刑。茲無赦。此春秋之道。通於三王也。何云爲漢制者。在漢言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其實桓世適三月不見爾。其三月亦不書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疏〕

杜云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一統志故蒲縣在今大名長垣縣治大事表云後為甯氏邑在衛西與晉楚接界衛靈公曰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甯殖以蒲出獻公

甯氏誅繼受蒲者為公叔氏出于獻公復以蒲叛是蒲為衛之嚴邑矣今為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

胥命者何相命也〔注〕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疏〕

釋詁郭注引作胥命者何相盟也盟乃命字之誤○注胥相也○爾

雅釋詁文穀梁傳胥之為言猶相也漢書楚元王傳二人諫不聽胥靡之師古曰胥相也書太甲罔克胥匡以生傳無能相匡○注時盟至相誓○釋文作不歃云本又作歃禮記曲禮云約信曰誓泄牲曰盟注莅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相和好故用言詞共相約束以為信也若用言辭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之約束也泄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泄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曰泄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岳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坎血加書者僖二十五年左傳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歃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周禮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左者以馘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周禮玉府云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左傳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其所用盟牲則曲禮疏云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士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緘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又曰衛伯姬盟孔慄以緘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誓周禮戎右云盟則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桃茢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

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緞下人君也。皇氏以為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王劉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是也。按如曲禮所次則胥命其即約信曰誓乎。齊桓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蓋同此。

何言乎相命〔注〕据盟亦相命不道也〔疏〕注据盟至道也。○何氏意謂盟亦彼此相命。經他無所見。故据以為問。近正也〔注〕

以不言盟也〔疏〕荀子大略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戒屢盟。其心一也。繁露竹林云。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即此是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傳曰不盟也。公羊曰近正也。穀梁曰近

古皆以胥命為許之之辭。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荀子嘗從虞卿受左氏春秋。可見古人學春秋皆以胥命為善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疏〕繁露王道云。春秋記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

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禮疏引異義。禮約盟否。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曰。諸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說。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按穀梁傳云。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注引江熙曰。夫相與親者。非一人之德。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齊衛胥盟。雖有先倡。倡和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從。言其相命。則泯然無際矣。按說文糸部。結。締也。又締。不解也。言古謂三代時也。但以言相締結。不歃血為盟也。○注善其至亂也。○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相命不盟。可期弭亂。故書而善之。以春秋為撥亂之書故也。其實齊衛亦非真能不盟之國。特此一事。近似於古。故表之以張義而已。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疏〕

盛左氏穀梁作邴通義云蓋亦盛伯與會范注以邴爲魯地其卽後爲孟氏采邑之成與紀侯二傳杞作侯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疏〕

壬辰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同毛本王作申誤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辰朔據歷壬辰爲六月之朔日非七月朔也按以殷歷治之當八月壬辰朔劉歆

以爲六月元史歷志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左晝食六分一十四杪說文月部朔月一日始蘇也白虎通日月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故凡初皆謂之朔禮記禮運云皆從其朔是也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朔爾雅釋訓朔北方也書疏引舍人注云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

既者何盡也〔注〕光明滅盡也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故尤甚也楚滅鄧穀不書者後治

夷狄〔疏〕

注光明滅盡也○詩載馳既不我嘉傳既盡也穀梁傳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說文豈部饑饑也訖事之樂也卽今之既字易小畜既雨既處詩既見君子古皆訓爲已已亦事盡之詞詩大雅汔可小康箋汔幾也亦通既爲小

食與盡訓別左傳疏引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上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能復見而日食既也未知何家說據南齊書天文志云桓三年日食貫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爲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蓋卽鄭氏駁異義說矣續漢志引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月常不合是謂闕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孔穎達申之云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生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

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減。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按孔氏所推論，皆本鄭義，何氏無說，未知同否。○注是後至甚也。○舊疏云，卽下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也。蓋以爲楚滅之也。上僭稱王者，史記楚世家：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是其事也。舊疏引春秋說云：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其後楚僭號稱王，滅鄧，穀政教陵遲，何說所本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弑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師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篡，劉歆以爲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再弑晉侯，是歲晉大亂，滅其宗國，京房易傳以爲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弑而不卒之形也。故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按嚴當云武誤，兼地千里，卽楚世家所云：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也。取象皆相近。續漢志注引春秋緯云：日食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後漢明帝紀：永平八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譴，注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璇衡，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天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勅厲，日食皆象君之進退爲盈縮，當春秋撥亂，日食三十六，故曰至譴也。○注楚滅至夷狄，○隱元年傳注：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所傳聞世不治夷狄也。傳二十六年，楚滅陳，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亦以前此書滅者多，故亦書治之。然止時而已，所謂後治也。昭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錄夷狄滅小國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疏〕

通義云。加公子者。於隱則罪。於桓則親。所以惡桓也。遂在所聞世。例日卒。故以不日見罪。所傳聞之世。本不日卒。故翬更以不卒見罪。然非起見其貴。反嫌與柔溺未命者同。故一見公

子翬於此。則隱之篇。不稱公子。貶意益顯。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疏〕

杜云。謹。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謹亭。一統志。下謹城在泰安府肥城縣西南。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水經注。汶水篇。蛇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南。經書公會

齊侯于下謹。是今俗謂之夏暉城。說文。邑部。鄆。魯下邑。三傳皆作謹。鄆。正字。謹。段借也。應劭注。漢志。引哀八年。取鄆及圍。是亦作鄆。今三傳本亦皆作謹。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注〕以言姜氏也。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

姊妹不出門。〔疏〕

穀梁傳曰。送女踰竟。非禮也。左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三傳之義皆同。○

注以言姜氏也。○舊疏云。謹若齊地。宜言齊侯送孟姜于謹。今言姜氏。故知越竟也。○注禮送。至出門。○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白虎通。嫁娶云。父誠之於阼階。母戒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違。愆視諸衿鞶。公羊問答云。問徐彥疏。以爲時王之禮然乎。曰。士昏禮。主人元端。迎於門外。主人揖入。至于廟門。主人升。賓升。再拜稽首。降。主人不降。送。注。主人。女父也。此送女不下堂之證也。士昏禮記。母誠諸西階上。不降。此送女母不下堂之證也。庶母及門內。施衿鞶。此庶母送女不出門之證也。言庶母而姑姊妹在其中。不言者。文不具也。穀梁。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白虎通。父誠於阼階。母誠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此與公羊說合。明係周禮。徐以

爲時王之禮。誤矣。孟子滕文公篇。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云。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或說送至壻門。毛西河引戰國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母有送至壻門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闕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記所言庶母及門內略同。並無送至壻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門卽父母家之門。非如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母至壻家禮。遂以爲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雖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也。

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注〕據謹魯地。〔疏〕注據謹魯地。○上知謹爲魯地。入魯竟宜從臣子辭稱夫人。如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矣。

自我言齊。〔注〕恕己以及人也。〔疏〕春秋據魯而作。故自我言之。則謂之曰齊。下九年傳。自我言紀。亦卽此意。注云。恕己及人者。

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注〕所以崇父子之親。不稱人父子之親故也。

從父母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起魯地。〔疏〕

舊疏云。猶曰吾姜氏。云若有孟姜者。孟爲衍字也。○注所以至之親。○下九年傳。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

季姜。亦卽崇父子之親之義。○注從父至魯地。○孟姜。卽詩鄘風桑中云。美孟姜矣。是也。舊疏云。孟亦有作季字者。誤也。以旣從父母辭。宜稱孟姜。今稱姜氏。知從魯辭也。以謹魯地也。杜云。已去齊國。故不稱女。是也。

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翬何以不致〔注〕据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致〔疏〕

注据遂至齊致。○見宣元年。

得見乎公矣〔注〕本

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翬當并致者。翬親迎。重在翬也。上會謹時。夫人以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不復在翬。故不復致。不就謹上致者。婦人危重。故据都城乃致也。月者。為夫人至。例危

重之〔疏〕

穀梁傳。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注重在公。又云。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注本所至危也。○經云。公子翬如齊。逆女。是公不親迎也。故為夫人危。通義云。于謹已入國矣。復言至自

齊者。已見宗廟。然後致也。○注翬當至復致。○言若公不會于謹。夫人不即見公。則翬當并致。如公子遂逆婦姜之例。今夫人于謹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故不復致。翬杜云。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謹也。如穀梁傳說。則尚為得禮。故彼引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是也。監本故誤茲。○注不就至致也。○舊疏云。若就謹致。即鄉者至謹之時。書之宜在公會齊侯于謹上。按。若謹上致。宜書夫人姜氏至自謹。不然者。婦人危重。雖未至謹前亦危也。○注月者至重之。○舊疏云。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凡書至者。喜之也。亦危之也。故夫人至危尤重也。

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

錢氏大昕答問云。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為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

有年。

有年何以書〔注〕方分別問大有年故不但言何以書〔疏〕

注方分至以書○若但問何以書與下覆問大有年不明

以喜

書也〔疏〕

通義云古之造文者禾千爲年夏謂之歲步歷周也殷謂之祀四祀修也周謂之年五穀收也嘉禾備登年功乃成故以有年名喜而書之者重民食也

大有年何以書亦

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注〕僅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

〔疏〕

注僅猶劣也○國語周語云余一人僅亦守府注僅猶劣也楚語而僅得以來注僅猶劣也漢書董仲舒傳注僅少也廣韻劣少也一切經音義一僅古文艸隸二形同說文人部僅才能也音義引字林同戰國策齊策邯鄲僅存注僅裁

惟少故云僅有年猶言才有年也爾雅釋詁哉始也亦即才字皆與僅劣義近○注謂五至成熟○舊疏云舊本如是其穀下云皆有不能大成熟多少二字或衍文也若必存字解之多謂麥禾少謂豆之屬是事皆有但不能大熟也校勘記云解非也此不衍漢人語言如是公羊問答云問當衍否曰廣韻劣少也此言五穀多少不等僅僅乎皆有耳正言其少不當衍也疏又云多謂麥禾少謂豆之屬亦非是經傳無明文安能強爲之區別耶按以多少不等爲少辭今俗語猶然舊疏非也校勘記又云熟當作孰三禮注成熟字皆作孰加四點者非穀梁傳五穀皆熟曰有年 彼其曰大有年何〔注〕問宣十六年也〔疏〕注問宣十六年○大見宣十六年經 大

豐年也〔注〕謂五穀皆大成熟〔疏〕

注謂五至成熟○穀梁傳宣十六年云五穀大熟曰大有年毛本作大成熟宋本作大熟成熟亦當作孰

僅有年亦

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注〕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

水，二年耗滅，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

君爲國尤危，又明爲國家者不可不有年。〔疏〕

公羊古義云：朱新仲曰：有年，大有年，桓宣時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事，不宜有年，此皆貶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止此

二三年豐熟哉，以是知二公不宜有此也。昭元年，秦后子奔晉云：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與此意合。左疏引賈逵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國語周語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表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是年之豐儉，視乎君德之善否也。○注恃賴也。○說文心部：恃，賴也。恃賴，疊韻爲訓。○注若桓至有年。○通義云：有年在他公時，以數見不書，唯桓宣之篇以罕書。胡康侯曰：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按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注五穀麻黍稷麥豆，是卽月令五時所食穀也。釋文作耗滅，此耗俗字。

公羊義疏十二

桓四年
盡五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疏〕

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杜云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春秋正辭云狩不月此月決不王也

狩者何田狩也〔注〕田者蒐狩之揔名也古者肉食衣服捕禽獸故謂之田取獸于田故

曰狩易曰結繩罔以田魚〔疏〕

注田者至名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繁露深察名號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蒐秋蒐冬狩夏禴無有不皆中天意者是

散名有蒐狩之別總號則曰田也毛本作總鄂本宋本閩本監本同作揔董仲舒皆本公羊立說公羊無夏田繁露有夏禴者後人妄加也范云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杜云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注古者至之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注此上古之時也舊疏云此古者謂三皇之時也按禮運又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疏云謂神農也則當是庖犧以前事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神農時猶衣服也故舊疏引鄭易注云始去羽毛又引鄭注易說云古者田魚而食之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重古道不忘本也是也詩鄭風太叔于田云叔于田傳田取禽也是取義於捕禽獸也又兼為田除害義○注取獸至曰狩○此獸狩疊韻為訓也國語齊語云田狩畢弋章注狩圍守而取禽也守狩亦疊韻為訓○注易曰至田魚○鄂本宋本同作罔閩本監本毛本作網非約繫辭傳下文也彼云作結繩而為罔罟以田以魚蓋取諸離李氏易傳引虞翻注云罟為日巽為繩

目之重者為罟。故結繩為罟。坤二五之乾成窩。巽為魚。坤二稱田。罟取獸曰田。蓋取諸窩也。則虞本無罔字。繫傳叙於庖犧世。知在神農修火利以前也。易本或作佃。漁者呂氏音訓云。陸氏曰。佃音田。亦作田。漁音魚。本亦作魚。又言庶反。馬云。取獸曰田。取魚曰春。曰苗。〔注〕苗毛也。明當見物取未懷任者。〔疏〕

注苗毛至任者。說苑修文云。苗者。毛取之。毛猶現也。詩關雎。左右芼之。玉篇見篇引作現。現謂擇也。言

春時萬物懷任。當擇而取之也。當見。鄂本作當毛。疑古本作現。後人脫去毛旁。遂作見。鄂本又脫去見旁。只作毛耳。爾雅釋天。以苗獵名。與左氏隱五年傳同。左疏引孫炎爾雅注。及周禮鄭注。並以夏田為苗。為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與何義合。然不若以現釋苗之較為簡捷。御覽引白虎通亦云。夏謂之苗。何。擇去懷任者也。惟皆謂苗為夏田。何氏所不取。郭注爾雅云。為苗除害。就夏田釋耳。然即如左傳周禮爾雅所記。四時田獵。皆為苗除害也。豈獨夏為然哉。任妊通。史記鄒陽傳注。紂剗任者。觀其胎產。又方書。督脈屬陽。循脊而上至鼻。任脈屬陰。循腹而上至咽。女子二十任脈通。則有子。秋曰蒐。〔注〕蒐。簡擇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疏〕

注蒐簡至大者

○釋文作曰度。本又作搜。亦作蒐。國語周語。蒐於農隙。章注。蒐。擇也。禽獸懷任未著。搜而取之也。御覽引白虎通云。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說苑云。蒐者。搜索之。皆與此義合。爾雅以蒐為春獵名。注。搜索取不任者。穀梁傳釋文。蒐。糜信作搜。搜訓求。故有簡擇之義。幼稚。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稚改稗。下同。范云。蒐。擇之。舍小取大。冬曰狩。〔注〕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不以夏田者。春

秋制也。以為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疏〕

注狩猶至可取。詩車攻云。搏

獸于敖。水經注及東京賦。並引作搏狩于敖。初學記引作搏狩。蓋狩本古獸字。淮南覽冥訓。狡蟲死。高注。蟲。狩也。漢石門頌。慧出。藥狩。皆以狩作獸也。詩亦當作狩。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說苑云。狩者。守留之惠。

氏棟毛詩古義云。搏獸于敖。水經注引云。薄狩于敖。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按狩本古獸字。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猶獸也。說文犬部。狩。火田也。段注釋天曰。冬獵爲狩。周禮左傳。公羊穀梁夏小正傳。毛詩傳皆同。又釋天曰。火田爲狩。許不稱冬獵。而稱火田者。火田必於冬。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言火以該冬也。爾雅郭注云。得獸取之。無所擇。詩疏引李巡云。冬圍守而取禽。無所擇也。范云。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注不以至取之。○舊疏云。正以周禮四時皆田故也。按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見周禮大司馬職。禮記王制云。則歲三田。鄭注云。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彼疏引何氏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鷺鷥。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於緯。藏之以待後王。穀梁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又引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上一曰乾豆之等。按鄭注王制。以夏不田爲夏制。而釋廢疾又以四時田爲夏殷禮。蓋殷周之誤。惟又以歲三田爲以三事爲田。與禮注乖。當以禮注爲正。劉氏逢祿云。鄭於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於公羊。徒據經文。公羊得之口授。非六國時見讖緯而作也。漢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據以爲三田。以爲夏時則無。據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述田事凡六爻。以卦氣言之。解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日。曰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離初九。主夏至以後。無田。冬夏至陰陽之微。易重氣始。義當安養。屯十月。戒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改於孟春。皆述殷制。與夏時周易微有損益。若周官六國時書。固不合也。說苑云。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鷺鳥不搏。蝮蠱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象牢。與此義相足。孔氏通義。謂周禮四時皆田。傳唯舉三時者。諸侯之制也。禮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周四望。魯三望。天子備四時之祭。諸侯闕其一。以下於王。故唯三田而已。何邵公以爲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妄也。繁露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蒐。秋蒐。冬狩。夏獮。可證公羊師說有四時田矣。按夏不田。劉向鄭康成俱有是說。知非何氏所造。繁露自承祠祔烝嘗四時祭祀之爲說。蓋卽申明周禮。不必卽爲說春秋。公羊先師以三田爲春秋制。故漢博士據以作王制。所謂春秋爲後王法也。王

制明云天子諸侯非專謂侯制可知。又考孟子梁惠王篇。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趙注。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獸也。蓋亦指夏田爲非時也。禮記月令。季春。田獵置罟。羅網畢罝。餒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昆蟲未畢。不以火田。皆夏不田之義。國語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鳥翼。鰓卵。魚禁。鯤鮪。獸長。麋麋。皆卽何氏恐傷幼稚意也。於苑囿中取之者。預畜於囿。以備祭祀之用。說苑所謂必有象牢者是也。孔氏之說。俱矣。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注〕

以其地遠。禮。諸侯田。狩不過郊。〔疏〕

注以其至過郊。○舊疏云。以其地遠。而舊云以其去大野遠。故言遠者。非。校勘記云。當作以其去野太遠。若然。下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郎者

何。吾近邑者。蓋郎爲遠郊之地。故禮記檀弓云。戰于郎。而哀十一年左傳。謂郊之戰。別國來戰。深入竟內。故曰吾近邑。若尋常田狩。近郊之地。皆可。必勞師罷民。去國遠遊。故示譏焉。杜云。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孔疏。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西狩于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得其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言之。則狩于郟。蒐于紅。及比蒲昌閒。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必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爲之。僖三十三年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是其諸國各有常處。違其常處。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又云。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左氏無此義。要言遠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按。孔氏左疏。甚該洽。而舊疏以郎邑在郊內。其屬地在郊外。若據邑言之。則爲近。若據地言之。則爲遠。不知以狩。不過郊言之。此郎則爲遠。以他國來戰言之。已入竟內。此郎又爲近也。義各有當。不必牽合二經。轉迂回不可通也。

諸侯曷爲必田狩。〔注〕据有囿也。〔疏〕

注据有囿也。○舊疏云。卽成十八年。築鹿囿之屬是也。說文口部。囿。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囿。國語周語云。囿有林地。楚

辭愍命云。熊羆羣而逸。圍。章昭王逸注皆云。圍。苑也。呂覽重已篇注。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圃。周禮圃人職云。掌圃遊之獸禁。鄭注。圃遊。圃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掌獸以宴樂視之。彼疏引書傳云。鄉之取於圃。是勇力取。是圃亦爲蒐狩之常處也。知諸侯皆得有圃者。詩靈臺云。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成十八年注又云。天子圃方百里。大國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不同者。蓋本無定制。故說有歧殊也。則傳意諸侯自有圃。有禽獸可取。足供祭享之用。而經書田狩。因據爲難。故注云。據有圃也。一曰乾豆。〔注〕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臆射之。達於右臆。中心死疾。鮮屑。故乾而豆之。

中薦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十三〔疏〕

禮記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易比云。王用三驅。馬融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乾禮記釋

文云。音干。則讀如詩中谷有雉。嘆其乾矣。之乾。謂燥也。正字亦宜作溘。見玉篇。○注一者。至宗廟。○詩車攻云。大庖不盈。毛傳。故自左臆而射之。達于右臆。爲上殺。孔疏。自左臆而射之。達於右肩臆。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爲乾豆也。范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十行本。臆作臆。校勘記云。依說文當作臆。古書有作臆者。从身誤。肩。鄂本作絜。毛本作潔。非按。肩猶絜也。故不絜謂之不肩。孔詩疏或卽用此注。用作絜是也。臆。說文肉部。臆。牛脅後髀前合革肉也。釋文引三蒼云。小腹兩邊肉。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他處革與肉可分剝。獨此處不可分剝。故也。七發所謂犗牛之腴。其實凡獸皆然。不專牛也。廣韻云。脅前蓋近脅處。今人謂馬肥爲臆肥。謂最薄處皮肉相合者也。臆。釋文云。本又作臆。說文骨部。臆。肩前也。士喪禮記。卽牀而奠。當臆。注。臆。肩頭也。是臆卽臆字。釋文引字林云。肩前兩乳骨也。蓋左小腹旁邪達于右肩。必貫心。故死疾而鮮絜也。舊疏云。時王之禮。古制無文。按。此必有成文。故毛詩傳。何氏此注。並依而用之。古籍散亡。不可考耳。王制注云。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孔疏。

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醢先乾其肉也。此云乾而豆之疑有誤字。○注豆祭至如鐙。○爾雅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郭注豆禮器也。登卽膏登也。禮記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急就章鐙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杆而中施釘有拊者曰鐙無拊者曰錠拊謂下施足也。蓋豆籩登形制皆同。但有竹木瓦之殊。故詩生民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明皆祭器名。故毛傳云豆薦菹醢也。登太羹也。按說文豆古食肉器也。周禮梓人所云食一豆肉中人之食也。禮記坊記觴酒豆肉卽此。其祭器當作椹。說文云木器謂之椹。从木豆是也。鐙當作筭。說文筭禮器也。讀若鐙。同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太羹湑不和實于鐙卽此。其祭統之鐙自足下跗之名。豆籩登三者皆有之也。郭注爾雅又以膏鐙形狀似禮器之登。故以膏登釋之。說文鐙錠也。楚辭招魂云闌膏明燭華鐙錯些是也。此注云狀如鐙蓋同郭義。○注天子至士三。○各本作士二。依鄂本正。穀梁疏亦引作三。自下大夫上禮器文彼無卿字是也。舊疏云其士三者何氏差也。鄭注禮器云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於戶西。凡致饗餼堂上之豆數可知。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孔疏皇氏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堂下東西夾各十七。兩十七合三十四。就二十六。故合六十也。今按禮有正羞庶羞。故公食大夫禮設韭菹醢六豆。設於醬東。是正羞也。庶羞設於稻南。臠臠膾牛炙之等十六豆。謂之庶羞。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故鄭注掌客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是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爲正羞。故熊氏以爲正羞醢醢百二十饗之等。但不知堂夾若爲陳列。皇氏以爲庶羞其義非也。鄭引公食大夫禮以證下大夫六豆之義。下大夫六豆。設於堂上。則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亦設于堂上矣。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西夾六豆。東方亦如之。是堂上東西夾各設其豆。東西夾又減於堂上之數。上公堂上十六豆。故知東西夾各十二。侯伯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十。子男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六也。按豆數見之掌客。其陳于堂上及東西夾。則鄭氏以義言之也。經

義述聞云。由公而侯而上大夫。皆降殺以四。而由天子而公。則降殺以十。多寡不齊。天子與諸公爲君臣。猶諸侯與上大夫也。諸侯多於上大夫四豆。而天子多於諸公乃十豆。增減之例。亦不相準。疑本作天子之豆二十。因下文諸公十有六。遂衍有六二字。二十者。五四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四。四四得十六。故諸公十六。三四得十二。故諸侯十有二。二四得八。故上大夫八。下大夫再命。但卑於上大夫一命。故降殺以四之半而六也。若二十六。則既多於四六之合數。而又少於四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與公羊注蓋亦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鄭注以此豆數以堂上之豆說曰。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二。其東西夾各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是鄭稽合周禮禮器之豆數也。天子之豆。周禮雖不言其數。然公以下之豆。皆登降以八。則由公豆而登之天子之豆。當四十有八。而在堂上者二十。東西夾各十有四。其數正相合也。若謂堂上之豆二十有六。則東西夾各十有一。而餘一。非鼎俎奇而籩豆偶之義矣。陸佃說以醢人四豆曰。天子朝事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按醢人注。朝事爲薦血腥之祭。饋食爲薦孰之祭。此天子之豆。不云宗廟之祭。則非指祭祀言之。故鄭注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也。陸說似是而非。此說乾豆爲祭事。何氏引禮器文者。特因豆廣言之。不必卽以此豆數爲祭品也。宋本作士三。似不如作士二爲是。籩豆偶故也。上下大夫尊卑相近。故降殺以兩。士卑于大夫。故亦降殺四也。

一曰賓客〔注〕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臑射之。

達於右脾。遠心死難。故以爲賓客〔疏〕

注二者至賓客。釋文作左脾。云方爾反。又步啓反。股外也。本又作臑。校勘記云。按左右皆脾。股之脾。非脾肺之脾。何注脾字二見。皆當作脾。按說

文肉部。脾。土臧也。無所謂左右。骨部。脾。股外也。肉部。股。脾也。又大部。奎。兩脾之間也。則脾爲股外骨名。故得有左右。沈氏形釋骨云。腰鬲骨旁臨兩股者曰堅骨。曰大骨。曰髀。一身之風。伸司焉。故通曰機關。關之旁曰脾。樞。亦曰樞。機者。脾骨之入樞者也。在膝以上曰髀骨。曰股骨。其直者曰捷。其斜上俠臑者。則所謂機也。由左臑達右脾。遠心死稍遲。肉已不及一殺之鮮。繫。故以爲賓客也。詩車攻傳云。射右耳。本次之箋云。射當爲達。孔疏。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髀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脾。可推而知也。與此

微異。范云：次殺射髀，死差遲。與何氏合。爲賓客者，爲賓客之俎實也。

三曰充君之庖。〔注〕充，備也。庖，廚也。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臠

射之，達於右醕。中腸胃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

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

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

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疏〕

注：充備也。○小爾雅廣言云：充，備也。○注：庖，廚也。○廣雅釋室云：庖，廚也。王制注：庖，今之廚也。說文：庖，廚也。○注：三者至庖，廚也。○校勘記

云：膾，宋本、岡本同。毛本作膾，誤。胃，各本亦作膾，俗字。遲，各本作遲。詩車攻傳云：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殺。校勘記云：五經文字，髀，羊紹反。見春秋傳。又作髀，見詩。見春秋傳者，卽指公羊此注也。見詩者，指毛詩車攻傳也。今詩傳作髀，此注作膾，皆髀字形近之訛。作髀从肖，故音羊紹反。毛詩音義，字書無髀字。一本作髀，與張參所據春秋傳正合。然則毛詩傳，公羊注，皆當作髀。廣韻三十小云：髀，堅骨。按：髀，髀，髀，皆不見於說文。而集韻：髀，髀，同以紹切。則丁度等所據作髀矣。集韻無髀字。五經文字注：中髀，乃髀之誤。詩音義：髀，字亦髀之誤。按：詩釋文云：髀，餘繞反。又胡可反。謂水廉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髀，音羊紹反。又羊招反。呂忱子小反。此傳釋文云：右髀，羊紹反。字林：子小反。一本作肱，音賢。髀與髀俱不得音羊紹反。當依詩釋文所引一本作髀，似爲近之。臠，爲脅後肉。自左脅後，達右脅後。適中腸胃汚泡，死最遲。肉故惡，故充君之庖也。范云：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廚，尊神敬客之義。按：今公羊釋文作髀，亦誤。髀不得音羊紹反。故校勘記云：髀當作髀也。○注：已有至除害。○皆書大傳文。見儀禮集傳。

集注引三牲謂牛羊豕。下八年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是也。釋文捕本又作搏音博按當作搏禽獸御覽引韓詩內傳曰春曰畋夏曰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綬諸侯小綬羣下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于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義習武簡兵也說苑修文云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所以事義可知也後漢書陳蕃傳臣聞人君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御覽引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田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續漢志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于田獵閑肄五兵焉又書鈔引白虎通云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焉穀梁秋蒐于紅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築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注狩例時○舊疏云卽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郕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是也○注此月至養微○公羊問答云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闔夜于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有一月有闔射于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此可見三代時月相變而宋儒夏時冠月之說不足據按冬夏至陰陽之微五者順時舉事故以養微爲重也若然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周禮仲冬遂以狩田者彼當王之制此春秋制也故書月以譏不時與舊疏云在哀十四年孔子欲夏之孟冬以爲田狩之月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注〕據劉卷卒氏采不名且字

〔疏〕

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渠周邑昭二十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周地然則伯糾蓋氏於邑者○注據劉至且字○見定四年劉其氏卷其且字不名也據以難稱伯義也

下大夫也〔注〕

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離天子親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率民之至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為其近於道也貴臣貴其近於君也貴老貴其近於父也敬長貴其敬於兄也慈幼貴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胙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為貶見其罪

明不宜〔疏〕

注天子至且字○校勘記云段云且字者謂經之糾也經稱且字又稱伯者以其為老臣也且字見儀禮注禮記注又見公羊宣十五年注定四年注疏家多不解其義如言仲山甫山甫為且字合仲乃為字周制如

此故公羊糾札卷不連伯仲皆且字也此雖言伯糾而注云且字則專釋糾也下方釋伯耳則注名字疑衍渠非名也繫官氏官謂宰氏謂渠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各本於且上衍一名字疏云渠是名然則下文云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作何解乎此

由淺人不解且字之指。因添名字於此。謂渠是名。糾是字。名而又字。故曰名且字。而不省注明言不名也。且二百四十四年。有一人名字兼書者乎。上文注據劉卷氏采不名且字。氏采者。劉也。卷者不名。目其且字也。此則且字上稱伯爲異。按說文且。薦也。廣雅釋言且。借也。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疏引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雜記疏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經韻樓集又云。凡承藉於下曰且。凡冠而字之。祇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若韓非於孔子單言尼。蓋五十以前事也。此注家且字之說也。鄉飲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伯仲同者。則呼某甫也。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注伯某且字也。士喪禮。父某甫。注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又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又檀弓。烏乎哀哉。尼父。注因且字而爲之諡。又雜記。陽童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特牲篇。某子之某爲伯仲。故注稱祖字。少牢篇。伯某之某爲某甫。故注稱且字。義各有當也。若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尼甫。正與士喪禮檀弓雜記注文一律。今各本譌爲某甫皇祖字也。此淺人傳寫之誤。又公羊宣十五年注云。札者冠且字也。定四年。桓四年。皆言且字。皆置伯仲。單言某甫。與鄭注無不合。坊記。其死曰孟子卒。注孟子蓋其且字。此蓋謂經之孟猶男子之伯仲。經之子猶男子之某甫。諱娶同姓。故書字也。按且猶言藉也。冠後稱伯某甫。叔仲季。唯其所當。不當單稱伯仲。故以甫字藉之。若言承藉之義。音義隱之作此讀。孔疏言且爲之作字。皆屬誤解。○注繫官至事也。○周禮天官之屬。有大宰。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伯糾。其宰夫與六官之屬。皆大事則從其長。宰夫視太宰。小宰卑。故知不得專官事也。左氏以糾爲名。傳曰父在故名。疏引何氏齊言以爲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何以父在不稱子。鄭箴之曰。仍叔之子。讓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覲。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按伯糾之能堪聘事與否。三傳無文。不足以難何氏。左傳明云故名。而鄭氏以爲名且字。亦非左氏義。劉氏逢祿評云。左氏此條亦譌。劉歆不解天子下大夫名且字之例。妄生異說。○注稱伯至益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繁露爲人者篇。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

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禮記大學云。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鄭注。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又祭義云。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則民貴用命。又云。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鄭注。言其先老也。是也。○注是以至至也。○各本饋作餽。依宋本正。釋文作而饋。禮記祭義云。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注。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注。割牲制俎實。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又樂記亦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孔疏。袒而割牲。謂牲入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饋。謂食之時。親執醬而饋也。執爵而醕。謂食罷親執爵而醕之也。白虎通鄉射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輶輪。供綬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卽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旣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又王者不臣云。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爲人子弟。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禮記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又文王世子云。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注。親視其所有。退修之。謂旣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獨斷云。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于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已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九卿正履。使者安車。輶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於屏。其明且三。三公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爲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注先王至弟也。○禮記祭

義文注云言治國有家道彼文貴貴貴老敬長慈幼下貴字皆作爲貴臣作貴貴近於父作近於親子下無弟字○注禮君至是也○校勘記云王謂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謂改曰非禮記明堂位注亦作王謂叔父當據韓魯詩何所據詩多與毛鄭異鄭禮記亦與箋詩本異也舊疏云有何氏之意故皆取經以當之王札子者宣十五年傳云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是也所引詩見魯頌閟宮彼云子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成王稱周公語也祭伯者隱九年傳云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也叔肸者宣十七年注云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是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說苑臣術云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無上大夫按班氏據尙書咨爾伯以證老臣不名何氏說公羊故據宰渠伯糾言也按禮記月令云聘名士鄭注名士不仕者疏引蔡邕章句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仕者也卽此盛德之士也叔肸釋文作叔肸閩本監本毛本作肸按說文此字正作肸从十从宀○注下去至不宜○春秋正辭云程子曰人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具矣故不具四時書曰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其不具於是年何也其諸以朝聘之者與按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注云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今桓公無王而行王法所當誅今反下聘賞罰乖方有春夏而無秋冬之象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曷爲以二日卒之。悵也。〔注〕悵者，狂也。齊人語。〔疏〕

校勘記云：悵，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悵，呼述反。按：悵字當作戇，字之誤也。廣雅釋詁云：悵，怒也。

又釋訓：悵，亂也。曹憲音呼述反，今亦誤作悵。禮運：故鳥不獮，故獸不獮。注：獮，皆飛走之貌也。釋文：獮，況越反。悵，義同。皆戇聲。玉篇：心部，悵，許律反，怒也。廣韻：六術，獮，狂也。皆从戇，不誤。按：釋文亦音呼述反，則陸本亦當从戇作獮。○注：悵者，至人語。○白虎通考黜云：諸侯暗墜，跛蹙，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蜚亡而死，由不絕也。是悵爲狂也。按：說文：犬部，獮，獸走貌。禮運：疏，獮，驚走也。人發狂多驚而飛走，故曰狂易。易者，輕辭。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忘。注：易忘，猶輕情，是也。正字作傷。說文：人部，傷，輕也。是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兩日之間，有闕文，我未之前聞也。公穀皆有師傳本之子夏必非臆說。公羊謂以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漢儒謂有狂易之疾，蜚亡而死，故甲戌日亡，莫知所在。己丑日乃得其屍。說者謂匹夫或有之，人君必不然。愚謂病而發狂，何有貴賤？古者諸侯暗墜，跛蹙，惡疾，皆不免。所以尊君，唯世子有惡疾，則廢。陳侯非惡疾，乃病狂，亦謂之貞疾。病狂之人，不可以君國。子民陳之，臣子當告之於王，免之，而立其子。則安得有陳佗之亂乎？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而書之，蓋言君死不知其日，所以罪其臣也。史記田齊世家云：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與此不合。按左傳亦無殺桓公事。陳杞世家亦但言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亦不言桓公被殺，均與左傳違。

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注〕君子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闕疑。〔疏〕通義云：惠氏說：死而得者，言得其屍也。古通用死爲屍字，讀若陳湯傳：求谷吉等死，按：死亦或屍之壞字。傳寫者脫去尸字與。

○注：君子謂孔子。○舊疏云：正以哀十四年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故也。○注：以二至闕疑。○繁露觀德云：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闕者，穀梁傳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

日故舉二日以包之也。正月書甲戌己丑，甲戌爲月之二十一日，己丑爲二月之七日。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然則經不別月者，傳疑之辭焉。按：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若是再赴，陳人不應謬妄若此。當以此傳爲正。范氏說穀梁以爲辟病潛行，未知所據。論語爲政云：多聞闕疑，載氏望注云：多聞，謂所傳聞世所聞世也。春秋於所傳聞所聞世闕疑，皆據魯史舊文，如陳侯鮑卒以二日，夏五無月，郭公繫曹下，皆是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疏〕

注據蔡至如也。○舊疏云：在昭二十三年夏，按襄二十六

年許男甯卒于楚，在蔡侯之前而不據之者，科取一以當之，不以後見義，或者以蔡是大國齊之類，故取之。

離不言會也。〔注〕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春秋

始錄內小惡，書內離會，略外小惡，不書外離會，至所聞之世，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

離會，嫌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明疑。〔疏〕

繁露奉本云：大國齊宋，離不言會，疑當作齊鄭，按鄭伯爵，得爲大國者，春秋之初，鄭莊號爲強盛，時與齊宋諸國會

盟征伐故也。鄭注曲禮離坐離立云：離，兩也。兩相麗，謂之離。玉篇佳部：離，兩也。兩國相會，故曰離會。○注時紀至如也。○上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鄆，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鄆與會爾。明紀若與會，則非離會，常書齊侯鄭伯會于紀矣。通義云：紀與會，則爲參，紀不與會，則爲離。參則可曰齊侯鄭伯會于紀，離則不可曰會于紀。故變文以明之。此卽對蔡侯鄭伯會于鄆發傳，唯爲就人國都而會者，須分別主人與不與，故作此例。若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既非國，自無所嫌，離亦言會矣。左傳謂齊侯鄭伯朝于紀，欲

以襲之。紀人知之。明紀人不與。唯謂朝紀。則非齊鄭時皆強大。無朝紀之理。則會于紀者為是。○注春秋至離會。○舊疏云。即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是也。按彼注云。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又隱十年注。所謂內無大惡。乃可治諸夏大惡。是也。○注不書外離會。○舊疏云。即此文變會言如是也。隱二年注。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注至所至離會。○舊疏云。即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是也。隱元年注。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是也。○注嫌外至明疑。○舊疏云。若不載此事。以略言如。則嫌所傳聞世合書外離會。但偶無之耳。故曰嫌外離會常書也。故書而變其文。見所傳聞世不書外離會之意。故曰變文見義。所以別其嫌而明其疑也。按常書疑是常書之誤。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疏〕

詩節南山疏云。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晉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

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歲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穀梁作任。仍任音近。晉書地理志新補正。仍下注云。沅案。毛萇詩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仍氏世為周大夫。古仍任通用。昭二十二年。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當

即仍叔之仍也。其稱仍叔之子何。〔注〕据宰渠氏官。武氏子不稱字。又不加之。尹氏不稱子。〔疏〕

注据宰至稱子。○監本。毛本。字作官。誤。校勘記云。此謂仍叔是字。武氏子不稱字也。宰渠氏官。見上四年。武氏子不稱字。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聘。是也。尹氏不稱子。亦見隱三年。書尹氏卒是也。譏。何譏爾。譏父老

子代從政也。〔注〕禮。七十縣車致仕。不言氏者。起父在也。加之者。起子辟一人。〔疏〕

通義云。譏父老

子代從政者亦譏世卿之意也。七十曰老。大夫七十而致仕。故謂致仕爲老。左傳曰：桓公立乃老。又曰：范武子將老。又曰：祁奚老矣。按：下九年左傳：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彼疏引何君膏肓云：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爲短。鄭箴之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痛，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知不然者，年老廢疾，可以傳事子孫，故周禮典命有攝其君之制。若父仍在位，而子安然代其任，非所宜也。然此斥天子諸侯言。若卿大夫，則世卿執政，春秋所譏，應如孔氏所云也。穀梁傳：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其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之辭也。亦卽譏父老子代從政之義。故范云：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也。左氏直云弱也。疏引蘇氏用公羊穀梁之說，以爲父老來聘，非父沒。○注禮七至致仕。○舊疏云：春秋說文謂之縣輿者，淮南子云：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淵隅，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輿。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也。亦有作車字者。然則疏本作縣輿矣。釋文本作縣車。盧氏文昭云：淮南子作縣車。初學記類聚引同。按：白虎通致仕篇云：臣年七十，縣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跛踦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路，所以長廉遠恥也。縣車，示不用也。致事者，致其事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者也。故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則縣車。自謂縣車不用。舊疏未可從也。隸釋載侯成碑：縣輿養神，與舊疏本同。按：今曲禮作致事。鄭注：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疏：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則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田里也。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絕，致是與人。明朝廷必有賢代己也。按：作仕亦通。○注不言至在也。○舊疏云：言仍氏子，則與武氏子文同。嫌亦無父，故曰起父在。按：若言仍氏之子，仍氏係其世稱，仍叔乃其父字，不著仍叔，故無由見父在也。○注加之至一人。○舊疏云：若言仍叔子，則與僖三十三年百里子蹇叔子類是一人。故曰加之者，起子辟一人。

葬陳桓公〔注〕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傳曰：葬，生者之事。〔疏〕

注不月至之也。○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乃是大國之例。今書時，故決之。營衛者，史記黃帝紀以師兵為營衛。正義云：環繞軍兵為營，以自衛。守護君父之疾，若營衛然也。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又記父母有疾，云：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諸節，矧君父有狂疾，尤宜營衛之也。今不謹而失之，故不月，以為無臣子也。所以深責之也。○注傳曰：至之事。○隱十一年傳文。

城祝丘〔疏〕

大事表云：杜云：魯地。莊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卽此。是齊魯兩境上之邑。在今沂州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沭水篇，沭水又南逕東海卽丘縣，故春秋之祝丘也。桓五年，城祝丘，齊氏召南考證云：杜注不言祝丘所。在漢地志東海郡卽丘。孟康曰：古祝丘，齊之卽丘。故城在沂州東南五十里。一統志：卽丘故城在沂州蘭山縣東南。春秋曰祝丘。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彪郡國志：琅邪卽丘。春秋時曰祝丘。闕駟十三州記曰：卽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其言從王伐鄭何。〔注〕據河陽舉王狩，別出朝文，文不連王。王師不道所加。〔疏〕

注據河至連王○傳

二十八年云：天王狩于河陽。下云：王申，公朝于王所。彼言王狩，此不舉之，彼別言公朝，不連上王文。故據以難之。○注王師不道所加。○舊疏云：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不道伐某。今言伐鄭，故難之。

從王正也。〔注〕

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

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不使王者首兵者。本不爲王舉也。知實諸侯

者。以美得正。〔疏〕

注美其至錄之。○詩衛風伯兮序云。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云。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疏引鄭志鄭答臨頌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

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審是則諸侯從王征伐。得正義也。明矣。○注蓋起至死節。○詩疏引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則左氏家以此稱人爲實錄也。按詩伯兮云。伯兮殤兮。傳伯州伯也。卽九州之伯。所謂牧也。明衛侯親行。故以過時譏宣公也。孔疏以爲州里之伯。非。知衛得爲伯者。詩邶風旄丘。貴衛伯也。箋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爲州伯也。時陳亂已定。亦必陳君親行。若如左氏。國人分散。則君沒正期。且不能赴。誰爲執政。而興師動衆。從王乎。漢書劉向傳云。諸侯背叛。周室卑微。正謂平桓之世也。左傳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又隱十年云。宋公不王。又史記楚熊通僭號稱王。皆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事也。○注稱人至諸侯。○繁露王道云。天王伐鄭。譏親也。言天子常命方伯致討。不宜親行也。又云。伐鄭不能從。亦言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也。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疏引徐邈云。舉從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從耳。與公羊義相足。○注猶莒至疑也。○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云。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亦如桓王微弱。僅能從微者。稱人。則不嫌不從也。穀梁傳。爲天王諱伐鄭也。注諱自伐鄭。又云。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能服天子病矣。注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注不使至舉也。○舊疏云。若使王者首兵。宜言王以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似若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然按能左右之曰以。蔡衛陳本自行從王所以。故不得使王者首兵也。○注知實至得正。○通義云。以人從己。曰以。己從人曰從。言從王者。若諸侯畏威服義。不召而至。不令而行。有征而無戰。深爲尊者諱。以醇王義焉。不稱天者。亦所以起繻葛之敗也。天子親在行陳。矢集於肩。王師敗績于繻葛。不可言也。故實戎實言之。以窮世變之極。從王伐鄭

文言之。君子之情。猶不欲王道之見熄遠也。按書從王以美得正。知實諸侯。非大夫。大夫以陪臣而擅用兵從王。不正甚矣。公羊之義。王夷君獲。不言師敗績。故此經但書伐鄭而已。祝聃射王事。公羊恐亦有是說也。惜公羊外傳諸書不可見耳。

大雩

大雩者何。旱祭也。〔注〕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

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

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疏〕

注雩旱至知也。○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注。雩。旱祭也。穀梁定元年傳。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左傳。龍見而雩。後

漢書注引服注。雩者。遠也。遠為百穀求膏雨也。服據雩祭之常言。杜亦云。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求膏雨。此著大雩於秋。明旱祭矣。左疏引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雩上帝。故稱大。與何義別。禮記月令。五月大雩。帝。鄭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即公羊因旱求雨之說。破之也。左疏引穎氏。以為龍見。即五月。未免強改天宿。牽合月會矣。白虎通災變云。日食大水。則鼓用牲于社。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苟虛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繁露精華云。大雩者何。旱祭也。此也。漢書五行志云。庶徵之恆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是祭言大雩。大旱可知。子政習穀梁。是公穀義合。穀梁疏引考異。郵云。三時唯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然則四月行常雩之祭。此後遇大旱。則祀天以求雨。謂之大雩。言大。以別乎常也。賈以為別乎山川言大者。失之。○注君親至。倡與。○監本。毛本。榮作崇。非。荀子大略篇。王伯厚詩考。韓詩引此。並作榮。

舊疏亦以爲韓詩傳文。月令疏引考異郵云。諸侯禱封內山川。緯書所載。魯僖禱請山川者。故無常處。其南郊猶爲零祭也。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纓白茅。以身代牲。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女謁盛與。宮室崇與。帝王世紀。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說苑君道云。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蓋湯因大旱。以六事自責。後代人君。因放而行之焉。舊疏云。政不一者。謂政不專。一出自權。臣門也。民失職者。謂廢其農業。宮室榮者。謂若丹楹刻桷之屬。婦謁盛者。謂阿諛亂國。苞苴行者。謂受人之饋。政以賄成。讒夫倡者。謂若魯任鄭瞻。○注使童至之零。○爾雅釋訓云。舞號。零也。郭注。零之祭。吁嗟而請雨。彼釋文引孫炎注云。零之祭。有舞有號。周禮女巫巫云。旱暵則舞零。鄭注。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疏引鄭答臨碩難云。董仲舒曰。零。求雨之祭。吁嗟之歌。何休公羊注。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零。故謂之零。是鄭以何氏此注專釋旱祭矣。按。零。吁嗟。皆疊韻爲訓。故鄭氏祭法注。零之言吁嗟也。周禮疏引考異郵云。零者。呼嗟求雨之祭也。舊疏引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明魯人正零。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此書見於經。非正零。皆爲旱甚作之。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曰。國大旱。則率巫以舞零。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零也。按論衡明零云。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零。詠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零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零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零。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按論衡所記。必是漢世論語先師舊說。亦當指常零之儀。若因旱而零。則男女皆有。故周禮有女巫之職也。繁露求雨篇。按五行之數。春用小童八人。夏用壯者七人。季夏用丈夫五人。又老者五人。秋用鰥者九人。冬用老者六人。又云。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命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又樂緯稽耀嘉云。凡求雨。男女欲和而樂。皆與此異。周禮疏引考異郵云。零者。呼嗟求雨之祭。按夏之四月。是零之正。爲純陽之月。陽氣正盛。祭五精帝。兼及山川。百辟卿士。雖不旱亦零。其用之冬春夏。爲夏時之八月。至三月雖旱亦不零。以不爲災也。故鄭云。周冬及春夏無零也。若自仲夏以後。至於仲秋季秋旱。則亦行零祭。所謂呼號之祭也。仍不雨。則有禱禮焉。續漢志注引

服虔云。大雩。夏祭天名。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而求雨。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禮。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皆與此別。繁露求雨篇載其祝辭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脯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卽所謂呼雩之詞。故穀梁疏引考異郵。亦有禱祠山川之辭也。月令鄭注云。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以彼經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故以爲王侯異制也。其禱禮亦不同。月令疏引考異郵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是也。月令疏云。凡雩必先禱。此經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不爲雩。以非雩月。故不雩也。然則諸侯以下。不雩上帝。魯得雩上帝者。以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故明堂位有祀帝于郊之禮也。○注。不地至地也。○水經注。沂水篇。雩門南隔水有壇。曾點所謂風乎舞雩。卽其處也。通典注引阮諶云。壇在已地。按衛宏漢儀。稱魯人爲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又作壇。又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衛宏所說魯城東南舊壇猶存焉。按祭天皆於南郊。如圜丘郊雩明堂皆然。故此注云。君親之南郊。郊特牲云。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然則魯之雩門。其爲南門與。鄭月令注。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是也。然則何以不言旱。〔注〕據日食鼓用牲于社。〔疏〕注。據日至于社。○見彼舉日食。乃言鼓用牲于社。此不言旱。直言大雩。故據難之。

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注〕從可知。故省文也。日食獨不

省文者。與大水同禮。若但言鼓用牲。則不知其所爲。必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

之急也。〔疏〕

注從可至文也。○經言大雩。故知大旱。從省文例。不再書旱也。通義云。大雩必爲旱。旱時容有不雩。然則彼言大旱者。皆主譏不雩矣。穀梁說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見僖十一年傳。與此殊。彼注引何氏廢疾云。

公羊書。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雪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雪。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釋之曰。雪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雪。明雪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亦無及焉。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愛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雪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因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愛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無雨而無災耳。知不然者。春秋主於垂教。不主記事。人君因旱而雪。書之。所以示美。以其重民事故也。若但以得雨不得雨別書。豈聖人勸戒人君之意。且既云國君遭旱。雖有不愛民事者。何乃廢禮不禱雪矣。何又言文不愛雨。無志於民哉。月令疏云。按春秋周七月八月皆書雪。穀梁不譏。成七年冬大雪。穀梁云。無爲雪。是譏其冬雪。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雪文。春夏不雪。雖旱不爲修雪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雪。則龍見而雪是也。按春秋桓五年秋大雪。傳云。書不時。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雪。十三年秋九月大雪。成公三年秋大雪。七年冬大雪。襄五年秋大雪。傳曰。旱。八年九月大雪。傳曰。旱。十六年秋大雪。十七年秋九月大雪。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雪。傳曰。旱。昭三年秋八月大雪。傳曰。旱。六年九月大雪。傳曰。旱。八年秋大雪。十六年秋九月大雪。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雪。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雪。季辛又雪。傳曰。秋書再雪。旱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雪。七年秋大雪。九月大雪。十二年秋大雪。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七。大旱有二。大雪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時旱氣已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雪。祇是一旱之事。爲再雪。一雪不數。定七年秋大雪。亦一時之事。而爲二雪。一雪不數。成七年冬大雪。穀梁云。冬無爲雪。明亦不數。三十事之中。去此六事不數。惟有二十四。就二十四之中。分爲四部。桓五年秋大雪。說雪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禱禮是二部也。文二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旱而不爲災。是三部也。此三部

總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凡正零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書秋大零。傳不云旱。皆過零也。傳言旱者。皆爲旱修零也。零書月者。爲修旱之零。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零月零之正也。秋大零。非正也。按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云。建子之月不雨。蓋建未乃始成災。而傳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未。而爲災者。若霧露濡。壟中有苗。歷雖時。不爲災。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是也。至八月不雨。乃爲災。若無霧露濡。壟中無苗。雖未至八月。則爲災。故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按孔穎達彼疏。專據左傳穀梁爲說。何氏所不取。公羊義。不雨卽爲異。旱則爲災。災者後事而見。異者先事而見。故旱零而不雨不零。或書零。或書旱者。見人君之急民事否也。無非勸戒有民者。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之意。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其夏旱零祀。謂之大零。不傷五穀。謂之不雨亦通。○注日食至所爲。○舊疏云。諸言日食與大水。皆鼓用牲也。卽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是也。蓋但言鼓用牲于社。無以知爲日食爲大水。非如雲祭之專請雨爲也。○注必見至急也。○白虎通災變云。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知警零者。卽人君之能悔過修德。憂民所見也。繁露二端云。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是則春秋書零之義也。

何以書。

記災也。〔注〕旱者政教不施之應。先是桓公無王行。比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

祝丘故致此旱。〔疏〕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此書零則旱見。故爲災。○注旱

者至之應。○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說曰。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厥罰常陽也。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

蟲有甲能蜚陽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為蠶。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按蝗與旱相因而至。旱或無蝗。蝗無不旱。故此蝶與大零連也。詩疏引草木疏又云。兗州人謂之騰。騰即蠶。釋蟲云。食葉蠶。左疏引李巡云。言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蠶也。方言。蟒。宋魏謂之蠶。南楚之外。謂之蠶。郭注。即蝗也。亦呼虵。按。蠶。蟒。即螞蟥。其形如蝗。而無王字。時隱草際。亦食苗葉。而不為害。月令云。百勝時起。其國乃饑。特言其甚。鄭云。騰。蝗屬。止舉其似耳。杜以為螞蟥之屬。按釋蟲。蠶。螞蟥。左疏引方言云。春黍謂之螞蟥。陸機毛詩疏。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土螞蟥。樊光云。皆螞蟥之屬也。左傳言。凡物不為災不書。則亦以書者為記災也。煩擾如遠狩。城祝丘皆是。故何以為與上旱同說也。

冬。州公如曹〔疏〕

水經注汶水篇。又北過瀆于縣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瀆于公。號曰瀆于國。春秋桓六年。州公如曹。傳曰。瀆于公如曹。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也。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瀆于。應劭曰。春秋。州公

如曹。左氏傳曰。瀆于公如曹。臣賈曰。州。國名也。瀆于公國之所都。方輿紀要云。瀆于城在青州府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公羊無說。未知此州即瀆于否。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注〕為六年化我張本也。傳不言化我者。張本非再化

也。稱公者。申其尊。起其慢。責無禮。〔疏〕

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范云。過我。六年寔來。是也將有其末。必先錄其本。左傳以為瀆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非公羊義。〇

注為六至化也。〇下六年寔來。傳云。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因明年有化我之事。故今冬書如曹。見其過我。以為化我張本也。云傳不言化我者。謂此傳直言過我。蓋此年如曹時。或有假道之禮。明年回國時。過魯無禮。故春秋慢之。傳不言

化我之故。是其非再化也。其非不復其國明矣。○注稱公至無貴。○舊疏云。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國非此二者。必非是公。但今過魯。自尊若公。故如其意書之曰公。以起其無禮也。但諸文不知本爵是何。左傳疏引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劉炫難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周公太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進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安得爵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尙尊崇。此則理之不通者也。通義云。繁露以爲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然則公非其爵。凡諸侯託於諸侯。不別五等。壹以公稱之。喪服經曰。寄公爲所寓是也。時州喪國失位。已爲寄公。故不復錄其本爵。州既小國。非王者之後。又不自王朝來。不嫌是三公也。失地之君多矣。獨州公奪爵者。君子爲國以禮。鄧侯穀伯能修禮來朝。故亦貴之。州公無禮。故亦慢之。按孔氏牽合左氏。以說公羊。公羊注明云。州公過魯都。不朝魯。何知爲失地之君也。穀鄧朝惡人。猶書名以賤之。而存其本爵。州公無禮。何至尊其本爵。失輕重之旨矣。

公羊義疏十三

桓六年

盡七年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注〕猶曰是人來。不錄何等人之辭。〔疏〕

左傳云。書曰寔來。詩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寔來。

左傳作實來。惠氏棟云。寔當作實。石經傳作寔。宋本同。誤也。按惠氏說誤。陳氏樹華云。傳解經不容立異。公穀皆作寔來。寔訓爲是。杜注乃云。寔實也。詩正義似未足據。公羊問答云。左氏注寔實也。其訓可從否。曰非也。實者指虛實而言也。詩實壻實壻。鄭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按爾雅云。寔是也。鄭蓋本雅訓。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以實訓是。不可從。說文山部寔正也。段氏玉裁注云。召南毛詩傳曰。寔是也。韓奕箋。寔是也。公羊寔來。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按許云。正者是也。正與是互訓。寔與是音義皆同。此云寔正也。卽公穀毛鄭之寔是也。詩。湜湜其止。鄭箋尙以持正釋湜。而古多以實爲寔。韓詩。實命不猶。卽寔命不猶也。大雅韓奕。實壻實壻。卽寔壻寔壻也。周語。咨于故實。卽故寔。故章云。故事之是者也。實寔音義各殊。由趙魏間實寔同聲。故相假借。若注春秋曰。寔實也。則非。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玉篇。寔。時弋切。是也。實。時質切。不空也。兩字音義俱別。詩大雅實壻實壻。實畝實藉。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左傳作實來。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今本左氏亦作寔。與詩正義所引異。蓋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卽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元凱改從二傳。失左氏古文之舊矣。按書秦誓是能容

之禮大學作寔則又借是作寔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是讚是為寔國策蘇代曰白起是故用兵高注是實也故此以是解寔曰是人來也○注猶曰至之辭○繁露玉杯云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蓋是人來者略之之辭若曰是一人來耳其何等入則不錄也春秋重詳略之旨故詳言之者多美文其惡者則略辭也 孰謂謂州公也〔注〕以上如曹書〔疏〕 注以上如

曹書○與上注為六年化我張本義相承 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注〕据葵丘之盟日〔疏〕 注据葵至盟日○見

僖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是也舊疏云桓公震矜慢人而書日危之本魯慢州公非敬逆之道是以据而難之 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

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今州公過魯都

不朝魯是慢之為惡故書寔來見其義也月者危錄之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之〔疏〕 注行過至語也○穀梁傳其謂

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畫化通諸侯不以過相朝即此注之過魯不朝也范云畫是相過去朝遠非莊子齊物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注是非之辨為化聲蓋無禮故相辨也哀六年傳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亦即慢易之意行過不以賓主正禮也讀書叢錄云化我即上文過我過化同聲因口授其字異耳哀六年傳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不得謂無禮無禮二字是注者增成云穀梁傳作畫我其音義正同按何氏所云無禮者謂無禮儀耳謂無假道入朝諸節也陳乞請諸大夫過我亦以飲食燕享亦必有揖讓酬酢之節願諸大夫之不為此禮故言化也○注諸侯至處也○儀禮聘禮者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曰請帥奠幣鄭注至竟而假道諸

侯以國爲家。不敢質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又云。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途受幣。明遣大夫迎于朝。爲賓主也。然則過竟假途。所以使鄰國有禮兼爲已戒不虞也。故隱四年。遇于清。注。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茲究。多在不虞。是也。聘禮。又云。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介皆有餼。鄉大夫且然。國君可知。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又云。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注。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敕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鄉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筴示罰。亦所以戒不虞。并使鄰國有備也。白虎通。誅伐云。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井兼也。春秋傳曰。桓公假途于陳。以伐楚。禮曰。使次介先假道。用束帛。卽如是。諸侯賣王者。道禮無往不反。非所謂賣者也。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遣大夫迎于郊。爲賓主設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也。防井兼奈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恐掩人不備。士卒斂取恒遲。先假途。則預備之矣。故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聘于晉。過鄭。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蕪。不抽屋。不強。句。明當時多不如此。故傳記爲美談也。又宣十四年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齊。不假道于鄭。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是不假道之事也。當時諸侯猶以爲醜焉。○注。今州至義也。○繁露觀德云。州公化我。奢爵而無號。亦書寔來。見慢之爲惡義也。通義云。上傳云。過我。此云。化我者。前自其國如曹。塗出于魯。今自曹還。復過魯。遂止不去。將依於我。而猶不能修禮來朝。故責其化也。仍牽涉左氏不復其國之意。○注。月者至責之。○舊疏云。凡朝例時。此不朝。故書月以見危。不書日以見其危者。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也。春秋正辭云。來不恒。月決不王也。非何義。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疏〕

穀梁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今本左氏經傳亦作紀。左傳校勘記。陸氏穀梁音義。左氏作杞侯。陳樹華云。三年。書公會杞侯于郕。此作紀侯。疑傳寫之誤。按公羊不以杞

爲侯爵。故此及三年皆作紀。杜云。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穀梁作郕。蓋郕之譌。又與今本穀梁異。洪氏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云。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魯成邑。按甯陽縣志曰。舊曰故城社。今井太平爲一社。曰太古

社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莊三十年。次于成。備齊也。襄十五年。齊人圍成。公救成。於是城成郛。後為孟氏邑。定十三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成。公斂處父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是魯之北境。近齊之邑。左傳校勘記云。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成作郛。

秋八月壬午大閱〔疏〕

據歷八月無壬午。七月之八日。九月之九日也。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注〕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疏〕

周禮大宗伯職。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習兵簡其車徒之

數。經義述聞云。桓六年。大閱。傳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蒐者何。簡車徒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引之謹案。大閱者何。簡車徒也。當作大閱者何。簡車也。徒字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車徒也。當作蒐者何。簡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蓋蒐惟簡徒。大閱惟簡車。大蒐則合車徒而並簡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閱者何。簡車也。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車下無徒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曰。徒衆。但言徒而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可知。桓六年。昭八年。十一年傳。並曰。以罕書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為之。昭八年之簡徒。非比年也。簡車當以三年。桓六年之簡車。非三年也。簡車徒當以五年。昭十一年之簡車徒。非五年也。是以譏其罕也。據此。則蒐為簡徒。大閱為簡車。大蒐為簡車徒。傳本各自為義。故注本之。而為此說。若蒐與大閱大蒐。傳皆謂之簡車徒。則三者異名而同實。注何得強為分別。而以簡徒為蒐。簡車為大閱乎。以此言之。何所據大閱傳。正作簡車。蒐于紅。傳。正作簡徒。明甚。漢書刑法志。所載簡徒。簡車。簡車徒。年數。亦與何注同。傳文有分合之不同。昭八年。昭十一年。疏。又兩引大閱。傳。作簡車徒也。則所見本已誤衍。不始於唐石經矣。又按李善注魏都賦。謝朓登孫權故城詩。並引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

也。馬字蓋涉左傳而衍。何注但言車不言馬。則本無馬字可知。李所見本衍馬字。徐所見本衍徒字。皆誤本也。穀梁傳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不言馬。亦不言徒。與公羊古本合。○注大簡至習之。○通義云。閱如伐閱之閱。簡如簡稽之簡。必取名簡閱者。明主爲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鼓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非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師曰。拱稽大役曰抱曆。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軍實可數。卒兩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按周禮大司馬。以大閱專屬仲冬。鄭注。至冬大閱。簡軍實。蓋周禮也。簡有選義。禮記郊特牲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又王制。簡不肖以紕惡。皆選擇分別之義。故大司馬又云。簡其鄉民也。擇其兵車之善者習之。使可用。固不徒習知其數已也。

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也。蒐例時。

此日者。桓既無文德。又忽忘武備。故尤危錄。〔疏〕

注罕希也。○通義云。罕者。不常舉也。魯忽略武備。故重錄之。爾雅釋詁。希。寡。鮮。罕也。注罕亦希也。詩鄭風。叔發罕忌。禮記

少儀。罕見曰聞名。論語子罕篇。子罕言利。孟子告子篇。吾見亦罕矣。皆謂希也。○注孔子至棄之。○見論語子路篇。棄。宋本作弃。漢書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括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弊。無伏節死難之義。孔子傷之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意謂用不教之民以戰。是棄之也。班何之義。大同舊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按鄭氏論語注。無考。公羊問答云。問其異同。安在曰。穀梁傳注。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按。教民習戰者。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意。不能無故而用。鄭君義非。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何以教爲習戰事。故舉蒐狩之期。且證上章教民七年也。疏云與鄭別。知鄭不同。今其文不具。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

者與穀梁倍三十三年傳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白虎通三教篇劉勰新論閱武篇引論語皆無以字。後漢書傅燮傳鄭太傳隋書經籍志皆引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蓋齊魯論之異意亦謂平日忽略武備不教民戰一旦用之是棄之也。晉書庾袞傳引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注故比至忘危。○舊疏云知其年數者漢禮猶然經義述聞云漢書刑法志連帥比年簡徒卒正三年簡車羣牧五載大簡車徒說與何氏注同蓋西漢以來公羊家舊有此說故漢志及何注皆祖述之。要皆出於傳文之分言簡車簡徒簡車徒也。此又一證矣。說文門部閱具數於門中蓋取其一一具數之意。蒐與接通玉篇手部搜閱也是搜閱同義。小爾雅廣詁云閱搜具也。搜亦作廢見郊特牲釋文周禮廢人注云廢之言數與說文訓閱為具數義亦合。蓋蒐閱皆具數之義。但事有大小故名各殊耳。漢書刑法志又云古人有言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是亦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義也。○注不地者常地。○舊疏引賈逵注云簡車馬于廟也未知何意然否。按授兵可於廟治兵不可於廟。舊疏云蓋在郊內是也。○注蒐例時。○舊疏云昭八年秋蒐于紅定十四年夏大蒐于比蒲是也。○注此日至危錄。○舊云以罕書又三年合大閱者惟見此明未循三年之制知桓公忽忘武備也。故危之舊疏云例合書時而乃書日故以爲尤危錄也。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何。陳君也。〔注〕以躍卒不書葬也。〔疏〕

注以躍卒至葬也。○下十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注云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名例不當絕。

故復去躍葬也。以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立。陳佗不君而見絕宜去其子葬。今躍不書葬知佗是陳君矣。去躍葬者不君其父不成其子故也。史記陳杞世家云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取蔡女與蔡人

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按左傳以佗卽五父。史記以佗殺五父爲厲公。班固亦以厲公爲桓公弟。與史記同。見索隱。此又躍爲佗子。均與左傳史記互異。公羊旣躍不書葬。亦未知何謚。爲厲。爲利。均不可考。佗爲桓公何人。亦不可知。

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注〕 据殺蔡侯

般不言蔡般〔疏〕

注据殺至蔡般。〇卽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

絕也〔注〕絕者國當絕〔疏〕

注絕者至當絕。〇通義云絕者諸侯有罪。

當絕其世也。佗本弒立。絕之不成爲君。故還令與當國者同號。按國當絕者。亦謂佗不宜有國。故曰國當絕。陳佗弒君。公羊無文。其書絕者。自如本傳外淫說爲正。列女傳伯蘇曰。諸侯外淫者絕。用公羊義也。包氏慎言誅絕例目云。春秋据二百四十二年已成之事以筆削。其所貶美。皆見未正本。將以垂戒於方來者也。譏。貶。誅。絕。四者。春秋之科條也。譏。貶。輕而誅。絕。重而譏。貶之中。實寓誅絕。任城何劭公注公羊於二者分別尤審。誅有三等。曰譴讓。曰刑戮。曰磔棄。絕有四等。曰黜爵。曰奪土。曰覆嗣。曰滅宗廟社稷。禮曰。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不畏天而怨懟。與弒父弒君者是也。誣文武者。罪及四世。變古易常者是也。逆人倫者。罪及三世。不能事母。殺世子母弟。亂嫡庶者是也。誣鬼神者。罪及二世。亂昭穆爲淫祀者是也。殺人者。罪止其身。春秋所書。罪止其身者。鮮而罪及二世三世四世者多。而皆統之於誅絕。今就傳文與何氏注。彙括其目。分而錄之。舉一反三。自王公以下。其能免者無幾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陳侯外淫。据史記。蔡爲陳佗母族。亦卽逆人倫者。故奪其子葬。以示絕也。

曷爲絕之〔注〕据戕鄆子不絕〔疏〕

注据戕至不絕。〇宣十八年。邾婁子戕鄆子。于鄆是也。彼亦見殺於外國。稱爵不絕也。

賤也其賤奈何

外淫也〔疏〕

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包氏慎言云。國君淫於外。甘爲賤辱而不羞。甘爲賤辱者。賤辱之徒也。故絕奪其君位。繁露王道云。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

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民間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又云觀乎陳佗知嫉淫之過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亦賤之之義也

惡乎淫〔注〕

惡乎猶於何也〔疏〕

注惡乎猶於何○禮記檀弓云吾惡乎用吾情鄭注惡乎猶於何也言於何所淫也莊十二年傳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孟子梁惠王篇天下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也皆與於何

義合故檀弓又云吾惡乎哭諸言於何哭諸也論語里仁為美惡乎成名言於何成名也孟子公孫丑篇敢問夫子惡乎長亦於何長也小爾雅廣訓云惡乎於何也是也定元年穀梁傳惡得之注惡於何也是單言惡亦得有於何之訓也

淫于

蔡蔡人殺之〔注〕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也賤而去其爵者起其見卑賤猶律

文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也不日不書葬者從賤文〔疏〕

淫于蔡唐石經蜀大字本同鄂本閩本監本毛本于作乎誤史記田齊世家云厲公佗者文公少子也其

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又見陳杞世家均與公羊義合左傳以佗與厲公為二無陳佗外淫事○注蔡稱至辭也○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此書蔡人與彼同故注以為從討賊辭也人者衆辭明與使得討也通義云傳不舉弑君為重者其為蔡人討則以淫故故就本事明蔡得殺佗之義也穀梁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注賤而至卑賤○解不書陳侯義也穀梁所謂匹夫行故匹夫稱之是也○注猶律至之也○舊疏云猶言對子姦母也○注不日至賤文○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月作日當據正舊疏標起訖亦作日解云陳佗是君而見弑例當書日即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之屬是也君被外國殺者不責臣子不討賊例合書葬即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是也今不書日不書葬者從賤文故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疏〕

九月無丁卯八月之二十四日十月之二十五日也。

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注〕以夫人言同非吾子〔疏〕

史記魯世家云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按勘記云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殿公云音莊本又作莊按東漢改莊為殿故漢書五行志莊公多作殿公○注以夫至吾子○即莊元年傳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是也舊疏云正以道公疑非己子則是其長子同既繼體是長故知為莊公按慶父莊公庶兄莊公與季友同母桓公以三年娶六年生同公疑同非己子故知是嫡長莊公以別於慶父之庶也

生〔疏〕

注據君至言生○君存稱世子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傳文魯世家莊公見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生子斑明斑生亦在莊公即位後不見經也按禮記疏引服虔云不稱太子者書始生蓋古人立太子亦如後世臨軒策拜始生

時未必即為太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特書子以志喜

喜有正也〔注〕喜國有正嗣〔疏〕

注喜國有正嗣○通義云言魯之諸公久未有正嗣也僖母成風文母聖姜義母定弋昭

母齊歸哀母定姒子般母孟任子野母敬歸皆妾子赤雖嫡而母賤宣母頃熊本嫡又為僖公所廢故唯莊公得正喜而書之耳穀梁傳云疑故志之如前所說諸公本悉非正故不志令實正者安知非不疑亦志必求其難獨成公未見妾母或可謂宣夫人繆姜之子而繆姜有淫行文姜適同何又不以疑志為此說者鄙哉

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

子曰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本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

正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日者喜錄之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各取其所見日也。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有天地四方之事。

三月君名之。大夫負朝于廟。以名徧告之。〔疏〕

趙氏坦寶鬢齋札記云。公羊疏引衛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至漢景帝

時。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此傳子公羊子曰。宣五年傳。子公羊子曰。此公羊傳非高自作之明證。又云。莊十年。定元年傳。引子沈子。莊三十年傳。引子司馬子。閔元年傳。引子女子。哀四年傳。引北宮子。此皆傳公羊之經師。當在胡母生之前。而莫悉其名耳。按公羊氏五傳。乃著竹帛。此公羊子或是高以後子孫所附益者。不得卽定爲傳非高所自作之證也。○注其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亦擬議之辭也。桓六年公羊傳。其諸以病桓與論語學而篇。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此曰辭也。亦謂語辭也。○注本所至有正。○序疏引春秋說云。春秋書有七缺。申之曰。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明隱桓之母皆非嫡妃。尊卑也。微。致啓亂階。莊公以嫡夫人長子得國。得夫婦父子之正。故喜其有正而書也。○注而不至桓公。○通義云。春秋之法。誅君之子不立。內無絕於公之道。然奪其世所以起賤桓公。蓋微文也。舊疏云。若以正稱書。宜言世子同生。同實世子。而不以正稱書之。是其以正見無正之義。桓由不正而篡弒。故曰疾惡桓公也。按此與孔說是也。不以世與莊公。卽不以正與桓公。明桓公宜絕不世。見其非正也。○注日者喜錄之。○春秋詳略之旨。日詳而時略。喜有正。故錄從日錄也。○注禮生至日也。○禮記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注。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與何氏此注異。何氏亦訓與爲數。方至爲來。已過爲往。生以方至之日數。死以已過之日數。同是生死本日。第以來往分說生死耳。亦非以與來爲數生之明日。與往爲數死之前日也。○注禮世至告之。○此約內則文。禮記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

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又云。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又云。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注。宰。屬吏也。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彼言大夫禮。故宰辯告。此記諸侯禮。知當使大夫也。說苑修文云。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殮兮。此之謂也。白虎通姓名云。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廟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質略。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於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嫡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帥。夫人曰。記有成。告於四境。四境者。所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於祖廟。內則記曰。以名告於山川。社稷四境。天子太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者。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傅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綏。之郊。見於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禮內則又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又郊特牲。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注。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禮記曾子問曰。世子生。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注。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則君薨。世子生不必俟三月。蓋見殯則名。故曾子問云。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謂見殯也。若已葬之後。則亦三月。乃名。故曾子問云。如已葬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於禰。三月而名。子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是也。

冬。紀侯來朝〔注〕朝聘例時〔疏〕

注朝聘例時○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又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及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是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疏〕

二月無己亥己亥為正月之二十八日杜云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成亭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鉅野縣南水經注濟水篇黃水又東逕咸亭北桓七年

焚咸丘者也一統志咸丘在曹州鉅野縣南公羊以為邾婁之邑或先屬邾婁後為魯有也爾雅釋地左高曰咸丘

焚之者何樵之也〔注〕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樵之齊人語〔疏〕

莊子外物篇乃焚大槐釋文引

司馬注焚謂籬歷時燒火樹也此傳云樵之者以火攻也義皆相近故杜注云焚火田也按樵疑樵之假借說文火部樵所以然持火者也玉篇火部炬火也禮內則肝管取狗肝一幪之以其管濡炙之舉樵其管不莖釋文作焦云字又作樵則即此樵之義說文作獲云火所傷也玉篇火燒黑也是也又周禮華氏掌共樵契以待卜事注杜子春云樵讀為細目樵之樵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熟灼龜之木也故謂之樵是樵樵通也○注樵薪至樵之○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樵薪也廣雅釋木樵薪也左傳桓十二年云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注樵薪也說文木部樵散木也按樵木薪木因謂取薪為樵詩白華云樵彼桑薪是也以薪燒物因亦謂之樵故杜子春讀樵為樵也○注樵之齊人語○管子七臣七主云火暴焚地樵草即謂樵草也明當時有此語

之者何以火攻也〔疏〕

以火焚地謂之樵故以火攻城亦謂之樵也蓋凡以火者皆可謂之樵亦謂之樵故禮少儀主者執燭抱樵謂未熟之木也用此木以燒物亦即謂之樵虛實互用也

何

言乎以火攻〔注〕据戰伐不道所用兵〔疏〕

注据戰至用兵○謂經書戰伐不道所用何兵器也

疾始以火攻也

〔注〕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

故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疏〕

穀梁傳云。疾其以火攻也。解詁箋云。以火攻。入君大惡也。自言之何遠也。賤桓也。○注征伐至

仁也。○司馬法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淮南子兵略云。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則舉兵而臨其竟。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決墳墓。毋刈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皆所以禁暴也。○注傳不至託也。○託始。如隱二年。無駭入極。傳云。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紀履綸來逆女。傳云。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二事皆春秋前所有。託始於彼為春秋之始。此火攻前此無有。直始於桓公。故只云疾始。無庸託也。

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疏〕

穀梁傳云。其不言邾咸丘何也。是亦以咸丘為邾婁邑。

曷為不

繫乎邾婁。〔注〕据邾郚郚繫紀。〔疏〕

注据邾至繫紀。○卽莊元年。齊師遷紀邾郚郚是也。

國之也。〔注〕欲使如國。故無所

繫。加之者。辟實國也。〔疏〕

注欲使至國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實作寔。誤。鄂本作實。當据正。若第云國也。似詁咸丘為國。曰國之。明非國而國之也。既已國之。故無所繫。似實國也。

曷為

國之。〔注〕据邾郚郚不國。〔疏〕

注据邾至不國。○若國邾郚郚則不繫之紀。

君存焉爾。〔注〕所以起邾婁君在咸

丘。明臣子當赴其難。與在國等也。日者。重錄以火攻也。〔疏〕

注所以至等也。○以咸丘為君存。二傳無文。此本公羊先師所傳君在咸丘。故通咸

丘為國。猶溢之通乎天下也。又以責邾婁臣子當赴其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父有急。臣子宜共之也。通義云。諸言君存焉爾者。皆謂其國都也。都不繫國者。廟宮朝市所處。故重錄之。按孔說未當。如係邾婁國都。直書邾婁矣。國君所在。猶言王所焉耳。雖

外邑亦如都也。○注日者至攻也。○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即隱七年秋公伐邾婁是也。故決之。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疏〕

漢書地理志南陽郡筑陽。故穀伯國。續漢郡國志南陽郡筑陽侯國。劉注杜預曰穀國在縣北。大事表云今襄陽府穀城縣西十里有穀城山。

為穀國地。桓七年穀伯綏來朝。後不見經。入于楚。水經河水篇。又南過穀城東。注河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春秋穀伯綏之邑也。墉闔頽毀。基塹亦存。元和郡縣志襄州穀城縣。春秋穀國。今縣北十五里穀城是也。今屬襄陽府。又水經注清水篇。南過鄧縣東南入于沔。縣故鄧侯吾離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為縣。

皆何以名〔注〕據滕薛不名也〔疏〕

注據滕薛不名。○即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是也。

失地之君也〔疏〕

繁露滅國上云鄧穀

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通義云。曲禮諸侯失地名。楚滅鄧。當莊公時。此云失地者。乃出奔。非國滅也。所傳聞之。小國君奔猶未名。以其來朝于我。故名錄之。穀鄧盛郛。皆失地之君。曷為或言奔。或言朝。來奔者。寓於我之辭。來朝者。非寓於我之辭。按穀梁傳亦云。其名何也。失國也。其稱侯朝何。〔注〕據以賤也。〔疏〕注據以賤也。○左傳云。名賤之也。以其失地。故賤之。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來朝何故賤之。曲禮諸侯失地名。

真春秋家言也。是也。杜以為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按穀鄧去東都不遠。不得謂之辟陋。若謂禮不足。則宜同介葛盧。書來牟人。葛人。亦東方辟陋小國。亦止以朝惡人而人之。亦不書名。曲禮云。諸侯不生名。與下失地名正相成。杜注非左氏旨矣。左疏引服虔云。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為楚所滅。無同好之救。桓又有弑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亦非穀鄧即不朝魯。亦無救於楚之滅。謂其不親仁善鄰。亦無据。衛翼隆之難。秦道靜之釋。皆失左氏本義。

貴者無後

待之以初也〔注〕穀鄧本與魯同。貴爲諸侯。今失爵亡土。來朝託寄也。義不可卑。故明當待之如初。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配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下去一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明大惡。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輕也。名者見

不世也。〔疏〕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秋傳曰。寓公不世待以初。按此云貴者無後語未明。白虎通所引春秋傳當是此傳文也。與何氏本異。○注穀鄧至如初。○禮郊特牲云。諸侯不臣

寓公。注寓寄也。疏引喪服傳云。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諸侯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爲臣也。明與主國同貴。今雖失爵亡土。託寄於我。義不敢卑也。穀梁傳云。失朝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范引此傳待之以初解之。禮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是比寄公於大夫之君命也。又云。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亦比寄公夫人於命婦之夫人之命。故注下云。獨妻得配夫也。又云。君拜寄公國賓。注皆寄公在國賓上。其尊可知。是亦待之以初一事也。禮喪服。寄公爲所寓。傳云。言與民同也。王氏士讓云。按與民同。亦寄公自處然爾。其所寓之君。則以客禮待之。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也。然則穀鄧之君。失國來託。先行朝禮。故書來朝。與盛伯來奔異矣。白虎通又載一說云。或曰。王者臣得復爲諸侯。臣者。爲衰世主上不明。賢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爲諸侯。臣施行其道。易曰。不事王侯。此據言王之致事臣也。言不事王可知。復言侯者。明年少復得仕于諸侯也。按此自謂王朝卿大夫爾。禮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諸侯之臣。可臣大夫。知王者之臣。可臣諸侯矣。○注所謂至不偷。○論語泰伯篇文。釋文作不偷。云本又作偷。校勘記云。按當依陸本作偷。今本从人旁。非周禮

大司徒則民不偷。今本亦改偷。按偷偷古今字。說文無偷字。鄭箋詩有之。○注無後至云爾。○禮郊特牲云。古者寓公不繼世。注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所謂不繼世於所奔之國。不繼世。卽無後之義。謂不立後耳。惟妻得配夫。故喪大記。待寄公夫人。與寄公同。其子孫則受田而耕矣。其實寄公之待國君亦與民同。故寄公爲所寓之君。齊衰三月。與庶人爲國君同服。故彼傳言與民同也。雷次宗云。既來受其惠。宜敬於所託。故與衆人同。則卽斥託衣食公家諸事矣。蔡氏德晉云。郝仲輿謂寄公爲衰世之禮。非也。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初止千八百國而已。則其間失國而爲寄公者必多。而其服由來舊矣。賈疏云。失地君者。謂若禮記射義。貢土不得其人。數有讓黜爵削地。削地盡。君則寄在他國。孔疏云。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爲失地。是必兼二義乃備也。按失國之君。蓋如狄人逼逐黎侯。寓于衛之屬是也。方氏苞云。失地之君。不宜遽與民同。而特制此服。俾守宗社者。知一旦可降爲鄰國之庶人。而慎乃有位也。亦足示春秋垂戒之義。戴氏望論語注云。穀鄧失地之君。來朝稱侯。見王者當恩禮故舊。不以貴賤異也。俞氏樾云。何解雖本郊特牲寓公不繼世之義。然與下句待之如初義不相承。殆非也。今按無後。謂失其國胙也。說文后部。后。繼體君也。后與後古通用。故繼體君謂之后。亦謂之後。尙書洛誥。王命周公。後是也。無後者。其子孫不復繼體爲君也。然以其嘗託在侯伯之位。故雖其子孫不復繼體爲君。而仍宜以侯伯之禮待之。是謂貴者無後。待之如初也。國語晉語曰。郡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章注。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是卿大夫之子孫不能嗣守先人祿位。亦爲無後。蓋古語如此矣。按傳義自謂貴者雖無後。而待之固如初耳。不必如俞氏所解。○注下去至大惡。○穀梁此及四年注皆云。下去秋冬二時。寧所未詳。按桓公以火攻人。君內大惡。所傳聞世於內大惡。諱。故去二時以起義也。○注不月至輕也。○舊疏云。朝例時。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是也。而此責其月者。以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彼書月。見其奔重。宜厚遇之。此不月。朝惡人。輕故也。僖二十年夏。郟子來朝。僖公非惡人。而不月者。朝輕於奔故也。然則此注因朝桓惡人。故然解。若其不然。宜直云。失地之君來朝。輕也。○注名者至世也。○舊疏云。郟子盛伯皆不名者。兄弟故也。

公羊義疏十四

桓八年
盡十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己卯烝五月書丁丑烝傳皆云譏亟蓋以十二月己烝正月又烝爲亟也何注公羊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正月爲夏正之仲冬月當有薦疑正月爲二月二

月之十六日爲己卯經以其非祭月薦月而烝故書以示譏五月亦無丁丑六月十六日也按於歷己卯爲正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爲丁丑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注〕薦尚非卯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

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疏〕

注爾雅釋天云春祭曰祠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繁露四祭云故春曰祠又深察名號云春曰祠○注薦尚非卯○穀梁注云春祭曰祠薦尚非卯禮王制說庶人

之禮云庶人春薦非又云非以卯注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蓋天子諸侯祭品不止非卯新物貴賤所同繁露四祭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非也尚者上也取其新故上之焉爾繁露祭義云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注祠猶至死生○繁露祭義云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又云春上豆實豆實非也春之所始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爾雅郭注祠之言食詩疏引孫炎注祠之言食羣經音義引孫注祠食也孫郭二注皆本何爲說說文示部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御覽引白虎通云物微故祠名之取微義按說文引月令作祠可爲春曰祠之證禮記祭義云春禘秋嘗者彼鄭注云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繁露四祭云古

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過時不祭，則失為人子之道也。又祭義鄭注云：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是四時之祭，皆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何氏特因祠為首祭，故發義於此。又嗣祠食，皆疊韻為

訓也。夏曰禘。〔注〕薦尚麥魚。麥始熟可禘。故曰禘。〔疏〕禮記祭統云：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

曰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鄭以祭名與夏不同，故定為夏殷禮也。說文示部：禘，夏祭也。釋文：禘，本又作禘。爾雅釋天：夏祭曰禘，周禮大宗伯以禘夏享先

王，繁露深察名號及四祭云：夏曰禘。○注：薦尚麥魚。○王制云：夏薦麥，麥以魚。繁露四祭云：禘者，以四月食麥也。又祭義云：夏上尊實尊實麩也。夏之所受初也。十行本魚作苗。閩本監本毛本作魚。校勘記云：苗字誤。當从魚。穀梁注：夏祭曰禘，薦尚麥魚。○注

麥始至曰禘。○閩本監本毛本脫麥字。依宋本補正。校勘記云：穀梁疏引同。今本無麥字者，誤脫也。段云：此上禘字當作禘。以禘訓禘，同音詰。訓法也。禘亦作淪。爾雅郭注：新菜可禘。禮疏引孫注：禘者，新菜可禘。白虎通云：夏曰禘者，麥熟進之義。皆同。繁露祭

義云：夏約，故曰禘。秋曰嘗。〔注〕薦尚黍肫。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義云：夏約，故曰禘。秋曰嘗。〔注〕薦尚黍肫。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義云：夏約，故曰禘。秋曰嘗。〔注〕薦尚黍肫。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

〔疏〕爾雅釋天云：秋祭曰嘗。周禮大宗伯云：以嘗秋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四祭篇並云：秋曰嘗。○注：薦尚黍肫。○王制云：秋薦黍，黍以豚。繁露四祭云：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又祭義云：秋上枕實，枕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說文無肫字。穀梁

注亦云：秋祭曰嘗。薦尚黍肫。釋文：肫，本又作豚。爾雅釋蟲注：肫，豚也。釋文：本又作肫。或作狔。詩閟宮傳：毛魚，豚也。釋文：字又作狔。晉書音義下：狔，亦豚字。曹憲廣雅注：世人作狔，或作狔，或肫，或肫，並失之。蓋皆通也。○注：嘗者，至曰嘗。○爾雅郭注云：嘗新穀。詩

疏引孫炎云：嘗，嘗新穀。禮疏引白虎通云：嘗者，嘗新穀，熟而嘗之。繁露祭義云：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此何先辭所本也。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嘗，暫也。禮檀弓注云：嘗猶試也。事未全行，先暫試之。故曰嘗。亦如飲食未能大獸，先口嘗之，亦曰嘗也。禮記少儀

云未嘗不食新。鄭注嘗謂薦新物於寢廟。若月令凡食新者皆曰嘗。蓋散文通也。是以說文旨部嘗口味之也。亦謂先以口試之。廣雅釋詁亦云嘗試也。皆有先義。惟月令以籩嘗黍非食新。故鄭注云此嘗籩也。而云嘗黍不以牲主穀也。云黍先熟者管子輕重篇以夏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于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蓋黍之下種在稷梁之後其收也在稷梁之先。故黍之播種也于小滿芒種夏小正曰五月種黍其收也在立秋白露。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所薦黍也。熟當作孰。冬曰烝〔注〕薦尚稻雁。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無

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

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

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

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疏〕

爾雅釋天云冬祭曰烝。周禮大

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四祭並云冬曰烝。○注薦尚稻雁。○王制云冬薦稻。又云稻宜雁。繁露四祭云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祭義云冬上敦實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雁十行本鄂本作鴈。王氏念孫曰此鴈謂鵝。非謂雁也。卵魚豚鴈皆民家所常畜。故庶人薦之。按天子諸侯所用鴈亦宜然。穀梁注冬祭曰烝。薦尚稻鴈。○注烝衆至曰烝。○御覽引白虎通云烝之爲言衆也。冬之所成者衆。繁露祭義云畢熟故曰烝。烝言衆也。爾雅郭注進品物也。禮疏引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烝皆取義

於進。何氏本之董生班固也。義皆通。○注無牲至之薦。○穀梁注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也。義本此。獨斷云。薦考妣於適寢之所祭。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雁。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通典禮九云。高堂隆亦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成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物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也。注引譙周禮祭集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之朔食也。謂之月祭。祧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間祭畢。按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然則鄭氏亦以羔豚而祭爲薦新之祭。其高堂氏所本與。所謂無牲者。亦非盡無牲。意謂不備三牲耳。故月令以彘管麥。以犬嘗稻。雖薦新亦用彘。犬諸品也。故舊疏引申霽禮云。祭五祀于廟。用牲有尸。皆薦于奧。明亦用牲也。其宗廟之薦。以新物爲主。緣孝子感物思親。不同常祭。故繁露四祭云。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齊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王制疏云。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冬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左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禘祭。其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按春秋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見其義。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廩災。左氏公羊。以爲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公會王人于泚。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者。鄭禘禘志以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喪終。

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爲此祭，故不用常月。此薦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今按何氏下注云：祭必於夏之孟月，取其見新之月，似何氏以薦與祭一時行之，因時而祭，卽薦新皆在孟月也。失禮。故書月日以示譏歟。○注天子至再薦。○禮記王制云：天子饋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爲祫，以禘爲殷祭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然則天子時祭四，諸侯時祭三，周制雖非羣后四朝，然諸侯自有朝天子禮，亦宜廢一時祭，故三祭也。因祭而薦，故四祭者四薦，三祭者三薦也。王制又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旣祭又薦新，明薦或不祭，祭無不薦，再祭再薦，降殺之差也。鄭注又云：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彼疏意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此無地之士宜貶降，故用特豚，不用成牲也。大夫以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者祭用少牢，則無地者薦則用羔也。按鄭云：以上則包天子諸侯在內，不專指無地者言。雖有地大夫，亦止用羔，羔豚皆不得云牲，故何氏云：無牲而祭，謂之薦也。○注祭於至意也。○禮記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鄭注：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腍脅，燎于爐炭，洗肝於甕，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於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按祭於室，謂灌時及饋食禮也。祭於堂，謂朝踐禮也。故郊特牲又云：直祭祝于主，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室內而堂外，亦有幽明之別故也。郊特牲又云：索祭祝于祫，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祫，尙曰求諸遠者，與祫之爲言倏也。鄭注：索，求神也。廟門曰祫，彼疏云：祫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旣祭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祭視于祫。注：祫，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釋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祫。卽上云：祫之于東方。注云：祫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云：索祭于祫，當是正祭之日矣。禮記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祫于外。注：祫，明日釋祭也。謂之祫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之禮，旣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皆博求之意也。故下又云：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注云：不知神之所在是也。尙者，庶幾之辭。尙曰求諸遠，言於遠處。

求也。○注大夫至差也。○舊疏云。自天子四祭四薦至此。皆時王之禮。中鬻禮亦然。按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或亦先後之殊耳。然考禮。少牢饋食禮。大夫禮也。特牲饋食禮。士禮也。禮節相同。無求明求幽之別。且大夫士亦無裸獻之禮。自饋孰始。故曰饋食。故鄭目錄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始禋神。次薦腥。次薦孰。故周禮肆獻裸饋食分三節。裸爲一節。獻爲一節。肆與饋食爲一節。大夫止肆饋食。以薦孰言曰肆。以薦黍稷言曰饋食也。祭祀用食道。襲近爲殺。用血腥法古爲隆。大夫士以食道事神。無薦腥以上事。爲殺於天子諸侯也。○注殷人至義也。○禮郊特牲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鄭注。此其所以先後異也。按彼上云。殷人尙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聲是陽。是先求諸明也。又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燂蕭合羶。羶先灌以致陰。是先求諸幽也。故熊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殷質周文。知質文之義也。周禮大宗伯注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然後薦腥。賈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亦本郊特牲爲說。殷不尙氣而尙聲。未殺牲而先動樂以求神。以鬼神在天地間。先用樂之音聲號呼。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注禮天至特豕。○禮禮器云。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鄭注。君子謂大夫以上。孔疏。大夫常祭少牢。遺奠及卒哭耐。用太牢。檢禮本有匹字。作正字者。有通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太牢。故此文云。大夫太牢而祭。謂之禮。正也。諸侯大夫。自常祭少牢。加一等。乃太牢耳。少牢饋食。是諸侯大夫禮也。崔氏亦用此義。大戴禮曾子天圓云。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盧注。天子之大夫亦太牢。天子之士亦少牢。孔氏廣森補注云。太牢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舉羊。亦該豕也。國語曰。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是則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天子之士祭如大夫明矣。故儀禮少牢饋食禮。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特牲饋食禮。目錄云。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疏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周禮

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知太牢三牲具。少牢止羊豕也。經義述聞云。孔說非也。天官注。牛羊豕具爲一牢。晉語章注。凡牲一爲特。二爲牢。則凡稱牢者。皆非一牲。若云諸侯之祭牲牛。大夫之祭牲羊。則是一牲矣。記當謂之特牲。何得尙謂之牢乎。尋檢文義。牛下蓋脫豕字。公羊注。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士。特豕。此篇正文及注。多與彼同。則諸侯之祭牲牛下。亦當有羊豕二字。大夫之祭牲羊下。亦當有豕字。寫者脫去耳。盧注不釋太牢單稱牛。少牢單稱羊之義。則所據本不脫也。曰饋食。曰字亦衍。蓋因上文兩曰字衍也。特豕饋食四字連讀。按王說是也。王氏引此注。又解卿大夫曰。卿大夫上當有天子之三字。盧注云。天子之大夫亦太牢也。是也。萬氏斯大儀禮商云。特牲禮牲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牲亦特豕。而雜記則云。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則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大夫禮也。而曲禮則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則士亦用少牢矣。禮文所載。參錯不一。由衰周之季。列國大夫。恣行僭罔。記者各就所見。筆以成書。故或儉或豐。斷難畫一。雖然。聖人制禮。明者述焉。彼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者。非孟子與禮。大夫士降殺以兩。則三鼎爲士時。五鼎爲大夫時矣。卽此證之。儀禮士虞特牲。俱三鼎。其爲士禮無疑。少牢五鼎。其爲大夫無疑。又士虞特牲皆九飯。而少牢十一飯。亦見降殺以兩之意。按萬氏不信賈疏。分別天子諸侯之卿大夫士之說。故如此議。夫命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之大夫士。與諸侯之大夫士。命數既殊。則禮亦宜異。何疑之有。胡氏培輩儀禮正義。反以萬說爲是。值矣。○注天子至索牛。○校勘記云。握。監本。毛本同作搔。誤也。鄂本作握。儀禮經傳通解。穀梁疏。引作握。當據正。閩本搔字。剗改。蓋本作握。後反據誤本改。按如是搔字。釋文宜爲作音。知陸本亦作握字矣。禮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角握。賓客之角尺。鄭注。握。謂長不出膚。疏。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卽膚也。此注止述宗廟禮。故角宜握也。諸侯降一等。故以天子待賓客者。事宗廟。故角尺。索牛者。禮記曲禮云。大夫以索牛。注。索。求得而用之。以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又云。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故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也。大夫以下。卑無滌養之儀。祭時則求諸牲。但擇其中犧者耳。九經古義云。襄元年左氏傳。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杜氏云。簡擇好者。周禮牛人。祭祀共求牛。求牛猶索牛也。按國語楚語云。觀射父曰。大

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少者犬豕不過十日則大夫
索牛亦當如天子諸侯之犬豕宜十以上矣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注〕

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不異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薦衆多可以包四時之物

〔疏〕

通義云傳於田狩祭祀特發常事不書例者每歲舉之不可勝書第書其失禮者而已至於昏姻喪紀雖有常禮而無
常年故隨事皆書穀梁云親迎恆事不志似襲常事不書之言而失其本旨遂誤宋元學者以一經所書皆爲非常而

事事鑿求其說隱三年解詁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其意亦以爲得禮不書則何氏已謬解此傳矣按魯隱奔喪得常不書係疏
家之言然亦未爲不可通也若如孔說其何以解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之傳且昏姻喪紀亦未必隨事皆書也○注

亟數也○禮記少儀云亟見曰朝夕鄭注亟數也爾雅釋言云婁曠亟也郭注亟亦數也是也○注屬十至烝也○舊疏云烝者
冬祭之名明去年十二月已烝但得常不書今正月復作烝故言亟通義云斯似事之不然烝祭法用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卜祭

先近日不吉則仲冬之本可以承孟冬之末故以周正月烝也正月烝五月復烝乃所謂亟耳主譏者在下不言春烝則夏烝之
數不見故傳釋經兩烝統爲譏亟非再譏也知不然者果如孔義則春烝正爲得禮傳何爲譏之正月烝五月復烝傳於五月發

譏亟之傳亦足以明矣何爲預於正月得禮之祭譏之明十二月烝祭甫行今正月又烝五月復烝皆爲亟祭故傳兩譏之傳自
爲義也十二月烝常祭得禮故不見何必又設一卜不吉之法以遷就已說○注不異至之物○所薦毛本作所屬誤依十行本

鄂本正舊疏云烝者冬祭名今宜易名而猶言烝故
說之按春夏既不及冬物衆多蓋當時第取烝名與

亟則黷黷則不敬〔注〕黷潔黷也〔疏〕

注黷潔黷也○文選

注引國語賈注云黷潔也後漢書陳蕃傳注黷潔也太元元瑩吉凶交瀆注瀆泄也禮記表記云再三瀆注瀆之言襲也廣雅釋
言黷狎也禮記少儀毋瀆神注瀆謂數而不敬皆與潔瀆義近又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數煩皆潔瀆之義也繁露

祭義云。尊天、美意也。敬宗廟、大禮也。聖人之所謹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

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注〕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故將祭，宮室既修，牆屋既繕，百物既備，序其禮樂，具其百官，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

至也。〔疏〕

注君子至敬享。○祭義文。鄭注云。享猶祭也。饗也。君子緣生以事死，故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享也。○注故將至百官。○亦是祭義文。今祭義繕作設。鄭注云。脩設謂掃除及黜聖，亦即繕義。按作繕是也。說文系部繕補也。詩鄭

風箋云。繕之言善也。左傳僖十五年注。繕治也。與脩義合。彼文宮室既脩三語，承孝子將祭文下。又云。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備亦具也。注百官助主人進之是也。上管子贛問亦有此二語。注言祭事既備，使百官既備，使百官助已祭也。○注散齊至三日。○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鄭注。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爲齊者，思之熱也。即致齊也。故祭統云。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注。定者，定其志義也。又云。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明祭必夫婦親之也。舊疏云。致齊者，即鄭氏云。致之言至，致謂深也。審也。之屬是也。○注夫婦至盛服。○亦祭義文。坊本禮記脫盛服二字。禮記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又中庸云。齊明盛服。盛服者，祭統云。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之屬是也。○注君牽至夫人。○亦祭義文。祭義酒作盞，無親字。鄭云。奠盞，設盞齊之奠也。此時君牽

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釋日也。熊氏說同。皇氏疑此奠盞在牽牲之時。於事太早。以奠盞為洗牲。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宜為孔氏所駁也。按鄭以為釋祭者。以有司徹記上大夫饋尸禮云。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非菹醢。與此君獻尸。夫人薦豆。合大夫饋尸。即天子諸侯大夫之釋祭故也。按正祭君牽牲時。夫人設盞尊。至君制祭。獻尸後。夫人酌盞以獻尸。亦無不可。故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紉。鄉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澆水。君執鬻刀。羞膾。夫人薦豆。亦序執盞在牽牲後。祭義祭統皆科舉君夫人之禮。不必拘九獻之次。故以為正祭亦無妨。何氏義當然也。○注洞洞至失之。○亦祭義文。廣雅釋訓云。洞洞。屬屬敬也。下又云。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所以狀敬慎也。即嚴威儼恪之義也。○注濟濟至之也。○亦祭義文。彼云。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是何鄭所見本之異。鄭云。勿勿。猶勉勉。慤愛之貌。○注文王至至也。○亦祭義文。彼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孝子之至也。為注者語。說苑修文云。聖主將祭。必繫齊精思。若親之在。方與未登。偶憫。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歸皆取法則焉。

疏則怠。怠則忘。〔注〕怠懈。〔疏〕

祭義云。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

忘。注。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注怠懈。○鄂本作怠懈。釋文作怠解。國語晉語。喜亂必怠。章注。怠。懈也。左傳文十五年云。君弱不可以怠。注。怠。懈也。

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

葛。〔注〕禮本下為士制。茲。此也。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

時物而思親也。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裘葛者。御寒暑之美服。士有公事。不得

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疏〕

通義云。言士者。舉下以緬

上其實士歲不過再祭。於四者科舉其二而已。按孟子滕文公篇。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猶此意。○注禮本至士制。○禮士冠記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注。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是士冠禮可以上達。故昏禮亦止有士禮也。賓禮亦有士相見禮。故儀禮漢書儒林傳謂之士禮。知禮本皆爲士制。其大夫以上。蓋夏殷以後。日趨於文。節文遞加。始得有天子諸侯諸等殺與。吳氏延華儀禮疑義云。徐以升謂下記云。天子之子猶士也。天子無生而貴者。則自天子之子以下。凡入學者。皆可以士名之。見此經爲天下之通禮。其說是也。舊疏云。卽士喪禮士虞士相見之屬是也。言此者。欲道庶人無禮篇。卽曲禮上篇。禮不下庶人。鄭注云。爲其違於事。且不能備物。義亦通於此。○注茲此也。○詩泉水云。茲之永歎。箋云。茲。此也。書大誥。卜陳惟若茲。漢書翟義傳。卜陳惟若此。左傳隱元年云。無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杜云。茲。此也。○注四者至親也。○禮記祭義云。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鄭云。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繁露祭義云。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又云。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又四祭云。古者歲四祭。故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是也。○注祭必至月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天子以下至士。祭以首時。繁露四祭篇說祠禘嘗烝。亦分屬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祭必夏之孟月也。又祭義篇。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注裴葛至美服。○閩本。監本。毛本。禦作御。十行本。鄂本作禦。當據改。釋文作御。玉篇衣部。裴。皮衣也。說文艸部。葛。絺綌草也。詩葛覃。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爲絺綌。是裴葛爲衣之美者也。故詩詠熊羆是裴。又云。狐裘黃黃。士冠。陳設冬夏屨。亦皮葛並用焉。○注士有至不祭。○論語八佾篇文。儀禮疏引鄭注云。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之心。與不祭同。何氏謂士有公事。不得與祭。則不敢美其衣服。下引論語爲證。其說不與鄭氏同。故禮特牲饋食注云。士賤職。曩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賈疏。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也。若大夫以上尊時至。

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也。然則士卑因公不及祭者多。故注舉士言之。其實大夫亦有公事不得及時祭時也。孔子之不與祭。蓋兼爲士爲大夫時矣。繁露祭義篇。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亟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祭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亦思念親之至義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注〕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疏〕

注家采至仲也。禮

士冠禮注引作家甫。詩節南山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云。家父字。周大夫也。以家連父稱。故知是字。孔疏。知字是大夫者。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歲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詩。不宜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未必是一人也。按春秋之例。上大夫稱伯仲之字。五十之字也。卽隱元年祭伯。隱九年南季。莊元年榮叔是也。中大夫稱冠時字。此家父是也。下大夫繫官氏且字。上四年宰渠伯糾是也。此家父中大夫。例稱二十之字。而繫以采。其與幽王時之家父非一人明矣。通義云。家且字。父者配字之稱。冠禮字辭曰。伯某甫。是也。家父亦下大夫。按孔本鄭氏爲說。而以稱子者爲上大夫。稱伯仲者爲中大夫。故以此稱字者爲下大夫。而以詩文證之。則父子不應同字。其采邑則其世守。不嫌於同。故知爲采地也。穀梁范注亦以家爲氏。

夏五月丁丑烝。

何以書譏亟也〔注〕與上祀同爲亟也〔疏〕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然則穀梁亦以正月烝爲十二月烝。春夏又再烝。故上傳云。烝冬事

也。春興之。志不時也。何氏謂與上祀同爲亟。蓋自冬至夏。凡三烝也。

秋。伐邾婁。

冬十月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

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汜血尤深〔疏〕

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叔草。皆常寒之罰也。○

注周之至象也。○五行志又云。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爲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姑媚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取應皆與何殊。○注是後至尤深。○釋文。汜。古流字。下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又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卽此注之汜血尤深也。按彼傳亦云。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明二役皆危。而龍門之戰尤甚。故注舉爲雨雪之應。所以爲兵象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

官。下應十二子。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疏〕注天子至二子。○白虎通封公侯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舊疏引春秋說

云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二十七大夫爲內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焉。下應十二子。宋氏云。十二次上爲星。下應山川也。後漢書注引漢舍孽云。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爲帝佐。以匡綱紀。繁露官制象天云。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禮記昏義云。是故王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北堂書鈔引五經異義云。今尙書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者。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鄭駁無攷。然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尙書說。與公羊家同也。說苑臣術云。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注采者。至稱爵。○舊疏云。卽祭公周公是也。若然。祭公周公官爵適等。而僖九年公會宰周公。特加宰者。彼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任。故加宰。仍非

常稱也。按注云：天子三公，氏采稱爵，以別於上大夫。稱五十字者，如南季之屬是也。隱元年祭伯，與此是否一人不可考。彼稱伯猶爲上大夫，此蓋居三公職也。孔氏廣森謂上大夫稱子，如劉子單子之屬，非何義。

何以不稱

使〔注〕据宰周公稱使〔疏〕

注据宰至稱使。○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是也。舊疏云：稱宰者，義與九年同。

婚禮不稱主人〔注〕時王

者有母也〔疏〕

注時王者有母。○隱二年傳云：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則此與紀履緌來逆女同。故注以爲有母也。彼注云：爲養廉遠恥，故不稱主人。母不通，故直以來書也。左傳莊十

八年云：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亦不言王使。曰虢晉鄭使之逆，明不稱主人也。虢晉鄭皆同姓，天子與諸侯爲昏，必使同姓國爲之主也。

遂者何，生事也〔注〕生，猶造也。

專事之辭〔疏〕

書康王之誥序：遂諸諸侯。孔傳：因事曰遂。儀禮燕禮：遂卒爵。注：遂猶因也。通義云：生事者，因事起意，其意相緣，事則更端。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與此傳相兼，其訓乃備。○注生猶至之辭。○文選注引劉瓛易

義云：自無而有曰生，故有造義。書大誥：予造天役，乾文言傳：大人造也，皆謂自無而有也。玉篇：生，起也。亦自無而有，故有專事之義。祭公之來，本爲成婚于紀，來後適紀，似若造事，故曰遂。

大夫無遂事，此其

言遂何〔注〕据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也〔疏〕

注据待至夫也。○十行本：後作后。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傳：此非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於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者，是也。引之者，證大夫不敢專事，遂有專事之義。故据以難。

使乎我也〔注〕以上來無事，知遂成使于我〔疏〕

通義云：待我而後使事成。孔疏云：從周向紀，不由魯國，縱令因使過魯，自當假道而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

因上事生下事之辭。先見魯君，然後向紀。故祭公來受魯命往迎也。凡昏姻皆賓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為主，令與夫家為禮。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為主，令與后家為禮。嫁女則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使魯為主，使魯遣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魯至夫家，其王后昏，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舉其得王之命，后禮已成，於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于父母，據父母之家為文，故於歸申父母之尊也。○注以上至于我，○言若有事，或朝或聘，當書如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之屬矣。既言遂，亦非如隱元年祭伯來之為來奔矣。故知為遂成使於我。

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

用是往逆矣。〔注〕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

魯為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

故譏之，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疏〕

穀梁傳云：其不言使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范云：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便逆之，不復反命，義亦同。○

注婚禮至親迎。○禮記昏義云：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禮士昏禮，歷記納采，問名，遣使者，納吉，納徵，請期，諸儀，次記親迎，是親迎後也。昏禮自親迎以上，皆遣人行之，故莊二十二年穀梁傳，公之親迎，納幣，非禮也。親迎則親之，故春秋有譏不親迎文。○注時王至成禮。○通義云：用由也。使魯為媒可，則由魯往逆，不必返報，明遂在魯，不在祭公也。不復成禮，蓋六禮不備之謂。○注疾王至譏之。○繁露王道云：祭公來逆王后，譏也。禮也。穀梁傳：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春秋正辭云：辭不異乎。祭伯來，則若非王命，然也。逆王后，非王命，則不可。雖曰不稱主人，王命也。可以遂事乎。按詩召南行露，詩因六禮不備，女子守義不往。詩人善之，此逆天下之母，不能成禮，使魯為媒可，即往迎，簡率之甚，故書以示譏。范云：以其遂逆

無禮。故不書逆女。而曰王后。略謂不以禮稱之是也。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駁從公羊。此蓋兼譏王不親迎。故謂其不重妃匹也。禮記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江氏永云。不以禮爲奔。聘正妻而賤從之。或買妾焉。皆謂之奔。是不以禮聘。故與逆婢妾等也。○注不言至外文。○舊疏云。外相如者。例所不錄。言如紀。則外相如矣。故曰辟有外文。按。若曰如紀。似五年之齊侯。鄭伯如紀矣。

女在其國稱女。此其

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疏〕

舊疏云。女在其國稱女者。卽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上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

命紀女爲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謹案。禮。女未嫁而壻死。女當改適。唯王者妃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爲后。設遭大故。不得更許嫁。可以此經決之。按。穀梁傳云。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後漢桓懿獻梁皇后傳。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途則稱后。亦取公穀爲義也。春秋正辭云。聖人之辭。恭而有禮。曰王后。其辭成矣。以立諸夏之人紀也。又云。自父母言之。尊爲王后。猶曰吾季姜。不以君臣之義奪人父子之親。雖然。王后無出道。非若諸侯以下。婦人有歸宗之義也。成之曰王后。王者無外。則王后無出也。是也。按曰。后者。釋名釋親屬云。天子之妃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禮記曲禮亦云。天子之妃曰后。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

姜。〔注〕明子尊不加於父母。〔疏〕

上傳云。其辭成矣。明已成王后矣。此復言紀季姜。故據以難之。季姜者。由紀言之之詞也。○注明子至父母。○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已

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爲王后。尊不加於父母。知王者不臣也。通典。後漢獻帝皇后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大臣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正拜私朝。或以爲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爲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私宮后於如子禮。不知四者何正。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尙有於臣者。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九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爲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紀女。成言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甯父母。宜從子禮。邴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嫁。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三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心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于紀者。至尊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譏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篲。卻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甯爲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遠禮而無常也。又殷融爲太常。穆帝卽位。褚皇后臨朝稱制。時議后父褚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尙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爲允。融議依鄭元。衛將軍裒在公庭則書臣。敬太后。歸甯之日。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新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仲謝尙議。爲父尊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元議合情理之中。故穀梁家范甯亦云。季姜桓王后。書字者。申父母之尊。亦取何氏爲說也。按儀禮喪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推傳之意。似正體敵君者不

得爲父母遂矣。與此不合。故鄭彼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誤矣。是鄭同公羊。駁禮傳也。蓋君與嫡一體。嫡既不得以尊降其父母。故君亦不得以尊臣其妻父母。故禮疏引鈞命決云。不臣妻父母者。親與其女共事先祖。欲得其歡心是也。

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注〕以季姜言歸。〔疏〕

注以季姜言歸。○隱二年傳曰。婦人

謂嫁曰歸。季姜所歸。故知爲天子所居。

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注〕

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

近始。故據土與諸侯分職而聽其政焉。卽春秋所謂內治其國也。書季姜歸者。明魯爲媒。當有送

迎之禮。〔疏〕

白虎通京師云。京師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以大衆言之。明什倍諸侯。法日月之行。經千里。春秋傳曰。京師。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按詩文王云。裸將于京。傳。京。大也。方言。

京。大也。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京景聲義通。故景亦訓大。說文。市部云。師。从市。从自。自。四市衆意也。易。彖傳曰。師。衆也。故書。堯典。師。錫帝曰。五帝本紀。作衆。皆言于帝也。獨斷。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通義云。王者天下所歸往。故以衆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獨斷云。京師。天子之圻內千里。象日月。月。躔次千里。禮記。王制。注亦云。象日月之大。亦取暑同也。詩。商頌。元鳥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注周城千雉。○見定十二年傳。○注宮室至備具。○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如周官六篇所記是也。下十五年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注所以至政焉。○繁露。諸侯云。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

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為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諸侯為言。猶諸侯也。隱元年注云。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是天子先治其境內而後及外侯。所謂自近始也。○注即春至國也。○成十五年傳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注內其國者。假魯以為京師也。此以春秋內魯喻京師也。舊疏云。春秋據魯為王。故內魯。若周公制禮內京師然也。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詔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即自近始之義也。○注書季至之禮。○穀梁傳云。為之中者。歸之也。注中。謂關與婚事。明魯為媒矣。王者嫁女娶后。必使同姓主之。自宜有送迎之禮。其實即不為媒。所經之國亦宜有之。特由紀至周。魯非其所經。書之於經。故傳以為成使於我。使我為媒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疏〕

穀梁釋文。射。藥信本作亦。

諸侯來曰朝。〔疏〕

隱十一年。滕侯辭侯來朝。是也。彼傳亦云。諸侯來曰朝。舊疏云。隱十一年師解云。爾故此弟子執而難之。

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注〕

据臣子一例當言聘。〔疏〕

注据臣至言聘。○僖元年傳云。臣子一例也。隱十一年傳云。大夫來曰聘。臣子一例。故當言聘。

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

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注〕

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

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序經意依違之也。小國無大夫。所以

書者。重惡世子之不孝甚。〔疏〕

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唐石經。鄂本。十行本。閩本。元本同。監本。毛本。曹上衍在字。○注在齊至光也。○襄九年冬。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滕子。辭伯。杞伯。小邾婁子。伐

鄭。又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云云。伐鄭是也。通義云。春秋爲其驕蹇。處于諸侯之上。抑言同圍齊是也。傳設爲微詞者。言二世子皆不免於譏耳。○注時曹至之心。○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注。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幣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左傳。二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蓋未誓於天子者。以皮幣繼子男。故賓以上卿禮焉。杜注云。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彼傳又云。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彼疏引服注云。古之爲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無喪而戚。憂必繼焉。今太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是亦以曹伯年老有疾也。左疏又引胥言。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爲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劉氏逢祿評曰。世子行聘。可也。攝上卿行聘。亦可也。罷老避位。致國天子。天子以命世子行朝。亦可也。安得曰廢王事。曹伯在位。世子行朝禮。非一國二君。無王無父而不知乎。左氏此類。亦非舊文。是其行朝禮爲非禮也。惟其有疾。而猶使世子來朝。故知其有尊厚魯之心。○注傳見至之也。○下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注云。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是卒葬詳錄也。世子來朝。安居父位。當讓世子位序諸侯之上。明亦合讓。而經文詳錄曹伯卒葬。恩錄尤深。似曹世子無讓詞。故傳依違之。言未知在齊在曹也。○注小國至孝甚。○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世子未卽位。與大夫同。故決之。通義云。禮。世子無外交。曹伯有疾。射姑當躬視藥膳。而忍去左右。偃然代行朝禮。失君在不稱貳之義。故貴之以教後世之爲人子者。按射姑來朝。親奉父命。原非大惡。

春秋因其可貴而貴之故書以惡其不孝以立為人子之坊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疏〕

正月無庚申。厥為二月之七日。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注引徐乾云。與夷見弑。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按春秋

詳內錄外。諸夏之正卒。不勝示法。何氏所不取。

夏五月葬曹桓公〔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

老重恩故為魯恩錄之尤深〔疏〕舊疏云。所傳聞之世。未錄小國卒葬。所聞之世。乃始書卒月葬時。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是也。今卒日葬月者。正以敬老重恩故也。通義云。曹與鄭

俱同姓。又同爵。桓公始見卒日葬月。明當從大國例也。射姑不子。已就其卒去日。故於此不尊臣子辭。因見本有父命攝朝。不專譏射姑與。按穀梁上九年傳云。使世子仇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蓋周禮所記以皮帛繼子男之禮。謂是急趨王命。如會同之事。此朝聘鄰國。可無汲汲。故春秋於曹伯父子交譏之也。春秋敬老者。上四年書伯糾。莊二十五年書女叔是也。重恩者。重其尊厚於魯之恩。故推王恩詳錄其卒葬。比於大國。視他為深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疏〕

杜云。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西五十里。有桃城鋪。東有一丘。高可數仞。即桃丘也。名勝志。桃丘在東阿縣安平

鎮東十八里。水經注濟水篇。左合馬頰水。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徑桃城東。春秋公會衛侯于桃丘。衛地也。

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疏〕

通義云。據遇者不期也。上為其辭。則不當言弗遇。舊疏云。經既書會。作聚集之名。尋言弗遇。是未見之稱。故執不知問。

公不

見要也。〔注〕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

遇。言弗遇者。起公要之也。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疏〕

通義云。以弗遇

則未成為會。而言公會。故須釋之。時本期會于桃丘。衛侯背期不至。蓋已與齊鄭同謀伐我故也。未會而言會者。致本意也。猶云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皆為成事之文於上。見不成事之實於下。○注時實至之也。○廣雅釋詁云。要。約也。魯桓約衛侯為會。衛侯不肯。是魯公以非禮見拒有恥。故諱為不遇之詞。解詁箋云。此非大惡。反諱之者。正以桓弑逆之人。諸侯將誅之。下來戰于郎。盟于惡曹。是也。穀梁傳云。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亦以二國志不相得而書弗者。明魯公弗遇。託言衛侯不遇。故云內辭。所以殺恥也。范云。倡會者衛。非穀梁亦無斯義。○注弗者。至拒深。○周禮諸子職云。司馬弗正。注弗。不也。廣雅釋詁云。弗。不也。儀禮士昏禮。又弗能及。注古文弗為不。經傳多以弗即不。然弗不實有輕重深淺之別。弗有矯戾之義。不則非否之辭耳。言弗。故公見拒深起矣。○注傳言至諱文。○十行本。見要作要見。校勘記云。按上云桓公欲要見諸侯。與此合。傳則云公不見要也。按此注申言傳義。當同傳文作見要。以經言弗遇。是衛侯不遇之詞。諱文不見。傳言公不見要。所以順經諱文明之也。通義云。會期辭也。遇要辭也。期而後期。衛侯之過也。要之而不見要。公之恥也。蓋公已至桃丘。猶疑衛侯道滯未來。復前逆之。終不得見。乃反。故傳申之曰。公不見要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疏〕

於歷十二月書丙午月之二十八日春秋正辭云孰志乎爲是戰齊志乎鄭志乎春秋無義戰

其不義必先者主之齊志也搆我於鄭者齊也衛與齊同志見之於胥命矣齊侯親暱也鄭實定桓之位卒於怨仇小人哉使百姓肝腦塗地而不恤不仁甚矣以爵稱之言不可在民上也播其惡於衆而後人之

郎者何吾近邑也〔注〕以言來也〔疏〕

檀弓注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通義云魯近郊之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左傳師及齊師戰于郊

而檀弓以爲戰于郎明郎地在郊也若然彼經亦當言來戰于郎但以所見之世諱恥尤深寇逼國都不可言戰故第舉伐而已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杜云高平方與縣東有郁郎亭去都已遠恐別一郎邑也○注以言來也○舊疏云凡言來者鄉內之詞今經言來故知近邑也而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是時在召陵而言來者據師道楚故得言來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此來戰于郎言來由內對諸夏之詞來盟于師言來由諸夏對四夷之詞

吾近邑則

其言來戰于郎何〔注〕

據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來公敗宋師不言戰龍門之戰不舉地

也〔疏〕

注據齊至地也○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同是郎地不言來也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同是偏戰不言戰也下十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彼疏引春秋說文龍門之戰卽此

亦近不舉地也

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注〕

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不解戰者從下

說可知〔疏〕

校勘記云圍唐石經鄂本以下同疏本圍作國云國讀如圍考諸古本皆作國字而舊解以國爲圍按注云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此釋傳之近乎圍明雖非圍而實圍也通義云近幾也師迫都城幾

乎圍。故戰去及文言來。以起之也。兪云。疏所據本。蓋作國字。故云然。其實當從何邵公本作圍。隱五年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然則近乎圍者。亦言其疆甚也。若作近乎國。則上文曰。郎者何。吾近邑也。一言足以明之矣。乃又曰。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國也。其詞不幾複乎。蓋吾近邑也。之近。以地之相去而言。近也。之近。以事之相似而言。兩近字文同而義異。學者混而一之。遂至譌圍字爲國字矣。孔氏廣森作通義。反從疏本作國。恐後學疑誤。故詳辨之。按。作國近是。近宜如舊疏讀。如附近之近。言郎地近乎國也。若作圍解。則無地不可圍。但言近乎圍。不見卽爲都城。則必圍下增都城始明。不如作國。於近字尤合。注中圍字。亦國之誤。後人據誤本正文改之也。○注地而至可知。○注云。明近都城。雖非都城。與都城同。故云與國無異。所以解近義也。戰義具於下傳。此故無庸預說也。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据十三年師敗績。偏。一面也。結日

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疏〕

通義云。以丙午日是偏戰例也。○注据十至敗績。○卽下十三年。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也。○注偏一至相詐。○左傳閔二年云。衣身之偏。杜

云。偏。半也。呂覽士容篇。則室偏無光。高注。偏。半也。國語晉語。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韋注。偏。偏有一也。荀子不苟云。偏傷之也。楊注。偏。謂見其一隅也。皆一面之義也。各居一面。兩不相詐。故爲偏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蓋詐則不結日。不定地。出其不意。傷害尤多。故春秋惡之也。

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

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

勦力拒之。〔疏〕

穀梁傳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范云。兩敵故言戰。春秋不以外敵內。書戰則敗。與公羊義同。通義云。內勝不言戰。則言戰者內敗明矣。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春秋至敗績。○孟子盡心篇。征者上

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春秋託王於魯。故設戰文。言戰則已敗文。穀梁傳隱十年云。內不言戰。是也。內不言師敗績。而莊九年書我師敗績者。彼傳云。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讐也。注。復讐以死敗爲榮。故錄之。是彼以敗爲榮。故不諱也。○注魯不至拒之。○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勦作戮。非。依鄂本。正。校勘記云。釋文勦力字多作勦。十二年疏引此注。亦作勦。穀梁傳云。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取義微異。然公羊亦謂諱敗爲戰。則卽兼穀梁義矣。

公羊義疏十五

桓十一年

盡十四年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屬上三

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為魯懼危錄之。〔疏〕

杜云：惡曹地闕。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惡曹蓋烏巢之異文。在今衛輝府延津縣東南。○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

正以微者盟例合時，今而書月，故須解之。据注文，則此別為微者莊氏正辭，以此之人，即上之齊侯等親身，春秋貶而稱人者，非公羊義。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疏〕

五月無癸未，四月之七日為癸未。包氏慎言云：據下文于七月書葬，不日於傳例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合。若卒在五月，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

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秋七月，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辭，不得與殺大夫同例。

〔疏〕

注莊公至同例。○成十年丙午，晉侯孺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又僖九年，晉侯嵬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去葬以起義，申生趙同等，皆以無罪見殺，故沒去葬文。今段本有罪合誅，莊公殺之，不與殺

無罪大夫同。故不去葬也。范云：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用何氏義也。通義云：鄭莊衛惠皆犯王命，但天子於鄭伐之而已，與朔為王命所廢者異，故惠公不書葬，莊公書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疏〕

大事表云：杜注：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高氏曰：人但知長垣近衛，鄭不能有，因不取杜說，而括地志遂以管城之祭為祭仲邑，或又疑為周祭伯之采地，鄭并之以封祭仲，非也。

祭伯，祭仲同見於隱元年。至莊二十三年，尚有祭叔來聘，鄭安得取以封仲乎？列國錯壤甚多，祭仲省留，取道於宋，而被執，則留亦錯入宋境矣。長垣之旁有滑，鄭衛同爭之，然則長垣固亦鄭衛相接之地耳。今長垣縣屬北直大名府，南至開封府，蘭陽縣九里。

祭仲者何，鄭相也〔注〕不言大夫者，欲見持國重〔疏〕

唐石經作鄭之相也。鄂本以下俱無之字。校勘記云：殿氏杰云：大司徒疏引亦無之字。苟

子大略云：天子三卿，諸侯一相，其實諸侯皆三卿，有命於天子，命於其君之異。鄭伯爵小國，宜一卿命於天子與。○注不言至國重。○通義云：相助也。謂三卿之長助君持國重者。

何以不名賢也〔疏〕

惠氏

棟左傳補注云：劉光伯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本非行人，棟案：五年傳云：祭仲足為左拒，此年傳云：祭封人仲足，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疑。杜於五年傳云：祭足即祭仲之字，是專欲違舊注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又云：左氏無貶仲之文，仲為宋所脅，雖死無益於忽，公羊以為行權，釋例斥其挾僞以篡其君，過矣。按杜云：祭氏仲名，古人孟仲叔季皆字，故莊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使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亦叔為字，杜反以足為字，以仲為名，俱莫甚焉。范亦為杜說所誤。

何賢乎祭仲〔注〕据身執君出，不能防難〔疏〕

注据身至防難。○身執君出，事在下。左氏家杜預等以為祭仲被宋脅以逐君罪之，正即何氏

所据以難之義。
故於下釋之。

以爲知權也〔注〕權者稱也。所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

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不引度量者。取其平實以無私〔疏〕後

漢

書賈逵傳云。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謂此。○注權者至輕重。○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注權銓衡也。楚辭惜誓云。同權概而就衡。王注。權衡皆稱也。考工記栗氏職。不耗然後權之。注。權謂稱分之也。淮南時則訓。冬爲權。權者所以權萬物也。荀子正名云。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楊注。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漢書律厯志。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付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公羊問答云。問前此有言權字否。曰。易巽以行權。荀爽九家易解。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改教進退。擇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据此。則權字不始於春秋。廣雅釋器云。鍾謂之權。又云。稱謂之銓。呂覽仲秋紀。平權衡。高注。秤衡也。稱卽秤也。章昭注。國語云。銓稱也是也。○注喻祭至君輕。○孟子盡心下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趙注。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注君子至賢也。○此公羊精義也。逐君罪重。存國功尤重。以存國之功。除逐君之罪。所以爲別輕重也。爲有據身執君出。不能防難。貴仲者。故決之。○注不引至無私。○考工記弓人云。角與幹權。注。權平也。禮記王制云。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注。權平也。說文金部。銓衡也。是銓衡卽稱衡。權爲鍾。衡之輕重。視乎鍾之進退。而所以銓衡輕重。全視乎鍾。故何氏以平實無私明之。漢書律厯志云。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是也。度量者。律厯志又云。度量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量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

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度量亦無私。輕重事理。於權義宜。故取諸權。其衡平。錘實故也。

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疏〕

周禮疏引鄭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京兆畿內。今

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遷東周圻內。國在虢郟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之事乎。武氏億云。鄭之說果信。以爲在陳留之東。而使如所引。侵宋呂留屬彭城。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與虢郟相去幾千里。固宜其有足疑者。然以余考之。殆非也。漢地志孟注。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左氏襄三十年。伯有死於羊肆。既而葬諸斗城。桓十五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此地又居鄭東郟。故意當時之留。卽在此。後遷鄭。而留乃僻於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若克二邑。郟蔽補丹。依暉。歷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孛與賁。虢郟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蓋虢郟二君。憚於欲而窮於利。貪鄭伯區區之餌。以奉其孛。而居之必先。在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東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以是推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於留。亦其孛先寄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實與宋接壤。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留。塗出於宋。爲宋所執。亦勢所必至也。尙何疑乎。莊述祖云。列女傳以大車之詩爲息君夫人所作。本魯韓詩說。鄭與息接壤。息無風。此詩及邱中有麻。三家蓋在鄭風。按。留子嗟。父子卽周王官大夫治留邑者。亦古者鄭國處留之證。而毛詩序以爲周莊王時。或亦劉歆等點竄古文家言。以惑學者。留在莊王時。已爲宋鄭閒地矣。公羊古義云。桓公寄孛與賁於虢郟。及十邑。幽王之亂。西京不守。當有處留之事。其後滅虢。鄭十邑。而居新鄭。則以留爲邊郟。當在武公之時。故云古者鄭國。又云先鄭伯。公羊之言。正與外傳合。鄭氏不考。而驟非之。過矣。讀書叢錄云。惠棟古義云。左傳侵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按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陳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鄭康成發墨守。謂在陳宋之東。非是。阮氏元鐘鼎款識。有留君簠二器。說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周人

有留子嗟。留子國。後爲劉康公。劉文公食采。此留君是圻內諸侯。招其名也。按鄭伯所處之留。當是陳留。近宋之地。其劉康公文公所食之采。應在東周圻內。與詩之留爲一。留君或是指東周圻內之留。蓋大夫於其私邑亦稱君也。先鄭伯

有善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疏〕

校勘記云。鄆。唐石經。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鄆誤鄆。按釋文。鄆。古外反。此于並上于留。皆當作於。下同。檜詩譜

云。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鄆者處其地焉。楚世家。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詩疏引世本云。會人卽檜之祖也。又引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檜吳回後也。吳回復居黎職。故鄭氏詩譜本黎而言也。公羊古義云。鄆公者。鄆仲也。夫人者。叔妘也。周語富辰曰。鄆之亡也。由叔妘。注云。鄆。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鄆夫人。鄭語史伯曰。子男之國。鄆爲大。鵠叔恃勢。鄆仲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無不克矣。寄帑與賄。故得通乎夫人。以取其國。又鄭氏詩譜云。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則善於鄆公者。桓公事。取其國。當武公時事也。昭十六年左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蘽藜藿。而共處之。當卽寄帑時事。水經洧水篇。又東過鄆縣南。鄆水從西來。注之。鄆。注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鄆父之丘。名之曰鄆。是曰桓公。以克鄆爲鄆桓公事。與鄭說異。

而遷鄆焉。〔注〕遷鄆都于鄆也。

〔疏〕

注遷鄆都于鄆。○詩檜譜云。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其國北鄰于鵠。釋文引王肅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穎之間。爲鄆子。按漢書地理

志。河南滎陽縣。應劭曰。故鵠國也。鵠在今滎陽。杜預曰。檜城在密縣東北。鄆居鄆城。故得有溱洧。鄭語所謂主若醜而食溱洧是也。鄆亦兼有虎牢。漢地志。河南有成臯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制巖邑也。鵠叔死焉。是制本鵠邑。後并爲鄆。有新鄆與滎陽密縣接壤。知皆鵠鄆舊封矣。故詩疏引服虔云。鄆。東鄆。古鄆國之地。然鄆雖處其地。不居其都。此云遷鄆都於鄆者。謂遷都於鄆地耳。非必於鄆都也。故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鄆城之下。詩疏引服注。鄆城。古鄆國之墟。杜注。鄆在滎陽

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鄆都矣。若然。鄆譜謂在祝融之墟。而左傳昭十七年云。鄭祝融之墟者。蓋二都相去不遠。鄆本祝融舊墟。鄭因其境內之地而都之。故亦得爲祝融之墟也。鄭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穎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鄆爲大。虢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詩譜云。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而史記鄭世家云。桓公曰善。卒言於王。遷其民於洛東。而虢鄆果獻十邑者。蓋史記以史伯爲桓公謀。遂以桓公自取十邑。不知桓非及身而得。史公附會爲此說耳。大事表云。桓公初定虢檜地爲新鄭。此爲東虢。文王弟虢叔所封。杜注。滎陽縣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東十里。并滎陽滎澤皆其地。檜卽管叔鮮之故封。左傳有檜城。管城在今許州府密縣東北五十里。管城在開封府鄭州北二里是也。詩疏引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圻內。武公遷居東周圻內。然則鄭於西周本在圻內西都之地。蓋以賜秦。武公隨而東遷。其初封當亦在東周圻內。及并十邑地及圻外。鬱成大國。故詩緇衣傳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士也。詩古義云。王符潛夫論。會在河伊之閒。其君驕貪。黷亂。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按。節信此言。蓋本周書史記。此高辛時有鄆之君。非外傳鄆仲也。是以汲郡古文云。高辛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鄆。左史潛夫所云。重氏伐之。鄆君以亡。是也。世本。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嬪。生子六人。四曰求言。是爲鄆人。鄆人者。鄭是陸終在高辛之後。或因有鄆之墟而封之。後爲鄭武公所滅也。王符之說失之。

而野留〔注〕野。鄆也。傳本上事者。解宋所以得執祭仲。因以爲戒。

〔疏〕

注野鄆也。○周禮大司徒職。凡造都鄙。鄭注。鄙。所居也。引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鄆留。野作鄙。與注合。遷鄭焉。上無而字。與何本異。彼疏云。野鄆不同者。鄭所見傳異也。武氏億經讀考異云。此凡兩讀。何氏以焉字絕句。而野留另爲句。周禮

大司徒注引遷鄭焉而鄆留。又以遷鄭焉屬下讀爲句。太宰疏引此文與鄭氏同。按呂覽遇合篇爲野音而反善之高注野鄆也。說文里部野郊外也。詩魯頌駟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周禮縣士職掌野。注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野是廣遠之稱。鄆亦有遠義。左傳僖三十一年云越國以鄆遠是也。廣韻鄆邊鄆也。左傳隱元年大叔命西鄆北鄆貳于己。杜云鄆鄆邊邑。淮南子詮言訓夫始于都者常大于鄆。鄆與都對言都爲國君所居鄆爲國之邊界也。鄭遷都于鄆地故以留爲邊邑焉。通義云留周東都圻內地名。詩云彼留之子是也。先鄭伯武公也。武公之父桓公周宣王母弟始受封於鄆。本在西京桓公用史伯之計寄帑與賄於虢叔鄆仲之國。鄆仲怠侈貪冒取同姓女叔姪爲夫人。武公因緣寄孳故得通焉。國語言鄆之亡由叔姪是也。犬戎之亂鄆失其地。平王東遷武公爲卿士。蓋始食采于留。其後既克虢鄆并取鄆蔽等八邑乃建國焉。謂之新鄆。而鄆留言以爲下都也。都所居曰鄆。按孔氏亦誤以留爲詩之留。彼留宜在圻內。此留近宋之地當以漢書注孟康說爲是。○注傳本至爲戒。○傳意鄆不通鄆夫人取其國而遷都則留爲所都。祭仲不得被執則不致成突忽之篡亂。故著以爲戒。

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

人執之。〔注〕宋人。宋莊公也。〔疏〕

注宋人宋莊公。○左傳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史記宋世家莊公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又鄭世家宋莊

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是宋人宋莊公也。

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注〕突。宋外甥。〔疏〕

注突宋外甥。○鄭世

家初祭仲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公使取鄆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史記注引賈注云雍氏黃帝之孫。姑姓之後爲宋大夫。杜云以女妻人曰女。是爲突。宋外甥也。左傳莊六年注姊妹之子曰甥。其實宋卿外甥非實宋外甥也。左傳鄭世家又云不立突將死。是爲我出忽立突事焉。

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注〕祭

仲死而忽旋為突所驅逐而出奔。經不書忽奔，見微弱甚。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弑君而立，非能為突，將以為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故深慮其大者

也〔疏〕

注祭仲至弱甚。○下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未言爾，曷為未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注言忽微弱

甚於鴻毛，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忽為突逐在後，注此言之者，見忽之不能自立。祭仲不從其言，必為宋殺。宋納突出忽，即可因之滅鄭，故下注云守死不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是君必死，國必亡也。○注是時至者也。○宋莊弑君見上二年左傳，亦執厲公而求賂焉。鄭世家亦執突以求賂焉。是其將為賂動也。慮其大者，國重君輕，以存國為大也。

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

亡〔疏〕

通義云：祭仲存，則不使宋得殺忽入鄭。

少遼緩之〔注〕宋當從突求賂，鄭守正不與，則突外乖於宋，內不

行於臣下，遼假緩之〔疏〕

通義云：遼，遠也。按說文，是部，遼，遠也。楚詞九歎云：山修遠其遼遼兮。注：遠貌。緩之，謂寬之時日，以遠緩之也。注云：遼假緩之者，假與遐通。楊子法言：假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注：假作遐。

是也。遐亦有遠義也。○注宋當至臣下。○下十三年左傳云：宋多貴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明宋從突求賂，鄭不與也。惟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為龍門之戰，與左氏異。其外乖於宋可知，內不行於臣下者，世家云：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亦不行於臣下事也。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疏〕

經義述聞云：疏解突可故出云：突可以此之故出之也。解忽可故反云：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氏巽軒公羊通義云：故

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伺突之隙，則突依舊可出，而忽依舊可反，引之謹案，以此之故，不得但言故。疏說非也。如故亦不得但言故。且忽前此無反國之事，何依舊之有？孔說亦非也。今案，故讀爲固，固者必也。襄二十七年，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並云，固，必也。突可固出，而忽可固反，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古字故與固通。按，王說是也。禮記哀公問云，固民是盡，鄭注，固猶故也。是固故通。上五年左傳，固將先奔，言必將先奔也。呂氏春秋任數篇，其說固不行，言其說必不行也。

是不可得則病。〔注〕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已病逐君之罪。〔疏〕

經義述聞云，疏曰，言已終能出突而反忽。

則爲權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爲其病矣。謹案，注疏所說，非傳義也。是不可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則以爲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然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出君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然後言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若突賢能守國，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名，故爲病也。然後有鄭國。〔注〕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於國之亡。

〔疏〕

舊疏云，言突有賢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討之，令忽有國，雖費功力，猶愈於國之亡也。按，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不然則亡，故雖被惡名，猶愈於國之亡，所以爲行權能得輕重之宜也。穀梁范序駁公羊，謂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猶愈至之亡，○猶闕本，監本，毛本作稱，誤。依鄂本正，疏亦云，猶愈於國之亡也。

鄭國，不然則亡，故雖被惡名，猶愈於國之亡，所以爲行權能得輕重之宜也。穀梁范序駁公羊，謂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猶愈至之亡，○猶闕本，監本，毛本作稱，誤。依鄂本正，疏亦云，猶愈於國之亡也。

古

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伊尹也，湯孫大甲，驕蹇亂德，諸侯有叛志，伊

尹放之桐宮。令自思過。三年而復成湯之道。前雖有逐君之負。後有安天下之功。猶祭仲逐君存

鄭之權是也。〔疏〕

繁露竹林云。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

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舊疏引長義云。若令臣子得行。則閉君臣之道。啓篡弑之路。解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甯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按孟子離婁篇。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事有緩急。理有重輕。君臣之義。人之大紀。國之存亡。宗社所繫。去緩就急。舍輕全重。所以爲權也。○注古人至是也。○釋文。大音泰。閩本。監本。毛本。改太甲非。後各本作后。依鄂本正。舊疏云。出書序。按史記殷本紀。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嫡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孟子萬章篇。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者。又盡心篇。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言古人之能行祭仲之權者。伊尹。伊尹廢君。犯不韙之名。卒以存殷。與祭仲之逐君存鄭。其行權正相類也。

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疏〕

孟子離婁篇趙注。權者反經而善者也。卽董子所謂前枉後義。謂之中權是也。後漢書馮衍傳注。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論語子罕篇。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按。可與立。經也。可與權。則反於經而有善也。通義云。其始爲之。若反乎

常道。鄭忽出奔衛是也。觀其後乃有善。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云。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正本夫子偏反喻權之義。且亦非漢儒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反經之語。實始於此。其後相習成說。著爲師傳。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反經者也。北周書宇文護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六季儒說。相仍不改。又云。淮南子曰。溺則摔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惟以摔父名君爲非常之事。故惟於溺與祝時。一偶施之也。按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不可。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正以列女傳云。許穆夫人。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是其事也。

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注〕設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疏〕注設

施至

得施。○說文言部。設。施陳也。禮記祭統云。施于烝彝鼎。注。施。猶著也。施設猶言施行。謂權之所施行也。昭四年左傳。使杜洩舍路。杜云。舍置也。釋文音捨。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者。如殺身成仁之屬。有死無二。不得藉權自飾。下傳云。行權有道是也。繁露玉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

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注〕身蒙逐君之惡以存鄭是

也。〔疏〕注身蒙至是也。○鹽鐵論論儒云。祭仲自貶。不害人以行權。〔注〕已納突不害忽是也。〔疏〕

損以行權時也。蒙逐君惡名是其自貶損也。

注已納至是也。○里克納惠公。弑奚齊。卓子。甯喜納獻公。弑其君。剽之屬。皆害人者也。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注〕祭仲

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生者乃所以生。忽存鄭。非苟殺忽以自生。亡鄭以自存。反覆道此者。皆所以解上死亡不施於己。宋不稱公者。脅鄭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祭仲不稱行人者。時不銜君

命出使。但往省留耳。執例時。此月者。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疏〕

注祭仲至於己。○漢書鄒陽傳云。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

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後漢書馮衍傳。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保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蓋祭仲死。則徒死。無救於忽與鄭。苟免求生。乃能生忽存鄭。非徒殺人自生。亡人自存者比也。包氏慎言云。祭仲之事。公羊言之矣。曰。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省留。爲宋人所執。非有辱國之罪。仲不宜死。宋執仲而脅仲以廢立。仲宜效死。然宋大於鄭。忽又弱主。內無所倚。仲死而無解於鄭之亡。無救於忽之死。故甯蒙不睦之名。順宋而挈突以歸。突歸忽出。而忽猶可以生。突挈於仲。仲能立之。亦能廢之。則忽可以故反。忽之得歸而反。正仲之智爲之也。子摔父髮當誅。父溺而子摔其髮。俄頃之變。存亡繫焉。避誅而陷父於死。非子也。仲之出忽。子摔父髮之說也。君子無誅焉。仲無足取。而其機變之深。能使天日再明。足以爲凡世慮危急者法。後世遇祭仲之變者。能如祭仲之所爲則生。不能如祭仲之所爲則死。聖人豈輕以許人哉。身之存亡不足繫。君國之存亡。而偷生以從逆者。祭仲之罪人也。蜀漢姜維有祭仲之志事。幾成而敗。君子悲焉。通義云。權之所設。良以事有歧趨。道或兩望。利害資於審處。輕重貴其稱量。是故身與義。權則義重。義與君。權則君重。君與國。權則國重。古之人謀其君。不私其身。況私其名乎。昔周公負辰踐阼。蹈偏上之嫌。殺管叔。蔡叔。近滅親之過。卒使沖人成德。王室底定。詩人美之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孫之言巽。

也。易所謂巽以行權也。然而嫂不溺不援。君不危社稷則不變置。是以反覆申明行權之匪易。均之事也。施於君死國亡則爲權。施於生已存已則爲私。亦視其心而已。後世有藉權之名濟其變詐者。俗儒欲以此傳執其咎可乎。夫君子之行權。雖若反經然。要其後必有善存焉。若仲者。未能善其後者也。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春秋之於祭仲。取其說詞從宋。以生忽存鄭爲近於知權耳。仲後遂巡畏難。不終其志。經於忽之弑子。廢子儀之立。一切沒而不書。所以醇順其文。成仲之權。使可爲後法。故假祭仲以見行權之道。猶齊襄公未必非利紀也。而假以立復讐之準。所謂春秋非記事之書。明義之書也。苟明其義。其事可略也。俗儒貴仲當守死不聽。仲既被執。終無能爲。仲死而突故入。忽故亡。匹夫之諒。何所取之。外大夫例。恆書名。獨祭仲書字。灼然見賢。必不信傳。將不信經乎。仲唯得於本事不名。季友沒仍稱字。又可以明仲一時之權。固未若季子之盡善矣。伯莒之戰。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下吳入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由是言之。一簡之中。隨宜褒貶。仲時所行。暫得合權。校其後事。仍自無取。正猶不保其往。不與其退。苟達於此。了無園義。按。孔包所論。申明剗切。傳之所以反覆道此者。益見其義。死亡不施於己。非徒然也。○注宋不至執也。○十行本。立作之。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依鄂本正。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不稱爵。故知非伯討。脅立篡。當誅故也。舊疏云。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爵是也。穀梁傳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注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注祭仲至留耳。○舊疏云。決定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之屬。稱行人也。○注執例至出奔。○卽祁犁。書秋是也。此書月。故解之。

突歸于鄭。

突何以名。〔注〕据忽復歸于鄭。俱祭仲所納。繫國稱世子。不但名也。〔疏〕

注据忽至名也。○下十年。鄭世子忽復歸于

也。鄭是。挈乎祭仲也。〔注〕挈猶提挈也。突當國。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未人命提挈而納之。

故上繫於祭仲。不繫國者。使與外納同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除忽害而立之者。忽內未能懷保

其民。外未能結歎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強。乘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遼緩之。〔疏〕

注挈猶提挈也。○墨子經說云。挈有

力也。引無力也。釋名釋姿容云。挈。結也。結束之。速持之也。持。時也。時之於手中也。禮記王制云。斑白者不提挈。漢書張耳陳餘傳。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說文手部。挈。縣持也。廣韻。挈。提挈也。提挈多連文為訓。突之入不入。惟祭仲所提挈也。○注突當至祭仲。○當。閩本。監本。毛本作常。依鄂本正。通義云。蒙上鄭祭仲義。不復繫鄭。以見突為仲所挈引得歸也。突當國。當如衛州吁。齊無知。稱鄭突。○注不繫至同也。○舊疏云。言與外納同者。即繫祭仲言于鄭是也。言似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之屬是也。○注時祭至緩之。○毛本突誤奪。歎。鄂本作助。少遼緩之。猶上祭仲從未人命出忽立突意也。

其言歸何。〔注〕据小白言入。〔疏〕

注据小白言入。○即莊九

年齊小白入。順祭仲也。〔注〕順其計策。與使行權。故使無惡。〔疏〕

注順其至無惡。○下十五年傳例云。歸者出入無惡。突以庶筮適。宜書入。

經言歸。與無惡同。故解之。繁露王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殺梁傳曰。歸。易詞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亦即公羊挈乎祭仲之義。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注〕据宋子既葬稱子〔疏〕

注据宋至稱子○僖九年三月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已下于葵丘是宋公稱子在未葬前此云既葬誤也彼注云宋未

葬不稱子某者非居尸柩之前故不名也然則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宋公出會諸侯非尸柩前故從既葬之稱稱子此鄭忽正既葬後宜稱子故据難之

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注〕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忽稱

子則與春秋改伯從子辭同於成君無所貶損故名也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此非罪貶也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不離子行也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為承衰亂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從子者制由

中也〔疏〕

注春秋至從子○此道春秋制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又云。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史記三王世家云。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說苑修文云。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然則春秋當新王。故以殷變周也。又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君子知周亡也。按。春秋繼周一質一文。故改周文。從殷質。論語爲政篇。所謂其或繼周者是也。春秋三等。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爲一等。鄭本伯爵。稱子與伯無異。辭無所貶。故稱名示異。宋衛公侯。故稱子示降也。○注夷狄至是也。○文十三年。楚子使椒來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是也。春秋從殷改周。殷夷狄之君亦稱伯。書序云。巢伯來朝。傳伯爵也。南方遠國。知殷之稱伯。與春秋書子一也。禮記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謂九州之外長也。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春秋備七等以進退。至字不若子而止。所見之世。夷狄始進爵稱子故也。○注忽稱至名也。○閩本。監本。毛本。春秋作諸侯。依鄂本。正。綠。鄭爵本伯。忽降稱子。與稱爵無異。故降而稱名。貶於成君。所以別嫌也。通義云。本所以公侯在喪稱子者。綠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示自貶損。從小國辭也。鄭伯爵。乃與子男爲一等。若亦改稱子。未見貶損之義。且今滕莒邾婁等國。亦在喪稱子。反嫌是爵。故更降之。同於附庸君稱名。此爲未踰年之達號。所以知與陳佗莒展殊者。陳桓公之卒。莒子密州之弒。皆已隔年。自不嫌爲在喪稱名云爾。按。公侯稱子。子者人君在喪之稱。稱名亦然。未必於從小國辭。王在喪稱小童。可證。○注名者至義也。○白虎通爵篇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沒稱子某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綠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莊三十二年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注。名者。尸柩尙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此注云。既葬名者。順鄭忽稱名在葬。鄭莊公後爲說。謂君薨有降稱之義。故既葬仍稱名。與上注引宋子既葬稱子同。彼宋公實未葬也。曲禮疏。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稱子某也。既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

年稱君。則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文公元年。公即位。是踰年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文九年傳。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蔡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云。稱世子者。不與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舍爲君。成商人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尙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王事相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此皆公羊之義也。○注此非至行也。○君子不奪人之親。禮記曾子問文。春秋書名。多在貶絕科。上六年傳。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外淫也。下十六年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彼皆以罪貶。此與彼異。故解之。君薨有降稱名之義。故使不離子行也。○注王者至質也。○舊疏云。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者。已下至反之於質。皆出於樂說文。禮記表記云。夏道尊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慙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之尊禮尙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祿。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鄭注。敝。謂政教衰失之時也。政教有衰失。故改質文以救之。惟夏文殷質。周文殷當親親。周與夏當尊尊也。白虎通三教云。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蔽。欲民反正道也。又三正篇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文選注引元命包云。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又禮記疏引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救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史記高祖本紀。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則復始。漢書董仲舒傳。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白虎通又云。

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若敬。殷人之王教以政。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尙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而復始。窮則反本。鹽鐵論錯幣云。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敬。恭讓之禮。粲然可觀也。說苑修文云。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故殷人之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故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維。規之三維。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是皆爲承衰救亂救人之失也。三代所尙。忠敬文爲三教。皆不外乎質文質文之道。本乎天地施之於人。不外尊親而已。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又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是則天道親親而質省。地道尊尊而文煩。義也。禮記表記又云。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故多仁樸。其失親親而不尊。多義節。其失尊尊而不親也。亦卽周而復始。窮則反本義也。○注質家至行也。○舊疏云。皆春秋說文。白虎通爵篇云。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据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据地。故法五行。故舍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禮記疏引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法三光。宋注。五精。是其總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己辛癸。漢書王莽傳。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又袁盎傳。殷道質。質者法天。周道文。文者法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三等定爵也。莽傳謂無其文者。春秋爲後世制法。故第有其說也。○注合三至中也。○禮記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五十里也。按鄭意。以諸侯合伯子男爲一。皆稱伯。異圻內之君謂之子。白虎通爵篇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尙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或曰。或從子貴中也。以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嫌爲改伯從子。故名之也。白虎通前一說。鄭氏所本。後一說。

何氏所本也。圻內諸侯雖稱子，以王制校之，若爲三公，當受百里之封，若爲卿，當受七十里之封，若爲大夫，當受五十里之封，與夏之圻內諸侯皆五十里者不同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疏〕

杜云折地闕釋文折一本作析唐石經作折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俠卒也。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所以不卒柔者深

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盟不日者未命大夫盟會用兵上不及大夫下重於士。罰疑從輕。

故責之略。蔡稱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故貶在字例〔疏〕

注以俠卒也○隱九年春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

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與此書柔同。穀梁傳亦云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輒發至貶也。○隱二年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也。曷爲貶。疾始滅也。又四年傳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弑公也。此柔不書氏。嫌與無駭翬同。貶故復發傳也。然則內大夫不書氏有二。一則未命大夫。此及俠是也。一則貶不書氏。無駭公子翬是也。其僞如遂豹等之不書氏。當文各自有解也。○注所以至夫也。○隱九年俠卒。注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明隱公有恩禮於大夫也。此不書柔卒。故爲薄桓公不與恩禮也。柔卒不見。何以責桓公者。蓋何氏別有所見。柔卒桓世。故云然。○注盟不至之略。○隱元年注。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小信月。大信時。明年伐宋。是不信而不日。故解之。通義云。明年背盟伐宋。而此盟不日者。爲下公親爲穀丘之盟。貴不信在公。不在柔也。意柔非命大夫。故責之略也。舊疏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下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其違信矣。不日者。正以未命大夫。故責之略也。罰疑從輕者。新語連語云。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又大政云。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

故不肯得改也。偽古文大禹謨云。罪疑惟輕。柔非執政大夫。背盟與否。恐未能主。罰之應否。亦在可疑。故從輕以略其貴也。○注蔡稱至字例。○監本。閩本。毛本作蔡。下有侯字。鄂本無。舊疏標起訖。亦作蔡。稱至字例。無侯字。是也。包氏慎言云。失爵稱字。謂絕奪其爵也。陳佗事見上六年傳。所謂淫於蔡是也。不能防正。貶爵爲字。莊十年云。字不若子。卽字不若爵意也。

公會宋公于夫童〔疏〕

左氏作夫鍾。穀梁同。杜云。夫鍾。郟地。穀梁。欒氏本作夫童。音鐘。水經淇水篇。無棣溝。又東南逕高成縣南。與枝濱合。濱上承無棣溝。南逕樂陵郡西。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千鍾。徐廣曰。一作重。索隱曰。漢表作重侯。在平原地。理志有重丘。釋文。夫童。下音鍾。沈氏欽韓云。今兗州府汶上縣有夫鍾里。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闕〔疏〕

杜云。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一統志。闕城在兗州府汶上縣南旺湖中。大事表云。魯先公墓所在。自隱桓以下皆葬此。今兗州府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有南旺湖。湖中有闕亭。其地高阜六七。卽魯先公葬處。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闕。卽此。水經注濟水篇。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渚。又北逕闕鄉城西。春秋公會宋公于闕。郡國志曰。東平陸有闕亭。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毆蛇〔疏〕

左氏紀侯作杞侯。毆蛇作曲池。杜云。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大事表。在今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縣有曲水池亭。春秋公會杞侯莒子於曲池。續漢志注。地道記。臨淄縣西南門曰曲門。其側有池。非也。一統志。嶮河在兗州府曲阜縣東北五十里。源出九龍山。東南流入洙水。其豁澗險隘。卽此曲池也。今其水常流不

絕。顧氏炎武唐韻正云。燭曲平聲則音區。春秋桓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毆蛇。汲冢書作區蛇。上聲則丘羽反。去聲則丘具反。五臣注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云。曲音區。句反。按。毆。从區聲。古區曲同部。字得相假借。蛇从它聲。池从也聲。亦同部。相假借也。故周禮職方氏職。其川。庫池。釋文。池。徒多反。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惡池。釋文。池。大河反。皆讀如它。說文它部。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又出蛇字。云。或从虫。是蛇卽它也。故音託何反。六月書壬寅。七月書丁亥。據歷。壬寅爲五月之二日。丁亥爲八月之十八日。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疏〕

杜云。燕人。南燕大夫。隱五年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杜云。南燕國。今東郡燕縣。彼疏引世本云。燕國。姑姓。地理志。東

郡燕縣。南燕國。姑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按。燕有二。一爲北燕。召公奭後。姬姓。一爲南燕。地理志有南燕。在今衛輝府延津縣地。莊十六年燕與衛伐周。出惠王。史記燕世家記爲北燕事。燕仲父爲北燕君。索隱曰。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姑姓。而系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燕是姑姓。今檢左氏。莊十九年。衛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爲南燕。伯。爲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姑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按左傳亦未明稱南燕。以爲南燕者。杜氏之說。此燕人亦未詳爲何燕。考昭十二年云。北燕伯欵出奔齊。彼既明云北燕。則此單言燕者。或南燕與。穀丘。杜云。宋地。大事表云。左傳云。句瀆之丘。杜注。卽穀丘也。方輿紀要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五里。按。穀卽句瀆之合聲也。漢書地理志濟陰郡句陽下云。應劭曰。左氏傳句瀆之丘也。紀要又云。穀丘在歸德府商丘縣南四十里。桓十二年盟于穀丘。是也。寰宇記。穀丘在宋州穀熟縣南二十里。按。商丘之穀丘。與在曹縣者自爲二地。魯宋燕所盟。似在曹州府界爲宜。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注〕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

〔疏〕

八月書壬辰月之二十三日○注不書至子也○史記陳杞世家云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年卒與此不合左傳以厲公即躍與史記乖田完世家又云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均以厲公即佗而田完世家又無躍一代此注以躍即佗子又與左傳二世家不合今以何氏爲主正若係桓公子春秋何爲不書葬也○注佗不至葬也○通義云凡外卒葬皆由春秋錄之其或不卒不葬亦由春秋削之俗儒但云魯往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是魯史也非聖經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諸侯之葬當請諡於王故不曰某國葬某公而曰葬某國某公以王命葬之之詞也王道熄矣春秋乃以文王之法臨之而託其義通義又云躍陳厲公也蓋以誅佗立躍本與殺州吁立晉同義緣從託始省文躍篡未明故不書葬以晉侯黑臀例之可見也知不然者以躍爲陳厲公本左氏說非公羊義陳佗見殺于蔡與衛人殺州吁不同晉夷獯見弑於趙盾黑臀立不討賊與聞於弑可知故削其葬以見義躍爲佗子亦不得責之以篡陳力不能討蔡在春秋原情之列亦不得責躍以不討賊蓋陳佗外淫當絕躍當從誅君之子不立之義故去其葬以明佗之當在誅絕科也

公會宋公于郟〔疏〕

二傳郟作虛杜云虛宋地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虛古多訓空以其有空音也郟與空音之通轉猶垂隴之作垂斂也按郟與空古音通是也虛有空音未詳大事表云疑在睢州境一統志衛輝府延津縣東南有故虛城按蘇代云決宿胥之口則魏無虛頓丘頓丘爲今大名清豐縣地宿胥爲今濬縣地則謂在睢州境者亦通魯會宋公在宋境爲宜穀梁注虛鄭地未知所據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疏〕

杜云龜宋地大事表云疑在睢州境宋本作龜毛本作龜皆誤當作龜按魯有龜山在泰山郡蒙陰縣境所謂龜陰之田是也或宋公來會魯地與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疏〕

十一月兩書丙戌十一月無丙戌十月之十八日也杜云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大事表云水經注濟陽縣故城武父城也今在直隸大名府

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封府蘭陽縣接界

一統志武父城在大名府東明縣西南

丙戌衛侯晉卒〔注〕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

日明同〔疏〕

注不蒙至明同○通義云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蓋同日兩事先盟後卒既嫌日不相蒙先卒後盟盟例本有不日又無以決丙戌爲盟日必欲著丙戌爲盟日者著明桓盟皆日以重疾其無信必欲決丙戌爲卒

日者春秋獨晉書立嫌爲大惡不當日也邾子纘且卒不再日者接苗有弗克納文則纘且正當立已明故無嫌按春秋篡不明者卒去日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襄十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是也若其篡已明則不去日此衛侯晉於隱四年書衛人立晉其篡已明若不重書丙戌則嫌在不日之例是異於篡矣故復書日以明之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皆書日以齊小白鄭突皆有入文其篡亦明故也言獨者舊疏云鄭突齊小白皆上有入文不言立故言獨是也篡君所以去日者示略也其纘且之卒范答薄氏云連於日食之下可知同日是也見楊疏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注〕時宋主名不出不

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郎同義〔疏〕

穀梁傳曰非與所與伐戰也注非責彼疏引欒信云此傳解經書下日之意也非責魯言魯反與其所與伐者戰也謂還與鄭戰彼傳又云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於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輕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然則穀梁即以戰于宋為魯與鄭人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故以戰于宋為敗也明公羊作傳時說春秋者已有以戰于宋為魯與鄭戰之說故傳決之也通義云此經詭例戰伐兩舉特恐學者疑貳為與鄭戰而穀梁乃正以為與所伐者戰亦可謂不善讀春秋矣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戰焉與此傳合十二月無丁未據厯為十一月之十日○注時宋至同義○言若但言及鄭師戰于宋則嫌及為內之微者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及同且嫌與鄭人戰故先書伐宋以明與宋戰也與郎同義者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注云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勦力拒之也此戰于宋明攻宋都故宋不出主名也 此

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疏〕

舊疏云上十年郎戰之下已有此傳今復發之者上經來戰于魯此

則往戰于宋嫌

其異故明之

十有二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

師燕師敗績〔疏〕

二月書己巳月之三日包氏慎言云此年二月有己巳則前年所書日均有誤可知杜氏長厯於十一年閏正月而此年又閏正月三年二閏以曲赴經誤皆於厯不合禮記疏引服虔云時衛先

君未葬而稱侯者。譏其不稱子也。曲禮疏云。此與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穀梁注。徐邈曰。僖九年傳曰。禮極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陳稱子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

曷爲後日〔注〕据鞏之戰先書日〔疏〕

注据鞏至書日。○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云云。及齊侯戰于鞏是也。

恃外也。其恃外柰

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注〕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

掩人之功不蔽人之善故後日以明之〔疏〕

柰。閩本監本毛本作柰。非春秋例。戰伐會盟書日皆在圭名前。此在下故特解之。明得紀侯鄭伯之助乃能結戰日也。古者戰必卜日。

禮太史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先鄭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是也。○注君子至明之。○說苑酌理云。取人之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又云。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明魯得紀鄭然後勝。故後日以明其功。內不言戰。

此其言戰何〔注〕据公敗宋師于菅〔疏〕

注据公至于菅。○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春秋尊魯。凡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不日別偏詐耳。此書日爲偏戰。宜但書敗。

某師。今言戰。嫌與言戰乃敗矣。同故難之。

從外也〔注〕從外諸侯相與戰例〔疏〕

注從外至戰例。○春秋之例。凡外戰偏戰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詐戰曰某敗某師于某。

此書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已下戰。齊師已下敗績。是從外諸侯相與戰例也。穀梁傳曰。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范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今魯與紀鄭同討。以有紀鄭。故可得言戰。是及由內稱戰從外稱也。曷爲從

外〔注〕据戰于宋不從外言敗績〔疏〕

注据戰至敗績○舊疏云即上十二年也。上經云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於時有鄭人。宜書敗績。經仍從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之例。不別書

敗。故据以爲難。

恃外故從外也〔注〕明當歸功于紀鄭故從紀鄭言戰〔疏〕

注明當至言戰○上戰于宋。不專恃鄭勝敗。魯亦蒙之故。

仍從內錄。此專恃紀鄭取勝。歸功於外。故從外曰戰。繁露觀德云。魯桓卽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戮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逼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按。逼字疑誤。避紀鄭與歸功紀鄭之義合也。

何以不地。

〔注〕据在下句〔疏〕

注据在下句○舊疏云卽下郎亦近矣。郎何以地。按因下傳据郎爲難。故云据在下句不然。宜云据郎之戰書地。

近也。惡乎近。近乎圍。

〔疏〕

通義云。董仲舒說。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謂是戰也。龍門魯之郭門。故言近乎圍。戰不變及言來者。不地則近已見。可順從外文。穀梁傳。其不地于紀也。何氏廢疾難云。在紀無爲不地。范注引鄭釋之曰。紀當爲已。謂在魯也。字之誤

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劉氏逢祿云。鄭以公羊義改紀爲已。不知傳義如此。當云于內。不云于已。于已爲不辭也。經義述聞云。傳凡自魯言。皆曰我。或曰內。無言已者。六年蔡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于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地。鄭康成謂于紀之紀。當爲已字之誤。謂在魯龍門城下之戰。故不地。楊疏引考異郵及何注。公羊亦同。然則非在紀國。按龍門之戰。亦見春秋緯。非專公羊家說。穀梁公羊皆釋不地義。公羊之近。穀梁云於已。二義正同。若郎亦近矣。郎何以是作紀。則卽書于紀可也。無爲不地。誠如何氏所難矣。傳文不必皆同。作內作已。似俱無不可。

地。郎猶可以地也〔注〕

郎雖近。猶尙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績功

也。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之。不言功者。取其積聚師衆。有尊卑上下。次第行伍。必出萬死而不奔北。故以自敗爲文明。當坐也。燕戰稱人。敗績稱師者。重敗也。戰少而敗多。言及者。明見我爲主。故得

汲汲敗勝之文〔疏〕

郎之戰見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是也。彼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注郎雖至其處。○舊疏云。謂郎雖在郊內。仍非攻城。猶可以舉

其地。○注今親至。○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又文選注引感精符云。強桀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溺駘。宋注龍門。魯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溺駘馬。又引合誠圖云。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涉血喋血也。漢書五行志。桓十四年。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注引韋昭曰。魯郭門也。易林坤之離。齊魯爭言。戰於龍門。搆怨連禍。三世不安。○注績功至坐也。○閩本監本。毛本。北作此。依鄂本。正宣十二年。穀梁傳績功也。爾雅釋詁。績功也。詩文王有聲。維禹之績。箋云。績功也。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通義云。敗績者。猶周禮言師不功也。績取其積也。戰功曰多。以效獲積多爲上。爾雅釋詁。績。宜事也。經義述聞云。下文曰。績業也。功績成也。功績業。皆事之宜成者。故績業。公又爲事也。公功古字通。臯陶謨。庶事康哉。堯典。庶績咸熙。庶績。猶庶事也。又曰。績用弗成。卽事弗成也。莊十一年左傳。大崩曰敗績。謂敗其事也。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矣。晉語。國無敗績。軍無敗政。謂國無敗事也。周語。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謂以文武之事爲法也。邢引設都于禹之績。失之。按。功事通用。春秋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也。積聚師衆。以積說績。登。顏爲訓也。當坐者。繁露竹林云。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故也。○注燕戰至敗多。○舊疏云。蓋師不盡戰。故言戰少。敗時悉走。故不言敗多。而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卽據此經云。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彼注云。未得成列爲師也。穀梁傳云。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

愛哉。○注言及至之文。○明見我者為主。鄂本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我誤伐。校勘記云。者字當衍。蓋我誤為伐。始衍者字矣。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注欲之者。善重惡深。我為主。明敗勝皆當坐魯重也。

三月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疏〕

注背殯至責也。○隱三年傳。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衛惠背殯用兵有危。宜書日。此不日。故解之。量力不責。猶下十八年之君子辭也。繁露玉英云。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為大安也。解衛宣之書葬得正。為得衆與何義異。左氏家杜預。穀梁家徐邈。皆貴衛惠公稱侯於先君未葬。自惡其不稱子。以侯禮接鄰國也。禮記疏引服虔說亦同。

夏大水。〔注〕為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民悲哀之所致。〔疏〕

注為龍至所致。○龍門戰見上。漢書五行志。桓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桓弒兄隱。民臣痛

隱而賤桓。後宋督弒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仇。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盈。將弒君。陰盛。桓不寤。卒弒死。劉歆以為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按。歆說取徵太遠。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疏〕

通義云。以曹地者。參會也。左傳曰。曹人致餼。按。此與及宋人盟于宿同。

無冰〔疏〕
鄂本冰
誤水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温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

之所致〔疏〕

注周之至所致○漢書五行志庶徵之恆與劉向以為春秋亡冰也小與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與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與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與

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乞徵其咎當寒而日與六日也桓公十四年春無冰劉向以為周春今冬也先是運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舒以為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彼又云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與年按如傳文自為魯記異異者先事而至者董何說同通義云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厥罰恆煥其不曰水不為冰而曰無冰何也春秋本天道以正人事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藏冰之禮先王所重天道當寒不寒水澤不腹堅於是無以取冰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頒故以無言之見人事目之之辭也穀梁傳注引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異此夫人淫泆陰為陽行之所致與何說合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夏五者何無聞焉耳〔注〕來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者舉重也內不出主名者主國也莅

盟可知。莅盟來盟例皆時。時者從內為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疏〕

通義云。本當言夏五月幹枝。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簡

札爛滅。不知盟日。春秋方令桓盟皆日。以重著其無信。故進不可就五增月。退不可去五存夏。即用舊文。無所增損。亦因以示史闕疑之法。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月遠矣。夏五。傳疑也。按何云時者。從內為王義。孔云當言幹枝。則書日矣。與何義不合。惟既有五。則不僅書時已見。似何義亦尚未協。穀梁釋文。夏五。本或有月者。非杜云闕文。范云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文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明皆實錄。語。穀梁作御。釋文云。本亦作禦。楊疏本即作禦。史記東越列傳。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為禦兒侯。正義。禦字今作語。漢書閩粵傳。即作語兒侯。即今之嘉興語兒鄉也。是語禦古通用。○注來盟至重也。○盟重於聘。故書盟以舉重。然則春秋凡書來盟。皆聘而盟矣。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彼亦因聘而盟。聘盟兩書者。彼傳云。尋舊盟也。注。尋釋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明其不止結盟而已也。○注內不至可知。○內不出與盟者。名氏既曰來盟。凡內曰來盟。內大夫莅盟矣。○注莅盟至皆時。○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莅盟。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鄭莅盟。是莅盟時也。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是來盟時也。外而來內曰來盟。內而往外曰莅盟。文十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書月者。彼注云。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蔽於三世之黨。二亂結盟。故不與信詞也。蓋來盟莅盟。與離參者異。故皆與信辭。○注時者。至天下。○王校勘記云。鄂本。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王誤。主。下云。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可證此本作王。此夏五。應是夏五月之贅文。何氏以為時者。舊疏云。來盟之例。例不言月。而此有五。師所不說。何氏以五字。或衍文。故如此義。或然也。盟例不信時。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壬申乙亥。八月無壬申乙亥。九月之十六日與十九日。八月為夏正。六月非嘗之時。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弗嘗而已。是書

嘗非貴其不時。責其不知廢時祭以應天變也。
則公羊經文本作九月與祭以首時之例合。

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御用于宗廟。廩

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

先天下。〔疏〕

禮記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鄭注。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疏。委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又月令云。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注。重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

祀之穀爲神倉。疏。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於神倉。引公羊傳云。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輸也。其義非。蓋秦名神倉。魯名御廩。均爲藏積粢盛之所。不必有定名也。周禮廩人職云。六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曰扱。扱以授春人。六祭祀之穀。籍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亦以月令說周制也。晉書天文志。文廩四星。主蓄黍稷以供享祀。卽春秋之御廩也。〔注〕黍稷至曰盛。○周禮天官甸師職。以共盥盛。鄭注。盥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上六年左傳云。粢盛豐備。杜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穀。梁范注云。天子親耕。其禮三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文皿部。盥。黍稷器。所以祀者。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又地官春人云。共其盥盛之米。注。盥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然則以器內所實言之。謂之粢。爾雅云。粢。稷也。稷爲穀長。以統衆穀而言也。以諸穀在器言之。謂之盛。黍稷稻粱皆是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周禮一書。或兼言盥盛。若春人。肆師。小祝是也。單言盥。若大宗伯。小宗伯。大祝是也。單言盛。若饋人。廩人是也。小宗伯逆盥。注。受饋人之盛。以入。然則盥盛可互稱也。甸師注云。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盥。粢。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齊。亦作盥。用古文。禮記作粢盛。用今文。左傳作粢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潔粢豐盛。毛傳曰。器實曰盥。在器曰盛。鄭注周禮。盥或專訓稷。或訓黍稷稻粱。盛則皆訓在器。

是則染之與盛別者。蠶謂殺也。盛謂在器也。許則云器曰蠶。質之則曰盛。似與毛鄭異。蓋許主說字。其字从皿。故謂其器可盛。黍稷曰蠶。要之蠶可盛黍稷。而因謂其所盛黍稷曰蠶。凡文字故訓引伸。每多如此。○注委積也。○廣雅釋詁。委積也。莊子知北遊云。是天地之委形也。釋文引司馬注云。委積也。管子國蓄云。彼人君守其本委謹。房注。委。所委積之物也。周禮大司徒職。令野脩道委積。鄭注。少曰委。多曰積。是其義通也。周禮宰夫職。掌其牢禮委積。膳飲食賓賜之殮。率注。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蓋凡積聚之物。皆可曰委。故供賓客者。亦曰委積。不必宗廟用也。此云染盛委之所藏。謂染盛委積之所藏。委即染盛。非必染盛外別有委也。○注御者至宗廟。○獨斷云。天子所進曰御。又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適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荀子大略云。天子御筵。諸侯御茶。注。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禮記王制云。千里之內以爲御。注。御。謂衣食。亦謂進御所須者也。按詩六月傳。御。進也。廣韻。御。侍也。進也。進於尊者。故凡進於尊者。服食所須。皆謂御。因之。君上所止曰御。前書曰。御。書服曰御。服皆取統御之義。此爲君上祭宗廟所用。故亦曰御廩也。或御用作進用解。亦通。○注廩者至穀名。○舊疏云。謂廩之言藻之義故也。按藻與藻通。詩采蘋箋云。藻之言藻。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是也。或藻即藻之誤。藻有治義。禮喪服。藻麻帶。鄭注。藻者。治去滓垢。故廣雅釋詁。藻。治也。又釋言云。廩。治也。展轉爲訓。得相通。漢書昭帝紀。朕虛倉廩。注。穀所振入也。荀子富國云。垣窳倉廩者。財之末。注。米藏曰廩。文選注引蔡邕月令章句云。米藏曰廩。蓋穀必治乃成米可用。故廩又爲米藏之名也。爾雅釋言。廩。靡也。孫炎注。廩。藏穀絜也。亦此義也。通義云。藏穀曰倉。藏米曰廩。謂之御廩者。給宗廟所用。故以米之最精者名也。九章粟米術曰。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糲米二十七。糲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按御廩藏染盛之委。甸師入之。廩人共之。春人春之。小宗伯辨之。世婦爲之。饌人炊之。爲之。即擇之。或謂三夫人擇以授饌人。誤也。○注禮天子至天下。○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染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舊疏云。禮天至天下。皆出祭義之文。按祭義無此文。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王后蠶於北郊。與此異。又祭義云。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醑染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注。籍之田也。千畝百畝之說。與此合。御覽引雷次宗五經

要義云。天子籍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籍。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白虎通耕桑云。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行以率天下農桑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服。后親桑。以供祭服。又云。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漢書文帝紀。詔曰。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章昭云。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蠶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喻也。籍。謂蹈藉也。按。此所引禮。及白虎通所引曾子問。蓋皆逸禮文。祭統所記。蓋周制。逸禮所記。或異代禮也。周禮天子諸侯不同制。南郊太陽。北郊太陰。諸侯夫人。故降爲東西郊。東郊少陽。西郊少陰也。祭統記夫人亦蠶於北郊。與后同。疏云。夫人少陰。故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故與后同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國語周語。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籍田亦以共上帝。此因管祭而災。故言躬行孝道也。又季春之月云。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事。以勸蠶事。注。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義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祭義所云。卜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浴蠶於蠶室者也。月令又云。蠶事既登。分繭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明天地宗廟祭服皆親蠶所共也。周禮內宰職云。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是周制蠶于北郊也。鄭云。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

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注〕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

死傷者衆。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疏〕舊

云。御廩災何以書者。嫌覆問上。粢盛委之所藏。故不但言何以書。○注。火自至曰災。○說文火部。災。天火也。左傳宣十六年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火自出燒之。明與人火異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出燒之者。入春秋始有此災。欲通人火。

不書之義也。○注先是至御廩。○漢書五行志云。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又云。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痍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情。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社稷。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曰。為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為御廩公所親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按。董說與何注合。以災為後事而至者故也。向說較切。蓋穀梁家先師說。

乙亥嘗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注〕譏新有御廩災而嘗之。〔疏〕

注譏新至嘗之。○左傳疏

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為恐。按。致齊三日。乙亥嘗。壬申為致齊之初日。御廩即災而猶嘗。故書云譏也。

曰。猶嘗乎。〔注〕難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

無猶嘗乎。〔疏〕

通義云。言猶不廢嘗乎。亦可以示變矣。按禮記檀弓注云。猶。尚也。如孔義。則猶作尙解。亦通。○注難曰。至嘗乎。○何以此為設難語。下為答語也。猶即無猶。若詩無念為念之例。若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將無猶

嘗乎。言廢嘗也。

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書者。

本不當嘗也。〔疏〕

注當廢至災也。○傳云。不如勿嘗。故注云當廢一時祭。以答猶嘗之難。左疏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為恐。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八月嘗以災。書人君遇災而懼。當廢一時祭。何休之論

篤矣。左氏謂書不害也。豈其然乎。穀梁傳曰。夫嘗必有兼甸之事者。言夫人始其事。餘人次第終其事。御廩災。明夫人不可以奉粢盛。故天災之桓公恬然不懼。卒與夫人如齊。而有彭生之禍。其災先見於此。可不懼哉。晉書禮志。蔡謨議。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退。尤追懼而已。故廢宗廟之祭。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按穀梁傳又云。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范注引鄭嗣曰。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彼傳兼甸。當依釋文一本作兼甸。十日爲甸。蓋宗廟之祭。君夫人皆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故有兼甸之事。非數日所能備。故鄭嗣曰。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是也。范云。夫人親春。是兼甸之事。兼甸義難通。自不如作兼甸爲得也。或係涉上甸粟譌。蓋甸師供所入之粟。夫人春之。三宮擇之。故有兼甸之事焉。經義雜記云。左氏當從服解。杜注謂書以示法。最謬。夫遇災而懼。所以敬天也。夙夜小心。潔其祭祀。所以敬祖也。御廩災而嘗。遂書以示法。是聖人之勸災也。故不論嘉穀之害與不害。而御廩必不可災。公羊曰。御廩災。不如勿嘗。甚言其不當災也。穀梁曰。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言災之不可復嘗也。可也者。不可也。魯人不能於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復不能於既災之後。敬卜遠日。是皆不以災爲恐也。依服解。而三傳並通。欲謂棄法度無禮。亦得之。董生推所以致災之由。可謂遠識矣。何氏本之是也。然言廢一時祭。以奉天災。則猶未得公羊之旨。穀梁但言甸粟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而子政復推其本。以爲夫人文姜不可奉宗廟祭祀。可謂深切著明矣。按何氏謂廢一時祭。正傳不如勿嘗義。亦未爲不得公羊旨也。杜氏謬解。已爲衛冀隆所難。見左氏疏。○注知不至嘗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書在者下。誤。今正。舊疏云。周之八月。非夏之孟秋。而反爲嘗。故以不時言之。按如包氏推廡。定在九月。則非不時矣。通義云。君子之祭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帥執事而誓戒。隸人掃除。雍人濯。概職人省閑。廩人共接盛。百官莫敢廢其職。以服大刑。今乙亥去壬申四日耳。宜亦既肅既戒。而猶弗謹於火。致粢盛不潔。然則所當譏者。豈唯未易災之餘云乎。按何氏以爲本不當嘗。則不僅如穀梁所譏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據歷爲十一月之二日葬在十五年四月書丁巳所謂過時而日也若卒在十二月則適當五月之時經不應書

矣日

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

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

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

國見輕重〔疏〕

左氏穀梁蔡在衛上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左氏定四年傳晉文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杜注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伯主以國大小序之也子魚所言盟歃之次此經左

氏穀梁蔡在衛上似亦以大小爲次公羊或傳寫之譌以者詩載芟云侯疆侯以箋云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僖二十六年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以有用義論語微子篇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即怨乎不用也宋能用四國師故曰行其意也春秋說云以者借人之力有能行其意者有能左右之者四國伐鄭而宋以之可謂能行其意矣未能左右之也四國惟均齊爲大國又皆諸侯焉能左之右之惟宋馬首是瞻哉○注以己至意也○說文行部行之步趨也步趨爲行從人步趨亦爲行引申之從人行事亦曰行四國從乎宋是行宋意也○注突前至伐之○舊疏云宋前納突求賂上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是突背恩伐宋上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按十一年左傳云亦執厲公而求賂焉十三年云宋多貴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

紀魯亦齊與宋衛燕戰。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爲戰于魯。故舊疏以十二年伐宋事當之。○注四國至以也。○毛本分誤法。春秋說云。春秋不書宋會四國。而曰宋以四國伐鄭。且諸侯也。而稱人。罪宋也。何罪乎宋。鄭之亂。實宋人釀成之。又以賂立突。而賂賂無厭。魯再三平之而不克。遂與鄭合。而與宋戰。則曲在宋。而鄭未爲直也。至是宋復以四國伐鄭。則曲在宋。惟宋獨行其意爾。獨行其意。言非四國欲伐鄭也。宋實以之。所以罪宋云爾。按穀梁傳云。以者不以者也。范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亦罪宋之意。○注宋恃至輕重。○穀梁又云。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范云。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春秋說云。四國不恤其民。助宋伐鄭。則四國亦不得從末滅焉。按。宋齊衛蔡陳皆君也。春秋皆人之。是與宋同罪。非有輕重。而宋爲首惡。故加以罪之。

公羊義疏十六

桓十五年
盡十八年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注〕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

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爲。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求例

時。此月者。桓行惡不能誅。反從求之。故獨月。〔疏〕

繁露王道云。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隱三年求賻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與此同。按周禮

土訓職。原其生以詔地求。易繫辭傳。定其交而後求。無交而求。則民弗與也。似王者有求之道。蓋諸侯當貢其國之所有。故楚貢不入。齊桓致貴。鄭輸晉幣。壞垣納車。盟主猶然。何況王者。魯不輸貢。致周來求。蓋兩譏之矣。故周禮大宰職九貢。三曰器貢。注內府受良器以待邦國之用。疏。良器。謂車乘及禮器之善者。則器貢中有車矣。○注王者至尊榮。○周禮九畿注。先鄭云。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引詩。邦畿千里。是王者圻內千里也。鹽鐵論園池云。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濟其欲。明天子圻內亦然。知足以共費也。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者。國語周語云。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則修刑。於是

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春秋之時。諸侯皆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天子不能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修刑。又不能刑之。罰之。征之。讓之。告之。而致令臣子下求。所以罪桓公。並罪天王也。左傳僖七年云。諸侯官受方物。朱氏彬經傳考證云。當是齊侯使官司受諸侯所貢之方物。以獻于天子。不當重諸侯二字。即四方各以其職來貢也。蓋齊侯行霸。令諸侯行之與。○注當以至盜竊。○說苑貴德云。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按毛伯上宜脫求車二字。鹽鐵論本議云。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申鑒政體云。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是王者無私求也。通義云。諸侯當以時貢於天子所出所重物而獻之。桓公不率臣職。而傳釋經意。主護天子者。魯不貢。其罪易見。世俗之儒。皆能言之。下雖不貢。上不可求。此春秋以文王之法待王者。其意微而難知也。○注求例至獨月。○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文九年秋。毛伯來求金。是求例時也。此獨月。故解之。

三月乙未。天王崩。〔注〕桓王也。〔疏〕

三月書乙未。據歷為二月之十一日。四月之十二日也。○注桓王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桓王平王孫也。二

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通義云。是後周歷莊僖二王。經未記崩者。蓋平桓之際。猶有征伐。告命。至于莊王。王風遂終。陵夷始極。則雖皆終嗣德。虛文有不備者矣。故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其明年莊王即崩。春秋特削其文。而自是二十餘年。王事遂絕於簡策。雖以子頽之變。有所不書。使後之考者。知王迹之熄甚也。及齊霸功成。匡翼天子。惠王之喪。翕然復尊。然後知撥亂序績實不得已焉耳。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注〕當時而日者背殯伐鄭危之〔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無己巳歷爲三月之十六日五月之十七日也己巳爲

葬僖公之日何注不以爲月誤然所謂背殯用兵者即指上年十二月宋人以齊人伐鄭之事按歷爲三月之十五日五月之十六日○注當時至危之○隱三年傳當時而日爲危不得葬此齊侯卒於去年十二月至四月當五月之時以十二月有背殯伐鄭事故危之也按如包氏所推齊侯卒在十一月此己巳在三月亦爲當時而日也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名〔注〕据衛侯出奔楚不名不連爵問之者并問上已名今復名故使文相顧〔疏〕

注据衛至不名○見僖二十八年夏○注不連至相顧○下十六年傳云衛侯朔何以名又哀八年傳曹伯陽何以名皆連爵問之也突於十一年得國書名此失國復書名故但問何以名使文相顧

奪正也〔注〕明

祭仲得出之故復於此名著其奪正不以失衆錄也月者大國奔例月重乖離之禍小國例時也

〔疏〕

注明祭至錄也○名鄂本宋本固本監本同毛本名誤明明祭仲得出之者上十一年傳挈乎祭仲也見祭仲之權能使之歸使之出也鄭世家及左傳並有祭仲專政厲公使雍糾殺之不克出奔事是爲祭仲所出也通義云絕之與衛

侯朔同義是也不以失衆錄者舊疏云決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朔出奔齊之屬書其名爲失衆錄之故也○注月者至例時○下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及此書五月之屬是也小國書時昭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之屬是也大國出奔重乖

離之禍。小國則從其略也。鄭與北燕同伯爵。而鄭從大國例者。蓋春秋時以國之強弱廣狹分大小。不必以爵論也。而通義云。凡諸侯出奔。有罪者。月。無罪者。時。然則衛侯行出奔書日。又將何說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疏〕

說文日部。忽。出氣詞也。从日。象氣出形。春秋傳有鄭太子忽。則左氏經常作忽。論語微子篇。仲忽。古今人表。作忽。揚雄甘泉賦。翕赫忽霍。河東賦。饗忽如神。師古曰。忽。讀與忽同。按。

忽。即笏。臣所執。以見君者。說文無笏字也。

士喪禮注。今文笏作忽。知忽忽古今字。

其稱世子何〔注〕据上出奔不稱世子〔疏〕

注据上至世子。○上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是也。

復正也〔注〕欲言鄭忽。

則嫌其出奔還入。與當國同文。反更成上鄭忽為當國。故使稱世子。明復正。以效祭仲之權。亦所以解上非當國也。〔疏〕

以解上非當國也〔疏〕

穀梁傳於此云。反正也。於突出奔傳云。譏奔正也。皆與公羊合。按。鄭莊娶鄧女為夫人。生忽。上六年。左傳。齊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是忽為莊公太子。救齊之時。名位已定矣。○注。

欲言至復正。○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云。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忽如不稱世子。書鄭忽。嫌與齊小白同文。並十一年。鄭忽出奔。衛亦為當國辭。非以喪降稱矣。通義云。欲言鄭伯。則出奔時。尚未成君。順上言鄭忽。則既非在喪。反嫌當國。故繫世子。以見其正也。○注。以效至國也。○上十一年傳。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又云。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此忽復正。是祭仲之權效也。廣韻效部。效。驗也。漢書藝文志。儒者以試之效。謂以試之驗也。此以言驗祭仲之權也。曷為或言。

歸〔疏〕

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是也。

或言復歸〔疏〕

此經是也。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

有惡〔疏〕

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是也

入者出入惡〔疏〕

下文許叔入于許鄭伯突入于櫟皆是也

歸者出入無

惡〔注〕

皆於還入乃別之者入國犯命禍重也忽未成君出奔不應絕出惡者不如死之榮也

入無惡者出不應絕則還入不應盜國〔疏〕

僖三十年傳云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注從出

入無惡言歸以見元咺有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以專臣事君之義是衛侯書歸為出入無惡也○注皆於至重也○通義云已下並道通例入者內弗受也故言惡歸者與使其國家也故言無惡諸侯不能保有社稷而出奔皆當絕絕者王命所絕也復入國犯命其禍尤重故於此分別之○注忽未至盜國○通義云忽正而又言出惡者微弱不能自存亦有貴也毛詩序云稷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忽雖未成君可從未滅不絕然亦挈乎祭仲生而惡不如死而榮出既不在絕科故入國不與盜國同文也

許叔入于許〔注〕

稱叔者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入者出入惡明當誅也不書出時者略小國

〔疏〕

注稱叔至例也○舊疏云正以莊十六年同盟于幽經書許男故也莊十年傳字不若爵此與上十一年蔡叔稱字同蔡叔春秋所貶此春秋前天王所貶皆為絕奪其爵也○注入者至誅也○包氏慎言云諸侯出奔已絕于宗廟社稷

出而復入以盜國論所傳聞世出奔者不誅而盜國則誅與北燕伯欵異穀梁傳曰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注泰曰叔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彼傳例以惡曰入與公羊同惟無出惡之義故以為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

叔也。公羊則以許叔為出奔復入者。○注不書至小國。○舊疏云。正以上文忽與突出入並書故。

公會齊侯于高〔疏〕

左氏作艾。穀梁作蒿。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篆文艾字與莢字相類。穀梁因譌為蒿。公羊又轉為郛。皆文字殘蝕而譌也。校勘記云。按。艾蒿同物也。蒿郛同音也。方輿紀要。艾山在青州府蒙陰縣西。

北百二十里。與沂水縣接界。一統志。艾山在徐州府邳縣東一百里。接徐州府界。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疏〕

大事表云。牟國自後不見於經。蓋入於齊也。通典。登州治蓬萊縣。為春秋牟子國。亦曰東牟郡。今為登州府治蓬萊縣。水經注汶水篇。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牟縣故

城在東北。古牟國也。春秋時牟人朝魯。應劭曰。魯附庸也。俗謂是水為牟汶矣。地理志泰山郡牟下云。故國。應劭曰。附庸也。師古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也。無魯附庸之說。方輿紀要。牟在泰安州萊蕪縣東二十里。又云。葛城在歸德府甯陵縣北十五里。古葛伯國。按。漢書地理志。陳留郡甯陵。應劭曰。故葛伯國。杜云。在梁國甯陵縣東北。蓋於晉屬梁國也。

皆何以稱人〔注〕据言朝也〔疏〕

注据言朝也。○舊疏云。正以隱十一年傳云。諸侯來曰朝。則非微者可知。

夷狄之也〔注〕桓公行

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為衆。衆足責。故夷狄之〔疏〕

注桓公至狄之。○繁露王道云。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與何氏說異。按。襄元年

簡王崩。於是邾婁來朝。魯剽交聘。不夷狄之也。稱人為夷狄之者。禮記曲禮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鄭注。謂戎狄子男君也。春秋王魯。故貶邾婁牟葛以張義。三人為衆。國語周語文數成於三也。故禮記月令。淫雨蚤降。注。雨三日以上為霖。今月令

曰衆雨是也。說文目部。衆多也。多足貴也。范氏說穀梁亦取公羊注爲說。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何鄭之邑〔疏〕

杜云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大事表云。今爲許州府禹州。後入楚。水經注潁水篇。潁水自場東逕陽翟故城北。夏禹始封於此。爲夏國故城。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

洛邑。徐廣曰。河南陽城陽翟。則夏地也。春秋時鄭伯突入于櫟。是也。櫟鄭之大都。宋衷曰。今陽翟也。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居之。

王隱曰。陽翟本櫟也。故潁川郡治也。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水經注引服虔云。櫟鄭大都也。一統志。陽翟故城今許

州府禹州治禹州今屬開封府

曷爲不言入于鄭〔注〕据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于齊〔疏〕

注据齊至于齊○見哀六年彼傳云景公

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諸大夫皆之陳乞家。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開之。則公子陽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是立陳乞家經書入于齊也。

末

言爾〔注〕末者淺也。解不言入國意〔疏〕

注末淺也。○說文木部。木上曰末。凡物在首者曰淺。故易象下傳。志末也。疏末猶淺也。本此禮記檀弓云。末之卜也。注末之猶微哉。

昭十四年左傳。爲不末減。杜云。末。薄也。微薄俱與淺義近。朱氏彬經傳考證云。末。微也。末言者。猶言不足言耳。鹽鐵論非鞅篇引春秋曰。末言介介。爾之誤。古爾作尔。與介混也。通義云。末無也。後突自櫟入鄭時。仲已死。故無用言爾。曷爲末

言爾〔注〕据俱篡也〔疏〕

注据俱篡也。○謂陽生與突也。

祭仲亡矣〔注〕亡死亡也。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

明入邑則忽危矣。不須乃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疏〕

注亡死亡也。周禮大宗伯職以喪禮哀死亡禮記中庸篇事亡如事存皆謂

死亡也。說文从入从匕。注祭仲至國也。鄭世家敘渠彌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子廪往會高渠彌相。祭仲稱疾不行。齊侯殺子廪。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公子嬰於陳而立之。則是祭仲未亡。本左傳按左傳記祭仲專至為厲公懼。昭公仲所立。渠彌焉敢弑之。明時祭仲已亡也。公羊以突入櫟。即入鄭。無子廪子儀矣。亦無忽被弑事。注所以至亡矣。即上十一年傳云。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也。彼時祭仲不從。則仲即死。忽即不能自存。甚至國亡也。效亦驗也。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注〕据上言出奔也。〔疏〕

注据上至奔也。即上十一年書鄭忽出奔衛也。通義云。忽實為高渠彌所弑。校勘記云。鄂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唐涉左氏公羊無此義也。石經無矣字。非十一年疏引此亦有

弟予不知疑其出奔。牽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疏〕

祭仲亡則亡矣。〔注〕言忽微弱甚於鴻毛。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皆所以終祭仲之

言解不虛設危險之嫌。〔疏〕

注言忽至復錄。通義云。仲之存亡為忽重輕。故忽微弱甚不足錄也。言則亡矣者。亦不必忽亡。即與仲亡之亡同。故注言僅若匹夫之出也。注皆所至之嫌。十一年傳。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祭仲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今祭仲死而忽果出。傳明忽為君微云云。皆所以終十一年傳文也。舊疏云。十一年傳文雖不出祭仲之口。但傳家為祭仲而為此辭。故得云祭仲之言也。公羊謂祭仲知權。有危險之嫌。序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是也。反覆道此。亦所以解不虛設危險之嫌。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注〕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

也。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爲桓伐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二傳作義

無齊侯侈。義旨多聲。故文異。說文衣部引春秋傳公會齊侯于侈。說文所謂春秋傳皆左氏傳也。而有齊侯字。侈亦與今體不同。按。侈卽襄之變。陳氏樹華亦云。襄乃侈之變體。而宋公上當有齊侯也。杜云。襄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有襄亭。大事表云在今江南鳳陽府宿州。一統志。襄亭在鳳陽府宿州西。按。鄭在宋陳西。鳳陽在宋陳東南。不知何會此伐鄭也。○注月者。至錄會。○正以隱七年秋公伐邾婁之屬書時。而此書月。故決之。伐重會輕。不舉伐爲重。而先書會于侈。嫌月爲危。桓之伐。故錄會。然桓元年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危之不嫌爲桓危會者。明爲伐會。故知書月爲伐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疏〕與僖十九年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同。彼齊與盟。此亦曹與會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疏〕書月與上年十一月伐鄭同。爲錄義兵也。故書致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注〕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

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疏〕注致者。至伐鄭。○正以桓之出皆不致。爲奪臣子詞。此書致。故決之。舊疏云。桓是篡賊。動作有危。今能疾篡。故致之。○注致例時。○上二年冬公至

自唐之屬是也。桓盟不致，彼致者，明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書致之變例也。○注此月至月也。○毛本義字空缺，致例時此月故決之。

冬城向〔疏〕

沈氏欽韓云：按此冬城向實是十月。唐歷志：大衍日度，議曰：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與板榦，故祖沖之以為定之方中，值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

十一日立冬，十月之時，水星昏正，故傳以為得時，則當周之十二月在衛侯朔出奔齊下，按殷歷亦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冬，城例時，故書月上。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何以名〔注〕据衛侯出奔楚不名〔疏〕

注据衛至不名，絕〔疏〕繁露順命云：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在僖廿八年。

衛侯朔是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鄭注：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書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于鄭，衛侯朔入于衛，是也。彼君子即謂孔子書經也。曷為絕之〔注〕

据俱奔也〔疏〕

注据俱奔也。○据衛侯出奔楚亦奔也。

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

〔注〕朔，十二月朔政事也。月所以朝廟告朔是也〔疏〕

注朔十至是也。○周禮太史職：頒國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而受行。

之。鄭司農云：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禮記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諸侯每月以天子所頒朔於太廟，用羊以告，謂之告朔。論語季氏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也。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玉藻所云是也，亦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

親朔是也。告朔亦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天子行諸明堂。諸侯行之太廟。謂之朝廟。文六年猶朝于廟是也。太史注云。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文六年左傳云。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天子使守衛朔。謂使守每月所頒之政令。太史職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者。非謂僅守告朔朝廟之禮也。而不能使衛小衆。〔注〕時天子使發小衆。不能使行。〔疏〕

注時天至使行。○通義云。天子小有徵發於衛。而朔不用命其事。未聞左傳以爲衛宣公之世子急。本爲朔所搆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不平。共逐朔而立黔牟。豈洩職之徒。訴朔于周。而以不能使衆之罪逐之與。公羊師說云。王立公子留。廣森以爲黔諱。若琴牟急言之曰留。按穀梁傳云。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繁露王道云。觀乎衛侯朔。知不卽召之罪。似天子召衛侯發衆不往也。越在岱陰齊。〔注〕越猶走也。岱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先言岱陰。後言齊者。明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以爲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加。故當與百姓共之。傳著朔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疏〕

注越猶走也。楚辭逢紛云。精越裂而衰。王注。越去也。廣雅釋詁。越遠也。襄十四年左傳。而越在他竟。注。越遠也。說文走部。越度也。越从走。故有走義。引申之爲去。爲遠也。經義述聞云。越之言播越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云。茲不穀震蕩播越。竄在荆蠻。是也。昭二十年越在草莽。定四年越在草莽。公羊。越在岱陰齊。皆謂播越也。晉語。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亦與越在草莽同義。○注岱岱至山也。○漢書地理志。岱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國策齊策。蘇秦說齊王曰。南曰泰山。史記貨殖傳。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書堯典。至于岱宗。僞孔傳。泰山爲四岳所宗。周禮職方氏職。兗州其山鎮曰岱山。爾雅釋地。河東岱。書疏引李巡云。東岳泰山也。史記五帝紀。黃帝東至于海。及岱宗。漢書五行志。泰山。岱宗。五岳之長。王者易姓告伐處也。○注山北曰陰。○說文阜

部陰。閭也。水之南山之北也。呂覽古樂云。乃之阮隴之陰。又國策齊策。及之畢黍梁父之陰。高注並云。山北曰陰。○注先言至共之。○漢書吳王濞傳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禮記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注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故周禮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斲材。有期日。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其圻內亦不得頒賜。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名山大澤不以盼。是也。鹽鐵論錯幣云。故王者外不障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又禁耕云。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為藏。天子以海內為匱。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皆謂與百姓共之義也。傳不曰齊岱陰。而言岱陰。齊謂岱陰之齊耳。○注傳著至誅之。○舊疏云。其五國者。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傳。著岱陰有衛朔恃負險阻意。故責天子不及時早誅也。

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疏〕

注屬託也。○荀子榮辱篇。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楊注。屬。託也。又禮論云。屬諸侯。注屬謂付託之。○注天子至負薪。○舊

疏云。皆漢禮之名。此與漢禮無涉。舊說非。御覽引白虎通云。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按不豫者。白虎通云。不豫者。不復豫政也。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史記作不豫。釋文引馬本作不豫。論衡死偽篇。續漢禮儀志。皆同。說文作不念。又顧命云。王不懌。漢書律厯志作不豫。蓋今文尙書也。懌。豫一聲之轉。念。豫同部。假借。舊疏云。豫。詰為樂。亦通。諸侯稱負茲者。白虎通諸侯云。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書金縢云。是有不子之責于天。史記注引鄭注云。不讀曰負。九經古義。鄭注尙書。不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史記作負子。棟案。白虎通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不復子之也。公羊曰。屬負茲。則負茲即不茲也。負與不音相近。故負亦讀曰陪。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子又與茲同。諸說不一。鄭說為長。益稷曰。予不子。故鄭讀從之。按爾雅釋器。驛謂之茲。郭引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學席也。史記周本紀。衛康叔封布茲。注。徐廣曰。茲者。藉草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索隱。茲。公明草。素問五藏生成篇。色見青如草。茲者死。亦以茲為藉席之名。其以龍鬚草為席者。謂之龍茲。荀子正論注云。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其

以草薦馬者謂之馬茲。周禮圉師注。學馬茲也。蓋人有疾。則著席如負之然。故公羊問答云。蓋取此草以織席。當指臥病不起。展轉牀第。惟與席相枕藉而已。雅訓較爲親切。子與茲雖通。而義不同。不必取白虎通之說。若徐疏云。負事繁多。又以皆漢禮之名。則俱失之左矣。通義云。荀子有龍茲。楊倞注。以爲卽今之龍鬚席。茲。編草爲之。字从艸。而本疏云。負事繁多。故致疾。近強說也。禮記隱義作不茲。白虎通作負子。子與茲不與負。皆聲之轉。魯世家述金賸曰。是有負子之貴于天。言武王見貴於天而有疾也。皆神謙。從諸侯辭也。犬馬者。白虎通云。負薪。犬馬皆謙稱也。舊疏云。代人勞苦。行役遠方。故致疾。負薪者。禮記曲禮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注。憂或爲疾。疏。言已有擔樵之餘勞。不堪射也。然士祿可代耕。且下文問庶人子云。能負薪。未能負薪。而今云。士負薪者。亦謙辭也。孟子公孫丑篇。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趙注亦引曲禮爲證。知士曰。負薪也。○注舍止也。○昭九年。舍藥物可也。杜預引服注云。舍止也。禮記月令。耕者少舍。注。舍止也。荀子成相云。各以宜舍。巧拙。注。舍止也。○注託疾。至就罪。○繁露王道云。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釋文。諸侯有疾。稱負茲。言朔託有疾。謂託疾止不就罪也。通義云。舍。釋也。古訓通爲赦。故漢書朱博傳曰。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按如孔說亦通。意謂衛朔託疾。天子卽止而不罪。與上注貴天子當及時誅之義相足。見天子之始終不能召衛侯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疏〕

包氏慎言云。春正月經有丙辰。歷正月有丙子。無丙辰。二月經書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

于越。月之六日。二月有丙午。則正月不得有丙辰矣。按丙午爲二月之四日。黃。杜云。齊地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括地志。冠氏南有黃城。亦以黃溝爲名。或是登州府黃縣。東南有故黃城。是其處。左傳云。平齊紀。則似在登州者爲是。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越〔注〕

本失爵。在名例中。朝桓公稱人。今此不名者。蓋以

爲儀父最先與隱公盟。明元功之臣。有誅而無絕。〔疏〕

僖十六年疏引春秋說。以此丙午爲二月晦。下五月丙午爲五月之朔。經義述聞云。何氏本此發注。於僖

十六年傳曰。事當日者。平居無他。卓僂無所求取。言晦朔也。趙盟奚戰是也。蓋以趙之盟在晦。而不言晦。奚之戰在朔。而不言朔。按此說非也。杜預春秋長歷。桓十七年二月甲戌朔。是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五月壬寅朔。丙午是月五日也。上推至三年壬辰朔。正合。若謂十七年二月丙午是晦。五月丙午是朔。則上推三年七月朔當爲丙申。不得爲壬辰矣。經何云。七月壬辰朔乎。春秋緯之說。顯與經文不合。更以公羊之例求之。僖十六年傳。論春秋不書晦。雖有事不書。是朔日有事則書。今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可謂有事矣。如丙午是朔日。則例當書朔。今不書。則其非朔可知。又僖十六年經之是月。傳以爲晦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矣。此經之二月事在彼前。如丙午是晦日。而不言晦。則春秋不書晦之例。當先於此發之。何以傳無一語。直至僖十六年之是月。始云晦日不書晦乎。然則此經之二月。傳不以爲晦也。春秋緯之說。亦非傳意。邵公乃深信而不疑。何耶。公及左氏及作會隱元年左疏云。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趙。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曰。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爲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春秋異文箋云。會與及三傳各有義例。此經左氏作會。公穀作及。或由聲誤。趙者。杜云。魯地。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鄒縣之間。○注本失至無絕。○本失爵在名例者。舊疏云。正以隱元年得褒。乃書字故也。朝桓公稱人者。上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傳曰。夷狄之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故夷狄之是也。儀父先與隱公盟。卽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是也。傳云。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注。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者。宿與滕薛猶先。故爲元功之臣也。有誅無絕者。舊疏云。有誅十五年。稱人是也。無絕。今還其字。無絕其功是也。通義云。復稱字者。尋昧之盟。終隱之志。明君子與人爲善。當始終之也。于昧不日。于趙日者。下與宋衛共伐之。惡桓公不信。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此戰蓋由

桓公曰同非吾子云爾〔疏〕

唐石經閩本、監本、毛本、宋本同。石經宋本左傳亦無夏字。與彼序疏合。按此與左氏。應無夏字。石經考文提要云。春秋左傳桓公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監本五月

上有夏字。按正義云。桓十七年無夏。以此起例。足徵本無。今從唐石經。春秋集解。春秋集注。五月經書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歷推五月無丙午。六月之六日。四月之五日也。通義云。得與二月俱有丙午者。師說以為上丙午二月晦。此丙午五月朔也。晦不言晦。朔不言朔。詞無所美。殺而不繁。按春秋書朔不書晦。公羊之例也。王氏言之詳矣。杜云。奚。魯地。大事表。在今兗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也。沈氏欽韓云。水經只云。潒水西逕薛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車正奚仲之國。無奚邑之目。穀梁傳作郎。春秋異文箋曰。韻補以七之韻。頤宦二字入陽韻。以其有養音也。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古音同為一部。七之韻字既得轉入陽韻。則齊韻之通唐亦其類也。穀梁奚作郎。亦方音之轉。按齊微部內字。古不與陽唐韻通。趙說非是。此或傳寫之譌。或一地二名。不必強為附合也。○注夏者至公也。○繁露十指云。木生火。火為夏。天之端一指也。蓋夏者陽。故為天端。夫者妻之天。妻不繫於夫。故去夏為戒也。彼又云。木生火。火為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不然。則四時皆可去時。何獨取諸夏以張義哉。○注此戰至云爾。○見莊元年傳。此何氏以意言之。故云蓋為疑辭也。舊疏云。姜氏三年至魯。六年莊公生。桓公何云同非吾子。蓋夫人譖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疏〕

六月無丁丑。歷為七月之七日。五月之六日。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注〕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

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出奔不書者。方以起季奔喪歸。故使若非出奔歸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兄之尊。起宜為天子大夫。天子大夫不得與諸侯親通。故

魯季子紀季皆去其氏。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肸卒。是也。〔疏〕

注稱字至字之。○史記管蔡世家云。桓侯二十年卒。弟哀侯獻舞立。知封人無子也。

季事何氏或別有所見。左傳云。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杜云。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則以季即獻舞。故莊十年杜注云。獻舞。蔡季也。按如左傳所記。獻舞始則弗賓息媿。致師喪身。虜復嗾楚滅息。國又被圍。昏庸甚矣。何嘉之有。明蔡季與獻舞非一人也。○注出奔至奔歸。○蔡季不容於封人而出。故知出奔。書出奔。嫌季子以罪出。故但書自陳歸。若非出奔歸。起其以奔喪歸也。閔二年。季子來歸。亦不書其出。彼自以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也。○注不稱至是也。○校勘記云。鄂本無下天子大夫四字。非也。天子上大夫例稱五十字。次大夫例稱二十字。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此稱季五十字也。故云。起宜為天子大夫。王朝之臣。不與諸侯親屬通。故不稱弟也。魯季子紀季去氏者。閔元年。季子來歸。莊三年。紀季以歸入于齊。是也。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肸卒者。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若然。禮記大傳云。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故穀梁隱七年。桓十四年傳並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如此注。則非天子大夫得稱弟者矣。公羊以春秋變文從實。實家親親。故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係道春秋制。不必與周制同也。

癸巳葬蔡桓侯。〔注〕稱侯者。亦奪臣子辭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

於蠻荆。故賢季。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疏〕

注稱侯至辭也。○左疏引劉賈許云。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故不稱公。通義云。葬不稱公者。桓公生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

他。外內亂。有滅道。故不與臣子辭也。五等諸侯。皆得以公配諡。本周之舊制。若魯考公。煬公。齊丁公是也。然書有文侯之命篇。則亦有諡配爵者。據史記。蔡之諸君。始終稱侯。前此考父亦稱宣侯。後此申亦稱文侯。固亦稱景侯。春秋則斷以葬從主人之例。悉更之曰公。唯此存其故稱。我無加損焉。而義固已貶矣。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蓋春秋雖假文王之法。顯視諸侯不可以屢黜陟也。故褒之進爵者。自隱而後無聞焉。貶之降號者。自蔡杞而外無見焉。猶託始之意耳。是其治諸夏也。同姓先蔡。異姓先杞。二王者之後。最先封。姬姓之在列者。莫長於文王之子。文王之子。莫長於蔡。是以獨於此先見法也。○注有賢至其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是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婁。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夫人譖公。為齊侯所誘殺。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為內懼。其將

見殺無日。〔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朔日有食之。無日。穀梁例。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小餘七百三十六。通義云。趙子常以為言朔不言日者。穀梁夜食之例。當移施於此。沈氏欽韓云。元史厯志。大衍歷推得在十一月交分。

入食限。失閏也。○注是後至誘殺。○見下十八年。○注去日至無日。○舊疏云。若以隱三年傳言之。即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若言某月某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也。若言某月日有食之者。謂食在晦也。今此言朔而不書日。故此解之。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以為言朔不言日。惡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為君也。繁露玉英所云。魯桓忘其愛而禍逮其身。是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疏〕

通義云桓公之會皆危月之卒以會齊殞其身春秋所危於此驗矣可以見日月之例非徒施也將使後之覽者知篡弑

得位則動作皆危有萌篡弑之心者必且懼而自沮此即垂教之大者濼者說文水部濼齊魯間水杜云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于濟水經注濟水篇濼水又東北濼水出焉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蓄水涌若輪春秋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俗謂之爲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其水北爲大明湖方輿紀要小清河在濟南府城北即濼水也大事表云濼即今之小清河志云濼之南源也源發趵突泉在濟南府城西南濟水伏流重發處逕城北而東大明湖自城北水門流入焉又東北逕華不入大清河即濟濱焉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疏〕

鄂本公下有與字涉左穀二傳而衍也按此傳云公何以不言及又繁露順命云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公羊本作公夫人姜氏遂如齊也若有與字與與及義同不得

特發夫人外公之傳矣通義云檢前後經例但有暨及更無與文知此直言公夫人是也不言及不言暨兩之之詞

公何以不言及夫人〔注〕据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疏〕

注据公至陽穀〇見傳十二年

夫人外

也〔注〕若言夫人已爲公所絕外也〔疏〕

注若言至外也〇下傳云其實夫人外公此言夫人外故若言夫人爲公所絕外也

夫人外者何內

辭也〔注〕內爲公諱辭〔疏〕

注內爲公諱辭〇實夫人外公而經作公外夫人辭故知內爲公諱也

其實夫人外公也〔注〕時夫

人淫於齊侯而譖公。故云爾。言遂者。起夫人本與公出會齊侯于濼。故得并言遂如齊。不書夫人

會。書夫人遂者。明遂在夫人。齊侯誘公使遂如齊。以夫人譖公故。〔疏〕

注時夫至云爾。○見莊元年傳。○注言遂至如齊。○杜云公本

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范云。遂者。繼事之辭。○注不書至公故。○史記魯世家云。十八年。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以告齊侯。據彼文。齊侯至此始通夫人譖公。則無爲先誘。與公羊異。上十七年舊疏云。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共私通。是也。穀梁傳云。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仇弗稱數也。明濼之會。夫人實在。書遂如齊。不書會濼。明遂在夫人。桓不能制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注〕不書齊誘殺公者。深諱恥也。地者。在外爲大國所殺。於國尤危。

國重。故不暇隱也。〔疏〕

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有丙子麻。四月有丙午。無丙子。史記魯世家。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於車。繁露玉英云。魯桓公忘其憂而禍逮其

身。○注不書至恥也。○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之文也。杜云。不言戕。諱之也。范云。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注地者至隱也。○各本尤作此。依鄂本。正舊疏云。魯侯被殺。例不舉地。故隱公閔公直言薨而已。今此言齊。故如此解。按穀梁傳云。其地。於外也。君戕於外。於國危甚。國重君輕。故以國危爲重。以諱君恥爲輕也。隱閔不地。自緣不忍言地。臣子辭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注〕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之外。多窮厄伐喪。內多乘便而起。不可不戒。

慎加之者。喪者死之通辭也。本以別死生。不以明貴賤。非配公之稱。故加之以絕。〔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又

有丁酉。歷四月之朔日爲丁酉。丙子爲桓公卒于齊之日。丁酉爲喪至之日。喪至在四月朔。則公以三月卒矣。三月之十日丙子也。○注凡公至戒慎。○舊疏云。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之屬是也。彼書日亦危痛之義也。○注加之至以絕。○校勘記云。生死。宋本同。蓋誤。鄂本。閩。監本。毛本。皆作死生是也。禮喪服鄭目錄云。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於彼焉。已棄亡之耳。白虎通喪服云。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是喪爲死之通稱。上下同之。不以明貴賤也。若言公喪至自乾侯。嫌喪爲諸侯專稱。故加之以絕。明非配公之稱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注〕据隱公也。〔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葬桓公。歷閏月之二十七日也。按。閏當明年閏正月。此己丑於歷爲十一月之二十七日也。○注据隱

公也。○隱十一年傳云。何以不書葬。隱之也。隱閔皆不書葬。隱在前。故專据隱也。

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注〕据俱讎也。〔疏〕

注据俱讎也。○隱元年傳云。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明亂臣賊子。人人得讎。所謂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是也。不能討。則不與臣子葬辭。意舉國皆當絕也。

君子辭也。〔注〕時齊強魯弱。

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諱與齊狩是也。桓者諡禮。生有爵。死有諡。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諡之。卿大夫受諡於君。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蓋以爲祖祭乃諡。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也。以公配諡者。終有臣子之辭。上葬日者。起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加我君者。錄內

也。猶君薨地也。〔疏〕

繁露愈序云。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按。君子卽作春秋者。謂孔子也。哀十四年傳。

君子曷爲爲春秋。又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云。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凡傳文稱君子皆是也。○注時齊至書葬。○穀梁傳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范云。時齊強大。非已所討。君子卽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用公羊義也。通義云。親弑君者。彭生也。時魯人請於齊而誅彭生。臣子之心。亦少紓矣。故以恕辭葬之。知不然者。彭生雖手弑魯桓。係受其君使抑勒。不足罪。主使者齊襄也。當以齊襄坐首。齊襄之讎。不報。雖殺彭生。何益焉。何氏以爲量力。且假使書葬。得君子辭之義矣。孔說非是。○注於可至是也。○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郟。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驪狩是也。○注桓者諡。○周書諡法解。辟土開疆曰桓。○注禮生至惡也。○御覽引大戴禮云。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諡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狀也。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諡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爲名也。白虎通諡篇。諡者何也。諡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

故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御覽引古史考云禮待葬而諡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爲諡所以勉爲善也穀梁傳曰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注諡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乎事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記表記云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諡者行之節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卽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諡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按禮士冠記注云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諡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諡耳周禮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備是則周時以士爲爵而不爲諡則生有爵者死卽有諡殷以前制殷時大夫乃爲爵也春秋變周從殷故曰生有爵死有諡郊特牲注亦云古謂殷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諡也○注禮諸至諡之○白虎通諡篇云諸侯薨世子赴告于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諡之何幼不誅長賤不誅貴諸侯相誅非禮也臣當受諡于君也曾子問注云禮當諡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夫賜之諡釋名釋典藝云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諡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諡其君子諡其父故諸侯之諡多不以實也禮記曲禮云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疏引王肅說云請諡於天子必以其實爲諡類於平生之行也穀梁注諸侯薨天子諡之隱三年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亦以諸侯須請諡乃葬也其禮則曲禮注云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諡者序其行及諡所宜其禮亡疏引何允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謂之文也今案鄭旨謂吉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諡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象聘而行此禮也若然襄十三年左傳楚子襄爲共王作諡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且楚僭王已久尤非天子所得命諡矣○注卿大至於君○周禮大史職小喪賜諡鄭注小喪卿大夫也又小史云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誅彼謂天子卿大夫亦受諡於其君矣白虎通諡篇云卿大夫老歸死有諡何諡者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諡也則在位者有諡明矣故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隱八年無駭卒左傳羽父請諡與族穀梁注卿大夫卒受諡於其君是也○注唯天至誅之○白虎通諡篇云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諡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

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云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按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注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誅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御覽引五經通義云。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謚之。穀梁注云。禮。天子崩。大臣稱天命以謚之。彼疏亦引公羊說證之。曾子問注又云。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述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故也。○注蓋以至是也。○吳。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吳作吳。白虎通謚篇云。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謚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謚也。按上經云。公之喪。至自齊。與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同一書法。皆未有謚之稱。此云葬我君桓公。與彼葬我君昭公。亦同書。明葬時乃有謚。而定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未卽墓時已有謚。明祖載時已謚也。白虎通崩薨篇。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于庭也。乘軸車。辭祖廟。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禮記檀弓疏。按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于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鄭注。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束。時柩猶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棺於車束。有前後。故云前束。乃飾柩。謂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卽位于階間。乃設祖奠於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遺奠於柩軍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載之。遂行。此是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所以謂之祖者。禮既夕禮注云。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柩從兩楹卻下。載於車。乃迴車南出。是爲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檀弓注亦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按既夕禮。設祖奠後。有公賄賓賄諸儀。賜謚宜在此時。所謂因衆會欲顯揚之也。士無謚。故禮經不及述也。○注以公至之辭。穀梁傳。薨稱公。舉上也。是公爲臣子尊其君父之稱。故稱公爲有臣子辭也。決隱十一年不書葬。爲無臣子也。既書葬。又稱公。是爲終有臣子辭也。○注上葬至事也。○舊疏云。考諸古本。皆無上字衍文。或者上葬爲此文之葬。若昭三年葬滕成公。下注云。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之類也。按彼發注於葬。滕成公之下。故曰上葬。此卽在葬。

我君桓公經下，不須言上，蓋上葬日者，謂書日於葬上，明葬爲生者事也。隱十一年傳云：葬，生者之事也。此既不貴臣子討賊，故以生者之事予之。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注：隱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桓非賢君，隱之者，明臣子當痛其君，父死不以正，不得以時葬也。故注云：起生者之事。○注且明至會之。○白虎通崩薨篇：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贈贈之禮。故隱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按：隱元年左傳：衛侯來會葬，杜云：諸侯會葬，非禮也。昭十三年左傳：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甲，大夫送葬。昭三年左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皆無諸侯會葬之文，則左氏家不謂諸侯共會也。既夕禮有公贈元纁束馬兩事，此諸侯薨，明王者亦當遣使也。○注加我至地也。○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是也。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注：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按：各國稱葬某某公，魯不得但書葬某某公，嫌與葬某王同，故加我君以錄內也。春秋內魯，故言我。

公羊義疏十七

莊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莊公第三〔疏〕

釋文但題莊公第三，餘卷準此。史記魯世家，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八年，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釋文證

法勝敵克亂曰莊，左疏引作勝敵克壯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君殺，申志反，下皆同。通義云：目春秋者，時君自行即位之禮，特春秋不

言耳。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弑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義，俗儒猥云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是猶以春秋為魯之史，非君子之經矣。舊疏亦云：言春秋者，欲道孔子意，春秋之內皆爾，非止此處。故舉其大號言之，是以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然則宣公之傳不言子，直以其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亦不由宣公非子赤之子，故不言子也。

位〔注〕據繼君不絕也〔疏〕

注據繼君不絕。○說文糸部，繼，續也。玉篇，紹，繼也。大夫不世，諸侯世，父死子繼，曰世，故不絕也。

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注〕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疏〕

注隱痛至即位。○隱三年注，隱痛也。親父被戕，禍莫大焉。故為子痛，不忍書其即位。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

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是也。舊疏云：莊公踰年之後，合稱成君，而言子者，凡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故也。其表臣子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乃稱公耳。然則莊公之行即位禮與否，固不可知。聖人以春秋治之，則不忍即位也，故不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孫猶孫也。〔注〕孫猶遁也。〔疏〕

通義云：猶孫也者，猶遜讓之遜也。諱若自讓其位而去。舊疏云：凡言孫者，孫遁自去之辭。今此言孫與尚書序云：將孫于位，讓於虞

舜義同。故言孫猶孫也。猶彼文也。○注孫猶遁也。○說文：走部，遜，遁也。段氏玉裁注云：六經有孫無遜。大雅：孫謀聘禮。孫而說學，記不凌節而施之謂孫。論語：孫以出之，皆孫之段借也。春秋：夫人孫于齊。詩：公孫碩膚。尚書序：將孫于位。皆遜遁遷延之意。故穀梁云：孫之為言猶孫也。公羊云：孫猶孫也。何云？孫猶遁也。鄭箋云：孫之為言孫遁也。釋言曰：遜，遁也。釋名：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古就孫義引申，卑下如兒孫，非別有遜字也。至部：藝字下云：从玉，玉至復孫，孫遁也。此亦有孫無遜之證。何義蓋以上孫為謙遜。下孫為遁孫，故云猶也。舊疏謂欲解彼此之皆為孫遁自去之義，恐非。

內諱奔謂之孫。〔注〕言于齊者，盈諱文。〔疏〕

通義云：諱奔謂孫，乃公與夫人通例。此承

上文兼說之也。舊疏云：據百二十國寶書，以為春秋非獨魯也，而言內者，託王於魯，故言內猶言內其國外諸夏之義也。然則內魯為王，王者無出奔之義，故謂之孫。而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言出者，彼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絕之說出也。然則彼天王合絕，故書出，不天子之也。穀梁亦曰：諱奔也。○注言于至諱文。○舊疏云：凡言于某者，從此往彼之辭。今此夫人實非始往，而言于齊，與公孫于齊文同者，盈滿其諱文，若今始然也。

夫人

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注〕据公夫人遂如齊未有來文。〔疏〕

注据公至來文。○公夫人遂如齊在桓十八年。若有

來文。當如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下言夫人姜氏至自齊矣。下二年注云。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彼注即据文九年爲說。似此可不致。而云未有來文者。舊疏云。夫人如齊之時。得公之命。非無出道。故如此解也。按詩齊風南山序箋云。夫人久留于齊。莊公即位。役乃來。左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是夫人固在齊也。詩疏云。其來年月。三傳無文。何氏及賈逵。服虔。皆以爲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其實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也。惟杜預以爲莊公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未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孫于齊。謂文姜來而復出。非先在齊。與前儒說異。不可從也。按左傳明云。文姜出。杜氏必欲故違三傳。及先儒之說。因謂其二月反。孔穎達依回其解。似若留此二月餘時。爲杜孔藉口者。而又增飾姜氏感公意而反。魯人尤之。而孫諸節。殊不可解。

念母也。〔注〕固在齊

而書孫者。所以起念母也。〔疏〕

注固在至母也。○通義云。將以來月練祭。莊公感在齊。念而迎之。左傳曰。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雖失經意。然彼据魯史。可見夫人實非三月始孫矣。至是始書

者。前與桓公如齊。公弑。懼爲國討。留齊未返。本非出奔。孫文無所施。今將迎而反之。乃著之曰。是時固孫于齊也。不言其迎者。義不當迎。君子削之也。然自孫後。更無復文。而下書會。書饗。書如齊師。其見迎而復也明矣。所謂沒其文而不沒其實。詩疏引服虔云。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念及於母。不可以反。故書孫于齊。其實先在齊。本未歸也。亦用何義。魏書寶瑗傳引服虔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瑗又曰。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

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注〕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

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疏〕

通義云公孫則正月書其所在以存君也夫人孫則接練時錄母之變以念母也自

卒哭而耐比至于練間無他祭莊公即位首舉此祀事故曰首事案正月以存君即謂此年書元年春王正月也莊公不書即位故書正月以存君明已即位與定元年之不書正月異彼即位後也孔說正月存君非是存君者襄二十九年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贊存之莊公於去年桓公薨後即已定位正月君雖不忍即位臣子不能不執贊存之也夫人當首事者公時尙未婚娶故君母首祭事也○注禮練至宜也○存如禮記祭義敬愛則存之存彼注云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也禮記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疏孝子之喪親應感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詩疏引服虔賈逵云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鄭氏小記注引此正月存親事則與何賈服並同矣襄二十九年傳正月以存君也彼爲襄公在楚故特發此傳此練祭亦是臣子痛君父沒已踰年禮而存之與正月存君同也穀梁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注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經義述聞傳言錄者閔錄之也人之者仁之也謂於練時閔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言念母此言仁之其義一也左疏駁之謂期月而練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已得爲練不知練應四月時已三月宜先宿戒故下注云月者起練祭左右孔疏所云未足以難穀梁也傳云念母必行練時乃許念乎俞云何氏此解甚爲違失傳言正月以存君不言練祭以存君乃曰練祭取法存君一失也練祭莊公主之非夫人主之乃曰夫人當首祭事二失也經明書孫于齊傳但言念母不言迎母乃曰念母而迎之三失也然則此傳當作何解曰接練時錄母之變此穀梁傳之說公羊無此說也莊公一篇先書元年春王正月繼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其書元年春王正月者明國有君也所謂正月以存君也其書三月夫人孫于齊者明君有母也春秋記載莊公三十二年之事以此爲首蓋推莊公之心無有更先于此者也所謂念母以首事也是時夫人固在齊而曰孫于齊者猶曰夫人在齊云爾亦猶公在乾侯之比紀其實也春秋雖託文見義然先世事實豈容以

意變亂。若使夫人實於此時迎歸。而反書曰孫子齊。是則記載之失實甚矣。何以爲春秋乎。必於三月書之者。是年三月以前無事。其下始書夏單伯逆王姬。故欲書單伯逆王姬。而先書夫人孫子齊。正所謂念母以首事矣。

夫人何

以不稱姜氏〔注〕据夫人姜氏孫子邾婁〔疏〕

注据夫至邾婁。○見閔二年。

貶〔疏〕

通義云。貶去姓者。惡其黷姓。穀梁傳。不言氏姓。貶之

也。左傳云。絕不爲親。禮也。疏引左氏先儒。謂莊公繼母不復以之爲親。爲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故曰禮也。自是正解。唯杜以爲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去姜氏以示義。夫文姜與兄殺君。何止於責。卽與齊絕。文姜遂無罪乎。春秋爲臣子明義。故二傳皆責莊公也。而辭例又以莊公當以母淫于齊。而絕其齊親。內全母子之道。故經不稱姜氏。夫責莊公絕其何爲貶去夫人之氏。進退皆失据也。

曷爲貶〔注〕据俱以孫爲文。與弑公

也〔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與殺。通義云。等與弑公。而貶異處者。分別實孫否也。本所以貶夫人者。著其罪。又以惡臣子也。夫人姜氏孫子邾婁。是內絕之之詞。絕之則無惡矣。於其喪歸。乃復以少君事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子齊。內逆

之之詞也。自後遂終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貶矣。按詩疏引服虔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賈義同。是皆以弑公罪文姜。而杜氏釋例。乃謂弑公之謀。姜所不與。又謂夫子以爲姜氏罪不與弑夫。卽以今律論。姦夫弑死本夫。姦婦雖不知情。尙應縲首。文姜果不知情乎。杜氏直是爲司馬昭。賈充寬解。若曰高貴鄉公之死。成濟弑之耳。而司馬昭卽以撫尸一哭掩其弑君之罪矣。

其與弑公奈何夫

人譖公于齊侯〔注〕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疏〕

注如其事曰訴。○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注。如其事曰訴。說文言部。訴。告也。或从言作譖。或从心作愬。論語

顏淵篇。府受之愬。注。愬己之寃也。漢書五行志。引作訴。○注加誣曰譖。○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注。加誣言曰譖。說文言部。譖。愬也。論語憲問篇。愬子路於季孫。集解引馬曰。愬。譖也。左傳成十六年云。郤犇訴公子晉侯。注。訴。譖也。是對文異。散則通也。而譖重於

詆玉篇言部。諛也。廣雅釋詁。諛。諛也。詩小雅雨無極云。諛言則退。箋云。有諛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漢書孫寶傳。蒙受冤諛。並有加諛之意。

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注〕

以淫於齊侯所生。〔疏〕

舊疏云。夫人加誣。此言非。謂桓公實有此言。何者。正以夫人之至。在桓三年秋。子同之生。乃在六年九月故也。桓十七年。舊疏引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共私通。魯侯知之。悼恨之言耳。按史記

齊世家。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以告襄公。詩南山序云。鳥獸之行。淫於其妹。箋云。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又猶嗟序云。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襄通。或說是也。姦淫之事。生於狎處。故知未嫁之前。即與淫通。所以人有此語。桓公知而謫之。則此公曰云云。亦可知。桓公實有此語。所謂加誣者。姜雖與襄通同。不必即齊侯所生。桓公甚其詞以斥姜耳。若本無此事。公曷為憑空有此語乎。

齊侯怒。與之飲酒。〔注〕欲醉而殺之。禮。飲酒不過三爵。〔疏〕

注欲醉而殺之

○齊世家。襄公與魯君飲。醉之。○注禮飲至三爵。○禮記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宣二年左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蓋禮飲不過三爵。詩賓筵云。三爵不識也。詩疏引異義。韓詩說。金盞。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常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引禮者。蓋桓公不止三爵。因為酌酒者示戒。

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注〕於其將上車時。

〔疏〕

經傳釋詞。焉。猶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民之服焉。不亦宜乎。公羊於其出焉。於其乘焉。定四年。於其歸焉。猶也耳。

擗幹而殺之。〔注〕幹。脇。擗。折聲也。扶上車。

以手摺折其幹〔疏〕

舊疏云此與上於其乘焉二句連讀之唐石經宋本監本闕本毛本同詩南山疏引作拉幹而殺之玉篇引作拉公幹而殺之皆作拉段氏玉裁云依說文當作摺許云摺也从手劦聲作摺者或

體也作拉者假借字也按史記魯世家作摺范雎傳折脅摺齒鄒陽傳作摺脅折齒漢書作拉脅折齒字異義同釋文本作摺音路合反本又作摺亦作拉皆同齊世家云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詩南山箋作摺殺之疏引說文摺提也拉折聲正謂手提其脇而折拉然為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摺也○注幹脇○各本無此二字依詩南山疏引補詩駟傳云良馬腹幹肥張也疏腹謂馬肚幹謂馬脅是脅稱幹也爾雅釋畜在幹肅方郭注幹脅國語晉語聞其駢脅欲觀其狀章注併并幹也按釋文幹音古且反脇也是陸本不脫○注摺折至其幹○舊疏云折音如字說文疋部過摺也手部揚摺也引公羊傳曰揚幹而殺之又拉摧也摧亦有折義廣雅釋詁摺折也文選吳都賦拉掉摧殘注拉頓折也又云菴攬雷碾崩轡弛罕注菴攬雷碾崩弛之聲也管子大匡篇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脅即摺也桓十八年左傳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注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是也扶宋本作決誤

為於其念母焉貶〔注〕据貶必於其重〔疏〕

注据貶至其重○僖元年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為不於弑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

重乎其以喪至也注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必於其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是也

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

姜不為不孝距崩曠不為不順脅靈社不為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至此乃貶者并不與念母也又欲以孫為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

加上之義。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疏〕

穀梁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謂妻當順天道。以事夫。文姜弑

君。是不順乎天。故天絕之。婦當受夫之命。文姜從齊侯之命。以弑夫。是不順乎人。故人絕之。臣子受君父之大命。得貶退夫人。亦此不與念母之意也。○注念母至道也。○禮記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謂取父之道。以事母。其恩愛雖同。而服制則異。見家無二尊之故。文姜以母弑父。念母則忘父矣。禮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若念母。則但知母矣。○注故絕至不孝。○舊疏云。謂貶氏是也。繁露精華云。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夫說苑辨物篇。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經韻樓集云。或曰。魯文姜之罪。若何。曰。以趙盾可書弑例之。春秋據實書之。當曰。夫人弑公子齊。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何休說公羊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莊公絕文姜。不爲不孝。烏乎。唐中宗知此。可以處武后矣。○注距劓至不順。○宋本。閩本作贖。當據正。哀三年傳云。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距之。曼姑臣也。距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者。是也。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說苑辨物。作辭劓贖之命。不爲不聽其父。卽哀三年傳。所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又云。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禮記疏引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氏駁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義亦以公羊所云爲公義。左氏爲私恩也。○注脅靈至不敬。○莊二十五年傳曰。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注。求責求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注。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是脅靈社不爲不敬也。繁露精華云。脅靈社不爲不敬。靈說苑作劫靈社。而不爲不驚靈。按。繁露說苑。並有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之語。似並成語。○注蓋重至於下。○舊疏云。此蓋詰爲皆也。與隱三年蓋通乎下之蓋同。漢書禮樂志注師古曰。蓋。語辭也。亦通。周道尊尊。春秋雖改周之文。從殷之質。而於重本尊統之義。以上治下。以尊治卑。以義治恩。仍一本周道也。繁露精華云。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

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

人〔疏〕

注以稱字也。○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范云。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通義云。命大夫以名氏書。單伯以伯仲書。推此知大

國之卿與王之上士同秩。其命乎天子。則與中大夫同秩。左氏經云。單伯送王姬。誤也。經書單伯會諸侯于鄆。單伯如齊。單伯至自齊。并是內大夫之詞。且逆則據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後築館也。遂則據來之日書。時尙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通也。按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加于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此與命卿異。禮記玉制所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是尋常命卿。春秋仍應謚名。左傳僖十一年所云。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者也。曲禮下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注以卿老爲上卿。自謂本國之君不名耳。春秋所不名。自爲貴賢張義也。魯有僱邑。或作闒。疑單伯食采於此者。此與十三年之單伯應一人。文十四年之單伯。或是其子若孫與。○注禮諸侯至一人。○舊疏云。皆書傳文。禮記疏引書傳云。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兼地者。文不具矣。又引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赦。注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謂九年時也。一紉以爵。再紉以地。三紉而地畢。注。凡十五年。潛夫論考績云。古者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尙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爵土俱畢。附下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下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說苑修文云。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於天子。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於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赦。三不適謂之誣。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

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者，謂之不率正。天子黜之，亦三黜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蓋皆本書大傳爲說。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注：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蓋亦用書傳說也。書錄引白虎通云：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三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後漢書魯丕傳對策云：古者貢士，得其人有慶，不得其人者有罰。故漢書元光四年，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蓋猶取法三代歲獻貢士之意也。按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誤耳。白虎通引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然則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者，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故此所貢之數亦準此與。

何以不稱使〔注〕 據公子遂如京師言如者，內稱使之

文〔疏〕 注據公至之文○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是也。凡內稱使則曰如，外內之詞，單伯不言如，故以不稱使爲問。天子召而使之也〔疏〕 通義云：緣親親之義，則我不可受于京師。

緣尊尊之義，天子可得召而使我也。故因而不稱使，以爲內殺惡也。春秋之義，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父之讎不敢不讎也。王命勿讎，則亦不敢讎也。孝子之心，盡其得自盡者而已。所以主王姬無譏於其狩焉，乃譏。逆之者

何使我主之也〔注〕 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自逆之，不言于京

師者，使魯主之，故使若自魯女無使受之〔疏〕 注逆者至受之○說文走部，逆，迎也。魯自往迎之也。魯爲父母主嫁，受命於天子，故與其逆無譏文也。不言於京師，明同魯內

女無使受之者也。逆亦有受義。禮聘禮衆介皆逆命不辭。注逆猶受也。是也。猶言單伯受王姬。故無使之文也。**曷爲使我主之。**〔注〕据諸侯非一。〔疏〕注据諸侯非一。〇各

本一作之誤。据鄂本宋本正。**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注〕諸侯與天子同姓者。

〔疏〕唐石經乎作于。史記呂后本紀魯元公主注。如濟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按此自謂嫁女於侯伯以下者耳。若嫁於二王後。當不必諸侯主之。知者禮記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

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然則由諸侯嫁者。則所主諸侯爲之服。姊妹服。天子不服可知。天子之女。嫁於二王後。得申其私服。則不必就諸侯主之。如諸侯嫁女於諸侯例矣。下四年注云。天子諸侯絕旁期。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恩得申。是也。

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注〕大夫與諸侯同姓者不自爲主者。尊

卑不敵。共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脉之屬。宜

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待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

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議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我

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疏〕下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則諸侯嫁女於大夫。亦宜使本國同姓大夫

主之矣。○注不自至主之。○白虎通嫁娶云。王者嫁女。必使同姓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爲威厭不得舒也。後漢書荀爽傳云。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注禮尊至之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待作持。誤。鄂本作待。當據正。于當作於。舊疏云。風猶放也。言使卑者待己。放其命。云有女可嫁。然後卑者乃敢求昏。亦不可斥與之者。亦不可斥言嫁於某國。正以申陽倡陰和之道。故也。按。風猶諷也。猶詩序之風化風刺。皆謂諭示不直言也。易泰六五。帝乙歸妹。集解引九家易注。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爲帝乙。六五以陰居尊位。帝者之姊妹。五在震後。明其爲二也。五應於二。當下嫁二。婦人謂嫁曰歸。故言帝乙歸妹。謂下居二。以中和之道相承。故元吉。困學紀聞引京氏易傳。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如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皆所以申倡和之道也。詩丰序云。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失倡和之義矣。○注天子至之路。○於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於改于。非。詩疏引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蓋士安駁毛鄭語。亦可見天子嫁於諸侯。備姪婦矣。或可以尊故命同族諸侯女爲姪婦。與諸侯不再娶。若其無媵。設適夫人歿。或適無子。則是絕人繼嗣矣。○注我主至子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無我字。同。監本。毛本。上有我字。當衍。元本上空一字。此本上有○。今刪正。閩本。我字重刻。蓋原本亦空缺一字也。按。有我字是也。我主。謂以我爲主。變法書之也。我主見上文。穀梁傳。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注魯桓親見弒于齊。若天子命使爲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爲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諱之正所以惡之。故不使受之京師。而以我主也。○注禮齊至婚姻。○穀梁傳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何氏所本。穀梁又云。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魯主齊婚。犯二事。而忘仇之罪尤重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注〕以言外，知有築內之道也。于外，非禮

也。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必闕地於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以將嫁女於讎國，故築于

外。〔疏〕

白虎通嫁娶篇引館作觀，穀梁亦云。築，禮也。于外，非禮也。左氏以于外為禮。左疏引鄭箴膏肓云：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于宮外。劉氏逢祿曰：羣公子之舍亦無定制，築于前，何不可之有。魯既不能以父仇辭

天子之命，又以衰麻之服為王姬主婚，此譏之大者。天王既不能為隱討桓，又不能為桓討齊，而一則使榮叔追錫弒兄而遭弒之桓公，一則以王姬而下嫁禽獸行之齊襄，又使無行之魯莊公忘讎奪親而為之主婚，故王不稱天以示同於吳楚。此又天討黜周之大者。若僅論同姓主婚之禮，既有父道，則築于子舍之前，以俟親迎之禮，豈得謂之卑王姬乎。○注以言至禮也。○穀梁傳云：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范云：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是有築內之道也。否則第書築王姬之館矣。曰於外，明其非禮也。○注禮同至于外。○下傳云：於路寢則不可。羣公子之舍則以卑，故闕地于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因嫁女讎國，故于外耳。

于外何以非禮。〔注〕

据非內女。〔疏〕

注据非內女。○閩本監本毛本女作也。依鄂本宋本正言王姬應殊內女，故据以難。

築于外，非禮也。〔注〕于，遠辭也。為營衛不

固，不以將嫁于讎國除譏者。魯本自得以讎為解，無為受命而外之，故曰非禮。〔疏〕

注于遠辭也。○大戴禮夏小正

傳曰越于也。書大誥云。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莽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于有越訓。越有遠義。故于亦有遠辭也。可知于於之別矣。○注爲營衛不固。○通義云。申言築于外非禮者。設令國外舊自有館于外可也。夫有所受之也。今特築之而外。是疏王姬。且營衛不謹。故曰館王姬于外則可。曰築王姬之館于外則不可。按孔說非是。傳意凡同姓主嫁。必酌築於路寢。小寢。羣公子之舍之間。本無在外之道。則不得舊自有館也。楊疏云。主姬者必自公門出。今築之於外。則是營衛不固。是輕王女是也。申言之者。一則責魯可以仇辭。一則輕王姬故也。○注不以至非禮。○此駁左穀二家義也。穀梁以爲築之外。變之正也。左傳以爲禮。亦卽穀梁義。故杜云。齊疆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讎齊。然喪制未闕。故異其得禮之變。公羊義。魯得以仇爲辭。無爲受命。而又築于外也。故不以將嫁于讎國除譏也。

其築之何以禮。〔注〕據禮當豫設。〔疏〕此道築之通義。非謂魯此之築爲禮也。主

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爲必爲之改築。〔注〕據諸侯宮非一。〔疏〕

注據諸至非一。○舊疏云。卽下云路寢小寢之屬是也。按下三十二年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是也。非一也。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注〕皆

所以遠別也。〔疏〕注皆所至別也。○舊疏云。於路寢則不可者。謂外內無別。小寢則嫌者。嫌褻瀆。曲禮疏引此傳下引何氏說云。路寢是君聽事之處。不可嫁他女。小寢是夫人所居。天王女宜遠別。不可居也。今注無此語。自

虎通嫁娶云。所以必更築館者。尊之不於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于城郭之內。穀梁傳云。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羣公子之舍。〔注〕

謂女公子也。〔疏〕注謂女公子也。○詩翻風七月云。殆及公子同歸。亦謂女公子也。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女子有宮者。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疏。女子已許嫁。則有宮

門列爲成人。引公羊傳。證女子有別宮也。然則父子異宮。不獨男子然也。儀禮喪服傳云。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時。左傳隱三年。有東宮得臣。是也。宮室之制。前正寢。次燕寢。次夫人正寢。及小寢。皆南北相直。諸子所居。當在其旁。則女公子所居。亦當在夫人小寢旁矣。禮士昏禮注。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以其十五成童。故女子亦十五許嫁。乃別宮也。昏禮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注。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彼所謂宮。卽天子諸侯女公子之宮也。則以卑矣。〔注〕以爲太卑。〔疏〕白虎通。曲禮疏引以作已。曲禮疏說云。羣公子是魯侯之諸女也。魯侯女宮爲卑。不可處王女也。疑亦何氏說。禮記檀弓注。以與已字本同。何氏作以爲

說。應作以。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注〕以上傳言爾。知當築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築例時。

〔疏〕注以上至之上。○曲禮疏引此注。作築夫人宮下。羣公子宮上。白虎通嫁娶云。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爲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之觀于外。明不往京師也。易林屯之觀云。東鄰嫁女爲王妃后。莊公

築館以尊王母。歸于京師。季姜說喜。蓋誤合紀季姜與此爲一事。○注築例時。○舊疏云。此年秋築王姬之館。二十八年冬築微。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秋築臺于秦之屬是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疏〕十月乙亥。月之十八日也。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史記陳杞世家。立中弟林。是爲莊公。莊公七年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疏〕通義云。錫命例月。重錄之。加于聘也。趙汭曰。錫成公命書月者。著例也。凡蒙上事月者。以著例決之。范注上諸侯曰卒。傳云重發之者。與錫命相連。恐日月之爲錫命而

錄。故傳明之。其實錫命蒙月也。杜云。榮氏叔字。按榮叔疑書願命榮公之後。

錫者何。賜也。〔注〕上與下之辭。〔疏〕

易師。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序。平王錫晉文侯。釋文。馬本作賜。詩大雅。韓奕。王錫韓侯。周禮注引作王賜韓侯。是賜錫通。○注上與下之

辭。○禮記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注。於卑者曰賜。周禮小宗伯職。賜鄉大夫士爵。注。賜猶命也。禮記曲禮。三賜不及車馬。注。三賜。三命也。皆爲上與下之稱。故曲禮又云。長者賜也。

命者何。加我服也。

〔注〕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

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柎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

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疏〕

注增加至諸侯。○曲禮疏所載公羊家說。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與馬。五樂則。六

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柎鬯。此傳以命爲加我服。知公羊家以加服爲九賜第一矣。○注禮有至不能。○舊疏云。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賜。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亢陽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柎鬯。使之祭祀。皆加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子所望。則有柎鬯之草。景星之應。是也。曲禮注引含文嘉作九賜。此疏云。正以變賜言錫。與禮九賜之文異。所見本亦作賜也。曲禮疏云。公羊說九賜之數。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云云。異人之說。故有參差。大略同也。按此疏引禮緯注。楊疏引舊說。及文選潘助冊魏公九錫文。皆同。惟白虎通引禮說。作七曰鈇鉞。八曰弓矢。曲禮疏引含文嘉宋注。漢書武紀。應劭注。同鈇鉞。又作斧鉞。曲禮疏所引公羊說。又與何氏

不同以異義考之。蓋先師舊說與韓詩外傳引傳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桓鬯。其次又異，穀梁注云：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蓋褒德功賞，卽所以勸善，勸善卽以扶不能，論語爲政篇所謂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也。○注言命至財物，○通義云：錫命之禮，諸侯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故輕舉命，傳舉服也。詩唐風無衣篇爲晉人爲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而以無衣爲辭，知王錫諸侯有服也。重命不重財物，亦聘禮輕財重禮之意。○注禮百至五命，○通義云：上公九命，其餘大國七命，小國五命，王子母弟有大功德者，雖諸侯加命如上公，其服以九爲節。公羊問答云：問周禮有五百里以下之國，而莊元年注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何也？曰：此取孟子王制爲說，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故其說不同。按周禮典命職：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羊家當以公九命，侯七命，伯子男五命也。禮記疏引許慎說：九錫卽九命，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據何氏蓋與許同也。禮疏引鄭司農亦以周禮九命與九賜爲一，康成以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錫，知先鄭亦與許何說同。白虎通考黜篇：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士，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士，能有大小，行有進退，亦與此同。白虎通又載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後有功，賜桓鬯，增爵爲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桓鬯，增爵爲侯，則以九錫分三等黜陟，與此微異，蓋彼以子男三命，伯六命，侯九命也。

其言桓公何？〔注〕據錫文公命不言諡。〔疏〕

追命也。〔注〕舉諡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諡，不當復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疏〕

注舉諡至死者，○以言桓與文元年止稱公異也。杜氏釋例云：天子錫命，其詳

注據錫至言諡，○卽文元年夏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

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卽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三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也。○注禮生至加錫。○穀梁傳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通典引異義春秋公羊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進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弑之君。無譏錫死者文也。按下注云。桓行實惡。追錫之。尤悖天道。則亦兼左氏義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諸侯薨。天子追命無聞焉。惟周官大史大喪讀誄。小喪賜謚。小喪謂諸侯喪。其卿大夫喪。則小史賜謚讀誄。蓋賜謚必有誄詞。皆大史賜之。小史讀之。昭七年左傳。衛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云云。此誄詞也。穀梁傳又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注。爵人於朝。與士共之。當召而錫也。引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償之。是來受命。蓋諸侯如有功德。可褒宜及其生。以示崇獎。死後乃追錫之。無謂也。○注不言至云爾。○莊氏存與云。不稱天何也。貶天子可乎。曰。以天道臨之可也。君臣之義。嫡妾之辨。人莫大焉。天莫大焉。又通義云。周公制禮。謚以易名。然而有幽靈厲戾者。諸侯受謚於天子。天子稱天以謚之。自尊臨卑。雖君父之惡。臣子有不得而隱也。君子蓋取此義。施之春秋。以春先王。以王先正月。若曰。諸侯有罪。正之以王。王有罪。正之以天。桓公之行。是謂無王。無王之人。而追命之。是謂無天。凡內錄王使。唯加禮於桓公。成風之喪者。不稱天。其故可知矣。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桓公推刃於同父。成風以妾母儷小君。父子之恩缺。夫婦之分亂。而君臣之義。或幾乎熄矣。文王之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魯廢文王之法度。而天子方崇獎之。非所以欽承玉業。欽若君道也。雖然。尊者不可以屢譏。故來聘來求車。皆不去天。將於失之重者。壹譏而已。蓋莫重乎其追錫命。宋本悖誤存。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故恩錄而書之。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

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也〔疏〕

注魯主至書之○通義云由我嫁故同於內女家鉉翁曰書云釐降二女子媯訥詩序言王姬下嫁于諸侯曰降曰下猶有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垂法

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詞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不以天子女至貴而素居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按此與伯姬歸于紀伯姬歸于宋同一書法是比於內女緣我主之有父母道故從內女恩錄之然則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非魯主婚因過魯當有送迎之禮故亦從內女錄也○注內女至女也○各本無也字宋本標起訖作女也當據補內女月者隱三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此書時故解之聖人緣人情以制禮親親之殺不能無厚薄重輕故較爲略也

齊師遷紀邾郚郚〔疏〕

杜云邾在東莞臨胸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郡都昌縣西有訾城大事表云此紀三邑也邾一作駢後爲齊大夫伯氏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卽此在今青州府臨胸縣東南

郚在今萊州府昌邑縣西北三十里郚在今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郚山四面險絕其上實平約數百里有古城遺址卽郚城也晉朱虛縣在臨胸縣東六十里一統志駢縣故城在青州府臨胸縣東北亦作邾又作駢邾縣故城在安丘縣西南郚山北訾亭在萊州昌邑縣西卽古郚邑郚訾同音方輿紀要列駢城於安丘縣又以訾城在昌邑縣西北六十里又十五里爲郚城名勝志瓦亭社在縣西三十里是郚邑故址左氏以此三邑爲紀邑杜云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與公羊義同穀梁傳紀國也邾郚郚國也以邾郚郚爲一國名又曰或曰遷紀于邾郚郚則宜加于以絕之不如公羊左氏爲是通義云邾郚郚三邑名穀梁說三者爲國謬也

遷之者何取之也〔注〕以稱師知取之〔疏〕

注以稱至取之○決下十年宋人遷宿之非以兵取也此傳明經文之遷爲取非訓遷爲取也取之

則曷爲不言取之也。〔注〕据莒人伐杞取牟婁。〔疏〕注据莒至牟婁。○見隱四年。各本杞作邾。誤。依宋本正。爲襄公諱

也。〔注〕襄公將復讎於紀。故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爲利舉。故爲諱。不舉伐。順諱文也。〔疏〕注襄公至

文也。○襄公復讎事。見下四年傳。襄公取邾鄆郚。當坐取邑。春秋與襄公復讎。故爲之諱。若不爲利然。所謂假其事以張義。非襄公之誠不爲利也。不書取。并不書伐。皆所以順諱文。外取邑不書。此何以

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注〕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疏〕春秋大其復讎。爲襄公諱滅。故

下四年經曰。紀侯大去其國。於此書其取邑。爲大復讎先張義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注〕慶父幼少將兵。不譏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疏〕十行本。伐下脫於字。桓七年焚成丘傳云。成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

存焉爾。文與此同。又昭三十二年取闕傳云。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受濫爲亟。是邑不繫國本有二例。故此及桓七年如此解也。通義云。蓋成丘爲魯所焚。邾婁君遷都於此焉。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杜說左傳。以於餘丘爲國名。左氏亦無說。杜故違二傳也。○注慶父至起之。○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母弟也。然則莊公於桓六年生。時年十五。慶父爲其弟。年宜十三四。故云幼少將兵矣。杜氏以爲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之庶兄。其釋例云。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取以爲左氏義。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諧謀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已成人。而弑隱卽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材。疑同母弟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知不然者。慶父年幼將兵。本不必實有統軍之能。虛假其名。以爲統帥。當時自必有撫軍之人。慶父如果莊公之兄。則庶長稱孟可矣。何必又字共仲。後世子孫稱仲孫氏。經皆書仲。其爲莊公之弟明矣。亦稱孟者。對叔季二氏爲孟耳。文元年注云。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卑任以權也。此慶父爲莊之母弟。例合稱弟。削去弟文。則譏意見矣。故云從不言弟意起之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何休謂是公弟。以莊三十二年傳叔牙曰。魯一生一及。慶父也存。是慶父爲弟之明證也。史記魯世家。亦取公羊爲說。曰。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休言不爲無据。舊疏云。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按內大夫惟公弟叔牙卒。弟非在位子弟也。其餘母弟見於經者。惟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子友惟一如陳。是通乎己之私行。亦無緣書弟。故無弟文也。公子慶父。年幼將兵。浸至於弑二君。幾亡魯國。春秋於莊公卽位書之。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通義云。貶不稱弟。不發傳者。與牙同罪。從彼傳可知。然友亦不稱弟何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注〕据王后崩猶不錄。〔疏〕注据王至不錄。○春

秋書天王崩。無王后崩文也。王后不錄。王女之嫁於諸侯。宜不錄矣。故下十一年歸齊之王姬無卒文。明非由我主。故不恩錄之。同乎內女也。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故卒

錄之。明當有恩禮。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者。實不如魯女也。〔疏〕注魯主至恩禮。○穀梁傳爲之主者。卒之也。注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

則服之服之故書卒。按此與紀伯姬卒。紀叔姬卒。宋伯姬卒。同一書法。是同之內女卒錄之矣。禮記檀弓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鄭云。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常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是鄭以由魯嫁一說爲是。正用公羊義也。有恩禮者。卽爲之服是也。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姑姊妹在室期。出降一等。大功。王姬比之內女。故大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尊卑不敵故也。故高固所迎之子叔姬無卒文也。天子之女。嫁於諸侯。亦無服。若嫁於王者之後。亦大功矣。若魯莊元年王姬。亦宜爲之大功。喪服女子出嫁爲其昆弟。亦降一等。服大功也。檀弓疏云。喪服云。女子子爲父後期。謂大夫士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鄭答趙商曰。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甯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亦止大功也。熊氏以爲服期非也。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爲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通義云。不言齊侯夫人。而以王姬繫齊。醇同於內女文。○注內女至魯女也。○僖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又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之屬。是內女卒皆日也。此不日。故解之。猶王姬歸齊。不月之義也。而下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被注云。卒不日。葬日。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故下二十九年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也。

冬十有一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注〕書者，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

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疏〕

左氏穀梁郕作禚，下四年同。杜云齊地，玉篇示部，禚之若反，齊地，郕故到切。濟陰成武縣東南城名。大事表云杜云齊地，實邑也。定九年齊侯致禚，媚杏于衛。杜云三邑。

皆齊西界，據此常為齊魯衛三國分界之地。七經孟子考文二作一，非。范云齊地，用杜義。○注書者至近淫。○左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白虎通喪服云婦人不出竟，甲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詩南山序淫乎其妹，箋云莊公即位後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按，下四年于祝丘注亦云與會郕同義，故左傳云書姦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論衡書虛云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引公羊經也。傳無明文，言會則淫見矣。○注不致至是也。○即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云奔父母之喪也。又云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即此注之有出道也。禮記雜記云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甲，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甲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奔父母之喪也，是夫人惟奔喪出，故與臣子辭書致。

乙酉，宋公馮卒。〔疏〕

十二月無乙酉，乙酉十一月之四日也。

公羊義疏十八

莊三年

盡四年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

與桓同義。月者，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

故月也。〔疏〕

舊疏云：隱九年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桓十一年傳云：柔會宋公以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云：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然則今復發傳者，嫌會讎人致貶故也。按左傳云：疾，不明所疾何事。杜氏以為疾其專政，亦以意言耳。穀梁云：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舊疏蓋駁穀梁說耳。○注所

伐至大夫。○舊疏云：知未命大夫得書卒者，正見隱九年經書俠卒也。彼注云：未命所以卒之者，賞宜從重，無氏者少略也。卽其義，按將兵大夫稱名，雖未命，蓋亦三卿之一。隱五年傳云：將尊師少稱將也。○注與桓同義。○舊疏云：桓十一年，柔會宋公已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按柔蓋亦三卿之一。桓莊皆薄臣子之恩，故去卒以示譏。○注月者至月也。○舊疏云：世本及史記並有其事。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衛世家曰：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是此役伐衛，乃奉王命，非違王命也。如何說，則齊魯違王命矣。以左傳證

之史記是也。按以左氏證之，亦當與公羊同義。下五年公會諸侯伐衛，納惠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救衛者救黔牟也。明黔牟天子所立，故得奔於周也。世家又云：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客舍黔牟，與燕伐周，如惠公為王命所納，黔牟無緣復為周所立，衛惠無為怨周。史公亦自矛盾也。舊疏云：正以征伐例時，即上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土之屬是也。今此月者，背叛出奔，罪重故也。是月為惡詞，明重於伐矣。通義云：此兩惡并重錄，責之甚也。凡侵伐常例時，間有月者，皆殊文以見美惡。諸侯之師以錄月者為善，公會侵蔡伐楚，宋公伐齊，是也。大夫之師以錄月者為惡，溺會伐衛，公孫慈令侵陳，是也。君臣殊科，故得相反，以成其義。范引徐邈曰：齊受天子罪人，為之與師，而與魯同其理危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注〕莊公馮篡不見書葬者篡以計除非以起他事不見也〔疏〕

注莊公至見也○僖

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又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注不書葬者篡也是篡不明者，則貶去葬以見義。若如衛人立晉，見於隱四年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其篡已明，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齊小白入于齊，見下九年傳曰：其言入何？篡辭也，是篡亦明，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齊陽生入于齊，見哀六年，亦書入以明篡，故哀十年書葬齊悼公，其入國即位之初，皆有立，納入文者不嫌非篡，則不必貶去其葬也。宋莊公初篡不明，理合去葬，見義。今書葬者，正以繆公有讓國之善，計其父功而除其篡罪也。隱三年注：繆公亦死而讓，得為功者，反正也。蓋以盈大居正之義故也。通義云：篡未明而書葬者，為繆公之諱，與喜時同義是也。舊疏云：襄十四年夏，衛侯衍出奔齊，至二十六年春，甯喜弑其君，衛侯衍復歸于衛，傳云：然則曷為不言？則之立，不言則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云：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則立，則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又宣六年傳而立成公黑臀，彼注云：不書者，以惡夷獯也。然則則與成公之篡皆不惡者，以惡衍與夷獯矣。是為以起他事不見。今宋莊公之立，不書惡之者，自以計除之，不見義，故云非以起他事不見也。既以計除，則迥然無罪，故得書葬。又云：晉侯重耳亦篡不明，而僖公三十三年得書葬晉文公者，春秋為賢者諱故也。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

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書者。諸侯當有恩禮。〔疏〕

俞云。謹按。言字衍文也。當作此未有崩者。蓋謂此年未有天王崩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宿者也。僖十九

年傳。此未有伐者。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皆其例也。莊十八年傳。此未有言伐者。唐石經無言字。以彼例此。可知言字之衍矣。穀梁傳云。傳曰。改葬也。注。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是范不以傳言爲然。舊疏云。經宜書改。而不書改者。蓋以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何勞書改。其改卜牛。須書改者。若直言卜牛。嫌卜前口傷之牛。故須言改以明之。是徐疏隱駁范氏義也。○注改更也。○詩鄭風緇衣云。敝予又改爲兮。傳改更也。廣雅釋詁。改更也。國語魯語。執政未改。章注。改易也。易亦更也。更改雙聲。○注改葬至當月。○禮喪服。改葬總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言改葬者。明棺物壞敗。故謂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總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總三月而除之。疏云。按既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此移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奠。亦如士斂之奠。士用豚三鼎。則大夫已上。更加牲牢。大夫用特牲。諸侯用少牢。天子用太牢。可知朝廟載柩之時。士用軼軸。大夫已上用輅。不用蜃車。飾以帷荒。則此從墓之墓。亦與朝廟同可知。通典。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總。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又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耶。從廟。謂從何廟。牲物何用。慈答。奠如大斂。奠。士特豚。從禰廟。朝祖廟。從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亡。以此推之。大夫奠用特牲。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又晉尙書下問。改葬總。應虞與否。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總。既虞而除之。傳純難曰。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於寢而虞之乎。若虞之於寢。則當復還耐於廟。不

得但虞而已。荀訥以爲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則有主。訥謂純言爲常。庚蔚之謂神已在廟。無所復虞。但先祭而開墓。將窆而奠。事畢而奠祭。遂毀靈座。若棺毀更斂。宜有大斂之奠。若移喪遠葬。又有祖奠。遺奠也。射慈答徐整亦云。不在殯宮。又不爲位。何反虞之有。孔叢子。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漢戴德云。制總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無遺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按呂氏春秋開春篇。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隰水溜其墓。見棺之前。和此鄭氏所謂墳墓以他故崩壞者。故韓愈改葬服議云。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若文王之葬王季是也。穀梁傳云。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注。總者。五服最下。故云服輕也。通典載蔡謨等說。以爲改葬宜斬衰。韓愈云。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言總也。其說是矣。所以鄭氏專指臣子妻三項。江氏筠云。改葬究竟誰改之。三者皆是主改葬之人。所以其義獨精。范甯云。言舉下緇上。從總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總也。甯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則范德之論。同於蔡謨矣。彼又引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總舉五服之下。以喪緇貌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言緇釋所以總也。是江氏以皆服總也。蓋年遠改葬。較之初葬。雖有異。但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也。馬氏云。棺有弛壞。將亡尸。匱故制改葬。棺物敗之。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總。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案馬王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待三月。與鄭異。後儒多從鄭說。故通典引趙商答陳傑問。謂當待三月。以序其餘哀。庚蔚之云。改葬所以總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總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氏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爲葬說故也。韓愈云。或曰。經言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是皆從鄭說。何氏不著既葬而除之說。當亦如鄭義。又云。不當

月以決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文。彼宜服重。故月明此服輕。不必如蔡謨、范甯等反重服也。左氏傳：緩也。似不得緩至七年。非如後世青烏術。或有求卜吉壤。停棺不葬之事。穀梁引或曰：卻尸以求諸侯。亦非人情。應如范氏所駁。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魯莊三年葬桓王。或云緩葬。或云改葬。緩至七年。學者疑之。於是有卻尸以求諸侯之說。似改葬近之。春秋書改卜。曷爲不書改葬。改卜禮也。改葬非禮也。何以知之。以周禮知之。春官冢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遷而改之。則昭穆亂矣。墓位焉得正乎。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禁民間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族墳墓。是葬各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人亦有族葬之法。故遷葬者。媒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焉。春秋魯改葬惠公。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引春秋說云：恆星不見。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家。死尸復擾終不覺。穀梁疏引感精符云：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奢麗太甚。嚴氏燕云：疏引春秋說。穀梁疏乃感精符文。知解中凡言春秋說者。皆春秋緯書。作解者用漢人之法。不出書名耳。按春秋說卽春秋緯是也。不必卽感精符文。感精符以改葬桓王在恆星不見後。與春秋四達舊疏所引春秋說。似因改葬榮奢。乃致恆星之變。故又引宋均說云：由三年改葬。故七年恆星不見。夜明者。由此榮奢改葬。故惡而書月。以深錄之也。言時無非常之變。則有變者可改葬。如王季之墓。爲樂水所齧。喪服注所謂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是也。通義云：是文九年傳所謂過時書者也。改葬之服。總禮則有之。然骨肉歸復於土。其道尙靜。苟有陵谷之變。至動尸移柩。孝子仁人。所不忍言也。卜葬之辭曰：考降無有近悔。舉天下而葬一人。未能遠悔。尙復改葬。蓋不慎矣。若乃無非常之變。榮奢更葬。尤春秋之所惡也。古不脩墓。況改葬乎。○注書者。至恩禮。○文九年傳云：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然則此改葬桓王。亦宜有恩禮。故書之也。

秋紀季以嚮入于齊〔疏〕

杜云：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一統志：鄆邑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大事表：在今青州臨淄縣。案國語齊語云：齊桓公初立。正封域。東至於紀鄆。蓋特存之。齊都臨淄。而鄆卽在臨淄。

之境則知桓公初年齊之東向地甚狹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東安平前漢屬菑川國後漢屬北海國前志注引孟康曰今鄆亭是也後志注引此傳東萊集引此注無東字誤也水經注淄水篇女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城故鄆亭也春秋魯莊公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賢其服罪請鄆存五祀按述征記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十五年然後更流注北楊水城城故鄆亭也是鄆亭在齊國東安平縣南十餘里馬氏宗榿說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疏〕史記始皇本紀贊云紀季以鄆春秋不名杜云季紀侯弟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

稷有奉故書字貴之何賢乎紀季〔注〕据叛也〔疏〕注据叛也○左傳疏引劉賈謂紀季以鄆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鄆皆據地外叛劉賈等因如彼說故何氏据以難也杜以為貴之蓋本公羊說

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注〕紀與齊為讎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鄆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為五廟後以鄆共祭

祀存姑姊妹稱字賢之者以存先祖之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

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為姑〔疏〕穀梁傳曰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鄆事齊也亦即服罪義也魯子者魯

疏云傳所以記魯子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者非唯子夏故有他師矣其隱十一年記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故輒記其人以廣義也公羊問答云問元郝氏經以魯子皆是曾子之譌昭十九年傳引樂正子春為說子春是曾子弟子

則此爲曾子無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魯賜碑人也。據此，則孔氏之徒受春秋者，尙無魯姓也。又按董仲舒繁露，引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云：則曾子亦深於春秋者。此處云爲曾子，更無疑矣。又按玉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者，通義云：謹按喪服，女子適人，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其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言五廟無後，則姑姊妹之嫁者，有所取，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爲詞。舊疏云：季爲附庸，而得有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直言存姑姊妹，不言兄弟子姪者，謙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校勘記云：惠棟云：董子以魯子曰爲紀侯，謂其弟之語。又云：以鄆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按左傳云：紀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注：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於此文。下四年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似亦以鄆入齊爲紀侯所屬矣。與董生說同。○注：紀與至姊妹。○舊疏云：凡言首者，先服之辭。紀國未滅，今以往服，故謂之首服。按：今律有自首首告之科，同此義。先祖有罪於齊，事在下四年傳。通義云：惠士奇曰：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細，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謂采。此韓詩外傳云：說必有所據。邢、鄆，鄆者紀之封，鄆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鄆存。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與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鄆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爲齊附庸矣。按韓詩之說，自謂天子以正紂，滅有罪諸侯者，言故留其采與賢子孫守其始封之祀。若春秋以強併弱，以大兼小，狡焉蠶食，安得有此。此蓋紀季服罪適齊，襄爲其所動，許以鄆存焉爾。毛氏奇齡春秋傳云：鄆者，紀之邑也。齊侯將滅紀，已遷紀三邑矣。至是而紀季以鄆納齊，願爲附庸，以存宗廟。此亦大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子存此，與後書叔姬歸鄆，其恤紀與惡齊義俱見焉。○注稱字至知權。○繁露玉英云：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通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說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

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取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諱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鄆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書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不以死也。汝以鄆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然則董生所據公羊。以爲本美紀侯。詭其辭於季耳。與何氏少異。何氏自以季存祖之功。除其出奔之罪。予以知權。故稱字賢之。然繁露亦引公子目夷。祭仲。荀息。曼姑爲例。則是亦以紀季爲能行權也矣。所謂博而要。詳而反也。○注言入至見之。○舊疏云。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定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之屬。皆是不獲已。故以爲難辭。公羊問答云。夫既服罪矣。而又有難辭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參觀。繁露曰。紀侯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汝以鄆往服罪于齊。據此。則紀季之服罪。實紀侯使之。故雖迫於先命。而猶有不忍去之心。故經書入以起之。舉凡常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避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按。以何氏解入之義。證之。則亦兼董子義矣。左疏引賈云。紀季以鄆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鄆也。按如專鄆。則或據邑距君。或竊地他國。季皆不然。故不言叛也。亦與何義相足。○注男謂至爲姑。○爾雅釋親文。釋名釋親屬云。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尙昧也。白虎通三綱六紀云。姊者。恣也。妹者。未也。詩衛風泉水云。遂及伯姊。是女子亦謂先生爲姊也。釋名又云。姑。故也。言於已爲久故之人也。詩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姑之言古。尊老之稱也。左傳疏引樊光爾雅注云。春秋傳曰。姑姊妹。按今襄三十一年左傳。有公姑姑。又列女傳有梁節姑姑。魯義姑姑。蓋謂父姊爲姑姑。父妹爲姑姑也。樊光所引春秋傳。蓋卽此傳語。禮喪服及記。皆姑姑姊妹連稱。爲其同爲期親故也。白虎通又云。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

冬公次于郎〔注〕次者兵舍止之名〔疏〕

左氏作于滑杜云滑鄭地陳留襄邑縣西北大事表在後漢志襄邑有滑此杜氏所本也今歸德府睢州有滑亭按刺公欲救紀而不能

則次爲紀出紀在魯東滑與郎皆在紀西故下注云惡公救人避難道還也左傳以爲將會鄭伯謀紀難故作滑公穀皆無此義
○注次者至之名○穀梁傳次止也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舍爲信過信爲次按所止舍皆可曰次故周禮宮正職以時比宮中之宮府次舍之衆寡後鄭謂次諸吏直宿又宮伯職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先鄭謂在內曰次在外曰舍左傳襄二十六年師陳焚次杜云次舍也因之安行旅處爲旅次易旅二及旅卽次張幄所止亦曰次周禮掌次職則張大次小次市亭亦曰次又司市職于思次以令市而聽大治大訟泄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推之星之所躔亦爲次禮記月令日窮于次是也所處亦曰次國語魯語五刑三次韋注次處也蓋凡暫處者皆得次名兵所止舍曰次亦以不久故也舊疏云正以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之文故也

其言次于郎何〔注〕國內兵不當書公斂處父帥師而至雖有事而猶不書是也〔疏〕

注國內至

是也○見定八年傳不當閩本監本毛本作而常依鄂本正若然定十二年書公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其昭十三年書叔弓帥師圍費彼無注費亦季氏強邑經書叔弓之圍其亦書公圍成之意與耶爲內地見桓十年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本

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也次例時〔疏〕注惡公至起之○穀梁傳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注畏齊是辟難義也杜氏釋例云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

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次，以事為宜，非慮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是也。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按此救紀不能無事可成，故書次以示譏。左疏引賈氏，皆以為善次，非也。○注諸侯至亂也。○閔二年左傳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又僖元年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本有相救之道，以抑強消亂也。舊疏云：言此者，欲道春秋善齊襄復仇，不書其滅，而刺魯侯不救紀者，以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是以刺不相救也。而善齊襄復讐者，所以申仁孝之恩，各自為義。○注次例時。○舊疏云：即此及三十年夏，師次于成之屬是也。而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書月者，自為下文甲午祠兵出之次，仍不蒙月也。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垂丘，書月者，自為下文敗宋師出之次，仍不蒙月也。義或然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注〕書者，與會郟同義。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

饗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疏〕左氏饗作享，國語魯語：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周禮鐘師注：杜子春引作享，經傳多享饗互用也。後人分下獻上曰享。

上受下曰饗，非也。孟子萬章：而百神享之，亦下獻上乎。○注書者至同義。○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郟，是也。彼注云：書者，婦人無外事，外事則近淫，此同彼義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婦人主內事，不主外事，與內祭不與外祭，外祭，郊社是也。內祭，宗廟是也。古者聘享之禮，皆行于廟，故后夫人得與焉。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夫人亦使下大夫勞，聘君以圭，享君以璧，夫人以璋，享用琮。既卒事，君使卿歸大禮，夫人亦使下大夫歸禮，皆君為主，而夫人助之。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未為賓客者，裸則后亞王，而禮賓，獻則后亞王，而獻賓，內宰皆贊云。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再裸者，謂王裸后亞裸，王裸酌圭瓚，后亞裸酌璋瓚，皆宗伯攝之，拜送則王及后也。坊記：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

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王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至春秋而其禮不行久矣。禮可以義起。亦可以義止。莊四年。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猶假古禮而竊行之。書祝丘。則非宗廟也。書齊侯。則非同姓也。書夫人。則非攝獻也。以國君之母。乃竊出而獨行享禮於外。君子於是病魯莊公。古有夫人享。諸侯之禮。未聞夫人會諸侯之禮。春秋屢書會于禚。于防。于穀。言享非正也。會甚矣。其後僖公夫人亦奉而行之。奉爲家法。陽穀及卞。兩會齊侯。魯乘周禮。此何禮也。○注牛酒曰犒。○淮南汜論訓。犒以十二牛。高注。牛羊曰犒。共其枯槁也。說文無犒字。據高誘說。當卽犒字。緣設牛酒共其枯槁。故卽謂之犒。蓋因其枯槁而潤之曰犒。猶因其勞苦而慰之曰勞也。周禮牛人職。軍事共其犒牛。亦作醕。斥彭長田君碑。史見勞醕。芳馨馥芬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春秋屢見犒師之文。而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卽犒字。果何所據。曰。經典無以犒與犒通者。唯玉篇犒與犒通。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據也。考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犒牛。又大行人職云。若國師役。則令犒楡之。注。故書犒爲楡。鄭司農云。楡當爲犒。謂犒師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服注。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然則犒本从木。後人因此犒牛字。妄改爲牛旁爾。○注加飯羹曰饗。○周禮春人職注。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疏云。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則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淮南汜論訓注。又云。酒肉曰饗。周禮藪人職。書其等以饗工。注。饗。酒肴勞之也。按大行人職云。饗禮九獻。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蓋此自用饗禮饗齊侯。聘義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焉。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者。非僅加酒肴之謂。故穀梁注曰。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也。禮士昏禮云。舅姑共饗婦。注。以酒食勞人曰饗。雖止一獻。爲其禮之至大。故於厥明行之焉。鄂本飯作飮。通。○注月者。至知例。○舊疏云。上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一出亦書月。而言再出重者。正以下文三出四出皆無月故也。而上二年月者。自爲下經乙酉宋公馮卒。其會仍自不蒙月矣。三出不月者。卽下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是也。按穀梁傳云。饗其矣。注。以非禮尤甚。故謹而月之。再出又饗。故爲重也。

三月紀伯姬卒〔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總。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

侯夫人者恩得中故卒之〔疏〕

注禮天至卒之○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范云禮諸侯絕傍非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爲之

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不書卒按穀梁之變猶禮記文王世子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之變謂變服也范說非白虎通喪服云天子爲諸侯絕非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總重公正也禮記檀弓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蓋殷時天子諸侯無絕旁期之禮故滕伯文爲世叔父乃昆弟之子皆如本服齊衰期也殷道親親周道尊尊故二代之制不同故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疏國君絕期以下今爲尊同故亦不降依降服大功檀弓又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疏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又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注王姬周女齊襄公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是與此同也通典引馬融喪服注云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不言諸侯者關天子元士卿大夫也上但言君者欲關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爲大功也又曰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故服周親服按馬氏前一說謂天子之卿大夫士嫁女於國君皆服大功如邦人然也以尊同之義核之其說非也大功章又云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通典引馬氏云此上四人者各爲其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服也在室大功尊同也按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按在室大功云云疑後人申釋馬注之語非其原文也賈疏云此大夫大夫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降旁姑姊妹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一等小功但嫁於大夫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但大夫妻爲命婦若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嫁皆小功若不爲大夫妻則又降在總服令彼姑姊妹亦爲命婦唯小功爾今得在大夫科中者此謂命婦爲本親姑姊妹已之女子子因大夫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寄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

類別見也。按此所述大夫等四人至詳。其謂大夫之妻爲本親姑姊妹。非夫之姑姊妹。尤精。褚氏寅亮云。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因嫁而降。雖彼此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夫之妻。服其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與大夫同。程氏瑤田喪服文足徵。記云。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爲嫁大夫者。可見兩相出室。無兩相再降者也。盛氏世佐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之服在此。則其適士。當降在小功可知矣。此亦命婦以尊降旁親之證也。按此四人所降。卽天子諸侯所絕。二王之後。王者所不臣。故得申其尊。服本服大功也。喪服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本服期。出嫁大功。是其功者其親服也。此云恩得申。亦謂服大功也。言絕期者。本其本服言之也。通義云。伯姬卽隱二年所逆者。蓋惠公之女。莊公之姑。喪服大功。章。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春秋之義。內女嫁於諸侯者。錄卒。嫁於大夫者。不錄卒也。其杞伯姬亦諸侯夫人。不見卒者。杞伯姬者。桓公之女也。僖之季年。猶欲求歸。蓋卒於文宣之世。於屬爲父之姑。尊絕旁親。況復出降。本以有服恩錄。無服則不錄也。所傳聞之世恩殺。故杞伯姬叔姬卒皆不日。與內大夫義同。杜云。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釋例。其非適諸侯。則略之。以服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錄其卒。從外大夫比也。按。不錄卒。蓋謂高固所逆之子叔姬之屬者也。若諸侯夫人不書卒。當如義。孔。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疏〕

繁露玉英云。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言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彼注引何君廢疾云。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

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去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卽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劉氏逢祿難曰。論語與滅國。公羊傳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經不言滅。梁亡沈潰。皆不得言滅。誠以滅人者當坐取王封之罪。而爲所滅者以死社稷乃正。以出奔爲罪。而書滅則皆志其當興也。變滅言大去者。爲復仇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爾。若以齊侯爲小人。則安得諱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爲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說。亦望文生義。非事實也。若果民畢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以縱失大惡委之於經。則何取乎傳乎。通義云。大去者。不返之詞。其君出奔。而國爲敵所有也。由齊言之。則爲滅。由絕言之。則爲大去。蓋因其可諱而諱之。按如董生所記。似紀侯死難。並未出奔。故有賢之之義。蓋亦公羊先師所傳。與何氏所習少異。善善從長。繁露所記。不可不存也。若如左穀二家師說。以大去爲不反。則國滅不能死義。宗廟社稷。委之於季。置身事外。春秋應罪之不暇。何爲賢之。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

諱。何賢乎襄公。〔注〕据楚莊王亦賢。滅蕭不爲諱。〔疏〕

注据楚至爲諱。○見宣十二年。彼注云。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貴之。是書滅蕭

正春秋貴備賢者義也。下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尙武力。又功未足除惡。蓋時齊桓賢德未著。故亦不爲諱。則十年齊師滅譚。不諱。從可知矣。莊王伯功已成。一於其殺陳夏徵舒。實與之。不言執。一於其入陳善其納善。一於其戰郊貶荀林父。其賢明著。而不諱滅蕭。故據以難也。通義云。襄公他事不足賢。獨復仇之心有取焉。故爲諱惡。以成其善。俗儒疑於襄公利紀。不得爲賢。此未明諱之所設也。假令襄公不貪土地。醮乎令德。更何所諱。唯賢其復仇。而病其利紀。故存其可法。沒

其不可法而假以爲後世法耳。論語述而篇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戴氏注云：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諸侯卿大夫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春秋所不遺，此其義與。

復讎也〔疏〕

後漢書逢萌傳云：後讀春秋問復讎

之義。

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注〕烹煮而殺之〔疏〕

鄭氏齊詩譜云：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

變風始作。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徐廣曰：周夷王與鄭不同。孔氏詩疏云：世家言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哀閻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譖烹矣。按齊詩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又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明哀公失政之君，故紀侯得以入譖，因之受烹也。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云：孔此言當矣。汲冢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徐廣應本此爲說。然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又按：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釗，左傳：楚子言呂伋事康王，則齊丁公伋與康王同時。康王後歷昭、穆、共、懿，凡四王。丁公後歷乙、癸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以哀值懿，猶爲疏也。不應更後矣。又史記三代世表，亦以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證據顯然。不僅如孔氏所云也。鄭譜應不誤。按：懿王以前，歲數不明。鄭譜懿王下，卽稱夷王。又大雅民勞箋：厲王，成王七世孫。正義云：不數孝王，故七世。似鄭譜無孝王。懿、夷相承，尤易訛傳故也。○注意：烹而殺之。○老子如烹太宰，釋文：烹，殺也。淮南說林訓：狹兔得而獵，犬烹。注：烹，猶殺。禮：特牲饋食禮，烹于門外。注：烹，煮也。漢書高帝紀：羽烹周苛。注：烹，謂煮而殺之。與此同也。舊疏云：周語亦有其事。周語當齊世家之誤。

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注〕龜曰：卜，蓍曰：筮，分

半也師喪亡其半〔疏〕

舊疏云。盡者何者。以襄公淫泆。行同鳥獸。而言事祖禰之心盡。故執不知問。按襄公假復讐為名滅紀。春秋因假以張義。○注龜曰。至曰筮。○禮記曲禮云。龜為卜。筮為筮。注筮或為著。彼疏

引劉向云。著之言著。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著百歲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說文艸部。著。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蓋著陽也。故其數奇。禮記疏引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通鑑引劉向說。又云。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易繫辭傳。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又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似著龜知靈相似。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蓋卜人不欲獻公立驪姬。設此語阻之也。周禮春官太卜職。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鑿。鑿是用名之焉。其經兆之體百二十。頌千二百是也。筮者。太卜又云。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其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也。大事卜。小事筮。大事者。大卜所掌也。八命。征象與謀。果至。雨。瘳。是也。餘則入於九筮。則筮人所掌。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環。鄭破巫為筮者是也。按先鄭云。征。謂征伐。象。謂災變雲物。與。謂予人物。謀。謂謀議。果。謂事成與不。至。謂至不。雨。謂雨不。瘳。謂疾瘳不。後鄭易。征為巡守。象。謂有所造立。與。謂所與共事。果。謂以勇決為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歸也。以其屬死之。是也。其九筮。則後鄭云。更。謂遷都邑。咸。猶愈也。謂筮衆心歡否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悅。筮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知師不也。大事皆先筮後卜。筮凶則止。所謂卜筮不相襲也。大卜八命而外。有立君大封。皆眠高作龜。大祭祀。則眠高命龜。大遷大師。則貞龜。旅則陳龜。喪事。命龜。此又大事之次也。○注分半至其半。○荀子禮論云。然則何以分之。楊注。分半也。禮記月令云。孔生分注。分猶半也。說文八部。分。別也。从刀。刀以分別物也。物分則半。故分為中師喪分焉。故知為師喪亡其半。言不必全喪亡也。

寡人死之〔注〕襄公答卜者之辭〔疏〕

注襄公至之辭。○通義云。師喪

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焉。皆命卜之詞。言苟得滅紀，雖師喪君死，猶以爲吉。若長岸之戰，楚司馬子魚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其意同。按當謂師喪半焉，寡人卽死之，示以必死復仇，不爲不吉，爲祈龜詞。若曰無爲示凶兆也。舊疏云：所以謂死爲吉事者，以復讐云答，以死敗爲榮故也。亦通何氏卜者之詞，亦卽告卜者詞也。

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疏〕

齊世家云周烹

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夷王之時，哀公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胡公子復入齊，故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九年卒，子莊公購立。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父立。三十二年，釐公卒，大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是歷胡、獻、武、厲、文、成、莊、僖、襄，凡九世也。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注〕

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疏〕

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

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無駁與許同也。周禮疏引異義又云：古周禮說復仇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按世家：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弟，故春秋止譏魯莊與襄公狩，不譏其會桓，且褒譏皆壹而已耳。故於後無譏文也。孔子相定公事，不得援以相難。厲氏鸚齊襄公復九世讎，議曰：復讎之義，見乎禮經者，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未聞有九世也。卽以世讎言之，止有五世，不應有九世。周官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賈公彥疏云：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在室，及兄弟衆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夫據服爲斷，親盡則讎盡，故許慎異義：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

定公是桓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是不復九世之讎也。公羊所云諸侯會聚之事，必稱先君以相接。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其不然矣。凡經之所云讎者，皆是殺義。鄭注：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紀侯但譖哀公，安必懿王之受而烹之，不得云紀侯殺之也。懿王受譖而烹之，則齊襄之讎當在莊王矣。天王其可讎乎？子胥入郢，撻平王之墓，左氏紀郈公辛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則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疏矣。乃子胥不聞辱無極之屍，何有譖九世之祖而怒其無罪之遠孫哉？且齊之政始，衰于哀公，齊風雞鳴，刺哀公之荒淫，還刺哀公之好獵，外禽內色，未或不亡。當時于王室，必有失朝覲貢獻之職者，而後紀侯之譖得入之。周德雖衰，哀公非不受誅，彼讎及九世者，衡以推刃之說，其自相刺謬亦甚矣。紀齊同姓國也，又嘗同盟于黃。前此齊師遷紀、邢、鄆三邑，紀季以鄆入于齊，齊侯之利其地也久矣。甫田之詩，刺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其事也。滅同姓，無親也。滅同盟，無信也。襄公獸行而賢其復九世之讎，此公羊之俗說也。按厲氏此說，直不知春秋者也。春秋為張義之書，非紀事之書。齊襄利紀土地，自不言言。春秋因其託名復讎，即以復讎予之。子復讎非予齊襄也。明父祖之讎，不可一日忘，以此坊民，猶有反顏之讎者，稽康為晉文所害，稽紹死難於晉惠，君子責其忠而不孝矣。哀公荒淫，天子討之，義也。設非紀侯之譖，安必懿王討之，討之而烹之，能令子孫之不讎乎？子孫不敢讎天子，因讎其所由，正子孫私恩之正也。齊哀可受周王之誅，不必受紀侯之譖。復讎于紀，正得推刃之義。何有刺謬乎？服盡則讎盡，則尤厲氏之謬說也。通義云：黃道周曰：九世而猶可況於三年之內乎？故公羊子善於立言者也。後漢書袁紹傳：若齊襄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苟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文。君子大其信。○注百世至萬年。○說文：十，凡衆多皆曰百，易繫辭傳：百官以治，書堯典：平章百姓，是也。引伸之，凡極多極久曰百，如百年百世皆是。大言之者，猶言極言之耳。詩見大雅崧高篇：君子萬年，見小雅瞻彼洛矣，亦極言之。嵩高不必果峻極于天，君子不必果萬年也。釋文：嵩作崧，云本亦作嵩，校勘記云：維當作惟。

家亦可乎〔注〕家謂

大夫家〔疏〕

注家謂大夫家。○左傳：桓二年云：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謂天子封諸侯，諸侯命大夫也。周禮載師職：以家邑之田任稱地。注家邑，大夫之采地，夏官大司馬職：家以號名。注家，謂食采地之臣也。是大夫稱家也。其實

諸侯亦稱家。孟子梁惠王云：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趙注：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者，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史記吳泰伯以下，凡諸侯自爲世家。索隱引董仲舒云：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爲家者也是也。

曰不可。國何以可。〔注〕据家不可。〔疏〕隱三年傳云：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大夫不世，故不得與諸侯同也。國君一體也。先君

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注〕先君謂哀公，今君謂襄公。言

其恥同也。〔疏〕國君世以國爲體，故先君今君其恥同也。禮說云：襄公復九世之讎，說者譏其迂，不知諸侯有會盟朝聘之禮，必稱先君以相接。一稱先君，則與讎人之子相揖讓可乎。春秋爲撥亂反正之書，是年冬，公及齊人

狩于郟。此言復九世之讎，則及身而與讎狩者，其罪不上通於天乎。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傳故桓言之。雖百世可也。王應麟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朱子戊午讞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無疆之讎。吁！何止百世哉。顧棟高反譏其不情，謂漢武欲困匈奴，下詔曰：昔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遂至兵連不解，殫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之流毒至此，嗟乎！設使公羊無此言，漢武遂不窮兵黷武哉。邊疆之變，何代無之。皆公羊之流毒耶。國君何以爲一體。〔注〕据非一世。〔疏〕注据非一世。○禮士冠記云：繼世以立諸侯。國語周語：世后稷。章注：父子相繼曰世。世世相承，自一世至百世。

皆然。故云。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注〕雖百世號猶稱齊侯。〔疏〕

禮喪服傳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國君以國體爲重，自大祖而下，皆一體也。通義云：大夫士之義不得世，故喪服傳云：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禮所與使復讎者，亦唯父母之讎不與同生。昆弟之讎不與。國

也。按厲氏明乎此，則不牽涉周禮禮記辟離之說，紛紛妄辨，蓋彼經所言皆指大夫士庶言，與有國者自殊也。

今紀無罪〔注〕今紀侯也。此非怒與〔注〕怒、

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疏〕

注怒遷至孫與。論語雍也篇不遷怒。遷怒為怒，猶不如言如也。蓋方言耳。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

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弩，太過之謂也。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劍，或謂之弩，弩猶怒也。荀子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是古者謂怒為過，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者，言今日之紀無罪，乃因其先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為弩，則弩者齊人語也。又云：怒者太過也。解者曰：遷怒則於怒上增遷字矣。按王說亦通。校勘記云：於當作于。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

無紀者〔疏〕

經義述聞云：謹案必無紀下，不當有者字。蓋涉下文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經本闕無紀者三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已衍者字矣。

紀侯之不誅，至今有

紀者，猶無明天子也〔疏〕

猶無，猶言由無也。惠氏棟云：猶由通。按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古者由猶二字通是也。

古者諸侯必有會聚

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疏〕

通義云：號者，玉幣之號。若秦伯使遂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辭者，賓主之

辭。若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按大祝云：一曰祠，鄭司農云：祠當為辭，謂辭令也。元謂一曰辭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禮記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襲也。注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擊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注〕無說，無說

擇也〔疏〕

注無說至擇也。○說擇。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悅。釋文無說音悅。注同。是陸本亦作說。段氏玉裁云：依說文注當作說釋。說悅釋擇。皆古今字。經義述聞云：謹按說當如字讀。說即號辭也。承上文言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

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今齊之先君為紀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按王說亦可通。舊疏云：正以號辭必稱先君。是以齊紀不得並立於天下也。古者有明

天子。則須去其不直。是以上文云。

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也。故將去紀侯者。不得去紀也。〔疏〕

言若去其君。則不得存其國。

有明天

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注〕若。如也。猶曰得為如此行乎。〔疏〕

注若如至行乎。○考工記梓人職。毋或若女不寧侯。注若如也。

廣雅釋詁云：如若也。國語魯語：若我往。注若如也。呂覽下賢云：堯論其德行智達而不若。注若如也。若如雙聲為訓也。經傳釋詞云：若猶此也。則襄公得為若行乎。謂此行也。又釋僖二十六年傳：曷為以外內同若辭。謂此辭也。定四年傳：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謂此時可也。論語：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按若亦有作如此用者。書大誥云：爾知寧王若勤者。言如此勤也。孟子：梁惠王篇：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言如此所為。如此所欲也。荀子禮論篇：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言如此者必死必害也。故史記禮書正義云：若如此也。舊疏云：行讀如有子行之行。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注〕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猶易曰：閔其無人。〔疏〕

鹽鐵論論儒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義也。○注有而至無人。○所引易豐上六爻辭。彼

作无。有人如无人也。後漢安帝紀：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為天子不明。方伯不賢。無益於治。雖有如無。故直曰無。襄十五年左傳：其相曰朝也。慧曰：無入焉。亦此義。閩各本作閔。非此及易釋文。皆苦臆反。彼又引馬鄭云：无人貌。姚作閔。孟作窳。此所引

與王輔
嗣本同。緣恩疾者可也。〔注〕疾痛也。賢襄公為諱者。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為

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不為文實者。方諱不得貶。〔疏〕注疾痛也。○成十

三年左傳痛心疾

首注疾痛也。荀子疆國云。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注疾痛也。凡人有疾如痛。故謂疾為痛。孟子梁惠王篇。疾首注頭痛也。是也。舊疏云。時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恩痛於先祖者。可以許其復讎。故曰緣恩疾者可也。蓋父祖之讎未復。則痛於心。故也。包氏慎言云。齊襄莊公弑父之讎也。春秋之大齊襄刺魯莊也。齊襄不忘遠祖之讎。而魯莊忘其父之讎。而為之主婚。與之會狩。焉會聚必稱先君。齊紀無說焉。齊魯得有說乎。襄公之卜滅紀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莊公果有不共戴天之志。即上無所訴。下無所控。而以死喪決之。則襄公之殺。不待無知矣。紀之滅。不曰滅。曰大去。穀梁云。不使小人得加乎君子。正言也。公羊曰。為襄公諱。婉辭也。言以復讎滅人國。君子不以滅國坐之。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上不畏天王之誅。下不畏方伯之討。而覲顏事讎。責莊公不以先君之恥為恥。自絕於國也。傳曰。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者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九世之祖。其恩疾何如其父。讎未討。書葬。為內量力。不責人為莊公量。而莊公安然自量。如莊公為不子矣。故因假襄公以諷之。所謂習其讀。問其傳。而不知己之有罪耳。○注賢襄至之惡。○隱二年傳。疾始滅也。又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彼為內諱。改滅而書入。此為賢諱。改滅而曰大去也。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亦宋莊公筮以計除之意也。○注言大至義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而作有疑誤。按解云。不當取而有之。明其亂正義矣。繁露滅國下云。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與何義少異。舊疏云。襄公亂義而不惡者。正以復讎除之。按此蓋亦為齊襄盈乎諱也。爾如傳義。齊紀既不容並立。勢不得不滅其國。而又云。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者。蓋滅紀之後。當上之天子。諸侯不得盜有土地也。周天子擇紀賢者立之。以奉其後。不得取諸者之子孫。庶近於義矣。○注不為至得貶。○僖元年傳。不與諸侯專

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又見宣十一年所謂文實也。蓋彼責備賢者故文以專封責桓公而實以美桓之存亡國其美自見無庸爲諱。襄公本非賢者滅國之罪又重於專封假復讎以除罪本春秋微詞以責魯莊故曲爲襄諱不必又起貶義也。舊疏云凡爲文實者皆初以常事爲罪而貶之然後計功除過此齊襄功實未足除過故傳不爲文實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疏〕

經六月有乙丑麻有乙亥乙酉乙未無乙丑五月之二十三七月之二十四皆乙丑也。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注〕据鄆季姬也〔疏〕注据鄆季姬○即僖十六年鄆季姬卒無葬文是也。隱之也何隱

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注〕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故痛而

書之明魯宜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

失國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經傳釋詞爾猶而已也。檀弓用美焉爾言用美焉而已又曰主人自盡焉爾言主人自盡焉而已。公羊傳徒葬於齊爾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論語鄉黨篇唯謹爾並與而已同義。○注徒者至所葬○廣韻徒空也。又但也。葬者生者之事國滅君亡無臣子故但爲齊侯所葬耳。各本所葬作所殺誤。依鄂本正。○注故痛至臨之○禮喪服不杖期章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魯女嫁爲諸侯夫人本無尊降宜止出降大功今夫國已亡魯宜依無主之服服木服期喪服傳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雖係士禮喪服經載大夫之子爲姊妹女子子無主者亦期大夫與大夫之子同推之諸侯禮亦宜然故痛而書之明當閔傷臨之

也。○注卒不至於葬。○上三月書紀伯姬卒不日是也。舊疏云春秋內女卒例日而紀伯姬卒不日故如此解。又云此雖不及五月不得以渴葬解之。為渴葬慢葬自施於諸侯。非夫人例。

此復讎也。曷為葬

之。〔注〕据恩怨不兩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

之。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注〕以為者。設事辭而言之。以大斂

而徙棺曰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

之也。稱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疏〕

注以為至之辭。○禮記檀弓曰。吾以將為賢人也。以即以為也。以為雙聲。故以亦訓為。玉篇以為也是也。凡未事而億度之皆曰以為。故為設

事辭。設者假借之辭也。戰國策齊策。今先生設為不宜。高云。設者。虛假之辭。是也。○注以大至曰殯。○禮士喪禮云。卒斂。徹帷。此大斂禮畢。下云。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注。棺在殯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于客位。按。檀弓周禮也。士喪禮又云。主人降。北面視殯。設熬。旁一筐。踊無算。注。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為火備。卒塗。祝取銘置于殯。主人復位。此大斂後而殯之節也。○注夏后至之也。○舊疏云。檀弓上篇文。白虎通崩薨篇云。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夏后氏教之。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引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士喪禮。周禮也。主人入門左。視塗。注。殯在西階。入門左。由便趨疾。是也。○注敢齊至宜也。○杜云。紀季入鄆。為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乎郟〔疏〕

左氏作禚。

公曷為與微者狩〔注〕据與高後盟諱。此競逐恥同〔疏〕

注據與至恥同。○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後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

夫盟也。此與微者競逐禽獸。與大夫盟同宜諱。故難之。

齊侯也〔注〕以不沒公知為齊侯也〔疏〕

注以不至信也。○舊疏云。正以大夫盟即沒公。此不沒公者。齊侯故也。按

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杜氏以齊人為實微者。云越竟與齊微者狩失禮。沈氏欽韓云。雖無人心。何為與齊之微者狩。尊卑上下自有統紀。齊之微者。安能與鄰國之君狩乎。人者齊侯也。

齊侯則其稱人何。

諱與讎狩也〔注〕禮。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

不同市朝。稱人者。使若微者。不沒公言齊人者。公可以見齊微者。至於魯人。皆當復讎。義不可以

見齊侯也〔疏〕

穀梁傳。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注禮父之市朝。○禮記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注。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又檀

弓云。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注。不可以並生。言雖適市朝不釋兵。又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

兵而陪其後。大戴禮會子制言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也。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共鄰。白虎通誅伐云。子得為父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能奪也。故曰。父之讎。不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按何氏所說。復讎之次。與白虎通合。惟朋友之讎。與大戴禮異。父讎不共戴天。而周禮調人云。辟諸海外。不共戴天。極言孝子不與父讎。並生之義。若已辟諸海外。則亦力有所難。故禮記疏引鄭答趙商云。讎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乎。是也。鄭注曲禮云。交遊或為朋友。盧辯云。朋友之讎。不同國。厚矣。則曲禮似過。此云不同市朝。得矣。檀弓說居昆弟之讎。曰。仕弗與共國。與此不同國。同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昆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蓋同一不同國。昆弟之讎。不同國中。並處。朋友之讎。但不同國。仕耳。定四年傳云。朋友相衛。古之道也。義亦通於此也。檀弓說居從父昆弟之讎。意即此之九族。彼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陪其後。與此不同鄉黨。其輕重相似也。與調人之不同國。殊。蓋惟君父之讎。不共戴天。無異說。其餘則各述所聞。故難一致。○注稱人微者。○穀梁傳。其稱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通義云。等諱。不沒公。而必貶齊侯。稱人者。沒公。則但有諱義。人齊侯。兼以惡齊也。諸侯以國為體。雖据哀錄。莊猶有讎齊之心焉。讎之則其言賢之何也。賢其可賢。貶其可貶。以直報怨。春秋以之。沈氏欽韓云。莊公安之。而齊者。為愧之。從而微之。○注不沒至侯也。○周禮調人云。君之讎。視父。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明齊襄魯之臣民。皆當讎之。若沒公。則嫌魯之微者。可與齊侯。豈明亦不宜也。不沒公。而貶齊侯。為微者。見齊之臣下。莊公無為讎之不見也。

溺會齊師伐衛是也。〔疏〕

注溺會至是也。○見上三年春。穀梁於彼惡其會讎。讎伐同姓。公羊所不取。

後此者有事矣。〔注〕師及齊師圍

盛是也。〔疏〕

注師及至是也。○見下八年。

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

而讎焉〔疏〕

莊氏述祖春秋正詞云。若諸侯不享覲。不可勝讎。則書公如齊於上。書大夫如京師於下。而自如齊以異之。若諸侯不會葬奔喪。不可勝讎。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日以異

昭卒。不以日先後爲序。以大異之。

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注〕狩者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教

習兵行義〔疏〕

通義云。從禽爲樂。與讎共之。乃忘親之大者。○注狩者至行義。○桓四年傳云。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

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左傳隱五年云。故春蒐夏苗。秋禴冬狩。皆以農隙而講武事也。

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讎而

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讎。不可勝讎。故將壹讎而已。其餘從同同。

〔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讎。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凡二同。故

言同同〔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凡二同。故言同同。解云。考諸古本。傳及此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按疏中標注。亦作凡二同。故言同同。衍一同字。○注其餘至者同論之。○舊疏云。謂皆是與讎交接。更無貶文

矣。○注所以至義也。○舊疏云。一則省文。二則達其異義矣。其異義者。圍盛不稱公者。諱滅同姓。溺會齊師。伐衛不稱氏者。見未命大夫也。若不省文。無以見此義。故曰。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按此。知許慎異義。據夾谷會以駁公羊之謬矣。○注凡二至同同。○舊疏云。輕者不讎。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讎同文論之一同也。故曰凡二同矣。讀書叢錄云。按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讎。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疏。輕者不讎。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讎同文論之。二同也。故曰凡二

公羊義疏 十八

同矣。傳及此注，皆當作同同。古本非是。按孫說
是也。注明云凡二同故言同同，則重同字者是。

公羊義疏十九

莊五年
盡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疏〕

通義云。戎事不避女器。自言如齊師。惡甚矣。穀梁傳曰。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注言師衆大如國。故可以言如。按上二年會于郟。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

四年饗于祝丘。注。誓者與會郟同義。此無注。從可知省文也。下七年會于防同。

秋倪黎來來朝〔疏〕

左穀倪作郟。左氏黎作犂。春秋異文箋云。倪郟二字。古祇作兒。从人从邑。皆後起字。黎犂通假字。按莊子齊物論有王倪。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兒。漢書倪寬。鹽鐵論刺復篇云。自千乘兒寬。以治尙

書冠九卿。文學曰。兒大夫閉口不言。是倪本作兒。郟氏晉滄南江扎。記云。左氏傳成十五年。伯州犂奔楚。潛夫論引作州黎。是犂黎同也。

倪者何。小邾婁也〔注〕小邾婁國〔疏〕

杜云。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郟城。疏云。郟之上世出於郟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徒郟。宋仲子注。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郟。爲小邾子。則

顏是邾君。肥始封倪。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倪。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年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以王

命命云說文邑部。鄭齊地。春秋傳曰齊高厚定鄭田。段注左傳襄六年齊侯滅萊遷萊于鄭。杜云遷萊于於鄭國正義。鄭即小邾。小邾附庸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世本注邾顏別封小邾于鄭。為小邾子。左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小邾者邾所別封。則其地亦在邾魯間。不當為齊地。今鄒縣有故邾城。滕縣東南有鄭城。皆魯地。且鄭之稱小邾久矣。不應又忽呼為鄭也。許意鄭是齊地。非小邾國也。按段說是也。昌慮為今滕縣地。兗州府志邾城在滕縣東一里。梁水之東。周八里于欽齊乘云。邾城在繪城南。土人云小灰城。即小邾之譌也。按漢東海郡繪縣在今峰縣地也。萊子所遷別是一地。

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注〕倪者。小邾婁之都邑。時未能為附庸。不足以小邾婁名通。故略謂之倪。〔疏〕

注倪者至都邑。○通義云。今為附庸則名倪。其後受國則

名小邾婁。倪本邾婁顏之少子。肥所封。故謂之小邾婁也。蓋此時尚無小邾婁之稱。故以其取都名也。○注時未至之倪。○通義云。未能以其名通者。猶孟子言不達於天子。按孟子萬章篇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則附庸國之至微者。此注云未能為附庸。疑未能二字。沿傳文衍。白虎通謚篇。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云。不能五十里。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不合即不達也。趙注孟子云。小者不能特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名通。白虎通爵篇又云。小者不滿為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不滿謂不滿五十里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季。以鄒為齊附庸。鄒者紀之采也。然則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存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合。按韓詩外傳。亦有是語。然倪係邾婁別封。與晉封曲沃相似。曲沃已命爵為伯。或是請於周所賜。邾婁本子男小國。非其比矣。封之倪。則謂之倪。猶紀季以鄒入齊。則謂之鄒。齊語。齊桓正封城。

東至於紀鄆是也。後齊桓請於周，封之子，始有小邾婁之稱。春秋王魯附庸小國，未能以名通，故略之稱倪耳。**黎來者何名也**〔疏〕左傳云：邾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注未受爵命為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據此，倪為邾婁所封，則邾婁非附庸可知。故隱元年注謂儀父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也。**其名何**〔注〕據僖七年稱子〔疏〕注據僖七年稱子，即僖七年夏小邾婁子來朝是也。

微國也〔注〕此最微得見者，其後附從齊桓為僖七年張本文〔疏〕注此最至本文，僖七年注云：至是所以稱爵者，時附從霸者。

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附庸最微得見春秋，因其後得禮能以爵通，故於此起之也。穀梁傳：鄭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通義云：附庸名者方二十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疏〕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漢書劉向傳：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繁露滅國上云：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則齊主兵魯與宋陳蔡從之也。**曷為不**

言納衛侯朔〔注〕據納頓子于頓言納，下朔入，公入致伐，齊人來歸衛寶，知為納朔伐之。

〔疏〕注據納至伐之，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彼言納也。朔入，即下六年衛侯朔入于衛是也。公入致伐，即下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又云齊人來歸衛寶，故知為納朔伐之。**辟王也**〔注〕辟

王者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為內諱。〔疏〕注辟王至是也。○下六年傳云：王人

子突救衛。王人救之。諸侯伐之。順逆昭然矣。○注使若至內諱。○若留納朔。當書公會齊侯以下伐衛。納衛侯朔於衛。今不然。故解之。通義云。絕正其義。不使諸侯得立王之所廢也。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今驗經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皆以會大夫。不致。此下有致。足起四國實其君。貶稱人矣。按。不書納朔。為內諱。伐王書人。起其貶也。

六年春王二月〔疏〕

左氏作正月。穀梁作二月。

王人子突救衛〔疏〕

史記注引服虔云。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按。所

引蓋襄二十九年傳。為之歌王。注。不曰周人。而曰王人。猶尊王之義也。

王人者何。微者也〔疏〕

杜云。王人。王之微官也。穀梁傳。王人。卑者也。僖八年傳亦云。王人微者也。僖二十九年注。諸侯亦使微者會之。亦者。亦王人也。

子突者何〔注〕

別何之者。稱人序上。又僖八年王人不稱字。嫌二人〔疏〕

注別何至二人。○舊疏云。所以不言王人子突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稱人序在子突之上。又僖八

年。公會王人以下于洮。單稱王人。不稱字。問者之意。嫌此王人。與子突別大。故別何之。然則言嫌二人者。猶言疑二人矣。按。傳意亦欲明王人為微者。故別何之。

貴也〔注〕貴子之稱〔疏〕

注貴子之

稱。○穀梁傳。稱名。貴之也。彼注引何休。以為稱子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為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為字誤耳。則范氏以彼傳稱名為誤。通義云。尋此注意。突仍是名。何君擇善而從。故自異其說。按注云。貴子之稱。則何氏作注。以子為貴。不以突是字為貴也。穀梁注引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是卑者之常稱。爾彼以子突實微者。非公羊義。杜氏釋例云。莊

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是說進之意進之不稱名而越稱字者王之上士下士爵同而命異耳進之同中士未足以爲榮故超從大夫之例稱字以貴之也杜義以突爲字與鄭義同范氏疏亦如何義則穀梁文不誤

貴則其稱人何〔注〕據王子瑕不稱人本當言王子突示諸侯親親以責之也〔疏〕注據王至之也

○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稱人也本亦當稱王子突以責諸侯違王命之深也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注〕據不以微及大〔疏〕注據不至及大

○定二年傳云然則曷爲不言雒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此王人微者王子突貴者繫之王人之下是以微及大也故據以難通義云本當稱王子突特繫人言之耳王人耳〔注〕

刺王者朔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遣

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弱愈因爲內殺惡救例時此月者嫌實

微者故加錄之以起實貴子突〔疏〕舊疏云欲道子突但是微者矣按傳意子突不能救亦等之王人微者耳○注刺王至殺惡○桓十六年傳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外衆越在岱陰齊是朔

在岱陰齊事也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交連五國兵也上三年注云天子新立衛公留是伐天子所立也下衛侯朔入于衛是遣子突不能救也桓十六年注云傳著朔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蓋初出奔時黨援未甚可即誅絕遷延貽玩致不能討恥莫甚焉故繁露玉英云遣子突征衛不能絕諸侯得以大亂篡弒無已也是也通義云言子突乃王人耳使若王不深助留但遣微者子突無威重不能成功以爲天子殺恥矣按穀梁傳曰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

者不正是公會諸侯伐衛爲內惡殺惡者舊疏云犯微人之命惡淺犯貴者之命惡深故也弱愈校勘記云鄂本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弱改爲非按弱愈猶少愈也○注救例時○僖六年秋諸侯遂救許僖十九年夏師救齊是也○注此月至子突○經義嫌子突實微故加錄月以起其貴明王子突也與僖八年二十九年王人不同杜云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不知子突王子突故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注〕據衛侯入于陳儀不名〔疏〕

注據衛至不名○見襄二十五年秋

絕〔疏〕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

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衛朔天子之命所絕故春秋書名以絕之

曷爲絕之〔注〕據俱入也犯命也

〔注〕天子命尤重〔疏〕

注犯天至尤重○見桓十六年彼傳云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是也通義云犯天子之命當絕賤之不成

爲諸侯故生名之包氏慎言云朔得罪天子出奔當絕天子立公子留以承衛祀朔復入爲篡以盜國論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不書葬注云犯天子命重與盜國同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者也當與衛朔同科穀梁傳云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按范注云不與諸侯納王之所絕是也

其言入何〔注〕據頓子不復書入〔疏〕

注據頓至書入○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

于頓不復書入也通義云據鄭衍或言歸或言復歸

篡辭也〔注〕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篡辭書入也不直言篡者事各有

本也。殺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非殺而立者，以當國之辭言之。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諸侯有屬託力，加自文也。不書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

爲天子諱微弱〔疏〕

通義云：篡衛侯留也。○注上辟至入也。○上五年傳云：曷爲不言納。辟王也。上不言納，嫌衛朔復國無罪，故復從篡辭。嘗入以公羊之例立，入皆篡辭故也。○注不直至本也。○此道春秋通例。

○注殺而至言之。○舊疏云：卽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不去公子，是也。彼以弑君爲重，不嫌非篡，故不必以當國辭自之。○注非殺至言之。○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是也。注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非殺而立，嫌非篡，故以入言之。○注國人至曰立。○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傳立者，不宜立也。明當立桓嗣子，故嘗立以見篡。○注他國至曰納。○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是也。蒯聩得國於子輒，得爲篡者，彼傳云：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蒯聩於定十四年出奔，子無去父之義，合當絕。今還入衛，爲盜國，合當誅。晉納之，與同罪也。○注從外曰入。○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是也。注入者，出入惡，明當誅。又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注諸侯至文也。○舊疏云：卽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之屬，是也。按董子言：衛朔固事齊襄，天下患之，不書自齊入于衛者，蓋不獨齊助之，魯亦當蒙其惡也。○注不書至微弱。○天子立公子留，見上三年。按：不書出奔，爲天子諱弱是也。謂天子本當絕衛，似過衛朔不能使衛小衆，又託疾不就罪，得罪天子絕衛朔足矣。欲并其宗社絕之甚矣。

秋。公至自伐衛。

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注〕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復錄兵所從來。

獨重其本會之時。〔疏〕

注所伐至之時。○襄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按會于蕭魚。傳云。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

會以得鄭為重。是為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獨重其會時。故書至自會也。

不得意致伐。〔注〕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

從來。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

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皆例時。〔疏〕

注所伐至從來。○僖四年公會齊侯

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秋八月。公至自伐楚。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又襄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彼鄭旋服旋叛。故致伐。從不得意例也。舊疏云。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冬十二月。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十一月。公至自伐鄭。以此言之。則十六年秋伐鄭。十七年夏伐鄭。皆是鄭人不服。而致會者。正以十六年鄭叛。晉帥諸侯伐之。當時實服。明年乃叛。是以致會。十七年夏公會單子已下伐鄭者。正以比年用兵。不能服。故以得意為文。其十七年冬公會單子已下伐鄭。以伐致者。至於三伐。事實當見。故言公至自伐鄭矣。按十七年夏書致會。或與十六年書致會同意。比年用兵不能服。無為以得意為文也。或以公幼。非魯主兵。故無危辭。十七年冬則比年三伐。而鄭仍未服。故危魯以危諸侯也。舊疏又云。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已下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從此以後。鄭不肯叛。而致伐者。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彼

注云。不致之者。桓弒賢君。篡慈兄。與人交接則有危。故奪臣子辭成誅文。然則桓本不合致。而十六年致者。注云。善桓公能疾惡。同類與諸侯行義兵伐鄭也。是其得致之由。而致伐者。諸侯本欲助忽誅突。突終得國。忽死不還。以其不得伐力。故致伐也。義或然耳。○注此謂至上也。○凡上所引皆尊二國以上事也。○注公與至不致。○隱五年。公伐邾婁。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婁。三十三年。公伐邾婁。皆公獨出用兵。得意故不致。其與一國以上得意者無文。舊疏云。知然者。正以用兵得意。兵不復用。何勞致伐。不致會者。離不成會故也。○注不得意致伐。○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傳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曰。患之起必自此始矣。是公與一國以上不得意致伐者也。下二十六年。公伐戎。公至自伐戎。是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者也。舊疏云。不得意所以致伐者。兵將復用。重錄兵所從來故也。○注公與至致會。○舊疏云。即哀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會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也。其得意致會者。以其成會也。按。成十六年。公會晉侯齊侯。已下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不見。見大夫執。而致會者。傳云。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是其變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即宣七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之屬。是也。其不得意不致者。無功可言故也。按。八年春。公至自會。則致矣。不知舊疏何云不致也。公與二國以上會盟。不致者多。蓋得意者皆致。其不致者。未必皆不得意也。○注公與至致地。○舊疏云。即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是也。其得意致地者。離不成會故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即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其不得意所以不致者。無功可致矣。按。盟唐所以爲不得意者。彼注云。後背隱而善桓。復爲唐之盟故也。○注皆例時。○舊疏云。即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之屬。是也。其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注云。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成六年春。王二月。公至自會。注云。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是也。而襄十一年。公至自伐鄭。公至自會。不滿二時。而皆在日月下。何氏不注。蓋皆不蒙月故也。成十六年。公至自會。亦不滿二時。而在日月下。是不蒙月明矣。成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注云。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然則公至亦不蒙月矣。

衛侯朔入于衛。

何以致伐〔注〕據得意〔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伐誤會○注據得意○伐衛納朔朔得入衛是得意矣而書致伐故據以難

不敢勝天子也。

〔注〕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為危錄之〔疏〕

注與上辟王同義○上五年公會五國伐衛傳云曷為不言納衛侯

朔辟王也蓋若伐衛而去不留納朔以辟王兵然所以正其義此雖得意然勝天子以逆犯順危甚故不與其得意也○注久不至錄之○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彼注云月者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今公伐衛歷四時久而不月危之者不與伐天子雖不久亦危故不必錄月異之也

螟〔注〕先是伐衛納朔兵歷四時乃反民煩擾之所生〔疏〕

漢書五行志云殿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

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按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爾雅釋蟲食苗生心螟食葉蝻食節賊食根蠹蝻皆螟類故煩擾貪利均致蟲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疏〕

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經作衛俘校勘記云岳聲孚聲古音同第三部杜云公穀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正義說文保从人桀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

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按左疏是也保古與寶通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寶孟喜作保書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魯世家作無墜天之降葆命鐘鼎款識許子鐘永保鼓之楚邛仲南和鐘子孫永保用之齊侯鐘子孫永保用高皆寶字義也

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留侯世家：取而葆祠之。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必古皆作保。篆體保與俘相似，故左氏誤爲俘也。杜又以爲俘囚，未免依違矣。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注〕以稱人共國辭。〔疏〕

注以稱人共國辭。○舊疏

云。注言此者。欲決下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不言人也。言以稱人共國辭者。謂稱齊人可以兼得兩國人之辭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

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注〕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

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

也。不爲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爾寶者。玉物之凡名。〔疏〕

注雖本至其事。○舊疏云。言春秋善齊侯之讓。是以不言

衛人而稱齊人。所以起其讓事矣。按傳主惡魯。故歸讓於齊。其實齊襄亦非能讓之人。左傳謂文姜請之。欲說魯以謝罪。應是其實。齊襄藉衛讓魯。春秋因其可與而與之耳。○注主書至利也。○通義云：齊人來歸衛寶。分惡於齊也。成篡而後賂之辭也。取郕大鼎于宋。專惡於魯也。賂而後成篡之辭。按孔氏用穀梁義。彼傳云：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然惡戰則殺矣。是也。繁露王道云：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囿圉之平也。亦段葆爲寶。惟文有脫誤。意謂誅魯受衛寶以平罪名。大旨亦惡魯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以逆王命而納罪惡。卽無所利而爲之。其惡已難貫矣。況利之。○注不爲至謝爾。○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諱。今此書見。故知不爲大惡矣。按此爲事畢受謝與受賂以成宋亂者不同。彼本會稷討宋受賂而還。故爲大惡。此原非利動。猶今律

事後受財。枉者准枉法論。不枉者准不枉法論。准者至死減一等也。○注寶者至凡名。○舊疏云。猶言玉物之總名耳。定八年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也。按說文。山部。寶。珍也。詩。崧高云。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珍與瑞皆玉物之總名也。史記。衛世家云。成王舉康叔為周司徒。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定四年左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綉。旃。旆。大呂。皆衛寶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疏〕
杜云。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疏〕

四月。書辛卯。為月之六日。夜。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辛卯夜。一本無夜字。穀梁傳作昔。九經古義云。辛卯昔。

傳曰。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王逸楚辭注云。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莊子注曰。昔。夕也。天官。膳人注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且昔從事。且昔猶且夕也。昔亦訓夜者。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為國君。張湛云。昔昔猶夜夜也。段氏玉裁毛詩古音考云。夜音裕。昔音錯。考工記。老牛之角。紵而昔。鄭司農云。昔讀如交錯之錯。古音昔。夜同部。故得通用。後漢書。張衡傳。發昔夢於木禾兮。注。昔。夜也。是也。段又云。古多段。昔為夕。左傳。為一昔之期。列子。昔昔夢為國君。皆是也。釋文所載一本非。下傳明云。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夜為日入。至於星出之名。與下夜中別。則宜有夜字。實。左穀作隕。說文。雨部。實。雨也。齊人謂雷為實。一曰雲轉起也。阜部。隕。从高下也。易曰。有隕自天。實隕音義皆近。星實字。當作實。為正。隕。假借也。故史記。宋世家。實星如雨。亦作實。論衡。藝增篇。亦引作實。周禮。大司樂疏。引作星實。而雨。字林。實。即隕字也。杜云。日光不匿。恆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恆星者何。列星也。〔注〕恆。常也。常以時列

見。〔疏〕
注。恆。常。至列見。爾雅。釋詁。恆。常也。左傳。注。同。穀梁傳。恆星者。經星也。經亦常也。

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注〕反者。

星復其位〔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鄂本。何上有則字。常據補。杜以長麻校之。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尙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然則無以知夜之中。故舊疏云。謂無所準度故也。○注反者。星復其位。○詩猗嗟云。

田矢反兮。箋云。反復又執競云。福祿來反。傳反復也。故星復其位曰反。鬼谷子掉闔云。益損去就倍反。注去而復來曰反。是也。星復故知夜中。夜中即星實之時。所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也。舊疏謂星反附在半夜之後。則知鄉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非也。傳明云不及地尺而復。則並未及地。無緣至半夜後也。穀梁傳云。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耳。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

〔疏〕

漢書五行志云。左氏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爲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按此所據左氏說。公穀皆以爲非雨而如雨也。范甯訓如爲而非。穀梁義。穀梁云。其隕也。

如雨無星隕而雨說也。

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注〕不修

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疏〕

注不修至春秋。○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檣杙也。魯之春秋。

韓起所見。所云不修春秋也。舊疏云。據此傳及注。則孔子未修之時。已謂之春秋矣。而舊解云。孔子修之。春秋成。謂之春秋者。失之遠矣。按前卷疏引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說照辭。具有其文。又沈文何云。嚴氏春秋引觀周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先鄭云。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後鄭云。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檣杙。然則春秋本魯史舊名。孔子因而不改耳。故墨子明鬼篇。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也。其言百二十國寶書者。按唐虞萬國。殷三千。周千七百七十有三。春秋以下。兼國多矣。故魯大夫對孟孫曰。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

者無數十焉。然當時外史所掌，尙得百二十國。故墨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也。杜預以春秋爲魯史之名是也。謂孔子因魯史策，舊成文則非。孔子據魯立義，以託之空文，不如見之行事。內魯而外諸夏，以魯爲主，故用魯舊史之名。與韓宣所見羊舌肸所習，申叔時所教，同實異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舊春秋也。今作弑，孔子所修春秋也。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注〕明其狀似雨爾，不

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疏〕

毛本星實誤倒，論衡藝增篇引此傳說之云：君子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通義云：蕭楚曰：自上而落謂之實。

星霜皆實，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實後言霜。星麗于天，見實則知之，故指言星。實一字先後不妄，有如此繁露玉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事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彘隊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注明其至兩星。○論衡云：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兩星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丈尺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穀梁傳云：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我知恆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殞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殞。其解經不言雨而言殞星，其亦以爲狀似雨可知。○注不言至錄之。○論衡言之詳矣。何以書記異也。〔注〕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周之四月夏之二

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侯朔，是後遂失其政，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實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心

見其虛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虛危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疏〕列星

至之

象○舊疏云。言分者。謂十二之分野矣。言守度者。守三十度爲一次矣。言諸侯之象者。謂星度有多少。若諸侯之國有大小耳。穀梁注引鄭君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輿鐵論論災云。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分于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宿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殞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開元占經引許慎曰。衆星者。庶民之象也。與列宿俱亡。中國微滅也。鄭元曰。恆星。謂列舍。持天子之正也。不見者。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又應明象諸侯。旣然將強大也。穀梁注引劉向又云。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又中夜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注周之至當見。○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注。弧在輿思南。疏引三統歷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元嘉歷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弧星近井。因井有三十三度。其度旣寬。故舉弧言之。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下有三星曰罰。其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是參伐等宿皆近弧也。於時南方之宿盡當列見。固不僅參伐等宿也。○注參伐至平也。○洪範五行傳。好攻戰。注。參伐爲武府。齊氏召南考證云。天官書。參爲白虎。罰爲斬艾事。張守節正義云。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卽其說也。狼注。主持衡平。稍費解。狼在參南。與弧相近。不屬南方。朱鳥。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也。權。軒轅也。柳爲鳥注。又古人每以鳥衡並言。故曰。吳楚之強。候在熒惑。占爲鳥衡。正義云。鳥衡。柳星也。然則持衡平。祇可言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不可以言天狼矣。存疑於此。按狼亦近弧。弧在井之分域。故得兼主持衡平之義。其實狼爲野將。主侵掠。見史記正義。蓋何氏舉大體言之。非如後代推求之密也。○注皆滅至之象。○威信。鄂本。宋本同。毛本信誤。儀。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示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

宗謀祖己成王泣金縢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弑譚遂邢衛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弑殺五世乃定此其效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向習穀梁歆習左氏義皆相近志又云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糶釋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亦卽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義也○注時天至日卑○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野也先是衛侯朔奔齊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人救衛魯公子溺專政會齊以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衛逐天王所立不義至甚而自以爲功民去其上政繇下作尤著故星隕于魯天事常象也易林豫之訟星隕如雨多弱無輔強制陽陰不得安土正閭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正作政當據正○注星貫至宮也○舊疏云卽上備云房爲天子明堂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爲明堂心爲天王矣既有天王復有明堂布政之象也按上備當星備之誤星備亦見周禮大宗伯疏所引文耀鉤火星火字亦誤開元占經六十云心爲明堂中大星火當作大也舊疏又云火見於周爲五月者謂昏時今在周之四月是以半夜之後乃房星見其虛危斗者謂在夜半時明矣未墜釋文同校勘記釋文當本作未隊直類反文三年定八年皆作而隊直類反可證釋文凡音直類反者字皆作隊○注虛危至王事○史記天官書云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虛危正義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齊占候也又云虛危青州周禮保章氏職注云元枵齊也律厯志云子爲元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虛危齊分野也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是歲歲在元枵齊分野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霸復興周室也董仲舒劉向以爲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經義雜記云按董劉以常星爲二十八宿人君之象鄭康成云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劉合何氏以列星爲常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爲常列宿皆隨文立解蓋不知常星卽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之文當從劉子駿

以爲象中國微。杜說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歿，非子政說。此經言詳理精，可爲人君炯鑒。後之君子，采此以爲規諫，未必無補云。舊疏云：齊桓行霸者，虛危斗也。有王事者，房心見也。按陽穀之會，見僖三年。彼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未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所謂有王事也。

秋大水〔疏〕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通義云：莊公忘仇，不孝於禰廟之罰。

無麥苗。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注〕 苗者禾也。生日苗，秀曰禾。據是時苗微麥

強，俱遇水災，苗當先亡〔疏〕

注苗者至曰禾。○今傳正義引作禾初生日苗，係使人易了，非注文有關也。說文禾部，禾嘉穀也。三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又云

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之言續也。又云：米，粟實也。象禾實形。又云：梁，米名也。則禾卽梁也。其米爲梁，其實爲粟。其粟之實爲禾，其始生爲苗。春秋說題辭云：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粲然爲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以食。是生日苗，秀曰禾，苗卽禾也。經傳多以禾與諸穀並舉。詩七月：黍稷重穆，禾麻藜麥。管子封禪篇：鄒上之禾，北里之黍。呂氏春秋任地篇：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又言禾黍稻麻藜麥六者之貴。淮南子地形訓：言麥稻黍稷禾五者之各有所宜，是禾本梁之專稱。其黍稷稻粱連言藜者，亦得稱禾。聘義：聘禮所載之米禾，則不專指粱也。如粟亦粱之專稱，而他穀之未去甲者，亦稱粟。說文：粟下云：稻重一石爲粟二十斗。因事難件繫，得假借通稱也。管子小問篇：管子曰：苗始其少也，胸胸乎何其孺子也。及其壯也，莊莊

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油油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子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茲免則秀象也。茲滋也。免。俛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苗本禾未秀之名。因以黍稷未秀者亦通稱為苗。如詩彼稷之苗等。是若論語惡莠恐其亂苗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則皆指禾言之。春秋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何邵公云。水旱螟蠹皆以傷二穀。然不書穀名而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蓋春秋是望人正名之書。故在秋曰苗。在冬則曰禾。即一物而隨時定稱。不相假借。況以黍稷通稱者。濫施乎。故公羊云。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彼無麥然後書無苗。穀梁麥苗同時也。皆知苗即禾之未秀者。何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此最得經意。杜元凱云。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范武子云。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皆不知苗即禾也。故春秋當從公羊。穀梁雖得經意。惜范氏不足以傳之。按經傳言穀必及禾。否則或舉禾實則曰粟。舉粟米則曰梁。後世誤以粟稷為一物。由俗名稷為高粱故也。詩生民。誕降嘉種。維稷維芑。說文引作嘉穀。爾雅釋草。稷赤苗。芑白苗。玉篇云。稷即今赤梁。芑白梁。故毛傳即用爾雅釋詩也。詩碩鼠。無食我苗。毛傳。苗嘉穀。詩生民。種之黃茂。毛傳。黃嘉穀。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史記周本紀。唐叔得嘉穀。嘉穀。嘉禾。其詞一也。實者為梁。韋昭音語注。梁食之精者。三蒼。梁好粟。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蔗梁只。崔駰七發云。元山之梁。呂氏春秋作元山之禾。是禾即梁也。今俗謂之小米。對稻之為大米也。周之秋為今五六月。禾熟於八月。此在秋初。仍為禾也。○注據是至先亡。○左傳疏云。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為水漂殺也。按。孔以麥苗之別是也。謂苗為五稼之苗。猶沿杜氏之誤。說文。麥金也。金玉而生。火玉而死。淮南墜形訓。麥秋生夏死。蓋麥種有早晚。早者夏之三四月可熟。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是也。遲者須夏之五月也。然麥皆已彊。苗較為弱。故云苗當先亡。今兼云無麥苗。故難。據以

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蠹皆以傷二

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疏〕穀梁傳曰。麥苗同時也。謂同時死也。麥以秋種夏熟。禾以春生秋熟。五月大水方種之。禾不能長。遂將成之麥。又復

漂沒。故云待無麥然後膏也。繁露竹林云。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注。明君至責人。○舊疏云。謂災傷五穀者。皆人行致之故也。按。如五行志所記是也。○注。水旱至乃書。○此道春秋通例也。舊疏云。大水傷二穀。書于經者。即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其旱傷二穀以上書者。即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其螟螣者。即隱五年經書螟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文八年經書蠲之類是也。通義云。禮。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歉則君徹膳。鵠鷄。饑則徹冕。雁。饑則去雉。兔。康則損。圍。獸。至於大侵。不祭肺。不貳味。臠道不除。祭事不縣。謂之變有殺也。春秋一穀不升則不膏。故曰饑。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饑。凡四等。後漢書肅宗紀詔曰。春秋膏無麥禾。重之也。是也。○注。然不至最重。○舊疏云。災傷麥苗常膏。即此及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屬是也。按。經傳有九穀。六穀五穀。九穀者。周禮太宰職。正三農。生九穀。先鄭注。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無。秫。大麥。而有梁。苽。汜。勝之。膏以稻。米。黍。麻。秫。小麥。大麥。小豆。大豆。齊民要術。言九穀。忌日。小豆。稻。麻。禾。黍。秫。小麥。大麥。大豆。米與禾皆即粢也。六穀者。周禮膳夫職。注。謂。黍。稷。粱。麥。苽。小宗伯六齋注。同。五穀者。周禮職方氏職。宜五種。注。稻。黍。稷。麥。菽。其注。疾醫。據月令。數。麻。麥。稷。黍。豆。以配五行也。按。北方食以禾米為主。南方食以稻米為主。五穀當數禾。黍。稷。稻。麥。二說。遺去稻禾。或遺去禾。皆非。五穀中。尤以麥禾為重。春秋時。各國皆在北方也。

何以書記災也。〔注〕先是莊公

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疏〕

注。先是至所生。○洪範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傷父兄。則稼穡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

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劉向以為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威公。嚴釋父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舊疏云。伐衛納朔者。即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蔡人伐衛。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夫人數出淫泆。即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之屬。故言數出。按。兵者水象。夫人失正。故皆致水災。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疏〕

杜云。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方輿紀要云。穀城在今東平東阿縣治。今日小穀。按春秋凡單言穀者。皆濟北之穀城縣也。穀梁傳。婦人不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注〕據次于陘。俟屈完不書俟。〔疏〕

注據次至書俟。○僖四年。次于陘。傳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

也是也。經不言俟也。

託不得已也。〔注〕師出本為下滅盛興。陳蔡屬與魯伐衛。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諱

滅同姓。託待二國為留辭。主所以辟下言及也。加以者。辟實俟。陳蔡稱人者。略以外國辭稱。知微

之。〔疏〕

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杜云。期共伐郟。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是也。但無託不得已義耳。范云。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陳蔡不稱師。又無侵伐。文何以知其來伐也。服虔亦云。言共欲伐。郟見左疏。○注師出至及也。○與

鄂本。監本。閩本同。毛本與誤與。又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疏中諸本亦同。鄂本又作人。非。舊疏云。陳蔡與魯伐衛。即上經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也。同心又國遠者。欲對齊宋。雖亦同心。而近魯。是以不得託待齊宋。辟下言及者。即下經師及齊師圍成是也。凡言及者。汲汲之詞。若此時已出師。更無所待。即下文言及。乃至汲汲之甚者。便是魯人欲得滅同姓。孜孜之深。是以託待陳蔡以辟之。按何意以魯本欲滅成。託言為陳蔡所約。有不得已之意。姑次于郎以俟。又辟下文之及齊師。非我汲汲也。左疏引服云。欲共伐郟。亦取公羊為說。通義云。本與齊師約共圍盛。而託言陳蔡將來伐。不得已出師待之。下竟不見陳蔡加兵之事。不嫌是實俟。故得如其意書之。深惡魯之陰謀。積慮成於滅同姓。左疏引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直以魯

眞有俟陳蔡事矣。按孔氏亦惑於范甯之說。孔穎達云。陳蔡於魯。竟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構怨。何因輒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詞。非防寇拒敵之稱。若使畏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俟是也。然則卽魯欲託辭。必託之有因。魯與陳蔡素無嫌怨。自不得託言陳蔡來伐也。○注加以者。辟實俟。○舊疏云。若其實俟。宜但云師次于郎。俟陳人蔡人而已。今言以明更有由。以乃始俟之。故言加以者。辟實俟也。○注陳蔡至微之。○校勘記云。鄂本人微。作知微。毛本作人者。誤。當據正。知微之三字。爲句。言本無此事。故從微者。稱略之。同外國辭也。

甲午祠兵〔疏〕

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治兵。包氏慎言云。春有甲午祠兵。二月十四日上書。春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下書夏師及齊師圍盛。盛降于齊師。傳云。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

後祠兵于是。然則圍成之師。雖以正月出。而次于近郊。至二月甲午。乃祠兵習戰。故傳以爲久也。若祠兵之文。明魯之不亟亟於取成。以殺滅同姓之恥。則甲午非正月審矣。長麻以爲正月十三。非也。禮記曲禮。外事以剛日。注。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又表記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注。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外事若此是也。禮疏引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事。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內剛柔故也。孔意以郊在國外。應用剛日。而用辛。社稷是郊內事。應用柔日。而用甲。以郊社尊。不敢同於外內之義故也。若然。昭十八年左傳。鄭子產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注。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然則治兵時。皆於廟習於城內。此云祠於近郊者。蓋治於郊者。軍旅之常。在城內者。鄭因救火。故非常所欲毀游氏廟也。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

〔疏〕

注禮不至士卒。舊疏云：何氏之意，以為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故曰祠兵矣。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戈戟劍楛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為授兵于廟，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駁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為祠，因而作說如此。周禮司馬職：仲夏教芟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為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詩小雅采芣箋引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傳文也。公羊為祠兵，此為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為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按鄭氏直以公羊祠兵為治兵之誤，與何氏異。經義雜記云：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不徒使云云，又詩采芣振旅闡闡，正義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氏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為祠兵，此引春秋傳公羊文也。又周禮大司馬之職：仲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釋曰：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又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日，注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正義引異義公羊左氏說，鄭駁之曰：公羊字誤，以治為祠，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振衆而還，正義曰：公羊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何休公羊為出曰祠兵，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所見本異也。琳案：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為治兵，知公羊作祠，是聲近之誤，鄭君徧通諸經，而折衷之，故能灼然明見其誤。詩箋周禮注用公羊經，改作治，詩正義所言是也。春秋正義謂鄭所見本異，則又游移無定矣。異義所載公羊已作祠兵，何氏因曲為之說，蓋俱株守一家，依文順字之過。唯鄭氏精於校勘，故不為誤本所惑。按何氏作祠兵說，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同，是公羊先師家言，鄭氏必欲強左公羊從左氏，亂其家法矣。通義云：謹案祠兵師說以為祠五兵，矛戟劍楛弓矢，及始造兵者，周禮祭表貉，鄭司農云：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也。是古有祠兵禮也。又按爾雅釋天：禡，師祭也，亦即祠兵之義。

入曰振旅〔注〕五百人為旅〔疏〕

注五百人為旅。○周禮大司馬

文 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

於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衛後也。

〔疏〕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注言與至如一。○繁露五行逆順云。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閑習之。因於彼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史記主父偃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

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力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按。彼以振旅治兵。分春秋。本周禮說。周禮大司馬職。分仲春爲振旅。仲秋爲治兵。賈疏。春主農事。故以入言之。秋當威武。故以出言也。要皆爲習戰之用。故云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將出至見也。○釋文。振訊。本又作迅。按說文。迅。部。迅。疾也。爾雅釋詁。迅。疾也。又。振訊也。釋獸。狼。絕有力。迅。此振訊。卽振迅。與奮迅同義。詩。雄雉。箋。奮訊。其形貌。禮記樂記注。奮。訊也。是也。詩。七月。傳。莎雞。相成而振訊之。與此同。皆謂奮疾也。爾雅釋言。振。訊也。廣雅釋詁。振。訊。動也。蓋振訊。轉注爲訓。義同。振訊。連文爲詞。當時語也。互見者。兵出振訊。士衆。兵入。應祠饗也。○注。祠兵。至後也。○爾雅釋天。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注。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尊老在後。復常儀也。詩疏引孫炎注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詩采芑傳。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然則平居習戰。亦有祠兵振旅之名。詩則指宣王南征。師出師還之稱。與此祠兵爲出師同。與周禮所指事異。其習戰則同也。

言乎祠兵。〔注〕據不書。〔疏〕舊疏云。正謂他處皆不書。卽例不書矣。而此書之。是以致難。爲久也。〔注〕爲久稽留之辭。〔疏〕

注爲久稽留之辭。○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久則久。注。久。留也。稽亦留止之義。漢書食貨志。蓄積餘贏。以稽市物。注。稽貯滯也。說文繫傳云。稽。禾之曲止也。力異也。有所異處。必稽考之。卽遲留也。舊疏云。爲猶作。言作久稽留之詞。曷爲爲

久〔注〕據取長葛久之〔疏〕

注據取至久之○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是也舊疏云彼書為譏其久今以祠兵為久稽留之辭似於義反故難之按何意謂長葛於五年

冬圍六年冬取其久已明此第言祠兵不見久義故問之爾

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注〕諱為久留辭使若無

欲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明盛非內邑也〔疏〕

於是與焉同義戰國策西周策君何患焉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此然後祠兵於是即然後祠兵焉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

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彼於是亦當作焉字解○注諱為至之意○言為久留辭諱其滅同姓也通義云久俟齊侯不至又遲其祠兵之日以深絕盛人之疑○注因見至邑也○舊疏云出曰祠兵即爾雅出曰治兵之文也今書祠兵即是出竟之義則知下言圍成者非內邑明矣按繁露王道云言圍成甲午治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蓋下言圍成此言祠兵明非迫脅見魯亦欲滅盛也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疏〕

左氏穀梁作郟左傳隱五年注郟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釋例土地名郟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成鄉史記項羽本紀別攻城陽正義地理志

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郟伯國姬姓之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于郟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續漢郡國志云濟北國成本國注左傳衛師入郟通典雷澤縣在濮州古郟伯國也土地名盟會圖疏郟在濮州雷澤武王封季載于郟大事表云高江村曰武王之母弟郟叔武封于郟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三十里有壘城壘即漢剛縣故地而郟在其西南蓋近寧陽矣魯成邑在寧陽東北九十里蓋亦以近郟而得名按濮州近魯遠齊寧陽與齊魯俱近剛縣或即剛父所指應是一處魯成邑為魯之北界所謂無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是也應與郟近

成者何盛也〔注〕以上有祠兵下有盛伯來奔〔疏〕

注以上至來奔○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按由此至文十二年

計六十九年若本年已滅盛不得彼時盛伯尚在若其子孫不應稱爵或此盛降于齊周之附庸不知何時為齊所滅故有盛伯來奔事也

盛則曷為謂之成諱同姓也〔注〕

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疏〕

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鄭霍魯衛毛帥邾曹滕畢原鄆郕文之昭也是盛為同姓也繁露玉英云變成謂之盛諱大惡也又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入成及

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通義云成者盛之都邑本當言伐盛圍成諱之故但舉成不繫國也都而言滅者與夏陽同義謂盛都成亦以意言耳○注因魯至云爾○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注成仲孫氏邑是魯有成邑也九經古義

云成本盛國成與盛通釋名云成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郭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本伯爵二傳皆作鄭傳二十四年鄭為文昭故穆天子傳天子賜盛伯為上姬之長鄭後為魯邑昭七年左氏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

說文鄭魯孟氏邑是鄭與成一也故此傳云諱滅同姓公羊禮說云惠說非也若此處為假借之字經義從此晦矣盛與魯同姓春秋所甚惡也傳曰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為絕滅同姓也注云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此即禮所謂滅同姓名也然則何

以不絕魯侯內大惡諱也諱莫如深故變盛謂之成魯本有成邑使若圍成然成為內邑不應圍欲人力素而得之曰此非圍成特臧盛耳變盛為成為內諱耳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此類是也故繁露謂諱大惡也若以成與盛通而聖人之微言幾息

矣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式縣式則成之誤即續漢志濟北之成縣也惟以為本成國者誤曷為不言降吾師〔注〕據戰於宋不言歸鄭〔疏〕注

戰至歸鄭○舊疏云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彼則不言宋歸于鄭此言成降于齊師故難之其歸字有作敗字者誤也按彼經無歸鄭義似作敗為是此魯齊共伐成成降于齊其實亦降魯辟之但言齊彼魯鄭共戰宋言戰乃敗

彼不但言鄭敗是不為魯辟故據以難

辟之也〔注〕辟滅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後降於齊師也降者

自伏之文所以醇歸於齊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文不書盛伯出奔深諱之〔疏〕

注辟

滅至於齊○通義云魯待齊而後克成故得歸惡于魯因為內辟滅同姓之文按因辟故但書圍而已不言降我也玉篇降伏也降有下義見爾雅釋言即伏羲也○注言及至滅之○舊疏云以及者汲汲之文故也通義云然言二國同圍則亦同受降可知此成即魯所取以為孟氏采者也左氏順經作傳乃有修德退師之說抑失事實○注不月者順諱文○舊疏云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今此亦滅而不書月者順諱文使若不滅矣按圍例時諱滅故從圍國常文矣○注不書至諱之○舊疏云正欲決莊十年齊師滅譚子奔莒之屬書其出奔也今成被滅至文十二年春乃書盛伯來奔於所傳聞世不言所奔者深諱故也按書盛伯來奔則國滅明故不書來奔深諱之文世來奔之盛伯恐非此年盛伯說見上

秋師還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疏〕通義云還者何善辭也者文十三年傳文弟子據彼難此不當善而言還意

病之也〔注〕

慰勞其罷病〔疏〕注慰勞其罷病○禮記少儀云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師還曰疲疏引此傳云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為注也按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罷皆訓勞國語

齊語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注罷病也。是疲罷勞。輾轉爲訓也。易中孚六三爻詞曰。或鼓或罷。史記平原君傳。臣不幸有罷癯之疾。皆讀若疲。通義云。言非善之。但閱其罷病耳。

曰師病矣〔疏〕

通義云。文王之法。師出不

踰時春而祠兵。秋而振旅。君子以師爲病矣。

曷爲病之〔注〕據師出皆罷病。曷爲獨勞此病也〔疏〕

注據師至病也。○廣韻勞。慰也。郎到切。讀

如孟子滕文公篇勞之禮記曲禮君勞之則拜之勞。謂師出皆病。曷爲獨於此役慰勞之也。

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

〔疏〕

注明君至在君。○通義云。本當言公至自圍成。緣諱滅同姓。沒公不舉公至。而舉師還。然滅同姓自公之過。於師無罪。故不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以不善反曰復。後出師久。亦不錄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繁露奉本云。故師出者

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劫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過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子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按隱三年注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所謂師之罪也。此重在君滅同姓。舉其重者。故歸其善於師。非師真無罪也。故舊疏云。所以慰師者。明君之滅同姓。非師之罪。其重在君矣。繁露說微異。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遯也。○注因解至汲汲。○舊疏云。正以及者。汲汲之辭。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注〕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

弟〔疏〕

冬十一月。經有癸未。歷爲十月之七日。十二月之八日。十一月無癸未。○注諸兒。至從弟。○史記齊世家。釐公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

爲襄公。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常與無知鬪。及立。緦秩服。無知怨。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問襄公曰。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蔑。遂獵沛丘。見疑。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疑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蒍三百。蒍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蒍。蒍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蒍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蒍先入。蒍先入。卽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蒍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與左傳所載大同。較爲詳備。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公羊義疏二十

莊九年
盡十年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疏〕

齊世家云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繁露王道云衛

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故穀梁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疏〕

暨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蔣蔣暨通段字隱六年左傳猶懼不蔣注蔣至也玉篇且部暨與也至也是也杜云蔣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蔣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

一統志蔣亭在兗州府嶧縣東故繒城北

公曷爲與大夫盟〔注〕据與高僎盟諱不言公〔疏〕

注据與至言公○見莊二十二年彼經云及齊高僎盟于防傳齊高僎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

晉徵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是也因與大夫盟諱沒公故据以難

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注〕据高僎名〔疏〕

穀梁傳公不及

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義異彼以齊無君故不名此以諱與大夫盟不名也故注云据高僎名明非衆也杜云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亦非公羊義

爲其諱與大夫盟也

使若衆然〔注〕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歃血約誓。故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不月者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故深諱使若信者也不致者魯地也。子糾出奔不書者本未命爲嗣賤。故不錄之〔疏〕

注鄰國至愈也。○釋文作歃。何校本同。僖二十九年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會且不可盟。則甚矣。春秋諸侯之臣見鄰國之君皆稱臣。故云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與盟。故諱之使若衆然。杜云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蓋春秋譏莊公之盟也。文七年左傳云不稱名衆也。故此不稱名使若衆然也。使若悉得諸大夫約束之者愈者。謂較與一二大夫盟。恥少殺也。○注不月至者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經今不月。使若信者謂若大信也。不謂月非信辭也。齊世家云。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自少好善。齊大夫高篋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篋立之。是爲桓公。八年左傳曰。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其言無知難作。子糾來奔。與何注同。其言小白出奔。在襄公立後。與史詛同也。魯不與糾而與之盟。致更迎小白。伐齊不克。故深爲諱。左疏引賈服。亦以爲齊大夫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安之。齊人歸迎小白。意謂迎小白者。卽盟蕞之大夫也。與何義同。穀梁傳。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注不致至地也。○舊疏云。正決桓二年秋。公及

戎盟于唐。公至自唐之文也。若然。定十二年。公圍成。成內邑。書致者。彼注云。成。仲孫邑。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注子糾至錄之。○舊疏云。決桓十年。鄭忽出奔衛之故也。子糾奔魯。宜言來奔。而言出奔者。據齊言之也。糾小白皆襄公庶弟。襄公被弑。故不得有命爲嗣事。

夏。公伐齊。納糾。〔疏〕

舊疏云。無子字者。與左氏經異。釋文。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按。疏家所據左氏本。本作納子糾。釋文所據左氏作納糾。亦作納子糾。經義雜記云。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氏公穀並同。今左氏經

作納子糾。子衍文。沿唐定本之誤也。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愍之。可見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正義本作納糾。故引公羊傳云。糾者何。公子糾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按。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皆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則正義雖不從公羊及賈氏說。亦以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間有稱公子者。以皆辭有詳略故耳。則此無子字。甚明。至引定本有子爲證。以難舊義。則孔氏之疏也。又取子糾。下引公羊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按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愍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愍之乎。劉與賈同。沈文何。駁賈。劉炫從賈。其意雖異。然卽此可推至是。始稱子。前但稱糾而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既云亦作納子糾。以及隋唐皆作納糾。公羊疏云。無子者。與左氏經異。穀梁釋文云。伐齊。納糾。左氏作子糾。此皆爲定本所誤。穀梁傳。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掣之也。

納者何。入辭也。〔疏〕

通義云。使之入之辭也。

其言伐之何。〔注〕據晉人納捷菑于邾。婁不言伐。

〔疏〕

舊疏云。隱七年傳。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彼注云。加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然則此傳非問輕重兩舉而亦言之。下十年傳云。倘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然則侵伐戰圍入滅數者相對。是其

輕重之名。今以納問伐。直據納捷苗不言伐而已。實非輕重兩舉。故得言之矣。按。納與伐非輕重之辭。已明。傳言之。無義例也。○注據晉至言伐。○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苗于邾。婁是不言伐也。通義云。據實入不舉伐。納頓于頓之類是也。按。戰不言伐。圍不言戰。舉圍陳已重。何庸言伐也。不得據彼為難。

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注〕伐者非入國辭。故云爾。〔疏〕穀梁傳云。當可納而

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注引何氏廢疾云。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邾。故卑之曰人。今親納仇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釋之曰。于仇不復。則怨不釋。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

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諱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劉氏逢祿難曰。譏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為惡內。非也。敗非大惡。為王者伸義養威。故諱之。至於復仇以死敗為榮。特不諱以起義。人果不量強弱。萬死不顧一生。而

不義殺人者懼矣。乾時之戰。正責公無復仇之心。而在下僅能以為名耳。反以為惡內。於義短矣。按何氏上注云。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即用穀梁可納不納之義。特不以乾時之戰。不諱為惡內

耳。廢疾所云。亦非何氏定論。通義云。伐下納者。目所為伐事耳。與入辭異。不言弗克納者。別於納不正者也。○注伐者至云爾。○舊疏云。下十年傳曰。倘者曰。侵。精者曰。伐。然則伐者雖重於侵。仍非入國之義。是以此經兼舉其伐。見不能納矣。按。納者內不受

辭。因不受而伐。而非能入國辭。故云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

當去國。見挈言公子糾。〔疏〕注據下至子糾。○上齊下糾。嫌與上鄭下段當國文同。故解之。下經云。齊人取子糾殺之。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彼注云。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

其宜爲君。則下經舉子。見其宜爲君。知此經單言糾。非常國辭。既非常國辭。今但宜去國。言公子糾。作見挈辭而已。今不稱公子。故問之。穀梁注云。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挈之也。君前臣名也。〔注〕

春秋別嫌明疑。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故去公子。見臣於魯也。納不致者。言伐得意不得意可知。猶遇弗遇例也。不月者。非納篡辭。〔疏〕禮記曲禮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對至尊無大小。

皆相名正義。成十六年。鄆陵之戰。公陷於淖。欒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是書之子。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案昭元年左傳。秦伯之弟鍼辭曰。臣與羈齒。是公子於鄰國。君前稱臣事也。○注春秋至爲臣。○繁露十指云。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又云。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嫌糾但齊君前稱臣。魯君前不臣也。○注禮公至魯也。○詩柏舟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疏。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白虎通五行云。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是公子無去國道也。故去公子。見臣於魯。通義云。去公子者。著糾之已。臣於魯也。禮。公子無去國道。仕於他國。則不得更稱公子。公子云者。吾公之子也。非可相假。假令齊侯之子。而稱公子於魯。則且嫌爲魯公子。故糾爲魯臣。卽無稱公子之道也。糾既來臣。雖四方納之。猶當爲臣禮。下經取子糾。文承齊人。乃無君前之義。是以得舉貴稱矣。○注納不至可知。○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今此納糾。不得入。而但書伐。其不得意可知。故不須致也。亦并不致伐也。○注猶遇弗遇例也。○遇者。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弗遇者。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是也。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而不及遇者。正以遇有遇不遇之別。明書遇者得意。書弗遇者不得意明矣。毋勞以致不致分也。猶此書伐以納。下卽云。齊小白入于齊。弗克納。已明不須更致矣。○注不月至篡辭。○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此非納篡。故不月也。正以決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齊。哀六

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書月爲篡也。納糾非篡者。子糾次正宜立。且下文書齊小白入于齊爲篡辭。則此非篡可知。非篡而言納。所以刺魯之能伐而不能納也。知糾次正者。史記敘出奔云。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又云。次弟小白奔莒。是小白次于也。糾

齊小白入于齊。

曷爲以國氏。〔注〕据宋公子地自陳入于蕭氏公子也。〔疏〕

注据宋至子也。鄂本以下同。何校云。地當作池。按見定十一年春云。宋公之

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入于蕭以叛是也。

當國也。〔注〕當國故先氏國也。不月者。移惡于魯也。〔疏〕

通義云。小白不當立。故書法與齊無知同。

公羊問答云。問後漢鄭衆傳。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不同。何故。曰。鄭衆爲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釋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不知也。按此與隱元年鄭段四年衛州吁同義。○注當國至國也。○隱元年注。使如國君氏上鄭。謂以國爲氏也。○注不日至魯也。○隱四年注云。大國篡例。月此不月。明無惡。爲移惡於魯。爲其不早送子糾。致成小白之篡故也。

其言入何篡辭也。〔疏〕

舊疏

云。据桓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不言入。今言入。故難之。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白虎通誅伐篇。篡者何謂也。篡猶奪也。取也。欲言庶奪嫡。孽奪宗。因奪取其位。春秋傳曰。其言入何篡辭也。齊世家言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釐公。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知不正矣。繁露玉英云。故齊桓公非直不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

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明其爲篡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疏〕

秋七月經有丁酉月之二十五日按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也痛賢君不以時葬襄公於前年十一月見弒至此乃葬過時襄非賢君而亦日隱之者其以

上四年賢復仇故與莊元年之諱取爲遷義同與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齊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月之十九日杜云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歧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水經注瓠子河篇時水又西逕高苑縣故城南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上游出般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於樂安枝流旱則竭涸則春秋之乾時也大事表時水出今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蓋伏淄所發亦謂之彫水平地出泉曰彫襄三年齊侯與晉士匄盟于彫外卽此水亦謂之時澗水以下流與澗水合也方輿紀要時水在青州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地名矮槐樹舊置郵亭於此平地出泉謂之彫源淺易涸亦名乾時其色黑俗又謂之烏河齊乘時水之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形水脉蓋伏淄所發水經注謂時水自西安城南石洋堰分爲二支津西北合黃山之德會水黃阜之南五里泉至梁鄒入濟旱則涸竭此乾時也今不通矣益都通泉水唯此通舟未嘗淺涸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注〕据郎之戰〔疏〕

注据郎之戰○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

戰乃敗矣又見桓十二年傳以託王於魯故不言敗此書敗績故難之

伐敗也〔注〕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

注自誇至取敗○釋文自誇本又作夸下同校勘記云按夸大

字作夸。从言者。詞之誇誕也。老子道德經不自伐。故有功。論語公冶長篇。願無伐善。皆謂夸大也。小爾雅云。伐。美也。史記功臣侯表。明其功曰伐。

曷為伐敗。〔注〕据內不言敗績。曷為

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

〔注〕据內至取敗。謂既敗績矣。曷為夸大故難之。

復讎也。〔注〕復讎以死敗為榮。故錄之高齊

襄賢仇牧是也。〔疏〕

〔注〕復讎至是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又云。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謂此及上四年齊襄公滅紀是也。通義云。復讎者

雖不愛其死。要期於有成。豈以敗為榮乎。特魯之力不能讎齊。力實不敵。故春秋因其敗而誇大之。若曰。幸有此敗。莊之忘讎。乃可以自解云爾。然苟竭其智力。師喪分焉。卒不得報。君子亦恕之矣。齊魯皆非能復讎者。而假襄公以見復讎之榮善。又假莊公以寬不能復讎之責。皆所以因事託義。著為後法。○注高齊至是也。○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襄公將復讎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下十二年傳。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仇牧聞君弑。趨而至。萬臂殺仇牧。碎其首。是皆以死敗為榮者也。不及孔父者。孔父死在殤公前。仇牧聞君死。趨至。有復讎之志。故舉之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

〔注〕据納子糾公猶自行。即大夫當有名氏。〔疏〕

〔注〕据納至名氏。○即上公伐齊納糾是也。舊疏云。公羊之例。以大夫得見名氏。謂士為微。故言此。通義云。据不出主

名似內微者文。

公也。〔注〕如上据知為公。〔疏〕

〔注〕如上据知為公。○如若也。見廣雅。謂若上納糾猶書公。故知此戰為公親行也。

公則曷為不言公。

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注〕据諱與讎狩。〔疏〕

〔注〕据諱與讎狩。○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傳云。公曷為與微者狩。

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公與讎人狩，春秋諱而不書，此復讎宜見與，故據而難之。

復讎者，在下也。〔注〕時實為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

夫以為不如以復讎伐之，於是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書敗者，起託義戰，不致者，有

敗文得意不得意可知例。〔疏〕

通義云：下猶後也。義如下武維周之下。本讎襄公而復之於桓公，故言復讎者在其後世也。時實以不能納子糾，怒桓而託名復讎伐之。桓又非讎子，故不與復讎也。令

實復讎，方善錄之，不當沒公。沒公者，起非實復讎。按孔義下作後，解亦通。○注時實至與也。○為不能，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為不能，誤倒作不能為。何義下謂臣下按君父之讎，人人所共，復讎之志出於臣下，故沒公文也。○注書敗至義戰。○舊疏云：春秋之例，內言戰乃敗矣。今經文上文云戰于乾時，內敗明矣。而又言我師敗績者，起託義以敗為榮也。按疏標起訖，以起託義絕句，非當義戰。逗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惡詐擊而喜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非之也。是託義戰之義也。○注不致至知例。○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此敗績不得意明，故不致也。從可知例省文故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其取之何。〔注〕據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執齊慶封殺之言執也。〔疏〕

唐石經作其言取之何，諸本誤脫言字。○注據

楚至執也。○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不言取也。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是言執不言取也。

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注〕以下浚洙

知其脅也。以稱人共國辭。知使魯殺之時。小白得國。與鮑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仲。召忽曰。使彼國得賢。己國之患也。因脅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召忽魯惶恐。殺子糾。歸管仲。召忽死之。故深諱。

使若齊自取殺之〔疏〕

脅者。書僞古文。允征。脅從罔治。秦誓。脅權相滅。皆爲以威力恐人也。說文肉部。脅。兩膀也。掖下。爲脅。引申之。迫脅人如在肘腋下。亦曰脅也。故下二十五年傳。或曰脅之。注云。與責求同義。皆

與迫脅意近也。○注以下至脅也。○下浚洙傳。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因被脅而畏。因畏而浚洙。故云以下浚洙知也。○注以稱至殺之。○舊疏云。謂不言齊鮑叔取子糾殺之。而言齊人。則知一人之號。兩國共有一人之號。既兩國共有。則知齊魯皆有殺子糾之惡矣。按。不書齊人。亦宜書齊侯。見歸獄于齊。不得書齊鮑叔也。舊疏非。又共國當作國共。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吾成敗矣。吾與成人未有成也。注。此傳發者。解稱人爲共國辭。段氏玉裁校彼注疏云。一箇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共國非國共也。是也。又彼傳諱獲也。下注云。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與此齊魯同惡同故也。○注時小至殺之。○釋文作邵忽。云本又作召。齊世家云。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主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將治齊。卽高後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君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從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乘。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

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夫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與。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智，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殺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牙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與之，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也，今齊求而得之，必且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趨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於是魯君乃不殺，生束縛以與齊。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綏，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齊語亦有其事。詳略互見。魯爲齊脅殺子糾，恥甚，故分惡於齊，使若齊自殺。又稱人爲國共辭，所謂沒其文不沒其實也。

其稱子糾何？〔注〕据不立也。〔疏〕

注据不立也。○下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然則以子配名，嗣君在喪之稱，糾

未立稱子糾，故難之。

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注〕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明魯

爲齊殺之，皆當坐弑君，因解上納言糾，皆不爲篡，所以理嫌疑也。月者，從未踰年君例，主書者，從

齊取也。〔疏〕

隱元年傳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子謂左右媵及姪婦之子，位有貴賤，不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蓋魯女位次貴於衛女，故子糾視小白爲貴子，以母貴也。○注故以至爲君。○舊疏標起訖無者字，宜

爲衍文。左疏引賈云：不言公子次正也。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云：管子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諸兒長而賤，是襄公本爲庶長，而子糾爲次正矣。公羊傳：其稱子糾何？貴也。白虎通封公侯春秋經曰：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糾當

立也。亦以糾爲次正也。春秋之例。諸侯庶子。皆得稱公子。以糾爲次正。故不書公。嫌與庶子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齊世家。襄公次弟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是糾爲兄。小白爲弟。可爲此傳之證。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按史世家。子糾者。小白兄。故荀卿曰。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桓公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兄糾。管子大匡亦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小白幼而賤。不欲爲傅故也。則明明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胡氏引据有云。史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語。惟考漢淮南王傳。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薄昭以書責之。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其云弟者。以文帝是兄。故諱言兄而言弟。韋昭本注所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胡氏以程子曾誤讀漢書。早有桓兄糾弟之說。而又承程子之誤。紊亂倫次。誣妄立說。於以誤天下後世。所繫匪淺也。按杜氏亦云。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又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又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尹文子。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明子糾宜立。故與以君薨稱子某之稱也。○注明魯至弑君。○穀梁傳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所以魯亦當坐弑君也。故稱人以見國共也。○注因辭至疑也。○通義云。公子糾乃襄公之弟。桓公之兄。時襄公無適嗣。貴莫如糾也。齊世家。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莊子曰。小白殺兄入嫂。荀子曰。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檢尋諸文。並是糾長。故次宜爲君。乃或專據薄昭詭詞。以爲桓兄糾弟。謬矣。又如所徵史記。參之管子大匡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左傳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公。明糾與小白皆僖公子。非襄公子。魯納所當立耳。故知上言納糾非篡矣。舊疏云。此經若不言子糾。上納言糾。有當國之嫌。後人疑其篡矣。今作嗣君之稱。則知上單言糾。作君前臣名之故也。所以理嫌疑也。按白虎通封公侯篇。君見弑。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篡弑也。春秋經曰。齊無知弑其君。明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班氏所據。多公羊家說。則公羊以子糾爲襄公子。襄無適子。子糾爲貴妾子。宜立。故上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是桓公之立。有篡宗之罪。故經書入以貶之也。○注月者。至君例。○春

秋之例。弒成君例。日隱四年春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注日者。從外赴詞。以賊聞例。又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之屬是也。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注云。弒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然則未踰年君當月。此子糾見弒書月。明從未踰年君例也。奚齊因不正。故略而不月。若然。僖十年春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其成君亦不日者。彼注云。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義與奚齊同也。此外諸侯之例。至若莊三十二年。子般卒之書日。文十八年。子卒之書日。皆未踰年君而日。與不日不同。自以所傳聞世與所聞世之異。當文各自有解也。○注王書至取也。○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齊。但因見魯之惡耳。

冬浚洙。

洙者何水也。〔注〕以言浚也。〔疏〕

杜云。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水經泗水篇。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北。分爲二流。注云。北爲洙。濱春秋莊九年書浚洙。京相璠。杜預。並言洙水在魯城

北。浚深之。爲齊備也。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皆洙泗。去洙水百步餘。說文水部。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北入泗。段氏玉裁注云。泰山郡蓋二志同。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有蓋城是也。前志蓋下云。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水經曰。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西南至卞縣。入於泗。按此條水經與志迥殊。志云。臨樂于山者。謂勃海郡臨樂縣之子山也。本其源而言。故下云。至蓋。非謂洙出蓋也。而經注皆刪于字。謂臨樂爲蓋縣山名。其亦誤也。池。注引作泗。云。或作池。蓋字誤。夫經注皆云。泗水出卞縣。不云出蓋縣。又皆云。洙水至卞入泗。不云至蓋入泗。然則卽致池爲泗。亦與水道不合。安知班氏時無池水。抑或不知何字之誤。而竟作泗字也。杜釋例云。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沔水。下合泗。乃作沔字。俟考。蓋洙水在班時已非故道。故其書法不同他水。至桑鴈時。更昧於臨樂之源。乃誣班爲出蓋。觀春秋莊九年浚洙。知其易漂也。許亦云。出泰山。蓋臨樂山。北入泗。恐非許氏元文。淺人用水經改竄之耳。今洙水在曲阜北四里。上不得其原下

流不入泗而入沂。又非酈氏之舊。蓋湮沒已久。以是冒之耳。○注以言浚也。○舊疏云。正以與尙。魯浚。吠澮之文同。故知水名。今尙書作浚。吠澮。距川。玉篇。浚。下云。同浚。史記五帝本紀亦作浚。

浚之者何深也。

〔疏〕

詩小弁云。莫浚匪泉。傳浚深也。大戴記文王官人云。浚窮而能達。注浚深也。易浚恆。侯果。虞翻注並云。浚深也。鄭作浚。爾雅釋言。浚深也。書皋陶謨之浚。吠澮。說文谷部作容。吠澮。距川。然則訓深者容。正字。浚。段借字。浚於說文訓。抒也。繫

傳。抒。取出之也。水部之浚。訓深通。川也。同。穀梁傳。浚。浚者深。浚也。

曷爲深之。〔注〕据本非人功所爲。〔疏〕

注据本至所爲。○舊疏云。正言。吠澮之屬。是人功爲之故也。

畏齊也。〔注〕洙在魯北。齊所由來。〔疏〕

穀梁傳。着力不足也。鹽鐵論險固云。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修地利也。○注洙在至由來。○杜亦云。洙在魯城

北。浚深之爲齊備。魯在齊南。故爲齊所由來。

曷爲畏齊也。〔注〕据伐敗也。〔疏〕

注据伐敗也。○卽上傳云。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注自誇大其功而取敗是也。

辭殺

子糾也。〔注〕時魯親見脅。畏齊浚之。微弱恥甚。故諱使若辭不肯殺子糾也。齊自取殺之。畏齊

怒爲備。亦所以起上脅也。〔疏〕

唐石經作殺。鄂本。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殺作役。誤。○注時魯至脅也。○此探上齊人。取子糾殺之爲說。因辭不肯殺子糾。致齊自取殺之。因浚洙爲備。皆以諱畏齊也。上

注云。以下浚洙知其脅。故此云亦所以起其脅也。新語懷慮云。魯莊公据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修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尙權仗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爲竟。俞氏懺云。宣四年傳。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解詁云。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不肯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然則此傳辭殺子糾也。文法與彼同。亦當解云。爲殺子糾作辭也。恥行義不終。故託爲畏齊之甚。不得已而殺之也。蓋魯之納子糾。義也。其卒爲齊殺子糾。不義也。穀梁傳曰。以

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疑當時諸侯必有以此病魯者。故魯人浚洙以自解耳。此辭字乃從而爲之辭。非固辭不獲命之辭。何氏以爲辭不肯殺子糾。失之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疏〕

杜云。長勺魯地。大事表云。路史曰。成王以商民六族賜魯。有長勺氏。尾勺氏。此蓋商民所居。魯月者。詐戰也。

二月公侵宋。

曷爲或言侵。或言伐。犗者曰侵〔注〕犗。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尙麤。〔疏〕

意尙麤。〔疏〕

注犗麤也。○校勘記。周禮大司馬注。引作粗者曰侵。按何注。犗。麤也。周禮音義云。粗音麤。本亦作麤。何訓犗爲麤。而鄭引傳卽作粗。猶何訓野爲鄙。而鄭引傳卽作鄙。留也。按禮記月令。其器高以粗。呂覽粗作犗。

漢書藝文志。庶得麤犗。又敘傳。犗舉條職。師古注。犗。粗略也。大略也。○注將兵至尙麤。○周禮大司馬職。負固不服則侵之。鄭注。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說文人部。侵。漸進也。與浸義近。詩下泉。浸彼苞稂。兵至竟。服則去。若水之浸物然也。故用意麤。

精者曰伐。〔注〕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疏〕

注精猶精密也。○說

文米部。精。擇也。又廣韻。精。熟也。細也。專一也。皆與精密義近。易繫辭傳。精義入神。亦謂精密其義也。○注侵責至精密。○白虎通。誅伐篇。伐者何謂也。伐者。擊也。言欲伐擊之也。尙書敘曰。武王伐紂。類聚引說。題辭云。伐人者。深入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爲言敗之也。周禮大司馬職。賊賢害民則伐之。注云。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兼用公羊左氏兩傳義也。通義云。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明侵伐皆王者之師。堂堂正正之名。而左氏以輕師偃鐘鼓爲侵。失矣。伐者深

入其竟，侵者害淺，故春秋之義，侵善於伐，侵伐例皆時，唯內書公侵者，恆舉月，善善錄之，按詩采薇箋云：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疏云：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物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然則鄭參用三傳文也，周禮侵伐相對，故侵為用兵淺者，其實侵不但無鐘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書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緣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若主國出禦，則曰戰，故左傳曰：戰也，是也。

戰不言伐。

〔注〕舉戰為重，黎戰是也，合兵血刃曰戰，〔疏〕

注舉戰至曰戰，○毛本為誤，謂鄂本黎誤，黎齊氏召南考證云：各本俱同，疑黎戰是來戰之譌，即桓十年冬，齊衛鄭來戰

于郎是也，戰不言伐，傳於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已發傳矣，存說于此，按此通發伐戰圍入滅之例，故又言戰不言伐，以別輕重也，○注合兵至曰戰，○白虎通誅伐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憚警之也，春秋譏曰：戰者，延改也，延改蓋延攻之譌，說文戈部，戰，鬪也。

圍不言戰，〔注〕舉圍為重，楚子圍鄭是也，以兵守城曰圍，〔疏〕

注舉圍至是也，○見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是也，然則

彼有戰事矣，○注以兵守城曰圍，○說文口部，圍，守也，周禮大宗伯以禴禮哀圍敗，謂環兵圍繞，受害較重，故有禴禮也。

入不言圍，〔注〕舉入為重，晉侯入曹，執曹伯，是也，得而不居曰入，〔疏〕

也，得而不居曰入，〔疏〕

注舉入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通義云：入其郭是也，按外郭謂之郭，故入重于圍，○注得而

至曰入，○左傳造其國都曰入，弗地曰入，注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也，入者逆而不順，非王命而入人，**滅不言入，〔注〕舉滅為重，齊滅萊是也，取其國曰滅，〔疏〕**

注舉滅至是也，○見襄六年，○注取其國曰滅，○周禮大司馬職，外內亂

鳥獸行則滅之。注。王霸詔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說文水部滅盡也。取其國邑毀其宗社故爲盡也。大司馬疏云。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等。謂侵戰。伐。圍。入。滅。用兵麤。不聲鐘鼓。入境而已。謂之侵。侵而不服則戰之。謂兩陳交刃。戰而不服則伐之。謂用兵精而聲鐘鼓。伐而不服則圍之。謂市其四郭。圍而不服則入之。謂入其四郭。取人民不有其地。入而不服則滅之。謂取其君。此皆舉重而言。按賈氏以戰輕於伐。非也。

書其重者也。

〔注〕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月者屬北敗彊齊之兵。南侵彊宋。南北

有難復連禍於大國故危之。〔疏〕

注。明當至論之。○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九經古義云。昭三

十一年傳與此同。蓋漢律也。史記李斯傳。具斯五刑。漢書刑法志云。漢興之初。尙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黔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韓信。彭越。皆受此誅。暴秦之爲禍烈矣。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詠言令。尙書甫刑傳。子張曰。堯舜之主。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十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康成注云。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此與漢律一人數罪以重者論之同義。唐律名例亦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疏議云。假有甲任九品一官。犯盜絹五疋。徒一年。又私有稍一張。合徒一年半。又過失折人二支。合贖流三千里。是爲二罪以上俱發。從有禁兵器。斷徒一年半。按。今律亦有二罪俱發以重論條。輕罪不議也。○注。月者至危之。○舊疏云。侵伐例時。卽上九年夏公伐齊之屬是也。今書月。故如此解。穀梁傳曰。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也。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是也。

三月宋人遷宿。

遷之者何不通也〔注〕以其不道所遷之地〔疏〕

注以其至之地○宋本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道誤通疏同蓋與傳不通相涉也舊疏云正以不道

于某知非實遷矣

以地還之也〔注〕還繞也解上不通也不通反為遷者宋本欲遷宿君取其國不知

宿之不肯邪宋逆詐邪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窮從宋求遷故得言遷〔疏〕

禮記曲禮跪而遷屨注遷或為

還是遷與還義得通故經曰遷傳曰還也○注還繞至通也○荀子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注還繞也禮記檀弓右還其封注還圍也圍亦繞也按還即環字士喪禮有巾環幅不鑿注古文環作還九經古義云春秋傳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道還公宮公羊傳以地還之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謂為環按此蓋周禮大司馬之杜也大司馬職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與圍義別圍則以兵繞之此則繞取其地也○注不通至言遷○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周官謂之杜春秋謂之遷遷紀遷宿遷陽皆是也公羊讀遷為還謂以地還之使不通何氏訓還為繞謂還繞其地使不得通四方非杜而何絕謂之杜改謂之遷蓋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道如成二年傳郤克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公穀皆曰是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絕其往來杜省作土故公穀皆作土也

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注〕以宋稱人也宿不得

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稱人也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書

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主書者從宋也〔疏〕

穀梁傳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注為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亡辭閔二年齊人遷

陽亦是也。疏云：春秋言遷，有二種之例。一表亡辭者，此文是也。二見存亡國者，邢遷于夷儀是也。不於元年遷，紀發傳者，彼以紀侯賢，經變文以示義，非正，故不發之。穀梁不必同公羊以地遷之義，其謂因而臣之一也。○注以宋至人也。○稱人者，貶辭也。杜云：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貶宋稱人，故知爲因而臣之也。通義云：因而臣之者，因取之以爲宋附庸也。所遷之地，四面還繞皆宋邑，不得外通，雖未絕世，與奪國同。九伐有犯，令凌政則杜之。鄭司農曰：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此近是與穀梁傳。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注謂自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互文也。此卽孔氏所本，與不以兵取，故不稱師，從國辭稱人者，惡宋也。○注月者，至絕也。○通義云：遷之者，例月，舊疏云：春秋之例，大國之遷，例月，卽僖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是也。小國時者，卽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今此宿是小國，宋人遷之，而反書月，故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也。其滅國書月，卽下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宿不能死社稷，常絕者，包氏慎言云：國君守社稷者也，不能守社稷，而聽人遷，非效死弗去之義也。故絕之。按下譚子奔莒云：月者，惡不死位也。此宿君本未出奔，故於其遷以起之。○注主書者從宋也。○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宋，因見宿君不死之惡耳。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疏〕

杜云：乘丘，魯地。大事表云：漢泰山郡有乘丘縣。顏師古曰：卽春秋乘丘也。括地志：乘丘在瑕丘

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兗州府志：滋陽縣西南有古瑕丘城。地理志：濟陰郡乘氏下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東行，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又泰山郡乘丘下云：師古曰：春秋莊公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卽此是也。與杜說合一。統志：乘丘故城在兗州滋陽縣西北，又以爲漢濟陰之乘氏縣。乘氏故城在曹州府鉅野縣西南。按：前志乘氏注：應劭曰：敗宋師于乘丘是也。續志注亦曰：乘氏，古乘丘。馬氏宗榘左傳補注云：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丘邑。漢志泰山郡乘氏縣

顏氏注。公敗宋師。即此地。榷按魯師自零門竊出。零門。魯城門。則敗宋師必在魯之近郊。括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水經泗水注。泗水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瑕丘與魯縣接界。則乘丘為魯近郊地。故元凱直斷為魯地。濟陰乘氏。應劭張華。酈元。雖皆言為春秋之乘丘。非魯近郊。故未有言魯敗宋師于此。小顏注不足據。惠棟反據此。以駁元凱魯地之非。亦誤。禮記正義亦云。乘丘。魯地。水經注。荷水分濟於定陶縣北。東南徑乘氏。故城南。胡氏謂即春秋之乘丘。今鉅野地。按。即為魯近邑。則乘丘去魯必不遠。馬氏得之矣。

其言次于郎何〔注〕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敗不言乘丘〔疏〕

注据齊至乘丘。○按。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此注衍。蓋涉下注誤也。

又敗不言乘丘。不字衍。何意蓋以敗言乘丘與郎言次于義似乖。故難之。

伐也〔注〕時伐魯。故書次。郎魯地〔疏〕

杜云。不言侵伐。齊為兵主。背義之盟。義與長勺同。公羊無此義。按。郎

為魯地。故知為伐。

伐。則其言次何〔注〕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疏〕

注据齊至言次。○即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

齊與伐

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注〕此道本所以當言伐意也。齊與伐而不與戰。伐兵得成。故當言

伐也〔疏〕

注此道至伐也。○各本故作敗誤。依鄂本。宋本正。通義云。二國伐。一國戰。須分別之。故不得從戰不言伐例也。然又不直書伐者。郎者吾近邑。與四鄙異。不可言伐。須為變文也。按何意以傳義為齊未成伐。若已成伐。但不與戰。

則須齊伐也。

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注〕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云次。未成於伐。魯

即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彊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疆內且明臣子當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疏〕

注此解至次也。○通義云。我能敗之。故先言次後言敗。對桓十年來戰于郎。爲我不能敗之故也。左傳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雲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此詐戰不日之證。按。據左傳。明二國皆纔止次。未成於伐。魯敗宋師。齊師即去也。故言次不言伐。宋本纔作譏。鄂本止作上。皆誤。○注明國至疆內。○說苑指武云。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亡。昔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魯敗乾時。淩洙微弱之甚。至二國師次近邑。而能勝之。故書以疆內。穀梁傳曰。疑戰而曰敗。勝內也。亦即疆內義。○注且明至其惡。○舊疏云。孝經及襄十四年左傳文。言爲臣子之法。宜行君父之義。順君父之美。即此上注云。賴能速勝之。是也。若見君父之惡。當正而救之。即上注云。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是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疏〕

杜云。莘。蔡地。大事表云。在今汝寧府汝陽縣境。舞。穀梁傳作武。古武舞通。詩維清序。奏象舞也。獨斷云。維清。奏象武

之所歌也。又隸釋武梁祠堂畫象。秦舞陽洪云。碑以秦武陽爲秦舞陽。

荆者何。州名也。〔注〕州。謂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疏〕

注州謂至梁雍。○宋本冀作冀。非。見禹貢。彼云。冀州既載。濟河惟兗州。海岱惟

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冀州無界。舊疏引鄭注云。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是也。其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又周禮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爾雅殷制。周禮周制故也。通義云。漢南曰荊州。以州舉者。略之。若言荊州之蠻云爾。不詳別其國部意也。所傳聞之世。方內其國而外諸夏。蠻夷猶未及錄。故深略之。至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荆始進稱楚。其吳初通上國。已在成公之末。故始見。即得以國書矣。詩疏引賈逵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荆。亦以其居荊州。故因諱而改之。然則僖公以後。又何以書楚乎。穀梁傳曰。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

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注〕皆取精詳錄也。〔疏〕

舊疏云。州不若國。言荆不如言楚。國不若氏。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不若人。言潞氏不如言楚人。

人不若名。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注〕皆取至錄也。○舊疏云。正以貴重爲詳錄。輕賤爲略之也。

字不若子。〔注〕爵最尊。春秋假行事以

見王法。聖人爲文辭。孫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人習其讀而聞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猶此

類也。〔疏〕

舊疏云。言邾婁儀父。不如言吳子楚子。○注爵最尊。○通義云。此七等所以進退四夷。黜陟小國。極於子者。禮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之義也。是春秋所託王者法也。按馮衍傳。顯志賦云。黜楚子於南郢兮。子雖最

尊謂蠻夷之尊者耳。○注春秋至王法。○舊疏云。卽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是也。○注聖人至其罪。○舊疏云。若其善善。可正言其美。但以惡惡不可正言其罪。若正言其罪。則非孫順之義。故此何氏偏以其罪言之。○注因周至之科。○舊疏云。卽隱元年邾婁儀父注云。稱字所以得爲褒者。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之屬是也。○注故加至姓名。○舊疏引說題辭云。北斗七星有政。春秋亦以七等宣化。又引運斗樞云。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又順命云。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謚例亦云。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注主人至類也。○見定元年傳。彼注云。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然則此主人謂此七等者也。

蔡侯獻舞何以名〔注〕据獲晉侯不名

〔疏〕注据獲至不名。○見僖十五年。彼傳云。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

絕〔疏〕

唐石經諸本同。僖二十六年疏引此作絕之。以意添之字也。禮記曲禮云。諸侯失地名。注絕之。疏引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此失地名也。

曷爲絕之

〔注〕据晉侯不名絕

〔疏〕注据晉至名絕。○僖十五年傳注云。釋不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然則晉侯書獲已明。不須書名。絕義已起。又兼惡獲人君者罪同也。曲禮又云。諸侯不生名。蓋生

名者絕。晉侯雖未生名。仍當坐絕。

獲也〔注〕獲得也。戰而爲敵所得。獻舞不言獲。故名以起之

〔疏〕注獲得至所得。○詩皇矣。其政不獲。

箋云。獲得也。小爾雅廣言。獲得也。書微子。乃罔恆獲。鄭注。猶得也。周禮朝士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俘而取之曰獲。襄八年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戰而爲敵所得同也。穀梁傳。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注獻舞至起之。○不與夷狄獲中國。故不言獲。又無以起其當絕。故書名也。杜氏釋例云。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是也。

曷爲不吉其獲〔注〕

据晉侯言獲也〔疏〕注据晉至獲也○通義云据戰而執者當言獲滅國而降者乃言以歸

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注〕與凡伯

同義夷狄謂楚不言楚言荆者楚彊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恐爲害深故進之以漸從此七等之

極始也〔疏〕

舊疏引運斗樞云抑楚言荆使夷狄主中國也僖十五年疏云秦楚同類得獲晉侯者正以爵稱伯非真夷狄故與楚異繁露精華云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

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注與凡伯同義○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傳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此言以歸與彼同亦即降夷狄義穀梁傳云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注爲中國諱見執故言以歸通義云以歸雖亡國之辭然尙無大賤義書序曰以箕子歸是也按隱七年注又云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此亦應同○注夷狄至始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楚屬荊州吳屬揚州所以抑楚言荆不抑吳言揚者正以楚近中國故也戴氏云荆楚一物義能相發吳揚異訓故不得州名也與何氏異按戴氏蓋即戴宏其實何氏謂楚近中國亦即其近中國言之非必決吳之不抑稱揚吳入春秋在所見世與楚異也春秋假楚發七等進退之義垂後世以王者治外夷之道漢書匈奴傳贊曰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亦即卒暴責之則恐爲害深故進之以漸義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疏〕

差謬略云十月公羊作十有一月案石經公羊及今本作十月也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遠命故滅而奔莒又觀德云滅國十五有餘獨

先諸夏謂此也按十五當五十之誤春秋亡國五十二也杜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一統志故譚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東平陵故城縣東七十五里大事表云今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水經注濟水篇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南平澤中世謂之武原淵北徑譚城東俗謂之布城也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之出過譚譚不禮焉魯莊公十年滅之用左傳事說文邑部鄆國也齊桓公之所滅詩碩人譚公維私白虎通作覃詩大東序東國困於役而傷于譚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段氏玉裁云齊世家譚作鄆小司馬所據正作鄆

何以不言出〔注〕据衛侯出奔也〔疏〕

注衛侯出奔也○傳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襄十四年衛侯行出奔齊之屬是也註者欲据二人故不道所奔國也

國已

滅矣無所出也〔注〕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月者惡不死位

也〔疏〕

杜云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范云不言出者國滅無所出也皆本此爲說○注別於至奔者○正謂上二衛侯之屬皆有國出奔者也不名者通義云諸侯卒名失地名所聞世以前略小國卒或不名故其失地亦恆不名譚子奔莒

孩子奔黃溫子奔衛是也至所見之世款章羽等乃名滅例月○注孔子至已矣○見論語子路篇按彼上云必也正名乎鄭注古曰名今曰字不言出見一字不苟也○注月者至位也○禮記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襄六年傳國滅君死之正也孟子梁惠王篇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范云凡嘗奔者責不死社稷昭二十一年注大國奔例月成十二年注不月者小國也小國奔例時此月故爲惡不死位也

10
75/100



書叢本基學國

疏義羊公

(二)

著立陳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疏 義 羊 公

(二)

著 立 陳



3 0649 2019 6

行發館書印務商

公羊義疏二十一

莊十一年

盡十五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郟〔疏〕

五月書戊寅月之十七日杜云郟魯地大事表云當在兗州府境與元年齊遷紀郟郟之郟在都昌縣西者為二地說文邑部魯宋魯間地

秋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漕移不書〔疏〕

注據漕移不書○襄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漕水傳云其言

自漕水何以漕為竟也何言乎以漕為竟漕移也注魯本與邾婁以漕為竟漕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是也漕移所以為災者僖公十四年沙麓崩漢書五行志云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為徙也漕移不知何時所象事無徵也

及我也〔注〕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

二國比與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甚可畏之〔疏〕

注時魯至內也○毛本比誤北報誤起依宋本

621.7127
382
2:2

53845

正舊疏云。襄九年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與此異者。正以比年大水。水者流通之道。可以及兩國。故得書外以明內矣。彼是火災。無及內之理。而得書見。明為王者之後記災故也。通義云。不舉內為重者。錄災所由生。道其本也。知非為王者之後記災者。所傳聞之世。方外諸夏。雖王者之後。猶未得記。故知仍以及內錄爾。左氏說外災據告書者。但魯史之體如是。非春秋新意也。就以其傳欺之。隱七年。京師來告饑。不書何耶。○注先是至畏之。○舊疏云。二國比與兵相敗。即上所云。公敗宋師于郟。十年夏。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嚴公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丘戰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為時宋愨公驕慢。晴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子政習穀梁。故無及我之義。彼傳云。為王者之後也。記災是專屬宋矣。

冬。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過我也。〔注〕時王者嫁女于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

故從在國辭。〔疏〕

穀梁傳。其志過我也。通義云。前王姬歸月。此同外女歸例。不月者。但以過我書。我不為主故也。○注在塗至國辭。○隱二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此始過魯。猶係在塗。不稱婦。故解之。

也。桓八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明諸侯所在。莫非王土。故無在國在塗之別也。左傳云。齊侯來逆共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鄒。

其言歸于鄫何〔注〕據國滅來歸不書鄫非紀國而言歸〔疏〕

注據國至不書○舊疏云即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書叔姬來歸

是也叔姬來歸所以不書者江熙云叔姬來歸不書非歸甯且非大歸是也杜亦云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來歸不書非甯且非大歸○注鄫非至言歸○舊疏云決隱七年叔姬歸于紀之經矣以鄫既非國都又屬之齊故據以難

隱之

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注〕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為叔來歸不

書書歸鄫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鄫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月者恩錄

之〔疏〕

注叔者至為叔○爾雅釋親文禮記曲禮云嫂叔不通問又檀弓云嫂叔之無服也皆叔與嫂對言故謂夫弟為叔○注來歸至歸也○穀梁注引江熙曰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雖以鄫入于齊不敢懷貳然襄公豺狼未可罔信

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鄫魯喜其女得申其志也按穀梁傳曰此邑也其言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故江氏如此解實與公羊隱之義相足僅以歸鄫為喜得所則隱之也深矣杜云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為文賢之也按隱七年注云賤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為齊所滅紀季以鄫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杜義本此○注鄫不至存也○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欲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等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之文矣按上三年紀季以鄫入于齊傳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繁露竹林云紀侯謂其弟曰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明五廟存也故書鄫以起之同附庸也○注月者恩錄之○上元年注云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然則內女之例皆書月為恩錄故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疏〕

接。唐石經請本同。釋文云。接。左氏作捷。今穀梁亦作捷。經義雜記云。解云。正本皆作接字。故賈

氏云。公羊穀梁曰接也。據此。知賈景伯所見穀梁本與公羊同作接。今作捷者。蓋後人誤從左氏改耳。常從賈注校正。徐云。正本皆作接字。是俗本亦有作捷者。公羊音義云。接。左氏作捷。穀梁音義無文。蓋亦誤同今本矣。公羊春秋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又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苗于邾婁。左氏穀梁作捷苗。接捷二字。古多互用。禮記古義云。接以太字。注。接讀為捷。勝也。棟案。接與捷通。故訓為捷。鄭氏周易卦。晝日三接。注。接勝也。是讀為捷。又爾雅釋詁。接捷也。此二字互通之證。包氏慎言云。八月經有甲午。歷八月無甲午。九月之十月也。宋萬以十月出奔。不應八月弑其君。至十月方出奔。似歷為九月。按甲午宜十一日。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

累者乎。曰有。〔注〕復反覆發傳者。樂道人之善也。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

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疏〕唐石經同。鄂本作無累乎。曰有是也。孔父。荀息。

年傳云。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叔仲。惠伯是也。此復發傳。故解之。○注樂道人之善也。○繁露祭義云。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

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春秋正辭云。苟一義一法。足以斷其凡。則無可凡。即皆削而不書。春秋非紀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兩辭。有複辭。有衆辭。衆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要也。兩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明矣。可殊而不可殊也。故曰。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春秋於孔父。仇牧。苟息。書法同。傳故不厭其書重辭。復以道之也。○注孔子至損矣。○論語季氏篇。引以申樂道人之善。因類及之也。

有則此何以

書賢也〔疏〕

焦氏循左傳補疏云。左氏言宋萬弑閔公子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雖不及公羊之詳。亦未嘗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之故。而謂其無善可褒。又譏其不警而遇賊。正義云。公羊善其不畏強禦。故言此以

異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劉後村因謂仇牧。苟息。殺身而不能執賊。皆囿於杜預之說。辭觀其趨而至。手劍而叱。千古之下。英氣猶存。其不勝而死。即李豐之恨力劣。不能擒賊也。將以不能執賊。遂避匿。觀望不出乎。牧之撥而死。亦豐之築於刀環也。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善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爾。杜氏每以名字爲褒貶。曲爲之說。其病甚大。

何賢乎仇牧〔注〕據與孔父同也〔疏〕

注據與至同也。○桓二年傳彼注云。據叔仲惠伯不賢。今此傳云何賢乎仇牧。與何賢乎孔父所據同。

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以下錄萬出奔月

也。禦禁也。言力彊不可禁也。〔疏〕

不畏彊禦。詩大雅蒸民篇文。○注以下至月也。○下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注禦禁至禁也。○爾雅釋言云。禦禁也。周禮司

寤氏職。禦晨行者。注禦亦禁也。詩大雅蕩云。曾是彊禦。傳彊禦。彊梁禦善也。經義述聞云。禦亦彊也。曾是彊禦。曾是拊克。彊禦與拊克相對。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彊禦與鰥寡相對。皆二字平列。其義相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謂彊暴也。字或作疆圉。又作強圉。楚辭離騷云。澆身被服疆圉兮。王注。疆圉。多力也。淮南天文訓。已在丁曰。強圉。高注。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逸周書謚法篇。威德剛武曰圉。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是禦與彊同義。下文云。彊禦多懟。照

元年左傳。疆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疆禦。皆二字同義。非疆梁禦善之謂也。按。何謂力疆不可禁。亦以禦與疆同。圍亦有禁義也。漢書王莽傳亦作不畏疆圍。顏注。疆梁圍捍也。因不可禦禁。遂亦謂禦為強。國策注引詩。作不辟強禦。

其不

畏疆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注〕莊公即魯莊公。戰者乘丘時。〔疏〕

注戰者乘丘時。即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

也。是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注〕散。放也。舍。止也。獲。不書者。士也。〔疏〕

注散放也。○呂覽貴

營云。狸處堂而衆鼠散。注。散。走也。走與放義近。故莊子人間世云。不在可用之數。謂之散木。亦謂棄放木也。○注舍止也。○左氏昭元年傳。舍藥物可也。服注。舍。止也。禮記月令云。耕者少舍。注。舍。猶止也。按。舍止亦有放義。文選西京賦。矢不虛舍。薛注。舍。止也。謂萬獲後令其止於宮中也。新序義勇云。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是也。上一年左傳云。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顛孫生搏之。宋人請之。是其事也。○注獲不書者。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經故也。杜以萬及仇牧皆卿。以其名見於經。夫萬弑君之賊。不能不明舉其名。若不稱名。則當稱人。左傳又有稱君無道之說。不自相矛盾乎。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

於宋。與閔公博。〔注〕傳本道此者。極其禍生於博戲相慢易也。〔疏〕

惠氏棟云。漢書注。反作又。按舊疏云。歸而反國。乃為大夫

於宋。則疏本作反。新序云。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史記宋世家。滑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釋文。公博如字。戲名也。字書作簿。葉本釋作簿。按當作簿。博段借字。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博戲。曰。其來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為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為不博。孔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說文。局。博戲也。六箸十二碁也。史記蔡澤傳。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辭孝通譜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碁以

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葬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班固葬旨云。夫博縣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足。遇劣者有僥倖。雖有雌雄。不足以爲平也。至於葬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所。因敵爲資。應時屈伸。此分別博葬甚明。蓋葬但行基。博以擲采而後行基。後人不行基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與弈益遠矣。焦氏論極爲明曉。○注傳本至易也。○後漢爰延傳。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繁露王道云。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妒。與大夫萬博。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唯魯侯爾。閔公妒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逼也。

婦人皆在側。萬曰。

甚矣魯侯之淑。〔注〕淑善。〔疏〕

注淑善。○爾雅釋詁云。淑善也。詩曹風鳩鳴云。淑人君子。是也。

魯侯之美也。〔注〕美好。

〔疏〕

新序云。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爾。宜其爲君也。○注美好。○說文。美。甘也。美與善同意。廣韻。美。好色。詩齊風猗嗟。美莊公頤而長兮。美目清兮。清揚婉兮。是其美好也。

天下諸

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注〕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許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

〔疏〕

注故許至以言。○釋文許。一本作揭。說文言部。許。面相斥。貴相告許也。玉篇。許。攻人之陰私也。廣韻。許。面斥人以言也。論語陽貨篇。惡許以爲直者。宋萬面斥宋君。不如魯君揭其所短。故爲許也。

閔公矜此婦

人。〔注〕色自美大於此婦人。〔疏〕

注色自至婦人。○管子法法篇。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注滿招損。小人之類也。僖九年傳。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注色自美大之貌。新序載宋閔謂萬有魯

侯執與寡人美之語其自美大可知

妒其言〔疏〕

說文妒婦妒天也。史記項羽本紀嫉妒善射。列子說符篇。爵高者人妒之。閔公見萬譽魯侯。故妒之。妒其勝已也。

顧曰此虜也。

〔注〕顧謂側婦人曰此萬也虜執虜也〔疏〕

注顧謂至虜也。○顧謂側婦人曰。迴。解顧曰也。此萬也。解此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斬之。釋文引服云。恥而惡之曰斬。虜執虜者。

禮記曲禮云。獻民虜者。注。生獲曰虜。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世家。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

爾虜焉故〔注〕爾女也。謂萬也。

更向萬曰女嘗執虜於魯侯故稱譽爾〔疏〕

注爾女至舉爾。○何意謂湣公謂萬嘗虜於魯。故稱魯侯之美。亦以訐之也。

魯侯之美惡乎

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疏〕

唐石經諸本同。公羊古義云。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絕句。至屬下。萬怒為句。韓詩同。俱與何所見本異也。俞平致萬怒搏閔公絕脰。韓詩外傳引此云。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爾虜焉知。

魯侯之美惡乎。何氏意反迂曲。按董生讀此傳。故作知。爾虜絕句。美惡乎絕句。至屬下。萬怒為句。韓詩同。俱與何所見本異也。俞氏懋云。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引此文。並作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是此傳古本故字作知。何所據本誤也。惟於乎字絕句。至字作致。屬下讀。甚為不詞。今按爾虜焉知四字為句。言爾虜何所知也。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為句。至猶甚焉。孟子萬章篇。充類至義之盡也。趙注至甚也。惡乎至言惡乎甚。因宋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故折之曰。魯侯之美惡乎甚也。若解作何所至。於義轉迂矣。○注惡乎至所至。○惡猶何也。安也。昭三十一年傳。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注。惡有言何有。孟子梁惠王云。天下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呂覽本生篇高注。惡安也。蓋惡何安互相訓。何所至。若言何至是也。萬怒搏

閔公絕其脰〔注〕脰頸也。齊人語〔疏〕

注脰頸也。齊人語。○蜀大字本及漢制考同。宋本閔本監本毛本。頸誤脰。廣雅釋親。脰頸項也。釋名。頸。俚也。俚。挺而長也。脰之言豎

立也。說文：頸，頭莖也。又云：脰，項也。頁部：項，頭後也。段注云：頭後者，在頭之後。此當曰項而曰頸者，渾言則不別。小雅：四牡項領。傳曰：項，大也。此謂項與唯同。新序云：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死。宋世家：萬有力，遂以局殺滑公於蒙澤。

仇

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注〕手劍，持拔劍。叱，罵之。〔疏〕

注手劍至罵之。○閩

本監本，毛本，拔作技。依鄂本，宋本，正說文，手，拳也。因之，凡以手持物謂之手。下十三年傳：曹子手劍而從之，亦謂持劍也。檀弓：子手弓而可謂持弓也。周書：克殷，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史記：周本紀，手作持。又吳世家：專諸手匕首，刺王僚。楚世家：自手旗。左右麾軍，司馬相如上林賦：手熊羆，義皆作持也。故釋名：釋兵，手戟，手持適之戟也。叱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叱，呵也。又云：大呵爲叱。莊子：齊物論，叱者吸者。釋文引司馬注：叱者，若叱咄聲。徐邈音七。說文：口部，叱，呵也。呵有罵義。禮記：曲禮云：尊客之前不叱狗。左傳：昭二十六年，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史記：淮陰侯傳，噉噉叱咤，千人皆廢。通義云：手劍者，手持劍也。叱之，叱罵也。宋世家云：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臂撥仇牧，碎其首。〔注〕

側手曰撥首頭。〔疏〕

唐石經：臂作辟。釋文：臂，必賜反。本又作辟。校勘記云：此當作辟。音婢亦反。是辟撥非臂撥也。經義述聞云：謹案，臂短不可以擊人，作辟者是也。辟，椎擊也。爾雅：辟，拊心也。郭璞曰：謂椎胸也。是辟有

椎擊之義。辟之言批也。左傳說此事云：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玉篇引作搥。說文：搥，反手擊也。批，辟聲之轉耳。撥當爲殺。辟殺仇牧者，批殺仇牧也。左傳曰：批而殺之。此云萬辟殺仇牧，其義一也。若作撥而訓爲側手，則與辟義相複。辟已是手擊，何須又言側手。何所據撥字，殆誤本也。古本公羊蓋作殺，不作撥。故說文無撥字。新序云：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搥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通義云：臂撥者，以臂撞而殺之。○注側手曰撥。○淮南原道云：不與物相弊撥。注：撥，讀楚人言殺。○注首頭。○離騷經：厥首用夫顛隕。注：首，頭也。說文：鬻，百同。古文首也。《象髮》謂之鬻，鬻即《象》也。齒著乎門闔。〔注〕闔，扇。〔疏〕爾雅：釋宮注，乎，作于。今本于作乎。非。○注闔扇。○校勘記：唐石

經闔字磨改重刻。按左傳襄十七年云。以枚數闔。注闔。門扇也。荀子儒效云。外闔不閉。注闔。門扇也。呂覽仲春。乃修闔扇。注闔扇。門扇也。管子八觀云。闔閉不可以毋闔。注闔。扉。扉。即扇也。月令注云。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者。蓋對文異。散則通也。宋世家云。萬搏牧。牧之齒。著門闔死。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猶乳犬攫虎。伏雞搏狸。精誠之至也。爭搏弑君而

以當國言之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疏〕

新序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趙君之難。顧不旋踵。韓詩外傳

八。載此事。末亦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引詩曰。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注猶乳至至也。○攫。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攫作攫。是也。釋文。攫。俱縛反。一本作搏。公羊問答云。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何所本。曰。文子也。按其傳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按王褒四子講德論。是以養雞不畜狸。狸虎本食雞。犬精誠至者。乳犬可攫虎。伏雞可搏狸也。淮南說林訓。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注爭搏至誅之。○各本本作搏。誤。依鄂本。閩本正。宋本誤作傳。包氏慎言云。詩刺厲王之任用非人。曰。曾是彊禦。曾是在服。毛傳云。彊梁。禦善也。箋以跋扈訓之。謂不聽君命而彊梁自專也。據傳文。宋萬力人也。恃力禦善。則敢于犯上。故當誅之。以絕其萌。舊疏云。當國者。卽言宋萬是也。故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傳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者。是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萬弑君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也。月者。使與大

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疏〕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故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蕭叔大心與羣公子以曹師討之。仍不能殺萬。使萬逸奔陳。春秋書以示譏。亦卽此注彊

禦之賊明當急誅之意。○注萬弑至之也。○舊疏云欲道春秋上下皆是弑君之賊皆不重見。即宋督、鄭歸生、齊崔杼之屬是也。而宋萬、趙盾之屬復見者。當文皆有注。更不勞重說。○注月者至禦也。○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大國君出奔例。書月也。今此大夫出奔而月。故注明之。其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亦大夫而書月者。彼注云。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亦與此明疆禦義近。通義云。春秋不書討賊葬閔公者。蓋既葬乃得殺萬以討賊晚。故不錄也。猶慶父奔莒。踰年縊死。經亦不錄慶父之誅。閔公之葬。范云。宋久不討賊。致令出奔。故謹而月之。亦與重錄疆禦之義相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注〕齊桓行霸。約束諸侯。尊天

子。故為此會也。桓公時未為諸侯所信鄉。故使微者會也。桓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

功也。〔疏〕

杜云。北杏。齊地。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注齊桓至功也。○舊疏云。言未為諸侯所信任而歸鄉之。是以諸侯皆使微者會。即宋人、陳人之屬是也。按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

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以宋人以下皆諸侯。與公羊義別。

夏六月。齊人滅遂。〔注〕不會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

惡。〔疏〕

杜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一統志。遂城在泰安肥城縣南。大事表云。今兗州府甯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水經注汶水篇。西溝水又西南逕遂城東北。地理志曰。蛇丘。遂鄉。故遂國也。春秋莊十三年。齊人滅遂而戍之者。也。京

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爲然。然縣東北無城以擬之。今城在蛇丘西北。蓋杜預傳疑之非也。○注不會北杏故也。○左傳云。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齊世家云。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以遂爲魯邑。未知所本。○注不諱至武力。○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舊疏云。春秋爲賢者諱。而不諱者。正以不任文德而尙武力故也。引繁露云。論功則桓兄文弟。論德則文兄桓弟。而論語云。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力。謂自此以後。○注又功至除惡。○越絕書敘外傳記。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時齊桓功未足掩過。故不諱。下三十年。齊人降鄆。傳紀之遺邑也。不言取爲桓公諱也。注。時伯功足以除惡。故爲諱。又僖十七年。滅項。傳。齊滅之。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焉。然則滅譚不諱。亦同此矣。舊疏云。春秋襄貶皆以功過相除。計桓公之立。雖有北杏之會。前有篡逆滅譚之非。論其功不足而惡有餘。故不爲諱也。而言未者。欲道其九合之後功足以除惡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疏〕

杜云。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大事表云。齊威王烹阿大夫。卽此。今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鎮。有阿城上下二關。爲運道所經。水經注。瓠

子河篇。故瀆又北。逕東阿縣故城。東。春秋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杜預曰。東阿卽柯邑也。按國語曹沫挾匕首劫齊桓公。返遂邑於此矣。方輿紀要。東阿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二十五里。春秋時爲齊之柯邑。

何以不日。〔注〕據唐之盟日。〔疏〕

注據唐之盟日。○卽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是也。通義云。當言不月。而難其日者。方欲通解桓盟不日爲信。以下諸盟。或時或月。故但

舉不日以包也。易也。〔注〕易猶倂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疏〕

注易猶至之辭。○惠氏棟云。安知非刺客肆人。而簡易若是。義與此同。易之易簡。鄭氏亦訓為

倂易。按易大壯音義。喪羊于易。鄭音亦謂倂易也。詩天作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以岐邦之君有倂易之道。正義曰。言乾以倂易故為知。坤以凝簡故為能。易詩義並與此同。按說文。人部。傷。輕也。一曰交傷。交傷即倂易。蓋何用當時俗語也。詩何人斯。我心易也。傳易。說也。禮記郊特牲注。易和悅也。論語包注。易和易也。皆親信無後患義也。通作施。詩我心易也。釋文易。韓詩作施。是也。爾雅釋詁。平均。夷弟。易也。注皆謂易直平均。夷弟。皆與親信義近。

其易奈何。桓之

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

君之意何如。〔注〕進前也。曹子見莊將會有慙色。故問之。〔疏〕

注進前也。○詩大雅常武云。進厥虎臣。箋。進前也。禮士冠禮。進受命於主

人。注。進前也。又士喪禮。諸公門東少進。注。少前進於列。○注。曹子至問之。○舊疏云。注者之意也。穀梁傳。曹劌之盟也。史記作曹沫。新序雜事四云。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呂覽貴信云。齊桓公伐魯。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曹劌謂莊公曰。君甯死而又生乎。甯生而又死乎。公曰。何謂也。曰。聽臣之言。國必廣者。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諾。

莊公曰。寡人

之生。則不若死矣。〔注〕自傷與齊為讎。不能復也。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為齊所脅而殺

之。〔疏〕

新序云。莊公曰。寡人之生不若死。○注。自傷至復也。○舊疏云。桓十八年。公薨于齊。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是也。○注。伐齊至殺之。○舊疏云。即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傳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又齊人取子糾

殺之是也。

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注〕當猶敵也。將劫之辭。〔疏〕

注當猶至之辭

○新序云：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國策秦策：所當未嘗不破也。注當敵又齊策：天下不能當注當敵也。呂覽無義云：魏使公子邛將而當之，當亦敵也。鄂本劫作卻誤。

莊公曰諾。於是會乎

桓。莊公升壇。〔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

長其敬。〔疏〕

注土基至曰壇。○華嚴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築土而高曰壇。禮記祭法：一壇一墀。注：封土曰壇。荀子儒效云：君子言有壇字。注：累土為壇。書金縢：為三壇。傳：壇，築土。釋文引馬注云：壇，土堂。獨斷云：壇，謂築土起堂。蓋

於平野築土為之。國語吳語：王乃之壇列。注：壇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誓告之處也。凡壇皆三等。山海經南山經：成山四方而三壇。注：三壇形如人築三相聚也。史記孔子世家：為壇位，土階三等是也。周官司儀：為壇三成，成猶重也。意亦三等。與禮記禮云：壇深四尺。注：深，謂高也。從上曰深。鄭亦引司儀為證。亦階三等也。下等之下有基，應去地一尺，故為四尺。亦如再重一重不重，不重者別有席一重也。○注會必至其敬。○禮記禮云：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殿同也。宮，謂壇土為埽，以象牆壁為宮者。于國外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也。堂上方一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臨之，則謂之天之司盟。諸侯會盟，意亦當然。上設方明諸儀，亦所以長其敬也。即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是也。

曹子手劍而從之。〔注〕從，隨也。

隨莊公上壇，造桓公前而脅之。曹子本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疏〕

新序云：乃會兩君就壇，兩

相相揖。曹劌于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注從隨至脅之。○詩既醉。從以孫子。箋從隨也。隱四年傳。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隨從也。說文。從相聽也。从二人。二人故有相隨之象。昭二十八年左傳。從使之收器者。注從隨也。史記刺客傳。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注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七。故曰匕首。○注曹子至之色。○舊疏云。亦注者之意也。按呂覽云。將盟皆懷劍。至壇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鮑進劍。拔劍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退者。公曰。封于汶。則可。不則請死。則似莊公先劫桓公。果爾。則曹劌不過因人成事。史記何為列傳。與各書記皆違。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注〕管子。管仲也。君謂莊公也。

桓公卒愕不能應。故管子進為此言。〔疏〕據史記刺客傳。以此為桓公語。傳聞各異也。○注桓公至此言。○舊疏云。正以劫桓公而管子對故也。文選高唐賦。卒愕異物。注愕與還同。廣

雅釋詁。愕。驚也。又文選西都賦。注引字書。愕。驚也。說文。忪部。還。相驚遇也。漢書張良傳。良愕然欲殿之。注愕。驚貌。卒。讀曰倅。桓公見曹子手劍從脅。故猝然驚愕不能言。管子乃進而問也。視史記敘事為肖。曹子曰。〔注〕莊

公亦造次不知所言。故任曹子。〔疏〕注莊公至曹子。○按亦注者之意。猶上注之不能也。舊疏云。正以問莊公而曹子對。故言此。城壞壓竟。〔注〕齊

數侵魯取邑。以喻侵深也。〔疏〕釋文。壓境。於甲反。按陸本當作厭竟。定十五年傳。厭死。釋文作厭死。音於甲反。可證。竟。唐石經諸本同。鄂本竟作境。俗字也。謂齊數侵魯。致令城郭壞敗。抑壓魯竟。故注

云以喻侵深也。君不圖與。〔注〕君謂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太甚。〔疏〕注圖計至太甚。○說文。口部。圖。畫計難也。

詩小雅常棣云。是究是圖。傳。圖。謀也。禮聘禮。君與卿圖事。注。圖。謀也。謀即計也。史記。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以境為壓齊之境。語意未詳。新序云。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壓

境。君不圖與，亦與此傳同。謂侵魯太甚，必將攻復，君不計及之與也。**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注〕所侵邑非一，欲求何者？〔疏〕新序云：管

仲曰：然則**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注〕欲復魯竟。〔疏〕新序云：曹劌曰：願請汶陽田。史記齊世家：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

侵地，荆軻傳：太子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固大善矣。**管子願曰：君許諾。**〔注〕諸侯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疏〕

注諸侯至許諾。○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是諸侯死國也。舊疏云：即曲禮下篇云：國君去其國，止之曰：若之何去社稷矣。是無去國之文，不言若之何去田邑，故知不死邑也。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諸侯死國不死邑，必古有是語，而何氏述之，非第如曲禮所

云也。按呂覽云：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與之盟，亦此義。**桓公曰諾。**〔疏〕齊世家云：桓公許之，刺客傳：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曹子**

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注〕下壇與曹子定約盟誓，莊公也。必下壇者，為殺牲不絜，又盟本

非禮，故不于壇上也。〔疏〕新序云：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荀子王制云：桓公劫于魯莊，史記魯仲連傳：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注下

壇至公也。○通義云：壇上本兩君會盟之所，故桓公更下壇與曹子盟。○注必下至不潔。○舊疏云：不字亦作清字者，各本絜作潔，依宋本正。○注又盟至上也。○舊疏云：即桓三年傳云：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已盟，曹子**

標劍而去之。〔注〕標，辟也。時曹子端劍守桓公，已盟，乃標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故云爾。

〔疏〕

刺客傳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齊世家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新序云已盟標劍而去是也○注標辟也○釋文標普交反辟也劉兆云辟捐也孟子萬章篇標使者注標麾也音義標

音杓又音拋與此同詩邶風柏舟云寤辟有標傳辟拊心也標拊心貌釋文標符小反與此異而標辟同為拊心則標即是辟與此同也說文手部擘擣也擣裂也一曰手指擣也麾旌旗所以指麾也麾即俗靡字靡訓擣擣訓擘擘即辟趙氏訓標為麾猶此訓辟也詩召南標有梅傳擣落也標乃受字之借曹沫標劍置地標義與受同亦謂墜落其劍置於地而去廣雅釋詁云標擊也與此異○注時曹至云爾○舊疏云端猶始也言曹子從始持劍而守桓公矣及其盟訖乃標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遠也按端正也謂正持其劍守桓公也則始不辭要盟可犯〔注〕臣約束君曰要彊見要脅而盟爾故云可犯〔疏〕○注臣約至盟爾

也○漢書文帝紀注文穎曰要劫也荀子玉篇篇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注要約也臣劫約其君曰要君論語憲問云雖曰不要君是也閩本監本毛本作臣約其君誤鄂本宋本作束據正而桓公不欺〔疏〕齊世家云

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刺客傳亦云桓公忽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然則管仲不失信而云桓公不欺者善則歸君也繁露

竹林云齊桓知不肯要盟以自澗洗也遂為賢君而霸諸侯曹子可讎〔注〕以臣劫君罪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

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注〕諸侯猶是翕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鄆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

云爾劫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疏〕齊世家云於是遂與魯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新序云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

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信著天下矣。遂不倍。又云：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穀梁傳曰：信齊侯也。呂覽貴信云：欲勿予，仲曰：不可。人劫之，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與，不可謂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注諸侯至服從。○猶由通。禮記雜記云：猶是耐于王父也。注猶當爲由。新序云：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注再會于鄆。○卽下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已下于鄆。又十五年，齊侯宋公已下會于鄆，是也。○注同盟于幽。○見下十六年。及二十七年。○注遂成。至云爾。○齊世家云：七年，諸侯會桓公于鄆，而桓公於是始霸焉。蓋用下十五年左傳復會焉。齊始霸也。之語。新序云：爲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注劫桓至人也。○舊疏云：正以成二年書取汶陽之田故也。繁露對膠西王云：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霸，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比于聖賢，何賢之有。然則桓公比諸魯莊行詐劫人爲賢，然其因管仲一言，強爲不欺不怨，以要諸侯，究非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比也。春秋之不得已也。故公羊之例，不信者日，而桓盟不日。公羊以凡書致者，皆有危辭，以臣子喜其君父脫危之至，而與桓會不致，亦所爲假以立義者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疏〕左傳以爲宋人背北杏之會。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注〕據伐國不殊會。曹伯襄言會諸侯。〔疏〕

注據伐至殊會。○舊疏云：與上諸侯俱是伐宋事，不殊異，何勞別生會文。

乎故難之。○注曹伯至諸侯。○舊疏云。即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

後會也。〔注〕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因以

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疏〕

舊疏云。若其不後。宜言單伯會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如下文單伯會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之文。按杜云。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唯以單伯為周大夫為異。穀梁傳。會事之成也。注。伐事已成。單伯乃至。○注書者至淺也。○後會書會。即刺其不信也。隱元年注。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與此義同。○注從義至功薄。○舊疏云。即此是。按下十六年。邾婁子克卒。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為莫伯者。有尊天子之心。即謂上十三年會于北杏。是從義兵而先者也。故詳錄之。以示褒義。○注從不至惡淺。○舊疏云。無經可據。但言理也。當然也。

秋七月。荆入蔡。〔疏〕

與十年書荆同義。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與公羊義同。彼疏引欒信云。楚子食淫。為息媯滅蔡。故州舉之。是取左傳之說。自亂其家法矣。彼十年

傳云。狄之也。此亦宜同。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疏〕

釋文。鄆。本亦作甄。杜云。鄆。衛地。今東郡鄆城也。齊世家作甄。大事表云。後為齊豹邑。昭二十年。衛公孟彊與齊豹狎奪之

司寇與鄆。即此鄆。讀絹。漢末為兗州治。曹操創業於此。水經注。鄆城在河南岸十八里。河上之邑。最為險固。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鄆城也。一統志云。鄆城故城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疏〕上十四年會于鄆，穀梁傳云：復同會也。此下傳亦云：復同會也。注為欲推桓為伯，故復會。

於此按穀梁上北杏之會下云：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意謂諸侯將權推齊侯行伯事，故此二會為復同會。推齊為伯，公羊於此二會無傳，以繁露精華篇所云：齊桓仗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考之，則與穀梁義同。惟公羊以北杏之會為齊桓未為諸侯取信鄉，故董生本柯之盟為說。

夏，夫人姜氏如齊。

〔疏〕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按此與襄公在時如齊異禮。諸侯夫人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書以示譏。舊疏云：復與桓通也。未知所本。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兒。

〔疏〕釋文：兒音鄆。左氏穀梁作鄆。元和姓纂：兒，鄆牟來之後，亦為兒氏。是鄆兒通也。通義云：宋序上者，諸侯為宋伐倪，故宋主之。又云：倪舊作兒，與五年經文倪字。

不同。今改。范云：宋主兵，故序齊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夷狄在下，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公羊義疏二十一

莊十六年盡

二十二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疏〕蓋報上年之侵也。故宋主兵。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損缺。以字數計之。有公會二字。惠氏棟云。左氏穀梁無公字。故穀梁傳云。不言公。按公會二字。當為衍文。左氏穀梁無公字。猶賸會字。據十九年何注。先是鄭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

故事矯君命。而與之盟。然則幽之會。非特魯君不至。即士大夫亦未有來會者。猶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不曰公會齊侯。及會齊侯云云也。按繁露滅國下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是董生所據公羊無公會字。又下十九年疏云。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則徐彥所據本亦無公會二字。且彼疏所引此經有會字。亦衍文也。又穀梁傳云。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也。既外內諸侯。同疑公與齊仇。可事齊。不明魯之臣子。亦未與會。則穀梁會字。亦衍文也。繁露滅

國下又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公羊亦無曹伯。與左氏經同。今有者。亦衍文也。滑者。杜云。滑國都。河南緱氏縣。按。今為河南府偃師縣地。幽者。杜云。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府考城縣界。

同盟者何。同欲也。〔注〕同心欲盟也。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

也。〔疏〕穀梁疏引此傳云。同盟者。加同欲也。疑彼誤。何氏不釋加義。作何與全傳例合。左傳曰。鄭成也。穀梁曰。同尊周也。意各異。按繁露精華云。齊桓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則鄆幽之會為齊伯始。齊桓

以尊周為伯業之盛。當與穀梁義同。○注同心至心也。○惠氏校云。故重而言同心也。心字衍。按此注道春秋書同盟通例也。

邾婁子克卒。〔注〕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為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不日。始與霸者。未如

瑣。瑣卒在二十八年。〔疏〕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从我。我从手。古文殺字。故義主斷制。易四德。元為仁。利為義。利亦刀。而以和為訓。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春秋

傳。師克在和。故克之字曰儀父。曰子儀。○注小國至進也。○通義云。即儀父也。小國錄卒者。足褒文。不葬者。起實小國也。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是慕霸者。有尊事天子之心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子進之也。○注不日至八年。○舊疏云。卽下二十八年經云。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注云。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是也。蓋儀父僅會伯者于北杏。行不如彼。進與瑣。閩本。監本同。鄂本。宋本。瑣作瑣。釋文作瑣。毛本改從之。按。瑣正字。瑣瑣俗。所傳聞世。未錄小國卒葬。錄者唯此及瑣。滕子以

先朝隱公春秋褒之嗣
子得以其禮祭稱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疏〕

左穀作鄭詹詩魯頌閟宮云魯邦所詹說苑雜言篇引作是瞻韓詩外傳風俗
通初學記並引作所瞻左傳僖二十三年叔詹曰宋世家作叔瞻是詹瞻通也

同下

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注〕以無氏也〔疏〕

注以無氏也○舊疏云欲言尊卿名氏不
具按與當國辭同所謂貴賤不嫌同號也

此鄭之

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注〕據獲宋萬不書者不坐獲微者今書齊稱人坐執文〔疏〕

注據獲至執文○上十二年傳云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注獲不書者
士也是彼獲微者魯不坐獲也此言齊人執鄭瞻似齊坐執矣故難之

書甚佞也〔注〕為甚佞故書惡之所

以輕坐執人也然不得為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但當遠

之而已〔疏〕

通義云為魯將受佞人故書其執穀梁傳曰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
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與此傳意同書臯陶謨篇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偽孔傳孔甚也

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是甚佞即孔壬也爾雅釋言孔甚也又釋詁王佞也郭引書而難任人史記五帝本紀作遠佞人
後漢書鄧暉傳孔任不行孔任即孔壬即甚佞言大佞也佞人好作大言欺人故曰孔壬九經古義云佞讀為年故國語與人誦

曰。佞之見喪果佞其田。佞與田協。故讀曰年。年讀爲壬。田讀爲陳。故甚佞謂之孔壬。齊田謂之齊陳。既同物。又同聲。是之謂古訓。○注爲甚至執人。○書名賤惡義明。故執人罪可輕坐也。爲大夫不得專執也。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注然不至成也。○舊疏標起訖云。不得爲至未成也。則然字衍文。事未得行。毛本作事不得行。誤。通義云。知非爲齊執甚佞者。齊若以其佞執之。當得爲伯討。今齊稱人。則執不當罪。或正如左氏所說。怒鄭不朝故耳。按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稱人而執者。知非伯討。故注如此解。如孔義用左氏說。則鄭詹無罪之人。何爲去氏。下又書鄭詹自齊逃來。一外大夫。春秋不憚其語重詞複。何耶。○注孔子至而已。○各本但誤伯。依鄂本宋本正。所引見論語衛靈公篇。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義與此同。又陽貨篇云。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夏齊人馘于遂

馘者何。馘積也。〔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釋文。積本又作漬。唐石經此字缺。毛本依釋文改漬。非左氏穀梁馘作馘。杜云。馘。盡也。疏以爲爾雅釋詁文。舍人注曰。馘。衆之盡也。詩秦風黃鳥云。馘我良人。傳。馘。盡也。襄二十八年左傳。其將聚而殲旃。注。殲。盡也。說文支部。殲。微盡也。从歹。

也。襄二十八年左傳。其將聚而殲旃。注。殲。盡也。說文支部。殲。微盡也。从歹。殲聲。春秋傳曰。齊人馘于遂。說文多用古文春秋也。漢書地理志引作隄。

衆殺戍者也。〔注〕馘者死文。馘之

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馘積衆多也。以兵守之曰戍。齊人滅遂。遂民不安。欲去。齊強戍之。遂人共以藥投其所飲食水中。多殺之。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齊戍之非也。遂不當坐也。故使齊爲自積

死文也。稱人者衆辭也。不書戍將帥者，封內之兵，故不書〔疏〕

注：澱者至澱積。○禮記曲禮云：四足曰澱。正義云：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

染澱而死。說文水部：澱，澱也。从水，澱聲。又，澱，澱也。从水，責聲。又，澱，久澱也。从水，區聲。則澱爲澱汗相染，連及衆盡之辭。人死相及，亦猶是也。注以積訓澱，傳以積解澱，義並通。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淹澱謂之澱洳。又引字林：澱，澱也。廣雅釋詁：澱，澱也。義取相積而死，故不曰澱曰澱。段注說文云：公羊傳文及說文皆作積爲長。許之澱，澱也。澱義不與澱義聯，可以知許說矣。按今人以物久積水爲澱，則澱亦有久積之義。故詩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澱麻。傳：澱，柔也。疏引考工記注：澱，漸也。楚人曰澱，此云澱柔者，謂漸澱之使柔韌也。周禮考工記鍾氏：染羽，澱而澱之。史記貨殖傳：漸澱於失教，是也。淮南子要略：澱澱肌膚，皆稽染之義。故鄭注曲禮云：澱，謂相澱汗而死。引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澱也。齊人爲途所澱積而死，與大災同。故云非一之辭。○注衆多也。○爾雅釋詁云：衆，多也。說文似部：衆，多也。从平，目，衆意。○注以兵守之曰戍。○詩王風揚之水云：不與我戍申。傳：戍，守也。又小雅采芣序：遣戍役也。箋云：戍，守也。史記陳涉世家云：遣戍漁陽。注：戍者，屯兵而守。說文戈部：戍，守邊也。从人持戈。○注齊人至殺之。○滅途事在上十三年。左傳云：途，因氏，頌氏，工婁氏，須遂氏，饜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注云：饜，酒食也。蓋亦謂以藥物投酒食殺之也。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途人盡齊人也？無途之辭也。無途則何爲言途？其猶存途也。存途奈何？曰：齊人滅途，使人戍之。途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二傳皆以爲饜齊戍，與此微異。○注古者至文也。○說在桓元年，有分土，無分民，故齊強戍之。途不當坐也。○注稱人者衆辭。○穀梁齊人執鄭詹傳云：人者衆辭也。決與微者，貶者稱人異也。○注不警至不書。○時已無途。故從封內兵辭。

秋 鄭瞻自齊逃來。

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重言來者。道經主書者若傳云爾。蓋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加逃者。抑之也。所以抑之者。上執稱人嫌惡未明。繫鄭者。明行當本於鄉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鄉人皆惡之。

何如。子曰。未可。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疏〕

注重言至云爾。言經所以主書來者。若傳重言之云爾。舊疏云。經所以主書此事。

者。正惡佞人之來。恐其作禍矣。按淮南說林訓。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注。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按時齊桓未卒。彼注誤。○注蓋痛至敗也。○下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秋。夫人姜氏入。是取淫女事也。卒爲後敗。卽淫二叔。殺子般。閔公事是也。舊疏以娶淫女是鄭瞻計。爲春秋說文。通義云。鄭瞻之事。傳無明文。何注每有此類。疏輒以爲出春秋說。然若龍門之戰。僖公取楚女。緯候未與。董仲舒已言之。漢藝文志又有公羊外傳五十篇。今亦未見云云之說。疑皆公羊師學相承。未敢以意去取。後漢書楊秉傳云。蓋鄭詹來而國亂。是也。新語云。鄭詹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按。乾時戰在上九年。與此無涉。陸誤。○注加逃至未明。○上執稱人。是言齊非伯討。疑詹無惡。故書逃抑之。穀梁傳曰。逃義曰逃。○注繫鄭至惡之。○毛本繫作繁。誤。所引見論語子路篇。今本兩未可下有也字。又善之作好之。舊疏引鄭氏彼注云。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蓋鄭本好之亦作善之也。中論審大臣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詩云。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私之所致也。鹽鐵論除狹云。古之進士。鄉擇而里選。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呈顯。

著

冬多麋〔疏〕

爾雅釋獸。麋。牡麋。牝麋。其子麋。說文鹿部。麋。鹿屬。冬至解其角。司馬相如上林賦。沈牛麋。注。麋似水牛。大戴禮夏小正云。十一月隕麋角。又禮記月令。仲冬之月。麋角解。疏引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

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何以書。記異也。〔注〕麋之為言猶迷也。象魯為鄭瞻所迷惑也。言多者。以多為異也。〔疏〕

注麋之至迷也。○白虎通鄉射篇。麋之言迷也。漢書五行志注李奇曰。麋之為言迷也。麋。迷。疊韻為訓。○注象魯至惑也。○舊疏云。感精符文。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為毛蟲之孽為災。劉向以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火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經義雜記云。按何注公羊云。麋之為言猶迷也。本劉子政義。志云。董仲舒指略同。則公羊亦以麋為淫女。天之示戒於莊公也。乃何氏云。象魯為鄭瞻所迷惑。則據春秋說。以取齊女為聽鄭瞻計。較先儒迂遠矣。京君明說易。當以震遂泥為溺愛淫女。故迷惑不明。而國多麋。李奇注具二說。謂從二至五有坎象。坎為水。四為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以為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後說得京意。范解穀梁。引易傳首二句。義不了。當以劉子政說補之。按。魯取淫女。由於鄭瞻所迷。何說推本言之。兼有取齊淫女義。何迂回有也。京房易傳云。廢正作淫。為火不明。則因多麋。與何義合。博物志。東陽縣多麋。千百為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民人隨此。畷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則麋非害稼之物。杜云。麋多則害五稼。未知所本。○注言多至異也。○左疏云。麋是澤

獸魯所常有是年暴多故言多以災書按隳陰類故多藥記其異異者變之後時而見者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注〕是後戎犯中國魯蔽鄭瞻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

〔疏〕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集解引廢疾云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為

疑劉氏逢祿曰果虧傷未復即是朝食何為夜乎天之垂象必明以吉凶示人故夜不占日猶晝不占星也夜食之說於義為短經義述聞亦云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但蔽其明無所虧傷安得既出之後尚有虧之處未復乎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注張晏曰日夜食則無景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以此為候又云史推合朔在夜明日日食而出而解是為夜食注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劉向以為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以為宿在東壁魯象也劉歆以為晦魯衛分經義雜記云按今公羊無傳何注無食晦之文而漢志引公羊傳曰食晦者蓋董仲舒等所見公羊有之或漢初公羊家說也劉歆說左氏亦以為食晦與公羊合杜云不書日官失之非古義漢志云合朔在夜明日日食而出而解則穀梁家亦以夜食屬前月之晦矣鄭君釋廢疾云夜食屬前月之晦與三傳及漢志並合包氏慎言云經三月書日食不言日與朔公羊例為食晦劉孝孫推以為壬子朔小二月三月即壬子朔劉歆亦以為食晦穀梁例為夜食歷為二月晦日然則經書三月者正其當為朔也通義云不日者食於晦也晦則不言日者是月更無餘日故舉月以包也趙汭引長歷三月餘癸未朔隋歷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歷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按萬充宗黃梨洲答問問曰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答曰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則更無

夜食事矣。按是年應二月癸未朔，三月癸丑朔，二月大也。○注是後至所致。○戎犯中國，下公追戎于濟西，傳大其爲中國追，是也。魯蔽鄭瞻，見上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注信其計策，取齊淫女，丹楹刻桷，是也。夫人如莒，下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是也。舊疏云是陰勝陽之象，是以日爲之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董仲舒以爲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劫公，俱與何義異。

夏公追戎于濟西〔注〕以兵逐之曰追〔疏〕

大事表云：杜注，公逐戎于濟水之西，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杜注，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濟西約在今曹州府曹縣鄆城鉅野三縣之地。○注以兵逐之曰追。○廣雅釋詁：追，逐也。周禮小司徒職：以比追胥。注：追，逐寇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又士師職：以比追胥之事。注：追，寇也。凡逐，卽謂追。此追戎以兵，故曰以兵逐之曰追。何氏望文生義也。

此未有言伐者〔疏〕

經義述聞云：謹案，此未有言伐者，言字後人所加，傳意謂此時未有伐魯者，而經言追，則大其非爲己追，而爲中國追也。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彼云齊人侵我西鄙，則有伐者矣。有伐者而言追，是爲己追。此未有伐者而言追，是爲中國追也。下文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與此未有伐者文義正同。又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與此文義亦同。

乃謂此時未有伐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伐者也。伐上不當有言字。唐石經無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有言字，蓋後人據誤本加之。其言追何〔注〕據公追齊師至鄆，舉齊侵也。○卽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是舉齊侵也。鄆，閩本監本，毛本同。鄂本鄆作瀋，按十行本疏中凡鄆字皆作瀋，當據正。

也〔疏〕

注據公至侵也。○卽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是舉齊侵也。鄆，閩本監本，毛本同。鄂本鄆作瀋，按十行本疏中凡鄆字皆作瀋，當據正。

大其爲中國追也。

〔注〕以其不限所至。知為中國追也。〔疏〕

注以其至追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鄆。限其所至。乃是自為己追。故知如此。

此未有伐中國

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疏〕

繁露滅國下云。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于濟西。由見魯孤

弱而莫之救也。通義云。追逐也。蓋濟西之國。逼近戎患。公緣是與師逐之。故善其未至而豫為中國追也。其後曹君卒死於戎難。董仲舒曰。舊傳無大之辭。兵已加焉。乃從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患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是以知明先而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漢書辛慶忌傳云。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是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

其言于濟西何。

〔注〕據公追齊師至鄆弗及不言于也。〔疏〕

注據公至于也。○莊元年注于遠辭也。

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

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追例時。〔疏〕

注大公至西也。○通義云。自濟以西。不限所至之辭。故為大也。此與天

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春秋以尊王攘夷為主。莊公追戎除害。故為大辭。○注言大至賞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鄆。弗及。不言于。今言于者。謂公有大功於王法當褒矣。○注追例時。○此書夏是也。舊疏云。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雖在正月。已未下不蒙

日月。

秋有蝮

何以書記異也。〔注〕蝮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為鄭瞻所惑。其毒害傷

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有為異也。〔疏〕注蝮之至惑也。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蝮猶惑也。舊疏

引五行傳蝮猶惑也。又云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

故也。漢書引經文作蝮亦蝮之變體。釋文蝮本又作蝮。馬氏宗榘左傳補注云。呂覽螟蝮高誘注。兗州謂蝮為蝮音相近也。淮南子。沈州謂之蝮。高誘注。蝮讀音近殆。緩氣。釋文蝮本又作蝮。玉篇蝮或蝮皆徒得切。是蝮字本作蝮。因方言讀為蝮耳。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螟蝮。章懷注。蝮一名短狐。說文繫傳虫部蝮亦解為短狐。皆因元凱注誤。案馬說非是。蝮自有蝮音。蝮蝮同部段借也。此經之蝮自為短狐。何杜義同。杜云蝮短狐蓋以含沙射人為災是也。○注其毒至可見。○詩小雅何人斯云。為鬼為蝮。傳蝮短狐也。釋文引沈重云。蝮音域。狀如繁。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疏引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中有云。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入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之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其狀瘡如疥。是也。是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也。段云。蝮誤狐是也。釋文正義並云短狐。今說文本蝮字下皆誤。漢五行志注作弧。不誤。按山海經大荒南經有蝮山者。有蝮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蝮是食。郭注。蝮短狐也。似鼈。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楚辭大招云。蝮蝮短狐。王逸注。蝮蝮短狐類也。短狐鬼蝮也。大招又云。魂虜無南。蝮傷躬只。王逸注。蝮短狐也。引詩為鬼為蝮。廣韻引元中記云。長三四寸。蟾蜍。鸞。鴛鴦悉食之。似作狐亦通。○注象魯至見也。○感精符文。見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有蝮。劉向以為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蝮。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將娶齊之淫女。故蝮至。天戒若曰。勿娶齊女。將生淫惑篡弑之禍。嚴不寤。遂

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弑。夫人亦誅。劉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何氏言象魯爲鄭瞻所惑。正以莊信鄭瞻。取齊女。故至大亂。而不能見也。義自相足。又引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乂。建。厥咎眚。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卽此是也。公羊問答云。問。蠶之猶言惑也。其義何取。曰。人臣蠱惑其君。則蠶生。周禮。媼。氏疏引服虔云。蠶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繁。古無今有。含沙射入人皮肉中。其瘡如疥。徧身中。漉漉。故曰災。禮曰。惑君。則有。左疏引五行傳曰。蠶如繁。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蠶。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注言有至異也。○經義雜。記云。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蠶射人者也。故劉以爲在水旁能射人。又以齊女淫惑爲說。取義嚴切。范解祇引京房易傳。說亦。不了。又。君不試。師古曰。試用也。范注作君不識字誤。何注及左疏所引五行傳。與五行志所載劉說同。陸機毛詩義疏。服虔注。與。劉子政射人甚者至死。何邵公毒害傷人形體義合。劉子駿以爲盛暑所生。未詳所本。按昭二十五年傳。有鶴。鶴來集。傳云。非中。國之禽也。凡未有而有者。書有。穀梁疏引舊解。一有。南越所生是也。一無。魯國無是也。今以爲或有有時。或有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蓋書多者。魯所常有。今歲特多。故以多爲異。書有者。本無此物。今而忽有。故以有爲異也。舊疏云。昭二十五年經書有鶴。鶴來集。今此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疏〕

孔氏廣森音義云婦絕句于鄆絕句結不贅卒則未命爲卿本不當氏氏公子者蓋善其

遂事襄

錄之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注〕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

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疏〕

釋名釋親屬云姪娣曰媵媵承事嫡也國語周語云王御不參一族韋注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娶異姓以備三不參族也說文人部侯

送也呂不韋曰有佚氏以伊尹佚女段注侯今之媵字釋言媵送也周易媵口說也虞注媵送也燕禮鄭注九歌王注媵送也送爲媵之本義以姪娣從謂之媵者媵有二種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姪娣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并二媵各有姪娣則九女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二媵卽以姪娣爲媵大夫士卑故也○注言往至之尊○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卽尊之漸賢不止于士妾雖賢不得爲嫡卽一夫人之尊義也

姪者何兄之子也〔疏〕

禮士昏禮云媵御餒注姪兄之子襄十九年左傳其姪

聲姬生光注姪兄之子說文女部姪兄之女也其實弟之子女亦稱姪爾雅釋親云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禮喪服傳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左傳僖十五年姪其從姑是也釋名釋親屬云姑謂兄弟之女爲姪姪送也共行事夫更送進御也專指媵之姪言依喪服經則男女通稱姪故彼云姪丈夫婦人同也

娣者何弟也〔疏〕

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弟也本作女弟也女弟也者別乎弟而言之也左傳隱元年成八年十一年昭二十八年正義引此皆作弟也則唐初

本已有脫女字者。不始於唐石經矣。然白虎通義嫁娶篇及召南鵲巢。江有汜。齊南山。大雅韓奕正義。上昏禮疏引此。皆作女弟也。又說文及士昏禮注並云。娣。女弟也。即本於此傳。則傳文原有女字明矣。說文女部。弟。同夫之。女弟也。段注按女子謂女兄弟曰娣。與男子同。而惟媵已之妹。則謂之娣。蓋別於在母家之稱。以明同心事一君之義也。禮喪服經皆言妹。無言娣者。今大徐本作女弟也。非是。按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媵。後生為娣。郭注。同出。謂俱事一夫。可證段氏之說。釋名釋親屬云。妻之娣。妹曰娣。娣。弟也。言與妻相長弟也。以娣兼娣言。非是。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娣。娣本雙聲字。釋文。姪。大結反。娣。大計反。此古音也。廣韻姪有徒結直一兩切。今南北方音皆讀直一切。無有作徒結切者。古今音有變易。字母家乃謂舌頭舌上交互出切。此味其根原而強為之詞也。

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注〕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

〔疏〕

注必以至親也。○白虎通嫁娶云。備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也。通義云。媵。送也。送致其女也。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禮。婦人無子。當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媵有子。嫡得不去。重黜尊也。易曰。得妾以其子。此之謂也。按後漢劉瑜傳云。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姪娣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章懷注引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此夏殷制也。與此傳異。或公羊先師有如此說者。尊尊親親。舊疏云。備姪所以尊尊。備娣所以親親。其上尊下親。皆指嫡也。○注九者至數也。○白虎通嫁娶篇。天子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玉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百物必生也。又五行篇。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御覽引異義云。地有九州。足以承天。故天子娶九女。法之也。獨斷云。春秋天子娶十二女。夏制也。又云。天子娶十二女。象十有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

按此卽白虎通所引或說公羊義也。漢書杜欽傳禮嘗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殷之禮也。○注不再至媵路○白虎通嫁娶云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又云不娶兩姊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婦雖年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杜欽傳又云姪婦雖缺不得補所以養壽塞爭也。

〔注〕據伯姬歸于紀不書媵也。〔疏〕

注據伯至媵也。○見隱二年按彼七年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彼有媵歸書事此云不書者彼注云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重錄之非

以媵書也。

爲其有遂事書。〔注〕爲下有遂事善也。故書所以不當書以起將有所詳錄。猶伯姬書

媵也。不媵則當取得書者張本文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鄆。〔疏〕

注爲下至詳錄○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

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彼以爲要盟與公羊異以爲有遂事書則同也。校勘記云按以字衍當刪正。蓋媵本不當書爲下有遂及齊侯宋公盟事欲詳錄其專盟之善故書所不當書也。○注猶伯姬書媵○卽成八年衛人來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傳皆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十年傳又曰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則彼以錄伯姬賢詳錄三國媵亦非以媵書故言猶也。○注不媵至于鄆○言若不書媵則當止取得書者書之但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矣時實爲媵如陳故不沒其本也。大夫無遂事。〔疏〕漢書馮奉世傳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說苑奉使謂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者不臣漢律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害者死是此其言遂何大夫無遂事者經禮也。周禮條狼氏職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明大臣於大小事皆須關白不得專也。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疏〕

禮聘禮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

辭必順且說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故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論語之辭達則專對之辭也大夫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通義云古之爲大夫者祭祀能語喪紀能誅升高能賦作器能銘山川能說師旅能誓田能施命貞能命龜使能造命能是九者可謂有德音矣是故聘禮受命不受辭辭無常遜而說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不可以爲大夫〇注以外至之爾〇詩魏風伐檀云不素餐兮傳素空也不素制謂空爲議制也玉篇象部豫逆脩也不可逆爲備設也

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先是郵幽

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上爲出竟地即更出地

嫌上地自爲媵出地也陳稱人者爲內書故略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加之

者禮未成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疏〕

漢書

馮奉世傳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又終軍傳御史大夫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後漢書宋均傳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閻氏若璩釋

地又續云。論語專對專擅也。卽公羊傳專之可也。專之。大全辨載一說曰。通義理。識時務。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漢武帝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顯斷于外。不請。康成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是皆專之事也。○注先是至不至。○公比。鄂本。宋本同。十行本比誤此。閩本。監本。毛本改皆非。按。比猶類也。上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又十六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皆無公會之文。是公比不至也。今本十六年。經誤衍公會。此經舊疏云。正以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是舊疏本無二字矣。○注公子至錄之。○繁露精華云。難者曰。大夫無遂事。又曰。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聞喪徐行而不返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生平安甯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禮。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睢。陳人之婦于鄆。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爲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甯。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又順命云。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盟上當脫郵字。說苑奉使篇亦云。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按繁露滅國下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謂此。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雖專事。然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故春秋無譏焉。此與文八年公子遂盟。不近命而卽與雒戎盟于暴。例同義。或然與。○注先書至之也。○舊

疏謂書郵是也。正以郵為衛地故也。明至郵後有所聞乃得專盟也。○注盟不至地也。○通義云。郵者盟地。非致媵地也。本送女如陳行及于郵。值齊宋約盟而結與焉。猶曰鄆子會盟于邾婁。已酉邾婁人執鄆子用之。會盟者。會曹南之盟。非盟于邾婁也。于邾婁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邾婁而見執也。此二經文同。今皆失其讀。孔疏此郵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為婦。魯使公子結送媵向衛。至郵。聞齊宋為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送女至郵。停女會盟。郵是盟處。故言于郵。非本期送女子于郵也。然則郵即盟地。若更書盟于郵。則嫌上郵為媵出。似專送女子于郵。不見出竟與盟之善也。○注陳稱至言之。○宜稱陳侯。今略稱人。故注解之。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又隱三年。宋公和卒。注。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又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此為內書。故外陳略稱人。明此為結專盟書。非媵事也。○注此陳至塗也。○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故知郵非媵婦地矣。穀梁傳。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注。但為送事。假錄媵事爾。故略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注加之至成也。○舊疏云。此婦未成。為夫人。故加之絕之。若其已配禮。宜言媵陳夫人。不假言之以絕也。○注冬齊至信也。○即下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是也。公羊之例。不信者書日。下即背盟宜日。而此作大信辭者。盟信自在。結也。蓋魯君背約耳。亦注家以意言之。

夫人姜氏如莒〔疏〕

上日有食之注云。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此無傳。何氏或有所本。杜亦云。非父母國而往。書姦。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按。父母歿後。諸侯夫人。義不得歸甯兄弟之國。況異國乎。

知不僅如穀
梁所譏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疏〕

注鄙者至遠也。○校勘記云。詳本榮見遠也。同。句當有誤。周禮

大司徒。邦國都鄙對言。鄭注以邦之所居爲國。都之所居爲鄙。此以鄙爲邊垂之辭。蓋周禮都鄙距國五百里。在王畿之邊。故鄙可釋爲邊垂也。按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似亦榮見遠之義。垂者。說文土部。垂。遠也。又疋部。邊。行。垂。崖也。垂者。遠也。崖者。高邊。故邊字兼垂崖兩義也。莊子逍遙遊云。翼若垂天之雲。崔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謂不坐於堂之邊也。杜亦云。鄙。遠邑。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注〕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巳月者。異國。〔疏〕

注月者再出也

○舊疏云。欲對上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之文也。穀梁注。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注不從至異國。○上四年春王三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彼注云。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然則此經夫人再出。合從彼省文。而書月。爲彼如齊。此如莒。異國。不得相因故也。

夏齊大災。

大災者何。大瘠也。〔注〕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瘠。在亦反。病也。本或作瘠。才

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經義雜記云。按說文瘠作瘠。云瘦也。古文作瘠。義別。曲禮正義曰。此云漬。彼云瘠。字異。而意同。按漬與瘠不同。陸德明。孔仲遠。皆疏於小學。故不能辨其是非。漢書食貨志。國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可見古音漬瘠瘠並同。故漬或作瘠。又作瘠。陸德明每字爲一音。顏師古云。瘠不常音漬。皆不通古音之證也。釋詁。瘠。病也。鄭注禮記玉藻。親瘠同。說文牙部無此字。義亦不合。據釋文。知古本作大漬。禮記曲禮下。四足死曰漬。注。漬。謂相灑汗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

也。然則鄭康成所據公羊亦作大漬。正義曰：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又公羊莊十七年夏，齊人濺于途，傳濺者何？濺積也。衆殺戍者也。何注：濺者死文，濺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濺積衆多也。校勘記云：按鄭作漬，何作瘠，當是嚴顏之異。又呂氏春秋貴公篇云：仲父之疾病矣，漬甚。高誘注：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大漬者何？大漬也。與鄭陸所據本同。說文骨部：骹，鳥獸殊骨曰骹。段注：曲禮四足曰漬。注：漬，謂相濺汗而死也。小雅：助我舉柴，手部引作擘，毛許皆云：擘，積也。鄭箋：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二經漬字音義皆同。周禮：蜡氏掌除骹。故書：骹作脊。先鄭云：脊讀爲積，謂死人骨也。月令：掩骼埋胔，首之尙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此先鄭兼人與禽獸言之。而公羊傳云：大瘠，痢也。漢食貨志：骨無捐瘠。孟康曰：肉腐爲瘠，捐骨不葬者。公羊漢志：瘠卽骹字。合之鄭注月令，肉腐曰骹。蔡氏高氏云：有肉曰骹，又指人言之。其字正作骹，假借作漬，作擘，作瘠，皆同音假借也。漬又作瘠。○注瘠病至語也。○襄二十一年左傳：瘠則甚矣。注：瘠，瘦也。說文作瘠，云：瘠也。或作瘠，从疒得聲。故曰病瘦其引申義也。按釋詁：咎，病也。說文：咎，災也。災卽病也。故大瘠爲大病。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今東齊人謂病爲災，蓋古之遺言也。○注以加至災也。○通義云：謹案經例，大者曰災，小者曰火，言災則大已見，不煩更有大文，故得起非火災也。舊疏云：正以襄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火之屬，皆不言大故也。又云：襄九年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云：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然彼是兩火自對，故以災火別之。此則非火，故必更言大耳。

痢者民疾疫也〔疏〕

注痢者至疫也。○經義雜記云：痢亦俗字，當爲癘。集韻云：痢，或作癘，可證。說文疒部：癘，疫疾也。从疒，蠱省聲。何義本此。今本作惡疾也。非是。從詩思齊正義引改。公羊問答云：說苑古者有災謂之

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以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長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戶多死者，急則有聚重童子擊鼓，苴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苴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入乎邑門，至野外。此救厲之道也。按痢與厲通。惠氏棟云：痢卽癘字。古厲列通。禮記祭法：古厲山氏之有天下也。魯語作列，可證。方言三：凡飲藥傳藥而毒，南楚之外

大瘠者何痢也〔注〕

謂之痢。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癘。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或謂之眩。自關而西謂之毒痢痛也。周禮疾醫職。有癘疾。惠氏士奇禮說云。癘疾者。四時之疫氣也。川鬱爲汚。樹鬱爲蠹。草鬱爲蕒。氣鬱爲癘。木鬱發於春。火與上鬱發於夏。金鬱發於秋。水鬱發於冬。是爲癘疾。潛研堂答問云。說文無痢字。未審當何從。曰。說文。癘。惡疾也。左氏傳。癘病不作。杜以癘爲惡氣。古文厲與列通。痢卽癘之異文也。瘡字說文亦無之。鄭注曲禮引公羊作大潰。此古本也。說文羊部。別出瘡字。則因記又四足曰潰。益之。月令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癩。注。疥癩之病。孚甲之象。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與宋大水同義。痢

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疏〕注與宋至同義。

○卽上十一年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云。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說例書外。以見內也。是也。此亦痢災及魯。故書齊以起及我也。通義云。疫氣自齊漸染及魯。道災所由生。故不舉我爲重。齊災恆不書。今獨見書。則及我之意自見。○注是時至七人。○舊疏云。晏子春秋文。按彼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而得爲賢君何。又此解言七人者。彼此其有誤矣。按說苑尊賢云。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越絕書外傳。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泆。管子小匡篇公曰。寡君有汙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新語無爲云。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是齊侯淫事也。舊疏云。襄公霸諸侯。唯淫妹而已。齊人猶作南山崔崔以刺之。桓公小白相淫九人。而齊人不刺之者。蓋以功多足以除惡故也。或者偶爾不作。或采之不得耳。解詁箋云。瘡。本或作瘡。或作潰。當是嚴顏之異。痢與癘同。癘也。此齊宮女市女閭七百。管仲招來商賈。收夜合資。以充國用之應。按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劉向以爲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嫡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嫡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爲魯夫人淫于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天。故天災所予也。與何義同。穀梁傳。其

志以甚也。注甚謂災及人也。與公羊同。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疏〕

穀梁作伐我。趙氏坦異文箋云。戎我字相類。穀梁作伐我。或因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訛。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作廿有一年。下二十準此。鄂本作二年。誤字也。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疏〕

包氏慎言云。夏五月經有辛酉。鄭厲公之卒日也。葬在十二月。不書日。似與傳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不合于麻。五月有辛卯。無辛酉。六月之九日。八月之十日。皆辛酉。

恐經時月皆誤。卒月不誤。葬當在九月。方與例合。按辛酉於麻為四月之二十七日。六月之二十八日。葬在十二月。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秋七月經有戊戌。麻七月無戊戌。八月之六日也。

冬十有一月葬鄭厲公〔注〕春秋纂明者書葬〔疏〕

注春秋至書葬。○舊疏云。言春秋者。欲見通例如此矣。纂明者。謂有立入之文。纂明書葬。

者。此鄭厲公於桓十五年書鄭伯突入于櫟。書入則纂明。故此書葬也。隱四年。衛人立晉。立亦纂辭。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見其篡。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是其例也。若纂不明者。則去葬以張義。如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

不書葬晉惠公。以僖十年惠公之入未見經也。晉文公亦篡。僖二十四年無入文。而僖三十年書葬晉文公者。以晉文功足以除惡。春秋爲賢者諱故也。齊桓亦賢而不爲諱者。僖十年傳云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於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於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蓋齊桓功蓋天下。其賢已著。書篡不足掩其功。晉文伯功未顯。故書其葬。若不篡然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肆大省〔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肆本或作佚。省左氏穀梁作省。書洪範云王省惟

論引作人有小罪非省。盧氏文詔龍城札記一云古省通用。周禮大司徒皆禮。卽省禮也。舊疏云肆讀如字。放肆也。省讀如減省之省也。舊疏蓋見有作佚本。故明之云如字。古肆佚同部。段借字。

肆者何。跌也。〔注〕跌過度。〔疏〕

注跌過度。○穀梁傳云肆失也。失佚。跌通。說文足部。跌。踢也。一曰越也。淮南

跌過度何也。曰此如後漢書律歷志無有差跌之跌。穀梁傳之失。卽跌之省。國語周語不失其序。漢書五行志作不過其序。是失有過義也。釋文跌大結反。

大省者何。災省也。〔注〕謂子

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勅得無獨有此行乎。

常若聞災自省。故曰災省也。〔疏〕

注謂子至省也。○勅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勅作敕。禮記檀弓云子卯不樂。注紂

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葺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亡之日也。詩云章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爲

子卯自刑。非鄭義也。按昭九年左傳。子卯不樂。禮釋文引賈逵解詁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是與何鄭說同。漢書翼奉說異是。則鄭司農所本。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翼奉傳云。北方之嗜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狠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注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師古曰。儒者以爲子卯夏殷亡日。失之矣。何儒亮以爲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爲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殲能消德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舊說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按傳云。乙卯。昆吾亡之日也。不言桀亡日。呂覽。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郟。遂禽。推移大犧。則桀實以戊子亡。又不聞疾戊子日也。翼奉以爲疾子卯者。爲其相刑。似亦有義。五子五卯皆相刑。獨疾甲乙者。以甲居十幹之首。且乙位寄卯。日辰相配。是謂重刑。甲位在子。於日辰無比。唯避五子之先者而已。詩曰。吉日庚午。王者忌甲子。故喜其所衝。庚制甲午。破子者也。穆天子傳有吉日辛酉。亦乙卯之衝。按翼氏說齊詩。推合天人之道。然春秋假人事爲褒貶。不得參陰陽拘忌之說。子貢猶言。夫子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況其下乎。故說春秋當以何氏推本人事爲正。左傳云。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禮記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注。忌日。忌日。是也。肆

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注〕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

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辟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恩也。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

己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疏〕

注省日至恩也。○岡本、監本、毛本、恩作思。依鄂本、宋本、正。禮士喪禮云。朝夕哭不避子卯。注。既殯。殯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

凶事不避。吉事闕焉。姜氏兆錫云。王者以爲忌日。世俗相傳。皆失其義。蓋湯放桀。武王伐紂者。乃聖人救民取殘之大義。而桀紂固君。湯武固臣也。故其於舊君之死日。不忍卽吉而避之。沈氏彤儀禮小疏云。按明陳絳云。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靈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焉。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避者。哀親之死。尤重於傷舊君之亡。故無所嫌而不避也。王者既然。士可知。但鄭注檀弓。以不舉樂爲所以自戒懼。亦非本義。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相刑。翼奉傳張晏注所云。子與卯相刑。故以是日爲忌。乃術家傅會之說。不足辨。按姜說。沈說是也。惟謂鄭氏說爲非本義。亦非。子卯日愈自戒飭。不更得省字義乎。亦正合聖人恐懼修省之義。○注不與至忌省。○注不與念母。見上元年傳云。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也。貶不與念母也。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不與念母。而責其肆省。故注解之。解詁箋云。經傳文省。當從穀梁作。胥。佚之誤。忌。讀爲己。責之己。譏失罪也。何君失之。穀梁傳曰。肆。失也。胥。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范注。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災。謂罪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文姜罪應誅絕。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之。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於義穀梁爲長。國君無故而赦刑人。亦春秋所譏也。不專以譏爲義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以身不正。不足以正人也。文姜於王法當服焚如死如之刑。魯臣子上爲莊公不得誅母。生則絕之。死則棄之。棄如非流宥之刑也。謂棄而不葬。不得入先公兆域也。故必以六眚可肆。而後文姜可葬。明之天子之葬。卽春秋之葬。穀梁無以春秋當新王之義。當以公羊條例隱括之。按劉說。非是。肆大眚。自是當時實事。不與莊公念母。乃春秋之義。莊公非能知有父者也。觀其娶仇女。可見莊公既不知其母爲有罪之人。又安得赦除罪人之事。穀梁家本無以春秋當新王之義。尤不得以公羊師說說穀梁也。左疏引賈逵說。亦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夫文姜之罪。在桓之末。莊公卽位二十餘年。魯之臣子。莫不君母視之。桓公之仇。久置度外。何忽於其死時罪之者。杜氏說左傳。但以爲赦有罪不涉文姜。說猶愈於賈氏也。劉氏反取以說公羊。慎矣。○注猶爲

至討賊○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不書葬。齊懿公貴臣子不討賊。蓋商人本弑君之賊。宜絕齊之臣子。不能致討復臣事之。故商人見弑。仍不書葬。以責懿公。臣子明齊之臣子。既臣事懿。則以懿之臣子之道貴之矣。猶文姜宜絕。魯之君臣既未知絕。宜盡子道。而反忌省。故貴之。故何云。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是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疏〕

包氏慎言云。經春正月肆大省。下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據穀梁。謂肆省者。嫌文姜有罪。不當葬。故先赦罪人。而後葬文姜。是葬不在正月也。歷二月之廿四日為癸丑。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注〕輒發傳者。起仇母錄子恩。凡母在子年。無適庶皆繫子也。不

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言小君者。比於君為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諡也。夫人以姓配諡。欲使

終不忘本也。〔疏〕

注輒發至子恩。○舊疏云。隱元年傳云。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今假令不發。亦是桓之夫人莊公之母可知。而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故言輒矣。今此經云。葬我小君文姜。傳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者。正欲

錄子之恩。故備禮而葬之。按春秋不與莊公念母。今莊公備禮而葬仇母。聖人緣情錄子恩也。鄂本仇作讎。○注凡母至子也。○此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是適母在子年繫諸子者也。其庶母在子年繫之子者。則宣八年傳云。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襄四年傳云。定弋者何。襄公之母是也。其僖二年傳云。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在僖年而繫之夫者。以僖公非其所生故也。○注不在至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春秋無文。何氏以理斷之。庶母繫子。則定十五年。嬖氏卒。傳。嬖氏者何。哀公之母是也。舊疏以僖二年哀姜證嫡母繫夫。哀姜薨葬皆在僖世。不得云不在子年也。文五年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在孫年自從庶母在子年例也。舊疏云。鄉來所言傳。皆葬上。乃言某公之母。而嬖氏特於卒上發傳者。正以嬖氏之喪。直云葬定嬖。不得稱小君。是以傳家亦

於葬略之矣。定姒所以葬不得稱小君。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哀公爾時未爲君。是以定姒未得全同夫人矣。○注言小至辭也。○毛本於誤與。依宋本正。論語季氏篇。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在本國無庸謙言寡。故爲臣子辭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注文者至本也。○白虎通證篇。夫人無證者何。無爵故無證。或曰。夫人有證。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則。羣下亦化之。故設證以章其善惡。通典引五經通義。同後一說。蓋卽公羊家說。以公羊無譏。夫人有證。義也。隱元年注云。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此以姓配證。理亦宜然。通義云。春秋之初。下成康未遠。諸侯夫人。猶從君之證。衛有莊姜。宣姜。鄭有武姜。皆是也。非正嫡則無證。仲子是也。魯自文姜以後。不別適庶。皆各自爲證。定公之妾。嬖氏。不當體君。乃反稱定姒。此末世黷亂作之。不應禮法。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注〕書者殺君之子重也〔疏〕

注書者至重也。○舊疏云。正以不言大夫。而得書殺。則知由其是君之子故也。按重者。視專殺大夫爲重。

也。劉氏逢祿云。不言大夫者。未爲大夫。本穀梁義。杜云。宣公太子也。通義云。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妾。生子穀。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經不言世子者。蓋雖貴。宜爲太子。非嫡長。又未誓也。稱人以殺者。歸惡於款也。言款之志在乎搆殺其兄而代之也。後款卒不日。亦爲篡未明。故與此事相起。禦寇。左氏作御寇。御禦音義通。上十一年左傳。公子御說之辭也。釋文本或作禦。下二十四年傳。御孫諫。釋文本一作禦。是也。蓋皆取上爲義。故得通。

夏五月〔注〕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

〔疏〕

注以五至首時。○鄂本取仇作娶。穀梁疏引同。春秋正辭云。五月首時。其首時何。著其異也。忘父葬母。謀娶仇女。異之大者也。以天時爲于此變矣。著變以存其常焉爾。按夏爲盛陽。而以五月首時。著陽失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注〕防魯地〔疏〕

包氏慎言云秋七月經書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歷七月無丙申八月之十日也○注防魯地○蓋

臧氏所食邑與隱八年取之宋者異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疏〕

通義云等諱必沒公言高傒不貶言公及齊人者以其貴須見名氏也左傳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謂傒及國歸父之父也言雖貴如高傒猶不得敵諸侯

然後君臣之分益正與處父異者傒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傒即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為降一等同也杜亦云高傒齊之貴卿

曷為就吾微者而盟〔注〕

據暨與公盟也〔疏〕

注據暨至盟也○舊疏云即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是也鄂本暨作既誤

公也〔注〕以其日微者不得日大夫盟

當出名氏〔疏〕

注以其至得日○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微者不日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然則微者且不月此日知非微者矣僖

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是微者時矣此詳錄之知為公○注大夫至名氏○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是大夫盟出名氏矣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修改本出作書蓋非

公則曷為不言

公諱與大夫盟也〔疏〕

通義云于暨言公及齊大夫于防沒公者無君而盟大夫猶可言也有君而盟大夫公卑矣是以諱之也請來聘而盟者皆不言公及同此意也

公羊義疏二十三

莊二十二年冬

盡二十四年

冬公如齊納幣〔注〕納幣即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

者，春秋質也。凡婚禮皆用雁，取其知時候。唯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

鹿皮，所以重古也。〔疏〕

注納幣至是也。○鄂本納徵不重，此衍。毛本禮誤者，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朔，四者備而後娶，禮也。禮昏禮記曰：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

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注：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此約記文也。○注禮言至質也。○禮昏禮納徵，鄭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賈疏按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按變文從質，皆公羊家說。賈氏所引，當是公羊經，淺人習見左氏，逕改疏文也。○注凡婚至時候。○禮昏禮納采，用雁。注：用雁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又云：賓執雁，請問名。又云：納吉，用雁。如納采禮。又云：請期，用雁。又親迎禮云：主人揖入，賓執雁從。是昏禮皆用雁。故彼疏引鈞命決云：五禮用雁，是也。詩邶風：匏有苦葉，云：雝雝鳴雁，傳：納采用雁。箋云：雁者，陰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白虎通嫁娶云：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雁爲摯。摯用雁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贊不用死雉，故用

雁也。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方氏苞獨指爲舒雁。夫雁不再偶。是以取之。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舒雁則無所取矣。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士學常用雉。而雉不可生致。故舍雉而用雁。記云。擊不用死。是也。○注唯納至儷皮。○釋文。儷皮。本又作麗。昏禮云。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禮記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個爲束。貴成數。兩兩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由匹偶之云。與此士大夫禮也。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則加以大璋。周禮玉人云。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是也。庶人則緇帛。周禮媒氏。純帛不過五兩。是也。彼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取禮必取其類。五兩。十端也。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蓋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與蔡氏德晉云。納徵最重。故特用皮帛。而不用雁。○注元纁至地也。○昏禮注。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白虎通嫁娶云。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隱元年注。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鄭周禮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鄭雜記注云。十箇爲束。兩兩合其卷。八尺曰尋。五兩五尋。每卷二尺。合之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彼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天之正色蒼而元。地之正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莫不上元而下纁。記云。皮帛必可制。納幣以元纁。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也。又鄭地官媒氏注。納幣以緇。婦人陰也。凡取禮必用其類。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此經注用元纁。象陰陽備也。然則元爲陽而緇爲陰矣。又鄭注此經。纁裳緇絺云。緇。綠者。象陽氣下施。是緇亦陽也。按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凡五。而目有六者。元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單而天之元。乃全乎五方之色。元入黑而爲緇。則諸色潛藏。獨見其方之色而已。故說文但訓緇爲黑。而康成以爲陰類也。然所見者。雖獨北方之色。而天之色。實含諸其中。故禮服緇與元。恆互用。而康成又以緇爲陽象。不等諸專象。北方之黑也。蓋專象。北方之黑。不以青赤黃諸色爲裏。或曰。凡昏禮。無貴賤。皆陰陽備。鄭乃謂惟士大夫之幣象之。豈庶民獨不當象之乎。謂娶禮必用其類。而以緇。則士大夫何爲而不用其類。與。彤謂言非一端。各

有所常。專用緇。則取象幽陰。兼用元纁。則取陰陽之備。皆昏禮之義類。庶人取其細而不取其大。下士也。然不用黑而用緇。則以緇之中仍備陰陽之色耳。又按士冠禮所陳三服。元裳。元裳。乃服之下者。然在庶人爲上服。昏禮所盛。則庶人與其妻皆可服元。而納幣以緇者。緇又降於元也。昏禮幽陰。故取象北方之色。謂象婦人陰者。非也。○注。儷皮。至古也。○昏禮注云。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白虎通嫁娶云。儷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九經古義。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麗聲。麗。皮納聘。蓋鹿皮也。譙周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古文作離者。易離。彖傳曰。離者。麗也。禮記。月令曰。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兩鹿者。士昏禮注云。麗。兩也。春秋傳曰。鳥獸猶不失儷。是儷爲兩也。說文作麗。所引禮則儀禮也。是許所見本作麗。鄭本作儷。不同。白虎通引昏禮作離。則鄭注所謂古文儷爲離也。重古者。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卽反本修古義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幣。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喪娶者。

舉淫爲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

白虎通嫁娶篇約昏禮文云。納徵辭曰。吾子有嘉命。覲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

上某者。增名也。下某者。增父名也。下次某者。使人名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典。覲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是納幣皆使人爲之。莊公親納幣。故書示譏也。禮記曲禮云。非受幣不交。不親。是則納幣以後始交親矣。穀梁傳曰。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注時莊至為譏○下二十三年傳云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是淫泆大惡也○注不譏至重也○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此文姜之薨始踰年喪娶亦在所譏故解之正以文與文二年同而知非譏喪娶者以彼但遣公子遂故止譏喪娶此特書公親納幣不知遠恥又下二十三年有公至文故知舉淫為重也穀梁注云公母喪未再葬而圖婚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注凡公至致也○舊疏云即下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之屬是也凡書至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故也但納幣無為有危故書至為危辭以起其淫也書公至在明年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疏〕

毛本自誤日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注〕据柯之盟不日柯之會不致〔疏〕

注据柯至不致○即上十三年冬公

會齊侯于柯不書日不致是也

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

相似如一也〔疏〕

通義云僖公再之桓國皆不致莊公則致故得起有危義其他公如晉如楚悉不致者自是常例耳穀梁疏引徐邈說云不以禮行故致以見危○注公如至一也○即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云陳佗者何

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是也公如齊淫亦是外淫故與陳佗如一

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

〔疏〕

釋文祭側界反。毛本作蔡。通義云：祭叔即祭公也。爲三公則稱公，不爲三公則不稱公。按當作祭。此周公之後，僖二十四年左傳所謂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尤也。與管蔡之蔡別。范云：祭叔，天子寔內諸侯是也。○注不稱至當絕。○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欲決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等是王使，而皆稱使。今此獨不稱使，故決之。按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范注引何休廢疾云：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劉氏逢祿申何云：如譏祭叔，當如祭伯，并絕去聘，此不稱使，絕莊公淫取仇女，于三年喪內比之我無君之例。穀梁傳高子以爲不以齊侯使高子，傳屈完以爲權在屈完，皆非也。然則此不稱使，明公如陳佗宜絕，故不與使。又若我無君也。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云：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是也。正以君不敵大夫，我無君，故鄰國之君不稱使也。○注因不至小人。○桓四年注云：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也。與此不與天子下聘小人義同也。舊疏云：桓公篡逆，經於宰渠伯糾來聘，仍叔之子來聘，猶稱使而不絕之。莊公特淫絕之者，桓公惡甚，故去二時以明不宜。莊公罪輕，故不言使以見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而已。左氏無傳。

夏公如齊觀社〔疏〕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注〕觀社者，觀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

三牲諸侯用羊豕〔疏〕

穀梁傳無事不出竟諸侯非朝聘會盟之事不得出竟今無此諸事而觀齊社祭雖非淫亦不得也○注觀社至同義○繁露竹林云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辭也則諱淫爲大惡也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諱是與彼同也九經古義云鄭氏六經輿論云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按墨子曰燕之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爲長棟案左傳襄二十四年云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外傳云夫齊葉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然則觀社非古也故左氏以爲非禮穀梁傳曰以是爲尸女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尸女者主爲女而往以社爲名陳化淫乎蔡莊公淫乎齊讀春秋者疑之未得其說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所屬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觀與楚宋之雲夢桑林同爲一時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於溱洧之瀕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是也按墨子明鬼又云玉里國中里微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之神社則齊社固著聞矣○注社者至至大白虎通社稷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利於衆土也又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御覽引授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王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有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示鄭君駁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然則鄭氏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與此注社者土地之主義合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見於禮記疏非何氏所取禮記疏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言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爲鄭學者馬昭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用希冕又唯天子祭天地令庶民祭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

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希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止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祭句龍更無配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示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配同性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配社也。肅又難鄭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貴上公。不言貴地。示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貴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貴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又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疏。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所在。或云與太社同處。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則諸侯亦當然也。○注。故感至祭之。○白虎通社稷云。又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社祭稷。今月令無仲秋之月祭。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春仲秋皆有之。并注云。賽秋成也。元日。秋分前後戊日。按。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仲秋命民社二也。詩大田。以社以方。謂秋祭也。月令孟冬。大割祠祭於公社。三也。彼上承天子禮年文。知天子亦祭也。○注。天子至羊豕。○白虎通社稷云。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尙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禮記疏引援神契云。報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鄭注周禮掌客云。三牲。牛。羊。豕。共爲一牢。天子三牲。故稱大牢。諸侯不用牛。故稱少牢也。續漢志。郡縣置社稷。用羊豕。用古諸侯禮也。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鬯牲。注。陰祀。地示北郊及社稷。知天子以牛。諸侯以羊。皆當用黑牲也。白虎通又

云宗廟俱太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社稷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公至自齊〔疏〕

通義云危致例月此之桓國而致危義已見故不復月

荆人來聘

荆何以稱人〔注〕据上稱州〔疏〕

注据上稱州○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十六年荆伐鄭止稱州也

始能聘也〔注〕春秋王魯

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

夷狄者不一而足〔疏〕

注春秋至人也○穀梁傳曰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范云明聘問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亦以其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即進以與之也繁露觀

德云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注稱人至而足○校勘記云六經正誤一當作壹按此疏引襄二十九年傳作不壹而足閩本監本毛本亦改爲一漢書陳湯傳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師古曰言制節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此稱人當繫國仍稱人繫州故解之也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見文九年襄二十九年傳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又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云札者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是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疏〕

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

蕭叔朝公〔疏〕

杜云蕭附庸國叔名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十二年傳蕭叔大心似此人字叔名大心也杜以附庸之君例稱名故以叔爲名耳

其言朝公何〔注〕据公在內不言朝公在外言會〔疏〕

注据公至朝公○即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屬是○注在外言會○舊疏云定十四年

邾婁子來會公及公會某侯之屬皆是也

公在外也〔注〕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疏〕

穀梁傳曰其不言來於外也朝

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通義云公在穀而蕭君以朝禮見也附庸方三十里者字○注時公至於廟○隱七年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又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此言朝公故惡之也顧氏棟高賓禮表云禮朝聘受於太廟書朝公志公之侈而蕭叔之簡也交譏之杜云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正義文連遇于穀是就穀朝公穀是齊地故不言來也

秋丹桓宮楹

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注〕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

之傳言丹桓宮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斲而礪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礪之不加密

石大夫斲之士首本失禮宗廟例時〔疏〕

左傳曰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繁露王道云作南門丹楹刻桷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殿譏驕溢不恤下也左傳

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注楹柱也○說文木部楹柱也釋名釋宮室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考工記輪人以蓋松爲程程卽楹也爾雅釋宮其上楹謂之柅注侏儒柱也禮疏引李巡曰梁上短柱也又引孫炎曰梁上侏儒柱一作楹釋名又云楹儒梁上短柱也則楹有二楹木柱名因之梁上短柱亦名楹也○注丹之至示之○穀梁傳云丹楹非禮也又下二十四年傳云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注非禮謂取仇女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正也白虎通嫁娶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歿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禮昏禮云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采席于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注廟考妣之廟詩齊風南山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告於廟廟明三月告廟亦宜於廟時哀姜無舅姑宜行禮桓宮知丹楹刻桷皆爲夫人廟見所以誇大之也下二十四年左傳杜注云將迎夫人故爲盛飾是也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賈疏引曾子問三月廟見云云謂卽祭于禩一也曾子問孔疏則謂廟見奠菜祭禩是一事萬氏充宗云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禩之廟可以不見乎觀曾子問又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於皇姑所以不遷不祔者以未廟見也曰祖曰皇姑則知廟見及高曾祖矣今按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禩卽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歿者非謂舅姑歿者止行祭禩而別無廟見又非卽祭禩而廟見如注疏家之說也或曰經既著奠菜之禮矣何以不并著廟見之文曰經本詳初昏及夙興事初不及三月而後其言奠菜者特以見舅姑禮及之非主爲廟見致詳焉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亦三月廟見舅若姑沒舅存則婦人無廟可見斯不行奠菜之禮矣賈疏極分明庚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歿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禩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恩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尚在則楹祔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日祭菜變

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三月廟見專爲舅姑既歿所以代舅姑存時盥饋之禮。故止於禘廟婦人必舅姑授之室使代已然後乃主祭。故舅姑在則降自阼階以著代矣。若舅姑歿則無所受。故先見禘廟若受之舅姑者然後可以助行時祭也。非謂婦人不見祖曾以上也。李如圭儀禮集釋云凡言廟者皆禘廟。昏禮行事於廟。記云受諸禘廟是也。其非禘廟則舉廟名以別之。若祖廟祧廟是也。故鄭彼注以廟與爲考妣廟也。莊公所爲飾以誇大之與。○注傳言至制也。○毛本宮作公誤。穀梁傳曰天子諸侯黜聖大夫倉士甦御覽引作天子丹諸侯黜聖所謂天子諸侯各有制也。魯僭用天子禮。故云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又云斥言桓宮以惡莊爲不言新宮而言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飾其宗廟以榮仇國之女惡莊不子公羊無此義。○注禮天至首本。○國語晉語云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斲之。韋注椽椽也。斲石磨焉。又云張老夕焉而見之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斲之加密石焉。注密細密文理石謂砥焉。先粗斲之加以密砥。又云諸侯斲之注無密石焉。又云大夫斲之注不斲士首之注斲其首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其椽天子斲其材而斲之加密石焉。大夫達稜士首木。鄭注斲斲之也。密石砥之也。禮器疏引含文嘉云士首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下二十四年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椽斲之。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椽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按何氏所引晉語文止言椽椽之制與楹無涉。故舊疏謂此何氏於丹楹下總言之矣。按說文石部斲下作天子之椽椽而斲之。段注椽當依類篇所引作斲。穀梁傳尙書大傳晉語公羊注皆作斲。可證。稜者謂斲其通體成稜。故曰達稜。首本者斲其首也。鹽鐵論散不足云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斲無斲削之事。磨斲之功。大夫達稜。士本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是也。○注失禮至例時。○舊疏云正謂此文是也。下二十四年三月刻桓宮椽。書月者以其功重故也。此謂失禮修營之例也。若其祭祀失禮者則書日。是以隱五年初獻六羽下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是也。若始造宗廟而失禮者亦書日。卽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而定元年九月立煬宮亦非禮而不日者所見之世其恩尤厚。故不爲書日。使若得禮然義或然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注〕曹達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始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

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疏〕

注曹達至時也○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昭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是也其宣十四年夏五月庚申曹伯壽卒書日者彼注云日

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之者必使人父也其有卒葬在日月下者不蒙日月矣當文各自有解○注始卒至不日○卽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是也彼注云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射姑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恩錄之嫌與大國同者隱四年注卒日葬月達于春秋爲大國例是也通義云曹鄭皆同姓之伯然曹唯終生錄卒葬與鄭同射姑以後遂月卒時葬達於春秋蓋貶之也春秋雖亡國數十率以弱小不能自存唯曹列於成國而當春秋之中先見覆滅傳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焉曹其是矣莊有不子之惡其嗣僖公不用忠臣之諫死於戎寇昭公繼之好奢而任小人蟋蟀之詩始作共公繼之數侵取地乘軒者三百人其後負芻又最著有惡行故春秋一切略其卒葬言乎曹之君世濟其無道以至於亡也所以深惡曹而爲有國者戒也○注入所至復日○舊疏云卽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是曹爲小國入所聞之世正合卒月而言可日者正以傳聞之世已得錄之故所聞世可以書日但以嫌同大國故不日矣通義云俗儒輒以爲舊史無日春秋因之春秋采列國之史豈僅見魯史且魯史亦何憾於曹而獨世世闕其卒日哉終生遠而日存午露近而日闕抑又理所不然

十有一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疏〕

經書十二月甲寅月之六日扈大事表云杜注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是也原武屬

開封府今改屬懷慶府按齊魯俱在東遠會鄭地未知何事或別有扈與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注〕莊公有淫泆污貳之行。〔疏〕

注莊公至之行。○諸本同。鄂本汚作汗。校勘記云。按淫泆二字當衍。釋文出有汗二字。疏標注汗貳之行四字。解云。莊公之行。既不清潔。又不專壹。故謂之汗貳矣。是本無淫泆。可知通義云。貳義如傅瑕貳之貳。言我事齊有惑心。後齊人降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專盟。為不信辭。不言及言會者。著我貳無汲汲之意。按汗貳不詞。汗貳疑汗貳之譌。貳與忒通。齊洪範二衍忒。史記注引鄭注云。封象不變。故言衍忒也。是鄭本作貳。易象傳曰。四時不忒。京房忒作貳。禮月令。無或差貸。貸即貳也。呂覽正作忒。張參五經文字。貸。相承或借為貳字。是也。詩大雅瞻卬。鞠人忒忒。毛傳。忒。變也。爾雅釋言。爽。忒也。孫炎注。忒。變雜不一。傳意謂莊公之行卑汗變雜也。作貳者。段借字。說文貝部。貳。从人求物也。貳之本義。俞氏樾云。傳文止言貳。不言汗。而何解以為汗貳。蓋以汗釋貳也。若如疏義。分汗貳為二。則汚字增出矣。今案。貳當讀為賦。玉篇。肉部。賦。垢賦也。垢賦則有汚義。古字即以貳為之。廣雅釋言。貳。汚也。王氏念孫疏證。貳當作賦。然與下魯子曰不貫。魯子

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注〕嫌上說以齊惡我貳。相疑而盟。故日也。解言非齊惡我

也。我行汚貳。動作有危。故日之也。〔疏〕通義云。我貳則不信在我。非在彼也。故日之。於桓無損也。○注嫌上至之也。○校勘記云。鄂本說作託。此誤言。鄂本以下同。毛本言誤云。注意嫌魯

託以齊惡我貳。相疑而盟。故日。故魯子解之曰。非彼然我然也。言非齊惡我。實我動作有危。故日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刻桓宮桷。〔疏〕說文木部。桷。椽也。椽方曰桷。引春秋傳。刻桓宮桷。又椽。椽也。秦名屋椽也。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爾雅釋文引字林云。周人名椽曰

懷。齊魯名懷曰栒。爾雅釋宮。栒謂之懷。注。屋椽。釋名釋宮室云。栒。确也。其形細而疏确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懷。在椽旁下列。衰衰然垂也。易漸。或得其栒。虞注。栒。椽也。方者謂之栒。方言。周謂之懷。齊魯謂之栒。詩商頌。松栒有椹。刻者。爾雅釋器。金謂之鑊。木謂之刻。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栒。非禮也。〔注〕與丹楹同義。月者。功重於丹楹。〔疏〕

漢書劉向

傳及魯殿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後嗣再絕。春秋刺焉。通義云。此傳不直言丹楹刻栒非禮。必全舉經句者。本不當丹刻。既丹刻。尤不當加侈禰廟。推經譏舍兩義。故特連桓宮言也。○注與丹楹同義。○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注云。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是也。○注月者。至丹楹。○舊疏云。正以失禮宗廟例時。故如此解。通義云。春秋之法。同事而再失禮。則後事重錄之。蓋丹者。髹塗之。刻則加雕鏤焉。

葬曹莊公。〔疏〕舊疏云。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夏。公如齊逆女。

何以書。親迎禮也。〔注〕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

宗廟。然後成婦禮。〔疏〕

穀梁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按。穀梁舉其實。此舉其文。諱之深。即貶之甚。公羊以為禮。正春秋重貶之義也。說苑修文云。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

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君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迎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與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紵紡績之事，得奉箕帚之事，敢不敬拜。彼敘親迎常儀，於此經義未及也。○注諱淫至書也。○舊疏云：魯侯如齊，本實淫通，非謂親迎而往，但春秋之意，以其大惡不可言之，要以言其逆女，使若得禮而書矣。公羊禮說云：問者曰：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此非諸侯越國親迎之明文乎？曰：此變例也。公淫於齊女，內大惡不可言，然諸侯之禮，非朝時不踰竟，然則公何爲至齊乎？故變例書如齊者，逆女故耳。傳從經爲諱辭，故曰禮也。而卽於二十七年正之，莒慶來逆叔姬，傳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言大夫越竟，非禮，則公之如齊，非禮可知。何注：大夫位重，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則諸侯任重於大夫，更無越竟之事。按：大夫不外娶，故譏莒慶以隱二年譏紀侯不親迎例之，則公之親迎，自爲得禮。其實淫齊女爾。故春秋深諱之，諱之所以貶之也。通義云：白虎通義云：外屬小功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今傳無此文，似亦嚴顏二家之異。春秋書娶者五：桓宣皆娶于姜，桓母子氏，宣母熊氏，文公娶於大夫，則非僖夫人之黨，得譏母黨者，莊成二公而已。未知傳文本在何篇。內逆女例，月而此及僑如，逆女不月，容卽以娶母黨失正略之與。律禁舅之子姑之子相爲昏姻，實春秋之義也。通典引袁準正論云：今之人外內相婚，禮與曰：中外之親，近于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是不知禮者也。按：白虎通謂小功已上不得娶，疑外親不過總麻，唯從母與外祖父母以名加至小功，小功已上，無外屬也。若謂總麻已上，通不得娶，則但云外屬不得娶明矣。何爲贅總麻已上之文乎？亦斷無娶從母之理。豈春秋時諸侯容有失禮而娶者？故春秋先師有譏娶母黨之文，誠如孔氏所斥莊成二君者。故白虎通采之與。○注禮諸至婦禮。○禮昏禮載婦入三月，奠菜禮云：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

于皇舅某子。又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婦出。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增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又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注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是三月廟見之後。乃得與祭。禮記曾子問。所謂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廟。成婦之義也。若未廟見。則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是也。彼注云。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昏義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服修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醴。祭禮成。婦禮也。章氏協夢儀禮集解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遇有祭祀。婦乃行也。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行者。未成婦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自兼適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按。主祭。自止適婦。若廟見。所以成婦。豈庶婦遂不令成婦乎。其異於適者。使人醢之。不饋耳。程氏謂庶婦不饋。亦不奠菜。非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莊公夫人。未至于國。而行婦事。疑非正禮明矣。按。莊公先淫後取。未婦而婦。故注揭禮之正。

秋。公至自齊。〔疏〕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疏〕

包氏慎言云。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歷八月無丁丑戊寅。七月之三日四日也。魯齊地密邇。公以夏迎夫人。以秋入。疑當在七月。經於月上先

書秋公至自齊。下書夫人之入。別其月與日者。公羊所謂夫人不僕。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蓋著公之見要也。非公迎夫人。先以七月至。夫人於八月方入。傳寫誤。七月為八月耳。按。於歷如七月丁丑當二日。戊寅當三日。

其言入何。〔注〕據夫人姜氏言至不言入。〔疏〕

注據夫至言入。○即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是也。

難也。其言日何。

〔注〕据夫人姜氏至不日。〔疏〕注据夫至不日。○卽桓三年齊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不日是也。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

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注〕僂疾也。齊人語。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願

公。不可使卽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

四義。雞鳴。縱筭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

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疏〕

注僂疾也。齊人語。○校勘記云。段云。僂卽婁。婁卽今屢字。訓數亦訓爲疾。荀子儒效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又云。

實之不可僂售也。楊注並云。僂疾也。通義云。僂俯也。不僂者。蓋不伏順於公之謂。未免迂回。爾雅釋詁。屢疾也。屢卽婁之俗體。釋言云。婁。亟也。說文。婁。務也。務。趣也。趣。亟皆有疾義。詩小雅角弓云。式將婁驕。釋文。婁。力住反。數也。又賓之初筵傳。正月巧言箋。皆云。婁。數也。禮記祭義云。趨以數。注。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速亦訓疾也。俞氏樾云。按夫人不肯疾順公。則當云夫人不順不可使入。不當云夫人不疾不可使入。然則何解僂字非也。僂當讀爲摟。說文手部。摟。曳聚也。古或以婁爲之。詩山有樞篇。弗曳弗婁。毛傳。婁猶曳也。釋文引馬注曰。婁。率也。是摟有率曳之義。公入而夫人亦入。是相率曳而入也。不摟者。言不可率曳也。摟。僂同聲。故得通用。相率曳謂之僂。猶絲相率曳謂之縷也。說文彳部。連。連也。言部。讓。讓讓也。行步相連謂之連。言語相連謂之讓。其義並通矣。按。訓疾亦無不可通。不必改作摟解。○注約約至辭也。○杜注左傳。引此文說之云。蓋以孟任。故疏引釋例曰。莊公願割臂之盟。崇龍孟任。故卽位二十三年。乃娶元妃。雖丹楹刻桷。身自納幣。而有孟任之嫌。故與姜氏俱反而異入。經所以不以至禮昏。

也。按公羊無孟任割臂事。故注以爲約遠媵妾。然國君十五而生子。明宜及早迎娶。莊公至此年已三十餘。無爲而不娶。則左傳所載孟任爲夫人事。必其實有子般。爲莊公嫡子。季友所以以死奉之。惟割臂要盟。六禮不備。又內娶國中皆大惡。春秋諱而不書。嗣鄭瞻自齊逃來。信其計策。外淫齊女。復又貪戀哀姜。背棄孟任。故此稽留不肯疾順。必約定然後入也。○注夫人至貴之。各本雜作鷄。依毛本。白虎通嫁娶云。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筮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闈之內。祗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詩齊風雞鳴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纁筮而朝。正義引列女傳。魯師氏之女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纁筮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蓋本之列女傳矣。御覽引列女傳。齊姜戒其女而笱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事夫有五義焉。平旦纁筮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際。與此微異。詩疏又云。或以爲夫人纁筮而朝。謂聽治內政。按列女傳。稱纁筮而朝。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特性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纁筮綃衣。則首服纁筮。衣當綃衣矣。李氏黼平毛詩紉義云。古者雞初鳴。盥漱櫛畢。以纁縞髮。以笱固髻。纁筮畢。尙須加總。若有祭祀等事。又須加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編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同。服被禕。然纁筮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毛傳言纁筮而朝。謂纁筮後卽須朝。見其致敬耳。諸言纁筮而朝者。其義皆當如此。三年惻隱。未知何指。或妻之於夫。如子之於父。皆服三年。尊親之恩。同與樞機者。詩邶風谷風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畿卽機。故惠氏棟毛詩古義云。呂覽曰。招蹙之機。高注。招。至也。蹙。機門內之位也。蓋於宮中遊翔。至于蹙機。故云務以自佚。詩曰。薄送我畿。此不過蹙之謂。然則樞機之內。卽謂門內也。注意書入起夫人要公。故爲難辭。不爲諱。明不爲大惡。以有四義故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皆諱而不書。今而書之。故知然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疏〕

通義云。宗婦猶言主婦。杜范等以為同宗之婦。非也。左傳。哀姜至。公使宗婦覲。明非大夫亦覲。大夫宗婦者。言大夫之宗婦耳。穀梁傳曰。禮。大夫不見夫人。不

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則以大夫宗婦為二。尋下傳止舉婦贊。更不言大夫曷用。是傳意與左氏同。與穀梁異。古人訓詁最精。如喪服。為大夫命婦者。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大夫本無庸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為一。故兼釋之。引彼證此。即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大夫宗婦為一矣。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公與夫人不直書。而必言及。所以別尊卑也。今大夫宗婦不言及何也。曰。此大夫之婦本一人。無庸及也。何以知為一人。曰。傳言宗婦者。大夫之妻也。又言棗栗云乎。服脩云乎。此婦人之禮。不通於男子者也。士昏禮。婦執筴棗栗。又云。受筴服脩。曲禮。婦人之贊。棋榛脯脩棗栗。是也。如是。則書宗婦足矣。曰。有宗婦之夫。而不為大夫者。有庶子為大夫。而其妻不得謂宗婦者。言大夫宗婦指宗子為大夫。而其妻為宗婦者也。古有此文法乎。曰。公羊。喪服。皆子夏所傳。文法相同。故喪服傳曰。大夫者。男子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婦人為大夫妻者也。文法與此一例。小君至。大夫宗婦。有贊見小君之禮乎。曰。經無明文。以記推之。似有也。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據此有贊見之禮矣。必言宗婦者。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婦於房。皆統理族人。故古人重大宗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云。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謂之外宗。服問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則外內宗之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覲耳。非謂大夫與宗婦雙雙而至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贊。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於男子。故志其非禮。杜既憤憤。疏強扶其說。又無證據。徒謂小君與君同體。義亦常見。空疏無術。豈能撰禮記正義者。此真孔氏手筆矣。列女傳孽嬖。亦載此事云。婦贊無別。是男女無別也。較諸傳語尤明。則杜之謬灼然矣。按白虎通瑞贊篇。引公羊傳曰。宗婦覲用幣。是亦以無大夫也。覲者何。見也。〔疏〕穀梁傳。覲。見也。說文。人部。價。見也。段注云。價。訓見。即今之覲字也。釋詁曰。覲。見也。公羊。穀梁傳。士昏禮。聘

禮論語鄭注國語章注皆同。按經傳今皆作覲。覲行而價廢矣。許書無覲字。以他字例之。蓋禮經古文作價。今文作覲。許从古文。不從今文。大徐改見爲賈。非。按漢書五行志。宗婦見用幣。以見代覲。非有別本也。左傳昭四年云。西陸朝覲而出之。亦謂朝見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注〕不宜用幣爲贄也。〔疏〕

注不宜至贄也。○穀梁傳曰。男子之贄。羔雁。雉。屬婦人之贄。棗栗。鍛脩。用幣非禮也。用者

不宜用者也。左傳云。男女同贄。是無別也。謂不宜用幣也。惟穀梁以大夫亦見爲異。彼云。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也。公羊所不取。

見用幣非禮也。〔注〕以文在覲下。不使

齋見。知非禮也。〔疏〕

注以文至禮也。○通義云。見禮也。用幣非禮也。不言用幣。言覲用幣者。舉常事於上。著失禮於下。舊疏云。若其是禮。宜言大夫宗婦用幣。覲也。

然則曷用棗

栗云乎。股脩云乎。〔注〕

股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股脩爲贄。見

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股脩。取其斷斷自脩正。執此者。若其辭云爾。

所以敝情配志也。凡贄。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雉取其耿介。雁取其人在人

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

自蔽其惡。潔白而不受汗。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備德之君子。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達於天。而

醇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其所執。而知其所任矣。日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日也。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族所以有宗者。爲調族理親疏。令昭穆親疏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天子諸侯世以三牲養。禮有代宗之義。大夫不世。不得專宗。著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始也。

〔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斷脩。丁亂反。注同。本又作脩。音同。十行本。服誤脩。今訂正。儀禮石經作股。釋文作段。瞿氏中溶云。石本原作段。朱梁重刻。譌作股。陸氏作段。與石本原刻同。白虎通瑞贊云。婦人之贊。以棗栗。服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服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覲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服脩云乎。左傳。女贊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國語。魯語云。婦贊不過棗栗。禮記曲禮云。禮人之摯。根榛脯脩棗栗。注。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正義。婦人無外事。唯初嫁用摯。以見舅姑。故用此六物爲贊也。○注。服脩者。脯也。○白虎通瑞贊云。服脩者。脯也。通義云。肉切而乾之曰脯。加薑桂。鍛曰脩。周禮內饗。凡掌共羞。脩。服脯也。有司徹云。入于房。取糗與服脩。注。服脩。搗肉之脯。曲禮疏。脯。搗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周禮。腊人。鄭注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鍛脩與脯大同。故以服脩爲脯矣。釋文云。服脯加薑桂曰脩。其實脯與服脩大同。而微異。舊疏云。正以穀梁傳云。束脩之肉。不行竟外。以肉言之。故知脩爲脯矣。又下曲禮。婦人之贊。脯脩棗栗。謂之脯脩。其義益顯。蓋不鍛者曰脯。鍛者曰脩。皆乾肉而薄切者也。周官腊人。凡四獸之脯腊臠。臠之事。蓋兼有之矣。○注。禮婦人至用之。○禮昏禮疏。

引此注云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贊見姑以股脩爲贊此上衍姑字下衍女字當據正按昏禮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卽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卽席婦執筴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是見舅以棗栗事也又云降階受筴段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是見姑以股脩事也見夫人至尊故兼用之敖繼公儀禮集說謂於舅並用棗栗見姑惟用股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見舅其說非也○注云乎辭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而聞之云乎論語陽貨篇玉帛云乎哉是皆語辭也通義云不質言之者或棗栗也可或股脩也可科取其非必兼用亦通○注棗栗至謹敬○穀梁注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按何氏以早詰棗謹敬詰栗也魯語韋注棗取其早起栗取敬栗左傳疏引先儒說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鄂本自誤目下同○注股脩至脩正○穀梁傳作股脩注股脩取斷斷自脩整禮記昏義云棗栗段脩作段同左疏引先儒亦以爲脩取其自脩也鄂本正作止誤○注執此至志也○杜注以告虔也云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白虎通瑞贊篇贊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愫也○注凡贊至用雉○舊疏云皆下曲禮文彼言諸侯用圭此言王者蓋所見異也繁露七十二云凡執贊天子用鳴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御覽引異義許氏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之差也按玉字衍周禮大宗伯職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禮記曲禮云凡贊天子鬯諸侯圭鄉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此不及庶人以下蓋亦以摯有五也故御覽引異義又云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工商有贊也白虎通又云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明亦不及庶人以下校勘記云此本雉誤雞依諸本訂正○注雉取其耿介○大宗伯注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白虎通云士以雉爲贊取其不可誘之以食讎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耿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說苑修文云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贊禮士相見禮冬用雉注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注雁取至行列○白虎通瑞贊云大夫以雁爲贊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繁露云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長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倣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爲贊大宗伯注雁取其候時而行說苑云雁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贊士相見禮大夫相見以雁注雁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經義

述聞云。士昏禮記曰。擊不用死。鄭注。擊。雁也。是雁乃生者。鴻雁野鳥。不可生服。得之則死。若以鴻雁爲擊。則是死物也。而記云。擊不用死。則非鴻雁可知。又士相見贊。冬用雉。夏用鴈。是四時皆有執擊之禮。鴻雁孟春北去。仲秋始來。夏月無雁之時。下大夫將何爲擊乎。由是言之。所用必非鴻雁矣。雁蓋鷓也。鷓乃常畜之物。故四時用之。曲禮。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注。佛其首曰。爲其喙害人也。今若執鴻雁。亦當佛其首。而士相見禮但云。飾之以布。維之以素。而無佛首之文。則其爲畜鳥明矣。李涪刊誤曰。壻執雁入奠。執擊之義也。雁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鷓替之者。亦曰奠雁。爾雅。舒雁。鷓。鷓亦雁之屬也。按。鷓亦謂之雁。古人奠用雁。正謂用鷓。非謂用在野之雁。而後人以鷓代之也。○注。羔取至者也。○白虎通瑞贊云。鄉以羔爲贊。羔者取其羣而不黨。鄉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宗伯注。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說苑云。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鄉以爲贊。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注。羔取其從率。羣而不黨也。繁露云。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嘍。類死義者。羔食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鄉以爲贊。○注。玉取至君子。○白虎通瑞贊云。公侯以玉爲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說苑云。圭者玉也。溼而不撓。廉而不劓。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贊。又雜言篇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劓。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劓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外者。君子比情焉。繁露云。玉有似君子。潤而不汗。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劓。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磨。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污。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贊。是也。○注。鬯取至聖人。○白虎通攷黜云。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而合釀之。成爲鬯。詩大雅江漢云。秬鬯一卣。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周禮春官序官注。鬯。釀秬爲酒。芬香條鬯於上下也。說文鬯部。鬯。以鬯釀鬱艸。芬攸伏以降神也。說苑云。鬯者。百草之本也。上鬯於天。下鬯於地。無所不鬯。故天子以鬯爲贊。繁露云。鬯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發爲德音。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揚芬。香以通之。天。鬯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鬯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贊。而各以事上也。○

注故觀至任矣。○繁露云：觀贊之意，可以見其事。白虎通云：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注日者至日也。○毛本迎誤遊。○注大夫至者也。○詩常棣疏云：春秋大夫宗婦，親用幣，謂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爲宗婦也。按：同宗之婦，未免過多，故何氏專指大夫爲宗子之婦言。與○注族所至序也。○各本親下有疏字，依鄂本刪。按：各本係涉上親疏誤衍也。白虎通宗族篇：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穆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宗，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禮記大傳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禮喪服傳云：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是也。○注故始至小宗。○白虎通又云：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小宗，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爲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故大傳又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此國者，後世以爲祖。別子之世適，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此則王制所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繼太祖者也。如魯三家，則以慶父、叔牙、季友之嫡嫡相承者是也。其有功德於國，天子諸侯賜之世，則以受爵者之嫡嗣爲大宗。其外來此國，如公子完之於齊，則以繼完之世嫡爲大宗也。大傳又云：繼禰者爲小宗。注：父之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如慶父、叔牙、季友之次子所生諸子，則以其長兄爲宗。所謂小宗也。五世親盡則已，如祧廟然。今人所謂出服者是也。故大傳又云：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而遷者也。注：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小宗四者，禮記疏云：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此皆旁統，對世世繼重之大宗爲小宗也。○注小宗至本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爲人作子。何明小

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宣八年，仲遂卒于垂，注：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可絕也。通典引石渠禮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何？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按禮記曾子問云：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代之者，主其禮。是宗子殤死，別立族人爲宗子之父。後若成人，則得立庶子爲其後也，亦以不得絕故也。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按傳意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非謂無支子亦不以適子後大宗也。通典引陳銓云：大宗爲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謂適子自當立小宗之事，亦論其常耳。若同宗無支子，則適子亦當後大宗，故通典引范注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方氏觀承云：適子不得後大宗，正以申言支子爲後之義，非謂大宗可絕也。敖氏大宗有時而絕之說，非矣。通典又載劉德問：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古禮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者也。小宗無後者，古有從祖耐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祭祀固未始絕也。斯二說皆足濟禮之窮，然則喪服經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專指大宗言。故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通典載張湛曰：禮所稱爲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是也。○注天子至專宗。○白虎通宗族云：諸侯尊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尊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尊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尊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漢書梅福傳曰：諸侯尊宗，聖庶尊適。如淳曰：尊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梅福習穀梁，與公羊說同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故大夫以下，不得與諸侯爲宗。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弟之親自戚於君，所以尊君別嫌也。以三牲養，卽合族之道也。故詩大雅公劉篇：君之宗之。毛傳以宗爲大宗。鄭箋易之，以宗爲尊。明大夫不得以諸侯爲大宗也。其實尊尊之義，嚴於

周代夏殷以上諸侯或無奪宗之事也。若大夫則異故喪服有大夫為宗子之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明宗子為士已為大夫，不敢以尊降者，重適也。故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注：重祿貴宗也。是諸侯可以代宗，大夫不得專宗，即奪宗不奪宗之義也。大夫士皆臣，不得以一日富貴加乎宗人，亦由不世之故。雖春秋時列國多世卿，而宗法自不廢也。通典引儀禮馬氏注云：五屬孫雖為大夫，不敢降宗子，故服齊衰三月。尊祖故不降也。李氏曰：大夫不奪宗故也。胡氏培羣儀禮正義云：前言丈夫婦人為宗子，此復言大夫為宗子者，大夫尊降旁親，嫌或降之而不服，故傳以不敢降明之。此亦兼絕屬者言。馬氏專以五屬言之，非也。○注著言至始也。○舊疏云：正以宗子者，宗族之本故也。喪服傳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通典引雷次宗云：言尊祖故敬宗，明祖已歿也，無由施於尊者，但敬宗以致尊祖之心。

大水〔注〕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疏〕

注夫人至水也。○下二十七年傳：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

公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為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為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通義云：丹楹刻桷，以悅仇女，遂乃類歲災水，簡宗廟之罰也。信矣。汪克寬曰：莊公取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明年復水，即二十五年秋大水也。

冬，我侵曹，曹羈出奔陳。〔疏〕

差繆略云：羈，公羊作羈，按說文有羈無羈。今本及石經公羊皆作羈，無作羈者矣。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為大夫。〔疏〕

注以小至大夫。○舊疏云：即襄二十三年，邾婁我來奔，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之屬。

是也若其大國大夫不書名氏者或有未命或有罪見貶矣。通義云春秋之義小國無大夫無大夫者稱人不錄名氏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春秋稟文王之法假天子之事小國之卿不命於天子故亦不得以名通於春秋唯來接我者然後書。羈非接內而亦書者乃特見其賢也。穀梁子曰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是說必有所受顧未著其所以異也。今謂莒實小國曹貶從小國本當與鄭同故手會仍得繫氏蓋與卒葬同義杜以爲羈蓋曹世子也。通義云杜預但驗經文與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相似遂以羈爲曹世子亦爲曹僖公僖公實名夷不名赤鄭忽曹羈雖同號實貴賤不嫌惠士奇曰鄭伯寤生卒世子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射姑卒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伯則曹羈非君也安可與鄭忽同例哉。

曹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据羈無氏〔疏〕

注据羈無氏○何意以小國無大夫何以書羈既書

羈矣又無氏

賢也〔疏〕

通義云韓非子曰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此羈爲賢大夫之證或曰卽僖負羈也按說苑尊賢云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据左傳則僖負羈僖公末年尙見相距四

十年未知一人否

何賢乎曹羈〔注〕据國見侵出奔以辟難〔疏〕

注据國至辟難○下二十七年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曹羈辟戎難奔陳似非君

子不辟外難之義故据以難

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注〕戎師多又常以無義爲事〔疏〕

經傳釋詞云以猶而也僖二十一年傳楚夷國也疆而無義是其證又云易泰六四不戒以孚書牧誓以姦宄于商邑金縢天大雷電以風禮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大戴禮曾子制言云富以苟不如貧以饜生以辱不如死以榮閔二年左傳親以無災昭二十年濟其不及以泄其過

君請勿自敵也〔注〕禮兵敵則戰不敵則

以字並與而同義○注戎師多○毛本戎作我誤依宋本正

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疏〕

繁露王道云曹羈諫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君不聽果死戎寇公羊古義云按適讀爲敵古文也禮記雜記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荀卿子曰天

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董氏所據公羊依古本以敵爲適按今各本公羊皆作敵○注禮兵至下往○孫武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注與敵勢力均停則設伏奇計以勝之彼衆我少則逃於險隘之處堅以待其隙以擊之彼謂攻人之法人來攻已故少則守穀梁傳二十二年傳云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戎衆曹寡故羈請君勿自敵以守爲主曹伯曰不可〔注〕臣下不可獨往二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

義也〔注〕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

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甲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

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

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贛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疏〕

禮記曲禮云爲人臣者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逃去也

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詩鄭風羔裘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箋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說苑正諫云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也夫輕君之危也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凶身凶者仁人所不爲

也。白虎通諫諍云。必三諫者。何以爲得君臣之義也。禮記表記云。事君三違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注。違。猶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留也。臣以道事君。至于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利強與君要也。孟子萬章下。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反覆之。蓋亦三義也。○注。孔子至謂也。○見論語先進篇。越絕書敘外傳記曰。問者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又云。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曰。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蒸梨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並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注。諫必至就也。○禮記鄉飲酒義云。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注。不從至君也。○說苑正諫云。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危君。下不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洩冶。三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劉子政習穀梁。下二十六年彼傳云。爲曹羈崇也。是與公羊義合。不從得去也。白虎通五行云。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又諫諍篇云。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注。諫有五。○說苑正諫云。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白虎通諫諍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闕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後漢書李雲傳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注。五諫。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陷諫也。見大戴禮。○注。一曰至是也。○李雲傳注云。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白虎通云。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情也。孔子曰。以下見定十二年。傳彼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費。聖人見政在大夫。陪臣執命。希不失者。故陳正禮以諷之。所以消患禍之萌。○注。二曰至是也。○卽此文是也。白虎通云。順諫者。仁也。出辭孫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李雲傳注。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說苑臣術云。從命利君謂之順。按順諫卽說苑之正諫也。繁露王道云。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謂此戎衆於曹本不宜戰。羈但諫君勿自敵。且使臣下往。亦卽孫順之義。○注。三曰至是也。○白虎通作指諫云。指諫者。信也。指者。質相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李雲傳注亦作指諫。謂質指其事而諫也。子家駒事見昭二十五年傳。彼云。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

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彼質陳諸侯，僭天子，故爲直諫也。○注四曰：至是也。○白虎通作闕諫云：闕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李雲傳注亦作闕諫，謂視君顏色而諫也。俱與此異。子反請歸事，見宣十五傳。彼云：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吾今取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乎？此臣請歸爾。是子反與莊力爭，故爲爭諫。○注五曰：至是也。○白虎通作陷諫云：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李雲傳注同，謂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國語魯語云：上陷而不振，注陷，猶墜也。見君之過，明知身之墜，不避斧鉞之誅，而直陳其舊害也。百里蹇叔事見僖三十年傳。彼云：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亾者也。秦伯怒曰：爾幸上之木拱矣。曷知師？百里子與蹇叔子遂其子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殺之。欽巖吾將尸爾也。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直言國之害，故曰未有不亾者，是爲憊諫也。

赤歸于曹郭公〔疏〕

武氏億經讀考異云：釋文此連爲句，郭音讀亦如字。左傳正義公羊穀梁並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爲說不了，故不採用。如左傳義則赤歸于曹爲句，郭公另

爲句，與公羊授讀異，此
蓋就經爲說，不可強同。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注〕以郭公在赤下。〔疏〕

舊疏云。謂此郭公實非曹人故也。言蓋郭公者。蓋郭之公矣。穀梁傳。赤蓋郭

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注〕失地者。出奔也。名言歸。倒郭公置赤下者。欲起曹伯為

戎所殺。故使若曹伯死。諡之為郭公。而赤微者。自歸曹也。不言赤奔者。從微者例。不得錄出奔。

〔疏〕

新序雜事云。齊桓公出遊于野。見區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曷

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說文邑部。郭。齊之郭氏虛。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也。段注云。郭本國名。虛墟古今字。郭國既亡。謂之郭氏虛。如左傳言少昊之虛。昆吾之虛。太昊之虛。祝融之虛也。郭氏虛在齊境內。又云。事見韓詩外傳。新序風俗通皆同。亦有取此說春秋者。按如以郭公為郭氏虛之郭公。則當如左氏說另讀。為有關誤矣。○注失地至曹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氏似失傳意。傳以赤即郭公。所謂諸侯失地名也。言郭公猶虞公州公之例。奪其正爵。倒在下者。口授為赤歸于曹。著辟例也。削其本稱。而復著臣下之稱於下。起其盜天子之國也。歸者。出入無惡之辭。著其本為曹君。而復諫亡國之罪。不相揜也。按劉說亦不了。不可強通。姑闕焉。○注不言至出奔。○舊疏云。謂不言郭公赤奔曹者。假作微人之文。即從微者例。寧得錄其奔。正得言道。赤歸于曹。按穀梁傳曰。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公羊義疏二十四

莊二十五年
盡二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

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疏〕

通義云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女叔以氏配字不稱且字知年在五十以上故師說云爾然

傳實無明文穀梁則曰天子之命大夫也以單伯例之近是按公羊先師有子女子則女其氏或采也與○注稱字至禮之○孝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鄂本孝作字當據正禮記王制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授之以玉杖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又月令云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注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菜是也是七十雖庶人禮之事也幼名冠字或士以上禮故庶人至七十字之與○注孝經至是也○孝經孝治章文注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尙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疏以爲王肅義阮氏福孝經義疏云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大戴禮記朝事篇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春秋假魯以爲明王謂女叔爲小國之臣矣按陳爲侯爵注引孝經極言之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注〕春秋篡明者當書葬朔不書葬嫌與篡同例身絕國不絕故去

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書葬與盜國同〔疏〕

包氏慎言云經夏五月有癸丑閏月之十三日也按是年當閏六月癸丑六月之十三日也○注春秋至國同○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

頓注前出奔當絕還入為盜國當誅楚納之與之同罪也襄二十六年衛侯衍復歸于衛注衍名者起盜國盜國明則復歸為惡則出見矣白虎通誅伐云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通義云不葬者本當絕故奪臣子辭按春秋葬明者書葬如隱四年衛人立晉書立已見其篡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亦見其篡故僖十七年書葬齊桓公之屬是也此上六年書衛侯朔入于齊書入其篡已明正合書葬而經不書正以若書葬嫌與僅篡國者同例明衛朔犯天子之命罪重於篡故又去其葬與盜國同不但身絕其國合絕也犯天子命見上六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未朔日有食之閏分至五月後積二百三十五六月無中氣故退閏五月而六月為辛未朔也元

史厓志大衍推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禮疏引膏肓云何氏引感精符曰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為短鄭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職用牲於社者取經死句耳劉氏逢祿評云經不曰鼓于社用牲鄭引通例未足以為公羊難也且左氏此條亦出附會地官牧人凡外祭毀事用龍可也注龍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讓毀除殃咎之事即此所用牲不用牲也沈氏欽韓說

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注〕据日食在天〔疏〕

注据日食在天○舊疏云謂日食在天何由於地而鼓用牲乎

求乎陰之

道也〔注〕求責求也〔疏〕

注求責求也○論語衛靈公篇君子求諸己集解求貴也按禮記中庸所求乎子所求乎臣皆謂貴也

以朱絲營社或曰脅

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注〕或曰者或人辭其義各異也或曰脅之與責求同義

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

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先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

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

也不言鼓于社用牲者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同嫌起用牲爲非禮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得

禮也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也〔疏〕

釋文營社本亦作榮同按續漢禮儀志注引作榮禮記祭法注宗皆當爲榮榮之言營也零榮亦謂水旱壇也零之

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疏引此傳文是祭有零義故讀爲祭○注或曰至異也○孟子梁惠王下或曰世守也亦謂其義各異也或有又義或曰猶言又曰也經傳釋詞詩小雅賓之初筵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言又佐之史也禮記檀弓云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晉語或作又哀元年左傳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賈子保傳篇鄙諺曰不習爲史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轉

詩外傳又曰作或曰或古讀若域又讀若有又聲相近故義相通○注或曰至同義○此與責求同義本義也爲下引或曰爲閭異解故先著或曰○注社者至陰也○鄂本繫作系史記天官書注月者陰精之宗說文月闕也太陰之精也地爲陰故爲土地之精繁露精華云大水者陰滅陽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殿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備之朱絲營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殿社而不爲不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劇噴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通義云社有田主各以其土之所宜木營者榮其樹也周禮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禘四曰禴五曰攻六曰說後鄭司農曰禴如日食以朱絲繫社攻如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濺滅無光奈何以卑侵尊以陰侵陽是之謂說也造類禘禴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白虎通災異云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繫之鳴鼓攻之以陽貴陰也故春秋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續漢志注引于寶周禮注社太陰朱火色絲維屬天子伐鼓于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陰之法也說文示部禴設綿蕪爲營以讓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曰禴衛使災不生蓋古人禴禴之事皆有禴禮故鄭注周禮引此朱絲營社釋禴焉○注或曰至說爾○舊疏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者陰氣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反營衛失抑陰之義也其實雖日食亦未至闇冥犯社也○注先言至順也○續漢志注引作以尊者命責之各本脫者字宜據補禮記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注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疏云按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明謂祈禱之祭也必知祈禱者以有寒暑水旱非歲時常祀

是祈禱所爲。故讀相近爲禳祈。讀宗爲祭。然案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常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鄭注。太祝云。類造禱祭。皆用牲。攻說用幣而已。攻說以是日月之災。且不假用牲。故也。按如公羊義。用牲謂用於社。非請於天。先言鼓。蓋周禮之攻說也。後言用牲。周禮之祭也。先貴後以臣子禮接之也。白虎通災異云。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貴也。是以用牲爲得禮。正用今文家說。穀梁與左氏同。亦云。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公羊所不取。穀梁又云。天子救日。置五磨。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磨。置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疏引樂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按周禮鼓人職云。雷鼓。鼓神祀。又云。靈鼓。鼓社祭。則當用雷鼓或靈鼓矣。○注不言至非禮。○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注。以致文在廟下。知非禮也。然則此若言鼓于社。用牲。嫌與彼文同。譏其不宜用牲。如上二十四年。用幣之書。用爲譏其不宜用矣。此進用牲于社上。明與鼓皆得禮。若無用字。則鼓牲不辭。故此用爲時事。與莊二十四年。僖八年之用。文同而義異也。○注書者至禮也。○白虎通災變云。天所以有災變者。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此鼓用牲于社。故爲善辭。若然。既應變得禮。而仍有夫人之禍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或但知救日虛文。未能改過修德。故其患禍未弭也。○注是後至子也。○卽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殺二嗣子。謂子般。閔公也。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按日食示異。自不止魯。劉歆以爲魯趙分。邢衛皆近趙分也。

伯姬歸于杞〔疏〕

解詁箋云。二十七年解詁云。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則書歸。書會。書來者。皆同辭也。公一齊襄也。據彼注則以其嫁大夫略之。爾穀梁傳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其言于社于門何〔注〕据一鼓用牲耳〔疏〕

注据一至牲耳。如下注言略不復鼓用牲。明于社于門不同牲。社門又非一處。經止一鼓用牲。故据以爲難。

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注〕于門非禮。故略不復舉鼓用牲。不舉非禮爲重者。如去于社。

嫌于門禮也。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于地而施於上。乃雨歸功於天。猶臣歸

美於君〔疏〕

通義云。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爲水禳焉。然非禮典。按門爲少陰之祭。水陰類。故鼓用牲于門與。○注不舉至禮也。○若舉非禮爲重。宜言鼓用牲于門。故嫌于門爲得禮。○注大水至所爲。○繁露精華云。難者曰。

大旱零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大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以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說苑辨物云。大旱者。陽氣太盛。亦零祭拜請而已。至於大水及日食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營而劫之。○注雲實至於君。○元命包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爲地。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乙不與化。人主不任部。地出雲起。雨以從天下。勤勩勞出於地。歸功於天。繁露深察名號云。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功。必上之於天。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忠矣。注言此者。欲明鼓用牲于社之由。見于門無禮以言也。

冬。公子友如陳〔注〕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朝京師大國善。

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聘無月者。比於朝輕也。〔疏〕

杜云。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按春秋稱弟。一見於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一見於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蓋示殷實親親之義。一朝聘。一會盟。可該春秋之全。後此從可知之例也。不必皆仍舊史之文。○注如陳至內也。○隱十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杜云。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內適外皆言如。豈皆不果成禮乎。真鄙書燕說也。○注書者至接也。○僖十年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是也。○注朝京至錄文。○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溴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是朝聘例時。為其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則書月也。僖十年注亦云。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注如楚有危文。○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僖十年注亦云。如楚則月危之。是也。○注聘無至輕也。○舊疏云。即春秋上下內聘京師及大國悉書時是也。通義云。內大夫如例時。如京師大國等。以月分別善危。謂君也。大夫賤聘輕。故略不別也。舊疏引楚遠頗來聘書月於內無涉。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呂祖謙集解云。公羊無春字。按唐石經公伐戎之上。損缺。然以每行十字計之。無春字。按盧文弨云。疏標經文云。春公伐戎。是疏本有春字。自石經始脫耳。趙氏

坦春秋異文箋云。春為歲之始。不應於此年獨去春字。唐公羊石經首數字泐。以每行十字計之。似亦無春字。陸清春秋纂例亦云。無春字。然疏引經文作春公伐戎。則此春字為傳寫者脫去耳。當以左穀為正。按左氏經有春字。何氏於經文去時皆有說。此無注。知公羊本有春字也。

夏公至自伐戎〔疏〕

上六年傳云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是也

曹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据莒小於曹殺公子意恢名〔疏〕

注据莒至恢名○見昭十四年舊疏云知莒小於曹者正以春秋上下曹伯恆敘於莒上故也

衆

也曷爲衆殺之〔注〕据殺三郤名〔疏〕

注据殺三郤名○即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是也通義云殺其大夫者駢誅徧戮之詞晉殺三郤猶名此以衆不名者小

國大夫本未得以名氏見今又衆故略不足列數之也

不死于曹君者也〔注〕曹諸大夫與君皆敵戎戰曹伯爲戎所殺諸

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爲得其罪故衆略之不名凡書君殺大夫

大夫有罪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疏〕

注曹諸至不名○越絕書外傳枕中云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曹君戰死大夫不能死義誅之爲當其罪故春秋善之也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

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潛研堂答問云問范答薄氏義則此所殺之大夫即二十四年出奔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否曰公穀說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稍別公羊又謂諸大夫不死君難誅之得其罪經爲曹羈諱故不言曹伯滅井不言戰穀梁之意當亦如此其云爲曹羈崇者謂因賢曹羈故曹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即羈也孟子曰晏子以其君顯又云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吳蠻夷之國其朝聘例不書唯吳子使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書曹小國於傳聞之世不當

有大夫因羈之賢而書并及殺大夫事是因臣而顯其君。范氏所言未得穀梁之旨。按錢氏說深得經義。○注凡書至殺書。○各本罪誤非。依鄂本正。舊疏云。若殺有罪大夫。春秋書之以責君專殺矣。可證通義云。君殺大夫稱國。傳例在僖七年。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大夫。雖有罪猶以專殺書。曹無大夫而記殺者。專殺大夫之始。故疾錄之。按孟子告子下。桓公葵丘之會。四命曰。無專殺大夫。春秋所本也。○注他皆以罪舉。○舊疏云。無罪君枉殺而書之者。欲以罪君之故而舉之。其罪君者。即去其君之葬是也。按僖九年。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成十年。晉侯孺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皆以罪舉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注〕据胡

子髡滅。〔疏〕

注据胡子髡滅。○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彼傳亦云。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繁露滅國下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幽之會。齊桓數會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宜書滅。故据彼

為難。葉本釋文髡作髡。下从兀。盧本同。从几。非文元年髡字準此。

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如上語。知為戰。

〔疏〕

注如上至為戰。○舊疏云。即上謂不死於曹君是也。

為曹羈諱也。〔注〕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

也。故為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曹無大夫。書殺大夫者。起當誅也。〔疏〕

注諱者至意也。○上二十四年注云。据國見侵。出奔

以辟難。為其嫌。故据以難也。所諫者戰。則上二十四年傳云。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云。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為曹羈張義。故以悔者曰侵言之。致其意者。舊疏云。曹羈之意。唯恐其滅。欲其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者然也。通義云。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與夷狄得滅中國。而傳別言為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作。一言時管數旨。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

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蘊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所易曉申其隱義羈者君子所賢也羈所爲恥君子亦恥之羈所諱君子亦諱之○注曹無至誅也○舊疏云大夫之義理合死於君今不死君當合誅討是以經書殺其大夫欲起其合誅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疏〕

東萊集解引杜注有徐國在下邳鄆縣七字方輿紀要徐城廢縣在泗州西北六十里古徐子國差繆略云左氏無公字按今唐石經左氏有公字通義云桓之會不致

其伐猶致致伐楚伐鄭是也此及二十八年救鄭不致者自從公會大夫不致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異與上日食略同〔疏〕

包氏慎言云經書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歷爲十月之二日劉歆同○

注異與至略同○二十五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是也漢書五行志云殿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如綫之象也劉向以爲時戎侵曹魯夫人淫於慶父叔牙將以弑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子政說與何大同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凡公出在外

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女會來例皆

時〔疏〕

注書者至禮也。○禮婦人無外事。諸侯夫人非大故不得反。父母終不得歸甯。今莊公會杞伯姬於魯地。故惡其教。內女以非禮也。通義云。伯姬卽二十五年始嫁者。言會者。敵詞。蓋桓公女。莊公妹也。公會婦人。前後未有比例。良以失禮略不致。○注洮內地。○杜云。洮。魯地。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水經注。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方輿紀要。洮城在濮州西南五十里。○注凡公出在外致。○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此公與一國會盟得意致地者也。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公與二國以上會盟得意致會者也。○注在內不致。○舊疏云。卽隱五年。公觀魚于棠。不書公至自棠之屬是也。○注其與至不致。○舊疏云。春秋上下無公會婦人於外之經。而注言雖在外猶不致者。但偶爾無之。○注伯姬至無服。○舊疏云。蓋以其嫁於大夫。故云不與卒於無服矣。按禮喪服大功章云。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通典引馬注云。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又云。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故服周親服。然則諸侯於在室姑姊妹女子子本無服。特以嫁於諸侯。尊同不降。故得如邦人服姑姊妹等。出降一等大功之服。馬氏所謂周親服者。謂其本周親也。非謂爲之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春秋於有服者。皆書其卒以錄恩。如紀伯姬。宋共姬之屬是也。其無服。則略之。舊疏謂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爲之期。語未分曉。其大夫之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亦服本服大功。若嫁於士。則降小功矣。○注女會至皆時。○會時。此經是也。來時。下冬杞伯姬來之屬是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疏〕

通義云大夫沒稱字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詩所謂南方之原是也

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

〔注〕据益師等皆不書葬稱字者葬從主人也〔疏〕

注据益至書葬○隱元年公子益師卒等皆不書葬也外大夫書葬者唯定四年書葬劉文公彼注云以

主我恩錄之稱公者明本諸侯也與此義別○注稱字至人也○舊疏云若五等諸侯之卒例書本爵及其葬時悉皆稱公亦是葬從主人之稱按白虎通爵篇云臣子之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隱十年傳云葬生者之事也生者謂臣若子故諸侯以上皆稱公大夫而下宜稱字矣杜云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禮記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穀梁桓二年傳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字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禮臣卒不名明陳之君臣皆不名之

通乎

季子之私行也〔注〕不以公事行曰私行私行不言葬原仲于陳若告糴者告糴上有無麥

禾知以國事起此上下無起文而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

〔疏〕

校勘記云鄂本以下同唐石經無乎字通義云因下文誤衍從開成石經刪○注不以至私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而魯季友會其葬禮與非禮也非禮則春秋何以書古有大夫士私行出疆之禮此季友之私行也原注

記禮者皆孔子之徒似本春秋而為之說故公羊以為季友之私行孟子亦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則古有大夫士私行之禮明矣○注私行至行也○下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賊孫辰告糴於齊傳何以不稱使以為賊孫辰之私行是也按彼實國事為國諱故作私行文然上有大無麥禾以國事起可知此實私行為辟國難若直言葬原仲於陳則辟國事不見故書如陳以起為國事也通義云直言如陳則嫌為國使故著其事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明禮得私行是以通之

也。○注不嫌至文也。○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又閔二年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皆不使乎大夫文也。此上言如陳。故不嫌使乎大夫矣。舊疏云。無國事言如陳者。文九年注云。大夫繫國是也。穀梁傳。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注言季友辟內難而出。以葬原仲爲辭。何通乎季子之私行。〔注〕據大夫私行不書。辟內難也。〔注〕欲

起其辟內難。〔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避內難而出。如衛孫林父欲爲難。蘧伯玉遂行。從近闕出。懼難作。故其行速。魯有慶父之難。時始萌芽。季友焉得先避之乎。司馬遷謂季友母陳女。故如陳。並存以待後之學者。按

此年去子般之弑僅五六年。萌芽自已早見。此時治之不可聽之。不忍。故有如陳之舉。太史公謂伊母陳女。亦因其可避而避之爾。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注〕禮記

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疏〕禮記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焉。注謂鄉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

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盧氏文弼鍾山札記云。不與亦正非易事。孔子之許仲由冉求。不從弑父與君。此正是內亂不與之事。鄭子公欲弑靈公。與子家謀。子家始不從。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此非與焉者乎。季孫友始則力不能討。故姑爲隱忍。及秉國政。而始可以伸大義矣。石碯亦力不能討。逾隙有可乘。而遂圖之。君子以爲純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士句。韓厥皆辭。亦但不與而已。至若曹子臧。吳季札。亦得引以爲比。又如白公作亂。欲立子闔。子闔不從而見殺。故吾謂內亂不與亦難事。力能討。則爲季友石碯。不能討。則爲子臧季札。而子闔則其不幸者。又如親屬烝報。骨肉相殘。亦爲內亂。臣子既無由得言。且亦不必以身殉。亦唯有不與而已。若晉賈后淫虐。當時有謀廢后者。溫羨之言曰。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與。禮非所任。可謂極合禮矣。○注禮記至揜恩。○禮記喪服四制文。舊疏云。彼文事作治字。下揜字作斷字。蓋以所見異。經義札記云。釋文之治。直吏反。下之治。同。誤。同禮記。但不爲斷字作音。知下句亦作揜。若疏本則二治字皆作事。古治事聲相

近何據禮記不與鄭本同。禮記正義云：門內之治，恩揜義者；門內之親，恩情既揜，藏公義，得行私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也。辟是。

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

牙，通乎夫人。〔注〕通者，淫通。〔疏〕

注通者淫通。桓十八年左傳：齊侯通焉。詩疏引服曰：傍淫曰通。又曰：凡淫曰通。國語晉語注：小爾雅廣義並云：傍淫曰通。

以脅

公。〔注〕語在三十二年。〔疏〕

通義云：脅者，交挾制之。使公不得專行。○注語在三十二年。○舊疏云：即公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是也。

季子起而

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注〕親，至親也。〔疏〕

通義云：時季子未執國政，其位與勢皆不得治。

之將坐視其亂，則緣親親之心所不忍見也。禮疏云：時季友討慶父，為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逐慶父而酌叔牙也。若與國政，力能討而不討，則責故宣二年。晉史書趙盾殺君，云子亡不越竟，是也。

因不忍

見也。〔注〕因緣己心不忍見親親之亂，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注〕

書者，惡莊公不能任用，使辟難而出。〔疏〕

舊疏云：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今又請往，故言復也。通義云：傳著請至於陳者，明有君命，解經得言如意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

子遂如楚，乞師，文同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為國行，外大夫葬，理無君使往會，足通私行矣。○注書者至而出，○繁露精華云：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而不能任天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

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已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任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尙將興鄰國。豈直免弑哉。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以殺死。魯莊以賊嗣。使宋殤早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大旨同。

冬。杞伯姬來。

其言來何。〔注〕据有來歸。〔疏〕

舊疏云。卽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者是也。非謂此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者。杞伯姬自是大夫之妻。然則此伯姬是其女。洮之伯姬是其姊妹。故今得並

稱伯矣。按疏以杞伯姬爲二。未知何據。○注据有來歸。○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是也。

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旣嫁。非

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疏〕

注直來至來也。○卽此文是也。左傳。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注諸侯至得反。○舊疏云。大故者。奔喪之謂。文九年。

夫人姜氏如齊。彼注云。奔父母之喪是也。通義云。伯姬。桓公之女。桓公文姜俱已歿。不當歸甯。知主譏直來書也。直來有事無事例並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鄭司農說。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也。何邵公謂諸侯夫人尊重。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與詩義通。詩周南葛覃云。歸甯父母。傳。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正義。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是父母在得歸甯。

也。父母既沒，則使鄉甯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甯禮也。是父母歿不得歸甯也。泉水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爲此也。按如何氏之義，大故當謂奔喪與大歸，其餘天子諸侯后夫人，雖父母在，亦不歸甯。故舊疏云：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敘故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何邵公當習魯詩，故不用毛序。毛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則可以歸。猶言之子于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者，言能以婦道化天下，所以安甯父母也。經之歸甯父母，亦當作如是解。段氏若膺云：毛傳：父母在，則有時而歸甯耳。此語當是後人竄入。庸謂是王肅所加，然則毛詩亦不以諸侯夫人爲可歸也。葛覃爲后妃之本，是追敘文王既王後事，其實文王娶后妃時，猶諸侯之夫人也。毛詩載馳序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力小，不能救，思歸唁其父母，又義不得，故賦此詩。此卽何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之義。然則毛魯詩旨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然則婦人歸甯禮與曰非禮也。歸甯非禮，曷爲詩有歸甯父母之辭？曰：諸侯夫人父母在，使鄉甯，歿則否。左傳：襄十二年，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甯禮也。是時秦嬴母在，身不自歸，而使鄉甯。左氏以爲禮，言惟此得禮。凡內女嫁於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夫人歸甯，使鄉甯，攝行杜預謂父母歿，則使鄉甯兄弟，身不自歸，此妄說也。聞甯父母，不聞甯兄弟。孔氏謂父母在，則自歸甯，父歿母存，則使鄉甯，其說支離。如歸甯得禮，常事不書，曷爲書來以護之？故曰歸甯非禮也。按此本其父周惕氏說。宋書謝靈運傳：山居賦注：謝靈運曰：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又文選注引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蓋卽本此詩爲之操，不分別父母在否，知父母在亦不得歸甯也。○注唯自至歸宗。○昏禮疏：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自謂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歿，禁其歸甯。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周南疏又云：若鄉大夫之妻，父母雖歿，猶得歸甯。喪服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歿，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北史崔光傳：光曰：諸侯夫人父母在，有時歸甯，親歿，使鄉大夫聘，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皆以諸侯夫人父母在，亦歸甯，非何氏義。按喪服齊衰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注：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持重者，不自絕於其

族類也。類猶主也。每歲一歸甯宗主於昆弟之爲父後者也。通典引馬氏彼注云。歸宗者歸父母之宗是也。吳氏紱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恆懷懍懍有不克終之戒焉。此說甚善。

大歸曰來歸。

〔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取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

〔疏〕

注大歸至歸也。○左傳曰。出曰來歸。注歸者不反之辭。言來歸以別於嫁曰歸也。穀梁隱二年。成五年傳並云。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云。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通典引馬氏云。爲犯七出還在父之家。又齊衰期章。出妻之子爲母。注出猶去也。國策注云。去謂棄之。漢書注云。去謂逐之。皆廢棄遺逐歸還母家者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又曰。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注器皿。其本所齋物也。律棄妻界所齋。此諸侯出夫人禮也。○注婦人至不去。○大戴禮本命云。女有五不取。又云。婦有七去。又云。婦有三不去。○注嘗更至窮也。○校勘記云。按取當作娶。上下皆作娶。大戴禮又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賢賤後富貴不去。孔氏廣森補注云。婦人雖應此三事。若淫與不孝。猶當去之。禮故有婦

當喪而出者。○注喪婦至倫也。○大戴禮又云。逆家子不取。亂家女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逆家子者。爲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爲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白虎通嫁娶云。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不娶。世有刑人。惡疾。喪婦長子。此不娶也。按喪婦當爲喪父。閻氏若璩潛丘劉記云。長子。蓋女子長成者。而當嫁。適遭父喪。故曰喪父長子。故曰無所受命。此卽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女之父母死。壻弗取事耳。然則喪父長女不娶者。亦以昏禮有父送子而命之曰。戒之敬之。其餘庶母等申之以父母之命諸節。今無父。故何氏謂無教戒與。然曾子問所記。特因女有大喪。停而不娶。服除之後。仍許成昏。與此不娶義究勉強。蓋謂無父之女。故曰無教戒耳。○注無子至廟也。○毛本悖誤背。大戴禮又云。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亂族也。妬。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染盛也。多言。爲其離親也。盜竊。爲其反義也。按后夫人無子不棄。易同人六二云。同人于宗。吝。禮記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是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以天子無出道。故禮疏引鼎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是也。禮記雜記云。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染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按上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是古出妻者。大都使之歸還本宗而已。非出之使適他族也。故禮喪服齊衰期章。有出妻之子爲母之服。喪服小記云。未練而反則期。惟其未嫁。故夫可命之反也。出而嫁者。則無服。故禮經無爲嫁母杖期之文。其服者爲已從之故耳。通典引徐整問。出母亦當報其子否。射慈答曰。母亦報子期也。按小記又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明妾不服耳。女君自服之也。通典又引鄭答趙商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徐邈答劉閏之間。庶子服出適母云。以經言出妻之子爲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許猛答步熊問。爲人後者。本生母出及所後母出云。爲人後者。不應服親母出。以廢所後者之祭也。爲所後者若子。言若者。明其制如親母。出其情異也。母出亦當異於親子矣。禮疏引雷次宗云。不直言爲出母。嫌妾子及前妻之子爲之服。按適

母繼母所後母非已所生其出也無服本生母出以爲人後故不服若妾所生子於其母之出也亦宜服期也錢氏大昕論七出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姑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特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而貞否則甯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譏問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醜凶悍寵溺嬖賤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道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者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諗先王制禮之意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注〕禮大夫任重為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姬者

婦人以字通言叔姬賤故略與婦同文重乖離也〔疏〕

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泲注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婿之義也謂此穀梁傳注慶名也莒大

夫也叔姬莊公女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之是年左傳曰卿非君命不越竟禮記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況越竟逆女乎故為非禮○注大夫至公也○校勘記云宋本同監毛本損誤捐迎誤逆岡本損字亦誤迎字不誤疏中損皆誤捐通義云大夫位隆任重不敢妄交無與異國為姻媾之禮喪服齊衰三月經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鄭司農以此傳說之言大夫不外娶婦人婦宗往來猶民也若其士賤可得外娶故士昏禮曰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假令為士時先聘異國女後為大夫而娶亦不得復行親迎為出竟將於政事有所損曠夫位高任重故也○注言叔至離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注接內謂與君為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正以尊同當先書某來逆女下書某姬歸于某今直稱叔姬是與歸同文故為略辭為其嫁於大夫通義云逆叔姬不言逆女又不月叔姬不書歸皆略其文為內女行乎大夫之通例所以下乎適國君者重乖離者舊疏云嫁于大夫賤不合錄而書其逆叔姬者重其乖離矣

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紀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

貶起伯為黜說在僖二十三年〔疏〕

注杞夏後○各本後作后誤依鄂本正疏標起訖誤同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

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注不稱公者。○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王之後。猶尊賢也。隱五年傳云。王者之後稱公。論語八佾篇。相維辟公。包曰。辟。謂諸侯。公。謂二王後。詩周頌振鷺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箋。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隱三年注。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宋稱公。杞不稱公。故解之也。○注春秋至新王。○樂動聲儀云。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又曰。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奈何。曰。王者之法。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于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宋氏翔鳳釋地辨證云。春秋具存二王。通三統之法。故孔子世家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殷卽宋也。而不及杞。故云杞不足徵。蓋王者之後稱公。春秋旣黜夏杞。不得爲王者後。故貶稱子。下存周宋爲二王後。故曰有宋存。吾從周也。論語爲政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繼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思。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循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其解八佾夏禮杞不足徵章云。夫子於杞得夏時。以言夏禮。於宋得坤乾。以言殷禮。惜其文獻皆不足徵。故采列國之史文。取夏時之等。坤乾之義。而寓王法於魯。黜杞故宋。因周禮而損益之。以治百世也。通義云。春秋不爲杞錄災異。與宋同者。亦將託新義爲後王法。有王者起。當在所黜也。禮曰。尊賢不過二代。○注黜而至三年。○繁露三代改制又云。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僖二十三年。杞子卒。注云。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公侯俱大國。惟王者之後。異之爲公。稱侯則黜小國之義不顯。故降稱伯。又以微弱見貶爲子。明本非由伯爲子。又有誅無絕。不令失爵。伯子男一也。若更由伯而

貶則同附庸無爵者矣。各本作起。鄂本作杞。校勘記以起為誤。按當作起。舊疏亦以方以子貶為句。言僖二十三年方以子起其貶。故於此稱伯起其為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疏〕

杜云。城濮。衛地。方輿紀要云。臨濮城在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也。亦謂之小濮。

公羊義疏二十五

莊二十八年

盡三十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伐不日此何以日〔注〕据鄭人伐衛不日〔疏〕

包氏慎言云經三月有甲寅月之朔日○注据鄭至不日○見隱二年冬舊疏云按彼文雖在十二月乙卯夫

人子氏薨之下不蒙其日月故得据

至之日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

之故日以起其暴也〔疏〕

通義云釋甲寅為戰日也必舉伐于日下戰上者明師至之日即戰也○注用兵至暴也○上十年注云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疏又云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

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是淺侵不服乃更深伐今一至即伐故舉日以起其暴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注〕至日便伐明

暴故舉伐〔疏〕

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為舉重也此明暴故戰伐並舉

春秋伐者為客〔注〕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之齊

人語也〔疏〕

舊疏云謂伐人者必理直而兵強故引聲唱伐長言之喻其無畏矣○注伐人至語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長言若今讀平聲短言若今讀入聲廣韻平聲不收伐字蓋古音失傳多矣通義云長言者若今去聲短

言者若今入聲矣。周官音義。劉昌宗讀伐為抉。廢反。是伐人之伐。古皆去聲。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短言之。與桀為韻。六駿曰。日中必慧。執斧必伐。長言之。與慧為韻。高誘注呂氏春秋慎行篇。閱讀近鴻。緩氣言之。彼亦謂鴻去聲也。氣緩則言長。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按今人讀房越切。此短言也。劉昌宗周禮大司馬。大行人。轉人。皆房廢切。此長言也。劉係北音。周顛。沈約韻書。皆用南音。去入多強為分別。而不合於古矣。陳氏壽祺左海文集云。公羊注。所謂長言。短言。內言。外言。及高誘注淮南。緩氣言。急氣言。籠口言。閉口言。急舌言。作江淮間人言。劉熙釋名。以舌腹言。以舌頭言。橫口合唇言。跟口開唇言。此自漢儒音切之學。有所師承。非由臆造。後世四聲五音。九弄反組之法。即源於此。盧氏文弼鍾山札記云。長言之。短言之。蓋同一字。而讀法有異。高注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有急氣。緩氣。籠口。閉口之異。讀劉熙釋名。於天有以舌腹言。有以舌頭言者。於風有以橫口合唇言者。有以跟口開唇攝氣言之者。各方不同。漢書王子侯表。襄曠侯建。晉灼曰。音內言曠說。又獠節侯起。灼亦云。內言曠。內言亦是讀法。明人刻監本。疑內言是詩巧言。遂改說字為巧以附會之。毛本作曠說。蓋即書之諷說也。齊人語者。公羊子齊人。就其俗音有長短別之也。

伐者為主〔注〕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

之齊人語也〔疏〕

舊疏云。謂被伐主必理曲而寡援。恐得罪於鄰國。故促聲短言之。喻其恐懼也。

故使衛主之也〔注〕戰序上言及者為

主〔疏〕

此舉長言伐者為客。短言伐者為主。道春秋通例。春秋戰不言伐。但舉戰孰序上。則首兵者可知。此衛序上言及。故知使衛主之也。繁露竹林云。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曷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

辭已。然則春秋惡齊。所以使衛為主。而以齊居下也。

曷為使衛主之〔注〕据宋襄公伐齊宋主齊〔疏〕

注据宋至主齊。○僖十八年。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

人伐齊。下云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為客。見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襄公征之是也。

衛未

有罪爾〔注〕蓋爲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疏〕

注蓋爲至至故○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是衛未與會也齊桓之會

兩鄆兩幽唯此幽會不至故知爲父喪未除也計衛侯朔卒于二十五年夏五月幽會在二十七年六月始二十六月尙在禮服以內故傳以爲衛未有罪也史記衛世家云惠公朔卒子懿公赤立蓋懿公也

敗者稱師衛

何以不稱師〔注〕据桓十三年己巳燕人戰敗績稱師也〔疏〕

注据桓至師也○即彼經云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燕人戰齊

師宋師燕師敗績之文也是戰稱人敗稱師也

未得乎師也〔注〕未得成列爲師也許戰不言戰言戰者衛未有罪方欲

使衛主齊見直文也不地者因都主國也〔疏〕

注未得至師也○齊人至日便伐衛倉卒禦敵故知未得成列爲師通義云方至連戰則尙未深造衛地蓋邊鄙之人聚而拒

敵非國起軍衆故不得成列爲師按若係衛之邊鄙何爲不地孔說非○注詐戰不言戰○舊疏云通例如此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悉詐擊而善偏戰又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蓋偏戰者結日偏戰是不加暴之義詐擊則出其不意傷害多故不言戰以惡之此衛未成列故爲詐戰○注言戰至文也○繁露滅國下云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爲幽之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是衛未有罪也使衛主齊見直故以戰書穀梁傳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亦貶齊直衛之義也○注不地至國也○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亦謂在衛都也通義云不地者至日便戰與結日地期者異是以不與偏戰常辭孔不以不地爲國都也杜云不地者史失之沈氏欽韓駁之云不地者齊聲罪致討已薄其國都城門之外卽爲戰場可不言地非史失之是也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瑱卒。〔注〕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疏〕

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有丁未，月之二十四日。通義云：春秋首襄

邾婁故遂得常卒於所傳聞之世，示與滕薛尤加異焉。克猶未日，至此乃日者，錄之以漸。○注日者至行進。○舊疏云：欲決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婁子克卒不書日故也，正以行進而書日，故知附從霸者朝天子，賢於會霸者於北杏而已，但外相如例所不書，故無其文。何氏以理知之，按何氏或別有所見。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注〕書者，善中國能相救。〔疏〕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此與

上十年書荆敗蔡，十六年書荆入鄭同。上二十三年來聘，已進稱人，今伐中國，故州舉以惡之。左氏穀梁無邾婁人，此傳唐石經諸本同。按邾婁子瑱始卒于四月，其嗣子背殯用兵，三傳不宜無說，疑此傳涉上邾婁而衍也。差繆略云：左氏穀梁無公字，與今本異。○注書者至相救。○穀梁傳曰：善救鄭也，此注善中國能相救所本。

冬，築微。〔疏〕

左氏作郟，杜云：郟，魯下邑。按公穀釋文皆云左氏作麋，則陸所見本作麋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逕微鄉，微子冢。按釋例土地名，小國地，僖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冢，則杜以郟微為二地。一統志：壽張故城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微鄉今在縣南。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按史微眉麋俱通，禮士冠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作麋，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為微。詩小雅巧言：居河之麋。釋文：麋，本又作涓。音眉。左傳僖二十八年傳：余賜女孟諸之麋。正義引釋水云：水草交為涓，是古字皆得通用也。養新錄云：古音微如眉，少牢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為微。春秋莊二十八年築郟。

微子冢。按釋例土地名，小國地，僖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冢，則杜以郟微為二地。一統志：壽張故城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微鄉今在縣南。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按史微眉麋俱通，禮士冠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作麋，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為微。詩小雅巧言：居河之麋。釋文：麋，本又作涓。音眉。左傳僖二十八年傳：余賜女孟諸之麋。正義引釋水云：水草交為涓，是古字皆得通用也。養新錄云：古音微如眉，少牢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為微。春秋莊二十八年築郟。

公羊作微詩勿士
行枚傳枚微也

大無麥禾〔疏〕

漢書食貨志云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之於五穀最重麥禾也左
疏引服虔云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王氏念孫讀
書雜志云景祐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衍有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
字且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則大下本無水字明矣董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言無麥禾由於大水大水由於夫人之
淫亂此是揣度之辭非經文實有水字也何注公羊傳
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即是仲舒之說也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諱

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推秋無麥禾使若
冬水所傷者但言無麥禾則嫌秋自不成不能起秋水因疾莊公行類同故加大明有秋水也此

夫人淫泆之所致〔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後言作後書誤按桓二年引此傳正作言周禮大
司徒職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四曰弛力先鄭云弛力息搖役也又均人職凡均力政以歲上
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征經義述聞云旬當如字讀經云以歲上
下則在農功既畢之後可知以豐年計之一月用九日三冬亦直二十七日耳而歲不皆豐亦不皆凶則中年一月用六日三冬

共十八日者其常也。王制雖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治城郭宮室道渠亦有非三日所能成事者。然則無年之歲亦有必不得已而用民力者。故周官定旬用一日之限。其城邑大役則止也。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土功不興。逸周書糴匡篇成年穀足。賓祭以盛。餘子務藝。宮室城郭修為備。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樂唯鐘鼓。不服美。三牧五庫補攝。餘子務穡。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無鐘鼓。車不雕攻。以救窮乏。匡困綏無大荒。有禱而無祭。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民不藏糧。此大無麥禾大荒也。年之上下。豐年為成。次為儉。次為薄。至大荒極凶矣。築邑乃成年之事。而行之於大荒。故春秋諱之也。○注諱使至愈也。○下二十年云。凶年不修。修舊且不可。況造邑乎。故退無麥禾在築微下。若造邑在先。無麥禾在後。惡少輕也。○注此蓋至水也。○校勘記云。監毛本推誤。惟舊疏云。既言無麥是建未之前事。故知秋水所傷。若經云冬築微大水無麥禾。大水在冬下。嫌是冬水。嫌推尋此秋無麥禾之事。若使冬水傷殺之者矣。若不言大而但言無麥禾。則嫌此秋但地氣不養而麥禾不成。不能起見此秋實有水矣。因欲疾莊公之行。不制夫人。令其陰盛。類同於水。故加大以見之。按穀梁傳。大者有願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春秋一災不書。故至無禾並書無麥。楊疏云。莊七年麥苗同時為水而死。故繫大水言之。此至冬始書大無麥禾。則禾之死未必繇大水。故不繫之。是也。○注此夫至所致。○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為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無別。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壘。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壘樹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既流二世奢淫之罰也。通義云。大無麥禾淫亂之罰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疏〕

差謬略云。辰。穀梁作臣。辰。臣。同部。按今本及石經穀梁作辰。

告糴者何。請糴也。〔注〕買穀曰糴。〔疏〕

穀梁傳曰。告。請也。糴。糴也。爾雅釋詁云。告。請也。故告糴為請糴也。○注買穀曰糴。○國語魯語云。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注。市穀曰

糴。說文入部。糴。市穀也。从入。从糴。

何以不稱使。〔注〕据上大無麥禾。知以國事行當言如也。〔疏〕

注當言如也。○舊疏云。正以如

者內稱使文故也。左疏引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于穀。故云如楚乞師。非公羊義。通義云。据內稱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按禮記曲禮云。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言。禮疏引鄭彼注云。有言。謂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

以為臧孫辰之私

行也。〔疏〕

穀梁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又曰。不言如。為內諱也。通義云。實為國使。春秋以其私行之辭言之。按繁露玉英云。故告糴于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諱其辭。以予臧孫辰。以嚮入于齊者。實桓侯為之。而春秋

諱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諱之不同。其實一也。俞氏樾云。為衍文。以臧孫辰之私行者。言以私事行。不以國事行也。今衍為字。失其義矣。下文曰。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可證此文為字之衍。

曷為以臧孫辰之

私行。〔注〕据國事也。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疏〕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一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莊公言國二十八年

年。而無一年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不匱。大夫自私行糴也。〔疏〕

穀梁傳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

皆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委者。周禮遺人職。掌邦之委。稭。注少曰委。多曰稭。對文異。散則通。漢少府有屬官。郡置轉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節貨物。是也。○

注古者至饑乏○校勘記云鄂本饑作飢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新書憂民云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穀梁傳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漢書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又魏相傳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墨子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周書文傳解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注莊公至糴也○繁露玉英云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穀梁傳曰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皆譏莊公言國之久無一年之畜也故深爲諱若大夫之自爲私行告糴也通義云蓋以爲春秋之文非徒見刺譏而已將使後之王者觀於告糴之譏知未荒而備之有道觀於築微之譏知既荒而救之有政觀於大無麥禾之記災又思所以飭已勤民內無色荒外卑宮室崇尚節儉應是而水旱不侵天道若於上農時不違人事盡於下豈有饑饉荐臻之患矣沈氏彤左傳小疏云周禮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會調委之不聞有告糴之禮外傳稱爲古制其始於西周之衰乎逸周書糴匡篇云大荒卿參告糴蓋亦記衰周之制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疏〕

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廡作廡

新延廡者何修舊也〔注〕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疏〕

注舊故也○詩大雅抑云告爾

舊止箋云。舊故也。荀子王制云。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注。舊謂三代故事。○注。繕故曰新。○此是也。穀梁傳。其言新有故也。又定二年傳。言新有舊也。又僖二十年傳。言新有故也。詩。邶風。新臺序。引釋文。引馬注云。修舊曰新。又魯頌閟宮箋云。修舊曰新。左傳。杜注云。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彼以傳文有作字。故如此解。○注有所至曰作。○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穀梁兩傳並云。作爲也。有加其度也。非作也。范注。更加使大。責其改舊制也。左傳。此年亦有作字。彼疏引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廢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按左氏有作字。或後人因僖二十年定二年而增。五行志亦無作字。○注始造曰築。○上築微之屬是也。釋名釋言語云。築。堅實稱也。是也。

修舊不書。此

何以書。〔注〕据新宮災後修不書。〔疏〕

注据新至不書。○成二年。新宮災。三日哭。此後不見修文也。

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注〕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延廢馬廄也。

繁露王道云。新延廄。譏驕溢不恤下也。穀梁傳云。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

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注。凶荒殺禮悉盡。皆貴凶年不宜修也。左傳。僅譏不時。非。○注。不諱至造邑。○上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傳。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此新延廄在大無麥禾後書。故知不諱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尙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尙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功費差輕之義也。○注。延廢馬廄也。○穀梁傳。延廢者。法廄也。注。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廄一閑。言法廄者。六閑之舊制也。左傳云。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是爲馬廄。惟彼以書不時爲異耳。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何以書記異也〔注〕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

之所有〔疏〕

注蜚者至蟲也。○毛本蟲作虫。非穀梁注引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泆有臭惡之行。蓋穀梁家師說。說文蟲部。蠹。臭蟲。負蟊也。段注云。臭蟲下有奪字。當云臭蟲也。一曰負蟊也。畫然二說如

虫部。蠹下之並載三說。春秋秋有蜚。左氏傳曰。爲災。公羊傳曰。紀異。穀梁傳曰。一有一無曰有。五行志所載。劉歆說。蓋演左氏說也。劉向說。蓋演穀梁說也。而何休。范甯皆從之也。許列臭蟲於前。而負蟊次之。許意子政說長也。負蟊與蟊。畫然二物。釋蟲曰。鼠。蠹。蟊也。毛傳同。許同。此一物也。釋蟲又曰。草蟲。負蟊也。毛傳則云。草蟲。常羊也。常羊即負蟊。鄭箋云。草蟲。鳴則阜。蠹躍而從之。是以謂之負蟊也。劉子駿及許之負蟊。即草蟲也。即常羊也。左氏之所以釋蜚也。至於臭蟲。生南越而有於中國。子政之說則然。亦如有蟊。有鷓鴣來巢。皆本非所有。公穀之所以釋蜚也。釋蟲云。蜚。蠹。郭云。臭蟲。負蟊也。攷本草經。蠹。注家云。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一名盧蜚。一名負蟊。郭注亦謂此。而許虫部。蜚下。但言盧蜚。不言蜚也。似許不以盧蜚與臭蟲爲一物。本草之蠹。蟊。非必淫氣所生。劉向所以說經者。又未必蜚蠹也。按廣雅。釋虫云。蠹。蟊。蜚也。又。飛蠹。飛蠹也。即本草之蠹。蟊。別錄云。形似蠶蛾。腹下赤。陶注。形亦似蠹。蟲而輕小能飛。本在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逃爾有兩三種。以作廉蠹。氣爲真。南人亦噉之。唐本注云。此蟲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言下氣。名曰石蠹。一名盧蜚。一名負蟊。則以蠹。蟊之蜚爲春秋之蜚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此蟲氣如廉蠹。故名飛廉。圓薄如盤。故名負蟊。今俗人呼之臭般蟲。其大如錢。輕薄如葉。黃色。解飛。其氣臭惡。蓋即此與。○注象夫至之行。○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蟊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劉向以爲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

被辜董仲舒指略同。穀梁注所引穀梁說亦同。○注言有至所有。○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肯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壺潛于水。麋處于澤。蜚生於盛暑。後世多有之。曷爲亦書於策。周禮與春秋皆經世大典。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苟一官之未備。必一物之爲災。故契爲司徒。所以盡人性。益爲朕虞。所以盡物性。人物之性有未成。故又爲一一設官以成之。周公作六典。孔子修春秋。皆所以盡人物之性。撥亂世而反諸正者也。君子讀春秋。見書多變。則知周禮獸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螟。冬蝻。八月蠨。則知周禮庶氏。翦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蚊。則知周禮蠅氏。壺涿氏之官廢矣。見書鸛鶴來巢。則知周禮誓蕪氏。庭氏之官廢矣。見書獲麟。則知周禮山虞。澤虞。迹人之官廢矣。官失於朝。故變生於野。其官載於周禮。其變著于春秋。

冬十有一月。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疏〕

杜范並云。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是也。

○注國滅至如初。○內女嫁于大夫。不書卒。爲媵亦不書。今從夫人行。故也。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此叔姬其國已滅。而書卒。正以本爲夫人。今雖國滅。猶以夫人禮。恩錄之。故云待之。以初也。隱七年注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此從夫行人者。蓋上四年。伯姬卒後。紀尙未滅。立叔姬爲夫人。國滅後。歸魯。至十二年。歸于鄆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紀伯姬。紀叔姬。一嫡一娣。同繫之紀。嫡貴而娣賤。若是班乎。白虎通曰。伯姬卒。伯姬之娣。叔姬升爲嫡。一說。嫡死不更立嫡。防篡奪也。祭宗廟。攝而已。且媵不聘。不聘爲妾。明不升。兩說並通。後說爲允。禮有攝女君。伯姬死。叔姬攝女君之事。故曰攝女君。謂之貴妾。禮同於嫡。餘妾莫敢並焉。娣不稱歸。又焉能書卒葬。叔姬守節而賢。故與伯姬同書卒葬。紀侯去國。莫審存亡。伯叔二姬。獨詳于冊。春秋所以貴婦人之節也。按白虎通嫁娶云。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是春秋家以嫡死。可以更立嫡。故白虎通又云。嫡夫人死。更立嫡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也。其不更立嫡者。禮家說。白虎通所載。

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者是也。通典引鄭駁異義云：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魯僖得立妾母為人者，乃緣莊公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又云：總麻章，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曰：自天子下至大夫士同，不得三年。魯宣所以得尊其母敬嬴為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皆禮家說。左氏隱元年：繼室以聲子。杜注：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其事，猶不得繼夫人。故謂之繼室。杜氏說經，雖無法，然必劉、賈、鄭服相傳之精意，則嫡死不更立嫡，或古文春秋家說與禮說同與。公羊以春秋改周文從殷質，或與禮經不同。故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為媵也。來歸書者，後為嫡也。亦不以升嫡為譏。蓋今文說如此也。

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疏〕

杜云：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縣。大事

表云：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治西南三十里。齊氏召南考證云：諸縣漢屬琅邪，晉屬城陽，陸氏耀通四書釋故：魯有二防，一是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云：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今山東費縣東北有華城，故華縣也。一是隱十年取防。杜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今西防城在山東金鄉縣西。臧孫紇奔邾，由邾如防，致防而奔齊。防當是琅邪之防，乃邾魯之北，齊之南。按何氏以防為臣邑，則此防或已為臧氏采邑與。○注言及至定矣。○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彼注云：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義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然則都邑言及別公私，故知此言及是君臣邑故也。按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左疏引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皆非春秋垂教之義。通義云：此推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言之。彼特為以邑奔者，或據其私邑，或更竊公邑。故漆閔丘不言及防茲，乃言及別見罪輕重耳。不可通之於城。凡城兩邑，悉有及文，豈必一君邑一臣邑乎。取賈逵之說。按此城二邑外，文十二年：城諸及制。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皆言及。固不必皆有君邑臣邑之別。或此二邑並城，適有君臣之別。故春秋假以示君臣之義。所謂因事見義，不必通之於彼也。舊疏云：所以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可以為王者之法矣。易雜卦傳云：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

有所錯。
是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疏〕

左氏無師字。杜云：將卑師少，故直言次。趙氏坦異文箋云：謹案左氏莊三年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則次爲師，再宿以後之辭。此年經左氏無師字，或脫字，差繆略云：次于成。公羊穀梁作師。

次于鄭，與唐石經異。

按今公羊亦作成。

秋七月，齊人降鄆。

鄆者何？紀之遺邑也。〔疏〕

穀梁傳同。杜云：鄆，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疏引劉賈依二傳以爲鄆，紀之遺邑。釋例曰：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紀侯猶不堪齊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

蓋附庸小國，若鄆鄆是也。知不然者，齊襄雖暴，猶能禮葬伯姬，紀國已滅，僅餘一鄆，爲之附庸，何必不爲齊襄所容？八年而後，桓公方事招懷，何不得獨存之有？通義云：紀之亡二十餘年矣，而鄆猶孤存，蓋其守邑大夫抗節不降，若安陵不入于秦，莒卽墨不下于燕者也。大事表云：今東平州六十里有鄆城集，一統志：章縣故城在東平州東六十里，今爲鄆城集。差繆略云：鄆，左氏作鄆。按注疏本及唐石經左氏亦作鄆，說文邑部：鄆，紀遺邑也。段注云：公穀皆曰：紀之遺也。賈服從之。許說同。杜云：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距紀太遠，非許意也。古紀國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紀城鄆邑當附近。卽昭十九年左傳之紀鄆也。紀鄆者，本紀國之鄆邑，猶齊語紀鄆，謂本紀國之鄆邑也。公穀云：紀之遺邑，與左傳云紀鄆合。杜云：紀鄆在東海贛榆是也。

莊三十年之郭卽此杜分爲兩地非今海州贛榆縣之北七十五里有故紀郭城亦曰紀城按許氏多用左氏說必鄭賈舊義也

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

取之爲桓公諱也〔注〕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服者可也

〔疏〕

注時霸至爲諱○上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有武功又功未足除惡則此注云者決上十年十三年書滅譚滅遂故也○注言降至可也○此解辟取言降之意也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是也穀梁傳曰降猶下也上三年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亦謂不能降齊也此年杜注云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遙以兵威脅使降附彼以爲附庸國故也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注〕襄公服紀以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於取邑〔疏〕

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

書久也又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內取邑書外取邑不書取邑小惡故凡書者皆有爲爾○注襄公至甚也○通義云紀亡二十餘年郭城獨存桓公必將脅之以威屈其志而窮其力以取其土地故不曰郭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郭閔郭而甚桓見乎辭矣是皆所謂諱其文不沒其實者也齊稱人者貶也雖不言取而斥齊人是時未有存亡繼絕之功與之未醕故諱不若滅項之深也深得經義○注月者重於取邑○決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不書月也此書月者惡其盡故重於他取邑也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雖在二月下不蒙上月彼月自爲下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發有日不得不繫之月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

包氏慎言云經

書八月癸亥葬紀叔姬。閏月之二十四日。閏分八月止二百十二。數在得半以上。故可置閏。下有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知時間八月也。劉歆以為八月朔。推歷是年宜閏十一月。癸亥為九月之廿四日。庚午為十月朔。非八月也。穀梁傳曰。不日卒而日葬。閏紀之亡也。舊疏云。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上四年書齊侯葬紀伯姬。傳云。外夫人不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徒葬于齊爾。而此重發之者。正以彼則于齊。此則于叔。故重言之。按內女嫁為外夫人。書葬。此及紀伯姬。襄三十年宋共姬。傳皆為隱辭。紀伯姬。紀叔姬。閔其國之亡。宋共姬。閔其歿於災。恩禮宜皆有加焉。故重錄之。舊疏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俞云。四年傳曰。徒葬於齊爾。解詁曰。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為齊侯所葬。然則此云徒葬乎叔爾。亦是無臣子之辭。非謂不得與夫合葬也。十二年傳曰。徒歸於叔爾。也。豈謂不得與夫同歸乎。可知疏義之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唐志大衍合朔議曰。莊公

〔注〕是後魯比弑二君。狄滅邢衛。〔疏〕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為定期。殷歷雖合。適然耳。非正也。○注是後至邢衛。○釋文作比殺。申志反。魯弑二君。下三十二年子般卒。閔公二年公薨。是也。狄滅邢衛。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垂北。救邢。閔二年狄入衛。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魯二君弑。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劉歆以八月秦周分。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疏〕毛本脫濟字。杜云。濟水。歷齊魯界。而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釋例。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

入海。正義云：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濟南、樂安、齊竟內也。大事表云：水經注：濟水過定陶西東流，濟陰乘氏縣西，分爲二瀆，其南瀆爲荷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其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過東郡壽良縣西界，北經須昌穀城，又東北經盧縣，華不注山、臺縣、管縣、梁鄉、臨濟、樂安，而入于海。杜氏所謂歷齊魯界者，卽東北分流一支，其在鉅野、壽良、須昌，則穿曹魯之境，謂之魯濟。其在穀城以下，則穿齊魯衛之境，所謂齊濟也。鉅野今亦爲縣，屬曹州府。壽良卽今兗州之壽張縣，須昌在今東平州。穀城在今東阿縣，俱屬泰安府。此齊魯分界也。馬氏宗連左傳補注云：按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又北逕清亭東，又北過穀城縣西，又北逕周首亭西。魯濟蓋在微鄉清亭之間，微鄉卽莊二十八年所築郟，公羊作微，清亭卽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此皆魯地，濟水所經，故謂之魯濟。若過穀城，則謂之齊濟。穀卽小穀，與周首亭、王子成父敗榮如處，皆齊濟所經。又案郡國志：濟北國齊地爲多有魯濟，又在濟水以南。通義云：斥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濟，則可謂之我濟，則不可。

齊人伐山戎〔疏〕

杜云：山戎卽北戎。正義曰：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爲一。北平有無終縣。大事表云：今直隸永平府玉田縣治有古無終城。史記注引服虔云：山戎北狄名，今鮮卑也。漢書匈奴傳：山戎越燕伐齊。齊蓋公與戰于齊郊，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齊世家：北伐山戎，離支、孤竹、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韓非說林：管仲隰朋從乎桓公，而伐孤竹，蓋皆此年之役也。方輿紀要：永平府春秋爲山戎、肥子二國，地會支城在府東北，離支卽會支之譌也。孤竹在府南十五里。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注〕据下言齊侯來獻戎捷。〔疏〕

注据下至戎捷○下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是也。

貶。〔疏〕

漢後書西羌傳云：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用公羊義。

曷爲貶。〔注〕据齊侯伐北戎不貶。〔疏〕

注据齊至不貶○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是也。舊疏云。

不道許男者以解齊人伐山戎之故省文。

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注〕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

之甚痛〔疏〕

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注云沈氏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此稱子司馬子宜同操蹙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武億云操古本作躁詩江漢正義引此注躁迫也按蹙當本作威何訓爲痛也是傷威之意考工記

不微至無以爲威速也注引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威也可證鄭本作威又按說文有威無蹙公羊古義云攷工記云凡察車之道不微至無以爲威速也康成云齊人有名疾爲威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疏云鄭氏以蹙爲疾與何別非也古威蹙同音詩小明云曷云其歸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獲菽心之憂矣自貽伊威是威讀爲蹙公羊作蹙故訓爲痛威有蹙音故訓爲疾公羊問答云詩江漢箋云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孔冲遠引公羊傳何注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侯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亦出於彼又免爰箋急者有所躁蹙也按操與躁通鄭作躁切漢書貢禹傳勇猛能操切百姓者可證但孔氏所見公羊本作躁字讀齊叢錄云詩江漢正義引公羊作蓋以躁之爲已蹙矣何注躁迫也免爰鄭注有所躁蹙也義亦本於公羊正義定本作操是後人所改按詩江漢云匪疚匪棘箋云棘急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彼言經陳鄭之間用僖四年左傳義言伐北戎則用此爲說也彼疏引此傳操作躁江漢箋之躁切卽王風箋之躁蹙皆本此之操蹙也○注操迫也○說文手部操把持也貢禹傳注操持也持之急則有逼迫之義廣韻迫急也詩江漢釋文所載箋文作操音七刀反彼正義引本或作慘者誤也免爰釋文云本亦作操沈七感反蓋沈重作慘也躁說文作趨疾也義亦近○注已甚也○禮記檀弓云毋乃已疏乎注已猶甚也又禮器不然則已慤注已猶甚也○注蹙痛至甚痛○蹙當依武億說作威釋文正作威也論語八佾篇喪與其易也甯威禮記檀弓慤斯威皆痛傷之義迫殺之甚故痛傷也詩免爰釋文云蹙子六反本亦作威七厯反江漢箋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疑正義本無切字故申之云是齊桓之兵急躁

之也可證。定本亦同。蓋操賊者。正字也。作蹙作蹙者。別體也。作切者。同聲借字。賈禹傳注。切。刻也。是也。與戚痛微殊。義皆相因。云。詩江漢篇正義引此文。作蓋以躁之爲已蹙矣。操與躁並段字。其正字當作剝。說文刀部。剝。絕也。周書曰。天用剝絕其命。然則剝之爲已蹙者。言齊桓之伐山戎。剝絕之太痛也。故何解爲迫殺之。若操爲操持。躁爲躁疾。並非其義。

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据得捷也。〔疏〕

注据得捷也。○下三十一年來獻捷。故知也。

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疏〕時桓公力但可驅逐

之而已。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山戎者。戎中之別名。行

進。故錄之。〔疏〕

舊疏云。謂軍人衆寡相敵者。不謂將之尊卑等。是以僖二十八年。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之屬。雖君與大夫。亦言戰矣。此山戎力不等敵。桓公可驅之爾。故不言戰。

○注時桓至而已。○詩小雅六月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傳言逐出之而已。正義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太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玁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並引此傳云。時齊桓力但可驅逐之而已。與此同。繁露精華云。春秋慎辭。謹於明倫等物者。是故小夷言伐。而不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注戎亦至仁也。○通義云。胡康侯曰。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辟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桓不務德勤遠。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圖遠略。因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注山戎至錄之。○國語齊語。遂北伐山戎。章注。山戎。今之鮮卑。以其病燕。故伐之。又云。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注。二國。山戎之與也。剝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爲縣。屬遼

西孤竹之城存焉。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民，稱山是由國而氏者也。

公羊義疏 二十五

六四五

公羊義疏二十六

莊三十一年
盡三十二年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注〕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譏者。

爲濱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

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四方而高曰臺。〔疏〕校

記云。唐石經。鄂本。閩本。漱作澣。釋文及注疏同。按十行本。監本。毛本作漱。誤。通義云。十年。宋師次于郎。左傳言自零門出敗之。明耶在南門外。其地有達泉臺。下臨水泉。臺所由名也。故十六年傳云。泉臺者何。耶臺也。未成爲耶臺。既成爲泉臺。○注無垢至語也。○禮記內則注。手洗爲漱。足爲浣。說文水部。澣。濯衣垢也。或作浣。澣。澣也。段注云。澣亦段漱爲之。公羊注。無垢加功曰漱。去垢爲浣。解云。無垢加功。謂但用手斗漱去垢。蓋用足物。故內則云。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鄭云。手曰漱。足曰澣。是也。若然。則澣與澣別。而許不別者。許渾言。何析言也。詩周南箋云。汗。煩也。煩。攪之用功深。澣。謂澣之耳。是則澣對汗言。又分淺深矣。實則何之去垢。卽毛詩之汗。何之無垢加功。又似毛詩之澣矣。舊疏云。既無垢而加功者。蓋亦少有。但無多垢。故謂之無。非全無也。

又取其斗漱耳。澆者舊說云用足曰澆是也。○注禮天至漸也。○舊疏云禮說文也。禮記郊特牲云。壘門而旅樹。注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後漢書注引白虎通云。屏所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近。故內屏。意林引風俗通亦云。天子外屏。令臣下氣泄。亦即不極敬之意。郊特牲疏引禮緯文。作大夫以簾。士以帷。下云。南本及定本皆然。或云大夫以帷。士以簾者。譌也。按廣韻引風俗通云。屏。鄉大夫以帷。士以簾。與此所引禮說正合。釋名釋牀帳云。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幪。廉也。自障蔽爲廉。恥也。則帷簾之制大同。漢書梁平王襄傳。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葦之言。後漢書齊武王纘傳。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取理者遠。而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禮記曲禮云。帷薄之外不趨。疏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鄉大夫以簾。士以帷。外屏門外爲之。內屏門內爲之。邦君樹塞門。是也。臣來朝君。至屏而加肅敬。今言帷薄。謂大夫士也。按薄亦簾屬。左傳僖二十三年。薄而觀之。是也。說文竹部。簾。堂簾也。通俗文。戶幃曰簾。聲類。戶閉也。甘氏星經云。闕。二星在河南。注闕。闕外象魏也。天子謂之闕。諸侯謂之兩觀。天子外屏。梁恩在宮門外。諸侯內屏。梁恩在宮門內。所以別尊卑也。蓋皆防泄慢之義。○注禮天至四時。○舊疏云。皆禮說文。文王受命之後。乃築靈臺。亦是天子曰靈臺之義。正以候天地。故以靈言之。諸侯候四時。故謂之時臺。白虎通辟雍云。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正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御覽引禮統云。所以制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災害。預防未然也。明王者當順承天地。禦節陰陽也。詩大雅靈臺箋云。天子有靈臺。所以觀氛祲。察妖祥也。彼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壘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沼。稱沼曰靈沼。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員如璧雍。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百事

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潔清也。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鄭曰。元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頡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卽辟雍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伏。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按左傳僖五年云。公既視朝。遂登觀臺以望。彼疏引服虔云。人君入太廟視朝。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是則與公羊同。皆以諸侯無靈臺也。若然。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然則作靈臺時。仍爲諸侯。後周公制禮。多因文王。胤建。卽定爲一代天子之禮。如造舟。皋門之類矣。故御覽引禮統云。夏所以爲清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爲清臺。殷爲神臺。周爲靈臺。何。質者。据天而王。天稱神。文者。据地而王。地稱靈。明夏殷無靈臺之稱矣。僖十五年左傳。乃舍諸靈臺。杜注以爲周靈臺故址。其卽伐崇後所作與。又按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靈臺。彼爲陵墓之名。自取神靈義言之。與此別也。○注登高至爲也。○孟子梁惠王篇。無非事者。趙注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彼爲孟子述晏子語對齊宣王。時宣王遊雪宮。謂孟子曰。賢者亦有此樂。明以登高望遠爲樂。故孟子引以箴之也。○注四方而高曰臺。○詩大雅靈臺篇。經始靈臺。毛傳。四方而高臺。曰

夏四月。薛伯卒。〔注〕卒者。薛與滕俱朝。隱公桓弑。隱而立。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就也。〔疏〕

注卒者至就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小國卒例不合書。而今書之。故解之爾。薛與滕俱朝。隱公者。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是也。滕朝桓公。桓二年書。滕子來朝。是也。通義云。卽隱之篇。所稱薛侯者。伯其本爵也。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而卒之。則加錄已明。

故不復褒也。克卒名而不日，宿男日而不名，於滕薛不日又不名者，來親隱緩恩殺。按隱元年注云：不言先者，亦為所褒者。德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故薛知去惡就善，得加錄也。桓弒釋文作桓殺，音申試反。

築臺于薛〔疏〕

杜范並云：薛，魯地。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方輿紀要云：薛陵城在東平陽州穀縣西南。史記田齊世家：威王七年，衛伐我，取薛陵。又威王語阿大夫，衛取薛陵，子不知，蓋其地與阿近。沈氏欽韓左

傳補注云：以下文築臺于秦例之，莊公侈心遠略，必非滕縣之薛城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注〕禮，諸侯之觀不過郊〔疏〕

注禮諸至過郊。通義云：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

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吉行五十里，朝行暮返也。此注諸侯之觀不過郊所本。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注〕戰所獲物曰捷〔疏〕

說文手部：齊人按三傳俱無說，恐許書誤。注戰所至，曰捷。穀梁傳：軍得曰捷。又僖二十一年彼傳云：捷，軍得

也。杜云：捷，獲也。按捷有勝義，戰勝所得，故亦曰捷。

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注〕据齊未嘗朝魯，威我也〔注〕以威恐怖魯也，如上

難，知為威魯書之〔疏〕

國語吳語：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以威加人，即恐怖義。注以威恐怖魯也。說苑權謀篇：齊桓公將伐山戎，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

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魯。管仲曰不可。此威我之所由來與。且山戎在北。齊又在魯北。無緣行至魯境。蓋爲威魯。故遷道過我與。○注如上。至書之。○卽上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捷。故知爲威我書。

其威

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注〕旗。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爲陳者。旗獲。建

旗縣所獲得以過魯也。不書威魯者。恥不能爲齊所忌難。見輕侮也。言獻捷繫戎者。春秋王魯。因

見王義。古者方伯征伐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於王者。楚獻捷時。此月者。刺齊桓

僑慢持盈。非所以就霸功也。〔疏〕

注。旗軍至有色。○禮含文嘉云。牙旗者。將軍所建也。旗有九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旟。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黃帝

出軍決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方。赤牙旗引住南方。白牙旗引住西方。黑牙旗引住北方。黃牙旗引住東。墨子旗幟。篇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是各有色也。軍幟釋文云。木又作織。校勘記云。疑當作軍幟。本又作織。同。毛詩禮記周禮注。旗幟字皆作幟。按詩小雅六月云。織文鳥章。箋云。織。微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周禮疏引作幟。文鳥章。鄭彼注並作微幟。左傳昭二十一年云。揚微者。公徒也。杜云。微。幟也。蓋本字作幟。所以題別衆臣也。或作織。漢書食貨志。治樓船十丈餘。加旗幟於其上。或作幟。史記淮陰侯拔趙幟。樹漢赤幟。是也。按。微幟之用有三。一爲在朝所用。禮覲禮。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旂而立。稽命徵云。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首。而微織之制無明文。鄭注大司馬云。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爲之。是在朝與在軍同。所異者在朝不畫雲氣耳。墨子旗幟云。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此其制與。亭尉大夫之職。不知天子諸侯之異同也。其一用之於喪禮。禮記檀弓。銘。明旌。

也。以死者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其一用之於軍禮，軍禮之幟有二：一則負之於肩，文選西京賦：戎士介而揚揮，辭注：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揮微同也。國策齊策：章子乃變其微章，是也。一則被之於衣，周禮大司馬職：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注：被之以備死事。墨子旗幟云：吏卒男女皆荷異衣章，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右軍於右肩，中軍置之胸，皆是也。此注云：軍幟蓋兼之矣。禮記大傳：殊徽號，注云：旌旗之細。又周禮：司常各有屬。注云：屬，謂徽識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又注皆畫其象焉。百官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衣緇，長半幅，頰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然則徽幟蓋皆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書名於末，廣三寸，如明旌然。司常所載，在朝之幟，大司馬所載，軍中之幟也。○注與金至陳者。○管子兵法篇：一曰鼓，鼓所以住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波；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是與金鼓俱舉。士卒望而爲陳者也。禮記曲禮云：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又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注：載，謂舉於旌首以儆衆，是皆爲士卒望，故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也。何以幟說旗，統旗幟言之，非專謂幟也。下云建旗縣，所獲得以過魯，可證。○注旗獲至魯也。○穀梁傳曰：戎救也，彼疏引一解云：齊侯此時克山戎，并得胡豆來，故傳云戎救，謂克戎之救。齊侯此時并得戎救，按管子戒篇云：出冬蔥與戎救，布之天下，似戎救亦伐戎所得與。說苑權謀又云：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伯主之道。君之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蓋亦獻捷之一也。然則齊侯此獻，亦以威魯，亦所以修好與。俞氏樞平義云：閔二年左傳，佩衷之旗也。杜注：旗，表也。然則旗獲

而過我。謂表陳其所獲之物而過我也。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王注曰。表。謂表陳其狀也。是其義也。蓋旌旗之屬。本所以表示行列。國語晉語。車無還表。章注。表。旌旗也。故旌與旗並有表義。僖二十四年左傳。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杜注並云。旌。表也。旗之爲表。猶旌之爲表也。若旗獲而過我。爲縣所獲於旗。豈旌君以徇於國。亦將縣之於旌乎。又旌旗謂之章。晉語。變弗聲。章弗能移也。注。章。旌旗也。而章亦有表義。詩抑篇。維民之章。毛傳。章。表也。學者習知旌表章表。而尅知旗之爲表。故於此傳。旗獲之文。失其解矣。按。如舊解。義自得通。○注。不書至侮也。○解經書。獻義。言獻則非成。所以深諱見輕侮也。○注。言獻至王者。○左傳云。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周禮玉府云。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是獻爲尊辭。諸侯有四夷之功。獻捷于王。今託王于魯。故爲齊侯獻捷文也。通義云。實威我。而言來獻戎捷。尊內文也。舊疏云。注言獻捷。繫戎見王義。正決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所繫矣。又云。格。猶距也。謂與交戰而距王。今人謂不順之處爲格化之類。意謂方伯奉王命征伐不道。諸侯有不順者。誅絕之。大司馬職。所謂以九伐之濼。正邦國。注。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者是也。○注。楚獻捷時。○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是其事也。○注。此月至功也。○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誤。驕慢恃盈。按解云。持盈者。謂自持盈滿之道。閩監。毛本疏亦誤。恃矣。十行本修改者。驕亦作驕。繁露滅國下云。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

秋。築臺于秦。〔疏〕

杜云。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范縣南三里。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于秦是也。續漢郡國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卽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道記。在縣西北。

是也。一統志。古秦亭在曹州府范縣南二里。按諸家皆宗左氏杜說。公羊以爲臨國。則爲國內街市地名。非都邑矣。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注〕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爲國。明皆不當臨也。臨。社稷

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也。〔疏〕

繁露王道云。築臺驕溢不恤下也。又云。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為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耶。此皆內自強從心之敗。已見自強之敗。尙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又云。觀乎魯莊之起臺。肆驕奢淫泆之失。國語楚語云。伍舉曰。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氣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稽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于是乎為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寮之服。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並築三臺。故與此違。故書以示譏。○注言國至臨也。○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位。右社稷。左宗廟。宗廟社稷。皆在雉門內。與朝廷近。故皆為國宗社祭祀所在。朝廷政治所出。故皆不當臨。

冬不雨。何以書記異也。〔注〕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疏〕注京房至物也。○漢書藝文志易云。十五篇。京氏段嘉十二篇。又京房傳。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濕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此所引當災異六十五篇中語也。又五行志云。庶徵之恆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零祀謂之大零。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

冬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

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疏〕

注京房至物也。○漢書藝文志易云。十五篇。京氏段嘉十二篇。又京房傳。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濕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此所引當災異六十五篇中語也。又五行志云。庶徵之恆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零祀謂之大零。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

十五篇。京氏段嘉十二篇。又京房傳。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濕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此所引當災異六十五篇中語也。又五行志云。庶徵之恆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零祀謂之大零。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

火災。席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按僖三年左傳曰。不書旱。不爲災。蓋不害物也。○注斯祿至物也。○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集解引鄭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然則祿去公室。宣公而後。此注云然者。魯莊蔽於淫泆。夫人不制。二叔專政。權由下出。是亦祿去公室也。僖文之世。君道少振。宣成而後。乃專由季氏矣。五行志又云。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注先是至之應。○比築三臺。上于郎。于辭。于秦是也。慶牙專政。卽上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下三十二年傳云。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然則上言二子脅公。季子不得與于政。下始言授季子國政。明是時慶牙專政矣。五行志又云。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是也。

三十有一年春城小穀〔疏〕

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按今左氏亦作小字。據疏蓋二傳作城小穀。左傳作城穀也。杜云。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范云。小穀。魯邑。大事表云。孫氏

復謂此宜從穀梁注。爲魯邑。曲阜縣西北有小穀城。左傳杜注。謂爲齊邑。爲管仲城之。非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過穀城縣。四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齊桓公以魯莊三十二年城之。邑管仲也。按此猶牽涉杜氏之說。若果齊城之。則非春秋所得書矣。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穀。一書小穀。別於穀也。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爲魯邑。又云。史記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卽此也。按一統志今泰安府東阿縣治。左傳校勘記云。日知錄。據范甯穀梁注。以小穀爲魯邑。而疑左氏之誤。孫志祖云。春秋之言穀者。除炎武所引外。尚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名穀。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謬誤若此。後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此與申無字。

所言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語正合。故杜以為齊邑。又引濟北穀城縣有管仲井以實之。今經傳及注皆作小穀。乃後人據二傳文而誤加之左氏也。惜杜氏手定本已亡。無從校正。按城外邑之見經者。惟襄二年遂城虎牢。上下俱有起文。此若齊邑。不應無傳。上下俱無與齊相涉事。齊桓城穀置管仲。不過列國爵賞之常。夫子何必書之。經若謂魯城之。時魯難未見。管仲存魯之功未見。魯莊無緣為之城。故左氏說不若二傳為得其實。若以左氏傳說左氏經。自宜作城穀為是。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疏〕

杜云。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穀梁傳。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大事表云。今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城。蓋齊宋接壤處。又云。張氏曰。齊不以伯主自

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今山東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山東有梁丘城。與兗州府金鄉縣接界。水經注濟水篇。又東北經梁山城西。地理志曰。昌邑縣有梁丘鄉。春秋宋人齊人會于梁丘者也。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昌邑下云。有梁丘鄉。春秋傳曰。齊宋會于梁丘。一統志。梁丘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二十五里。與金鄉接界。舊疏云。隱八年注云。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為主。明當戒慎之。然則宋公序上亦為齊侯所要故也。通義云。宋序上者。遇禮近者為主。遠者為賓。故使宋主之也。義並通。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疏〕

包氏慎言云。經秋七月有癸巳。麻為八月之六日。

何以不稱弟〔注〕。据公弟叔勝卒〔疏〕

注据公至勝卒。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勝作肸。非。釋文作勝。定十七年書公弟叔勝卒是也。解詁箋云。牙為公弟。經無明文。未可執

問。桓莊之世。大夫皆不卒。因非賢君。假以見所傳聞世恩殺文也。傳當云。其稱公子牙卒何。殺也。解詁當云。据公子慶父不卒。於義為合。按劉說非是。經所不見者多矣。不得以經無明文。傳文即不得執以相問。春秋据百二十國寶書而作。作傳者自必猶見

魯史記知牙爲莊公弟。故上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此卽據不稱弟以問也。傳中所載季友誅牙事。與史記左傳合。固非傳家擬度可知。公弟叔盼。以賢而書弟。叔牙以罪而去弟。各不相妨。不必定據慶父爲難。且慶父亦弟。又出奔而死。亦不得據以難。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注〕據公子買有罪殺之。言刺不言卒。〔疏〕校勘記云。鄂本

下有之。此脫。唐石經之字。剝滅。以字數計之。本有。下疏引傳云。曷爲不言刺之。○注據公至言卒。○卽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云。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是其有罪殺之言刺者也。成十六年乙酉。刺公子偃。不據者。正以無罪。大夫書曰。偃無罪故也。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注〕據叔孫得臣卒不

日者。惡不發揚。公子遂弑也。〔疏〕注據叔至弑也。○卽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是也。彼注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

當誅。今季子發揚牙惡。誅之得正。宜不必諱也。故據以難。季子之遏惡也。〔注〕遏止。〔疏〕注遏止。○爾雅釋詁。遏。止也。注云。以逆相止爲

云。遏惡者。未作而弭之之謂。不以爲國獄。〔注〕不就獄致其刑。故言卒。〔疏〕注不就至言卒。○十行本作致獄。誤倒。依鄂本正。毛本亦誤。通義云。季子之心

不欲彰其事。使國存爲罪案也。按禮記王制云。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又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此皆爲國獄。今牙不然。故知季子不爲也。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注〕季

子過在親親。疑於非正。故爲之諱。所以別嫌明疑。〔疏〕注季子至非正。○舊疏云。季子仁者。不忍用刑其兄。是失事君之道。然則季子之過。在於親其親者。故曰

過在親親。春秋以掩過牙之惡。與周公行誅於兄異。是以疑其非正禮耳。按左傳隱四年云。大義滅親。季子顯滅其親。故疑其非正耳。管蔡監殷。本公所使。作亂在外。不得不與東征之師。聲罪致討。詩豳風鴉鳴傳所云。甯亡二子。不可使毀周室。叔牙始以內亂。繼助慶父奪嫡。罪在隱微。孔子不直誅之。恩義兼盡。故春秋賢而為之諱。所以如其意也。○注故為至明疑。○舊疏云。故為之諱。刺文所以別嫌者。謂諱刺別於親親。失臣道之嫌。明疑者。明於掩惡非正禮之疑耳。按傳義宜謂推季子親親之心。不忍顯揚其罪之。故為之諱。刺言卒者。不以罪見殺然。

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注〕召之於陳。

〔疏〕

注召之於陳。○上二十七年傳云。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於陳而葬原仲也。是時季子在陳也。繁露精華云。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是也。是莊公將死始召之於陳也。

季子至。而

授之以國政。〔注〕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疏〕

注至不至兩書。○舊疏云。謂通例如此。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書其乃復者。

傳云。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彼注云。喪尙不當反。況于疾乎。宣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冬。歸父還自晉。書其還者。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極。聞君薨。家遺壇帷。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注。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昭十四年。隱如至自晉。昭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皆書至者。正由被執而得歸。是以重而書。至猶非正歸當書之例也。閔二年秋。季子來歸。書者。初出亦不書。不得難此也。按。季子如陳。雖通乎私行。書法與尋常出聘同。不書至。仍不兩書之舊也。

曰。寡人即不起此病。〔疏〕

即。猶若也。漢書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是也。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二年。爾即死。十七年傳。我即死。皆宜作若。

吾將焉致乎魯國。〔注〕致與也。〔疏〕

注致與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若云。致到也。又與也。言國將誰與也。

季子曰。般也存。君

何憂焉〔疏〕

經傳釋詞云焉猶乎也詩杜杜胡不比焉儀禮喪服云野人何算焉禮記檀弓云子何觀焉隱元年左傳君何患焉國語先王豈有賴焉公羊傳君何憂焉皆是也般魯世家作斑

公曰庸

得若是乎〔注〕庸猶備備無節目之辭〔疏〕

注庸猶至之辭○說文庸用也古庸與備通詩小雅昊天不備釋文引韓詩作庸是也備爲無節目辭蓋當時語如此按

庸亦語詞莊十四年左傳庸非貳乎傳十五年云晉其庸可冀乎宣十二年庸可幾乎襄十四年庸知愈乎昭十年庸愈乎十二年其庸可棄乎晉語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晉語云庸何傷皆與此庸得若是語氣相似

牙謂我

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注〕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桓公及今

君生慶父亦當及是魯國之常也〔疏〕

校勘記云魯一生一及唐石經諸本同盧文弨曰魯世家作一繼一及裴解引何休云父死子繼兄死弟及疑此傳本作一世一及按生謂己所生

子也及謂兄弟相踵者也傳文不誤魯世家莊公病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通義云世家自魯公以下考公生楊公及幽公生魏公及厲公生獻公及真公生武公及故事則然而季子必不欲立慶父者爲其淫亂爾○注父死子繼曰生○生猶世也國語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史記注引唐固云父子相繼曰世又晉語世及武王注父子曰世列子言子又生孫孫又生子故父子相生爲一世○注兄死弟繼曰及○荀子儒效篇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楊注及繼也謂周公以弟繼兄攝政故曰及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子繼弟及注弟代兄位謂之及也○注言隱至常也○世家云魯之常也注本此爲說慶父也存〔注〕時莊公以爲牙欲立慶父〔疏〕左傳云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世家云叔牙曰慶父在可爲嗣君何憂焉此傳敘公告季友述叔牙語故爲公以牙欲立慶父也

季子曰夫何敢是

將爲亂乎。夫何敢。〔注〕再言夫何敢者。反覆思惟。且欲以安病人也。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疏〕注再言至人也。○舊疏

開故再言夫何敢。使病者意安耳。○注孔子至思義。○論語季氏篇文。舊疏云。引之者。欲言季子反覆思惟。合於君子之道。俄而牙弑械成。〔注〕是時牙實欲自弑君。

兵械已成。但事未行爾。有攻守之器曰械。〔疏〕校勘記云。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弑作殺。云。申志反。注及下親

也。○注是時至行爾。○通義云。此弑械蓋卽謀弑子般者。牙弑不成。廢父成之。○注有攻至曰械。○公羊問答云。問。大傳鄭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莊三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未審何從。曰。三蒼云。械。器之總名。荀子。彼王者之制也。觀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故魯人以楛。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勢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亦有專指攻守之器者。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呂氏春秋曰。蚩尤作兵也。利其械。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鑿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鬪。周禮。天官冢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器械之數。鄭注。械。猶兵也。注與何氏又未嘗不合。蓋望文生義也。按說文。木部。械。桎梏也。一曰。器之總名。孟子。滕文公云。以粟易械器者。趙注。械。器之總名。蓋械本器總名。此云弑械。故注解爲有攻守之器。非械爲兵甲之專名也。故荀子。王制。言喪祭械用。禮記。王制。器械異制。注。謂作務之用是也。季子和藥而進之。〔注〕藥者。酖毒也。

傳曰。酖之是也。時季子亦有械。故能飲之。傳不道者。從可知。〔疏〕左傳。成季使以君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注。藥者。至是也。○杜

注左傳云。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史記注引服虔云。鳩鳥。一曰運日鳥。正義說文云。酖。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鳩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廣志云。鳩鳥形似鷹。大如鷄。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椽實。常居高山巔。晉諸公讚云。鳩鳥食。蝮。以羽翮探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舊制。鳩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為南中郎。得鳩鳥。與王愷養之。大如鷄。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傳。祇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是說鳩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作酖。釋文。酖。本又作鳩。淮南繆稱訓。暉日知。晏注。暉日。鳩鳥也。或作鷄。亦作雲。吳都賦。劉逵注。鳩鳥一名雲日。是也。○注時季至可知。○魯世家云。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鳩。明亦有械。故得劫也。

曰公子〔疏〕通義云。斥呼公子外

之之。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注〕時世大夫

誅不宣揚。子當繼體如故。〔疏〕校勘記云。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笑改笑。疏及下同。左傳云。飲此則有後於魯國。魯世家云。飲此則有後奉祀。是也。○注時世大夫。○舊疏云。欲道古禮。大夫不世

矣。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疏〕左傳云。不然。死且無後。魯世家亦云。不然。死且

無後。蓋以罪顯誅。惡必宣揚。故為衆所戮笑。戮猶辱也。禮記大學云。辟則為天下僇矣。此之謂也。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僂氏。至乎王堤

而死。〔疏〕舊疏云。無僂氏。或是大夫家。或是地名。言飲酖毒之藥于無僂氏矣。舊云。飲之無僂氏者。言飲此毒。不累其子孫。謂當立其氏族也者。非也。按釋文。無本又作巫。其即左傳之鍼巫氏與。通義云。巫僂氏。魯巫官名。僂者之家

也。左傳曰。鍼巫。鍼蓋僂之氏。左傳又云。飲之。歸及。遠泉而卒。未知即王堤否也。舊疏云。王堤蓋地名。公子牙今將爾。〔注〕今將欲殺。〔疏〕注今將欲殺。○殺當作弑。釋文本弑

多作殺。此或沿陸本也。下傳文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可證。

辭曷為與親弑者同。〔注〕辭傳序經辭親躬親也。〔疏〕

注辭傳序經辭。○此解傳

自序辭意。謂經書公子牙卒。無誅殺文。傳云。殺則曷為不言刺之。為季子諱殺。又云。是將為亂乎。是與親弑者同。宜見誅之辭同。○注親躬親也。○禮記祭義云。其親也。愆注親謂身親。又文王世子云。世子親齊元而養。注親自也。

君親無

將將而誅焉。〔注〕親謂父母。〔疏〕

釋文無將如字。或子匠反。非也。史記淮南王安傳。膠西王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

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著。又叔孫通傳。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王莽傳。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越絕書。絞外傳。記易之卜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經傳釋詞云。而猶則也。言將則誅焉。易繫辭傳。見幾而作。言見幾則作也。僖十五年左傳。何為而可。言何為則可也。襄十八年左傳。若可。君而繼之。言君則繼之也。○注親謂父母。○禮記奔喪云。始聞親喪。注親。父母也。聞喪親始死。注親。父母也。說苑敬慎云。不可再見者親也。皆屬父母也。

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疏〕

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是殺世

子直稱君者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是殺母弟直稱君者。皆所以甚之也。僖五年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

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

君臣之義也。〔注〕以臣事君之義也。唯人君然後得申親親之恩。〔疏〕

注以臣至義也。○白虎通誅伐篇。誅不避親戚。何所

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春秋傳曰。季子然其母兄何善爾。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漢書董賢傳云。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後漢袁紹傳云。季友歆獻

而行叔牙之誅。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亦謂君臣義重也。樊儵傳。是以周公誅弟。季子鳩。兄經傳大之。梁統傳。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坐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徐仲山日記。每以季友酖叔牙爲過急。胡氏極頌之。予嘗謂此事。賴公羊解之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其義遂定。且公羊復有俄爾牙弑械成語。則或牙有弑之形。而友始殺之。左傳略之也。蓋危疑之際。不嫌急決。友既以宗卿與聞國政。而二公子之亂。又事連宮闈。苟非驟起制之。則鮮有不蔓延成勢者。故先誅叔牙。以翦其羽。而後慶父繼亂。可反掌定之。此雖季友專決。然亦見季之能善於戡亂。故叔牙之酖。先已誅賊。故子般可不言弑。閔公之薨。既已討賊。則慶父之繼。并可不言卒。此皆夫子書法。一諱國惡。而一卽爲季子諱使之無所歎。於兄弟骨肉之間。所謂隱而斷。刻而能全。以其決也。○注唯人至之恩。○舊疏云。欲道殺世子母弟。所以直稱君甚之之義。言得申親親之恩而不申之。故甚其惡耳。按何氏此注。可息千古疑獄。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兩不相妨。故公族有死罪。王三宥之。有司舉大辟。亦卽人君可以申親親。而人臣不廢法義也。周公誅管蔡。而大誥天下。皆周公辭。無成王語。亦卽此義。

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

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注〕明當以親親原而與之。於治亂當賞疑從

重。於平世當罰疑從輕。莊不卒大夫。而卒牙者。本以當國將弑君。書日者。錄季子過惡也。行誅親

親。雖酖之。猶有恩也。〔疏〕

言行誅乎兄。不顯其罪。使若死於疾然。故曰隱而逃之。謂隱匿之使逃其罪。所以明親親也。○注明當至與之。○舊疏云。明春秋之道。當親其親。而原季子之心。而與之。故善之耳。通義

云。季子大義滅親。變之正也。春秋既善之矣。而又深順其諱文。明乎季子隱之緩之。不得已而後出於殺者。後若倫罔之徒。苟翦骨肉以自利者。乃不得假季子爲口實也。其過惡也。破斧之志乎。其親親也。常棣之志乎。於牙不暴其罪。於慶父不探其情。有愛

兄之心。如季子焉。雖殺兄可也。不然是亂而已矣。曰鄭伯克段于鄆。則其忍于殺弟見。兄公子牙卒。曰公子慶父如齊。則季子不忍殺其兄見。故春秋之立言也。董子所謂能繫心于微而致之著者也。○注於治至從輕。○舊疏云。春秋撥亂之書。是以原其親。而賞季氏。卽賞疑從重也。當所傳聞之世。天下未平。是以升平疑獄。不得不誅。故云於平世乃可罰疑從輕矣。按所見之世。著治太平。至於譏二名。可謂從重之罰矣。故於平世從輕也。僞古文大禹謨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注莊不至弑君。○莊三年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是莊不卒大夫。與桓同也。今牙以當國將弑君。且非實卒。故書之。○注書日至恩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以略之。因示其恩淺。卽隱元年冬十二月。公子益師卒。隱八年冬十二月。無駭卒之屬是也。今而書日。故解之。言錄季子過惡之故。是以詳錄之。穀梁注引何休廢疾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鄭君釋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牙之爲母弟。經無起文。穀梁不傳張三世諸例。所謂穀梁之失亂也。通義云。所傳聞世。內大夫卒不日。已去弟起其刺。故從刺例日也。凡內刺大夫。有罪者日。無罪者不日。非何氏義。范甯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蓋以禮諸侯絕非。而臣諸父昆弟。稱昆弟。則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胥卒。傳曰。其稱公弟叔胥。賢之也。然則不稱弟。自其常例耳。鄭君之說。某所未詳。是亦不以鄭君說爲然。禮記郊特牲曰。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鳩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亦言季友奉君命殺之。以過惡爲義也。酌之猶有恩。謂隱而逃之也。左傳云。立叔孫氏。注云。不以罪誅。故得後世繼其祿。亦卽有恩之事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有癸亥。麻爲九月之六日。十月有乙未。月之九日。十月有乙未。則八月不得有癸亥矣。左氏乙作巳。麻十月無已未。左氏誤。按癸亥九月之五日。乙未

十月之
八日。

路寢者何。正寢也。〔注〕公之正居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在寢地者。加錄內也。夫人不地者。外夫

人不卒。內書薨。已錄之矣。故出乃地。〔疏〕注公之正居也。○穀梁傳。路寢者。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按此路寢非齊及疾不居。本人君聽政之處。禮

記玉藻。所謂退適路寢聽政是也。玉藻又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此外寢即正寢。又祭統云。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疏。外寢。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也。大夫士則於適室。故士喪禮。死于適室。注。適室。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既夕記。士處適寢。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正性情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士喪禮疏云。按喪大記云。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注云。言死者必於正處也。若非正寢。則失其所。是以僖公薨于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是譏不得其正。其平居則在燕寢。亦曰小寢。周禮宮人注。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燕息焉。○注天子至小寢。○周禮宮人職。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按正寢一。天子諸侯不殊。唯燕寢有多少耳。諸侯燕寢二。僖二十年。西宮災。蓋夫人兼寢之西宮也。此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者。謂天子諸侯各有三寢。非謂天子亦止三寢也。禮記昏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疏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曲禮疏。按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蓋據月令。天子所居。每月各異其方而言。當有所傳。喪大記注。君謂之路寢。大夫則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疏。諸侯三寢。一正

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于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唯春秋所記高寢。他經不見。何氏所據。或是禮說春秋說文也。但此所云子居路寢。卽指今君父居高寢。或爲君之父母有故未立者。故喪服爲君之父母制服也。妻從夫寢者。謂進御于君。曲禮疏所云。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則與諸禮文亦通。又按喪大記疏引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解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者。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夫寢。皆婦人共視之。是亦婦人不死于男人之手也。按服虔注左傳。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比君路寢爲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注。高寢。路寢。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按周禮掌王之六寢之修。何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同。按何氏所據。或異代禮。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故與周制不必強同。亦無庸偏非也。如何義。則定公之薨。高寢。僖公之薨。小寢。及此之薨。路寢。皆得正。其文之薨于壘下。葬之薨于楚宮。皆爲失處。不言譏。而失禮自見矣。舊疏云。父居高寢者。蓋以寢中最尊。若父子並薨之時。父殯于高寢矣。其嗣君亦薨。乃居於路寢。若其孫又薨。則從王父母小寢。所以不再言母者。妻從夫寢故也。其夫人若存。定居于寢內之三宮矣。若非有並喪。則三寢之中。科薨其一。而謂路寢處公之正居者。以其始正之常處也。按此蓋論生時所居之禮。舊疏專主殯言。恐泥。○注在寢至內也。○舊疏云。正決外諸侯之卒不地故也。其宣十年。晉侯黑臀卒于扈。書地者。當又自解也。○注外夫至之矣。○外諸侯之卒不地。魯公書地。爲加錄。外夫人不卒。夫人書薨。卽加錄。故不必更錄地矣。鄂本地下有者字。據補。○注故出乃地。○僖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是也。夷爲齊地。故出乃地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疏〕

左傳乙未作己未。趙氏坦異文箋云。謹按釋例春秋長歷。莊公三十二年十月戊午朔大。又云十月己未二日。則十月不得有乙未。乙未爲十一月八日。公穀作乙未。字之誤。按杜

氏長歷。不可取以說公羊。繁露楚莊王云。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是公羊作乙未。

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注〕据子赤不言子赤卒。〔疏〕

注据子至赤卒。○文十八年子卒傳云子卒者執謂謂子

赤也。是也。君存稱世子。〔注〕明當世父位為君。〔疏〕注明當至為君。○白虎通爵篇。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又云。所以名之為世子何。欲其世世不絕也。卿大夫以下

稱嫡子。喪服。大夫之適子。是也。為諸侯世大夫不世故也。在喪諸侯之子亦稱適子。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是也。天子諸侯之子。統謂之太子。王制云。王太子。檀弓云。太子申生。以古世或作太故也。其冢子則上下通稱。故內則云。其非冢子。則降階一等。注

言天子以下。至於庶人。是其通稱矣。若然。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彼君薨仍稱世子者。彼疏云。以其別於庶子。又用世子之禮。皆殯。故雖君薨。仍稱世子。異於春秋之例也。舊疏云。內外同矣。而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不言世子者。彼注云。不以世子正稱

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是也。君薨稱子某。〔注〕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名者。尸

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疏〕注緣民至名也。○白虎通又云。父歿稱子某何。屈於尸柩也。曲禮疏云。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未葬稱子某也。通義云。

按顧命。逆子釗。惟未殯前稱之。周禮之文也。經於子般子野。既殯未葬。猶稱名。當哀也。春秋之質也。按諸侯即位未葬。稱子某。若出會諸侯。亦稱子。僖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則非出會而稱子某。

為尸柩尚在明矣。故為君前臣名也。若然。曲禮云。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子小子。注。避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又曰。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注。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與此異者。彼疏引焦氏問。按春秋君在稱世子。君歿稱子某。既葬稱子無

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子某也。大夫之子稱未聞。孔疏又以稱嗣子某或殷禮也。其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者。文九年傳。文子者。嗣君之稱。稱子。明其嗣父。稱某。明尸柩尚存。猶君前臣名也。其施之民臣。則但稱子矣。

既葬稱子〔注〕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疏〕

注不名至子也。先君已葬更無所

屈。故不須名。猶不稱公者。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仍稱子也。緣終始之義。二語。亦文九年傳文。曲禮疏云。既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通義云。六月癸亥。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也。白虎通又云。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攷云。春秋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以孟子證。則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為世子。是君薨亦稱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為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為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曰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兩稱為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行蹤亦略可觀矣。按世子謂然友語。緊承滕文公下。猶之曾子問君薨下稱世子也。至於子之身語。出於臣下。雖在未葬前。不得直稱君名。故亦止曰子。稱名者為其在尸柩前自稱之詞也。又按禮記雜記云。君薨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待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彼疏謂鄭用左氏義。按通典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未踰年。不出竟。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是也。又云。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出。稱爵。蓋左氏義。以出朝會則稱爵。鄭引宋子證。未踰年稱子之義。則所用者公羊義也。

踰年稱公〔注〕

不可曠年無君〔疏〕

注不可曠年無君。○文九年傳文。白虎通云。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

吉也。禮記坊記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然則踰年稱君者。臣子之辭。若其自稱。於三年內皆稱子。故周襄王於文八年崩。至九年。毛伯來求金。頃王不稱使。傳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

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矣。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是也。曲禮疏云。踰年稱君者。則僖公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卽位。是踰年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稱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氏云。稱世子者。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成舍爲君。惡商人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書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氏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事之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于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而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者。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從上以來。皆公羊之義也。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卽位之禮。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其出會未葬之前。稱子。故僖九年。左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踐土之會。陳共公稱子。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里克弑其君卓。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者。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是直以春秋爲史策常書。絕無權衡義例。最不可通者。文十八年。子卒。注。謂史官畏襄仲。不敢稱君。夫至孔子作春秋。猶畏襄仲。不敢書君與。

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注〕据定姒俱稱卒書葬。〔疏〕

注据定姒書葬○卽

定十五年。秋七月。書定姒卒。下九月。書葬定姒。是也。蓋以哀公卽位未踰年。定姒當未稱小君卒葬。並書。今子般不然。故据以難也。

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注〕則立

廟也。廟則書葬。〔注〕錄子恩也。〔疏〕

注錄子恩也。○隱十一年傳。葬生者之事也。故書葬卽有廟。錄子恩也。

無子不廟。不廟則不

書葬。〔注〕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稱卒不地

者降成君也。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疏〕

通義云。明無子本不書葬。縱討慶父。猶不書葬。就爲子野發通。

例也。葬從恩錄。無子者恩殺。且葬當舉證。不廟則無證。不可得書也。有子者當爲之作證。列於五廟。義已嗣統。與子不得立立孫者殊也。○注未踰至君也。○示毛本誤是舊疏云。喪服不杖期之內有爲君之長子。臣下猶服之。況爲嗣君而言無服者。正以爲長子之時。其臣下從君而服之。若其爲嗣君。則無從服之義。是以知其無服矣。作君長子之時。其臣皆吉。故得爲之服期。若作未踰年之君。臣下皆爲前君服斬。留得更爲之服。若還服期。卽是廢重服。輕若爲斬衰三年。卽違一年不二君之義。故也。按疏論極洽。通典引異義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駁曰。未踰年君者。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不證。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尙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十九以下。未踰年之君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又引異義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卽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按。禮不得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鄭元按。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是鄭從公羊義也。按如注義。臣下無服。示一年不二君。義起於未踰年爾。而傳文分別有子無子。設未踰年君死而有子。則爲之如成君乎。是不可解。故解詁箋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閔繼弒君。臣子一例也。禮。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謂大夫士制也。世子主喪。而殤皆正體。禮所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也。不稱公赴於天子。命之後而不賜證。未成君也。耐於祖廟。而以君父之服服之。繼

統之義也。其支子之殤，與無後者，不得耐也。子般不書葬，未成君也。豈無子之謂哉？是其義矣。○注稱卒至君也。○舊疏云：隱公、閔公皆是成君，而亦不地，故隱十一年傳云：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彼注云：不忍言其僵尸之處，今子般亦殺死，正合不書地，而言降成君者，欲道好死者，亦不書地，所以降成君故也。其好死者，即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按此道春秋通例。○注日者，至赤也。○此亦道春秋書日通例也。隱十一年注云：公薨，主書者，為臣子恩痛之，是內與書書薨與卒，皆為臣子恩錄之也。子般殺，不去日見隱者，所傳聞世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云：子卒者，孰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然則此為所傳聞世，恩殺于子赤，故忍言日也。

公子慶父如齊〔注〕如齊者，奔也。是時季子新酖牙，慶父雖歸獄鄧扈樂，猶不自信於季子，故

出也。不言奔者，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疏〕

注如齊者奔也。○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注是時至出也。○舊疏云：其歸獄鄧扈樂事，見閔元

年傳。蓋慶父歸罪于鄧扈樂，猶司馬昭之殺成濟然。季子雖不變，究不能自安焉。○注不言至其罪。○即閔二年傳云：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又云：慶父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焉。注：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弑，而不變正其真偽是也。通義云：推其事，慶父弑般，本欲自立，國人不敢懼而走之齊，但假國事以行，故舊史言如耳。春秋因而不變者，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也。後出奔莒，不復諱者，正其罪也。子般歸獄于鄧扈樂，季子親親，不探其情，及其再弑閔公，罪益大，乃拒奚斯之請而誅焉。季子之治慶父，先以仁，後以義，春秋所賢也。故季子諱之，亦諱之。季子罪之，亦罪之也。

狄伐邢〔疏〕

杜云：邢國在廣平襄國縣。大事表云：僖二十五年，衛滅邢，後入于晉。今為直隸順德府之邢臺縣。後以賜申公巫臣，為邢大夫。說文：邑部，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按漢書地理志：趙國襄國，故邢國。續漢志：襄國，故城在

公羊義疏 二十六

順德府城西南與河內絕遠。河內之邢蓋卽春秋之邢。且與。又云。按自宣十五年以前。凡單者皆赤狄也。其別有六。曰東山臯落氏。曰廐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

公羊義疏二十七

閔元年

盡二年

閔公〔疏〕

十行本有春秋經傳解詁閔公第四校勘記云唐石經下有附莊公卷四小字今據以分卷按二年注云繫閔公篇于莊公篇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當仍附

莊公第三末校勘記又云十行本又有閔公二大字下有起元年盡二年六小字閔監毛本脫史記魯世家先是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姊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華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爲

滑公釋文閔公名啟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云名開證法在國遭難曰閔左氏疏引世族譜云名啟方漢景帝諱啟啟開因是而亂杜譜云啟方從世本文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注〕復發傳者嫌繼未踰年君義異故也明當

隱之如一〔疏〕

釋文繼弑申志反校勘記云當本作繼殺僖元年繼弑同又此二年弑音試下及注同當本作殺音試○注復發至如一○莊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

也此傳義與彼同復發此傳故何解之也穀梁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成君與未成君雖異受國者視之如一明臣子皆當隱痛之矣舊疏云莊公繼弑弑是齊侯閔公繼弑弑是慶父何氏甯知不

嫌此異而知為所繼之君成與不成者。正以解即位之義。欲道後君痛其見弑。不忍即其位處。明據恩之淺深。無弑者內外之義故也。

孰繼〔注〕據子般弑不見〔疏〕

注據子至不見○莊三十

二年書子般卒故。

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此弑字磨改。當是本作殺。按此作殺非也。魯世家。斑長。悅梁氏女。往觀。圜人舉自牆外與梁女戲。

斑怒。鞭擊。莊公聞之。曰。舉有力焉。遂殺之。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十月己未。慶父使圜人舉殺公子斑。與左傳同。

殺公子牙。今將爾。〔疏〕

孔氏廣森本今作本。云本舊作今。據釋文。出本將音。則陸

氏本作本。上傳云。今將爾。此傳云。本將爾。義各有施。作本字者長。今從陸氏。下同。

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

〔疏〕

言將者。事未形而意先至。故殺之以絕其萌。所以止亂也。

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

道也。〔注〕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疏〕

繁露王道云。魯季子之免罪。吳

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通義云。將而縱之。是與成其弑也。既已弑矣。不及得救。季子以愛兄之道。受逸賊之過。其幾於仁乎。○注季子至首匿。○周禮大司寇職。以八辟麗邦。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公羊古義云。漢書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鹽鐵論周秦云。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唐律疏義名例篇云。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小功以下相隱。凡三人三等。是親親得相匿也。又云。即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為首。及相告言者。聽如罪人自首法。是親親

得相首也。今律有犯罪自首條。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爲之首。及彼許發互相告言。各如自首法。小功總麻親首告。減罪三等。無服之親。減一等。又有親屬相爲容隱條。凡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妻之父母。女婿。孫之婦。夫之兄弟。兄弟妻。有罪相爲容隱。奴婢。雇工人爲家長隱。皆勿論。按唐律又云。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今律親屬首告者。正犯俱免罪。則亦不用容隱律。此慶父弑君。季子得從議親之辟者。謀叛。謀反。謀大逆。始謀尙未成。當先絕其惡。殺公子牙是也。慶父事已成。獄有所歸。亦卽因之推親親之義。聽其出走也。下文舍于汶上。使公子魚請。亦不可令入矣。○注當與至有差。○宣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則得臣知遂謀逆。不宜容隱。致成其弑。故貶去日。季子因不可及。又獄有所歸。不探其情。故與得臣有差也。按注云有差。亦止謂差於得臣耳。弑君之賊。雖曰親親。究難舍縱。季子之不探其情。似亦未能全謂無過。故解詁箋云。得臣黨遂弑赤。季友知賊不誅。坐視子般。閔公之弑。以成其立僖之功。春秋褒其功而誅其意。於不書葬閔公。殺慶父見之。弑君之賊。豈得援親親首匿之律哉。劉氏此論甚正。

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疏〕

左傳作圍人犖。史記同。彼注引服虔左注云。圍人堂養馬者。犖其名也。盧氏文弼鍾山札記云。扈與左氏圍人同義。鄧當其姓爾。通義云。養馬者曰扈。見宣十二年注。然則扈卽圍也。周禮圍人堂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左傳。馬有圍。牛有牧。是也。犖樂聲同。

也。盧氏文弼鍾山札記云。扈與左氏圍人同義。鄧當其姓爾。通義云。養馬者曰扈。見宣十二年注。然則扈卽圍也。周禮圍人堂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左傳。馬有圍。牛有牧。是也。犖樂聲同。

曷爲歸獄僕人鄧

扈樂。〔注〕据師還也。〔疏〕

注据師還也。○卽莊八年師還是也。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舊疏云。莊八年。尊者使師滅同姓。而歸善於師。今則尊者使

樂殺子般。而反歸惡於樂。故難之。

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亦作于。按當作於。疏中毛本改於舊疏云。卽左氏傳云。零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

圍人犖自牆外與之戲也者。得與此合。魯世家云。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圍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按左氏謂爲女公子。則非梁氏女。故杜云。子般妹。彼傳止言與之戲。杜云。以慢言戲之。似與此淫異。然以國君女公子而圍人敢與之戲。則淫可知。曾者。玉篇

云才登切。經也。廣韻同。羣經音辨。曾嘗也。樂嘗淫于宮中也。

子般執而鞭之〔疏〕

左傳云。子般怒。使鞭之。世家云。斑怒。鞭犖是也。

莊公死。慶父謂樂曰。

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疏〕

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魯世家。季友竟立子般為君。如莊

公命侍喪。舍于黨氏。慶父欲立哀姜。婦子開。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校勘記云。釋文作盍殺。唐石經此弑字磨改。亦本作殺。按此作殺是也。按時般已為君。作弑亦可。

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

焉〔注〕殺鄧扈樂不書者。微也。季子至而不變焉〔注〕至者。聞君弑。從家至朝。季子知樂

勢不能獨弑。而不變正其真偽〔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及諸校本同。惠士奇說。易由辯之不早辯。釋文載荀爽古文。辯作變。棟案。變即辯也。猶言不探其情。古變辯通。漢書鄒陽傳。魯公子慶父。使

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是也。○注至者。至真偽。○通義云。至者。自陳至也。即下季子來歸是也。按左氏云。成季奔陳。何氏所不取。史記注引服云。季子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蓋不變而出焉。

齊人救邢〔疏〕

穀梁傳。善救邢也。注。善齊桓得伯之道。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疏〕

包氏慎言云。夏六月。經有辛酉。歷為七月之九日。按宜八日。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注〕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彊齊。恐為國家禍亂。故

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下書歸者。使與君致同。主書者。起託君也。〔疏〕左傳作落姑。杜云齊地穀。

梁釋文。洛姑。一本作路姑。路洛音義通。顧氏炎武唐韻正十九鐸。落。慮各反。古音路。漢書楊雄傳。虎路三峴。晉灼曰。路音洛。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平陰縣界。沈氏欽韓云。落姑。卽薄姑。聲之緩耳。在青州博興縣東北十五里。○注。故季至此盟。○下云。季子來歸。故知其如齊也。大夫出入不兩書。故不書季子之如齊也。莊三十二年。杜注云。閔公年八歲。是年九歲。未知國事。故知季子如齊。奉閔公託齊桓也。○注。下書至致同。○舊疏云。正以大夫歸例不書。而下經書歸。故如此解。○注。主書至君也。○舊疏云。謂主書此盟。又下文卽書季子來歸者。欲起季子託君于齊侯矣。所以不書公至自洛姑者。桓之會不致故也。左傳以爲請復季友。劉氏逢祿左傳攷證云。閔公時年八歲。安得能爲此。何邵公言得其實矣。按如左氏以季友奔陳。何爲請之齊侯與。

季子來歸。

其稱季子何。〔注〕据如陳名不稱季。卒不稱子。注据如至稱子。○見莊二十七年。僖十六年。賢也。〔注〕嫌季子不探

誅慶父。有甚惡。故復於託君安國賢之。所以輕歸獄。顯所當任。達其功。不稱季友者。明齊繼魯。本

感洛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疏〕說苑尊賢云。國家憎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注。嫌季至賢之。○舊疏云。嫌有趙盾不誅趙穿。而獲弒君之惡。故

曰甚惡也。通義云。先君之母弟稱季子。王季子是也。莊公之篇。友未稱弟。今以過惡功大。故特從先君母弟之貴稱之。顯其賢也。後不恆書季者。其率師盟聘。並以君命。君前臣名。以是內臣與王季子來聘。得從內錄尊敬辭者異。故但於來歸及卒此二事不

繫君者字之而已。○注所以至其功。○舊疏云。所以輕歸獄者。欲輕季子往前。縱慶父歸獄之過。顯所當任。謂書季子來歸。明託君而還。欲顯當存國之任。言達其功者。欲達其存國之功矣。○注不稱至其事。○決僖十六年卒。書季友也。下二年齊高子來盟。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是高子存魯。故稱子以起其喜。惟齊之所以遣高子存魯。由此季友洛姑之託。故亦書子以喜之。故爲與高子起其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季子貴之也。下齊高子來盟傳亦曰。其曰高子貴之也。亦見二文相起。

其言來歸何。〔注〕据召歸不書。隱如言至。〔疏〕注据召歸不書。○莊公三十二年傳云。莊公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彼注云。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是也。○注隱如言至。○昭十四年。隱如至自晉是也。喜

之也。〔注〕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而變。至加錄云爾。蓋與賢相起。言歸者。主爲喜出。言來者。

起從齊自外來。盟不日。公不致者。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疏〕注季子至云爾。○左傳。季子來歸。嘉之也。杜云。季子志於社稷。

爲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後漢書龐參傳。季子來歸。魯人喜其舒難。○注蓋與賢相起。○舊疏云。謂稱字所以賢之。變至言歸。所以喜之。亦起其賢。故與賢相起。○注言歸至外來。○解所以不言至言來歸義也。季子會齊侯洛姑。無明文。書來以起其自齊來也。○注盟不至之也。○見莊十三年傳。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

之齊〔注〕据欒盈出奔楚還不繫楚〔疏〕

注据樂至繫楚。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襄二十三年，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不繫楚也。公子慶父亦出奔齊，而還繫齊，故

解之外之也〔疏〕

繁露玉英云：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又順命云：公子慶父，罪不當繫國，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穀梁傳曰：其曰齊

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注不目，謂不言公子慶父，皆謂絕去公子之親以外之也。通義云：慶父既以罪去，則當進諸齊，絕其公族，便常爲齊人，不當復來。故變文不言自齊來，而繫齊於上，以見義也。左氏不達春秋微意，因譌爲齊仲孫湫來省難。彼未知高子來盟不言使，我無君也。此時我有君，令實仲孫湫，必無不言齊侯使者也。故知左氏誣爾。按：仲孫奔齊，天下之惡一也。齊桓宜卽代魯行誅，不至閔公又弑。今書自齊來，蓋亦有貴齊之義。穀梁傳曰：其言齊，以累桓也。注言相容，故有罪得聖人之義矣。

曷爲外之〔注〕据俱出奔遠也〔疏〕

注据俱至遠也。校勘記云：鄂本遠作還，諸本皆誤。當訂正，謂與欒盈俱出奔，又俱還本國也。

春秋爲尊

者諱〔注〕爲閔公諱受賊人也〔疏〕

此道春秋通例。注家但就本事解之爾。說文言部：諱，忌也。又，諛，誠也。玉篇：隱也。忌也。史記秦始皇紀：秦俗多忌諱之禁。戰國策：罰不諱強大。注：諱，避

也。通義云：爲尊者諱，諱所屈也。內不言敗，盟大夫不稱公之類是也。○注爲閔至人，也。○隱十一年傳：君弑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仲孫復歸，公與有素焉，故爲之諱。

爲親者諱〔注〕爲季子親親

而受之故諱也〔疏〕

通義云：爲親者諱，諱所痛也。弑而曰薨，奔而言孫之類是也。漢書梁王襄傳：谷永上疏曰：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注爲季至諱也。○上云：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

之道也。此推季子親親之故而諱焉。**爲賢者諱〔注〕**以季子有過牙不殺慶父之賢。故爲諱之。**〔疏〕**通義云。爲賢者諱。諱所過也。諱與譏

之爲用一也。其事在譏之限。其人在尊親賢者之科。然後從而諱之。三者道通例耳。此則主爲賢者諱也。漢書師丹傳。君子作文。爲賢者諱。○注以季至諱之。○通義云。慶父懼討。久稽於齊。聞季子至而不變。乃肆志復入。季子不探其情似也。聽其來。抑過矣。書曰。齊仲孫來。爲前於弑惡其來。爲後之弑痛其來。爲季子之受惡人諱其來。是以外之之甚也。變言仲孫者。斥慶父則非諱意。按弑君之賊。人人得誅。季子蔽爲親親。爲之隱忍。致君再弑。季子不能無過。徒以有敵牙過惡之功。後又相僖定亂。此實親親之過。夫子所謂親過知仁者。故春秋爲從爲賢者諱科與。**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注〕**以史記氏族爲春秋。言古謂史記

爲春秋〔疏〕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女爲氏。故有子女子也。稱子者。隱十一年。子沈子注云。著其爲師也。○注以史至春秋。○舊疏云。謂以史記人之氏族而爲春秋。按氏族春秋之一。此明齊無仲孫。故舉氏族言之。漢書

藝文志。春秋家有世本十五篇。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是也。○注言古至春秋。○言舊名史記爲春秋也。劉知幾史通一云。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二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于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按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與。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指此也。是古者歷國史記。皆號春秋也。又云。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是則言古以對夫子之春秋。不僅如史記然也。孟子離婁下。魯之春秋。趙注。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亦謂古春秋也。**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注〕齊有高國崔魯有仲孫氏亦足以知魯仲孫言仲孫者以後所氏起其事明主書者賊不宜

來因以起上如齊實弑君出奔〔疏〕

通義云言後之讀春秋者將以春秋之文治春秋之事則前後經未見齊有仲孫者其必知為吾仲孫與明繫之齊不嫌也○注齊有高國崔○左傳疏

引世本高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下文原闕〕○注魯有至仲孫○即襄昭經內所書仲孫蔑仲孫鞅仲孫釗仲孫穰之屬是也檀弓疏引世本云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注言仲至事明○毛本後作后謂仲孫蔑以後孫以王父字為氏於此起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桓六年子同生文姜以桓三年入至六年中間無適齊之事齊侯亦未嘗至魯以明同固桓子則同非吾子之言乃夫人譖公非桓公意公子慶父者莊公之母弟其是齊侯之子與故經於慶父則書曰齊仲孫以為魯非有仲孫彼實齊之仲孫也云爾慶父欲得魯國同乎莒人滅郕故季友於叔牙則殺而存其後於魯慶父則絕之於齊魯人世惡之其子公孫敖亦不能安於魯魯之有仲孫氏以齊人脅之也仲孫氏之得安於魯以孟獻子之賢也魯人諱其為慶父之後故不曰仲氏而曰孟氏若其先人為莊公異母兄弟者公羊曰其諸吾仲孫與是公羊先師未知齊仲孫之義故為疑辭也○注主書至出奔○各本弑作殺誤依鄂本正舊疏云正以經書其來見不宜來則知上如齊者是其犯罪而去矣通義云何氏之意得與上相起者實如者出歸不兩書今言來明從出奔復入兩書者例矣凡春秋之諱必使文不沒實然則書來者見其不宜來以見如齊為實奔又以見諱奔為如為弑君出奔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注〕不為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也〔疏〕

杜云陽國名正義世

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與宋人遷宿文同知陽是國名蓋齊人偪而遷之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地理志東海郡都陽縣下云侯國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按漢志城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

是為陽之舊都。其後齊人遷之。是自城陽陽都遷于東海都陽。故應注都陽為齊人所遷。酈元水經注亦以陽都為陽故國。齊人利其地而遷之。與應說同。禮記坊記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其此陽與舊疏云。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彼注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遷陽書月。故從遷王封例。與滅人同罪矣。其自遷者。大國例月。小國例時。僖三十一年十二月。衛遷于帝丘。昭九年春。許遷于夷。是遷國者不拘此例。故陽小國書月矣。與遷宿同。○注不為至惡也。○決僖十七年滅項文也。彼傳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是也。此與滅譚滅遂降鄆同。皆以功未足覆惡。故不為之諱。直書其遷取王封。明當坐滅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包氏慎言云。經五月書乙酉。吉禘于莊公。月之七日。

其言吉何。〔注〕据禘于大廟不言吉。

注据禘至言吉。○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也。校勘記。大廟。宋本。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大改。太。非。疏及下同。釋文。大音泰。

言吉

者。未可以吉也。〔注〕都未可以吉祭。經舉重不書禘于大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可禘

者。故加吉。明大廟皆不當。〔疏〕

注都未至吉祭。○廣雅釋詁云。都。凡也。言凡廟皆未可以吉祭也。舊疏云。在三年之內。莊公及始祖之廟。皆未可以吉祭。故言都爾。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

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禘本常事。未可以吉而吉。故加吉以譏之。此春秋之新義也。後儒乃以吉禘為祭之正名。謂三年喪畢。合有此審禘昭穆之禘。藉實審禘昭穆。當升合食于太祖。何得就莊公乎。按此本譏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先禘於新宮耳。非謂於莊公禘為得禮也。如得禮。則不書以示譏矣。○注經舉至不當。○舊疏云。春秋之義。常事不書。有善惡者。乃始錄而美刺之。今既已舉重特書于莊公。不書于大廟。則嫌莊公一廟獨不當禘。大廟便可禘矣。然莊公卑于始祖。而言

舉重者言三年之內非吉祭之時莊公最不宜吉故言舉重不謂莊公尊於始祖也何意若但書禘于莊公嫌止禘莊公失禮故加吉明皆不宜雖大廟亦不合禘矣

曷爲未可以吉〔注〕据三

年也〔疏〕

注据三年也○舊疏云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

未三年也〔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

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疏〕

未三年也謂未滿二十五月也○注禮禘至君數○舊疏云謂爲禘祫之祭合先君死時日月而數之按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

先王此王者喪終之祭也所謂大禘則終王是也左傳襄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杜云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是也○注朝聘至君數○舊疏云謂從今君即位以後數其年歲制爲朝聘之數按朝聘之數則如禮記王制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之屬○注三年至則祫○何義以三年祫五年禘五年而再殷祭三年已滿後遭禘則行禘遭祫則行祫不拘先祫後禘也沈氏形禘祫年月說云於魯當從何氏遭禘祫從先君數等說者以魯既僭禘與祫間舉若春秋所書僖八年秋七月之禘上推於二年之秋承閔禘之後而祫自僖八年秋七月之禘下推於文二年之秋八月歷六祫六禘而祫自宣八年夏六月之禘下推於成之二年歷三祫二禘而禘俱喪畢所遭故也其間舉無定月宣八年以夏六月禘周之六月爲夏之四月雖僭禘而其月猶從周與明堂位同此春秋所僅有者昭定之間且有當祫而禘者昭二十五年定八年則皆魯禮之變非常法也按鄭義則異鄭以爾雅云禘爲大祭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祭莫大乎圜丘南郊祭法曰周人禘嚳圜丘祭也大傳云禮不王不禘郊祭也禘地莫大乎方澤宜亦謂之禘其宗廟莫大乎五年之祭故亦謂之禘也而宗廟之禘亦有三大禘而外其一王制云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此殷禮也其一卽三年喪畢吉禘諸侯皆得行之晉叔向所謂寡君之未禘祀是也惟三年禘五年禘乃天子之禮諸侯得禘而不得禘祫禘之所以分者祫則殷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廟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於文廟昭之遷主祭於武廟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周禮大

年祫也。一猶或也。若穀梁傳。一有一無。爾雅云。泉一見一否。夏小正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未。其義皆爲或。言春祫則必禘。祀一主。嘗烝則必祫。祭五廟。禘則禘禘無常。僖八年禘于大廟。是禘禘也。禘于莊公。是禘禘也。均四時之常祀也。此未可以舉吉祀而舉之。故加吉爾。則魯無大禘。但就夏祭行之。先儒均無此說。禮疏又云。左氏說及杜預。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禘文。然則禘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非公羊義。

三年矣。曷爲

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注〕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

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

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疏〕

注時莊至二月。○莊以前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通數二十二

月。曲禮云。死與往日也。○注所以至年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何以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禮記三年問云。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是爲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注孔子至通喪。○論語陽貨篇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三年間云。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注。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皇氏義疏。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按喪雖止於三年。特聖人爲之限制。使賢者俯而就。不肯跂而及。非謂止以三年報三年免懷之恩也。夫子特借此以喻之爾。各本於作于。依鄂本正。○注禮士至常事。○彼鄭注云。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歸祥肉。又云。言常者。莽而祭。禮也。古文常爲祥。禮記喪服小記云。莽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用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言常事者。胡氏承琪儀禮古今文疏義云。此爲小祥。當與大祥辭別。故鄭不從古文。按何氏亦用今文也。經義述聞云。常。當依古文作祥。小祥。大祥。皆祥也。大祥曰。薦此祥事。小祥不當有異。特以祥常聲近。故誤祥爲常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則常事。乃春秋祭祀之通稱。小祥不得稱常事明矣。按。小祥。古謂之練祭。大祥。祭始專祥名。故喪服四制云。期而練。檀弓曰。練。練衣。喪服小記云。練。筮。日。筮。尸。視。濯。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是凡稱祥皆大祥也。故此練祭不得直稱薦此祥事。曾子問。偶有常事之語。不得據彼難此。吳氏紱儀禮。云。此卽練祭也。以一莽言。則曰小祥。以服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祀于主。以此推之。祥禫皆特祭。則於寢行之可知。敖氏謂特祭于祖廟。不可從。其儀節。則雜記云。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嗜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是也。禮士虞記。耐禮云。其他如饋食。注。如特牲饋食之事。徐氏秉義云。喪之有祭。始於虞。故儀禮有士虞之文。其再虞。三虞。及卒哭之祭。皆倣初虞爲之矣。至卒哭之後。尙有耐。練。祥。禫。四祭。而儀禮俱無其文。何哉。蓋士虞記篇末略陳耐祭之禮。而以其其他如饋食一語括之。所謂饋食者。卽特牲饋食禮也。士之耐祭。倣之。則練。祥。禫。三祭。自倣特牲可知。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夫曰饋食。則士虞立尸有九飯之文。亦饋食也。此所云饋食。安知非指士虞之禮。愚則謂虞爲喪祭。卒哭。耐。爲吉祭。至小祥以後。則彌吉矣。豈得復用喪祭之禮乎。故不特耐祭如饋食。卽練。祥。禫。之祭。亦莫不如饋食。其異者。唯小祥不旅。酬。大

祥無無算爵爾。欲知大小祥祭之者。尙於特性饋食篇考之。按特性饋食。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諸侯之禮異。同無文以言之。○注又期至祥事。○十行本作薦。此常事。校勘記云。鄂本同。宋本闕。監。毛本。常作祥。按疏標起訖云。注又期至祥事。與今儀禮同。此作常。蓋涉上文而誤。彼注云。又復也。釋名云。期而小祥。亦祭名也。孝子除首服。服練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又期而大祥。亦祭名也。孝子除紵服。服縞冠。加大善之飾也。杜佑通典云。周制。士喪周而小祥。又周而大祥。按喪服小記云。大祥吉服而篋尸。注。主人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卽祭事。不以凶臨吉也。疏。吉服。朝服也。又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檀弓云。祥而縞。注。縞冠素紕也。祥祭之期。主人著朝服。謂縞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間傳又云。期而大祥。素縞麻衣者。祥祭後之服也。喪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檀弓。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單言祥。皆大祥也。故祝辭曰。薦此祥事。異於練祭辭也。○注中月而禫。○彼注云。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釋名云。間月而禫。亦祭名也。孝子之意澹然。哀思益衰也。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祥二十五月也。是月二十七月也。徒月二十八月也。白虎通云。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志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王肅以是月卽在二十五月。禫。祥同月。又以士虞記中月爲月中。謂在祥月之中。故檀弓疏云。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間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尙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而除喪畢。而鄭康成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而禫。爲母爲妻。尙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爲妻亦當不伸。祥禫異月乎。按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

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傭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並孟獻子禫縣之屬，皆据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日也。卽此文是月禫，徒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其三年間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据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彼疏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未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据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按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按何氏下注云：是月者，二十七月也，是與鄭義同。汪氏琬鈍翁類彙云：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間月，豈三年重服而反祥，禫同月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當從鄭氏無疑。金氏榜禮箋云：三年間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謂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明喪三年者爲再期，喪服小記亦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據再期言之，爲二十五月，通數禫月，爲二十七月，義本相通。杜氏通典載鄭學之徒曰：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爲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爲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爲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期斷者，禫不在期中也。禮記二十五日畢者，則禫不在祥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又云：通典承用鄭義，謂二十五日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而除，榜謂雜記注云：祥祭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元衣黃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縞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是通典言二十七月終而吉，與鄭義合。祥禫異月，兩漢經師更相傳授者，無異說也。自子雍好爲野言，浮辨蜂起，雖鄭學之徒申明之，學者猶或依違其間，甚矣禮學之難明易晦也。胡氏培壘儀禮正義云：今案禮記

閭傳曰。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曰。期而小祥。居聖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又曰。期而小祥。練冠緇緣。要經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據閭傳。凡三言中月而禫。與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皆爲特起之辭。文不相屬。則禫與大祥。異月明甚。若如玉肅之說。則必改中月之文爲月中而後可。且一月之中。既舉祥祭。又舉禫祭。不嫌於數乎。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禫與祥異月之明證。不得謂十五月而禫者。禫亦在祥月中也。禮文章顯如是。而後人猶有謂王說實本于禮。親喪宜厚。故鄭說沿用至今。何與。按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亦以禫與祥異月。宋書禮志。王準之議。鄭元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摺紳之士。猶多遵元議。宜使朝野一禮。晉武爲王肅外孫。故有晉用其義。江左摺紳。仍遵鄭義也。○注是月至未配。○已上皆士虞記。又彼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吉祭者。四時之常祭。曰吉者。對祥禫爲喪祭也。吉祭與禫同月。一月而兩祭。禫在寢。吉祭在廟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吉祭必以某妃配。此未配者。爲父祔而母先卒者言之。蓋死者初遷廟。生者初除喪。餘哀尙在。不敢純用吉禮也。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婦人無廟。其妃之先卒者。祔于皇祖姑。俟其夫遷廟之後。乃合食焉。所謂配也。未配則但祭考而已。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注引少牢禮祝辭。特以證明配字耳。又云。猶未配。蓋主於母之先亡者言。萬季野謂無因子孫之除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其言是矣。而又云。所謂配者。以新死者之主。配食于祖禰。此但祫祭祖禰。而不以新死者配之。按。士禫祭之禮未聞。且卽祫食于祖禰。亦不得言配。其說非也。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吉祭兼祖在內。猶未配。則專指新死者之父而母先歿者言。儀禮正義云。前此喪祭。固未以母配。今吉祭在禫月。猶未以母配也。若禫月後而遇吉祭。則當以母配矣。配字之義。諸家指母先亡者言之。甚是。○注是月至不譏。○解是月卽禫月也。後漢書陳忠傳云。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服制二十五日。故以二十五日爲正服。衰麻既除。故此外可從未減也。故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彼傳曰。譏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

昏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譏亦以在二十五月內故也。**其言于莊公何〔注〕**據禘于大廟不言周公。禘僖

公不言僖公〔疏〕

注據禘至周公。即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知大廟周公者。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稱大廟。禮記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子太廟。是也。○注禘僖至僖公。校勘記云。段玉裁校本。宮乃公

誤。按疏引定八年注作僖公。彼疏云。不言從祀僖公。今按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云。從祀者何。順祀也。注云。不書禘者。後禘亦順。非獨禘也。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言僖公也。彼實禘而言禘者。明從祀即包有禘。對文二年之躋僖公為禘時事。故言定八年以後禘祭皆順也。舊疏引文二年傳釋此注。然彼經明云躋僖公。則非不言莊公矣。**未可以稱宮廟也〔注〕**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

可入大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疏〕

穀梁疏云。吉禘于莊公。即是莊公立宮。而不稱宮者。莊公廟雖立訖。而公服未除。至此始二十二月。未滿三年。故不

得稱宮也。○注時閔至非也。○左傳僖三十三年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注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同之于吉。正義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按杜孔謂三年喪畢。乃致新死者入廟。是也。乃以四時常祀。自如其舊。則非。禮記玉制云。喪三年不祭。又喪服小記云。喪者不祭。曾子問兩言。總不祭。儀禮喪服言有死于宮中者。為之三月不舉祭。蓋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此外則遭喪皆不祭也。左傳云。烝嘗禘于廟者。士虞疏引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於廟焉。明此謂三年後也。左氏既云特祀於主。此乃指喪中之練祥禫三祭。新死者之主。除喪後。乃始遷主於新廟。而行烝嘗禘爾。徐氏乾學云。左氏原為作主立傳。則專指新死者而言。何為泛及於他廟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新廟。而非祖宗昭穆之舊廟矣。所以為是言者。蓋卒哭而祔。但祔祭

其主於祖父之廟。祭畢反於寢。而死者未嘗有專廟。故止可稱主。而不可稱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之祭。故曰烝嘗禘於廟。按徐氏說左傳極爲明晰。何氏此注亦云。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也。其實新廟亦未可入也。故云皆非。何氏謂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蓋時適應禘。閔公急欲厭亂。而又未便即禘太廟。故先行之於新宮也。喪尙未畢。得有新宮者。文二年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蓋練時先遷舊主。三年後納新主。易檐改塗。非一朝一夕之事。又尙有毀廟諸儀。故徐氏乾學云。祧遷之時。當行之事非一。遷高祖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改易高祖之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一事也。遷祖考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改易祖考之廟。以納新死者之主。又一事也。古人知數事不可並舉。故豫其期於練。逮至三年喪畢。而祧禮告成。廟亦堅完。然後可以徐奉吾親之主。此古人用心之慎也。蓋時去除喪已近。新廟應已落成。特故得先奉新主於內行禘禮焉。徐氏又云。或疑七廟五廟無虛主。意當謂舊主出。卽當納新主。無曠日遲久之理。按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禘祭于祖。爲虛主爾。斯亦姑引其端。其實虛主之事不止此也。國有水旱之災。則虛主。昭十八年左傳。鄭災。子產使祝史徒禘於周廟。是也。修廟則虛主。文十三年。世室屋壞。譏不修也。修廟時主必納於夾室。不獨壞廟爲然。練時主人夾室。三年審禘。昭穆而禘之。又何嫌於虛主乎。成公三年。新宮災。穀梁傳曰。禘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宣公薨。已二十九日。猶言迫近。三年入廟之期。迨一定不可易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吉禘于莊公。不於太廟何也。禘于太廟。而致莊公焉。因莊公而行吉禘。故書曰吉禘于莊公。莊公之喪。未滿二十五月。故書吉以譏之。吉禘者。新主入廟。與先君相接。因是而爲大祭。故不稱宮。明非廟也。則在太廟何疑。在太廟何爲不書。辟嫌也。何嫌爾。吉禘于太廟。致莊公。則嫌莊公不應致。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同。夫人不應致。故書致。莊公不應吉。故書吉。用者。謂用禘也。按惠說非是。若是禘于太廟。而致莊公。則但書吉禘。莊公可矣。曰于明在莊公廟也。莊公喪尙未滿。亦不應致。如實致莊公於太廟。有何嫌而不書致乎。故杜亦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者。當遷入禘。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閱。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也。惟杜以爲別立廟。則又杜之臆見耳。未可從。

曷爲未可

以稱宮廟〔注〕據言禘也〔疏〕

注言禘也○古者禘必于廟既言禘宜言宮廟矣舊疏云正以禘是吉祭之稱既得言禘何故不得稱宮廟是也按僖八年云禘于太廟是禘必稱廟也而傳

言不得稱宮廟故難之

在三年之中矣〔注〕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疏〕

注當思至事之○禮記檀弓云始死置罍如有求而弗得

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皆思慕悲哀之義也胡氏培輩儀禮正義云死者體魄以葬為歸死者魂氣以廟為歸周制虞而作祔主卒哭祔廟奉新死者之主祭於祖廟并祭於祖使魂氣相連屬故祔不於練而於卒哭焉欲其神之早得所歸也然人子居廬哭泣不忍遽以為神而遠之故祔訖反主於寢且亦以舊廟未毀新廟未成主不可以遽入也至練更作栗主於寢祭之自是而祥禫皆然以喪祭不可行於祖廟中也至三年喪畢乃遷栗主於新廟而四時之祭行焉

吉

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注〕與託始同義〔疏〕

注與託始同義○隱二年九月

紀履繻來逆女傳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與彼同義通義云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可以見即吉之速矣文公因之欲久喪而後不能宣公自以弟繼兄無子道遂復踰年吉娶積習為常至於滕定公復三年之喪父兄百官以為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有自來矣故於變禮之始重譏之按詩檜風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則三年列國已有不行者魯秉周禮或至此始變故春秋重而譏之也蓋三年之喪不行已久故於此託始爾梁氏玉繩警記云文二年傳譏喪娶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一章乃親身說法疏引繆協謂宰我思啓憤於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已明道此解最確與齊宣王欲短喪同

秋八月辛丑公薨〔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無辛丑九月之二十五日也長厯置閏於六月故八月有辛丑按差繆略辛丑作辛酉則正與厯合爲八月之十五日也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疏〕

校勘記云何隱爾弑也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弑作殺云音

試下及注同魯世家湣公二年慶父又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闔左傳公傳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子武闔是也按閔公時始十歲烏能責艾禁傳奪田卜齮卽至不肖亦必不卽此怨公蓋亦慶父歸獄于卜齮之語爾 殺公子牙今將爾〔疏〕 孔氏廣森通義本改今作本義見上 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注〕 與不探

其情同義不書葬者賊未討〔疏〕

注與不至同義○上元年傳云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是也漢書鄒陽傳慶父親弑閔公季友緩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

鹽鐵論周秦云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皆本公羊爲說○注不書至未討○隱十一年傳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慶父出奔未死故云賊未討彼言不此言未者舊疏云欲道於後討得之卽僖元年傳於是抗斡經而死是也又云隱十一年傳公薨何以不地注云據莊公薨于路寢然則此傳云公薨何以不地者亦據莊公但從彼注省文故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爲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不如文姜于出奔貶之者爲內臣

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凡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疏〕

魯世家云。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注不如至絕母。○莊元年。夫人孫于齊。

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是其於奔時貶也。又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為不於弑焉。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以其喪至也。是亦有貶文。第不於此出奔。貶云爾。然者。正假以為內。臣子明子不絕母之義耳。非謂夫人可不貶也。左疏引服虔云。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亦謂殺子輕於殺夫。故得藉以張臣子義也。○注凡公至有罪。○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是公孫書日。夫人與公敵體。其孫宜亦書日。而此及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皆書月。明文姜哀姜皆有罪。故去日略之。以示義。

公子慶父出奔莒。〔注〕慶父弑二君。不能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不日者。內大

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疏〕

魯世家云。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注慶父至復見。○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傳

云。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彼注云。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是則弑君之賊。不當復見。此慶父弑二君。復書于經。故解之。穀梁傳曰。慶父不復見矣。疏弑二君罪重。不當復見。故特顯之。其實此即不宜復見矣。○注所以至賊也。○宣六年傳。又曰。親弑君者。趙穿也。彼注云。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弑者。趙穿非盾。此復見慶父。起季子緩追逸賊。故得出奔。各有所起也。通義云。不復言仲孫者。本為內諱。今畏討出奔。是內已正其罪。無所諱也。按上言齊仲孫為賊。不宜復來。故諱。此出奔與上相起。○注不日至者。月。○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是內大夫奔無罪者日也。此及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皆有罪者月也。文八年。公孫敖奔莒。彼實有罪。書丙戌者。彼注云。日者。嫌敖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者是也。○注外大至皆時。○

襄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是外大夫無罪奔者。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奔晉，冬，齊慶封來奔，外大夫有罪奔者也。而皆時明外大夫從略，故不別有罪無罪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注〕以有高後也。〔疏〕

注以有高後也。○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後盟于防是也。

何以不稱使。

〔注〕据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疏〕

注据鄭至來盟。○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

我無君也。〔注〕時閔公弑，僖公未

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

君不使乎大夫也。〔疏〕

注時閔至道也。○莊九年注云，鄰國之臣猶吾臣也，故君不適大夫。時閔弑，僖未立，我無適者，故立其使文。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僂，彼齊無君而書公者，彼書及齊大夫，使者衆然，故不

諱與大夫盟也。○注則所至夫也。○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彼為齊君佚獲宜絕，故賤之，與此異。

然則何以不名。〔注〕据國佐盟

名。〔疏〕

注据國佐盟名。○即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是也。

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疏〕

穀梁傳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杜云，魯人貴之，故不

書名，子者，男子之通稱。

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注〕與曠

年無君無異〔疏〕

注與曠至無異○舊疏云正以莊公死子般即位子般弑閔公即位僖公即位君常不絕而傳言曠年無君者正以三年之內三君比死與曠年無君無異非實無君也

設以齊

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注〕設時勢然〔疏〕

通義云時季子力不能立僖公相與適邾婁設桓公不為魯定僖公之位使我曠年

無君則國幾亡矣以言者喻其易按傳意謂魯三君比死曠年無君度其時勢若以齊取魯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若言傳檄而定之謂左傳上元年云桓公曰魯可取乎蓋齊桓本有取魯之心故傳舉以設文可取而竟不取故喜之甚也曾者淮南修務訓注曾則也檀弓注則之言曾曾不興師徒即則不興師徒也論語季氏篇曾謂泰山皇疏曾之言則先進曾由與求之間孔曰則此二人之間皆是

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注〕

南陽齊下邑甲革皆鎧冑也〔疏〕

注南陽齊下邑○孟子告子篇遂有南陽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釋名釋州國云南陽在國之南而地陽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左傳晉於是始啟南

陽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南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注岱山之南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為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為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為南陽即汶陽其說果何所據答曰此以漢地志及水經注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祔是南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則似已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常與許常亦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郡之茌蕪縣西南過麻縣桓三年公會齊侯于麻是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即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

南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來山。又南流逕陽關。卽左氏襄十七年逆臧紇之地。又南逕博縣。卽左氏哀十一年會吳伐博是也。又南逕龍鄉。卽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是也。又南逕梁父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逕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則莊十三年齊人所滅也。又西南爲下謹。左氏桓三年齊侯逆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郕。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按左氏鄆。謹。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卽南陽乎。然則南陽地廣。不僅一邑。注以爲齊下邑。亦約略之辭。○注甲革至冑也。○通義云。甲。甲士也。齊桓公作內政。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各帥五鄉焉。南陽者。蓋卽高子所帥鄉名也。禮既夕云。甲冑于管。注甲。鎧也。禮記曲禮云。獻甲者執冑。注甲。鎧也。又樂記云。車甲冑而藏之武庫。注甲。鎧也。詩叔于田序。繕甲治兵。箋甲。鎧也。甲皆不兼冑言之。此云將南陽之甲。猶云將南陽之兵。國策秦策。秦下甲而攻趙。注甲。兵也。是也。兵必有鎧冑。故連敘及之。皆革所爲。故曰甲革。本其所以稱甲義也。其實古人兵字亦專指戎器言。所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御覽引世本。蚩尤以金作兵器。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司馬法曰。弓。矢。圍。矢。矛。守。戈。戟。助。是也。書詰爾戎兵。詩踴躍用兵。左傳無以鑄兵。皆與甲同指所用言。故孟子梁惠王云。棄甲曳兵。後世始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以披甲之士爲甲也。蓋春秋時已有此語。故孟子言抑王興甲兵。蓋兼人與器言之矣。

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

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疏〕

校勘記云。爭門。唐石經。諸本同。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

水。爭聲。士耕切。又才性切。許據公羊。當作淨門。以水名其門也。何注本省作爭。自鹿門至于爭門者。自南門至于北門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淨者。北城門之池。其門曰爭門。則其地曰爭。从爭旁水也。廣韻曰。淨。七耕反。魯城北門池也。說文作淨。蓋古書有作淨者矣。城北誤倒。釋文。鹿門。魯南城東門也。襄二十三年左傳。臧孫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卽此。吳氏凌雲經說云。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徐楚金引此傳。又云。臧孫奔齊。自鹿門爭門。則淨門皆北門也。凌雲謂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小徐以爲奔齊。誤

矣。邦即今驕縣。在曲阜東南。當從何注。按何氏無注。今本係釋文竄入注也。吏門者。大事表云。史門魯西門也。公羊傳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吏門即史門矣。爭門者。魯北門。按魯又有零門。零門高門。零門宜零壇所在。兼南城西門。莊十年。公子偃擊宋師。從零門竊出者也。稷門則莊三十二年。左傳能投蓋于稷門。哀八年。微虎欲宵攻吳。行及稷門之外是也。蓋正南門亦曰高門。定十三年。齊人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是也。

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曰猶望高子也〔注〕久闊思相見者。引此為喻。美談至今不絕也。立僖公城魯不書者。諱微

弱喜而加高子者。美大齊桓繼絕于魯。故尊其使。起其功。明得子續父之道。〔疏〕

注久闊至為喻。校勘記云。毛本闕

作潤。鄂本喻作諭。蓋當時有此語。作傳時猶存也。○注立僖至微弱。○新語至德云。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魚薪采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十二之稅。不足供回邪之欲。膳不用之好。以悅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饑於食。乃遣臧孫辰請糴于齊。倉廩空虛。外人知之。於是為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是其微弱甚也。故深諱之。○注喜而至其功。○通義云。高。魯齊卿之命。于天子者。前盟防降書名氏耳。本在字例。故今進一等。褒之得稱子。曲禮云。於外曰子。注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然則子為美稱。凡鄰國聘問時。擯者尊而不名。春秋喜其有功於魯。故就而進之。稱子也。按襄二十九年傳云。許人臣者。必使臣。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賢高子起其美。大齊桓也。繁露滅國下云。魯莊為柯之盟。劫汶陽。魯滅。威主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注明得至之道。○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此下有鹿門魯南城東門也八字。係釋文竄入。鄂本無之。十行本雖有此八字。而加○以別之。則不以為注也。舊疏云。凡人子之道。宜繼祖禰之功。不絕之。今桓公繼于魯。正得續父功德之

義故尊其使而稱子耳。言明其得人子續其人父功德之道也。按疏語不明意謂聖人重繼絕世父子相繼曰世。桓公立僖存魯得繼絕世之道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疏〕

衛世家云。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通義云左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而經但言入衛則公羊子謂為齊桓諱者信矣

鄭棄其師

鄭棄其師者何〔注〕連國者并問稱國〔疏〕

注連國至稱國○傳不直言棄其師而曰鄭棄其師故解之

惡其將也〔注〕

以言棄師〔疏〕

穀梁傳曰惡其長也注長謂高克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彼疏云為惡高克不顧其君又貴鄭人不反其衆故經書鄭棄其師也何云以言棄師為惡將謂鄭惡其將爾非謂春秋惡其將也

鄭

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注〕鄭伯素惡高克欲去之無由使將師

救衛隨後逐之因將師而去其本雖逐高克實棄師之道故不書逐高克舉棄師為重猶趙盾加

弑也不解國者重衆從國體錄可知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

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疏〕

禮記聘禮云使者歸及郊請反命鄭注引作使之將兵彼釋文以爲兵則後加字易林師之喚

云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忘我慈母○注鄭伯至而去○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詩鄭風序云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注其本至爲重○詩序又云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以禮退之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也棄師之道也穀梁注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將離散高克進之以禮文公退之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杜云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皆本詩序爲說故舉棄師爲重不書逐高克也繁露竹林云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輟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說苑君道篇云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按說苑此言可補三傳之闕不書鄭伯棄其師而鄭棄其師與晉伐鮮虞鄭伐許同辭明爲狄鄭之義此文主譏棄師不爲惡高克言高克不足惡也○注猶趙盾加弒也○宣二年書趙盾弒其君不書趙穿但舉弒君爲重猶實逐高克舉不書而書棄師亦舉棄君爲重也弒閔監毛本同十行本弒作殺○注不解至可知○何意言重衆故舉國明爲從國體錄故傳不解書鄭義也○注繫閔至之道○校勘記云按于當作於漢書藝文志公羊穀梁二家經及傳各十一卷者繫閔公篇於莊公下故也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皆云何注十一卷皆以閔附莊也唐石經於閔公傳末題春秋公羊卷第三於僖公第五之下附注卷四蓋據晉宋古本皆十一卷按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漢世以公羊爲今學故直稱經十一卷古經十二篇蓋劉歆以祕府古文書之或析閔公爲一篇非真古本也志又云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公羊顏氏記十一篇皆依經分篇明閔公附於莊篇末也隋志有吳士燮春秋注晉王愷期公羊注尙係十一卷三年無

改見論語學而篇。大戴禮本命云。孝子父死。三年不敢改父道。皇侃論語義疏云。或問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爲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寧可不改乎。荅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政。若鄉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道。紹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爲政者也。若從言父之教子。其道當沒身不改。難以三年爲限。惟人君治道。寬猛緩急。隨俗化爲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得有諒闇不言之義。苟失道而死。則爲誅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論語微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爲政之法。而孝道以立。○注傳曰。至當也。○文九年傳文。

公羊義疏二十八

僖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僖公第四〔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僖公第五卷四。魯世家。季友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釋文。僖

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注〕据文公言即位。〔疏〕

注据文至即位。〇見文元年。

繼弑君子不言即位。

〔疏〕

穀梁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此非子也。其稱子何。〔注〕僖公者。閔公庶兄。据閔公繼子般。傳不言

子。〔疏〕

注僖公至庶兄。〇左傳正義云。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按世家無此語。閔公為哀姜嫡子。僖公為其庶兄。則成風非哀姜之媵。蓋亦先哀姜而入。與孟任同者。世家云。季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則史公以僖公為閔

公弟。未可從也。〇注据閔至言子。〇閔元年傳云。繼弑君不言即位。是不言子也。

臣子一例也。〔注〕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

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疏〕

白虎通封公侯云。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

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不言及昆弟。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昆弟不相繼。至繼體諸侯無子。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又喪服云。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然則臣子一例。指繼體君言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公羊謂孔子目僖公爲閔子者。以僖本閔子也。而爲閔子也。知臣子一例。則知臣之者皆得子之矣。故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幽王至敬王十四世。皆兄弟爲兩世。祖孫爲兩世。古人數一世至百世。皆如是。皆父子之也。我盡子之實。而人得不目之父子乎。人皆目之父子。而我乃欲辭父子之名乎。天子諸侯之尊。自高曾行。祖行。父行。兄弟行。皆臣之。稽首之。未有以爲怪者。何居乎死後子之則以爲怪乎。故公羊所云。千古之經禮也。後世乃畫分爲人子。爲人後。爲二事乎。○注僖公至年君。○莊三十二年傳注云。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故閔不稱子。僖公繼成君。閔公死。臣子同服。故曰子。其實諸侯以國體爲重。子般雖未踰年。待之已如君。故亦不書卽位。明其義也。○注禮諸至一例。○禮喪服大功章傳曰。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白虎通封公侯云。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故以僖公繼閔公。不以季友也。又王者不臣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何。不忍以己一日之功德。加於諸父昆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又喪服云。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爲天子下爲君。疏此君內兼有諸侯及大夫。故文在天子下。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熊安生曰。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下也。故後漢書宋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是也。通典禮云。晉武帝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

服闋三年例。按穆王爲封君之子，宜昆弟者也。宋書禮志引孫盛言：陽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以後尊降廢前敬。昔魯僖公上嗣魯莊，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爲逆，準之古義，明詔是也。臣爲君服斬，則君於臣，雖諸父昆弟，則無服。其不臣者，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以本服服之，不絕并不降也。通典載荀顛說：以爲大夫猶降其親，則諸侯雖所不臣者，亦絕不服者，非也。虞喜以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二世不降諸父，三世乃皆降之。李如圭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蓋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以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也。亦謂封君之孫以後者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疏〕

杜云：聶北，邢地。說文品部：苗，多言也。春秋傳曰：次于苗北。讀與聶同。一統志：聶城在大名府清豐縣東北。紀要在縣北十里。志以爲次于聶北。

救邢卽此。十行本救邢下疊救邢二字。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救邢字不疊。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各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石經左氏作曹師。彼莊三十年疏、襄二十三年疏引，並作曹師。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注〕

〔疏〕 注：據夏至救齊，卽下十八年師救齊是也。

不及事也。

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注〕 刺其救急舒緩，使至於亡。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疏〕

注：刺其至

起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稱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亦謂譏其舒緩不急，使至於亡也。齊氏召南攷證云：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邢，既有三國之師，其力非不足以却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邢人潰圍而

出始遷夷儀。此則伯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邢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不相掩。持論平矣。按如何氏此注發明甚切。齊氏謂無所發明何耶。

孰亡之。蓋狄滅之。

〔注〕以上有狄伐邢。〔疏〕

注以上至伐邢。○卽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是也。左傳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是狄滅之也。

曷爲不言狄滅之。

〔注〕据狄滅溫言滅。〔疏〕

注据狄至言狄。○卽下十年春狄滅溫。溫子奔衛是也。

爲桓公諱也。〔疏〕

繁露觀德云。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爲諱。避齊

也。桓也。曷爲爲桓公諱。〔注〕

据徐人取舒。晉滅夏陽。楚滅黃。皆不諱。〔疏〕

注据徐至不諱。○下三年徐人取舒。注云不爲桓諱

者。刺其不救也。其晉滅夏陽。見下二年。楚滅黃。見下十二年。此二事亦不諱者。與書徐人取舒同義。舊疏云。今此實救。故爲之諱耳。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

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注〕故以爲諱。所以醜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

〔疏〕

注故以至責之。○舊疏云。以治世自任。猶言以天子治世爲己任矣。厚責者。論語衛靈公云。躬自厚。皇疏引蔡謨云。厚者。謂厚其德也。謂以厚德責齊桓也。通義云。緣桓公之心而爲之諱。故於夏陽。於溫。於弦。於黃。皆直言滅。以罪其不救

也。於邢。衛。杞。因其能救之於末。乃追諱其不能救之於本。穀梁傳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按春秋責備賢者。於邢。衛。杞。能救。則爲之諱。其未能及事之失。於夏陽。溫。黃。不能救。則書滅以恥之。所以厚責其不能而醜其能也。潛夫論邊議云。齊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恥天下相滅而已。不能救。亦善善從長意也。

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注〕据叔孫豹先言救。〔疏〕

注据叔至

言救○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是也
君也〔注〕叔孫豹臣也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

實諸侯〔疏〕

穀梁傳曰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注曹君不可在師下故知是齊侯因救不及事故不書齊侯并不得書曹伯知皆君也故左

傳亦言諸侯救邢杜云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者非也通義云左傳亦曰諸侯救邢與此合劉氏權衡云若令救時及事春秋自不書其次不書其次遂無以見其是君此未足以窮傳也因有雍榆適可與此事相比故分別君臣耳假令救晉救邢有一不言次者又必別有所託以起不專封之義矣春秋文隨事變豈得設文外之事而泥事後之文以生巧辨者哉○注叔孫至諸侯○史記注引賈逵云此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左疏云賈服取以爲說則服氏亦同皆本公羊義也
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沒君文但舉師而已

〔疏〕

繁露王道云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是也又云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彼專封爲專地之誤又云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齊桓謂此沒君文事也

曷爲不與〔注〕

据狄滅之爲桓公諱實與〔注〕不書所封歸是也〔疏〕

注不書至是也○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云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

侯專封也彼注云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然則彼書所封歸是不與楚專封此不書邢侯歸于邢是爲與齊專封也故曰實與也

而文不與〔疏〕

通義云實不與則當貶去齊人文與則當言齊侯宋公曹伯今

不舉諸侯亦不貶稱人實揚文抑兩者各見春秋之決事也誅其可誅賞其可賞若天之施四時錯行若文王之治庸威並用按繁露竹林云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指則實辭則文也

文曷爲不與

〔注〕據實與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注〕此道太平制。〔疏〕

注此道太平制。○即春秋制也。聖人以太平之道治春秋。

所謂撥亂世反諸正也。繁露王道云。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又云。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也。孟子告子下。葵丘之會。諸侯五命。曰無有封而不告。注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趙氏意以若是告天子。則擅封邢衛。自犯其禁。故以為不告盟主。然五命所禁。皆本王章。所云不告。自當指告天子言。即此傳之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其五禁之中。桓公自犯者多。豈必專封一節。有所諱避。葵丘所命。專為尊王。趙氏說非也。包氏慎言云。邢以自遷為文。猶蔡陳之。以自歸為文。奪其專封。所以疆王義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主書者起文從實

也。〔疏〕

白虎通號篇云。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王政。詩邶風旄丘序云。衛不修方伯連率之職。箋。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

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謂牧也。疏引王制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注起文從實也。○明文雖不與。從實與為主也。通義云。善桓公之為此者。得變之正也。他日其命諸侯。亦曰無有封而不告。合於春秋之義也。齊桓存三亡國。並周之舊封。傳輒罪其專封者。蓋陳儀本非邢地。楚丘緣陵。亦本非衛與杞地。彼皆失其故國。桓公更與以閒田。始建國焉。非諸侯不專地之法也。且唯天子有大封之禮。乃命鄰國以其師城之。故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其傳曰。古者諸侯之居偏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明非有王者之命。不得專遷。亦不

得專城。是以左傳曰：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齊語曰：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毛詩序曰：衛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狄人攻邢，邢君出致于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築楚丘以封之，予車三百乘，甲五千。綜諸傳記之文，是三國皆齊所更封信矣。經於虎牢曰：鄭虎牢，彭城曰：宋彭城，而楚丘不繫衛緣陵不繫杞，又於以見非二國之故有地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爵管仲於夷儀。注：天下諸侯，知桓公不爲已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夷吾而伯功立能輔主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按：爵猶美，謂美管仲夷儀之功，非實爵也，亦非謂封管仲於夷儀也。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疏〕

左穀作夷儀。杜范並云：夷儀，邢地。元和郡縣志：故邢國今邢州城西南隅小城是也。夷儀故城今龍岡縣界夷儀故城是也。在縣西一百四十里。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按邢之遷

以遠狄難，今其所遷仍在順德府邢臺縣境，未遠于狄，豈便爲安。此夷儀實近齊衛之郊，一統志：夷儀城在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大事表：後漢志聊城有夷儀聚，在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按漢志河內郡平臯縣，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當齊桓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丘，以其地在河之臯，處勢平夷，故曰平臯。賈注曰：春秋狄人伐邢，邢遷夷儀，不至此，今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餘里，平臯是邢丘，非邢國也。馬氏宗榿左傳補注云：按郡國志：河南平臯縣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是平臯之邢丘，本邢國也。此非齊桓所遷之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計邢國所都，亦只在聊城百里之內。臣瓚謂在襄國西是也。若平臯邢丘，乃衛所滅，復入于晉，師古曰：晉侯逆女于邢丘，卽此薛瓚駁應說甚精，臧元不知春秋有兩邢國，其河水注亦混兩國而統釋之，其失始于應劭矣。史記正義：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與此邢無涉，差繆略以左穀與公羊同。

遷者何，其意也〔注〕其意自欲遷，時邢創畏狄兵，更欲依險阻〔疏〕

通義云：諸言遷于某者是也。趙汭曰：凡自遷其國以避夷

狄月叛中國而請遷于夷狄。則不月。穀梁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傳書遷。皆出自遷者之願者也。

遷之者何。非其意也。〔注〕謂宋人遷宿也。

書者。譏之也。王者封諸侯。必居士中。所以教化者平。貢賦者均。在德不在險。其後為衛所滅是也。

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小國月者。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疏〕

注謂宋人遷宿也。○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是也。通

義云。若宋人遷宿遷陽是也。於此發傳者。實齊遷邢于陳儀。故解不言齊人。遷邢之意也。起此遷實邢畏狄。自欲遷依險阻。非齊強遷之也。○注書者至在險。○白虎通京師云。王者京師必擇土中。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為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于善惡。漢書婁敬傳。敬曰。成王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者以虐民也。說苑貴德云。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伐之。殷紂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而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皆敵國也。按。左右多互譌。此所謂在德不在險也。明諸侯亦宜擇其一國之中矣。賈誼曰。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過五百里。而至諸侯之地方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過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繁。繇者不傷其費。故遠人安。所謂貢賦均也。○注其後至是也。○下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是也。蓋邢恃險。故為衛滅。國語鄭語云。鄆仲恃險。亦恃險。故為鄭滅。與。○注遷例至勞也。○下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之屬是也。○注小國時。○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注此小至國同。○邢小國書月。與大國同者。為霸主率諸侯助城。亦為重煩勞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注〕據首戴前目而後凡。

注據首並後凡。○下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下云諸侯盟于首戴。是前目後凡也。此若先日後凡，宣諸侯城邢矣。

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注〕言諸師。

則嫌與首戴同嫌實師。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遷，更與諸侯來城之，未必反故人也。故

順上文，則知桓公宿留城之為一事也。〔疏〕

明即上救邢之師，即齊侯、宋公等也。通義云：城例時，此及楚、丘月者，重錄之，起實諸侯也。緣陵舉諸侯明，故不復月，則此宜蒙上月。○注

言語至實師。○舊疏云：首戴之會，歷序齊侯、宋公之屬，下文總進衛侯，便是實諸侯。今此亦上歷序齊師之屬，若下文直總言諸師，則與首戴同嫌是實師，非必齊侯、宋公等，是以得序之，以順上文也。○注言諸至人也。○十行文人作入，校勘記云：閩、監、毛文同誤也。鄂本元年入作人，此舊疏中同。當據正。按：故人者，仍是齊、宋、曹也。反故人，言仍是救邢之三國。舊疏云：下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鹹，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時會諸侯各自還國，至十四年更來城之。故此注云：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遷，更與諸侯來城之也。杜云：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是也。反故人，猶言故人反也。○注故順至事也。○穀梁傳曰：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彼以上救邢書次以彰情，為貶爵而稱師，此復稱師美齊侯，故使如改事也。與此順上文為一事異也。舊疏云：十四年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范云：非伯者所制，傳又云：桓德衰矣，何休曰：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之。於義穀梁為短，則何氏彼處廢穀梁不聽為散辭，而

此所引似作散辭者。何意直以言諸侯見桓德衰，待諸侯然後城，故嫌穀梁以為散辭。今此注正道緣陵之諸侯，鹹會各自歸國，復來城之，仍自不道十四年諸侯為散辭矣。舊疏又云：宿音須，就反。留音盧，胃反。公羊問答云：問陳氏浩曰：宿留二字，他書未見，想亦漢時方言也。信乎？曰：史記武帝紀：宿留河上。漢書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備其深切。郊祀志：東海宿留之數日。列子：黃帝怪而留之。視釋文：留之視，宿留而視之也。何以言他書未之見也？校勘記云：盧文昭曰：誤記索隱音秀溜。漢書郊祀志同。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亦有讀本字者。通義云：按漢書五行志：李尋傳：後漢書來應傳：及孟子章句見行可仕下，並有宿留之語。宿留猶需留也。易請卦鄭氏注：亦讀為秀。按孟子公孫丑云：故不受也。注：故且宿留音義云：宿留上音秀，下音雷。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易需象傳：鄭君注云：需讀為秀。古語遲延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李尋傳：宿留警言。來應傳：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何氏春秋解詁：宿留城之。趙氏孟子萬章章句：宿留以答之。並上音秀，下音溜。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需與須通。故讀為秀也。漢書訓詁：皆音義相將。即六書轉注之學。按風俗通過譽篇云：何敢宿留。後漢書韋彪傳：劉愷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是宿留為漢世常語。桓公自春救邢，至是城而遷之。宿留於邢事，畢始反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疏〕

包氏慎言云：經七月有戊辰，歷為八月之二十七日。石經左傳作齊人以尸歸，校勘記云：似後人依閔二

年傳增入，不足為據。

夷者何，齊地也。〔疏〕

閔二年左傳：共仲通于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杜云：夷，魯地。按彼傳明云：齊人取而殺之于夷，明為齊地也。

齊地。

則其言齊人以歸何〔注〕据從國中歸不當書。邾婁人執鄆子不書以歸是也。〔疏〕注据從率

是也。○卽下十九年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婁。已酉邾婁人執鄆子用之。是不言以歸也。通義云。問夫人得在齊地。則固歸齊矣。何既薨乃言齊人以歸。案經文似若齊人以歸爲歸之齊。故執以問。

夫人薨于

夷。則齊人以歸。〔注〕夫人所以薨於夷者。齊人以歸至夷。〔疏〕以哀姜本孫邾婁不得至夷。爲齊人取歸。故得薨于夷也。夫

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注〕据上說夫人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夷也。齊人曷爲

故以歸至于夷。〔疏〕傳意以經既書薨。與凡同文。則曷爲爲齊所歸。故難之。桓公召而縊殺之。〔注〕先言薨。後言以歸。

而不言喪者。起桓公召夫人于邾婁。歸殺之于夷。因爲內諱恥。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人以

歸者也。主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疾夫人淫泆二叔。殺二嗣子。而殺之。

〔疏〕魯世家云。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謂爲魯戮。非戮之魯地也。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縊一本作縊。○注先言至者也。○穀梁傳。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注。秦曰。齊人

實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故使若自行至夷。遇疾而薨。然後齊人以喪歸也。歸在薨前。而今在下。是加喪之文也。經不言以喪歸者。以本非以喪歸也。杜云。不言齊人殺。諱之。○注主書至絕錄。○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云。不如文姜于出奔。貶之

者為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者是○注因見至殺之○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王誤正漢書孝成趙皇后傳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公召而誅焉春秋與之又鄒陽傳陽言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師古曰法而不譎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或論語家說

楚人伐鄭〔注〕楚稱人者為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者〔疏〕注楚稱至

交婚○莊二十八年書荆伐鄭此稱楚人故解之也諱與夷狄交婚者下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諷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注僖公本聘楚女為適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適故從父母辭言致是也按宣公母頃熊其楚女與舊疏云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使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義或然也○注故進至中國○通義云僖公為所聞世之始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治楚以漸故進而國之杜預謂荆自改號楚妾也據左傳則桓莊之篇固皆稱楚矣假令實先號荆今更號楚魯頌作於僖公之世何以尚稱荆舒故知以州舉者自是略賤之辭詩與春秋其義正同按孔以僖公為所聞世與何異舊疏云正以稱人為楚進稱故也○注又明至賢者○新書胎教雜事云為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即慕賢者之意也解詁箋云與楚交婚為大惡者言自比於楚也進楚所以辟外公也然據傳文及穀梁言之無取楚之事則知此為漸進文按何氏所據或公羊外傳諸書不得以傳文不見即牽涉穀梁以解公羊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扞〔注〕月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

不從有夫人喪出會惡之者不如危重也〔疏〕

左穀打作檀按穀梁莊二十七年傳注傳元年會打當穀梁同公羊也古丁聖聲同部得相假借杜云檀宋地陳國陳縣西北

有檀城大事表云左傳作犖今陳州府西北有犖城即檀也水經注渠水篇陂水東流謂之谷水東逕潁城王隱曰犖北有谷水是也犖即檀矣經書公會齊宋于檀上預曰檀即犖也在陳縣西北紀要云犖城在陳州西北○注月者至辨也○舊疏云正以非大信辭故也知與犖婁有辨者即下文公敗犖婁師于纓是也既出尊者之側而有私尊故危之○注不從至重也○下九年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明重喪出會有惡此有夫人喪而出會諸侯宜惡惟不如危重也

九月公敗犖婁師于纓〔注〕有夫人喪不惡親用兵者時怨犖婁人以夫人與齊於喪事無

薄故也〔疏〕

左穀纓作偃纓偃一聲之轉按昭五年注據秦伯嬰稻名疏又公十八年秦伯營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是也文十八年左傳疏引賈氏云穀梁傳曰秦伯偃知古偃嬰得通矣故漢書古今人表女營大戴禮作女偃錢

氏大昕史記考異謂營偃皆音之轉是也杜云犖地在費縣西○注有夫至故也○下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傳云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是背殯用兵者貶而危之此亦背殯無危辭故難之也舊疏云此經云公敗犖婁師于纓與公敗齊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無異者時於喪事無薄故然則公敗犖婁為哀姜復讎也通義云有夫人喪公再出不諱者本不當喪以小君之禮從下喪至貶見按以莊九年不與公復讎證之孔義亦通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月經有壬午厯為十一月之十三日十二月經有丁巳其月之十八日也丁巳日不誤則十月不

得有壬午長厯於閏二年閏六月此年又閏十一月故於經所書日皆無抵牾然當時厯雖疏不應如此之乖謬也左氏犁作酈杜云酈魯地穀梁傳作酈按酈即酈之省山左金石志鄭述祖天柱山銘酈其騁辨之地酈其即酈食其也犁酈音同假借字關

中金石記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跋大秦郎犁軒說文作麗軒是也

獲莒挈〔疏〕

釋文挈一本作茹左傳校勘記石經宋本清熙本足利本岳本挈作挈是也按今左傳毛本監本作挈當改正

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

獲〔注〕据獲人當坐〔疏〕

注据獲人當坐○穀梁傳例曰獲者不與之辭

季子治內難以正〔注〕謂拒慶父〔疏〕

注謂拒慶父○校勘記云元本闕監本同鄂本拒作距毛本誤据

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

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

舊有皆作洛者誤也今齊魯之間有汶無洛

使公子奚斯入請〔疏〕

魯世家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左傳閔二

年云共仲奔莒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注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公子魚奚斯也奚斯亦見詩魯頌閔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文選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注引韓詩傳奚斯魯公子也如左傳文蓋名魚字奚斯與法言云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父矣阮氏元挈經室集有以鮮魚名爲本誼而藉聲近之斯爲用者詩奚斯所作左傳奚斯爲公子魚字孟子庾公之斯左傳作庾公莒字子魚莒乃斯聲近之誤斯乃鮮段借字也

季子曰公子不

可以入。入則殺矣。〔注〕義不可見賊而不殺。〔疏〕

公子亦如莊三十二年呼叔牙爲公子同。蓋亦外之詞。按左傳史記皆言以賂求共仲於莒。如此

傳則非以賂求矣。

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浹。〔注〕浹。水涯。〔疏〕

注浹水涯。○詩秦風蒹葭云。宛在水中浹。傳浹。水涯。又王風葛藟在

河之浹。浹。厓也。謂汶之南浹也。

北面而哭。〔注〕時慶父在汶水之北。〔疏〕

注時慶至之北。○各本在誤自。依鄂本正。見校勘記。魯世家云。哭而往。左傳又云。不許哭而往。

是慶父聞之。曰嘻。〔注〕嘻。發痛語首之聲。〔疏〕

注發痛至之聲。○舊疏云。謂發心自痛傷。而以嘻爲語之首也。大戴禮少問云。公曰嘻。注嘻。歎息之聲。禮記檀

弓云。夫子曰嘻。注嘻。悲恨之聲。列子天瑞。國氏曰嘻。注嘻。哀痛之聲。史記魯仲連傳。噫嘻。亦太甚矣。索隱。嘻者驚恨之歎也。此云發聲較各說尤切。張儀傳。儀被笞。其妻曰嘻。子母讀書遊說。安有此辱乎。亦同此。

此奚斯之聲

也。諾已。〔注〕諾已。皆自畢語。〔疏〕

注諾已至畢語。○舊疏云。畢作卑。字誤。通義云。諾。應聲。答奚斯知其意。已。猶言既而。曰。已字屬下讀。按疏又云。猶似今人云。休。一生罷去。已自

畢竟之辭。故云自畢語矣。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淮南說林訓。諾之與已。相去千里。諾已。謂奚斯所許已止不成。故重言曰。吾不得入矣。

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軻經而死。

〔注〕軻。小車轅。冀州以北名之云爾。〔疏〕

閔二年左傳。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緘。魯世家云。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通義云。抗。舉也。軒其車。使軻去地高。可得經也。繁露精華云。是

故逢丑父當斲。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注軻小至云爾。○十行本北作此。校勘記云。閔。監。毛本同。誤也。蜀大字本此作北。當據正。漢

制考同。按說文車部，輶，輶也。攷工記，輶人為輶。注，輶，車輶也。方言九，輶，楚衛之間謂之輶。楚詞東君，駕龍輶兮乘雷。注，輶，車輶也。禮既夕云，薦車直東榮，北輶。注，輶，輶也。輶人又云，十分其輶之長。注云，輶常伏兔者也。小爾雅廣言，以輶為輿者，輶以載輿，因謂輿為輶也。故也。

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注〕魯時雖緩追，猶外購求之。

〔疏〕左傳亦云：莒人來求賂。注：求還慶父之賂。○閔二年左傳云：以賂求共仲于莒，是也。通義云：魯本賂莒使歸慶父，莒但逐之而已，聞其自死，乃復賁賂。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注〕故與季子獲之。〔疏〕注：故與至獲之。○正以不坐季子以獲，故書莒大夫大其獲也。

季子待之以偏戰。〔注〕傳云爾者，善季子忿不加暴，得君子之道。〔疏〕注：傳云至之道。○舊疏云：此待之以偏戰者，即經書敗文是也。敗者子之道，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是也。通義云：云爾者，釋壬午日也。謂其結日故為善辭也。穀梁傳義異，彼傳曰：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注：給，欺給也。又曰：給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掣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是以書獲為譏文。彼注引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貴在爰整。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佛身獨鬪，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雖千載之事，難明。然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是穀梁先師亦不以彼傳為然。

十有一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疏〕閔二年左傳云：僖公請而葬之。世家云：魯釐公請而葬之是也。

十有一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疏〕

閔二年左傳云：僖公請而葬之。世家云：魯釐公請而葬之是也。

十有一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疏〕

閔二年左傳云：僖公請而葬之。世家云：魯釐公請而葬之是也。

十有一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疏〕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注〕据薨于夷稱姜氏。經有氏。不但問不稱姜。并言氏者。嫌据夫人。

婦姜欲使去氏〔疏〕注据薨至姜氏。見上。注經有至去氏。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是經有去氏見。貶例。故別之也。明据上薨稱姜氏以難也。 貶曷爲貶。

〔注〕据薨于夷不貶〔疏〕注据薨至不貶。爲其稱姜氏無貶文也。 與弑公也〔注〕與慶父共弑閔公〔疏〕唐石經諸本同。

釋文作與弑。申志反。注與慶至閔公。閔二年左傳云。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公子。貶之也。按慶父弑二君。止稱閔公者。科舉其一。又以順傳弑公文。爲子般尙未稱公故也。 然則曷爲不

於弑焉貶〔注〕据酖牙於卒時貶〔疏〕毛本於誤與。通義云。難孫子邾婁稱姜氏意。注据酖至時貶。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是卽於其殺時絕去弟見

矣。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注〕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故必於臣子集迎

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貶置氏者。殺子差輕

於殺夫。別逆順也。致者。從書薨以常文錄之。言自齊者。順上以歸文〔疏〕十行本脫其字。校勘記云。閔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下

有其字。此脫。按閔二年疏引此傳云。貶必於其重者。亦有其字。春秋正辭云。若仲遂卒于垂。卒而削。公子叔孫得臣卒。卒而去其日。皆終事也。無駭終其身不氏。輩終隱之篇。不稱公子。以其見於經罕矣。意如執而致。致而後去族。其重者不可得貶絕。則因事

以見之。○注刑人至棄之。○禮記王制文。○注故必至貶之。○莊二十四年注。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此夫人喪至亦宜然。何氏以理決之也。○注所以至喪也。○經韻樓集云。春秋之母弑者有二。曰宋王姬。曰魯哀姜。王姬者主弑者也。故直書其罪。哀姜者與於弑者也。內大惡諱。故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其姜。凡爲母后者。可以鑒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包氏慎言云。哀姜爲齊桓所殺。齊不以爲女也。故不稱姜。不以夫人禮治其喪。王法所誅。臣子不得徇私恩也。按夫人者。弑二君。宜從誅絕科。得罪宗社。王法所正。故臣子當以天子之法治之也。舊疏云。季子之逸慶父。齊桓之討哀姜。二義相違。而皆善之者。誅不辟親。王者之道。親親相隱。古今通式。然則齊桓之討哀姜。得伯者之義。季子之縱慶父。因獄有所歸。遂申親親之恩。義各有途。不可爲難矣。○注貶置至順也。○謂去姜留氏也。左疏引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此決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并姜氏絕去。彼文姜殺夫。視殺子罪尤重也。舊疏云。言別逆順者。言殺夫之逆。甚於殺子。二事相對而言之。不謂哀姜殺子爲順也。是以晉侯宋公殺世子。皆直稱君而甚之也。通義云。貶去姓者。使絕屬于齊。明桓公之誅。不爲滅親。與穀梁爲齊桓諱殺同姓義近。○注致者至錄之。○上文書薨。不書殺。爲常文。故此書至自齊。爲順上常文。書致。與定元年書公之喪。至自乾侯之文同也。○注言自至歸文。○上書齊人以歸。故此順而書至自齊。不言至自夷也。

公羊義疏二十九

僖二年

盡三年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疏〕

杜云。楚丘。衛地邑。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成武。下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毛詩鄘風序云。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

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疏引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荅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正義引杜預云。楚丘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大事表云。今爲河南衛輝府之滑縣。胡氏渭禹貢錐指。亦以爲在滑縣東北。又云衛地爲丘頗多。其見於經傳者。曰楚丘。帝丘。旄丘。鐵丘。瑕丘。清丘。廩丘。敦丘。皆在濮水之濱。桑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田。既蠶之下。說文丘。土之高者。廣雅。小陵曰丘。兗地最卑。丘非山者。當汜濫之時。而其上猶可以居人。大事表又云。春秋有兩楚丘。隱七年楚丘。在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本戎州己氏之地。凡伯過其地。因劫略之。杜注所謂濟陰成武縣西南者是也。地界曹宋間。襄十年。宋享晉侯于楚丘。卽此。其一爲僖四年衛遷于楚丘。在滑縣東六十里。於漢爲白馬縣。杜注春秋無明文。而毛詩傳箋疏及水經注言之甚晰。毛定之方中傳云。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鄭箋。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登漕之虛。以望楚丘。孔疏則云。楚丘西有河。東有濟。水經注。白馬濟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其不得混於成武彰彰矣。隋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丘。一則漢己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丘。而名爲南楚丘。一在漢白馬縣。卽桓公封衛者。爲北楚丘。後以曹縣有楚丘。因改名衛南縣。通典。白馬。春秋衛國漕邑。衛南。衛國楚丘也。元和郡縣志。舊唐書。所載並同。朱子詩集傳亦云。漕。楚丘。皆在滑州。乃班固地理志。於成武下則云。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既混滑縣之楚丘於成武。而文定說春秋。于凡伯傳又云。罪衛不救王臣之難。又混成武之楚丘於滑縣。蓋兩失之。至熊過謂楚丘爲魯地。言城楚丘猶夫城向

城郎。因力辨桓公無封衛之事。引僞子貢詩傳。謂楚丘為魯風。不惟與公羊之本文相悖。并舉詩所稱楚宮楚室。一概抹殺之。豈非荒經蔑古之甚乎。高江村辨楚丘甚明。獨以宋享晉侯于楚丘。謂卽衛地。則不然。宋都在歸德府睢州。與滑縣之楚丘。中間尚隔一開封府。相去五六百里。雖宋之邊。不宜至是。又云。衛北遷帝丘。隔遠南鄙。由是地縕于宋。亦無明文。不如景范所說。戎州已氏地界曹宋間。宋之楚丘。與戎伐凡伯之楚丘。爲一。差爲近是也。按閔二年。衛爲狄所滅。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于漕。至僖二年。齊桓公封衛于楚丘。爲北楚丘。顧氏分別甚詳。而水經注濟水篇。又云。沂水分濟於定陶東。北逕己氏縣。又北逕景山。又北逕楚丘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丘亭。杜預云。楚丘在成武縣西南。衛懿公爲狄所滅。衛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丘。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卽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元言觀其旁邑及山川也。似亦誤以成武之楚丘當之矣。

孰城〔注〕据內城不月。故問之〔疏〕

下十四年傳。孰城之。疏引此傳有之字。宜据補。校勘記云。唐石經以下本皆脫。○注据內至問之。○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冬。城西郛。是皆內

城不月也。舊疏云。其內城有在日月下者。皆不蒙日月。

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注〕据無遷文。以言城固當言城衛〔疏〕

校勘記云。解云。舊本曷爲之下。有不言二字。今無者。脫也。按唐石經曷爲下。原刻作城。後磨改爲不。則本作曷爲城衛。不言二字。係磨改補入。故此行及次行皆十一字。其蹟可覆也。疏本亦無不言二字。十四年傳云。曷爲城杞。亦無不言。按以傳文考之。亦當無不言二字。傳云滅也。正答所以城衛之故。○注据無至城衛。○舊疏云。言以前之經。未有遷衛于楚丘之文。今此城之。固當言城衛。不應言城楚丘。故難之。固字亦有作故字者。言由是之故。當言城衛。校勘記云。疏本故作固。解云。固難之。固。亦有作故字者。諸本作故。難之。固。誤也。按何氏當本用固字。七年注云。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此注今本作故。非。按各本皆誤作故。又如注文。似有不言二字。意謂無遷文言城。固宜言城衛也。

滅也〔疏〕通義云。故不言城衛。起非故衛。新衛

又未遷也。陳儀遷而後城。楚丘城而後遷。文是以異也。於緣陵亦然。按注意不言城衛。因衛已滅也。

孰滅之。蓋狄滅之。〔注〕以上有狄入衛。〔疏〕

注以上至

入衛。○即閔二年冬。狄入衛。是也。因經止書狄伐邢。狄入衛。故此及上元年傳皆言蓋。

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

〔疏〕

詩疏引樂稽耀嘉云。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注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蓋當時狄勢正強。桓公力未能敵。故遷之。楚丘明畏避狄也。是桓公不能救事也。

然則孰城之。

〔注〕据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不待之。又不獨書齊。實諸侯也。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

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疏〕

穀梁傳曰。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按。彼下不得蓋。涉上不得誤衍。唐石經已然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

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復發傳者。君子樂

道人之善也。不繫衛者。明去衛而國楚。起其遷也。不書遷與救次者。深爲桓公諱。使若始時尙

倉卒有所救。其後晏然無干戈之患。所以重其任而厚責之。主書者起文從實也。〔疏〕

注復發至善也。○正以上

元年救邢下已發傳。此又發傳。故解之也。皆樂道人善之義。與莊十二年復發及者何累也。傳義同。通義云。三城各異書者。城邢承上救邢之師。城緣陵承上會鹹諸侯。此文無所承。方辟專封。故不自言其人矣。蕭楚曰。齊桓存三亡國。封衛之功。尤爲彰著。衛人欲厚報之。至形於篇詠。當時歸其仁。而遠人自是嚮慕。江人黃人。來會于貫澤。是也。觀木瓜之什。列于國風。則是聖人亦以爲善矣。於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夫存亡繼絕。建邦開國。所謂作天下之福。王人秉此。以懷人心。而永天命。不可失者也。君子不書於經。俾讀春秋者。如無其事焉。所以示王道之存也。若直曰狄人滅衛。齊侯封衛于楚。則爲無王矣。夫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有失焉。不以淪亡。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伯。大則以王。然威之爲用。足以制人而已。王政之末也。福者。積微以爲用。以晦而彰。以柔而強。及其至也。威不足以言之。是王道之本也。何謂福。恩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弓矢。得專征伐之威。未嘗與臣下得私恩惠之福。故禮家施不及國者。不與大夫得作福於國也。詩戒諸侯專封者。不與有國者得作福於天下也。春秋間有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滅人之國。已而復之者。力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威亦大矣。釋而不殺。若復畀其人民社稷。惠亦厚矣。有威可畏。有惠可懷。此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夫姦雄乘之。必至吞弱兼小。雖無商紂。猶將睥睨神器。故春秋書執人之君。滅人之國者。著其無王罪之也。至恩惠之事。諸侯擅之。雖未足以傾周。皆削而不書。冀後之君子。觀其所書。而知天下之所以亂。索其所不書。而知王之所以存。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此之謂也。按孔氏此論。正得春秋文不與之義。○注不繫至遷也。○決襄十年冬。成鄭虎牢繫鄭也。衛之始封在沫。殷之故都也。史記注引宋忠云。康叔從康徙封衛。衛卽殷墟定昌之地。時由彼遷楚。故書楚。以起其遷也。新序義勇云。衛懿公有臣曰宏演。遠使未還。狄人

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鷄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鷄戰。予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焚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納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是其事也。○注。不書至貴之。○決。上元年。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下云。邢遷于陳儀也。○注。主書至實也。○與。上救邢。稱師不稱君。同繁露滅國下云。齊桓為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伯哉。故以憂天下與之。是亦文從實之義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有辛巳。月之十四日。按麻宜置閏。辛巳為閏四月之十四日。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注〕 誅當絕。不當以夫人禮書葬。書葬者。正齊桓討賊。辟責

內讎齊〔疏〕

注。誅當至讎齊。○上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書姜。是誅文也。則此不合書葬。見絕。今此書葬。所以辟貴內讎齊也。隱十一年傳。君弑不討。不書葬。以責臣子。夫人理亦宜然。今若不書葬。嫌為責魯臣子不討賊矣。

所以不責魯臣子者。為齊桓為魯討賊得其正故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疏〕

左氏夏陽作下陽。服本作夏陽。古夏下同。部段借。隸續斥彰長田君斷碑。假印綬守廣平夏。曲陽令斥彰長。洪云。鉅鹿之四邑曰任。曰廣平。曰下曲陽。曰斥章。碑以下為夏。以章為彰。是

也。水經河水注。谿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服虔曰。夏陽。虢邑也。在大陽東三十里。城南。元和郡縣志。下陽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今屬山西解州。杜云。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本之服說。水經河水注又云。竹書紀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魏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魏都。地理志北魏也。按北魏即西魏也。東魏滅于鄭。在平王時。左傳隱元年。制巖邑也。魏叔死焉是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魏西魏國宏農陝縣東南有魏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裴駟引賈逵注云。虞在晉南。魏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為晉獻公十九年。正都于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大事表云。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四十里有古虞城。在大河之北。今大陽廢縣在解州平陸縣東五十里。又東北三十里為故下陽城。則下陽為魏河北地。魏界跨有河南北也。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注〕据稱師有加文。知不主會。〔疏〕

下五年注。虞稱公者。奪正爵。則公非本爵。

圻內國稱子。故知虞微國也。○注据稱至主會。○隱五年傳。將卑師衆稱師。為大國例。今虞微國稱師。故為加文也。又隱五年。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此既稱師。知與彼殊。不主會矣。既不主會。而在大國之上。故据以難。

使

虞首惡也。〔疏〕

後漢書梁商傳。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父也。穀梁傳。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左傳曰。先書

虞賄故也。漢書孫寶傳云。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

曷為使虞首惡。〔注〕据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疏〕

注据楚至首惡。○文十六年。楚

人秦人巴人滅庸。是也。彼經有秦人。注不言之者。秦楚等巴為小國。故止舉巴為難也。

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疏〕

繁露王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

目。受晉之璧。風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

其受賂奈何。獻公朝

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疏〕

說文山部寐臥也。繫傳寐之言迷也。不明之意。詩小雅小宛云：明發不寐。又云：夙興夜寐。是也。繫露服制。

象云：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漢書辛慶忌傳：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

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

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疏〕

通義云：此與晉語卻叔虎對翟桓之氛蓋一事，而傳者異耳。

荀息進曰：虞郭見

與。〔注〕猶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爾。〔疏〕

釋文：郭音鏡。又如字。左氏：孟子作鏡。

通繁露：滅國上云：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新序九云：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是晉獻久有滅二國意，苟息探之，故曰：虞虢見於君之心也。

獻公揖而進之。〔注〕以

手通指曰揖。〔疏〕

注：以手至曰揖。○禮鄉飲酒禮：賓揖介，注：推手曰揖。楚辭大招：隱揖辭讓。注：上手爲揖。淮南道應訓：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注：揖舉手也。廣雅釋詁：揖，進也。卽以手通指之義。說文手部：揖，振也。卽周禮大

祝疏所謂推手曰揖也。說文又曰：一曰：手著胸曰揖。卽司農注所謂今時禮是也。通義云：揖之延之進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下手曰擗。

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

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苟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

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疏〕

經傳釋詞云：爾猶矣也。詩噫嘻：既昭假爾。箋：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是也。與爾同義。又宣十五年傳：盡此

不勝將去而歸爾爾亦矣義

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注〕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

駟也〔疏〕

注屈產至之地○舊疏云謂屈產為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為產生也按孟子萬章上與屈產之乘趙注屈產地名馬所生與何氏同閻氏若璩釋地云通典慈州文城郡今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

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為石樓縣但石樓乃漢西河上軍縣非北屈縣大事表云今為山西吉州治東北二十一里有北屈廢縣為晉北屈邑即夷吾所居之屈也按傳二五言於公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則知蒲屈向皆狄地也按周禮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注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此服氏所本然屈產曲棘並稱似屈產為地名為得其實○注乘備駟也○孟子注又云乘四馬也與垂棘之白

璧〔注〕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尚白為美〔疏〕

注垂棘至之地○釋文棘一本作蘇孟子又云晉人以垂棘之璧注垂棘美玉所出地名按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云晉地

○注玉以至為美

○〔原文闕〕

往必可得也〔疏〕

武王億經讀考異云舊讀從璧字絕句考此當以往字屬上為句必可得也又為一讀據傳下文請終以往又於是終以往並從往字屬句知此亦當依

往字讀為正新序善謀云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韓非子言過云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寶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于虞而伐虢是晉人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為垂棘之璧庭寶所設之馬為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范甯杜預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疏矣則寶出之

內藏藏之外府〔注〕如虞可得猶外府藏也〔疏〕

注如虞至藏也○舊疏云本藏下有之字左傳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

馬出之

內廢繫之外廢爾君何喪焉〔疏〕

喪猶失也。猶言何所失也。韓非子云。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風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

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廢。而著之外廢也。君勿憂。穀梁傳。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於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廢。而繫之外廢也。新序又云。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廢。置之外廢。較此傳為詳。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疏〕

孟子又云。宮之奇諫。注。宮之奇

虞之賢臣。左傳又曰。公曰。宮之奇存焉。繁露滅國上云。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是也。說苑尊賢云。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新序又云。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穀梁傳。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

宮之奇知則知矣〔注〕君欲言其知實知也〔疏〕

新序又云。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為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

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穀梁傳曰。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左傳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輕之。雖諫。將不聽。○注。君欲言其知。實知也。○何意。以上知就為獻公語目之也。言君謂其知誠知也。若曰。雖知。亦徒知爾。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疏〕

新序又云。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穀梁傳。且夫玩好在

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穀梁傳。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疏〕

十四年左傳注云終猶已也古以已通終以往即已以往也

虞公見寶許諾〔疏〕韓非子又云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

宮之奇果諫記曰辱

亡則齒寒〔注〕記史記也

下五年左傳云諺所謂輔車相依辱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新序又云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辱亡則齒寒矣戰國策

趙策曰唇揭而齒寒高注揭猶反也呂覽權勳篇淮南說林訓皆作唇竭而齒寒高注竭亡也按國策之揭即竭之假借也穀梁傳宮之奇諫曰辱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注記史記也○(原文闕)

虞郭之相

救非相為賜〔注〕賜猶惠也〔疏〕

新序又云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下五年穀梁傳云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注賜猶惠也○說文貝部賜予也玉篇賜施也施予皆有惠

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疏〕

下五年左傳云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又云將虢是

滅何愛於虞又穀梁傳云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新序同韓非子云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若是矣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

虞公不從其

言終假之道以取郭〔注〕明郭非虞不滅虞當坐滅人〔疏〕

繁露王道云晉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辱亡齒寒虞虢之相救

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弗聽後虞果亡故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左傳云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水經河水篇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注北出虞山東南逕傳巖傳巖東北十餘里即巖輪阪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巖輪者也東有虞城周武王以封太伯後虞仲於此是為虞公太原地記所謂北虞也一統志吳山在解州安邑縣東南三十二里跨夏縣平陸縣界一名虞山一名虞阪晉假道于虞即此路○注明郭至滅人○舊疏云欲道序虞于晉

上令其首惡之義也。按上傳云。使虞首惡也。故使虞坐滅人。

還四年反取虞。〔注〕還復往。故言反。〔疏〕

新序云。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穀梁傳。

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並與此同。左傳以滅虢在僖五年。彼下傳云。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又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是彼以虞虢同時滅也。史記注引賈逵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故反取虞也。○注還復至言反。○舊疏云。言晉人滅郭還歸。其四年反往滅虞也。虞公抱寶牽馬而至。〔疏〕釋文云。牽本又作擊。荀息

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

已長矣。〔疏〕

新序云。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韓非子云。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史記晉世家。荀息牽羸所遺屈產之乘馬。奉

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穀梁傳。乃牽馬操璧曰。璧則猶是。馬齒長矣。按禮記曲禮云。齒路馬者有誅。蓋齒者年數也。周禮校人。先鄭注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駉。說文齒部。駉。馬八歲也。是馬有年齒之計。故云馬齒長矣。蓋戲之

也。〔注〕以馬齒長戲之。喻荀息之年老。傳極道此者。以終荀息宮之奇言。且以為戒。又惡獻公

不仁。以滅人為戲。諠也。晉至此乃見者。著晉楚俱大國。後治同姓也。以滅人見義者。比楚先治大

惡。親疏之別。〔疏〕

注傳極至為戒。○新序云。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後漢書曹節傳。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

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注又惡至謹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謂惡荀息之詐謀宜就禽也。○注晉至至姓也。○舊疏云。卽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是先書楚小惡而治之也。以前不見晉小惡者。後治同姓故也。通義云。晉亦同姓大國。獨後見者。曲沃武公。弑翼君而盜晉國。王法所誅絕。春秋書之不正。則傷教正之則觸大惡。嫌文公無君晉國道。方將撥亂序績。予文公爲霸主。因是有所諱避。故武公之事。一切不書。繼自所聞之世始錄晉也。義或然也。○注以滅至之別。○舊疏云。以前楚滅穀鄧不書。而先書此晉滅夏陽者。先治同姓之大惡。欲見骨肉之親。大則誅。小則隱。故言親疏之別耳。春秋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滅人大惡。故不諱也。

夏陽者

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疏〕

通義云。竹書紀年曰。獻公會虞師伐郭滅

夏陽。郭公醜奔衛。是郭君在夏陽之徵也。邑而言滅。又不更言滅郭者。重夏陽也。穀梁傳曰。夏陽者何。虞郭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郭舉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下陽。虢邑。當書虞師晉師伐虢取下陽。直書滅者。國之也。曷爲國之。虢公在焉。此公羊之說。趙匡駁之曰。君在外邑。聞兵至而歸國。亦事之常。何得稱滅。若君在下陽受兵。則何得不見擒乎。此趙匡之臆說也。紀年。惠王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夏陽。虢公醜奔衛。則公羊之說信矣。且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亦未聞見擒於晉也。按公羊以是年滅夏陽。卽虢已滅。與左傳以滅虢在後四年者。異。趙匡不知經師家法。據左氏說公羊。故妄駁耳。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疏〕

釋文。貫澤。古亂反。二傳無澤字。趙氏坦異文箋云。按公羊經本無澤字。故公羊疏於僖九年傳貫澤之會下解云。卽

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疏說如此。陸德明所據本有澤字。故云二傳無澤字。然則在唐時公羊已有二本不同。有澤者。或衍文。杜云。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釋例引或曰。齊有貫澤。

公羊曰貫澤之會水經汭水篇汭水又東經貫城南俗謂之薄城非也闕駟十三州志以爲貫城也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貫杜預以爲貫也貫貫字相似貫在齊謂貫澤也是矣大事表云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西南十里一統志蒙澤故城在曹州府曹縣南十里卽古貫地括地志貫城今名蒙澤縣城與今歸德商巨縣接界杜又云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又桓八年杜注云黃國今弋陽縣大事表云江在今河南汝甯府真陽縣東黃在今河南汝甯府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爲黃國地水經淮水篇淮水又徑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蘇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又云柴水又東經黃城西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安陽下云侯國應劭曰故江國今江亭是又弋陽下云侯國應劭曰弋山在西北故黃國今黃城是

江

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注〕桓公德盛不嫌使微者知以遠國辭稱人〔疏〕

穀梁傳亦云江人黃

人遠國之辭也○注桓公至稱人○桓公德盛謂上封邢衛存魯諸務也江黃小國知宜是君不嫌使微者也左傳疏引賈云江人黃人刺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爲楚所滅其意雖異皆以江人黃人爲國君親至

遠國至矣

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

不至也〔注〕晉大于宋不序晉而序宋者時實晉楚之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襄益以爲

徧至之辭所以獎夫霸功而勉盛德也江黃附從霸者當進不進者方爲徧至之辭〔疏〕

穀梁傳亦曰中

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繁露精華云其後二十年間尙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新序四云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

遠國皆來謂此。○注晉大至德也。○校勘記引孫志祖云。穀梁疏引二晉字下皆有楚字。乃與下文合。各本脫也。又云。所以獎夫伯功。鄂本夫作大。穀梁疏正作大。按各本皆誤。夫宜據正。君子成人之美。論語顏淵篇。又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說苑君道篇。善乎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焉得聞哉。按論語之君子。孔子自謂。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是也。下九年左傳云。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矣。是葵丘之前。晉皆不與會。楚自熊通僭王後。不服王化。故下四年伐楚。明不與齊桓會矣。春秋成人之美。晉楚雖不至。亦作徧至之辭也。○注江黃至之辭。○舊疏云。怪其不稱爵言。方爲徧至之辭者。故直以遠國辭稱人。若進而稱爵。無以見徧至之義。通義云。此盟會之詭例也。貫澤陽穀。遠國悉至。桓公之會最盛。欲徧書之。則春秋例不錄微國。故直舉江黃極遠者包之而已。其中國當會之君亦不書者。列言某侯。而綴江黃于末。則嫌中國之外。僅有江黃。無以見徧至之實。故亦舉齊宋以包之。蓋宋大國尊爵。必不數從。伯主獨會二國之微者。故其事得以相起也。以左氏攷之。惡曹之盟。宋亦與矣。而經不書。蜀之盟。蔡許之君在矣。而經不書。風貉之次。經唯楚蔡。而傳有宋公陳侯鄭伯麇子黃池之會。經唯晉吳。而傳有單平公。則春秋於諸侯之會。不徧敘者。皆有特義。非獨此矣。且左傳曰。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經唯見江黃。而弦道柏事齊。無文。豈非以微國故不得盡錄與。

冬十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說與前同〔疏〕

通義云。月者。時獨十月。綱月不雨爲異。十一月十二月仍有小雨雪耳。杜預云。一時不雨。則書首月。非也。莊公之篇。固有一時不雨者。彼

則直云冬不雨矣。未嘗書首月也。○注說與前同。○謂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也。彼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注云。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陵牙專政之應。此不言所應。舊

疏云。今此亦是僖公喜於得立。委任陪臣。不恤政事。故有此罰耳。故云說與前同。按漢書五行志云。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國人攻之。夫人孫于邾。慶父奔莒。釐公卽位。南敗邾。東敗莒。獲其大夫。有杭陽之應。與。按何義。旱久。不害物同前耳。所應不必與前同。詳下三年注。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太平一月不雨卽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衆。比致三旱。卽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月卽書。善其應變改政。旱不從上發傳者。著人事之備積於是。〔疏〕五行志又云。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臣弱也。正莊三十一年注。祿去公室。福由下作之義。注

亦宜云。說與前同。從不言可知例也。○注太平至即書。○舊疏云。太平之時。陰陽和調。若一月不雨。足以為異。正以僖公能善變。改正。故從太平例。一月不雨。即書也。○注春秋至乃書。○莊三十一年冬。不雨是也。○注一月至三旱。○即上二年冬十月不雨。本年春王正月不雨。此夏四月不雨是也。類聚引考異郵云。旱之為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晉書袁甫傳。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說。故致旱。○注即能至澍雨。○舊疏云。皆感精符文。後漢書注引考異郵云。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元服。避舍。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責。紉女謁。放下。譏佞郭都等十三人。誅傾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釋吏繇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觸浮會四十五事。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兩大澍也。較感精符文為詳。後漢書黃瓊傳云。黃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避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賂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又耶顛傳引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飭。下鐘鼓之縣。休精治之官。雖則不甯。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于景響。又周舉傳云。魯僖遭旱。而自貴。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為福。皆本公羊為說也。○注故一至改政。○舊疏云。即去年十月不雨。今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是也。皆一月不雨書也。穀梁傳。一時不言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於民者也。與此異。○注旱不至於是。○舊疏云。即上二年十月不雨之下。已發云。何以書記異也。今不從其例。而又發之者。欲著人事之備積於是故也。

徐人取舒〔疏〕

杜云。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說文邑部。郟。郟下邑地。魯東有郟城。段注。城當作戎。郟戎。夷並與。東郊不闢。昭元年。周有徐奄。徐蓋徐戎也。郟習於夷。故左傳曰。郟又夷也。說文又云。郟。地名。玉篇引春秋徐人取郟紀要。舒今廬州府舒城縣。按杜謂在下邳者。近魯東。與徐戎自別為一。然去舒俱遠。且楚人敗徐于蓁林。似亦不得到此也。地理志臨淮郡徐下云。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奔楚。似為近之。

其言取之何〔注〕据國言滅〔疏〕注据國言滅○即莊十年十三年滅譚滅遂之屬是也。易也〔注〕易者猶無守禦之備。

不為桓諱者刺其不救也〔疏〕注易者至之備○鹽鐵論險固云關梁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取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君子為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又云阻險不如阻義普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按古險與易多對舉故禮記儒行云道途不爭險易之利詩周頌天作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是也○注不為至救也○舊疏云洪上元年二年狄滅邴衛皆為桓公諱不書其滅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此外狄滅衛諱滅言入正為桓公諱傳順經諱文解詁失之按入者得而不居之謂故為滅諱辭此明書取不得仍為諱文傳言易責舒之無守備也桓寬論之得矣通義云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皆詠僖公從齊桓征伐之事懲荆者召陵是也懲舒者疑此取舒是也蓋徐人為中國取也其下章曰遂荒徐宅言乎徐人之服從中國也徐即費誓所云徐戎者於春秋例稱國此獨稱人明為其附從霸者進之按孔說未然詩辭多溢美不必強合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注〕据上得雨不書〔疏〕注据上至不書○舊疏云即上二年十一月十二月三年二月三月五月之屬皆不書不雨是其得雨故也。上

雨而不甚也〔注〕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僖公飭過求己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其

年穀大豐。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疏〕

注所以至應也。○穀梁傳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注宣公至大豐。○舊疏云。謂宣十

五年初稅畝。其冬蠶生。宣公受過變。明年復古行中。十六年冬大有年。是也。○注明天至其意。○繁露必仁且知云。謹案。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爲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無過極無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舊疏云。謂人行德。天報之福。人行惡。天報之禍。兩令相及。故言之際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疏〕

杜云。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大事表云。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陽穀故城是也。縣治南有會盟臺。卽齊桓公會江

黃處。水經注。濟水篇。又北過穀城縣西。魏土地記曰。縣有穀城山。山出文石。陽穀之地。春秋齊侯宋公會于陽穀者也。一統志。陽穀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

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

〔注〕末者淺耳。但言會。不言盟。据貫澤言盟。〔疏〕

大戴保傳篇。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爲義王。盧釋再爲義王云。陽穀與召陵也。蓋亦取此爲義。舊疏

云。上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傳曰。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此經亦書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故弟子言此大會也以難之。○注末者淺耳。○（原文闕）○注但言至言盟。○上貫澤亦大會言盟。此不言盟。但言會。故爲末言也。桓公曰。無障谷。〔注〕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疏〕○注無障至利也。○孟子告子下

無曲防。趙注。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管子大匡篇。霸形篇。並言無曲隄。謂曲設隄防。以障過水泉。使鄰國受水旱之害。則彼之曲防曲隄。卽此之障谷。下九年穀梁傳曰。毋壅泉。注云。專水利以障谷。是以此傳之障谷解壅泉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丘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云。管子霸形篇。楚人攻宋。鄭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尹知章注。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隄。而壅塞之。又云。桓公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無貯粟。無曲隄。又云。東發宋田。夾兩川。而楚不敢塞也。按此乃壅塞水流。使鄰無灌田之利。當時楚人實有是事。左傳國語所不載。而管子載之。其事專以病鄰。非以隄防治水之比。故公羊僖三年曰。無障谷。穀梁僖九年曰。無雍泉。蓋塞水不東。害同遏糴。曰障曰雍。形容利害。較曲防二字更切。若治水禁用隄防。則桓公卽壅過八流者。何善爲他人計。而不善自爲計。若此也。按宋氏此說。於何氏專水利之義。尤爲明顯。○注水注至曰谷。○爾雅釋水文。舊疏引李巡注云。水出於山。入於川。爲谿也。又釋山云。山嶺無所通谿。彼謂不通之谿。此則通水之谿也。說文。泉出通川爲谷。舊疏引李巡又云。水相屬爲谷。雅疏引李又云。谷者。屬也。水流相屬。灌注也。郭注云。此皆道水轉相灌注所入之處名。道德經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谷爲衆谿所注。名江海。集百川。故爲百谷王也。

無貯粟〔注〕有無當相通〔疏〕

孟子又云。無過糴。卽此之無貯粟也。趙注云。無過止穀糴。不通鄰國也。下九年穀梁傳作

毋訖糴。注。訖。止也。謂貯粟。亦以此傳釋彼傳也。漢書食貨志云。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史記貨殖傳。積著之理。亦或作儲。地官廩人注。謂貨物儲藏于市中。○注有無當相通。○（原文闕）

無易樹子〔注〕樹

立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疏〕

注樹立至之子。○孟子又云。無易樹子。注。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下九年穀梁傳。毋易樹子。注。樹子。嫡子。樹卽說文之佢。人部。佢立也。从人。豆聲。

讀若樹。莊子逍遙遊篇猶未有樹也。荀子議兵篇固塞不樹皆立義。方言云樹植立也。燕之外朝鮮洌水之間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本正當立之子。卽隱元年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者也。閔二年左傳曰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是也。

無以妾爲妻〔注〕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

哉。故告誓而已〔疏〕

孟子亦有此文。注不得立愛妾爲嫡也。○注此四至所患。○繁露王道云桓公曰無貯粟無郭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衰周文盛。時人喜文厭質。故春秋備紀桓公大會。

所以救時弊也。○注時盛至而已。○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摺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語與此義同。唯孟子摺葵丘之會爲異耳。翟氏灝四書攷異云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傳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穀梁傳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豈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夫毋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無專棄妻毋曲防毋貯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三年嫡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喜國四十有二年又霸形篇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之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無置妾爲妻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管子大匡篇雖其文參錯而事語實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誅卽誅不孝也云君有善者以幣賀之臣有善者以璽問之卽尊賢育才以

彰有德也。云不愛其弟。敬老國良者。誅即敬老慈幼也。云弛關市之征。及問病臣。即無忘賓旅也。云爲賦祿之制。即士無世官。官事無攝也。云士庶人有善不進者。罰即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無專子祿。即無有封而不告也。餘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無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遇糴。更較然矣。按此云會。正與孟子所謂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合下九年癸巳有盟。則桓公誓諸侯。事當在陽穀之會也。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疏〕

穀梁作公子季友左傳莅作洫

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注〕猶曰往盟於齊。莅臨也。時因齊都盟。主國主名不出者。春秋

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疏〕

注猶曰至於齊。○毛本於改于。○注莅臨也。○玉篇艸部莅臨也。與洫同說文

有隸無莅洫。鄭注儀禮讀位爲莅。蓋隸之隸變也。穀梁傳洫者位也。又昭七年傳洫位也。周禮肆師注。故書位爲洫。杜子春云。洫當爲位。書亦或爲位。又通作立。鄉師司市。大宗伯注並云。故書洫作立。鄭司農讀立俱爲洫。訓爲臨視也。與爾雅釋詁洫視也。亦合。說文訓隸爲臨。與此通。禮士冠禮及禮記文王世子。洫皆作莅。洫莅皆即隸字。大宗伯注。古者立位同字。則又隸之假借也。○注時因至法度。○校勘記出時國齊都盟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國作因。當據正。通義云。謹案往盟曰臨。尊內辭也。莅盟例時爲內明義。當以至信先天下。

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注〕此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

盟。白事于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疏〕

舊疏云。即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屬是也。按此皆來盟之見經者。此因莅盟而言及之耳。

○注此亦至于王○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蒞盟來盟例皆時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按下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傳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注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爲天下霸主是亦尊桓故抑楚言來也就師盟蓋亦若白事於桓然○注不加至尊矣○舊疏云正以上經言蒞者見尊魯爲王之義今此來盟者已

是就魯之文足見尊魯矣何勞言蒞以見之乎若其加蒞宜直云蒞孫良夫盟也

楚人伐鄭

公羊義疏三十

僖四年
盡八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注〕不與諸侯潰之爲文。重出蔡者。侵爲加。蔡舉潰

爲惡。蔡錄義各異也。月者善義兵也。潰例月。叛例時。〔疏〕

文三年左傳。凡民逃其上曰潰。與此下叛上義合。史記注引服虔此注。亦云民逃其上曰潰也。荀子

疆國云。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楊注。凡民逃其上曰潰。漢書食貨志云。下逃其上曰潰。杜云。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漢書注引賈逵云。舉國曰潰。一邑曰叛。正用公羊義。國曰潰者。文三年沈潰。成九年莒潰之屬是也。邑曰叛者。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之屬是也。○注不與至異也。○孔本與作以。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侵蔡淺事也。然則侵蔡而蔡卽潰。其君民不得可知。故書以惡之也。○注月者善義兵。○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故也。穀梁傳。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矣。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故爲義兵也。通義云。潰例。罪潰者。月。罪潰之者。日。○注潰例月。○此經書正月。文三年沈潰。書正月是也。成九年書庚申莒潰。注云。日者。錄實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是也。○注叛例時。○卽晉趙鞅書秋。荀寅書冬是也。

遂伐楚次于陘〔疏〕

杜云陘楚也。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大事表云陘山在今河南許州府郟城縣南。又新鄭亦有陘山。在縣南三十里。蓋陘塞綿亘甚遠。蘇秦說楚曰北有汾陘。說韓曰南有陘山。蓋二國皆恃此為

險。在楚為北塞。在韓為南塞也。楚世家作陘山。括地志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方輿紀要陘山在開封府新鄭縣南三十里。史記魏襄王十六年伐楚敗之陘山。又秦攻陘使人馳南陽之地。徐廣曰陘山絕之名。今自陘山而西南達於襄鄧皆羣山綿亘。敵昔以陘山為南北之險。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按陘山延袤甚廣。注家注陘者不一。徐廣曰密縣有陘山。杜謂召陵之陘亭。或謂在許州郟城南皆與傳文進次于陘不合。韓策秦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是陘地已近南陽當在今汝州南。其

言次于陘何〔注〕据召陵侵楚不言次來盟不言陘〔疏〕

注据召至言次○即定四年三月公會劉于晉侯已下于召陵侵楚是其事也○注

來盟不言陘○下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是也。

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注〕時楚強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

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代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修臣子之職不頓兵

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疏〕

注時楚至待之

○杜云遂兩事之辭楚強齊欲殺之以德故不連進而次陘○注善其至有功○舊疏云言生事有漸者即先犯于蔡乃遂伐楚是也言敏則有功者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也敏則有功見論語陽貨堯曰篇皇疏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

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卒于師者桓公師無危不月者為下盟去月方見大信〔疏〕

差繆略云新公羊作

辛。新辛音義通。按今注疏各本及石經並作新。○注不言至無危。○左傳云。許穆公卒于師。是卒于師也。成十三年書曹伯廬卒于師。此不書。故決之也。左疏引賈逵云。不言于師。善會主加禮。若卒於國。非公羊義。何氏謂師無危。蓋亦若卒於國然也。注文於當作于。穀梁傳。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注。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其在國同是也。○注不月至大信。○舊疏云。正以莊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然則許與曹等。而不月者。會盟之例。大信者。時若不。去月。恐其盟不爲大信故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疏〕

杜云。召陵。潁川縣地。一統志。召陵故城在許州鄆城縣東三十五里。大事表云。今鄆城縣東四十五里有召陵故城。水經注。潁水篇。東南逕召陵縣故城。

春秋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不入。卽此處也。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闕駟曰。召者高也。其地。巨墟。井深數丈。故以名焉。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召陵。師古曰。卽齊桓公伐楚。次于召陵是也。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疏〕

杜云。屈完。楚大夫也。白虎通。姓名篇。楚有屈昭景。

何以不稱使。〔注〕據陳侯使袁僑如會。

〔疏〕

注據陳至如會。○卽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已下。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釋文僑一本作驕。

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注〕據陳侯使袁

僑如會不尊之。以當桓公也。〔注〕

注增倍至其君。○舊疏云。倍讀

如陪益之陪矣。蓋以屈完楚之尊者。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必爲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注尊齊桓。不欲令與卑者盟。亦增倍之義也。通義云。當敵也。楚始自州進。未得醇同中國。言使卽當

如宜申云楚人使完來盟如是則完不尊嫌以微者敵桓公故氏屈完以成之為貴大夫而不言使仍以抑楚令不足有君臣之辭且公羊本無尊君抑臣之意何氏明云增倍使若得其君意謂尊屈完若得楚子親來以醇桓公之盛也若如杜義屈完親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則誠如孔疏所云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矣○注以醇至事也○舊疏云卽下傳云桓公救中而國攘夷狄卒怙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左疏引此傳說云其意言屈完楚之貴者尊之以敵齊侯若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為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服虔取以為說按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聖人之明訓也今乃尊人之臣許其不為君使輕人之主以為不合使臣是乃縱羣下以覲覲教強臣以專恣約之以禮豈當然乎按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於楚尤抑之甚齊桓伯業以服楚為盛故尊屈完為貴大夫所以尊桓也

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注〕

注據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舉會與地〔疏〕

師在召陵也〔注〕時喜得

屈完來服于陘卽退次召陵與之盟故言盟于師盟于召陵〔疏〕

注時喜至召陵○穀梁注云屈完來如陘師盟齊桓以其服義為退一舍次于召陵

而與之盟義與此同然召陵去陘恐不止一舍也各本于作於非依毛本

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注〕據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

國佐盟于袁婁俱從地不再言盟〔疏〕

注據齊至言盟○見成二年舊疏云言俱從地者謂國佐從晉于袁婁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何注據袁婁甚精召陵之役齊兵未深入而楚人已服

故書來盟袁婁之役晉兵大勝齊人畏而賂之晉受賂而利于盟故書及國佐盟春秋之謹嚴如此但傳言師在召陵非也上文書伐楚次于陘則師在陘也屈完來盟于師來就陘也盟于召陵齊桓待楚以禮退至召陵與屈完盟也左傳曰師進次于陘又

曰師退。次于召陵。祇進退二字。齊桓行兵服楚。次第俱明。何氏用左傳以解師在召陵是也。按君行師從。齊桓退召陵。故師在召陵。屈完如師。如經之師也。盟于師。則召陵之師也。若經已盟矣。何召陵又盟乎。故經云盟于師。傳云師在召陵。本一事。兩書爲服。楚喜。故書重辭。復爾。齊氏駁傳非。

喜服楚也〔注〕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疏〕

注孔子至者焉。○舊疏云。春秋說文。鄂本復作複。釋文作復。繁露祭義云。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尙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通義云。汪克寬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彼詳錄致與會。亦書重辭複意也。

何言乎喜服楚〔注〕據服蔡無喜文。〔疏〕

校勘記。唐石經。何言乎喜四字。

磨改。多增二字。○注據服至喜文。○卽上侵蔡蔡漬是也。

楚有王者則後服〔注〕桓公行霸至是乃服楚。〔疏〕

注桓公至服楚。○校勘記云。鄂本乃

服楚三字。誤作傳文。岡監。毛本。楚字猶誤作傳文。屬下。惟此本與唐石經合。上三年陽穀之會。二年貫澤之會。大國遠國無不至。楚尙未服也。

無王者則先叛〔注〕桓公不修其師。

先叛盟是也〔疏〕

注桓公至是也。○卽下經云。公至自伐楚。傳云。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彼注云。爲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滯塗故也。是也。書禹貢云。江漢朝宗于海。彼疏引鄭注云。荆楚之城。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

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楊雄荆州牧箴。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風標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彊。爾雅釋地云。漢南曰荆州。公羊疏引李巡注云。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強梁。故曰荆州強也。漢書賈捐之傳。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穀梁莊十年傳。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按呂氏春秋召類云。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淮南兵略訓。舜伐有苗。修務訓。舜南

征三苗道死蒼梧韓詩外傳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隙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是其地皆歷代叛服無常不獨楚然也

夷狄也而亟病中國

〔注〕數侵滅中國〔疏〕

注數侵滅中國○舊疏云即莊二十八年秋荆伐鄭者是其數侵中國之文其數滅中國者即滅鄆穀之屬是也而經不書者後治夷狄故也釋名釋州國云荆州者荆警也南蠻數為

寇逆嘗警備故也又云楚辛也其地變多而人性急數有戰爭相爭相害辛楚之禍也亟數也故傳云亟注云數

南夷與北狄交〔注〕南夷謂楚滅鄆穀伐蔡鄭

北狄謂狄滅邢衛至于温交亂中國〔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作北夷當據正注同此本疏標起訖云注北夷至中國閩監毛本亦改作北狄矣○注南夷至蔡鄭

○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二國皆近楚故知楚滅之左傳載滅鄆事在莊二十二年於桓時尙未失地公羊當別有所據伐蔡鄭者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十四年荆入蔡十六年荆入鄭二十八年荆伐鄭上元年三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是也上云侵蔡蔡潰遂伐楚明蔡已為楚屬矣○注北狄至中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二年狄入衛下十年狄滅温是也舊疏云温言至于者以其在後故言至于僖十年文滅温也或者温是圻內之國去京師近故言至于矣

中國不絕若綫〔注〕綫縫帛縷以喻微也〔疏〕

注綫縫至微也○說文糸部縷也線古文綫淮南要略云中國之不絕如綫注綫細絲也周禮縫人職掌王

宮之縫線之事鄭司農注線縷也考工記鮑人職察其線注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為系旁泉讀為綫謂縫革之縷凡可以縫者皆謂之線也不絕若綫綫極細物故言喻微也

桓公救中國〔注〕存

邢衛是也〔疏〕

注存邢衛是也○見上元年二年傳

而攘夷狄〔注〕攘却也北代山戎是也〔疏〕

注攘却也○淮南詮言訓信已之不

攘也。注攘，卻也。國語魯語云：而大攘諸夏。注攘，卻也。周禮禁殺戮職，攘獄者，注攘，猶卻也。○注北伐山戎是也。○見莊三十年。

卒怙荆〔注〕卒，盡也。怙，服也。荆，楚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監、毛本，怙誤帖。釋文，怙，他協反。一本作拈，或音章。貶反。石經考文提要云：唐元度九經字樣，宋景德本、鄂泮官書本，皆作怙。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說文，拈，卽卒怙荆之怙。○注卒盡也。○爾雅釋詁，卒，盡也。又釋言，卒，已也。詩衛風，谷風云：畜我不卒。○注怙服也。○廣雅釋詁云：怙，靜也。玉篇：怙，服也。靜也。又丁肇反。靜與服義近。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怙，今作僕，同。他類反。

以此爲王者之事也。〔注〕

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爲之，故云爾。〔疏〕

注言桓至云爾。○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

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孟子滕文公篇：春秋天子之事也。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合乎春秋，故以爲王者之事也。繁露王道云：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是也。說苑尊賢云：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膺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國語齊語云：管仲既任政相齊，通貨積財，富國彊兵，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陸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曰：修舊法，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又曰：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覲於諸侯，以安四鄰，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又云：卽位數年，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縣車東馬，踰大行，西服流沙，南城於周，反胙于絳。此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事也。

其言來何〔注〕據陳袁僑如會不言來。〔疏〕

注據陳至

言來○襄三年書陳侯使袁僑如會不言來也。

與桓爲主也〔注〕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爲天下霸主〔疏〕

繁露精華云諸侯會同賢爲主賢之

也。又王道云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世存亡侵伐會同常爲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怙荆服楚至爲王者事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又觀德云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是也。○注以從至霸主○上三年傳云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是此書來會從內辭也。穀梁傳來者何內桓師也內桓師即從內義也。左疏引服云言來者外楚也。嫌楚無罪言來以外之亦尊桓抑楚之義。前此者有事矣〔注〕謂城

邢衛是也〔疏〕

注謂城邢衛○卽上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陳儀二年城楚丘是也。

後此者有事矣〔注〕謂城緣陵是

也〔疏〕

注謂城緣陵是也○下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孰城之城杞是也。

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注〕序

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明德及強夷最爲盛〔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何注序次也績功也按鹽鐵論執務篇引

傳曰予積也下云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與何本異蓋是嚴顏之別經義述聞云鹽鐵論執務篇曰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愛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著於天下召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此所引傳文序績作予積字不同而說亦異蓋本於嚴氏春秋也予積謂予桓公之積善卽承上予桓公爲主爲言義得兩通按序从予聲序予互通詩大雅桑柔篇誨爾序爵墨子尚賢誨爾予爵是也積績亦或通漢書外戚傳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績字或作積是也今儀禮禮記皆作素積經師口授不同傳者說遂異焉○注序次也○易繫辭傳易之序也釋文引京注序次也禮鄉飲酒禮云衆賓序升注序次也廣雅釋詁序次也禮記中庸云所以序昭穆也注序次也

序於說文爲東西牆之名。正字當作敘。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是也。○注績功也。○爾雅釋詁文。桓十三年。經。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注亦云。績。功也。故書堯典。三載考績。謂考功也。○注累次至爲盛。○漢書韋元成傳。劉歆王莽議曰。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按伐山戎在莊公世。春秋書人見貶。是伯功猶未大著。閔二年。齊人遷陽。不爲諱。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故也。論語憲問篇。齊桓公正而不譎。集解引馬曰。伐楚以公義。貴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穀梁疏云。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是鄭說同馬。並以伐楚明德及強夷最爲盛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疏〕

左氏袁作轅。彼釋文亦作袁。古袁轅通。隸釋袁良碑。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之興。虞闕父典陶正。嗣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初氏父字之。姓曰袁。魯僖公四年。爲大夫。哀十一年。頗作司

徒。元和姓纂。袁媯姓。舜後陳胡公滿之後。胡公生申公。申公生靖伯庚。庚生季子愔。愔生仲牛甫。七代孫莊伯。生諸。字伯爰。孫宣仲。濤塗以王父字爲氏。代爲上卿。字或作轅。其實一也。轅頗十一代孫袁生。又後漢書袁術傳。術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章懷注。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按國三老袁良碑云。周之興。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立姓曰袁。法言曰。齊桓公欲經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皆不從車旁。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注〕濱。涯也。順海涯而東也。東夷。吳也。從召陵東歸。不經陳而趨近海道。多廣澤水草。軍所便也。〔疏〕

校勘記出君既服南夷矣。云唐石經。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既誤能。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

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是濤塗恐師出陳竟，故為此言，為辟軍道也。○注：濱，涯至東也。○詩小雅北山云：率土之濱。傳：濱，涯也。國語晉語：又為惠公從予於涓濱。注：濱，涯也。廣雅釋詁：濱，厓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濱，水涯也。書禹貢：海濱廣斥。僞孔傳：濱，涯也。濱海猶海濱也。漢書地理志：作海瀕。瀕，即頻。詩大雅召旻云：胡不自頻。列女傳：作胡不自濱。是也。說文：穎水厓人所賓附。○注：東夷，吳也。○杜云：東夷，邾、莒、徐夷也。按邾、莒等東方小國，莒曾為桓公所奔。時桓伯正盛，不患不服，故何氏本吳言之。吳時未通上國，故也。○注：從召至便也。○舊疏云：趙猶鄉也。謂鄉近海之道也。

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

于沛澤之中。〔注〕草棘曰沛，漸洳曰澤。〔疏〕

玉篇：陷，墜入地也。廣韻：陷，入地隕也。即說文之召。說文：召，小阱也。廣雅釋水云：召，阨也。經傳皆作陷矣。○注：草棘至曰澤。

○孟子滕文公云：園囿汙池，沛澤多。趙注：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後漢書注引劉熙孟子注云：蒲，水草相半。風俗通山澤篇云：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水草交厓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蓋分言之，則沛以草蔽帶名，澤以水潤澤名。通言之，則沛之草即生於水者也。故管子揆度云：焚沛澤。注：水草兼處曰沛。地官序官疏引纂要：水之所鍾曰澤。棘者，說文云：小棗叢生者。顧而執濤塗。〔注〕時濤塗與桓公俱

行。〔疏〕

左傳：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屢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

東方覺秋，齊伐陳，用左氏義也。按齊如僅受濤塗之詐，旋即覺寤，則執濤塗於師足矣。何至率諸侯師伐陳，桓公方行，伯執似不出此。惟已陷沛澤，實受其害，故深恚濤塗，并累及其國。若如史記：師已過陳，濤塗始說其師出東夷，則更無及矣。

執

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注〕言有罪，方伯所宜討。〔疏〕

下二
十八

年晉侯執曹伯畀宋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皆稱侯而執者也稱爵故爲伯討○注言有至宜討○白虎通三軍云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尙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扈也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謂誅犯王法者也

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疏〕

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及此之屬是也穀梁傳其人之何也於

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注引江熙曰踰國謂踰陳而執陳大夫主人之不敬客繇客之不敬主人哆然衆有不服之心故春秋因而譏之按此與左傳皆以濞塗誤軍道被執穀梁以濞塗爲不敬齊命被執共爲譏齊桓非伯討同也

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此

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疏〕

荀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我後也後漢書班固傳奏記曰古者周公一舉則

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孟子梁惠王下滕文公下皆有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語爲湯事盡心下云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又以爲武王事蓋當時有此語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孟子天下信之之言不似尙書之文滕文公湯始征云云與梁惠王所引小異而梁惠王明稱書曰滕文公則否言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尙書文也觀公羊傳荀子班固奏記則東面而征云云乃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耳繁露王道云古者東征則四國怨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明春秋雖予桓而不以罪執則譏從其質也○注此道至是皇○詩豳風破斧文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白虎通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周公東征逃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經典無西征文荀卿子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東征而西國怨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人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此南征之文也董道詩攷云四國是皇齊詩作四國是匡匡正也故毛傳訓皇爲匡白

虎通亦言周公東征。逃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揚子先知篇。以昔在周公。四國是皇。與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對舉。又或問為政曰。思數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是亦以此為黜陟時詩也。魯語章注。周公時為二伯。而東征。則上公為元帥也。

桓公假塗於陳而伐楚〔疏〕

唐石經。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塗作途。白虎通誅伐云。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桓公假塗于陳而伐虢。禮曰。使次介。

先假道。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注〕故令濤塗有此言。左傳濤塗謂鄭申侯。用束帛。曰師出于陳鄭之間。

國必甚病。明師不正也。通義云。師有失律。不便于陳者是也。法言先知篇云。夫齊桓公欲經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數矣。夫又云。老人。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汗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連田畝。荒。杼。柚。空之為數。不

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注〕以己所招。而反執人。古人所不為也。凡

書執者。惡其專執。〔疏〕

注以己至為也。○謂陳之不欲其反。由己自招。不知自責。而反執人。周公所不為也。繁露仁義。法云。昔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

以我不正也。又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故逢丑父當斬。而袁濤塗不宜執。亦以濤塗為國被執。其本直也。○注凡書至專執。○舊疏云。言雖有罪。方伯所宜討。要須自天子乃可執之。然則濤塗之言。既惡齊桓之執有罪。又惡齊桓之專執。蓋交譏之。所以人之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疏〕

舊疏云。內之微者矣。穀梁傳。不言其人之及之者。內師也。彼以文承齊桓執陳濤塗下。嫌是齊師。故解之。按左疏云。直言及江黃者。將卑師少。故不言主師。言微者及之。與舊疏義。

合。

八月公至自伐楚。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疏〕

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此楚已服仍致伐故據以難之。

楚叛盟也。〔注〕為桓公不修其

師而執濤塗故也。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疏〕

通義云。故以未得意乎服楚致也。○注月者至之久。○校勘記出凡公出滿三時云。閻監。毛本同。誤。

也。鄂本三作二。當據正。舊疏云。卽此傳公春去秋乃還。而云八月公至自伐楚。又襄二十八年冬。公如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之屬。皆是危而久之。按此由春歷秋。作三亦通。莊五年冬。公會齊侯。已下伐衛。至六年秋。公至自伐衛。兵歷四時。而不月者。彼注云。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為危錄之。明伐天子已危。不須錄月也。校勘記又云。解云。危而久之。久字亦有作之字者。按久作之則不通。

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疏〕

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微國卒葬。例不錄之。今許得書葬。故

須注解也。何者。正以曹許雖非大國。亦非微。故得錄見也。許大小次曹者。春秋伯子男一也。故相次不一。許實男爵。故次于曹。而下五年首戴之會。許在曹上者。會盟之序。皆主會者為之。昭十二年傳所云。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首戴會時。桓公得意。諸侯背叛。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或序許先于曹。不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非信史矣。繆。左穀作穆。

冬十有一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注〕月者。刺桓

公不修其師。因見患誑。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疏〕

左氏穀梁慈作茲。漢書地理志。上郡龜茲。應劭曰。音邱。慈是慈茲通也。○注月者。至以罪。○舊疏云。正以侵伐。

例時。此書月。故須注解也。因見患誑者。言因是不修其師之故。而為陳之所苦患。遂為所調誑矣。按。不修其師。即上傳陳人不欲其反。由已師不正故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注〕據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也。續問以殺者。問殺所稱例爾。非謂

晉侯不當稱國爵也。〔疏〕

注據鄭至申侯。○即下七年經云。鄭殺其大夫申侯。是也。○注續問至爵也。○舊疏云。若直問曷為直稱晉侯。即嫌時不合稱晉侯。傳須云。以殺。明其但在何故稱晉侯以殺耳。是也。

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

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疏〕

注甚之至親也。○穀梁傳曰。自晉侯斥殺惡晉侯也。繁露王道云。此其誅

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白虎通誅伐篇。父然其子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春秋傳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直稱君者。甚之也。按晉世家。獻公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

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知，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欲饗之，驪姬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其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且莫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欸，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卽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太子自殺於新城。左傳：檀弓並載此事，詳略互見。是知太子母弟無罪見殺者如是書耳。其殺有罪之太子母弟，則不爾。故公子牙卒，貶去弟也。又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平公書葬，書法雖同，又於葬不葬別之。包氏慎言云：按晉侯詭諸，以九年卒，不書葬。注：不書葬者，殺太子，然則殺太子者，不得入先君之兆，絕先祖之嗣，故絕之於先祖也。康誥曰：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蓋謂此也。其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不言弟，與牙同也。後漢書楊終傳：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與何氏義微異。○注：春秋至親也。○禮喪服傳：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謂次嫡而下通稱也。以公子貫於先君，春秋例爾。親疏之別，殷道親親，舍文從質也。○注：今舍至貴之。○舊疏云：今舍國體，謂不直言晉殺申生也。襄二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其言來朝其子何〔注〕據微者不當書朝。連來者內辭也。與其子來者問為直來乎。為下朝

出〔疏〕

注據微至書朝。○隱十一年傳。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是微者不當書朝也。○注連來至朝出。○凡春秋書來者皆內辭。故上四年。屈完來盟于師。亦內桓也。舊疏云。今此傳不云其言朝其子何。而連來問之者。欲問伯姬來者為

是無事而來。為是有事言來者。為是朝其子而出之。直來者。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云。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無事而來者是也。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注〕因其

與子俱來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教戒之不明也。

微無君命言朝者明非實〔疏〕

注禮外至之道。○禮士冠禮云。冠者東壁北面適見于母。又云。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入見。姑姊如見母。又云。乃易服。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無見

外祖禮。何氏蓋以意推之也。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子為外孫。禮喪服總麻章。外孫疏云。以母出外適而生。故曰外孫。○注故使至明也。○通義云。以世本校之。是年杞惠公卒。成公立。成公蓋伯姬所生。故始嗣位。即來朝於魯也。未踰年之君。不當行朝禮。況婦人無故不踰竟。伯姬之與俱來。尤非禮也。故為內諱。辭曰。來朝其子。使若子幼而母率之來見者。然知不然者。以史記陳杞世家。潛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上推至僖五年。為武公三十二年。以徐廣注所引世本校之。史記之德公。則世本之惠公。惠公下多一成公。十八年。則依世本。此年正值靖公之四年。亦非未踰年君。然則此伯姬當即莊二十五年所歸者。為靖公之母。計靖公生至此。十三四年。即位後行冠禮。左氏所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故也。冠後與其母俱來。與若如世家。在武公之世。則靖公尚為世子。正左疏引沈氏所云。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六月歸于杞。假令後年生子。則其年十四。杞伯不宜令其與母來魯。又穀梁傳云。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丈夫之道者是也。

杜云。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于母。而曰朝其子。則謂攝君行朝禮也。孔疏云。諸侯之子。得有攝君之禮。行朝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繫于母。而曰朝其子也。若能行朝禮。則世子當如曹伯射姑。杞伯姬別言來耳。按如何義。則婦人既嫁不踰竟。故書朝其子殺恥。以辟內女之失教也。左傳釋文云。杞伯姬來絕句。來歸甯。朝其子。猶言其子朝。○注徵無至非實。○校勘記出言朝者服非實。云鄂本服作明。此誤。疏亦云。經書來朝。明其非實。按何氏上言攝。徵者不當書朝。此又云徵無君命。則與穀梁義近。意謂杞伯姬與子俱來。本無武公之命。故不書使。武公不能制其妻與子。則武公與有失焉。又云。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焉。以爲直行朝禮。何氏所不取。舊疏云。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彼言使來朝。則有君命。今既是徵人。復不言使。而書來朝。明非實也。義或然也。

夏。公孫慈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疏〕

左氏首戴作首止。按戴从弋得聲。與止聲。

古音同。在之部。得段借也。杜云。首止。衛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大事表云。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治。東南接甯陵縣境。一統志。首鄉在歸德府睢州東南。

曷爲殊會王世子。〔注〕据宰周公不殊別也。

注据宰至別也。○卽下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等于葵丘。是也。

世子貴也。世子

猶世世子也。〔注〕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之。使若諸

侯爲世子所會也。自王者言之，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服斬衰曰公士大夫之衆臣是也。自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公，此禮之威儀，各有所施，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汲汲也。世子所以會者，

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疏〕

注言當世父位。○白虎通爵篇云：韓詩內傳曰：諸侯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

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於首止，天子諸侯世，故稱世子，明當世世父位也。白虎通又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大夫士以下稱嫡子，長子不世故也。禮記郊特牲云：古者康公不繼世爲世絕也。○注儲君至會也。○閔二年左傳說大子云：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是儲君副主也。穀梁傳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是也。舊疏云：使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於此而會之，故言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矣。○注自王至是也。○校勘記出公上大夫之衆臣云：鄂本上作士，此誤。按各本俱誤上禮喪服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有帶繩屨。注：土，卿也。又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舊疏云：何氏引喪服者，欲言三公臣有爲之斬衰，世子則無，是卑於三公之義。○注自諸至所施。○舊疏云：卽殊與不殊是也。何者？世子於諸侯將有君臣之義故也。杜亦云：不名而殊會尊之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按其言尊之，與公羊同。其云桓公行伯，殊貴世子，謂殊爲齊桓之意，非公羊義。○注言及至汲也。○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然則此言及者，因會王世子之經，得見魯公汲汲於齊桓矣。並舊疏文。○注世子至公義。○繁露王道云：會王世子，譏微也。明桓公德衰，諸侯背叛，上假王世子也。德衰者，上四年傳：楚叛盟也。注云：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是也。叛盟者，下鄭伯逃歸不盟是也。穀梁傳：天徵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

也。王子舍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蓋穀梁言其文，公羊言其實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諸侯何以不序。〔注〕据上會序。〔疏〕

注据上會序。即上列序。諸侯某某會于首戴是也。

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

後凡也。〔注〕省文從可知。間無事不省諸侯會盟一事。不舉盟者，時世子不與盟。〔疏〕

周禮小宰職二

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注：治凡，若月計也；治目，若今日計也。蓋凡者總目者，散故也；繁露深察名號云：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言此諸侯，即上會之諸侯，故從省文也。春秋正辭云：若葵丘先會後盟，新城先伐後救，溫之會先會後圍許。○注：間無至諸侯。○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已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彼以其間無事，故省諸侯。今亦無事而不省諸侯，故解之。○注：會盟至與盟。○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已下，同盟于新城。彼是會盟一事，舉盟為重，不先別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故解之。明世子與會不與盟也，所以間無事必重出諸侯。不則嫌王世子與盟矣。穀梁傳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其所不信者而加之尊者，杜亦云：間無異事，復舉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

鄭伯逃歸不盟。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注〕据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弟子疑故執不知問〔疏〕注据上至知問○舊疏云

亦有無据字者非正本通義云据陳侯逃歸不言不盟不可使盟也〔注〕時鄭伯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為解安居會上不肯

從桓公盟故後言不盟〔疏〕通義云時鄭貳於楚齊桓不能使之盟也鄭伯未盟先歸故統諸侯於上特著不盟者於下陳侯既會乃歸不可言不會時又本無盟事異故辭異爾非何義○注時鄭至不

盟○鄭自莊十四年後數受楚兵上四年屈完雖服旋即叛盟勢必加兵於鄭故有內欲與楚之事也依古不盟為解者即桓三年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

〔注〕据後言不盟居會上辭〔疏〕注据後至上辭○何意謂不盟在下明為居會上辭故難之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

〔注〕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懷二心依古不肯盟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故云

爾〔疏〕解鄭伯逃歸之故也蓋諸侯同欲攻鄭責其不盟故畏而逃爾○注諸侯至云爾○通義云諸侯同心欲盟而鄭獨背中國故抑之加之賤稱也穀梁云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亦此義也故彼注云專已背衆曰逃傳例曰逃義曰逃

是也孔疏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衆輕身逃歸釋例曰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章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在上曰逃是言稱逃之意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疏〕通義云以黃隗江六比之雖與盟同月不蒙月也吳楚始見滅國例不月惡而略之甚杜云弦國在弋陽縣東南大事表云今湖廣黃州府蘄水縣東三十里有軟縣故城為弦地

又河南光州光山縣西南有弦城。蓋光黃本接壤也。水經注江水篇。又東逕鞏縣故城南。故弦國也。春秋楚滅弦。弦子奔黃。是也。地理志江夏郡鞏下云。故弦子國。馬氏宗連左傳補注云。酈元曰。江水又東經西陽郡南。卽西陽縣也。晉書地道記。以爲古弦子國。通典。光州光山縣。漢西陽縣也。春秋弦國之地。仙居縣本漢鞏縣。今縣東有弦亭。據水經注。通典。漢之鞏縣西陽。皆弦子地。元凱第釋弦國在鞏縣東南。是乃元和郡縣志所云弦國之都也。紀要。鞏縣城在黃州府蘄水縣西北四十里。故弦子國。弦城在光州西。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注〕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叛。狄伐晉滅溫。晉里克比弑其二

君。〔疏〕

注此象至二君。○釋文作比殺。申志反。楚遂背叛者。卽上四年傳。楚叛盟。下六年。楚人圍許。是也。狄伐晉滅溫。卽下八年狄伐晉。十年狄滅溫。是也。晉里克比弑二君。卽下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強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弑二君。狄滅溫。楚伐黃。桓不能救。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注〕據滅言以歸。上傳云。四年。反取虞。知去滅變以歸言執。〔疏〕

注据滅言以歸○卽下二十六年楚人滅陳以陳子歸是也○注上傳至取虞○見上二年傳○注知去至言執○以上傳明云取虞知此爲滅虞則書執爲變以歸辭矣

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

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注〕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疏〕

注言滅至善辭○論語堯曰篇興滅國彼述武王克殷事

明滅國當興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下十九年梁亡書亡爲自亡與此之變以歸言執皆春秋所絕也

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注〕言滅者臣子與君戮

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去滅復去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不死位也晉

稱人者本滅而執之不以王法執治之故從執無罪辭也虞稱公者奪正爵起從滅也不從滅例

月者略之〔疏〕

注言滅至辭也○校勘記云鄂本勦作戮此本文十三年疏所引同釋文戮又作勦葉本釋文云又作戮則正文當作勦字鄂本注作勦與釋文葉本合通義云謹按再言滅者言不與滅有二義一則罪虞貪賄

滅人以自亡故不與善辭一則見晉詐讓取之虞君臣無拒守之力故不得言滅也左傳曰罪虞公且言易也與此傳同義也○注不但至位也○繁露王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社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又云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是其滅人以自亡故上二年坐虞滅人首惡序晉上此復辱其滅辭也責以死位者如莊十年齊譚子奔莒此上弦子奔黃之屬是也杜云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所以罪虞繁露滅國上云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於滅亡而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注晉稱至辭也○通義云稱人以執者惡晉也按上四年傳云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明晉不以王法治之非伯討故從執無

罪辭。杜云晉侯修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非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春秋之義，有見於彼而略於此者，于彼見一義，於此又見一義，滅同姓惡之甚者也。於衛侯燬滅邢見之，則其例可以類推。此言晉人執虞公，則虞公之國亡身廢，有以自取，又別起一義，非以晉之罪爲可恕也。叔賊殺人取財而分貨於上，罪亦可免乎，是其義也。○注虞稱至滅也。○包氏慎言云：此言王者起亦絕而不錄也，謂直絕其宗祀通義云。虞稱公者，蓋嘗爲三公。按虞之正爵不可考，周時二王之後稱公，正爵也。天子三公亦稱公，職名也。虞公以官稱，知爲奪正爵，起其滅也。從字疑衍，當涉下文不從滅例而誤耳。穀梁注引江熙云：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爲下執之辭，嘗試因此論之。五等諸侯，民皆曰公，存有王爵之限，沒則申其臣民之稱，州公會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資而歸曹，故先名而後稱郭公。夏陽亡，則虞爲滅國，故宜稱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舛而同歸，生死齊稱，蓋春秋所賤。按穀梁傳云：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上之之辭也，亦即奪正爵之義。魏策云：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注不從至略之。○滅例月者，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注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書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若然，彼譚子奔莒，注云：月者，惡不死位，與尋常小國奔殊也。此不月，故爲略辭。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疏〕

杜云：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大事表云：今許州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水經注

洧水篇：洧水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是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密，下師古注云：此即春秋僖六年圍新密者也。蓋鄭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注〕惡桓公行霸，疆而無義也。鄭背叛本由桓公過陳，不

以道理當先修文德以來之，而便伐之，疆非所以附。〔疏〕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傳文與此同。彼注云，

宋圍繒，經文與此同。傳云：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義各有當，皆惡辭也。○注：惡桓至附疏。○毛本由誤白，便誤使。依宋本正：繁露精華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禮，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謂此說苑指武云：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功加焉。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疏〕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穀梁，傳善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注〕事遷於救許，以伐鄭致者，舉不得意。〔疏〕注：事遷至得意。○莊六年傳云：不得意致伐，已移師救許，仍以伐鄭作不得意。

辭者，下七年書齊人伐鄭，明此不得意，故復伐也。據左傳：諸侯救許，楚師即還，無為不得意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婁子來朝。〔注〕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白天子進。

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疏〕

注至是至爵者○舊疏云決莊五年倪黎來來朝之文通義云進稱爵者始受王命列為諸侯也杜注亦云邠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按莊五年傳倪

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來能以其名通也故此稱子為進稱爵○注時附至爵通○校勘記云鄂本罷作罷按旁應讀去聲於朝天子罷而朝魯所謂朝罷朝也作罷者應誤舊疏云小邾婁子朝天子不書者例所不錄以諸侯之法五年一朝天子是常事故不書之也朝魯謂之旁朝者欲對朝王為正朝故也按小邾婁因朝天子齊桓自天子進稱爵然不合書時旁朝魯魯為受命王因得禮書其爵以示法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其稱國以殺何〔注〕据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侯

注据晉至稱侯○見上五年

稱國以殺者君殺大

夫之辭也〔注〕諸侯國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疏〕

孟子告子下云無專殺大夫故稱國以殺無貶

辭也通義云謹案稱國者衆辭言非君得專殺之與衆棄之者也殺世子母弟不稱國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古者刑人于市刑公族于甸師是其義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疏〕

穀梁甯母左傳釋文母如字又音無注同校勘記云閩本

毋作母釋文甯毋音無或音某葉鈔本及唐石經作甯母穀梁釋文亦作母按甯寧音義通禮記禮運注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釋文甯本又作寧今左傳作寧公羊作甯是也說文用部甯所願也从用甯省聲方部寧願詞也从方寧聲是其證杜云高平方

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一統志泥母亭在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水經注荷水又東逕泥母亭北春秋左傳盟于甯母謀伐鄭也差繆略云左氏陳世子款下又有鄭世子華誤加之也寧左氏作甯則陸所見公穀本無鄭世子華甯作寧俱與今本異趙氏坦異文箋云陸氏殆因左氏傳有會而列茲何以示後嗣及記茲之位君盟替矣之語而云然然唐石經左公穀並有鄭世子華四字

曹伯般卒〔疏〕

左氏穀梁般作班易屯六二乘馬班如釋文鄭本作般左傳襄十八年云有班馬之聲釋言注引作般書分器序班宗彝釋文班本又作般是音義通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

洮〔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無鄭世子華故下鄭伯乞盟此蓋因注言甯母之盟陳鄭遺世子而誤衍趙氏坦異文箋亦云此經下即次鄭伯乞盟則鄭世子華不會盟可知公羊衍此四字杜云洮曹地大事表云傳

三十一年晉文公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即此今曹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水經注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注〕衛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

面受之。故尊序於上。時桓公德衰。甯母之盟。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

自助〔疏〕

注銜王至於上。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漢書翟方進傳。涓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周禮內司服注。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猶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疏云。以其天子中士已上。於經見名氏。天子下士。名氏不見。今直云人。是天子下士。序在諸侯之上。是尊王命。○注時桓至自助。○甯母之盟。見上七年。彼云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是陳鄭皆遣世子也。衛侯許男等皆不至。是常會者不至也。桓公假王人之重。與上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戴同。

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注〕以不序也。〔疏〕

繁露觀德云。泚之會。鄭處而不來。謂之乞盟。穀梁亦云。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注言乞。知

不自來。通義云。處其所者。居其國而不自來也。與許也。使請見許。盟于齊也。○注以不序也。○謂泚之會不序鄭也。是知公羊亦無鄭世子華矣。

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

也。〔注〕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

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不盟不為大惡者。古者

不盟也〔疏〕

注酌搃也。穀梁傳亦曰：蓋酌之也。注：酌血而與之。通義云：周官邦約，先鄭司農曰：酌，讀如酌酒尊中之酌。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尙書事，然則酌之猶言探之也。鄭屬於楚，不敢親來盟，使世子爲乞盟，以

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讀書叢錄云：周禮士師，掌王之八成，一曰邦約。鄭司農注：國約者，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謂鄭探知之而請盟也。酌，酌古今字。按禮記坊記：上酌民言，注：酌猶取也。詩酌序釋文：酌本作約，故穀梁亦作約。莊子田子方篇：夫水之可酌也。釋文引李注：酌，取也。禮記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注：酌猶斟也。左傳成六年：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注：酌取民以爲政。又成十四年傳：不內酌飲，皆挹取之義。故何氏訓酌爲挹。孔氏孫氏說非何義。○注：時鄭至者也。○毛本乞盟誤乞明。孟子告子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注：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周禮司盟職：掌盟載之法，謂盟時爲書，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書以埋之。故左傳襄二十六年：伊戾誣太子痤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也。鄭伯心二於楚，又懼中國，但遣使挹血爲盟，故春秋抑之書乞也。下九年穀梁傳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注：所謂無歃血之盟是也。彼疏云：八年洮會，云：酌血與鄭伯者，彼兵車之會故也。以彼莊二十七年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故楊如此解也。范注又引鄭君云：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騂，○注不錄至來也。○鄭伯使人來盟，宜書鄭伯使某乞盟，如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矣。欲深抑鄭伯之即夷背中國，故特鄭伯若自乞盟也。○注不盟至盟也。○古者不盟，桓三年傳文。舊疏云：知非大惡者，正以鄭伯不貶不絕故也。若其是大惡，宜如陳佗之貶爵書名矣。是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疏〕

禮記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注云：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

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正義云：周之季夏，即夏之孟月。建巳之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荅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泂，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理不合。譏而書之，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義或然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注〕以致文在廟下，不使入廟，知非禮也。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

故譏之不日者，下用失禮明。〔疏〕

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注以致至禮也。○以經書致用，在廟下，不宜已見也。通義云：禘夏祭名，時祭當以夏正首月，周七月非所用禘也。

時因夫人始至，特用禘禮，使見於廟，故譏其不宜用。不宜致，禮器曰：不善嘉事，鄭司農以爲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乃取此經說之，解詁箋云：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春秋因假以見正義，故曰：舍魯何適，非以爲內小惡不諱也。禮不王不禘，禘者，審諦功德，功臣與祭，非審諦昭穆也。商頌長發備矣。○注禮夫至譏之。○禮昏禮述士禮云：舅姑既沒，則婦人三月乃奠菜，又詔云：婦人三月然後祭行，然則新婦三月行廟見禮，所謂特祭也。於後值時祭，則助祭，所謂祭行也。故彼注云：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自兼嫡婦庶婦言，賈疏惟指嫡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嫡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推之諸侯夫人，理亦宜然。此夫人未特行廟見，遇有禘祭，因而致之，故爲譏省煩勞，不敬謹也。○注不月至禮明。○毛本失禮誤，夫禮，舊疏云：隱五年考仲子之宮，下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此亦失禮，而不書日，故知用在廟下，失禮已明，不勞舉日也。通義云：宗廟例，日不日者，不主爲祭事，醜，故從夫人。

至例本不日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注〕据夫人姜氏入不貶。〔疏〕注据夫至不貶。○莊二十四年夫人

姜氏入是也。譏以妾為妻也。〔注〕以逆不書入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夫人當坐篡嫡也。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疏〕注以逆不書。○舊疏云。欲道傳家。知以妾為妻者。正以初逆不書。與桓莊之屬。夫人文異。故也是也。○注入廟至嫡也。○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婦者有姑之詞。成風在故

宜稱婦姜氏。今不然。故知坐篡。舊疏云。入廟當稱婦。今而稱夫人。明其有篡嫡之心。欲得為夫人。是以稱之曰夫人。見其當有篡嫡之罪矣。猶如桓宣篡弑得即位。是以春秋亦如其意。書其即位。明其本意耳。○注妾之至君同。○釋名釋親云。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禮喪服不杖期章。妾為女君。賈疏云。妾事女君。使與臣事君同。故次之。謂次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也。敖繼公儀禮集說云。此服期與臣為小君之義相類。是也。妻與夫敵體。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故妾以夫為君。即以嫡妻為女君。是與臣事君同也。繁露王道云。立夫人以嫡。不以妾。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妾之篡嫡。欲得為夫人。春秋書之曰夫人。猶如臣子篡君。欲得即位。而春秋亦書即位之義矣。

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注〕以不致楚女。及夫人至。皆不書也。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故從父母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疏〕繁露七十云。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也。○注僖公至為媵。○舊疏云。春秋說文通義云。

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注〕以不致楚女。及夫人至。皆不書也。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故從父母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疏〕繁露七十云。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也。○注僖公至為媵。○舊疏云。春秋說文通義云。

謹案齊女聖姜也。楚女頃熊也。禮同姓相媵。異姓則否。而魯嫁伯姬。齊人來媵。邾文公元妃齊姜。二妃晉姬。末世之事。不復依古。是以齊女得爲楚媵矣。按同姓相媵。本左氏家言。未可爲據。解詁箋云。傳以夫人爲聖姜。穀梁以爲成風。皆立姜之詞。非禮也。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妻聖姜。母成風。言不宜也。既多言弗戢也。皆徵辭。春秋之制。諸侯世子。誓于天子。得外取。公子與大夫同。不得外取。卽位逆女。夫人備左右媵。姪婦焉。聖姜蓋僖公未卽位時。取於齊者。經無如楚逆女。及夫人姜氏。至自齊之文。故傳爲存疑詞。按如劉說。僖公庶子。宜與大夫同。不外取。烏得未卽位時。卽取於齊。欲違傳義。無實據焉。○注齊先至言致。○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故言致爲從父母辭也。○注不書至書也。○校勘記云。元年疏引作脅魯使立也。此脫使字。舊疏云。皆欲道若齊女未至而已。脅魯之時。可以書其至。今先致其女。乃後脅魯爲夫人。其初至之時。乃爲媵妾。是以不得書其至矣。按齊先致女。後脅立。故齊女不得以夫人至。其楚女未至而豫廢。故又不得書楚女至也。左氏以爲禘而致哀姜。按哀姜淫於二叔。比弑二君。爲齊桓所誅。僖公無緣復致爲夫人。穀梁以爲成風。注云。立之以爲夫人。然子無立母之義。卽母以子貴。卽位除喪時。卽宜尊立。何至此始因禘而致與。齊先致其女。脅魯使立。宜亦春秋說文。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注〕惠王也〔疏〕

包氏慎言云。經書十二月丁未天王崩。月之二十一日。按是月己丑朔。當十九日。

公羊義疏三十一

僖九年盡

十二年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疏〕

包氏慎言云經書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月之二十二日左氏經作正月正月之二十一日亦爲丁丑禦說左氏作御說禦御通史

記宋世家云公子禦說奔亳漢書古今人表宋桓公禦說俱與此同按三月朔爲戊午丁丑當月之二十日若正月當十九日

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

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疏〕

注襄公至殯也○監本也作者背殯出會事在

齊也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是征齊之文也又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葵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又二十一年傳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霸壘中國也是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也桓公無不合葬今不書葬故知爲襄公諱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不呼之義也是則諸侯雖當朝會一聞私喪卽當還歸其背殯出會之非愈見春秋爲宋襄晉文諱諱之正以刺之也解詁箋云春秋託齊桓爲二伯宋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不書諱葬嫌爲齊桓諱與陳侯款同例通義云此亦兼爲齊桓諱與陳侯款同意按孔說是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疏〕

杜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城釋例或曰河東汾陰縣爲

葵丘非也。大事表云今在歸德考城縣東三十里亦用杜說。水經注泗水篇黃溝自城南東經葵丘下春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是也。馬氏宗榿春秋左傳古地補注云酈元引春秋古地云葵丘地名今鄆西臺是也。鄆本齊桓公所置管子築五鹿鄆中牟以衛諸夏是葵丘宜在鄆與宰孔勤遠略之言相合。元和志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百五十步考城縣志葵丘東南有盟臺其地名盟臺鄉四書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丘一齊地近在臨淄縣連稱管至父所成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齊桓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丘有三其一在齊其一在陳留之外黃其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齊侯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丘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也以致之亦伯者之用心也。按陳留在齊西南以爲西略無不可然上言南伐楚楚更在陳留西南文義似乖而在汾陰亦太遠則似在鄆者近是鄆亦近晉故晉獻欲會葵丘也。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

尊重。當爲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其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

柩之前。故不名。〔疏〕

注宰猶治也。○小爾雅廣詁云宰治也。文選注引聲類云宰治也。白虎通爵篇云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書疏引周官馬傳云宰制也。制治義通。○注三公至名也。○

漢書翟方進傳。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也。風俗通十反云。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古者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宰則又三公中爲政者。故爲職號尊名也。通義云。以三公領太宰者也。○注以加至任也。○舊疏云。決上五年首戴之會。總序諸侯。乃言會王世子。若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于此會而會之然也。今此宰周公文與彼異。故知下爲諸侯所會。按後漢書仲長統傳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武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鄉爲政。是宰職大尊重。與天子參聽萬機也。萬機者。書臯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彼釋文云。徐音機。孔傳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注三公論道之官。無事于會盟。是亦用公羊義也。○注宋未至不名。○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非尸柩前無君前臣名之義。故稱子不名。知未葬者。上宋公卒在三月。此夏三月。俱在五月限內也。若然。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注云。據宋子既葬稱子者。彼統以未踰年言之。明雖葬仍宜稱子也。宋子出會。非居尸柩前。同既葬之稱。故彼注卽據此。爲既葬以難也。彼疏引此注。非下有居字。蓋既葬稱子者。正稱。未葬亦稱子。以王事出會。故屈其本稱。亦不以家事辭。王事義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亦稱子。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故也。鄭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卽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按左傳明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不別在國出外之異。知左氏說當亦與公羊同也。曲禮疏云。公羊。未踰年爲王事者。皆稱子。卽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者。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之說。以爲稱子禮也。孔疏節引異義說也。禮記雜詔云。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疏云。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公同。是與諸侯序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疏〕

包氏慎言云伯姬之卒係在八月二日而經書於七月按歷乙酉爲八月朔日若七月大則乙酉爲三十日

此未適人何以卒〔注〕据杞叔姬不卒〔疏〕

注据杞叔姬不卒○舊疏云宜作伯姬字即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洸注云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

此未適人何以卒故難之也春秋之內唯有杞叔姬來歸成八年杞叔姬卒更無叔姬不卒之事故如此解

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注〕字者尊而

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

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疏〕

注字者至別也○禮記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注字所以相尊也又郊特牲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男之冠猶女之笄稱字之義則同也白虎通姓名云

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又云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質少變陰道促蚤成十五通乎織紉紡績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禮記內則云十有五年而笄注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字而笄之又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注以許嫁爲成人也列女傳魏曲沃負傳是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諛號所以就之是皆尊而不泄義也遠別者舊疏云以內之公子爲大夫者卒皆稱名而內女嫁許卒而稱字所以遠別之故也○注笄者至飾也○禮士冠禮注笄今之簪周禮追師職爲副編次追衡笄注笄卷髮者國語晉語云折委笄注笄簪也禮士昏禮云姆纒笄宵衣在其右注笄今時簪也又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笄一名衡詩鄘風君子偕老云副笄六珈傳笄衡也其制則文九年穀梁傳注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喪笄無飾則禮喪服傳之惡笄者櫛笄也亦名箭樣笄彼注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櫛笄以竹爲之者曰箭笄喪服傳箭笄長尺注箭笄篋笄也是也魏書劉芳傳高

祖宴羣臣于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否。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鬢。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鬢。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鬢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尊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以此而言。男子有笄明矣。士冠禮疏。凡諸設笄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特牲疏云。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婦人皆有。按喪服傳云。箭笄皆尺。吉笄尺二寸。賈疏云。吉笄。大夫士之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女子許嫁宜吉笄。分別天子諸侯大夫士耳。范注。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與賈說異。○注服此至一也。○白虎通嫁娶云。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又云。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防淫泆也。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注。女子許嫁繫纓者。有從人之端。禮昏禮。主人親脫婦纓。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醴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五采爲之。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注。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注婚禮至稱字。○校勘記云。醴之。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醴誤禮。禮記雜記疏引賀瑒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賓不備禮也。所引婚禮者。婚禮記文。鄭注云。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疏云。笄女。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常用酒醢之。又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彼注以許嫁爲成人。故死則成人之喪治之也。其未許嫁者。二十而笄。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則賀氏所述。未許嫁而笄之禮也。雜記又云。燕則鬢首。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鬢紒也。然則時若死。則宜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之服。請侯絕旁期。自不服也。春秋所書。皆許嫁諸侯者也。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

不以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卽貴之漸。猶俠卒也。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

諸侯夫人例〔疏〕

注不以殤禮降也。○穀梁傳云：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於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禮記喪服小記云：

丈夫冠而不爲殤，女子笄而不爲殤。注：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疏引射慈喪服變除云：未許嫁十九猶爲殤，喪服大功章云：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總麻章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主謂婦人爲殤者服也。殤小功章云：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則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按女子雖不二十，但許嫁卽不爲殤，死則喪之如成人。從出降之例，其女爲本親之服，亦從出降一等。所謂逆降，故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姑姊妹。傳曰：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是也。其許嫁之後則杖，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蓋以其許嫁已有出適人之道，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已在二十而笄，猶男子之已冠，故同成人也。故雜記注云：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也。又檀弓云：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爲夫家所厚，故我降之。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其夫不爲服，則本宗之親不降矣。○注：許嫁至之漸。○通義云：禮，諸侯絕旁期，爲其女子子無服。唯嫁爲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爲之大功。若其許嫁國君，雖未行，有貴道，當亦爲之大功。故從內女有服者，錄卒也。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是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彼言女子子成人而許嫁大夫者，雖未嫁，得以貴降其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與嫁者同，則父母於未嫁之女，亦得以貴制服，相較足明矣。按此爲許嫁諸侯尊同已嫁者服大功，則此在室宜服其本服期矣。○注：猶俠卒也。○見隱九年，彼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未命所以卒者，貴疑從重，則彼俠雖未命，已爲大夫，有貴之漸，故從重恩錄之。此伯姬已許嫁爲諸侯夫人，故得書之也。○注：日者至人例。○此決

俠卒不日。故言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卒例書日。如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之屬是也。通義云。師說以爲許嫁。邾婁。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疏〕

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彼注引何氏廢疾。以爲即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耶。鄭釋之曰。莊十

三年柯之盟不日。因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已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至此不復盟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以不日爲信。又以日爲美。不幾於亂乎。春秋美人之功。不于其方盛。而于其將衰者。未之聞也。厲之盟書甲寅者。亦將以爲美乎。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以爲美。公羊以爲危。合之祇當孟子一盛字。葵丘之會。桓之極盛而衰之時也。按齊氏可謂調人劉兆矣。包氏慎言云。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月之十六日。按當十四日。

何

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疏〕

上二年秋九月齊侯

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彼言貫。此言貫澤。舊疏云。蓋一地二名也。彼爲盟。此言會者。蓋先會後盟。彼舉其重。此舉其初言也。按上二年釋文云。二傳無澤字。則陸本彼經亦作貫澤矣。繁露精華云。齊桓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至於救邢衛。見存亡繼絕之義。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新序九云。齊桓公時。江黃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厲善義兵。

是也會不書者。叛也。叛不書者。爲天子親遣三公會之。而見叛。故上爲天子。下爲桓公諱也。會盟

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疏〕

繁露精華云。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

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而九國叛矣。鹽鐵論世務云。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
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
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史記蔡澤傳。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
之志。畔者九國。按汪氏中述學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復歸於一。十不可
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制禮。一二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
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人之措詞。一二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
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
傳。三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三思而後行。三嗅而作。孟子。三咽。此不可知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
逐。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詞。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
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
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則此之叛者九國。亦不必果爲九國也。蓋九之爲言多也。言叛者衆。非實有
九國。猶漢紀言叛者九起也。○注。下伐至是也。○下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云。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
命者。是也。通義云。九國未聞。蓋微國。若江黃道柏之屬。左氏稱晉侯如會。遇宰周公而歸。亦叛者之一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
食。桓公之盟。至于葵丘盛矣。而九國解體。亦遂蘗芽於此。春秋危而日之言。乎持盈易傾。居盛難繼。濟以沖慎。令終之道。所以深

惜桓公而爲後之尸大名矜大功者戒焉。○注會不書者叛也。○舊疏云厲等九國亦在于會而葵丘之會不書以其叛天子之命故也。○注叛不至諱也。○以上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已下于葵丘也。所謂爲尊者諱爲賢者諱也。○注會盟至與盟。○義與上五年首戴同。何意若舉重則當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已下盟于葵丘矣。時宰周公不與盟故上書會。此書盟會盟兩舉也。舉重者如文十四年公會宋公已下同盟于新城莊十六年二十七年書公會齊侯宋公已下同盟于幽之屬會輕盟重故舉其重也不與釋文作不預音豫葉鈔本豫作預則正文不當作預按注云不與盟釋文必本作不與音預既改正文不與爲預遂改小字音預爲豫矣左傳亦稱宰孔先歸又云遇晉侯曰可無會矣不言可無盟是其不與盟也。

震之者何

猶曰振振然〔注〕亢陽之貌〔疏〕

此以振釋震也。史記夏本紀震澤致定索隱震一作振荀子正論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注振與震同易恒振恒釋文本作震是震振古音義通

故震義猶言振振也。詩周頌振鷺于飛傳振振羣飛貌則有亢象故管子七臣七主云振主喜怒無度注動發威嚴謂之振也此之震而矜猶彼之振主也。○注亢陽之貌。○易乾上九云亢龍有悔文言傳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即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注〕色自美大之貌〔疏〕淮南本經和而弗矜注矜自尊大震義也。廣雅釋詁矜大也即矜字淮南

甲戌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疏〕

左氏穀梁甲戌作甲子趙氏坦異文箋云經書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詭諸卒杜氏云甲子九月

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然左氏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據此，則獻公之卒，實在盟後。公羊作甲戌，為九月二十一日，似得其實。左穀經作甲子，或譌一字。包氏慎言云：甲戌，晉侯詭諸卒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日。通義云：杜預於此云：書在盟後，從赴。其於襄二十九年，聞弑吳子餘祭，吳子使札來聘。又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若以赴告先後書者，何不遺弑餘祭于札聘之下。兩注自相乖礙。預作長麻，推驗日月，經未必誤。輒謂之誤，此實誤轉謂不誤，抑惑之甚。按繁露隨本消息云：晉獻公卒，齊桓為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則上葵丘之會，晉後在焉。故左傳有宰孔語晉侯事。今公羊傳文不載，常見之公羊內傳諸書也。詭諸，左氏作僞諸。晉世家云：武公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國語晉語：獻公伐驪戎，注：獻公詭諸也。隸釋鄭固碑：造膝僞辭。洪云：碑以僞為詭，是詭僞通也。○注不書至子也。○上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繁露王道云：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為秦所滅，從驪姬起也。又云：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通義云：不葬者，里克弑先君之命嗣，與弑君同罪。奚齊未踰年，本以無子不廟，例不書葬。貴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為奚齊討賊，即為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也。知不然者，公子遂弑子赤，宣公之立，與晉惠同。其時亦未討賊。文公何以書葬？故范注穀梁云：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亦取公羊為說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為申生，子不孝則為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子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亦不書葬也。舊疏云：凡君殺無罪大夫，例去其葬以絕之。

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疏〕

左氏穀梁，弑作殺。公羊釋文，本亦作殺。音弑。下及注放此。按殺弑音之轉。左氏釋文，殺如字。又音弑。謂公羊也。經韻樓集云：僖九年，左氏釋文，經殺其君之子如字。又音弑。傳同。公羊音弑。按此條極謬。云如字，是在喪之君可稱殺也。云如字，又音弑，則岐惑不定也。云傳同，不知左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弑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兩言殺，記事之文也。一言弑，述經之文也。本不亂，而後人亂之。其云公羊音弑，則公羊本不作殺。公羊經云：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云：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

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弒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此公羊經之作弒了。然其穀梁經本亦作弒其君之子無疑。今石經及板本皆作殺。非也。坊記魯春秋記晉喪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櫜括聖經以一弒領二君。今亦譌爲殺字。則亦陸氏之憤憤耳。今人左傳穀梁讀本。及胡安國本。奚齊作殺。卓子作弒。學者乃疑未成君。可以不云弒。按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十月。里克弒奚齊于次。亦承用左氏記事文也。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注〕据弒其君舍不連先君連名者。上不

書葬子某。弒君名未明也。〔疏〕

注据弒至先君。○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注連名至明也。○舊疏云言名未明者。弟子本意。正欲問弒其君之子。而連奚齊何之者。恐人不知奚齊之

名。爲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爲是被弒之故稱名。似若請兒卓子之屬是也。是以將名連弒問之。欲使後人知其稱名之義。

弒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弒

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弒其君。又嫌與弒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弒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加之者。起先君之子。不解名者。解言殺。從弒名可知也。弒未踰年

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宋本殺作弒。按釋文。則此經弒多作殺。或讀爲弒。以意求之。唐石經以下本皆

作弒。此作殺爲岐出。然殺可讀弒。弒不可讀殺也。通典引異義。未踰年之君繫父不。公羊說。未踰年之君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于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弒其

君舍父已葬。謹案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按鄭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是鄭駁當從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云。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既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及文元年公即位是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何休云。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齊商人弒其君舍。舍爲君。商人之弒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尙稱名。公羊云。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即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晉里克弒其君卓。子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公羊以奚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皆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二傳不同也。按君雖未踰年。先君雖未葬。其稱子某。稱子。屈於所尊也。臣下則當君之。不得以嗣君稱。謂有殊。而君臣之義亦有差別。當以公羊爲正。○注欲言至夫同。○校勘記云。段玉裁云。弒當作殺。子者未踰年君之號。故得言殺。其子嫌與大夫。故不合書也。○注欲言至君同。○卽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也。○注故引至見矣。○校勘記云。坐鄂本宋本閩監毛本同。或改坐爲罪。非舊疏云。言罪差於成君。與殺大夫異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國在立太子者。防篡殺也。春秋之弒天子。罪與弒君同。春秋曰。弒其君之子奚齊。明與弒君同也。與何意微別。經韻樓集云。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左氏穀梁皆作殺。惟公羊作弒。孰是乎。曰。公羊是也。曷爲公羊是。曰。春秋以是爲未踰年君發凡也。緣孝子之心。不敢稱君。故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子卽君也。公羊子曰。弒其君之子何。其君之子者。未踰年君之號也。不書弒。是在喪之君可弗君之也。故春秋書弒。以立萬世臣道之防也。然則何不言弒其君也。不沒其實也。不以臣道滅子道也。古者必踰年而後卽位。有未踰年而遽卽位者。則書弒其君。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書弒。以見商人之罪。書君。以見舍之子道未盡也。然則據宋子之例。何不言晉里克弒晉子奚齊也。曰。宋子者。以世子在喪者也。其君之子者。非世子。而其君殺世子以立之者也。又以見父道之不

正也。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云及其君卓者，隱括之辭。以一弑領二事，則所據之經兩書弑明矣。傳曰：齊慶封之徇於諸侯也。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慶封其尙知史法哉。○注加之至之子。○舊疏云：若不加之，嫌君子爲一人故。○注不解至知也。○舊疏云：正以傳云：弑未踰年君之號，止蒼上云其言弑其君之子何之文，故云不解名矣。旣解言弑，則書奚齊之名由弑之故明，是以不復答之矣。十行本知誤加。○注弑未至當月。○隱四年春王正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是弑成君例日，故未踰年當書月也。今不月，故解之。○注不月至略之。○晉獻殺嫡立庶，致被篡殺，故爲不正遇禍。終始惡明也。繁露精華云：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弑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位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亦以不正遇禍痛之也。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國人不予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

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己者。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疏〕注書如至接也。○隱十一年注云：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故魯君臣外適皆言如，所以別內外兼錄所與交接，別榮辱安危也。○

注故如至榮之○卽成十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彼注云月者善公尊天子是○注如齊至安之○如齊此書正月之屬是也如
 晉卽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彼注云月者誤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是與此桓公德衰獨能念恩朝事
 之故善錄之同也○注如楚則月危之○卽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彼注云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按同書月而義各
 有當董生所謂春秋無達辭也朝聘例時而書月故分別解之○注明當至己者○尊賢慕大謂如齊晉則月安之也無友不如
 已謂如楚則月危之是也無友不如已論語學而篇文○注月者至錄之○閔二年傳云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
 魯是僖本齊所立也桓公德衰見叛見上九年通義云如例時致亦時唯以正月行或正月至者必月重始月也猶存君之意也
 然則襄二十八年十一
 月如楚書月何爲乎

狄滅溫溫子奔衛〔疏〕

大事表云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溫城水經注濟水篇又東至溫縣西北爲
 濟水又東過其縣北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周畿內國司寇蘇忿生

之邑也春秋狄滅溫溫子奔衛周襄王以賜晉文公濟
 水南歷虢公臺西皇覽曰溫城南有虢公臺基址尙存

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疏〕

釋文君卓子左氏經無子字據左氏莊二十八年傳云其姊
 生卓子則卓子本二名左穀經作卓或脫子字也史記晉世

家卓子作悼子曲禮疏公羊以奚齊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
 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也按嗣君之稱子稱君未聞以葬未葬分別也左氏非通義云坊記稱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
 齊及其君卓蓋不修春秋文如是誤以兩弑爲一年之事左氏魯之史官故其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殺公
 子卓于朝亦誤以兩弑爲一年之事經書卓子弑在下半年似據晉乘而改正之也於此足明俗儒謂春秋但囚魯史者之妄陋按

如舊史則奚齊卓子之弑相距兩月。同是未踰年君。何以書法兩異。故知左傳誤也。坊記所引。自是躐括二事。領以弑字。非必舊史。卽在一年。當如段氏說。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

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注〕據與孔父同。〔疏〕

注據與孔父同

○舊疏云。桓二年傳。何賢乎孔父。注。據叔仲惠伯不賢。此言據與孔父同。亦據叔仲惠伯矣。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

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疏〕注不食至亡之。○爾雅釋詁云。食。僞也。郭注。書曰。朕不食言。國語晉語云。魯人食言。文選思元賦。疾防風之食言。法言重黎篇。不食其言。彼注皆云。食。僞也。逸周書

皇門篇。媚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孔注。食。爲也。爲亦僞也。直皆以僞訓食。故左疏引孫炎云。食。言之僞也。按僖十五年左傳。我食吾言。又哀元年傳。不可食已。杜注。並云。食。消也。蓋言既出而復背。如飲食之消。與僞無異。因謂食爲僞。此食言之本意。其實食不得訓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背惠食言。成十六年左傳。潰齊盟而食話言。皆謂不食其言也。故湯誓僞孔傳。訓食爲盡。與何杜義同。經義述聞云。食。僞也。孫郭皆以食爲虛僞。而證以湯誓朕不食言。章注。晉語亦以食言爲僞言。皆非也。食言者。言而不行。則爲自食其言。食者消滅之義。非虛僞之義也。哀二十六年左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若以食言爲僞言。則與能無肥乎之義。了不相涉矣。而某氏書傳。乃以食爲盡。其僞言不實正義。言而不行。如飲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不幾於穿鑿而失其本指乎。○注以奚至皆立。○舊疏云。欲指不食其言之事狀矣。

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疏〕

莊二十八年左傳云。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國語晉語。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章注。女子同生。謂後生爲姊。或以卓子爲其同生所生。故統謂爲驪姬子焉。晉世家。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章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又云。十二年。驪姬生奚齊。又云。驪姬弟生悼子。皆與左國同。唯穀梁傳云。晉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正與此同。唯此無伐虢說耳。荀息傅焉。

〔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

業大道焉。履大節焉。〔疏〕

上九年左傳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注。禮。諸至節焉。○大戴保傅篇。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小學。謂庫門師保。

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賈子容經云。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履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履大節焉。業大道焉。書疏引書大傳云。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大夫。元士之嫡子。十五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長幼之位。然則書傳所說。公卿大夫適子之制。此及戴禮所說。天子諸侯世子與。故後漢書楊終傳。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大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是也。白虎通又云。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禮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小學大學者。白虎通又云。小學經義之宮。大學辟雍鄉射之宮。按四代小學大學。質文相變。自爲公卿適子以下入學之所。天子諸侯世子。似不必拘彼制也。驪姬者。國色也。

〔注〕其顏色一國之選。〔疏〕

辛氏三秦記云。漢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國色。吳志周瑜傳。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有國色。

獻公愛之甚。〔疏〕

左傳莊二十八年云。驪姬嬖是也。晉世家。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上四年左傳云。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欲立其子〔疏〕

晉語。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晉世家。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近秦。風近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以此知太子不立也。莊公二十八年左傳亦載此事。又彼閔二年傳云。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又彼二年傳。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穀梁傳。驪姬飲為亂。注。亂謂殺申生而立其子。又上四年左傳。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皆欲立其子事也。

於是殺世子申生。

〔疏〕

見上五年。

申生者。里克傳之。〔疏〕

穀梁傳曰。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是里克申生傳也。左傳上四年云。公殺其傅杜原款。蓋亦申生傳。

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注〕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

託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疏〕

注。獻公至云爾。○左傳上九年云。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是其後患也。又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

大夫。其若之何。晉世家。獻公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夫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是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先以此言動之也。

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

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為奚齊。卓子來動已。故荅

之云爾。〔疏〕

反。猶復也。晉世家又云。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上九年左傳又曰。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

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構俱無猜，貞也。亦即生者不愧之義。史記趙世家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則此當是成語。故荀息引以答獻公也。○注荀息至云爾。○校勘記云：荅鄂本、宋本同，闕監毛本、荅作荅，非。察言觀色，見論語顏淵篇，此斷章取義也。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

〔注〕長謂重耳。〔疏〕

注長謂重耳。○殺正，謂申生。重耳次長，故廢長謂重耳。穀梁傳曰：世子曰：吾甯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

如之何，願與

子慮之。〔疏〕

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里克、丕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左傳亦載有此語。

荀息曰：君嘗訊臣矣。

〔注〕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疏〕

注上問下曰訊。○詩小雅正月云：訊之占夢。傳訊問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訊不言。注訊問也。國語

晉語云：君其訊射也。注訊問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即訊太子，索隱引樂產云：訊問也。雖皆止訓問，實皆上問下也。故今問獻亦謂之訊。○注言臣至可負。○晉世家云：吾不可負先君言，以上言君，故下仍順前言稱臣也。通義云：此自息對里克稱臣耳。士大夫得相稱臣者，謙欲比其家臣然也。若史記聶政對韓仲子曰：臣幸有老母，又曰：枉車騎而交臣，韓信過樊將軍，噲曰：大王乃肯臨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義亦通。

臣對曰：使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疏〕

上九年左傳：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

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晉語荀息云：我對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和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媿，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此言信。內外傳言貞一也。焦氏循左傳補疏

云杜云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按假途伐虢全用荀息之謀息非無遠謀者也左傳稱息言竭股肱之力加以忠貞三怨將作不食其言引白圭之詩以美之無譏詞也夫經書卓爲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以爲君也既正其名爲君則弑之者爲賊而死者爲忠矣荀息之不能殺里克猶母丘儉之不能殺司馬師也習鑿齒引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二語以美母丘儉蓋儉之受顧命亦息之受君命也習氏引荀息以美儉則預譏息以例儉可知按穀梁傳亦云以尊及卑也荀息閑焉是亦以書及爲褒辭矣

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

〔疏〕

晉世家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晉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

左傳上九年亦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起

時莫不背死鄉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

始惡明故略之〔疏〕

左傳又云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晉語稱荀息亦云君子曰不食其言矣繁露玉英云公子日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

聽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日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注起時至同義○舊疏云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彼注云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今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亦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以重社稷之臣也按褒荀息又以厲時之背死鄉生敗去

與成者也。通義云：所事不正，得為賢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苟息死先君之命，是以賢之也。○注不日至略之○舊疏云：成君見弑者，例書日。今此不日，故解之。按略之與弑，奚齊不書月，同義。漢書叔孫通傳：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後漢書崔琦傳：外戚箴曰：晉國之難，禍起於驪，繁露王道云：晉獻公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皆不正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疏〕杜云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注〕据衛人殺州吁。〔疏〕注据衛至州吁，○即隱四年九

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是也。惠公之大夫也。〔注〕惠公篡立，已定晉國，君臣合為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

公之大夫，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疏〕晉語云：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章注：鎮，重也。芮，冀芮也。惠公以里克為重，知已為惠公大夫矣。○注惠公至言之○

惠公宜絕而立，故為篡。里克為之臣，已為一體，里克宜討。非惠公所得討，故不以討賊辭予之。明惠公亦在討也。然則孰立惠公？〔注〕欲難殺之意。〔疏〕注欲難殺

之意○正以欲明惠公不合討賊義故先難其立以明惠之立由里克

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

〔疏〕晉世家云里克等已殺奚

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于梁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晉語公子夷吾私於公子縶曰申大夫里克與我矣

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是里克逆惠公事也

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一孺子矣

〔注〕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時皆幼小

〔疏〕注孺子至幼小○禮記內則云孺子蚤寢晏起注孺子小子也國語晉語云孺子何懼注孺少也書洛誥云孺子其朋鄭注孺子幼

小之稱說文子部孺乳子也一曰輸也輸尙小也文選幽通賦媿巢姜於孺篋兮注應劭曰孺少也蓋孺本小稱故年之幼小者稱孺子因之人君初即位者亦稱孺子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孺子為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考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為後者乃得稱孺子金滕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杜原款稱申生為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為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甲公子重耳稱為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為君也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齊侯荼已立為君而陳乞鮑牧稱為孺子其死也諡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樂盈為晉卿而胥午稱為樂孺子左傳稱孟莊子為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驥曰孺子善哉皆世鄉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為孺子室於宮中祇見孺子亦貴者之稱惟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於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為童子通稱與孟子同按此為惠公稱奚齊卓子語自以其幼小稱為孺子耳必不以為後之稱稱也

又將圖寡人〔注〕如我有不可將復圖我如二孺子

〔疏〕穀梁傳曰里克所為殺者為重耳也惠公知其欲立重耳故曰又將圖寡人彼

傳又曰。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是也。

為爾君者。不亦病乎。〔疏〕

通義云。病。苦也。左傳。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

乎。晉語。惠公既即位。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

於是殺之。〔疏〕

左傳述里克對曰。不有廢者。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晉世家。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

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穀梁傳。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

然則曷

為不言惠公之入。〔注〕据齊小白入于齊。〔疏〕

注据齊至于齊。○見莊九年。

晉之不言出入者。踊

為文公諱也。〔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

子當絕。還入為篡。文公功足以并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為文公諱

故也。為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語在下。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

出奔。惠公文公出奔。不書者。非命嗣也。〔疏〕

注踊。豫至渾矣。○通義。踊。上也。以文公之故。而上諱及於惠懷也。將言惠公之入。懷公之出。則不得不言文公之入。其篡不可聯矣。

讀書叢錄云。踊。當是通字之譌。傳中。通可以已也。凡三見。昭三十一年傳。通。溢也。曷為通溢。賢者子孫宜有地。義與此傳略同。關西言渾。亦與通義相近。按。踊。豫。雙聲為訓。○注。獻公至出奔。○上四年左傳云。驪姬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晉世家云。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請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注。不子當絕。○定十四年。注。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舊疏云。同姓之臣。尙無去義。況父子乎。且惠公文公庶子。假令不去。亦不殺之。故知去父當絕也。按舊疏非也。據左傳及晉世家。姬譖二公子與申生同謀。則惠文不言去。未必不殺也。要之子無去父之義。禮記檀弓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故皆當絕也。○注。還入爲篡。○文公惠公既當坐絕。則還入自宜坐篡。義本相因。所以明父子之道也。○注。文公至故也。○惠公卒。見下二十四年。則懷公出。文公入。當在彼年。左傳謂晉文公殺懷公于高梁。公羊言懷公出。二傳無異。各有所據。出。蓋謂出奔高梁也。○注。爲文至在下。○下二十八年云。晉侯入曹。執曹伯。與之稱侯。以執。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注。據秦稱師錄功。又傳大夫不敵。臣注云。秦稱師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褒進之。文公之功。首在伐楚。又左傳記有文公定襄王事。故知文公功大也。○注。懷公至子也。○下十七年左傳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又二十三年左傳。懷公命無從亡人。杜注。懷公子圉。○注。惠公至出奔。○晉世家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爲內應。殺懷公于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與左傳殺懷公于高梁同。世家又云。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明出奔。卽謂高梁也。呂覽原亂篇云。惠公死。圉立爲君。是爲懷公。秦穆公思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立重耳。是爲文公。○注。惠公至嗣也。○莊二十八年左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皆庶妾所生。故非命嗣。

齊小白

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疏〕
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見其篡不爲之諱也。 桓公之享國也長。〔注〕

享食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疏〕
繁露玉英云。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故舉賢人而以

自覆蓋不肯要盟以自滿澆也。遂為賢君而伯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戮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此之謂也。

文公之享國也短。〔疏〕晉世家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即位為晉君。九年晉文公卒。是享國短焉。美未見乎天下。

故為之諱本惡也。〔注〕桓公功大。善惡相除。足封有餘。較然為天下所知。文公功少。嫌未

足除身篡。而有封功。故為之諱。并不言惠公懷公出入者。明非徒足以除身篡而已。有足封之明

較也。美不如桓公之功大。〔疏〕注齊桓至所知。○齊桓功大。則上元年城邢。二年城楚丘。四年伐楚之屬是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譎讀如主文譎諫之譎。二伯無所優劣。春秋書晉文。則為之諱本

惡。故曰譎而不正。齊桓之篡。則從正例。公羊子言之詳矣。○注文公至功大。○通義云。明文公無存亡繼絕之善。其功未足以除篡。故須為諱本惡。以獎成其美。

秋七月。

冬。大雨雹。〔疏〕左傳作大雨雪。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亦雨雪雨雹兩存。通義云。五行志曰。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脊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雹

者陰脊陽也。霰者陽脊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大戴天圓篇。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夫人專愛之所生也。〔疏〕

注夫人至生也。○舊疏云：蔽障楚女而專取君愛，故生此電災。五行志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以為先

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電，董仲舒以為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電皆為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云。何氏與先儒義同。續漢志注引考異郵云：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電，電之為言合也。以妾為妻太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與參駟房衽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成。初學記引漢含孳云：專一精并氣凝為電。宋均注謂若魯僖公脅於齊，以妾為妻，尊重齊媵，無迴曲之心，盛陰水氣乃使結而不解散，皆與夫人專愛義合。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經無父字，按今左氏有父，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僖十年左傳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與大夫，傳

無父字，則經無父字可知。故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今本左氏經有父字，或後人從公穀經增，公穀有父字，亦衍文。差繆略云：平，公羊作邳，按今注疏本及石經公羊並作平，平本字，平隸之變。漢石經尚書及山陽太守祝睦碑、涼州刺史魏元平碑、梁相費汎碑、趙相劉衡碑，平字皆作平，蓋一在不字中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疏〕

通義云：夫人與君親則同體，分則君臣。公及夫人云者，以尊及卑之辭也。杜云：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與公俱會齊侯，非

禮義或然也。

秋八月大雩〔注〕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疏〕

穀梁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注引何氏廢疾云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

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君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固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倍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即為異莊之冬不雨未嘗歷時倍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君有深淺旱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感應天變有本末本則修政末則雩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德以禳異修本末以禳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旱以譏其事天之怠也皆閔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察天意也穀梁子失其傳矣○注公與至之應○謂上陽穀之會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黃狄侵衛〔疏〕

元志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

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沈氏欽韓云今厯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盡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為三包氏慎言云經書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傳例言日不言朔非失在朔前即失在朔後庚午為三月之二日失在後也劉歆以為二月日食劉孝孫推庚午為三月朔按以厯推之庚午實三月朔穀梁作正月誤石經正作三也○注是後至侵衛○見下及十三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是時楚滅黃狄侵衛鄭莒滅杞劉歆以為三

月齊
衛分

夏楚人滅黃〔疏〕

舊疏云。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然則滅例月。而此不月者。所傳聞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通義云。不諱者。責齊桓也。用穀梁義。新序善謀云。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凌夷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子政說穀梁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處臼。左氏作杵臼。按穀梁亦作杵。杵處音同。段借字。陳世家云。莊公七年。少弟杵臼立。是為宣公四十五年。宣

公卒。包氏慎言云。十二月無丁丑。十一月之

二十四日也。按丁丑為十一月之十二日。

公羊義疏三十二

僖十三年

盡十六年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注〕桓公自貫澤陽穀之會後，所以不

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後。小國言從，令行大國唯曹許以上乃會。〔疏〕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彼疏云：何休於此有廢疾，范不具載，鄭釋者

以數九會異於鄭故也。杜云：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大事表云：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文十一年，得臣敗狄于鹹，自爲魯地。水經注：瓠子河篇：河出東郡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章邯守濮陽，環之以水。張晏曰：依河水自固。春秋會于鹹。杜預曰：濮陽有鹹城者也。續漢郡國志云：或曰古鹹國，一統志：鹹城在大名開州東南六十里。○注：桓公至乃會。○上二年傳云：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三年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注：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哉？自後皆從彼法，故不復書小國也。上五年左傳云：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明附從者不獨江黃矣。

秋九月大雩〔注〕由陽穀之會不恤民後會于鹹城緣陵煩擾之應〔疏〕

注由陽至之應〇上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

穀上公會齊侯以下于鹹下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也按與上十一年秋八月大雩所應同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疏〕

杜云緣陵杞邑大事表云在今青州府之昌樂縣亦曰營陵路通登萊傳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蓋是時淮夷病杞齊桓遷之稍北以自近如楚遷許于葉吳遷

蔡于州來然杜注杞地則仍為杞地錯入于齊者耳至襄二十七年杞復遷濇于是年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杞祁午數趙文子之功曰城濇于蓋城杞即城濇于是杞復遷濇于之證也今縣東南三十里有營陵故城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營陵下云或曰營丘應劭曰師尚父封于營丘陵亦丘也臣瓚曰營丘即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一統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府昌樂縣紀要云在縣東南五十里

孰城之〔注〕諸侯不序故問誰城〔疏〕

通義云板本作孰城之之字衍據二年傳文校刪開成石經年首缺三行第四行自為不言起以彼恆率行十字推之是無之字也按以

下峇城杞文義釋之無之字是也〇注諸侯至誰城〇舊疏云按上二年注云據內城不月故問之然彼經書月故得此解此經不月傳云孰城之漫道諸侯諸侯無所指據緣陵之號由來未有故怪而問之通義云欲言內邑無為諸侯城之欲言外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按如傳意以城杞峇孰城之當是問所城何城之意故孔以傳文之為衍文何氏以諸侯不序解之似未當

城杞也曷為城杞〔疏〕

通義云曷為不言城衛主問經文曷為城杞主

問事緣。然皆得起滅意。故互相備是也。

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注〕以下皆狄徐也。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

微。是見恐曷而亡。〔疏〕

通義云。以杞南瀕莒徐故也。脅之者。言二國交制之。左氏上十三年傳。以為淮夷病杞。按此云徐蓋徐戎也。書費誓序。徐夷並興。又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大雅江漢序云。宣王命召公

平淮夷。常武篇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魯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閔宮云。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又云。保有鳧釋。遂荒徐宅。禮記檀弓。記容居弔邾婁考公之喪。稱其先君駒王。知徐之負強僭號既久。莒亦即於夷。則此之徐莒。即左氏之淮夷與。○注以下至徐也。○下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為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文七年。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為莒狄之爾。○注言脅至而亡。○九經古義云。恐曷。即漢律恐獨也。陳羣新律序云。盜律有恐獨。漢書王子侯表曰。葛魁侯威。坐縛家吏恐獨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獨取雞兔。承鄉侯德天。坐恐獨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籍。陽侯顯。恐獨國民取財物。免師古曰。謂以威力脅人也。音呼葛反。按今律有恐嚇取財。即恐曷也。戰國策云。恫疑虛喝。高誘曰。喝。喘息懼兒。惕。正字。曷。段借也。俞云。國雖微弱。無因恐曷而亡者。何解非也。脅當讀為協。幹而殺之之。協字亦作摺。廣雅釋詁。摺也。凡物折之則分。故折有分義。楚詞惜誦篇。令五帝以折中兮。王注。折。分也。徐莒摺之者。謂徐莒摺而分之也。元年傳曰。孰亡之。蓋狄滅之。二年傳曰。孰滅之。蓋狄滅之。彼惟狄一國。故直曰滅之。此則徐莒二國。故不直曰滅之。而曰摺之。正古人屬辭之密矣。按以脅為摺。又以摺為折。又以折為分。未免迂回。王者之後尤微者。言比陳宋尤微也。史記陳杞世家云。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又太史公曰。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是也。

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

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

桓公恥之也〔疏〕

繁露滅國下云。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

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輒發傳者。與城衛

同義。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疏〕注

輒

發至同義。○見上二年通義云。輒發文實傳者。三城各異書。故須明之爾。○注言諸至存之。○通義云。故不斥齊侯。直總衆國辭而已。城楚丘不言諸侯。此言諸侯者。起卽會鹹之諸侯也。又云。實與。故諸侯無貶辭。文不與。故不使齊侯主之。穀梁傳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注引何休廢疾云。按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卽散何以美之耶。鄭君釋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桓德之衰。實始于葵丘。此存杞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爲會鹹諸侯。猶城邢必復言師也。不序以明其散失之。按楚丘爲桓公獨城。故不序諸侯。此爲桓公德衰。待諸侯乃能城。故特總言諸侯也。○注外城至明矣。○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

冬城西郭。是內城不月也。上元年夏六月城邢。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是外城月也。此外城不月。則以文言諸侯。足起爲外城。無爲書月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疏〕

穀梁傳鄆作繒。下同。史記周本紀。史侯怒。與繒西戎。犬戎攻幽王。正義引括地志云。繒縣在沂州承縣。古

侯國。孔子世家云。吳與魯會繒。正義亦引括地志。故鄆城在沂承縣。地里志云。繒縣屬東海郡也。按漢地志。東海郡。繒故國。禹後。莽曰繒治。後漢書方術傳公沙穆傳。遷繒相。注。繒縣屬琅邪郡。續漢郡國志。琅邪國。繒侯國。故屬東海。晉書地理志。徐州琅邪國。繒縣。故杜云。鄆國今琅邪鄆縣。蓋漢屬東海。後分隸琅邪也。國語周語。杞繒由太姒。又云。杞鄆猶在。晉語。中人繒人。中州金石記。漢開母廟石闕銘。杞繒閭晉。荀子堯問篇。繒丘之封人。注。繒與鄆同。蓋鄆繒通也。說文邑部。鄆。姒姓國。在東海。从邑。晉聲。自是正字。一統志。防山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三十里。周八里。高二里。孔子合葬于防。卽此鄆縣。故城在嶧縣東八十里。

鄆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注〕据使者臣爲君銜命文也。〔疏〕

通義云。使乎季姬者。言爲季姬所使也。○注据使至文也。○禮

記檀弓云。銜君命而使。論語子路兩言使於四方。皆臣爲君銜命之文。

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注〕使來請娶己以爲夫

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

異。故卑鄆子使乎季姬。以絕賤之也。月者。甚惡內也。〔疏〕

注使來至是也。○穀梁傳。來朝者。來請己也。注。使來朝請己爲妻。書歸者。下十五年。季姬歸于鄆。是

也。白虎通嫁娶篇。聘嫡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姊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謂此。○注男不至親許。○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至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可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按詩召南野有死麕序云。惡無禮也。箋云。無禮者。謂不由媒妁也。孟子滕文公下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其謂親求親許者。舊疏云。男不親求。卽昏禮不稱主人之屬是也。女不親許。卽致女之禮是。○注魯不至至無異。○下十九年注云。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而許之。然則季姬本媵伯姬。伯姬卒。季姬更使鄆子請已爲婚也。故通義云。季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許嫁邾婁於上九年卒。禮嫡未嫁而死。媵猶當往。故是時魯致季姬于邾婁。行及防。遇鄆子。而悅之。使來請已。僖公許焉。白虎通義曰。伯姬卒時。姊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謂此是也。鄆之君以一女子故。躬汗血于邾婁之社。後有有國而欲色者。可以戒矣。潛研堂答問云。問左氏公羊說各殊。范甯駁公羊說。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歸甯之說。謂近合人情。其理甚正。而疏家申何義。以爲末世無禮。容或有之。如姜氏如莒之類。魯爲秉禮之國。何傷檢若是其甚乎。曰。吾友褚摯升刑部嘗論之曰。春秋之例。女既嫁。則繫其夫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經書季姬及鄆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鄆。不繫以鄆。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甯乎。齊高固先書逆。後書及。已嫁之辭也。季姬先書遇。後書歸。未嫁之辭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來。未嫁則從內外之辭。故曰季姬及鄆子。按褚氏所論極允。○注故卑至之也。○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舊疏云。謂絕而賤之。不以爲諸侯也。則病之義也。通義云。言朝者。內大惡諱也。言及者。主罪季姬汲汲。蓋交貴之意也。○注月者至內也。○通義云。趙汭曰。凡諸侯來朝。恆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爲下事書。唯此特月以異之。舊疏云。正以遇例時。卽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之屬是也。今此月者。甚惡內也。按魯不能防正其女。令之淫泆。致邾婁與鄆仇。深畔結。有十九年之禍。故特書月以甚惡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疏〕

杜云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左疏引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林屬於山曰鹿為說也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元氏縣故城西北

而至沙巨堰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故縣氏焉郭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公羊曰襲邑也說曰襲陷矣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有沙亭周穆王喪盛姬東征舍于五鹿其女叔姬眉此思哭是曰女媪之巨為沙鹿之異名也大事表今北直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有沙鹿山紀要沙鹿山在大名府東四十五里亦名女媪巨周穆王女叔姬曾居此水經注又云元城縣有沙巨堰大河所經以沙鹿山而名皆以沙鹿為山名唯穀梁傳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注鹿山足以沙為山按厓於八月無辛卯七月之五日九月之六日也此邑也其言崩何〔注〕据梁山言崩〔疏〕注据梁山言崩○成十五年梁山崩以彼是山得有崩道故也襲邑

也〔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疏〕

注襲者至地中○說文土部塌下入也襲於說文為左衽袍襲暴同部疑塌之段借也廣雅釋詁塌下也河岸崩決邑下入于水文曰塌邑御覽引元命包云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逆亂卒就下流災譴並發陰陽散忤暴氣雷至滅日動地天絕人命沙鹿襲邑是注忤錯也襲淪也河水淪沙鹿之邑溺殺人也白虎通壽命云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通義云謹按水經注言元城縣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是矣趙汭曰地陷視山崩為變尤重故詳其月日以別之俞氏懋公羊平議云嘿陷入於地中而謂之襲未聞其義且如其說則但云襲也足矣不必曰襲邑也今按襲者重襲也廣雅釋詁襲重也漢書外戚傳災變相襲師古注襲重累也沙鹿為河上之邑河

岸有低下沙鹿在其最高之處故謂之襲邑明其重累在上累乎平地之邑也凡邑不言崩惟襲邑言崩正解所以言崩之故上句發問不曰崩者何而曰此邑也其言崩何可知何解之非矣按謂襲邑為重累其邑亦別無所考況穀梁以鹿為山足明在山之下河之上矣襲蓋攝之借故有隳陷之義○注言崩至崩也○
河岸閩監毛本同誤作河崩校勘記云鄂本宋本崩作岸當據正 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

何以書〔注〕据長狄之齊晉不書〔疏〕

注据長至不書○文十一年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

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何以書記異也是之魯者書之齊晉者不書明外異不書也故据問之

為天下記異也〔注〕土地者民之主霸者之象也河

者陰之精為下所襲者此象天下異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承其業為楚所敗之應而不

繫國者起天下異〔疏〕

通義云地以厚載為德今而襲陷乃下不能承上之象是後大夫交政篡弑接踵故為天下之異不可以一端言之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五鹿地猶屬衛不屬晉也漢書又

云晉史卜之其繇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王氏徙居元城而附會說之蓋非實矣解詁曰不繫國者起天下異孫覺曰沙鹿梁山崩皆非魯地而春秋書之如內辭焉此聖人之意也夫水火之為災石鶴之為異地不過百里時不過數日所以召之者止於其君所以應之者盡於一國故國不可不著也至於王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于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于四海則雖在于國不得著其國矣顧氏棟高大事表云左傳衛地無山沙鹿崩杜云沙鹿山名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此時當屬衛晉惠公時封域安得到此卜偃之言乃因明年韓原之敗適與之合而附會之耳穀梁亦以為晉山此因後日之晉而追言非實錄也公羊以為天下

記異者得之。○注土地至象也。○（原文闕）○注河者陰之精。○水經河水注引說題辭云。河之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又引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又引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水者陰。河爲水長。故爲陰精也。○注爲下至之應。○舊疏云。卽下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云。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行伯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旣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及齊威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徒也。左氏以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梁。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按劉向取應至王札子晉敗王師二事。似遠。左氏專屬晉。亦未確。當以邵公說爲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與漢志所載劉說合。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注。襲者。隳陷入于地中。杜注。沙鹿山名。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正義曰。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爲說。按以沙爲山名。本漢志所載左氏舊義。非取穀梁爲說。鹿字之訓。本諸穀梁。與左氏沙爲山名正合。杜氏統言沙鹿爲山名。失古人正名之誼矣。正義又引漢書元后傳。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占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之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徒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卽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按元城建公所言。當是附會王氏。無足據也。齊桓卒見下十七年。下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楚人伐隨。二十一年。狄侵衛。宋公楚子以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終于泓之敗。皆霸道毀。夷狄動。宋襄爲楚所敗事也。○注而不至下異。○而字疑衍。此決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火書成周。昭九年。陳災書陳也。成五年。梁山崩。不書晉。義與此同。

狄侵鄭。

冬。蔡侯盼卒。〔注〕不書葬者。潰當絕也。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盼立不書者。

父獻舞見獲。留卒於楚。盼以次立。非篡也。〔疏〕

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盼作盼。閩監。毛本作盼。非。注同。○注不書至絕也。○上四年。侵蔡。蔡潰。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

曰叛。按。不能其國者絕。奪其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殺。衆殺其君之辭。注舉國以明失衆坐絕也。蔡盼不能撫有其衆。致令潰叛。故當絕。按史記世家。載桓公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則尤宜絕矣。○注不月至甚也。○舊疏云。大國之卒。例合書日。即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之屬是也。今此並不月。故言略之甚也。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舊疏又云。其父者。即蔡侯獻舞。莊十年爲楚所獲而卒。故謂楚爲父仇。上四年。齊侯已下侵蔡。遂伐楚。是其背中國附父仇之事。穀梁疏引欒信云。蔡侯盼父哀侯。爲楚所執。盼不附中國。而常事父仇。故惡之而不書日也。通義云。盼者。哀侯之子繆侯也。哀侯被獲。留死於楚。繆侯附父仇而背中國。故略賤之。不書不葬。既從小國例也。繆侯之子甲午。是爲莊侯。又附弑父惡人。首會屈貉。道以伐中國。故春秋遂不見卒。惡之益深矣。按自齊桓合諸侯以來。蔡未一與諸夏會。其背中國附楚明甚。故春秋絕之甚也。○注盼立至篡也。○史記管蔡世家云。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獲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二年卒。蔡人立其子盼。是爲繆侯。是以次當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

錄之〔疏〕

注月者至齊桓○正以朝聘例時故解云。上十年公如齊注云。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此與彼同○注又合至之義○舊疏云何氏以爲古者天子五年一巡守諸侯亦五年一朝天子

分天下諸侯爲五部部朝一年五年而徧其小國事大國亦然故以十年朝齊今又往朝是爲合古按文十五年左傳亦然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蓋通首尾數之也

楚人伐徐〔疏〕

地理志臨淮郡徐下云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所滅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疏〕

差繆略云左氏陳侯下又有衛侯公羊亦有衛

侯在陳侯之上按今三傳注疏本及石經並作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云云杜云牡丘地名闕大事表云今東昌府治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有牡丘或云卽春秋會盟處紀要牡丘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僖十年盟于牡丘齊桓公築牡丘卽此

遂

次于匡〔疏〕

杜云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大事表云文二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會鄭還衛論語子畏於匡卽此史記孔子自匡至蒲括地志蒲城在匡城縣北十

五里今俱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境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長垣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紀要匡城在開州長垣縣西南十五里春秋時衛邑穀梁傳云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注云畏楚

公孫敖率師及諸

侯之大夫救徐〔注〕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

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

尊卑也〔疏〕

校勘記云。率師。唐石經。鄂本。宋本同。闔。監。毛本作帥師。按此依左穀作帥改也。公羊多作率。○注言次至人。恩。○（原文闕）○注既約至解也。○杜云。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按左

傳云。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又云。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明楚為徐。即諸夏伐之。諸侯始為救徐。盟。杜丘既復遣大夫往。以致楚敗徐。斐林是不能解也。○注大夫至凡也。○春秋之例。凡大夫不序者。皆上有各國君。則下止。魯大夫。如襄三年大夫盟。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之屬是。○注內獨至卑也。○舊疏云。

正以上言公會齊侯以下。是殊尊魯之文。今若不舉內大夫名氏。即國君鄉者殊尊之經而省文。

夏五月日有食之〔注〕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公。霸道衰。中國微弱之應。〔疏〕

通義云。晦

食。漢五行志。劉歆以為二月朔齊越分。○注是後至之應。○見下十一月下十七年二十一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倍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為象晉文公將行伯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為上亡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按公羊無此義。且取應亦殊遠。彼志載董仲舒以為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于斐林。均與何義相足。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霸

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霸功。激揚解惰也。〔疏〕

杜云。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續漢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一統志。厲鄉在德安府隨州北。今名厲山店。惠氏棟云。厲賴一國。沈氏欽韓云。按續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國。今光州商城縣南有賴亭。志以為古賴國者也。水經注。潒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亦云賴鄉。古賴

國也。卽今隨州之厲山店。然酈氏以厲鄉爲烈山氏生處。列厲古聲通用。厲又轉爲賴耳。此厲國當從彪志在光州。又歸德府鹿邑東。東亦有賴鄉。史記老子傳作厲鄉。正義厲音賴。顧氏棟高厲賴一國論云。春秋時有賴國。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杜云。賴國在義陽隨縣。蓋賴人仕於楚者。僖十五年伐厲。杜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傳書賴。經書厲。古通用。實則一國也。宣九年。楚子爲厲之役。伐鄭。十一年傳。厲之役。鄭伯逃歸。則傳並書厲。昭四年。途滅賴。傳云。賴子面縛銜璧。則經傳並書賴。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隨州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厲與賴之通用。證之左傳。漢書。厯有明據。公羊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何休云。厲于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厲如字。舊音賴。昭四年。楚子滅厲。釋文。左氏作賴。穀梁於僖昭兩傳俱書厲。史記豫讓范雎列傳。漆身爲厲。厲並音賴。古人之通用如此。杜佑通典。乃以厲賴並列兩國。杜氏精於考古。而乃有此失與。○注月者。至義兵。○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故也。通義云。前大夫之師無功。書次見譏。此復伐楚與國。以緩徐寇。善齊桓誠謀救徐。故月錄之。○注厲葵至命也。○上九年傳。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厲善義兵是也。何氏當有所據。書籍散亡。無文以言之。○注曹稱至情也。○校勘記云。解情云。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解作懈。非。按釋文作解情也。隱五年傳云。將卑師。少稱人。曹無大夫。又小國不合稱師。宜稱人。今書師。故解之。僖元年。次于聶北。救邢。又城邢。曹並稱師。蓋亦褒義。於此解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征不義。善尤進。故著於此。論語爲政篇。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八月。蠓。〔注〕公久出煩擾之所生。〔疏〕

注公久至所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釐公十五年八月蠓。劉向以爲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兵車爲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

侯大夫救徐。兵比三年在外。與此久出煩擾義合。

九月。公至自會。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注〕据柯之會不致〔疏〕注据柯至不致久也〔注〕久暴師

衆過三時〔疏〕注久暴至三時○公以三月盟杜丘至九月始反國歷春夏秋三時故書至危之穀梁注莊二十七年傳桓會不致安之也而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季姬歸于郕〔疏〕通義云始嫁之辭也前遇于防季姬不繫郕此書歸又與伯姬歸于紀伯姬歸于宋文同例故啖趙胡氏皆謂左傳之言不合於經若言魯女不當淫泆至此則文哀二姜流風舊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何冥也〔注〕晝日而冥〔疏〕注晝日而冥○校勘記出晝日云鄂本晝作晝諸本皆誤書字詩鄭風風雨云風雨如晦傳晦昏也周頌鑠云遵養時晦傳晦昧也左傳昭元年說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以晦對明故爲冥晝冥爲晦則春秋晦也爾雅釋言晦冥也淮南時則訓窮夏晦之極注晦暝也昭元年左傳晦淫惑疾注晦夜也夜故昏暝當晝而夜故曰晦也開元占經引感精符云日者陽之精曜魄光明所以察不失以照滅晝晦甚所懼也漢書劉向傳曰晝冥晦皆謂此通義云謹按春秋不書晦己卯晦甲午晦皆晝晦也俗儒但推下正月戊申朔則己卯適九月之盡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則甲午亦其月之盡遂指以爲月晦莠苟不似苗何以亂苗利口苟不亂義何以亂義二晦苟不值月晦何以疑於月晦彼未審春秋固有以辨之也晝晦曰晦月晦曰是月不相疑也是月亦爲記異錄之爾常事則但舉日鷄父之戰左氏以爲戊辰晦而經不書晦此顯證也妄者猶譏公羊自誤設不書晦之例故以晦冥強訓之若乃穀梁於甲午晦固云日事遇晦日晦於此亦曰晦冥也可知是日晝冥自有師傳非窮詞矣春秋兩見晝晦皆適當月晦者蓋讀秦本紀昭襄王六年日食晝晦得其說焉凡正晝而日無光必由食既之甚乃然然而不言日食者春秋之記異也記見至于冥晦則日不

可得見其食不食未之或知也。但以理論之。非日食無晦道。故亦非晦朔無晦道也。包氏慎言云。經書九月晦。震夷伯之廟。震月之二日晦。公穀皆以爲晦也。不以爲晦日。二傳例。春秋記朔不記晦。按歷九月庚辰朔。則晦爲八月之二十九日。月小也。

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疏〕
說文兩部。震。劈歷振物者。春秋傳曰。震夷伯之廟。段注引此者。以爲劈歷震物之證也。史記殷武乙暴雷震死。神道設教之至。

暴者也。又云。劈歷。疾雷之名。釋天曰。疾雷爲霆。倉頡篇。霆。霹靂也。然則古謂之霆。許謂之震。振與震聲韻也。按震必有電。易象傳曰。雷電噬嗑。又彖傳曰。雷電合而章。故此雷電並舉也。舊疏云。加之者。以震有種種故也。且避問輕重兩舉。夷伯

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注〕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疏〕
注孚信至任臣。○詩大雅文王云。萬邦作孚。傳孚信也。又下武成王

之孚。箋云。孚。信也。禮記緇衣。萬國作孚。注。孚。信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孚。信也。季氏所信任。故曰孚。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季氏所信任之臣。而但曰季氏之孚。文不成義。殆非也。孚當讀爲偶。據說文。孚古文作采。从爪。从采。即保古文。而保又从采。是其字轉展相從。故聲近而義亦通也。國語晉語曰。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又曰。擇師保以相子。是古大夫之家亦有師保。季子親爲桓公之子。其有師保明矣。故曰。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保也。因其字段。孚爲之。而說者望文生義。失其解矣。季

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注〕據陽虎稱盜。〔疏〕
注據陽虎稱盜。○定八年

盜竊寶玉大弓。是也。通義云。爲重天戒。不得不書其廟。書其廟則不得不稱夷伯也。天戒之。故大之也。〔注〕明此非但爲微者異。乃公家之至

戒。故尊大之。使稱字。過于大夫以起之。所以畏天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

之言〔疏〕

繁露奉本篇云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為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注使稱至起之。○隱元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尊尊之義也。夷伯陪臣。比之天子大夫稱字。是過

於大夫矣。所以明為公家至戒之義。○注所以至之言。○論語季氏篇文。繁露郊語篇引此語說之云。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此象桓公德衰。彊楚以邪勝。正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

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疏〕

注此象至去之。○漢書五行志下之上。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

夷伯之廟。劉向以為晦冥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冥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冥。陰為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為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冥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以為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為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鄆。伯戰于鄆。陵。皆月晦云。經義雜記云。劉子政言。晦冥也。震雷也。本穀梁傳。董仲舒云。夷伯季氏之孚。本公羊傳。董又云。明當絕去僭差之類。則僭差之事。不止一夷伯廟。凡似夷伯之僭差者。皆當去之。何邵公云。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頗得經傳意。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劉歆以為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故天加誅其祖廟。以譴告之。立義精也。正義曰。杜以長歷推之。己卯晦

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此即本劉子駿說。按劉向與董義近。唯子政謂爲譏世大夫。則本穀梁說。然當時世卿非一。何獨於夷伯廟加罪。魯前後大夫不見有夷伯焉。當以公羊爲正。蓋桓公德衰。彊楚以邪勝正。晦之應焉。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震夷伯之廟之應也。故通義引董仲舒說云。廣森以爲季氏專魯。其弊極於陪臣執國命。故天於季友將卒。震其私人之廟以示戒。若曰勿使季氏世卿位。將害於而國。凶於而家。明年友卒。魯君不寤。復卿其子。天垂象。見吉凶。其端在數十年之前。而應變於易世之後也。按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聖人此語。蓋發於季平子逐昭公之時。已逆知有陽虎執季桓事。故曰三桓子孫微矣。魯自仲遂專國。文公失政。祿去公室者。文宣成襄昭五世也。政逮大夫者。季友文子武子平子也。故季氏專政。自友始。天之震其季有以哉。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不月者。略兩夷狄

也。〔疏〕

杜云。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大事表云。在今江南泗州境。後漢書志。下邳國徐縣有樓亭。或曰古婁林。伏滔北征記曰。縣北有大冢。徐君墓。延陵解劍之處。一統志。古婁亭在鳳陽府虹縣東北。是也。○注謂之至之也。○成

三年。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故夷狄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夷狄之。此徐不稱人。不稱師。故爲狄辭也。滅杞事見上十四年。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故滅杞爲不知尊聖法度。惡重也。○注不月至狄也。○舊疏云。正以敗例書月。即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是也。此爲略兩夷。故不月。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彼傳以夷狄相敗。書文不具。令起禍亂之原。謹兵車之

始故志是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無壬戌。十二月之十六日。按歷爲閏十一月之十四日也。上十年左傳云。

敵于韓。杜云。韓。晉地。大事表云。今爲陝西同州府之韓城縣。後爲桓叔子韓萬食邑。左傳所謂韓原是也。又云。左韓國。春秋前晉文侯二十四年滅韓。卽此。元和志。同州韓城縣。春秋戰于韓原。卽此一統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二十里。紀要。或曰。故韓原當在河東。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有韓亭。卽秦晉戰處。齊氏召南考證云。顧炎武日知錄曰。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非也。杜氏但云韓晉地。卻有斟酌。按此韓與古韓國。在韓城以梁山爲望者不同。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有韓亭。當是也。通義云。此秦伐晉。故以晉侯主戰。

此偏戰也。何不言師敗績。〔注〕据泓之戰言宋師敗績。〔疏〕

注据泓至敗績。見下二十二年。

君獲

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

當絕也。主書者。從獲人例。〔疏〕

注舉君獲爲重。通義云。胡康侯曰。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

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故以民爲重。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次之。按昭二十三年傳曰。君死乎位曰滅。生得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大夫獲稱師。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之屬。

是也。○注釋不至爲惡。○舊疏云：正決二十一年釋宋公之經矣。彼傳云：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彼於上執宋公以伐宋，不與夷狄執中國，故不責楚獲人。○注書者至絕也。○包氏慎言云：國君天子所建，獲人君無天子也。見獲卽當死亡，不死辱社稷也。故罪皆絕。按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佚獲也。注：已獲而逃亡也。當絕賤。又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傳名絕之獲也。是見獲者坐絕，與獲人同也。○注主書至人例。○舊疏云：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然則秦楚同類，得獲晉侯者，正以爵稱伯，非真夷狄，故與楚異，是其從獲人例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賈石于宋五〔疏〕

釋文十六年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按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輒分

之爾。按漢書藝文志，公羊穀梁皆十一卷。王阮兩家著錄卷數本此。包氏慎言云：經書正月戊申朔，據歷戊申爲正月之二日，非朔也。經連書六鷓退飛之異，而云是月，傳云是月，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春秋不記晦朔有事，此全經之通例，非爲賈石之書朔發也。按以歷推之，是年正月實戊申朔，賈石左氏穀梁作隕，隕賈字。通說文引作碩石，周禮大司樂疏引左傳亦作賈石，或左氏本有作賈者。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疏〕校勘記出

是月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盧文昭曰：是月有作提月者，故一音徒兮反。初學記晦日條引此作提月，又鷓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陸佃注云：提，零日也。引公羊爲證。左氏石經月下旁增也字，是後人妄加。校勘記又云：是月與月令是月似異而實同，改作提者，俗人所改也。按此說非也。釋文云：或音徒兮反，卽初學志所引之提月本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是月與月令不同。校者猶牽涉左氏家爲說耳。校勘記又云：六鷓諸本同，唐石經六鷓字缺，釋文作六鷓，五歷反。按穀梁亦作鷓，左氏釋文鷓，五歷反。本或作鷓，音同。說文引傳文作鷓，史記宋微子世家注引同。則左傳亦作鷓。文選西都賦注引杜注：鷓，水鳥也。然則三傳文本文皆作鷓字矣。尙書大傳云：鷓者陽禽，注鷓本或作鷓，經義雜記云：說文鳥部，鷓，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鷓

退飛。鵠或從鬲。鵠司馬相如說。鵠从赤。按春秋僖十六年。六鵠退飛。正義曰。鵠字或作鵠。釋文。六鵠。五歷反。本或作鵠。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鵠。五歷反。可證三傳皆作鵠。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鵠。惟何注六鵠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鵠。惟經文六鵠退飛。此一字从益。蓋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鵠者。故後人摶以易二傳也。穀梁疏引賈逵云。鵠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闕。賈景伯以闕解鵠。是取同聲字為詁。尤可見六鵠字本從兒也。史記微子世家。六鵠退。費集解引賈注作鵠。引公羊作鵠。索隱引左傳。六鵠退飛。漢書五行志下之鵠退。費過宋都。師古曰。鵠音五狄反。玉篇。鵠。午的反。又五兮切。鵠鵠並同上。猶根據許書。从兒為正。从益者說文不收。故列末。廣韻二十三錫。鵠。五歷切。鵠同上。說文又作鵠。鵠反。以鵠為正義。尾倒置矣。

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注〕据星實後言實〔疏〕
注据星至言實○即莊七
 年夜中星實如雨是也 實石記聞聞

其碩然〔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碩然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碎。八耕反。注疏本。碎誤碑。穀梁疏云。碩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為碎。据公羊古本。並為碩字。張揖讀為碩。是石

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經義雜記云。按玉篇石部。碩。柱下石。碩之仁切。碩也。音響也。又大堅切。碎。披萌切。大聲。研同上。据楊氏所見玉篇無碩字。則今本有者。蓋孫強等增加。廣雅四釋詁。碎。普耕反。聲也。而無碩字。楊云。張揖讀為碩。是古本廣雅有碩矣。五經文字。碩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見春秋傳。穀梁釋文同。大年反。讀若孟子填然鼓之之填。說文土部訓為塞。疑公羊古本通借用之。廣韻十七真。碩。柱下石也。一先。碩。柱礎。皆不具石聲。一訓。十三耕。碎。碎。碎。如雷之聲。則作碎然者。義亦通。孫氏志祖讀書叢錄云。穀梁疏。張揖讀為碩。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按疏引張揖。是廣雅之文。廣雅釋詁。碎。聲也。是亦讀為碎也。廣雅釋宮。碩。碩也。文選西都賦。雕玉瑱以居楹。李善注。瑱與碩同。非此義。按孟子梁惠王篇。填然鼓之。趙注。鼓音也。說文土部。填。塞也。荀子非十二子云。填填然。注。填填然。滿足之貌。聲之滿足為填填然。貌之滿足亦為填填然。也。故楚詞九歌云。靈填填兮雨冥冥。然則碩然即填然也。當與孟子之言同義。

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疏〕

繁露觀德云。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于我者序之。又深察名號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鷓則先。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鷓之辭是也。文心雕龍宗經篇。春秋辦理。一字一字見義。五石六鷓。以詳略成文。是也。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注既隕後。乃知是石。又云。隕石記聞也。引此傳爲說。是月者何。

僅逮是月也。〔注〕是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疏〕

注是月至月也。○舊疏云。上十

年傳云。踊爲文公諱。何氏云。踊。豫也。齊人語。若闕西言渾矣。春秋之內。悉解爲齊人語。此文獨爲魯人語者。以經文孔子作之。孔子魯人。故知爲魯人語。彼皆是諸傳文。乃胡母生。公羊氏皆爲齊人。故解爲齊人語。逮及也。僅及是月。故云是月邊也。爲在正月之欲盡也。盧氏文詔鍾山札記云。公羊經。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提月六鷓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注。提月邊也。魯人語。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者。故釋文先言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邵公之注。明是爲提字作詁訓。若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鷓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爲證。按集韻。十二齊收是字。卽引此傳。通義云。是。讀爲隄。隄之言邊也。凡經傳言是月。有當如字讀者。其義爲此月也。有當讀提月者。其義爲盡此月。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言盡縞之月。而爲禫祭也。識古是月之語。乃得其解。讀書叢錄云。鷓冠子注。提。零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初學記引公羊。皆作提月。提當通作抵字。故傳云。僅逮此月也。說文人部。僅。財能也。段注。財。今俗用之。纔字也。三蒼及漢書作纔。鄭注禮記。周禮。賈逵注國語。東觀漢記。及諸史。並作裁。許書水部。重部作財。材能言僅能也。公羊。僅逮是月也。何注。在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定八年曰。公欽處父帥師而至。僅然後得免。僅蓋僅之譌字。射義。蓋勵有存者。言存者甚少。勵卽僅字。广部。廛下云。少劣之居也。與僅義略同。今人文字。但訓僅爲但。

何以不日。〔注〕据五石言日。

〔疏〕

注據五石言日○舊疏云等是災異何故五石書戊申朔而六鷓不書日故難之

晦日也〔注〕凡災異晦日不日日食是也日食嘗於

晦朔不日晦可知也六鷓無常故言是月以起晦也〔疏〕

注凡災至是也○舊疏云即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之屬是也今此亦晦故不書日○注日

食至知也○隱三年傳云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注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注云謂二日食已巳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失之後朔在後也注云謂晦日食莊十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是也是晦不日也○注六鷓至晦也○校勘記出六鷓云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鷓作鷓為錯見字今本公羊經注及疏皆作鷓也

晦則何以不言

晦〔注〕據上言朔春秋不書晦也〔注〕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儷無所求取言晦朔

也趨盟奚戰是也〔疏〕

注事當日者日○謂例書日如君大夫盟例日定哀滅例日大國卒例日納女卒例日弑例日失禮鬼神例日之屬及褒貶所繫當時月而日者皆是此上事雖值朔但書日不言晦也○注

平居至倬儷○校勘記云釋文卓儷九委反惠棟云卓儷亦見漢書蓋當時語舊疏云謂無他卓異儷戾平常之事○注無所至是也○舊疏云即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婁儀父盟于越春秋說以為二月晦矣五月丙午及齊侯戰于奚春秋說以為五月之朔矣然則此傳云春秋不書晦朔謂平常之事若卓儷有所求取則朔書晦仍不書也具見下

朔有事則書〔注〕重始故書以錄事若泓之戰及此

皆是也〔疏〕

注重始至是也○明書朔義也下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正也為美宋公得正故書朔所謂卓儷是也此特為王者之後記異宋襄伯道不

終爲夷夏起伏之機故亦書朔也。

晦雖有事不書〔注〕重始而終自正故不復書以錄事〔疏〕

注重始至錄事○明不書晦義

也。春秋重始故也。

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鷓〔注〕据寶石後言五。六鷓退飛記見也。視之則

六。察之則鷓。徐而察之則退飛〔注〕鷓小而飛高。故視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

所治也。人所聚曰都。言過宋都者。時獨過宋都退飛〔疏〕

注鷓小至然也○明經之先書六後鷓後退飛也。鷓小飛高不可驟辨。六數易見。故用視鷓則需察。

退飛則必徐而察也。穀梁傳曰六鷓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自治也。注云六鷓退飛記見也。下引此傳爲說。彼傳又云。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鷓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鷓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孔叢子公孫龍篇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鷓退飛。視之則六。察之則鷓。按卽董子所謂以其先接于我序之是也。○注宋都至曰都。○宋世家周公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集解世本曰。宋更曰睢陽。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人所聚曰都。廣雅釋詁。都。聚也。書堯典曰。幽都。傳都。謂所聚也。凡聚會謂之都。因謂建號之地爲都。釋名釋州國云。國城曰都。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穀梁傳。民所聚曰都。○注言過至退飛。○宋世家六鷓退盡。風疾也。注引賈逵曰。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鷓逢風都退。明異著于宋。故言于宋都也。

五石六鷓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注〕王者之後有亡徵。非新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爲戒。記災異也。石者。陰德之

專者也。鷓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鷓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於晦朔者，示其立

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故詳錄天意也。〔疏〕

通義云：爲王者之後記災異者，示有加錄，所以象賢崇德。亦春秋憲章文武，以爲後法者也。錄宋而略杞者，遠近之殺大事表

云：公羊屢發傳爲王者之後記異，先儒深闢之，以爲杞亦王者之後，何以不記。不知公羊之說，未可厚非。杞棄其故都，而自卽於東夷，無關於天下之故，而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視以爲強弱，故春秋恆重之，亦初不因其爲王者之後也。考春秋一書，書雨，書于宋，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以及宋大水，宋災，他國之災異，未有如此其詳悉者也。又如會未有書其所爲者，而會于稷，則云成宋亂，會澶淵，則云宋災，故是春秋特筆志貶，盟亦未有書所爲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是聖人特筆志褒。晉楚爭宋，鄭而鄭及楚，平，春秋不志。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大書特書，蓋宋爲中國門戶，常偏強不肯卽楚，以爲東諸侯衛。至宋卽楚，而天下之事去矣。故晉文晉悼之興，首有事於救宋，先軫曰：取威定伯，於是乎在。韓獻子曰：成伯安疆自此始。宋之關乎天下利害，非細故也。楚賴之猾夏也，於僖二十六年圍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又圍宋，至向戌爲弭兵之策，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絕而蠻夷橫矣。謂春秋全無意於宋者，豈識春秋之旨哉。按顧氏不解公羊錄宋略杞之旨，故爲是說，而宋爲天下安危所繫，其於當時形勢亦未爲無理也。○注王者至異也。○校勘記出親王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親作新，當據正。爲王者之後記災，見王者當安存之也，故詳錄之。○注石者至之數。○五年見執，六年終敗，見下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後漢書襄楷傳：夫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故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穀梁注引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墜落。鷓，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左氏疏引考異郵云：鷓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于陽。漢書五行志下之下：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

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鷓水鳥也。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抗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威死。伐楚喪。執滕子圍曹。爲孟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鷓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叔與。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死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友、鄆季姬、公孫茲皆卒。明年齊威死。嫡庶亂。宋襄公欲行伯道。卒爲楚所敗。劉歆以爲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降婁魯分壘也。故爲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厭在元枵。元枵齊分壘也。石山物。齊大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衆。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鷓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鷓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于孟也。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后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京房易傳曰。距諫自彊。茲謂卻行。厥異鷓退飛。適當黜。則鷓退飛。按班志與穀梁注所引劉向說。卽其洪範五行傳說。志又載董仲舒劉向以爲云云。是公羊舊說。均與何注微異。又志下之上云。劉歆以爲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鷓高。費而達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費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囂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鷓之數云。此又一說也。史記注引賈逵云。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鷓逢風却退。穀梁疏引賈逵云。石山岳之物。齊太岳之尤。而五石隕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鷓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鷓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鬪也。卽用子駿說。彼疏又引異義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伯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是宋公欲以諸侯行天子道也。又引鄭君云。六鷓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是陰行也。與何氏義皆大同。若然。耿介自用。得取敗者。漢書兩龔傳贊云。清節之士。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孟子滕文公陳仲子章趙氏章指亦云。聖人之道。親親尙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

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邱劍比諸巨擘也。春秋重義不重事。故美宋襄欲行霸事。惜其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也。鄭氏駁異義。從劉董各說。其言得諸侯之象。兼探左氏說矣。何氏逆諫之言。與劉歆言常風之罰。皆與京氏詎諫自彊。茲謂卻行等語。合又按易林乾之兌云。鶴飛中退。舉事不進。衆人亂潰。又蹇之蠱云。六鶴退飛。爲襄敗祥。陳師合義。左股夷傷。遂崩不起。伯功不成。又解之噬嗑云。鶴飛中退。舉事不遂。且守仁德。猶免失墜。又困之坤云。六鶴退飛。爲襄敗祥。陳師合戰。左股夷傷。遂以崩薨。伯道不終。皆與公羊義合。○注天之至畏也。○舊疏云。春秋說文也。經義雜記十七云。杜云。石隕鶴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正義曰。劉炫云。石隕鶴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乃有吉凶。故荅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鶴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服虔云。鶴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鶴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虔爲說也。按彼傳當從服注。義甚精密。卽此傳天之與人昭昭著明之義。劉光伯從服是也。杜預棄人事而空言陰陽。不可爲訓。○注於晦至意也。○通義云。石鶴之異。一在月本。一在月末。是宋襄始終之象也。五石者。五伯之數也。星麗于上。降而爲石。此王者威福下移于諸侯之象也。於朔者。示襄公將始起繼桓。列於五伯也。六鶴退飛。象伯業終退。劉歆以爲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鶴之數云。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壬申月之二十七日。按當二十六日。

其稱季友何。〔注〕据犂戰名不稱季。來歸不稱友。〔疏〕

注据犂至稱友。○卽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不稱季也。閔元年。季子來歸。不稱

友也。左傳杜注。以爲季字友名。劉炫規過。以季爲氏。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按孫以王父字爲氏。行父氏季。明季爲字。若慶父字仲諡共。子孫以仲爲氏。叔牙字叔諡僖。子孫以叔爲氏也。賢也。〔注〕閔公不

書葬。故復於卒賢之。明季子當蒙討慶父之功。遏牙存國。終當錄也。不稱子者。上歸本當稱字。起

事言子〔疏〕

舊疏云。以君弑賊不討。惡臣子不討賊。君喪無所繫。往前閔公不書葬。恐季子有甚惡。故書字見其賢。按季友之功。莫大於討慶父。叔牙故宜見褒。穀梁傳曰。稱公弟叔仲賢也。杜亦云。稱字貴之通義云。賢故稱季也。

繫名者。卒從正。陸渚曰。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立閔公僖公。權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惑。故於其卒以明之。說苑尊賢云。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甯。內外無憂。行政二十一年。按二十一年字誤。○注不稱至言子。○舊疏云。即閔元年歸之。下注云。不稱季友者。明齊繼魯。本感洛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是也。則此注為決閔元年不稱字故也。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疏〕

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丙申。月之二十二日。按當二十一日。通義云。棄正作淫。神弗福也。於春秋可以與可以觀。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注〕

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皆日也。一年喪骨肉三人。

故日痛之〔疏〕

包氏慎言云。秋七月書甲子。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日。校勘記出公孫慈。云唐石經諸本作公孫慈。此本疏中慈皆作茲。按當作慈。作慈者。左氏穀梁本也。上四年左傳注云。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注日

者。至日也。○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不日。以所傳聞世。大夫卒。不聞有罪無罪。皆不日也。此及季友卒皆日。故解之。明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也。鄆季姬書日者。從上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書日之例。○注一年至痛之。○舊疏云。言由是賢君。故宜痛骨肉之卒。若直見是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但當見季一人書日。故知宜痛其類死故也。孔氏通義。以隱桓莊閔為所傳聞世。別僖為所聞世。以為三喪皆日。合無罪書日之例。非何氏義。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注〕月者危桓

公德衰任豎刀易牙墮功滅項自此始也。〔疏〕

杜云臨淮郡左右。○注月者至始也。○舊疏云盟會之例大信書時今而書月故如此解任豎刀易牙者下十八年傳云桓公

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是也滅項下十七年滅項是也校勘記出豎刀云閩監毛本刀改刁非此本豎誤豎今訂正疏同史記齊世家云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是任豎刀易牙事也通義云桓之會止于此功業墮敗不克令終故危月之邢侯次伯男下者其序則主會者爲之也繁露曰邢侯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于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上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穀梁注引徐邈曰齊桓末用師及會皆危之而月也于時伯業已衰勤王之誠替于內震矜之容見于外禍衅已兆動接危理故月衆國之君雖有失道未足爲一世興衰齊桓威攝羣后政行天下其得失皆治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之錄所善而著所危云爾

公羊義疏三十三

僖十七年

盡二十一年

十有七年春齊人伐英氏〔注〕稱氏者春秋前黜稱氏也伐國而舍氏言之者非主

名故伐之得從國舉〔疏〕

杜云英氏楚與國一統志古英氏城在六安州英山縣東北○注稱氏至氏也○史記楚世家成王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明本稱英則稱氏者為黜稱矣惟成王

二十六年當魯僖十四年時英已滅齊徐無為伐之或復為楚封與○注伐國至國舉○舊疏云若其主名即爵等是也校勘記出舍氏云宋本同閩監毛本舍作舍按舍氏言之者猶言連氏言之也通義云齊稱人者齊侯在會別遣微者往伐徐稱人者以國不若氏氏不若人從伯主討蠻夷不可退其等於所伐者下故得進之也按徐已貶於婁林示法故此仍循其故稱也

夏滅項〔疏〕

杜云項國今汝陰項縣大事表云項國名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東北六十里有故項城水經注潁水篇潁水自堰東南流逕項縣故城北春秋僖十七年魯滅項是矣道元用左傳故謂魯滅項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項下

云故國寰宇記項國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

孰滅之齊滅之〔注〕以言滅知非內也以不諱知齊滅〔疏〕

穀梁傳曰孰滅之桓公也○注以言至內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內大惡

諱。今言滅。知非內矣。通義云。承上伐英氏之師也。左氏云。魯滅。彼未知內諱。不言滅之義爾。按此亦適承上有伐英氏文。故知為齊滅。亦沒文不沒實之意也。○注以不至齊滅。○舊疏云。春秋之例。為賢者諱。故上十二年。楚人滅黃。不為諱。今諱不言齊人。故知齊滅之。按如舊疏。注義未明。不字當衍文。何意謂不諱滅。故非內滅。不出滅國主名。與楚滅黃之屬異。知為諱為齊也。曷為不言齊滅之。〔注〕据齊師滅譚。〔疏〕

注据齊師滅譚。○在莊十年冬。彼時功未足。以覆滅人之惡。故滅譚滅遂並書也。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疏〕穀梁傳曰。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凡諱者。皆在譏貶之科。為賢者諱。為賢者不應有此惡。為善不終。聖人隱而為之諱也。通義云。蕭楚曰。襄公十年。諸侯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今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為賢者諱。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此撥亂之志也。齊桓之功著矣。齊桓之事終矣。而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為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乎。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於此有遜避之辭。以見其不善焉。而為善者。勉之令終也。然文微而實不沒也。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注〕絕其始則不得終。

其惡。〔疏〕釋文。惡惡並如字。一讀上烏路反。穀梁傳曰。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注絕其至其惡。○穀梁注云。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邵曰。謂疾其初為惡之事。不終身疾之。意謂人有惡事。唯疾其初始為惡。不終身疾也。有惡則疾。無惡則止。不念舊惡之意。按以下善善樂終義對舉。則當如何意。謂絕其始則不終於惡。防微止漸之義。故武子亦本何為說。善善也樂終。〔注〕樂賢者終其行。〔疏〕穀梁傳曰。善善樂其終。與公羊同。○注樂賢者終其行。○穀梁注云。樂賢者終其行也。亦取何義為說。又引邵曰。謂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意。謂君子嘉善人。則欲終身善之不忘。樂道人之善之意。與諱滅項之義少差。桓公

〔疏〕穀梁傳曰。善善樂其終。與公羊同。○注樂賢者終其行。○穀梁注云。樂賢者終其行也。亦取何義為說。又引邵曰。謂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意。謂君子嘉善人。則欲終身善之不忘。樂道人之善之意。與諱滅項之義少差。桓公

嘗有繼絕〔注〕立僖公也〔疏〕注立僖公也○閔二年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是也穀梁注引邵曰繼絕謂立僖公存亡之功〔注〕

存邢衛杞〔疏〕注存邢衛杞○上元年齊師以下救邢又城邢二年城楚丘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也穀梁注邵曰存亡謂存邢衛不數杞者意謂曰諸侯為散辭桓德衰矣其實非齊桓倡率城杞諸侯未必有緣陵之舉故仍

為桓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注〕言嘗者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述所嘗盛美而

為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言服楚獨舉繼絕存亡者明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

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各當如其事也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

〔疏〕穀梁傳曰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注言嘗至其功○通義云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併解滅譚遂不諱意也朱勃所謂春秋之義罪以功除按嘗者曾也曾所盛美知今不然君子善善樂其終故本前而為之諱也

漢書陳湯傳劉向上疏曰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又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皆謂此○注傳不至事也○校勘記出名當云岡監毛本同鄂本名作各是也服楚者上四年傳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是也殺子糾滅譚遂見莊九年十年十三年舊疏云以繼絕除殺子糾以存三亡國除其三滅故云覆終身之惡其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者謂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為篡辭故服楚功大始足覆篡大惡為其有尊周室安諸夏大功不僅三繼絕存亡也故論語孔子美管仲亦以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為辭也○注不月至小國○決莊十年滅譚莊十三年滅遂書月故也時齊桓功未足覆滅人之惡也此桓公不坐滅故不月又兼略小國也舊疏云言滅國例書月者惡其

篡而罪之。按坐滅卽書月不必原其篡與否。春秋滅例月其不月或書日者皆有爲。如隱十年宋人衛人蔡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注不月者移惡上三國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襄六年莒人滅鄆注不月者取後於莒非兵滅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爲魯憂內錄之。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注日者痛錄之。襄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注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疾錄之。昭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注日者疾詐諛滅人。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注日者疾諛滅人是也。夷狄滅微國不月。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注不月者略兩夷故此不月亦從略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君云凡諱者從實爲桓諱滅項正之使不得者行所以強伯義春秋功罪不相掩以功覆惡而褒封之非所聞也不月略小國是也。桓公不坐滅失之按以功除罪兩漢經師多有是說功罪不相掩何必爲賢者諱若主謂略小國則譚遂書月豈皆大國耶。劉說非是通義云不月者已諱嫌滅國不爲大惡故降從楚狄滅國例見貴略之按孔說可補何義所未備。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疏〕

杜云卞今魯國卞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逕其縣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曰聞

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是也漢書地理志魯國卞下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師古曰卽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是也。一統志卞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差繆略云卞公羊左氏或作弁按弁寬之或體字卞別體也今本及石經皆作卞矣。

九月公至自會〔疏〕

穀梁注云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陳列兵車又以滅項往會既非踰年乃反故往還皆月危之何氏無說當如彼解。

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十上有冬字諸本誤脫按去冬字何氏無說明冬爲脫文乙亥爲十二月之九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注〕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

義兵〔疏〕

左氏穀梁無會字按三傳釋文俱無說公羊此經會字衍文通義云曹伯上舊有會字誤○注月者至義兵○侵伐例時故解云與襄公征齊義具下左傳云納孝公亦無貶辭唯穀梁謂非伐喪非

夏師救齊〔疏〕

通義云穀梁云善救齊也非也宋儒且謂凡書救未有不善者呂不韋有言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苟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若齊之事乃伐者義救者不義耳按以史記左氏事證之雍巫寺人貂共

立武孟太子昭奔宋五公子各樹

黨爭立相攻故宋襄伐之正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鄆齊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無戊寅六月之十六日也經正月書宋襄公之伐齊而書戰于五月據傳云齊桓公死

暨刀易牙爭權不葬故伐之則宋之伐齊兵以不葬舉桓公以十二月卒春正月非葬期期在四月四月之十五日為戊寅似經文伐戰連書故首發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也簡策偶差故日月因之俱誤耳按歷戊寅為四月之十四日六月之十五日杜云鄆齊地大事表在今濟南府治歷城縣界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疏〕

舊疏云戰不言伐者莊十年師解故難之通義云以伐言

公戰言師知不舉重者非直為曹衛邾婁不與戰而已舊疏又云謂宋公但與伐不與戰故不得舉重是以兩舉之

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作春秋

伐者爲客而不伐者爲主。後磨改同。今本按莊二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石經原刻誤。

曷爲不使齊主之。〔注〕据甲

寅衛人及齊人戰。〔疏〕

注据衛至人戰。○見莊二十八年。

與襄公之征齊也。〔疏〕

穀梁傳言及惡宋也。注引廢疾云。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

直也。故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即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君釋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興伯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耶。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劉氏廢疾申何云。邲之戰。晉楚皆客也。即楚獨爲客。亦不當以楚及晉內外之辨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之。凡書及。皆與爲主辭。以客爲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定亂于喪無薄也。春秋以嫌於伐喪。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於義反矣。按以史記左傳。證之。襄公伐齊。主爲定亂。不得以伐喪爲責。故爲與辭。

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注〕据齊桓公霸者猶

不與征衛。〔疏〕

注据齊至征衛。○即莊二十八年。書衛人及齊人戰。以衛爲主也。彼注云。戰序上言及者爲主。是也。桓公時伯業已興。再會于鄆。再會于幽。猶不與爲主。故据之。

桓公死。豎刀

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注〕不爲文實者。保伍連率。本有用兵征伐不義之道。

〔疏〕

校勘記出豎刀。云釋文。唐石經作豎刁。閩監。毛本同。齊世家云。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說。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贏。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

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于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殮。注引賈逵曰。雍巫。雍人名。易牙字。是其爭權不葬事。謂與諸公子爭也。世家又云。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與左傳略同。說苑尊賢云。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尸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何者。其所任異也。保傅記亦有是語。呂覽知接篇云。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韓非子二柄篇。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管子戒篇。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蓋五公子之爭。起於易牙豎刁之立無虧。故特舉也。通義云。公子昭貴當立。而豎刁欲立公子無虧。易牙欲立公子雍。故爭權也。征之言正也。齊亂無正。善襄公能正之。其云易牙欲立公子雍。左傳史記皆無此語。○注不爲至之道。○隱二年。莒人入向。注云。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故襄公征齊。不必實與文不與也。舊疏云。其爲文實者。卽上元年。齊師以下救邢。傳云。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其二年城楚丘之下。亦發此傳。此不發。此公也。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征云云者。正以諸侯本無專封之道。故元年二年經皆爲文實。以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不義之道。不得貶宋公稱師也。按如傳義。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亦不得稱爵。故亦不得責不與諸侯專征也。

狄救齊〔疏〕

通義云。穀梁又云。善救齊也。尤非也。所善在此。而進之於伐。衛爲說甚曲。按春秋如進狄。則當稱人。今如本稱。無善辭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亥月之二十六日閏餘七月後已盈然閏七月則八月無丁亥時蓋閏八月也按當二十五日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也謂痛桓公賢君不能

以時葬也齊世家云以亂故八月乃葬注皇覽曰桓公冢在臨淄城南十七里所苗水南正義引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烟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籍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

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疏〕

繁露滅國下云桓公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注狄稱至進之○穀梁

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唯彼謂伐衛所以救齊與此異通義云狄稱人者衛棄禮義翦滅同姓邢初為狄所滅今狄憐然親邢與共謀衛難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又因以抑衛也按滅邢事在二十五年何為於此逆責衛安知衛之滅邢非即由此起畔則狄之愛邢乃所以敗邢也故前此邢衛未有兵交此後則十九年衛伐邢二十年齊狄盟于邢謀衛難馴至於滅是其明驗何得反進狄乎何君善狄救齊者善夷狄者不能備貴狄亦安知齊宋之直否但見齊為宋敗即興師救齊尙有不畏疆禦之義有憂中國之心故春秋即如其意與之所謂善善從長不求備焉○注不於至壅塞○狄救齊時設有與辭則與宋襄義刺謬也穀梁於狄救齊善之於此又言伐衛所以救齊注引廢疾曰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為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鄭釋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秋宋公曹伯衛人邢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為其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劉氏申何云狄救

齊後未聞衛又伐齊也。何救之有。卽伐衛以救齊。是爲諉也。伐楚救江。無救於滅。故致其意而貴之。豈曰功近德遠乎。以此進狄稱人是開趨易避難之路。非春秋貴誠之道矣。按何氏於廢疾駭伐衛救齊之說。而此注又以狄稱人爲善能救齊者。謂狄於上能救齊。故於此進之。非謂此時之伐衛爲救齊也。其不於救時進之。所以辟襄公義兵也。本自無妨。況與宋伐齊者。非衛一國。何獨伐衛以爲救齊乎。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葵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不得爲伯

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爲襄公殺恥也。襄公有善志。欲承齊桓之業。執一惡

人。不能得其過。故爲見其罪。所以助賢者養善意也。月者。錄責之。〔疏〕

注名者至者也。○上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云。桓公震而矜之。

叛者九國。滕蓋與厲同爲九國之一者也。此何氏當別有所據。○注不得至執之。○上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不稱爵。故知不得爲伯討。蓋未以叛命罪執之也。○注妄執至意也。○解經書名義也。不以其罪執。仍稱名以著叛天子之命。爲襄公殺妄執之恥故也。春秋於宋襄。自上九年。宋公禦說卒。不書葬。至下二十三年。宋公慙父卒。不書葬。中間盟曹南。稱人。宜申獻捷。不言捷乎。宋皆深爲之諱。爲其有志行伯。尊周攘楚。憂中國。功雖不成。聖人不憚其詞。重言複與之。所謂重義不重事也。○注月者。錄責之。○正以執例書時。上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責之者。責其執不以罪也。通義云。宋稱人者。惡其專執也。此盟主執諸侯之始。特錄王月。以王法正之。以下執悉不月。然則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三月。晉人執邾婁子。皆書月者。彼皆不蒙月。且晉平非伯主。又不在于錄責之例。故知例時此月。爲深責之也。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注〕因本會于曹南盟故。以地實邾婁。說在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宋公。通義云。襄公德信未著。而屬諸侯。曹尋背盟不服。邾婁執用鄆子。亦為不從約束。伯功未成。故人之也。大事表云。曹南。曹之南鄙。今曹州東南八十里。有曹南山。又云。詩曹風。蒼兮蔚兮。南山朝隲。毛傳云。南山。曹南山也。今曹縣南八十里。有曹南山。范氏謂曹之南鄙是也。杜注孔疏。以會于曹南。謂在曹之都者。非是一統志云。曹南山在曹州府曹縣南八里。○注因本至在下。○舊疏云。言此盟之前。相與會于曹南。其實此盟在邾婁。故云實邾婁也。說在下。即下注云。不於上地。以邾婁者。深為襄公諱。是也。

鄆子會盟于邾婁。〔疏〕

校勘記出鄆子會于邾婁云。唐石經宋本會下有盟字。此脫。毛本子誤人。按傳云。其言會盟何。知無盟者。有奪文也。

其言會盟何。〔注〕据外諸侯會盟不錄。及曹伯襄言會諸侯。〔疏〕

注据外至諸侯。○下二十八年。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

也。舊疏云。舊本皆無及字。言外諸侯會盟不錄者。正以竟春秋上下無外諸侯會盟之文。若存及。宜下句讀之。按傳執會盟。問有二義。一問鄆子不宜獨與邾婁會盟。一問不言會盟于諸侯。謂上曹南之諸侯也。

後會也。〔注〕

說與會伐宋同義。君不會大夫。刺後會者。起實君也。地以邾婁者。起為邾婁事也。不言君者。為襄公諱也。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己。而許之。二國交忿。襄公為此盟。欲和解之。

既在會間。反爲邾婁所欺。執用鄆子恥辱加於宋無異。故沒襄公。使若微者也。不於上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婁事盟。而鄆子自就邾婁。爲所執者也。上盟不日者。深順諱文。從微者例。使若下執不以上盟爲辨也。會盟不日者。言會盟不信已明。無取於日。自其正文也。〔疏〕通

云。不言如會者。未至曹南也。于邾婁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邾婁。而爲所要執也。邾婁在曹東。鄆西。將如曹南。道出其國。按似諸侯會曹南後。就盟于邾婁。鄆子不及會。途如邾婁就盟也。非必爲所要執。○注說與至同義。○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傳云。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彼注云。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注君不至君也。○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曰。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又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偃盟于防。傳曰。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是君不會大夫也。君不會大夫。而經刺後會無信。故知上曹南之會爲宋公曹伯邾婁子之屬矣。○注地以至事也。○下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陳侯如會。此亦宜言鄆子如會矣。而云如邾婁。故云起爲邾婁事也。邾婁事在下。○注不言至者也。○解上曹南會書宋人等故也。上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傳云。鄆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使來請娶已以爲夫人。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卽此所云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而許事也。潛研堂答問曰。季姬許嫁邾婁。何氏何以知之。曰。白虎通嫁娶篇。春秋伯姬卒時。婦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此必公羊家說。僖九年伯姬卒。十四年經。季姬遇鄆子。十五年。季姬歸于鄆。蓋季姬本伯姬之婦。不欲爲婦於邾婁。而使鄆子請已爲適。故季姬歸鄆。而二國之交惡始於此。其說是也。襄公本欲和解邾婁與鄆。反爲所欺者。按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其時宋襄方疆邾婁。必不敢擅用鄆子於會間。必邾婁以

屬東夷等詞煽誘宋公。因假宋襄之命。執用鄫子。故云反為所欺也。宋襄以伯主之威。受欺小國。無異辱及于宋。故諱之。使若微者會盟爾。所以不稱君。沒其公文也。會問鄂本會誤人。○注不於至者也。○舊疏云。上經云盟于曹南者。實是盟于邾婁。故以此解之。所以不於上經地以邾婁者。深為襄公諱。使若不為邾婁事盟。而鄫子自就邾婁為所執者也。按此亦盈乎諱之義。○注上盟至辨也。○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此順諱文。故從賢君使微者例。書月也。若其不諱。直書宋公。則宜書日。正以不信日。盟事未訖。邾婁人即戕鄫君。不信之尤者也。從微者例。則下文之執。似與上盟不同事。可不上盟為辨也。○注會盟至文也。○校勘記云。已明。毛本明誤。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不信者日故也。言自其正文也者。謂既言會盟。即是不信之正文。不勞書日以見。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己酉。月之二十三日。按當二十二日。孟子梁惠王篇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彼雖非用生人。此用之云者。猶彼用之之用也。

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惡無道也。不言

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

其女禍而自責之。〔疏〕

校勘記出血社。云唐石經諸本同。周禮肆師注。引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惠士奇云。山海經東山經。祠毛角一犬。所聃注云。聃音餌。以血塗

祭為也。公羊傳。蓋叩其鼻以聃社。今本公羊作血。譌。穀梁作聃社。與鄭注合。通義云。血社者。聃社也。日者。用重于執也。與用世子有同例。公羊古義云。血當為聃。壞字也。穀梁作聃社。山海經云。所聃用血。郭璞云。以血塗祭為聃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聃

社音鈞。餌之餌。禮說曰。以牲告神。欲神聽之。曰。辟。蓋兼取胙。故耳。从血。用祈神聽。故申。說文刀部。刳。下段注云。周禮士師職。凡刳珥。小子職。作珥。肆師職。作珥。按鄭讀珥皆爲餌。云作刳餌爲正字。刳。珥者。釁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刳。羽者。曰珥。小子。餌於社稷。刳於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雜記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餌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是刳珥之事也。許云。割傷者。正謂此禮。不主於殺之。但得其血塗祭而已。血部無珥字。蓋許依經作珥。雜記注曰。珥。謂將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是也。周禮注引此作珥社。故惠氏以今本血爲餌之壞字。山海經注引此作珥社。亦讀如珥字。異義同。珥。蓋从神省耳。又按肆師職云。及其所珥。注。故書所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元謂祈當爲進。禮之禮。珥當爲餌。禮。珥者。釁禮之事。摺雜記說成廟釁之云。雍人舉羊。是則禮用羊血。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皆謂宮兆始成時。宜與釁廟同。士師職云。凡刳珥。則奉犬牲。或亦用犬也。說文有餌無珥。故士師注云。珥讀爲餌也。叩者。玉篇。叩。擊也。禮學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論語憲問篇。以杖叩其脛。史記秦始皇。叩關而攻秦。是也。○注惡無道也。○左傳。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明無道也。○注不言至處也。○左傳言用於次。睢之社。杜云。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按妖神之說。及用人以祭。皆杜氏杜撰。不足信。非祀典所載。故謂爲淫昏之鬼爾。此注云。不言社。或卽左氏之次。睢之社。祭無用人之道。故絕其所用。處不言社。明凡祭皆然也。昭十年左傳。季子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蓋作備於此矣。○注日者。至貴之。○執例時。此日。故解之。通義云。謹按。邾婁人。自以女怨執節子。而託罪其後會。以說于宋耳。左氏豈不知季姬事實。乃歸惡于宋襄。果爾。則春秋舍宋而責邾婁。理不可通也。又託子魚諫語。趙匡譏之曰。凡左氏謬釋經文。必廣加文辭。欲以證實其事。信哉。斯言。按孔說。非是。邾婁欺宋。必以東夷爲辭。爲宋襄銳意圖伯故也。若但後會。宋襄亦何至慄而爲此。公羊雖不責宋襄。然既爲之諱。又沒公稱若微者。明亦以襄公爲罪首矣。左傳紀其實。公羊變其文耳。邾婁君也。而稱人。亦春秋貶爵之意也。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注〕因宋征齊有隙，爲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霍

之會執宋公。〔疏〕

左氏穀梁無公字，春秋異文箋云：陳蔡楚陳皆稱人，則不當書公會。公羊衍公字，按此經如無公字，傳注當有說，先是楚未與中國會盟，此後楚遂得中國，春秋書公，所以責公也。四國書人，若曰與微者盟，

爾深爲公諱，使若非齊盟所致也。○注因宋至盟也。○舊疏云：謂上十八年，襄公征齊，齊與宋有間隙，齊遂搆會諸侯之人，而爲此盟以謀宋矣。按齊有易牙豎刀之亂，宋襄帥諸侯以定之，且史記左傳皆以齊孝公爲宋襄所立，今齊反以爲隙，合諸侯以謀之，以德爲怨，故春秋人之書公會，明非人，皆諸侯也。通義云：復與以大信辭者，諸侯之人相與就盟于齊，以無忘齊桓之德，故春秋深善之，牽涉左氏爲說也。○注是後至宋公。○舊疏云：卽下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也。按彼年宋齊楚盟于鹿上，齊鄭陳蔡許男皆從楚，盟是其得中國也。雖宋既屬非宜，復又致楚得諸夏，故深抑之。

梁亡。〔疏〕

杜云：梁國在馮翊夏陽縣，大事表云：今同州府韓城縣西南二十里爲梁國地，秦滅之，爲少梁邑，與晉之韓原錯壤，後入于晉，穀梁傳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注〕据蔡潰以自潰爲文，舉侵也。〔疏〕

注据蔡至侵也。○見上四年蔡潰而梁亡，文法同蔡。

潰上舉諸侯侵蔡。此上無侵伐文。故據以問。通義云。據虞不與滅。猶言晉人執不相比附。似非所據。

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注〕梁君隆

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

故云爾。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疏〕

史記秦本紀後論曰。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齊氏召南考證云。魚爛而亡。史記秦始皇本紀後有此文。但是

後漢明帝時班固答詔語。非史記本文。梁亡之事。史記秦本紀。繆公二十年。滅梁芮。是也。○注梁君至云爾。○舊疏云。梁君至絕者。爲史記春秋說文。按著其自亡。下當是何邵公語。繁露王道云。梁內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而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又仁義法云。故王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春秋不言伐梁。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通義云。梁實爲秦滅。緣其民先亡。地乃入秦。故以自亡言之。史記索隱引宋均曰。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爾雅釋器云。魚謂之餒。注云。肉爛。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說文。魚敗曰餒。論語皇疏。餒。謂魚易壞也。魚敗而餒。餒然也。又引李巡云。肉敗久則臭。魚餒肉爛。按郭亦云。肉爛。蓋皆內爛字形之誤。公羊注是此注所本。唯邢疏作內爛。不誤。穀梁傳曰。涵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涵不足道也。注。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涵不足記也。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按彼云。大臣背叛。民爲寇盜。與此同爲自亡也。○注著其至絕者。○校勘記出著其自亡者。云鄂本宋本作著其自亡者。此誤。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又曰。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又王道云。觀乎梁亡。知枉法之窮。是也。按白虎通諫諍篇。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又五行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明君無道得去之。

所以孤惡君也。包氏慎言云：絕謂絕其祀也。后非衆罔與守邦，峻刑法者懼民之叛，而以刑劫之，土崩瓦解，亡在一朝，則宗社虛矣。以民之去，書梁亡。秦始皇二世知此，則無陳項之禍矣。杜云：以自亡爲文，非取之者之罪，所以惡梁。三傳義無大異。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疏〕

水經注泗水篇：沂水北對稷門，昔圍人犖有力，能投蓋于此門。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故名高門也。其遺基猶在地八丈餘。

矣。亦曰雲門，史記孔子世家：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謂此。

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注〕惡奢秦不奉古制常法〔疏〕

注：惡奢至常法。○繁露王道云：作南門，譏驕溢。

不卹下也。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左傳疏引劉賈先儒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孔疏云：新者易舊之意，作者與事之辭，皆是更造之文。故何云不奉古常也。通義云：南門本名稷門，時僖公更高大之，改名高門，故譏其奢。秦不用舊制也。古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劉敞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春秋不書也。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雒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郟子來朝〔疏〕

差繆略云：郟，穀梁作邾，係誤字。按今穀梁本無作邾者。

郟子者何〔注〕未有存文嫌不名故執不知問〔疏〕

注：未有至知問。○榘二年經：取郟大鼎于宋，是宋人滅郟在春秋前，故隱二年傳云：始滅助於此乎。

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郟是也。自爾以來不見存文明爲失地之君例合書名而此文不名故據以難。

失地之君也〔疏〕

通義云前爲宋所滅寓於他國今更來朝計滅郟事在隱十年以前然七

八十年間容其君

壽考理猶得存

何以不名〔注〕據鄧穀名〔疏〕

注據鄧穀名○卽桓七年書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也禮記曲禮云諸侯失地

名此不名故問之

兄弟辭也〔注〕郟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於鄧穀也書者喜內

見歸〔疏〕

儀禮喪服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故凡疏遠族屬皆以兄弟稱也此云兄弟辭謂兄弟之辭也○注郟魯之同姓○下二十四年左傳云富辰諫曰管蔡鄧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豐郟文之昭也注十六國皆文王子也

是爲魯同姓○注故不至穀也○舊疏云卽不書其名是也何者若非兄弟宜書其名絕而賤之繁露觀德云盛伯郟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爲其同姓故雖失地猶當尊禮之異於庶姓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巳五月無乙巳四月之二十三日襄九年宋火傳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此西宮爲楚女所居止宜書火而

書災者彼傳又云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小有火如大有災是以雖小言災也義或然也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

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

居東宮。少在後。〔疏〕

杜云。西宮。公別宮也。蓋取此爲說。穀梁以爲閔公之廟。孔疏云。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是也。○注西宮至云爾。○莊十九年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又曰。諸侯壹聘九女。是

娶三國女也。論語八佾云。管氏有三歸。注引包咸說。謂三歸是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蓋管仲以大夫而僭諸侯。娶三姓女也。○注禮夫至在後。○周禮內宰注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公羊雖不取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說。然以理推之。當夫人居中。左右媵分居東西。其姪娣各從其長也。知者。穀梁桓十四年傳。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引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也。禮記祭義。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江氏永鄉黨圖考。載諸侯宮寢圖。前列君路寢。次君小寢。次夫人正寢。次夫人小寢。爲得其制。唯江氏永謂諸侯夫人皆於正寢外別有小寢三。則與何鄭之義皆不合。劉氏寶楠愈愚錄云。曲禮疏。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是王之六寢。卽王之六宮也。陳氏禮書。謂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玉之燕寢。諸侯之制。殺於天子。宮人疏。路寢一小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是也。如賈氏言。是諸侯路寢居中。別有二寢。當名東宮西宮。夫人亦路寢居中。別有二寢。亦名東宮西宮。東宮則襄九年傳。穆姜薨于東宮。是也。西宮。則公羊傳所云。西宮者何。小寢也。是也。惟然。夫人有東宮西宮。而無北宮。在襄十年傳。言北宮者。君宮在南。夫人宮在北。故名北宮。內宰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鄭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王言之是也。通義云。謹按周禮曰。以陰禮教六宮。諸侯半天子。故三宮也。傳云。爾者。取明春秋因事見法。有西宮。則知有東宮。有東宮。西宮。則亦知有中宮。故觀於此。經而諸侯宮寢之制。可得考焉。按何氏所引禮文。當是禮緯文。或逸禮語。今不可考矣。通義又云。君子之爲春秋。該六經而垂憲。其設刺譏褒貶。同乎詩。序四序。審五行。同乎易。記王者之政。列國之事。同乎書。若乃因稅畝用賦。以見田制。因作舍中軍。以見軍制。因卒葬舍贈。以見喪制。

因公卿大夫士名字之等以見官制。因西宮以見寢制。因世室武宮以見廟制。而至於禘郊烝嘗之節。昭穆之位。楹枹之飾。靡不畢舉。蓋兼周公制禮之意乎。

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

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作記災也。諸本作異。誤。通義云。此於洪範應以妾爲妻之罰云。○注是時至生也。○校勘記出以齊媵爲嫡。云宋本同。鄂本閩監。毛本嫡作適。釋文。適本又作嫡。漢書五行志上。釐公二十年五月己酉。西宮災。穀梁以爲愍公宮也。以誼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爲釐娶于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區皆災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按杜注左氏謂無傳。則班志所引。當是解左氏者之言。如劉歆輩說。知西宮災不獨一西宮也。公宮爲國君所居。既不可斥言東宮太子宮。太子國之本也。又不可言災。故舉西宮以概之。據董生說。則知西宮卽夫人所居。僖公爲齊所脅。以妾爲夫人。而居此宮。故天災誅去之。乃何氏既用董義。而又采禮緯爲夫人居中。右媵居西。左媵居東之說。以西宮爲楚女所居。然楚女無罪。何反焚其所居。又言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言西宮。而不繫小寢。皆曲說也。范解穀梁。未能發明。當以劉子政說補之。三傳之學。惟穀梁最微。今所宜急治者。按左氏家以爲公宮果爲公宮。不妨直斥。春秋何所忌。而以西宮言之。東宮太子所居。居西宮者何人乎。雉門及兩觀。災可謂災之重矣。經皆書之。舉重可以該輕。以公宮概西宮可也。不聞舉輕以包重也。如穀梁說。則當書新宮。劉子政牽涉釐立妾母之事。天卽示罰於閔宮。何涉尤屬支離。卽如穀梁家劉子政說。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以夫人爲成風。當災及太廟矣。不宜災及閔宮。

仲舒之說。往往與何氏少異。蓋又公羊先師傳授之殊耳。然夫人不應偏居西宮。傳引魯子明云。亦知諸侯有三宮也。則有中宮可知。夫人居西宮。左右媵反居中宮乎。則此當以何氏注爲定。怨曠之氣。上干天和。激而成災。理所時有。不必災西宮卽爲示罰。居宮之人也。然則維門及兩觀災。又宋災伯姬卒。又將何說。故修西宮不書。明修所當修故也。後漢書呂強傳。強上疏曰。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又陳蕃傳。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鹽鐵論備胡云。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皆與何義合也。臧氏之言。未可從。○注言西至云爾。○何意以西宮亦小寢之別。經不舉其重者。故解之。若以齊女本非夫人。楚女不當反繫于齊女。故不以西宮繫之小寢也。諸侯有路寢治外政。夫人亦有小寢聽內政。故小寢爲夫人統妾之所繫也。劉氏解詁箋云。何君說本董子。按穀梁子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稱宮。以證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於義穀梁爲長。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云。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奚斯者。作是廟也。經云。西宮者。知僖公季友奚斯不以閔序昭穆。而別爲築宮。則躋僖之意。不始於文公矣。詩又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祜。亦微辭也。天戒若曰。閔當序昭穆。不當爲築西宮。故經亦云爾。按劉氏此說。殊爲臆斷。且公羊先師。既指楚女所居。亦不得以穀梁說。屢入。啖助趙匡之徒所辨。何嘗無理哉。

鄭人入滑〔疏〕

史記注引賈逵云。滑。姬姓之國。大事表云。高江村駁正地理處。說多當理。獨於僖二十年鄭人入滑。謂非緄氏之滑。而反取熊過之說。以爲大名之滑縣。大謬。滑縣在春秋止稱漕邑。無滑之名。漢魏爲白馬縣。隋開皇始改曰滑州。聞有前代之地名。後世因之者矣。未有後世所改革。而前代可假用者也。漕本爲衛下邑。所謂白馬。與北岸黎陽止隔一河。衛舊都在黎陽之廢衛縣。爲狄人所逐。渡河野處。去其國都不遠。若先有滑國在焉。戴公安得廬之。則齊侯又安得驅滑之衆庶。而更封衛乎。若謂既爲滑。又以封衛。則衛爲鷓巢鳩居。而滑爲鳥鼠同穴。必無之事也。又江村云。戴公野處漕邑。與齊桓城楚丘封衛。皆在滑境。滑蓋衛都所在。故鄭人力爭之。自古無與人爭國都之理。以戰國秦之強。圍趙邯鄲。已爲異事。春秋時尙無此等。且使滑爲衛都。則滑已滅於衛矣。安得更謂之滑。屬於列國。而上煩天子之命乎。江村蓋以傳云。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謂滑。必鄭衛交界地。緄氏遠河南。非衛所及。攷秦人滅滑傳。秦師過周北門。次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滑與鄭近。自不必言。

而衛之儀封亦在河南與滑非絕遠不必以此爲疑也按以遠近言之則滑在維氏中隔鄭地其去衛不爲不遠要非大名之滑當時小國附屬大國亦有相去絕遠者如江黃道柏之睦於齊是究非睦鄰事大所宜故滑亦不久卽亡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疏〕

注狄稱至國也○上十八年伐衛狄稱人善其愛中國之心此稱人故爲善其能與中國

也左傳以爲謀邢難是亦狄人有憂中國之心矣通義云以邢地者邢與盟也左傳曰爲邢謀衛難也狄稱人與前同義

冬楚人伐隨〔注〕叛楚故也〔疏〕

桓六年左傳杜注云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引世本隨國姬姓不知始封爲誰水經注潁水篇東南過隨縣西縣故隨國矣春秋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爲大

者也楚滅之以爲縣蓋在春秋後○注叛楚故也○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圖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是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注〕貶狄者爲犯中國諱〔疏〕

注貶狄至國諱○按諱字誤蓋衍文也通義云狄不復稱人者附邢而後得進明非愛中

國不進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疏〕

通義云不月者與襄公以大信辭杜云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大事表云今江南潁州太和縣西有原鹿城一統志原鹿縣在潁州府阜陽縣南方輿紀要

鹿城鄉在曹州曹縣東北則去潁州遠矣水經注淮水篇東過原鹿縣南縣有鹿城鄉酈元曰春秋之鹿上也則顧氏祖禹所本又水經注潁水又東北逕鹿城南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並謂此亭也則與淮水篇文不合然杜預自指汝陰之原

鹿不以爲
在乘氏也。

夏大旱〔疏〕

通義云主書旱者譏不雩也。上十一年穀梁傳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范注喜其有益也則凡書旱皆是雩而不雨此及宣七年秋大旱是也。禮八月不雨君乃不舉此夏已書大旱者蓋自此至秋仍不雨故經追書於

夏時也。

何以書記災也〔注〕新作南門之所生〔疏〕

注新作至所生○見上二十年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爲齊威既死諸侯從楚

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疆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疏〕

校勘記霍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作孟穀梁作雩蓋誤或所見異按古音霍同謚與孟

雩皆同部得通也杜云孟宋地范注同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有孟亭一統志孟亭在歸德府睢州界。

執宋公以伐宋〔疏〕

楚世家云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遂執辱宋公既而歸之穀梁傳曰以重辭也。

孰執之楚子執之〔注〕以下獻捷貶〔疏〕

注以下獻捷貶○卽下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既是也。

曷爲

不言楚子執之。〔注〕据溴梁盟下執莒子邾婁子復出晉人也。〔疏〕

注据溴至人也。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

下云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是也。

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不舉執爲重。復舉伐者。劫質諸侯求其國事。

當起也。不爲襄公諱者。守信見執無恥。說在下也。〔疏〕

通義云。故使者諸侯共執之者然。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宋襄雖無德。中夏之上公也。楚雖強大。荆山之

蠻夷也。若云楚執之。則爲禮樂之邦。羞俾強梁之志。遲聖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執宋公。故不言楚。通義又云。序楚子於諸侯之上。使主其罪也。楚至此稱子者。方將終僖之篇。既若壹皆稱人。嫌但是外楚常文。須張其本爵於前。貶之於後。意乃得顯。按沈氏說。亦即不與夷狄執中國義。○注不舉至起也。○下傳云。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是劫質求國事也。故執伐並舉。不專舉執君爲重也。○注不爲至下也。○下傳云。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是守信見執。故不爲恥也。

冬。公伐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据稱使知楚子。〔疏〕

注据稱使知楚子。○正以使者上命下之詞。故知楚子。

貶曷爲貶。

〔注〕据齊侯獻戎捷不貶。〔疏〕注据齊至不貶。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稱爵也。其實彼書月即以刺齊桓威我。此第据其稱侯不貶與楚人殊耳。爲執宋公貶。

〔疏〕沈氏欽韓云。經不言楚子。所以惡楚也。戎狄得志。驕夸上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以致此。曷爲爲執宋公貶。〔注〕据上已沒不與執

中國。〔疏〕注据上至中國。謂上執宋公沒去楚子也。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注〕蓋鹿上之盟。〔疏〕注

鹿上之盟。謂上鹿上之盟約。霍之會也。公子目夷諫曰。〔疏〕上八年左傳曰。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注。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楚夷國也。疆而無

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

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注〕詐諉劫

質諸侯求其國。當絕。故貶。〔疏〕通義云。墮。敗也。說苑尊賢云。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于楚。○注詐諉至故。貶。○釋文作誰。設云誰本亦作詐。公羊問答云。問古有劫質之事乎。曰。於古未見也。

有之自此始。傳執宋公以伐宋。莊二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從之。皆是也。後世之見於史者。後漢書橋元傳。元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元求貨。元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元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天下凡有劫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貨寶。開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三國志夏侯惇傳。呂布襲

得停軍輜重遣將偃降。共執持停。貴以寶貨。停軍中震恐。停將韓浩。乃勒兵屯停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按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停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劫執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吾受命討賊。甯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停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停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注孫盛曰。按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按人君於此。又有不同。曹子求邑。則與之。楚人求國。則不與。諸侯死國不死邑之義也。劫人之臣子。以要其君父。並擊之可也。劫人之君父。以要其臣子。並擊之則不可。於此當權其輕重矣。若祭仲日夷。真有當於春秋之義也。夫包氏慎言云。求其國。謂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絕而稱人。細其爵也。劫質者盜賊之行。國君而爲盜。賊之行故絕。按今律有捉人勒贖。即劫質類也。通義云。故貶楚人之諛。以伸宋公之信。

宋公謂公子目夷曰。

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疏〕

宋世家三十年春。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

是目夷襄公庶兄。本有讓國之意。故公云然。

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乎此誤倒。

公子目夷復曰。

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注〕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言下不疊國字。後

磨改。同今本。此行及前一行。皆本九字。此行後磨改。故亦十字。讀君雖不言。句。國固臣之國也。句。舊疏云。卽言君假令不道是臣之國。今國當是爲臣之國矣。所以堅宋公意。欲使宋公乃心在楚。不急求還。又欲絕楚人使知宋難取。不復望之也。蓋目夷權辭。以對。與鄭成公被執。其臣公孫申之謀相似。有幸有不幸爾。

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疏〕

莊三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

楚人謂宋人曰。

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

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疏〕通義云。下經釋宋公是也。經不言楚釋者。不與專執。即不與專釋也。又云。昔秦獲惠

公。晉大夫謀征繕以輔孺子。晉人執鄭伯。鄭公孫申之謀曰。我改立君。而紆晉使。晉必歸君。此喪君守國之上算也。然鄭伯歸而殺申。其後于肅愍效之。亦以致禍者。襄公之於目夷。推誠不疑。君臣同濟。可不謂賢乎。
宋公釋乎

執走之衛。〔注〕襄公本謂公子目夷曰。國子之國也。宋公愧前語。故慙不忍反走之衛。不書

者。執解而往。非出奔也。〔疏〕注走之至奔也。○舊疏云。決襄十四年衛侯衍出奔齊是也。
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

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注〕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

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向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為錄也。〔疏〕注凡出至錄也。○出奔歸書者。桓十

入于櫟。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之屬是也。有書歸。書復歸。書復入。書入之殊。桓十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有盜國不盜國之殊。故分別錄之也。下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注云。出奔當絕。還入為盜國當誅。文定元年注。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詞。使者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盜國當絕。故書入與復入也。其執獲而歸不書者。本未失國。臣下向君事之。故其歸也。與盜國異。且君若被獲於其獲時已絕。故不必絕於其歸也。其下二十八

年晉侯執曹伯下書曹伯襄復歸于曹又晉人執衛侯三十年書衛侯鄭歸于衛哀七年公伐邾婁以邾子益來八年歸邾婁子益于邾婁之屬是執而書歸者當文各自有解不得相難執與獲異執者有書爵書人之殊故被執亦不必皆坐罪也 惡

乎捷捷乎宋〔注〕以上言伐宋曷為不言捷乎宋〔注〕据戎捷也〔疏〕注据戎捷也○莊三十一年齊

侯來獻戎捷是為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不用目夷之言而見詐執伐宋幾亡

其國故諱為沒國文所以申善志不月者因起其事〔疏〕穀梁傳曰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與此不與夷狄執中國義同穀梁無善宋襄之意故

不以為襄諱○注襄公至善志○通義云高襄公故不與楚捷乎宋也○注不月至其事○以獻戎捷書六月也起事者舊疏云春秋之義滅國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類今此宋公幾亡國是以為諱之去其月以起其賢

此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注〕据上言守國知圍也〔疏〕通義云据戰乃有捷言捷者起戰也而不言戰者起圍也經之大例圍不

言戰故知此言捷不言戰者是圍辭也○注据上至圍也○即上傳歸設守械而守國是也舊疏云舊本傳注三者皆作圍字唯有守下知上一國字以其有皆作圍字者誤 為公子目夷諱也〔注〕

目夷遭難設權救君有解圍存國免主之功故為諱圍起其事所以彰目夷之賢也歸捷書者刺

魯受惡人物也〔疏〕注目夷至賢也○設權者即上傳公子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救君者即上傳宋公釋乎執是也楚釋宋公後不見有圍楚文故知解圍也逆襄公歸是其存國免主也為目夷諱春

秋之爲賢者諱也。繁露玉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又云：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通義云：目夷之事，欲彰其賢，而反諱之。此聖經之高義，賢傳之達言。蓋以鳴其孝者，非令子，矜其忠者，非令臣。原臣子之道，莫不欲尊榮君父，故讓德歸美，過則稱己。曹羈以義去，公子目夷以仁守，二子易地皆然。目夷有成勞矣，羈雖不克濟君於難，而並有愛國之心，惻惻忱忱，要殊武安倖敗之意。終鮮慶鄭復諫之慰，春秋緣羈與目夷之心，而君死國辱，爲之不忍言焉。斯二臣之風，期千載可想矣。按注言諱圍起其事者，謂起其設權救君之屬是也。因以彰目夷之賢。○注歸捷至物也。○莊三十年書齊侯獻戎捷，見王魯義。此貶楚子稱人，故受捷者亦從乎貶例矣。刺受惡人物，所以深惡楚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注〕言諸侯者，起霍之會諸侯也。不序者，起公從旁以

議釋宋公會盟一事也。言會者，因以殊諸侯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丑，月之十一日。宋世家：薄作亳。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薄下。云：臣瓚曰：湯所都一統志：薄縣

故城在歸德府商丘縣西北。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伯爲鄰。葛在今梁國甯陵之葛鄉。若湯居偃師，去甯陵八百里，豈能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是也。其說精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爲西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按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卽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

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卽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謚又以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始居商丘。後遷居亳。當五遷之二。水經注。汭水東逕大蒙城北。大蒙在今商丘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東南四十里。湯木居此。後乃遷偃師。卽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封之。謚說似非無稽。但馬鄭唯言湯曾居商丘。商丘本不名亳。觀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山陽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謚因經言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爲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丘。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如班鄭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旣名三亳。宜遠近相等。商丘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止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卽如其說。只有東西二亳耳。奈何於數十里中。強分爲二。以充三亳之數。其辨二也。商丘平行。與成臯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漢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涉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諸郡皆微子所封。社猶稱亳。當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於此文下。又云。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則此爲湯所游息之地。後人遂稱亳在梁國涉陰山陽之間。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蓋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稱梁國。晉又改薄爲亳。且改屬涉陰。故臣瓚謂湯都在涉陰亳縣者。卽其所謂在山陽亳縣者也。亦卽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而亦卽皇甫謐所分屬於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薄。薄也。非亳也。立政三亳。鄭解爲遷亳之民。而分爲三。亳本一也。安得有。三。按。薄與亳同聲。而不同韻。王氏分亳與薄是也。杜氏於此無注。○注言諸至侯也。○卽上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也。上文歷序其爵。此總言諸侯。故得起其爲上會諸侯也。○注不序至宋公。○舊疏云。若其序之。宜云公會某侯某侯。卽無以見公從旁別來。今諸侯不序。並作一文。別言公會。則知魯公從旁而來。是以不序諸侯。以起其義。按。若序公會。某侯某侯于某。則嫌別爲此會。故無以起公從旁議釋。故但書諸侯。明公卽就彼諸侯而爲薄之盟。霍在今之睢州。固與薄近也。穀梁傳曰。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又曰。會者外爲主焉爾。○注會盟至侯也。○舊疏云。上言會于霍。下言盟于薄。明其一出之行。而更言公會諸侯。因以殊諸侯矣。

釋宋公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注〕据執滕子不言釋。〔疏〕

注据執至言釋。〇見上十年。舊疏云。不言楚子釋。

宋公者。何氏廢疾。公羊以為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通義云。執而釋者。自天子釋之以歸書。自諸侯釋之不書。此特書。故問之。

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

議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疏〕

通義云。與議爾者。公與言。

說贊成之也。以公有力焉。故從內錄釋也。經傳釋詞云。爾猶此。隱二年公羊傳。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是亦此也。此公為爾也。公與議爾也。言公與為此。公與議此也。〇注善僖至力也。〇周禮典瑞云。穀圭以和難。又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宋襄賢者。僖公能會諸侯。與為和議。故並善之焉。穀梁傳。以為不言楚不與楚專釋。彼注引何氏曰。春秋以執之為非。不以釋之為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為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釋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劉氏申何云。如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歸功于諸侯也。道義又云。自是盡二十七年。僖遂背齊宋合衛。以睦于楚。春秋之所深責。故其盟皆日以危之。其會皆不致以略之義。或然也。

公羊義疏三十四

僖二十二年
盡二十六年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胸〔疏〕

校勘記云須胸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須胸左氏作胸上二十一年左傳杜注云須胸在東平須昌縣西北作胸者省文漢書五行志

中之下取須胸與公羊同師古曰須胸邾邑胸音鉅俱反又地理志濟陰郡宛句師古曰句音劬薛宣傳爲宛句令師古曰句音劬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南有須句故城左穀作須句水經注濟水又北逕須句城西城臨濟水故須胸國風姓也杜預曰須句在須昌縣北非也地理志曰壽張縣西北有胸城者是也京相璠曰須句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胸是其本秦以爲縣馬氏宗榷左傳補注按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杜預注云須句古國在須昌西北卽須胸也後乃遷都須昌耳京說是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未月之九日杜云升陘魯地玉篇邾胡經切鄉名在高密引左傳作戰於升邾按魯邾之戰不得至高密也

左傳釋文升作登云本亦作升陘按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內外俱不言主名蓋爲內深諱也左傳云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是其敗事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疏〕

僧一行合朔議曰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殷魯厥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按己巳

朔正與殷厓合。杜云：泓，水名。大事表云：寰宇記：鄆城北里許有泓水，即宋楚戰處。鄆城在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金史地理志：柘城縣有泓水，即渙水支流也。

宋師敗績〔疏〕

穀梁傳：則衆敗而身傷焉。彼注

引何君廢疾曰：即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乎師也。即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即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鄭君釋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敗衆，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劉氏申何云：傳言身傷而致死，則視傷日尤重矣。譏其取辱，何得言師不言公乎？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以爲彼善於此者，正以其信耳。詐而勝，不如信而敗也。以詐爲道，異乎吾所聞。

偏戰者曰爾，此其言朔何〔注〕据奚之戰不言朔〔疏〕

注据奚至言朔○即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說以爲五月朔

也。日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注〕繁多也，殺省也，正得正道尤美〔疏〕

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若

救邢城衛，再言齊師宋師，又若侵曹伐衛，再言晉侯，又若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繁露祭義云：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

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

〔注〕泓，水名，水北曰陽。〔疏〕

期約也。

楚人濟泓而來〔注〕濟，渡。有司復曰：請迨其未

畢濟而擊之〔注〕迨，及。〔疏〕

復，白也。左傳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穀梁傳：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彼疏引鬯信云子

反當爲子夷。卽子魚也。○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疏〕穀梁傳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注須其出險。

左傳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吾雖喪國之餘。〔注〕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

喻褊弱。〔疏〕注我雖至褊弱。謂二十一年會霍執宋公伐宋事也。朱氏彬經傳考證云：喪卽亡也。王懷祖先生曰：喪國之餘，指商而言之也。左傳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杜注：宋商紂之後，喪亡也。檀弓：魯人無寶。

大學引作亡人無以爲寶，是喪與亡同。經義述聞曰：家大人曰：喪國，謂商也。喪國之餘，謂宋也。左傳載襄公之言曰：寡人雖亡國之餘，杜注：宋商紂之後，是也。何注謂宋幾爲楚所喪，失之迂矣。知不然者：襄公無故追及亡殷，與左傳宋司馬華孫來盟，忽稱其先人華督何異。正以上年霍盟後爲楚所敗，君執國圉，幾乎亡覆。此衰弱之後，能守文王之法，所以爲善。述聞又云：若如注解，則於喪上增幾爲楚所四字，餘下增民字矣。按何氏以幾爲楚所喪，釋喪字，本無所謂增成也。此之餘猶詩之子遺耳。寡人不忍行也。〔疏〕左傳公曰不可。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注〕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

不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未成陳之師。〔疏〕左傳曰：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穀梁傳：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注陳。○注軍法至金止。○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吾聞鼓而

已。不聞金矣。注鼓以進軍，金以退軍。孟子梁惠王篇：填然鼓之。注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皆本荀子也。已陳然後

襄公鼓之。宋師大敗。〔疏〕

左傳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穀梁傳曰。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通義云。左傳曰。公傷股。不從君。彘例。斥宋公敗績者。爲襄公諱。

不使楚人得加傷乎宋公也。此楚人亦楚子也。所以賤楚而尊宋。

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

無臣。〔注〕言朔亦所以起有君而無臣。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

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醕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疏〕

繁露 愈序

云。故善宋襄公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史記宋世家贊。太史公曰。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寢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淮南子泰族訓云。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繁露王道云。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漢書王褒傳四子講德論。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皆取公羊爲說。○注。言朔至敗也。○鹽鐵論論誹云。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故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宋世家云。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左傳亦曰。國人皆咎公。又曰。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番。獲則取之。何有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焉。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是有君無臣之驗也。穀梁曰。日事遇朔曰朔。非公羊義。上十六年注云。平居無他卓偉。無所求取。言晦朔也。此書朔重始。爲有此卓偉賢君。無賢臣爲繼故也。通義云。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緩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明其義也。此所謂文王之戰也。襄公

之於楚。始爲乘車之會。期以禮服之。不可得服。然後以兵治之。跡其征齊以義。會霍以信。不厄險以仁。雖功烈不及伯者之爲。其所嚮慕。則王者之用心焉。是以引而進之。楚之病中國久矣。召陵之役。有王事焉。泓之役。有王心焉。能言距楚者。春秋之所高也。苟將伸齊而抑宋。則是先功利而後仁義。豈文王之所以爲治。繁露曰。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嗚乎。以此教後世。而左氏穀梁氏親傳春秋。猶徒以成敗論事。則甚矣。習俗不易變。而王化之難成矣。論語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豈其喪。

以爲雖文王之戰。亦

不過此也。〔注〕有似文王伐崇。陸戰當舉地。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也。〔疏〕

隱元年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

也。文九年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故此以文王之戰喻之也。白虎通號篇云。宋襄伐楚。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伯也。而詩疏引鄭箴胥言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又引考異郵云。襄公大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劉氏逢祿評之云。緯亦出於劉歆。固宜其附左氏而違經意也。何氏之於緯。擇善而從之。鄭則固矣。宣三年左傳。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胥言以爲合於道。鄭箴之曰。狂狡臨敵。抱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讖。劉氏逢祿評之曰。讖違經義。安可從也。卽謂攷異郵刺宋襄之說。然狂狡蓋欲生致鄭人。亦非古道。包氏慎言云。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此王者征伐之禮也。周衰。司馬九伐之法。不行於諸侯。然齊景之時。穰苴論司馬兵法。不阻隘。不傷二毛。不逆奔。鼓而成列。然後戰。猶能言之。則宋襄所云。君子不迫人於險。不鼓不成列者。周之兵典也。周之正朔。改自文王。周之兵典。亦扞自文王。故詩頌維清。奏象舞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春秋無義戰。守文王之典者。一人而已。故經書其戰之朔。傳曰。雖文王之師。不是過也。宋襄以守禮爲楚所傷。七月而死。以曹殺大夫之不死。曹君者例之。則凡在師者。論罪皆當誅。故曰。有君而無臣。齊

桓晉文之霸。皆先教其民。而後用之。襄公以不教之民。與強楚爭勝。殃民以殃身。其愚可責。其志可嘉。而春秋表而出之。以爲有王者起。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其行師也。則必爲襄公之所爲焉。爾楚邲之戰。還師而佚晉寇。春秋以其有王心而大之。莊王不以險阨既敗之寇。而襄公不以險阨途師之寇。其心尤爲磊落光明矣。責襄公之不度德不量力者。皆以成敗論人者也。○注有似至伐崇。○上十九年左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大雅皇矣。述伐崇云。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又云。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皆謂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故四方服德畏威。無敢侮慢。無敢違拂之者也。○注陸戰至人也。○宣十二年注云。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閔隋水而佚晉寇。義與此同。蓋自楚子爲舟師伐吳。始有水戰矣。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疏〕

穀梁縉作閔。緡閔同音。段借字。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東緡下師古曰。春秋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卽謂此音。旻杜云。緡宋邑。高平昌邑縣

東南有東緡城。大事表云。古緡國。昭四年左傳曰。椒舉曰。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卽此。今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三十里。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故宋地。春秋齊侯伐宋圍緡。十三州記曰。山陽有東緡縣。鄒衍曰。余登緡城以望宋都地也。一統志。東緡故城在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三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注〕疾。痛也。重故。喻若重故創矣。襄公欲行霸。守

正履信。屬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故言圍以惡其

不仁也。〔疏〕

注疾痛也。○通義云疾惡也。○注重故至創矣。○通義云重故重有故也。言故有創今復重之也。俞氏樾云重故創而但曰重故於文不明何解非也。故當讀爲固。古字通。國語周語咨於故實。史記魯世家故作固。論

語子罕篇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固作故。並其證也。閔元年左傳親有禮因重固。杜注曰能重能固則當成就之。此重固二字之證。隱五年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強也。解詁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然則此傳曰疾重固也。義與彼同。疾其必欲得之也。左傳之重固以善者言也。此傳之重固以不善者言也。蓋均是重且固也。以自守則善以謀人則不善。善惡不嫌同辭矣。按以左傳之重固解此之重故義亦不了。○注襄公至仁也。○按穀梁傳曰伐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穀梁無善宋襄義。故以爲報。十八年伐齊之役其謂惡圍同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庚寅月之二十六日。慈父左氏穀梁作茲父。宋世家作慈甫。

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

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襄公本以背殯不書其父葬。至宋公

身書葬則嫌霸業不成。所覆者薄。故復使身不書葬。明當以前諱除背殯。以後諱加微封。內娶不

去日略之者功覆之也。〔疏〕

注盈滿至辭也。○詩召南鵲巢云維鳩盈之。傳盈滿也。廣雅釋詁云盈滿也。按宋襄自

見執楚獻捷戰泓無不爲宋襄諱。無非爲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故於其卒焉盈諱之。故爲接足辭也。穀梁傳曰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彼注引何君廢疾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

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爲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遠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伯主之功。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劉氏申何云：期地必不于水也。期時必不于半渡也。以水厄人，未陳而擊之，交鄰而尙權譎，戰國之所謂賢良，非春秋之所貴也。以敗績而去葬，則敗而書葬者多矣。不敗而不書葬者亦多矣。豈君子詞乎？按鄭氏仍本考異郵說，所謂襄公大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是也。何氏所不取，經義述聞云：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用也。不觀敵爲策，又不用其臣之謀，義在戰泓傳，非此傳不葬之義也。論語里仁爲美，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戴氏望注云：言人果志在於仁，則君子不加惡。宋襄伯雖不成，春秋予之以其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也。○注襄公至微封。○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波注云：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是不書其父葬也。通義云：春秋之法，許人子者必使子本以襄公背殯，故桓公不書葬。今若更葬襄公，則是揚子抑父，非教孝之道。故亦不書葬，以足成其諱義。葵丘之會有宋子，而禦說慈父再世不書葬，溫之會有陳子，而款朔亦再世不葬，屬詞比事，孰有灼著於此矣。舊疏云：以後諱加微封，謂以至功薄微，故加而爲之諱而封之。其封字亦有下句讀之，非也。○注內娶至之也。○下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白也。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日者，內娶略。文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殺其君處白，注：不日者，內娶略賤之，然則此亦內娶而書，不從略，故爲功覆之也。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注〕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

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日。不書葬者。

從小國例也。〔疏〕

注卒者至錄之。○上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孰城之。桓公城之。是存王者之後。功尤大於邢衛。故錄其卒。以表異。桓公之功也。舊疏云。正所以傳聞之世。小國之卒。未合書見。故解之。○注始見稱伯。○舊疏

云。卽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注卒獨至死位。○卽上十四年傳云。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貴其不能死位也。者。國君死社稷。微齊則國爲徐莒國矣。○注春秋至所貶。○桓十一年傳云。杞見春秋稱伯。此書子。伯之與子。春秋合爲一。杞伯從伯而子。仍一等。故云辭無所貶。○注貶稱至公也。○舊疏云。春秋之前。周王舊有黜陟之法。隱元年。儀父稱字。上十七年。英氏稱氏之類。今杞公之爵雖爲伯。仍恐春秋之前。周王黜之。非爲新周。故曰不明。然則莊二十七年稱伯者。春秋所黜。已降稱伯。故此止可以一等貶之也。繁露三代改制云。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明與諸小國殊。春秋之小國也。若本爲伯爵。今再貶。則當從失爵例矣。鄭氏詩魯頌譜云。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又商頌譜云。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明杞爲二王後。於義無黜黜者。春秋以春秋當新王。新周故宋。故黜杞爲小國。又以其微弱不能死位。故貶之。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也。○注又因至爵也。○五經通義云。二王之後。不考功。有誅無絕。白虎通攷黜云。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尙公也。罪惡足以絕卽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漢書梅福傳亦云。二王後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之君。上承

其王者之祀。所謂有誅無絕也。詩魯頌譜又云。周之不陳其詩。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誥之。亦示覺也。是亦有誅無絕之義。蓋用以周公之故。等魯於二王後故也。舊疏云。若有過但誅責。不絕去其爵。是以雖微弱見貶。仍但從伯至子。不失其爵也。○注不明至例也。○上四年。許男新臣卒。秋。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也。此不名不日不卒葬。所傳聞世小國如此。蓋又降於曹許矣。左傳曰。書曰。子杞夷也。彼疏引膏肓難之云。杞子卒。豈常用夷禮死乎。通義云。王者之封。四夷雖大曰子。故用夷禮者。即以夷爵言之。左氏唯於杞見春秋有貶絕諸侯之法。得與公羊相證明。此既無傳。就取其說焉。非何氏義。然杞於春秋亦不得為大國也。春秋故即以小國貶之。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疏〕

水經注河水篇。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征艱賦所謂步汜口之芳草。弔周襄之鄙館是也。余按先儒之論周襄所居在潁川襄城縣。是乃城名。非為水名。原夫致謬之由。俱以汜鄭為名故也。大

事表云。南汜水在今許州府襄城縣南。京相璠曰。南汜水出襄城縣。以周襄王出居於此。故名襄城。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注〕据王子瑕奔晉不言出〔疏〕

漢書終軍傳曰。故春秋王者無外。獨斷上。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稱天家。故

據以難○注據王至言出○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言出也。

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下無

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疏〕

經義述聞云能與柔義相近詩民勞柔遠能邇箋能猶仰也安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仰與如古字通是

能爲如順之意猶周官言安擾爾能與而古字通象傳宜建侯而不甯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師古曰能善也安善二義並與順仰相近古者謂相善爲相能康誥不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入而能民文十六年左傳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左傳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左傳言不能外內也公羊言不能乎母也宣十一年穀梁傳輔人之不能民而討並與柔遠能邇之能同某氏杜預等皆不得其解○注不能至出也○周本紀云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鄭居于汜漢書杜鄴傳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按如左氏則惠后廢嫡立庶襄王不能順從似未可全以爲罪公羊謂不能乎母當別有謂霍光傳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玉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殿助傳助上書稱天玉出居于鄭衛侯朔入于衛皆是也占經引鉤命決曰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孛入北斗御覽引作彗入斗亡其度新語無爲云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于鄭而下多叛其親鹽鐵論孝義云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又云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其母之累注夏侯勝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注下無至母命○繁露精華云出天玉不爲不尊上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注引江熙曰天子必巡守然後行故河陽之守全天王之行也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舊疏引鄭發墨守云聖人制法必因其事非虛加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今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帶失教而亂作出居于鄭自絕于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母得廢之則左氏已死矣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按據左氏事說經此鄭君之學不得

以難何氏。但公羊引魯子之說。本存疑詞。意亦以為春秋得絕之。非云母得廢子。臣下得以母命廢天子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王子有行遜之權。貴戚且不得專廢置。而謂臣下得易位乎。稱母命廢立者。趙盾之私心。而霍光王莽祖之以亂漢者也。春秋為撥亂而作。豈反開亂賊之門乎。書出居者。猶公孫于齊。居于運之義。非謂隱如得逐君也。穀梁子謂失天下。鄭氏謂因其自絕書之得矣。書居于鄭者。明諸侯當憂勤反正之。與王室亂。天王居于狄泉同義。故晉文定王從常事不書例也。按孟子言貴戚之卿得易位。果已犯絕。臣下何不可奉君母命廢之。若謂開後世亂賊之門。則不懿服幾舜。卓溫服伊尹。能歸咎於先聖乎。

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

謂與〔注〕猶曰是王也。無絕義。不能事母。而見絕外者。其諸謂此灼然異居。不復供養者與。主

書者。錄王者所居也。〔疏〕

通義云。傳稱所聞于師。魯子嘗言春秋之中有天王與母不相得者。其即此出居于鄭之王與。蓋不能乎母之愛弟。即為不能乎母。與左氏無錯。義亦通。包氏慎言云。魯子之言。舉天子

以敵諸侯也。人君之貴。慰母之愛有所溺。而憤憤以出。不復供養母。是自絕於母也。春秋因其自絕而絕之。天子且然。則諸侯不待言矣。鄭發墨守云。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帶。失教亂作。出居自絕。孔子因而絕之。稱是而論。則鄭莊之克段。取諸母之憤而殺之。不孝更甚於襄王。罪更宜絕。按鄭氏雜取三家。自與公羊此義相發。○注其諸至者與。○舊疏云。公羊謂此天王出居于鄭。不事其母。而自出居于鄭。春秋惡其所為。是以書出以絕之。實非出奔。故云灼然異居。不復供養者與。○注主書至居也。○穀梁傳曰。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按與書公在楚。公在乾侯同義。

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不日月者。失衆身死。子見篡逐。故略之。猶薛伯定也。

〔疏〕

篡故至絕也。○舊疏云。以惠公無立入之文。故去葬以絕之。按桓十三年。葬衛宣公。以隱四年。書衛人立晉。篡明也。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篡明當書葬。不葬者。犯天子命。與盜國同。為莊六年。已書入。故為篡明也。然書葬者。臣子之事。篡君本臣子所得共討。今得國而終。不與其有。臣子也。○注。不日。至定也。○上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是大國之卒。例書日月也。此不日。故解之。上十年。傳注云。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是子見篡逐也。失衆身死者。上十五年。獲晉侯。穀梁傳。晉侯失民矣。蓋取彼為義。薛伯定卒。見定十二年。彼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與晉侯立懷公為後。致為晉文篡逐同。薛小國。得引以例晉者。所見世小國卒葬。皆月日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丙午。月之二十二日。按宣二十一日。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

伐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蓋衛滅同姓。固當絕邢。亦有取滅之道也。

衛侯燬何以名。〔注〕据楚子滅蕭不名。〔疏〕

注。据楚至不名。○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是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知公羊何氏以為齊人滅萊。楚滅隗。晉滅下陽之

屬。皆作同姓。是以不名耳。然則絕。曷為絕之。〔注〕据俱滅人。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楚滅蕭不名。豈以其夷略之與。

故名甚之也。日者。為魯憂內錄之。〔疏〕

注。絕先至之也。○繁露觀德云。滅人者。不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禮記曲禮云。滅同姓名。注。絕之。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

伐本而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取此為說。○注日者至錄之。○上二十四年左傳富辰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尤也。是邢與魯尤親。故為魯憂內錄之。通義云。謹案滅同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隗。彼雖自為同姓。而於王家則為庶姓。罪猶差輕。繁露曰。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文王周公。康叔之所自出也。邢又周公之後。春秋立愛自親。立敬自尊。以親則莫如邢。以尊則莫如王之同姓。燬滅親無王。是以惡而絕之。凡滅日者。罪重於常滅。按滅同姓也。自謂滅己之同姓耳。人各有先祖支體。何分於周之同姓庶姓。春秋因事見義。特於衛之滅邢示法。非謂齊滅萊。楚滅隗為無罪也。又邢與魯同出。春秋王魯於邢滅尤當憂。故為內錄辭。不然晉人執虞公。虞雖有罪。謀孽於晉。連滅二同姓國。不當絕乎。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是也。此日故解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疏〕

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癸酉月之二十日。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注〕蕩氏宋世大夫。〔疏〕

注蕩氏至大夫。○孔疏。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

諸意諸之後。以蕩為氏。孫以王父字為氏。則當字蕩也。

其言來逆婦何。〔注〕据莒慶言逆。叔姬連來者。嫌內女為殺直來也。

〔疏〕

注据莒至來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是也。舊疏云。弟子本意援莒慶逆叔姬難。此逆婦之文。宜云。其言逆婦何。而連來言之者。正以伯姬是內女。嫌經言來為殺直來之恥。非實逆婦。是以連來問之。似若上五年杞伯姬來朝。其

子傳云其言來朝其子何彼注云連來者問爲直來乎爲下朝出之類其直來者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是也

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

之辭也〔注〕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稱婦者見姑之辭以逆實文知不殺直來也主書

者無出道也〔疏〕注宋魯至兄弟○周禮大司徒云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注兄弟婚姻嫁娶也儀禮士昏禮見

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注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穀梁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公娶齊齊以爲兄弟反之注齊由是以婚族故還魯田又下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傳言其來求婦何兄弟辭也皆指兄弟爲婚姻推之凡父母之黨皆稱兄弟詩小雅伐木兄弟無遠箋兄弟父之黨母之黨外姻之服不過緦麻以尊加以名加者始至小功因謂同姓小功以下爲兄弟詩王風葛藟終遠兄弟箋兄弟猶言族親也禮士冠禮兄弟畢袵元注兄弟主人親戚也既夕記兄弟出主人拜送喪服記大夫之子于兄弟降一等注兄弟猶言族親也又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注私兄弟自其族親是也又云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降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禮記檀弓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又云聞遠兄弟之喪奔喪聞遠兄弟之喪皆謂本宗小功以下之親由外姻皆小功故通稱之也禮聘禮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既夕禮兄弟贈奠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禮記奔喪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注族親婚姻在異國者左氏襄三年傳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注列國之君相謂兄弟此兄弟兼宗族母黨妻黨言之也是以爾雅釋親有云夫之黨爲婚兄弟妻之黨爲姻兄弟也俞氏樾云二十年邾子來朝傳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部魯之同姓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曰與邾子同義以彼例此則兄弟非謂婚姻也何氏此解殆失之矣今按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傳曰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可知婦人無外事不得通於他國蕩伯

姬乃蕩氏之母。而得言來逆婦者。以其本魯女也。故曰兄弟辭也。與郟盛一律。不得輒為異說。又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傳文與此同。杞伯姬亦魯女也。按俞氏專以兄弟屬同姓。泥矣。○注婦者見姑之辭。○穀梁傳曰。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杜云。稱婦。姑存之辭。詩衛風氓云。三歲為婦。箋有舅姑曰婦。顏氏家訓書證之。婦是對舅姑之稱。通義云。此所逆女。蓋伯姬之姪。然婦人外成。故正其姑婦之稱也。○注以逆至來也。○決莊二十七年。書杞伯姬來也。實來逆婦。知非無事來也。○注主書至道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逆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按彼云。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則何董並無譏文。但春秋所不予耳。通義云。主書者。譏娶母黨。且姑無逆婦之禮。按白虎通嫁娶篇。外屬小功以上。不得娶也。以春秋傳譏娶母黨也。考三傳皆無此語。此書蕩伯姬來逆婦。姪其從姑。明其即譏娶母黨。下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與此同。

宋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据宋殺其大夫山名。〔疏〕注据宋至山名。見成十七年。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曰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

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威權下流。政分三門。

卒生篡弑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疏〕

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故尊之也注引何君廢疾云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鄭釋之曰宋之大

夫書子姓禮公族有罪邢于甸師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累者甚多隱去卽位爲見讓莊去卽位爲繼弑是復可以此例非之乎劉氏申何云宋之大夫未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公族致刑之義託公子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稱名氏乎稱名氏使若異姓緣飾宋殺山之文言之非經誼也○注三世至白也○宋世家云桓公三十一年春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十四年夏襄公病傷于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杵臼之立與左傳少異○注內娶至義也○禮記坊記云諸侯不下漁色注謂不內娶於國中也內娶國中爲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娶象猶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已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又譏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又嫁娶篇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世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並用公羊爲說後漢書李固傳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春秋諸侯之禮不得例諸後世通義云謹案禮諸侯不娶女於國中者杜漁色之漸也下漁色則不君妃族交政則不臣三世失禮君臣道喪故奪其君臣之辭示防亂于微以爲後世戒春秋有非常之文必有非常之議蓋唯公羊得之俗儒未有非常之識其妄生譬辨宜矣杜預以殺大夫不名者爲無罪泄治卻寃甯有罪乎或以爲闕文豈自僖迄文獨宋大夫三見而三闕也○注外小至其本○文七年左傳云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無所庇蔭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是公族以弱之事也但左氏無內娶義耳舊疏云外小惡正之者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故也王臣處白在所聞世故於此正其本鄂本末誤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疏〕

大事表云。頓。今河南陳州府商水縣。為頓國地。商水舊名南頓縣。水經注。潁水。篇又東南過南頓縣北。潁水從西來流注之。潁水於樂嘉縣入潁。不至於頓。頓。

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納頓子于頓。是也。地理志。汝南郡南頓下云。故頓子國。姬姓。應劭曰。頓。迫于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尚在。杜云。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亦以納頓為楚事。唯穀梁云。蓋納頓子者。陳也。彼疏引廢疾云。休以為。即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陳。鄭君釋之曰。納頓子。固宜為楚也。穀梁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蓋陳也。按穀梁。自以納頓為陳事。鄭君特欲為調人耳。故劉氏申何云。陳納之。即不舉陳。當加陳人執頓子等文。以起之。救江亦晉非楚。引之。欲以何明也。然則鄭氏亦知穀梁義難通。故為此說。范氏云。圍陳使納頓子。亦同鄭義。欲牽合公左。而又增一使字。通經無此例也。

何以不言遂。〔注〕 据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疏〕

注据楚至侵宋。○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是也。

兩之也。〔注〕

微者不別遂。但別兩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為兩事也。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

入為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不見挈者。

故君不可見挈於臣。〔疏〕

注微者至兩耳。○校勘記出遂。但別兩耳。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兩下行稱字。此本下復衍別兩耳三字。皆當刪正。按下二十八年疏。引亦有稱字。宣元年注云。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

之遂也。据左傳。為令尹子玉。是為微者。故不得別遂也。校勘記以遂屬下讀。非。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彼自以竟外有利國家之事。亦權許之也。杜云。不言遂。明一事也。孔疏引此傳云。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

前生後。按公羊與左氏同者。圍陳納頓皆楚也。與左傳異者。公羊以大夫無遂事。故不言遂而兩之。左氏以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爾通義云。實兩事。非遂事也。不再言楚人者。嫌致圍意也。但不言遂。兩事明矣。○注別之至事也。○如公羊義。則圍陳自圍陳。納頓子自納頓子。既非因頓子圍陳。亦非圍陳以納頓子矣。○注納頓至罪也。○桓十六年云。衛侯朔出奔齊。注名絕之。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傳名絕之。其言入何。篡辭也。是也。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去葬。與盜國同。明失衆出奔。皆當坐絕。則還入爲盜國。當誅也。下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故楚納頓應同罪。○注主書至納之。○下二十八年。注又云。言自楚者。爲天子諱也。此不書所自。明以罪楚納有罪也。○注頓子至例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小國出入不兩書。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云。不書出時者。略小國是例也。通義云。不見頓子出奔者。所聞之世。小國之君。非滅國出奔。猶未得書。何氏無此義。○注不見至於臣。○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何以不稱公子。注据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國。見挈言公子糾。然則此若作挈文。宜書楚人納某于頓。去其國爵矣。今書納頓子。知不見挈於楚人矣。挈者。桓十一年。突歸于鄭。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注挈猶提挈也。本當書鄭突。春秋去其國。明見挈于祭仲。所以賤突也。彼爲君。見挈于臣。與此異也。楚稱人。知非楚子矣。通義又云。納不言伐者。得入之辭也。諸納或見國名于下。若接蓄是。或見國名于上。若糾及剽噴皆是。唯此再言頓者。納君正也。與使有頓之辭也。然納糾得正。何以不與使有國辭。蓋書于頓者。頓子已得國。故與歸邾婁子益同例。糾噴皆未得國。故不得言于齊于衛。捷蓄書于某。故下言弗克納。明其未得國也。

葬衛文公〔注〕不月者。滅同姓。故奪臣子恩也。〔疏〕

注不月至恩也。○桓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明大國葬皆書月。此不月。故解之。滅同姓當絕。故不與有臣子爲

葬者生者事也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婿之義也洮

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亥月之二十四日按當十四日禮記疏引服虔云時先君

已葬成公猶稱子者明不失子道也杜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按公羊例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故顧氏炎武補正云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注莒無至義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是莒慶內婿也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夫為婿說文士部婿女夫也从士胥聲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者夫也徐鍇通論婿者胥也胥有才智之稱也亦謂之甥釋親又云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注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孟子帝館甥於貳室是也以婿為外姻故客待之也方言秦晉之間婿謂之倩郭注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婿為卒便是也莒無大夫者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也○注洮內地○杜云洮魯地○注公與至致也○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此一則未踰年君一則大夫故不別得意與否皆不致也洮為內地本不致何氏言此者明雖在外亦不致也定十二年書公至自圍成亦內邑書致者彼注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然則彼為不能服叛為危辭故成雖內邑亦致也通義云穀梁傳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明年盟于向傳曰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邀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蓋公專會大夫則貶大夫曰人公與諸侯俱會大夫則自言其名氏正以諸侯在焉不嫌使大夫敵公故反得從乎內而貴錄之也事若相錯意實相成按甯邀大國大夫故如彼解此莒小國書慶故如此解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邀盟于向〔疏〕

左氏穀梁邀作速按速邀字同左氏莊十九年傳石速周語作

石遼定十四年左傳謂戲陽速曰史記衛世家作戲陽遼說文走部速疾也遼籍文从敕是遼速古今文也故襄十六年左傳孺子速釋文速本亦作遼是也包氏慎言云正月無己未二月之十一日也按於厯宜爲十日

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囂弗及〔疏〕

左氏作鄒公穀作囂省文也左傳釋文亦作囂說文邑部鄒東海之邑从邑囂聲杜云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鄒下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阿縣西南趙氏曰鄒齊之附庸紀季

之邑焦氏循左傳補疏云莊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注鄒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鄒爲紀邑則亦在齊東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鄒則鄒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大事表引趙氏說非是一統志囂下聚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南差繆略云囂公羊左氏或作鄒釋文囂戶圭反又似兗反盧氏文昭云本或作簡故有似兗一音

其言至囂弗及何〔注〕据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所至又不言弗及〔疏〕

注据公至弗及○見莊十八年左傳本有

作不及者誤石經左傳本作弗也

侈也〔注〕侈猶大也大公能卻強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

精猛引師而去之深遠不可得及故曰侈不直言大之者自爲追唯臣子得褻之耳不得與追戎同也言師者侈大公所追也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

用兵之節故詳錄之〔疏〕

注侈猶至之兵○集韻引字林云侈大也國語吳語以廣侈吳王之心注侈大也禮記雜記其襄侈袂注侈猶大也鄂本強作彊○注弗者至者也○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弗與不古

義略同而淺深有別如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可證弗不之不同矣二字古音亦逕庭遠甚弗在脂微部不在之哈部而轉入尤部絕不相假借也不字之不可入物韻猶弗字之不可入尤韻也集韻始誤認爲一字不字下云分物卽通作弗薛季宣書古文不問弗不字皆作𠄎夫𠄎字本卽說文之左戾右戾兩字之合則與弗同音可矣何以不亦作𠄎也不亦作𠄎則尙書有弗而無不也而語言之輕重全不可聞矣按孔子世家云弗乎弗乎蓋不可之深也○注言齊至曰侈○此言書弗不書不義○注不直至同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蓋彼爲中國追於王法當賞故大之此自爲追唯臣子褒詞故言侈也繁露仁義法云仁者愛人之名也鄰傳無大之之詞自爲追則善其所卹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是○注言師至追也○舊疏云正以上言齊人侵我西鄙下言公追齊師與上文異故也通義云謹案以公而追人則卑公矣故其義可言公追齊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春秋稱名之愼有如此者穀梁傳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弗及大之也與此傳義同○注國內至錄之○校勘記出錄詳云鄂本作詳錄此誤倒定十二年注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故春秋之例對內用兵不書也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書者彼注云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途舉討叛惡又十五年公救成書者彼注云封內兵書者爲不進張本定十二年書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故危錄之此亦封內用兵而書地故解之襄十五年至遇傳不敢進也注不言止次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櫛同文蓋此爲可追而不追彼爲不可進而不進皆爲重民

命故善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疏〕大戴禮保傅篇
盧注齊在魯北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者何卑辭也〔疏〕

校勘記出乞師者何云闕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無師字此誤衍按疏標起訖云乞者至若辭亦無師字繁露精華云魯僖公以亂即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

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甯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益衰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曰乞師楚。明其為卑辭矣。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曰乞謂行句也。行句即求意。故為卑辭。公子遂左傳校勘記引惠棟云。遂世本作述。述與遂古字通。秦大夫西乞術本亦作遂是也。

曷為以外內同若辭〔注〕据春秋尊魯

〔疏〕成十六年書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十七年晉侯使荀息來乞師此為內乞師亦書是內外同辭也。○注据春秋尊魯。○如桓十年傳內不言戰上三年公子友如齊莅盟之屬皆是。重師也〔注〕外內

皆同卑其辭者深為與人者重之〔疏〕注深為至重之。○下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故深貴服人者也。曷為重師〔注〕据泓之

戰不重師〔疏〕

注據泓至重師○見上二十二年彼傳云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擊之宋公曰不可

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去宋公鼓之宋師大敗宋公守古敗師春秋大之故據以難

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正自謂

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暇別外內也稱師者

正所乞名也乞師例時〔疏〕

注不正至必勝○舊疏云以義言之此句亦宜云戰不正勝者不正自謂戰當必勝但何氏省文不復備言按穀梁傳云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

勝故重之也通義云謹案正如貞觀之貞不正反者不常得反也不正勝者不常得勝也經義述聞云謹案正之言定也必也周官宰夫鄭注曰正猶定也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修甲兵漢書刑法志正作定是正與定同義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者言師之出也不能豫定其得反其戰也不能豫定其得勝蓋敗亡亦事之常也穀梁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是也不正者事不可必之謂非不正其自謂反自謂勝也何注失之按何氏意亦以正如定解解不正自謂猶言不定自謂不必自謂也○注兵凶至內也○下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穀梁傳云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注引雍曰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驅民於死地以共假借之役乎鹽鐵論論災云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毋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又論功云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注晁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俯仰之間耳○注乞例時○舊疏云正以文承夏下又成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是也

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疏〕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不言獲者舉滅為重書以歸者惡不

死位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但絕不誅之。〔疏〕

左氏穀梁隗作夔。夔隗同部。假借字。亦作歸水。經江水篇。又東過秭歸縣之南。注云。

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於夔。爲楚附庸。後王命爲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又云。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跨踞川阜。周迴一里。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東帶鄉谿。南側大江。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也。春秋楚子玉滅夔。服虔曰。在巫之陽。秭歸歸鄉矣。杜云。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史記索隱引譙周古史考作滅歸。大事表云。今湖廣宜昌府歸州治東二十里有夔子城。爲楚所分之夔國。熊摯之後。熊摯有疾弗得立。而遜居國都者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古史考云。滅歸。太康地理志。歸鄉故夔子國。尙書中候。伯禹儲首讓于益歸。鄭注。益歸。賢者。堯臣歸讀曰夔。方輿紀要云。夔子城在歸州東二十里。名勝志。地名夔。○注不月至國也。○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皆月。此不月。故解之。○注不言至爲重。○決上十五年。書獲晉侯也。彼舉君獲爲重。故不言師。此以國滅爲重。故不言君獲也。明楚當坐滅。不坐獲也。孟子盡心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注書以至死位。○襄六年。齊侯滅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以歸與被獲。同爲貴不死位也。禮記曲禮曰。國君死社稷。○注不名至誅之。○舊疏云。上二十三年。杞子卒。下注云。又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似誅輕絕重。此注云。但絕不誅。自相違者。誅有二種。一是誅貴之誅。若齒路馬有誅。於子與何誅之類。一是誅絕之誅。似武王誅紂。誅君之子不立之類。則是上言有誅無絕。聖人子孫。但有誅貴。不合絕去。此言但絕不誅。但欲絕去一身。不聽爲君。不合誅滅其國。蓋所傳聞世。責小國略也。哀七年。以邾婁子益來。傳。邾婁子益何以名。絕之。又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傳。蔡侯獻舞何以名。絕之。以此二文言絕之。則似書名爲絕。今此云。不名爲絕者。蓋絕亦有二義。一是絕去其身。一是絕滅其國。蔡侯獻舞。大國之君。不能死難。爲楚所獲。春秋不與夷狄獲中國。故不書獲名。蔡侯。以起其合絕滅矣。邾婁正當所見之世。爲魯所獲。春秋之義。內獲人皆諱不書。故名邾婁子。以起不死難當絕滅矣。今此隗子。既是微國。又當所傳聞世。若其書名。恐如二君。亦合絕滅。故不名。見責之略也。但合一身絕去而已。

冬。楚人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視

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聞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疏〕

穀梁縉作

閱傳云。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注。楚人出師。為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貴楚。○注時以至甚也。○繁露竹林云。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故春秋於戰伐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此假師與魯。已屬不仁。復道用師。是不仁之甚也。○注稱人至稱師。○校勘記出。未聞稱師。云。閩監。毛本誤也。鄂本。聞作得。當據正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是文九年始有大夫也。然則上四年。書屈完來盟于師。下二十八年。書得臣。皆在椒前。得書大夫者。上四年傳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下二十八年。注云。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按隱五年傳云。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知不從將卑師。少例者。彼據大國分別之。楚夷在所傳聞。世知不得據彼說。○注楚自至楚文。○舊疏云。欲道下文。公以楚師得稱楚師。而此不得者。以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注〕言以者。行公意。別魯兵也。稱師者。順上文。〔疏〕

注言以至兵也。○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

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故此以為行公意也。鹽鐵論刑德云。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注稱

師者順上文○決上楚人伐宋不稱師也。上云如楚乞師。此故順之稱楚師。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注〕据伐邾婁取叢不致。〔疏〕

注据伐至不致○見下三十三年。彼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正以春秋之例。

不得意致伐。此伐齊取穀。明得意矣。害致伐。故据以難。

未得乎取穀也。〔注〕未可謂得意於取穀。〔疏〕

謂雖取穀有危。不得從得意例也。經義述聞云。謹案。

得非得意之謂也。得猶便也。見呂氏春秋淫辭篇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則後患將至。穀雖已取其計不便於魯也。下文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正發明魯計不便之義。故曰未得乎取穀也。猶言未為計之得也。此與莊六年傳之言得意不得意者殊義。不得据彼以說此。又云。言未為計得也。解者曰。未可為得意於取穀。則於得下增意字矣。按傳云何以致伐。正据莊六年不得意致伐為問。故答云。未得乎取穀。言雖取穀。仍未得意也。遙為承應。不必如王氏之別生異說也。

曷為未

得乎取穀。〔注〕据俱取邑。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

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

〔疏〕

注魯內至得免○鄂本強作彊。齊侯昭卒。見下二十七年。晉文行霸。即下二十八年。侵曹伐衛。敗楚盟踐土之屬是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先齊孝未卒一年。魯僖公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又云。由

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按下先卒一年涉上文衍。分而事齊。疑當作分而事晉。蓋謂刺公子買不卒戍衛等也。穀梁傳曰。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注以蠻夷之師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與此傳同也。說苑尊賢云。季子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繁露俞序云。愛人之大者。莫大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避。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爲民除害之意。按不告疑不善之誤。○注孔子至伐也。○見論語雍也章。集解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皇疏引李充曰。失平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明魯僖乞師伐齊。不以道。竟得免禍。故曰幸也。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此雖得意取穀。合不致。仍作不得意解之也。

公羊義疏三十五

僖二十七年
盡二十八年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注〕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疏〕

校勘記出二十七年。云唐石經作廿有七

年。鄂本二十下有有字。此脫。○注貶稱至入之。○舊疏云。杞本公爵。但春秋新周故宋。黜之稱伯。卽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至二十三年。書杞子卒者。以微弱爲徐宮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之。此經復書子者。起其無禮。故左氏皆有魯入之文也。按左傳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又云。入杞責無禮也。與何注同。劉氏解詁箋云。正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君不用左氏。此及下入杞解詁無禮之云。皆依違左氏。非也。按何君所見公羊說。或有與左氏同者。故依用之。未必專本左氏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寅。月之二十日。於歷當爲十九日。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六日。按當二十五日。隱三年傳云。不及時而日。渴葬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注〕日者。杞屬脩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

入之。故錄責之。〔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無乙巳。九月之五日也。按當爲六日。○注日者。至責之。○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日故解之。春秋於入書日多。惡辭。唯下二十八年三月丙午入曹爲善義兵。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据序諸侯之上。貶。〔疏〕

杜云。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沈氏欽韓補注云。稱人者。猶賤之也。傳明云。楚子。杜既云。楚主

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與。

曷爲貶。〔注〕据圍鄭不貶。〔疏〕

注据圍鄭不貶。〇下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是也。

爲執宋公貶。故終僖

之篇貶也。〔注〕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罪。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

議釋之。今復圍犯宋。故貶。因以見義。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疏〕

注古者至故罪。〇惠氏士

奇禮說云。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然則調人和難。保之終身。故先動者誅之。康成謂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讎。怨後復相報。移徙之。卽何休所謂後相犯復故學是也。楚人先動。其能免於王法之誅乎。按周禮調人云。凡有鬪怒者成之。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讎。怨後復移徙之。此其類也。惠氏棟公羊古義云。何氏此注。此調人成之之法也。成之者。何和之也。王褒集僮約注。漢時官不禁報怨。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漢令有和難之條。鄭云云者。後漢桓譚上疏曰。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復。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徒家屬于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贖罪。如此。則讎怨自解。譚所云舊令。卽先鄭移徙之法也。何云復故罪。疑亦當時令甲文。引以爲況與。〇注楚前至見義。〇卽上二十一年秋。執宋公以伐宋。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釋之何。公與議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釋賢者之厄。

是也。通義云。傳錄入文之篇。髡即見弑。故就經文以終僖之篇言之。其實乃終髡之世貶耳。此與鞏傳云終隱之篇貶文同而義異。何者。鞏有罪於隱。髡非有罪於僖也。何氏之說。今故未取。知不然者。傳即專言終髡之世貶。何必不言終髡之世。春秋託王於魯。僖公託王者方伯之職。和平諸侯。今復相犯。即是得罪於僖。即爲得罪於王法。故云終僖之篇貶耳。穀梁傳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彼注引何君廢疾云。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鄭君釋之云。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据而當貶之耶。彼注又引江熙云。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也。宋楚戰于泓。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闕也。楚復圍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諸侯不能以義相帥。反信楚之曲。屈宋之直。是義所不取。信曲屈直。猶不可。況乃華夷乎。楚以無義見貶。則諸侯之不從。不待貶而見也。然則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於兵首。則彼碌碌者以類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按穀梁無善宋襄義。江氏彼注。正用此傳爲執宋公貶意也。劉氏申何云。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貴諸侯。江熙從公羊解。近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注〕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

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甲戌月之七日按當六日○注地以至見矣○范云地以宋者則宋得與盟宋圍解可知用此注爲說也左氏以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春

秋凡書會盟於國都皆本國與焉如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鄆皆是此不應殊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曷爲再言晉侯〔注〕据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亦兩事不再出楚人〔疏〕

注据楚至楚人○見上二十五年彼傳云

兩之也是亦兩事也

非兩之也〔疏〕

上二十五年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注微者不別遂但別兩稱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則此初出師時原有兩伐之意矣

然

則何以不言遂〔注〕据侵蔡遂伐楚言遂〔疏〕

注据侵至言遂○見上四年公會齊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

未侵曹也

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

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注〕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

以時追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宋襄公伐齊月此不月者晉文公

功信未著且當脩文德未當深求於諸侯故不美也〔疏〕

左傳云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河

注河水篇又東逕燕縣故城北則有津水自北來注之亦謂之濟津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將伐曹曹在衛東假塗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按汲郡亦衛地衛既不假道則仍不可得伐也○注曹有至塞也○校勘記出晉文行霸征之云鄂本文下有公字此脫又云釋文雍又作壅同此本進誤追今据諸本訂正曹有罪者下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是也雖未克侵曹書以致其意不使伯功壅塞也通義云謹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後事繼者則言遂前事未既

別有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爲侵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而後進。若言伐衛遂侵曹。則失其本意。若言侵曹遂伐衛。則似既侵曹。還伐衛。又失其實。故遂文兩不可施也。舊疏云。言征者。上討下之辭。謂伐而正之。如上十八年傳云。與襄公之征齊也。○注宋襄至美也。○上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下伐齊。是也。彼云月者。善錄義兵。明此晉文功信未著。遠求諸侯。未得爲義。故不月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疏〕左傳殺子叢以說焉。蓋名買字叢。

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即往當言戍衛不卒。〔疏〕通義云。畏

晉故不可使往。說苑尊賢云。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指此。鹽鐵論備胡云。春秋貶諸侯之殺。刺不卒戍。明實不可使往。諱爲不卒戍辭。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

〔注〕据言戍衛行文。〔疏〕注据言至行文。○舊疏云。欲言實戍。乃有不卒戍之文。欲言不戍。而經書戍衛。以戍衛爲行文。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

可使恥深。故諱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疏〕晉伐衛。衛楚之與國。魯與楚昏姻。上年楚爲魯出師伐齊。故爲戍衛。明公意欲戍衛

焉。○注使臣至君命。○通義云。臣已受命。雖未往。當以不終事之辭言之。公本使買戍衛。買畏晉。不可往。公殺之。及聞晉尅衛而懼。反以殺買之事說于晉。時量力度義。不當往戍。臣於君有替否之道。買無罪。故不日。按左傳云。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告楚人曰。不卒戍也。以買實戍衛。孔氏猶依遠左傳焉。又云。買無罪。與何氏有罪。不日。例乖。穀梁傳曰。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刺之者何。

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注〕有罪無罪皆不

得專殺。故諱殺言刺之。不言刺公子買。但言不卒戍刺之者。起為上事刺之也。內殺大夫例。有罪

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皆時。〔疏〕

說文刀部。刺。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段注。刺直傷也。當為正義。君殺大夫曰刺。當別一義。周禮司刺職。掌三刺之法。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

民。注。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然則春秋於他國大夫書殺。於內殺大夫書刺。若皆殺當其罪然。故諱之曰刺。杜云。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是也。爾雅釋詁云。刺。殺也。郭注引此傳。蓋對文異。散則通。故國語晉語云。殺懷公子高梁。又云。刺懷公子高梁也。諱殺曰刺。春秋之義也。固不必通之他經也。○注有罪至刺之。○孟子告子下。無專殺大夫。是不別有罪無罪也。舊疏云。孟子言大夫者。天子命之輔助其政。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也。按。諸侯不得專殺。疑指命大夫耳。其命於其君者。似不必請之天子矣。○注不言至之也。○若直言刺公子買。與刺公子偃同。所刺事不明。故言不卒戍刺之。明其為上事也。若有罪也。○注內殺至罪日。○舊疏云。有罪不日。即此文是。無罪日者。成十六年冬十有二月乙酉。刺公子偃是也。解詁箋云。上書晉侯伐衛。下書楚人救衛。則此戍衛為黨楚背晉明矣。歸罪于買而殺之。僖之大惡也。故以不卒戍為內辭。傳順經諱文。解詁以為有罪不日。無罪日者。謂著其罪狀與否爾。非從實也。亦通。○注外殺大夫皆時。○上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書夏。下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書秋。是也。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丙午月之十日。

界者何。與也。其言界宋人何。〔注〕据下言執衛侯言歸之于京師。〔疏〕穀梁傳云。界與也。杜云。界與也。襄二

年左傳。悉界祖妣。注。界與也。爾雅釋詁。界。予也。予與古通。禮記祭統云。界之爲言與也。說文。丌部。界。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注。据下至京師。○見下。彼言于京師。此言界宋人。故難之也。

與使聽之也。〔注〕

與使聽其獄也。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討楚師。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宋稱人

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衆共之。〔疏〕注。時天至治之。○劉氏解詁箋云。時天王實已歸京師。下書公朝于王所。王自京師至踐土也。襄王不能正曹伯之罪。晉文自正之。故爲伯討張義。

以殷紂蔽其罪。愈於以歸多矣。按左傳。以晉文定襄王在二十五年。與此異。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

也。〔注〕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齊桓既

沒。諸侯背叛無道者非一。晉與曹同姓。恩惠當先施。刑罰當後加。起而征之。嫌其失義。故著其甚

惡者可知也。以兵得不言獲者。晉文伯討。不坐獲者。故亦不責曹不死。義兵日者。喜義兵得時入。

〔疏〕

注曹伯至是也。○下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云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此未有言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知曹數侵伐人。以自廣大也。通義云。謹案。不可以一罪言。則非獨數侵伐矣。曹詩序曰。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注齊桓至知也。○舊疏云。恩惠當先施。即堯典云。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是也。刑罰當後加。小司寇議親議賢之辟是也。著其甚惡。即執而言畀宋人。使治其罪是也。○注以兵至不死。○上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晉文書侯。故知伯討。兵得當言獲。上十五年。戰于韓。獲晉侯。是也。彼傳云。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釋不書者。以獲君為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是坐獲之例也。晉文伯討。故不坐獲。不書獲。亦不責曹伯不死位也。○注日者至時入。○入例時。書日。故解之。定四年庚辰。吳入楚。注日者。惡其無義。彼為無義日。此為義兵日。春秋無達例也。故此為義兵得日入。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己巳。月

之三日。莊二十七年左傳。公會齊侯于城濮。大事表云。杜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之立子頹。是時王命齊桓為侯伯。僖二十八年。晉文敗楚于城濮。即此。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南七十里。有臨濮城。方輿紀要云。臨濮城在東昌府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地。

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注〕 据秦稱師錄功。知大戰必不使微者。楚雖無大夫。齊桓行

霸。書屈完也。〔疏〕

注据秦至微者。○舊疏云。文十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今乃稱師錄功。故知大戰。既是大戰。則知不應使微者。○注楚

雖至完也。○楚無大夫者。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則僖公為所傳聞世。亦不合有大夫。惟上四年。書屈完來盟于師。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醇

霸德成王事。則此晉文行霸亦宜增倍。楚大夫書名。許其有大夫以醇霸業。今稱人似微者。故據以難。

子玉得臣也。〔注〕以上敗績下殺得臣。〔疏〕

通義云子

玉者得臣字也。古人多引字冠名上言之者。若左傳稱華父督。孟明視。子越椒之比。王氏引之。周秦名字解詁云。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按器用之美者莫如玉。故名得字玉。或曰得讀爲德。古字得與德通。玉藻。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聘義。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管子水地篇。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按後一說是。

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注〕

據屈完當桓公稱名氏。〔疏〕

注據屈至名氏。見上四年。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左傳得臣氏成。

貶曷爲貶。〔注〕據邲之戰林父不

貶。〔疏〕

注據邲至不貶。即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貶是也。

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秦

稱師者。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褻進之。齊桓先朝天子。晉文先討夷狄者。晉文之時。楚與爭彊。

所遭遇異。〔疏〕

注臣無至正也。宣十二年傳亦云。大夫不敵君。與此同。若然。林父亦大夫。得敵楚子。不絕正之者。彼爲善。楚子不與晉。特書荀林父主名。專見其罪。得臣下有殺文。足見其罪。不必於戰見。故但貶稱人以張示。

大夫不敵君義。董生所謂辭已明者去之是也。○注秦稱至進之。○秦於所傳聞世。因其未能用周禮。擯之比戎狄。則此不合稱師。因其助伯者征伐。褻進之。如邾婁子克瑣。皆以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也。聖人於書終秦誓。若秦之繼周於春秋。抑秦以諸夏同夷狄。明其爲周之亂臣也。○注齊桓至遇異。○齊桓先朝天子。何氏或別有所見。舊疏云。正以莊十三年冬柯之盟。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豈不朝天子而能然乎。但以外朝不書。是以無經可指耳。按信之著不著。不係乎朝天子與否也。依左傳。則晉文先定。

襄王後服楚。非何氏所取也。所遭遇異者。舊疏云。齊桓初霸之時。楚未強大。雖侵諸夏。未能為霸者之害。是以桓公養成其晦。至僖四年。乃討而服之。晉文之時。楚人孔熾。圍宋救衛。與之爭盛。是以未暇朝王。先討子玉矣。義或然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

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疏〕

注楚無至霸事。○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傳始有大夫也。此書得臣與上四年書屈完同義。皆為詳錄伯事也。上以大夫不敵君。絕去其名。故於其殺著之。○注不氏至治也。○校勘記出明當與君俱昭。云鄂本昭作治無也。此誤衍。上二十六年左傳。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麇。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圍陳。滅麇。圍宋。皆子玉事。故知數道其君侵中國也。傳又載蔣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驕蹇可知。繁露滅國上云。楚王髡記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又五行相勝云。金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帥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郵其下。卒不為死。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眾。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按楚大夫有氏。始成二年。公子嬰齊。

衛侯出奔楚。〔注〕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無絕衛之心。惡不如出奔重。

〔疏〕

禮記祭統篇載孔悝鼎銘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此也。○注晉文逐之。○左傳。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是雖衛人出君。猶晉文逐之也。○注不

書至奔重。○舊疏云：立叔武是也。叔武衛侯之弟，故曰其次耳。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是也。惡不如出奔重者。舊疏云：言文公逐人之惡，少於衛侯出奔之罪。按：謂文公立其次，不絕衛，故謂其惡耳。少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癸丑月之

十八日杜云踐土鄭地犬事表云括地志蔡澤縣西北十五里有故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去衡雍三十餘里蔡澤今屬開封府史記注引賈云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則在河北非也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曰王有鄭地得垣雍續漢志河南尹有垣雍城或曰古衡雍是衡雍爲鄭地在河南踐土近垣雍亦在河南矣一統志王宮城在開封府蔡澤縣西北通義云此晉伯之始也盟不致者比文于桓也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据曹伯襄言會諸侯〔疏〕

注据曹至諸侯○下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

後會也〔注〕說

與會伐宋同刺陳侯不慕霸者反岐意于楚失信後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盟日者譎也衛稱子者起叔武本無卽位之意陳岐意于楚在二十七年〔疏〕
注說與會伐宋同○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彼爲本期而

後書以刺不信。故此後會亦以刺陳侯。○注刺陳至後會。○校勘記出刺諸侯。云鄂本同。宋本諸作陳。此誤。監毛本歧作岐。下並同。按作岐是也。杜云。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繁露觀德云。陳侯後至。謂如會。○注會不至文也。○桓之盟不致。爲無危也。晉文盟亦不致。是以信與晉。○注盟日者。譎也。○舊疏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而書日。故解之。而言譎者。正以孔子謂之譎而不正。故取其文。通義云。日者。未若桓之信也。○注衛稱至之意。○舊疏云。衛侯爲王伯所逐。而立叔武。叔武卽是成君。何不稱侯。而作未踰年之君號。欲起其本無卽位之心。故也。無卽位之心。卽下云。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是也。杜預云。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叔武。衛侯之弟。未得從世子之法。以其非王命所加。使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於鄭伯之下。蓋晉文之意使然。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衛侯出奔。使元咺奉叔武受盟。而入守。經云。衛子諸家皆曰。未成君。按凡稱子者。如其君之子。奚齊。宋子。子般。卒。子卒。子野。卒。僖二十五年。衛子。僖二十八年。定四年。兩陳子。與此而九。皆謂未踰年未成君也。云子者。皆謂先君之子也。僖二十五年之衛子。謂文公子也。二十八年之衛子。謂成公弟也。弟曷爲謂之子。成公既奔楚。適陳。叔武攝位不稱君。比於在喪未踰年之君。聖人以其持大統也。故曰衛子。此亦可見爲人後者卽爲人子之禮矣。通義云。黃道周曰。叔武非世子。又無君喪。而子之何也。以喪禮處之也。晉立以爲君。書侯則無等也。書名則沒其實。故以喪禮處之。若以君父奔楚之爲哀痛也。降服致敬。以聽天子之命。按成公出奔。不得以喪禮自處。蓋叔武不欲卽位。故以未成君之稱會諸侯也。○注陳岐至七年。○校勘記云。鄂本同。監毛本于作於。閩本誤如。在二十七年。蓋斥楚人陳侯以下圍宋役也。按陳自齊桓沒後。不與中國會盟。惟霍會有陳。以楚子在會也。

公朝于王所〔疏〕

詩小雅吉日云。天子之所。又太叔于田云。獻于公所。凡君在外。指其所居。則曰所。猶後世之行在所也。史紀衛將軍驃騎列傳云。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注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是也。毛

氏奇齡春秋傳禮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稱詩獻于公所孟子使之居於王所故漢制車駕所在曰所蔡邕獨斷曰行在所穀梁謂朝不言所誤矣襄王親至踐土經無明文而於此見之經之互可考驗如是止書公朝不及諸侯者言公則諸侯可知耳是也

曷爲不言公如京師〔注〕

〔疏〕据三月公如京師〔疏〕注据三至京師○見成十三年

天子在是也天子

在是曷爲不言天子在是〔注〕据狩于河陽〔疏〕

注据狩于河陽○卽下天王狩于河陽是也

不與致天子

也〔注〕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

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

小惡不書獨錄內也不書如不言天王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疏〕

注時晉至其義○舊疏云皆春秋說及史

記文按史記晉世家云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王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敘事較略又以兩事爲一何氏蓋本之春秋緯文也通義云晉文慮無以屬諸侯上假天子爲重作王宮於踐土使王就而受諸侯朝焉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但言朝于王所舉其可訓者而已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說苑敬慎云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至於饜國饜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危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白虎通號篇云春秋曰公朝于王所于

是知晉文之霸也。按公羊以襄王出居于鄭。至此未返。以上下經考之。良是。踐土。鄭地。明晉文欲假天子命號召諸侯。故就天子所居朝之。復爲溫之會。致天子於河陽。以定王位。蓋至是始回京師。所謂求諸侯莫如勤王與。○注不書至內也。○舊疏云。諸侯朝王不在京師。亦是其惡。但非大惡。當所傳聞之世。見在不錄之限。是以特書公朝。故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粗。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是也。是則朝于王所非正。特時勢不得不然。故猶在可與之數。書王所。又以見正臣無召君之義。若皆就王朝然。○注不書至之功。○舊疏云。春秋之例。內朝言如。外來言朝。今此魯侯不言如。反言朝者。故云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也。不言天王。所以得正君臣。見文公之功者。以隱元年書天王。注云。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于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然則稱王爲正稱。加天則非禮。今此經書不言天。亦是正君臣以見文公之功也。通義云。王所不稱天者。典禮常名也。覲禮曰。伯父順命于王。所射祭侯。辭曰。無或者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言自楚

者。爲天子諱也。天子所以陵遲者。爲善不賞。爲惡不誅。衛侯出奔當絕。叔武讓國。不當復廢。而反

衛侯。令殺叔武。故使若從楚歸者。復歸例皆時。此月者。爲下卒出也。〔疏〕

注言復至歸之。○舊疏云。春秋說文。桓十五年傳曰。復歸

者。出惡歸無惡。○注名者至罪也。○禮記曲禮云。諸侯不生名。是則春秋於諸侯有罪當絕者皆名。此書名。明衛侯有罪。則歸之者在刺科矣。○注言自至歸者。○舊疏云。正以自者有力之文。故言自楚得爲天子諱者。若似自得楚力而歸然。宋本子下衍之

字疏同。下傳云：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下傳又云：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終殺叔武。是衛侯殺叔武事也。衛侯殺叔武。由於得反。得反由於天子歸有罪。故書自楚者。爲天子諱也。衛侯以王事得罪。爲晉文所逐。合絕。天子歸之。是失誅惡之義。○注復歸至出也。○舊疏云：桓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下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是歸書時也。其復歸書時者。下冬衛元咺自晉後歸于衛是也。而此月故知爲他事出也。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宋

襄亦背殯。獨不爲齊桓諱者。時宋襄自會之。卒不日者。賤其岐意于楚。〔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款作款是也。○注不書至恥

之。○宣元年傳。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今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晉文之過也。故不書葬。以爲諱。通義云：謹案。桓文春秋所善也。若葵丘之致宋子。溫之致陳子。乃其未盡善者也。令宋桓陳繆自如常文書葬。則貴伯者之意。不見。故爲之諱。其葬。使若既葬。而後會其子者。爲愈。文諱而實譏也。○注宋襄至會之。○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彼以宋襄往會葵丘。非齊桓所彊。故不爲桓諱。移其諱於宋襄也。所以爲宋襄諱者。爲後有愛中國尊周室功。足以除惡故也。劉氏解詁箋云：何君以傳唯云爲襄公諱。知不爲齊桓諱。又以傳於宋襄不書葬。爲盈諱。解爲功惡相覆。宜加徵封。則諱爲襄文。非從實矣。失之。按何意。蓋以有功當得徵封。故其過宜覆而爲諱也。○注卒不至于楚。○大國之卒例。書日。此月。故解之。又以見上月爲此出也。岐本有作歧者。非。岐意於楚。見上陳侯如會下。通義云：款本篡立。不當葬。今爲文公韓去葬。篡尙未顯。故復略其卒日。以見義。按史記陳杞世家。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大子御寇。在宣之二十一年。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則禦寇之殺。宣公爲之。無

為貴款以篡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春秋無貴奚齊文

秋杞伯姬來〔疏〕
杜云莊公女歸寧曰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疏〕
通義云秦稱人者小國無大夫

也不以公會目之者伯者之會非公為主不得從內錄穀梁傳無齊侯或脫差繆略云左氏晉侯下有齊侯則陸所見公羊本亦無齊侯矣按齊晉方睦有齊侯者是也左傳本有作邾人者誤石經左傳作邾子

天王狩于河陽〔疏〕
史記注引賈逵云河陽晉之溫也杜云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穀梁傳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大事表云本周盟邑後歸晉謂之河陽古河陽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水經

注河水篇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王申公朝於王所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服虔左傳曰河溫也班固漢書地理志袁崧司馬彪郡國志晉太康地道記十三州志河陽別縣非溫邑也大事表又云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武王會諸侯于盟津即此後歸晉謂之河陽杜預於此造舟為橋名曰河橋一統志河陽故城在懷慶府孟縣西三十五里按河陽在今之孟縣即古孟津溫為今溫縣在孟縣東今盟津移治於河之南矣統名南陽左傳上二十五年晉於是始啟南陽是也由孟津渡河五十里則至洛陽矣穀梁狩作守周易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釋文狩本亦作守孝經孝治章鄭注天子亦五年一巡守釋文守乎又反本又作狩左傳釋文云狩本又作守是左氏經本作守而水經河水篇引經傳並作狩與陸氏所見本

同古書多
借守作狩

狩不書此何以書〔注〕据常事也〔疏〕

注据常事也。○張氏尙瑗左傳析諸云。左氏公羊皆以狩爲時田而後儒多指爲巡守按古者巡守朝會諸侯每兼田獵宣王

車攻之詩是也。傳云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正是會諸侯選車徒之事。

不與再致天子也〔注〕一失禮尙愈再失禮重故深正其義使

若天子自狩非致也〔疏〕

左傳是會也。晉侯朝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

天王諱也。又於上會于溫傳云諱會天王也。三傳之義皆同。史記孔子世家云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世賊子懼焉。又周本紀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踐

土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又晉世家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

王于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著春秋諱之也。按朝王踐土事在上此爲再致。史記渾言之知踐土亦

實召王也。左傳於踐土無召王之事直云作王宮于踐土。杜謂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非也。繁露王道云晉文再致天子諱致

言狩。又云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是諱致言狩春秋之

不誅辭也。家語曲禮子貢問篇子貢問曰晉文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臣召君不可以訓亦

書其率諸侯朝天子而已。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春秋推及至隱。注章昭曰推見爭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類。

杜云晉實召王爲其詞逆而意順。○注一失至致也。○通義云再失禮重不復爲諱故著言天子在是然不可以斥言其致天子

故加狩辭焉。公羊古義云天子巡狩有朝諸侯之禮故尙書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馬融王肅皆云四面朝于方岳之下王巡

守而朝之正也。召王非正也。故仲尼書曰：天王守于河陽，所以正君臣之禮。所以諱致言狩。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是也。彼傳又云：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魯子曰：溫近而踐土

遠也。〔注〕此魯子一說也。溫近狩地，故可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公以再朝而日言之。

上說是〔疏〕

注此魯至狩也。○通義云：此別一說，言溫在圻內，較踐土近，致天子失禮尚輕，故為言狩，以飾成其義焉。禮諸侯狩不出近郊，天子宜然。溫在河北，已越近郊，尚在圻內，故為近杜，以為晉地，非○注公以至說是○舊疏云：正以上朝不日，而下朝始日，危錄內再失禮，則知此書狩者，不與再致天子也。故言上說是按朝聘例時，此日故據以言穀梁傳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

壬申公朝于王所〔疏〕

包氏慎言云：無月，十月之九日也。

其日何。〔注〕據上朝不日，錄乎內也。〔注〕危錄內再失禮，將為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

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疏〕

注危錄至所惡。○上十年注，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此不必有善文，故知為危加錄也。通義云：上與諸侯旅

見此公特朝，故從內事詳錄之。穀梁傳：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故為危。○注不月至於月。○通義云：不繫月者，蓋閏月之日，哀五年傳曰：閏不書，此及乙未，楚子昭卒，是其據也。古歷歸餘于終，閏恆在十有二月，屬上十二月無事，故不繫月矣。按穀梁傳曰：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之行事為已，慎矣。此何氏所本。故范氏注云：以臣召君，俱倒上下，日不繫於月，猶諸侯不宗於天子，然則此朝亦會溫，諸侯盡朝為內錄，故但書公。穀梁傳：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是也。孔氏

謂此公
特朝非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

以得爲伯討〔注〕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疏〕

校勘記出伯討云唐石經原刻作執後磨改作討按下云歸于者非執之

于天子之側者也則此當從原刻作執矣○注此難至京師○校勘記云鄂本成下有公字稱侯而執者伯討彼稱晉侯故據以難以此傳當以作伯討爲是不得據下文執字改執

歸之于者執之于天

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注〕歸之者決絕之辭執于天子之側已白天子

罪定不定自在天子故言已可知〔疏〕

注歸者至可知○校勘記出次絕云鄂本次作決此誤又云毛本側誤例通義云已知天子罪之但歸之于京師徐治其罪耳後漢書李膺傳昔晉

文公執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可知者罪由天子定故爲可知

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

〔注〕未得白天子分別之者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大惡雖未可知

執有罪當為伯討矣。無罪而執人當貶稱人〔疏〕

注未得自天子。○通義云。須歸于京師。然後知天子罪之否也。罪雖未定。執之當其罪。縱天子宥之。不失為伯討。蓋必得

天子分別之。故罪定不定未可知。其執之者不能知也。○注分別至于爾。○此注明經所以分別歸之于歸于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執人歸京師。伯討也。曷為或作歸于。或作歸之于。一說歸之于者。決絕之辭。罪已定矣。歸于者。非決絕之辭。罪未定也。一說歸之于者。緩辭。歸于者。急辭。兩說執是。前說近之。曹伯負芻殺天子而自立。在成十三年。諸侯請討。而晉人緩之。至十五年。始執之于會。歸于京師。未可謂之急也。蓋晉厲本無殺負芻之心。晉文實有殺衛侯之志。既歸京師。旋寘深室。危且急矣。焉可謂之緩哉。周官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謂先造訝士。後達士師。如漢郡國獄疑。來詣廷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于王。大司寇聽之于朝。羣士司刑。皆在。王欲免之。或王會其期。或公會其期。然則歸于京師者。疑則讞之。未定之辭。猶周達士師。漢詣廷尉。歸之于京師者。罪名定。獄辭成。恐王欲免之。猶必告王也。蓋諸侯分土而治。不得自治。即不得專執。皆必斷之天子也。○注大惡至討矣。○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則賜鈇鉞者。得專討矣。彼疏引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也。大惡雖未可知。猶言罪未可定也。雖未定。如執有罪。亦得為伯討。此衛侯有罪故也。○注無罪至稱人。○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之屬是也。衛

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注〕据殺大夫書〔疏〕

注据殺大夫書。○通義云。難當言衛侯殺其弟武。

為叔武

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注〕据失兄意。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

逐衛侯而立叔武〔疏〕

通義云。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以列于諸侯。是與文公逐之同。

叔武辭立而

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疏〕

言若叔武辭則必立其他未必能讓國於成令其得反

故於是已立〔注〕故

上稱子〔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作爲是後磨改作於按於有爲義禮記郊特牲於其質也卽爲其質也孟子離婁篇殆於不可卽殆爲不可也

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

衛侯〔注〕

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叔武讓國見殺而爲叔武諱殺

者明叔武治反衛侯欲兄饗國故爲去殺己之罪所以起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疏〕

通義云時衛侯謀自

楚復歸叔武恐其爲晉所討故爲之請託于文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與此治反義同故注云訟治治卽訟也經義述聞云治與訟義相近小司徒云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爭疆界者卽大司徒之有地治者也訝士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亦謂訟於士者也古謂理訟爲治訟亦曰辭訟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與此治字同義按治辭音同訟治猶訟辭也得相段借○注叔武至無道○春秋之法許人臣者必使臣叔武讓國不見諒於君兄反爲所殺若更書殺己其罪益著故緣叔武心而爲之諱叔武之賢愈明衛侯之無道愈見所謂志而顯也

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

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後出〔疏〕

左傳曰衛侯先期入注不信叔武又曰公子顓犬華仲前驅叔武將

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在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與此小異按彼傳又云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若非衛侯有意殺叔武何不勝之有明其因疑而殺也

此晉侯也其稱人何

〔注〕此以伯討而何貶者言歸之于伯討明知坐他事故更問之〔疏〕

通義云難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也○注此以至問之

○舊疏云上四年齊人執袁濤塗傳云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然則此傳宜云此稱有罪何以不稱侯而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問其貶者正以言歸之于者罪定已可知即是伯討明矣知稱人更有所為故問其稱人之義

貶曷

為貶〔注〕据他罪不見〔疏〕

通義云天子雖罪之不得為伯討者執之以其私也按衛世家云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孔義本此

衛之禍

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注〕

春秋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文公惡衛侯大深愛叔武大甚故使兄弟相疑〔疏〕

注春秋至使子○襄二十九年傳文彼注云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蓋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為臣子之道文公但知惡衛侯愛叔武轉使叔武無以自處則臣子之道難全兄弟之所以致疑也

放乎殺母弟

者文公為之也〔注〕文公本逐之非故致此禍也逐之文不見故貶主書者以起文公逐之

〔疏〕

通義云放者窮其所至之辭按孟子梁惠王篇放乎琅邪離婁云放乎四海注並云放至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放猶至也至有極義言充類極至殺母弟皆文公也○注文公至禍也○舊疏云上注文公以王事逐之而

晉非者雖王事不供罪不至逐而文公逐之疾惡太甚故以為非也論語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按舊以非字絕句非也注意謂文公第欲逐之非有心故致此禍始與傳文放字義合○注逐之至故貶○經無逐文故書人示貶與稱人而執非伯討者

殊。○注主書至逐之。○舊疏云。其主書者。即文公執衛侯之事也。今執衛侯。貶文公。稱人見其失所。是故貶以起文公逐之。亦以經不見逐文故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有力焉者。有力于晉也。言恃晉有屬己力以歸。方難下意。故於

是發問。〔疏〕

注有力至以歸。○穀梁傳曰。自晉。晉有奉焉爾。○注方難至發問。○舊疏云。文公賢伯而有力於惡人。似非其義。故執不知問。

此執其君。其言自何。〔注〕

上元咺出奔晉。而文公執衛侯。知以元咺訴執之。怪訴其君而助之。〔疏〕

注上元至助之。○通義云。方仇衛。何復為衛力。按孔義未

明傳義當如何解。

為叔武爭也。〔注〕解文公助之意。以元咺為叔武爭訴。以為忠於己而助之。雖然。臣

無訴君之義。復於衛非也。恃君臣之義。故著言自明。不當有力於惡人也。言復歸者。深為霸者恥

之。使若無罪。〔疏〕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寧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寧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真諸深室。元咺歸于衛。是為叔武爭文公助之之事也。○注臣無至人

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咺以臣訴君。逆倫悖理。晉文助令復歸。文公於是。有惡矣。今律有干名犯義條。凡子孫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雖得實。亦徒三年。是也。○注言復至無罪。○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元咺之歸。不得為無罪。而

書復歸故解之通義云謹案元咺詠君而言復歸者春秋賢叔武未顯故為之爭者直之直咺所以直武也者咺之罪下三十年有歸惡文明故於此從無惡詞不嫌矣劉氏解詁箋云言復歸者移惡於衛侯鄭

諸侯遂圍許〔疏〕

穀梁傳遂繼事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注〕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名者與衛侯鄭同義

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本無事不當言遂又不更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即時從霸者征伐也

霸兵不月者刺文公不偃武脩文以附疏倉卒欲服許卒不能降威信自是衰故不成其善〔疏〕

注曹伯至常見○校勘記云浦鐘云自此下二十九字當在上文曹伯襄復歸于曹之下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曰曹伯之下注云則此注本在上經下也又出名惡當見云鄂本見誤是按曹伯襄至圍許經文似為一節故注於圍許下各本二句截為二節故浦氏有此說其實無庸移置也穀梁傳曰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是天子歸之也舊疏云天子歸之以得天子之命其罪可除故言復歸作入無惡之文上衛侯之下注云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不言衛侯而此處著言曹伯者正以文承元咺復歸之下辨嫌也按舊疏非注複言曹伯者為注在圍許下與元咺無涉且中隔諸侯遂圍許事也舊疏又云上二十一年宋公被執而歸經不書之故知執歸不書今書者其名之惡當須見之按與衛侯鄭同書名者上注云刺天子歸有罪曹伯不可一罪言書名以絕之絕曹伯正以刺天子也○注本無至伐也○舊疏云謂何以不言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正以言遂又不更舉曹伯皆是風疾之義故可以見悔過即時從霸者征伐也按穀梁注云免之於宋身未反國因會于許即從反國之

辭通王命。是尙未復國。卽隨從圍許。故善其能悔過。○注霸兵至其善。○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以下于侈。伐鄭。注月者善諸侯征突。錄義兵。上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義兵。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下伐齊。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是霸功宜月。此不月。故解之。舊疏云。正上文溫之會。許男不至。是不慕霸者。而從於楚。故因而服之。卒不降者。正以二十九年書公至自圍許。作不得意之文故也。解詁箋云。不月者與上壬申同。月上已去月。不能復出。非刺文公也。

公羊義疏三十六

僖二十九年
盡三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疏〕

杜云：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大事表云：後入于齊。今萊州府膠州南七十里。有介亭。水經注膠水篇：膠水又北，逕黔陬縣故城。西，袁山松郡國志曰：縣有

介亭。地理志曰：古介國也。春秋介葛盧來朝，此也。寰宇記：東陬城在密州諸城縣東北一百十里。古介國也。一統志：黔陬故城在萊州府膠州西南。穀梁傳：介國也。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疏〕

杜云：葛盧，介君名也。穀梁傳：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禮記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知此微國，故止名也。

何以

不言朝。〔注〕据諸侯來曰朝。〔疏〕

注据諸至曰朝。隱十一年傳文。

不能乎朝也。〔注〕不能升降揖讓也。

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疏〕

注不能至讓也。○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制夷狄樂，不

制夷狄禮何。○注進稱至禮義。○舊疏云：正以下三十年，介人侵蕭，不名，故知此稱名是其進。按莊五年，邾邾來朝，亦未得爵命而稱朝，蓋行朝禮者，此與襄十八年書白狄來同。彼穀梁注云：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是也。繁露玉帛云：志為質，物為文，文著于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

公至自圍許〔疏〕

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明此不得意也。不得意見前年遂會諸侯圍許下。注刺文公者是。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注〕文公圍許不能

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

霸功之廢於是〔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翟泉。按穀梁亦作翟。杜云。翟泉。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狄翟字通。水經穀水篇注。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翻冲天。白色

者止焉。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之地。陸機洛陽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翟泉所在。不得於太倉西南也。大事表云。鄭氏曰。狄泉本在下都城北。城成周時。乃繞狄泉于城內。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始入于成周。此時狄泉與成周猶為兩地。水經注引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今大倉西南池水名翟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襄宏城成周。乃繞之。沈氏欽韓云。周是時都于王城。漢河南郡之河南縣也。故得盟于翟泉。若敬王遷成周。即漢之洛陽。狄泉在城中。非可為會盟之地矣。按。未城成周之前。狄泉亦不在成周城內。差繆略云。公羊作公會。按石經穀梁。亦作公會。左氏經無公字。按彼傳云。公會王子虎以下。盟于翟泉。又云。卿不書罪之也。並不言不書公義。則左氏經當有公字。無者脫漏耳。杜以為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非也。○注文公至會之。○左氏以王人為王子虎。晉人宋人之國。為狐偃。公孫固等。按所傳聞世。大國有大夫。此稱人。故知微者。說苑敬慎云。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為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說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帝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通義云。皆何以稱人。公會大夫之辭也。率

涉左氏爲說。○注月者至於是。○
舊疏云。正以月非大信之辭也。

秋大雨雹〔注〕夫人專愛之所生〔疏〕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陽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

不能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又云。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注夫人至所生。○蓋與西宮災同義。五行志。劉向以爲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子政習穀梁。故與此小異。御覽引考異郵云。僖公二十九年季秋。昭公三年冬。並大雨雹。時僖公專樂齊女。綺畫珠璣之好。掩月光。陰陽凝而爲災異。昭公事晉。陰精用密。故災。何氏與春秋說同也。吳嘉禾四年七月雨雹。與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同占。說者謂僖專任公子遂。猶孫吳專任呂壹。寵任亞于公子遂。抑或然乎。此惠氏士奇說。按。此占本之劉向。

冬介葛盧來〔注〕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不稱字者。一年再朝。不中禮。故不復進也。〔疏〕

注前

公至來朝。○上經書公至自圍許。在介葛盧來下。故知公圍許不在也。左傳於春介葛盧來云。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上年因會而圍也。彼傳又云。以未見公。故復來朝。○注不稱至進也。○嫌再朝內宜再進稱字也。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諸侯相朝。亦以五年。近得正。宣公九年。如齊。加錄書月是也。所謂朝罷朝也。一年再朝。非禮。故無善文。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注〕據歸在下道殺也〔注〕時已得天子命還國於道路

遇而殺之坐之與至國同故但稱國不復別也言及公子瑕者下大夫別尊卑〔疏〕注時已至別也

○通義云衛侯在道使人殺咺而後入故從君殺大夫辭也史記衛世家云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左傳曰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又曰衛侯使賂周顛治廛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詳略不同率皆得天子命未至國而殺元咺也按道殺似謂衛侯在道遣人殺之何謂於道路遇而殺之未得其實坐之謂坐專殺也○注言及至尊卑○穀梁傳及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通義云瑕者元咺所立不成為君故以咺累之也史記謂衛君瑕出奔誤

衛侯鄭歸于衛。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注〕據未至而有專殺之惡與入惡同〔疏〕歸者出入無惡之文此衛侯出入俱不得無惡而曰

歸故難之。○注據未至惡同。○舊疏云。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今此衛侯未至而專殺。故宜與入惡同。不合言歸。歸惡乎元咺也。〔注〕衛侯歸殺無惡。則元咺

之惡明矣。〔疏〕

注衛侯至明矣。○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則不書葬。成十年。晉侯驪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同等。是此衛侯出歸。與元咺出入一事。如衛侯殺元咺。為無罪大夫。衛侯當書入以見義。此書歸。明衛侯無惡。元咺

惡矣。曷為歸惡乎元咺。〔注〕據師還。〔疏〕

注據師還。○莊八年文。彼傳云。還者。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則彼為歸善于師。歸惡于君。此歸

惡于元咺。不歸於衛君。與彼義違。故據以難也。

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注〕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咺自

晉復歸于衛。恃晉力以歸是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公羊殘碑。後云三十年言君出則已入。然則熹平石經不與何本同。故舉其異者言之。○注晉人至是也。○並見二十

八年。彼傳云。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有力焉者。有力於晉也。言恃晉有屬己力以歸。即此見咺罪。

君入則已出。〔注〕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出奔晉。

是也。〔疏〕

注衛侯至是也。○亦見上二十八年。

以為不臣也。〔注〕故不從犯伯執。為天子所還。言復歸。從出入無

惡言歸。以見元咺有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以專臣事君之義。名者。為殺叔武之惡。天子歸有罪

也。執歸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疏〕

正以元咺不臣。故衛侯得從出入無惡言歸。不從出犯伯討。為出有惡。今為天子所還。為入無惡。書復歸也。○注以見至之義。○包氏慎言云。此為慰君

者敵也。君天也。與君爭曲直。是無天也。元暉以不臣論誅。明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也。○注名者至罪也。○校勘記出之惡。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之字。此衍。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注。亦無之字。諸侯不生名。此書名者。君殺無罪世子母弟合絕。又以見天子歸有罪。與二十八年書衛侯鄭自楚歸于衛同意。○注執歸至當見。○解此主書衛侯鄭義也。上執歸不書名。為叔武諱。又當書名以見惡。故於其歸也書之。互文見義也。

晉人秦人圍鄭〔疏〕
稱人者非伯討。據左傳。為晉文修不禮之怨故。

介人侵蕭〔注〕稱人者。侵中國。故退之〔疏〕
注稱人至退之。○決上二十九年來稱名。為進之故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云。蕭地近宋。據宣十二年。楚人滅蕭。當是宋附庸國。按介

去蕭絕遠。衰爾微夷。稱師寇。侵略諸華。故貶稱人退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注〕與葵丘會同義〔疏〕
注與葵丘會同義。○見上九年。彼注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

參聽萬機。而下為諸侯所會。惡不勝任也。此宰周公而下聘諸侯。知亦為不勝任。穀梁傳云。天子之宰。通乎四海。亦與葵丘會傳同。按春秋於王世子出會。三公會諸侯出聘。皆譏。所以尊尊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大夫無遂事〔疏〕
白虎通爵篇。爵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為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按公卿士皆一字者。公職大尊重。無之適四方事。卿亦大夫。士卑

也。故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注〕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生事。矯君命

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當絕之。不舉重者。遂當有本。〔疏〕

通義云。政主也。義如今日之事。我爲政。遂本受命。聘周在道。自生事聘晉。此政連大夫之始。是以謹

而錄之。如晉非君命。而從內使文者。言遂則生事已見。故不嫌也。何氏謂不得爲政。爲不從公政令。按孔義亦通。○注時見至聘。晉○釋文。橋居表反。又作矯。漢書燕王旦傳。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師。古曰矯。正也。橋與矯同。其字从手。是橋矯通。矯託也。○注故疾至絕之。○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之在專下。誤也。繁露精華云。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說苑奉使篇亦云。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又尊賢云。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風俗通十反云。公子遂假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也。○注不舉至有本。○遂者。繼事之辭。必有所本。故不得舉重也。穀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彼注引何君廢疾曰。大夫無遂事。按宣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鄭君釋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卽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於此乎。劉氏申何云。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戎。四日之間。不能再出。而兩書公子遂。以後之奉命。正前之專命。故加日以表之。春秋非爲尊周而作。故朝聘俱言如。與諸侯同文。豈得云叛乎。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卒弑子赤。季孫宿遂卒逐昭公。見微知著。爲萬世戒也。穀梁不傳斯義。動成燕說。鄭氏從而爲之辭。夫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矣。按何氏此意。極爲嚴正。鄭氏必欲入室操矛。故爲劉所駁。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疏〕

左傳自洸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注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春秋分曹地東傳于濟濟水自

是東北流出鉅澤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又瓠子河篇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洸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洸也大事表云禹貢濟水東出于陶丘北鄭氏曰曹在濟陰定陶是在濟水之南其地夾於魯衛之間曹在衛東魯更在曹東故在曹則曰東傳於濟而杜注則曰濟水過魯之西也曹魯分境之濟在鉅野壽良須昌之間鉅野縣今分屬曹州府壽良即今兗州府壽張縣須昌在今泰安府東平州今曹州府治即古曹國與魯之東鄆鉅野相接所爭濟西田蓋在此馬氏宗榷左傳補注云水經注荷水東逕重鄉南左傳臧文仲宿于重館者也荷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臺高二丈許其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荷水也是曹與魯境相接在荷濟二水之間今分曹田傳于濟蓋過重鄉以南矣

惡乎取之〔注〕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疏〕

注以不至叛邑○舊疏云昭元年三月取運傳云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云不聽

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月者爲內喜得之故書月也此不月知非內邑故問之

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注〕据取叢言邾

婁田也〔疏〕

注据取叢至田也○見下三十三年按彼無邾婁田事疑此涉上取濟西田而衍

諱取同姓之田也〔注〕同姓相貪利惡差

重恥差深〔疏〕

注同姓至差深○隱四年注云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是取邑皆貪利此取同姓田故惡愈重恥愈深也

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

之曹何〔注〕据伐同姓不諱。卽有兵當舉伐曹下日。若甲戌取須胸。〔疏〕

注据伐至須胸。○文七年公伐邾婁三月甲戌。

取須胸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注。使若公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若有兵伐曹。宜書公伐曹。下書某月日取濟西田矣。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下誤不。

晉侯執曹伯。班其

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注〕班者。布徧還之辭。〔疏〕

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注。二十八年。晉侯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昭四年左傳。

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田義亦同。按左氏以濟西田實是曹地。非公羊義。○注班者。至之辭。○校勘記云。鄂本徧字空缺。按釋文作布徧。經注本蓋作布還。此合併爲一。爾雅釋言云。班。賦也。注。謂布與。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左傳襄二十六年。班荆相與食。注。班。布也。書堯典。班瑞于羣侯。義亦同。國語晉語云。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注。班。徧也。通義云。班者。有差等而徧分之辭也。奪非其有曰取。占廣其界曰侵。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

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注〕据晉還之得爲伯。〔疏〕

注据晉至爲伯。○舊疏云。卽上二十八年。晉侯

入曹。執曹伯。界宋人。是也。何者。稱侯以執。伯討之文。然此傳云。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正指上二十八年。執曹伯以界宋人之文。晉還之者。謂執曹伯而還諸侯之田矣。按何意。晉還之得爲伯討。則晉取之無所庸其諱矣。

久也。

〔注〕魯本爲霸者所還。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復得。故當坐取邑。〔疏〕

注魯本至

取邑。○校勘記出不應以得。云鄂本以作復。此誤。宣元年疏引此注。此本閩本皆作復。通義云。晉班曹田。在二十八年。距此已久。事不相承。若云取濟西田于曹。直似我取同姓之田。不顯伯者所班。故諱不言曹。使遠蒙晉侯執曹伯爲文。足以相起也。解詁箋

云當時取之亦坐取邑如鞍戰書取汶陽田亦不言取之齊也此重在同姓故為為久之文深諱之輕重之旨也傳解詰似失之按此為晉侯所班彼為乘勝脅齊求賂恥甚故雖當時坐取邑然與此辭同義異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疏〕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是三卜也四卜即此經及襄十一年是也

三卜禮也四卜非

禮也〔疏〕

禮記曲禮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

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注〕据俱卜也求吉之

道三〔注〕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疏〕

注三卜至三卜○禮記曲禮云卜筮不過三疏引王肅云禮以三為

成也上旬中甸下甸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又引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為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惟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逆有從故至三也此惟用一故不至三也正義又云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為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為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

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云？魯郊博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傳：三卜之運也，何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月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或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說同，與何休義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元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啓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駁異義引明堂位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于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按鄭氏曲禮注云：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正用公羊義，何氏定十五年注，謂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但論魯郊一時故事耳，非謂五卜郊合禮也。與此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亦合。春秋凡四月郊皆非禮，故舊疏云：三卜是禮，理不應書。襄七年三卜郊，何以書？正以魯人之郊博卜三正，襄七年乃在周之四月，以其不時，是以書也。是也。蓋魯之正郊，在建子月，明堂位所載是也，所以避天子也。周圜丘之祭，在子月，亦郊用寅月，三王同也。所謂啓蟄而郊也。周郊不卜，魯郊卜，舊疏云：三卜禮是魯禮，若天子之郊，則不卜，以其常事。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爲之，凶則已之，是也。故子月不吉，卜丑月，丑月不吉，卜寅月，寅月若不吉，則止。至卯月，皆四卜也。故春秋譏之，不從則不郊，而書之者，爲猶三望故也。諸家唯與左氏禮不卜常祀之說殊耳。崔氏三禮義宗，自論天子三筮三卜之常，與此經三卜四卜之義異也。然如何氏此注，則每卜皆三三卜之中，觀其從逆之多少，以爲吉凶，蓋卽洪範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與，然則禘嘗不卜，郊何以卜？〔注〕禘比禘爲大，傳文求吉之道，三與上傳三卜禮也，之三卜各自爲義，不相涉也。

嘗比四時祭爲大故据之〔疏〕

御覽引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按曲禮疏引鄭箴齊

嘗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又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視學鄭亦不以記文爲誤蓋從古周禮說也繁露郊祀云百神之祭不卜而郊卜郊祭最大也按周禮大神大示有卜日之說然如園丘方澤皆用二至郊用上辛皆不卜日也四時迎氣在四立之先三日亦不卜日惟九月明堂大享帝或須卜日耳其祭大示則無文以言之通義云夏祭爲禘秋祭爲嘗祭統曰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皆重祭故舉以相難也禘嘗不卜非不卜也但据春秋無卜文也以禘爲時祭非何義然周人以禘爲大祭夏祭改名禘矣○注禘比祫爲大○王制疏云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祫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云吉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以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以公羊爲正堯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祫祭視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按何氏說公羊則以禘大祫小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明比各祭爲大故禮疏引孫炎等注皆以禘爲五年大祭且經傳凡大祭皆稱禘祭法之禘黃帝禘饗謂園丘大祭也大傳之禮不王不禘謂夏正郊天也故宗廟大祭亦稱禘祭義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又中庸以禘嘗之義與郊社之禮並舉知禘比祫爲大矣文二年傳以大事爲祫者以祫亦大祭非必專以祫爲祭之大也舊疏云禘之與祫雖皆大祭但禘及功臣於祫則否故以禘爲大○注嘗比至爲大○禮記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禮家多以嘗禘與郊社並舉郊特性篇首亦先言郊社稷次言禘嘗禘祫同爲宗廟大祭而禘大於祫禘祠烝嘗同爲四時常祭而嘗大於禘祠烝以秋時百物告成故其

祭較三時
爲特盛也。

卜郊非禮也〔注〕禮天子不卜郊〔疏〕

注禮天至卜郊○御覽引異義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禮天神享人鬼祭地祇率執事而卜古春秋左氏說郊

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按春秋禮記皆以郊用上辛惟書召誥三月丁巳用牲于郊左氏說謂郊以正月上丁蓋據此周三月夏正月也故南齊書禮儀志顯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尙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亦可以接事天神與天子郊有常日故不須卜也通義云卜禘嘗得禮故不書卜郊非禮乃書然禘亦成王特賜與郊祭同不得以郊非禮禘得禮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卜郊何以非

禮〔注〕据上言三卜禮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

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

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

尊〔疏〕

注以魯至卜爾○以魯郊非諸侯常禮故卜爾非謂魯郊失禮也郊爲成王所賜何非禮之有故舊疏云三卜禮謂是魯禮若天子之郊不卜以其常事但以魯郊非常是以下之吉則爲之凶則已之御覽引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

祀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郊從乃郊不從則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按天子郊亦用辛見郊特牲通義云謹案周禮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配以帝嚳謂之禘又以夏正正月上辛祈穀于上帝配以后稷謂之郊禘郊皆有常日故不卜也魯不敢效天子日至事天之事故用郊禮而擬禘月轉卜三正與周禮殊康周公得有此祭耳非常禮也魯郊雖非禮成王賜之魯公受之有自來矣非八佾兩觀之比故不譏譏其牲卜失禮者而已齊

氏召南考證云。凡春秋書郊。皆非禮也。於非禮中。又有失禮。此爲異耳。公羊之說。精於左氏。繁露郊祀云。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又云。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尙不辟。況他物。○注。昔武王之德。○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韜。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又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大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詩魯頌譜云。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又閔宮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明堂位又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頌度量。而天下大服。是其攝天子制太平事也。周公制禮攝政。鄭氏與諸家不同。鄭以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十二月喪畢。成王卽位。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黨與。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有雷風之異。迎周公而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明年。誅武庚管蔡。又明年。自奄而還。四年。封康叔。成王年十八。明年。營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焉。王肅等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故詩疏引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居攝稱元年。遭流言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成王卽位時十三。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僞孔傳同。詩鴟鴞傳。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則無避居之事。應同王孔之說。何氏此注。亦言成王幼少。周公居攝。明卽位時卽攝位。不必俟東征後。或與王肅等同也。王肅亦必有所受。或卽班固賡舊說耳。白虎通封公侯篇。周公身薨。天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興也。論衡感類篇。開匱得書。覺悟泣過。決以天子之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漢書梅福傳。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

天動威。風雷著變。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得正。後漢書周舉傳。詔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之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後漢孝靈紀。張奐上疏曰。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改葬。天乃立反風。樹木盡起。按書金縢云。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又云。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似風雷金縢之變。在周公未沒之前。與此殊者。後漢書注引洪範五行傳云。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漢書注引書大傳又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周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子不及知。乃不葬於周。而葬於畢。示天下不敢臣。通鑑前編引書大傳又云。所以明大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成在周公。成王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然則今文尙書。以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以王禮葬。賜魯郊。均在啓金縢後。與今文春秋同也。史記魯世家亦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斯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禮也。史公多從安國問故。則古文尙書家亦同此說也。繁露郊事對云。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故成王令魯郊也。禮記禮運云。醴粢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注。僭禮之君也。醴粢。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疏云。明堂云。夏曰醴。殷曰粢。是先王之爵也。魯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用郊天。故知唯魯與王者之後用之。然則二王之後得郊天。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魯以周公之故。特賜以郊。故春秋以爲非禮。謂非諸侯之正禮。非謂魯不宜郊也。○注非正至免牲。○正以天子郊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正。故卜。下於天子也。三卜者。博卜三次。謂用

止正二三月也。月各一卜。無論何月吉則用之。三不吉則止。故免牲。○注謂之至意也。○禮記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何氏所不取。郊交疊韻為訓。穀梁傳注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本此為說。繁露郊祀云。立為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注不言至斥尊。○穀梁傳注云。不言郊天者。不敢斥尊也。舊疏云。欲道禘于太廟。于莊宮。武宮之屬。皆斥尊言之。若然。乙亥嘗。已卯烝之屬。又不斥言者。以是時祭于太廟。小於禘故也。按。時祭徧及羣廟。故不可斥也。其禘于莊宮之屬。非禮記時祭之禘。且各有所為也。

魯郊何以非禮。〔注〕據成公乃不郊。惡之。〔疏〕注據成至惡之。○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天子祭天。〔注〕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於南郊者。就陽

位也。橐席元酒器用陶匏。大珪不瑑。大羹不和。為天至尊。物不可悉備。故推質以事之。〔疏〕注郊者至

於郊。○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繁露郊義云。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又云。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也。通典注引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郊祀。荀子禮論篇。郊止乎天子。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鉅。宜小者小。通義云。謹案禮三本曰。郊止天子。社至諸侯。道及士大夫。此言天之道尊。地之道親。尊則祭其尊者。卑則祭其親者。禮經多天地社稷並稱。諸侯不得祭天。故天子以郊祭為至重。繁露郊祭云。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是也。○注於南至位也。○校勘記云。鄂本於作居。此本疏標起訖同。當據正。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注曰。太陽之精也。通典注引匡衡等奏亦云。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注

奠席至事之。○校勘記云。何校本。奠作奠。从禾。是也。又出大圭不琢。云。鄂本同。閩監。毛本。琢作琢。非。疏同。釋文亦作琢。又出推實。云。鄂本同。閩監。毛本。推誤。惟舊疏云。皆出禮記。郊特牲文。按彼記云。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簞之安。而蒲越。奠。鞞之尚。明之也。太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又曰。婦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襲之甚也。如是而後宜。注。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藁席者。禮記禮器云。而藁鞞之設。注。穗去實曰鞞。禹貢。三百里納鞞。服。藁鞞。除穗粒。取稗。藁爲席也。元酒者。禮運云。元酒在室。正義。元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元。太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元酒。謂用陶匏者。郊特牲疏云。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旅人爲簋匏。謂酒爵。大圭不琢者。禮器作不琢。注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誤也。太羹不和者。禮器疏云。太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太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是也。續漢志注引援神契云。燔燎埽地。祭牲。藁粟。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

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疏〕

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注。土謂社也。○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屬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

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諸侯所祭。莫

始也。風俗通祀典篇。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漢書郊祀志。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吳氏經說。按。土地聲轉。土之於地。猶火之於焜。貨之於賄。古今字也。故經傳多以土對天。易麗乎天。麗乎土。詩溥天率土。與此傳皆是。公羊禮說云。傳不言社。而言土者。公羊之說。不取左氏句龍爲后土。祀以爲社也。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孝經說。社者土地之神。白虎通。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則此不言社。而言土者。指五土。而不指句龍。鄭康成曰。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若王肅馬融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然皆人鬼也。而非地神。鄭駁異義曰。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弃。不得先五岳而食。鄭氏說諒矣。足以破許

說之謬蓋土是本名神之爲社傳言土者據本名也漢高以夏禹配官社所配之人鬼可以在其推遷而五十之神終不可易孟子所謂變置社稷亦指所配之人耳○注諸侯至於社○舊疏云欲道魯郊爲非禮之義也對五祀宗廟則社祭爲重○注卿大至先祖○禮記曲禮云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白虎通五祀篇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漢書郊祀志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尸子先王之祀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廟也若然祭法云大夫立三祀者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注王制五祀是有采地者按曲禮注較妥夏殷禮質周文有等威之辨降殺以兩則大夫不得同諸侯五祀故減去司命中霤適士又減去族厲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也

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疏〕

注方望至六所○方

望謂四方所望也舊疏引舊說云四方羣神是爲四也通日月爲六星是五星爲十一也辰是十二辰爲二十三風伯雨師爲二十五五嶽爲三十四瀆爲三十四餘小山川爲二是爲三十六所漢書郊祀志曰王莽引周官大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大宗伯云四望謂日月星海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通義云言通乎四方也周禮兆四望于四郊按注言四方羣神言其凡日月星辰以下其目也日月星辰以下卽四方之神天子郊天時望而祭之故周禮卽以四望括之四方羣神不在三十六所內夫曰羣則每方不止一神矣舊說誤

無所不通〔注〕盡八極之內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故得郊也〔疏〕

注盡八至郊也○正以極至也盡四方之所至故天所覆地所載無不包也爾雅釋地有四極彼謂四方極遠之國其實猶未盡極也分

晉之八極。總言之四極。同也。詩文王云。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御覽引白虎通云。門四出。何以通四方也。大戴禮虞戴德云。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唯天子乃能達四方。故無所不通。諸侯則殺。亦如天子周城。諸侯則軒城。天子宮縣。諸侯則軒縣。天子脩四時之祭。諸侯則祠。則不禱。禱則不禬。禬則不禋。禋則不祠。皆闕其一也。此天子有四望之祭。諸侯止三望。亦猶是也。郊祀志云。天子祭天下名大山。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無所不至。嶽瀆舉其大也。

諸侯山

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注〕故魯郊非禮也。〔疏〕

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

者。則不祭。禮記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又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郊祀志云。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爾雅釋地。梁山晉望也。又禮記禮器云。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左傳昭七年。韓宣子曰。並走羣望。又昭十三年左傳。楚共王大有事於羣望。謂此屬也。說苑君道篇。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又見哀六年左傳。明河非其封內山川也。風俗通怪神云。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詔也。不過其望。即不出封內也。通義云。若晉望梁山。楚望江漢睢漳是也。諸侯所祭。唯封內山川而已。無方望之事也。穀梁注引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此專指魯言。○注故魯郊非禮也。○通義云。魯之望。亦非禮。按。魯止望祭其封內山川。不得云非禮。

曷

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疏〕

成七年春王正月。麇食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

免牲禮也。〔注〕魯卜

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元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

〔疏〕

注魯卜至免之。○正以天子不下郊，故專指魯言也。○注禮卜至南郊。○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注元端，黑衣，接神之道。元熏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淮南子齊俗訓：騶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緇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禱祿，大夫端冕，以送迎之，義亦同此。穀梁哀元年傳：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又曰：警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芘牲，然後左右之公羊無此義。○注明本至天牲。○成七年傳：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

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注〕

養牲不謹，敬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爲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大牲不當復見免，但當

內自省責而已。〔疏〕

哀元年穀梁傳曰：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尙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按彼傳未牲曰牛，卽哀元年之改卜牛，定十五年之牛死改卜牛，宣元年之改卜牛，成七年之改卜牛是也。傷曰牛，則定十五年之饕鼠食郊牛角，宣三年之郊牛之口傷，成七年之饕鼠食郊牛角，又乃免牛是也。傳以傷者曰牛，別乎全者曰牲，其未成牲曰牛，從可知也。○注養牲至名之。○校勘記出養牲不謹，敬有災傷。云鄂本、宋、閩本同。監本剗改有作致。毛本從之。按作致是也。禮記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讀爲織。織人者，謂牧人充人與牧人云。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蓋牲中選者，牛人入之，牧人臨祭時，牧人授之充人，充人繫養之。三月一時，節氣成，此養牲之節也。左傳牛卜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謂在滌三月無災者，故尊而異之也。不謹而災傷，天神不享，則仍其本稱牛也。通義云：養牲不謹，致有傷而免之，失敬事之禮，故言免牲者不譏，言免牛者譏也。牛得卜曰牲，牲傷不可用，乃復名之曰牛。○注非禮至而已。○校勘記出非大牲。

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天是也上文兩言天性穀梁傳言兔牛亦然與公羊義乖按既不成牲天之所棄仍元衣纁裳放之南郊何爲故但自省貴而已繁露順命云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蹇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是則省貴之義也

泰山河海〔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秦作大下同按釋文作太山云本亦作秦今本當據此改周禮疏引異義謹案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

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按左傳望郊之細也疏引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與許說同毛詩疏引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竟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竟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分野不涉於望河又魯竟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康成駁異義獨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卽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于青魯地兼跨兗徐尙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僮取慮皆魯分也康成本此按此下云河海潤乎千里以其通氣致雨潤澤所及故亦秩而祭之蓋又不在竟內山川之限矣通義云北望泰山西望河東望海南不及淮者闕其一方以下天子是也蓋望爲祭羣神之通稱白虎通封禪云望祭山川祀羣神也魯祭泰山河海故止三望耳幾典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詩疏引鄭注望者祭山川之名徧者以尊卑秩祭羣神若邱陵墳衍之屬彼對文故望與徧異其實山川之神亦以尊卑秩祭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之屬是也又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疏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也

曷爲祭泰山河海〔注〕 据郊者主爲祭天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

天子秩而祭之。〔注〕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

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

山縣水沈。風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疏〕

注此皆至及之。○說苑辨物篇五嶽何以

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廣博。故視三公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於羣神矣。博物志。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通靈助化。位相亞也。○注秩者至所宜。○書堯典。望秩于山川。公羊疏引鄭注。秩者徧以尊卑秩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是即隨其尊卑高下之義也。說文豐部。鬯。爵之次弟也。引虞書曰。平鬯東作。鬯。正字。秩。段借也。○注禮祭至大夫。○舊疏云。皆王制與禮說文。穀梁疏引稽命徵云。祭天。犢角。繭栗。社稷。牛角。握六宗。五嶽。四瀆之牛角。尺。禮記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舊疏所謂王制及禮說文也。二者相兼。乃備。王制注云。握。謂長不出膚。蓋社稷次于天地。故與宗廟同。六宗。五嶽。四瀆。與大夫。賓客同。其餘山川。則舊疏云。小山川之屬。但牽牛而已。所謂視卿大夫也。按詩疏引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禮郊特牲疏引云。山川。五嶽之牛角。尺。禮器疏引云。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穀梁疏引云。郊。天。牛角。繭栗。三望之牛角。尺。皆為稽命徵語。小異也。王制注云。視者。視其牲器之數。疏引書大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黍。盛。簋。豆。爵。獻之數。按周禮。上公。饗。餼。九牢。殽。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饗。餼。七牢。殽。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饗。餼。五牢。殽。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太牢。祭。亦。太牢。簋。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羴。冕。鄭

注禮器五獻祭云。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皆與子男同。今此云五獻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鄉大夫。則嶽瀆無異。不別公侯伯子男。則以諸侯同。而王制云。五獻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似三公尊於諸侯。書大傳夏傳又云。四瀆視諸侯。小者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並與周禮不同。王制疏云。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然則何氏所據。或亦非盡周禮與。孫氏志祖讀書臆錄云。詩有掾其角。毛傳。社稷之牛角尺。疏云。王制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疑與賓客同尺也。志祖疑賓客或卽社稷之譌。蓋祭字貫下三句也。賓客不得言祭矣。禮器。牲不及肥大。正義。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亦可證。然繁露郊事對引王制。亦作賓客之牛角尺。下云。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按以牛角次之。則四望山川。卑於社稷。而禮器述諸神獻數。則社稷五祀在三獻。四望山川在五獻。又周禮司服。絺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祭四望山川。在社稷上者。禮記疏引熊氏云。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稷之類。直以功見。其實卑也。以是地別神。故不爲尊也。義或然也。○注天燎。爾雅釋天。祭天曰燔柴。郭注。既祭。積薪燒之。禮觀禮曰。祭天燔柴。禮記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積薪于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天也。說文示部。柴。燒柴。祭天也。引虞書作崇。又火部。寮。崇祭天也。柴與崇同此聲。故燒柴祭曰崇。白虎通封禪篇。燎祭天。報之義也。書堯典。至于岱宗。柴。柴卽寮。故禮記注引鉤命決。禮記疏引斗威儀。並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是也。詩大雅棫樸。薪之。禋之。箋云。白稷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芘芘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飄師。兩師。注。禋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禋。積也。詩曰。芘芘棫樸。薪之。禋之。按大宗伯所記。總釋祀天神之禮。爾雅徒釋祭名。祭法專指祭天。每歲常禮。觀禮據鄭注。引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蓋皆燔柴也。○注地瘞。釋天曰。祭地曰瘞。注。既祭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云。瘞者。斃也。既祭。斃藏地中也。祭法。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疏。謂瘞。繪埋牲。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也。周禮司巫云。凡祭祀守瘞。注。瘞。謂若祭地。示有牲。性玉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爾雅釋言云。瘞。幽也。鄭注。

禮運云。埋牲曰瘞。埋於地尙幽。故謂之瘞也。又周禮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鄭司農云。大祀。天地。蓋祭天則燎柴加牲玉。祭地則埋牲玉焉。覲禮云。祭地瘞。鄭注云。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則與爾雅祭法文同。而義微別。周禮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醢辜祭四方百物。注。陰祀自血起。故書醢爲罷。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元謂祭山林曰狸。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醢。牲胸也。醢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明地元之屬。皆取義於幽陰也。埋牲蓋先磔而後埋與。○注日月星辰布。○釋天云。祭星曰布。郭云。布散祭於地。釋文引李巡云。祭星者以祭布露地。故曰布。埤雅引釋名云。祭星曰布。布取其象之布也。舊疏引孫炎又云。既祭。布散於地。似星布列也。按祭法云。幽宗。祭星也。注宗當爲繫。幽繫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繫之言營也。又云。玉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注。玉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月壇也。日月星辰天神。故築壇以祭。布者。其祭之形。蓋日月亦布。象日月之麗乎天也。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亦燔柴用牲矣。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知郊天並祭日月也。○注山縣。○釋天曰。祭山曰廋縣。注。或廋或縣。置之千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舊疏引李巡注云。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廋置几上。遙遙而眡之。若縣。故曰廋縣。又引孫炎云。廋縣。埋於山足曰廋。埋於山上曰縣。是也。覲禮云。祭山丘陵升。賈疏。升卽廋縣也。大宗伯於祭山林山澤曰狸。沈。注。祭山陵曰埋。然則覲禮之升卽縣。大宗伯之狸卽廋。各舉其一也。○注水沈。○釋天云。祭川曰浮沈。注。投祭水中。或浮或沈。覲禮云。祭川沈。疏。言沈不言浮者。文略也。大宗伯注。祭川澤曰沈。書大傳云。沈四注。鄭注。沈。祭名。襄十八年左傳。沈玉以濟。昭二十四年左傳。子朝以成周之寶圭滿於河。定三年左傳。執玉而沈。皆謂沈玉以祭也。夏官小子云。凡沈。率候禳。飾其牲玉。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則祭川牲玉並用矣。蓋牲玉投水則沈。故祭名沈。爾雅名浮沈者。對祭山曰廋縣。成文物必先浮而後沈。有或浮或沈之象故也。胡氏培。廋縣。浮沈解云。承詢爾雅。廋縣。浮沈之義。謂廋縣不當訓爲埋廋。當與禮經閣廋。食同義。按尊見甚確。玉篇云。度。閣也。廋同度。引祭山曰廋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鄭志引疑爾雅文雜。不可據以難禮。周禮賈疏。廋縣爲異代法。皆非。爾雅。祭地曰瘞。狸。祭山曰廋縣。祭川曰浮沈。儀禮云。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周禮云。以狸沈祭山陵川澤。按。瘞埋是以牲玉埋藏於地中。廋縣。

則有陳列之義。李巡曰：祭山以黃玉，以璧廢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其牲幣于山林中，其說良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廢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廬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多言肆瘞。注：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種藏之。此先陳後埋之證。廢縣蓋旅陳之義。祭山先廢縣而後埋，故亦謂之埋。對文則祭地爲瘞埋，祭山爲廢縣有異。散文則通。惟祭川是以牲玉投置水中，不得名埋。故名浮沈，或名沈。凡以物入水，通謂之浮沈。詩云：載沈載浮。舟浮物亦名沈。可見浮沈無定稱，或欲分牲爲浮玉爲沈，非是。周禮小子職：沈辜，候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則牲亦言沈也。祭川或言浮沈，或言沈，猶爾雅祭地曰瘞埋，儀禮云：祭地瘞，文有詳略，而義不殊。儀禮祭山丘陵，不云廢縣，而云升者，對沈言之。且兼明就祭之義，在實名異義同。周禮止云祭山林川澤，無祭地之文。故祭山林亦通謂之埋。此三經詳略異同之義。謂爾雅廢縣爲卽周禮之所謂埋，固非。而以周禮疑爾雅，亦非也。按：胡氏謂先陳後埋，其說精確。不然，則與祭地之瘞埋何異？不燒而埋者，爲地祇故也。以別乎天神。○注風磔。○釋天云：祭風曰磔。郭云：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舊疏引李巡云：祭風以牲頭躐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孫炎云：既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鄭司農注：大宗伯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又注小子云：辜，謂磔牲以祭也。引月令：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賈疏：大宗伯云：此舉漢法以況醢辜爲磔之義也。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封禪書：秦德公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苗。按於文皿蟲爲蠱，蟲生於風，秦制是祭風之制也。後鄭大宗伯注云：醢，醢牲胸也。醢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蓋當時醢磔牲體，皆從胸臆解析之。月令於季春云：磔攘。又十二月大饗時亦磔攘。蓋磔牲以禳去惡氣，猶磔狗以止風也。○注雨升。○舊疏云：無文。何氏更有所見。公羊問答云：問：雨升果無文乎？曰：釋名有此文。祭雨曰升。祭星曰布。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徐特未之見耳。按：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禋師兩師，蓋燔燎而煙氣上達，故謂之升。與禮記實柴互文見義焉。○注燎者至燒之。○禮記疏引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三禮義宗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後行正祭。又云：凡祭天神有二玉，禮神者訖事卽收，祀神者與牲俱燎。今國家郊祀天地，祀神之玉常用，禮神之玉則無。請下有司求良玉，造蒼璧黃琮等九器，訖則藏之。其燎玉依常制從之。禮神之玉卽大宗伯之蒼璧以事天，黃琮以禮地，又典瑞之四圭有邸。

以事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者也。其燔柴之玉。則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其實肆師所共。不獨升煙瘞埋之玉帛牲。亦兼有禮神之玉帛牲也。大宗伯注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焉。書釋文引馬融書注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蓋大宗伯之煙祀實柴。燔燎大同。凡祀天神。皆積柴燔之。上加牲體。其玉帛或有或無也。其祭圜丘方澤。南北郊。則牲帛俱有其七體者。舊疏云。卽少牢之肩膊。臑。膊。肱。正脊。脰。脊。短脊。正脊。代脊之屬也。按何注言七體者。指豚解言。謂殊左右肱股而爲四。又兩脊一脊而爲七也。禮記禮運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謂之全胥。左右肱骨各三。亦謂之前脛骨。三者。肩。臂。臑也。左右股骨各三。又謂之後脛骨。三者。膊。肱。股也。共十二體。有骨三。正脊。脰。脊。橫脊也。合爲十五。又左右兩脊骨各三。正脊。代脊。短脊也。合爲二十一體。所謂體豚也。又謂之房脊。少牢十一體。去穀也。又按類聚引書曰。白魚入于舟中。王跪取出。以燎。卽今文大誓語。詩疏引鄭彼注云。涖。涖也。王出于岸上。燎魚以祭。變禮也。蓋祭天禮用特牲。今取魚以燎。故爲變禮。武王以魚爲瑞。故特燎以祭。儀禮疏引書中候云。魚者水精。隨流出。入得申朕意是也。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注〕側手爲膚。按指爲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

而不合。〔疏〕

白石神君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而澍雨沾洽。後漢書注引書大傳曰。五岳皆觸石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注側手至不合。○通義云。謹案。膚與堂上七扶之扶同。四寸曰扶。取其鋪四指也。阮氏

福膚寸而合解云。膚之音與扶相通。禮記投壺云。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康成注。鋪四指曰扶。伏生尙書大傳。扶寸而合。鄭注四指曰扶。音膚。韓非子上。告扶寸。注四指爲扶。玉篇。廣韻皆作扶。由是觀之。則膚扶聲之轉。所謂膚寸而合者。如雲出山。散而不合。則不得雨。今膚寸而合。如人以兩手之四指平鋪。先分兩處。向下覆之。由分而合。漸肖雲合之狀。合之甚易。故云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天下。非謂泰山之雲相離四寸而合也。按王制云。牛角握。注謂長不出膚。疏引公羊此傳。并鄭注投壺禮。四指曰扶。亦以扶與膚同。玉篇引公羊。作扶寸而合。廣韻同。又引注云。側手曰扶。按指曰寸。是古本公羊膚皆作扶也。膚亦或謂之握。禮鄉射禮。箭籥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握本以作膚。張氏爾岐鄭注句讀云。握本以作膚。以字疑誤。別本刊

本一作膚。亦費解。或刊本一讀。屬上句。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四指曰膚。與握義同。握四指。卽四寸。籌長尺四寸。其四寸則刊之使白也。儀禮古義云。按文當云。握本作按。依郭本改。按膚寸而合。如注解甚直捷。言雲觸石而出。膚寸之微。皆合。注云。無有膚寸而不合。是也。不必如阮說之。另生別解也。按指爲寸者。說文寸部。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輒謂之寸口。从又。一徐鍇曰。一者。記手腕下一寸。此指事也。凡寸尺丈皆取法於人身故也。

不崇朝而徧雨乎

天下者。唯泰山爾。〔注〕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疏〕

後漢書肅宗紀。禱五岳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詩召南殷

其靈傳。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云。傳文初無雲字。唐人類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唯大山雲爾。誤也。何休注曰。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下文河海潤乎千里。彼注曰。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合者。山之氣爲之也。觀此白石神君碑。上言出讚長育。下言澍雨沾洽。信知公羊二語之。不指雲矣。劉氏寶楠云。翁氏以觸石二句爲山氣。非山雲。不知雲亦氣也。尙書大傳。五岳皆觸石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卽本公羊傳。三公山碑。觸石與雲。不崇朝而雨。祀三公山碑。與雲膚寸。無極山碑。觸石膚寸。與雲祁祁。西岳華山碑。觸石與雲。雨我農桑。皆指雲說。其非始於唐人明甚。但大山下不必更增雲字。此類書之誤。○注崇重至朝也。○詩大雅鳧翯云。福祿來崇。傳崇重也。公羊問答云。颶風崇朝其雨。傳崇終也。從且至食時爲終朝。與僖三十一年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其訓詁何以不同。曰。何注崇重也。陸氏音義崇重直龍反。何注從爾雅釋詁。崇重也。郭注增崇皆所以爲崇疊。何氏之意。言崇朝則兩朝不崇。乃一朝也。與詩絕然不同。俗儒於此。傳欲強合毛傳。適形其謬妄而已。說苑辨物云。五岳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然則五岳皆然。此以魯祭大山。故斥大山言焉。風俗通山澤云。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岳之長。淮南汜論訓。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大山。皆取此傳爲說。泰當依釋文本作大。

河海潤于千里。〔注〕亦能通氣致雨。潤

澤及于千里。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是也。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

大者〔疏〕

淮南子汎論訓：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說苑辨物云：四瀆能蕩滌垢濁，能通百川于海，能興雲雨千里，為施甚大，山川能出物，能潤澤物，能生雲雨，為恩多，是其義也。○注亦

能至千里。○亦者，亦上泰山也。○注韓詩至是也。○桓五年注云：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彼疏云：皆韓詩傳文。禮記疏又引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蓋皆大雅雲漢詩語也。○注郊望至大者，○正以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四方羣神，日月星辰，五岳四瀆，風伯雨師，及餘山川三十六所，故云非一，魯本不宜郊，徒以周公之故，得以三正郊天，本非禮之正，故方望亦第祭其大者三而已，則河雖不在竟內，潤澤所及，故亦望而祭焉。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已止。〔疏〕穀梁傳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通義云：通之為言，文見於此，義起於彼，經義述聞云：通之為言，猶道也。道，言也。道可以已，言可

以已也。漢書劉向傳曰：臣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通所聞，即道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愆前事，顏師古注：通，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同義。通道一聲之轉，道言之道，轉為通，猶通達之通，轉為道矣。襄三十一年左傳：不如小決使道注：道，通也。法言問道篇云：道也者，通也。按爾雅釋詁云：猷，已也。猷，猶二字通，猶兼可已二義。釋言云：猶，可也。是也。猶有疑惑之意，又有遲回之意，故凡言猶，皆兼可已二義也。○注已止。○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已止也。詩鄭風風雨云：雞鳴不已，箋：已止也。又秦風蒹葭云：白露未已，傳：未已，猶未止也。已止，疊韻為訓也。左氏此經及文五年：猶朝于廟，宣八年：猶釋，杜注並云：猶者，可止之辭，本此。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魯至是郊者，僖公賢君，欲尊明其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譏

者春秋不見事不書皆從事舉可知也不吉言不從者明己意汲汲欲郊而上不從爾所以見事

鬼神當加精誠〔疏〕

注譏尊至禮也○左傳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繁露郊祀云故春秋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于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敝逆於禮成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

又郊語云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注魯至至廢之○決閔以前不書郊也明禮廢已久僖公修之鄭氏詩魯頌譜云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於牧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謀東略遂伐淮夷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是其尊明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事也知非閔以前郊皆卜吉故不書者桓莊失德尤甚鬼神所不饗必無閔數十年無一卜不從之事○注譏者至知也○正以僖公修復郊祭為復古詩魯頌閔宮序所謂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而織芥之惡必貶則春秋之義也僖公有四卜郊之非禮書以見魯之得郊明春秋但譏其四卜不從譏其猶三望焉爾○注不吉至精誠○校勘記出而上不從爾云鄂本上作卜此誤書洪範於龜從筮從皆言從與逆對知從為吉逆為凶變吉言從即書汝則從之義孔傳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是也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引凱曰其猶易稱闔其戶闔其無人詩曰巷無居人譏僖公不共致天變洪範云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故不郊以敬天變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疏〕

杜云自為其子成昏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疏〕

兄弟辭也義具上二十五年

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注〕書者

無出道也〔疏〕

說文女部婦服也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禮喪服不杖期章婦為舅姑皆以婦為對舅姑之稱此止言姑者就杞伯姬立文宣元年傳亦云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明宣母頃熊在也○注書者無出道○繁露玉

英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變禮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注〕月者惡大國遷至小國城郭堅固人衆彊遷徙畏人故惡之也

〔疏〕

杜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釋例帝丘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虛東郡濮陽是也大事表云今為直隸大名府之開州按元和郡縣志淇縣東渡河一百十五里至滑縣滑縣東北五里

為漕又東北五十五里為楚丘又東北一百三十里至開州自始封朝歌至此凡三百零五里黃河更在開州北十五里衛之再遷皆在河之南矣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下云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一統志濮陽故城本古帝丘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里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又續漢郡國志注引皇覽曰顓頊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注月者至之也○僖元年注云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以其遷徙畏人故月以惡之不但重煩勞也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月者彼注云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

公羊義疏三十七

僖三十二年
盡三十三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申侯也君殺大夫皆就葬別有罪無罪唯內

無貶公之道不可去葬故從殺時別之〔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己丑二月有閏此為三月之十六日經繫之四月時蓋閏四月也左傳穀梁接作捷漢書古今人表作接○注不書

至侯也○見上七年○注君殺至無罪○舊疏云謂大夫有罪則書其君葬若大夫無罪則去其君葬以其惡包氏慎言云無罪殺大夫不書葬明當細爵不得以侯禮終也按上九年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無罪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是殺有罪者不去葬也成十年晉侯孺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殺無罪大夫也○注唯內至別之○即上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又成十六年乙酉刺公子偃以日不日別有罪無罪也蓋有罪不日無罪日也然則內大夫有日不日之分外大夫之有罪無罪即於其君之書葬不書葬別之也此及晉景不書葬明申侯趙同等無罪矣內大夫所以別於日不日者以內無貶公之道也宣元年傳內無貶於公之道也明下無貶上之義故不可去葬也又以見為尊者諱

衛人侵狄〔疏〕

杜云報前
年狄圍衛

秋衛人及狄盟〔注〕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復出衛人者嫌與內微者同也言及者時出

不得狄君也稱人而言及則知狄盟者卑〔疏〕

注不地至盟也○決宣十二年書晉人會狄于攢函書地也杜云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劉炫述義云春秋時戎狄錯居中國此

狄無國都處所直云及狄盟盟於狄之處也孔疏云猶若公如晉及晉侯盟是也○注復出至同也○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此不出衛人嫌為衛與狄盟為內之微者故不出名氏也○注言及至者卑○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衛本畏狄而遷今侵衛復汲汲就狄盟故知不得狄君也衛稱人不出名氏故知與盟者卑宿盟書宋人此狄不書人者狄之也

冬十有一月己卯晉侯重耳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無己卯十一月之十日穀梁注云晉自莊公以前不書於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平徐遵通之曰按詩序

及紀年史記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又鄭忽之後有子廔子儀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誠當有不告故不書者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好通其愛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它國之使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獻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脩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多少此蓋脩春秋之本旨師資辨說日用之常義故穀梁子可不復發文而體例自舉矣按公羊於莊公以前不書晉事無說或亦如徐氏之旨與

三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疏〕

穀梁傳滑國也按滑伯見於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大事表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維氏城爲滑國地爲秦所滅尋屬晉成

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卽此按左傳成十三年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杜云滑國都於費則時已滅滑矣隱二年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已得其國而不居故云爾又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殺〔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無辛巳五月之十五日前年不置閏而移閏於此年之正月則經之月日悉合然如此則前年四月後

中氣悉不在其月而此年歲首冬至又在閏月矣于歷法多所抵牾據殺之戰傳言晉侯稱人以背殲用兵危不得葬貶詐戰不日此以盡敵而日文公之卒在前年十二月四月爲葬月下書丁巳葬晉文公月之二十一日經月必無誤前年十二月有己酉己未己巳此年四月有辛丑辛亥辛酉未知係何月之誤杜云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按昭九年左傳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杜云瓜州今燉煌郡卽范宣子所謂追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者在今甘肅肅州西五百二十六里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于伊川卽所謂陸渾之戎也襄四年左傳戎子駒支謂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卽此事此年正義云駒支自陳謂太岳之裔胄且此云姜戎知是姜姓之戎也杜云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錢氏大昕潛研堂荅問云問春秋世戎人由瓜州遷中國者蓋有二種一曰姜姓之戎一曰允姓之戎姜戎以殺之役見春秋戎子駒支其後也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追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駒支亦云惠公錫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岳之裔胄也賜我南鄙之田是姜戎自瓜州徙晉南鄙而附庸于晉者也允姓之戎居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故稱陸渾之戎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伊川由是伊川亦有陸渾之名其後或居晉陰地謂之陰戎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伯辭于晉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惠公歸自秦而誘以

來入我郊甸。伊川乃圻內地。故云郊甸。與姜戎之居晉南鄙者別。杜謂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蓋欲合二種而一之。竊有未安。曰春秋時戎有姜姓。允姓。子姓。姬姓之別。允姓之徙伊川。在晉惠公時。晉猶未啓南陽。與伊川相去甚遠。何緣分南鄙以食之。且秦晉同欲遷之。非秦人迫逐。而晉特裂土予之也。楚子嘗伐陸渾之戎矣。不聞其侵晉南鄙也。則陸渾之戎非姜姓矣。姜姓之別為允。無文可據。杜氏以意度之。二戎族姓各殊。分地亦別。安得以其同出瓜州。同徙于惠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按錢說極為明晰。左傳作敗秦師于殽。有師字。按穀梁傳云。狄秦也。是穀梁經亦無師字。今有者衍。左氏經誤也。杜云。殽在宏農渾池縣西。亦曰二嶠。大事表云。二嶠在今河南府永甯縣六十里。漢渾池之西界。自東嶠至西嶠。長三十五里。釋文。殽本又作着。左傳釋文。本又作嶠。後漢書龐參傳。孟明敗晉師于嶠。按今渾池縣有土壕鎮。即土殽也。

其謂之秦何。〔注〕據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疏〕

注據敗至稱人。○桓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敗者稱師也。莊二十

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注未得成列為師也。是未得師稱人也。

夷狄之也。〔疏〕

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

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說苑君道云。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

曷為夷狄之。〔注〕

據俱見敗。〔疏〕注據俱見敗。○謂敗者稱師。稱人。與此俱見敗也。

秦伯將襲鄭。〔注〕輕行疾至。

不戒以入。曰襲。〔疏〕

注輕行至曰襲。○史記秦本紀曰。鄭人有賣鄭于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上三十二年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白虎通誅伐篇。襲者何。

謂也。行不假途。掩人不備也。春秋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國將襲鄭。入國掩人不備。行不假途。人銜枚。馬繯勒。晝伏夜行。為襲也。按曷為夷狄之。以上皆公羊傳語。秦伯彼作秦國。入國以下三傳皆無。或班氏引經師說足之也。百

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注〕行疾不假途。變必生。道遠

多險阻。遭變不亡。〔疏〕

左傳曰。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本紀。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

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資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穀梁傳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按左傳。諫穆公勞師襲遠。為蹇叔語。此及穀梁。史記。則蹇叔百里奚同諫。左傳言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此及穀梁。史記皆云。蹇叔百里。同送其子而哭之。左傳載三帥之名。為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史記以孟明為百里奚子。西乞術。白乙丙為蹇叔子。左傳疏引世族譜同。則書秦誓所稱古之謀人。及詢茲黃髮。其即指百里奚蹇叔二人與。○注行疾至必亡。○桓六年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行軍亦然。故晉獻伐虢。假道于虞。晉文伐曹。假道于衛。是也。皆所以防變也。千里襲人。是道遠也。下云必於穀之嶽巖。是多險阻也。秦伯怒曰。

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注〕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疏〕

左傳。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穀梁傳。秦

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注言其老無知。杜云。言其過老悖不可用。○注宰冢也。○列子天瑞篇。宰如也。殷敬順釋文。宰如。言如冢也。荀子大略云。望其墳。皋如也。注皋。當為宰。宰。冢也。小爾雅。廣名云。宰。冢也。哀三年左傳。命宰人出禮書。注宰人。冢人之屬。方言。冢。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采。廣雅。塚。冢也。塚。采。宰。音義並通。梁氏玉繩。晉書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死喪哭泣。未免附會。示兒篇。謂冢宰字相近而譌。錢詹事曰。非譌也。二字聲相近。故可轉訓。禮緯含文嘉云。天

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桑。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樹。易繫辭傳說上古云。不封不樹。○注拱可以手對抱。○左傳注。合手曰拱。穀梁注。拱。合抱。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史記注引鄭注云。兩手搯之曰拱。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共與拱通。左傳。爾墓之木拱。杜曰。合手曰拱。呂覽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孟子告子上。拱把之桐梓。注。拱。兩手也。莊子人間世云。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釋文云。拱。恭勇反。把。百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兩手。卽以手對抱也。爾雅釋詁。拱。執也。注。兩手持爲拱。說文手部。拱。斂手也。義皆合。

爾曷知〔疏〕

新序五云。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躑。言考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

亡天下也。繁露竹林云。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

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疏〕

呂覽先識篇。蹇叔有子曰申與視。高注。申

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按杜云。孟明。百里孟明。則孟明宜爲百里子。與史記世族譜並同。秦本紀云。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是也。按左傳。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爲哭其子。上文蹇叔哭之曰。孟子明孟明非蹇叔子。高注非也。左疏又云。蹇叔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西乞術。白乙丙。則爲將帥。不得云與。按將帥稱與。行文亦無不可。孔氏可謂好立異矣。

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

殺之。欽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注〕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

驅馳常若辟風雨。襲鄭所當由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嶽。本或作厭。同。盧文昭曰。說文作欽。嶽。高誘注淮南墜形訓。作欽吟。按說文有岑。岑無欽。嶽義與傳亦不同。按釋文。

嶽。苦銜反。鄒誕生。稽證之音上林賦。並同。徐音欽。章昭漢書音義。去瞻反。又本或作厭。同。嶽。五銜反。章音殿。閩。監。毛本作厭。盧云。從注疏本作厭。說文止有庵字。十行本釋文。嶽作岩。穀梁傳作巖。嶽。吳氏經說云。穀梁釋文云。嶽。本又作岑。音吟。一音欽。按說文。

作嶽。山之岑峯也。巖岸也。留山巖也。讀若吟。徐楚金於峯下引張協詩云。周文走岑峯。而李善注文選引公羊此傳解云。然則嶽乃俗字。穀梁別本作峯。正字也。峯巖音義並同。按說文。厂部。廠。峯也。一曰地名。疑卽此文。選上林賦。嶽巖倚傾。郭注。嶽巖。嶽貌也。後漢周燮傳注。欽頤。曲頤也。欽。嶽或通。同韻也。左傳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水經注。河水篇。石峭水出石峭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矣。言山徑委深。峯阜交蔭。故可避風雨也。秦本紀。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卽敗。必於殺。殺。鹽鐵論險固云。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師之圍宋。秦師敗殺嶽巖是也。○注其處至由也。○左傳注云。此道在二殺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可以辟風雨。與何注異。按嶽巖是山之貌。不得云兩山相嶽。此道見在。俗呼爲石殺。土殺。山高而險。亦不至兩山相接。雨所不及。杜說未可從也。范云。其處險隘。一人可以要百人。正取何義。通典云。文王辟風雨處。在東峭山。在夏后皋墓北十里許。漢時移道於嶽峯山南。在夏后皋墓南可五里。曹操更開北道。卽復春秋時舊路也。元和志。三峭山又名嶽峯山。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二十八里。自東峭至西峭三十五里。東峭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峭全是石坂。十二里。嶮絕不異。東峭。明一統志。在永寧縣北六十里。按今又移於澗池縣界。略較平易矣。經義述聞云。謹案。注未得傳意。卽猶若也。百里及蹇叔欲收其子尸。而恐失其處。故指地以示之曰。爾若死。必毋在他處。而在殺之嶽巖。吾將於此收爾之尸。故下文云。吾將尸爾焉。按注云。卽字無說。無不得傳意處。

吾將尸爾焉。〔注〕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疏〕

穀梁傳。我將尸女於是。注。尸女者。收女尸。呂覽先識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汝之。

易通義云。將求爾之尸。于是。宣十二年左傳。逢大夫與其二子乘。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子是。言汝必戰死於是。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爾尸焉。左傳曰。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注。以其深險。故經義述聞云。杜意謂蹇叔以二殺深險。故料其子必死是間。非傳意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引此傳及穀梁傳。呂氏春秋語。又引逢大夫事。云。與此相類。按行軍遇敵。焉有擇地而死之理。百里蹇叔。第極形秦師之出之非。故料晉鄭要秦。唯峭地最險。恐其敗死。故左氏云。晉人遇師必於殺。以當時形勢斷之耳。逢

大夫推子下車。因卽謂其尸女於是。與此小殊。何杜范注。均自了然。王氏強爲立異耳。
○注在牀至曰柩。○禮記曲禮下文尸未殯通稱。引禮爲證。非謂當時必有牀載尸也。

子揖師而行。〔注〕揖其父

於師中。介冑不拜。爲其拜如蹲。〔疏〕

注揖其至如蹲。○周禮大祝九曰肅拜。先鄭注云。介者不拜。故云爲事敢肅。使者此引左傳成十六年卻至事。禮記少儀去介者不拜。注軍中之拜肅拜。

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肅與肅拜當爲二。左傳之肅不言拜。則肅爲不拜。未嘗跪也。曲禮介者不拜。爲其不便於跪。故肅以爲禮。肅如後世長揖。高帝紀。酈食其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手自上而極下也。證以左傳云。開蒙甲冑。不敢拜命。敢肅使者。公羊揖師而行。周勃傳。天子至申營。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是其不跪顯然。卻至之肅。與禮之肅拜。有跪不跪之殊。肅拜者。跪而舉頭下手也。揖者立而舉頭推手也。肅者立而低頭下手。如今人之揖也。司農稱左傳證周禮。失之。韋昭注晉語云。禮。軍事肅拜。肅拜。下手至地也。下手至地。最爲分明。惟肅下不當連拜耳。按禮經注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推手者。拱其手於前也。周禮土揖。時揖。天揖。謂推手小下之爲土揖。推手小舉之爲天揖。推手平之爲時揖也。引手。斂手至於胸。如鄉飲酒禮。注人揖。先入此。用推手也。所以爲讓也。故說文云。揖。下曰攘也。賓厭衆賓。此用引手也。謙若不敢前也。說文又云。一曰手箬胸曰揖。手箬胸卽鄭所謂引手。此許從今文。厭皆作揖也。周禮疏作推手曰揖。引手曰擡。則又以厭作擡。左傳注。肅手至地。若今擡。此擡字正揖之誤。今揖者。今人揖與古殊。古揖但有推手而已。今人則有長揖至地者。傳所謂肅者。正長揖也。然則揖者。推手之名。如今人拱手相讓。然厭者。引手箬胸。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家語。師襄避席葉拱而對。王注。兩手薄其心。若不敢當之。客若長揖。則如今人之揖矣。此揖師而行。蓋如今之長揖。經傳所稱之肅。揖父於師。不得推手也。俞氏懋云。揖其父於師中。而但曰子揖師。文不成義。殆非也。揖當讀爲輯。尚書堯典。輯五瑞。五帝紀。郊祀志。並作揖。五瑞是揖與輯。古字通。輯猶集也。王莽傳。大衆方輯。師古注。輯與集字同。又作揖。兒寬傳。統揖羣元。注。輯。揖。與集。三字並同。蓋古文聲近義通也。輯揖並與集同。故揖亦與集同。子揖師而行。謂其子會集師徒而行也。若解作揖其父。義不可通矣。按俞義亦好異。周亞夫見帝曰。介冑之士不拜。故二子之子見父亦不拜也。介冑不

拜二語見曲禮。今記作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葬拜。賈子容經篇。禮。介者不拜。孔叢子問軍禮云。介者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經義雜記二十三云。今禮記作葬。釋文。葬拜。盧本作躡。與何邵公合。葬乃俗字。介者作介。冑。蓋何氏以意言之。而如古通。此若從公羊注讀而爲如。拜而葬拜。費解。據公羊注。則葬拜之拜。係衍文。又二十七云。曲禮注。葬則失容節。葬猶詐也。釋文。葬拜。子臥反。又側嫁反。詐也。挫也。沈祖稼反。又子猥反。盧本作躡。正義曰。葬。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葬。詐也。言箸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按葬字不知所从。玉篇。夕部作𡵓。云亦作葬。引禮記無葬拜。廣韻三十九過云。𡵓。經典作葬。攷𡵓。葬皆說文所無。徐鉉新附。收𡵓字於夕部。以爲从夕坐聲。與篇韻合。又盧侍中本作躡。說文足部。躡。躡也。从足。尊聲。拜而躡拜者。以甲冑在身。不能折腰。故欲拜如夷蹠然。與鄭注詐也。一說合。𡵓。蓋躡之俗。說文。夕。行遲曳。夕夕。象人兩脛有所躡也。此字从坐。从夕。當爲會意字。欲拜而不能下。但兩足履地。其狀如坐然。故云猶詐也。廣韻二十三。魂云。躡。坐也。蓋以𡵓釋躡。躡。𡵓一聲之轉。

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

哭君師。哭臣之子也。〔注〕言恐臣先死子不見臣。故先哭之。〔疏〕

左傳。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又曰。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穀梁傳。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文選注引感精符云。西秦東窺。謀襲鄭伯。晉戎同心。遮之穀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注言恐至哭之。○穀梁傳述二子又曰。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注。畏秦伯怒。故云彼我要有死者。秦本紀。百里侯蹇叔二人哭之。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通義云。實哀師不得反。託言哭已老。恐不得見子。○
弦高者。鄭商也。〔注〕鄭商賈人。〔疏〕左傳。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注。商。行賈也。周禮。太宰職。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行曰商。處曰賈。

對文異散則通。書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是行亦稱賈。何云鄭商賈人通言之也。高士傳。弦高傳云。鄭繆公以存國之功賞高。高不受。以其屬徒東夷。終身不反。按又有奚施。見呂覽先識篇。淮南人間訓。奚施又作蹇施。遇之殺矯。

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注〕詐稱曰矯。犒勞也。見其軍行非常。不似君子。恐見虜掠。故生

意。矯君命勞之。〔疏〕注詐稱曰矯。國語周語曰。其刑詐誣。注以詐用法曰矯。呂覽先識云。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注擅稱君命曰矯。漢書高后紀注。矯詐也。武帝紀。擣虔吏。韋昭曰。凡稱詐為矯。注犒勞也。廣雅

釋詁。犒勞也。國語魯語曰。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注犒勞也。故呂覽云。矯鄭伯命以勞之。即犒之。○注見其至勞之。○校勘記出虜掠。云鄂本掠作略。按釋文作虜掠。左傳說弦高事云。以乘車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則束載厲兵秣馬矣。秦本紀云。至滑。鄭販賣買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是其恐見虜掠。矯命勞師事也。高士傳亦云。弦高者。鄭人也。秦穆公使百里西乞乙帥師襲鄭。過周。及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乃矯鄭伯之命。以一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為備。按反滑當作及滑。蹇他即淮南子之蹇施也。左傳曰。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其軍行非常。不似君子可知。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注〕軍中語也。時以為鄭實使弦高犒之。或以為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

出。當遂往之。〔疏〕左傳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秦本紀。秦三將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是皆或曰反矣事也。口衆不一。或曰往矣。亦所時有其軍心不固。已可概見。所以敗

也。經義述聞云。往反當上下互易。何注曰。或以爲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注先釋反。後釋往。則傳之先言反。後言往。可知。寫者錯亂耳。唐石經已誤。○注或曰。至往之。○校勘記出。或曰。緒出。當遂往之。云。鄂本同。蓋誤。閩監作既出。毛本誤。既自此本緒。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注〕然。然。字。剗。改。當。本。作。既。也。

上議。猶豫留往之頃也。匹馬一馬也。隻踦也。皆喻盡。〔疏〕

說苑敬慎篇。先軫與兵。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穀梁傳。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殺匹馬。倚

輪無反者。○注。然。然。至。頃。也。○校。勘。記。出。留。往。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往。作。住。當。據。正。經。傳。釋。詞。云。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考。工。記。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喪。服。傳。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文。王。世。子。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三。年。問。然。而。從。之。則。是。鳥。獸。之。不。若。也。此。傳。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宣。六。年。傳。然。而。宮。衆。甲。鼓。而。起。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以。上。言。然。者。皆。謂。如。是。而。已。今。人。用。然。而。二。字。則。與。此。異。矣。按。何。在。謂。然。上。議。亦。即。如。是。之。義。猶。豫。留。往。之。頃。解。然。而。二。字。間。之。義。精。極。○注。隻。踦。也。○釋。文。隻。輪。如。字。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隻。踦。居。宜。切。一。本。作。易。踦。穀。梁。傳。作。倚。輪。范。云。倚。輪。一。隻。之。輪。釋。文。倚。居。宜。反。或。於。綺。反。漢。書。五。行。志。申。之。下。劉。向。說。謂。晉。敗。秦。師。匹。馬。騎。輪。無。反。者。服。虔。曰。騎。音。奇。偶。之。奇。師。古。曰。騎。隻。也。言。盡。虜。獲。之。騎。音。居。宜。反。經。義。雜。記。云。按。作。騎。作。倚。皆。奇。字。之。通。借。疑。公。羊。傳。本。作。匹。馬。騎。輪。與。穀。梁。及。漢。志。同。何。注。作。踦。隻。也。與。范。解。及。顏。注。同。今。注。疏。本。與。釋。文。皆。誤。倒。若。傳。本。作。隻。則。文。義。已。明。反。訓。爲。踦。義。轉。晦。矣。釋。文。謂。隻。輪。本。作。易。輪。亦。誤。若。作。易。輪。依。董。說。爲。車。皆。不。還。不。得。易。輪。轍。則。下。文。無。反。者。三。字。可。刪。矣。校。勘。記。云。據。釋。文。則。知。傳。一。本。作。易。輪。與。董。仲。舒。合。而。何。釋。爲。踦。也。經。義。述。聞。云。謹。案。隻。本。字。也。易。借。字。也。易。古。音。神。石。反。釋。文。敘。錄。曰。徐。仙。民。反。易。爲。神。石。是。也。與。隻。聲。相。近。故。借。易。爲。隻。公。羊。古。本。蓋。作。易。何。氏。讀。易。爲。隻。故。云。易。踦。也。踦。與。隻。同。義。易。踦。也。者。正。以。易。之。爲。隻。也。董。仲。舒。不。知。易。爲。隻。之。段。借。而。以。爲。易。輪。轍。其。說。雖。於。文。義。未。安。然。即。此。可。見。古。本。之。作。易。也。大。抵。段。

借之字。不以本字讀之。則義失其真。徑改本字。則文非其舊。存其假借之易。而讀以本義之隻。則兩得之矣。臧氏經義雜記。乃謂易為誤字。又謂傳文當作騎輪。注當作騎隻也。非是。公羊問荅云。注隻騎也。此方言乎。曰。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者。謂之倚。梁楚之間。謂之騎。漢書五行志作騎。師古曰。騎。隻也。騎。倚。騎。皆奇之通借。服虔曰。騎音奇。偶之奇。穀梁注。倚輪。一隻之輪。皆同公羊說。按董仲舒所見本。即釋文之一本。何訓為騎者。說文足部。騎。一足也。段注云。管子。昔堯之時。一騎。一騎。一而當死。謂是一足。荆。一足。屨。當死罪也。引伸之。凡物單曰騎。方言。倚。騎。奇也。自關而西。物全而體不具者。謂之倚。梁楚間謂之騎。雍梁西郊。凡畧支體不具者。謂之騎。公羊。匹馬隻輪無反。此何注隻騎也。又相與騎。闔而語。何云。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外。戰國策。必有騎重者矣。騎重。偏重也。梁氏玉繩。管記云。穀梁倚輪。讀若奇。偶之奇。與公羊隻輪同。方言。倚。騎。奇也。荀子修身云。倚魁之行。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漢五行志作騎。釋文先音居宜切者是。按臧氏謂隻當作騎。注當作騎隻。似為近之。公穀多相近。公羊之騎。即穀梁之倚也。皆即奇字。奇者一也。易繫詞所謂歸奇于扚是也。因之。凡單數皆謂之奇。易繫詞傳。陽數奇。禮記郊特牲。鼎俎奇。皆其引申也。奇韻與易韻通。古易韻轉平聲入支部。从奇之字在歌部。歌部與支部古韻通轉也。○注皆喻盡。○秦本紀云。襄公怒。發兵遮秦兵於殺。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明其盡也。下傳云。此何以日盡也。是其事也。

其言及姜戎何。〔注〕 据秦人白狄不言及吳

子主會也。〔疏〕

注据秦至會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疊。吳子二字。盧文昭曰。秦人白狄伐晉。在成九年。及吳子。在哀十三年。舊本吳子重。但脫一及字。按疏申標注云。及吳子主會也。如今本依疏疊及字。義可通矣。又

云。按此注當据秦人白狄不言及句絕。下云。及吳子。吳子主會也。謂如哀十三年言及吳子者。因吳子主會也。今姜戎非主會者。何以言及。按後說明顯。舊疏但引哀十三年經傳。殊不了。姜戎微也。〔注〕 故絕

言及。〔疏〕

注故絕言及。○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及者。殊夷狄之詞。以杜注晉人角之。請戎捨之。不同陳。故言及。故正稱之。凡數國同伐。未必皆同陳也。杜殊夢夢。然如邢人狄人伐衛。狄亦夷狄。何以不殊。故知此為其微書及也。

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注〕据邢人狄人伐衛不言及。〔疏〕

注据邢至言及。○見上十八年。明彼邢亦

小國。小國無大夫。亦微者也。故不殊狄。

先軫也。〔注〕先軫，晉大夫也。言姜戎微，則知稱人者尊。〔疏〕

注先軫，晉大夫。○上二十七年左傳先軫

注：先軫，下軍之佐原軫也。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也，必伐秦師。又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是主兵者先軫也。說苑敬慎篇：羞小恥以搆大怨，貪小利以志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與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與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是即微先軫之義也。○注言姜至者尊。○通義云：高閔曰：夷狄不分君臣，常在中國之下。若不加及，則嫌晉人爲未命之卿，例序于姜戎之上，故特加及。明以尊及卑，以晉人及姜戎，則所謂晉人者非卑也。

或曰：襄

公親之。〔注〕以既貶又危文公葬。〔疏〕

左傳：子墨衰經，梁宏御戎，萊駒爲右。注：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是左氏以爲襄公親之也。秦本紀曰：是時晉文公

喪尙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經發兵，與左傳同。穀梁傳：晉人者，晉子也，亦以爲襄公親之。○注以既至公葬。○下云：癸巳，葬晉文公，是也。以隱三年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今此文公以去年十二月卒，至今年四月，適五月，當時而書日，明襄公有殯用師，故危不得葬也。因危文公葬，故知此稱人爲貶襄公也。

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注〕据桓十三年，衛侯背殯用

兵，不稱人。〔疏〕

注据桓至稱人。○桓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時衛侯卒於上年十一月，其年三月始葬。衛惠亦背殯用師，稱侯不稱人，故据以難。貶。〔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

秦晉搆兵。始子殺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于楚。卒為晉患。故春秋于殺之戰。狄秦而微晉。交譏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舅甥之國。城濮之戰。秦有功焉。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說者謂城濮之後。楚人帖息。而秦首為亂階。不可以繼而弗擊。非也。秦本無志於中原。今忽焉千里襲鄭。無功而返。又焉能為亂於天下哉。

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注〕與衛迫齊宋異。故惡不子也。〔疏〕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

釋殯言主乎戰也。沈氏欽韓云。當從貶稱人之例。杜云。晉侯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杜亦知稱人為貶。而必謂從赴告辭。可謂拂人之性矣。○注與衛至子也。○桓十三年。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貴也。晉

無所迫。詐戰不日。此何以日。〔注〕据不言敗績。外詐戰文也。詐卒也。齊人語也。〔疏〕上二年傳。故惡之。

偏戰者日。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此日。故解之。○注据不至文也。○春秋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又十三年。戰于宋。是也。內與外偏戰。則言敗某師。隱十年。壬戌。公敗宋師于菅。之屬是也。外偏戰。善敗績。上二十二年

己巳。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之屬是也。外詐戰。則曰敗某師。此經是也。特狄秦不言師耳。○注詐卒至語也。○穀梁上二十三年傳。以其不教民戰。注詐戰。謂不期也。不期。即倉卒之意。廣雅釋言云。乍。暫也。定八年左傳。桓子詐謂林楚。注。詐。暫也。暫。即

倉卒之意。按。詐。蓋乍之借。不結日而戰。亦近於詐期。故義可兼存焉。盡也。〔注〕惡晉不仁。〔疏〕注。惡晉不仁。○校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善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是也。勘記出惡者不仁。

云。鄂本者。作晉。此誤。通義云。春秋之義。愛民重衆而惡戰。秦乘危襲國。糜爛其師。則既狄之矣。彼自襲鄭。何與於晉。而晉微利。要殺至盡。故亦惡之甚。特加日以著其惡也。所以加日為著其惡者。下經曰。癸巳。葬晉文公。諸侯之禮。遞朝五廟。先葬五日而啓。自

辛巳以迨癸巳。十二日耳。則是時已當戒啓期矣。乃釋哀廢禮。佳兵造釁。不臣不子。孰此爲甚。是以詐戰不日。而詭例書日。以著見其惡焉。爾漢書五行志。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爲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而不假塗。請擊之。遂要隄。以敗秦師。匹馬騎輪無反者。操之急矣。晉不惟舊。而聽虛謀。結怨疆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惡之效。是其義也。

癸巳葬晉文公〔疏〕

傳例曰。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穀梁傳。日葬。危不得葬也。癸巳於厯爲五月之廿七日。

狄侵齊。

公伐邾婁。取叢。〔注〕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疏〕

舊疏云。叢有作鄒字者。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取叢云。才公反。二傳作取訾樓。按。今本左傳作

訾婁。穀梁作訾樓。按。叢从取得聲。故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叢集解徐廣曰。一作取。取與婁音近。合訾婁二音。則爲取音。鄒从芻得聲。亦與婁字同部也。上十八年左傳。而後師于訾婁。注。訾婁。衛邑。不知何時入邾婁也。大事表云。鬻箕。訾婁。邾邑。當在今濟寧州界。○注取邑至知例。○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取邑皆不致。明得意也。故不別從可知例也。

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

晉人敗狄于箕〔注〕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疏〕

杜云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一統志箕城在太原府太谷縣東二十里大事表在今太谷縣東南三十五

里水經注洞渦水篇蔣谷水出縣東南蔣谿魏土地記曰晉陽城東南一百一十里至山有蔣谷大道庶軒車嶺道於武鄉水自蔣谿西北流西逕箕城北春秋敗狄于箕釋地曰城在陽邑南水北即陽邑縣故城也顧氏炎武補正云陽邑在今之太谷縣疑襄公時未為晉境寰宇記在達州榆社縣南三十里○注不月至狄也○舊疏云以隱六年注云詐戰月今此不月故解之左傳卻缺獲白狄子下云以一命命卻缺為卿是此未為卿也故為微者稱人與夷狄同不月略之也

冬十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念齊恩及子孫〔疏〕

注月者至子孫○舊疏云正以朝聘例時故如此解僖公本齊所立今齊桓之卒已久能復朝齊故為念

齊恩及子孫也繁露隨本消息云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按晉文卒前一年無魯君臣如齊之事則此前當作後意謂魯始事晉即上公子遂兩如晉是也晉文已故即結好于齊故春秋善之繁露又云所事者不可不慎亦存亡榮辱之要與何注合按上十年公如齊十五年公如齊皆書月義與此同所謂如齊晉月則安之是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乙巳月之十三日按當十二日穀梁傳小寢非正也注小寢內寢非路寢左傳即安也杜亦云內寢也又云夫人寢也按此小寢即君之燕寢杜以為夫人寢非

也禮記玉藻君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燕寢是小寢對路寢為小寢明矣范注穀梁是也左氏以為即安而以成公薨于路寢為道明小寢非路寢則燕寢矣莊三十二年注諸侯正寢一小寢二妻從夫寢則進御必於小

寢矣。喪大記云。世婦卒于適寢。注。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皇氏以君爲女君。謂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謂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夫之正寢。解此爲夫人卒于君之正寢。世婦卒于君之下寢之上者。禮疏引服虔注。左傳與皇氏同。按。諸侯與夫人各有三寢。夫人以下。惟進御始居君之寢。平時則各居于其寢。僖二十年傳。夫人居中宮。左右媵居東西宮。是其正居。公羊家無世婦以下名目。以春秋說禮經。則世婦以下。死當在夫人內寢。所謂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何氏莊三十二年注。夫人居小寢。亦謂夫人平時各居於其寢耳。

實霜不殺草。李梅實〔疏〕

左氏穀梁實作隕。穀梁傳。隕霜不殺草。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李梅實實之爲言猶實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日。陰假陽威

之應也。早實霜而不殺萬物。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

自實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疏〕

易林豐之師云。李梅冬實。國多盜賊。擾亂並作。君不能息。取應與此異。續漢志注引

感精符云。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應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新語十一云。十有二月。李梅實。實霜不殺。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按。不字衍文。韓非子內儲說上。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殺。何爲記此。仲尼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李梅冬實。天失道。草木猶干犯之。況於人君乎。按。殺殺宜殺草之誤。○注周之至月也。○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被疏。杜以長麻較之。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謂經十二月誤。遂以

此經四事皆爲十一月。案新語、韓非、漢書五行志、劉向等，皆以爲周十二月。且亥月實霜宜重，乃不殺草，所以爲異。○注易中至應也。○五行志中之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以爲草妖也。劉向以爲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于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從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顛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志又云：李梅實，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顛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常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顛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奧氣不藏，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爲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爲庶徵，皆以蟲爲孽，思心羸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穀梁注引京房易傳曰：君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又曰：從叛者，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經義雜記二十七云：何范義與董劉合，劉何皆云：周十二月，今夏十月。杜注左氏以長曆校經，十二月爲誤。云十一月，今九月，與先儒異。按志又云：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殺，重殺穀。一曰：殺草之難殺者也。言殺穀，則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知殺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爲殺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于強臣。言殺以徵見季氏之罰也。按釐二年十月，無不殺草之文，亦當爲此經之誤。宜作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也。穀梁傳之舉重舉輕，卽志之言殺穀知草皆死，言不殺草知殺亦不死義也。通義云：謹案李梅冬實於洪範五行屬木不曲直也。其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又引京氏易傳：董仲舒、韓非子語，取象率皆無異。御覽引考異郵曰：魯僖公卽位，隕霜不殺草，臣威強也。李梅實，梅李大樹，比草爲貴，是君不能伐也。按僖當作文。漢書劉向傳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死，與今春秋不同。按七當十之誤。又此經上明云十有二月，而顏氏謂未知在何月何也。劉子政上封事，卽本此經爲說。故五行志所載劉說，與之同也。顧

氏炎武杜解補正云。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梅李實。此洪範所謂恆燠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歉。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逸樂。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吳建興元年。桃李華。是時諸葛恪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魏景元三年。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與建興同占。晉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其占亦同。春秋不志華而志實者。舉其重焉。爾十月爲陽。桃李華不足異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乃夏十月。而李梅實。與晉永和同占。一則十二月而華。一則十月而實。說者謂臣下強也。詎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相室。謂貴臣言當易而更之。不可使久輔政。魯三桓始盛于僖。而僖亦崇尚寬政。委任三桓及仲遂。故其末年有陰假陽威之應。雖隕霜而不能殺柔脆之草。根生之物。復榮而實。此不當實而實者也。誠能抑而損之。其不可者易之。則政不在大夫矣。按易中孚記者。易緯篇名。卦氣起于中孚。故以名篇。陰假陽威。故陰威列索。列索者舊疏云。陰威列見。而散萬物矣。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集解鄭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按昭二十三年左傳。樂祁曰。魯君喪政。四公也矣。彼自宣公數至昭也。然魯君失政實自遂始。樂祁專言政在季氏。故數魯君失政自宣始。論語論祿去公室之始。故有五世。則當自文數也。漢書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繁露玉杯篇。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不以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蓋遂之專擅。萌於僖世。肆於文世。文公沒後。卽肆行弑逆。奪適立庶。季文得所藉口。因之專魯。皆由文公階之厲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公羊義疏三十八

文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文公第五〔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文公第六卷五魯世家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為文公釋文文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證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

文曰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

通典博士徐禪議曰按文公之書即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陰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子莫大於正位禮莫

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白虎通爵篇曰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即位者何正位也惡乎行之朝正于廟則行之受之祖以為國紀事畢而反喪服喪畢而請命于天子於先君之薨也受命為喪主庶莫敢干焉文公即位何以書先君以正終嗣君以正始雖不受命於即位無譏焉按隱將讓桓不書即位成公意莊閔僖繼弒君不書即位桓亦繼弒君書即位為著其惡入春秋後惟文之即位得正故書之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世子商臣弒其君楚滅江六狄比侵中國〔疏〕

左氏穀梁無朔字王

氏經義述聞云。謹案。朔衍字也。漢書五行志載此經。無朔字。而引董仲舒劉向說於下。仲舒傳公羊。向傳穀梁。皆無朔字。可知也。志又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今以二傳之例考之。凡日食言日不言朔者。穀梁皆以爲晦日。隱公三年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是也。公羊皆以爲二日。隱公三年傳。說言日不言朔。曰。或失之前朔在前也。何注曰。謂二日食。徧數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一爲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左氏穀梁。皆無朔字。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三年八月丁巳也。此七日者。皆言日不言朔。故穀梁以爲晦日。公羊以爲二日。故志曰。穀梁以爲晦七。公羊以爲二日七也。若如今本公羊。文公元年日食二月癸亥。下有朔字。則非二日矣。則公羊以爲二日者。但有六事。志何以云二日七乎。更以公羊朔二十七考之。所謂朔二十七者。一爲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二桓公十七年十月朔。穀梁以此爲二日。不以爲朔。所謂二日一也。故穀梁以爲朔者。止二十六也。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四莊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五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六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七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八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九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十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一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十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三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十四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十五襄公二十五年七月甲子朔。十六襄公二十五年八月癸巳朔。十七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十八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十九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二十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三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二十四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二十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五行志所引如是。今本公羊。三作正矣。二十六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二十七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此二十七者。皆言朔。故曰公羊以爲朔二十七。若文公元年二月癸亥。下亦有朔字。則是朔二十八矣。志何以云二十七乎。自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日食三十六。引春秋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則唐初已衍朔字。不始於開成石經矣。當據五行志刪正。包氏慎言云。經二月書癸亥朔。正月三月朔皆癸亥。二月則癸巳。非癸亥也。與二月癸亥又不合。元志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

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沈氏欽韓云。以今厯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失閏月。宋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爲其年三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劉歆以爲正月朔。燕越分。臧氏壽恭左氏古義推之云。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積月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八。閏餘十三。是歲有閏。積日三十七萬一千四百三十九。小餘十七。大餘三十九。正月癸亥朔。又置上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十七。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五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四十五度。餘五百七十三。命如法。合辰在斗七度。○注是後至中國。○校勘記出狄比侵中國云。宋本同。閩監。毛本比誤北。按舊疏云。卽下四年夏狄侵齊。七年夏狄侵我西鄙之屬是也。正比侵之證。狄在齊魯之西。不得云北侵也。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在下冬十月。楚滅江。六。四年秋。楚人滅江。五年秋。楚人滅六。是也。五行志下之下。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哀來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按晉亦楚之誤。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注〕据奔喪以非禮書。歸含且贈不言來。〔疏〕

注据奔至禮書。○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其言來奔喪。非禮也。

○注歸含至言來。○下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是也。釋文。歸含本又作哈。五年經同。

會葬禮也。〔注〕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

也。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蓋以長補短也。叔服者。王

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

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疏〕

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注比於去來爲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是含贈禭等事，及事不言來。

不及事則言來也。其會葬奔喪及事不及事皆言來。此經會葬則及事言來也。下五年葬我小君成風，下乃云王使召伯來會葬，是不及事言來也。其奔喪者，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是與其事會葬同也。○注常事至短也。○正以僖薨於去年十二月，今年四月葬，正合五月而葬之常，叔服之來，文在葬前，故謂之常事也。下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是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事也。按下七年注又云文公欲久喪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因爲諸侯所賤等事，皆在二年後，於此已見薄諸侯，或文公先已別有不肖之端，不僅如若等事也。襄三十二年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然則此爲天子加恩，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彼亦爲書滕子之厚，以見各國諸侯之薄也。○注叔服至稱也。○下三年王子虎卒，傳王子虎者，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故云知叔服王子虎也。蓋虎名服，字叔，爲長幼稱，禮記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者是也。通義云謹案左傳云內史叔服，周官內史有下大夫二人，是下大夫書且字之證。○注不繫至錄也。○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傳王札子者，長庶之號。注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王札，繫先王以明之。然則彼以親疏錄，故上繫王，此但錄天子之厚，使來會葬，不必如王札子之書王服子矣。○注不稱至權也。○下三年王叔文公卒，是王之伯叔兄弟，宜如彼經稱王子矣。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言尤其在位子弟。

則知聘使與會盟之時不得稱子弟。若其卒與奔，猶得稱之。何者？卒與出奔，不復在位，何須刺其早任以權也。卽下三年，王子虎卒，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之屬是也。說苑建本云：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拒，可謂不壅蔽矣。分程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君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必兼官，執民柄者不在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義，而元年之本也。新序三云：樂毅曰：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也。○注魯得至弟也。○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莊元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之屬，是魯得稱公子也。方錄異辭者，舊疏云：謂上異於天子，下異於諸侯，見其爲新王之義，故曰方錄異辭也。故獨不言弟者，謂尤其在位子弟。若其卒與出奔，不妨有之。卽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按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周從殷，雖親親之厚，不任以事，示有制也。又以見魯之積弱，由於三桓擅政，而三桓之得權，始於莊公之寵任其弟之太過，聖人杜漸防微，不書公弟，亦春秋之微辭。若曰不可專任其弟爾。○注諸侯至賢輕。○宣二年，宋華元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又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諸侯得言子與弟矣。故解之一國失賢輕者，春秋假魯爲萬世張義，故舉外諸侯爲一國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丁巳月之二十六日。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疏〕

杜云：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正義僖二十四年傳，有原伯毛伯。杜云：原毛皆采邑，此毛與彼計是一人，而注不同者，此毛當是文王之子，封爲圻外之國，於時諸侯

無復有毛，或是世事王朝，本封絕滅，從此以後，常稱毛伯。國名尙存，仍爲伯爵，必受得采邑，爲圻內諸侯，故注彼云采邑。此云國也。馬氏宗樞左傳補注云：通鑑外紀引王肅尙書注，毛伯，文王庶子，是圻內之國。元凱解爲諸侯爲王卿士者，非周禮小宗伯職。賜卿大夫士，則僖注，賜猶命也。僖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疏云：諸侯尊，故大宗伯償之，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償之。則毛伯當卿矣。通典引段暢議，賈逵以爲諸侯踰年卽位，天子賜以命珪，合瑞爲

信也。按命珪。新君即位。皆宜頒賜。何以止見於文公即位之初。成公又何以遲至八年。桓公又在沒後。且係常事。春秋無爲書之。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注〕復發傳者。嫌禮與桓公同。死生異也。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疏〕

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疏〕
詩唐風無衣云。不知子之衣安且吉。

兮。傳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爲君。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傳又云。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知此賜文公宜亦七章。蓋驚冕之服也。○注復發至異也。○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彼傳與此同。此復發。故解之。明彼爲贈死。此爲生者之服。文同實異。生死之殊。故復發傳也。○注古者至幽明。○書堯典文。伏生大傳曰。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陞之。蓋今文家以幽明屬上讀也。漢書谷永傳。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與此同。白虎通攷黜陟。兩引尙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又漢書李尋傳。尋對災異。引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合之史記五帝本紀云。三歲一攷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成興。以遠近詰幽明。而下屬。史公多從安國問故。蓋古文尙書讀至黜陟絕也。繁露考功名篇。考績之法。考其所績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部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公羊舊疏引書傳曰。三年一使三公黜陟者。卽謂巡行列國。考黜諸侯。由天子命之者也。○注文公至禮也。○北堂書鈔引韓詩傳曰。諸侯有德。天子賜之。蓋小雅采芣篇注。明有德始錫命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小雅瞻彼洛矣。大雅采芣。韓奕。皆錫命諸侯之詩也。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見天子。猶未爵命。服士服。故瞻彼洛矣之首章曰。韎韐有奭。韎韐者。士祭服之韠也。而采芣諸侯來朝曰。赤芾在股。此諸侯既受爵命。得服赤韠。則未爵命而君其國。皆服元士之服。與路車乘馬。元袞及黼。卽覲禮所以賜諸侯氏者。韓奕乃韓侯入覲。其首章

曰。王親命之。其卒章曰。因其伯。則未入覲之先。已策命作伯矣。文元年。成八年。天子皆來錫命。未聞文成二公入覲。故穀梁言天子命諸侯。有往受而無來錫。其論甚正。按古者諸侯薨。有歸圭之禮。世子新立。服土服見王。受命之後。乃復侯禮。故禮記疏引韓詩內傳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乃歸卽位。明爵爲天子有也。然春秋十二公。皆無卽位朝王之事。則歸圭之不行久矣。天子無緣錫之。此錫命。或常服之外。特有所加。故春秋譏其功未足施而錫之也。仍以何氏爲允。又按竹書紀年。宣王十七年。王錫申伯命。潛夫論三式篇。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士。賜以盛服也。明有功始得加封矣。此與穀梁皆譏周天子非正。各有所主。無容混而一也。左傳僖十一年。晉惠新立。王賜之命。受玉楯。蓋亦有玉爲其表德。與但不必如韓詩爲卽賜其所歸瑞圭耳。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注〕書者與莊二十五年同。知不爲喪聘書者。聘爲貢職。天子當得異方之

物。以事宗廟。又欲以知君父無恙。不以喪廢。故不譏也。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疏〕惠棟曰。世本云。

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注書者至年同。○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注云。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按不發注於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下者。彼方欲貶遂如晉。故不及解如義也。○注知不至譏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有臣爲君。則得臣亦在喪中。出而行聘。嫌合示譏。故解之。桓元年注云。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

助祭以述其職。此得臣聘周。故不譏也。○注如他至而已。○如他國者。謂如鄰國也。故舊疏云。聘是吉禮。又非君父之國。於喪宜廢故也。何者。天子尊於己之君。聘問者所以修臣職。故不以私喪廢國典。亦如天子在喪。不廢天地之祭。亦以其尊於君父故也。鄰國與己尊同。則不得居喪行聘矣。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昏。舊疏云。言就其重者一譏而已。其餘從可知也。故注云。就不三年一譏而已。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疏〕

杜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大事表云。世為孫氏邑。會盟要地。孫林父出獻公後。以戚如晉。晉人為之疆戚田。劇贖自戚入于衛。蓋其地瀕河西。據中國之要樞。不獨衛

之重鎮。亦晉鄭吳楚之孔道也。今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地。亦曰戚田。晉衛縣為今東昌府觀城縣。在今開州東接界。清豐縣志。戚城在縣南三十五里。穀梁注云。禮。卿不會公侯。春秋尊魯。內卿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弑其君髡。〔注〕楚無大夫。言世子者。甚惡世子弑父之禍也。不

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

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日者。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丁未。月之十九。日。葉鈔釋文。唐石經。髡作髡。字从儿。从

儿者非。左氏作頽。漢書古今人表。楚成王暉。師古曰。左傳作頽。音於倫反。按說文。頁部。頽。頭頽頽大也。从頁。君聲。髡。髮也。从髟。兀聲。髡。或从元。元聲。君聲。軍聲。古皆通。史記楚世家云。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

細乃亂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與左傳同。○注楚無至禍也。○下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是楚至椒聘始有大夫。此書世子。故解之。○注不言至賊也。○穀梁注引鄭嗣曰。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其親也。言其君。所以明其尊也。商臣於尊親盡矣。本何義。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明弑君之賊。人人得討。故言其君也。○注日者至其日。○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何氏云。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也。是也。通義云。按。髡弑錄。日。知所聞之世。始進楚得日卒。與中國同足。明商臣不卒者。以弑父大惡絕也。春秋有弑父者三。般爲楚所討。止未成君。故獨於商臣見法。按。所聞之世。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春秋何恕於楚。而進之同於中國。諸侯日卒。孔說非也。彼於襄三十年蔡弑君注。又云。弑君例不日者。君失德也。獨不思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有失德。即可躬行弑逆乎。亦近乎左氏稱君無道之謬說矣。

公孫敖如齊〔注〕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疏〕

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疏引何君晉言云。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之云。周禮諸侯邦交歲

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劉氏釋曰。周官左氏。同出劉歆。然所謂世相朝者。亦俟三年喪畢。朝于天子之後。豈宗廟之事皆未行。而行朝聘者乎。然左氏此條。亦出附會。而杜氏短喪之說。遂以誣經蔑禮矣。○注書者至相干。○莊元年穀梁傳。衰麻非所以接弁冕。是吉凶不相干也。上注云。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謂此及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注〕稱秦師者。愆其衆。惡

其將前以不用賢者之言匹馬隻輪無反者今復重師敗績師敵君不正者賤之不嫌得敵君

〔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甲子月之八日通義云用甲子者戰凶事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唯凶事無避杜云馮翊郃陽西北有彭衙城大事表云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與郃陽接界有彭衙故城史記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正義

曰彭戲戎號卽彭衙秦文公於其地置泉縣地理志左馮翊有衙師古曰卽春秋所云秦晉戰于彭衙釋文彭衙音牙本或作牙一統志彭衙城在耀州白水縣東北縣志今有彭衙堡在縣東北四十里○注稱秦至敗績○舊疏云以秦於是時未有大夫則不合稱師今而稱師故解之不用賢者之言云云在僖三十三年此年左傳云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是孟明憤兵報復敗殺人民故愍其衆惡其將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秦晉編於書盛稱秦穆之德而春秋無善辭秦用孟明所謂仇仇勇夫也既喪師于殺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仇仇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取於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詞也○注師敵至敵君○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師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之義故絕正也舊疏云彼是大夫嫌其與君敵故正之稱人此師者乃是秦之衆人是以不勞正之耳通義云言晉侯及者時秦伐晉以報殺之役常例受伐者爲主也大夫不敵君師得敵君也重師也然則稱師者有二義春秋爲別嫌之書大夫位尊勢逼故不許其得敵以正義師則不嫌敵君重師以民命爲重故也繁露竹林云苦民尙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尙痛之況殺民乎是也

丁丑作僖公主〔疏〕

包氏慎言云丁丑月之二十一日

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注〕爲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

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疏〕

注爲僖至主也。○穀梁傳作爲也，爲僖公主也。注爲僖公廟作主也。○注主狀至一尺。○舊疏云，皆孝經說文。穀梁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蓋本何義，彼疏引徐邈說同。通義云，按山海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主之有穿，此其足證者。觀禮設方明以依神，方明以木爲之，方四尺，而設六玉。鄭司農曰：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與。設玉加金，事亦同矣。蓋古主之遺象，通典引五經異義云：主之制，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二寸，諸侯長一尺。初學記引五經要義同。曲禮疏引白虎通宗廟曰：所以有主者，神所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按許氏、雷氏，皆與何合。蓋皆本孝經說文。白虎通言長短同，惟無天子諸侯之異。本佚文，其全書不可考矣。禮記祭法疏云：按漢舊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又穀梁疏載糜信注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漢舊儀亦次仲撰，所說右主微異。與何氏及白虎通異義，要義皆不合。又考續漢志注引漢舊儀，則八寸者，小斂後所作虞主也。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皇帝長九寸也。廟主也。是糜氏與曲禮疏所引漢舊儀可通矣。與此不同者，或周漢異制，且周尺短於漢尺，與舊疏又云：卿大夫以下，正禮無主，故不言之。按通典引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祭，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葢，許慎據春秋左氏說曰：衛孔悝反，禘于西圃，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鄭駁曰：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葢，又御覽引鄭又云：謹按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又哀十六年左疏引鄭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禘所出公之主爾。按御覽所引，亦鄭駁異義語。通典引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石禘有主者，何謂也？答曰：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祀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是也。按說文示部，禘，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山部，室，宗廟主石也。皆用古左氏說，然不以爲正解。通典引徐邈說云：左傳稱孔悝反，禘，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又以爲斂攝神主而已，不暇

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于庭。亦有所懸。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至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於主。唯王侯而已。禮言重主道也。按檀弓文。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為長。又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元之說。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理。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理。何至於主。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焉。此為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為之不釋。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注〕禮。平明而葬。日中而

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以下壙。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

其麤。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疏〕注禮平至反虞。〇釋

名釋喪制云。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禮記問喪曰。送形而往。迎精而往也。注。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禮士虞禮。鄭目錄云。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之禮。又士虞記曰。日中而行事。注。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禮記檀弓云。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注。日中將虞。省其牲。又曰。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通典引射慈喪服變除。為父。既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別子為卿大夫。亦於太祖廟。其非別子為卿大夫。於皇考廟。上士於皇考廟。中

士下土於王考廟。皆升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於殯宮。此謂反哭之處。檀弓曰。反哭。反諸其所作也。注。親所行禮之處。謂廟堂。親平日行禮處也。是反哭於廟。虞於殯宮。方氏苞儀禮析疑云。探死者之情。亦必先就祖妣。而後可反其私室。顧氏湄作反哭不於廟辨。謂反哭宜在寢。徐氏乾學從之。非也。賈疏謂二廟者。反哭先祖後禰。亦非。天子諸侯。於其太廟。不必哭。偏於七廟五廟也。知士二廟者。唯反哭于祖廟而已。范甯同何氏。○注以陽至神也。○鄭目錄云。虞猶安也。以下二字誤。穀梁疏引作親喪已入壙。皇無所見。此見作親。亦誤。彼疏又引云。虞猶安也。無神字。各本皆衍。通典引異義云。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又御覽引白虎通云。所以虞而作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歿。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喪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檀弓曰。始死。置罍然。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焉。如有望而弗至。又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禮既夕。三虞注云。虞安也。雜記。報葬者報虞。注。虞安神也。蓋虞有安義。易中孚初九。虞吉。荀注。虞安也。廣雅釋詁云。虞安也。故因以虞祭爲安神之祭也。○注用桑至之心。○穀梁疏引此。用桑者。上有虞主三字。下又有桑猶喪也四字。說文無鴛字。當作鶩。通典引五經異義云。三王之世。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尙質。故不相變。又類聚引五經要義云。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桑禮取其名。穀梁疏引何注。下云。徐邈盡與之同。○注禮虞至士三。○舊疏云。自諸侯七以下。雜記文。其天子九虞者。何氏差之耳。按彼記注云。尊卑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卽反虞。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禘死者於先死者。禘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鄭君不駭。孔氏廣森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推之。九虞者當八虞用柔日。弟九虞則用剛日。此云九虞者以柔日。蓋有脫誤。按禮記雜記下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是公羊說九虞以下尊卑之差。並與左氏禮記合也。初虞皆與葬同日。故日中虞。其餘皆質明。此云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專據初虞言也。檀弓正義云。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下日葬。二日而虞而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

哭也。士虞禮云。明日耐于祖父。則祭明日耐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用剛日。按孔氏此疏極明。唯公羊言虞而作主。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耐而作主。二者微異。考鄭注檀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虞主用桑。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引左傳。耐而作主。正義申之云。鄭君以二義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耐所須。左氏據耐而言。故云耐而作主。鄭注檀弓又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總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又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以爲人君之禮。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孔疏左氏以此傳稱耐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以主唯一而已。按異義引左氏說。明云虞而耐。用桑主。期年後用栗主。此真古文家劉歆等義。孔氏必欲彌縫杜預短喪之說。而因創此一主之議。若謂耐後卽無事焉爾。○注其奠處猶吉祭。○檀弓曰。是月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鄭注。虞。喪祭也。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又云。卒哭吉祭。則吉祭卽謂卒哭之祭。比耐後之祭。猶爲喪祭。士虞禮疏云。卒哭時虞爲吉祭。卒哭比耐爲喪祭。是也。既夕篇云。猶朝夕哭不奠。注。引檀弓是日也。以虞易奠解之。則虞而不奠。而云奠者。彼奠謂朝夕之奠。葬後以虞易奠。因亦名之曰奠。釋名。釋喪制云。奠。停也。是也。其所奠之處。與卒哭祭同。謂仍在殯宮也。洩氏廷堪禮經釋例云。賈疏云。前有人解云。三虞與卒哭同爲一事。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耐皆太牢。鄭注。卒哭成事耐言皆卒哭成事耐與虞異矣。是微破前人三虞與卒哭同解者也是。三虞一祭。卒哭一祭。他又一祭。皆謂之成事也。敖氏繼公以三虞謂卽卒哭。則鄭賈已棄之說不可從。按何氏謂其奠處猶吉祭。則亦以虞與卒哭祭爲二矣。杜氏又謂虞則免喪。故曰卒哭。諸侯七虞。意以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而卒哭。夫雜記明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是卒哭與虞異月矣。而釋例乃云。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自飾其短喪之說。傷禮害義之尤者。孔疏必欲強和之何耶。

練主用栗〔注〕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

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尙麤，未暇別也。〔疏〕

注謂期年練祭也。○禮士虞記曰：非而小祥，注小祥，祭名，祥，吉也。

也。釋名釋喪制云：期而小祥，孝子除首服，服練冠也。吳氏紱云：此卽練祭也。以一非言，則曰小祥，以服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祀于主，以此推之，祥禫皆特祭，則於寢行之可知。敖氏繼公謂祭于祖廟不可從，按吳說是也。曲禮疏：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耐於廟，隨其昭穆，從祖耐食。卒哭主暫耐，廟畢更還殯宮室，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耐奉以耐祖廟，既事畢，乃反之殯宮也。其大夫士，則曲禮疏引崔氏說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耐，耐竟，並還殯宮，至小祥入廟也。公羊禮說云：有桑主，何又作栗主乎？曰：桑主不文，吉主則刻而諡之，藏於廟，所常奉祀，神無二主，故作栗主則埋桑主也。於練何也？曰：十三月而練，練耐廟若不刻而諡之，何以別昭穆乎？曰：士虞禮何以卒哭之明日以其班耐也？曰：爾雅：耐，耐祖，注：耐新死者於廟，說文：後死者合食於先祖，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而耐，周制也。故檀弓曰：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雜記：自耐至於練，祥，周耐在練前，殷耐在練後，練而作主，則於此時遷廟矣。曰：凡耐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信乎？曰：此鄭氏之辨說，若穀梁之義，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櫓可也，改塗可也，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據此，安有耐祭之後復還於寢之禮？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公穀所說皆殷禮，鄭注士虞，以爲卒哭而耐似太早，故注檀弓云：期而耐，神之人情，然又不可以殷禮注儀禮，故依違其辭云：如祫祭訖，主反於廟相似，以經無正文。

故也。然似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賈疏不破注。非是。而楊士助之背注。亦非也。左氏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此正用周禮。注者因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遂謂祭祀于寢。不同於廟。三年禮畢大禘。乃皆同於吉。非左氏義也。按。凌先生分晰殷周異制。殷練而祔。自最得正。周人以喪主先祔。復還於寢。誠與有進無退義乖。故孔子善殷。鄭氏自本周制說儀禮焉。○注埋虞至栗也。○槨弓疏引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校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極相隨之禮。極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極將入于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視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則鄭以虞主埋於廟門外之西矣。御覽引異義云。虞主埋之。廟北墉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北方無事二語。當卽一說埋之於廟北墉下。語較禮記疏所引爲詳。通典禮八引公羊說。藏之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則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又異。皆與何君注不同。御覽引異義又曰。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祔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昭十八年左傳疏引白虎通曰。主祔納之西壁。與通典所引公羊說同。蓋栗主與通典引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言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按。隸續殿新碑。有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則所載公羊說其嚴氏春秋與通典又引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與西牆下東嚮。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爲在尸上也。東嚮以南爲上。續漢志注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墉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墉下。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之中。西牆壁墉中。望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引漢儀云。去地六尺五寸。當祠。則設座於墉中。擊虞決疑云。廟主藏於尸之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中笱以盛主。類聚引作北墉。按。西壁北壁。說各不同。據馮君章句。郊藏西壁者。正廟主。藏北壁者。遷廟主也。宗祏蓋卽說文之郊宗石室。與虞主無涉。然考曾子問云。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又似遷主不拘在北壁下矣。鄭駁據埋重之禮。以爲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亦以意言之耳。穀梁疏引徐邈注。與何君同。通義云。按。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謂葬日反虞之後也。重。主道也。虞而有主。則重無事。故埋矣。練

而有吉主。虞主無事，則亦埋矣。襄王使賜晉文公命，晉人受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彼似用殷主綴重之法。故武公虞主於時猶存。又云：按異義公羊及禮戴說，虞主埋于堂兩楹之間。一說埋之廟北墻下，何氏所稱，殊非師說。鄭司農云：埋于廟門外之道左，似渫賤，不合禮意。按何氏謂兩階間，不必定在堂下，或亦即異義所稱之兩楹間與。然堂上堂下，皆行禮趨走之處，以先人精神所依之主埋之，其下誠孔氏所謂渫賤也。似以一說埋之北墻者爲近理。周禮司巫職：共匱主，說文：匱，受物之器，廣雅：匱，匱也。則匱卽所以盛主者。蓋廟有石室，以匱盛主而藏之，以木謂之匱。衛宏漢舊儀所云：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也。以石則謂之柩。左傳莊十四年：典司宗柩，昭十八年：徙柩于周廟，是也。說文所云：柩，宗廟之主者，自謂主盛于柩，因柩爲主耳。一說所謂大夫以石爲主者，非正義也。衛氏所說係漢制，不必與周同。周人埋主，亦宜有匱，亦不必用石。其石室所廟，蓋正廟主，卽吉主，卽練時所作之栗主也。○注夏后氏以栗。○論語八佾篇：又御覽引異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宜栗也。又祭法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繼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爲社主也。鄭氏無駁。按舊疏引鄭君論語注云：謂社主，故於異義無駁也。左傳杜注云：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也。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然則魯論作問主，故張包周說作廟主。古論語作問社，故孔鄭皆以爲社主。據釋文云：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鄭仍魯論本。故從古論解爲社耳。若已作社，則無庸解爲社矣。又按古論無考，以孔陸徐三家說考之，蓋當時各本皆作主，但魯論家訓爲廟主。古論家訓爲社主，淺人遂運改主爲社耳。單稱主者，止廟主。田主則不得單稱主。若問社，則必係問立社之義。孔子無緣以社主答之，尤不必以社所樹木對之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如古論本作問社，則鄭方解爲社主，文亦必從古讀也。正不得反作問主，蓋集解采孔說，遂妄改作問社。左疏謂古論不行於世，公羊疏謂古文作社，亦約略言之而誤也。曲禮疏引白虎通云：祭所以有

主者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曰：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通典引異義云：凡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許氏受學于賈逵，異義所述必左氏古義也。然則公羊言練主用栗者，專指周制言耳。夏殷不必爾也。○注松猶至意也。○曲禮疏引白虎通又云：松者，所以自悚動。柏者，所以自迫促。栗者，所以自戰慄。亦不相襲。按松容柏迫，皆疊韻爲訓。故史記張耳陳餘傳云：柏人者，迫於人也。漢書溝洫志：魚弗鬱兮，柏冬日注。柏與迫同，是也。國語：不過棗栗。注：栗，取敬栗。穀梁莊二十四年同，蓋凡用栗者，多取謹敬義。宰我對哀公曰：使民戰栗，亦第據周禮告之耳。夏用人正，殷用地正，周用天正，故本而言之。○注禮士至穆也。○今士虞記無此文。姚氏肅曰：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續漢書禮儀志曰：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證。又初學記引五經要義：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又云：皆刻諡于其背。穀梁疏引徐邈注：與何同。齊鈔引白虎通云：蓋題之爲記，欲令後世可知也。方尺，或曰長尺二寸。孝子入宗廟之中，雖見木主，亦當敬焉。蓋始死尙質，又桑主皆特祀，故不須文。練後漸吉，故漸趨於文。又練主順入廟，令祀時別昭穆，故刻諡也。通典引異義引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皆刻諡于其背，是古文家說亦如此。○注虞主至別也。○此麤餽二字，與上麤餽，皆當割爲一餽。亦當爲膾，桑者喪也，取義於喪，故三代同。又以見虞主質，練主文也。

所當奉事也。質家藏于堂〔疏〕

注藏于至事也。○校勘記云：閩監本同。毛本上當作堂。宜據正。儀禮經傳通解：上當作常。鄂本下當作常。皆誤。又云：按當作藏於廟中所常奉事也。質家藏于室，蓋各本

有誤。俟再考。今按：藏于廟室中，不誤也。上當當作堂，下當當作常。明堂上爲事主處，與室爲藏主處殊也。○注質家藏于堂。○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于作於。儀禮經傳通解：堂作室，宜據以訂正文。家尊尊，故藏于堂。質家親親，故藏于室。按衛次仲說：藏之于室，西壁墁中，去地一尺六寸。春秋變文從質，故據質家言之。

作僖公主何以書〔注〕据作餘公主不書，譏何譏爾，不時

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注〕禮作練主當以十二月。文公亂聖人制。欲

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疏〕注禮作至

月也。○禮

記喪服四制云。期而練。又云。十三月而練冠。是作練主當以十三月也。通義云。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讓其後也。蓋殷練而祔。則作主當於祔。周卒哭而祔。練然後作主。壞廟。魯自莊公之喪。始不三年。無復練祥之節。雖祔從周法。而殷殷主於祔之名。是以左氏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道魯事之實也。文公欲復三年之喪。失其舊章。遂乃矯枉過直。逾練猶未作主矣。喪辟不懷。故作主先時不譏。後時乃譏。內大惡諱。舉其可道者焉。傳復刺其後不能者。爲之沒喪納幣。故按孔氏合左傳公羊爲一。以祔而作主。卽係栗主。爲魯失禮之實事。似可不必。蓋練主祔廟。則遷廟亦當在是時。檀弓疏引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傳。烝嘗禘于廟。服杜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嚳人廟用。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曰。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孔子以喪禮之失。由於本之不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先王所以立中制節也。使哀戚之意不盡。而颺颺以求禮節。則有父在。爲母齊衰。期年之後。而食稻衣錦者矣。使制禮之意不明。而求所以隆於事親。則必至於爲三十六月之服而後已也。此其故以忠信之實不至。則戰栗之象不形。既徒事乎虛文。乃共流乎僭妄。君臣之惡。已成於積漸。篡逐之禍。遂行於數世。自文公之來。匪一朝一夕之故矣。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謂既失禮宗廟。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事。成故曰。成事不說。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皆無戰栗之意。孔子知諫之無益。故曰。遂事不諫。然皆始於文公無君無天。以致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其咎皆在於既往也。○注日者至鬼神。○卽隱五年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是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乙巳月之十九日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注〕
注據晉至救江○即下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大

事表云陽爲處父食邑漢陽邑縣是也今太原太谷縣東南十五里有陽縣蓋陽處父以邑爲氏與諱與大夫盟也〔注〕
諱去氏者使若得其君如經言

邾婁儀父矣不地者起公就於晉也日者起公盟也俱沒公齊高僎不使若君處父使若君者親

就其國恥不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疏〕
注諱去至父矣○舊疏云儀父事在隱元年凡五等諸侯失爵

在名字之例者但直書其名字不言其氏即倪黎來蔡叔邾婁儀父之類是也今此處父無氏故云使若得其君矣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仇也爲公諱也范云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邾儀父矣即本何君爲說通義云諱與大夫盟故不言公貶處父者起實公也子防不去氏說見前又高僎無別見若直言僎嫌是齊之微者須錄其氏貴之方起公盟陽處父既於伐楚以名氏見則不氏不嫌微者乃深抑之以著大夫不敵君之義故亦得起公盟按莊二十二年通義云與處父異者僎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僎即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爲降一等同按外大夫皆稱名春秋所記各國大夫豈無一命之天子者孔氏說未當○注不地至晉也○穀梁傳云不書地者公在晉也按閔二年齊高子來盟爲就我盟故亦不書地蓋凡齊來盟盟不地者皆就乎其國也○注日者起公盟也○穀梁傳曰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舊疏云正以微者盟例不日故也○注俱沒至君也○范亦云及齊高僎盟于防不去高僎氏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

於恥差降。○注如晉至諱之。○穀梁傳曰。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彼疏云。致者必有出。出者不必致。今出既不書。故反亦不致也。此舊疏云。正決下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四年春。公至自晉之文也。今按。此注似未盡然。如書晉處父。卽爲若得晉君。如邾婁儀父。則宜不沒公矣。今仍沒公。蓋若魯使微者與處父盟。爾于防不去氏。此去氏。此就晉盟。不見與於晉侯。恥愈甚。恥之甚。則諱之深。故貶去處父之氏。故穀梁曰。處父仇也。爲公諱也。是也。而又書日。以起實公也。所謂沒其文不沒其實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注〕盟不日者。欲共盟誅商臣。

雖不能誅。猶爲疾惡故也。褒與信辭也。不如平丘兩舉會盟詳錄之者。時至卽盟。會禮不成。〔疏〕

校勘記出垂斂。云鄂本。監本同。唐石經。國毛本。斂作斂。釋文。垂斂。左氏作垂隴。按。斂字唐韻在儉部。隴字在腫部。儉腫不相通。斂蓋一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二十一侵部。或疑侵韻在古可入東者。詩七月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淩陰。則讀陰爲雅矣。雲漢。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斂下土。寧丁我躬。則讀臨爲隆矣。蕩。天生蒸民。其民匪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讀誑爲戎矣。楚辭。天問。比干何逆。而仰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則讀沈爲蟲矣。九辨。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寬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浩浩。膠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則讀浩爲蟲矣。素問。調經論。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故爲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爲臞中。太元經。進次四日。飛懸陰。萬物融融。則亦讀陰爲雅矣。東觀漢記。梁商誅云。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元陰。幽居冥冥。靡所宜窮。則音陰並讀爲雅矣。太元經。滅測。善滅不滅。常自冲也。心滅形身。困諸中也。滅其儀。欲自禁也。滅於艾。無以莅衆也。則讀禁爲醜矣。元壘。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則亦讀深爲春矣。劉向九歎。吸精

粹而吐氣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兮。途見排而逢讒。則讀讒為崇矣。魏文帝黎陽詩。朝發鄴城。夕宿韓林。霖雨戒塗。與人困窮。後漢避虜帝諱。改隆慮為臨慮。荀子書亦作臨慮。則讀臨為隆矣。又如司馬相如長門賦。以心音臨。風淫陰。澹吟。南與中宮。崇窮同用。又若易豫六四。朋盍簪。荀爽本作宗。書洛誥。毋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引作庸庸。詩。我躬不閱。表記引作我。今不閱。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春秋盟于垂隴。公羊穀梁作垂歛。左傳。懿公奪閭職之妻。齊世家作庸職。而周禮禮記。左傳。窆棚。封三字通用。禮明堂位。魯有崇鼎。呂氏春秋以為岑鼎。風俗通。空侯本名坎侯。此皆出於土俗之殊。要不得以為正音耳。杜云。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大事表。今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水經注。濟水篇。有垂隴城。濟濱出其北。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是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一統志。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穀梁傳曰。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通義云。黃仲炎曰。垂歛之盟。士穀主諸侯之盟。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之盟。而不以士穀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注盟不至辭也。○垂歛之盟。謀誅商臣。何氏蓋別有所據。舊疏云。正以其討臣惡逆。乃是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書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齊慶封殺之。然今無其經。故知不能誅也。按會盟例。大信時。小信月。故書月為褒。與信辭。○注不如至不成。○即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是會盟兩舉也。此會禮未成。故但書盟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書。記異也。〔注〕以不言旱。〔疏〕

穀梁注。建午之月。猶未為災。○注以不言旱。○僖二十一年夏大旱之屬是也。

大旱以災書。此亦

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注〕云。有也。言有災。〔疏〕

即僖二十一年傳曰。何以書記災也。是也。

○注云言至有災。○經義述聞云：廣雅曰：云有也。云災，言有災，有災與無災相對爲文，何知云之爲言，而忘乎云之爲有，故以迂回失之。

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

故以異書也。〔注〕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所致也。不就莊三十一年發傳者，此最甚事。

著〔疏〕通義云：異者雖無害於人物，而其所效於國家者遠且大，不可不察。釋廢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分爲四部，各有義焉。今檢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是爲四部也。先言時月，而後

言不雨，緩辭也。初見不雨，未以爲異，彌時彌月，然後異而錄之。先言不雨，而後言至于某月，急辭也。一時不雨，固已異矣，自是冀其雨，以至于歷月，又月異之甚也。春秋畏天勤民，覽其辭者，見其志焉，是也。○注此祿至致也。○五行志中之上，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卽位，天子使叔服來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公子遂如齊納幣，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躋僖公，大夫始顯政，按與何氏取象小異。通義云：昔夏侯勝以洪範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篇，書久不雨者三，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遭禍，此其效也。○注不就至事，著○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傳何以書，記災也，然則彼一時不雨，故不發傳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卯，月之十四日，釋文作躋僖公，云本又作躋，同鄂本脫僖字。

大事者何，大禘也。〔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禘。〔疏〕注以言至事，異○舊疏云。

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彼是時祭不言大，故知此言大者，是大祭明矣。通義云：稱大禘者，對時祭之禘爲大也。時禘不及毀廟，故曾子問曰：禘祭于祖，則視迎四廟之主，彼則王制所謂禘禘，禘皆禘烝者也。經不言禘，言大事者，重是事也。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故戎稱大事。書曰：我有大事，休是也。祀稱大事，此經是也。按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正以此禘比時禘爲大。嘗祭比時祭爲大也。禮記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注盛其饌與賁，謂禘祭先王，明饗祭之大，謂禘也。詩商頌序：元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禘。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疏云：大宗伯及王制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按僖公於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此年八月，文公未應除喪，尙未合行宗廟之祭，傳不言譏者，舉其躋僖公之重者焉。其喪祭之譏，在從可知之數矣。○注又從至大禘。○舊疏云：春秋說文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從此以後，三年一禘數，則十一年禘，十四年禘，十七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六年禘，二十九年禘，三十二年禘，文二年禘也。若作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非禘年，正當合禘。故知此年爲禘矣。其間三五參差，隨次而下，或有同年時，知非禘與禘相因，而數爲三年五年者，若從僖八年禘，十一年禘，十六年禘，十九年禘數之，至僖三十二年禘，文公二年禘，亦相當。但於五年而再殷祭之言不合，故不得然。按舊疏前一說太數，後一說太疏，均與五年再殷祭之說不合。且何氏第云從僖八年禘數之，並未言禘禘是年並舉，何所憑而知十一年禘也。唐韋紹禘禘年數議，以爲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禘，遞相承矣。今廟禘各自數年，兩歧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類禘，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況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閏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若非通數，何以同在遭喪之後，於閏則書禘，於文則書禘，經無譏禘禘之文也。徐彥疏謂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禘同年，此說非也。卽如從僖十八年禘數之，十年禘，十二年禘，十四年禘，十六年禘，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二年禘，二十四年禘，二十六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年禘，三十二年禘，至文二年當禘，故文二年注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禘也。按閏二年注云：禘禘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紹之議是準何氏之說，最爲精當。紹又云：徐邈謂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禘，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禘之文，既無乖越。

五年再殷之制。疏數有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然如此數。則歷十二閏後。則須超一年矣。恐未必然。鄭氏亦以五年之中再殷祭。其異於何者。鄭以三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自後三年禘。五年禘。一禘一禘。從今君數也。宋書禮志徐廣等議曰。何邵甫注公羊云。禘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禘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是也。唐開元六年。睿宗三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不相通數。以至七禘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禘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禘。五年再殷。蓋當時鄭學盛行。故改從禘禘志所推五年再殷之制。從今君數。卽位三年禘。後六年禘。八年禘焉。

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

于太祖。〔注〕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太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竿以爲死者炊沐。大

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

其鄉明。穆取其北面當敬。〔疏〕

注毀廟至廟中。○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受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毀廟之主。藏于太祖。通典載或問高堂隆云。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

說。正廟之主。藏太祖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蓋亦公羊家舊說。若周制。則鄭注守禘職曰。遠廟爲禘。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又云。遷主所藏曰禘。先公之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注祭法曰。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禘之中。諸侯無禘。藏於祖考之廟。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禘。謂始祖廟也。按守禘疏云。鄭知周之二禘是文武者。鄭義二禘則祖宗是也。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毀。故云禘也。知遷主藏焉者。以其顯考以下。其廟毀。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以上。父祖不可下入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但文武既爲二禘。后稷爲太祖廟。不可復稱禘。故不變本名稱太祖也。諸侯既不可與

天子同有二祧。其遷主則總藏於太祖廟。禮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又諸侯立五廟。去祖爲壇。去壇爲墀。注。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墀祈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耳。引春秋此傳以證之。按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親過高祖則毀。其二王後。則不爲始封之君立廟。郊天時以始祖配。禮運所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亦當有廟。則遷主當藏於其廟與。○注禮取至炊沐。○禮記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疏。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煮汁孰。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使沐也。禮士喪禮云。復者降自後西榮。注。降。因徹西北扉。卽所爨者也。謂之廟者。孔疏云。謂寢爲廟神之也。此廟室亦作寢室也。笮者。爾雅釋宮云。屋上薄。謂之笮。注云。屋笮。玉篇竹部。笮。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今南方多以竹爲之。亦有用水者。則謂之軒板。按喪大記謂之扉。彼疏引舊云。扉是屋簷也。謂抽此西北隅屋簷也。又引熊氏云。扉。謂西北隅扉隱之處。徹取屋外當扉隱處薪。義亦通也。沈氏形儀禮小疏。西北扉。乃室隱閣之處。徹之者。去其蓋蔽。以通神也。蓋取其所言之謂之扉。指其所取物言之謂之笮也。○注太祖周公之廟。○下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太廟。禮記明堂位曰。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漢書韋元成傳云。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禘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謂天子太祖也。諸侯太祖。亦世世不毀。魯以伯禽爲始封祖。稱世室。世世不毀也。見下十三年傳。周公稱太廟。在五廟外。與文王姜嫄廟皆爲特廟。惟禘祫之時。宜在周公廟。爲其爲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其廟。又與各國殊。○注陳者至尙敬。○漢書韋元成傳。禘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禮記王制疏。引鄭氏禘祫志云。此禘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至此以下皆然。從西方以上。按當爲以下。又引決疑要注。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按此專論禘祫之昭穆。若廟制昭穆。則五廟並列。每廟有隔牆。牆有通門。故聘禮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行。應三通門。乃至太祖廟中。所以每門曲揖也。其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並

列南向。孫毓誤以合祭之昭穆爲廟制之昭穆。謂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則昭西向。穆東向矣。有是理乎。其公墓之昭穆。則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古葬皆北首。故昭穆以東西爲左右也。其制見於聶崇義之三禮圖。其與廟制殊者。一南向一北首。一並列。一不並列爾。則又不得泥於昭明穆順之義矣。其賜爵之昭穆。則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時祭時助祭者皆東向西向。合祭時助祭者亦昭南穆北也。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

太祖〔注〕自外來曰升〔疏〕

穀梁傳亦曰。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注。禘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太祖廟中。以昭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穆。昭南穆

繆北鄉。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正以四親廟之主。各別爲廟。今合祭太祖廟。故爲自外來升也。

五年而再殷祭〔注〕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

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禘。諸侯禘則不

禘。禘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禘其高祖。〔疏〕

注。殷盛也。○易豫象傳曰。殷薦之上帝。釋文引馬注云。殷。盛也。禮士喪禮云。月半不殷奠。注。殷。盛也。沈氏彤禘禘年。月說

云。於周天子。則當從橫渠張子之說。以禘卽司尊彝之追享。禘卽其朝享。而並爲四時之間祀也。積四時而成歲。祀則四時之間。則歲舉也。蓋禘爲毀廟之主而設。禘爲始祖之所自出而設。其外南北郊爲天地而設。天地也。始祖所自出。與毀廟之主。雖尊親遠近有差等。然自繼太祖者視之。則太祖均也。南北郊以歲舉。而禘禘獨不以歲舉乎。於諸侯當從五年再殷祭之說者。殷祭卽禘也。三年一禘。五年再禘。皆間歲一舉。歷五年。而實四期也。禘之月當如周。物備而合食於冬十月。侯與王不宜殊。其間歲而舉。則降於天子一等也。按沈氏此說。與各家皆不合。通義云。再殷祭者。再禘也。閒無事則舉焉。或越二歲。或曠一歲。總其辜較。五年而再禘。取象天道五歲再閏。以爲疏數節也。漢儒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緯。於經無徵。經之言大禘者。事天之名祭。

法。周人禘饗而郊稷。鄭司農曰。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章元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此先儒舊訓。有自來矣。商承胤鳥之祥。周受履敏之命。故推其祖之所自出。上本於天。而周人以魯爲始祖。以后稷爲始封之祖。是以配饗于禘。配稷于郊。國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禘先于郊。非配天而何。其廟祭有名禘者。則如禮記每稱嘗禘之禮。禘嘗之義。夏祭曰禘。秋祭曰嘗。文偶事敵。俱爲時祭。更不見大禘之文。漢儒誤混禘名于大禘。唐宋以來。遂相承言周人之禘。以稷配饗。又推之而言魯人僭禘。亦以周公配文王。明堂位固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實不禘文王也。按。唐宋人之說。本無足辨。至謂宗廟之祭。止有大禘。而無大禘。然兩漢今古文家。皆以禘祫並舉。似非無據。姑存沈孔二說。以備參考。○注謂三至年禘。○禮記疏引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鄭注。百王通義。又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何。三年一禘。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禘。祫者。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漢書章元成傳。五年而再殷祭。言嘗禘嘗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又云。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按。嘗疑祫之誤。嘗爲四時祭也。○注禘所至祭也。○舊疏云。出禮記與春秋說文。按。今禮記無此文。或禮說之譌。書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僞孔傳。古者錄功臣配食于廟。周禮司勳職。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注。銘之言名也。生則嘗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謂告其神以詞焉。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孔叢子論書云。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皆未言祭於何時。惟周禮謂在烝祭時。周書大匡解云。勇如害上。則不登于明堂。左傳引周志。亦有是語。言有勇而無義者。不登堂配食。蓋禘必於太廟。周廟制如明堂。故謂明堂也。公羊禮說云。此春秋說文。何氏之所本。魏書孫慧蔚主之。外此衆說紛如。與何異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注引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又引漢祭功臣于廟庭。疏。或謂周時直於烝時。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高堂隆亦主周禮之說。配食於烝祭。後世有禘祫並

及功臣者。梁武帝時。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爲小禘。於冬萬物皆成。其禮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爲祫祭。乃及功臣。從之。至唐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絜粢豐盛。禴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禘。又得配焉。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祫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理不可易。從之。按此諸說不同。亦有由焉。何氏謂禘大禘小。鄭氏謂禘小禘大。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王肅。張融。孔晁。與何同。其餘皆與何異。後世專主鄭氏之說。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小大既殊。則禘祫功臣。不得不異制矣。長發之詩。王肅謂禘祭宗廟。據此。則實維阿衡。卽禘祭時。功臣皆祭之證矣。春秋說其殷禮與。○注祫猶至遺失。○詩商頌元鳥序箋云。祫合也。蓋合祭羣廟。故取義於合。後漢書張純傳云。禘之爲言。諦審諦昭穆尊卑之差也。周制。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廟。文武以下。則穆之遷主。祭於文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廟。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故須審諦無遺失也。其尸。后稷廟。穆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祫祭之尸。則毀廟之主。陳於太廟立。昭穆二尸。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廟。而各立尸也。周禮大宗伯以肆禮禴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禴。祫也。饋食。禘也。是也。○注天子至不嘗。○禮記王制云。天子植祫。祫禘祫嘗。祫烝。注。植。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祫。以祫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王制又云。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注。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王制又云。諸侯祫禘。禘一。祫一。嘗祫烝祫。注。下天子也。祫歲不禘。並與此異。王制雜記先代之制。何氏於桓八年注云。春曰祠。夏曰祫。則據周制言與。禘於夏。祫於秋。諸侯當殷祭之時。不爲時祭。天子則特行禘祫殷祭。於時祭仍無關也。舊疏於天子特禘特祫云。禮記及春秋說文。禮記亦無此語。蓋禮說之誤。於諸侯禘則不祫。祫則不嘗云。卽禮記王制所云。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按今王制亦無此語也。又按王制疏載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送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無是理也。送禮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劉歆賈逵。

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按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祫祭，祫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可知。故鄭氏取公羊爲正說也。杜預等以禘爲三年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以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與禮經違，不可從。○注大夫至高祖。○禮記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墀，正義。今唯云及高祖，是祫不及始祖，以卑故也。然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祫，則亦祫於太祖廟中，徧祫太祖以下也。然春秋之義，大夫不世，則不得有太祖廟。故何氏謂祫其高祖也。禮疏所載師說亦未安。大夫雖有太祖，亦不得祫於太祖之廟。果爾，則與諸侯何別乎？朱氏彬禮記訓纂云：吳幼清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如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也。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有廟者，合祭也。大夫蓋祫於曾祖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下士，則祫於禰廟而上及祖與曾祖高祖也。其說是也。又以大夫亦有有太祖廟者，無曾祖廟，當祫於太祖之廟，而祭曾祖禰凡四世。若太祖在高祖前者，或祫於太祖廟，而并及高曾祖禰爲五世也。亦惑於禮記疏說耳。

躋者何。

升也〔疏〕 穀梁傳：躋，升也。詩小雅斯干：君子攸躋，商頌長發：聖敬日躋。傳並云：躋，升也。說文足部：躋，登也。登卽升也。方言亦云：躋，登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躋。爾雅釋詁：小爾雅廣言皆云：躋，陞也。周禮既稷注：鄭司農云：躋，升氣也。躋與躋同。見廣韻。

何言乎升僖公〔注〕 据禘于大廟不道所升〔疏〕 注：据禘至所升。○卽僖八年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也。

譏何譏

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注〕 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

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

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不言吉禘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疏〕

穀梁傳：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

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禮記禮器云：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注云：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爲宗人之爲也。彼疏引異義，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也。又王制曰：宗廟有弗順者爲不孝。注：不順者，謂若逆昭穆，謂此類也。○注升謂西上。○此謂禘祭之序。王制疏云：此禘謂祭於始祖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是也。○注禮昭至西上。○禮：父爲昭，子爲穆。故云昭穆指父子禮器正義。外傳云：躋僖公，弗綦云：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從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躋僖公爲昭，閔公爲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故定公八年，順祀先公。服氏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用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如鄭駁異義之意，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爲昭，非爲穆也。守祧疏：惠公當昭，隱公當穆，桓公當昭，莊公當穆，閔公當昭，僖公當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逆祀者，定八年傳：順祀先公。若本同倫，以僖公升于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以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以後皆亂也。蓋亦用服說。或左氏家說如是，與按鄭駁異義，以爲小惡，明止登僖主於閔主上爾，不必如服氏說。但傳明言先廟後祖，恐是升僖爲昭。

則必降閔爲穆。然文仍昭，宣仍穆，與閔爲昭，僖爲穆，無異。何至自此以下，昭穆皆逆？賈孔所疏，殊屬牽強。以魯世次考之，伯禽爲始封祖。其次考公煬、公昭、幽、公魏、公穆、厲、公獻、公昭、眞、公穆、武、公昭、懿、公穆。故惠公昭也，中有伯御弑君自立，天子所誅，必不序入昭穆之次。故何氏如此序也。然以一昭一穆序之，亦惠公宜昭。○注繼閔至讓之。○穀梁注，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正以閔僖同穆位，閔當在西，僖當在東。今升僖於閔之西也，是失先後之序。○注傳曰至祖也。○范甯引舊說又云，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與何氏說同。齊氏召南經傳考證云，公羊此義極精。何氏注亦最當。後漢梁太后欲以殤帝廟次居順帝下，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躋僖公，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此事足與傳相發明。通義亦引周議，又引賈公彥曰，兄弟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廣森謂臣子一例，此傳明文。周賈之說，蓋得經理。僖於閔實兄弟，然傳曰，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亦曰，先親而後祖也。國語亦曰，非昭穆也。左氏傳亦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可見僖之先閔，非直以臣越君，乃卽以子越父，以穆越昭，以禰越祖。何者？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其屬通。雖繼立也，是必嘗爲臣。臣之事君，與子之事父等。由族屬言之，父子不可改。詩曰，莊公之子是也。由廟制言之，僖公時固祀莊于祖，祀閔于禰。詩曰，新廟奕奕。毛公傳以爲閔公廟是也。至于文公，則當禰僖而祖閔。父之所不禰，子亦不祖也。父之所禰，子亦不敢不祖也。今僖必禰莊，將別有閔宮，加四親廟而爲五可乎？俗儒或於禰必爲父，祖必爲王父，甚不知禮意。祖禰皆廟名也，爲人後者，後其廟重禰事之，非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自始立廟，卽定禰祖之名，又其上，一穆而四廟備。嗣爲君者，迭居迭毀。凡新主則必納禰宮，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嗣懿王，懿之叔父也。然祀懿必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王當與共王同位，而以臣躋懿上，是卽逆祀矣。其後桓王嗣平王，平之孫也。然祀平亦於禰，而太子洩父不序於七廟。人君者，尊之統也，是故廟無虛主。廟無二主，皆所以著統也。天子以天下爲體，以一王爲一世，諸侯以國爲體，以一君爲一世，固不與士大夫恆禮同。而春秋之際，家

世其爵祿。雖大夫猶有爲兄後者矣。況天子諸侯之兄弟。有君臣之分者耶。高閔曰。父子相繼。此禮之常也。至于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之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其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徐邈曰。若兄弟六人。爲君自爲昭穆。則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非兄弟相代。而其祖亦當遷耳。豈得故存哉。卽如邈言。使有兄弟六人。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君終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凡言禮者。惡其詔時君之意。苟日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授受之道。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其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祀者。皆不知春秋大義故也。按何氏此注。與上注似不合。既以閔猶文之祖。則不得閔僖同北面西上矣。蓋殷人兄弟。爲君同昭穆。周人兄弟。爲君異昭穆。周道尊尊。以國體爲重。生爲君臣。死卽爲父子。故昭穆各異。殷道親親。天子諸侯。俱不絕旁期。則生雖君臣。親誼不殊。故死則仍爲兄弟。昭穆宜同也。何氏以臣子一例。定春秋繼統之經。而以兄弟同昭穆說合祀。蓋以殷之質。變周之文。以親親兼尊尊與。○注自先至施也。○此何氏申言昭穆之制。與稱謂之殊。所以不同也。以自先君視之。兄弟既爲兄弟。則昭穆仍同昭穆。自國體言之。則閔爲君父。僖爲臣子也。公羊禮說云。兄終弟及之昭穆。有二說焉。一以爲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一以爲兄弟及俱爲君。則如父子。故昭穆異。其說皆自三傳啟之。而注三傳者。初不主後說也。歷引范甯。何休注。又引杜預曰。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次宜次閔下。今升閔上。故譏之。孔申之曰。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兄弟四人。皆爲君。則祖父之廟。卽以從毀。知其理必不然。而賈公彥之說。則異是。謂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爲昭。閔爲穆。故云逆祀。果爾。是誠亂昭穆之序。董仲舒何以謂躋僖公爲小惡耶。許以其爲大惡。鄭氏曰。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於閔上。不順爲小惡。康成何爲駁叔重耶。問者曰。章昭。賈公彥之徒。皆以爲臣子一例。此非公羊傳明文耶。曰。其說出於公羊。章賈皆不得其解者也。臣子一例。自施於服制。不可通於廟制。儀禮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之。後漢宋意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大戴禮曰。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由此觀之。則以弟繼兄。以兄繼弟。甚至以叔繼姪。俱無不可。何注

臣之繼君。猶子繼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舜之於堯。本非父子。至終喪告廟。與父死子繼無異也。推而言之。隱桓莊閔僖文。一如文武成康。故自繼代言之。文之於閔僖。猶之乎祖禰也。若立廟而異昭穆。是非父子而爲父子。非祖孫而爲祖孫。於情不安。於禮得乎。設使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各爲一代。而異昭穆。則武丁之祭。將上不及祖耶。況生前爲父子。死後爲祖孫。生前爲兄弟。死後爲父子。不知當禘祫時。昭穆合食一堂。何以爲情耶。後漢梁太后詔。以殤帝幼崩。次在順帝下。馬訪奏宜如詔。書。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後順。周舉議。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文公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勃議是。故冲遠謂先儒無此說。善乎何氏之說曰。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當各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吾故斷之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閔僖不得異昭穆。門外之治。義斷恩。閔僖遂儼如父子。何也。宗廟之內。親親也。朝廷之上。尊尊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曰先禰而後祖也。申述何義。可謂深切著明矣。○注不言至張本。○毛本三誤。二舊疏云。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然則吉禘莊公。在三年內。此大事亦在三年內。是不須更言吉禘以譏之。但略言大事於太廟。爲下躋僖公張本而已。春秋說云。大事者。吉禘也。吉禘無常月。喪畢乃行。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文公二年十一月。始滿二十五月。今方八月。計僅二十二月。喪制未畢。與閔二年吉禘正同。春秋之例。一譏不再譏。如仍書吉禘。是再譏也。故不書吉禘。而書大事。言吉禘國之大事。而文公亂之。穀梁所謂文無天也。此用杜氏說。以大事爲禘也。范甯說穀梁。以親爲僖。以祖爲莊公。直以僖在莊上。魯之君臣。不宜荒悖若此。與三傳外傳皆遠。皆自逞私見者。不可從。漢書五行志云。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于太廟。故曰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于愨公上。逆祀也。釐雖愨之庶兄。嘗爲愨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愨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彼所載左氏說。亦以此爲禘。蓋古文家說與。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疏〕

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稱人者。惡其兵連禍結無已也。据左傳。爲報彭衙之役。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疏〕

穀梁注云。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左傳以爲禮也。檀弓疏引膏肓云。喪服未畢。而行昏禮。於義爲短。鄭箴之曰。僖公母主婚。得權時之禮。劉評之曰。此鄭違

心之論。莊公母主取仇女。亦權宜之禮乎。

何譏爾。譏喪娶也。〔疏〕

釋文作喪娶。云本或作娶。

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

〔注〕据逆在四年。〔疏〕

注据逆在四年。〇下四年。逆婦姜于齊是也。

三年之內不圖婚。〔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

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疏〕

注僖公至云爾。〇禮

記昏義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禮昏禮同。春秋之納幣。則禮之納徵也。是彼三禮皆在納幣前也。繁露玉杯云。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乃四十一月。乃取。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注〕据吉禘于莊

公。譏始不三年。大事圖婚。俱不三年。大事猶從吉禘。不復譏。〔疏〕

注据吉至三年。〇閔二年傳。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通

義云難不言吉祿意。○注大事至復讞。○校勘記云鄂本復作獨按作復是也。

三年之恩疾矣。〔注〕疾痛。〔疏〕

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又曰創鉅

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

非虛加之也。〔注〕非虛加責之。〔疏〕

繁露玉杯云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

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

以人心為皆有之。〔注〕以人心為皆有疾痛不忍娶。

〔疏〕

通義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恩痛之至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非為人悅也稱情而立文焉爾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蓋哀迫思慕有餘于三年之外者然而先王為之中制斷以五五猶且葬而有變練而

有除將使不肖者皆易跂及焉如是而情有不得者謂之無人心矣經義述聞云謹案人之言仁也墨子經說篇仁愛也方言凡相憐愛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表記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恹矣何注曰恹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仁之作人之是人即仁也以仁心為皆有之者以哀痛父母之心為眾所同有也作人者借字耳下文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變焉矣何注曰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為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此解得之按作人字解亦自可通不必讀作仁字俞云此解上文不於祭讞之義蓋吉禘于莊公讞而此年大事于大廟不讞者正以三年之喪疾痛至深乃人心所皆有非如它事微婉難明故吉禘一讞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讞也若如何解上下文皆不貫矣按如何解猶不忍娶言亦與上下無不貫

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讞

〔注〕据孝子疾痛吉事皆不當為非獨娶也。〔疏〕

注据孝至獨娶○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故凡祭祀及冠婚朝聘皆不行也

娶者大吉也。〔注〕合二姓之好，傳之於無窮，故爲大吉。〔疏〕

注合二至大吉。○禮記昏義云：『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又哀公問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穀梁桓二年傳：『子貢曰：『曷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哀公問又曰：『大昏萬世之嗣也。』

而以下以繼後世也。又哀公問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穀梁桓二年傳：『子貢曰：『曷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哀公問又曰：『大昏萬世之嗣也。』

非常吉也。

〔注〕與大事異。〔疏〕

注與大事異。○通義云：『譏必於其重者。圖婚惡重於祿，故大事不復譏從常辭而已。』

其爲吉者主於己。〔注〕主於己身。

不如祭祀尙有念先人之心。〔疏〕

注主於至之心。○繁露玉杯云：『文公以秋禘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

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其喪取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又云：『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尙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注〕變者，變慟哭

泣也。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爲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況乃至于納幣成婚哉。〔疏〕

注變者至泣也。○小

爾雅廣詁：『變，易也。』禮記檀弓云：『不可以變。』注：『變，動也。』謂動易其平素爲哭泣也。故死喪亦謂之變。穀梁昭十五年傳：『大夫以變是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變，讀爲辨。言誠有欲爲己圖婚，則當辨其義之可否。宣十五年傳：『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

宜於此焉變矣。亦謂當辨其災應之所由來。辨變古字通用。按變義最切。作辨解迂回。○注有人至婚哉。○毛本于作於。通義云。文公誠有入心欲變未失而久喪者。則所變宜莫若此矣。於此而不變。知其外慕久喪之名。而汲汲圖婚。內實不哀也。於義亦迂。說變字亦未明。

公羊義疏三十九

文三年
盡五年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疏〕

杜云：沈，國名也。汝南平輿

縣北有沈亭。水經注：汝水逕平輿縣故城南，舊沈國也。一統志：平輿故城在汝寧府汝陽東南六十里。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注〕

注據原仲也。○

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不見原仲卒文，故據以難。

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

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名者，卒

從正。〔疏〕

注：王子至服也。○穀梁傳：王子虎卒，叔服也。○注：新為至禮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通義云：新為王者使來會葬，故有赴弔之禮。而春秋以其恩錄之也。按：隱三年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

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償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為隱恩錄。痛之，彼為魯主，故為恩隆王者。此為會葬，恩隆於親親，尤當加報之也。○注：尹氏至外也。○隱三年，尹氏卒，書辛卯，是也。注云：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彼尹氏卒在，天王崩之年，其恩近，故曰：此會葬已三年，在期外，其恩殺，故不日也。通義云：尹氏卒，日不日者，蓋以位之尊卑為差，孰尊孰卑，亦無所考。孔氏以意言耳。○注：名者卒從正。○隱八年，蔡侯考父卒，傳云：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此亦從君臣之正言之，故曰：卒從正也。以對葬從主人，皆從臣子辭言公也。按此又決尹氏為譏世卿，故不名也。又明上會葬書字為下大夫書字常辭，不稱王為不以親疎錄也。

秦人伐晉〔疏〕

沈氏欽韓云：此惡秦也。按左傳：此伐晉為秦伯，此書人，知為貶爵。

秋，楚人圍江。

雨蝨于宋〔疏〕

通義云：公羊前後經皆蝨，作蠛按，此蓋涉左穀而誤。

雨蝨者何死而墜也〔注〕以先言雨也。墜，隋地也。不言如雨，言雨蝨者，本飛從地上而下

至地，似雨尤醜〔疏〕

釋文：墜作隊。唐石經隊字後加土，左傳亦云：隊而死也。○注：以先言雨也。○舊疏云：正以先言雨後言蝨，則知死而墜者也。蓋先見若雨，繼而視之則蝨，故知死而隊也。如僖十六年書先質後石

同左傳隊而死也。○注：墜，隋地。○穀梁疏引公羊與考異郵，皆云：蝨死而墜於地，蓋參傳與緯文，非此傳有異本也。廣雅釋詁：墜，墮也。亦作隊。荀子禮論：人焉而隊。注：隊，墮也。亦作墜。淮南說林訓：有射而墜。注：墜，墮也。爾雅釋詁：墜，落也。落亦墜也。隊，正字。墜，俗

也。漢書五行志引左傳作隊。○注不言至尤醜。○舊疏云。欲道莊七年星實如雨者。本從天來。又不及地。如雨不醜。故云如雨。此則初從地上。而還至地。故不言。如言其真似雨也。繁露深察名號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寶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又玉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疑。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質。螽蟴謂之雨。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

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注〕螽猶衆也。衆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

象。是後大臣比爭鬪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國家廓然無人。朝廷久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

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疏〕

穀梁傳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疏引徐邈云。禾稼既盡。又食屋之茅茨。又引何君廢疾云。螽猶衆也。死而墜者。象宋羣臣相殘害也。云云。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

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讖違。按云云。卽何氏下注語也。與讖違。謂與考異郵違也。鄭君云。穀梁亦以宋薄德。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劉氏申何曰。穀梁不傳三統之例。譬猶譬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君文之奚益哉。按春秋通三統以立義。故於僖十六年及此。皆爲王者之後記異。於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火見新周。亦從爲王者後見災也。明王者之後。法度所存。今而災異見。故重而錄之也。○注螽猶衆也。○事文類聚引春秋佐助期云。螽之言。螽。赤頭黑身。兩翼而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言。衆暴寡也。說文蝨部。螽。或从虫。衆聲。作螽。亦音義相兼也。故知公羊本當作螽。故何氏如此解。○注衆死至之象。○校勘記云。何煌云。穀梁疏引無衆字。按無者非也。又引何煌云。羣上穀梁疏有象宋二字。乃疏家以意改也。按穀梁疏所引。係何氏廢疾語。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后夫人之家。專權擅世。秉持國政。蠶食百姓。則螽飛反墜。事文類聚引漢舍孳云。蝗起乎食。螽者飛而甲爲害。故天雨螽。則刑法醜。觀象玩占引傳曰。人君暴虐。不親骨肉。而親他人。故螽蔽

天而墜其國兵災並起所取災應皆與此大同小異。○注是後至云爾。○校勘記云鄂本空作虛此誤。又云鄂本由改猶五行志中之下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為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穀梁傳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為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為螽為殺災遇賊陰墜而死也經義雜記云穀梁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此即所謂上下皆合言甚也曰雨墜著於上也曰于宋見於下也上下合言見螽之多故為災甚楊疏引鄭元云墜地而死與董劉義合公羊何氏本董仲舒注杜云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而來告故書與劉子駿卒遇賊陰而死之說為合按大臣相殺下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又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是也司城驚逃下八年宋司城來奔是也子哀奔亡下十四年宋子哀來奔是也三世內娶見僖二十五年下七十八年傳皆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是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巳月之二十三日按盟不地亦為公就于晉也

晉陽處父率師伐楚救江〔疏〕

左氏傳作伐楚以救江以衍字此傳云伐楚為救江也穀梁傳伐楚所以救江也若有以字傳家應為以字作傳解不必如爾矣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河〔注〕据兩之當先言救也非兩之當重出處父也生事當言遂三

者皆違例知後言救江起伐楚意故問之〔疏〕

注据兩至救也○舊疏云即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必知先言救者正以江近楚遠故也

○注非兩至父也○舊疏云即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傳云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是也○注生事當言遂○舊疏云即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是也○注三者至問之○謂三者之例皆不合也兩之而實非兩之伐楚即以救江亦

不須言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爲諛也。**〔注〕諛詐。〔疏〕注諛詐。○公羊問答曰。注諛詐何謂也。曰。說文云。諛詐也。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諛之策。按師古彼注云。諛詐辭也。衛風

淇奧。精傳訓諛忘者。蓋慧之段借也。廣雅釋詁。諛欺也。漢書王吉傳。反懷詐諛之辭。注。諛詐言也。藝文志云。尚詐諛而棄其信。**其爲諛奈何。伐楚爲救江也。**〔注〕救人

之道。當指其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爲其勢必當引圍江。兵當還自救也。故云爾。孔子曰。自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疏〕注救人至云爾。○穀梁傳。伐楚所以救江也。注。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則江

也。侃。椎擊其要也。蓋不直言救江。而先伐楚。兵士但知意在伐楚爾。而實爲救江。是爲挾詐諛而懷詭譎。先功利而後仁義。非文王之所以爲師也。通義曰。將尊稱將。將卑稱人。固經之達例。然外大夫稱名氏。率師實至此始見。可見春秋之初。征伐自諸侯出。小事則遣徵者。苟動大衆。君必親將。文宣以後。征伐自大夫出。而貴卿率師。始接踵矣。此世變升降之端也。○注自古至不立。○論語顏淵篇文。集解。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鄭注云。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舍生取義。孟軻之所尙。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已。苟存非不亡已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有王者起。當興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亡沈潰然。按左傳僖二十五年云。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又二十七年。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是卽無信不立義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注〕据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疏〕

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

今此書時者蓋以取於大夫賤不可以奉宗廟故略之○注据不至稱女○舊疏云決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之經也

略之也〔注〕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共文故為

略〔疏〕

注稱婦至為略○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為已至故稱婦明有姑今逆時即稱婦是逆與至共文矣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今直言婦姜故為略辭

高子曰娶乎大

夫者略之也〔注〕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略之不書逆者主名卑不為錄使也不言如齊者大

夫無國也不稱女者方以婦姜見與至共文重至也不稱夫人為致文者賤不可奉宗廟也不言

氏者本當稱女女者父母辭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從父母辭不言氏〔疏〕

孟子告子下有高子曰注高子齊人趙氏佑溫故錄

云前已有高子以告注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論詩後論樂毛詩序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即釋文所述吳人徐整言子夏授高行子是一傳詩者蓋本學於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得稱曰叟然則高子子夏弟子傳詩或兼傳春秋與公羊高同師故得述其語也○注賤非至略之○繁露玉杯云娶于大夫以卑宗廟穀梁疏引徐邈亦以為不書至不稱夫人下娶賤略之○注不書至使也○通義云不書逆人者君不行使乎大夫絕正其義也穀梁以為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注非貴○

注不言至國也。○通義云。不言如齊者。明非齊侯女。得言于齊者。大夫繫國也。不言于齊某大夫氏者。言婦姜。則其氏已見。若然。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蔡原仲。彼亦大夫。得言如陳者。彼注云。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注不稱至至也。○明不言逆女子齊義也。欲起逆至同文爲略故也。○注不稱至廟也。○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通義云。不稱夫人。不稱氏。皆略之之辭。○注不言至言氏。○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本當稱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是也。在父母國之稱也。故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不言氏也。此爲欲與至共文。示略。故去其女稱。猶不得稱氏。以張君子不奪人親義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疏〕

舊疏云。正本作速字。故賈氏云。公羊曰甯速。是也。經義雜記云。賈氏所據公羊作甯速。即徐所謂正本也。後人依左穀改之。釋文甯俞音餘。已同今本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一月。書壬寅。月之朔日。按於麻爲二日。風氏。據左傳爲須句女。太昊氏後。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含者何口實也〔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

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疏〕

杜云：含，口實。說文作玲。周禮太宰職：太喪贊飯玉，含玉。注：含，死者口實。○注：孝子至其口。○禮記檀弓：飯用米，貝

弗忍虛也。疏：不忍虛其口也。春秋說題辭云：口實曰含。象生時食也。白虎通崩薨篇：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釋名釋喪制云：含，以珠貝含其口中也。○注：天子至稻米。○此道春秋制，明不與三玉同也。舊疏云：天子至以貝，皆春秋說文。檀弓疏引碧作璧。白虎通崩薨云：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貝也。雜記疏引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注：飯玉，碎玉以雜米。含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則飯含不同。天子皆用玉，各家所記，或夏殷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相備也。公羊問荅云：注：大夫以碧。春秋說題辭作璧。當從否？曰：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山海經：高山多青碧。何氏以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降下諸侯，以碧含可也。故用碧，不得以雜記含者。執璧將命，而改公羊也。賈公彥云：諸侯用璧，此言大夫不當用璧。注非誤字。不當從春秋緯文。按：珠玉碧貝，所施各殊。則碧宜同類。急就篇：璧碧珠璣玫瑰璫。師古注：碧，縹玉也。文選子虛賦注：碧，謂玉之青白色者。以碧爲玉類。山海經：東山經篇：耿山多水碧。文選江賦：水碧潛璿。周書王會解：王元寮，碧基十二。則碧當從說文。爲石之美者。與禮士喪禮云：貝三，實于筭。稻米一豆，實于筐。是文家加以稻米也。故荀子禮論云：飯以生稻。楊注：生稻米也。是也。士蓋以貝。檀弓之飯用米，貝，據士言也。天子當以玉。典瑞所共是也。而典瑞疏又云：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粱。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粱。諸侯之士飯用稻。不知何代制。雜記又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似皆用貝。故鄭以爲夏時禮也。通義云：雜記不合周禮。周禮：天子不飯貝。故典瑞曰：大喪共飯玉，含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爲二事。士喪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達于大夫，皆用玉。其

飯所用有差。當如白虎通義所說也。義或然也。

其言歸含且贈何〔注〕 据宰咺歸兩贈不言且也。連贈何之者。嫌据贈

言歸〔疏〕

注据宰至且也。○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兩贈不言且也。○注連贈至言歸。○舊疏云。若傳直言其言且何。即嫌賈此賵事亦當言歸。故連言賵以辨嫌。按若但問且。則似止賈其兼。不當含之義不見。故

連含賵問之也。

兼之兼之非禮也〔注〕且兼辭以言且。知譏兼之也。含言歸者。時主持含來也。去天

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不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也。主書者。從含也。

〔疏〕

注且兼至之也。○各本譏作幾。依鄂本正。穀梁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禮含賵。各異人。左疏引賈服云。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兼譏之。通義云。禮上客弔含。上介致賵。今榮叔以正使兼之。

故譏也。按詩陳風東門之枌釋文。且苟且也。兼之則苟且矣。故為譏文。孔疏駁賈服云。禮雜記。諸侯相弔之禮。含。送賵。臨。同日而畢。與介代有事焉。不言遣異使也。諸侯相於。則唯遣一使。而賁天子於諸侯。必常異人。禮何所出。而非賁王也。春秋之世。吉凶賀弔。罕能如禮。王之崩葬。魯多不行。魯之有喪。寧能盡至。全無所譏。不含。又無賁賈。既含且賵。便賁兼之。不可。是禮備不可。是禮備不如不備。行禮不如不行。豈有如此之理哉。左傳舉來含且賵會葬二事。乃云禮也。則二事俱是得譏。無譏兼之之意也。按雜記。歷記弔者。含者。送者。又云上介賵。明非一人。春秋時不能備禮者甚多。孔子作春秋。係垂法之書。故据禮以譏非禮。非專為榮叔賁也。○注含言至來也。○正以榮叔正使。專為歸含來。又兼副使行賵事。故言且也。○注去天至義也。○左氏以為禮。彼疏引何君膏肓。以為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為禮。於義為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為先。送次之。賵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送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

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劉氏逢祿評曰。諸侯含士則可。天子含諸侯妾母則不可。士聘妾不聘。貴賤各殊也。按。含者。孝子爲不忍其親之虛其口。緣生以事死。檀弓云。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雜記所陳。乃諸侯相於諸侯。所以得含者。諸侯敵體。有兄弟之義。故於其親喪。宜如子職。成二年左傳云。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是也。天子則諸侯之君父。故不得行含禮。舊疏云。含者。太宰掌之。故亦非。周禮太宰職。無共諸侯含玉之文。卽有其事。亦是奉天子之命。不得以爲臣子職也。何注所謂臣子職者。自謂本國臣子職當含耳。天子失尊。故去玉以張義。通義用胡康侯之說。以天子含賤妾。爲王法廢人倫亂。又謂仲子之賵。其使不過宰士。況桓母本貴。至是僖公之母。直以妾媵儼然匹嫡。而天子再遣其上大夫來。又賵者。卑事亦使貴使親之。失正甚矣。故賵仲子言天王。賵成風則不言天王。然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婦人以生子爲榮。正卽由此。若謂天子不宜加禮妾母。則仲子亦不宜賵。豈得以貴賤之分。卽有稱王與稱天王之殊與。○注不從至含也。○舊疏云。含者。殯前之禮。遙始行之。故知晚。然則宜言來以見晚。而不言來者。正以本不當含。寧得責其晚乎。通義云。不言來者。及事之辭也。既殯乃含。得爲及事者。越境通使。理不得殯前必至。故雜記曰。含者。坐委于殯。東南隅。有葦席。旣葬。蒲席。言近者旣殯而至。遠者旣葬而至可也。按。孔義亦通。穀梁以爲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注引何君廢疾云。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言來。鄭君釋之曰。秦自敗于穀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始免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彼疏引鄭釋廢疾又云。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是鄭意亦以譏含爲晚。以穀梁傳云。賵以早而含以晚也。惟解書來之義。與公羊殊爾。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京師去魯千里。卽不三月而含。固不及事矣。二王之禮。以意約之。按。鄭箴膏肓。釋廢疾。皆詳載天子於二王後。及諸侯。及小君。及諸侯臣之禮。當必有據。不得謂其以意約之。惟含在殯前。斷無責晚之理。故范氏注云。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是不以彼傳責晚爲然。范又引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旣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之於臣。有含賵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按。雜記所言。諸侯相於之禮。天子理亦宜然。惟天子不宜含諸侯耳。楊疏引舊解。以爲諸侯及夫人於天子。生有朝

觀之好。有疾則當告于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舍。無則止。故未殯以來。足以及事。今歸舍太晚。既贈太早。故譏之。諸侯相於有疾。不必相告。比殯以來。道遠者容或不至。故示其禮而已。不責其晚也。按此說謬甚。諸侯有疾。即告天子。能即遣人致舍。以待乎。如魯周相距千里。而責其殯前歸舍。豈非夢夢。○注主書者從舍也。○舊疏云。春秋主書此事者。正欲譏其舍。而并責言且贈者。因譏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誓辛亥。月之十二日。按當十三日。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注〕風氏也。任宿顛臾之姓。〔疏〕

左傳閔二年。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杜云。成風。莊公之妾。僖公

之母也。禮記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正義云。妾。先君所不服者也。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總。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者。按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言唯君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爲後。則爲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練絲。今以爲君得著總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總。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鄭既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按昭公母齊歸。何氏以爲襄公嫡母。孔氏所據。左氏說也。正義又引五經異義。妾子立爲君。得尊其母。立以爲夫人否。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風子嫡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命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按。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爲小君。經

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則從穀梁之說。故異義駁云。父為長子三年。為衆子期。明無二嫡也。女君卒。總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云春秋小君服之者。是灼然非禮也。又喪服疏。向來經傳所云。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庶子承後。為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為其母無服。按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唯近臣及僕駟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云。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為得伸。故鄭云。仲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今按。天子諸侯之禮同。與大夫士各異。大夫之庶子。父在為母大功。父沒則齊衰三年。為父後者總。士之庶子。父在為母期。惟不禫耳。父沒亦齊衰三年。為父後者亦總。自天子至士一也。孔疏以曾子問天子練冠燕居為異代之法。較賈疏分別君母在否。因有練冠居與總之異者。其說為允。蓋庶子止為父厭。不厭於嫡母也。晉書禮志。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啟。先王制禮。應在總服。詔欲降期。彪又啟。厭屈私情。所以上殿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儀禮。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麻三月。此江彪所據之禮也。但儀禮指大夫士而言。非上同於天子。今太妃雖帝之妾母。然自春秋以降。支庶為天子者。皆尊其所生如嫡。則制服三年。其來舊矣。按儀禮總麻章所云。實兼天子諸侯言。惟春秋無譏妾母為夫人文。則母以子貴。王侯得申尊於所親。或者春秋之制。不與周禮同與。餘詳隱元年疏。○注風氏至之姓。○左傳僖二十一年云。任宿須句。顯與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注太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此不及須句。蓋不以成風為須句女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注〕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疏〕

穀梁經作毛伯。彼疏云。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云毛伯。疑誤也。經義雜記云。據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傳。亦同二傳作召伯。今本誤也。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於此無注。則范注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作毛伯。按詩周南召南譜云。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正

義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別於東都。受采存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今爲召州。是也。○注去天至禮也。○何意以歸舍以尊及卑失禮。此會葬又不及事。是比失禮。故去天也。劉氏解詁箋云。禮君子士有棺中之賜。記稱含毳。不嫌以至尊行至卑事也。以天王含贈姜母。當文見譏。不假去天也。不及事去天。尤失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毳。事在五年。以後經未嘗別加譏文。宰咺來歸贈傳亦云。不及事。未貶去天也。穀梁子傳躋僖公之義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命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凡穀梁所謂桓無王文。無天。隱元年有正。十年無正。定元年無正。餘年有正。諸大義詳於公羊。皆有所受之。此經比去天者。正所謂文無天也。不於元年去天者。未逆祀也。王加禮於無天之人。與錫命於無王之人。皆逆天道。故莊元年亦去天也。桓四年去秋冬二時。何君解云。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以去二時爲貶。亦去天之義也。按秦人歸毳事。閱六年。其晚可知。不待譏而自明者也。宰咺書來不及事。已見。與此比失禮者。輕也。故不必去天。且以起吳楚稱王不能正。而上繫於天義也。文果無天。當譏文爾。無緣波及周天子。天子錫所不當。錫舍贈所不當。舍贈遲會葬。比失禮。去天以示譏。王爾與文之無天。何涉。天子使宰渠伯糾下聘無王之人。亦宜去天。又何爲去二時以示貶也。劉氏所駁。未爲盡允。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都〔疏〕

通義云。不月者。自殺之役後。春秋遂以狄道斥秦。故略之。使與吳入州來同例也。都者。漢書地理志南郡。若下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都。大事表云。都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有都城都。本在秦楚界上。爲今河南南陽府浙川縣。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都。楚人戍以爭之。不克。遂徙之南郡都縣。爲附庸。卽今地也。縣入楚爲邑。定六年。後避吳北去。徙都于此。仍名郢。謂之郢郢。傳所謂遷郢于都是也。又云。今河南南陽府浙川縣西有

丹水故城爲舊郟國地居秦楚之界秦滅之不能有後入楚

秋楚人滅六〔疏〕

杜云六國今應江六縣大事表云在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北水經注泚水篇泚水又西北逕六安故城西縣故咎繇國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地理志六安國六下云故國皋陶後偃姓爲楚所滅一統

志六縣故城在六安州北舊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疏〕

舊疏云正本作辛字經義雜記云辛字誤當作業說文業叢生艸也象業樹相並出也凡業之屬皆从業讀若泥業大版也从業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蓋許男本

名業因此字經傳少見學者罕識故或誤爲業或誤爲辛也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甲申月之十九日

公羊義疏四十

文六年
盡八年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疏〕

范云行父季友孫疏引世本云季友生仲無佚佚生行父是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謹卒〔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亥月之十四日按當十五日左氏穀梁謹作驩國語晉語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謹驩通。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注〕

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晉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

薨使大夫弔自會葬〔疏〕

注書遂至禮也○上二年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三年冬公如晉是數如晉也○注禮諸至會葬○王制疏引異義云諸侯自相奔喪禮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葬左

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會大夫共卿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然左氏隱元年傳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則未必非會葬也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云奔喪非禮者彼注云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

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也。按何氏用公羊先師義。故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合。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則當時諸侯有會葬者矣。通義云。諸侯之喪。當使下大夫會葬。時尊晉。故上卿往。非禮也。內會葬鄰國多矣。其非卿。則使者不書。明使卿書者。譏也。義亦通。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疏〕

穀梁作狐夜姑。按左傳昭二十五年。申夜姑。釋文。夜。本或作射。音夜。又音亦。列子黃帝篇。列姑射山。釋文。射音夜。莊

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釋文。射。徐音夜。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注〕據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

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疏〕注據蔡至見及。○事在襄二十年。舊疏云。彼則履是燮之同姓。言恐禍及己。而出奔。此非同姓。而亦奔。故難之。通義云。間射姑與處父同罪耶。抑他故也。射姑

殺也。〔注〕以非恐見及知其殺。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注〕自上言

泄下曰漏。〔疏〕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闕。下闕則上暨。且聞且聾。無以相通。繁露王道云。觀乎漏言。知君臣之道絕。○注自上泄下曰漏。○各本自作目。依宋本正。

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注〕謂作中軍大夫。〔疏〕穀梁傳。射姑之殺柰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按。自僖三

十三年晉敗狄後無晉狄戰事左傳云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注易以趙盾爲帥左氏無漏言事直以陽子易之故致射姑之怨殺也○注謂作中軍大夫○僖二十七年左傳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乃使郤穀將中軍是晉以中軍大夫爲將之首故晉自文襄而後執政者皆中軍大夫也郤穀卒先軫將中軍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蒐于清原作五軍十卿先軫郤溱先且居狐偃欒枝胥臣趙衰箕鄭父胥嬰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先且居代之見三十三年上年先且居卒故謀代且居將者焉

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

陽處父於朝而走〔注〕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疏〕

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十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穀梁傳曰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

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注稱處父語以語之故傳曰漏言也又曰夜姑曰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三傳敘陽處父阻狐夜姑事言各殊公穀俱以爲漏言也通義云廢者已命而罷之之辭時更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又云襄公殺乃刺之以報其宿怨也○注明君至殺也○范云親殺者夜姑而歸罪於君明由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故稱君以殺舊疏云襄公當坐則例去其葬而上文經書葬襄公者蓋謂葬訖乃相殺不得追去葬是以穀梁傳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是也然則此傳雖連言之仍不妨殺之在葬後是以經書葬在殺前矣按陽處父之殺殺之者射姑也罪坐所由故坐襄公以殺大夫究與襄公親殺無罪大夫異故不去葬也舊疏迂回○注易

曰至害成○易繫辭上傳文彼傳又云是故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舊疏引鄭注云幾微也密靜也言不
慎於微而以動作則禍變必成穀梁傳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疏〕

包氏慎言云于歷閏餘十七不盈閏法當在七年之四月時歷官於此年歲終置閏
故特書其失傳云天無是月也言天之無此閏月亦譏時史之謬非僅謂閏月之不

當告朔也左傳釋文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不云不視朔而云不告月則公羊之義優矣古月令以中氣
為定故明堂陰陽經皆無閏月之政曲臺記止云闔門左扉不著聽朔之文以閏無中氣應行之政統此前月布之也歆視餘分
閏位為正統宜其
為國師嘉新公矣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

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

敢自尊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于朔者感月始生而朝

〔疏〕

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注禮諸至
受之○周禮太史職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為

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禮記月令云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禮記玉藻云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
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注端當為冕字之誤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

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又說諸侯禮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皮弁。下天子也。疏引熊氏云。周之天子。於洛邑立明堂。唯大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太廟。穀梁傳云。諸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卽論語告朔之餼羊是也。則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太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然則諸侯之太廟。猶天子之明堂也。周禮之朝享。卽祭法之月祭。卽春秋之朝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廟。享嘗乃止。則天子告朔于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也。○注。比時至至也。○校勘記云。鄂本謹作慎。此當是避宋諱所改。猶許慎作許謹也。使有司先告朔。卽上注使大夫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者是也。故下十六年注云。禮。月終于廟。先受朔政。乃朝。明王教尊也。然則告朔之後。於是朝廟以祭其先。視朔以治其臣民也。其禮。則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此天子禮也。其諸侯。則當以特羊告太廟。故論語八佾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注。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也。鄭又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蓋以朝廟與告朔同在一日。又同一處。故通以朝享該之也。皇侃義疏云。禮。天子每月之日。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市。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太廟。告於太祖。諸侯無明堂。但告于太廟。是諸侯告朔朝廟。同一處也。所引禮。或逸禮。王居明堂禮。又玉藻疏。又云。天子告朔以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故司尊彝云。朝享之禮。用虎犂。雖犂太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我愛其禮者。以臣事君之禮也。告朔。本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也。大戴禮虞戴德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勳。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以國治而天下平。則告朔者。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月令季秋月爲來歲受

朔日先鄭謂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蓋以季秋行而期以仲冬畢達。得先以十二月行告朔諸侯之禮。每歲一行。必於諸侯之祖廟。而每月之朔。必先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是爲告朔。若爲天子告之也。諸侯既受告朔之命。於是有朝廟以事其親。有視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當以告朔之禮始也。史記歷書曰。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故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謂不告朔。則王政不行。自幽厲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謂魯秉周禮。遂有麻官。故漢書藝文志。有夏殷周魯麻十四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厯志。並以春秋續共和以前之年。所謂魯麻。卽春秋之麻也。魯既有麻。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至文公四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文公始不視朔。當是春秋先師所傳。而公羊述之。非能虛造也。○注受於至事死。○御覽引白虎通云。諸侯以月旦告朔于廟。何緣生以事死。故國君月朔朝廟。存神受政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以告朔朝廟爲一禮。而以左氏分爲二。左傳疏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宮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按。孔疏據鄭駁異義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皆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故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宮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按何氏明云。先告朔。則亦以告朔與朝廟爲二也。詩周頌烈文序正義云。周禮四時之閒祀。有追宮朝宮。追宮者。追祭遷廟之祖。以事有所禱請。非卽政所當用。朝宮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則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廟。皆月祭之。是其事也。○注親在至鬼神。○禮記曲禮云。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注。省問其安否何如。彼疏引熊氏云。晨省者。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故文王世子禮。有朝于王。季日三文也。所謂朝朝莫夕也。親死始。則朝夕奠。繼則虞祭。卒哭祭。由數而疏。鬼。曷爲不告朔。〔注〕据具月也。〔疏〕注据具月也。○校勘記云。鄂本具作俱。天無是月也。閏月矣。

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注〕所在無常故無政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皆疊是月二字此脫穀梁傳曰天

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爲其積分而成月故天無是月也玉藻注云閏月非常月也卽用此傳○注所在至政也○通義云非年年常有之月也十二月各有其政著于明堂月令閏月非常月則無常政故頒朔不及也頒朔不及則告朔亦不及也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

也不言公者內事可知〔疏〕

注朝者至加猶○杜云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杜以左氏以閏月不告月爲

非禮故如此解穀梁傳曰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注郊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廢其大而行之細故譏之蓋既無朔政可視則朝廟亦可已二傳義同○注不言至禮也○解不告月義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也經書閏月猶朝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引此經及論語周禮明告朔與朝廟祭異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然則閏月告朔許鄭皆從左氏說鄭之所駁謂告朔當先朝廟當後與許異爾御覽引異義古左氏說於棄時政也下又云棄時政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聚殘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猶朝譏之是也按自故閏月下當別是公穀說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三年閏不告朔非禮也夫閏正時以作事厚民生之道樞機在是與左氏說同按閏月止有節氣未交以前歸前月已交以後歸後月故不告月也玉藻疏云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恆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太史云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

於一日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故鄭注太史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閨。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卽路寢亦有四門。閨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按鄭氏主左氏說。故孔如彼解。周禮之說不可通於今文春秋也。○注不言至可知。○下十六年云。公四不視朔。齊公此不言。故解之。

七年春公伐邾婁

三月甲戌取須胸〔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齊甲戌。月之十七日。於歷當爲二月之十七日。歷官於上年置閏。故在三月。須胸。左氏穀梁作須句。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据取叢也。〔疏〕

注据取叢也。○舊疏云。考諸舊本。叢皆作闕字。是以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取闕者何。邾婁之邑也。若作叢字。卽僖三十

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殺。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婁。取叢。文承日月之下。而將取邑不日。據之。非其義也。且按彼叢字多作鄒字耳。校勘記云。此當從舊本作闕。

內辭也。使若他人然。

〔注〕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內再取邑。然後甚而日也。今此一取而日。

故使若他人然。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并爲取邑故。〔疏〕

隱十年注。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此非大惡。爲扈盟深諱。故爲內辭。若公伐邾婁與取

邾婁與取須胸爲二事也。○注內再至日也。○舊疏云。卽隱十年夏六月辛未。取邾。辛巳。取防。傳云。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是也。○注今此至邑故。○舊疏云。舊本故下有知字。衍也。今此至人然作一句讀。下注乃申

明所以深諱故也。扈盟在下文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是也。并爲取邑故。蓋何氏以意言之。通義云。謹案內再取須胸。尤失正。當譏。故特爲諱辭。按上取須胸在僖二十二年。此閱十數年。又非一世事。無爲示譏也。孔氏本穀梁爲說。

遂城部〔注〕主書者甚其生事困極師衆〔疏〕

杜云。郡魯邑。卞縣南有郡城。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南。南水經注泗水篇。水出魯卞縣北山。南有姑蔑城。水出二邑之

間。而逕郡城北。春秋文七年。遂城郡是也。一統志。郡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注主書至師衆。○穀梁傳曰。遂繼事也。注因伐邾之師。故爲甚其生事困衆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以證上三月甲戌取須胸爲內辭。猶成降書師。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書葬者。坐殺大夫也。不日者。內娶略。〔疏〕

左氏釋文。王臣。本或作王臣。穀梁作王臣。釋文。本或作王

臣。左氏定四年傳。宋王臣。釋文。本或作王。史記宋世家作王臣。古王王形近易混。○注不書至夫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是也。○注不日者。內娶略。○舊疏云。正決僖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書日。故也。通義云。宋成公也。成公共卒。皆不日。此又不葬。而二君之卒。國內皆有大夫爭殺之事。良由生失其政。沒乃致亂。故罪而略之焉。

宋人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据宋殺其大夫山名。〔疏〕

注据宋至山名。○見成十五年。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注〕故使無大夫。〔疏〕

傳二十五年傳文同。彼注謂慈父王臣處曰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其大夫名。正其義也。復發傳者。舊疏云。恐大夫不書名更有他義。

故明之。其有他義者。卽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傳云。何以不名。衆殺之之類。劉氏達祿左傳考證云。公羊家以爲內取之妃黨。左氏則公族也。然考泓之戰。有大司馬固。又有司馬子魚。又魚氏世爲左師。豈大司馬公之孤。而左師兼司馬耶。固卽此文之公孫固也。六卿外。又有大夫公孫鄭。未知何官。考宋世家。諫泓者卽子魚。非固也。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世家云。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年表又以杵臼爲襄公子。與今左傳絕不合。則殺人者既無主名。所殺者又無主名。以意逆之。宋存殷道。祖免而外。昏姻可通。或更有異姓在國。昭公將去羣公子者。欲徧置其妃黨。弗勝。而反爲所殺耳。按劉氏之說。亦或可通。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疏〕

包氏慎言云。戊子。四月之二日。於麻爲閏。四月二日。左傳傳二十四年。晉公子濟河圍令狐。卽此大事表云。閏。駟曰。令狐卽猗氏也。今蒲州府猗氏。

縣西十五里。有令狐城。

晉先昧以師奔秦。〔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昧誤昧。下同。段玉裁云。从未是也。左氏穀梁作先蔑。古蔑昧音義同。隱元年。盟于昧。二傳作蔑是也。二傳無

以師二字。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据秦師敗績。〔疏〕

注据秦師敗績。○卽上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是也。

敵也。

〔注〕俱無勝負。此晉先昧也。其稱人何。〔注〕据奔無出文。知先昧也。〔疏〕

注据無出文。○傳二十八年。衛

元暉出奔晉之屬是也。此注當在此晉先昧也。下正以若書出，即是由國而出，此不然。故知即在師之先昧也。

貶曷爲貶。〔注〕据新築之戰，衛孫良夫敗績，不貶。

〔疏〕

注据新至不貶。○成二年，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良夫不貶，稱人是也。

外也。其外柰何，以師外也。〔注〕懷持二心有

功欲還，無功便持師出奔，故於戰貶之。起其以師外也。本所以懷持二心者，其咎亦由晉侯要以

無功當誅也。不起者，敵而外事，可知也。〔疏〕

穀梁傳曰：輟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左氏穀梁經作晉先蔑奔秦，無以師二字。公羊經有之，故傳作以師外解。

按公羊經以師二字，疑亦衍文。如經有以師，傳不能無問。若有以師，傳不必贅言以師外也。傳以師外釋外字，經乃誤衍耳。○注懷持至誅也。○包氏慎言云：以師外是棄衆以出，在外未反也。貶而稱人，絕之使同微者。注云：懷持二心有功則反，無功則持師出奔。本所以懷持二心者，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以君之有所要，欲歸不得歸，故寬誅其罪而絕之。一人之奔，同於匹夫，與挾衆者異科。通義云：左氏經無以師，又其傳云：敗秦師于令狐，經無敗文，亦不可得合時。緣襄公卒，太子夷稯幼，晉人欲立文公之子雍，使先昧請諸秦，秦人以師納之。昧返而趙盾更謀，夷稯定位，起師禦秦人于令狐。時先昧將下軍，自以本被使逆雍，內懷疑貳，交綏而退，遂率其下軍之士奔秦。晉始謀立雍，非正。趙盾悔之是也。而昧昧於大義，私其身謀，輒以師外，故舍盾而貶昧。昔子射于矍相之圃，貢軍之將，不與爲人臣者，可不戒乎。按何氏謂晉侯要以無功當誅，宜別有所據。孔氏又牽合左氏以說公羊，故多牴牾。○注不起至知也。○舊疏云：言所以不申作文起見。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之義者，以其可知故也。

何以

不言出。〔注〕据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疏〕

注据楚至言出。○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是也。

遂在外也。

〔注〕起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疏〕

穀梁傳曰：不言出在外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伯莒爲楚地亦明矣。按以左傳僖二十四年圍令狐考之，則令狐當晉地。且

春秋時秦地不及河東也。

狄侵我西鄙。〔疏〕

毛本狄誤秋。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疏〕

杜云：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春秋左傳曰：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

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卽此是也。紀要：扈亭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注〕序，次也。据新城盟，諸侯序。趙盾名。〔疏〕

注据新至盾名。卽

下十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以下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是。

公失序也。公失序柰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眚晉大夫。

使與公盟也。〔注〕以目通指曰眚。文公內則欲久喪而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爲

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疏〕

校勘記云：眚，諸本同。唐石經眚字缺。段玉裁云：成二年作

郤克映魯衛之使。字从目从矢。釋文。映音舜。本又作映。丑乙反。本又作映。音同。今釋文映亦誤。映誤映。○注以目通指曰映。○公羊問答云。問此目通指曰映。於書有徵否。曰此亦如漢書李陵傳。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注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是也。盧校釋文云。映音舜。本又作映。丑乙反。又大結反。以目通指曰映。本又作映。音同。字書云。映。曠也。以忍反。此卽校勘記載段氏所据之本。讀誓叢錄。成二年傳。郤克映魯衛之使。使其辭而爲之。請釋文。映音舜。又作映。丑乙。大結二反。按玉篇。映同瞬。五經文字。映音舜。見春秋傳。說文無映字。映。目不從正也。與經注義不合。映當是曠字之譌。說文。曠。舉目使人也。从支。目。火劣反。曠作眈。與映字相近而譌。按洪說是也。亦謂之眈。史記項羽本紀。梁胸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斬守頭。是也。與言部。誡字音義亦通。故曠讀若颺也。又按玉篇。映。自動也。以目通指也。與曠同。莊子庚桑楚云。終日視而目不曠。注。自動曰曠。說文。曠。開闔目數搖也。亦與曠通。說文。曠。自動也。西京雜記。陸賈曰。目曠得酒。亦與曠通。集韻。曠。自動也。列子湯問云。紀昌學射于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又與胸通。說文。胸。目搖也。史記項羽本紀注。胸。自動私視之也。亦以目通指之意。而皆與丑乙大結二音無涉。○注文公至之辭。○上二年。作僖公主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又云。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何以書。譏喪娶。是喪娶也。又云。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何譏。爾逆祀也。是逆祀也。上春公伐邾。婁取須胸。是貪利取邑也。穀梁傳。其曰諸侯略之也。注。晉侯新立。公始往會。晉侯不盟。大夫受盟。既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諱使若扈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王用何義。意謂諱其不與。故總言諸侯。使若諸侯都不可知也。繁露。玉杯云。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與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通義云。時公後至。未得序于會。諸侯不肯復與公盟。以晉本盟主。乃自趙盾。進之使獨與公盟。內諱盟大夫。故稱諸侯于上。而以不序起其事也。按。孔氏牽涉左傳爲說。後至亦非大惡。諸侯何至不序于會。而春秋爲之深諱也。○注不日至文也。○舊疏云。正以不日爲信辭也。通義云。不日者。不信明也。按。此後不見不信文。

冬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

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為莒狄之爾徐先狄在僖十五年〔疏〕

注謂之至同惡○僖十四年諸侯城

緣陵傳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是也二王後為先聖法度所存前共滅之今復相犯故帶以起同惡○注莒在至徐也○舊疏云謂莒時被伐例不出主名是以無由狄之則何意以莒亦宜狄也文不合狄故狄徐即以狄莒也○注一罪至五年○僖十五年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為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是此為再狄也故謂為莒狄之

公孫敖如莒莅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申月之三十日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壬午月之五日按當四日下乙酉當七日丙戌當為八日通義云文襄既沒晉鮮令

主雖世長夏盟春秋未嘗與其伯也故自是盟多書日不與信辭范云衡雍鄭地蓋以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上云晉欒枝入盟故也

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注〕四日不能再出不卒名者非一事再見也〔疏〕釋文于暴本又

作曝左傳穀梁無伊字穀梁釋文云本或作伊雒之戎誤左傳釋文本或作伊雒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按左傳遂會伊雒之戎二傳文經無伊字省文也伊雒戎即僖十一年左傳所謂揚拒泉皋伊雒之戎也杜彼注云諸雒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揚拒泉皋皆戎邑伊闕北有泉亭大事表在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南有前城即泉戎地然則伊雒戎凡近伊雒間者皆是包氏慎言云十月又書乙酉月之八日杜云暴鄭地沈氏欽韓云蓋暴辛公所封地在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境○注四日至見也○舊疏云欲道宣元年公子遂如齊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云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耳言彼是一事再見故得省文與此異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疏〕左氏穀梁至下有而字宣八年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據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此公羊經作不至復之明證而三傳釋文皆

不言同異包氏慎言云十月又書丙戌月之九日

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安居不肯行故諱使若已行但

不至還爾即已行當道所至乃言復如至黃矣〔疏〕繁露玉杯云文公命大夫弗為使是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蓋

自文公以來之謂也。謂此。○注安居至還爾。○通義云。君使臣至于不可使。恥甚。故諱言不至復。使若有故而復之辭。不舉所至者。別于至黃實有疾也。時敖有所私女子莒。道棄君命而往從之。經但貫其復。未若慶父惡顯。故加日起有罪。按如公羊義。則敖直未行耳。經書復。為內諱。不可使往之恥。孔氏謂道棄君命。亦牽涉左傳事。○注即已至黃矣。○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是也。穀梁傳。不言所至。未知也。未知則未復也。注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至黃。乃復。今不言所至。而直言復。知其實未如也。亦本此為說。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注〕正其義。不使君命壅塞。〔疏〕至壅塞。

○壅。釋文本作雍。今亦作壅。僖二十八年。衡雍於勇反。釋文。凡音於勇者。字皆作壅。穀梁傳。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注引雍曰。受命而出。義無私留。譬如京師。以顯命行于下。不書所至。以表不去之罪。又曰。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注復者。事畢之辭。未如。故知其未復。加畢事之文者。言君命無輒專之道。是即正其義意也。包氏慎言云。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乃者難辭。彼遂以有疾。故言乃。著重難。此不言乃。明無難也。敖罪重于遂。故何氏彼注云。敖當誅。遂當絕。誅絕之所以判輕重者。疏云。誅者。罪累家也。絕則絕其身而已。此但就違命一事大判言之。其實誅之輕者。止于責讓絕之重者。極於宗祀滅絕。輕重亦未有定。其輕其重要當以所記為斷耳。何以不言出。〔注〕據慶父言出奔。

〔疏〕注據慶至出奔。○即閔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是其事也。遂在外也。〔注〕諱使若從外來不敢復還者也。日者。嫌敖罪明。

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疏〕注諱使至者也。○校勘記出外來。云。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來作奔。當據正。通義云。傳言在外。明出境。乃奔矣。按實從外奔。猶愈自內。傳烏得云不可使往。明尙未出境。

不令途往。敖由此出奔。當絕其大夫。下有齊人脅我歸喪之事。故深諱之也。孔說未允。○注日者。至無罪。○閔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彼注云。不日者。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此敖不受君命。有罪。而日者。仍順諱義。使若無罪者。然也。若書日。見

有罪則不可
使往之馳起

螺〔注〕先是公如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煩擾之應〔疏〕

注先是至之應○公如晉見上三年又上二年

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是也公子遂公孫敖比出疑比出者上文公子遂會晉趙盾又會伊維戎上六年公子遂如晉是公子遂比出也上元年公孫敖會晉侯又如齊二年公孫敖會宋公以下于垂歛五年又如晉上如莒泄盟是公孫敖比出也不可使勢奪于大夫則上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傳不復者不可使往也是也繁露謂政逮大夫自文公始故云勢奪于大夫上二年注亦有祿去公室之說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注〕皆以官名舉言之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

皆三公官名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宋變司空為司城者辟先君武公名也〔疏〕

注天

子至名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為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是皆三公官名也按左傳歷敘宋官有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六卿之名蓋有一孤於六卿擇而兼之與周官六卿與宋小異有冢宰宗伯無右師左師亦無三公與春秋不同也○注諸侯至官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

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有五小卿，為五大夫。故周禮大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之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小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孔子為司空者，小司空也。由小司空為大司空也。按昭四年左傳，杜洩謂季孫曰：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夫子謂叔孫，可知魯三卿位次矣。襄十一年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此崔氏所本也。魯成襄以前有臧氏，後有叔氏，見諸春秋。蓋三桓之外又一卿，不能悉如禮也。然則天子之官，漢儒今古文家說不同。諸侯則戴禮說，諸侯有三卿五大夫，與何君說公羊同。而周禮太宰亦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是各經說諸侯之官制無異也。故論語鄉黨有：上大夫下大夫，上大夫則卿也。宋有六卿，見左傳，或以其王者之後，官制得如天子。何氏此注無六卿之說，未知同於左傳否。○注宋變至名也。○桓六年左傳曰：宋以武公廢司空。杜云：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曷

為皆官舉〔注〕据宋殺其大夫山不官舉〔疏〕

注据宋至官舉
○見成十五年

宋二世無大夫三世內

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主或不知所任朝

廷久空故但舉官起其事也大夫相殺例皆時〔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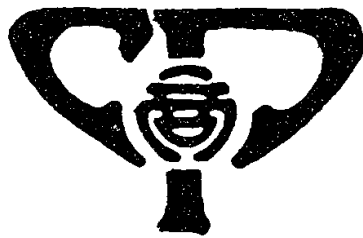
殺梁傳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注引何氏廢疾云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

官義相違鄭君釋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其輕慢也傳例稱人以殺之有罪也此上下俱失之劉氏廢疾申何云君專殺大夫無德當文自見且宜稱國以殺不待以官舉也如傳例以為有罪則禮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安得云殺爪牙之臣無道之甚乎君之卿佐皆為股肱豈不為司馬司城而誅之逐之乃得為義乎按殺梁說同左氏故杜云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

名貴之按如左傳。司城蕩意諸亦貴戚也。有去道乎。以爲貴之亦未允。○注宋以至事也。○校勘記出子哀奔亡云。此本亡誤之。今訂正。鄂本哀奔二字。及下起其二字皆空缺。按子哀來奔見下十四年。通義云。等不名前不官舉者。彼直一事耳。此殺與奔各一人。若云宋人殺其大夫。宋大夫來奔。則漫無區別。不成爲文。故以其官識之。○注大夫至皆時。○舊疏云。正以此經及下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之屬。皆不別書日月故也。知彼是大夫相殺之經者。正以下十六年傳云。大夫相殺稱矣。人。

6
7534 - 22

(1)



書叢本基學國

疏義羊公

(三)

著立陳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疏 義 羊 公

(三)

著 立 陳



3 0649 2015 4

行發館書印務商

621.7127

382

2:3

53846

公羊義疏四十一

文九年盡
十一年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注〕据南季稱使〔疏〕

注据南季稱使○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

當喪未君也〔注〕時王新有三年喪〔疏〕

上八年八月天王崩故也

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注〕

据崩在八年踰年當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也〔疏〕

通義云有事於四方未可稱王命以使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

未稱王

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注〕俱繼體

其禮不得異〔疏〕

注俱繼至得異○白虎通爵篇云王者既殞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與對乃受同瑁明爲繼體君也曲禮疏云準左傳之義諸

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即嫡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詞列爲諸侯之位今此踰年即位是遭喪明年爲元年正月即位也又云天子踰年即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稱子亦無文約



天子踰年不稱使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

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

〔注〕各信恩於其下。〔疏〕

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曲禮疏云：若三年除喪稱王，故公羊文九年傳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又云：踰年則稱王者，據臣子稱也。若王自稱，必待三年。顧命成

王崩，殯後未踰年，稱余一人者，熊氏云：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坊記云：未效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注：沒猶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通義云：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所謂三年稱子，春秋之制也。據經曰：公即位，則王者有踰年即位之禮，亦可以推。據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以絕正其義，則魯不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失可知矣。此傳者善言春秋，能因其所見達之於所不見。董仲舒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按春秋書宋子衛子，是即諸侯稱子之證。○注各信恩於其下。○釋文：信音仲。繁露玉杯云：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

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注〕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疏〕

莊三十二年傳云：踰年稱公，故據以難之。繁露玉杯云：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相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通義云：雖民臣之心，不欲一日無君，然尊先君之末年，改今君之元祀，其義則不可也。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者，由臣民言之曰：吾君之子也，而名正位定矣。由孝子言之曰：吾父之子也，是以不踐阼，不主與。三年之內，常若父存。○注故君至之心。○自

虎通爵篇云。父存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歿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何。卽尊之漸也。又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同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推此以言諸侯亦同。不可曠年無君。〔注〕故踰年稱公。〔疏〕

注故踰年稱公。○白虎通爵篇云。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

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又云。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卽位。改元。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君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知踰年卽位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卽位。亦知天子踰年卽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蓋先君之薨。不論何月。踰年正月。皆卽位也。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注〕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卽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涼

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疏〕

注孝子至稱子

○繁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君。不敢貪至尊也。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尙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又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是三

年後然後稱爵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三年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故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正月卽位，四月丁巳葬，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云：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生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子張至三年，○論語憲問篇文，校勘記云：鄂本涼作諒，釋文作涼，音亮，後漢書引彼注云：諒闇，凶廬也。詩疏引鄭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禮記喪服四制注：諒，古作梁，闇讀如鴉鵲之鶴，書神傳考異曰：漢五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按今論語作諒陰，今書無逸作亮陰，蓋梁、涼、亮、諒，及闇與陰，皆音義通。鄭注書伏生書傳，皆作凶廬解，蓋今文說也。此作涼闇，所引當是魯論古文，宜作諒，或作亮，左疏引馬氏論語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孔注論語亦云：諒，信也，陰，默也，皆古論語說也。夫既云信默，又云不言，語義重複，諒闇者，惠士奇禮說引葛洪變除云：子爲父，三月既葬，草屨內納，廬則柱楣，翦屏，屏者，廬前屏也，其廬所爲之屏也，而更作外障以爲之，作廬，先橫一木長檠，於東墉下，著地，因立細木於上，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此草，以短柱拄起此橫梁之著地者，謂之柱楣，楣一名梁，既舉此梁，乃得於廬外作障，用泥塗之，諸侯始作廬者，便有屏而未泥之，既葬乃泥之，既拄起梁，又立小障以避風，凶事轉輕。劉氏論語正義云：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倚廬不塗，既葬塗之，塗近於聖，釋名：聖，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聖室者，壘壘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偏，壘壘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除之，既練壘之，加聖，既祥，又加黝，總謂之廬，故書大傳：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又云：喪禮不言者，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爲士民，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庶人而垢而已，則天子諸侯有臣，不言而喪事得行者，喪事亦不言，則其餘不言可知。劉氏寶楠曰：冢宰聽治，其證有可考者，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

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據闕予小子詩序。則闕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尙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若武王初崩。成王無論能親政與否。而諒闇之制。正在不言。周公居冢宰。禮宜攝政。流言奚自來哉。可謂允當不易之論。白虎通又云。所以聽於冢宰三年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劉氏又云。邦治掌於冢宰。因喪攝政。凡事皆聽可知。白虎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隘矣。今本論語聽下有於字。與檀弓同。僞古文伊訓云。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亦無於字。此引書云者。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據喪服四制。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尙書成語。非翦截無逸篇文。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繫之高宗。云鄭注名篇在尙書。然則亦非無佚語。高宗篇當是佚尙書。若然。孟子滕文公篇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者。其時三年之喪且久不行。安得尙有三年不言之禮。文公五月不命戒。已爲近古。不得以三代盛時禮繩之也。

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

非禮也。〔疏〕

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

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尙不可止。穀梁傳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注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

然則是王者與。

〔注〕據未稱王曰非也。〔疏〕

通義云。未稱王也。

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疏〕

通義云。問未稱王則曷爲以王者無求之義。貴之。按當作一句讀。俞氏懋云。王者字不當疊。蓋因上文云王者無求。故此發問云。既非王者。何以言王者無求也。誤疊王者字。義不可通。

曰。是子也。〔注〕雖名

為三年稱子者，其實非唯繼父之位〔疏〕

注雖名至之位。禮記中庸疏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俗本禮

記注有引此作子是者，誤。何意以雖三年內稱子，其實非但繼父位，即與王同當守文王之法度也。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

而求，故譏之也〔注〕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疏〕

注引文至法度。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受命三年，然後稱王，乃斷虞芮之訟，後

十年而崩，蓋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詩大雅文王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疏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又引申侯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又引易乾鑿度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是皆文王受命制法度事也。按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是子也。云云，彼疏，文王之法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故隱元年傳亦云，王者執謂，謂文王也。通義云，是子繼父之體，而上本文王言之者，正體於上，又將所傳重也。諸侯不奉王法，無以守其國；王者不奉祖法，無以守天下。故春秋以文王之正月，正天道，以文王之法度，正人事。

夫人姜氏如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書者，

大夫家危重言如齊者大夫繫國〔疏〕

注奔父至喪也○禮記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注踰封越境也或爲越疆白虎通喪服云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蓋謂娶於諸

侯者夫人奔喪君則視凡鄰君加厚鄰國之君本有會葬禮也雜記又云夫人至入自闔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皆如奔喪禮然注云女子子不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闔門側階謂旁階也他謂哭踊鬢麻此謂婦人奔喪儀節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出曰如某反曰至自某此非小君之禮也儼然諸侯矣然則奔喪禮與禮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爲之說文公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禮故父母之國待之亦若諸侯然則告廟而行告廟而反君夫人奔喪之禮當然按鄭禮記注云夫人車服主國致禮皆如諸侯也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注不言至聘也○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故奔喪不書○注故以至禮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夫人遠禮而出會者皆不致唯此文書至故莊元年注云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致文見下○注書者至危重○舊疏云夫人奔喪禮既許之則是常事而書之者此夫人所適乃是大夫之家卑於夫人有不制之義而危重之是以書也按今文春秋說諸侯夫人似無歸寧之道義具莊二十七年今奔喪大夫家故危重也○注言如至繫國○上四年逆婦姜于齊注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不同者上四年經云逆婦姜于齊逆至共文但言于齊則知娶于大夫故不得言如齊正由其非大夫所有也此夫人奔喪不言如齊則文不可施君不行使于大夫故又不可言如某氏是以書如齊以見大夫繫國也且上經既從略以示娶于大夫此不嫌非大夫也上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蓋亦大夫繫國之義故亦書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

〔疏〕隱三年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此書葬，故難之。通義云：據平惠定靈不書葬，包氏慎言云：二月辛丑月之二十五日。

不及時

書。

〔疏〕宣二年十月，天王崩。三年正月，葬匡王。襄元年九月，天王崩。二年正月，葬簡王。昭二十二年四月，天王崩。六月，葬景王。皆不及時也。

過時書。

〔注〕重錄失時。

〔疏〕五年三月，天王崩。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是過時書也。○注重錄失時。○舊疏云：以天下共葬一人，而不如禮，故重錄之，刺其失時也。

我有往者則書。

〔注〕

謂使大夫往也。

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日者，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

〔疏〕

注謂使至會之。○白虎通崩薨云：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無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為天子守蕃，不可頓空矣。故分為三部，有始死奔喪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葬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來京師，

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者。故此惡文公不自往也。通義云：此主書與獻六羽同意。我有往者，猶可言也。我無往者，不可言也。又以我無往者，惡重不待譏，使卿會葬，疑若得禮，而重譏之。故禮之為用，在於別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易下邳傅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鄭君之聞也。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者也。天子於魯，既含贈，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禮可知矣。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

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廣森按。越紼奔喪。傳無明文。亦似說公羊者失之。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未久也。按白虎通崩薨篇又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奔。不必其時葬也。此據隱三年傳說。諸侯之禮最詳。故何氏彼注云。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又於尹氏卒傳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云。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僮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穀梁傳亦曰。於天子崩爲魯主。此諸侯奔喪之證。何氏亦云。越紼奔喪。蓋有所受之矣。白虎通又云。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左氏隱三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昭三十年傳。游吉日。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彼疏引鄭元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是則左氏明以諸侯有奔喪之禮。故鄭駭異義譏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奔喪。爲自違其傳也。書顧命記成王之喪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蓋因奔喪而朝見新王也。禮記檀弓云。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此各經諸侯奔喪之證也。○注日者至貴內。○舊疏云。正以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屬不日故也。言襄王如禮者。卽元年叔服來會葬。五年榮叔歸舍且。昭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隱元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云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舍。昭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遙遙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求金。求者固非。而藩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不愈顯侯國之怠慢乎。以求金之來。而如京師共葬。雖遣得臣。亦非本意。按穀梁傳云。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注不得備禮葬。又云。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明時皆不會葬。故天子之葬。不得備禮。此有往者。書以張義。貴魯因以責諸侯。春秋內魯。故注但言貴內也。楊疏云。傳稱不志葬者。據治平之日正法言之也。是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疏〕

通義云時先都士穀等作亂晉討殺之而不稱國者蓋以靈公冲稚趙盾當國大夫專殺春秋疾之故從大夫相殺稱人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疏〕

注出

獨至子辭○凡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夫人出因奔喪得禮故與臣子辭書致也○注月者至至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夫人當與君同此月故解之舊疏云獨行無制恐有非禮之惡故曰危重也言從始至例者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注其日何難也與公有約然後入彼始至書日故解之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疏〕

通義云殺稱及者相累連及之辭其不稱及者同罪也左疏引賈云箕鄭稱及非首謀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按左傳所載皆

作亂當誅書及皆累者蓋同罪之辭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注〕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疏〕包氏慎言云九月嘗

癸酉九月無癸酉十月朔日也。或時歷官誤置閏。而此年閏在九月前。則癸酉即九月朔日矣。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左疏引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為異也。

○注動者至人也。○注申傳義。以有動之者而地動。即周語所云也。通義云。地動自動也。動地有動之者也。大氣動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伏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何以書記異也。〔注〕天動

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為陽行。是時魯文公受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

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感同也。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疏〕注天動至常也。○易繫辭傳上。動靜有常。剛柔斷矣。韓云。

剛動而柔止也。疏。天陽為動。地陰為靜。各有常度。故乾之象曰。乾道變化。坤之卦辭曰。安貞吉也。亦動靜義也。○注地動至陽行

○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應劭漢書注云。失其所。失其道也。填陰為陰所填。不得升也。漢書五行志云。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邱陵涌水出。蓋凡震皆陰行陽事也。故穀梁傳曰。震動也。地

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注引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變，明陰不宜盛而動也。○注是時至同也。○穀梁疏引何休徐邈並云：由公子遂陰為陽行，專政之所致，即此注受制公子遂也。齊晉失道，蓋謂齊商人晉趙盾弑君事。四方叛德，蓋如宋弑君杵臼、莒弑君庶其、齊又弑商人、楚爭中國之屬、北斗之變。見下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所感同者，彼注云：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弑其君而立之應也。五行志云：文公九年癸酉地震，劉向以為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歿，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殺父，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子彊盛者將動為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注不傳至可知。○舊疏云：僖十四年沙鹿崩，傳云：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記為天下記異也。今此地震為內錄之內，為新王天下明矣，故言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通義云：不傳天下異者，時獨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言地震者皆據魯書也。按孔說是也。外震不書，尊內也。兼及齊晉四方者，假以張義，震不言何在，止統言地震，故亦得為四方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疏〕

釋文：椒一本作萩。按秋聲、叔聲、古音同部。穀梁傳作萩。漢書古今人表：楚湫舉師古曰：即椒舉也。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注〕入文公所聞世。見升

平法。內諸夏以外夷狄也。屈完子玉得臣者。以起霸事。此其正也。聘而與大夫者。本大國。〔疏〕穀

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喪之也。通義云：楚有大夫。前此矣。至此始發傳者。屈完不稱使。宜申稱使。而其君稱人。君臣之辭未醇。此始因其能修禮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於中國也。商臣弑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惡固不待貶絕而自見。○注入

文至狄也。○校勘記出見升平法。云諸本同。解云言見治升平者升進也。見下當有治字。釋文出見升二字。則陸本與此同。入文公所聞世者舊疏引春秋說云。文宣成。襄此所聞之世是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對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爲升平也。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下語亦斥所聞世言也。彼注云。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尙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謂莊王。此爲修禮接內。故亦不得見殊也。○注屈完至正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醇。伯德成王事也。又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此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蓋彼在所傳聞世。不合見大夫。書之者。以起齊桓晉文霸事故也。彼皆別有主書。故唯此爲始與內接得其正也。○注聘而至大國。○舊疏云。等是夷狄。而舒越之屬皆無大夫。而楚得有大夫者。正以本是大國。故入所聞之世。於是見法矣。

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注〕据屈完氏。〔疏〕

注据屈完氏。○卽僖四年書楚屈完

也。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注〕許與也。足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貴之。嫌夷狄質薄。不可

卒備。故且以漸。〔疏〕

校勘記云。浦鐘云。壹誤一。按唐石經諸本皆作一。○注許與也。○廣雅釋言云。許與也。莊子大宗師。瞻明聞之聶許。釋文引李注。許與也。又徐無鬼云。夫神者不自許也。釋文引司馬注。許與也。說

文言部。許聽也。引申之爲與。隱二年左傳注引許作禦。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云。古人引經。多有此例。如史記載尙書。史公每以解釋之字易經文。卽此義也。按作禦不可通。當仍何注意作與。解爲是。彼疏云。制禦戎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卽使足也。亦強爲之解。○注足其至以漸。○校勘記出貴之云。鄂本貴作責。此誤。言若卽足之與以氏。則醇同中國。當以中國禮義貴之矣。卒讀如猝恐夷狄質薄。不得猝然備責也。故以漸進之。通義云。當進之以漸。不就其一事遽盈量而與是也。繁露觀德云。吳楚國先聘我

者見賢，謂此與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稱子也。二傳皆有許夷狄者不
一而足之語，彼以賢而不字張義，此以名而不氏張義，意同而取義微異。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疏〕

左傳作隧，誤。彼校勘記云：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隧作襚。石經此處闕釋文，
亦作襚。云衣被曰襚，說文作視，云贈終者衣被曰視，以此襚為衣死人衣。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主于敬，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疏〕

上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賄，傳其言歸舍且賄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彼譏其一人兼二事，此譏其一人襚二人也。與隱元年譏宰
桓兼之同義。○注禮王至尊卑。○一本有主作王者，誤。依宋本、閩本正。左疏引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兩喪，又於禮既緩，而左
氏以之為禮，非也。鄭箴之曰：若以為緩，按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劉氏評云：襚施於死者，弔施於
生者，鄭不足為難也。又上五年穀梁傳注引廢疾云：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
以來言。鄭釋之曰：秦自敗于穀，與晉為仇，兵無休息，乃如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劉氏難曰：四年
夫人風氏薨，秦晉未聞交兵也，且因饋武而廢禮，其可譏尤甚，安得原情不責。則此書來兼譏不及事矣。

曷為不言

及成風〔注〕据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問尊卑體當絕，非欲上成風使及僖公。

〔疏〕

注据及至文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如齊，亦不言及者，彼為外夫人故
也。○注連成至僖公。○傳若但問曷為不言及，嫌欲上成風使及僖公，故連及成風問。知直問成風尊，僖公卑體當絕

也。通義云：穀梁以為僖公之成風，非也。且又推之，以為惠公仲
子亦惠公之母，若然，妾母必以其子氏者，今僖若在，何以稱之。成風尊也〔注〕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序在

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疏〕

注不可至尊也。○通義云。僖公成風兩言之者。尊卑自絕。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卑及尊。文

不可施也。仲子以微不言及。成風以尊不言及。春秋之言。豈可以一端盡之哉。○注母尊至繫子。○漢書杜鄴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女雖貴。猶為其國。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册府元龜。引梁何佟之議云。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尊。若不仰繫于夫。則當俯繫于子。釋名釋長幼云。女如也。婦人外成如人也。故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禮記郊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成風序在下也。通義云。所以子序母上者。直為僖公先薨。禭辭亦先致之故耳。則是春秋但順當時致辭序耳。無義例矣。孔氏故與何氏立異。忘其違經義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辛卯。月之二十。二日。隱元年注。所聞世無罪者日錄。

夏。秦伐晉。〔注〕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昧以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

狄之。〔疏〕

注謂之至狄之。○毛本脫猶字。僖三十三年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義與此同。通義云。復稱國者。秦晉構怨。起於襲鄭。秦為罪首。自是二國交刃。相仍無已。要互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伯。但即殺之役及此。見始終狄之而已。方

將善其能變。故於此抑見其罪。以深起下稱伯為大善辭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不顯其咎。不見其善。惟狄之而旋爵之。乃知君子之教。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故能使負罪者。不以終絕而自棄。按。令狐戰。先昧奔秦。皆見上七年。

楚殺其大夫宜申〔疏〕

杜云宜申子西也左疏載釋例云宜申不書氏賈氏以爲漏與得臣不書族同蓋夷楚故略其大夫氏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之所招〔疏〕

禮記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然則至七月不

雨猶不爲旱矣然雖不必成災歷三時不雨亦足爲異故書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注公子至所招○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蹇有炕應陽之

及蘇子盟于女栗〔疏〕

杜云女栗地名闕通義云言及不言主名蓋內微者也知非公者天子之大夫視諸侯體敵得盟無取諱不言公也郝氏懿行說略云孰及之蓋大夫也大夫盟王臣翟泉已然矣何以

知非沒公也公不與大夫盟不諱與王臣盟也何諱焉出不書反不致非公可知杜云蘇子周卿士按隱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杜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書立政云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孔傳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成十一年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蘇忿生封于蘇其所都之地名溫故僖十年左傳狄滅溫蘇子奔衛也蓋王復之爲卿或別封他邑此蘇子其後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注〕魯恐故書刺微弱也〔疏〕

左傳作厥貉杜云厥貉地名闕古厥屈同部假借字漢書古今人表厥黨童子師古曰卽闕黨童子

也。闕屈亦同部。通義云。莊侍即曰。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圍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焉。蔡同姓之長。而世役于楚。自絕諸夏。商臣罪大惡極。大疑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尙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樓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于數十年之間。若蔡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廣森三後斯言。誠春秋之微旨。昔衛州吁弑君自立。使公孫文仲平陳與宋。及宋殤公陳桓公之身。而馮弑仇。篡之難作。魯鞏會之卒之。弑隱者鞏也。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察於彼經曰。衛州吁弑其君完。鞏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繼之以壬辰公薨。宋督弑其君與夷。蔡人殺陳佗。則知黨弑君之賊者。其國必有亂臣。觀於此經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楚子蔡侯次于屈貉。又至於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則知黨弑父之賊者。其家必有逆子。嗚呼。國有風家有俗。久聞習見。風俗以成。白羽素絲。唯其所染。履霜乘火。寧可不慎。按莊侍即語。見春秋正辭。莊孔二氏說。可謂得春秋微言矣。○注魯恐至弱也。○按如左傳。則宋鄭陳蔡皆附屬楚。與魯相近。故恐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圉〔疏〕

釋文說文作圉字林白萬反二傳作麋讀書叢錄云說文麋从鹿圉省聲籀文不省作麋傳寫者省鹿作圉通作圉昭元年楚子卷卒釋文左氏作麋卷又圉字之省校

勘記云按玉篇圉懼免切牢也圉巨萬切邑名廣韻二十五願作圉邑名白萬切誤也此當從說文作圉今說文圉養畜之閑也無圉字依陸氏則說文字林皆有圉字玉篇本之爲邑名正字何本公羊作牢圉字通借也葉本作白萬反盧本從之不知曰乃誤字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麋亦作麋注不釋其地所在按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左氏傳楚潘崇伐麋至于錫穴穎容釋例云麋在當陽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治鄖縣爲麋國地按傳楚子伐麋敗麋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爲麋之國都則麋遂滅矣防渚爲今鄖陽府房縣杜佑曰房陵卽春秋時麋國地所謂防渚者也秦始皇徒趙王遷于房陵卽此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遣孟達攻下房陵又使劉封自漢中乘河水會達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降後孟達據房陵降魏蓋隴蜀咽喉蜀魏

所必爭也。又云十六年楚伐庸。樂人率百濮聚于選。則樂猶存。蓋庸在上庸。為今竹山縣。樂有錫穴及防渚。為今之鄖縣房縣。俱屬鄖陽府。為接壤庸滅而樂亦不復存矣。今與陝西四川接界。按廣韻二十阮罔又姓。後漢末罔稱字幼舉。撰陳留風俗傳。罔氏本氏其國。然則古有罔國。其即楚子所伐者也。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疏〕

史記注引服虔曰。叔仲惠伯。通義云。叔彭生。即傳所稱叔仲惠伯者也。本叔牙仲子休之子。因以叔仲連言。非命氏之正。故春秋絕正之。按左傳作叔仲

彭生。釋文。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按禮記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蓋謂叔孫氏之仲也。石經。宋本左傳亦無仲字。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也。左傳匡或作筐。校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筐作匡。傳文同。即襄三十年傳。會卻成子于承筐之歲也。是也。杜云。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水經注陰溝水篇。谷水首受渙水于襄邑東。東經承匡城。春秋書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京相璠曰。今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筐城。罔稱云。襄邑本襄陵承筐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紀要在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包氏慎言云。左氏襄三十年傳云。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老人與食。使之年。曰。臣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朔甲子。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此所言據夏正也。于周為三月。李淳風注五經算術。以周術推是年。周天正朔亦為乙丑。月小。殷地正朔甲午。月大。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甲午月之四日杜云鹹魯地大事表云續漢志濮陽縣春秋時有鹹城濮水之北當在今曹州府曹縣境齊氏

召南云杜顯言魯地以異於僖十三年齊桓會諸侯之鹹也續漢志東郡濮陽縣有鹹城或曰古鹹國與僖十二年同一鹹非別地

狄者何〔注〕以日嫌夷狄不能偏戰故問也〔疏〕

注以日至問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偏戰日詐戰月夷狄能偏戰今而書日故執不知問通義云以所聞之世敗

狄不月而今乃日知非常狄故問之按僖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傳聞世也亦不月何氏無此例但從略爾

長狄也〔注〕蓋長百尺〔疏〕

注蓋長百尺○舊疏云何氏蓋取關中記云秦始皇

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天誠若曰勿大為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喜是時初併六國以為瑞乃收天下兵器鑄作銅人十二象之是也其文穀梁左氏與此長短不同者不可強合按穀梁傳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范云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九畝五丈四尺兵車之軾高三尺二寸是其所說長短不同彼疏引春秋考異郵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為君蓋何氏所本杜注左傳云蓋長三丈彼疏引魯語仲尼所云此十倍僬僥氏之長者故云蓋長三丈是左氏所說長短亦不同也左傳謂即鄭驕說文鄆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為防風氏殷為汪芒氏兼取內外傳為說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故杜氏以為三

丈蓋亦以意言也。山海經大荒北經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史記孔子世家云。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索隱云。釐音僖。按晉語司空季子說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僖姓。則長狄其黃帝後與。晉語以汪芒氏之君為漆姓者。古漆釐同部。得段借也。方輿紀要。鄆縣在山東濟南府北境。或云今青州府高苑縣有廢臨濟城。古狄邑。即長狄所居。章注國語。封禺二山。在吳郡永安縣。周世其國北遷。為長翟也。說文以此篆厠涿郡北地之下。則許意謂其地在西北方矣。兄弟二

人〔注〕言相類如兄弟〔疏〕

注言相至兄弟。穀梁傳亦云。弟兄三人。佚宕中國。注。佚。更也。明非同時兄弟。故言相類。故左傳敘鄆瞞伐齊。在齊襄二年。晉獲焚如。在滅潞三年也。舊疏云。別之三國。

不相援助。是以知其非親兄弟者。非也。

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注〕不書者。外異也。〔疏〕

漢書劉向傳。上封事述春秋災

異云。長狄入三國。師古曰。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按左傳。又有宋獲緣斯。衛獲簡如。小顏止述齊魯晉。用公羊義也。○注不書至異也。○春秋有為天下記異者。僖十四年。沙鹿崩。之屬是也。有為王者之後記異者。隕石于宋五。六。鶴退飛過宋都之屬是也。外各國異皆不書。詳內略。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疏〕左傳云。齊襄公之二年。鄆瞞伐齊。齊王

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注〕經言敗。殺不明。故復云爾。〔疏〕

左傳云。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搃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

命宣伯。杜云。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注經言至云爾。○下方欲明殺一人言敗之義。故此傳逆詳之。

則未知其之晉者也。〔疏〕

左傳。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事在宣十五年。

於晉為景公六年。據左傳。榮如為焚如之弟。榮如死於魯桓十六年。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既長且壽。可謂異極。故何氏以為相類如兄弟也。穀梁亦云。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其言敗何。〔注〕據敗者

內戰文非殺一人也〔疏〕

注据敗至人也○舊疏云春秋之義內魯爲王王於諸侯無敵之義但當言戰戰則是內敗之文言敗某師則是內戰之文今敵其一人而言敗狄于鹹作內戰之經故難之大

之也〔注〕長狄之三國皆欲爲君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與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

言敗〔疏〕

注長狄至言敗○舊疏云正以各之一國故也雖非兄弟若不爲君羣行亦得即長人十二見於臨洮是也按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注言其力足以敵衆又云瓦石

不能害注肌膚堅強瓦石打擲不能虧損故云非一人所能討與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也

其日何〔注〕据日而言敗與公子友敗莒師于犁同非殺

一人文〔疏〕

注据日至人文○校勘記云鄂本無于犁非也按釋文出于犁二字即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獲莒孳是也彼傳云季子待之以偏戰故彼亦日也然則公子友與莒孳戰亦二人相敵蓋用穀

梁屏左右而相搏事故云同非殺一人文也

大之也〔注〕如結日大戰〔疏〕

注如結日大戰○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僖元年注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故

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也

其地何大之也〔注〕如大戰故地〔疏〕

注如大戰故地○如戰于城濮戰于郟之屬也隱元年傳昧者何地期也注會盟戰皆錄

地其所期處重期也故此亦書地爲信辭以大之通義云使如結日地期大戰是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魯成就周道之封齊晉霸尊周室之

後長狄之操無羽翮之助別之三國皆欲爲君此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

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宣成以往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疏〕

通義云長狄木漆姓防風氏之後昔禹戮其君骨節專車至周時號爲大人之國居

大荒之東徑阻篋絕忽爾佚宕中國非聞見所及故以記異言之左傳疏云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常有支允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封禺之山賜之以漆爲姓則是世爲國主綿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按唯其如此故謂之異穀梁亦備詳其異仲遠之疑殊可不必○注魯成至狄行○舊疏云正以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意封于魯晉文齊桓皆率諸侯尊事天子此是齊晉之君子孫故云爾然若如左傳則齊事在桓前也蓋何氏所據不與左傳同校勘記出輔佐云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改輔助非也羽翮猶羽翼謂輔佐也說文羽部羽鳥長毛也翮羽莖也从羽鬲聲繫傳按史晉舡人曰鳥所侍者六翮也是也書皋陶謨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古多段羽翼喻輔臣也穀梁疏引考異郵云長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萌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弑之禍近下人代上之疴也劉歆以爲人變屬黃祥一曰屬蠱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爲變皆屬皇極下人代上之疴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廢取義大同論衡異虛云如謂舍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汪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故此亦記其三以志異○注故自至四十○舊疏云春秋之經自宣成以下訖於哀十四年止弑君二十七亡國二十四知此注誤宜云弑君二十也八是衍字亡國二十四作四十者錯也或者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春秋說文其間亦有經不書者故不同耳又云其弑君二十卽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獯四年歸生弑其君夷十年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光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爲

巢人所弑。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十三年，公子比弑其君虔，棄疾殺比。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十三年，吳殺胡子髡。沈子楹，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定四年，蔡殺沈子嘉。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六年，陳乞弑其君舍之屬是也。其滅國二十四者，宣八年，楚滅舒蓼。十二年，楚滅蕭。十五年，晉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鄆。齊滅萊。十年，遂滅偃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十七年，晉滅賁渾氏。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二十四年，吳滅巢。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滅頓。十五年，楚滅胡。哀八年，宋滅曹之屬是也。按何氏雖言宣成以往，不必定至宣世始應此異。如齊宋莒魯皆在應內。春秋雖止於哀十四年春，而陳恆弑君亦應在內。天人之應，同也。下十六年之楚滅庸，亦應入數。舊疏未免太泥。又舊疏所數吳子謁弑于巢，楚子虔殺蔡侯，吳殺胡子髡，沈子楹，皆爲外所殺，亦不列諸臣弑君之科。成十八年，晉弑君州蒲，又鄭伯髡原卒于操，亦弑。見襄七年，何皆不數。昭元年，楚子卷卒，左傳以爲弑，公羊雖無傳，然何氏於公子比出奔晉，下注云：避內難，則與左亦同。其滅國數，胡子髡，沈子楹，尤誤。彼經滅者，君死於位之稱，非國被滅，亦不合。其吳滅楚，當列入春秋後。如楚滅陳，越滅吳，皆去獲麟不遠，亦宜數也。

公羊義疏四十二

文十二年
盡十三年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疏〕

通義云。時先盛伯卒。嗣子立。踰年而被篡。以其邑夫鍾邨邨來奔。故曰失地之君也。按孔氏牽涉左傳為說。非何氏義。果如左氏所記。則太子不得守國當絕。

又據地奔魯。魯當坐受邑。盛伯當坐竊邑也。何以經無貶文。

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注〕與郟子同義。月者。前為魯所滅。今來見

歸。尤當加意厚遇之。〔疏〕

注與郟子同義。○僖二十年云。郟子來朝。是也。彼傳云。郟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彼注云。郟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於穀鄆也。書者喜內見歸。則

此書來奔。皆與郟子同。當亦為喜內見歸也。繁露觀德云。盛伯郟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為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郟霍云云。文之昭也。盛即郟也。通義云。兄弟辭者。為其來奔。明當以恩禮接之。是也。彼又云。若其出奔他國。雖兄弟之君亦名。衛侯衍出奔齊是也。此不獨與何異。且與傳違。傳明云。失地之君。而以衛侯衍為比。可謂擬不於倫矣。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注不據為難。何以不名者。以郟子注已明。故此不復言從省也。○注月者。至遇之。○按。勸記出尤。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尤誤。猶前為魯所滅者。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是也。言盛為魯齊所共滅。今又來奔。尤當厚遇。故書月。見其與穀伯鄆侯郟子皆書時異也。按齊魯共伐盛。盛降于齊。

則盛為齊所滅。蓋時猶如紀季屬為附庸。今復見滅來奔。故書爵也。杜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彼以盛伯為太子。故如此釋。與此注加意厚遇之義。似同而不同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注〕卒者許嫁。〔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庚子。月之十二日。○注卒者許嫁。○舊疏云。舊本皆無此注。且理亦不須疑衍字。按無者是也。何氏於經有傳

者。皆不注經。且傳明云許嫁矣。注豈非贅設。故僖九年伯姬卒亦無注也。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疏〕

以叔姬無所繫。又書卒。故知許嫁也。與僖九年伯姬卒傳同。詳見彼。穀梁傳曰。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顧氏棟高子叔姬卒論云。左氏謂叔姬已嫁于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憑空生出請絕叔姬。而無絕昏。遂以此叔姬為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年杞伯姬來歸。八年杞伯姬卒。為杞之所請繼續為昏者。揆之情事。可謂大謬。據今土庶人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杞何敢然。魯亦安肯許。既如其意。以次女續昏矣。二十餘年。又復見絕。杞何不道乃爾。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母家。九年請于杞。而後來逆喪。姊姊二人。前後俱為杞所棄。杞何強暴。魯何孱弱至此。此皆情理之必無者。且既請絕叔姬。則叔姬非復夫人。可不為之服矣。經又何以書其卒乎。當以公穀許嫁之說為是。許嫁不知何國。與僖九年伯姬一例。李氏廉更為之說曰。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而求其次。夫叔姬方在母家。杞又何從摘其短。而預先請絕昏乎。此皆以上下兩事牽合之病也。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兩事本自

風馬牛者。作兩事自無此病。若啖氏助。劉氏敵。呂氏大主。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於此。亦覺費手。春秋一經。杞伯來朝多矣。豈必皆有所爲。左傳謬說極多。豈能必求其可通。與其信傳而易置經文。何如刪傳而使經文仍舊之爲得乎。按顯說是也。既出則非諸侯夫人。當入諸侯絕期內。無爲爲之服。宣十六年。郊伯姬來歸。不見其卒是也。
其稱子何。〔注〕據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疏〕
春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是也。其稱子何。〔注〕據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疏〕子○卽僂九

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疏〕
注不稱至別也。○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注同母姊妹。通義云。謹按。殷人字積于仲。周人字積于叔。故文公之篇。有子叔姬二。

皆爲同母姊妹也。詩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明君之母妹。貴有殊矣。啖趙以稱子者爲公之女子。此似是而實非。文公以四年娶。而十二年女已及笄。宣公以元年娶。而五年女已適人。其可得通乎。按殷道親親。故母弟母妹皆特異。春秋從殷質故也。○注禮男至之手。○下男子。毛本子誤人。既夕記。喪大記。皆有此文。喪大記注云。君子重終。爲其相襲。既夕記注云。備襲卽遠別之義。喪大記絕作死。

夏。楚人圍巢。〔疏〕
杜云。巢。吳楚之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大事表云。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有古巢城。爲巢國地。水經注。河水篇。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卽巢澤也。尙書周有巢伯來

朝。春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巢。舒國也。一。統志。居巢故城在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遂來聘〔疏〕

左氏穀梁遂作術古遂術同部字禮記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又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遂故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管子度地篇故百家

為里二十為術術音遂也毛詩疏引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詩或言說說者說其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漢書五行志中之上秦伯使遂來聘正用公羊傳文師古曰即左氏所謂西乞術也通義云即西乞術也左氏曰術此曰遂古今字耳舊疏云左穀皆作術字經亦有作術字者疑遂字誤按舊疏非是遂正字術借字古名字相配秦西術字乞見僖三十三年左傳乞讀為乞乞終也竟也逸周書太子晉篇孔注遂終也廣雅遂竟也是遂與乞義乃相比舊疏何反以遂為誤也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疏〕

荀子大略云春秋賢繆公與公羊義同

何賢乎

繆公〔注〕据聘不足與大夫荆人來聘是也〔疏〕

注据聘至是也○見莊二十三年彼傳云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

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蓋其不遵稱大夫亦是不壹而足之義

以為能變也〔疏〕

荀子大略云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繆公以為能變也史記秦

本紀繆公益厚視孟明視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鄆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中曰嗟士卒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据左傳則此事在文三年書序云秦穆公伐鄆晉襄公帥師敗諸曠還歸作秦誓則作在敗殺以後按以左氏事證之似當作於三帥還歸嚮師而哭之時悔信杞子之言不用百里等之諫故有黃髮良士之思截截諷言

之悔也。其實敗殺而後。二年戰彭衙。三年伐晉。七年戰令狐。十年伐晉。曷嘗真能悔過。聖人因其有悔過之心。一載之書。一賢於春秋。無非假以張義。欲人之知變爾。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聖人球世之心也。通義云。此秦伯康公也。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有大夫者。至此始能修禮來聘。因其可與而與之。又以明善善及子孫也。按下十八年。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則何氏不以此爲康公事。孔氏所云。非何義。孔氏往往牽涉左氏說公羊。此類是也。

其爲能變奈何。

惟譏善靖言〔注〕譏。淺薄之貌。靖。猶撰也。〔疏〕

此下皆秦誓語。引以證繆公能變之事。○注。譏。淺薄之貌。○惠氏棟公羊古義云。此述秦誓

之辭。而字多異。然反覆按之。與尙書無大抵悟。蓋今古文之殊耳。說文引書曰。戔。戔。巧言。李尋傳云。昔秦穆公說譏之言。任乞之勇。王逸楚辭章句引書云。譏。譏。靖言。靖與靖同。釋文。尙書作戔。戔。淺薄貌也。賈逵注外傳云。巧言也。按。譏。戔。同韻。戔。亦同部。得通。書釋文引馬法。辭語。戔。省要也。與淺薄亦近。惟此以貌言。諸家或就辭言耳。說文言部。譏。善言也。段氏注云。古文秦誓。戔。戔。善言。調字下引之。今文秦誓。戔。戔。戈部。戔。字下引之。釋云。巧言也。公羊傳。劉向九歎。李尋傳。皆作譏。王逸注楚辭。引尙書。作譏。靖言。皆今文尙書也。諸家作譏。許作戔者。同一今文。而有異本。如同一古文。而馬作偏。許作調。不同也。按。許以譏爲善言。或別一義。不必牽以說書與此傳。○注。靖。猶撰也。○釋文。靖。本或作調。皮勉反。又必淺反。本作譏。七全反。又仕勉反。公羊問答云。此如論語。異乎三子者之僕。鄭注。僕。讀曰證。證。云。善言也。祭統。論譏。其先祖之美。疏。言子孫爲銘。論說撰錄其先祖道德善事。按。撰。通作譏。又作僕。卽其證。讀書叢錄云。靖。古通作靖字。爾雅釋詁。靖。治也。治與撰義相近。尙書秦誓。惟戔。戔。善言。說文。調。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戔。戔。善言。又引周書。戔。戔。巧言。皆非公羊義。釋文。本或作調。是後人依尙書改之。段氏譏字下注云。戔。下既引戔矣。而譏。下又云。善言者。此又用王逸所据譏。靖言之本也。善言。釋靖言何曰。靖。猶撰也。撰。同譏。譏。善言也。廣雅釋訓。譏。善也。賈逵外傳注。譏。巧言也。章昭注。巧辨之言。然則此善言者。謂善爲言辭者。不同話下之善言也。按。靖。靖。同部字。撰。譏。皆从巽得聲。與扁亦同部。古耕青間有與眞臻等部通段者。故嘗作譏。此作靖。義皆相近。作撰者。巧言之人。憑空結撰。易以

動人如杞子使人告諸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等詞是也巧言者無不淺薄故以譏諷狀其貌

俾君子易怠〔注〕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疏〕

注俾使也詩

邶風綠衣云俾無訛兮傳俾使也又日月云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說文人部俾益也一曰俾門侍人故引申之為使義○注易怠猶輕惰也○九經古義云書怠作辭縮文辭作僻从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傳合此以輕詁易以情詁怠也襄四年左傳貴貨易土注易猶輕也晉語注同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入之矣注易輕易也又祭義云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易怠猶慢易也故檀弓云吉事雖止不怠少儀怠則張而相之注並云怠惰也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易讀如素問解休之休舊

疏云言使此君子易為輕惰非是何意謂譏諷諱言之人能使君子輕惰也秦經一聞杞子之言即輕師遠襲是其故也輕惰釋文作輕惰

而況乎我多有之〔疏〕

書況作皇公羊古義云依字當作兄

兄滋也無逸云無皇曰又曰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無逸皆作兄詩桑柔倉兄填兮召旻職兄斯引義皆作況通義云書云我皇多有之此以況訓皇穆天子黃竹之詩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甫刑大傳曰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司農注皇猶況也故無逸則皇自敬德王肅本作況而蒸平石經又作兄大雅倉兄其義亦猶倉皇況之為兄古文也皇之言況古訓也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書大傳皇於折獄乎此段皇為矧況字也公羊傳而況乎我多有之此段況為皇暇字也皇與況互相段借而況乎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孔傳皇訓大非按段說非是此言而況乎我多有之即以況為矧況字謂此譏諷諱言之人實足使君子輕惰矧況我多有之我對君子也君子尚為所惑而況乎我多有之者謂杞子逢孫也樊毅碑況作兄管子書皆以兄為況漢尹翁歸字子兄注兄惟一介斷斷焉〔疏〕九經古義云焉與夷同見周禮行夫注夷聲近猗故讀為況故況兄皇皆通唐石經況字缺尚書作猗說文斤部斷斷截也从斤矧矧古文絕又曰詔古文斷从卣卣古文夷字周書曰詔詔猗無他技猗大學作兮兮焉猗皆語辭按斷从夷故何氏以專一釋斷斷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無他技〔注〕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

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

釋文他作佗。技，古義云：技與伎同。尙書或作技。○注一介猶一槩。○釋文一介，古拜反。尙書音古貨。

反則陸氏所見尙書作一个。與大學同。校勘記引惠棟云：古無个字。作一介爲是。漢書孔光傳：援納斷斷之介。注：介，謂一介之人。正用周書語。介槩，疊韻爲訓。按禮記釋文个，古賢反。一讀作介。音界。昭四年左傳：使實饋于个而退。文選運命論：注作實饋于介而退。御覽引周書明堂位：左爲左介，右爲右介。卽月令之左个右个也。左傳稱一介行李，是偏副之義。杜注昭四年云：个，東西廂亦偏室之義也。蓋古以一個作一枚解者，止作箇。何訓一槩，亦不作一个解。馬書本作界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何當與同。○注斷斷猶專一也。○禮記大學注：斷斷，誠一之貌也。後漢書卓茂傳：斷斷專一也。漢書孔光傳：斷斷專一之貌。並與何同。專一卽鄭氏之誠一也。史記魯世家云：斷斷如也。索隱：斷斷是專一之義。廣雅釋訓：斷，誠也。○注他技至端也。○釋文奇，其宜反。本又作琦。同。鬼谷子捭闔篇：校其技巧短長。注：技巧，謂百工之役。禮記大學：無他技。注：他技，異端之技也。莊子在宥云：是相于技也。注：技，不端也。不端，卽異端也。秦誓釋文：技，本又作伎。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回而通諸海則由諸宋。成注：他，異端也。諸子異端者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皇侃論語疏：以異端爲諸子百家之書，謂與聖經大道異者也。按何以異端連奇巧言，則不必如皇說。猶孟子言小有才者爾，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邢疏異端諸子百家之言非也。楊墨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也。戴東原說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愚按：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大學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者，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博學反約之意。按孔氏此解，尤與何氏說斷斷爲專一者相發明。○注孔子至也已。○見論語爲政篇。何氏集解：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意亦指楊墨等說。後漢書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以爲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古文家無師傳爲異端也。皆與何氏異。

其

心休休〔注〕休休美大貌〔疏〕

注休休美大貌○何雅釋詁云休美也易大有順天休命文選注引鄭注休美也鄭注書云休休寬容貌又書疏引王肅云休休好善之貌

能有

容〔注〕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疏〕

公羊古義云尚書曰如有容古如字作而而讀爲能能讀曰如詩民勞云柔遠能邇箋云能猶仰也仰當作如如其意也按能猶而詩衛風光閔能

不我知謂而不我知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是能與而同而猶如也易明夷傳用晦而明虞注而如也詩小雅都人士云垂帶而厲箋云而厲如擊厲也是輾轉相通尚書禮記之如有容卽此之能有容也○注能含至之言○此爲繆公悔不聽蹇叔等言而作誓故注以能容爲容逆耳之言孔傳謂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雖通而義未切

是難也〔注〕是難行也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

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

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疏〕

注是行也○言休休有容不易行也此穆公能悔而悟方知其難○注秦

繆至西戎○史記秦本紀云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是其悔過霸西戎事也新序五云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說苑尊賢云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父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譏諫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息夫躬傳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子之言自敗其師悔過自責疾

註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後遂以霸。○注故因至大夫。○所謂因其可與而與之也。按秦見春秋。始僖十五年戰于韓。晉爵見偏戰。獲人君。當坐絕中國也。而未能用周禮。擯之不足。貴之數。再稱秦師。於僖二十八年。爲其從伯者。攘楚。書師以錄功。嗣殺至上十年。皆狄之書秦。上九年來歸。始與魯爲禮。又兼之非禮。故於此年來聘。修好。尊王無可議。故特書伯。善而與之也。○注子貢至謂也。○見論語子張篇。

冬十有一月戊午。晉人秦人戰於河曲。〔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戊午。月之六日。杜云。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大事表云。今蒲州府治永濟縣東南五里有蒲

坂故城。又云。水經云。河水南至華陰潼關。渭水自西來會之。蓋河水自此折而東。故謂之河曲。卽蒲坂也。今蒲坂故城在永濟東南。又云。河西在今陝西同州府及華州之境。秦初起岐雍。未能以河爲界。晉強。遂跨河西。而滅西虢。兼舊鄭。以汾澮爲河東。故以華陰爲河西。自夷吾請割河外列城外。東盡虢略。河外。卽河之西。虢略。故虢國地。卽今閿鄉靈寶。在河之東。背約不與戰。韓見獲。僖十五年十一月。秦歸晉侯。始征晉河東。而河外五城。不必言矣。十七年。晉太子圉爲質于秦。秦復歸河東。而河西五城。終爲秦有。自是秦地東至河。秦在河西。晉在河東。判然兩戒矣。方輿紀要。河西經同州朝邑縣東。又南經華陰縣東北。東岸爲蒲州城西。又南經雷首山西。乃折而東。其地謂之河曲。服虔曰。河曲。晉地。見史記注。續漢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陰之北。河曲之中。是河曲在蒲坂矣。江氏永曰。河南流。至華陽曲而東流。在今蒲州府永濟縣境。

此偏戰也。何以言師敗績。敵也。〔疏〕

與上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傳同。注云。俱無勝負。通義云。左氏所謂交綏是也。先晉人者。此亦秦伐晉。見晉爲主也。不言及者。

秦晉之爭。亟矣。是役以後。乃少寧居。將於是總校其功罪。以晉及秦。則觸晉未有罪。以秦及晉。則觸秦征之。故變文以見二國均罪焉。爾董仲舒曰。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伐。雖數百起。必一二帶傷其所。

害重也。問曰。其善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曰。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不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此見繁露竹林篇。

曷為

以水地〔注〕以水地者。謂以水曲折起地遠近所在也。据戰于泓不言曲〔疏〕

注据戰至言曲。見傳二十二年。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注〕河曲流以据地明。故可以曲地。因以起二國之君。數

與兵相伐。戰無已時。故不言及。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爾雅釋水。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注

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疏云。此注以疏為流。引加一直字。誤也。按郭氏所據公羊。不與何本同。何本作疏。不作流也。又云。按此是流字。鄂本唐石經作疏。乃譌字耳。邢昺所據已譌。按校勘語是也。注疏均不為疏字為解。知當是流。謂河至此而曲流也。公羊問答云。河千里而一曲。何所據。曰。此見之於河圖緯象。河流九曲。河導昆侖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河千里。至積石山。三曲也。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闕流山。六曲也。東流至洛會。七曲也。東至大伾。八曲也。北至涿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按爾雅釋水云。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釋文引李巡云。水勢小曲乃大直也。故曰小曲。水陰節。每一曲一直。通無極也。故曰千里一曲一直。漢志太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然陽曲去河曲遠。當如杜以爲在蒲坂縣南者是。○注河曲至曲也。○校勘記出曲流云。閩監。毛本同。鄂本流作疏。按作疏者。誤。通義云。舉河曲者。猶言濟西河陽。皆大之之詞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況乃干戈相尋。綿

十三載。故雖戰不出頃。而舉疏者地之用。是見伏尸流血。千里之內。舉遭離之噫。二國之罪均矣。穀梁傳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注。夫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鬪。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不言晉人及秦人戰。俞氏懋云。按爾雅釋水注。引此文。作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阮氏因謂疏字誤。其實非也。此二句正答上文。曷爲以水地之間。蓋謂河曲疏闊。千里而始一曲。非十里百里間所在皆有者。故得舉以目其地也。若作流字。於義全失矣。郭璞所引以意增改。非公羊原文。解詁曰。河曲疏。句以據地明。句故可以曲地。句其說甚爲明了。而疏字各本均誤作流。於是傳義愈晦矣。校勘記曰。郭本流作疏。當據以訂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謂郭注兼引解詁文。則亦爲誤本所惑耳。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注〕書帥師者。刺魯微弱。臣下不可使。邑久不修。不敢徒行。興師

厲衆。然後敢城之。言及者。別君邑臣邑也。〔疏〕

釋文。運。二傳作鄆。後皆爾。按。運鄆皆從軍聲通。此作運者。段借字也。杜云。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卽鄆也。彼

釋文云。本又作鄆。音同。廣韻二十三問。鄆。邑名。又州名。魯太昊之後。風姓。禹貢兗州之域。卽魯之附庸須句國也。秦爲薛郡地。漢爲東平國。武帝爲大河郡。隋爲鄆州。按。魯有東西鄆。在東平州者西鄆也。水經注。瓠子河篇。瓠河又東。逕鄆城縣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卽此城也。按。成四年。城運。昭二十六年。公至自會。居于運。二十五年。齊侯取運。二十七年。兩書公至自齊。居于運元。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運。又運潰。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圍運。十年。齊人歸運田。皆是。此年所城爲東運。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小沂水合。孟康曰。邑。故鄆邑。左氏傳。莒魯爭鄆。爲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邑。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齊乘郡邑篇。沂水縣。本莒魯所爭之鄆邑。十三州記曰。魯昭公所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爲東鄆。在此。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治東北四十里。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員亭。地理志。東莞下云。衡水南。至下鄆。

入泗。孟康曰：故鄆邑，今鄆亭是也。齊氏召南云：魯地名鄆者有二。此年季孫所城，東鄆也。與莒分界。今沂水縣北之圍城是。成四年所城鄆，以備晉。及昭公所居，此西鄆也。今鄆城縣東有故城。按此及成九年，楚人入連，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昭元年，取運，皆在沂水者。蓋是時屬魯。故季孫城之，不知何年入于莒。直至昭元年取之，復屬魯也。地理志：琅邪郡諸下云：師古曰：春秋城諸及鄆者，山東通志：諸邑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石屋山東北，濰河之南。鄆亭城在沂水縣東北四十里。○注書帥至城之。○校勘記出書帥師云：鄆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書帥至城之。此本及閩本書誤帥。今訂正。監毛本改言帥師者，非舊疏云。如此注者，正見隱七年城中丘之屬，皆不言帥師故也。按臣下不可使者，即上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傳云：不至復者，不可使往也。是也。蓋臣下不可使，微弱特甚，故穀梁傳曰：稱帥師，言有難也。或此為莒魯所爭，因畏莒，故不敢徒行與。○注言及至邑也。○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又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不以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君邑；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公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是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注〕不書葬者，盈為晉文諱也。晉文雖霸，疆會人孤，以尊天子，自補

有餘，故復盈為諱。〔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午，月之二日。○注不書至為諱。○校勘記出會人孤，云鄂本會字上有疆字，此脫。按傳二十八年注云：陳有大喪，而疆會其孤，有疆字是也。舊疏云：盈者，相接足之辭。

晉文於僖二十八年之時，此朔之父陳侯款，夏六月卒，至冬未葬，而晉文會諸侯于溫，經有陳子，是強會人孤，令失子行，亦是文公恥之，是以春秋遂卒竟不書款葬，深為晉文諱也。今若款子朔書葬，則文公之惡還見，是以此處須去朔葬，使若陳國之君例。

不書葬然。故言為晉文諱。按文公恥之者。彼注云。不書葬者。為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疆會其孤。故深為恥之。是也。通義云。不言葬。陳共公者。與慈父同義。

邾婁子籛條卒〔疏〕

左氏作籛條。按說文艸部。籛籛。麥也。又蔭黃。蔭職也。是二物。竹部。籛籛。粗竹席也。條。籛籛也。籛籛作一物解。知邾婁子名當作籛條。桓六年左傳所云。取於物為假。是也。通義云。邾婁文公也。前

用鄆子于社。失德重。卒當貶去日。知不蒙上日。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所致。〔疏〕

校勘記出至秋七月云。唐石經。鄂本皆作至于秋。此脫。○注公子遂所致。○五行志中。上十三年。自正

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邠伯來奔。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熟。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顯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按。施不由上出。及君弱諸義。皆同。惟何氏專以為公子遂之應爾。

世室屋壞。〔疏〕

左氏穀梁作大室。公羊古義云。世室。二傳作大室。賈逵服虔等。皆以為太廟之上屋。禮說曰。清廟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寢。中央曰大室。亦曰大寢。大室屋壞者。室中重屋。明堂位所謂復廟重檐。天子

之廟室。洛誥。王入大室。祿是也。孔穎達曰。左僂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則此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非一君。不宜專屬伯禽。棟按。公羊皆以世為大。如衛太叔儀為世叔儀。宋樂大心為樂世心。又推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大子。春秋傳云。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明。世與大同義。世室猶大室也。原注。樊殺復華。下民租田口

算碑云魯不修大室春秋作譏又樊毅修華岳廟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譏二碑同時所立或作世知字本通也按禮記曲禮下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為大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又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按今本穀梁亦同左氏作大至猶世室也或劉子政等所據穀梁作世室與范本不同耳然范注云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疑穀梁傳作世室猶世室也故范以世世有其室解之謂經之世室猶言世世室也范注即釋傳之世室也壞者說文土部壞敗也籀文作𡗗又支部𡗗毀也是壞𡗗義同釋文引字林云壞自敗也𡗗毀反則漢以後強生分別也此云世室屋壞即自敗之壞史記秦本紀墮壞城郭則人壞之壞也皆作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注〕魯公周公子伯禽〔疏〕

杜以為大廟之室以左傳不別此為何公之廟故以為大廟不知古世與大通左氏之大

室即公羊之世室也彼疏引賈服等皆以為大廟之室者非穀梁傳曰猶世室也下即曰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是亦以此為伯禽之廟按以五行志所引穀梁考之似伯禽曰大室語亦當作世室○注魯公至伯禽○魯世家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明堂位魯公伯禽也 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天子太廟注引此傳文按僖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論語八佾云子入大廟皆周公廟也 魯

公稱世室〔疏〕

舊疏云即此經是也通義云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為太祖而伯禽為始封之君亦不容毀故別為世室魯多殷禮是亦法殷人六廟之意也孔疏引明堂位云魯公之廟

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諡按魯雖有二世室武世室係魯之僭禮蓋世室本伯禽廟本稱後有武公其子孫因即留與伯禽世室對舉魯人誇張以象文武二祧不可為典要也且明堂位亦多 羣公稱宮〔注〕少差異其下者所以上尊周公〔疏〕 舊疏云即武宮煬宮之屬是也穀梁傳亦云羣公曰宮注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

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注少差至周公。校勘記出上尊。云鄂本同。闕監。毛本。上作尙。按尙上通。舊疏云。廟者尊卑達名。鬼神所居之稱。今此稱異其名。知上尊周公故也。

此魯公之廟也。曷爲

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注〕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疏〕

禮記明堂位注

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按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注。世室。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天子之禮。然則周公太廟。疑仿周人明堂之制。魯公世室。仿夏世室之制。歟。明堂位多首列魯制。而以天子之制擬之。如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之屬。則彼所謂文世室。武世室者。指周文武廟而言。言魯之魯公廟。武公廟。卽周之文世室。武世室爾。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明堂與世室同。故文武廟亦稱世室。世世不毀。故亦曰祧。此傳云。世室猶世室也。言此之世室。猶周之世室也。魯惟魯公之廟稱世室。武廟則稱武宮。見成六年。並無世室稱也。○注魯公至毀也。○魯世家云。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又云。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是魯公爲魯始封君也。按魯有周公廟。伯禽廟。世世不毀。又有文王廟。姜嫄廟。所謂特廟也。并四親廟而八。禘祫時或不及特廟。尊不就卑與。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注〕據魯公始封也。〔疏〕此難不以魯公爲太廟之故。又周公未嘗就封。何以稱太廟。封魯公以爲周公也。〔注〕爲周公故語在下。〔疏〕

正以周公爲始封祖。故僖廿四年。富辰數魯衛等同爲文昭。知以周公爲正也。

年。富辰數魯衛等同爲文昭。知以周公爲正也。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注〕

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尙書曰。用

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疏〕

校勘記出魯拜其後。云。唐石經。鄂本。作魯公拜乎後。此脫。禮記明堂位正義引有。○注始受至

廟也。○書洛誥云。戊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成格。王入太室禲。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孔傳。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又云。太室。清廟。毛詩大雅序。清廟。祀文王也。是始受封于文王廟也。故禮記祭統亦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是也。漢書王莽傳。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然則魯頌王曰。叔父五旬。蓋其誥辭也。知者。左傳定四年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與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同。今惟康誥存。則伯禽與唐誥皆必是當時篇名。猶君牙伯冏之類。或爲伯禽之誥也。當卽史逸所祝之冊。祭統又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注。一獻。一醑尸也。此諸侯命其臣之禮。王命諸侯禮亦宜然。周封魯公。則在烝祭新邑之時。特加文武各騂牛一。尊周公也。故孔傳云。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按所告當在明堂。無親至文武廟事。故言太宣禲。太室卽明堂之中央太室。亦曰太廟。因其制同。而大享帝以文武配在此故也。詩疏引鄭志答張逸。引洛誥王入太室禲一條。言周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寢。皆爲天子制。故明堂位一曰。文王廟。大戴禮明堂篇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蓋宗祀文王于明堂。故得統稱焉。故詩清廟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其事也。亦謂之文祖。洛誥乃單文祖德。詩疏引鄭注云。乃盡明堂之德。是也。○注尙書至是也。○書甘誓文。按彼謂遷主。天子親征。載以行者。有功則賞之。主前與此徵異。引之者。證以賞必皆于祖前也。故祭統載孔悝鼎銘亦曰。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云云也。諸侯命大夫。於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復行一獻命之。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于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償。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向。蓋錫茅。胙土。非比尋常。爵賞卿大夫以下也。○注父子至公也。○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注。同之於周。尊之也。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也。通義云。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書曰。王命周公。後。作冊佚誥。是其事也。命周公。後。言命魯公以爲周公之後。○注。曰。生以養周公。〔注〕生以魯國供養周公。〔疏〕周禮太宰云。五曰。生以馭其福。注。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者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

生以養周公是也。○注生以至周公。○此義讀如孟子以天下養之義。萬章篇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伯禽諸侯故以魯公供養也。

死以爲周公主〔注〕如周

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

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疏〕

周禮注引主作後。彼疏云。彼云主。此云後。不同者。鄭以義言之。按主後古音同部。義亦可通。後如禮喪服爲人後者之後。

通典引馬注。受人宗廟之重。明受宗廟之重者稱後也。故喪服不杖期章。有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亦謂持重者。故何氏謂以魯公爲祭祀主也。主亦如不杖期章之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之主。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敖繼公云。祭主者。夫若子若孫也。賈疏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喪有無後。無無主者。若當家無喪主。或取五服親。又無則取東西家。若無則里尹主之。故以祭主爲重也。○注加曰至之辭。○校勘記引浦鐘云。受當授字誤。舊疏云。卽周書作洛篇曰。封人社壇。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之封。孔氏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釁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其王者覆四方者。是其茅土之文耳。按白虎通社稷篇。亦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也。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謹敬潔清也。初學記引漢舊事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是漢時猶此制也。此曰。如詩魯頌閟宮篇。王曰。叔父之曰。箋云。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蓋皆左傳所謂命以伯禽册中語。○注禮記至子也。○鄭彼注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井。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引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

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縑。按天子方千里。開之得積數一百萬里。魯方七百里。開之得積數四十九萬里。是半天子也。以爲有王功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故也。故又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大勳勞於天下。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疏〕
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主

字涉上文爲周公主而衍。按上文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封魯公以爲周公。兼生養死祭言之。非專指爲祭主一事也。且爲周公主。爲字讀平聲。封魯公以爲周公。爲字讀去聲。並見釋文。此又封魯公以爲周公。是復述上文之辭。若於爲周公下加一主字。則謬以千里矣。自唐石經始衍主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定四年左傳正義引此。無主字。按王氏說主是也。下注云。據爲周公者可證。

然則周公曷爲不

之魯。〔注〕據爲周公者。謂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周公不之魯。則不得供養爲主。〔疏〕

注據爲至爲主。○上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以答不之魯。故此復據爲周公者。謂生養死祭。以難不之魯也。言既供養爲主。何爲不之魯。

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注〕周公聖人。

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

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疏〕

白虎通封公侯云。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詩曰。王曰叔

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漢書注引尙書大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周也。史記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通義云。魯世家。述金縢之言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

之心也。其不之魯，亦猶是心也。○注周公至至大。○詩周南召南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謂周公也。漢書古今人表列周公上上，故云周公聖人也。祭統云：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又云：所以明周公之德，是其德重功大也。○注東征至國怨。○僖四年傳語：荀子王制篇：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亦有是語。○注嫌之至周室。○正以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崩，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故周公恐之魯，則天下迴心趣嚮之也。孔氏廣森集本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子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王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又云：故周公封于魯，身未嘗居魯也。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上注嫌周公不之魯，無以供養為主，故此注云：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故無妨不之魯也。

魯祭周公

何以爲牲。〔注〕据廟異也。周公用白牡。〔注〕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

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疏〕

校勘記出用白牲，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作白牡，當据正。此本注中亦作牡，不誤。史記三

玉世家云：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辟欄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肯差也。禮記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詩魯頌閟宮云：白牡騂剛。傳：白牡，周公牲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禮郊特牲曰：諸侯之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魯祭周公以白牡，蓋亦昉於僖公，非禮也。春秋不譏者，從郊禘嘗正之矣。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明堂位所記，蓋苟卿之徒，據其後侈陳之，非經誼也。魯之王禮，僭自僖公。魯頌所爲著，莊公之子也。其稱成王所錫，魯公所受，曰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禮樂也。晉文請隧，襄王曰：王章也。焉有成王，而以非禮康周公歟。按：劉說非是。按史記世家云：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故明堂位祭統，書大傳等，並有魯用天子禮樂之語，烏得以郊特牲一語，盡反諸家之說，魯非強悍之國，僖

亦非跋扈主焉。敢僭用王禮。晉文伯主用隧。猶須請于襄王。而謂魯敢自爲郊禘乎。襄王以王章阻晉。獨不能以王章罪魯乎。詩之所詠。略舉數端。詩所不及。不得遽謂禮之所無。況詩明云白牡駢剛矣。諸侯自僭。可云非禮。成王康之。則有所受。何得仍貴非禮。郊特牲所記。或別國諸侯亦有效用白牡者爾。○注白牡者。殷牲也。○禮記明堂位注。白牡者。牲也。又檀弓云。殷人尙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繁露郊事對云。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食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以用白爲貴純。似與何氏所據異。又春秋下宜脫傳字。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注。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然則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故以殷之白牡。亦惟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於他廟。亦爲僭。其列國諸侯。惟二王後。得用其先世所尙之色之牲幣。以祀其先祖。如宋祭殷先王。亦得用白牡也。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注。日月畫于旂上。素車。殷禮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是也。○注周公至同也。○白虎通崩薨篇。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尙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繁露郊事對云。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駢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牲。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則此云謙不敢與文武同者。謂不敢用赤牲也。魯世家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論衡感類云。開匱得書。覺寤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變。是周公死有王禮也。蓋今文尙書。皆以金縢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故儒林傳谷永上疏亦云。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得正。後漢書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乃成王寤金縢之策。故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焉。○注不以至嫌也。○校勘記出謙改周之文。鄂本謙作嫌。此誤。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尙黑。是夏黑牡也。舊疏云。正朔三而改。改天正十一

月者當以十三月爲正。蓋苦用黑。魯公用騂犗。〔注〕騂犗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牲則周公。有繼周之嫌。故通之也。

以脊爲差。〔疏〕

注騂犗至牲也。○經義述聞云。疏曰。正以山脊曰犗。故知騂犗爲赤脊矣。引之謹案。牛有赤色。謂之騂犗。則自脊以外。非赤色也。魯頌閟宮篇。享以騂犧。傳曰。騂。赤犧。純也。箋曰。赤牛純色。今唯脊毛赤。而餘則否。

豈純色之謂乎。且無以異於羣公之不純色矣。明堂位曰。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周騂剛。若以騂剛爲赤脊。則是夏牲尙黑。殷牲尙白。全體之毛色皆然。而周之尙赤。獨爲脊赤。而非全體皆赤之性。無是理也。當從說文。訓犗爲特牛。特牛。牡牛也。騂犗猶言騂牡耳。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吳氏經說云。疏山脊曰犗。故知騂犗赤脊。釋文云。犗。詩作剛。漢書五行志注云。犗。領上鬣也。楚辭守志。覽高岡兮嘒嘒。注云。山嶺曰岡。嶺。俗領字。然則岡領同義。曲禮。豕曰剛鬣。亦謂豕肥則脊上毛長也。剛段借字。古止作岡。騂剛爲赤脊信矣。天子騂犧。純赤。諸侯騂犗。但脊上毛赤。以是別尊卑之等。故注云。從周制。以脊爲差。說文。犗。特牛也。不若何說之的。按王氏之說。辨矣。然明堂位所記。皆魯禮。魯兼用四代禮樂。夏商之牲純。周則止騂犗耳。不得據以相難。不然。則犗字從岡。其義何取。○注魯公至爲差。○繁露郊事云。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按郊用騂犗。魯公廟用騂犗。不同。魯公廟不用天子禮樂。故不嫌用赤牲也。從周制。以脊爲差者。謂從周制用騂。但以脊爲差別耳。禮記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祭先君也。端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正義。按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羣公以下。則亦元冕。故公羊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是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是用其先代之服。二王之後。不立始封君廟。則杞祭東樓宋祭微子以下。亦皆元冕也。

羣公不毛。〔注〕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

〔疏〕

注不毛不純色。○周禮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也。明不毛爲不純色也。公羊禮說云。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擇牲。卽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

召牛擇其毛而卜之也。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陽祀祭天子南郊及宗廟。又云。凡外祭殷事。用彤可也。注。彤。謂雜色不純也。按。今魯祭羣公於宗廟。非外事可比。何爲而不純乎。陽祀用騂牲。此天子之禮。魯諸侯也。魯公尙不敢與文武同牲。故以脊爲差。而羣公反可以用純乎。故注謂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也。孔沖遠於祭義。謂犧純色。天子牲也。牲。完也。諸侯牲也。於大雅。謂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沖遠之疏。何首鼠兩端。而自相矛盾乎。按通義云。亦用純色。但不擇取騂白。若黝牲。牲之屬皆可也。亦沿孔疏之誤。○注所以降于尊祖。○校勘記云。盧文弨曰。于當作子。按。此本疏中作降于尊祖。今按。作于不辭。作子是也。然則凡用牲廟各別牢。故禮運疏引逸禮云。毀廟之昭共一牢。穆共一牢也。

魯祭周公何以爲盛〔注〕据牲異也〔疏〕

釋文云。盛。棗盛也。在器曰盛。此盛統言之。與下傳周公盛之盛少異。

周公

盛〔注〕盛者新穀〔疏〕

注盛者新穀。○孟子滕文公云。以供粢盛。注。盛。稻也。周禮載師。不耕者祭無盛。按說文皿部。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故在器卽謂之盛。此蓋對下齋與廩言。故解爲新穀。亦以意言之。

非詰盛爲新穀也。周禮廩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受春人春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盛蓋亦卽接盛與。

魯公燾〔注〕燾者冒也故

上以新也〔疏〕

釋文。燾。徒報反。一本作潛。音同。○注燾者至新也。○小爾雅廣詁。燾。覆也。亦作幘。廣雅釋詁云。幘。覆也。覆。冒義同。謂以覆乎上也。按釋文云。一本潛疑幘之誤。禮記中庸。無不覆幘。是也。亦作燾。方言。燾。覆也。又云。

燾。戴也。亦謂以舊穀戴新穀義之反覆相通者也。說文火部。燾。覆照也。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注。敦。讀爲燾。覆也。舊疏云。正以燾詰爲覆。若似周書燾以黃土之屬是也。然則言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言魯公燾者。謂下故上新各半也。

君羊

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禘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

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

齊陸錄云釋言廩，辭也。郭注或說云，卽倉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辭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濂于无陽。鄭司農注，讀如羣公濂之濂。濂，雜也。卽讀從此傳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芣疏引濂廩聲相近。此舊疏引鄭注易云，廩讀如羣公廩之廩，當是後人改竄。鄭易本亦不作廩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疏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是以鄭注云，讀如羣公廩之廩。釋文，公廩，力甚反，開成石經作廩。詩采芣正義引易文言，爲其憊于无陽。鄭注，憊，讀如羣公濂之濂。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似，讀者失之，故作憊。憊，雜也。或據詩正義所引鄭易注，以校公羊疏，謂傳羣公廩當作羣公濂。按說文五下，嗇，愛濇也。從來从回，卽廩正字。爾雅釋言，廩，辭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宮室云，廩，矜也。寶物可矜惜者，投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濂。濂，古讀如廉。濂，廉聲相近，故文異。謙者，雜也。言新陳穀相和，廩者，鮮少僅有之意。謂些些新穀，略與陳穀相粘而已。故疏云，財令相連，注中半字當爲衍文。濂下故上新，可言半。廩而言半，與濂混矣。疏甚分明。若徐疏所引鄭云，或卽牽合文言注，以意竄改，或鄭注他經傳，另有是語。今鄭公之書多闕，無可考矣。讀書叢錄云，爾雅釋文，孫炎曰，辭，臧穀鮮絜也。舍人云，廩少鮮也。顧煊案，孫炎以鮮爲絜，舍人以鮮爲少，本皆作廩，鮮也。郭意同於孫炎舍人。故注云，或說云，卽倉廩，所未詳。引其義未改其字，亦當作鮮。公羊疏，廩者，希少之名。詩疏引鄭易注作濂，濂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懋曰，宗廟粢盛，必無新故雜揉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濂，蓋別異其在器之多寡耳。盛者滿也。素問脈要精微論，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服。王注曰，盛謂盛滿，然則周公盛者，謂滿其器也。濂者，冒也。覆也。何氏訓濂爲冒，疏謂濂詰爲覆。若周書濂以黃土之類，正得其義。魯公濂者，謂雖不滿其器，然足覆冒之，不見底也。廩者，少也。爾雅釋言，廩，辭也。辭字說文所無。古本止作鮮。故釋文引舍人曰，廩少鮮也。是廩

有少義。此說亦曰。廩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濂。周易文言傳鄭注曰。濂讀如羣公濂之濂。古書傳作立心。與水相近。然則羣公濂猶羣公濂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慊。少也。禮記大學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是可得其義矣。○注此謂至之差。○舊疏云。若以時祭。染食精鑿。羣公之饌。一何至此。故知正是禘祭之時。序昭穆之差。所以降子尊祖故也。按禮者所以別同異。諸侯之尊。豈必於染盛。斬其新穀。蓋有所等差。正所以尊祖也。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注〕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

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公室。不月者。知久不脩。當蒙上月。〔疏〕

注簡忽至譏之。○通義云。歷七月不雨。則無壞道。而壞知其積

隳不脩者久矣。穀梁傳。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又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五行志中之上。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近金沱木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日乃作主。後六月。吉禘于太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親不恭。而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至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禘祭也。躋。釐公者。先禰而後祖也。經義雜記云。漢志所載左氏說。乃西漢儒解左傳之文。足以補正杜氏彼云。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則書大事者。因以見譏。今杜云。大事禘也。則似爲禘之常稱矣。○注言屋至錄之。○通義云。屋者。當中霑上出重屋也。魯有復廟重檐。亦天子之制也。蓋本五行志所載左氏說。謂其上重屋尊高者也。按明堂位曰。復廟重檐。注。復廟。重屋也。謂上下重屋也。詳錄壞之所在。爲重宗廟也。明太廟非必全壞也。○注以不務公室。○定二年冬十月。

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讓爾，不務乎公室，注務勉也。舊疏云：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久不脩，亦可施於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注不月至上月，○校勘記出不月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不誤書，舊疏云：當蒙上月者，謂蒙上秋七月也。日者，久也，彼久不脩，是以書月，此亦久不脩，故知。當蒙上月，爾意謂據定二年傳書十月例，此也。

冬，公如晉。

衛侯會于沓〔疏〕

左穀二家經，會下有公字，按有者是也，此亦宜有，如無公字，傳注均宜有說，繁露隨本消息云：文公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謂此沓及下斐之會，十四年新城之盟事也，意謂晉不事晉，至此始改事，何氏無此意，蓋齊趙經師異說也，杜云：沓地闕。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十二月無己丑，十一月之十二日也，然十四年始書公至自晉盟，後即書公還自晉，鄭伯會公於斐，則經月不得有誤，己丑

或乙丑之誤爾。

還自晉〔疏〕

左傳作公還自晉，穀梁以為還者事未畢也。

鄭伯會公于斐〔疏〕

釋文斐本又作裴按左傳穀梁傳並作裴杜范皆云裴鄭地按左氏襄三十一年鄭印段廷勞于裴林大事表云即裴林宣元年諸侯會晉于裴林杜亦云鄭地滎陽苑林縣東南有林鄉今開封

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林鄉城是其地也詳宣元年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

于斐故善之也〔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難不逆

王者之求上得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二為諸侯所榮故加錄於其還時皆深善之〔疏〕

注黨所至語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時誤是通義云左傳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集解黨所也彼亦齊人之歌則黨詰為所信齊語矣往所猶言往許往許猶言往時莊子曰物之黨來寄也其義為時來荀子曰怪星之黨見其義為時見黨訓所轉訓時也按史記注引服虔注黨正訓所即杜氏所本故曾子問歸葬於女氏之黨謂女氏之所也禮父黨無容謂父所無容也鄉射禮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謂侯所也齊策歸于何黨矣謂歸於何所也經傳亦多以所代時昭三十一年左傳有所有名而不知其已謂有時有名而不知無名也大戴禮本命篇無所敢自遂也謂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晉楚所以兵威遂謂時以兵威之也昭七年左傳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謂有時反其道以取媚于民也昭三十年左傳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謂有時助執紼也墨子節用篇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所字亦作時字解公羊問答云越語夫上黨之國章昭注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注文公至見序○上七年公會諸

侯晉大夫盟于扈傳公失序也是也○注後能救鄭之難○上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是也○注不逆王者之求○上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注上得至善之○上得尊尊之義即不逆王者之求也下得解患之恩即救鄭之難是也一出三爲諸侯所榮即及晉侯盟鄭伯會公于斐衛侯會公于沓是也通義云前扈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以請平于晉臣子之心喜其爲諸侯所尊榮故加善辭也按如繁露云衛鄭皆不期來似無因公請平于晉之義請平事見左氏傳

毛本於
改于非

公羊義疏四十三

文十四年
盡十八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注〕月者爲臣子喜錄上事〔疏〕

穀梁傳自晉事畢也。○注月者至上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

此月故解之爲臣子喜錄上事見上文僖四年注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久同齊月義不同春秋無達例也。

邾婁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婁。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注〕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乍欲立舍乍欲立商人至使臨葬更

相篡弑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先君之次〔疏〕

孔疏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亥月之朔日。○注不書至之次。○葉鈔釋文篡弑作篡殺音申志反下

同。按十行注疏本載音義亦作殺。包氏慎言云絕其葬使不得入先君之兆也。通義云不言葬齊昭公者與詭諸同義。按孔氏於晉侯詭諸卒下云不葬者里克弑先君命嗣與弑君同罪奚齊未踰年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

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為奚齊討賊即為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則亦以此不書葬為貴齊臣子不討弑舍之賊矣然魯子赤被弑文公書葬何以不責魯之臣子辨見僖九年按史記齊世家云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而商人自立是為公懿所謂臨葬更相篡弑也惟細按何義似以商人亦昭公子舍與商人儲嗣不明致成亂階與史記左傳皆不合何氏或有所本按世家又云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則昭公篡立或不書葬以示絕與晉惠公同與公羊何氏無此義姑存之以備一說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注〕盟下

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疏〕

六月書癸酉月之二十九日杜云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大事表云今商丘縣西南有新城亭水經注睢水篇睢水又逕新城北即宋之新城亭也春秋文十

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方輿紀要新城在歸德府城南○注盟下至趙盾○襄十六年戊寅大夫盟傳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此注信在趙盾與彼信在義同舊疏云若如盟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以盟下日以起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何彗星也〔注〕狀如彗〔疏〕

史記天官書彗星三見正義謂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入于北斗是孛即彗也穀梁傳孛之為言猶彗也○注狀如彗○禮記曲禮云國中以策彗

宋莒魯弑其君而立之應〔疏〕

注李者邪亂之氣。○五行志云：董仲舒以爲李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李者，言其李李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釋名釋天云：李星之旁，氣李李然也。穀梁注引劉向

曰：莒星，亂臣之類。○注彗者至象也。○昭十七年左傳：申須曰：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又二十六年左傳：晏子曰：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史記正義：見則兵起，除舊布新，彗所指之處，弱也。○注北斗至所出。○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疏引馬注：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初學記引運斗樞云：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循斗樞機之分，遵七政之紀。九星之位，史記注引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璿璣，天官書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是爲天之機樞，玉衡也。七政者，史記注引書大傳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又引馬注：書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侯異，故名七政也。與書傳小異。○注是時至之應。○校勘記：出王都不能統政。云：閩、監、毛本同。此本王作正，皆誤。鄂本作王者，當據正。左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穀梁注引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莒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弑其君。五行下之，載此經，引劉歆以爲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象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弑昭公，十八年，齊弑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弑靈公。又引董仲舒以爲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皆弑君，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羸縮，變色逆行，甚則爲李。北斗人君象，李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悟，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弑其君，齊再弑焉。中國既亂，夷狄並侵，兵革縱橫，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晉外滅二國，內敗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鞏，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李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于鄭，傳舉其效云：占經引感

精符云。李賊入北斗中者。大國結謀伐天子。又云。星孛入北斗。兵大起。將有外以制權。以兵爲政者。取應大率相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漢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其後魏受禪。晉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經太微帝座。端門。占曰。彗星入北斗。經三台。易主之象。其後宋齊受禪。又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璿璣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強國發兵。諸侯爭權。又曰。星孛于斗。王者疾病。天下易政。皆與文十四年同占。故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此天下易之象也。由是楚莊觀兵周疆。敗晉師。非所謂疆國發兵。諸侯爭權與。按齊晉並爭。蓋指宣十七年。晉衛伐齊。成元年。齊伐魯。二年。齊敗衛。晉魯衛敗齊之屬。吳楚更謀。謂楚莊爭霸。成七年。吳伐鄭。爲吳伐中國之始。齊宋莒魯事。此年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七年。宋弑杵臼。十八年。齊弑商人。子卒。莒弑庶其。是也。

公至自會〔疏〕

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蓋喜得與晉及諸侯盟。猶上書公至自晉。及上年書還自晉義也。

晉人納接。蓄于邾婁。弗克納。〔疏〕

左氏穀梁接作捷。經義雜記云。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今左傳穀梁作捷。賈景伯所見公羊穀梁皆作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

捷接二字。

古多通用。

納者何。入辭也。〔疏〕

九經古義云。納當作內。古文入作內。按莊九年傳亦云。納者何。入辭也。穀梁於僖二十五年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蓋納兼二義。

其言弗克納何。

〔注〕据言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同。俱入國得立辭。〔疏〕

注据言至立辭。○卽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彼納頓子于頓。爲入國得立辭。

此言納接蓄于邾婁與彼文正同。宜亦得國。今云弗克納。故難之。

大其弗克納也。〔注〕克勝也。鄭伯以勝為惡。此弗勝。故為大。

〔疏〕

注克勝也。○詩小雅小宛。飲酒溫克。傳克勝也。禮記禮器云。我戰則克。注克勝也。荀子大略篇。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注克勝也。○注鄭伯至為大。○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

惡也。是鄭伯以勝為惡也。彼以勝為惡。故此弗勝為大。通義云。不能納糾。不言弗克納。知此言弗克者大之也。先言納接蓄于邾婁者。致晉君之意也。復言弗克納。專卻缺之義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

〔注〕据伐齊納子糾。恥不能納。〔疏〕

注据伐至能納。○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恥不能納也。是其諱不克納。故書伐以起之也。然則弗克納者。蓋可以克而弗克之

也。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疏〕

穀梁傳。是卻克也。與此異。左氏又以為趙盾。陳樹華云。下十五年。至宣九年。卻缺兩見。穀梁作卻克。乃傳寫之誤。左傳亦云。以諸侯之師八百

乘。納接蓄于邾。

以納接蓄于邾婁。力沛若有餘。〔注〕沛有餘貌。〔疏〕

注沛有餘貌。○廣雅釋詁。沛。大也。漢書五行志。沛然自大。楚辭九歌。

沛吾乘兮桂舟。孟子梁惠王云。沛然下雨。音義。沛字亦作滂。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引作滂。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滂。謂大雨也。大雨即有餘意。經傳釋詞。若猶然也。易乾九三。夕惕若厲。離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巽六二。用史巫紛若。義亦同也。

而

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蓄晉出也。獲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疏〕

注出外孫也。○穀梁傳注。姊妹之子曰出。

公羊問答曰。此即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女子之子為外孫也。按爾雅出與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襄五年傳。蓋舅出也。文此以出為外孫者。為同為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云。康公我

之自出時已景公世。自不必專屬姊妹子言矣。儀禮喪服有外孫。又僖五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皆謂女子子也。蓋凡姊妹子女子子。皆可謂之出。爲其出嫁後所出也。子以其指。〔注〕指。手

指。〔疏〕注指手指。○說文手部。指。手指也。舊疏云。子謂卻缺。言子以手指指摩于。邾婁令使納接蓄也。此說迂回。子以其指。蓋欲令以指喻也。喻義在下。

則接蓄也四。纓且也六。

〔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疏〕

注言俱至正性。○毛本俱誤。據公羊問答云。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何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附贅。懸疣。而侈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

拇。枝指。附贅。懸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疏云。舊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蓄猶人之四指。纓且猶人之六指。皆異於人。故曰俱不得天之正性也。通義云。謹案。子稱卻缺也。凡以手計數者。屈四指。伸小指。則爲四。偏屈五指。還伸小指。則爲六。此軍中遙相語。舉手小指。以示卻缺。言接蓄比之於指。如計四數者。然也。纓且如計大數者。然也。其實皆以小指喻庶孽。爾讀書叢錄云。按疏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蓄猶人之四指。纓且猶人之六指。右手將指。連左手言之。則爲第六指。離左手言之。則爲第一指。故下文云。纓且也長。按洪氏迂回。孔義較是。然與何義俱不得天之正性不合。故舊疏引舊說。以四指六指者喻之也。其舊疏云。地四生金于四方。地六成水于北方。皆非天數也。言此者。喻皆庶子矣。亦未是。於以指何涉。子

以大國壓之。〔注〕壓。服也。服邾婁使從命。〔疏〕

釋文。壓。於甲反。服也。校勘記云。此當本作厭之。何訓爲服。不當加土。○注厭服也。○荀子正論云。天下厭焉。與鄉無

以異也。注。厭。然。順服貌。禮既夕記。纓條屬厭。注。厭。伏也。後漢書桓榮傳。胡廣傳。注。並云。厭。伏也。

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注〕設齊復興兵來納纓且。

亦欲服邾婁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邾婁者。〔疏〕正以齊亦大國故也。時晉霸中衰。故邾婁人以理與勢並舉卻之。貴則皆

貴矣〔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疏〕

注時邾至體敵。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是邾婁再娶也。白虎

通嫁娶篇。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莊十九年傳云。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注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賸路。故聘婚未往而死。賸仍當往。以示不再娶之義。邾婁元妃卒後。復娶于晉。衰世諸侯。不能如禮也。纘且元妃所生。則纘且適子之位已正。晉人欲以庶奪嫡。邾婁人不敢以嫡庶名分卻之。故曰貴則皆貴也。通義云。皆六國外孫。故言皆貴。此對晉人為婉遜辭云爾。是也。舊疏云。蓋皆是右賸之子。或是左賸之子。言非姪姊所生也。非注義。如左右賸。則自有定序。見隱元年注。不得以長幼論也。注明言再娶。與左傳合。非所謂左右賸也。亦非以姪姊與二賸較貴賤也。雖然。纘且也長。〔注〕既兩不得正性。又皆貴。唯當

以年長故立之。〔疏〕

隱元年傳。立子以貴不以長。既皆貴。故以長也。邾婁君兩娶。本失正。不敢斥君之非。故渾云兩不得正性。其實纘且正。捷菑不正也。穀梁云。纘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注正。適也是也。

郤缺

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注〕如邾婁人言。義不可奪也。故云爾。〔疏〕

校勘

記出爾克。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爾克誤倒。穀梁傳曰。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注非力不足。義不可勝。是也。按邾婁人詭辭以謝晉。晉人藉義以自解。故如邾婁人言而退也。

引師而去之。故

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注〕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疏〕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易同人之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趙匡曰。此乃譏其不量力而勞師爾。開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爻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曷為繫之以吉者。蓋有過則改。聞義則徙。善之大者。非徒无

咎矣。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經。妄之妄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曷爲不可通哉？學者詳之。按左傳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注云：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也。惟以爲宣子事爲異。

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疏〕通義云：據傳言卻缺率師八百乘，則非將卑師少女。貶曷爲貶？〔注〕據趙鞅納蒯聩不

貶。〔疏〕注：據趙至不貶。○即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是也。彼疏云：卻缺納不正，貶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正以納父罪不至貶也。是其義也。不與大夫專廢置

君也。〔疏〕繁露王道云：大夫不得廢置君。又云：觀於晉卻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今本君下衍命字，非也。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絲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實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杜預取以說左氏，按與師伐國，皆所甚惡。春秋何不概貶之稱人，況納接菑事必受君命，專責之帥師，無是理也。曷爲不與？〔注〕據大其弗克納，實與。

〔注〕弗克納是，而文不與。〔疏〕通義云：弗克納者，與之實也。稱人者，不與之文也。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

專廢置君也。〔注〕不復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諸侯本有錫命征伐，憂天下之道故。明

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卻缺也。不氏者，本當言邾婁接菑，見當國也。

〔疏〕注：不復至道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救邢，城楚丘，諸侯城緣陵，經皆實與文不與。傳皆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不發是傳，故明云以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然後殺。是諸侯

得天子錫命。即可專征伐。且保伍連帥。本有相救卹之道。是諸侯憂天下宜也。與大夫不同。故得發彼傳。○注明有至專也。○舊疏云。言大夫若有專廢置君者。即是亂義。故曰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正由大夫不得專廢置故也。○注接舊至缺也。○舊疏云。據僖二十五年。納頓子繫頓也。按接舊進退在卻缺。故不繫以邾婁也。卻缺之宜。既愈見左氏家劉炫云。已云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接舊也。然則劇蹟亦去衛。納時亦未得國。何為繫之衛與。○注不氏至國也。○舊疏云。據宣十一年。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皆言氏也。僖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注當國。故先氏齊也。此本當言邾婁。接舊當國如齊小白例。因本未得國。而又見挈于卻缺。與鄭段亦異。故去其國。見義不得更氏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注〕已絕卒之者。為後齊脅魯歸其喪。有恥。故為內諱。使若尚為

大夫。〔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魯甲申。月之十二日。通義云。日者。罪不若弑君重。穀梁傳曰。其地于外也。○注已絕。至大夫。○上八年。公孫敖奔莒。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則絕其大夫。公子慶父。臧孫紇之屬是也。則不得營卒。今敖營卒。故解

之。脅歸其喪。即下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是亦為內諱義也。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以不任大夫也。疏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是以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營卒。以其卒時非大夫故也。公孫敖出奔。視被黜重矣。當絕。尤不當卒。茲卒之。故為內諱。文使若尚為大夫也。大夫去國。得尚為大夫者。以臣子以義去者。君有不絕其祿之事。禮記曲禮云。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白虎通引援神契云。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是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注〕据弑其君之子奚齊也。連名何之者。弑成

君未成君俱名。問例所從也。〔疏〕

注据弑至齊也。○即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弑未踰年君之號也。亦弑未踰年君不言弑其君。而引先君冠子上。與此殊。故据以難。○注連名至從也。

○春秋之例。弑成君未成君皆名。成君名者。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之屬是也。未成君名。則此及哀三年。齊陳乞弑其君荼是也。此若止問弑其君。嫌僅問未踰年君何以稱其君。故連名問之。正以問例所從也。据下傳意。則從

成君

例矣。已立之。已殺之。〔注〕商人本正當立。恐舍緣潘意為害。故先立而弑之。〔疏〕

通義云。己已商人也。己代

舍立乎其位。而實即已手刃之。與里克殺君之子而不自篡者異。齊世家云。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死。陰交賢士。附愛百姓。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弑舍自立。是其事也。惟以商人為昭公弟。用左氏義。○注商人至弑之。○舊疏云。正以弑舍不書日。見不正遇禍。則知商人本正明矣。然則公羊以商人為潘之適。舍為庶。潘立舍。立商人未定。商人緣潘有廢立意。故先立舍而害之也。則與左氏叔姬無寵情事亦殊。

成死者而賤生者

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為。不解名者。言成君。可知從成君。不

日者。與卓子同。〔疏〕

繁露精華云。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

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注惡商至所為。○正以已立之。已殺之。是懷詐無道也。春秋貴信而賤詐。故於商人尤賤之。通義云。後商人遭弑。且為責討賊。成之為君。不於此正其君臣之分。則嫌商人有可立道。故正名之。成舍為君。而見商人賤為

賊也。按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注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弑也。義亦同。彼傳又云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注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舍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是亦以舍立不正也。已成舍爲君商人不以國氏其罪惡已見矣。○注不解至子同○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注云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正以成君例誓日此不日故與彼同。通義云不日者弑未踰年君正例也。然此已成舍爲君則不得同未踰年君例也。不解名者僖九年注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弑君名未明也。彼意以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爲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爲若被弑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故將名連弑問之此不解稱舍之義以上言其君明從成君被弑之故也。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疏〕

九經古義云公羊主內娶之說故以子哀爲書字爲無聞。隱二年注云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救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

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帛故有所失也。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疏引舊解云失之者謂其未達稱子之意與公羊無聞之義同。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注〕此問諸侯相執大夫所稱例〔疏〕

穀梁傳注云單伯魯大夫

按莊元年有單伯逆王姬十四年有單伯會伐宋此或其後與○注此問至稱例○事具下

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

事執之晉人執行人叔孫舍是也〔疏〕

注以其至是也○見昭二十三年彼年正月叔孫舍如晉公羊無傳其為銜奉國事至晉明也

不稱行人而執

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疏〕

即此及莊

十七年齊人執鄭詹是也其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雖為國事然辟軍之道其罪由濤塗自致也○注分別至其本○校勘記云浦鐘云當各字誤倒穀梁傳曰齊人執單伯私罪也所謂罪惡當各歸其本也

單伯之罪何

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注〕時子叔姬嫁當為齊夫人使單伯送之〔疏〕

校勘記出淫乎云唐

石經諸本同毛本乎誤于穀梁傳曰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注時子至送之○公羊與穀梁同穀梁疏云單伯是天子命大夫魯人遺送叔姬未至而與之淫左氏以叔姬為昭公妃單伯為天子大夫為魯請叔姬與公穀異

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注〕据夫人婦姜繫公子遂〔疏〕

注据夫至子遂○宣元年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

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注〕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

深諱以起道淫書單伯如齊者起送叔姬也齊稱人者順諱文使若非伯討〔疏〕

注深諱至執者○穀梁疏云王則闕

於取人之術。魯則失於遣使之宜。故經不書叔姬歸于齊。再舉齊執之文者。使若異罪然。所以為諱也。按內辭者。為內諱辭也。魯不能教正其女。致令淫泆。故深為諱。○注不書至道淫。○舊疏云。欲決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之屬。書歸也。言深諱者。正以子叔姬有罪故也。言以起道淫者。謂深諱不言其歸。即是以起道淫之義。何者。若更為小事見執。何須諱其歸于齊。今不言歸于齊。而與單伯俱見執。明其在道與單伯淫。于歸事不醒醒矣。或曰。不書歸于齊者。深諱其起道淫故也。何者。若言叔姬歸于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即有道淫之理也。按或說亦通。蓋正為魯諱道淫。何為又起之與。○注書單至姬也。○不書叔姬歸于齊。但書單伯如齊。即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則單伯送叔姬自見。道淫亦可見。所謂微而顯也。○注齊稱至伯討。○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單伯叔姬有罪。嫌齊執為伯討。故稱人。不以伯討與之。順諱文也。通義云。內大夫執例。無罪。月有罪。不月。雖有罪。猶稱人以執者。內辭也。不使伯討。行乎我也。孔說亦可從。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注〕月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蔽於三世之黨。三亂結盟。故不

與信辭。不稱使者。宋無大夫官舉者。見宋亂也。錄華孫者。明惡二國。非以月惡華孫也。〔疏〕注月者至

秉政。○泄盟來盟皆時。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此月。故解之。大夫秉政者。舊疏云。即公子遂是也。○注宋亦至之黨。○上八年傳云。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謂慈父。王臣。處白也。彼注云。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是為人君之蔽也。○注三亂至信辭。○校勘記云。三閭。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正。此本三字。剗改。當本作二。舊疏云。春秋之例。凡莅盟來盟。例皆書時。欲見王者當以至信先于天下故也。是以桓十四年注云。時以從內為王義。明王者當以至

信先天下是也。今而書月，故言不與信辭耳。○注不稱至大夫。○舊疏云：正決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之文矣。宋無大夫者，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八年皆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官舉至孫也。○通義云：承上官舉而復加名氏者，來接乎內錄之也。按大夫之義，例不官舉。上八年書殺司馬司城來奔，以官舉見宋之亂，此亦宜止官舉而詳錄華孫者，正以見華孫無惡。書月不書時，專以起宋亂，故不與信辭也。穀梁注：范泰亦以錄名以存善，惟其解稱官爲異。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注〕據齊人來歸子叔姬。〔疏〕

注據齊至叔姬。○下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是也。

內辭也。脅我而歸

之。筍將而來也。〔注〕筍者竹筍。一名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筍。將送也。爲叔姬淫惡魯類故

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不可言來也。不月者不以恩

錄。與子叔姬異。〔疏〕

校勘記云：脅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我誤物。○注筍者至曰筍。○校勘記出以此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此作北。漢制考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北。九經古義云：史記張陳

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篋輿前。服虔曰：篋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韋昭音如頻反。云如今輿。林人輿以行。郭璞三倉解詁云：篋舉土器。音部典反。按服虔云：如今峻。峻卽筍也。同物同音。小顏云：形如今之食輿。師古唐人豈識漢時篋輿。諸說唯

服子慎與何邵公合蓋目擊之與耳食異也。今按釋文云。筍音峻。與服義合。又引章昭音如類反。通志本無反字。是也。說文竹部。筍。竹輿也。峻與筍。筍古音通。段氏玉裁注云。公羊史記說文輿皆去聲。亦作輿。作輿。又車部。輦。大車駕馬者也。段又云。按左氏傳。陳春楊。楊者土壘。漢五行志作輦。是楊乃輦之或字也。史記河渠書。山行卽橋。一作輦。夏本紀正作輦。漢書溝洫志。山行則輦。章昭曰。楊。木器。如今輦。林人舉以行也。然則周禮輦之制。四方如車之輿。故曰輦。或作輦。或駕馬。或人舉皆宜。用之徒土。則謂之土輿。卽公羊之筍。左氏之輿也。用之昇人。則謂之橋。橋卽漢書輿輦而越嶺之輦字也。禮經軼軸。卽輦字之異者。注云。拱狀如長牀。是也。然則筍狀如輦。但以竹爲之。或馬引。或人舉。未可知耳。通義云。筍未詳。舊云取其尸置編輿中。敖死已閱八月。豈得尸猶可致。此明事之不然。古者柳車上飾以竹爲池。容得有筍名。卽左氏所謂飾棺置諸堂。阜者與。劉氏寶楠愈愚錄云。史記張耳傳。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輿前。章昭曰。輿。如今輿。林人舉以行。章注。輿上常有筍字。說文云。筍。竹輿也。是筍亦輿。其制雖有竹木之異。而爲今之輦無疑也。从木則爲輦。爲楊。从竹則爲筍。爲輿也。漢書殿助傳。乘輦而隄。服虔曰。輦音橋。梁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輦。音旗。廟反。嶺。山嶺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是以輦過嶺耳。何云陵絕水平。如師古說。是輦爲輿。卽今之肩輿也。按。楊卽輿。林。今山行亦用之。其制如肩輿而稍短。故章以爲如今輿。牀也。權。楊音近。故本紀作權。權作橋。亦是段音之字。橋與輦同。南齊書薛淵傳。淵從駕乘輦橋。先是敕羌虜橋不得入仗。爲有司所奏。免官見原。虜橋卽虜輦。此古稱之僅存者。今按。作楊。作權。音義展轉相通。謂如今之肩輿。或竹或木。或有帷無帷。其制率相似。唯此傳筍不得以肩輿目之。無論敖死已數月。卽甫死之尸。亦無載以肩輿之禮。當如史記注服章郭三家之說。或如拱牀若長牀。人舉以行者。筍字从竹。當以竹爲之。或兼用木。非生人所用之具也。惠孔二家說近是。俞氏懋曰。公孫敖之死。至此已閱八月。豈其尸猶可置之編輿中。何解非也。今按。筍者。以橫木懸其板。使人舉之也。其名蓋起於筍虛之筍。攷工記梓人。爲筍虛。鄭注。樂器所懸。橫曰筍。從曰虛。凡事理之相近者。名卽相通。橫木以懸鐘鼓。謂之筍。故橫木以懸棺。亦謂之筍。試比類以求之。牀前橫木謂之杠。說文木部。杠。牀前橫木也。而橫木以渡水亦謂之杠。孟子離婁篇。十一月徒杠。

成是也。車前橫木謂之屬。宣十二年左傳服注。屬車前橫木也。而橫木舉鼎亦謂之屬。士冠禮設屬。是也。皆其例矣。釋文。笱音峻。史記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笱與前服曰。笱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薰除也。陸氏音笱爲峻。蓋本服氏之說。夫笱與不妨亦有笱名。然敖死已久。而猶得於笱與尸。傳致其尸。萬無是理。釋名釋樂器曰。笱。峻也。是笱處之笱亦可讀如峻矣。○注將送也。○爾雅釋言文。詩邶風燕燕云。遠于將之。箋云。將亦送也。○注爲叔至來也。○禮記曲禮云。在牀曰尸。注。尸。陳也。言形體在。白虎通崩薨篇。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按敖死已閱八月。誠如孔氏所說。豈得尸猶可致。蓋尸柩古通名。左傳隱元年云。贈死不及尸。杜云。尸未葬之通稱。蓋卽取敖柩置編與中。傳送而來也。魯魯令受。故諱不言來。通義云。本送柩于竟上。迫魯使受。非有使來。故不言來。猶言歸公孫敖之喪。若以禮歸之爲辭。爾是也。○注不月至姬異。○下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魯月此不月。故解之。正以棄歸之例。無罪者月。叔姬雖有罪。推閔之意。猶恩錄之。與無罪等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楚人滅庸。宋人弑其君處曰。齊人弑其君

商人宣公弑子赤。莒弑其君庶其。〔疏〕

注是後至庶其。○舊疏云。楚人滅庸。卽下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也。宋人弑其君處曰。見下十六年冬。齊人弑其君商人。見下十八年夏五月。

宣公弑子赤。十八年冬。子卒。傳云。子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莒弑其君庶其。在下十八年冬。漢書五行志云。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夷滅舒蓼。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丑朔日有食之。據歷辛丑六月之二日。非朔也。同劉歆說也。

單伯至自齊。〔注〕大夫不致。此致者。喜患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疏〕

注大夫至解也。○舊疏云：正以內大夫出聘例書至故也。○注不書至至也。○舊疏云：正以昭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彼是被執而歸，省去氏，今單伯存氏，故解之。包氏慎言云：絕者，謂絕不使為大夫，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但得放棄之，賜玦不反也。故云使若異單伯至，單伯淫而絕，則叔術之妻媵竊國，論其絕也必矣。公羊以其讓國之功，除其前之淫罪，蓋論人君與士大夫異科，君與國為體，有功於國，其餘小過則略之，故齊桓之姊妹不嫁，晉文之納懷嬴，春秋皆不之責焉。以其拯生民之功大也。叔術妻媵之罪宜絕，而其見幾能作，舉國授之夏父，免數世爭篡之禍，以隱桓之事衡之，則術之當幾立斷而不受辱，其智為不可及矣。故春秋即其絕于邾婁者，通其子孫於天下，功罪並見，言如叔術者，乃可免於誅，其子孫乃可不以先人為辱耳。聖人目視時變，舉一叔術為鑑，非惡叔術也，以為如此而不免於誅，則誅之不勝誅矣。解詁箋云：命大夫，故不名，去單言伯，則不辭。通義云：莊元年之單伯，未見錄卒，則此仍是一人。與桓十五年家父上距幽王之世家，家父作誦，年數亦略相等。古人多壽考，以詩證此，可無疑也。自後遂不錄卒者，蓋以道淫罪重故也。按家父之是否一人，亦未可定。計莊元年至此八十三年，莊元年已能奉使逆王姬，亦須二十而冠後，則應一百餘矣。至此尚在，而能如齊，且道淫叔姬，此必無之理。其非一人可知。其書單伯至自齊，應仍是順諱文，使若單伯以他事如齊，今未歸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戊申月之九日也。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注〕

據甲寅齊人伐衛日伐也。〔疏〕

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此人而言伐，故弟子據而為難。通義云：晉強而蔡無備，至日即入其國也。○注據甲至伐也。○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辰齊人伐衛，是日伐也。

至之日也。〔注〕嫌至日

伐不至日入。故曰入也。主書與甲寅同義。〔疏〕

通義云。不日則至日入。意未顯。○注嫌至至入也。○正以若不書日在入蔡上。嫌至日伐不至日入也。○注主書至同義。○即

彼傳云。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此與甲寅同義。蓋亦以卻缺。今日至。便以今日入。故書日。以起其暴也。校勘記出。故曰入也。云鄂本同。蓋誤。閩監。毛本作日。穀梁疏以。伐入兩舉為伐。而不及入日。非。

秋。齊人侵我西鄙。〔疏〕

左傳本無秋字者。脫文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齊人。上有秋字。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注〕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都不可得而知。〔疏〕

注不序至而知。○上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賤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為諸侯所賤。薄不見序。故深諱為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為善文也。然則此若序若日。則七年之諱見而恥著。故仍順上諱文。不日不序。作為不可得知之辭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為前扈之盟故也。春秋有錄內而略外。無略內而錄外。公會猶不序。公不會而序。則慎矣。不日者。明不序意。非以諸侯不信而略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注〕据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言來〔疏〕注齊人至言 閱之也〔注〕閱傷其棄

絕來歸〔疏〕通義云故猶從大歸曰來歸之文但繫齊人為別異耳無罪痛之曰隱有罪痛之曰閱 此有罪何閱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

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

言齊人不以棄歸為文者令與敖同文相發明叔姬于文公為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

子當申母恩也月者閱錄之從無罪例〔疏〕穀梁傳曰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欲其免也注凱曰書來歸是見出之辭有罪之人猶與貴稱書之曰子者蓋父母之恩欲

免罪也以彼傳云其曰子叔姬貴之也故也○注孔子至親也○見論語子路篇白虎通五行云父為子隱何法法水逃金也鹽鐵論周秦篇云父母之於子雖有罪且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按今律有親屬相為容隱條凡同居若大功以上親有罪相為容隱皆勿論亦此義也春秋決事云春秋之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甲宜匿乙是也舊疏即言來以閱之是也○注言齊至發明○校勘記出令與云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令作今舊疏云若以棄歸為文即言子叔姬來歸不言齊人即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之文是今言齊人來歸故謂之同文也言相發明者言敖為齊所惡而來歸之今此亦為齊人所歸之故曰相發明耳按公孫敖言歸子叔姬言來歸而曰同文者書來與否內錄辭其為齊人歸者同也知亦為齊人所惡故相發明也○注叔姬至恩也○上四年始逆婦姜于齊知不得有女出適故以為文公姊妹下十六年夫人姜氏薨十七年葬我小君聖姜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是時文公母在也通義云子叔姬文公母妹而以父母言之者為內明義孝子當錄

父母意恩闕之也。爲人子者。通於春秋。則能以父母之心愛其昆弟姊妹。而友弟之道行乎天下矣。○注月者。至罪例。○舊疏云。正以棄歸之例。有罪者時。宣十六年秋。邾伯姬來歸。是也。無罪者。月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通義云。凡來歸無罪時。有罪月。子叔姬有罪矣。而猶若不欲其服罪者。春秋有以義治。有以恩治。恩不本義。私恩也。義不本恩。亦非公義也。雖有法度。不足以一天下。天下惟情出於一。故義者。必因人之情。而爲之制。君臣以義合者也。然而曾子曰。孝子善事君子。思子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良以父子天性。猶不致其愛。朋友等夷。猶不得其睦。將於君乎何有。故春秋葬原仲無譏。而子叔姬之罪。不盡其辭焉。蓋於季子見朋友之至。於子叔姬見兄弟之至。按孔氏之論甚洽。惟以有罪月。無罪日。與注反。不若仍從注義。邾伯姬。杞叔姬。事皆無考。罪之有無。原無自知。然此經既恩闕之。固宜從無罪例。則書月爲無罪也。蓋有罪時。無罪月。卽以詳略分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郭者何。恢郭也。〔注〕恢。大也。郭。城外大郭。〔疏〕

注恢大也。○說文。心部。恢。大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恢。大也。又引蒼頡篇。恢亦大也。楚辭。守志云。配稷契兮。

恢。唐功。注恢。大也。亦作斂。廣雅釋詁云。斂。大也。是也。○注郭。城外大郭。○管子。度地篇。城外爲之郭。釋名。釋宮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意林。引風俗通云。郭。大也。又華嚴經音義。引風俗通云。郭之爲言廓。玉篇。引白虎通云。郭之爲言廓也。大也。詩。大雅。皇矣。贈其式廓。釋文。本作郭。爾雅。釋詁。廓。大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王城郭之所占幾何。曰。匠人營國。方九里。爲井八十一。爲夫七百二十九。逸周書。作雒篇。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按。百八十丈。一里。其丈數易里數。正相符。郭之大者爲郭。作雒篇。曰。郭方七十里。則爲井四千九百。爲夫四萬四千一百。其下云。南。繫。郭。因。郊。山。則郭大小。蓋因地勢。異乎城之有定數也。由王之城。遞推之。公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三里。三公之郭。諸男城。亦如之。當爲井九。爲夫八十一。以差而下。卿之城。當方一里。

旁各加五分里之二為井三為夫二十七強大夫之城當方一里為井一為夫九也祭仲之論都城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圻內外通行之郭所占皆無考以孟子國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推之則郭之夫數當四倍于城強也

入郭書乎曰不書〔疏〕

舊疏云按諸舊本此傳之下悉皆無注有注云圍不言入入郭是也者衍字耳通義云傳言楚子勝乎皇門經但書圍鄭是也若旁徵左傳則隱五年鄭伐宋入其郭襄元年

晉伐鄭入其郭入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注〕諱使若為同姓見入郭故動懼我也動

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注〕齊侵魯魯實為子叔姬故動懼失操云爾鄉者不

去幾亦入我郭故舉入郭以起魯恥且明兵之所鄉苟得其罪則莫敢不懼〔疏〕通義云我數被齊

懼震動故書以見文公微弱甚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其言弗及盟何〔注〕據序上會也連盟何者嫌據盟〔疏〕注據序至據盟○舊疏云據序上會何得弗及盟乎是以問之嫌據盟者嫌直據盟

問之通義云據鄭伯言逃歸不盟不見與盟也〔注〕與齊期盟為叔姬故中見簡賤不見與盟侮辱按與彼不相比附無為據之也

有恥。故諱使若行父會而去。齊侯不及得與盟。故言齊侯弗及。亦所以起齊侯不肯。〔疏〕
注與齊至與盟

○舊疏云。使若行父會齊侯于陽穀。訖。卽棄之而去。齊侯不及盟。傳言不見與盟。必爲中見簡賤。受侮有恥。故經諱其辭也。○注亦所至不肯。○舊疏云。若直言不及盟。文體已具。足見不得盟矣。而更言齊侯不及何。欲道是時不肯盟者。是齊侯也。若直言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不及盟。不妨行父不及。無以見齊侯不肯矣。按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是亦以齊侯不肯也。但不以爲爲子叔姬耳。通義云。齊侯不肯盟也。弗及者。言齊弗汲汲。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注〕視朔說在六年。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朝政。乃朝。明王教

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爲重。常以朔者。始重也。〔疏〕
注視朔說在六年。○上六年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

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是也。○注不舉至爲重。○校勘記出于廟先受朝政。云。鄂本朝作朔。此誤。又出朝廟禮也。云。鄂本禮作私。此誤。因形相近也。閩監。毛本改作禮。又出故以不視朔。云。鄂本作故。不以非是。上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此不舉不朝廟。故解之。視朔重於朝廟。舉以該輕也。明皆不舉也。○注常以至重也。○校勘記云。諸本同。誤倒。鄂本作重始。當據正。此本疏標起訖云。注常以至始也。則本作重始。舊疏云。言十二月之政令。所以不在年初一受之而已。必以月之朔日受之者。重月之始故也。

公曷爲四不視朔。〔注〕据無事也。〔疏〕
注据無事也。○正以此經上下俱無朝覲會盟征伐之事故也。公有疾也。〔注〕以不

諱舉公如有疾，公有疾，乃復舉公是也。〔疏〕

左傳亦云：公四不視朔，疾也。○注以不至有疾。○校勘記出如有疾，云：鄂本如作知。此誤。按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廟，禮

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則不視朔大惡也。春秋宜為諱，今不諱舉公，故知有疾也。明猶可原也。○注公有至是也。○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是也。

何言乎公有疾不視

朔。〔注〕据有疾無惡也。〔疏〕

注据有至惡也。○舊疏云：即昭二十三年傳云：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者。是

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注〕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疏〕

舊疏云：即鄭氏云：魯至文公四不視朔，視朔之禮已

後遂廢者，正取此書也。○注有疾至朔也。○通義云：自二月朔不視朔，凡歷四朔，至是書者，四月以前本為有疾，五月朔，疾已愈矣，故特言之，以起無疾不視朔之始。又引胡康侯曰：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穀梁注亦云：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江氏永鄉黨圖考云：自文後，視朔之禮，亦非盡廢，或行或否，故至定哀時，有司猶不敢去其羊，但不行之日為多。故子貢欲去之。襄二十九年，嘗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則此時公若在國，猶朝正。然

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注〕言無疾大惡，

不可言也。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疏〕

注言無至言也。○通義云：內大惡不可言，故雖譏始，猶不顯言公始不視朔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疏〕

左氏作鄆丘，穀梁作師丘，鄆，師，古音義通。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正本作蕃丘，故買氏云：公羊曰蕃丘，穀梁曰師丘。

今左氏經作鄆字。經義雜記曰：釋文作犀丘。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犀丘。則唐以來本不作蓄字矣。公羊疏唐以前人爲之所據，皆晉宋古書。故猶見正本與賈景伯合也。水經注潁水篇：細水又東南逕宋縣故城北。縣所謂鄆丘者也。秦伐魏，取鄆丘，謂是邑矣。杜云：鄆丘，齊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說文：邑部，鄆，新鄆，河南縣。前漢志同。續漢志曰：汝南郡，宋公國，周名鄆丘。漢改爲新鄆。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段氏玉裁云：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鄆丘，是其地。今安徽潁州府城八里有城，故新鄆城也。方輿紀要：新鄆城在潁州東八里，有土阜，屹然高大，謂之鄆城。按公子遂會齊侯之地，當从杜說。顧氏棟高本之，故公羊正本作蓄丘也。後人見左氏作鄆丘，因以汝南地當之，彼別一地也。穀梁作師者，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比，趙策作師比，蓋蓄犀鄆師，無一定也。包氏慎言云：六月，魯戊辰，月之六日。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八月，

毀泉臺。

泉臺者何？郎臺也。〔注〕莊公所築臺于郎，以郎譏臨民之漱澆。〔疏〕注：莊公至漱澆。○莊二十一年築臺于郎，何以嘗

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澆也，是也。注意以于郎譏臨民之漱澆，此曰泉臺，應是一地。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注〕未成時但

以地名之。〔疏〕謂莊三十一年，既成爲泉臺。〔注〕既成更以所置名之。〔疏〕謂此名泉臺，故也。毀泉

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疏〕

通義云。各有譏義。故築毀兩書。自非兩譏。即見者不復見也。

先祖爲之已。

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注〕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築毀譏同。

知例皆時。〔疏〕

穀梁傳曰。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注但當至惡也。○後漢書楊終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以其無妨害於民也。不若何氏義切。○注築毀至皆時。○

舊疏云。知例皆時者。正以此經文承月下。恐蒙月。故如此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疏〕

水經注江水篇。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是也。杜云。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竹

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爲庸國地。當四川陝西湖廣三省之交界。說文邑部。庸。南夷國。段注。牧誓有庸。蜀二志。漢中郡皆有上庸縣。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有故上庸城。尙營庸地。在漢水之南。南至江尙遠。僞孔傳云。在江南非也。按僖二年傳。

曷爲使虞首惡。注。據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然則此楚秦之滅庸。蓋巴人道之。與虞同矣。此無傳。何氏當別有所見也。左傳亦不見巴首惡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處白。〔疏〕

左氏穀梁作杵白。史記宋世家亦作杵白。公羊此及僖十二年。陳侯名亦作處白。杵正字。處假借也。

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疏〕

稱名氏者。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桓二年。宋華督弑其君與夷之屬是也。不稱名氏者。此及下十八年。齊人弑其

君商人之屬是也。

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疏〕

注賤者至稱人

○繁露順命云。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又云。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弑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古乘與甸通。周禮稱人。掌丘乘之政。帥甸猶帥乘。是時昭公田孟諸。故襄夫人使稱人帥乘。攻而殺之。乃下士。謂之賤。可以君祖母之尊。又王姬之貴。號令於其國。國人莫敢不從。謂之賤不可也。自古婦人不與國政。婦人而與國政。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宋平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擅廢置其君者。當以春秋為鑒焉。按窮者極也。大夫弑君。其賤極於降稱人。人者士之正稱。若關弑吳子餘祭。盜殺蔡侯申。則又不在大夫士之科矣。繁露又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關盜而已是也。

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脰。故

重者錄。輕者略也。不日者。內娶。略賤之。〔疏〕

閩監毛本於此下有注云。賤者窮諸人者。言士先自稱人。今弑君亦稱人。故曰窮諸人矣。云賤者窮諸盜者。言士之賤名。不過于盜故也。

共四十二字。在降大夫使稱人之上。鄂本注無之。係疏文誤入。十行本繫此四十二字於上。毀泉臺傳疏。故如此解下。亦誤。詩小雅巧言云。君子信盜。箋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正義傳言窮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注降大至重也。○注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則降同士稱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則降同士稱盜也。以大夫已降稱人。故士降稱盜也。○注無尊至刎脰。○校勘記出刎脰。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脰改頭。按釋文作頭。云如字。本又作脰。音

豆九經古義云。無尊上。漢律所云罔上不道也。非聖人。漢律所云非聖無法也。不孝者。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見呂覽。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風俗通曰。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違時。見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斬首梟之者。梟當作梟。玉篇云。買侍中說。梟謂斬首倒懸也。野王謂縣首於木竿頭。以肆大梟。秦刑也。云無營上犯軍法者。陳羣新律序云。厥律有乏軍之典。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胡建案軍法曰。正法屬將軍。將軍有罪。以問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云殺人刎頭者。高祖約法三章。所謂殺人者刑焉。何氏所據。皆本漢律。漢律已亡。舉其大略如此耳。公羊問答。問此何代之法也。曰。說文。梟。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从梟頭在木上。梟首義取此。左傳。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寧風棘上。梟首濫觴於此。後世如漢王入關。梟故塞王欣頭於櫟陽市。是也。五行志曰。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爲逆。發覺。要斬夷三族。高祖本紀。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博雅。刎。斷也。一切經音義。自刎注。引公羊傳云。公遂刎脰而死。何休曰。刎。割也。何氏所據。皆戰國以來秦漢之法。非先王之舊制也。解詁箋曰。傳有誅絕之例。易有焚如之象。周官有辜之之制。此所謂死刑有輕重也。梟首斬要。秦法耳。按易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說文引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去。不順忽出也。或从忝倒。古文學。卽易突字。考忝正梟首之象。與不孝者斬梟合。漢書匈奴傳云。王莽作焚如之刑。則又依周禮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而作此刑者也。○注故重至略也。○舊疏云。謂大夫弑君罪重。故稱名氏。貴之深。若大夫相殺。罪輕于犯君。故降稱盜者。義之輕重然也。義或然也。○注不日至賤之。○通義云。不日者。從失德之君不日卒例也。按內娶亦失德之一也。義與上七年王臣卒同。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疏〕

通義云。討弑君不月者。無功不得從義兵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癸亥。月之五日。聖姜。二傳作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未。月之二十六日。

諸侯會于扈。〔疏〕通義云。復不序者。為前扈盟。公失序。故終文之篇。不序。按穀梁傳。范云。言諸侯者。義與上十五年同。

秋。公至自穀。〔疏〕通義云。穀。內地。前所取諸齊者。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按此後齊未來伐。明得意也。

冬。公子遂如齊。〔疏〕校勘記出公子遂如齊云。唐石經鄂本上有冬字。此脫。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丁丑。月之二十四日。穀梁傳云。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疏〕通義本作嬰。音義。嬰舊同。左氏經作罃。茲從昭公五年注。校改。○注秦穆至其賢。○舊疏云。正以秦是戎狄。春秋外之。往

前以來。未錄其卒。今乃始書。故以賢解之。而左氏為康公者。與此別。穀梁無解。通義云。秦康公也。至是卒。猶不葬者。春秋伯子男。為一故。從小國例也。賢繆公未見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按如傳義。則使遂來聘之秦伯。仍是穆公。孔氏據

左氏改公羊可以不必解詁箋云秦穆公子康公也至此卒者因穆公之賢且此接內也考左氏及太史公紀表書皆以穆公卒於魯文公六年春秋終穆公世未嘗接魯文九年歸遜十二年使途來聘皆康公也傳以為賢穆公能變迫其先言之猶吳子使札誦賢季子皆從接內見也繆公之卒反不得如滕侯卒之例先嘗於經者詩刺繆公以人從死未能盡變其俗不可為典且嫌於僅以康公接內錄能變之賢反不著也何君失經傳矣按劉說非是賢繆公能變何為賢於康公之世不得援善善及子孫為說吳札自以賢札上推吳子所謂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與此亦不相比附滕侯以先朝新王得褒亦不得引以為例秦俗用人殉葬延及始皇猶未變革何知康公能變其俗況康公如賢自宜不從亂命乃以康公之失近削繆公之卒殊失經旨要之說公羊止可以公羊為主公羊既以善變美秦伯則以十二年之秦伯仍穆公明甚不必牽合左氏史記為調人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注〕商人弑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

宜當坐弑君〔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嘗戊戌月之十六日通義云謹案左傳弑之者公僕邴歎與其驂乘圍職是賤者稱人例也商人篡不去日處曰去日者商人罪已前見宋昭無道未有見也又篡明當葬知不葬懿公者

亦從不討賊例按孔說是也何云齊人以君事之當坐弑君故亦責臣子以不討賊也○注商人至弑君○校勘記云齊人已君事之且當坐弑君閔監毛本且作宜當据正疏已作以且亦作宜古已以通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帥師侵陳傳趙盾弑君賊此其復見何注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今此商人於上十四年弑其君舍今而復見故解之正以春秋之義弑君之賊皆不復見以宜在誅絕之科商人自立為君齊之臣民已君事之君臣名分已定故今宜坐弑君之罪與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殊也且又見商人弑君舉國不討書以責臣子也莊二十二年肆大省注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為商人責不討賊意亦謂商人弑君臣子宜討既覲然事之則宜成其為君今而弑之當坐弑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酉月之二十二日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注〕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

〔疏〕

注不舉至內也○毛本二誤五舊疏云書事舉重春秋之常今而悉舉故解之穀梁傳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爲介故列而數之也者亦是古舉重之義也又云外大夫未有並見者於內唯有此經及定六年季孫斯仲

孫何忌如晉之文故知正是重錄內也正以出聘宜卿爲使大夫爲介今二卿並出虛國家廢政事以卿位大貴重政事是出故也通義云遂謀弑赤而請于齊赤母本齊大夫女非正君甥故未見拒也使舉上客而不舉介獨此列數之者著得臣之黨于遂而與聞乎弑也與後不日卒相起其罪乃顯義各然也解詁箋云不舉重者著得臣之與聞乎弑也子赤齊出也故爲宣公如齊許賂非子赤使之也子赤弑而季孫行父如齊謀定宣公也遂主謀故于卒也去公子得臣與聞故于卒也去日以明首從分別輕重也行父不與聞故從日卒正文按行父不討賊復如齊定宣公不得謂無罪春秋蓋以行父雖卿非常國之臣政在公子遂或量力不貴之與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疏〕

通義云既葬不名

何以不日〔注〕据子般卒日〔疏〕

注据子般卒日○卽莊三十二

年書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隱之也〔疏〕

繁露楚莊王篇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

何隱爾弑也〔疏〕

釋文弑作殺音試下及注同今本亦誤作弑

弑則

何以不日〔注〕据子般卒日〔疏〕

注据子般卒日○以子般亦被弑而日故据以難

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

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疏〕

注所聞至般異○舊疏云正以子般為所傳聞之世故也莊三十二年注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繁露楚莊王云子般殺而營乙未

殺其恩也與此注文相足隱元年注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於所傳聞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是所聞世恩深於所傳聞世故子般忍言其日而子赤不忍也通義云世近則恩益隆故隱之益深繁露又云屈仲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是也穀梁傳云子卒不日故也穀梁不傳三世之義故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注〕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有去道書者重絕不

復反〔疏〕

注歸者大歸也○左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詩邶風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箋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其事與哀姜大同亦夫死子弑賊人立時州吁未討也以歸寧有時而反此即歸不復來故謂之大

歸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是也彼為內女設例故有來也○注夫死至去也○鄂本殺作弑紹熙本同當据正史記魯世家云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左傳亦云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穀梁傳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注姜氏子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又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注引泰

曰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此注云賊人立無所歸留明宣公不能事也○注有去至復反○舊疏云正以常事不書故也按莊二十七年大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哀姜不在七棄之科然夫死從子子弑賊立義無可從故有去道也嘗者重其事也御覽引春秋決事云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卽嫁甲欲皆何法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弃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于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不當坐按董生特以夫人姜氏何以如齊以例夫死無子者可以更嫁非謂夫人姜氏更嫁也婦人無專制故今律凡婚娶有違者皆罪坐主昏也解詁箋云不日者無與別有罪無罪

季孫行父如齊〔疏〕

春秋說云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弑子赤者非獨襄仲行父亦與聞焉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不可者獨叔仲一人耳故身死而不顯季孫行父魯之正卿也亦如叔仲以爲不可則子赤焉得弑宣公焉得立及襄仲死宣公薨行父有憾於歸父乃以殺適立庶歸罪襄仲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則行父當時既知其情兼與其事明矣按惠說是也蓋此亦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與

莒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何〔注〕据莒人弑其君密州〔疏〕

注据莒至密州○卽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

稱國以弑者衆弑

君之辭〔注〕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疏〕

注一人至絕也。○左傳載釋例引劉賈許穎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按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失衆當絕惡及國朝不知何指。若以爲惡及卿大夫則稱國以見君罪。非春秋尊尊之旨也。穀梁傳注傳例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是也。疏引舊解稱國者謂惡及國人。并惡及卿大夫。稱人者謂失心於民庶也。乃涉於賈逵之說。○注例皆至之也。○通義云所當蒙上月其不日者從小國始見卒例。舊疏云謂失衆而稱國以弑者皆舊時以略之。卽定三十年冬薛弑其君比之屬是也。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者亦是稱國而營月者。彼非失衆是以何氏云不營圍弑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弑讓國圍圍欲共享之故爲沒其罪也。月者非失衆見弑故不略之者是也。按何義甚明不必如孔說。

公羊義疏四十四

宣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宣公第六〔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宣公第七卷六。左傳釋文。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魯世家。文公長妃齊女哀姜生子。

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徐廣曰。倭一作倭。何氏以宣公為僖公妾子。公羊敬嬴作頃熊。則楚女矣。與史記左傳並殊。按新序七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劉向習穀梁。則穀梁亦以宣公為僖公子矣。禮記檀弓云。遇懿伯之忌。敬叔不入。下云。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鄭注。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考懿伯為孟獻子之子。獻子為桓公子慶父之曾孫。自桓公至懿伯六世。桓公生莊公。莊公生僖公。僖娶頃熊。生宣公。及叔肸。肸生嬰齊。嬰齊生叔老。老生弓。是為敬子。敬子即敬叔。自桓公至敬叔七世。懿伯正為其叔父。是宣公為僖公子明矣。倭倭委古音同。作接者。恐是譌字。孔疏引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今史記作倭。孔氏所見。或即徐廣所見本。無作接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注〕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其

義異。故復發傳。〔疏〕

經義述聞云。其意上當有如字。桓元年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何注曰。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是也。若無如字。則文意不明。蓋寫者脫去耳。唐石經已然。按王說。

是也。注云故復發傳。明與彼傳同也。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亦是重發傳。○注桓公至發傳。○禮喪服。臣爲君斬衰三年。爲踰年君無服。故嫌篡成君與篡未踰年君異。然雖未踰年。君位已定。臣子之分。義無所逃。故罪之如一也。故閔繼子般。不書即位。是其正也。通義云。桓宣之罪相等。而春秋不言宣無王者。既於桓示法。則從同可知。故得以所聞之世殺其辭也。義或然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注〕譏喪娶。復書不親迎者。嫌觸諱。不成其文也。有母言如者。緣內諱。無貶

公文。〔疏〕

通義云。娶聖姜之黨。知不譏者。禮。姜子爲君母之黨。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於服術本徒從也。聖姜既薨。故不以娶功。總外屬譏矣。○注譏喪至文也。○舊疏云。何氏以爲人君喪娶。宜有貶刺之文。若其吉

逆使卿者。宜書譏之。見不親迎而已。卽叔孫僑如之徒是也。今公子遂爲君喪娶。宜去公子以見譏。而在公子。復作不親迎之經書之者。正以公子遂本弑君之賊。若去公子。卽嫌爲觸弑君大惡之故。諱去公子。卽似隱四年十年公子翬之類。是以不得成其貶文。若然。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亦譏喪娶之經。而不去公子者。彼是喪未畢納幣。爲失禮猶淺。此乃初喪逆女。固當合貶。卽下八年注云。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者。義亦通於此。按此如隱二年。書紀履緌來逆女同。故止是譏不親迎爾。文公逆女。在四年。二年冬始納幣。猶以其圖婚在三年內譏之。此則三月已逆女。上尙有納采諸禮在前。喪娶已明。又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不必再去公子。又恐觸諱。仍不見其貶喪娶文也。○注有母至公文。○舊疏云。下八年。夫人熊氏薨。又云。葬我小君頃熊。傳。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是其有母也。舊疏云。母不命使者。婦人之命。不通四方。何得言如。作內使之文者。正以緣內無貶公之文故也。何者。若其去如。則嫌宣公喪娶爲絕賤。不成爲諸侯然也。正緣此事。不得去如也。若然。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所以不嫌莊公不能貯蓄。絕而賤之者。彼告糴之事。可以通臧孫之私行。此大夫不外娶。無通私行之義。故如是。按紀履緌來逆女。紀伯有母。不稱母。通使文。故但書履緌來逆女而已。此與內大夫出聘文同言如。皆是君使之文。若絕去如。則當書公子遂逆女于

齊嫌爲貶公喪娶矣。故仍作常辭言如也。穀梁傳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桓三年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皆用公羊家義。左傳注亦云。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貴而自明也。是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疏〕

左傳以爲尊夫人。齊氏召南考證云。逆女既書公子。遂此文蒙上。自應單稱其名。公羊謂一事而再見是也。按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下云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與此同。穀梁以爲遂之挈由上致之。成十四年僑如同。皆非公羊義。夫

人何以不稱姜氏。〔注〕據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也。經有姜。不但問不稱氏者。嫌據

夫人氏。欲使去姜。〔疏〕注據僑至齊也。○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注經有至去姜。○以傳若但云夫人何以不稱氏。嫌據僖元年。經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爲難也。貶。曷爲

貶。〔注〕據俱至也。譏喪娶也。〔疏〕穀梁傳曰。其不言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氏喪未畢。略之也。

〔注〕據師還也。〔疏〕注據師還也。○見莊八年。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彼公滅同姓。非師之罪。故歸善於師。歸惡於公。此公喪娶。是公之罪。非夫人而貶夫人。與彼義

違。故據爲難。內無貶于公之道也。〔注〕明下無貶上之義。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

夫人〔注〕据俱有諱義〔疏〕

注据俱有諱義○舊疏云春秋之道多為內諱何故此經不為夫人諱而貶之乎

夫人與公一體也〔注〕

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矣去氏比於去姜差輕可言故不諱貶夫人〔疏〕

禮喪服傳云夫妻一體也又云

夫妻辟合也集韻辟合其半以成夫婦是也自虎通嫁娶篇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夫者示婦與夫一體也○注恥辱至明矣○舊疏云正以夫人與公共諱知榮辱同矣通義云服子慎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汝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按穀梁注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蓋本之服義○注云氏至夫人○校勘記出比於去姜差輕云閻監毛本同鄂本輕下疊輕字舊疏云去姜即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是也然此不諱者以其輕而僖元年去姜則重矣亦不諱者何氏云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是也按哀姜罪重春秋以王法正之故魯臣子不得申其私恩待以夫人禮貶去其氏以示絕故雖重亦不諱也與此不諱有輕重之殊其稱婦何

〔注〕据桓公夫人至不稱婦〔疏〕

注据桓至稱婦○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不稱婦是也

有姑之辭也〔注〕有姑當以婦

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言以者見行遂意也見繼重在遂因遠別也月者公不親

迎危錄之例也〔疏〕

詩衛風氓云三歲為婦傳有舅姑曰婦正義公羊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于舅姑是也穀梁傳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舊疏云隱二年傳

云在塗稱婦與此遠者兼二義也言在途見夫而服從夫故謂之婦至國對姑而服從姑是亦謂之婦矣○注有姑至言之○有姑當以婦禮至文四年逆婦姜于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及此經是也無姑當以夫人禮至者桓三年夫人姜

氏至自齊。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是也。婦姜亦上加夫人者。舊疏云：「臣下錄之是也。」以婦禮至者，昏禮記士禮有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又贊醴婦，又婦盥饋，又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是也。未知諸侯夫人其禮若何，以夫人禮至者，則莊二十四年注云：「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曰：大夫宗婦皆見，是也。」○注言以至別也。○校勘記出見繼重在途，云閩、監、毛本同。按：繼當讀爲繫。解云：故言見繫重在途，桓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此言以故爲行途意也。舊疏云：「途以夫人者，欲見夫人是時進止由途，故言見繫重在途也。」因遠別者，舊疏云：「若不言以直云途，夫人則嫌怪夫人男女無別，故云因遠別也。」○注月者至例也。○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是親迎書時也。不親迎，危錄之。書月者，此及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注〕是，是衛。〔疏〕

經傳釋詞曰：云爾，語已詞也。隱元年穀梁傳：猶曰取之其母懷中而殺之云爾。論語述而篇：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無去是，蓋猶言無卽往是衛焉爾。

然則何言爾，近正也。〔疏〕

通義云：比于專殺猶似近正。按：謂近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正。

此其爲近正

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

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

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墨，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

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疏〕

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傳曰：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詩鄭風羔裘箋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白虎通諫諍篇引援神契曰：三諫待

放，復三年，盡愴愴也。所以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災咎將至，無爲留之。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道不合耳，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王度詔曰：反之以玦，其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曲禮疏引王度記亦云：大夫俟放于郊，三年得環，則還。得玦乃去。若然，曲禮說大夫士去國之三月而復服。注：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矣。與此不同者，蓋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內，行素衣素裳諸禮也。又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是皆三年待放于郊，未仕他國。長子在國，主其祀，故未去也。按喪服齊衰三月章，言爲舊君者有三：一曰爲舊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注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故兼服君之母妻。雷次宗所謂恩紀內結實異餘人是也。二曰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在外待放已去者，三曰舊君。注：大夫待放未去者。又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尙有列於朝，出入尙有詔於國。按後二條，一是大夫自爲舊君服，一是大夫之妻長子爲舊君服，皆以禮待放，君不絕其祿位，不分已去未去言也。江氏筠云：去與未去皆服，故經但言舊君，而不言大夫之在外與在國。蓋皆恩義未絕。通典引石渠禮論：戴聖謂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是也。若有罪見逐，收其宗廟，其妻長子亦不得留在本國矣。孟子離婁篇：逃爲舊君反服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既云導之出疆，是已去國者，其實待放未去，而值君薨，與已去而值君薨者，皆服齊衰三月也。○注古者

至大夫○曲禮上篇文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是也彼疏引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事從周禮說鄭駁之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自虎通五刑篇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注蓋以至類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也孔子曰寶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某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淮南本經訓刳胎殺夭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皇不翔校勘記出鳳凰云鄂本鳳作皇此加几者俗字○注三年至敢去○校勘記出徽墨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墨改經疏並同此坎卦上六爻詞也舊疏引鄭氏注云繫拘也爻辰在巳巳爲蛇蛇之蟠屈如徽纆也三五互體良又與震同體良爲門闕於木爲多節震之所爲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徽墨眞子叢棘而後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園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園土者殺故凶是也然則繫于徽纆以待議罪有三年二年一年之殊已恐陷於三歲不得故待至三年乃去也自虎通諫諍云所以必三年者臣下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恩今已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也義亦通

君放之非也〔注〕曰無去是非也大

夫待放正也〔注〕聽君不去衛正也〔疏〕

舊疏云此二句皆是今事非古法按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三諫不從

復任其放故曰非也大夫待放則上注之自嫌有罪當誅故曰正也○注聽君至正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按衛蓋是字誤或當作爲按注就本經釋之作衛亦可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

不呼其門〔注〕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

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

不可奪親也。〔疏〕

白虎通喪服云：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說苑修文篇：古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鹽鐵論未通篇：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

其惟親喪乎。後漢書陳忠傳：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之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又云：周室凌遲，禮制衰廢，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是以蓼莪爲從軍之詩，故大戴禮小辯注亦云：困于兵革之詩也。蓋三家詩語，又荀爽傳對策曰：昔翟方進以身備宰相，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繁露竹林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禮記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以門內之治，尚恩行私恩，不得行公義。故三年不呼其門也。○注重奪至恩也。○通典引白虎通云：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之恩也。然則臣有大喪，不與公役者，有二：一以重奪孝子之恩，一以吉凶不相干故也。故白虎通喪服又云：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是也。○注禮，父至從政。○禮記王制文：按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者，彼注云：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然則期之後，容有使役者。蓋國有大事，期後役使，自是一時權禮。若其常，則三年不從政也。又雜記云：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與此殊者。注云：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正義。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總云三月也。若大夫士父母之喪，三年不

從政。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避。是權禮也。舊疏云。此政謂稅矣。王制云。從政。自讀如征稅之征。故彼記上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云云。下云。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云云。卽周禮旅師所云。新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謂復除不給徭役也。故鄭注周禮引王制解之。此引以證臣有大喪。君不呼門。自謂大夫士以上。政當解如政事之政。從爲政事。與論語可使從政也。與之從政同。當是斷章取義也。○注故孔至親也。○舊疏云。曾子問文。引鄭注。致事者。還其職位於君是也。校勘記出周人卒哭而致事。云今本曾子問無此文。此與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引與國本合。段玉裁說。按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鄭注云。周卒哭而致事。闔。監。毛本。周誤則。禮記校勘記云。殷人既葬而致事。闔。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同。宋監本下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考文引足利本同。段玉裁云。公羊宣元年注。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疏統謂曾子問文。岳氏云。與國本禮記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大書爲經文。按此同公羊注疏。而與本疏不合。又出周卒哭而致事。云。惠棟校宋本作周。岳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周誤則。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校云。按皇氏疏。則周人卒哭致事。是鄭君從夏殷推而知之。當是注文。而孔氏云。孔子既前答周人卒哭而致事。則又似屬經文。而誤入注耳。按皇氏疏云。夏后氏尙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周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則皇氏所據鄭注。與孔氏不同。但鄭氏解致事在殷人句下。明鄭氏所據本無周人卒哭而致事語。故於注末申之云。周卒哭而致事也。若元有此語。誤入注中。則致事注當在周人下。或在夏后句下。方合。公羊疏所見之曾子問本。與與國本合。不必比而同之也。卒哭者。禮記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鄭注禮既夕云。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者。鄭注。二者。恕也。孝也。已既思親。推己及人。亦不奪其親。是恕也。孝子思親。若不致事。則是忘親。故今致事。是不自奪其思親之心。是孝也。禮記服問曰。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

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注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奪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然則杖齊期以上雖入公門衰亦不脫故引舊記以明之言君子以已恕人不可奪人喪使之免經而已亦不可自奪其喪所以已有重喪猶經以見君申已喪禮也惟其如此故臣下在喪不入公門君亦不奪其情以免吉凶相干曲禮云凶服不入公門故也

已練可以弁冕〔注〕此說時衰正失非謂禮當然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旒曰冕主所以

入宗廟〔疏〕

禮記檀弓曰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又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是則期內不使故已練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者彼記又云昔者魯公伯禽

有為為之也是非其正也通義云此權時之宜喪大記曰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按鄭彼記注亦云權禮也何氏云此說時衰政失非謂禮所當然者謂不獨金革服金革之事失禮即既練而弁冕即事亦非正上注引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是其正也鄭注喪大記又云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蓋弁經者弔服帶者要經自謂喪服明弔服加重也注正失鄂本正作政當從之○注弁禮至文冠○白虎通緇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戰伐田獵皆服之爵弁者周人宗廟士之冠也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髀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為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元者不失其實故周加赤禮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李如圭云古者以鳥獸之皮冒而句領皮弁象之聶氏引舊圖云以鹿皮淺毛者為之高尺二寸禮又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鞶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其布三十升賈疏云凡冕以來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衣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色為異皮弁用之於田獵

戰伐爵弁用之於祭。故曰皮弁武冠。爵弁文冠也。以皮弁爲武冠。蓋今文家說。成二年傳。衣服與頃公相似。何注。禮。皮弁以征。彼疏云。卽昭二十五年注。皮弁以征不義。是也。引韓詩傳。亦有是語。御覽引三禮圖。皮弁。春八月習大射。冠之行事。是今文詩春秋家皆然。惟周禮司服云。兵事韋弁服。卽成十六年左傳之韋章之跗注是也。按字林云。韋。柔皮也。皮韋同類。故同有皮弁之稱。惟皮弁白色。韋弁韎色。爾。或古只是皮弁。周文有皮弁韋弁之別與。○注夏曰。至宗廟。○士冠記云。周弁。殷。夏。收。當作。尋。釋文作。尋。是也。毛本同。獨斷云。冕。周曰爵弁。殷曰尋。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筭。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冕冠垂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有十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三公九諸侯。卿大夫七。組纓各如其綬之色。郊天地。祠宗廟。祀明堂。則冠之禮記。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尋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正以冕卽弁。唯大夫以上得有冕。士以下只弁耳。彼注云。皇冕屬焉。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是則收尋弁正爲入祀宗廟之冠矣。故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皆謂爵弁也。士冠禮注。爵弁者。冕之次也。賈疏。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延。冕之覆在上。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爵弁旣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于冕也。考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時也。以爵章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章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銳下圓。又考後漢輿服志。冕制皆前圓後方。則與下圓上銳者異。疑爵弁與冕雖同有上延。而爵弁延下則爲合手之形。與冕狀別。然則夏殷實用尋收以祭。周弁制如尋收。別加旒爲冕。以爲祭服耳。弁非天子之祭服也。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亦云。據說文。弁本作寬。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弁與冕制異。與皮弁制同。胡氏培壘儀禮正義云。賈氏之說。蓋本漢禮器制度。吳氏以釋名說文駁之。似亦可從。冠禮記注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尋名出於櫛。櫛。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

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史記五帝紀。帝堯黃收純衣。蓋夏以前通用收。詩文王常服黼舄。傳。舄。股冠也。江氏筠讀禮私記云。爵弁既非冕制。而與舄收連言者。蓋冕飾至周始備。舄收二者周制。以弁例之。如殷士裸將服舄。周士祭於公用弁。其一也。又殷人舄而葬。周人弁而葬。亦其一也。是也。鄭本主誤王。

服金革之事〔注〕謂以兵事使之〔疏〕

注謂以兵事使之。禮記中庸云。衽金革。疏。金革。謂軍戎器械也。又曾子問云。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又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此權禮也。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然則父母之喪。三年內不服王事。經禮也。期練之後。時有兵革之事。不顧私恩。權禮也。若有急難。雖卒哭之後。亦當以國體為重。曾子問所記伯禽事是也。喪大記疏引庚氏云。謂此言君既葬。王政便入國。候卒哭。乃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事。謂言荅所訪逮而已。王政未入于國也。庚氏因上記有既葬與人言。言君言王事。不言國事。故分別之也。

君使之非也。

〔注〕非古道也〔疏〕

言非禮之正也。監本道誤旨。

臣行之禮也〔注〕臣順君命亦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

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疏〕

注臣順至發明。通義云。君呼其門。則非國有兵事。臣釋纊而赴難。則禮宜然。校勘記出臣順為命。云鄂本為作君。此誤。古者臣有大喪以下。與放胥甲

父義無涉。因欲借君使之非臣行之禮。喻君放之非臣待放正之義。故連言之。

閔子〔注〕閔子騫以孝聞〔疏〕

注閔子騫以孝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

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要絰而服事〔注〕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疏〕

注已練至乎帶。禮記問傳云。期而小祥。練冠

縗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禮喪服注云。麻在首在要皆可經。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愛之心也。首經象縞布冠冠缺項。要經象大帶。閔子既練後服玉事。故首經除而要經如故也。喪大記云。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正義。弁經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經明雖弔服而有要經。異凡弔也。彼謂卒哭之後并首經亦變者。或亦權禮與。

道不卽人心。〔注〕既事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卽近也。〔疏〕

注言古至斥君。○通義云。古謂中古。自伯禽以來。○注卽近也。○禮記王制云。必卽

天論注卽就也。必卽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古之道不卽人心。正義。閔子性孝。以爲在喪從戎。不卽人情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爾雅釋詁卽尼也。書疏引孫炎云。卽猶今也。尼者近也。郭注引尸子曰。悅尼而求遠。是卽尼近互爲訓也。又曾子問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正義云。伯禽卒哭。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是有爲爲之也。今則更無所爲。直貪從於利。攻取於人者。吾不知也。是以閔子屈於君命。要經服事。既葬事之後。知不卽人心。退而致仕。猶斯道也。退而致仕。〔注〕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疏〕注致仕至於君。○禮記王制云。七十致政。注致政。還君事。又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王。注致政。以玉事歸授之。孟子公孫丑篇。孟子致爲臣而歸。注辭齊卿而歸其室也。是致有歸還之義。

孔子蓋善之也。〔注〕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

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遜順不訕其君也。不言君子者。時賢者多以爲非。唯孔子以爲是。

〔疏〕

舊疏云。蓋猶是也。言於此三事。孔子皆善之。其三事者。初则要經而服事。次則謂君爲古者。後則退而致事。是也。按此蓋如蓋通乎下之蓋。蓋猶皆也。時賢蓋謂當時有貴閔子要經服事者。此賢者過之也。有疑閔子退而致事者。不肯者

不及也。孔子中庸之道，故皆善之也。遜順不訕其君，表記所云，事君欲諫不欲陳，注陳言其過於外也，故言古以飾之。

公會齊侯于平州〔疏〕

杜云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大事表云：今泰安府萊蕪縣西有平州城，一統志平州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通義云：不致者與惡桓同義，桓之會皆不致，宣之會唯於始見法而已所

聞異辭所

傳聞異辭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曹取之不書〔疏〕

注據曹至不書○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

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然則濟西田本魯有，為曹所取明矣。曹取不書，故據以難也。通義云：據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按若如此，據傳當云此未有言伐者，其言取之何矣。所以賂齊也〔注〕魯所以賂遺齊，故稱人共國辭〔疏〕穀梁傳：內不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左傳：齊人取濟西之

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通義云：非以師徒取，故不從彼例，直言取也。杜亦云：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范云：宣公弒立，賂齊以自輔，賂賂之，故書齊取。較杜孔義為長。○注故稱人共國辭○舊疏云：謂一人字齊魯共有何者？魯人篡弒，以地賂人，齊人

失所取篡者之賂。皆合稱人故也。

曷爲賂齊〔注〕据上無戰伐無所謝〔疏〕

注据上至所謝○舊疏云。決哀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以邾婁子益來。八年夏。齊人

取謹及俾。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此上不見戰伐之文。應無所謝。故難之。

爲弑子赤之賂也〔注〕子赤。齊外孫。宣公篡

弑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

由律行言許受賂也。月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疏〕

注子赤。齊外孫。○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子赤即取於齊者所生。故爲齊外孫。○注未之至賂也。○校勘記。浦鐘

云。由猶通。十年疏引受賂作受財。下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乎我。齊已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齊已言語許取之。言其人民貢賦尙屬于魯。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未之齊也。故解之。由律行言許受賂者。九經古義云。按漢律有受賂之條。魯賂齊。不當坐取邑。且未之齊而坐者。由齊聽請故也。漢律行言許受賂亦得坐受賂之條。故舉以況之。唐律疏義職制云。諸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坐贓論。不枉法者。減二等。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疋加一等。三十疋加役流。按今律官吏聽許財物。雖未接受。事若枉者。准枉法論。不枉者。准不枉法論。各減受財一等。即此也。魯當坐今律有事以財求行條也。○注月者。至子益。○哀八年夏。齊人取謹及俾。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爲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然。蓋彼爲伐國而賂齊。此爲篡嫡而賂齊。罪大於彼。故書月以惡之也。

秋。邾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注〕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不從鄭人去遂者兵尊者兼

將〔疏〕

校勘記出楚子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作楚人按此注云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知公羊經作楚人不然則注無爲如此解今作楚子者衍左穀二家誤○注微者至遂也○傳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

言遂兩稱耳明彼爲微者故不得言遂也但別兩耳以大夫無專制之義唯人君得行其遂故知此楚人爲楚子耳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以公子結聞齊宋欲謀伐魯矯君命而與之盟其事危急重大故與得遂也彼傳云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是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疏〕

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杜以爲經無宋字蓋闕正義引服虔云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義或然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疏〕

左氏穀梁作斐林斐斐通見文十三年魏世家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斐林在大梁之

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水經注滑水篇華水又東逕裴城卽北林亭也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裴林宣元年諸侯會于裴林以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鄉故城在新鄭北東如北七十許里宛故城在東南五十許里不得在新鄭北也京服之說並爲誤也一統志裴林在鄭州東南方輿紀要林鄉城在開封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春秋之裴林

此晉趙盾之師也〔注〕据上趙盾救陳微者不能會諸侯〔疏〕

注微者至諸侯○舊疏云謂若是微者卽不能爲會主以致諸侯于

斐林而會之也。按上文明云晉趙盾帥師救陳。故云此晉趙盾之師也。

曷為不言趙盾之師。〔注〕據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伊維

戎盟。再出名氏。〔疏〕

注據公至名氏。○即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維戎盟于暴。是彼公子遂再出名氏。故據以難此。上出趙盾下稱師也。

君不會大

夫之辭也。〔注〕時諸侯為趙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使若更有師也。殊會

地之者。起諸侯為盾所會。〔疏〕

通義云。新城之盟。趙盾嘗以名氏見矣。於此發傳者。彼列序諸侯之下。以臣從君。於義猶可。此文若云宋公等會晉趙盾。則是以盾敵四國之君。故不可也。○注時諸至

師也。○正以四國實為趙盾所會。若言會趙盾。明盾為主。是以卑致尊。故去其名氏。若非趙盾然。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杜云。卿不書。禮不敵公。是其義也。○注殊會至所會。○舊疏云。言殊會者。正謂先序諸侯。訖乃言會晉師。是也。所以不言宋公陳侯衛侯曹伯帥師伐鄭。而先言會晉師于斐林。乃言伐鄭者。若以趙盾之師先在。是致諸侯來會之然也。故曰起諸侯為盾所會耳。按繁露隨本消息云。譬如於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之中。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斐林。拱揖指搗。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隲之有泮也。亦言諸侯為盾所會。莫敢不從。春秋殊之。所以尊君抑臣。不與其致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疏〕

左氏穀梁作侵崇。左氏釋文作密。云本亦作崇。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尚書大傳云。秋祀柳穀華山。鄭注。祭柳穀之氣于華山。柳聚也。齊人語。廣雅釋詁云。崇聚也。此必齊人

讀崇為柳。故其訓同。公羊崇作柳。正齊人方音之轉。按崇古音在東鍾。柳古音在蕭幽部。二部間有通轉。故尚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釋文終。馬本作崇。隸釋載漢石經作其道于不詳。又玉篇。鯛。直磨切。又直久切。廣韻。鯛。徒紅切。又直冢。直柳二切。鯛从同音。

而有直柳切。故漢地理志。汝南郡銅陽。孟康曰。銅音紂也。又育字轉入平聲。在蕭幽部。而說文肉部。育从充省聲。亦其證也。吳氏經說云。春秋三傳。多以聲近相借。如歸邠之爲歸。虢包來之爲浮。來曲池之爲毆。蛇夫童之爲夫。鍾犀丘之爲鄴。丘爲師。丘皆是。獨此傳以義同借。鄭注尙書大傳及周禮皆云。柳聚也。酒誥其敢崇飲。傳。左傳崇卒也。注亦皆云。崇聚也。按吳氏猶未知古韻之有通轉也。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之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疏〕

鹽鐵論論功云。

晉取郊沛。王師敗于茅戎。沛蓋柳字之誤。詩地理考。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帝王世紀。緜封崇伯。國在豐鄠之間。周有崇國。晉趙穿侵崇。按彼本左傳爲說。以崇爲秦之與國。宜在西周。如公羊義。常在東周圻內。或河北地近溫原者。故得有晉大夫忿爭事。○注天子之閒田也。○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勝。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正義云。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爲閒田。則周禮云。公邑也。畿外閒田少。畿內閒田多。依周禮。閒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爲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爲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爲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然則圻內自封國外皆爲閒田。其實邑也。○注有大至侵之。○蓋如成十一年左傳。載晉郤至與周爭鄆田之類。曷爲不繫乎周。〔注〕据王師敗績于貿戎。繫王。〔疏〕

注据王至繫王。○即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是也。

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疏〕

注絕正其義。○舊疏云。謂絕柳不使繫之於王。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按王師敗績于貿戎。亦正其義。

使若王者自敗。不言晉敗之也。其義皆與此相足。

晉人宋人伐鄭〔疏〕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

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壬子二月無壬子正月之十一日也舊疏云宋鄭皆言帥師者其將

皆尊其師皆衆故也大棘杜云在陳留襄邑縣南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曲棘里有棘城又寧陵縣西南七里有大棘城亦與睢相近水經注陰溝水篇云澗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鄆之大棘鄉也春秋宣二年宋華元與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其地後爲楚所併故圈稱曰大棘楚地有楚太子建墳伍員釣臺澗水又東逕安平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郡國志陳留已吾有大棘鄉元和郡縣志已吾故城在寧陽縣西南四十里一統志大棘城在歸德寧陵縣西南七十里寧陵在睢州東大棘當在其間○注復出至宋國○通義云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故使宋主之也獲華元再言宋者凡獲大夫皆繫國責其辱國之甚按曲禮云大夫死衆士死制注云死其所受於君衆謂軍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華元不能死被獲明當絕也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彼疏引何氏廢疾云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鄭釋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如何劉氏申之曰公羊例大夫死生皆曰獲華元復見知其不死綏也將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將師並重之例證以經文無所據也夫子云我戰則克惡實軍之將與亡國之大夫及與爲後者豈有賢行得衆乎

秦師伐晉〔注〕秦稱師者。閱其衆。惡其將。本秦之忿。起殺之戰。今襄公繆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復

伐晉。惡其構怨。結禍無已。〔疏〕

注秦稱至無已。○舊疏云。正以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始有大夫。宜見將之名氏。若其貶人。宜稱人稱國。而言師者。正以閱其衆。惡其將故也。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所

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又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又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是秦稱師之義也。殺之戰。見僖三十三年。襄公繆公之死。見文六年及十八年。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獯。〔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乙丑。月之二十八日。左氏穀梁。夷獯作夷皋。玉篇犬部。獯。胡刀反。犬呼也。鳴也。咆也。或作嗥。周禮大祝云。來

令皋舞。注。皋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山海經北山經。丹雘之山。有龍焉。其狀如鼠。而兔首。櫛其身。其音如獯犬。初學記引作嗥。犬知獯。嗥音義皆通。說文口部。嗥。咆也。獯。譚長說。或从犬。是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三傳俱言弑君者趙穿。其實盾爲主使。故亡不越竟。俟其事也。反不討賊。爲其私也。盾爲司馬昭。而以穿爲成濟。此董狐所以直書。而孔子因之。以爲萬世弑君之戒。如曰盾實無罪。以良史之深文。遂成鐵案。有是理哉。靈公不君。或趙氏粉飾以欺後世。未可知也。况君卽不君。臣可因以不臣哉。然則宣四年左傳。稱君君無道之說。不可爲訓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注〕匡王。〔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八日。○注匡王。○下三年。葬匡王。是也。

公羊義疏四十五

宣三年
盡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其言之何〔注〕据食角不言之〔疏〕

注据食角不言之○成七年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其事也

緩也〔注〕辭間

容之故爲緩不若食角急也別天牲主以角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絜清而災重事至尊故

詳錄其簡甚〔疏〕

注辭間至急也○經傳釋詞云之言之間也若在河之洲之屬是也常語也按之爲言之間辭詩則緩以足句春秋則緩以示義故加之爲緩辭也通義云謹案穀梁傳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洪範五

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霽厥罰恒風時則有牛禍哀元年穀梁傳說此經云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皆以對食角爲急辭也楊疏引舊解范氏別例云凡三十五范既總爲例則言之者並是緩辭也傳於執衛侯云言之緩辭也其餘不發亦緩可知公喪在外逆之緩也衛侯之弟鱗秦伯之弟鍼稱之者取其緩之得逃吳敗六國稱之者取其六國同役而不急於軍事也殺奚齊稱之者緩於成君也考仲子言之者隱孫爲脩之緩也日食言之者不知之緩也則自餘並緩耳○注別天牲主以角○禮記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角握賓客之角尺是主以角也○注書者至而災○鄂本作絜下同閩監毛本作潔俗絜字五行志下之上劉向以爲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娶區霽昏亂亂成於口幸

有季文子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董仲舒指略同。何氏但譏其養牲不謹。失事至尊之道。餘無說。未知與劉董同否。禮記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注。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鼯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意。亦與何同。○注。主事至簡甚。○繁露順命云。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鼯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弑君。子弑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旨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曷為不復

卜〔注〕据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疏〕

注据定至卜牛○彼經云。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是也。

養牲養二卜〔注〕二卜語

在下〔疏〕

郊特性注云。養牲必養二也。正義郊天既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一為帝牲。一為稷牲。皆得吉乃養也。是二牲皆先卜也。○注二卜語在下○校勘記云。此本監本下誤卜。今訂正。

帝牲不

吉〔注〕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不吉者。有災〔疏〕

注帝皇至神也。○齊氏召南考證云。

皇天大帝。似應作天皇帝。鄭注周禮大宗伯禋祀祀昊天上帝云。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帝。晉書天文志云。鈞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圖。是也。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昊天上帝。天皇帝。亦曰太乙。其佐曰五帝。又周禮疏引元命包云。太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又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傍兩星。距辰子位。故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王氏鳴盛尙書後案。

云按乾鑿度有太乙九宮法。鄭注云。太乙。北辰之神。則太乙即北辰耀魄寶。亦即天皇帝在北辰者。其下行九宮。則爲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于太微。則仍爲太乙。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與下禮四方各別。故鄭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在。北極者也。又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又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注。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矩。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此所謂五帝也。周禮疏引文耀鉤有其文。羣神。蓋即大宗伯所記。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下者焉。皆天皇帝總領之。故周禮疏引文耀鉤又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乙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一名昊天。書君奭。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周禮疏引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亦名上帝。周禮掌次。以旅上帝。亦名皇天上帝。月令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亦名昊天。書堯典。欽若昊天。一名皇天后帝。論語堯曰篇。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此注宜爲天皇帝也。舊疏云。天地之內。五帝羣神。則包有岳瀆等在內。蓋雖地類。地亦統於天焉。○注不吉者有災。○此經之屬是郊特牲疏。若帝牛不吉。或死傷。是也。

則扳稷牲而卜之。〔注〕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

復不吉。不復郊。〔疏〕

廣雅釋言。扳。援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扳。引也。與注義合。隱元年傳。扳隱而立之。注亦云。扳。引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質弱易扳纜。注。扳纜。猶牽引也。謂帝牲不吉。則引稷牲當之也。哀元年

穀梁傳曰。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意雖稷牲合時得禮。用之可也。○注先卜至卜爾。○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疏。爲猶用也。謂用稷牛而爲帝牛。蓋即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之屬。養牲之時已卜。此改爲帝牲之時。又卜。故何氏以爲凡。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絜清。三當二卜也。

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疏〕

注牲宮至絜清○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注牢中所搜除處也正義搜謂搜掃清除故周禮掌馬者謂之廋人繁露

郊事對云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象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鄭氏郊特牲目錄云以其記郊天用駢犢之養又注云犢者誠懇未有牝牡之情是亦取其絜清之義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注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其實天子犧牛亦須在滌故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是也下云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國語楚語云觀射父云大者牛必在滌三月小者羊豕不過十日又禮器云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注繫牲于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時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是也○注三牢至天牲○舊疏云春秋說文獨斷上云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徒之三月示其潔也哀元年穀梁傳我以六月上甲始牷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然則六月即牷牲養之三月始繫于滌此三月之中又以三牢遞養皆取其絜也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為其可以改卜也故傳又云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也

於稷者唯具是視〔注〕

注視其至尊帝○郊特牲云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正義云遭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其可者通義云謹案此謂既取稷牲為帝牲則

可以隨索稷牲不暇繫牢若其平吉無變雖稷牲固亦在滌矣正月迫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正以養二之時此牲已在滌三月故耳若牛死又卜則不及在滌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按禮曲禮云大夫以索牛注索牛得而用之蓋稷牛唯具亦即大夫之索牛也

郊則曷為必祭稷〔注〕

注据郊至祭天○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是主為祭天

王

者必以其祖配〔注〕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配食也〔疏〕

郊特性云萬物本乎天人

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注祖謂至所生○詩大雅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是其事也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有九族而親之議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駭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臚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生者耶且夫蒲盧之氣嫗桑蟲成爲己子憑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禴宮注先有事於禴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又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禮器疏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人出自靈威仰則以后稷配靈威仰也然則殷郊祀汁光紀夏郊祀白招矩與○注配配食也○荀子禮論云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注謂以配天也太祖若周之后稷按凡祀典言配如句龍配祀社棄配稷之屬皆配食也祭法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

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注〕据方父事天〔疏〕

注据方父事天○獨斷云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御覽引漢官儀父天母地爲天下主

自內

出者無匹不行〔注〕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必得主

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改卜者。善其應

變得禮也。〔疏〕

注必得至接之。○毛本推誤。惟喪服小記注云。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藝文類聚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祭

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主。順天意也。又巡守篇云。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通義云。此通論祭有配食之義。自外至者。謂天神地示。若稷配郊。句龍配社是也。自內出者。則若禘祭新鬼。必以昭穆之類是也。○注不以至上帝。○孝經聖治章文。禮記大傳注引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通典引鉤命決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祭法云。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按鄭氏之義。以郊與圜丘所祭帝不同。圜丘所祭者。天皇帝。郊所祭者。三代各祭其所出。何氏於下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則與鄭氏同也。明堂之祭。爲月令季秋大饗帝之祭。鄭彼注言大饗者。徧祭五帝也。又曲禮。大饗不問卜。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是明堂大饗。徧祭五天帝。兼五人帝。五人神。以文武配之。孝經注言嚴父。故但及文王也。祭法疏引雜問志云。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是也。孝經注用孔傳說。以郊謂圜丘祀天。非。其注宗祀于明堂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蓋與何鄭同。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爲物之本始。祖爲王者之本始。后稷爲始祖。故推之配天。不以文也。○注上帝至天下。○禮記大傳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

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矩。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正義按師說引河圖云。度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也。舊疏云。此五帝者。卽靈威仰之屬。言在太微宮內。迭王天下。卽感精符云。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也。彼注云。堯翼之星精。在南方。其色赤。滅翼者斗。注云。舜斗之星精。在中央。其色黃。滅斗者參。注云。禹參之星精。在西方。其色白。滅參者虛。注云。湯虛之星精。在北方。其色黑。滅虛者房。注云。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其色青。五星之精。是其義也。禮記禮器云。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又月令。祈穀于上帝。注。上帝。太微之帝也。疏以爲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郊天各祭其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也。○注書改至禮也。○鄂本無也字。善其應變得禮。卽上帝性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之禮也。改卜之後。牛死卽不郊。亦得正也。穀梁傳曰。事之變也。事變而處之。得正也。通義云。屬天王崩。而卜郊牛。不爲譏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尙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蕭而行事。按繁露語見郊祭篇。又郊祀篇云。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尙不辟。況他物。

葬匡王〔疏〕

舊疏云。天子記崩不記葬。今而書者。正以去年十月天王崩。至今年春。未滿七月。卽文九年傳曰。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書。此未滿七月。所謂不及時書也。

楚子伐賁渾戎〔疏〕

左氏作陸渾之戎。穀梁作陸渾戎。釋文。賁渾。舊音六。或音奔。潛研堂答問云。問。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賁何以有六音。曰。此轉寫之譌。本當爲裔。卽古文陸字。陸字从光。光讀爲六。

故陸亦有六音。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府嵩縣。卽詹桓伯所謂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者。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注。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正義。陸渾本是燉煌之地名。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爲號也。昭十七

年爲晉荀吳所滅。史記注引服虔云：陸渾戎在雒西南也。地理志：宏農郡有陸渾。下云：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有關此與姜戎別。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疏〕

大事表云：狄自入春秋以來，俱止書狄。蓋舉北方引弓之人合而爲一也。卽狄有亂，以後箕之役，白狄見矣。而以狄冠之，白狄猶爲之屬。至是顯然分國爲二。其至通于中國，加以赤字之號，而白狄亦以八年僭晉伐秦，自爲盟會征伐，不復就赤狄之役矣。此匈奴分爲南北單于之始也。

年僭晉伐秦，自爲盟會征伐，不復就赤狄之役矣。此匈奴分爲南北單于之始也。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無丙戌，九月之二十五日，十一月之二十六日也。

葬鄭繆公〔注〕葬不月者，子未三年而弑，故略之也〔疏〕

注葬不至之也。○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此衍解云：考諸舊本皆無注。然則有者衍字耳。舊疏又云：

不月者，與卒同月故也。按有注者非也。子未三年見弑者，多從無去月見略之例。此卽隱三年傳所謂不及時而不日慢葬者。何氏云：慢薄不能以禮葬也。定十三年，辭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危社稷宗廟，故略之也。爲彼書辭弑其君比，稱國以弑，明失衆。此鄭繆公子爲公，子歸生弑之，非失衆之文，故於其卒也，備書日月，何略之有。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疏〕

說文邑部郟東海縣帝少昊之後所封漢

書地理志郟故國少昊後盈姓今山東沂州府郟城縣西南百里有故郟城一統志故郟國在沂州府郟城縣西南二十里與江南邳州接界向者杜云莒邑東海丞縣東南有向城蓋即隱二年所入者詳彼疏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注〕据取汶陽田不言棘不肯〔疏〕

注据取至不肯○成二年取汶陽田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棘

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是也

辭取向也〔注〕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

若莒不肯起其平也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起其平也書齊侯

者公不能獨平也月者惡錄之〔疏〕

注爲公至愈也○校勘記云鄂本無起其平也四字諸本皆涉下誤衍當刪正讀故諱使若莒不肯聽公平爲一句穀梁傳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

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說文討治也蓋魯本治莒郟不平因而取向以義始以利終故諱爲作辭若莒不肯遂伐取其邑以弱之然愈者愈於直書取向惡殺也穀梁又曰不肯者可以肯也注凱曰君子不念舊惡況爲大國所和其非莒不肯可知○注莒言至平也○舊疏云正以及是汲汲之意亦見直之意故如此解以經不曰平莒郟而曰及郟是汲汲於郟又見非莒不肯矣故得起其平也○注書齊至平也○蓋魯力實不能獨平借助齊侯故書之又見魯之因人取邑恥甚也○注月者惡錄之○周禮典瑞云穀圭以和難注難仇雠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平莒及郟是和難者正也取邑惡詞也舊疏云定十一年冬及鄭平知平例不月此月故以爲惡錄之按左傳云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

行禮是并貴其伐也。舊疏又云：若然，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也。又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刺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於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也。是也。蓋平例時，書月皆各有所主，當文解之，故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亦書夏五月，注月者，專平不易是也。

秦伯稻卒〔疏〕

通義云：秦共公桓公皆在時卒例，不蒙上月。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無乙酉，五月之二十八日也。說苑復恩云：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

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蓋本左傳為說，錢氏大昕答問云：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者，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子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按下十年左傳，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是鄭人固以子家主逆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疏〕左氏經無子字。按下云。齊高固及子叔姬來。當從公穀有子字。在叔姬上。通義云。月者。爲下卒也。此子叔姬亦僖公之女。宣公之母妹。蓋僖季年所生。

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疏〕注不日至當誅。○舊疏云。正以所聞之世。

大夫之卒。無罪者日。有罪者月。今此不日。故解之。後漢書孔融傳。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用公羊義也。通義云。胡康侯曰。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往謀于齊。而與得臣並使。若儻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日以貶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高固之來。〔注〕據當舉叔姬爲重。大夫私事不當書。

〔疏〕注據當至爲重。○舊疏云。正以春秋尊內故也。○注大夫至當

書○禮記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內外大夫皆不
得以私事書舊疏專以內大夫直錄其如爲所據難尙未備

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

可〔注〕禮大夫妻歲一歸宗叔姬屬嫁而與高固來如但言叔姬來而不言高固來則魯負教

戒重不可言故書高固明失教戒重在固言及者猶公及夫人〔疏〕

注禮大至歸宗○禮喪服齊衰三月章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

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此歸宗猶言歸甯爾與齊衰期章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之歸宗異惠氏士奇春
秋說云何氏說大夫妻歲一歸宗謂同國也如大夫娶于鄰國則不可魯之子叔姬者齊大夫高固之妻也自齊來魯見譏于春
秋故知大夫之妻不得越國歸宗若此者所謂家之閑也按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此不言從可
知故無大夫妻越竟歸宗禮何氏所舉謂大夫娶於同國大夫之常禮爾若娶於諸侯當如諸侯夫人不得歸甯詩疏引鄭志答
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王后夫人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是也○
注叔姬至在固○正以叔姬於義不得歸甯今違禮來魯明失教戒故歸重在固爲魯殺恥以婦人之道既嫁從夫故也通義云
禮諸侯大夫嫁女有車馬送之女留其車示不敢必安三月祭行然後夫家遣使反馬今高固親來因與叔姬雙行歸甯失禮合
譏故並書見之又足起反馬之實若但舉子叔姬乃嫌叔姬有失行不得成爲婦甫嫁連歸故不可也按反馬之說出於左氏左
疏引何氏存言禮無反馬之法鄭氏箴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
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夫家之車也何彼禮矣篇云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
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義論

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按推士禮以言，大夫以上婦人出嫁，亦常乘其夫家之車。男帥女，女從男之義，所以重恥遠嫌也。詩之百兩御，百兩將，自美其送迎之盛爾，不得據爲婦人自乘其車之證。何知歸車不在百兩御之中乎？昏禮雖士禮，如三月廟見，諸節既同，何所見婦車一節獨異焉？○注言及至夫人，○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夫妻言及者，遠別之稱，刺其無別。是以下注云，言其雙行匹至，似於鳥獸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彼傳云，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外也。注若夫人已爲公所絕外也。

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

而俱至者與〔注〕言其雙行匹至，似于鳥獸〔疏〕

注言其至鳥獸。○舊疏云，言其無別，如雄狐綏綏，故曰雙行游匹而來，鶉鶉不異，故言匹至似於鳥獸矣。

而舊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非何氏義。九經古義云，大荒南經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䟽跖，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郭璞曰，言體合爲一也。公羊傳所謂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爾雅釋地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曰鶉。注似鶉，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郝氏懿行義疏云，西山經，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鶉，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郭注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鶉，鳥也。海外南經，比翼鳥在其東，其爲鳥青赤，兩鳥比翼。博物志，比翼鳥一青一赤，逸周書王會篇，巴人以比翼鳥，是鳥出西南方也。公羊宣五年疏引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卽此類也。按韓詩外傳，南方有鳥，名曰鶉，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封禪書，西海致比翼之鳥。章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鶉。郭氏比翼鳥，讀曰鳥，有鶉，似鶉，青赤，雖云一質，氣同體隔，延頸離鳴，翻能合翮。按如惠氏郝氏所引，則鳥獸俱有名雙雙者，然細玩何義，似止以高固叔姬雙行匹至，有同以牝牡雌雄爾，不必拘拘以比翼鳥等喻之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禮，男女有別，內外有閑，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歸甯，高固反馬，公羊以爲雙雙而俱來，如鳥獸焉。桓十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亦雙雙俱往，君子謂魯桓失夫道矣。關雎未嘗乘居而匹遊，故詩人取之，以爲有別，雙雙而來，雙雙

而往。是無別也。無別則亂。亂則難生。魯桓之見殺于齊也。宜哉。按士昏禮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于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三月親見妻之父母。故譏其雙雙而至也。昏禮疏引膏肓又云。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且大夫不外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劉氏逢祿箴膏肓評曰。春秋之義。大夫不得外娶。大夫尤不得從妻歸宗。反馬之禮。在國行之可也。鄭不揣其本矣。劉氏猶牽涉左氏反馬說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注〕。据宋華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疏〕。

通義云。春秋託王者。

之事。見誅賞之法。故弑君賊有幸免于誅殺者。皆絕正之。使不得以他事復見。若已誅殺者。然言逸討于一時。而必討于春秋之王法也。雖不稱名氏以弑者。其首惡亦絕不復見。樂書是也。鞏遂之復見。從內諱弑故也。甯喜里克之屬。雖討不當罪。要自以弑君之故。見執殺。非以他事復見。不得為難。故獨發難於此。是也。○注据宋至復見。○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上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是也。按傳据此三者。華督至莊十二年。始被殺。歸生死於宣十年。崔杼死於襄二十七年。皆未即死。經不復見。故据以難也。舊疏云。春秋之內。書名弑君。後不復見者。唯此三人耳。餘見者。皆著義焉。即桓三年。公子鞏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之屬。欲見罪在桓宣。故鞏遂得見。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注慶父弑二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書之者。善之也。然則善其臣子得討其賊。故書。則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書者。亦是討得其賊。善而書之。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注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傳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

書者亦暈途之類。故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亦暈途之類。見其與獻公同謀弑剽。是以彼二十六年弑剽之下注云。甯喜爲衛侯衍弑剽。不舉衍弑剽者。讓成于喜是也。其二十六年。晉人執甯喜下傳云。不以其罪執之也。注。當坐執人。亦是其得書之義。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皆書者商人之下注云。商人弑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當坐弑君。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得書者。亦是加弑故也。如趙盾之類矣。

親弑君者趙穿也。〔注〕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弑者趙穿。非盾。〔疏〕

上二年左傳云。乙丑趙穿攻靈公於

桃園。注。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也。疏引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族譜。盾是衰子。穿是夙孫。是穿爲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譌。其本未必然也。史記晉世家亦曰。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注復見至非盾。○正以存其文。不沒其實也。然史明云。而迎趙盾。故春秋以盾爲首惡。曰親弑君。見其特行弑事爾。

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

賊也。〔疏〕

繁露玉杯云。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

別贖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弑。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比貫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慮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幡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晉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

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愆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管樂也。子不管樂。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止之不管樂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衆之所能見也。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不能討賊。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滿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許止嫌無子。責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愆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弗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通義云。親弑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爲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謂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弑者有間矣。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弑君賊不復見之例。一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弑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弑之迹。則穿之惡。仍未得掄爾。盾以文誅。穿以實誅。按漢書司馬遷傳。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弑君之罪。穀梁上二年傳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曰。於盾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何以

謂之不討賊〔注〕据皆去葬不加弑〔疏〕

注据皆至加弑○校勘記云。鄂本葬下有日字。此脫。按。依疏日字不當有。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下云。葬許悼公。傳賊

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是以君子加弑焉。爾。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然則加弑者。雖不討賊。亦書葬。明其非實弑也。晉靈去葬。則趙盾與親弑者同文。既與親弑者同。則與加弑者異。則盾卽是賊。傳又云。不討賊。故難之也。上二年穀梁疏。趙盾與許止。加弑是同。而許君書葬。晉靈公不書葬者。許止失營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趙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晉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春秋必加弑於此二人者。所以見忠厚之至故也。

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獯〔疏〕

上二年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晉世家亦云。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

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穀梁傳。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通義云。此晉史斥言趙盾弑其君。而左氏記齊史。亦斥言崔杼弑其君。可知內諱弑者。爲春秋新意矣。

趙盾曰。天乎。無辜。〔注〕 辜。罪

也。呼天告冤。〔疏〕

注。辜。罪。至告冤。○詩小雅正月。民之無辜。箋。辜。罪也。大雅雲漢。何辜今之人。箋。辜。罪也。爾雅釋詁云。辜。罪也。說文辛部。辜。臬也。穀梁傳。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晉世家。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人窮則反本。急

則呼天。穀梁注。告天言無弑君之罪。故曰冤也。舊疏云。冤。謂冤枉之冤也。

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疏〕

穀梁傳。孰弑盾而忍弑其君者乎。注。迴已易他。誰作盾而當忍

弑君者乎。釋文。孰爲盾絕句。按。范義迂回。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謂也。孟子。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穀梁傳。孰謂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曰。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是此傳之謂卽穀梁之爲也。

史曰。爾爲

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注〕 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

明義之所責不可辭。〔疏〕

校勘記出如何。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改而何。按。如當讀而。古如而字通。隱七年左傳。歆如忘服。虔曰。如而也。莊七年經。星隕如雨。劉歆曰。如而也。是也。左傳記太史對曰。子爲正

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晉世家。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穀梁傳。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通義云。爲仁。外爲仁也。爲義。外爲義也。錢氏大昕答問曰。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尙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注復反也。○詩小雅黃鳥。復我邦族。箋云。復。反也。又我行其野云。言歸思復。傳復。反也。爾雅釋言。復。返也。○注趙盾至可辭。○左傳。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不越竟。在反不討賊。卽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弑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

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

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注〕禮。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

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升餒受爵。以上嗣。尊祖之

道也。喪紀以昭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

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餒作登餒。精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

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字。又出升餒。云閩監。毛本同。鄂本餒誤餒。此本誤餒。今訂正文王世子升作登。又出精粗。云鄂本粗作懸。按疏中引注作拘。按荀子大略篇。吉事尙尊。喪事尙親。注吉事。朝庭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也。是楊倞所見本亦作懸。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喪服以懸爲精。故鄭注雜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焉。則屬於懸。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卽路門內之燕朝也。鄭注內朝。路寢庭。君之視內朝也。

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羣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與臣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燕。蓋古者視朝之儀。君先出路門。立於治朝之宇。徧揖羣臣。則朝禮畢。玉藻所謂君日出而視之是也。隨卽適路寢聽政。若有議論卽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逕就內朝。亦尋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故云體異姓也。鄭云。體猶連結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賤異位。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祖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故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

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

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

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廣雅釋言。彈。拚也。說文。丸。圓傾側而轉者。玉篇。彈。行丸也。吳越春秋。彈生於古之孝子。孝子不忍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李尤彈銘。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彈爲矢。合竹爲樸。廣韻。彈。射也。元和志。晉靈公臺在絳州正平縣西北三十一里。按如此傳。似在內朝側。釋文。己趨。音紀。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是樂而已矣。〔注〕

以是爲笑樂。〔疏〕

高誘注。呂覽云。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爲樂也。繁露仁義法云。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嬉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爲淑人者。不愛人也。通義云。謹案左傳。戰于令狐。靈猶

在抱。則是時不過二十已下。跡其所爲。乃昌邑東昏之類。良由少席寵靈。未聞教戒。藉其位勢。濟彼童心。至於殺人。以爲笑樂。古者成王幼而莅阼。周公輔之。內有師保之訓。抗法之教。外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故能克終令德。祈天永命。今趙盾奉襁褓之主。

前後左右不慎其選。諭教無術。陷之於惡。已則避禍。而委君子死。誰執其咎矣。按孔氏此論嚴而正。

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

〔注〕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疏〕

注荷負也。釋文傳注俱作何。云本又作荷。文選東京賦。荷天下之重任。薛注。荷負。

也。小爾雅廣言。荷擔也。左傳昭七年。其子弗克負荷。注。荷擔也。○注畚草至之鍾。○公羊問答云。說文留部。畚。蒲器。餅屬。所以盛種。種訓不同。當何從。曰。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糧。鄭注。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左傳正義引說文。蒲器可以盛糧。今本作盛種。誤也。國語周語。侍而畚揭。注。畚土籠也。左傳襄九年。陳畚揭。注。畚。糞籠也。又宣十一年。稱畚築。注。畚。盛土器。蓋皆以草或蒲爲之。可以盛土。可以盛穀。故左傳注云。畚以草索爲之。筥屬是也。吳氏經說。按左傳置諸畚。注。畚以草索爲之。其器可以盛糧。周禮挈壺氏。鄭司農注亦云。畚所以盛糧。然則說文云。畚餅屬。蒲器也。所以盛種。爲盛糧之譌矣。許君所謂蒲器。是編蒲柳以爲器。可以盛糧。如今俗所謂筥也。字書無筥。疑卽畚之聲轉。麥雲謂畚爲蒲草之器。漢世或然。字從留缶之留。當是瓦器。古量穀用六斛四斗之鍾。亦是瓦器。故齊人謂畚爲鍾。舊疏云。齊人謂之鍾。卽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是也。按六斛四斗之具。只可以盛。不可以量。種卽五穀總稱。不必依左疏改爲糧。如畚爲瓦器。必如左傳十釜之鍾之大。亦非一二所能荷也。蓋畚者量穀之物。或草或蒲或瓦皆可。各隨方俗所宜。其所容若干。亦不必一定。亦無定名。以爲畚。可以爲糞。可以爲土籠可也。

自閨而出者。〔注〕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

閨。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閨者。知外朝在閨外。內朝在閨內可知。〔疏〕

注宮中至之閨。○爾雅釋宮。文。郭注。謂相通小門也。舊疏

引孫注。亦云。闈者。宮中相通小門也。彼又有小閨。謂之闈。舊疏引李注云。皆門戶小大之異。說文門部。闈。宮中之門也。周禮保氏注。闈。宮中之巷門。左氏閔二年傳。賊公于武闈。注。宮中小門。謂之闈也。周禮匠人注。廟中之門。謂之闈。亦謂廟旁之門。婦人出入。

故禮士冠禮注。婦人入廟。由闈門也。按雅訓言宮中。則廟與寢皆有之。士虞記注云。闈門如今東西掖門。賈疏。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故舉以爲況。然則寢門外別有東西二門。左傳哀十四年。齊子我屬徒攻闈與大門。似闈亦可通於外。非僅宮中相通小門謂之闈也。蓋凡宮寢之別門。皆可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闈。說文門部又云。闈。持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按儒行云。闈門圭窻注。圭窻門旁窻也。穿牆爲之。如圭矣。是闈即取圭義。言其小也。下云入其大門。入其闈。是闈爲小門矣。○注從內至可知。○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嬪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又曰。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也。章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疏。九卿之九室。東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然則章氏所謂君之公朝者。蓋即正朝兩旁之室。諸侯大夫。則在治朝之兩旁也。爲諸臣治事之處。故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明諸臣每日朝於治朝。既畢。君退路寢。諸臣各聽事于兩旁之朝。俟諸臣聽事畢。乃還小寢。容諸臣有面陳之事故也。此趙盾所立於外朝者。當即此朝。但何君以闈門分內外。見荷畚者遠從闈出。不必闈門定在外朝內朝外也。趙盾曰。彼

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闈。〔注〕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孰視知其爲畚。乃言夫畚者賤器。

何故乃出尊者之闈乎。呼之不至。〔注〕怪而呼。欲問之。〔疏〕注怪而呼欲問之。○校勘記云。毛本怪作恠俗字。曰。子大

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注〕願君責己以視人。欲以見就爲解也。古者士大夫通曰

子。〔疏〕經傳釋詞云。也猶邪也。歟也。乎也。子大夫也。爲問辭也。當作邪讀。繫辭。夫易何爲者也。詩。旄丘。何多日也。士昏禮。敢不從也。禮曲禮。奈何去社稷也。皆當如邪義。按。如也。讀亦通。○注願君至解也。○校勘記云。毛本君誤人。按見就或

云當作就見非也。孔疏云：過朝以示人，令人懼已，即本此君實已以視人立義。靈公欲以視人，適趙盾問故，因欲即其來見時就而解之也。○注古者至曰子。○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之也。注子者，人之貴稱。詩：王風大車，畏子不敢。箋云：子者，稱所尊敬之辭。按左傳：穀梁，並云子為正卿，明稱大夫辭也。**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注〕赫然，已支解之貌。〔疏〕注赫然至之貌。

○經義述聞云：疏不解赫然二字，引之謹案。赫之言，捺也。說文：捺，裂也。从手，赤聲。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辭曰：赫汝軀，拉汝榦，節解汝肉，抽汝腸肺，是分裂謂之赫。後漢時猶有此語也。按廣雅釋詁亦云：捺，裂也。莊子養生主云：動刀甚微，謫然已解，謫與捺亦同。公羊問答曰：後漢禮儀志：黃門令奏曰：偃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偃子和曰：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榦。云云。故何以赫然為支解貌也。支解之法，古無此刑。韓詩外傳曰：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識從何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此可證為衰世之淫刑。按今律有凌遲，即支解法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注〕主宰割殺膳者。若今大

官宰人〔疏〕

注主宰至宰人。○禮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之飲食，膳羞者也。疏：天子有宰夫，兼有膳夫。諸侯亦有宰夫，復有膳宰。膳夫卑於宰夫。天子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也。春秋時侯國不必有

宰夫。因通謂膳宰。如左傳昭四年：稱膳宰屠劇，而檀弓載此事曰：費也。宰夫也。此傳稱膳宰，而左傳稱宰夫，為皆主殺膳烹割之事。故稱雖不一，其職同也。周禮天官序官：膳夫下有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其屬又有庖人，內外饗，亨人等。晉靈所殺，亦不必即其長也。孟子萬章：稱伊尹以割烹要湯，亦即膳宰之事。何云若今大官宰人，舉漢制以況也。**熊蹯不熟**〔注〕蹯，掌。〔疏〕注蹯掌。○國語楚語云：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注：蹯，掌也。左傳文元年：王請

食熊蹯而死。注：熊掌難熟。孟子告子云：熊掌亦我所欲也。此也。說文采部：獸足謂之蹯。从采，田象其掌。頤，或从足，从頤。困，古文番。史記注引服虔云：蹯，熊掌也。其肉難熟。**公怒以斗摯而殺之**〔注〕

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項〔疏〕

大戴禮保傅云：大宰持升而御戶右，盧校依賈子改升爲斗。又云：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大宰停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子說文。斗味魁，羹斗也。蓋卽靈公所用者亦可。

挹酒詩行葦云：酌以大斗是也。說文作料云：勺也。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酌酒。彼升亦斗字之誤。則羹斗其卽今之羹勺與。羹勺物微而得擊殺人者，蓋靈公本意殺人盛怒之下，隨手擊搏，適當頭項虛怯處，亦得致命也。通義云：斗，料也。保傅記曰：大宰荷斗而不敢煎調，是其物也。○注擊猶至頭項。○孔氏音義云：擊音擊，擊音斂，字或作擻。莊子曰：擻以馬捶按。廣雅釋詁：擊，擊也。王氏疏證云：上文已有擊字，此擊字當作擊。玉篇：擊，擊兒。公羊注：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項。廣韻引蒼頡篇：擊也。擊，擊並音五交反。其義同也。

支解將使我棄之〔疏〕

左傳云：宰夫臚熊蹯不熟，殺之。寘諸舂，使婦人載以過朝。晉世家：宰夫臚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奔之。繁露王道云：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

臣枝解宰人而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疏〕

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晉世家：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

人手二人前諫。嘻者，閔二年，慶父聞之曰：嘻，發痛語首之聲。史記商相如傳：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注：嘻，驚而怒之辭也。檀弓：夫子曰：嘻，悲恨之聲。

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注〕

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舂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天

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與席，士式几〔疏〕

注：愬者，驚貌。○通義云：愬讀如愬，愬終吉之愬。又何焯云：愬卽自愬膳宰之事，與舊讀異。按：孔讀是也。廣韻：山貴切。易釋文亦

音山革反。子夏傳云：恐懼貌。馬本作統。統音許逆反。云：恐懼貌也。呂氏易音訓引此注：作驚愕也。晁氏曰：愬，統，覿三字同音。色何焯解非。○注：禮臣至言也。○禮士相見禮：士大夫則奠墊再拜稽首，君答一拜。賈疏：君答一拜，當作空首。九拜中奇拜是也。曲禮

云君子士不答拜也。士相見禮答一拜。為其始見。則君於大夫以已。雖非始見。亦答拜可知。周禮士師職。王日視朝。孤卿特揖。諸侯亦宜然。盾為卿。禮止特揖。靈公見之而驚。失其常度。故為之再拜也。左傳載靈公語曰。吾知過矣。將改之。明自知其過。故先拜以拒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特揖者奇拜。奇猶特也。特揖為奇拜。則旅揖為再拜與。三孤六卿奇拜。二十七大夫再拜。八十一元士三拜。所為禮以少為貴也。按靈公再拜。自與彼旅揖異。○注禮天至式几。○舊疏以為春秋說文。惠氏禮說云。此坐朝之禮。燕享則行之。王享諸侯。乘車送迎。燕禮。賓入及庭。公降一等而揖焉。則有下階之禮。凡大朝覲。大享射。及封國命諸侯。皆設席。若路門視朝。君臣皆立。未聞設席。亦不下階。孔子見哀公問儒行。蓋燕朝也。路門內之朝。太僕掌之。故曰更僕。更僕者。久立將倦。太僕二人相代為更。於是為孔子布席於堂。而與之坐焉。此古禮也。及秦而亡。漢禮。皇帝見三公。御坐為起。在輿為下。雖有是禮。亦非常行。呂氏春秋。桓公朝揖管仲而進之。所謂特揖也。入及庭而未就位之時。魏文侯燕飲。任涇入文侯下階而迎之。以為上客。所謂君為臣下階者此也。

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注〕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疏〕

公羊問答云。逡巡有

作逡巡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廣雅。逡巡。卻退也。有作逡遁者。爾雅。逡。遁也。管子。桓公蹴然逡遁。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遁也。有作巡遁者。晏子。巡遁而對。有作逡循者。漢書萬章傳。逡循甚懼。有作躡循者。莊子。躡循勿爭。有作遵循者。靈樞經。黃帝避席遵循而卻。亢倉子。荆君北面遵循。此皆逡巡之段借字也。逡又與俊通。王莽傳。俊儉隆約。以矯世俗。顏師古俊音千旬反。退也。遁與巡通。遁甲開山圖。太元經云。巡乘六甲。要皆聲音相同。字異而義不異也。集韻。逡巡。行不前也。逡遁均。七倫反。音義則一。可證。按小爾雅廣義。倅。慙曰逡。爾雅釋言。逡。退也。注。逡巡。卻去也。文選注引廣雅。逡巡。卻退也。趙盾見靈公再拜。慙而不敢進。故曰逡巡。班固東都賦。西都賓嬰然失容。逡巡降階。悚然意下。捧手欲辭。猶此義也。左傳。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云云。不言再拜。省文也。○注頭至至拜手。○周禮大祝。一曰稽首。三曰空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疏。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如是諸侯於

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九拜以前三拜爲體。後六者爲用。凡經言拜手言拜。皆周禮之空首。手部攖字下云。首至手。何注公羊。頭至手曰拜手。皆與周禮空首注合。凡經言稽首。小篆作諸。古文作覓。經傳無異稱。何注公羊。頭至地曰稽首。與周禮注合。頭至手者。拱手而頭至手。頭與手俱齊心。不至地。故曰空首。若稽首頓首。則拱手。皆手下至地。頭亦皆至地。而稽首尙稽遲。頓首尙急遽。稽首者。吉禮也。頓首者。凶禮也。空首者。吉凶所同之禮也。經傳立文。凡單言拜。及下屬稽顙稽首言拜。言拜手者。皆空首也。言拜手稽首者。空首而稽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按段說甚明。稽首爲臣見君之禮。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又襄三年左傳。公如晉。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惟定四年。申包胥請師于秦。九頓首而坐。文七年。穆嬴頓首於宣子。皆事之急遽者也。

趨而出〔注〕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己意。冀當覺悟。

故出〔疏〕

注本欲至故出。校勘記出。冀當覺悟。云。閩監。毛本。冀作冀。鄂本。悟作寤。按。下注云。非所以意悟。用悟字。成七年注云。重錄魯不覺寤。用寤字。蓋覺寤字。當作寤。猶人寐而覺悟也。按左傳亦謂靈公知盾欲諫已。先以吾知所過。

見拒。故宣子稽首。以補過義將順之也。

靈公心忤焉〔注〕忤。慙貌。慙。盾知己過。〔疏〕

注忤慙至己過。論語憲問篇。其言之不忤。集解。馬曰。忤。慙焉。廣雅釋詁。忤。慙也。禮記曲禮。容無忤。注。忤。顏色變焉。卽慙貌也。亦作慙。大元經上。階天不慙。注。慙。慙也。說文心部。忤。慙也。左傳云。宣子驟諫。公患之。患由慙心焉。

也。禮記曲禮。容無忤。注。忤。顏色變焉。卽慙貌也。亦作慙。大元經上。階天不慙。注。慙。慙也。說文心部。忤。慙也。左傳云。宣子驟諫。公患之。患由慙心焉。

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

之〔注〕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疏〕

注某者至失之。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記者忘其姓。字多以某字該之。左傳云。使鉏麇賊之。注。鉏麇。晉力士。晉世家。靈公

患之。使鉏麇刺趙盾。注。引賈逵曰。鉏麇。晉力士。

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注〕

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段玉裁云此當作焉門者下當作焉閨者故注云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門閨守視者也今本誤倒通義云謹案守門

曰門守閨曰閨猶漢書云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亦守戶曰戶也按如孔說亦是並無須倒二焉在上矣詩伐檀疏引此傳則無人焉脫門者二字亦焉字在上與段義合○注焉者至者也○焉於雙聲孟子盡心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謂莫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也哀十七年左傳裔焉大國裔訓爲邊謂邊於大國也然則鄉大夫家大門內卽至閨門與蓋閨門門之小者凡在內之門皆視大門爲小爾

上其堂則無人焉〔注〕但言焉

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疏〕

注但言至焉者○校勘記出故不言堂焉者云鄂本無焉段玉裁云當作焉堂者經傳釋詞云今本正文作則無人門焉者則無人

閨焉者注中焉堂者亦作堂焉者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蓋用段氏說盧氏文昭鍾山札記云下句注當此故不言堂者今本皆衍一焉字此注及經文疑皆後人轉寫失之按二讀皆可通玉篇焉語已之辭也故云但言焉絕語辭

俯

而闕其戶〔注〕俯挽頭戶室戶〔疏〕

注俯挽頭○校勘記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挽作俛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俛文選注引聲類類古文俯字西京賦伏櫪檻而頽聽注頽低

頭也禮記曲禮俯而納屨注俯俛也考工記矢人前弱則俛注俛低也說文頁部俛低頭也太史卜書頽仰字如此楊雄曰人面頽○注戶室戶○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一扇曰戶兩扇曰門又在於堂室曰戶在於戶區域曰門禮聘禮設于戶西西陳注戶室戶也凡由堂入室曰戶凡五架之屋棟北楣下爲三間中爲室東西爲房房之南壁止一戶室則有戶有屬戶在東屬在西戶西屬東爲正中爾雅所謂戶屬之間謂之辰是也鄭氏謂大夫士東房西室若如彼說則戶在中之西矣

方食魚

餼〔疏〕

詩魏風伐檀云不素餼兮箋云餼讀如魚餼之餼正義說文餼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且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思餼是餼爲飯之別名按說文食部餼餼也从夕食餼申時食也無水澆飯語段注云小雅傳孰食曰饗魏風

傳執食曰飧。然則饗飧皆爲執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饗不言朝。於夕飧不言執。互文錯見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此爲趙盾將朝時。固非夕食。左傳僖二十三年。僖負羈饋盤飧。僖二十五年。左傳。趙衰以壺飧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故周禮司儀注。小禮曰飧。掌客。上公飧五牢。則又不必皆執食矣。勇士曰嘻。〔疏〕此嘻當爲驚訝聲。與上趙盾曰嘻小異。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

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注〕易猶省

也。〔疏〕注易猶省也。○論語八佾篇。與其易也。鄭注。易猶簡也。簡省義近。考工記玉人注。易行去煩。子爲晉國重

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疏〕詩召南羔羊云。退食自公。箋云。退食。謂減膳也。正與序節儉義相足。故趙盾食魚飧。亦即儉也。晉世家云。盾閨門開。居處節。謂此。君將

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注〕負君命也。〔疏〕注

君命也。○晉世家。鉏麇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左傳。長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麇退。遂刎頸而

死。〔注〕勇士自斷頭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衛也。甚於重門擊柝。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

此之謂也。〔疏〕左傳記鉏麇觸槐而死。晉世家謂觸樹而死。呂覽過理篇云。觸庭槐而死。國語晉語云。觸庭之槐而死。皆與此異。章注晉語。以槐爲晉外朝之樹。又與杜注槐爲趙盾庭樹異。所聞各異。要皆爲勇士自死也。○注

傳極至擊柝○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常刪重門擊柝易繫辭下傳文彼云以待暴客此儉約之衛勇士自死故甚之也後漢書杜林傳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是也○注孔子至謂也○校勘記出此而謂也云國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而作之常據正孔子曰見論語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注〕滋猶益也〔疏〕注滋猶益也○襄八年左傳滋事無成注滋八併篇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注〕滋猶益也〔疏〕益也小爾雅廣詁滋益也說文水部滋益也

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疏〕左傳云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

皆攻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注〕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疏〕左傳

云其右提彌明知之釋文提本又作祗彼注云右車右本此晉世家作示昧明示即祗字與左傳釋文之義本合與祁字古音通祁从示聲也彌昧古亦通史記以此即桑下餓人又以爲公宰與傳文皆不合○注禮大至御者○曲禮注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正義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也詩鄭風清人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周禮大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注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御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大夫禮亦宜然鄭風箋所言係將所乘車將在中也其甲士之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也與此平常乘車法不同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御者車右之間御者在中也驂乘猶參乘也謂三人共乘焉然則士以下無車右矣故子適衛冉有僕問津夫子代子路執轡明止御者矣 佻然從乎趙盾而入〔注〕佻然壯勇貌〔疏〕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按說文佻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佻佻勇夫此何義也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則鄭所據公羊佻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釋文疑立魚乞反不爲佻字作

音。知陸本作疑。然臧氏所據儀禮。係單注舊本。與朱子經傳通解李氏集釋同。毛本本作疑。然立自定之貌。賈氏鄉射禮疏引作正立。臧氏據改。士昏禮。婦疑立於席西。注亦云疑。正立自定之貌。可證鄉射禮疑立。疏引鄉飲酒禮注作疑。此疏反作伋者。蓋因賈引公羊傳。後人因據以私改耳。按鄭引此傳。平作於。亦異。○注伋然壯勇貌。○廣雅釋詁。伋伋。暨暨。武也。詩大雅皇矣云。崇墉仡仡。傳仡仡。高大也。書秦誓云。仡仡勇夫。孔疏。仡仡壯勇之夫。

放乎堂下而立。

〔注〕 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疏〕

周禮天官食醫云。凡君子之食。恆放焉。注。放。依焉。孟子離婁。放乎四海。注。放。至也。謂至乎堂下。或依乎堂下而立也。○注嫌靈至爲意。○晉世家云。示昧明知之。左傳亦云。提綱明知之。○注禮器至三尺。○禮器正義。天子之堂九尺。此周

法也。白虎通。天子之堂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堂之爲言明也。所以明禮義也。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然則每堂一尺。爲階一等。故士冠禮云。賓降三等。下至地也。此爲士三尺。階三等之證。賈誼治安策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陸九級。說文。陛。升高階也。玉篇。天子階也。天子九級。薛綜注東京賦云。殿高九尺。階九齒。彼述天子之禮。則諸侯以下。七齒五齒三齒。亦應與堂高相應矣。庶人之禮。雖不見禮。以士三尺差之。當一尺與。

趙盾

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注〕 授君劍

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進殺之。〔疏〕

注授君至殺之。○禮記曲禮云。進劍者左首。注。左首。尊也。正義。進。言進授與人時也。首。劍拊環也。少儀云。澤劍首。注。澤。弄也。又云。刀卻刃授穎。

注。穎。環也。是進刀劍。皆以首環授人。不以刃授人。敬也。左傳定十年。叔孫之圍人欲殺公。若僞不解禮。而授劍末。杜云。以劍鋒末授之。是也。靈公欲於盾進劍時。卽拔劍首。以劍末刺之也。

趙盾起。將進劍。祁

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疏〕

通義云斥呼盾名君前臣名也左傳云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

三爵非禮也晉世家而昧明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皆與此異

趙盾知之〔注〕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覺焉〔疏〕

晉世家云趙盾令先

毋及難○注由人至覺焉○呂覽情欲而終不自知又淮南修務訓七年而後知注並云知猶覺也對文異散則通舊疏云由人曰知之此文是自己知曰覺者即昭三十一年傳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是也

蹠階而走

〔注〕蹠猶超遽不暇以次〔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蹠與蹠同一本作走音同經義雜記曰說文走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釋文謂一本作走與說文正

合則古本公羊作走階矣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注不拾級連步趙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走公羊傳文當本作走義當如禮經注何邵公與鄭義同較之說文乍行乍止之訓更密也集韻十八藥蹠下引此傳文又云或作蹠葉鈔釋文蹠作蹠誤玉篇蹠蹠乍前乍卻依說文爲說也左傳云遂扶以下彼釋文引服虔注作蹠云徒蹠也今杜注本往往作蹠者虛文昭云服本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蹠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屨使然按與此注超連義亦合○注蹠猶至以次○釋文連作劇其據反本亦作連公羊問答云左傳距離三百注超越也疏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說文作超距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然則超連猶超距不暇如常降階也燕禮疏云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弓云杜賁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蹠階而走是也通義云升降階之法拾級聚足者正也施於所尊以疾爲敬則有栗階栗階者始發猶連步將進階二等然後散升若其事有急遽則始終散等升則曰歷階降則曰蹠階皆非禮之常矣讀書叢錄云依何注蹠當作走儀禮公食大夫禮鄭注不拾級而下曰走燕禮記疏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趙盾蹠階而走說文無

踏字。走。乍行乍止。讀若公羊傳。走階而走。與踏字義同。廣雅釋訓。躡躡。猶豫也。猶豫卽說文所謂乍行乍止。釋文所謂躡也。按。洪說非。是何義自與說文不同。此時趙盾避禍疾逃。安得尙乍行乍止。且踏字與躡躡亦殊。無容牽合爲一。釋名釋姿容云。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傳言走。故注言不暇以次也。燕禮所謂升降有四等。亦未洽。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注。拾當爲涉。涉等聚足。謂前足蹶一等。後足從之。併又云。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升降常法也。外則栗階。禮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之屬是也。鄭注。栗。蹶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記又云。凡栗階不過二等。注。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其歷階越階。皆禮經所無。此傳之踏階。更非行禮常法。所謂不暇以次者。故有超距之象矣。敖繼公謂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踏階。亦強生分別耳。凌氏延堪禮經釋例云。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辭。則栗階。考連步升堂。升階常法。猶之平敵相拜也。栗階於君辭。則然。猶之再拜稽首也。見諸禮經。唯此二節是也。栗階又名散等。禮記雜記。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鄭注。散等。栗階是也。彼栗階爲略威儀。與燕禮以栗階爲敬又不同。皆與踏階異。栗階不過二等。栗猶歷也。如左足升一等。則右足升二等。左足升三等。則右足升四等。閱歷而上。若踏階。或有過二等者矣。

靈公有

周狗〔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何注云。可以比周之狗。按爾雅釋畜。狗四尺爲獒。郭注。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獒也。

又宋本張華博物志。晉靈公有害狗。與周形相近。故文異。害狗。謂能害人之狗。按郭注引作害。蓋殿顏異文。今本誤作善矣。通義云。周狗。周地所出狗。若言韓盧宋豨矣。○注。周狗。至如意。○公羊問答云。問。犬能知人意乎。曰。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博物志作害狗。字之誤也。不可從。按序。周禮廢興。諸侯惡其害己。舊本誤作周已。鹽鐵論地廣篇。賊不害智。亦誤作周智。蓋周害形近。容或有誤。然害狗。周狗。皆傳者所加。自非靈公命名。則俱無不可通。蓋比周如人意。亦足害人也。

謂之獒。

〔注〕犬四尺曰獒。〔疏〕

注。犬四尺曰獒。○爾雅釋畜云。犬四尺曰獒。左氏釋文引尙書傳。獒。大犬也。廣雅疏證。凡物之高大者。皆謂之敖。山高。大者曰敖山。犬高大者爲獒。犬。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書序。西

旅獻癸。孔傳。西戎遠國貢犬。呼癸而屬之。〔疏〕左傳。公嘒夫癸焉。釋文。嘒。服本作嘒。疏引服虔云。嘒。嘒也。公乃嘒夫癸。使之噬盾

字。嘒讀若諷。與嘒聲相近。故文義依正義。則服本亦作嘒。但訓嘒為嘒耳。說文口部。嘒。使犬聲。引春秋傳曰。公嘒夫癸。按彼之嘒。卽此之呼也。方言。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嘒。蓋方言之殊。與舊疏謂呼而指屬之。今呼犬謂之屬。義出於此。 癸亦

踏階而從之。〔疏〕據此。則踏階更非行禮之歷階可知。 祁彌明逆而跋之。〔注〕以足逆躡曰跋。〔疏〕注以足至曰跋

○葉本釋文。躡作蹋。文選東京賦。已事而跋。注。跋。退也。以足躡而退之。故曰跋也。玉篇。跋。退也。說文足部。蹋。踐也。史記蘇秦傳。六博蹋踞者。謂以足蹋之爲戲也。亦作躡。漢書霍去病傳。去病尙穿域蹋鞠。是也。 絕其領。〔注〕

領。口。〔疏〕注領口。○校勘記。段氏玉裁云。玉篇引作絕其領。說文頁部。領。頤也。頤。頤也。段云。此謂以足迎蹋之。遂使癸之頤不能嚙也。方言。頤。頤也。南楚謂之頤。秦晉謂之頤。其通語也。又云。依方言。則緩言曰頤。急言曰頤。頤當讀如

合也。按。頤於說文訓爲面黃。則無口義。楊雄長楊賦。稽顙樹頤。注音蛤。玉篇訓爲口。蓋卽本此。左傳云。明搏而殺之。晉世家。明爲盾搏殺狗。 趙盾顧曰。君之癸不若臣之癸也。

〔疏〕晉世家。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左傳。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注。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己用。則此傳所云。君之癸不若臣之癸也。 然而宮中甲鼓

而起。〔注〕甲。卽上所道伏甲。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疏〕經傳釋詞曰。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與僖三十三年傳。然而晉人與

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 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注〕欲趨疾走。同義。殺下何注云。猶豫留住之頃。正合此傳義。

〔疏〕

正以抱而乘之。抱之上車也。據此則左傳遂扶而下。宜如服本作跌而下矣。禮脫屣上堂。降階納屣。趙盾踏階而走。蓋猶徒跌不及納屣。不能疾走。故甲中者抱之而乘也。杜本作扶。於情事不合。孔疏強附杜氏。謂堂上無屣。跌則是堂何

須云遂跌而下。不知下者不必專指下階。凡退由階庭而門。皆謂之下也。○注欲趨疾走。校勘記出欲趨。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趨作趨。按紹熙本作趨。

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

〔注〕猶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於子邪。非所以意悟。〔疏〕

晉世家。元暉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左傳

既而與爲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與公羊合。惟史記謂卽昧明異。注非所以意悟者。猶言非所意悟也。

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

也。〔注〕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傳道此者。明人當素積恩德。〔疏〕

晉世家。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盾與之

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宣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左傳。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呂覽報更篇。趙宣孟見飢桑之餓人。爲之下。食而饋之。與脯一胸。拜受而不敢食。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以待。因發酒。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殺之。一人追先及。曰。君釋。吾請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曰。何以名爲。臣飢桑之餓人也。還闕而死。與左傳謂其亡去少異。後漢書注引呂覽曰。昔趙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食而饋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宣於絳。歸而絕糧。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胸。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皆詳略互見。○注暴桑。蒲蘇桑。○公羊問答云。左氏作翳桑。杜注。翳桑。桑之多蔭翳者。公羊作蒲蘇。韓非子。本枝扶疏。易林。扶疏條桃。長大

茂盛。潘尼桑樹賦。上疏而參差。是亦多蔭翳之意。扶蘇卽蒲蘇。韓愈南山詩。杉篁吐蒲蘇。呂氏春秋作飢桑。淮南子作委桑。散。古委字。按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注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暴樂。見詩考。暴樂卽爆燂。詩桑柔。採其劉傳。劉暴樂而希也。箋云。採采之。則葉爆燂而疏。彼疏引爾雅作爆燂。又引舍人曰。毗劉爆燂之義也。然則暴桑者卽爆燂之桑。爆燂爲稀疏不均之名。故何氏訓爲蒲蘇。蒲蘇猶扶疏。潘尼賦之上疏也。吳氏經說云。蒲蘇猶扶疏也。然則暴桑卽搏桑矣。搏蒲暴桑。皆一聲之轉。大雅云。鬱彼桑柔。柔古讀如揉。左傳注。桑之多蔭蔭者。意與此同。按爾雅釋木。蔽者翳。郭注。樹蔭翳相覆蔽者。詩曰。其柎其翳。經義述聞。木自弊以下。皆釋死木也。蔽卽上文木自弊之蔽。大雅皇矣正義引此。作弊者翳。又引李巡曰。弊死也。釋言。弊。陪也。釋文。弊字作斃。郭本作蔽者。借字耳。皇矣傳。自弊爲翳。釋文。弊。或作蔽。襄二十七年左傳。以誣道蔽諸侯。釋文。蔽。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云。陪也是斃。弊並與蔽通。翳讀曰瘡。皇矣篇。其苗其翳。釋文。韓詩作瘡。後漢書光武紀注。瘡。仆也。宣六年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瘡也。瘡皆謂陪斃之也。作翳亦借字耳。周語。是去其穢而翳其人也。翳其人。謂陪斃其民也。毛傳。自斃爲翳。雖爾雅原文小異。而其爲陪木則同。若云樹蔭翳相覆蔽。則是相覆蔽之本。而非陪木。與上二句全不相應矣。然則左氏之翳桑。亦爲桑之陪斃者。與此暴桑正同。故何氏以爲蒲蘇桑也。水經注。雷首山北去蒲阪三十里。一統志。雷首山在蒲州永濟縣南四十五里。哺飢阪在絳州北六里。卽食翳桑餓人處。○注傳道至恩德。○說苑復恩篇述此事云。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後漢書崔駰傳。達旨云。宣孟收德于束脯。淮南繆稱訓。僇負羈以壺餐。表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人心之感。恩接而憎。怛生。故其入人深。

趙盾曰。子名爲誰。〔注〕後欲報之。〔疏〕晉世家亦云。問其名。曰。

吾君孰爲介。〔注〕介。甲也。猶曰我晉君誰爲與此甲兵。豈不爲盾乎。〔疏〕注介甲也。○詩鄭風。清人云。駟介彭彭傳。

介甲也。大雅瞻卬云。舍爾介狄。箋云。介甲也。釋名釋兵甲云。甲亦曰介。史記衛世家。太子與五人介。注引賈逵云。介被甲也。子之乘矣。何問吾名。〔注〕之乘。即上車也。

猶曰。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欲令蚤免去。不望報也。〔疏〕注之乘至報也。○校勘記出。子以上車矣。曰鄂本以作已。

又出不望報矣。云鄂本矣作也。紹熙本亦作已。左傳。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注。不望報也。史記注引服虔注同。晉世家亦云。弗告。說苑復恩篇。與呂覽所記大同。亦云。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然不若此傳所對之詳。趙盾驅

而出。衆無留之者。〔注〕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衆不悅。以致見殺。〔疏〕晉世家云。

盾遂奔。驅而出。驅車而出也。○注明盾至見殺。○鄂本悅作說。紹熙本同。下傳。民衆不悅。亦同。繁露滅國上云。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士。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伯主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詐盡爲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戴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盾爲賢人者。左傳云。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晉世家云。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弑。易是也。趙穿緣民衆不悅。起弑靈公。〔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趙穿殺靈公。晉世家。盾昆弟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注。虞翻曰。園名也。左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釋文。攻本或作弑。北堂書鈔引作煞。靈公煞。即殺字。殺亦音弑。釋文傳九年左傳。可證。繁露王道云。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之。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穿所殺。是也。釋文作不說。與鄂本同。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注〕復大夫位也。即所謂復國

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疏〕晉世家亦云。而迎趙盾。殺梁傳。趙穿弑公。而後反趙

盾注招使還。○注復大夫位也。○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蓋即復大夫位。晉世家亦云。盾復位。家語正論。作未及山而還。杜云。晉竟之山。按晉語。陽處父及山而還。章注。山河內溫山也。是時晉已敗南陽竟。及于河。未及山。即所謂亡不越竟也。杜注殊混。晉世家亦云。未出竟。公羊以盾之罪在復不討賊。其出竟與否。不及記也。○注即所至責之。○即上傳曰。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是也。○注傳極至不臣。○正以穿為盾宗。盾出穿弑。穿弑盾反。而自反其位。處穿如常。是時成公未立。盾之復位。誰實使之。其不臣之跡。顯而易見。故注極言臣不可不臣以責之也。通義云。晉侵天子之邑。而穿為之主將。是其人素有無君之心。必以犯天子為可者也。諸侯可以犯天子。大夫可以犯諸侯。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卒至於手刃其君。噫。上之所以率下者。可不慎與。孔氏之論極正。而左傳韓獻子猶曰。宣孟之忠。則當時已無真是非。董狐所以為良史也。然左傳謂趙宣子為法受惡。亦非孔子語。

而立成公黑臀〔注〕不書

者。明以惡夷獯。猶不書剽立〔疏〕

左傳云。趙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

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按。晉文不應娶周女。蓋周大夫女也。○注不書至剽立。○剽立在襄十四年。彼二十六年傳云。曷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矣。注云。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正以不書黑臀立。亦以起夷獯之無道也。通義云。不當立不書者。已從立晉託始見法。何氏云。以惡夷獯。猶不書剽立。非也。君弑自必立嗣君。與衛有衍剽二君者。異。不當推彼解此。按。衛完見弑。亦必立嗣。春秋何以不書晉立。以見篡。正夷獯失道。前不書黑臀起之。後不見。故於不書黑臀起之。

夏四月。

秋八月蠓〔注〕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疏〕

注先是至所致○取向事在上四年公比如齊即上四年秋公如齊五年春又如齊是也五行志中

之下宣公六年八月蠓劉向以為先是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萊

冬十月

公羊義疏四十六

宣七年
盡九年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疏〕

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為主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則此當與彼同。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書日月者，彼注云：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是彼書日月之義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疏〕

杜云：萊，國今東萊黃縣。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齊乘萊子城，地名龍門，居山峽間，鑿石通道，極為險隘，俗名萊子關。

秋，公至自伐萊〔疏〕

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

大旱〔注〕為伐萊踰時也〔疏〕

五行志中之上。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疏〕

大事表云：傳云：盟于黃父。杜注：黃父即黑壤。蓋二名為一地矣。黑壤山在今澤州府沁水縣西北四十里。

滄水
所出

八年春公至自會〔疏〕

毛本會誤齊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疏〕

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按史記正義黃縣在魏州按由魯至齊不知何以行至今之冠縣地

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据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疏〕

注据公至言乃○即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是不言至

復又不言乃也。有疾也〔注〕乃難辭也。上言乃復下有卒知以疾為難〔疏〕

注乃難辭也○說文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下傳云乃者何難

也因難故緩亦為緩詞周禮太宰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注乃緩辭也是也

何言乎有疾乃復〔注〕据公如晉以有疾乃復殺恥以為有

疾無惡〔疏〕

注据公至無惡○即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云何言平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是也校勘記出乃復弒恥云閩監毛本弒作殺此誤蓋凡殺字皆改為弒遂誤改此爾紹熙

本亦作殺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

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

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敖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為重敖當誅遂當絕〔疏〕

注聞喪至代之○白虎通喪服云大夫使受命

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禮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買疏。謂行聘享仍服皮弁。蓋不以私喪廢公事也。或駭之。謂當使上介攝。彼文實死介攝其命。則此不使介攝明矣。蓋出竟未遠。遇有私喪。君或使人代之。若已至彼國。當終其事。聘禮所載是也。彼經云。不饗食。則已行聘享可知。鄭又云。已有齊斬之服。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皆與此徐行不反之義相足。禮記奔喪云。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注。謂以君命有爲者是也。成喪服。得行則行。是爲不能卽反。故先成服也。奔喪又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注。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是也。何氏知君當使人代之者。風俗通愆禮亦云。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是也。繁露精華篇。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注。以喪至責之。○杜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正義。哀十五年傳。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入所聘之竟。則當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舊疏云。傳不言大夫以君命出。遇疾而還非禮。而言聞喪徐行而不反者。是其順經文而重責之也。○注。言乃至反也。○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鄭嗣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人。按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介攝其命。歸。介復命。極止于門外。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注。謂俟問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足證有疾俱不得反矣。○注。敖不至當絕。○以敖非有疾。無所難。故不得言乃。與此異也。敖無所難而復。故當誅。此遂實有疾。惟不俟君命。遽爾反國。故當絕。輕於敖也。舊疏云。敖違命罪大。故當誅。誅者。罪累家也。遂前雖弑君。而宣公不以爲罪。直以當時行事而責之。責其奉命不終。而以疾辭。故當絕其身而已。

辛巳有事于太廟〔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巳。月之十八日。下壬午。月之十九日。禮記疏引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

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按何氏無此義。亦不必以此為禘。直不過時祭而已。

仲遂卒于垂〔疏〕

杜云垂齊地。大事表云非魯竟。故書地當在今泰安府平陰縣境。即隱八年遇于垂之垂。

仲遂者何〔注〕据不稱公子。故問之。公子遂也〔注〕自是後無遂卒。知公子遂。何以不

稱公子〔注〕据公子季友卒。雖加字。猶稱公子也〔疏〕

注据公至子也。○即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是也。彼季友加字稱公子。此仲遂亦加字不稱公。

子。故据以難。鄂本無也字。

貶曷為貶〔注〕据叔孫得臣卒。不貶〔疏〕

注据叔至不貶。○上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然

則仲遂得臣皆合貶。彼得臣乃不去氏示貶。故難之。

為弑子赤貶〔疏〕

通義云。貶去公子。則不嫌與季友同。故亦得稱字。但加字之故。傳文未明。竊取劉敞之說曰。譏世卿也。言自是世仲氏也。世卿多矣。曷為獨譏

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為可譏奈何。言是乃弑子赤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為正之矣。

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注〕据鞏終隱之篇貶。欲

使於文十八年子赤卒年中貶〔疏〕

注据鞏至中貶。○即隱四年。鞏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傳鞏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弑公也。十年夏。鞏帥師。傳此公子鞏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

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其事也。据此例。則遂宜於文公薨後子卒前貶也。

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注〕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

貶意也。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卒乃貶者。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公會平州下如齊。嫌公遂。八年如齊。嫌坐乃復貶也。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地者。卒外。明當有卒外禮也。日者。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爲不去樂。張本〔疏〕

注此解至赤也

○卽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是也。未踰年。君尙未改元。是年編於文公貶。則嫌有罪於子赤。仍不見。○注元年至貶也。○上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注嫌觸諱不成其文也。彼本宜去公子起喪娶。嫌爲弒君。削去其氏。貶喪娶不明。界在喪娶限內。又若爲喪娶。弒君意亦不明。故此注與元年注相足也。○注公會至公遂。○校勘記出下如齊也。嫌公遂。云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如齊下無也字。當據以訂正。卽上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又卽書云。公子遂如齊。若不書公子。則是公會齊侯於平州。遂如齊。嫌公遂矣。○注八年至貶也。○校勘記出如齊嫌坐上無八年二字。云閔監。毛本同。誤。鄂本公遂下有八年二字。當據正。於八年如齊。至黃乃復。貶不稱公子。則嫌因坐乃復貶之矣。彼廢棄君命。有疾卽還。本宜坐貶。若去公子。則仍嫌爲坐有疾乃復貶也。舊疏云。公子翬助桓。篡弒。入篇卽不貶。見其無罪於桓公。今此公子遂助宣。篡弒。而於宣貶者。正以於子赤則無年。遂之罪重。不得令免。會須貶之。諸見之處。悉皆有嫌。不得作文。是以正於卒時。貶見其事。○注貶加至絕也。○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蓋嬰齊爲遂子。宜稱公孫。而稱仲嬰齊。是爲歸父後。爲遂孫矣。孫以王父字爲氏。宜氏仲故也。故先於遂卒。加仲。與仲嬰齊稱仲相起。明嬰齊所氏之由也。大宗不得絕者。通典引石渠禮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已有一嫡

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爲後于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按禮喪服齊衰期章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何以不二斬也？特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嫡子不得後大宗，又斬衰章傳曰：何如而可爲人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通典引范甯云：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女。故嫡子不得後大宗。傳所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按禮傳所云：自謂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禮傳明云：大宗不可絕。不云不可絕小宗也。祖易於上，宗曷爲下？何云小宗不絕乎？通典引鄭志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則祭于宗子之家。復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後，如田所言，亦可謂仁至義盡矣。○注地者至禮也。○校勘記出地者絕外卒，云鄂本作地者卒外，此本絕衍字。外卒誤倒。按解云：此言于垂者，正以卒於外故也。是疏本亦作卒外，不言絕。舊疏云：欲道公子季友之文皆不地，所以卒於外則地之者，明當有卒於外之禮故也。聘禮述聘使死禮云：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甲卒殯，注：成節乃去。又曰：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又曰：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注：往，謂送柩。王氏士讓儀禮訓解云：士喪禮，君於士有視斂禮，況奉使有勞於國，君必弔可知。○注日者至樂也。○舊疏云：失禮鬼神例日也。按傳聞世大夫卒，有罪不日，無罪日，故叔孫得臣卒不日，此而日，故解之通義云：遂卒不日，當與得臣同法。辛巳則祭日，非卒日也。范武子曰：祭于太廟之日，而知仲遂卒是也。垂猶齊地，理不能一日訃至，遂卒實在前，但必退書日下，主譏猶釋之義，乃顯。○注書有至張本。○舊疏云：時祭之禮，初夏作之，卽是得時不書之例，而書之者，爲下不去樂張本故也。而言有事者，約不合書，是以但言有事，爲下張本而已。似若文二年注云：不言吉禘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而已之類。按：不似書烝嘗明者，嫌約祭非禮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注〕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

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之。

至。殷曰彤。周曰繹。繹者。据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彤者。彤彤不絕。据昨日道今日。斥

尊言之。質意也。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

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疏〕

注禮繹至神爾。○毛本繼誤祭。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左傳注。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禮有司徹目錄云。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爾雅釋天。

釋。又祭也。郭注。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詩疏引李巡曰。繹。明日復祭。曰又祭。左疏引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詩大雅序。絲衣。釋賓尸也。箋。釋。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國語魯語。宗不具不繹。章注。繹。又祭也。唐尙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繹。禮記禮器云。爲祔于外。注。祔。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祔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此經祭于辛巳。繹于壬午。可爲繹祭於明日之證。不灌地降神者。正祭有灌。此繹主爲尸作。故不須灌地降神也。正祭魯如天子九獻。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鬱尊用黃目。是君用圭瓚。酌黃目之鬱。夫人以璋瓚也。既灌之後。則出迎牲視殺。蓋灌在尸入之後也。人道宗廟有灌。天地至尊。不灌莫稱焉。亦作裸。皇侃論語義疏云。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龜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

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按郊特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鬯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注：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禮記祭統：君執圭瓚灌尸。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事。按：正祭尸者神象，則灌尸卽灌神，無二事也。○注：天子至殺也。○舊疏以天子至宴尸爲春秋說文：絲衣箋又云：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正義云：釋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釋，言其尋釋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郊特牲云：釋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正義釋宮云：閉謂之門，孫炎云：謂廟門外，又引詩云：祝祭于祊，故知廟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爲祊于外，故知在外也。以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外之西室。祊是求神之名，釋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釋又於其堂也。祊於室內求神，釋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二者同時也。又云：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二是釋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按春秋爾雅詩序，皆但言釋不言祊，是其大名曰釋也。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僎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又經有司徹下云：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僎尸，禮崇也。僎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釋，引此引爾雅文。按：天子諸侯之釋，與大夫僎尸異者，僎尸在祭日，釋在明日，僎尸於廟之堂，釋則於廟門之祊。僎尸但有獻尸而不祭，釋則又祭，故名曰釋。又卿大夫僎尸，卽用正祭之牲，有司徹云：蔡尸俎是也。釋祭則別用牲。詩絲衣云：自堂俎牛，鄭箋以爲視牲。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謂皆禮之異於卿大夫者。郊特牲又云：坐尸於堂，鄭注：謂朝事時，是正祭朝踐時已事尸於堂，故釋祭於廟門行之，所謂求神非一處也。卿大夫無朝踐禮，正祭事尸於廟室，故僎尸於廟堂行之，亦其異也。其祊之異者，詩：祝祭于祊，傳：祊門內也。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以正祭之禮不出廟門。又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鄭注：索，求神也。此正祭之祊也。江氏永云：索祭祝於祊，文承直祭祝於主之下，當在薦熟之後，是也。祭統：詔祝于室，而出於祊，卽此禮器云：爲祊

乎外。注。祊。祭之明日釋祭也。此釋祭之祊也。郊特牲祊之於東方疏。有司徹疏。以索祭祝于祊爲明日釋祭之祊。誤。胡氏培壘儀禮正義。疑郊特牲祊與釋對言。明亦正祭之祊。考正祭時設席於奧東西。以神位在室之西。此求神於門內。亦當在西方。今乃於東方。猶釋當在廟門。今乃在庫門。均爲失禮之事耳。此經言釋。言祊。言朝事。明是三事。鄭乃釋與祊。牽合爲一解之。恐非。按胡說亦近是。此賓尸者。上大夫禮。有司徹又云。若不償尸。注。謂下大夫也。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其牲同者。如牲亦用羊豕魚六十五之類。其異者。尸七飯以上皆同。祝侑尸八飯後見其異也。此賓尸卽禮之償尸。儀禮校勘記。償。徐本作賓。按通篇償尸之償。或作賓。或作償。諸本互錯。據經文作償。當以償爲正。賓償或古字通用。吳氏廷華云。徹而償尸。蓋以紓其象神之勞也。是也。禮器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尸。堂事交乎階。實明而行事。晏朝而迎。注。室事。祭時堂事。償尸是也。其士曰。晏尸。則無文。特牲於尸卒食三飯後。僅有獻賓衆及旅酬。無算爵諸節。無償尸之禮。晏尸者。或祭畢而酬宴之。又殺於下大夫之不償尸者也。○注必釋至之至。○舊疏云。畏敬先君之尸。而爲之設祭。則無有過誤也。周禮牛人注。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疏。今日之祭於廟。明日釋祭。在廟門之西室。祭義注。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釋日也。償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疏。償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償尸。卽天子諸侯之釋也。按。釋祭禮亡。以少牢有司徹證之。其償尸之異於正祭者。婦堂設筵。皆堂上之事也。與正祭筵與奧異。賓尸迎尸。與大夫正祭不迎尸異。償尸有侑。與正祭有祝異。償尸先獻後薦。與正祭先薦後獻異。償尸鼎三。與正祭鼎五異。償尸牲體進腠。與正祭牲體進下異。償尸魚橫載。與正祭縮載異。賓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侑之後。與正祭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異。以上陳祥道晰之最詳。故備錄之。償者禮之意。釋爲償尸之事。明因昨日配先祖食勞乏。故次日復償禮之也。○注殷曰。彤。周曰。釋。○爾雅釋天。周曰。彤。郝氏懿行義疏云。彤者。融之假音也。書之高宗彤日。絲衣箋云。商謂之彤。釋文。彤作融。是也。釋詁。融。長也。方言。融與釋俱訓長。是融釋義同。詩疏引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義。公羊注。彤者。彤彤不絕。是皆以彤爲融。故左氏隱元年傳。其樂也。融融。文選思元賦。作彤彤。李善注。融與彤古字通也。錢氏大昕答問云。閏祭之明日又祭曰彤。見於尙書爾雅。而說文肉部無彤字。或謂彤乃漢人俗

字。然否。曰。說文舟部有彤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聲。卽高宗彤日之彤。玉篇彤訓祭。又訓舟行。足證彤釋字从舟不从肉。此必顧野王元本。非唐以後儒者所能附益。古音彤當爲余歲反。轉爲余弓切。侵東兩部聲相近也。孫炎曰。彤者。相尋不絕。古人音與韻協。以尋訓彤。知古音彤在侵部。其讀如融。乃轉聲。非正聲也。按。錢邨二家之說。極爲精當。而音當如錢讀。舊疏云。郭氏爾雅。其下仍有夏曰復胙之文。而何氏不言者。正以諸家爾雅。悉無此言。故不引之。○注釋者至質意也。○舊疏云。祭尊于釋。欲道今日所尋釋。乃是昨日之正祭。故云。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乃是尊正之義。故曰。文意。昨日正祭。今日作又祭。相因而不絕。彤然。故曰。據昨日道今日。乃是迫近而不尊。故曰。質意也。按。兩漢諸儒。說殷周異制。多主質文立說。必周秦相傳舊義。魏晉以後。無有知之者矣。○注祭必至爲尸。○禮記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注。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嫡子也。天子諸侯。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此天子諸侯之禮。以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也。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然則北面事尸。亦惟朝事時然也。凡堂上以南面爲尊也。天子諸侯。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爲之。故詩大雅既醉傳云。天子以卿筮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蓋天子用內大夫。則以卿。其侯伯入爲卿士者。亦爲尸。以侯伯七命。王朝之卿六命。相等也。不以三公者。詩疏引白虎通云。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推之。諸侯以大夫。不以卿。蓋亦避嫌之義。曾子問云。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是卿大夫爲尸於君事也。男子取諸同姓。婦人取諸異姓。禮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彼謂虞祭之時。若耐後。則夫婦共尸。取諸同姓之適也。其非宗廟之祭。則不必同姓。詩疏引石渠禮論。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又引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也。其大夫士。則但取孫列。或同姓適者。亦可。曾子問云。無孫。取諸同姓。可也。是也。禮記曲禮云。爲人子者。不爲尸。注。尸。必卜筮無父者。是則尸必嫡而無父者矣。曾子問又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又曰。祭喪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瘠之也。○注夏立至六尸。○禮記禮器云。夏立尸而卒祭。注。夏

禮尸有事乃坐。又云：殷坐尸，注：無事猶坐。又云：周旅酬六尸，注：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又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醴與？注：合錢飲酒爲醴。旅酬相酌似之也。正義：旅酬六尸，謂禘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中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禘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殷廟無尸，但有主也。記又云：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注：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此三代質文之變。夏質，殷漸文，周彌文也。

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

〔疏〕

詩邶風簡兮云：方將萬舞。箋：萬舞，干舞也。疏：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言干，則有戚矣。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也是干羽之異也。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籥，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此孫氏破毛傳義也。○注：干謂至武樂。○文王世子注云：干，盾也。干戈，萬舞象武也。廣雅釋器：小爾雅：廣器並云：干，盾也。書牧誓云：比爾于傳，干，盾也。禮既夕：甲盾，干箠。注：干，楯也。方言注：干，扞也。詩周南兔置：公侯干城。傳：干，扞也。周禮春官序官司干注：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注：萬者，至云爾。○舊疏云：春秋說文：詩簡兮正義云：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氏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通義云：謹案：萬舞有奕，見于商頌。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非武王始有萬也。左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似文舞通得稱萬。然彼傳稱楚子元振萬，而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又專以爲武舞。小正傳亦曰：萬也者，干戚舞也。詩曰：公庭萬舞，有力如虎。此亦萬爲武舞之證。月令疏云：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

之書亦云萬者或以爲禹以萬人治水故樂亦稱萬按何氏云萬者篇名蓋三代皆有萬舞篇內各紀開國功業故夏時或詠治水事殷周各詠其服天下之功云爾

籥者何籥舞也〔注〕籥所

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疏〕

注籥所至之長○文王世子注羽籥舞象文也周禮春官序官籥師注籥舞者所吹禮記檀弓云萬入去籥注籥文舞也籥師職掌教國子舞羽吹

籥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故知爲節舞者也通義云謹案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二者相將乃得成容理不能去籥存羽明知萬入去籥者是納武舞去文舞也按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如公羊舊說有以萬爲羽舞者矣或爲衍字

其言萬入去籥何〔注〕据入者不言萬去樂

不言名〔疏〕

注据入至言名○卽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也

去其有聲者〔注〕不欲令人聞之也〔疏〕

惠氏棟周禮古

義云大司樂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釋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按古人皆謂藏爲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紡焉以度而去之公羊傳去其有聲者皆訓爲藏顧炎武云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佗傳去藥以待不祥裴松之按古語以藏爲去有聲者詩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傳籥六孔翟翟羽也爾雅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釋樂器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禮記明堂位少儀注皆云三孔無正文故各以所見言焉明堂位云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蓋古用葦後世用竹故爲笛類與吹以節舞故爲有聲者也○注不欲至之也○校勘記鄂本無也字此誤衍

廢其無聲者

〔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疏〕

注廢置至人語○周禮疏引鄭志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答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去不留也通義

云謹案左傳廢六闕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其義皆爲置段氏說文廢字注云鄭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留不去也左傳廢六闕王肅家語作置六闕淮南子舜葬蒼梧不變其肆高注不煩市井之所廢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居與時轉貨貨殖傳作廢著壽財徐廣曰著猶居也讀如貯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廢之爲置如徂之爲存苦之爲快亂之爲治去之爲藏

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

可而爲之也〔注〕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疏〕

通義云知其不可祭而猶祭但

屏去聲音略存哀死之心按此爲譏其萬入去籥故何氏謂其但存心於樂知不可爲而但去其有聲之樂而爲之也穀梁傳以其爲之變譏之也注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爲鄉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爲之

猶者何通可

以已也〔注〕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釋日者

起明日也言入者据未奏去籥時書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

可〔疏〕

注大夫至之祭○禮記檀弓云仲途卒于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鄉卒不釋注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而仲途卒明日而釋非也漢書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

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通典禮四云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注有事至廢釋○校勘記云鄂本疊卒事二字此因重文誤脫當據補按疏引昭十五年經去樂卒事以證上卒事又標注卒事至日也以釋下注則疏本亦疊卒事二字今按紹熙本疊卒事二字穀梁傳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昭十五年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思痛不忍舉然則未卒事者卒事已卒事者不釋故此書猶釋穀梁傳

云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注言入至時書○舊疏云欲道所以不言萬作而言萬入之意也。○注凡祭至事可○校勘記云毛本下祭字空缺鄂本可作也按疏標起訖作凡祭至事可按紹熙本亦作可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疏引鄭志答田瓊云天地社稷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又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視畢獻而已注既葬彌吉視畢獻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然則未殯與啓殯後反哭前雖郊社之事亦不行矣故彼疏引鄭志趙商問曰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按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答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避之孔疏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啓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郊社既有常日自啓至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啓至反哭日相逢則五祀避其日也然當未殯以前親始死之際更非大斂之後郊社之祭恐亦不宜親行當時應有權禮不可知也曾子問又云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然則大夫以下期功之喪皆廢祭矣天子諸侯絕旁期而大夫以下亦無郊社之祭此云三年喪以下各以日月廢時祭者蓋祖父母后夫人服天子諸侯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二王後若諸侯者與諸侯爲昆弟之爲國君者此二等功之喪或亦廢時祭與

戊子夫人熊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戊子月之二十五日熊氏左傳作羸氏顧氏炎武唐韵正一東熊古音羽陵反春秋宣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並作頃熊頃音近敬熊音近羸正義不得其

解乃云一人有兩號非也。左傳昭七年正義曰：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為熊，久血為燐，積灰生蠅，傅元潛通賦云：聲伯息瓊瑰而弗占兮，晝言諸而暮終，羸政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為窟兮，鯀殛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為熊字，著作耶王劭曰：古人讀熊為熊，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傅元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按詩無羊，正月及襄十年衛卜禦寇繇，皆以熊韻，陵，劭言是也。

晉師白狄伐秦〔疏〕

沈氏欽韓云：赤狄白狄，猶紀年之赤夷白夷，今之花苗紅苗黑獯獯白獯獯，各有其種類耳。

楚人滅舒蓼〔疏〕

穀梁蓼作鄧，釋文：鄧音了，本又作蓼，國名。詩小雅漸漸之石序：荆舒不至，箋：舒，舒鳩，舒鄧，舒庸之屬，彼釋文與穀梁釋文同。左傳桓十一年云：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釋

文：蓼音了，本或作鄧，同。文五年傳：楚子變滅蓼，注：蓼，國，今安豐縣，釋文：蓼音了，字或作鄧，音同。哀十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蓼，本又作鄧，音了，說文：邑部，鄧，地名，从邑，蓼聲。晉太康地記：蓼國先在南陽故縣，今豫州鄆縣界，故胡城是。潛研堂答問：說文：鄧，即舒蓼之蓼，大事表云：按舒蓼，舒鳩，舒庸，及宗，四國皆偃姓，皋陶之後，所謂羣舒也。杜注皆不明言其地，但云：廬江南有舒城，及龍舒城，約略四國所居，在此兩城之間。今江南廬州府舒城縣為古舒城，廬江縣為古龍舒城，是常在此二縣之境。水經注：決水篇：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故地理志曰：決水北注蓼，入灌，灌，水於蓼亦入決。春秋宣八年：楚子滅舒蓼，是也。路史注：引盟會圖云：舒蓼國在光州，顧炎武云：羅泌曰：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是一國名。傅氏曰：此蓋羣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按文十七年左傳：羣舒叛，楚此三舒均宜相近，當在今鄆陽宜昌界內。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大敗於

邲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無甲子六月有甲午若閏不在四月則七月為甲子朔然六月又無辛巳等日矣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據歷八月二日亦為甲子或經月有誤姜

岌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為七○注是後至之應○楚莊王圍宋見下十四年析骸易子見下十五年傳伐鄭勝晉即下九年楚子伐鄭晉卻缺救鄭十年晉人以下伐鄭冬楚子伐鄭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辰陵為鄭服楚是伐鄭勝晉也其鄭伯肉袒見下十二年傳晉大敗于邲見下十二年經中國精奪者舊疏云正以日者太陽之精諸夏之象今而被食故曰中國精奪也毛本於改于鄂本強作彊紹熙本同五行志下之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嚴王遂疆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兵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義與何氏大同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分臧氏壽恭左氏古義推得十月癸亥朔合辰在角五度二日甲子在角六度角在鶉尾壽星之間十二次之分鶉尾楚也壽星鄭也故曰楚鄭分故所應多在楚鄭也通義云師說以為荆楚將伯中國之險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疏〕

左氏作敬贏故頃敬同韻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己丑月之二十八日下書庚寅月之二十九日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注〕熊氏楚女宣公即僖公妾子〔疏〕

注熊氏至妾子○通義云頃熊蓋楚同姓大夫之女婦人繫姓

不繫氏楚以熊為氏芊為姓或其公族屈氏鬬氏之屬乃可更以熊為姓耳按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季連之苗裔曰鬬熊其子曰熊麗歷熊狂熊繹至春秋時熊繹是為成王皆以名配熊蓋鬬熊姓鬬名熊子孫以熊為氏也鬬從

鬻米聲。蓋卽莘字。錢氏坵說文榭詮說也。楚女或稱芊。左傳文元年江芊是。或稱熊。此頃熊是也。傳八年用致夫人。注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齊僖公使用爲嫡。其卽頃熊與。而者何。難也。〔疏〕

通義云。言越宿。又遲至日中而後得葬。穀梁傳云。足乎日之辭也。樞以己丑日出。次日中始克葬。是其難也。乃者何。〔注〕問定公日下吳乃克葬。〔疏〕注問定至克葬。

○校勘記出謂問。云鄂本無謂字。此誤衍。毛監本。吳改辰。非。下同。閩本與此同。疏中亦然。卽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也。舊疏云。言乃之經。不干此事。而於此問之者。正以葬時遇雨廢葬。而乃異文。是以連而問之。

難也。〔注〕禮卜葬從遠日。不克葬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疏〕說文。互。艸詞之難也。象氣出難。○注

禮卜至遠日。○禮記曲禮云。喪事先遠日。注。喪事。葬與練祥事也。左傳。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注。懷。思也。正義。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爲雨而止禮也。則何氏

引禮證難。義亦宜同。禮記玉制云。庶人葬不爲雨止者。庶人禮節減少。得從權也。又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壝。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壝。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樞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禮也。然則日食

且止樞聽變矣。其雨止爲禮可知。○注不克至其君。○卽曾子問哭以聽變之義。卜日而不得成禮。故爲重難之詞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

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吳日昃久。故言乃。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訛乎。皆所以

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爲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

行禮。則不葬也。魯錄雨不克葬者。恩錄內尤深也。別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疏〕

注言乃至而淺。○穀梁傳而緩辭也。

定十五年穀梁傳。乃急辭也。二文相對爲緩急。猶此之相對爲外內淺深也。大戴禮夏小正篇。乃瓜傳。乃者。急瓜之辭也。又云。匡之興。五日翁望。乃伏。傳作而復。明亦以乃與而分難易也。古讀而乃二字音近義通。俱爲語詞。禮燕禮及大射儀。大夫不拜乃飲。注並云。乃猶而也。是也。經傳釋詞云。乃與而對言之則異。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也。散言之則通。又云。詩杖杜。而多爲恤。言乃多爲憂也。鄉射禮曰。而錯。言乃錯也。檀弓曰。而曰然。鄭注。而猶乃也。故堯典。試可乃已。五帝紀。作試不可用而已。曲禮。卒哭乃諱。雜記。乃作而。史記淮陰侯傳。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漢書劇通傳。乃作而。僖二十八年左傳。而乘軒者。曹世家。而作乃。○注下吳。至言乃。○決定十五年經也。彼注云。吳。日西也。下吳。蓋晡時。此始日中。猶緩。故曰。而至下吳。則去晚近。故爲重詞。言乃以葬。須見日也。○注孔子至情也。○論語顏淵篇。文。今本作爲之難。鄭注。訥。不忍言也。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云。依何氏意。似訥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遂其情。其爲之也。非出於不得已。故言之亦多重難。鄭注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國。牛憂之。情見於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訥而行之。蓋訥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也。按包氏說。於公羊義極合。蓋雨不克葬。直至明日之日中。或日下吳。乃葬。推仁人孝子之心。必有大不忍於其親。而難終葬事者。聖人卽推仁孝之心。於事之緩急。分詞之難易。故或曰。而。或曰。乃也。明皆不得正日。故重難也。○注雨不至葬禮。○通義云。謹案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廣森以爲穀梁之說。謂既發引。至于于壙。不可因雨而乖。有進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極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車之載。蓑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遺。柩猶未行。雨霑服。失容。自當卻改期日。故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士以上皆爲雨止也。既魏葬。惠王。雪及牛日。有司請弛期。襄王弗許。而惠子託爲灑水。留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雨不克葬者。禮典之故常。春秋之垂訓矣。按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

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慎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彼疏引鄭釋廢疾又云：雖庶人葬爲雨止，與公羊左氏說異者。彼疏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對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是孔氏本此，而又小異者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按經文，是己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己丑而卻期，無爲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于其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遺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毛氏奇齡春秋傳云：穀梁謂喪不以制，故遇雨卽止，而徐邈引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之文，以爲事有設備，何用雨沮，而胡氏力主其說，殊不知潦車蓑笠，乃士官師之制，與天子諸侯大異。按周禮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幘帶先道野役，而澤處喪紀，則共其葦蒲之事。凡天子諸侯喪制甚設，其禦雨諸備，有甚於士官師者。豈周禮在魯，並不一具，必待士喪禮一言而後知之。特是輶綽碑窆，儀注既繁，庶葆茶盃，工力復贖，定非帷蓋莞篲所能行事。故唐楊氏疏有云：安得執紼五百人皆觸雨而行，則萬一急於行事，偶失不戒，此非蓑笠苦蓋所得遮蔽其罪戾也。按仙民之說，本誤會傳意。楊氏毛氏辨之是矣。然如孔氏通義說，謂發引至于塋，天子諸侯亦不爲雨止。草率將事，恐非聖人制禮之意。其與庶人有何殊異。夫未啓以前，雖庶人亦爲雨止，不得責其僭禮也。○注孔子至葬也。○論語爲政篇文，雨則不得行禮，故謂之不克也。○注魯錄至深也。○舊疏云：欲道外諸侯葬無不克之文者，以其恩淺也。○注別朝至葬也。○釋文：莫音暮，鄂本莫作暮，紹熙本作莫，毛本作莫，非。下並同。監本日誤。曾子問曰：葬行至于塋，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平。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遇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注：侵晨夜則近姦寇。又云：爲無日而愿作，是其見日而葬之由也。朝謂日中，莫謂下吳也。舊疏云：朝莫猶早晚。

城平陽〔疏〕

杜云今泰山有平陽縣。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北四里。按魯有兩平陽。此係東平陽也。西平陽在秦州府鄒縣西三十里。本邾邑。為魯所取。水經注涑水篇涑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又西經泰山東平陽縣。春秋宣八年城平陽是也。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矣。漢書地理志作東平陽。晉志作新泰。晉武帝元康九年改。元和郡縣志。晉武帝泰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人也。表改為新泰縣。與水經注言元康者異。一統志平陽故城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北。然此所城未知為何平陽也。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

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皆當合禮。〔疏〕

注月者西田。即十

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注不就至得正。○決下十年。公如齊。不月也。桓元年注。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彼為朝天子之禮。何意以諸侯亦然。上五年。公如齊。此復如齊。是為合古。惟五年之中再朝。不盡合五年之數。故僅為近得正也。是以書月以見其善。十年。公復如齊。是為大數。不得有善文。且取濟西田。亦無所為善。故不就十年月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為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為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為君。義如左氏。鄭元駁曰。喪服總麻。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

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所以得尊其妾母敬蘇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閒。出朝會。服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則鄭以妾子不得重服。宣公與衆殊。則似唯魯不得出朝會矣。通典又引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三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元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卽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然則宣公無譏。或以其爲妾母喪。與通典又引鄭志趙商問云。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總麻三月。按禘祫志。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鄭元答曰。春秋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善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善。亦甯有善之文與。此鄭依左氏。以齊歸爲妾。而仍不以三年之服爲禮。若依公羊。則齊歸本嫡夫人。得合禘祫之數。無虧於禮。然則公羊雖有母以子貴之說。究不得如嫡母重也。○注孔至至合禮。○知和而和。見論語學而篇。係有子語。此引作孔子曰者。潛研堂答問云。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孔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於孔子。後儒未達斯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按如漢藝文志引小道可觀。蔡邕傳引致遠恐泥。後漢章帝紀引博學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皆以子夏之言爲孔子說。苑修文篇引恭近於禮。以有子之言爲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以閔子之言爲孔子。皆此類也。按如何義。似論語此章爲言事大字小之禮。小大由之。謂大小國皆書。以和爲貴也。然朝聘會盟。皆須節之以禮。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之類。宣公今年如齊。明年復如齊。是爲不以禮節之矣。有國者能明乎和而節。以爲禮之用。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蓋魯論家義。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疏〕

杜云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東南昭八年左傳莒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即所取根牟地也。一統志根牟城

在沂州府沂水縣西南。

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

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上有小君喪而下諱取之。則邾婁加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

子虎從會葬數。〔疏〕

注亟疾也。爾雅釋詁。亟疾也。詩小雅何人斯。爾之亟行。禮記少儀。小飯而亟之。箋傳注並云。亟疾也。○注屬有至婁也。○舊疏云。謂上八年葬頃熊之時。邾婁子使人來加禮。但例不書之。故不

見也。去年十月未加禮。今年七月而取邑。故言未期也。加禮者。或是贈襚之屬。皆是葬前之事。而要繫會葬言之。言未期者。欲取諱亟之義強故也。必知過期之後不復諱者。定十五年夏五月。定公薨。邾婁子來奔喪。至於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

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卒有差，是也。通義云：「亟，屢也。魯鄰于邾婁，數取其邑，故沒其國文，為內諱惡也。不舉伐者，蓋微者取之。」按邾婁與魯，自文十四年後，未見搆兵。自文七年取須胸後，不見取邑之文，似不必如孔義也。○注上有至明矣。○正以經從常例，不書邾婁加禮，故注推言之也。○注未期至葬數。○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于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僖公之薨，在僖三十三年十二月，葬在文元年夏四月，是第就會葬時數之，在三年內與此相似也。若數公卒，則四年矣。此頃熊薨在去年夏，亦過期也，故亦繫會葬諸事言之。

八月，滕子卒。〔疏〕

通義云：滕昭公也。至是始錄卒，仍不日不名，足知滕侯卒為特褒錄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疏〕

補刊石經左傳九月下有公會二字衍文。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酉，九月無辛酉，十月之八日，八月之七日也。杜亦以九月無辛酉。

扈者何，晉之邑也。〔疏〕

通義云：杜預以為鄭邑，非也。汲郡竹書晉出公十二年，河絕于扈，是此地。穀梁傳其地于外也。注外謂國都之外，諸侯卒于路寢，則不地。

諸侯卒其

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注〕

據陳侯鮑卒不地。〔疏〕注據陳至不地。○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云曷為以二日卒之，愷也。甲戌之日亡己。

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是其卒於封內也。不書地。故難之。卒于會。故地也。〔注〕起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於諸侯會上。

故地危之。〔疏〕

通義云。不地。則嫌既會而反。卒于國內。○注起時至危之。○襄二年。遂城虎牢。傳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又十九年。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明當時有乘危伐喪者。故書地以危之也。

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注〕左右皆臣民。雖卒於會上。危愈於

竟外。故不復著言會也。出外死有輕重。死於師尤甚。於會次之。如人國次之。於封內最輕。不書葬

者。故纂也。

注左右至會也。○通義云。欲見杞伯戊卒于會者。是竟外之辭。卒於封內。猶皆臣子。視境外之會。危少愈。故不知杞伯戊書如會也。雖卒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雖誤所於作于。○注出外至最輕。○云死於師尤甚者。襄十八年。曹

伯負芻卒于師。是也。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卒於師者。桓公師無危。是書于師者。危甚辭。舊疏云。時衰多窮厄。伐喪。師者用兵之處。而君死焉。故言于師。著其危甚。於會次之者。即定四年。杞伯戊卒于會。是也。舊疏云。與人交接之處。或相劫詐。未可知。若柯之盟。曹子劫桓公之類。是也。而君卒焉。故言次之。如人國次之者。如校勘記云。鄂本。元本同。誤也。閩監。毛本。如作於。當據正。按舊疏亦云。云於人國次之者。作於也。即襄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之屬。是也。舊疏云。正以時多背死向生。而君卒於竟外。似有掩襲之理。但於主國有賓客之道。是故又以為次矣。於封內最輕者。此經是也。雖左右皆臣民。究有外國之人。亦有危理。君行師從。癘行旅。從故也。故亦書地示危。不得醇同國內也。陳侯鮑卒不地。甲戌日亡。己丑日死。而得不知何地。且不於會。仍在封內也。昭十有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不與人會地者。彼注云。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為戒。是也。死於外。有於師。於會。於人國。於封內之別。則危有輕重。故殊而書之也。○注不書至纂也。○校勘記出故纂也。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故字。僖二十四年。

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其篡明者書葬。莊九年書齊小白入于齊。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隱四年書衛人立晉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以立入皆篡辭故也。篡不明者不書葬。此及夷吾是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注〕不書葬者，殺公子瑕也。〔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酉，月之十六日，辛酉

月之辛酉其誤審矣。○注不書至瑕也。○即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是也。咺有罪，故止書瑕也。通義云：前有歸惡元咺，嫌惡成公意未明，故復去葬以絕之。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疏〕

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避諱作洩。今左氏本作洩。大戴禮三本篇：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盧注：鄧元知陳之必亡，故以族去。通義云：陳靈公淫于夏姬，泄冶諫而

死。何氏膏肓，以為泄冶無罪是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甯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家語子路初見篇：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常將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

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按家語本王肅僞書。就左傳引孔子語。傅會爲此。泄治於陳。是否同族。均無明據。何所見無骨肉之親。卽異姓之臣。見君淫亂。若是不盡一言。謬效卷懷。開天下巧猾之端。非聖人教忠之旨。與杜預所謂泄治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不爲春秋所貴者。同爲得罪名教之語也。

公羊義疏四十七

宣十年盡
十二年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磨改西下增之字鄂本亦有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注〕据歸謹及闡齊已取不言我〔疏〕

注据歸至言我○釋文作俾云本又作闡校勘記云閩監毛本

闡作俾按哀八年夏齊人取謹及俾冬齊人歸謹及俾亦取之我魯而來歸者不言我故据以難

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爲未絕於我〔注〕据有

俄道〔疏〕

校勘記出未絕於我也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作于又出曷爲未絕于我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疏同○注据有俄道○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俄作我是也當据正舊疏引桓二年傳云至乎

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彼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則疏本作俄字舊疏又云言俄爾之間則有絕於本主之道爾來十年何言未絕於我乎故難之若作我字据意不明

齊已言取之矣

〔注〕齊已言語許取之〔疏〕

爾雅釋詁已此也言齊此言語許取之也莊子齊物論已而不知其然言此而不知其然也淮南道應訓已雖無除其患言此雖不除其患也

其實未

之齊也〔注〕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凡歸邑

物例皆時〔疏〕

注其人至於齊○何氏以義言之也○注不言至取邑○舊疏云元年注云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者正以篡逆之賊天下共惡齊乃許取其賂而與之同似若漢律行言許受財之類故云當坐取邑耳

今言不當坐取邑者正以爾來十年仍不入已見宣有禮還復歸之功過相除可以滅其初惡是以春秋恕之不復書來以除其過故曰不當坐取邑耳按舊說非是此注云不當坐取邑謂魯不坐取邑耳因不從齊來故不書來故也舊解謂恕齊不書來不坐取邑誤矣通義云歸地例上有取文者為內邑明則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也按言歸者見魯不當坐取邑不言來者起未之齊也○注凡歸至皆時○歸邑時此及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是也歸物時者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是也其哀八年齊人歸謹及俾在日月之下知不蒙上日月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注〕與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丙辰據歷為月之三日賈服解經日食或有在三日者此

類是也賈氏精於四分法定非臆造劉歆以為二月二日朔亦同沈氏欽韓云元志今麻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注與甲至累食○即上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也是也彼注云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師大敗於鄆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此為楚盛中國衰故為事重日累食著異也五行志下之下云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均與何義殊劉歆以為二月

魯衛分臧氏壽恭推四月乙卯朔合

辰在奎七度二日丙辰在奎八度

己巳齊侯元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又書乙巳月之十六日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疏〕白虎通姓名篇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襄二十五年左傳東郭偃謂崔杼曰今君出自丁是崔亦齊公族也新唐書丁公子季子食采於崔因以為氏生穆伯穆伯生

沃沃生野八世孫天天生杼按天見

傳二十八年左傳杼見襄二十五年其稱崔氏何〔注〕據齊高无咎出奔名連崔氏者與尹氏俱稱

氏嫌為采邑〔疏〕注據齊至奔名○即成十七年秋齊高无咎出奔莒是也○注連崔至采邑○即隱三年書尹氏卒是也若不連氏間嫌崔為采邑矣 貶曷為貶〔注〕據外

大夫奔不貶〔疏〕注據外至不貶○舊疏云即上引高无咎出奔莒之屬是也 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復見譏者嫌尹氏

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為法戒明王者尊莫大

於周室彊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之〔疏〕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彼注引何氏廢疾云氏者譏世卿也即稱氏為舉族而出尹氏卒寧可復以為舉族死乎鄭釋之曰云

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是鄭氏爲公穀調人也。劉氏申何云：傳無譏世卿之義，鄭爲飾之，非遁詞乎？又以爲順齊人而書之，豈筆削之義乎？且如鄭說，後又安得有崔杼乎？易下繫辨六子之辭，獨以良人爲吉，何君一語，真可解頤。鄭不兼五子之病乎？左氏以爲非其罪也，彼疏引何氏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之，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尙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按襄二十五年傳，謂崔氏出自丁，明丁公之後，世爲大夫，故得詳其世系。又崔天見諸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隨伯者敗楚，必非微者矣，何得以名不見經爲嫌？故劉氏箴膏肓評曰：鄭駁異義，引詩書以難譏世卿之義，不知春秋之禮，謂卿之子當試之以士，考績之後始黜陟之，不宜驟登卿位也。於詩書之義，何不合之有？春秋時世卿之禍亟矣，擇其尤著者譏之，周尹氏、齊崔氏皆先著其世，而後徵其禍，何待祖父之名見乎？且詩刺尹氏大師入春秋來，無其祖父接內之事，安得見於經？故於其卒也，見不當世，世乃有立王子朝之禍，崔氏之復歸，例不得書，故於其奔也，見不當世，世乃有弑其君光之禍，至敵國相征，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蘇氏豈不知耶？按春秋世卿之禍最多，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其尤烈者，故春秋於世卿譏之尤力。蘇氏但以非禮目之，不亦慎乎？春秋於戰伐侵入必書，皆爲兵連禍結，重兵害衆之故，但不爲大惡爾，何得謂無譏文乎？○注復見至世也。○正以尹氏已於隱三年見譏，此復譏崔氏，故解之也。○注因齊至危之。○舊疏云：欲道等是諸侯，科取卽得，所以不於僖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晉之經見之者，因齊大國有弑君之禍，著明於出奔故也。按孔子當齊景悼之世，蓋已逆見有齊其爲陳之禍，故於齊特著之，與晉亦大國，後亡於世卿，不於欒盈等書氏者，彼各有所主，稱氏不明，故不得氏，且欒書弑君在先，春秋未著，與杜漸防微義不能相起也。

公如齊〔注〕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疏〕

注不言至朝聘。○舊疏云：正以上文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則知此經公如齊者，奔喪而往而言尊內也者，欲道定十

五年公薨于高寢。邾婁子來奔。喪彼則書之。今此否者。尊內故也。猶不言朝聘者。隱元年注云。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是也。

五月公至自齊〔疏〕
舊疏云。致例時而書五月者為下癸巳出之。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癸巳月之十日。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注〕
据叔服不繫王。不稱子。王札子

不稱季〔疏〕
注据叔至稱季。○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是不繫王。不稱子也。下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不稱季也。叔服以叔配字。不言王子。王札子稱字。不稱長幼之稱。又叔服王札子皆王之兄弟。故据以為難也。

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注〕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季，繫先王以明之。著

其骨肉貴體親也。〔疏〕

注子者至明之。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天子不言母弟者，文元年注云，叔服者，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

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是也。其王子瑕奔晉，天王殺其弟年夫，言子弟者，注言尤其在位任權，故朝聘會盟不書，若其奔與殺，不復在位矣。何權之任乎。通義云，頃王之子匡，王之弟也。不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弟稱叔季，例也。加子者，王之貴屬，殊於蔡叔紀季，唯尊內，亦得言季子耳。文繫王使君前不名者，從內錄尊敬辭。按本紀以定王為匡王之弟，則不得謂為先君之母弟也。天子大夫稱字，不必從內錄尊敬辭也。子即王子，公穀義同，亦不必為加殊之辭。○注著其至親也。○舊疏云，以其稟氣於先王，故言骨肉貴，以其今王母弟，故曰體親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取羶。〔疏〕

左氏穀梁作釋，按羶字廣韻在十八隊，隊為脂微等部之去聲，釋廣韻在二十二昔，為魚模等部之入聲，古韻不同部，不得相通段，必有一誤。杜云

釋邾邑，魯國鄒縣北有釋山，按文十二年左傳，稱邾文公卜遷於釋，則釋為邾婁都，魯不得取之，恐二傳誤也。通義云，辭與取根牟等同，而文承伐下，諱而不盈，不如須胸日者，異於公取。

大水。〔注〕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羶，役重民怨之所生。〔疏〕

注先是至所生，○五行志上，宣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以為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仇

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為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纘且亦齊出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旤，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按城平陽取根牟及羶，事見上八年冬，九年秋，取應與董劉旨大同。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疏〕

通義云。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居喪之正法。其餘即悉因其廢禮之實以刺譏當世矣。

饑。

何以書。以重書也〔注〕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

倉廩。贍振乏。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

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疏〕

注民食至振乏。○校勘記出贍振乏。云鄂本乏作之。此誤。按紹熙本作之。周書文傳解有十年之積

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又糴匡解。年饑。則勤而不資。舉祭以薄。樂無鐘鼓。凡美禁。畜不阜。羣車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征當商旅。以救窮乏。問隨鄉。下糴熟。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國不稱樂。企不滿壑。刑罰不修。舍用振穹。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廩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禪民畜惟牛羊。○注哀公至與足。○見論語顏淵篇。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微舒。善其憂中國。

故爲信辭。〔疏〕

杜云。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故長平城在今開封府西北六十里。穀梁作夷陵。夷陵之爲辰陵。猶夷儀之爲陳儀也。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亭音

韻連故也。經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惠氏棟左傳補注。引酈元曰。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不謬。傳寫之誤耳。一統志。辰亭在陳州府淮寧縣西六十里。○注不日至信辭。○正以不信日。小信月。大信時故也。明王法。討微舒。見下。憂中國。卽斥討陳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注〕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

下發傳於吳者。方具說其義。故從外內悉舉者明言之。〔疏〕

杜云。欒函。狄地。○注離不至狄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注云。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

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持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此離不言會。謂所傳聞世也。隱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臨。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是也。通義云。會文在狄上者。殊狄也。所謂內諸夏也。○注下發至言之。○舊疏云。即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注云。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据下入陳稱子。〔疏〕注据下至稱子。○即下楚子入陳是也。 貶曷爲貶。〔注〕据徵

舒有罪。不與外討也。〔注〕辟天子。故貶見之。即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疏〕通義云。謹按。蔡人殺陳佗。從討賊辭。

此不爲討賊辭者。佗淫於蔡。與使蔡人得討之。徵舒之罪。無與於楚。非天子之命。方伯之位。義不得討也。繁露楚莊王篇。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注辟天至惡見。○正以非天子命不得外討。故貶也。昭元年傳。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此討陳夏徵舒。嫌無貶文。故必貶以起不與也。 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

討亦不與也。〔注〕雖自討其臣下。亦不得與也。〔疏〕注雖自至與也。○此就傳文不與外討申言之。傳言不與外討。嫌內討得與。故復辨之。明此特因楚

莊外討故就言不與外討爾。通義云：諸專殺大夫書是也。按弑君之賊內討亦與。故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是也。又隱十一年傳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檀弓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是宜得與也。知此傳文不與自謂內討其大夫。孟子所謂無專殺大夫是也。

曷爲不與〔注〕据善爲齊

誅之〔疏〕

注据善至誅之。○即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注月者善義兵又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是也。彼慶封脅齊君亂齊國猶善楚子之討故据以難。

實

與〔注〕不言執與討賊同文〔疏〕

注不言至同文。○若書執則是稱人以執。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言殺故云與討賊同文。舊疏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言

執非討賊之文。隱四年衛人殺州吁莊九年齊人殺無知皆不言執以見此不言執。乃與討賊同文。故知實與矣。穀梁傳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注雍曰：經若書楚子入陳殺夏徵舒者則入者內不受。是無以表徵舒之悖逆。楚子之得正。沈氏欽韓云：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正弑君之罪而得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而已。可爲中夏羞也。

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

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注〕與齊桓專封同義不書兵者

時不伐〔疏〕

校勘記云：昭十一年疏引作臣弑君子殺父蓋弑字本皆作殺後改弑君而仍殺父耳。白虎通誅伐云：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論語曰：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御覽引書大傳云：諸侯之義，非天子命，不得動衆起兵，殺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然則諸侯不得專討者，義之正，故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也。若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弑君弑父者，力能討則討之，故陳恆弑君，孔子請討，此義之變也。必曰力能討之者，君子量力不責也。故哀十四年左傳，孔子對哀公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是其義也。○注與齊至同義。○見僖元年二年，十四年傳，繁露楚莊王篇，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注不書至不伐。○舊疏云：欲決昭四年秋，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彼實有兵，故言伐。今此不書兵者，時實不伐，非是省文之義耳。按左傳云：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是亦用兵而言不伐者，蓋楚子入陳，陳人無動，不煩兵力，故不書兵也。執慶封，須先伐吳，與此異也。

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者，爲下納善不當貶，不可因

上貶文。〔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丁亥，月之三日。○注日者至其國。○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書月。今此書日，以詳其惡，故如此解。左傳：遂入陳，殺夏徵舒，報諸栗門，因縣陳。注：滅陳以爲楚縣。史記：陳杞世家

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是討賊後欲利其國事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陳夏徵舒之亂，是時楚子實先入陳，而後討賊。春秋退入陳於後，而進討賊於前，蓋先褒之而後貶之，先褒之者，以爲陳人力不能討，齊爲大國，晉爲盟主，亦長養殺君之賊，而晏然不一興師，楚子獨能討而正之，故先書討賊以褒之，然內實懷縣陳之心，而外爲討賊之義，故後書入，復書納，以貶之。人皆知稱人爲貶，而不知稱人爲褒，討賊稱人者，言人人皆欲討之，乃天下之公心也。穀梁傳云：入者，內勿受也。日入，惡入者也。彼以納二子

書曰惡莊王爲異。○注復出至貶文。○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乃復封陳陳杞世家亦云申叔時使於齊還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今王以徵舒爲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是其納善事也通義云先言殺後言入者大其能悔過得而弗居故不因上貶文且復錄日以入善義兵也舊疏云春秋之義以納爲篡辭而言爲下納善者正以上有起文故與凡納異何者上有討賊之文而卽言納二子於陳故知其善所謂美惡不嫌同辭矣按何注謂下納善者卽謂納諫不取陳事下猶後也見大雅下武傳舊說以下納善爲善其納公孫甯儀行父非也傳注於下納二子皆無善文也書日以起其利人之國書子以起其悔過正相起也解詁箋云日者惡納黨亂臣也復出楚子者正上貶文不正則不見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疏〕二傳甯作益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注〕据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未有出奔絕文故見大夫

反言納也〔疏〕

通義云据糾及接箇劇贖之等皆納使爲君○注据納至納也○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上有出奔絕文故下言納是納爲已絕之辭今甯儀行父未見出奔故解

之爲見任大夫而反言納也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亦無頓子出奔文言納者彼注云頓子出奔不書小國例也正以小國出入不兩書也子糾亦無出奔文言納者彼爲其不能納書也

納公黨與也〔注〕

徵舒弑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爲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

言納公黨與。不書徵舒絕之者。以弑君爲重。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

存陳。不繫國者。因上入陳可知。〔疏〕

注徵舒至黨與。○何氏以意言也。上年左傳云。二子奔楚。世家同。明其如楚。訴也。杜云。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仇。內結強援。

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劉氏解詁箋云。傳言二人黨惡。卽詩刺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者。非以其訴楚討賊得免罪也。納者內弗受。未有善辭也。主書者。刺楚不誅惡人。若以二人無罪。美楚存陳。當書陳公孫甯儀行父自楚歸于陳矣。按。二子爲公黨與。非經傳所與。故書納。非善辭也。然楚子存陳之善。自不可混。當別論之。杜預之說。自不可從。○注不書至爲重。○舊疏云。若書徵舒絕之。宜云陳公孫甯儀行父出奔楚矣。○注主書至存陳。○舊疏云。美楚能變悔改過。謂之入陳是也。以遂前功。討徵舒是也。○注不繫至可知。○舊疏云。欲決哀二年納衛世子云云。繫衛是也。左疏引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解詁箋云。甯儀行父不繫國者。因上未有出奔絕文。故絕之於陳也。亦本賈義。穀梁疏引欒信云。二子不繫陳者。以其淫亂明絕之也。其說亦通。彼疏或當上有入陳之文。下云于陳。故省文耳。則卽何氏義。按穀梁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亦不以納爲善辭。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注〕据惠公殺里克不書卓子葬〔疏〕

注据惠至子葬即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下即云夏晉殺其大夫里克不書卓葬也

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注〕

無所復討也不從殺泄冶不書葬者泄冶有罪故從討賊書葬則君子辭與泄冶罪兩見矣不月

者獨甯儀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故從餘臣子恩薄略之〔疏〕

注無所復討也○通義云恕陳臣子力不能討假手於楚而討之也劉敞曰既

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凡君弑賊不討不敢葬父弑暨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苦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按傳意似恕陳臣子無所復討爾舊疏云卓子之賊亦是惠公已討之其臣子雖欲討之亦無所討而不作君子辭者正以惠公之殺里克不作討賊之意是以春秋不書卓子葬以貴其臣子也楚莊本討賊而殺徵舒一賊不可再討故不貴之○注不從至罪故○校勘記云鄂本泄作洩下同舊疏云何氏作膏肓以為泄治無罪而此注云有罪者其何氏兩解乎蓋以諫君之人罪之無文而左氏罪之故言無罪矣而此何氏以為有罪者其更有他罪乎○注從討至見矣○注義書葬兼二義一則賊已討無復再討故書葬以見恕辭一則泄治有罪不必從殺無罪大夫去葬也故云兩見矣○注不月至略之○正以大國諸侯卒日葬月今不月故解之通義云不月者淫夏氏罪重故奪臣子辭解詁箋云何氏膏肓以為泄治無罪是也不書葬則君子辭不著不月者討賊者非臣子本不得書葬又殺泄治當去葬故不足也按孔劉說皆通穀梁注引泰曰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無所討也故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稱國以殺大夫則靈公之惡不嫌不明書葬以表討賊不言靈公無

罪也。踰三年而後葬，則國亂居可知矣。非日月小有前卻，則書時不嫌。皆本公羊義。何氏謂從餘臣子恩薄略之，亦以責靈公也。甯儀行父雖有訴楚功，特公黨與耳。故書納，以起內弗受之義。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乙卯，六月無乙卯，五月之十四日也。杜云：

邲，鄭地。大事表云：今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敖山北，又東合滎，潰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滎口，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所導，自此始也。濟水於此又兼邲。日，春秋宣公十三年，晉楚之戰，楚軍於邲，卽是水也。京相璠曰：在敖北方輿紀要，其地蓋卽滎口受水之處。今在河陰縣，而元和志，邲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六里，管城縣明初省入鄭州。大事表又云：亦爲邲水，卽今之汴。濟水於此又兼名邲，卽楚戰處。說文：邑部，邲，晉邑，非是。

大夫不敵君。〔疏〕

繁露王道篇：春秋曰：大夫不敵君，遠此偏也。適敵通禮記樂記注：適讀爲無敵之敵，是也。

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

〔注〕据城濮之戰，子玉得臣貶也。〔疏〕

注：据城至敗也。○卽僖二十八年夏，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

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是也。

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

〔疏〕

注：不與至惡晉。○舊疏云：不與至禮也，但作一句連讀之。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亦爲一句連讀之。通義云：言不以晉人爲直，而善楚子爲有禮也。林父錄名氏，反爲不與晉者，莊王之師，進以義，退以仁，卓然君子之行，林

父不度德力，輕取敗，中國遂衰。故特出主名，事見其罪，得臣，獲瓦，可以貶稱人者。下有奔殺事，足相起。此上下無起文，須就戰見其名氏，乃所以斥責林父也。董生言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君臣常辭，城濮伯莒已明，故於此得變文以託別義。舊作一句連讀者，非。按繁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郊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又觀德篇，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為禮。至郊之戰，夷狄反道，中國不得與夷狄為禮。辟楚莊也，而繁露亦似作一句讀，謂不與晉之得與楚為禮也。所以為反之也。舊疏云：內諸夏以外夷狄，春秋之常。今敘晉於楚子之上，正是其例。而知其惡晉者，楚莊德進行修，同於諸夏，討陳之賊，不利其土，入鄭皇門，不取其地，既卓然有君子之信，寧得殊之，既不合殊，即晉侯之匹。林父人臣，何得序於其上？既序人君之上，無臣子之禮明矣。臣而不臣，故知惡晉也。

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 据城濮之戰，貶得臣者，不與楚為禮。

〔疏〕 注据城至為禮。○彼注云：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雖不言不與為禮，不與可知。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注〕 勝，戰勝。皇

門，鄭郭門。〔疏〕 注勝戰勝。○經義述聞：家大人曰：爾雅，勝，克也。謂莊王克鄭，入自皇門，非謂戰勝也。凡克國，克邑，皆曰勝。下文云：今君勝鄭，而不有隱。二年左傳曰：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曰滅之。襄

十年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哀元年傳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十三年傳曰：國勝乎。太子死乎。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孟子公孫丑篇：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並與此勝字同義。按戰勝固克，何氏本其由言之。○注皇門，鄭郭門。○大事表云：其南門曰皇門。吳氏曰：諸侯國各以其所向之地為門名。皇，周邑。蓋走王圻之道。按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於桔槔之門。杜注：鄭遠郊門。下文云：入自純門。縣門不發，當是近郊門。則皇門當內城門矣。史記注引賈逵云：

鄭城 放乎路衢〔注〕路衢郭內衢道四達謂之衢〔疏〕

注路衢至之衢○爾雅釋宮云四達謂之衢左傳至於遠路注塗方九軌曰達郭注爾雅云交道四

出定八年疏引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炎云交通四出蓋衢爲四道交錯之名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周禮保氏注說五馭有舞交衢是也釋名釋道云齊魯間謂四齒杷爲衢亦取義於四也楚辭天問注九交道曰衢淮南繆稱訓注道六通謂之衢荀子勸學注衢道兩道也並與爾雅不合通義云放至也 鄭伯肉袒〔疏〕 爾雅釋訓云檀褐肉袒也郭注脫衣而見體說文肉部臚肉臚也引詩檀褐暴虎今詩作檀詩大叔于田釋文檀本

又作袒是也說文袒訓衣縫綻則袒本段借字詩疏引李巡云檀褐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云袒去褐衣按孫李不同郭注本李說如說文肉袒之袒當作臚李郭說是也袒去褐衣不見體亦曰袒當作但說文人部但褐也衣部褐但也是也則孫氏所說是也按袒與肉袒異禮鄉射禮注袒左免衣也謂袒去左袖露臂衣肉袒則見體矣賈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則肉袒禮亦宜然左傳云鄭伯肉袒牽羊以迎史記注引賈逵云肉袒牽羊爲臣隸也 左執茅旌

〔注〕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

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疏〕 史記始皇本紀贊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新序四引作左執旌旌韓詩外傳亦載此傳文執作把按作旌非是○注茅旌至祭者○任氏兆麟述記云茅旌祀宗廟所

用迎道神道祭謂祭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注行在廟門外之西周禮大馭注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按男巫旁招以茅招即迎之義也古者用茅招神表位亦以爲主士虞禮祭于苴注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楚語屏攝之位注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此指表神之所在非爲神主也若五經異義云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菝此直以茅旌爲神主也○注斷曰藉○周禮司巫及菝館注菝之

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藉。謂若今筐也。禮士虞禮云。苴刈茅。長五寸。注。苴猶藉也。又云。取黍稷祭于苴。注云。苴所以藉祭也。苴。刈茅者。謂刈茅以爲苴。而置黍稷之祭於其上。有藉義也。故謂之藉。刈者。斷焉。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是也。藉義同。苴。說文艸部。苴。茅藉也。周禮甸師。共蕭茅。鄭注。茅以共祭之苴。苴以藉祭。鄉師。共茅。苴。鄭注。苴。士虞禮所謂苴。刈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蓋斷茅以用者爲藉。名曰苴。或作菹。凡甸師。鄉師。司巫。士虞禮。說文所記皆是也。○注不斷曰菹。○經義述聞云。謹按。春官司巫。祭祀則共菹。館。鄭注。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引士虞禮。苴刈茅。長五寸。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是茅之藉物者。或曰藉。或曰苴。而無稱菹之文。何注斷曰藉。不斷曰菹。未知何據也。茅爲草名。菹則旗章之屬。二者絕不相涉。何得稱茅以菹乎。今按。茅當讀爲旄。旄。正字。茅。借字也。蓋旄之飾。或以羽。或以旄。春官司常。析羽爲旄。爾雅注。旄首曰旄。李巡注。旄。牛尾。著于首。是也。其用旄者。則謂之旄。旄。旄矣。地官掌節。道路用旄節。鄭注。今使者所持節是也。後漢書光武紀注。節所以爲信也。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旒。三重。桓十六年左傳。壽子載其旄。以先。邶風。二子乘舟。傳。作竊其節。而先往。正義引史記衛世家。盜其白旄。而先。而釋之曰。或以白旄爲旄節也。漢書蘇武傳。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是節卽旄旄也。周語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然則鄭伯執旄旄者。其自比於行人執節以逆賓與。何氏據借字作解。而不求其正字。非也。旄。从毛聲。茅。从矛聲。古毛聲。茅聲之字。往往相通。如詩鬢彼兩髦之髦。說文作髣。如鬢之髦。牧誓作鬣。是其例也。新序雜事篇載此事。正作旄旄。唐余知古渚宮舊事同。蓋出殿氏春秋也。較何氏本爲長。按史記宋世家。武王伐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又左傳云。前茅慮無注。或曰。時楚以茅爲旄。識。蓋古有此制。今不可考矣。茅旄。鬣刀。皆祭祀所用。示不能有其宗廟之意。若謂執旄旄以自比行人。則執鬣刀。又將何爲乎。惠氏士奇禮說云。菹。說者以爲藉祭之物。而祭之用菹。非徒藉祭而已。志六穀之名。謂之幘。卽肆師之表。蓋盛也。護羣神之位。謂之旄。卽左傳之羣屏攝也。皆以菹爲之。一共之。鄉師。一共之。甸師。而司巫共館。所謂包匭菁茅。故館一作包。然則茅之爲物。薄而用也重矣。鄭伯左執茅旄。蓋以宗廟將不血食。歸首於楚。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動仁人孝子之心也。鄭衆亦云。屏攝。攝束茅以爲屏蔽。章昭以屏爲屏風。攝爲要扇。非是。○注用茅至至意。○詩邶風。靜女。自

牧歸蕘傳蕘茅之始生也箋云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蕘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易大過疏云用絜白之茅言以絜素之道奉事於上也是也說文艸部茅菅也

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疏〕

注鸞刀至有鸞○禮記郊特牲云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

後斷也又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腓膋又祭統云鸞刀羞膋是鸞刀為宗廟割切之刀矣釋名釋兵云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以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蜂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鸞刀之鸞當作鑾說文金部人君乘車四馬鑾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鑾和並車馬之飾鑾刀亦取象和鑾法其有節故詩小雅信南山云執其鸞刀傳鸞刀刀之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正義鸞即鈴也是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保傅篇同詩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鑾曰鸞是和鸞皆鈴也其分別環鋒未知何有本否○注執宗至自首○舊疏云言已宗廟將墮滅斟酌在楚耳故言自歸首矣今律之犯罪自首謂自行投首也云血食者禮器云君親制祭注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又云血毛詔於室灌地迎神後取血及毛告神為先也

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注〕諸侯自稱曰寡人天

子自稱曰朕良善也無善喻有過言已有過於楚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王〔疏〕

注諸侯至曰朕○禮記曲禮記諸侯

云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謙也於臣亦然正義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也其實與鄰國諸侯言自稱亦曰寡人此傳是也臣子稱諸異邦曰寡君稱夫人曰寡小君取義同也朕者爾雅釋詁朕我也白虎通號篇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獨斷上朕我也古者尊貴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皋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風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也按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又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

此古天子之稱其稱朕者秦漢以後稱也其諸侯有稱不穀者有稱孤者左傳隱三年疏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稱不穀○注良善至有過○詩邶風日月云德音無良傳良善也廣雅釋詁良善也說文盲部良善也無善即有過也○注言已至莊王○邊垂猶邊陲也成十三年左傳虔劉我邊陲韓詩外傳作垂說文工部垂遠邊也从土彖聲猶稱執事之屬也故不敢斥莊王

莊王歸之於天〔疏〕

注干犯至於天○國語晉語云則上下不干注干犯也史記管蔡世家乃背晉干宋索隱干謂犯也楚辭繆諫恐犯忌而干諱注干觸也觸犯義同言天禍者左傳云孤不天注不為天所佑是也

是以使君王沛焉〔注〕沛焉者怒有餘之貌猶傳曰力沛若有餘〔疏〕

注沛焉至有餘○毛本若誤者文十四傳文也

漢書禮樂志沛施祐注沛然泛貌也後漢書袁術傳沛然俱起注沛然自恣縱貌也又李固傳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注沛然寬廣之意又耿純傳況沛然自足注引何氏此注云沛有餘優饒貌自引者以意增減非有別本也蓋沛訓為大故沛然為有餘之意怒有餘曰沛然力有餘亦曰沛然故引文十四年傳喻之也新序沛焉作味焉廣雅釋詁沛怒也自是沛字於此無涉

國曰敝邑〔疏〕

注遠自至鄭也○韓詩外傳作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注諸侯至敝邑○隱四年左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之屬是也

君如矜此喪人〔注〕自謂

已喪亡〔疏〕

新序作君如憐此喪人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位故死謂之喪失位亦謂之喪昭二十五年傳喪人其何稱檀弓喪人無寶即大學之亡人也皆言如已喪亡之義也

錫之不

毛之地〔注〕境塙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疏〕

史記鄭世家云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注境塙至

肥饒○公羊問答曰詩邱中有麻傳云邱中饒塿之處漢書食貨志注饒確也謂瘠薄之田也淮南子舜耕歷山田者爭處饒塿以肥饒相讓管子而欲土地之毛注毛謂黍苗穀梁傳毛澤未盡注邵曰凡地所生謂之毛引此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按左傳隱三年澗溪沼沚之毛注毛草也又昭七年食土之毛注毛草也凡生地者皆曰毛不必苗穀也蜀志諸葛亮傳深入不毛亦謂不生草木者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注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者也蓋凡地所生者皆曰毛故古今注云地以名山爲輔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之毛其五穀亦毛之一載師令民種植故據桑麻言也何氏此注亦舉其重者言之饒者說文作磽石部云磽磬石也漢書賈山傳地之磽者注磽确瘠薄也孟子告子云則地有肥磽一切經音義引孟子注磽塿瘠瘠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硬謂之磽塿淮南原道田者爭處饒塿注饒塿讀人相饒椽之饒饒塿疊韻字單舉則饒亦訓塿淮南修務訓肥饒高下注饒塿也楚語瘠磽之地注磽确也是也趙注孟子云饒薄也饒塿與肥饒對故云不敢求肥饒也

使帥

一一一耆老而綏焉〔注〕六十稱耆七十稱老綏安也謙不敢多索丁夫願得主帥一二老

夫以自安〔疏〕

唐石經畫作耆○注六十至稱老○舊疏云七十稱老曲禮文按今曲禮曰七十曰耆與此異也蓋何氏所見與鄭注者不同或者此耆字誤耳經義雜記曰徐疏當作今曲禮六十曰耆徐據今禮記曰耆不作

畫故下云或者此耆字誤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耆豈徐彥所見本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耆九十曰耄徐所見本蓋卽此本故引以證何氏六十稱耆之異同後人轉寫譌八爲七耳八十曰耆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耋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許鄭義不遠曲禮有曰耆二字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失之矣何氏六十以上稱耆之說與健爲舍人爾雅注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耆蓋漢人說耆義各不同當以八十爲正也按爾雅釋詁耆老也詩疏引孫炎云耆者皮膚變黑色如鐵也郝氏義疏云耆說文及釋名俱本毛傳以爲八十易釋文引馬融注及詩正義引左傳服虔注並云七十曰耆釋言云耆左傳正義又

引舍人云年六十稱也杜預傳九年注從服虔何休注從舍人是蓋無正訓故為六十七八十之異要為老壽之稱則同故爾雅以耄為老也○注綏安也○詩周南樛木云福履綏之傳綏安也小雅南有嘉魚嘉賓式燕綏之箋綏安也○注謙不至自安○釋文索舊本作策音索通義云喪人喪國之人鄭伯自謂也一二耄老謂其卿大夫按左傳云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是已自等俘臣故何氏謂不敢多索丁男也孔義未安 請唯君王

之命〔疏〕

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云云又曰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

布腹心君實圖之鄭世家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皆與此詳略互見 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注〕是亦莊王謙不斥鄭伯之辭令

善也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數往來為惡言〔疏〕

注是亦至之辭○正以楚莊譏罪於不令之臣故為謙不斥鄭伯之辭○注令善也○詩小雅湛露

云莫不令德箋令善也爾雅釋詁令善也書皋陶謨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史記夏本紀作巧言善佞人是也○注交易至惡言○校勘記出數往來云宋本同岡監毛本數作屢釋文作屢往又作數音朔按屢數音義同易繫辭下傳交易而退亦謂彼此交互變易故有往來之義也讀書叢錄云交通作狹狹狻也易輕也言不善臣數為狻狻輕慢之言說文傷輕也一日交傷其即本此按洪氏說亦可通 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

而微至乎此〔注〕微喻小也積小語言以致於此〔疏〕

舊疏云若祭統云請君之玉女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然則此言玉面者亦

美言之也。按史記陳丞相世家。如冠玉耳。亦謂美也。○注徵噲至於此。○通義云。徵略也。深入國邑。而言略至乎。此遜辭也。經義。逸聞云。謹案。邶風式微傳云。微無也。言寡人得見君面。徒以君之不令。臣激怒使然耳。而其實貳而伐之。服而舍之。無或至於滅國。遷君若此之甚也。徵至於此。卽是救鄭之語。故下文遂言搗軍退舍。何訓徵爲小。而加積言語三字。殆失之迂矣。上文已云。交易爲言矣。何又云。積小言語耶。且鄭伯請不毛之地。待命甚殷。豈得置之不答。而但言伐鄭之由乎。韓詩外傳載此文。而省去君如矜此喪人四句。遂使徵至乎此文義不明。蓋西漢時人已不識傳意矣。按何意以徵至乎此。仍據不令臣爲言。自是重複。且彼不過謙不斥鄭伯。諉過臣下之辭。何爲數數言之。王義以徵爲無。亦迂。不如孔氏較爲直捷。莊王親自

手旌〔注〕自以手持旌也。緇廣充幅。長尋。曰旒。繼旒如燕尾。曰旒。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旗。注

旒首。曰旌。〔疏〕

韓詩外傳作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注自以至旌也。○通義云。手旌。手持師節也。周禮曰。析羽爲旌。按書牧誓。右秉白旌。以麾。逸周書克殷解。武王乃手大白以麾。左傳桓十年。壽子載其旌。以先衛世家作盜

其白旌。以先。然則白旌也。大白也。旌也。一物也。手執之爲旌節。載之武車。則爲師節。司馬法。偃伯纒臺。注。伯。師節是也。亦曰武節。漢武帝詔。躬秉武節是也。古文伯帛自通。康叔封衛。分以少帛。卽武王之小白也。○注緇廣至曰旌。○皆爾雅釋天文。舊疏云。其間少有不同者。蓋所見異。或何氏潤色之。校勘記出緇廣。云解云。今爾雅釋天。繪作緇字。按此。則何注本作緇廣充幅。當訂正。又出加文章曰旗。云旗當作旒。疏同。疏引爾雅及孫炎注。皆作旒。又注監毛本作註。非疏同。按釋天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舊疏引孫炎注。緇。黑繪也。與何本作緇義合。說文於部。旒。龜蛇四游。以象營室游游而長。引周禮曰。縣鄙建旒。如郭義。帛全幅廣二尺四寸。爲旒。其長八尺也。蓋用黑色繪。故爾雅作緇。旒。畫龜蛇。屬北方。色宜黑。又禮記擅弓。設旒夏也。旒從夏制。知黑色矣。鄭注周禮。引爾雅云。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旒。於緇下增布字。布充幅廣二尺二寸。非何義也。釋名釋兵云。龜蛇曰旒。旒。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釋天又繼旒曰旒。何氏增如燕尾三字。故郭彼注云。帛續旒末爲燕尾者也。舊疏引孫炎云。帛

續旒末亦長尋詩云帛旒英英是也說文云繼旒之旗也沛然而垂釋名云白旒殷旒也以帛繼旒末也雜帛為旒以雜色綴其邊為燕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蓋以雜色帛言之何不言帛當從同也亦作夜詩疏及釋文旒俱作夜左傳之舊旒是也旒正字夜假借也釋天又云有鈴曰旒郭注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周禮司常云交龍為旒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儀禮疏引白虎通云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旒象日月升龍即何氏所云加文章也釋天又云錯革鳥曰旒郭云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舊疏引李巡云以革為之置於旒端詩六月傳鳥章錯革鳥為章也李郭所本也詩疏引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綦也按鄭志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則孫氏所本而說文云錯革畫鳥於上所以進士衆旗衆也引周禮曰州里建旗則又置革而兼畫矣御覽引爾雅舊注云刻為革鳥置竿首也與諸家義又不合何氏無說未知所從釋天又云注旒首曰旒郭注載旒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詩疏引李巡云旒牛尾牛尾著千首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旒上也其下亦有旒綦說文云游車載旒析羽注旒首所以精進士卒按禮記明堂位云綦有虞氏之旒也注云旒旒杠首所謂大麾不言析羽蓋有虞氏質但著牛尾於竿首釋名云析羽曰旒旒精也有精光也綦有虞氏之旒也注旒竿首其形樂樂然也故謂之綦周則加五采羽於其上與周禮序官夏采注謂有虞氏已以夏翟羽為綦未知然否釋名又云交龍為旒旒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鳥隼為旗旗舉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義並同

左右擣軍退

舍七里〔疏〕

楚世家云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左傳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退一舍以禮鄭淮南子覽冥訓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乘白旒曠目而擣之注擣揮也公羊問答曰或以為即用鄭

伯之茅旌以擣可從否曰此俗儒之臆說也淮南子武王左操黃鉞右乘白旒而擣之注擣揮也舍次宿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設鄭伯不執茅旌軍中將無以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按說文手部麾旌旗所以指揮也从手靡聲段注云凡旌旗皆得曰麾故許以旌旗釋麾假借之字作戲淮陰侯傳項羽本紀皆曰戲下是也又凡旗之所指曰指麾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是也釋名曰右乘白旒以麾小雅曰麾之以肱按此之擣即彼之麾也莊王即持旌以左右擣軍也說文手部擣字下以手指擣為別

一義蓋以手指搗者作搗，以旌旗指搗者當作摩也。退舍之說亦與左氏家不同。賈云：司馬法從遜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是以舍爲三十里之定名。杜亦云：退一舍以禮鄭，此云七里，謂退次於七里外爲平也。故新序作摩軍還舍七里也，非三十里之舍也。史記稱嚴王退舍，卽用此傳，不必謂三十里也。

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注〕南郢、楚都，不能二

千里，言數千里者，欲深感莊王，使納其言。〔疏〕通義云：子重，楚左軍將公子嬰齊也。○注南郢楚都。○漢書地理志南郡江陵下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

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史記楚世家正義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志又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注不能至其言。○正以不二千里而言數千，皆甚言之辭，以動王滅鄭也。

諸大

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注〕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

曰扈，炊亨者曰養。〔疏〕

校勘記云：廝，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廝改廝，非。注同。按紹熙本亦作廝。新序雜事篇作廝役死者數百人。○注艾草至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注：章昭曰：析薪爲廝。漢書揚雄傳：蹂屍與廝

注：廝，破析也。又殿助傳：廝與之卒。注：廝，析薪者。廝亦或作斯。哀二年左傳：去斯役，易旅，斯其所取災。王弼注：而爲斯賤之役，是也。方言：官婢女廝謂之娠。注：女廝者，婦人給使，亦謂之娠。玉篇：廝，使也。賤也。斯訓爲析，故謂析薪者曰廝。此艾草與析薪事相近。故艾草爲防者亦曰廝。其實廝爲賤役之通稱。淮南覽冥訓：廝徒馬圍。注：廝，役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謂賤役者也。廣雅釋詁：廝，賤也。廣韻：廝，養也。漢書殿助傳注：張晏曰：廝，微也。是也。史記蘇秦列傳：廝徒十萬，索隱：廝，養馬之賤者。則廝與扈同矣。正義又以廝爲炊亨供養雜役，則又與養同。總之爲雜役之名，故不必有定詁也。艾草爲防者，詞小雅車攻篇：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爲防，釋文：艾，穀梁昭八年傳：艾剛以爲防。注：防爲田之大限，田獵者必大艾殺野草，以爲防限，止舍其中，所謂置旃以

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藥。流旁握是也。明行軍亦宜然也。役者說文爰部。役戍邊也。引申之。服使賤者皆曰役。廣雅釋詁云。役使也。楚辭大招云。不獸役。只注。役賤也。周禮甸師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注。役為給役也。又典祀。徵役於司隸。而役之。注。役之作使。之又罪隸。掌役百官府。注。役。汲其小役。汲水漿亦賤者事。對則異。散則通。不必為汲水漿者。專名焉。扈者。惠氏棟云。閔元年。僕人鄆扈樂。即圍人。圍人即養馬者也。封氏聞見記。百官從駕曰扈。從又云。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蓋扈圍同部字。圍正字。扈假借也。扈為隨從服役之稱。故廣雅訓。扈為使。亦不必專為養馬者也。養者。後漢書劉元傳。竈下養。注。引此傳。炊烹曰養。傳下脫注字也。易說卦傳。兌為羊。釋文云。虞翻作羔。集解載虞注。女使也。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作陽。注。此陽謂為養。无家女行貨。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與炊亨之義合。陽即養之借。漢書兒寬傳。嘗為弟子都養。師古曰。養。主給烹炊者也。史記注。引章昭云。炊烹曰養。見陳餘傳下。蓋飲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名養。虞氏易作羔。經義述聞謂羔當為恙。借恙為養也。扈養之義。通作恙。田爾雅。恙。憂之。恙。通作養也。其實亦役使通稱。故廣雅亦訓為使。史記秦始皇紀。監門之養。索隱。養即卒也。是卒亦稱養。四者通為役使之稱。對言之。則各別耳。書費誓。臣妾逋逃。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鄭注。臣妾。廝役之屬也。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蓋即廝役。扈養也。戰國策。韓策。卒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廣雅釋詁。廝。扈養也。使也。孫子作戰篇注。養。二人主炊。墨子備城門篇。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守城法。或有婦人。蓋亦給使炊烹役與。通義云。謹按。司馬法。兵車一乘。炊家子十人。廝養五人。樵汲五人。樵謂之廝。汲謂之役。漢書陳餘傳。有廝養卒。蘇林曰。廝。取薪者也。古廝與斯通。詩。斧以斯之。蓋所由取名也。扈。圍也。傳言鄆扈樂是也。漢書兒寬為弟子都養。而鄭君讀易。兌為養。以為無家女行貨。炊爨。是炊烹者。通名養矣。毛本亨作烹。俗字。

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注〕無乃猶得無。〔疏〕

新序

雜事篇。今剋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鄭世家云。楚羣臣曰。自鄆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楚世家云。楚羣臣曰。王弗許。左傳亦曰。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敵。

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

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注〕杆，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言杆穿皮蠹，乃出四方。古者

出四方朝聘征伐，皆當多少圖有所喪費，然後乃行爾。喻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不當以

是故滅有鄭，恥不能早服也。〔疏〕

注杆飲水器。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杆音于。舊疏云其音于。若今馬孟矣。舊說云杆是杆字。若今食幣矣。按今音作于。則舊說非。校勘記云按說文有孟飯器也。杆

慢也。所以涂也。然則古經皆段杆爲孟。公羊問答云問注杆飲水器說文孟飯器二字不同何也曰杆卽孟之段借字也。既夕禮兩敦兩杆注杆盛湯漿尸子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員則水員按後漢書引方言盥謂之杆又呂強傳注孟椀屬也亦作孟禮記玉藻出杆注杆浴器也既夕禮注今文杆爲梓蓋爲盛水之具也故玉藻疏云杆浴之盆也是也新序作孟荀子君道云槃圓而水圓杆方而水方按此與既夕皆飲器與玉藻之浴器別名同物異也○注穿敗也○說文穴部穿通也从牙在穴中通故敗引伸義也○注皮裘也○說文皮部剝取獸革者謂之皮按經傳稱皮多指有毛者言周禮大宗伯孤執皮帛小行人璋以皮注並云皮虎豹皮禮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注皮虎豹之皮又云乘皮設注儷皮麋鹿皮也孟子梁惠王篇事之以皮幣注皮狐貉之裘儀禮士昏禮儷皮注皮鹿皮是皆據有毛者別之若無毛者謂之革故此言皮裘也○注蠹壞也○國策秦策云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又云有漢中蠹高注並云蠹害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器物者也左傳襄二十七年云財用之蠹注蠹害物之蟲蓋蠹本所以壞物因謂蠹爲壞襄三十一年傳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是也○注古者至有鄭○通義云杆積而穿器有餘也皮藏而蠹幣有餘也此與漢書云粟陳腐不可食錢貫朽不可校其喻相類言師出則費財故國必餘富然後敢從四方之事以明今伐鄭聞有損喪固其所也○注恥不能早服也○毛本能誤得

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注〕篤，厚也。不惜杆皮

之費而貴朝聘征伐者厚於禮義薄於財利〔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于作於是也新序雜事篇云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韓詩外傳是以君子之重

禮而賤財也新語云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注篤厚也○詩大雅皇矣云則篤其慶箋篤厚也又唐風椒聊云碩大且篤傳篤厚也爾雅釋詁篤厚也按說文二部竺厚也又馬部篤馬行頓遲竺正字篤借字也

要其人而

不要其土〔注〕本所以伐鄭者欲要其人服罪過耳不要取其土地猶古朝聘欲厚禮義不

顧杼皮〔疏〕

注本所至土地○校勘記出耳字云閩監毛本同是也鄂本耳作爾按此即左傳云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是也

告從〔注〕從

服從〔疏〕

注從服從○昭十一年左傳不昭不從注言順曰從禮記樂記率神而從天注從順也順即服從之義故襄十年左傳云從之將退注從猶服也是也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禮記郊特牲云從入者也注從謂順其教令謂鄭服

從也左傳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楚世家亦有其語鄭世家云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

不赦不詳〔注〕善用心曰詳〔疏〕

注善用心曰詳○公羊問

答云詳者祥也古字通爾易視履考祥虞注詳善也易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祥荀子修身篇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作祥按周書皇門解以昏求臣作威不詳又淮南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孔注高注並云詳善也易繫辭下傳虞注吉事為詳詳之本義為詳審凡从羊之字多取義於吉與善故詳為善用心也或詳即祥之借新序雜事篇作告從而赦不詳也韓詩外傳作人告以從而不舍不詳也是也繁露王道篇莊王曰古者曰杼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皆從不赦不詳強不澆弱下云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意謂春秋美楚莊為其以質待諸侯故大之以救文也

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

何日之有〔注〕何日之有猶無有日〔疏〕

新序雜事篇云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苗之及吾身何日之有既矣韓詩外傳亦作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

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注〕荀林父也〔疏〕

既猶已也猶論語憲問篇既而曰之既也已爲語終詞書洛誥云公言予往已是也結上楚子服鄭事也左傳楚世家敘

晉救鄭俱在潘厓入盟子良出質後故左傳云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是也鄭世家云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故此以既字括之也通義云本楚伐鄭而晉救之故經以楚爲客晉爲主也救鄭不書者舉重與戰不言伐同例○注荀林父○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鄭世家云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者林父奉君命故也

曰請戰〔注〕荀林父請戰

〔疏〕

注荀林父請戰○按左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唯先穀欲戰此云林父請戰者林父主帥故也左傳韓獻子謂桓子曰魏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

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注〕國大衆彊

〔疏〕

新序雜事篇云晉疆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韓詩外傳亦云晉疆國也道近力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

王師淹病矣〔注〕淹久也諸大夫厮役

死者是〔疏〕

注久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左傳云二三子無淹久注淹留也留故久晉語云振廢淹離騷經日月忽其不淹兮章注王注並云淹久也亦作奄詩周頌臣工奄觀銍艾箋云奄久是也左傳令尹孫叔敖曰昔歲入

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是淹久事也○注諸大至者是○正以上子重云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屨養死者數百人是其病也

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

者吾辟之。是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注〕以是故必使寡人無以立功名於天下。

〔疏〕

新序雜事篇云莊王曰不可彊者吾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韓詩外傳同通義云言避晉將為天下羞按左傳所記與此小異左傳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伍參言於王曰君而逃臣若

社稷何王病之是也

令之還師而逆晉寇。〔注〕言還者時莊王勝鄭去矣會晉師至復還戰也言寇者

傳序經意謂晉如寇虜。〔疏〕

注言還至戰也○左傳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注言寇至寇虜○通義云晉稱寇者敵國辭按春秋惡晉傳故寇晉也

莊王鼓之

〔疏〕

周禮鍾師掌鼗鼓綬樂注鼓讀如莊王鼓之之鼓今彼注脫一之字新序雜事篇云莊王援桴而鼓之韓詩外傳同

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

可掬矣。〔注〕時晉乘舟度邲水戰兵敗反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拔舟者指指隨舟中身墮

邲水中而死可掬者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疏〕

新序雜事

篇云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犇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韓詩外傳云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左傳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日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注時晉至而死○此何氏推度當時情勢言之不必有成文也校勘記云鄂本度作渡按注云使得過渡邲水去也作渡字此誤○注可掬至曰掬○杜云兩手曰掬釋名釋姿容云掬局也使相局近也詩唐風椒聊云蕃衍盈掬傳兩手曰掬又小雅采

綠云不盈一匊。傳同。小爾雅廣量。兩手謂之匊。舊注一升也。考工記疏引小爾雅云。二升爲匊。二匊爲豆。豆四升。則匊亦量名。古律度量衡多取法人身。蓋一手爲溢。小爾雅云。一手之盛。謂之溢也。禮喪服傳注。二十四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蓋一手一升稍強。兩手則二升也。胡氏承珙小爾雅義證云。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以古之五。當今之一。則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不過當今二合稍贏。一手之盛。足有此數。則一匊不過四合也。說文勺部。在手曰匊。禮記曲禮。受珠玉者以掬。注。掬手中。蓋以手掬之。則作匊。若訓爲兩手之掬。則當作臼。說文。臼。又手也。从匕。匕。手指相向。兩手之象形也。○注禮天至特舟。○爾雅釋水文也。說文引此四句作禮。蓋古禮經文。臧氏庸拜經日記云。何邵公引爾雅釋文。而稱禮者。魏張揖上廣雅表。言爾雅秦叔孫通撰。置禮記。此蓋漢初之事。大戴禮記中當有爾雅數篇。爲叔孫通所取入。故白虎通引釋親文。稱爲禮親屬記。風俗通引釋樂文。爲禮樂記。則禮記中有爾雅信矣。詩大雅大明云。造舟爲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疏引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妣。重初昏。行造舟。遂卽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以爲後世法。是也。造舟者。郭注爾雅云。比船爲橋。詩疏引李巡云。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舊疏引爾雅舊說云。以舟爲橋。詣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也。與孫李郭皆異。因造有至訓。附會爲此說耳。郝氏懿行義疏云。蓋比併其船。加板於上。孔穎達謂卽今浮橋是也。方言。船舟謂之浮梁。閒居賦云。浮梁黝以徑度。皆其義也。至其並船之數。釋文引郭圖云。天子並七船。按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若以諸侯四。大夫二。士一推之。則天子當並六船也。按郝氏用孔疏。謂卽浮橋是也。造舟始於文王。文王親迎太妣。造舟爲梁。造猶作也。蓋文王初作之制。後世定爲天子法。故名造舟。其七船六船。或定禮後。彌加彌文。未必文王造舟卽有此制也。維舟者。郭云。維連四船。詩疏引李巡曰。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舊疏引孫炎云。維連四船。音義曰。維持使不動搖也。蓋連繫四船。不致散離。孔穎達謂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方舟者。郭云。併兩船。詩疏引李巡云。併兩船曰方舟。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者。總頭形。或从水作沝。方言云。方舟謂之濩。郭注揚州人呼渡津。舫爲濩。荊州人呼杭音橫。按。方。濩。舫。航。音義同也。方之初義。爲併船之名。引申之。凡方皆訓併。如車不得方軌。謂不

得併軌也。禮鄉射記。不方足。謂不併足也。其詩周南南有喬木云。不可方思。邶風谷風。方之舟之。傳並用釋言。文訓方為附者。爾雅又云。庶人乘附。注。併木以渡。蓋編木以渡。與併船相類。故俱可名方。方舟為大夫制。詩所詠不必大夫故也。則對文異。散亦通矣。特舟者。郭云。單船。舊疏引李巡云。一舟曰特。是也。此及毛詩傳說。俱不引庶人乘附者。所見本異。或所引不具也。說苑復恩云。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並不引士特舟。是其例也。

莊王曰。嘻。吾

兩君不相好。〔注〕敵大夫戰言兩君者。林父本以君命來。〔疏〕與鄭世家。莊王還擊晉。鄭反助。楚破晉軍於河上。稱晉君義同。百

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注〕佚。猶過。使得過渡。邲水去也。晉見莊王行義於陳。功

立威行。嫉妒。欲敗之。救鄭雖解。猶擊之不止。為其欲壞楚善行。以求上人。故奪不使與楚成禮。而

序林父於上。罪起其事。言及者。以臣及君。不嫌晉。直明晉汲汲欲敗楚爾。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

大莊王閱隋水而佚晉寇。〔疏〕通義云。緩晉師令得逸去也。以上並申明與楚子為禮之事。○注佚猶至去也。○爾雅釋言。逸過也。廣雅釋詁。逸過也。國語周語。是有逸罰。注逸過也。逸佚通。亦作軼。文

選蕪城賦。佚周令。注。佚與軼通。廣雅釋詁。軼過也。是也。新序雜事篇。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亦作軼。○注晉見至其事。○校勘記出以求二人。云。鄂本作上人。此誤。按紹熙本亦作上。舊疏云。卽上十一年討夏徵舒。是其行

義也。討陳既得。鄭人遂服。是其功立威行也。救鄭雖解者。晉師未至之時。楚師已解去。非謂晉人擊之令解也。猶擊之不止者。謂欲一逐而擊之。非謂已擊也。繁露竹林云。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

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如而也。義與何氏合也。○注言及至楚爾。○校勘記出大臣及君。云鄂本大作。以此誤。大字剗改。當本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繁露玉杯云。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春秋之例。在下者惡。故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故書齊於下。以要齊。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下云宋師及齊師戰於鄆。伐者爲主。齊宜爲主。而與宋爲主者。彼傳云。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故退齊於下。此亦楚在下。嫌楚不直。故解之。爲其以臣敵君。其罪已著。不嫌楚曲。明晉之汲汲也。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注陸戰至晉寇。○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晉楚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卽是處也。此與僖二十二年戰於泜。同義。彼注云。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是也。隋說文肉部云。裂肉也。又土部陸云。敗城。目曰陸。篆文作壻。繫傳云。今俗作隳。隋水。謂落水也。宜陸之借字。白虎通號篇云。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韓詩外傳載此事。末引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皆與公羊大莊王之義合。穀梁家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也。非聖人善善之義。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戊寅。楚子滅蕭。〔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戊。

寅月之十日。杜云。蕭。宋附庸國。大事表云。杜注。沛國蕭縣。今江南徐州有蕭縣。北十里有蕭城。莊十二年。蕭叔大心殺南宮牛。立桓公。有功。封爲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後仍入爲宋邑。水經注獲水篇。又東過蕭縣南。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城東西及南三面側臨獲水。故沛郡治。城南舊有石橋。高二丈。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地理志沛郡蕭云。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注日者至責之。○舊疏云。春秋之義。滅例書月。卽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今乃書日。故解之也。言屬上有王言。謂適上。

文云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者王霸之言也王者之道宜存人矜愚今反滅人為過深矣是故書曰變於常例故曰深責之耳通義云莊王行進於中國乃純以中國禮責之故楚滅國錄曰始於此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疏〕

杜云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有清丘高五丈水經注瓠子河篇瓠濱又東南逕清丘北

春秋宣公十二年晉人宋衛曹同盟于清丘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一統志清丘山在曹州府荷澤縣西南云十五里清丘在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方輿紀要云丘高五尺唐置清丘縣通義云考之左傳是晉先穀宋華元衛孔達也大夫而專司盟於是始故豈貶稱人疾之

宋師伐陳〔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宋師伐陳者按諸家經皆有此文唯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盧文弨曰賈氏所闕當并衛人救陳亦闕否則救陳之文何所承乎

衛人救陳

公羊義疏四十八

宣十三年

盡十五年

十有二年春齊師伐衛。

左氏穀梁作伐莒。二者必有一誤。

夏楚子伐宋。

秋螻〔注〕先是新饑而使歸父令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之應。〔疏〕

注先是至之應。○即上十

年冬書饑是也。歸父會齊人伐莒。見上十二年五行志中之下。宣公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疏〕

穀梁作先穀。唐石經穀梁亦作穀。彼釋文云。穀戶本反。一本作穀。知唐初穀梁本有作穀者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

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十三日○注日者至父也○舊疏云正以曹為小國卒月葬時即昭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

葬曹平公之屬是今而書日故以加錄解之也喜時事見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傳所以養孝子之志者舊疏云正以喜時之讓而春秋尊榮其父故曰養孝子之志也猶襄二十九年傳云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是也許人子者必使父者襄二十九年傳云許人子者必使子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榮與君父共所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必使子者必使人子尊榮其父也校勘記云元本同闔監毛本父上有人字按疏中引注亦作必使人父也此脫謂喜時為子必使其父亦尊榮是以加錄之也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注〕月者惡久圍宋使易子而食之〔疏〕

注月者至食之○正以圍例時此月故解之易子而食諸事見下十五年傳

葬曹文公〔疏〕

通義以上月為此葬出也日卒則月葬月卒則時葬例之正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注〕宋見圍不得與會地以宋者善內為救宋行雖

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之。故養遂其善意。不嫌與實解宋同文者。平事見刺皆可知。〔疏〕注

見至善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是春秋之例。凡盟會地。與國初者。皆主國與盟也。今宋見圍。不得與會可知。而地以宋。故解之。知宋不得與者。以下五月始書宋人及楚人平故也。如此書者。正以善內爲救宋行會。有見人之厄則矜之意。春秋美其志。故書于宋。若宋已與會然。所以養成其善也。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類是也。○注不嫌至可知。○舊疏云。舊云見刺者。謂魯人見刺也者。疑之。按平事見刺者。卽傳宋人及楚人平。傳云。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是其平事見刺也。魯以春會。楚子至夏。宋楚始平。明魯未能解宋圍。故不嫌與實解宋同文也。舊疏引舊說疑之。浦氏鐘云。之疑非字誤。按此經方以于宋善內。何有刺之。通義云。地以宋者。與僖二十七年同說。彼引杜云。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非何義。何注彼云。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是二者文同義異。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注〕据上楚鄭平不書。〔疏〕注据上至不書。○卽上十二年。莊王伐鄭。勝于皇門。放于路衢。鄭伯肉袒云云。莊王親自手旌。左右

搗軍。退舍七里。大其平乎已也。〔注〕己二大夫。〔疏〕注己二大夫。○謂華元。子反。專己爲平。故曰己也。後漢書王望傳。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

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本此大義也。何大乎其平乎已。〔注〕据大夫無遂事。〔疏〕注大夫無遂事。○莊十九年傳語。大夫不得遂。今云大其平乎已。二者義

反故据以難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疏〕

舊疏云考諸舊本或云軍有七日之糧爾

七日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即云更留七日盡此資糧而不得勝將去宋而歸爾今定本無下七日二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定本是也

於是使司馬子反〔疏〕

通義云子反楚右軍將公子側

也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注〕堙距堙上城具〔疏〕

校勘記出闚宋城云唐石經鄂

本闚監本同毛本闚改窺非韓詩外傳載此文堙皆作闚○注堙距堙上城具○校勘記出土城具云闚監本同誤也鄂本土作上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上公羊問答云問堙距堙上城具有據否曰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孫武子攻城篇攻城之法脩輶輜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踊土稍高而前以傳其城也按左傳襄六年注堙土山也蓋於城外積土而高乘以登城者築土爲之故从土作堙也說文作堙訓爲塞引書鯀壅洪水今本作堙與此義爲虛實之分也左傳云登諸樓車史記注引服虔云樓車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亦堙之類堙蓋用土築之爾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疏〕一切經音義引

通俗文云疲極曰憊說文心部憊也漢書樊噲傳又何憊也注憊力極也易遯象傳遯有疾憊也釋文引鄭注困也又既濟憊也釋文引陸注憊困劣也謂國困極也困極事見下

曰何如〔注〕問憊意也

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注〕析破骸人骨也〔疏〕

左傳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

骸以爨語與此同唯以華元入楚師爲異然不若公羊之詳情勢亦不合杜云爨也爨也方言爨齊謂之炊韓詩外傳作爨下同○注析破○一切經音義引聲類析劈也廣雅釋詁析分也淮南傲真訓析才士之脛注析解也說文

木部析破木也。故詁析爲破也。○注駭人骨也。○左傳釋文云。駭。本又作骨。廣雅釋器。駭骨也。說文骨部。駭。脛骨也。說苑復恩云。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是駭卽骨也。故史記宋世家。楚世家。呂氏春秋行論篇。並引作骨。

司馬子

反曰嘻甚矣憊雖然〔注〕雖如所言〔疏〕

注雖如所言○禮記大傳注云。然如是也。言雖如是所言也。

吾聞之也圍者

〔注〕古有見圍者〔疏〕韓詩外傳作吾聞圍者之國

柑馬而秣之〔注〕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

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畜積〔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秣作末。柑當作柑。按。紹熙本亦作秣。从末。韓詩外傳。柑作箝。○注秣者至口中。○公羊問荅云。說文。秣。食馬穀也。今借作秣。按。成十六年左傳。秣

馬利兵。注。秣。穀馬也。禮部韻略釋疑引字林云。秣。食馬穀。詩小雅鴛鴦云。摧之秣之。傳。秣。粟也。又周南漢廣云。言秣其馬。傳。秣。養也。周禮太宰。七日芻秣之式。注。芻。秣。養牛馬禾穀也。漢書魏相傳。禁秣馬。酤酒貯積。注。秣。以粟米飢馬也。○注柑者至畜積。○釋文云。柑。以木銜馬口。公羊問荅云。後漢書崔寔傳。方將柑勒韃韃以救之。注。引何氏此注。柑與鉗通。後漢書袁紹傳。百辟鉗口。注。以木銜其口也。按。此經注。柑字。皆當作柑。說文竹部。箝也。从竹。柑聲。又金部。鉗。以鐵有所劫束也。从金。甘聲。又手部。柑。持也。从手。甘聲。後漢書單超傳。上下鉗口。注。柑與鉗。古字通。漢書袁盎傳。箝也。又五行志。注。柑。箝也。又江充傳。注。鉗。箝也。以木攝馬口如鉗。故曰柑。或作箝。鬼谷子有飛箝篇。注云。箝。謂牽持絨束。令不得脫。蓋柑箝皆可。惟不得作柑。柑乃果名也。吳氏經說云。柑。从木。釋文。唐石經並同。而說文無柑。木者。某。从木。从甘。訓酸果。與柑馬素無涉。裴雲謂柑當止作甘。卽銜也。甘銜古今字。以金置馬口中曰銜。行馬則銜之。止馬則卸之。故銜从金。行聲。甘。說文。作目。从口。含。一象口中。有物形。正銜在馬口中象也。古文一字兼數義者甚多。則甘卽柑之本字明矣。說文。柑。持也。鉗。以鐵有所結束也。此謂持以手。束以鐵。若口之含物。然。故从手。从金。銜。馬口所銜。不能銜物。古卽有以木爲之者。不當从木。柑俗字也。馬口有柑。則不能食。置粟馬前。示敵以粟有餘也。注謂以粟置

馬口中非是。按注意秣本馱馬之名。故云以粟置馬口中也。因有柑銜其口。故須人置之也。此本權以示敵有蓄積爾。

使肥者應客〔注〕示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

也〔注〕猶曰何大露情〔疏〕

論語子路篇則民莫敢不用情。集解引孔氏注曰。情實也。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鄭注情猶實也。淮南繆稱訓不戴其情。高注情誠也。太露情即誠實之謂也。韓

詩外傳是作今。今與是皆指事之辭。

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注〕矜。閔。〔疏〕

注矜閔。○詩小雅鴻雁爰及矜人傳。

矜。憐也。華嚴經音義引字統云。矜。冷也。書呂刑云。矜我一日。釋文引馬注。矜。哀也。方言。矜。哀也。齊魯之閒曰。矜。秦晉之閒曰。哀。哀憐皆有閔義。

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注〕幸。僥

幸。〔疏〕

韓詩外傳二厄字皆作困。同。○注幸僥幸。○國語晉語云。武不行而勝。幸也。又荀子王制云。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注並云。僥幸也。按後漢書鮑永傳。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注幸。希也。小人見人之厄則希幸之也。希所不當。希曰幸。

小爾雅廣義。非分而得謂之幸。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也。蓋猶言幸災樂禍也。

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

〔疏〕

左傳。寡君使元以病告。是即以情告子之事也。

司馬子反曰。諾。〔注〕諾者。受語辭。〔疏〕

注諾者受語辭。○廣雅釋詁云。諾。應也。說文同。詩魯頌閔宮云。

莫敢不諾。箋。諾。應聲也。荀子王霸云。刑賞已諾。注。諾。許也。許即受語辭也。文選。徵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朝許人諾。注。相然許之辭也。

勉之矣。〔注〕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

〔疏〕

注勉猶至守之。○呂覽達鬱篇。臣乃今將爲君勉之。注。勉。勵也。小爾雅廣詁。勉。力也。勉勵。勉力。皆有努力之義。故法言孝至篇。所以行之者一曰勉。注云。勉。勵也。左傳昭二十年。爾其勉之。注云。勉。謂努力也。方言。猶勉努也。注。勉努者。如今

人言努力也是也。故古詩十九首內有努力加餐飯。李陵與蘇武詩有努力崇明德。皆勉語也。

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

揖而去之。反于莊王。〔注〕反報于莊王。〔疏〕

注反報于莊王。國語晉語反使者注反報也。史記禮書反其所自始正義反猶報也。反即訓報故云反報也。

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

嘻。甚矣。憊。雖然。〔注〕雖已憊。〔疏〕

注雖已憊。范望注太元務測曰。然猶是也。言雖是憊也。

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

〔注〕意未足也。〔疏〕

經傳釋詞云。而猶乃也。言然後乃歸也。莊十三年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言歸何。言國乃曰歸也。論語秦伯篇。而今而後。言乃今乃後也。注言意未足者。謂但會宋憊不足也。志在必取爾。

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

子曷爲告之。〔疏〕

毛本子誤則。

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注〕區區。小貌。〔疏〕

注區區小貌。廣雅

釋詁。區。小也。又釋訓云。區區。小也。文選。朱浮與彭寵書。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李注。區區。言小也。襄十七年左傳。宋國區區。釋文。區區。小貌。漢書。楚元王傳。豈謂區區之禮哉。注。區區。謂小也。又楊王孫傳。何必區區。獨守所聞。注。區區。小意也。區有小義。故區爲狀辭。
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注〕先以諾受

絕子反語〔疏〕

注先以至反語○孟子梁惠王篇公曰諾注諾止不出此亦諾止不取之義恐子反仍諫故也

舍而止〔注〕更命築舍而止示無去計

〔疏〕

注更命至去計○左傳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注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左傳敘於華元見子反前為異說文△部市居曰舍漢書高帝紀欲止宮休舍注舍謂屋舍也太元去舍彼枯園注舍居也周禮

司戈盾及舍注止也築室而止故亦詰舍為止韓詩外傳無諸舍而止通義云先勉受子反語言將舍宋止而弗攻以此為莊王語非何義

雖然〔注〕雖宋已知我糧短〔疏〕

玉篇虫部

雖辭兩設也經傳釋詞然詞之轉也莊王雖勉諾子反而意仍不然

吾猶取此然後歸爾〔注〕欲徵糧待勝也〔疏〕

注欲徵糧待勝也○此亦何氏以意

測之通義云繼乃道王本意終弗舍而止尅其憊甚七日不解必內潰云爾夫七日不去楚糧亦絕何以使宋內潰故云徵糧待勝也

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

請歸爾〔疏〕

白虎通諫諍篇親屬諫不得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春秋傳曰司馬子反曰君請處乎此臣請歸子反者楚公子也時不得放明人臣三諫不從宜去子反楚公子故不從仍返國也

莊王

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

平乎己也〔注〕大其有仁恩〔疏〕

左傳華元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

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似是華元要劫為盟與此詳略互見蓋盟在先反報莊王在後也繁露竹林篇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

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閒。故大之也。是卽何氏大其有仁恩之義也。繁露又云。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淇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閒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術脩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饜。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義。則幾可諗矣。反覆大子反之義。極爲平允。韓詩外傳云。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是亦公羊義也。此皆大夫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其稱人何。貶曷爲貶。〔注〕据大其平。

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等。不勿貶。不言遂者。在君側無遂道也。以主坐在君側。遂爲罪也。知經不以文實貶也。凡爲

文實貶者皆以取專事為罪。月者專平不易〔疏〕

注言在至稱人。○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嬖子反於彭城。今注嬖。呂忱字林音仕春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嬖。

蓋亦譏刺之意。謂二子專平之美不歸於君故也。繁露陽尊陰卑篇云。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為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又五行對云。風雨者地之所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命者。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注等不至道也。○校勘記出等不勿貶云。疏標起訖亦作等不勿貶。言與不勿貶相等。謂貶也。此本勿作物誤。今訂正。按紹熙本亦作勿。莊十九年。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彼公子結不在君側。故得言遂。此與彼殊。故雖貶大夫專平。不書遂也。舊疏云。若言遂。當言楚圍宋。宋華元。楚子反。遂平于宋矣。然子反亦不得書字。貶言遂者。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之屬是也。○注以主至罪也。○正以遂者專事之辭。此主書者。雖大其平。仍坐其在君側行遂事也。○注知經至為罪。○通義云。平例舉國。獨此稱人。故知見貶義。不發文實傳者。在君側無專道。實亦不與也。雖大其平。猶不與所以。隨事君之義。杜要上之。漸舊疏云。為文實貶者。皆以時無王霸。諸侯專事。雖違古典。于時為宜。是以春秋文雖貶惡。其實與之。即僖元年。齊師云。救邢。貶齊侯稱師。刺其專事。不言狄人滅邢。而為之諱。見非實與是也。按此專坐在君側專事為罪。非謂無明王。方伯專事罪之。故直貶稱人。以其專無為實與文不與。故經無與文也。○注日者專平不易。○定十一年冬。及鄭平。注。不書月者。易故也。是不書月為易。則書月為不易矣。猶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也。通義云。凡平而後有反復者。月信者。時何氏無此義。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卯。月之二十一日。杜云。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大事表。

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爲赤狄潞氏國按潞氏封域極廣國都在潞安而其邊邑則在今直隸廣平府曲梁縣直接山東之界延袤二省傳云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蓋師出其東而轉攻之以絕其奔逸也一統志潞縣故城在潞安府潞城縣東北

潞何以稱子〔注〕据其滅稱氏〔疏〕通義云据赤狄君未嘗見按此爲氏與爵對舉故注云据其滅稱氏也孔改所據無謂潞子之爲善

也躬足以亡爾〔注〕躬身〔疏〕經義述聞云謹按躬行善事無取滅亡之理此非傳意也古字躬與窮通躬當讀爲窮潞子之爲善也窮言潞子之爲善也其道窮也蓋潞子去俗

歸義而無黨援遂至于窮困下文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其窮於爲善之事也何注失之孔氏通義又以躬字屬下讀而云足以亡其躬按經云以潞子嬰兒歸未嘗殺之也不得云亡其躬古人字多假借必執本字以求之則迂曲而難通矣按王氏說甚尤○注躬身○說文身部躬身也論語子路吾黨有直躬者孔注直躬直身而行繁露仁義法篇潞子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蓋亦以躬作身解雖然君子不可

不記也離于夷狄〔注〕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疏〕注疾夷至稱子○繁露觀德篇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

領其意漢書景武昭宣元功臣表昔書稱蠻夷率服詩云徐方既來春秋列潞子之爵爲其慕諸侯也應劭曰潞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稱其爵列諸盟會也是其進稱子爲其疾夷俗也而未能合于中國

〔注〕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比也故猶繫赤狄〔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注未能至赤狄○若醕同中國當書晉師滅

潞氏。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注〕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傷進

之。日者痛錄之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錄以歸者。因可責而責之。責而加進之者。明不當絕。

當復其氏。〔疏〕昭六年左傳。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注言人亦不能愛女也。又二十六年傳。是不有寡君

人不相親愛也。○注以去至進之。○繁露王道篇。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

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又云。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自詛即自阻也。釋名釋言語云。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于言也。繁露

仁義法述此事又云。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潞子能正我。故進之也。○注日者痛錄之。○舊疏云。正以凡滅例。月今

此書日。故以為哀痛而詳錄之耳。通義云。凡滅國而以君歸者。例日。惡其虐之甚然。以隗子歸不書日也。○注名者至國也。○舊

疏云。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彼注云。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貴小國略。然則此書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

通義云。謹案所聞之世。小國君猶未名。名嬰兒者。亦以行進錄之也。○注錄以至責之。○僖二十六年注云。書以歸者。惡不死位。是錄以歸為責辭。潞子去俗歸義。為春秋所閔。本可不錄責。而書以歸為責辭。正以其行進在可責之限。春秋備責賢者之故也。

○注責而至其氏。○舊疏云。言其行既進。明不當絕滅其國。還當復其潞氏。以為國矣。按此春秋與滅國之義也。穀梁傳。其日。潞子嬰兒賢也。論語述而篇。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戴氏望注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潞子離狄內附。稱其爵。列諸盟會。許其慕諸夏也。按孟子滕文公篇。吾聞用夏變夷者。又曰。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下引魯頌曰。戎狄是膺。荆楚是懲。是則春秋進潞子義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

以尊之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起其

為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二人。不言其大夫者。挈也。惡二大

夫居尊卿之位。為下所提挈而殺之。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弑君重。故降稱人。王

者至尊。不得願。〔疏〕注天子至尊之。○白虎通王者不臣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桓四年注亦云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詩曰

王謂叔父是也。蓋謂既冠之後。天子字而不名。所以尊之也。○注子者至明之。○文元年注。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故變文上札。不稱王子札也。上繫先王者。知為今王之庶兄矣。校勘記出故變文上札。云閩監。毛本同。此本上作王。誤。按。紹熙本亦作上。○注不稱至兄也。○上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是同母兄弟。稱伯仲。此但稱其字。故起其為庶兄也。所以分別之者。隱七年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

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注主書至二人。○舊疏云。正以經不稱爵。知非公。故云不以禮尊之矣。正以堪殺二卿。故知任以權也。通義云。春秋文不空設。皆為後世法。觀於王札子。知貴戚之禍。觀於三世內娶。知外戚之禍。是也。○注不言至殺之耳。○此明兼譏二子義也。舊疏云。由其為下所提挈而殺之。失大夫位。故不云大夫也。君尊卿之位者。正以稱其伯仲字。知是尊卿耳。○注大夫至得願。○毛本重作仲誤。文十六年傳。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是則大夫相殺稱人。今此不稱人。故解之。云正之者。舊疏云。正之使稱王札故也。所以正之者。諸侯大夫。欲分別弑君殺大夫。故降稱人。願弑君重故也。王者至尊。無有弑理。不必願。故大夫相殺不假降之稱人矣。

秋。蠲。〔注〕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計稅畝。百姓動擾之應。〔疏〕

注從十至

之應。○校勘記出內計稅畝。云閩監。毛本同。鄂本計作議。上十三年秋。蠲注云。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未已。此年又蠲。故注承上言之也。歸父比年再出。即上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也。稅畝見下。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云。十五年秋。蠲。宣無熟歲。數有軍旅。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疏〕

左氏穀梁作無婁。按牟無古音之轉。禮士冠禮記。毋道。夏后氏之道也。釋文。毋音牟。公食大夫禮注。駕音毋。釋文。毋音牟。方言。一憚牟。愛也。韓鄭曰憚。宋魯之

開曰牟。杜云。無婁。杞邑。大事表云。公羊作牟婁。蓋即莒人所取。然此時已為莒邑。杜注疑有誤。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疏〕

爾雅釋詁云初始也。十行本作畝。唐石經作畝。監本作畝。毛本作畝。紹熙本亦作畝。按說文作晦。六尺爲步。百步爲晦。或从十久作畝。錯曰十其制久聲。

稅畝者何。

履畝而稅也〔注〕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

者稅取之〔疏〕

孟子萬章篇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趙注。今諸侯賦斂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注時宣至取之。○毛本案改按。五行志中之下。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

亂先王制而爲貪利。與何氏說合。通義云。穀梁傳曰。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古者八家同井。中爲公田。藉而不稅。今去公田。則九家同井。而每畝稅取其什之一。近貢法也。或以爲什二而稅。非也。論語言二者。是哀公用田賦以後耳。按如所言。則什一而貢。猶是先王正法。春秋何爲貴之。與履字義亦不合。穀梁傳謂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似亦與何義同。孟子公孫丑篇。耕者助而不稅。趙注。助佐公田。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亦用公羊義也。杜注左傳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亦非。按彼傳云。穀出不過藉。謂不過藉民之力。以取所出穀爾。不當履民畝而稅之也。似杜亦失傳意。穀梁疏引徐邈說。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耳。與杜合。亦非。

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疏〕

潛夫論班祿篇。履畝稅而碩鼠作。鹽鐵論取下篇。德惠塞而嗜欲衆。

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急於公事。是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彼當出魯韓詩。此下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似正對碩鼠詩言。

何譏乎始履畝而稅〔注〕据用田賦不

言初。亦不言稅畝〔疏〕

注据用至稅畝。○哀十二年用田賦是也。

古者什一而藉〔注〕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

取其一爲公田〔疏〕

注什一至公田○下注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與漢書食貨志同是爲一夫受田一百十畝百畝入已十畝入公是爲以什與民自取其一蓋一在十之外也周禮載師職凡任地近郊

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據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也此傳稅法據諸侯邦國言蓋國地狹小役少賦暇故無遠近之差也又周禮所記或是貢法通義云孟子曰助者藉也不言徹言助者傳順經意有從殷之質故取法其善者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勸殷人七十而勸勸藉稅也从耒勸聲周禮曰以興勸利此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勸勸卽以借釋之藉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遂大夫注云鄭大夫讀勸爲藉杜子春讀勸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勸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于勸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爲勸也許以周禮證七十而勸蓋其意同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篇實畝實藉鄭箋曰藉稅也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預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勸勸藉稅也勸字亦作勸又作助助與藉古音同聲孟子公孫丑篇助而不稅卽藉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盍徹乎鄭注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趙氏注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徹之制度終不能明惟周禮司稼人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煩更出斂法然其弊必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自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爲什而稅二矣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蓋非通融之義故孟子既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以貢助並用爲辭殆未然矣按如姚義似卽宣公履畝之法謂又取二也猶爲杜說所牽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

助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哉惟趙岐注孟子云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其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九夫爲井據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宣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充宗之說良不誣也徹本無公田故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何用詞費徹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家九夫爲井公田在私田中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公田之稱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徹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夫爲九夫此自任鈞鑿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煩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真通人之論也鍾氏粟菽厓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助周爲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能通助徹之名者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末由攷之耳夏小正二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戎亦循有郃之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卽助卽徹皆不離乎什而稅誤以公劉創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少有不同耳按鍾氏說極爲明晰貢者以上言徹者取也以下言助者指其事言要皆借民力什取一耳孟子不憚煩言者容當時列國井田已壞故特申明舊制極言貢不如助蓋時冒貢之名非貢之實若時尚沿殷周之舊何庸畢戰問哉且夏時與創貢法若如龍子所言豈神禹之所爲哉商君阡陌之開殆所本有素矣周氏謂殷周之異一則八家爲井一則九家爲井一則公田在私田外一則公田在私田中何注據殷制故云以什與民自取其一周則取一在十中矣其說似亦可通王制疏云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什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圻內有參差統而言之皆什一若圻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爲八家井甯廬舍

是百畝之外別爲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什外稅一也。劉氏以爲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

古者曷爲什一而藉〔注〕据數非一〔疏〕

注据數非一〇

正以周禮載師有二十而一。有十一。有十二。有二十而三。有二十而五。又論語顏淵篇。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又孟子告子篇。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是輕重之數非一也。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多乎什一。大桀小桀〔注〕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疏〕

孟子告子下。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趙注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

以行禮。故以此爲道。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尙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什稅一。多於什稅一。謂之大桀小桀。舊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較之趙義爲長。按此及下。小貉大貉等語。似當時成語。故此傳及孟子書傳並引用焉。〇注奢泰至桀也。〇舊疏引舊說云。不言紂者。近事不嫌不知。按桀之與紂。科取其一無定義也。舊疏云。所以不言紂者。略舉以爲說爾。

寡乎什一。大貉

小貉〔注〕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疏〕

釋文貉作貉。論語衛靈公篇。雖蠻貊之邦行矣。亦作貉。孟子又云。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

趙注云。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舊疏云。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二十三乃取其一。則爲小貉行。亦不取趙義。趙氏專以二十稅一爲小貉。亦泥。蓋輕於什一。卽是貉也。不必至二十取一也。尙書大傳又云。少於什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什一而稅。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伏氏以小桀大桀小貉大貉明多大小二字。政者正也。今書作正。小大多得其正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胥繇。役繇。亦賦也。故曰胥賦。蓋胥賦卽稅。正卽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也。

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爲小桀，大之不致爲大桀。大貉與此舊疏同。故詩疏引鄭志答張逸曰：「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什一，故刺之，亦卽大貉小貉之類。」○注：蠻貉至稅薄。○孟子又云：「夫貉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說文：貉，北方多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言惡也。」此言蠻者，連舉之爾。史記匈奴列傳：「居于北蠻，是北方亦稱蠻也。」又云：「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明無社稷宗廟等也。」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疆不淩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十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

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瘠墮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休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

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

頌聲作矣〔疏〕

鹽鐵論未通云。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民饑已不獨衍。民衍已不獨饑。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又取下篇。德惠塞而嗜慾重。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急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

詩作也。履畝碩鼠爲一事。當出三家詩序。知此云頌聲作者。正爲碩鼠詩而言。公羊與三家詩皆今文。故說相近。潛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是其明證。又潛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譚告通。班祿頗而頌父刺。行人乏而綿蠻諷。皆上見序。下見詩。則碩鼠與履畝相連爲一事矣。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與履畝稅而碩鼠作相對。所以隱譏之也。周禮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什一。大貉小貉。什一稅。天下之正。什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說。國中園廩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粟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謹按。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元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

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稅。出禾芻乘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是周禮與春秋不必強合。公羊舉其稅之正者言。明爲後世立法故也。漢書賈山傳。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又王莽傳。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皆本此爲說。○注頌聲至致也。○詩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又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皆於神明者也。是頌者。太平歌頌之聲也。帝王之高致者。舊疏云。謂帝王之行清高。乃致頌聲。故曰高致也。舊疏又云。文宣之時。乃升平之世也。而言頌聲作者。因事而言之故也。何者。文宣之世。乃升平之世。言但能均其衆寡。等其功力。平正而行。必時和而年豐。什一而稅之。則四海不失業。歌頌功德。而歸鄉之。故曰頌聲作矣。不謂宣公之時。實致頌聲。○注春秋至本也。○舊疏云。言春秋經與傳。數萬之字。論其科指。意義實無窮。然其上下經例。相須而舉。其上下意義。相待而成。以此言之。則非一言可盡。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正以此處論稅畝之事。若稅畝得所以致太平。故云。民以食爲本也。繁露玉杯云。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雷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民以食爲本。故於此稅畝。特著頌聲作之故。以見相須而舉。相待而成也。○注夫飢至凌弱。○校勘記。飢寒並至。鄂本。閩本同。監。毛本。飢改饑。下及疏同。漢書食貨志。晁錯說上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去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刑重法。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鹽鐵論授時云。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是卽飢寒並至。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食貨志又云。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而知榮辱。史記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間。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也。平準書又云。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

或至兼井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是卽強陵弱事也。疆陵弱。見隱三年左傳。○注是故至稅也。○閩監。毛本作什一。食貨志又云。故又建步立疇。正其疆界。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後漢書劉寵傳注。謹按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歲。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繁露爵國云。以井田準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一里。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孟子言八口之家者。子女容有多者。舉其極言焉。○注廬舍至井田。○食貨志又云。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蓋百畝爲一頃。八家得八頃。又公田八十畝。廬舍二十畝。共一頃。是爲八家而九頃也。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劉寵傳注引井田記。又云。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十畝。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趙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公羊問答。問注廬舍二畝半。食貨志之外。有徵乎。曰。孟子曰。五畝之宅。趙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二畝半也。按廬卽里也。何下注云。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皆與許趙同。不獨合於漢志。王制疏引書緯云。九家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爲廬舍井。是也。○注廬舍至市井。○劉寵傳注。井田記曰。廬舍在內。費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市爲井。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風俗通云。謹按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閩氏若璩釋地續云。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廳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爲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又引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

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售賣，故言市井。按：因井爲市，蓋始於三代以前。初作井田時，民情儉朴，無非尋常食用，故於井田開交，易，非必汲水之井也。後世漸趨於文，百貨交易，必於都會聚集之所，因亦謂之市井。孟子萬章篇：所謂在國曰市，非之臣是也。○注：種穀至葬焉。○校勘記云：食貨志無荻字，此荻當作萩。萩者，楸之段借字。楸者，梓也。又出女上蠶織。云：閭、監、毛本同。浦鏜云：工誤上按，上同尙按。紹熙本作工。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蓋取焉。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食貨志又云：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蕪，殖於疆易，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盡心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食肉矣。梁惠王又云：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也。與何氏注同。故周禮載師職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又閭師職：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棹，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注：掌罰其家事也，皆所以貴民樹畜者也。禮記王制云：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孟子梁惠王趙注：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大司徒六曰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刑餘戮民，不得服絲。然則非刑餘者，可服絲矣。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廣制篇：古者庶人衣縵，縵無文帛也。尙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駟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庶人墨車，單馬，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異術。今考士昏禮注：士而乘墨車，攝盛，蓋士庶人往往有攝盛之事。鄭注深衣爲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或當攝盛，則衣絲也。刑餘戮民，并不得攝盛矣。周禮閭師：不蠶者，不帛。疏引孟子曰：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庶人布深衣，其常也。鹽鐵論：古者庶人鬻老，然後衣絲。其餘則麻，臬而已。故命曰布衣。按：此言老者，不別五十六七十之異，統言。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井田法行。則不至有不煖不飽之患。其非老者。亦不必不衣帛食肉焉。公羊問答云。桑菽何也。曰。荻。爾雅釋草。蕭荻。注。卽蒿也。荻字當從穀。梁作楸。古楸字往往作荻。史記貨殖傳。千樹荻。楸之誤也。今食貨志種桑下無荻字。齊氏召南考證。以食貨志無種荻之文。駁何氏直未讀穀梁也。○注多於至五畝。○食貨志。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農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孟子滕文公云。餘夫二十五畝。注。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尙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與何義合。何云。多於五口。則不拘何人。故趙岐兼言老幼也。食貨志云。如比。則如一夫百畝之例。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官遂人云。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萊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楊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後鄭無注。其注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彼疏云。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孟子云。餘夫二十五畝。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室。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注云。半農夫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亦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如是。則遂人之餘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而趙氏引以證孟子。則以遂人所云餘夫亦如之。卽孟子之受二十五畝者矣。趙氏解遂人餘夫亦如之。非謂必如受田百畝。意謂上地里二十五畝。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則五十畝矣。未知何意。然否。○注十井至一乘。○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包曰。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毛氏奇齡經問云。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革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知。周禮乃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

十乘。何名千乘乎。曰。周禮小司徒職。唯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注左傳。不注明司馬法三字。而混井在周禮文下。或遂以之詆周禮。特所謂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曾著兵法。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名曰司馬法。今其書不傳。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其一又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注論語。鄭康成引之注周禮。然皆非是。大抵侯國以百里爲率。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井止百乘。六十井出一乘。則萬井止出一百五十有六乘。雖爲之說曰。成之十里。卽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於是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鄭康成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以求合於成甸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眞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皆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包咸。范寧輩。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尙書。孟子。王制之文。豈可訓也。按毛氏主包說。與百里千乘正合。以六十四井五百餘夫出一乘。似亦過少。昭元年注亦云。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士十人。故魯頌閟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井士十人。徒二十人數之也。禮記坊記云。故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不過千乘。亦與此不合。○注司空至國家。○校勘記出換。主云。閟。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主作土。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土。疆國家。毛本疆誤。疆。禮記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林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注。事。謂築邑廬宿市也。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子滕文公。死徙無出鄉。注。徙。爲爰田。易居。平。

肥磽也。彼之爰土，卽此之換土也。爰土，卽國語晉語之轅田。注引賈侍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僖十五年亦云：作爰田，彼之平肥磽，卽此之肥饒，不得獨樂。磽确，不得獨苦。所謂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均也。左傳疏引服虔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易亦換也。古爰換同音，故畔換卽畔援也。說文走部：趙，田易居也。段氏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注謂萊，休不耕者。公羊何注云：司空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三年一換土，易居。漢書食貨志：三歲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秦孝公用商鞅爲制，轅田。張晏曰：周制，三年以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劃列田地，而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既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但在其田，不復易居矣。按何云：換土，易居。班云：更耕，自爰其處。趙云：爰土，易居。許云：桓田，易居。爰，轅，桓，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廬皆易之。三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皆徧焉。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爰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爲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轅田，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上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二百者，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徧，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徧，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仍耕上田之百畝，如是乃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故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與商鞅法雖異，而意則同。然不若商鞅之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之便民也。周家亦唯鄉遂可行之，若用井法，八夫授地，各有定則，公田廬舍，按口而給，若年年更換，不勝其擾，且此八百八十畝者，若有一易再易在其中，則不容有此數，則不得有此多夫，望礙種種，恐非久計也。○注在田至曰里。○食貨志又云：在埜曰廬，在邑曰里。注師古曰：廬，各在田中，而里，聚居也。段氏說文注云：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畝半也。一家之居，大雅于時廬旅，毛傳：廬，寄也。小雅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

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宣十五年公羊注。一夫受田百畝。廬舍二畝半。孟子梁惠王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按許廬義與下廬義互相足。在野曰廬。在邑曰廬。皆二畝半也。趙氏尤明。里卽廬也。詩伐檀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廬。遂人。夫一廬。先鄭云。廬。居也。後鄭云。廬。城邑之居。載師。以廬里任國中之地。後鄭云。廬里者。若今之邑居。廬。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未明言二畝半。要其意同也。許於廬不云二畝半。於廬曰二畝半。以錯見互相足。按今說文廬下作畝半。焦氏不知所據。何本。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炳燭齋隨筆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爲方一里。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爲田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算。不過七萬二千七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而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涂闊九軌。又六鄉。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者。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囚獄。以上諸項。處于王城之中。必三分居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卽人受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廬。而爲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足知二畝半之說妄矣。以今世數目驗之。民有地二十步。卽可造屋三四間。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矣。愚按此說可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按所疑甚。是農人春夏赴田。秋冬入城。近郊猶可。遠者若令歲歲兩移。民力固不給。亦何不憚煩。因疑邑者不必王城。國城內。蓋近田隙地。如今時之村落鄉鎮然。虞舜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何必城內耶。春夏耕作。就田爲廬。以便作息。收穫以後。聚居都會。習法讀禮。講武入學。易於趨事也。○注一里八十戶。○食貨志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二萬五千五百戶也。本周禮爲說。與此不同。韓詩外傳云。八家爲鄰。則以鄰卽井。又與漢志異。八十戶爲里。正合十井之數。或當時十井之家。聚集一區。因而成里。與此與里仁爲美之里同。不必拘五都之數。又如十室之邑。豈必四井之地乎。蓋十井出一乘。無事則校室講學。有事則治兵振旅。朝夕相親。可守可戰。衆寡得其中。遠近適其平。古聖所爲。寓兵於農焉。○注八家共一巷。○說文。闕里中道。从罷。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廣雅釋宮。街道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衛里中別道也。此云八家一巷。蓋一井之夫所共。

何氏亦以意言之。無正訓也。○注中里爲校室。○校勘記云。毛本校改按。毛本作按。避所諱。全書皆然。中里。猶小雅之信南山之中田。中田。謂田中。中里。謂里中也。廣雅釋詁云。校。教也。本孟子爲說。校。庠。序。皆鄉學名。對文異。散則通。鄭人遊於鄉校。卽以校名。不必專主夏曰校也。詩鄭風。青衿。刺學校廢也。箋云。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因凡校量勤惰之處。亦謂之校。此校室是也。食貨志云。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乃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者。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令民射于州序。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曰黨曰庠。州有序。記言途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途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途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小戴本禮記之書。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抵牾。真經術之文也。然則此中里爲校室。亦卽家塾之意。不徒考校情勤出入。其有不帥教者亦在所簡。至十月事訖。專爲校學之所焉。○注選其至乘馬。○校勘記出辯護。云辯當作辨。辨卽今人所用之辨字。辯護。謂能幹辦護衛也。食貨志云。鄰長爲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鄉也。鄰長卽此父老里正也。說文人部。健。仇也。又犬部。狃。健犬也。漢書宣帝紀。仇健習騎射。注。仇。強也。仇健。猶強健也。強健故能辨護也。公羊問荅云。何以謂之辨護也。曰。詩疏引中候握河紀云。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辯護。注。辯護。供射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按說文。辨。致力也。史記項羽紀。項籍常爲主辦。故今俗猶以幹辦稱人能矣。護亦辦意。晉書紀瞻傳。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臥護。六年。所益多矣。護猶治也。公羊問荅又云。問。經得乘馬。然則有不得乘馬者乎。曰。此古制也。春秋繁露。散民不得服襍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乘馬。謂之服制。尙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衣乘者有罰。今里正得乘馬。非散民可知矣。按書皋陶謨云。車服以庸。卽命爲士之義。故文

選注引書大傳曰。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輪。又或作不得朱軒。皆與不得乘馬義同。御覽引韓詩傳。古者必有命民云云。與尙書大傳同。彼又云。是故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卽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與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不犯也。潛夫論浮侈篇。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說苑修文云。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與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與象刑而民不敢犯。亂斯止矣。與韓詩外傳大同。皆得乘馬事也。倍田者。蓋倍於凡民。周禮載師職有官田。注云。庶人在官者。其家受田。此父老里正。當亦庶人在官。王制注所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按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然則庶人在官。其祿至厚者。亦止同上農夫。此云倍者。蓋彼謂六卿之府史胥徒。以祿代耕。此爲擇之民間。能治田事者。同一授田。故倍之以示異。理亦宜然。或何氏別有所據。○注父老至官吏。○校勘記出父老此三老。云鄂本此作比。當據正。又出庶人在官吏。云鄂本下有之字。儀禮經傳通解同。按紹熙本與鄂本同。公羊問荅云。三老孝弟之名。始於何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注百官表云。十里有亭。亭有長。十鄉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高后紀。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按何以漢制。況古制也。問荅又云。里正於經有據乎。曰。此卽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按尹卽正也。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彼之左右師。蓋卽此之父老里正也。○注民春至城郭。○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塗。冬則畢入於邑。故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注。冬入保城。毛氏奇齡四書臆言補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閭之廬也。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里邑之居也。爾雅。里。邑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稱邑居並同。蓋廬井二畝。

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舍也。此易曉者。至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謬不然。管子內政云。四民勿使襍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止在井邑。與國邑無涉。蓋古王量地置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丘邑都邑類。凡所屬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亦惟無城者可處農井。若有城如費邑郈邑者。所稱都邑。則農不得入。管子與韋氏之言稍有據。而趙邠卿乃有冬入保城之說。或係衍文。或係脫簡。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廩。鄭康成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可知。若在國城。則周禮載師。明有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之文。鄭司農注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鄭康成則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名國廩。與園廩。農民所居。正相分別。安可以農民園廩當之。官吏之國宅乎。則此二畝半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舉近地井里而言。如四井有邑。則必邑中有里居。乃可爲保守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倪氏思寬三初齋讀書記云。晉語。尹鐸請於趙簡子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韋注。小城曰保。引禮記遇入保者。以爲證。然則趙注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既無城。何名入保。毛氏說未免于率。周氏柄中辨正云。季彭山讀禮疑圖。言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取於便農功。邇饋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爲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千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卽制里以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廩市廩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按毛氏倪氏周氏三家說。各有是處。農民田間。自有廬舍。專爲耕作之需。秋冬入保。邑里大約皆近田。而人民聚集之處。亦容有城堡。如今北省凡村寨皆有城垣閭閻。是必舊有。沿爲俗焉。毛氏謂里宅無城者。拘周氏謂里廩爲一。亦不合也。○注田作至得入。○食貨志云。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白虎通辟雍云。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子皆出就農。而後罷。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者。有過。通考引魯

大傳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其謂造士塾者。李如圭儀禮釋宮云。夾門之堂謂之塾。爾雅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向。內塾北向也。廟門體制全備。此是里門。未必定有四塾之制也。○注五穀至月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公羊問荅云。荀悅漢紀作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知食貨志有脫字。○注男女至其事。○食貨志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歌詠。各言其傷。越絕書本事云。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思作詩也。詩考引韓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序云。勞者歌其事。御覽引韓詩云。飢者歌食。勞者歌事。文選謝叔源遊西池詩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故以爲文。摯虞文章流別云。古之作詩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漢書藝文志云。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史記自序。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蓋風雅多採自民間。雅頌多士大夫歌詠之作也。故文中子薛收曰。小人歌之。以覺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漢書匡衡傳。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詩始國風。所以厚性情。而明人倫也。蓋觀化自近始。故陳詩可以知民隱也。○注男子至四方。○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觀之。文中子十。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此謂詩亡。無采詩之官也。食貨志云。孟春三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說文丁部。近。古之適人。以木鐸。記詩言。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引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杜注。木鐸。徇于路。采歌謠之言也。然則此之求詩者。卽班之行人。記之適人。以木鐸。徇于路。使民間出男女歌詠。書之簡牘。遞薦於天子也。段氏云。其字从是。丁。是者。行也。丁者。薦也。漢書藝文志又云。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攷正也。韓詩外傳。昔者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

矣。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飢寒。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知天下之欲安佚也。正以飢者歌食。勞者歌事。故聖人推己及物。而四方周知也。孟子離婁。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宋氏翔鳳釋地辨證云。息止也。言此官止而不行。則下情不上通。天下所苦。天子不知。政教流失。風俗陵夷。皆由於此。謂之詩亡可耳。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謂王者不采風。將使夫子周流四方。以行其教。春秋之志。其見於此。與彼以孟子之迹。卽說文之近。故言此官不行也。劉歆與楊雄書云。三代周秦。軒車使人。適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謠歌戲。楊答劉書云。嘗聞先代輜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又云。翁孺猶見輜軒之使。所奏言。二書皆卽適人之事也。道。輜。適。三字同音。適人卽適人。楊劉皆謂使者。采集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故許彙括之曰。詩言。班何則。但云采詩也。劉云。求代語僮謠歌戲。則詩在其中矣。周禮大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豈非楊劉所謂使者。班所謂行人。與說者雖殊。可略見古考文之事。爲政之不外正名矣。按何氏謂年六十云云。未知所據。○注十月至大學。○食貨志云。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白虎通辟雍云。若既收藏。皆入教學。通考引書大傳云。稷勸已藏新穀。已入歲時。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周禮黨正注云。三時務農。將闕于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禮記疏引書傳略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教於州里。禮記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闈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鄭之塾。卽此之校室。同爲教督之所故也。○注其有至進士。○校勘記出進士。云鄂本進作造。儀禮經傳通解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造。食貨志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左學。命曰造士。禮記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學卽左學。在城中王宮之左者也。又云。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白虎通辟雍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按王制云。耆老皆朝于庠。注此庠謂鄉學也。而此云。由鄉學移之庠者。此鄉學卽謂教於校室。由里正父老移之州長黨正等。故曰移於庠。王制以庠序皆鄉學。對國學言。言各有當。不相妨也。○注行同至授官。○食貨志云。行

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王制云：習射上齒，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明上德，紕惡皆習射焉。按有鄉射，有大射，鄭氏鄉射禮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又大射儀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以觀其禮。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卽有虞氏侯以明之之遺法。貢士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於此，以求安譽而免流亡也。將祭而擇士，習之於澤，試之於射宮。唯天子之制則然，篇內無擇士之義。鄭乃引射義所言天子之制釋之，誤矣。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聖王之重射，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禮記射義曰：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曰：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寓黜陟操諸侯之徵權也。按盛氏褚氏俱極分晰，蓋因祭而射以擇士，此大射之一事，其主意仍在擇賢否，定黜陟，蓋自鄉射已然。故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鄉射有二：一是州長令民習射，一是鄉大夫貢士後以此詢衆庶是也。○注三年至之儲。○王制云：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食貨志云：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謙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斯道也。按王制注云：通三十年之率，當必有九年之蓄。疏云：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物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爲九年之蓄也。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言三十年者，舉全數，兩義皆通。鄂本畜作蓄，新蓄愛民云：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是也。○注雖遇至作矣。○食貨志云：故堯禹

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後漢書楊震傳。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又耶顛傳。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畜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新書又云。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饑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具也。卽王制之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也。王制疏引律歷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云。七百二十歲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三。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個。陰陽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災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爲四千六百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志此言。是爲陰陽水旱之大數也。

冬。蝮生。

未有言蝮生者。此其言蝮生何。〔注〕蝮卽蠖也。始生日蝮。大曰蠖。〔疏〕

注蝮卽至日蠖。○五行志中之

下冬。蝮生。劉歆以爲蝮蠖。蠖之有翼者。食穀爲災。黑肯也。董仲舒。劉向。以爲蝮。蠖始生也。孟康曰。蠖音蚘。爾雅釋蟲云。蝮。蝮也。左疏引李巡云。蝮。蝮一名蝮。蝮子也。郭注。蝮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爲蚘。蚘有翅者。非也。說文虫部。蝮。復陶也。劉歆說。蝮。蠖子也。董仲舒說。蝮。蝗子也。郝氏爾雅疏云。杜預注。從董劉。以爲蠖子。是也。魯語。蟲舍蝮。蝮。章注。蝮。蝮陶也。可食。鄭注。祭統。亦以陸產之。蝮爲蝮。蝮之屬矣。今呼蝮爲蝮。蝮子。蝮讀若閩。釋文。蝮。蒲篤反。按。蝮子。今通謂之蝮。固可食。然不能常有。未必用爲祭品。或

魯語及祭統注之
蝶別爲一物與

蝶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注〕幸僥倖〔疏〕

注幸僥倖○左傳云冬蝶生
饑幸之獨斷上王仲任曰君

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幸按王仲任語見論衡
幸偶篇宣公篡國之君變古易常而能受過變悟蝶不爲災故春秋以幸書之也僥倖者禮記中庸云小人行險以徼幸

幸

之者何〔注〕聞災當懼反喜非其類故執不知問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

變古易常〔注〕上謂宣公變易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疏〕

通義云上上文也按注以上爲宣公義
亦通不必改作上文解也幸宣公能變

故就上言之繁露必仁且智亦云春秋之法
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明以上指公言

應是而有天災〔注〕應是變古易常而有天災眾民用饑

〔疏〕

注應是至用饑○各本眾作蝶誤五行志中之下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亂先王制
而爲貪利故應是而有蝶生屬蠹蟲之孽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

也故魯室稅畝而蝶災自生鹽鐵論論菑云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災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
天災經義述聞云春秋記災異者數矣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何休又引申而爲之說詳且備然尋檢傳文惟宣十五年冬
蝶生有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之語其餘則皆不言致此之由亦不以爲禍亂之兆如隱三年日有食之何注是後衛州吁弑
君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聶進詔謀九年大雨震電注曰不還國之所致大雨雪注此桓將怒而弑公之象然傳但云記異未
嘗言某事所致某事之象也隱五年螟注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桓元年大水注曰先是桓篡隱百
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五年大雪注曰先是桓公無王而行比爲天子所聘得

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然傳但云記災。未嘗言某事所致也。其他記災記異者。不可枚舉。而皆無一語及於感應。乃知公羊之學。惟據人事。以明法戒。又侈天道。以涉譎張。蓋天人之際。荒忽無常。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開讖緯之先。何氏又從而祖述之。迹其多方揣測。言人人殊。謂之推廣傳文。則可。謂之傳之本指。則未見其所以然也。至於穀梁明言災異者尤詳。而劉向說莊七年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僖十四年沙鹿崩。十六年六鷁退飛。昭二十五年有鵠鷁來巢。皆流入占驗之學。而考之本傳。則絕無此語。豈非論衡所謂語增者與。按如董何所言。某災某事所致。某異某事所應。固屬拘泥。然聖人借天戒以明人事。不明言所致。幾若人之所爲。與天無涉。敬天之怒之謂何。後世占驗之學。自後人行之者之過。不必歸咎於前人矣。劉子政於王氏專政於災異之變。痛苦陳言。成帝不悟。竟移漢鼎。得以占驗之學。目之與論語季氏篇云。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天命卽吉凶禍福之命。災異其命之兆見者也。魯宣變古易常。卽不畏聖人之言也。繁露順命篇云。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是也。故春秋握誠圖云。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又繁露二端云。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行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行推效者哉。又必仁且知云。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儆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以爲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又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尙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其於災異昭應之理。至爲明顯。大事表云。班氏云。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

子述春秋。漢董仲舒治公羊。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專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與向異。歐陽子曰。聖人歿而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之說。果孰從乎。曰。二者雖殊。其義一也。諸子卽天以命人。歐陽子以人合天。均無失乎易春秋之旨而已。不言天。則天道廢。故譎見於天。則王者避正殿。不舉樂。戒百官。省闕失。此春秋書災異之意。易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專言天。則人事惑。故大戊修德。而祥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所以然之意。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後天者曰。天意見矣。可不懼乎。先天者曰。吾修吾人事而已。其要歸于責人事。以回天變。余觀春秋所載。地震山崩。水旱螟螽。或蜚鸛鶴之類。多見於莊宣昭定哀之世。天意豈不顯然哉。

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饉。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爲喜而僥倖之。變螺言螺。以不爲災。書起其事。〔疏〕

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擬議之詞也。是也。○注言宣至倖之。○校勘記云。鄂本其作有。上云幸。僥幸。此倖。加入人旁。非。通義云。變古易常。初稅畝是也。螺。應變而生。故始生未爲災。而卽書之。幸其見譴咎之蚤。宜於此時立震懼。變動。深察天意。而其改過。則必有金滕反風之應。宣公不寤。卒致凶饑。易中孚傳曰。陽感天子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此之謂也。以宣公不變。故下書饑。與何義異。○注變螺至其事。○螺爲螺子。周之冬夏之秋。物已成熟。螺子始生。不能爲害。故書以起之。宣公受過變寤。易饑而爲大有年。故幸之也。下之饑。猶緣於秋螺。不緣於螺生也。孔氏謂宣公見螺不變。卒致凶饑。則何爲幸之乎。螺始生而民卽饑。不得如此之速。

饑〔疏〕

差繆略云。公羊無此經。按今唐石經公羊。及各注疏本皆有。或以何氏無注。疑公羊或無。按上注云。眾民用饑。則何氏本有此經矣。

公羊義疏四十九

宣十六年

盡十八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注〕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疏〕

左傳

注云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大事表云今潞安府屯留縣東南十里有純留城即留吁地晉滅之爲純留邑甲氏在今直隸之廣平府雞澤縣一統志純留故城在今潞安府屯留縣南春秋赤狄留吁邑按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號曰赤狄白翟索隱三蒼圖作圜地理志圜水出上郡白土縣正義引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又云潞州本赤狄地史文謂在圖洛間未詳○注言及至不進○甲氏書氏與上年潞氏同彼注云明不當絕當復其氏是也留吁不書氏知其行微故及以絕之杜范皆以甲氏等爲潞之餘黨蓋亦欲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者

夏成周宣謝災〔疏〕

校勘記云鄂本闕本同監毛本謝作樹下及注疏並同唐石經缺釋文宣謝災左氏作宣樹惠棟云襄九年疏引作謝古無樹字或止作射周郝敦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三傳皆作謝俗从木又

災左傳作火按紹熙本亦作謝公羊釋文引左氏作宣謝火穀梁釋文亦作謝知三傳無从木者矣九經古義云棟案左氏古文樹本作射郝敦銘云云又劉逵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樹說文無樹經傳通作謝荀卿子曰臺謝甚高秦誓曰惟宮室臺榭釋文本又作謝吳射慈亦作謝慈是射與謝通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宮室卑庠無觀臺榭釋文榭音謝本亦作謝原注摯虞三輔決錄注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爲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祥改之爲射氏名咸載見廣韻此由晉時不識

古文曲爲之說。按禮記玉藻。卜人定龜。注謂靈射之屬。釋文射爾雅作謝。荀子王伯篇注。謝與榭同。潛研堂答問云。說文無榭字。則靈榭之榭亦當爲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後周分爲二。天下所名爲東周。名爲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天下初

號之云爾。〔疏〕

注後周至東周。○此據作春秋時言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又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云。成周者。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矣。故

傳就當時所名解之。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疏引鄭注云。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澗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鄭舉漢地志爲驗。後漢洛陽河南皆屬河南尹。郡國志。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與鄭同也。成周亦號下都。胡氏渭禹貢錐指云。王城卽郟邑。漢爲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下都卽成周。漢爲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澗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澗東澗西爲王城。而澗東爲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續漢志注。雒陽。引帝王世紀云。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河南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郭方一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郟山。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成周在東。王城在西。敬王居成周。故曰東王必大克也。○注名爲至云爾。○舊疏引鄭注書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作此邑。乃名曰成周。是爲本成王所定名也。時二都並建。洛邑爲東都。平王東遷。以豐鎬爲西周。敬王後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矣。

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注〕宣宮。周宣王之

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疏〕

穀梁注。宣榭。宣王之榭本

此爲說杜以爲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疏引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五行志引左氏說：榭者講武之坐屋。與公羊異。○注宣宮至之功。○禮記疏引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賈禹說：王者宗有德廟有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是何本先師舊說也。漢書五行志云：元鳳四年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爲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謝火同義。明亦以成宣爲宗而不毀也。顧氏炎武左傳補正云：呂大臨考古圖：邢敦銘曰：王格于宣榭。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印。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宮之比。通義云：成周非王居。而宣宮在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左傳：敬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亦廟之在成周者也。按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繫是言之。宗無數也。蓋卽特廟。特者不在七廟中。而特立一廟者也。據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在六廟外。周之成宣在七廟外矣。昭七年左傳：余敢忘高圉亞圉。或亦先公廟之不毀者也。馬融說：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蓋不以宗而不毀爲然矣。與何鄭說皆異。劉歆習古文。則古文尙書春秋皆與公羊家同。○注室有至曰謝。○爾雅釋宮文：此疏引李巡曰：室有東西廂。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孫炎曰：夾室前堂。郭注本之。郝氏爾雅義疏云：廟之制。中爲大室。東西序之外爲夾室。夾室之前小堂。爲東西廂。亦謂之東西堂。後漢書注引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箱。廟所以有廂者。箱之言相。謂左右助勸也。故公食大夫禮注：箱。俟事之處。覲禮注：東箱。東夾之前。相相待事之處。文選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注引爾雅：廟作廊。蓋字形之誤。又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寢者。郭云：但有太室。郝氏義疏：寢之制。但有太室。而無左右夾室。故無東西廂。按古路寢制。如明堂。燕寢有堂。有室。有夾室。有房。正如上所陳廟制。故周禮隸僕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前曰廟。後曰寢。月令正義：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地。對廟爲卑。故在後也。不得有無東西廂之制。蓋寢者平常臥息之所。說文作寢。云臥也。釋名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推人道以事神。固不必備有。

堂戶房階室之制與亦所謂致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榭者郭云榭即今堂堦禮疏引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書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也。郝氏義疏云左傳注以榭為屋歇前正義謂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按廳即後世之堂皇。漢書胡建傳列坐堂皇上集解堂無四壁曰皇是也。然則無壁者無室但有堂。故杜謂屋歇前矣。通義云謝讀如序則物當棟之序。謝之言射也。堂後無室本射堂之制。故以名焉。按禮鄉射禮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序之制有堂有室也。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凡屋無室曰榭。今文豫為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則鄭不以榭即序也。然鄭於禮經豫字但讀如謝。不即破其字為謝。而於記序則物當棟亦不破序字。蓋以序榭皆無室。謝序豫又同音字得相通也。禮與記之堂則物當楣。皆指序言。序大於序。故有堂有室也。鄭彼注自謂豫讀如榭音。非以為榭。彼之豫自謂州黨學之序爾。

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注〕 據天子之居稱京師。宋災不別所

燒〔疏〕

注據天至京師○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是也。彼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注宋災至所燒○襄十年宋災是也。舊疏云特據宋災者以其王者之後與宋相類也。

樂器藏焉爾〔注〕

宣王中興所作樂器〔疏〕

校勘記云漢書五行志曰榭者所以藏樂器。唐石經諸本作藏。俗字按說文無藏字。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疏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注云重王室

也。則與范本異。五行志云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藏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按左氏以宣榭為講武之坐屋。服杜注皆本漢書。服謂宣揚威武。更得命名之義。火為人火。見守戒之無人。而武功之廢弛也。公穀以宣榭為藏樂器之所。董劉義同。故漢志云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蓋樂以宣節陰陽。故名宣榭。何氏不得其解。而以為宣王并以樂器為宣王中興所作。既違公羊本文。復乖左氏之義。按說經須守家法。左氏之義不得據以相難。公羊本文。明云宣宮之謝。宣宮猶言桓宮。傳宮也。非謂宣王之廟乎。何得謂其違公羊本文乎。按禮記禮運以為臺榭。注榭器之所藏也。是

藏物之所通曰榭爾雅釋宮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是不必講武之屋也詩車攻序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蓋是時必有講武之所嗣因有中興之功宗而不毀或即因立宣廟廟宜靜肅不能再爲肄武即因爲藏樂器所專○注宣王至樂器○舊疏云蓋夷厲之時樂器有壞故宣王作之不謂更造別樂何者考諸古典不見宣王別有樂名也按周本紀云懿王之時王室遂衰禮記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又禮運云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明禮樂俱有敗壞也本紀又此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又詩車攻諸篇美宣王復古容亦作樂器焉

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

以書新周也〔注〕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

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

〔疏〕

校勘記新周也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當作親周古親新通新讀爲親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細夏親周故宋史記孔子世家云春秋據魯親周故殷皆作親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親周而故宋是何注本作

新周也當亦爲殿顏之樂按董子史記親周皆新周之誤錢大昕言之當矣惠棟未憶此今按阮氏之說是○注新周至同也○決襄三十年宋災不別所災也○注孔子至故宋○此春秋通三統之義注爲全書發其例也劉氏逢祿釋例云顏子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終之曰樂則韶舞蓋以王者必通三統而治道乃無偏而不舉之處自後儒言之則曰法後王自聖人言之則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獨一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故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故春秋變王而從質受命以奉天地故首建五始至于治定功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而韶樂作焉則始元終麟之道舉而措之萬世無難矣其言以春秋當新王之意至爲明顯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著之實事故假魯以立王法

所謂春秋之魯也。以魯當新王。故新周。新周者。新黜周等王者後也。新周則故宋。合宋周春秋爲三統。故黜杞等之小國也。臧氏
林經義雜記云。公羊言新周。核之董說。則以天意以樂器空存。無補實政。故災之。而望周之重新。聖人書之。所以承天意也。乃何
氏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此言更爲誣矣。通義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難。
更遷成周。作傳者據時言之。故號成周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鄭之地。謂之新鄭。云爾。傳道此者。言成周雖非
京師。而先王宮廟。有大災變。火爲除舊布新之象。其後敬王果新邑於此。故春秋大之。同於京師。而錄其災也。天道不遠。三五復
反。向使周人寅畏。證異。修改更始。興宣王之禮樂。則子朝之亂。必不作。可以無居新周之事。傳所以深探經旨。上本天意。稱言約
而取意遠矣。治公羊者。舊有新周故宋之說。新周雖出此傳。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又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晉儒
王祖游譏何氏黜周王魯。大體乖疏。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者也。按新周故宋。見之董生繁露。史公孔子世家。必西漢
經師相傳之義。孟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卽斥新周故宋等義。眞七十子微言大義也。非何氏之剗解。魏晉俗儒。不識經師大
旨。孔氏反祖。以非何氏。此孔沖遠譏劉炫。所謂蠹生于木。而反食木者也。孔氏於三世已多違舊義。而於三統之義。又全更滅。率
此以解公羊。其警者之無相與。臧氏本非今文家。置之不足貴可也。○注因天至災也。○舊疏云。使周成爲國。與宋齊之屬相似。
包氏慎言云。春秋何新乎周。曰。孔子一生。夢見周公。美周之文。而其作春秋書王正月。傳曰。王者執謂。謂文王也。周之禮制。卽自
文王而成。於武王周公。言文王以統武王周公也。周監二代。以成郁郁之文。春秋監周。以爲萬世文章之祖。新周者。揚周之文於
萬世也。周道傷于厲王。宣王中興。文武之道。燦然復明。平王東遷。所守者宣王之法耳。成周宣謝。宣王方策所藏也。孔子適周。問
禮老聃。柱下所守。宣王之留貽也。宣謝災。而舊章之存者鮮矣。故孔子有春秋之作。春秋爲後世新王制法。一王初起。皆用先王
之禮樂。故曰新周。周監二代。春秋監周。殷亦二代。故黜杞故宋。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不足徵。而文獻之可徵者。唯周一姓。不再興。周之不興。於宣謝之火。兆其萌。孔子修史。至
此而喟然於周道之衰。故不曰京師宣謝火。又不曰王室宣謝火。而特曰成周。同之列國。猶王之爲風也。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

宣謝者。宣宮之謝。樂器藏焉。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有能用孔子者。孔子能興文武之道於成周。則雅頌可作。不能。用而憲章文武。以作春秋。則周之禮樂。不僅爲周之禮樂。而爲萬世之禮樂。周雖亡。猶存也。荀子曰。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是之謂新周也。云爾。按包氏之論。深得春秋書成周之旨。書成周。明與爲王者。後記災文同。襄九年。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是也。

秋。鄒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死不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

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疏〕

左傳云。出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

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鄭注。器皿。其本所齋物也。律。奔妻界所齋。范云。爲夫家所遣。○注。嫁不至嫡也。○春秋之例。內女嫁爲諸侯夫人者。皆書如隱二年。伯姬歸于紀。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紀之屬是也。此鄒伯姬出嫁不書。故以爲媵也。按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注。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彼亦媵得書者。彼注。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鄒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知此被棄來歸。無賢行。故從媵賤常例不書也。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如初。是內女由媵爲嫡。詳其卒葬。從夫人行。此來歸亦書。故知爲嫡也。此伯姬蓋爲他國之媵。若內女姪。則當書嫡之歸。鄒如紀伯姬之屬也。通義云。來歸者。出也。始嫁不書者。容鄒子爲世子時歸之。其說亦通。○注。死不至初也。○毛本以誤有。按。此決紀叔姬書卒故也。紀叔姬自莊十二年歸鄒後。能全婦道。故詳其卒葬。此不然。故死不卒。但錄其來歸而已。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是則在道至入時。猶以夫人禮待矣。通義云。已出則失其貴。故後不見卒也。按孔說。非是。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女子在室期。出嫁大功。諸侯雖絕期。爲

其尊同。故服其親服。則女子許嫁諸侯而卒。則服期可知。故僖九年。書伯姬卒。明當有期之恩也。齊衰不杖期章。又有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此雖指大夫以下。以諸侯不得有無主之事。然推無主加服之義。則被出而歸。雖為夫家所絕。而父母兄弟視之。似不得竟同絕期之例。則被出卒者。理合恩錄。書卒。此鄭伯姬不書卒。故何氏云。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為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諸侯女嫁於大夫者。禮無服。為其尊不同。故莒慶之叔姬。高固之子叔姬。皆無卒文也。○注棄歸至罪月。○有罪時者。此書秋是也。無罪月者。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成八年。杞叔姬卒。恩錄之。明其終于父母。全歸道。故云無罪。益見孔氏已出則失其貴之說非矣。

冬大有年〔疏〕

詩大雅豐年云。豐年多黍多稌。箋云。豐年。大有年也。正義。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公羊以為大有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而為例。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按上年傳云。則宜於此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饉。能受過變。明年復古行。中冬有大有年。是宣公省悟後。應是而大有年矣。通義云。稅畝而饑。所以譴君也。繼饑而旋大有年。乃天之愛民也。君恆稅之。而天又薦饑之。則民無生。按孔氏此說。不值一噓。天之愛民。原不必因國家重斂。加之薦饑。惟是孔子書之春秋。究何主意。抑書以褒天乎。亦褒天以貶魯與。此皆好為立異。而不知其語之駭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庚子月之二十六日也。

丁未蔡侯申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無丁未。二月之四日也。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注〕不月者齊桓晉文沒後先背中國與楚故略之與楚在文十年〔疏〕

注不月至十年
○舊疏云正以

卒日葬月大國之常例今此蔡侯不月故解之與楚在文十年彼注云楚子蔡侯次于屈貉者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圍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世役於楚自絕諸夏商臣弑父罪大惡極大彘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尙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擄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於數十年之間若蔡莊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按蔡自桓二年會鄧懼楚自獻舞獲後棄夏即夷故僖十四年蔡侯昏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是也終齊桓之世未嘗與盟會事晉文敗楚城濮得臣被戮始與乎踐土溫翟泉之會晉文沒後首道中國以事楚屈貉之次是也故春秋尤賤而略之通義云文公從楚當莊王之世猶爲與賢比胙責輕故葬但不月而已胙潰宜絕故不書葬故移不月之文於其卒蔡侯申但貴其背中國與楚故書葬而去月以起之非比胙責輕也楚莊之賢春秋亦不得已而與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必使中國君長比而從之非聖人內夏外夷之心也孔氏於屈貉經下探其座主莊侍郎之語是也此又以爲比胙責輕何先後之不侔耶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注〕是後邾婁人戕郈子四國大夫敗齊師于鞏齊侯逸獲君道微臣道

強之所致〔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卯月之二日劉歆以爲三月晦朧元志姜嬴以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以今麻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入交二

日已過食限大衍是按五行志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朧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朧則侯王其舒劉歆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願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胸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胸不任事故

食二日。厭十八。食晦日。眺者一。此其效也。○注是後至所致。○毛本強作彊。五行志下之下。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邾支解鄆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鞏。按邾婁戕鄆子。見下十八年。四國大夫敗齊師。見成二年。齊侯佚獲。見成二年。年傳。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己未。月之十八日。杜云。斷道。晉地。大事表云。傳云。卷楚。一地二名。今

沁州東有斷梁城。方輿紀要。卷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九里。按如左傳文。上云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似斷道與卷楚二地。卷楚亦不得以卷當之。杜云。卷楚即斷道。固是臆說。顧棟高謂在沁州。不知何據。通義云。是盟同欲仇齊而不與信辭者。傷中國無伯之甚。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注〕

稱字者。賢之。宣公篡位。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

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爲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爲天子上

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癸丑，王午，月之十三日。○注稱字者賢之。○穀梁傳其曰公弟叔

肸，賢之也。春秋稱字多賢辭。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傳其稱季友何？賢也。亦稱字故也。○注宣公至貧賤。○穀梁傳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於春秋。注引秦曰：宣公弑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新序節士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其國。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鹽鐵論論儒云：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肸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爲也。按：衛侯之弟，去君稱名者，彼注云：刺轉兄爲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背爲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故不得與叔肸等也。○注故孔至謂也。○論語秦伯篇文，集解包曰：言行當常然，義疏篤信好學者，令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也。守死善道者，寧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住也。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何義當亦同，不必以天下爲天子爾。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守死善道，如公弟叔肸、孔父、仇牧、荀息之屬。○注禮盛至不名。○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又云：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孟子萬章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故不名也。禮記月令，聘名士，彼疏引蔡注云：名士者，謂其德行真純，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注天子至夫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白虎通又云：上大夫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步，隱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今本脫上大夫三字。隱元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尊之義也。是天子上大夫亦不名也。公子不爲大夫，卽不見於經，亦不書卒。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卒而字之，故爲起其宜爲天子大夫也。○注孔子至心焉。○論語堯曰篇文，彼無孔

子曰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引論語孔子陳帝王之文與滅國云云文選兩都賦序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兩注俱引論語與滅國繼絕世逸民傳論注引論語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上俱冠子曰字說苑君道篇武丁思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又敬慎篇同以此為武丁事蓋皆述帝王之治不必專斥一人事此主引舉逸民連上述之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婁人戕郕子于郕

戕郕子于郕者何殘賊而殺之也〔注〕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

言于郕者刺郕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疏〕周禮疏引駁異義鄭君以為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即邾人

戕郕子是也自弑其君曰弑者晉人弑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取殘賊之義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穀梁傳戕猶殘也說殺也周禮疏引鄭氏書梓材注同是戕為殘賊之義也列子說符云遂共

斃而戕之。殷敬順釋文。戕一本作殘。潛研堂答問云。穀梁注。挽謂捶打。亦晉人語。說文無打字。宜何從。曰。此必打之誤。說文。打。撞也。打與撞。棟。連文。知撞亦有撞擊義。又問。釋文引字林。云。木杖。考說文。挽訓。木杖。挽訓。解挽。卻是兩字。陸似涸爲一。曰。挽殺之挽。本當从木旁。陸引木杖訓之。則陸所見本猶作挽字。隸改从手旁。而唐石經因之。非古本之舊也。按穀梁云。挽殺。與何氏支節斷義殊。其殘一也。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邾支解鄆子。是西漢舊說。故何依用之焉。周禮大司馬云。放弑其君。則殘之。注引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公羊傳。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而殺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殘之者。或焚或輶。春秋戕鄆子。穀梁傳以挽殺。注挽爲捶打。方言謂之淋。關西人呼打爲淋。晉魏河內之北。謂淋爲殘。蓋殘賊而殺之爲挽殺。詮言訓。弑死於桃楸。注。楸。大杖。桃木爲之。以擊殺。弑。則似古有是刑。而邾人行之。故春秋書曰。戕。小爾雅亦曰。戕。殘也。蓋邾人假其名以行其虐也。殘乃九伐之正法。豈挽殺之謂哉。董劉以爲支解。解四支。斷骨節。蓋近乎殘矣。殘之言輶也。殺君者輶。古之法也。說者謂起於秦誤矣。○注支解至道也。○說文肉部。肢。體四肢也。段作支。孟子告子篇。情其四支。易坤文言傳。而暢於四支。是也。說文刀部。解。判也。从刀判牛角。左傳宣四年。宰夫解鼈。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是也。支解。卽史記呂后紀。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是漢書陳湯傳。支解人民。注。謂解截其四支也。刑極殘賊。故今律。支解活人者。首犯凌遲。妻子流。亦以惡無道之甚也。杜云。弑戕皆殺也。弑者積微而起。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爲。故春秋變殺言戕也。○注言于至守備。○左疏引賈逵云。邾使大夫往戕賊之。杜氏釋例云。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戒也。○注小國至不日。○舊疏云。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邾婁無道。殘滅人君於其國都。與滅相似。亦宜書日。以責其暴。而不日者。正以鄆爲微國。本不合卒。是以略之。不書其日也。而僖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邾婁人執鄆子用之。亦是無道。與此相似。而書日者。彼注云。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是也。

甲戌。楚子旅卒。〔疏〕

穀梁旅作呂。說文。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岳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又替篆文。呂。从肉。从旅。則旅蓋替之省體。卽呂也。呂覽季冬紀。律中大呂。注。呂。旅也。是也。包氏慎言云。七月。齊甲戌。月之九日。

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之少進也

何以不書葬〔注〕据日而名〔疏〕

注据日而名○舊疏云書日書名一是諸夏大國之例是以弟子因途責其不與大國例同書葬也

吳楚之君不

書葬辟其號也〔注〕旅即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至此卒者因其

有賢行〔疏〕

禮記坊記云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今本無僭字蓋鄭所据本異或鄭以意加也楚世家云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

諡乃立其長子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蓋僭王在夷王時矣自熊通自立為武王後始世僭號耳吳世家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故皆不書葬明其宜絕也○注旅即莊王也○楚世家穆王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左傳序莊王立文十四年○注葬從至誅之○包氏慎言云按絕葬明誅言當膺顯戮也穀梁傳曰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僭號失德之六者同之弑君滅國日是亦當殺當滅焉而已杜云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按坊記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五等諸侯卒皆稱爵葬者臣子之事故一例從尊稱公若吳楚書葬則宜書葬吳某王葬楚某王與周王號嫌矣故絕其葬若無臣子辭以示誅絕春秋正名之嚴也包氏說極為切實杜氏注尤隔膜之論也○注至此至賢行○文十八年秦伯營卒彼注云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實按楚自莊世書荆入僖世始書楚所傳聞世諸夏猶其外數故楚君不得見經商臣弑父之賊又在誅絕之列故至莊王書卒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義也先儒以秦穆楚莊合齊桓晉文宋襄為五霸以其為春秋之所與故也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壬戌月之二十八日

歸父還自晉至榿遂奔齊〔疏〕

左氏榿作笙釋文云本作榿亦作打按彼引徐音勅貞反則亦作榿矣杜云笙魯竟也

還者何善辭也〔疏〕

通義云善曰還不善曰復杜云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

何善爾歸父使於晉〔注〕上

如晉是還自晉至榿聞君薨家遣〔注〕家為魯所逐遣以先人弑君故也〔疏〕

注家為至故也○左

傳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成十五年傳云公子遂殺叔仲惠伯殺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是君薨家遣事也

重形〔疏〕

注掃地至云爾○校勘記云釋文注作掃地此从手旁非公羊問答此於經有據乎曰說文云壇野土也東門之壇傳曰壇除地町町者疏封土謂之壇除地謂之壇賈公彥以為四邊委土為壇於中除地為壇壇內作壇謂若

三壇同壇之類也按襄二十八年左傳舍不為壇疏引服虔本作壇解云除地為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則亦讀如壇矣韓詩傳作東門之壇據詩釋文正義似毛詩本作壇而諸家解從壇蓋段壇為壇也定本即作壇矣說文說壇字云壇祭場也

祭場則掃地去草矣。蓋二字可通用也。左傳注：除地為壇，而張帷。左傳作壇也。焦氏循左傳補疏云：壇字釋文音善，曲禮：踰竟為壇位。注：壇位，除地為壇。釋文亦音善。周禮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注：壇讀如同壇之壇。鄭司農讀從壇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為壇。釋文：壇，依注作壇。金縢：三壇同壇。祭法：一壇一壇，是除地為壇。封土為壇。二字自別，而壇音近，得相通借。故詩東門之壇，一作東門之壇。毛詩解為除地，叮叮則壇是而壇借。此傳借壇為壇，同按齊俗名之。何氏以方言釋之也。焦說明晰。○注將袒至重形。○禮記檀弓云：尸未設飾，故帷堂。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然鄭注云：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似帷為死者設，其殯後又有帷。檀弓云：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注：禮朝夕哭不帷，蓋朝夕哭當暫去帷，以見殯殊，而敬姜哭穆伯不去帷，故詔以為非古也。此歸父在外，或設帷為將袒踊為一時權禮與。

哭君成踊〔注〕踊，辟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

三日五哭踊之禮。禮，臣為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

之殺也〔疏〕

注：踊，辟至母矣。○禮記檀弓云：辟踊，哀戚之致也。有算為之節文也。注：算，數也。疏：撫心為僻，跳躍為踊。孝子

是二字義殊也。左傳：曲踊三百，踊于幕庭之類，皆从足。若即位哭三踊而出之踊，當从走，撫心為僻，跳躍為踊。辟，段注云：今禮經禮記皆作踊，足部曰踊，跳也。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也，何常聲之有？注：言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故云如嬰兒之慕母也。左傳：即位哭三踊而出。注：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注：成踊至殺也。○三日五哭禮，見禮記奔喪篇。奔喪注云：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為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為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正義：謂初聞喪為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總為五哭，所以三日為五哭者，為急欲奔喪，以已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而五哭止也。以歸父在外，因家遣不能歸國，故行變

禮。但三日五哭踊。如奔喪禮也。成踊者。士喪禮注。成踊三者三疏云。凡九踊也。檀弓疏。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節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爲一節。士舍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舍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爲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注。謂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也。然何氏云。比三日。朝哭莫不哭。則三四哭。與五哭踊不合。或何氏之三日。蓋三日後禮與。又喪大記云。鋪絞給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給踊。則踊節有七。孔氏謂士小斂一踊。大夫諸侯小斂朝夕各一踊。大斂止斂時一踊之說。恐非。按奔喪禮云。至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於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奔母之喪。如奔父喪禮。於又哭不括髮。臣爲君斬衰。似三哭皆括髮。奔喪又云。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卽位。又凡爲位者。壹袒。然則歸父。惟壹袒與。又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未知歸父之哭。宜公爲舊君以否。

反命乎介〔注〕因介反命禮。卿出聘。以大夫爲上

介以士爲衆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成十五年傳。作反命于介。左傳云。復命於介。○注。因介反命。○杜云。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疏。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執圭。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

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卽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卽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禮。今身將出奔。不復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

歸父於介前北面執圭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即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令介以此言告於殯也。○注禮卿至衆介。○禮聘禮云：遂命使者注聘使卿，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又云：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蔡氏德晉儀禮本經云：上介大夫爲之，所以副使者，或聘使有故，則上介攝其事，是其任亦重，故亦稽首辭如使者也。又云：宰命司馬戒衆介，衆戒皆逆命不辭。注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爲介。

自是走

之齊〔注〕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言至檜者善其得禮於檜言遂者因介反命是也不待報罪也遂弑君本當絕小善錄者本宣公同篡之人又

不當逐不日者伯討可逐故從有罪例也〔疏〕

注主書至然也○左傳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杜云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是與何義同

○注言至於檜○穀梁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未畢者未復君命也自晉明聘事畢故書于檜見其得禮於檜也○注言遂至罪也○鄂本罪作非大夫無遂事歸父不待報而去臣節究有未盡故書遂以貴之○注遂弑至當逐○校勘記云鄂本遂作逐誤又不當逐鄂本同閩監毛本又誤父遂弑君之賊宜絕其世錄歸父小善以遂固宜討宣公非討遂之人故晉惠殺里克僖十年傳曰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衛獻公殺甯喜雖爲晉執之猶不得爲伯討故襄二十七年從君殺大夫例不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同文也○注不日至例也○舊疏云凡內大夫出奔例無罪者日即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之屬是也今此歸父亦無罪不日者正以仲遂弑君其家合沒但與宣公同謀魯人不合逐之若作伯討之時歸父可逐故從有罪之例按舊疏引臧孫紇公子整一明有罪一明無罪也歸父雖無過失然弑君之子本不合存故從伯討以張義如仲遂者固宣天下有能力討則討之者也春秋雖惡惡止其身然遂之罪未比尋常魯

人此逐卽以其父弑君逐之故不得全同無罪例也。通義云不日者無罪也。以歸父公子整與敖紇較之可決內大夫出奔有罪日無罪不日例與何義乖。

公羊義疏五十

成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成公第七〔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成公第八卷七。左傳釋文。成公名黑肱。宣公子。魯世家。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為成公。左疏云。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

即位。證法。安民立政曰成。釋例曰。計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按襄二年傳。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則公羊不必以成公為穆姜子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酉。月之二十九日。

無冰〔注〕。周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舒恒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例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

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疏〕

注周二至二月。○杜云。周二月。今之十二月。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疏引鬯信徐邈並云。十二月最為寒甚之

時。故特於此書之。范云。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此月既是常寒之月。於寒之中。又加甚常年。過此無冰。終無冰矣。校勘記云。此本原刻。周二之。二缺。上畫。翻刻本遂改為周正月。夏十一月。閩監。毛本承其誤。按。紹熙本作周二月。夏十二月。○注尚書

至燠若○書洪範文也。釋文尙書作豫奧。本又作燠。於六反。煖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段玉裁云。僞孔本作豫。鄭王本作舒。羣經音辨引作舒。常與若。云何。休讀。今本作燠。按音辨恒作常。避宋諱也。五行志中之下。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慈。厥咎舒。厥罰恒。與。亦作燠。又云。庶徵之恒。與。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按書疏引鄭王本。皆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情也。尙書大傳作茶。茶亦舒。玉藻。諸侯茶。是也。僞孔作豫。徐仙民故讀從舒也。論衡寒溫篇。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苟悅漢高后紀。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今本漢紀作豫。淺人改之也。上文明以急舒對舉。惠紀亦有厥咎急。厥咎舒之語。可證也。經義雜記。尙書厥民隩。五帝本紀作其民燠。蓋古文尙書作奧。今文尙書作燠也。釋文引馬云。煖也。是馬從今文讀。何氏今文之學也。引尙書作恒。奧若是。今文燠亦作奧。○注易京至賞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按例當作倒字之誤也。此本疏云。凡爲賞罰。宜出君門。而臣下行之。故曰。倒賞也。可證。閩監毛本亦誤作例賞矣。襄二十八疏引作倒置。置字誤。倒字不誤。按。紹熙本作倒賞。不誤。五行志又云。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无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卽倒賞之義也。志又引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奧。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奧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奧六日也。按洪範云。唯辟作福。唯辟作威。此經舊疏引鄭注云。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慶賞。作威。專刑罰。書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云。害于汝家。福去室。凶于汝國。亂下民是也。○注是時至所致。○五行志又云。董仲舒以爲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作丘甲。劉向以爲時公幼弱。政舒緩也。又云。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天子皆不能討。按何氏之說。同子政。知成公幼少者。下十六年不見公傳。曷爲不恥。公幼也。左傳成二年。公衡爲質。杜云。公衡。成公子。計已有子爲質。則成公時應三十餘矣。則左氏不以爲幼。然公至十四年始娶。則公羊之說信矣。行父專權。自仲遂卒後始。魯世家於宣公初立云。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明魯君失政於宣初。遂卒後季氏日彊大也。

三月作丘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注〕四井爲邑。四邑爲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

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
粥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月者重錄之。〔疏〕

注四井至爲丘。○周禮小司徒文也。彼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

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九夫爲井者。方一里。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乃百夫。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四甸爲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詩疏引服虔云。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杜云。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杜云。丘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周制。四丘爲甸。旁加一里爲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沈氏欽韓云。願說是矣。而未得其證。蓋一甸之中。本出甲士三人。今令出甲士四人。則丘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漿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輕卒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百人。爲一隊。則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惟七十二人。其廩養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今司馬法。百人爲一隊。則丘出二十五人。當一丘而一甲也。車兼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於穰苴。是春秋之中。皆用丘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矣。李衛公問對。楚二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丘出甲又不止一矣。按沈氏之說。本孔氏通義云。始丘使者言始

不甸使也。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使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今使丘出一甲，則甸有甲士四人，率三甸而增一乘，是也。與顧說亦大同也。○注甲鎧也。○周禮序官司甲注甲，今之鎧也。禮記曲禮，獻甲者執冑，注甲鎧也。廣雅釋器，甲鎧也。○注譏始至鎧也。○穀梁傳云，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又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此云譏使丘民作甲，下備引四民不相兼之說，似與穀梁合。考周禮有司甲，其職雖闕，考工函人之職甚詳。司兵云，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其受兵輪亦如之。注兵輪，謂師還。然則戈盾弓矢，師出頒之，師入還之，皆掌於官。民不自備。意甲亦然。今使丘民自出甲，故譏之。管子乘馬云，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人。白徒三十人。然則丘出一馬七甲，甸四之，出四馬二十八甲。彼一乘卽一甸，一馬卽一丘。蓋丘甲之制，早行之齊。魯從而放之，與其實井邑。丘甸皆出甲，而獨舉丘者，舉丘以該井甸等。然則丘民猶言邑民、鄉民、國民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杜謂丘出甸賦，信乎。抑否乎。曰不然。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於春秋。行於戰國，非周禮也。丘甲始作於齊桓之伯。桓公以此行之于齊，故成公亦以此行之於魯。管子云，一乘之地方六里。原注，六當爲八。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然則丘出一馬七甲，甸四之，出四馬二十八甲。古制丘有馬無甲。今使一丘作七甲而已。安得又有長轂一乘，戎馬四匹。且甲士步卒戈楯皆具，而猥云丘出甸賦乎。杜以司馬法注春秋，往往不合多類。此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氏依穀梁解之。左氏服注引司馬法云，丘有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杜云，甸所賦令丘出之，譏重斂。故書似與經傳意合。然何氏本孔孟家法，以大國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故云十井而賦一乘。若司馬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諸侯百里千乘之制不合。此據天子畿內千里，出車萬乘言之。馬融以十同之地，開方爲三百一十六里有奇，皆周官家言。故何氏不取也。然如何義，四邑爲丘，使一丘農民皆作甲，以農爲工，失其本業，似亦與情事未協。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丘，衆也。孟子盡心，得乎丘民，而爲天子。莊子則陽篇，丘里者，合十姓百民，以爲風俗也。釋名曰，四邑爲丘。丘，聚也。皆衆之義。或以解此，然衆民作甲，曰作丘甲，亦不辭。何氏云。

譏始使。則自後常行之矣。左傳云。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按此如哀十二年之用田賦。不言初耳。何所見暫爲之耶。民以食爲本。稅畝害什一之中正。故於彼特重錄之也。○注古者至用足。○穀梁傳云。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注。學習道藝者。又云。有商民。注。通四方之貨者。又云。有農民。注。播殖耕稼者。又云。有工民。注。巧心勞手。以成器物者。國語齊語云。四民者。勿使雜處。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令夫工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乘以功。令夫商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粥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令夫農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耨芟。及寒擊藁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緩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縛。以且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襁屨。露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呂覽上農篇。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謂農工賈。六韜云。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無亂其鄉。無亂其俗。義皆同。校勘記出通貨財曰商。云。岡監。毛本作通財。粥貨曰商。釋文。粥貨。羊六反。此脫。按。紹熙本有粥字。此言四民不可相兼之義。漢書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春秋書而譏之。以成王道。師古注。用服說。又曰。一說。別令人爲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爲。而今作之。譏不正也。卽公穀說。然爲丘作甲。語亦未明。○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欲道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哀十二年春用田賦。皆書時。今書月。故如此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注〕時者謀結鞏之戰不相負也。後爲晉所執。不日者。執在三

年外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疏〕

杜范並云。赤棘。晉地。○注時者至負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大信書時。故也。鞏之戰。在下二年。○注後爲至能保。○舊疏云。春秋之義。不信者日。故

如此解。後為晉所執者。卽下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是也。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卽下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丙戌。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是。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疏〕

漢書劉向傳。五行志。並作貿戎。左氏作茅戎。古茅貿同部。段借字。汪氏中經義知新錄云。荀子禮論云。薦器則有整而無縱。注。整之言蒙也。冒也。按。整蒙。冒語之轉。左氏傳。茅戎。公

羊作貿戎。方輿紀要。大陽津在陝州西北三里。黃河津濟之處。志云。津北對茅城。按。三里蓋三十里之誤。今茅津渡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茅戎蓋西羌之入居中國者。鄭角弓箋云。髦。西夷別名。括地志。岷洮等州以西為古羌國。以南為古髦國。今疊宕以西。松當悉靜等州以南。皆是。於今松潘廳及登溪營地。

孰敗之。蓋晉敗之。〔注〕以晉比侵柳圍郊。知王師討晉而敗之。〔疏〕

注以晉至敗之。○侵柳者。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

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圍郊者。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正以往前侵柳。已犯天子。在後圍郊。復犯天子。二經之間。天子敗績。據上下更無餘國犯王。故知是天子討晉而為所敗也。繁露王道云。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貿戎。而大敗之。漢書劉向傳。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戎。伐其郊。是也。貿戎去洛陽二百里。地近于晉。故以為晉敗也。穀梁傳亦曰。然則孰敗之。晉也。

或曰貿戎

敗之。〔注〕以地貿戎故。〔疏〕

注以地貿戎故。○舊疏云。蓋晉侯不臣。知王討之。遂往敗之。亦何傷。按傳載或說。卽左氏義也。於晉無涉矣。何云以地貿戎故者。謂春秋書地於貿戎。故或如此說也。左

傳。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敗績于徐吾氏。是也。通義云。以不月日言之。或說是也。所聞之世。詐敗于戎狄。與詐敗戎狄同例。

然則曷為不言晉敗

之〔注〕據侵柳圍郊言晉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注〕正其義使若王自敗于賀戎莫敢

當敵敗之也不日月者深正之使若不戰〔疏〕

穀梁傳云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注諱敵使莫二也不諱敗容有過否舊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為王而使舊

王無敵者見任為王甯可會奪正可時時內魯見義而已○注正其至之也○五行志下之上云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王師敗績于賀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為文尊尊之應也劉歆云皇極傳曰有下體生土之沴說以為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為疴云鹽鐵論世務云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注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皆正其義之義通義引穀梁傳語又引劉歆曰莫敢當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注不日至不戰○舊疏云春秋之例偏戰日詐戰月故如此解

冬十月

二年春齊師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據歷丙戌為五月二日四月無丙戌也

杜云新築衛地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方輿紀要云葛孽城在大名府魏縣西南二十里趙成侯及魏惠王遇于葛孽即此地今其地又有樂亭顧棟高直以為新築按趙世家作葛孽紀要又云葛孽城在廣平府肥鄉西寰宇記又作

葛築地
與衛遠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

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酉月之八日杜云鞏齊地大事表云
通典云鞏在平陰縣東今從高氏之說取近志謂鞏即古之

歷下城即今濟南府治之歷城縣沈氏欽韓云按地志不載沂水雜記沂水縣北一百里有將軍峴西南有鞍山非此鞍也名勝
志鞏城在平陰縣東按傳文鞏地當在濟南府歷城山東通志鞏在歷城縣西北十里華山下今按左傳云三周華不注齊師敗
績則在歷
城者信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注〕据羈無氏〔疏〕

釋文公子手一本作午左氏作首古手首通宣二
年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釋文手一本作首禮六

射儀相者皆左何瑟後首注古文後首爲後手士喪禮魚左首注古文首爲手潛研堂金石跋尾卯敦銘拜手增手即稽首是也
經義雜記云沈文何引穀梁傳曹公子首區今本作曹公子手僕按大射儀注古文首爲手穀梁釋文亦作手則手爲假借字首
爲正字古本穀梁作首與左傳同公羊一作午者手字形近之譌○注据羈無氏○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曹
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爲大夫則小國例無大夫有者名氏不具故羈不氏也此稱公子故据以難

憂內也

〔注〕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故與大

夫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多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疏〕

通義云。曹以內被齊難。遣大夫助戰。故善而錄之。繁露觀德云。

曲棘與鞏之戰。先憂我者見賢是也。○注春秋至大夫。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注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是諸侯從王征不義克勝當美之事也。此託王於魯。諸侯能為內憂。與從王者征伐無異。故假以見王法。桓五年是其事。此其義也。與彼同。亦得正。故與曹有大夫也。○注大夫至侯也。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傳云。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之義。故絕正也。然則彼以大夫敵君。貶此以隨從王者大夫。有得敵之義。故不貶也。解此以決彼稱人故也。又宣十二年。書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彼傳云。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以惡晉。然則得臣書人。以明不敵之義。林父書名氏。所以惡晉也。以無王者大夫故也。○注不從至戰也。校勘記。不從內言敗之者。此本敗誤敵。今訂正。按。紹熙本正作敗。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戰。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矣。然則此若從魯為文。不得言及齊師戰于鞏。宜如僖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擘之例矣。此因從外。故言戰。為君子不掩人之功故也。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亦此不掩人功之義也。通義云。從外不從日者。先日者。前定之期也。緩辭也。後日者。非前定之期也。急辭也。龍門急而緩也。義或然也。龍門之戰。何云。明當歸功紀鄭言戰。則此亦歸功于晉衛曹。故言戰也。○注魯舉至內也。○左傳疏云。魯於聘與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卿。或書二卿。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書元

帥詳內略外也。按孔氏此疏頗得公羊微旨。通義云內舉四大夫者。時未作三軍。蓋季孫將上軍。臧孫將下軍。僑如嬰齊為二軍之佐也。使舉上客而軍將列數之者。重帥也。於他國則唯言元帥。錄內略外之義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酉。月之二十六日。杜云。穀梁曰。鞏去齊五百里。袁婁去

齊五十里。正義曰。齊之四竟不應過遙。且鞏已是齊地。未必竟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百里乎。穀梁又云。壹戰綿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釋例土地名。鞏與袁婁並闕。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之。按左傳作爰婁。袁爰通。大事表云。公穀二傳並為近郊之辭。張氏洽因曰。臨淄縣西有袁婁。蓋亦約略之語耳。或曰在淄川竟。穀梁傳亦作爰婁。博物志。臨淄縣西有袁婁。一統志因云。袁婁在青州府臨淄縣西。按臨淄更在青州東。與鞏地似更遠矣。

君不使乎大夫〔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君不下似脫行字。當補正。解云。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者是則疏本有行字。又隱六年疏兩引君

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注〕。據高子來盟。魯無君。不稱使。不從王者大夫稱使者。閔元年疏引同。

實晉郤克為主。經先晉。傳舉郤克是也〔疏〕

注據高至稱使。○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注。時閔公弒。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彼以我無君

故彼不稱使。明君不行使大夫之義。此皆大夫也。齊侯稱使。故據以難。○注不從至是也。○舊疏云。經先晉。謂未戰之時。經言及晉侯盟于赤棘是也。傳舉郤克。即下傳云。師還齊侯。晉郤克投載遂巡。再拜稽首馬前之屬是也。或者言先晉。正謂會晉郤克是也。何者。序四大夫。乃言會晉郤克。則似郤克在是。而四大夫往會之。猶如宣元年。宋公陳侯以下。會晉師于斐林。伐鄭然。按前說是也。若如後說。注當云。經傳皆先舉晉郤克也。

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

而逃亡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疏〕

注：佚獲至亡也。○釋文：佚，一本作失。莊子書皆以失爲佚。漢書地理志：漢中淫失，謂淫佚也。杜欽傳：或三四年言失欲之生害也。謂佚欲也。主父偃傳：齊王內有淫失之行，謂淫佚之行也。游俠傳：道行淫失，謂行淫佚也。九經古義云：古佚字皆作失。佚又與逸通。尚書無逸，漢石經作佚。春秋經曰：肆大眚，穀梁曰：肆，失也。失猶佚也。佚與逸同，謂逸囚。按漢石經：無逸之逸作勑。桓八年左傳：隨侯逸。注：逸，逃也。荀子宥坐云：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注：逸，奔逸也。國語鄭語：以逸逃於褒。章注：逸，亡也。廣雅釋詁：逸，去也。皆與逃亡義近。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當絕至起之。○包氏慎言云：國君被獲，辱社稷也。絕奪其位。按僖十五年獲晉侯，注：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也。莊十年傳：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繁露竹林云：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天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大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尊爲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在國反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虜耶。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是其絕賤不君，故使與大夫敵體也。春秋爲內諱，故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然猶稱人以起之。彼注云：稱人國共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是也。○注：君獲至敗文。○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敗爲重也。然則此若去師敗績，以起齊侯見獲，則當但言季孫行父以下及齊侯戰于鞏，不言齊師敗績。又嫌與內敗文同矣。何者，春秋王魯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桓十年齊人衛人鄭人來戰于郎，是也。故直書行使乎大夫起之，所以辟內敗之文故也。

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注〕還繞〔疏〕

注：還繞。○廣雅釋詁云：旋，還也。華嚴經音義引切韻同。文選注引字林云：旋，回也。史記日者傳：旋式正基，索隱

旋，轉也。轉旋皆繞義也。左傳：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是還繞義也。

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

〔疏〕

周禮考工記治氏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鎰。注。戟。今三鎰戟也。釋名釋兵云。戟。格也。傍有枝格也。左傳隱十一年。子都拔棘以逐之。注。棘。戟也。禮記明堂位。越棘。注。棘。戟同。是也。說文作戟。逯者。說文系部。復也。玉篇。退也。卻也。莊子田子方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蓋卻退之義也。再拜稽首者。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相拜者。何以表情見義。屈節卑體。尊事人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尙書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文質也。尙書曰。周公拜手稽首。周禮大祝疏云。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冑。故得有拜法。通義云。禮。介者不拜。而今再拜稽首者。重難執獲人君。故爲加恭舊疏云。禮。介者不拜。而卻克再拜者。蓋齊師已敗。行賓命之禮。投戟之後。得再拜矣。若當戰時。將軍有不可犯之色。甯有拜乎。按舊疏與孔說相兼。乃備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成十六年左傳。卻至衣韎韋之跗。注。或將軍不介冑與。逢丑父

者。頃公之車右也。〔注〕人君驂乘。有車右。有御者。〔疏〕

校勘記出逢丑父。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逢作逢。誤。按逢姓之逢。从夆。不从夆。諸家說多

誤。今按。紹熙本亦作逢。左傳校勘記云。閩本逢作逢。非也。段玉裁云。字从夆。逢丑父。逢伯陵。逢蒙。皆薄紅反。東轉爲江。乃薄江反。宋人廣韻。改字从夆。薄江切。殊謬。不可從。齊世家。陳于鞍。逢丑父爲齊頃公右。左傳。那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注人君至御者。○漢書文帝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義耳。其兵車之法。則詩鄭風。清人云。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箋云。左二人。謂御者。右軍右也。中軍。爲將也。左傳云。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綏爲右。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是卻克爲將。在鼓下也。又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張侯卽解張。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人君兵車。或亦如此也。面

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注〕禮。皮弁以征。故言衣服相似。頃公有負晉魯之

心故特異丑父備急欲以自代〔疏〕

禮記坊記注僕右恆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疏引此傳云靈之戰逢丑父爲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也按左傳僖五年

年云均服振振杜云戎事上下同服又成十六年左傳有韎韐之跗注疏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也卻至與衆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則大夫以上服或與士不同與蓋車右與君將衣服無不似特異逢丑父以其面目相似耳○注禮皮至相似○白虎通三軍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服亦皮弁素幘又招虞人以皮弁知伐亦皮弁按知伐亦皮弁常作知田獵亦皮弁詩六月疏引孝經注田獵戰伐冠皮弁昭二十五年注云皮弁以征不義韓詩傳亦有是語蓋皆今文家說其周禮弁師云凡兵事車弁服蓋古文家說也○注頃公至自代○舊疏云卽下傳云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眇者逐眇者是也校勘記出故特異丑父備急圍監本同蓋誤宋本毛本異作選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選異蓋選之壞字耳按頃公選丑父備急自代爾似與負晉魯之心無涉也

代頃公當左〔注〕升

車象陽陽道尙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疏〕

齊世家云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右左傳云逢丑父與公易位晉世家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注升車至

居右○御覽引五經要記云國君及元戎率軍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禮記曲禮疏云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蓋此代頃公當左謂在車右之左爾仍居中曲禮云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此兵車御者在左當亦馮式不敢與君並處君之左故自車右視之則君居左臣居右也其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故左傳云韓厥代御居中其甲士兵車之法則詩魯頌閟宮箋云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與此又不同也

使頃公

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注〕不知頃公將欲堅敵意邪勢未得去邪〔疏〕

齊世家結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

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取飲。左傳及華泉。糝絙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注不知至去邪。○校勘記出將欲云。閩監毛本同。鄂本將欲作欲將。

曰革取清者。〔注〕革更也。

軍中人多水泉濁。欲使遠取清者。因亡去。〔疏〕

注革更也。○詩大雅皇矣。不長夏以革。傳革更也。襄十四年左傳。失則革之。注革更也。易雜卦傳革去故也。呂覽執一云。天地

陰陽不革而成。注革改也。說文革獸皮治去毛革更之象。故凡更改皆謂革也。遠取清者。蓋即左傳所謂華泉也。

頃公用是佚而不反。〔注〕不書獲者。內大惡

諱。〔疏〕

晉世家云。下取飲以得脫去。左傳鄭周父御佐車。宛夜爲右。載齊侯以免。齊世家云。因其亡脫去入其軍。○注不書至惡諱。○各本大作多。誤。依宋本正爲內大惡諱者。隱六年注。明鄭擅獲諸侯當絕。僖十五年注。見獲與獲人君皆

當絕。明獲諸侯當坐絕。故不書爲內諱也。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不書獲者。彼傳云。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蓋爲中國諱獲。但貴其不死位也。

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

已免矣。〔疏〕

後漢書馮異傳。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

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注〕顧問執法者。

曰法斲。〔注〕斲斬。〔疏〕

注斲斲。爾雅釋器云。魚曰斲之。此疏引樊光云。斲斲也。彼釋文引字林云。斲斲也。與此合。說文斤部云。斲斲也。後漢書董卓傳論。夫以剝肝斲趾之性。注斲斲也。文選羽獵賦。斲

巨甍。注引章昭曰。斲斲也。

於是斲逢丑父。〔注〕丑父死君。不賢之者。經有使乎大夫於王法。頃公當絕。如賢

丑父。是賞人之臣。絕其君也。若以丑父故不絕頃公。是開諸侯戰不能死難也。如以衰世無絕頃

公者。自齊所當善爾。非王法所當貴。〔疏〕

齊世家云。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左傳。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

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皆與此傳異。○注丑父至君也。○以丑父不書於春秋。又無起賢文故也。書齊侯使國佐如師。絕齊侯之意已起。若賢丑父。嫌賞人臣。絕人君矣。襄二十九年傳。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又曰。許人臣必使臣。許人字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丑父賢。則丑父榮。而不及其君。非賢人所欲也。故沒其賢文。○注若以至難也。○舊疏云。今若以丑父賢。以爲齊宜有君。而不絕頃公。卽開諸侯不死社稷。大戴禮。曾子制言上云。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虛注。不苟免也。孔氏廣森補注云。董仲舒說春秋。齊頃公不死於位。以曾子此義責之。按襄六年。齊侯滅萊。傳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定十四年。以頓子庸歸。注。不別以歸何國者。頓子以不死位爲重。哀七年。以邾婁子益來。傳名絕之也。是諸侯死難之義也。若僖五年。晉人執虞公。彼注云。不但去滅。復云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以不死位也。則又異也。○注如以至當貴。○校勘記出當貴。云閩監。毛本同。誤也。當作非王法所得貴。按疏標起訖云。注如以至得貴。解云。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則疏本作得字。今毛本疏標起訖。亦改作當貴矣。舊疏云。丑父權以免齊侯。是以齊人得善之。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而公羊說解疑論。皆譏丑父者。非何氏意。按繁露竹林云。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君子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其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弗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

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又曰：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尙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以爲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是則董生於丑父事反復申論，言第言無可貴之義耳，亦無譏丑父意與何氏合。

己酉及齊國佐盟於袁

婁〔疏〕

通義云：此傳覆舉經句也。尋此似公羊經本云齊國佐，今本無齊者。後人沿二家之經而誤脫耳。推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例之，則國佐上正當再繫齊也。按孔說是也。

曷爲不

盟于師而盟于袁婁〔注〕据國佐如師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

齊〔注〕不書恥之〔疏〕

毛本于誤與左傳宣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幃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沈氏引穀梁爲說，則是年事也。惟彼無臧孫許耳。通義謂不書此臧

孫許於今年始以名氏見經，蓋聘齊之時猶未爲卿也。凡內大夫行，凡卿例不書。按宣十八年左傳，臧孫許已能逐東門氏，則非大夫所爲。孔氏之說未然。與董生何義皆乖。○注不書恥之。○舊疏云：謂魯使尊卿聘齊，爲所侮戲，假藉大國而雪其恥，是以不出如齊恥之矣。其郤克不書者，自從外相如之例，繁露玉英云：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何氏不

書恥之所本也。校勘記云：據疏，此下有臧孫許眇也五字一句。今各本脫去，則疏文無所系。按舊疏云：注臧孫許眇也者，正以當聘之時，無有內魯之義。晉爲大國，郤克宜先，而魯宜後。傳先言或跛，故知眇者是臧孫許矣。或曰：一本云臧孫許跛，舊解言或跛或眇，據魯序上，非也。舊疏又云：按此一句宜在不書恥之下。今定本無疑脫誤也。校勘記云：此二十字，當是校書者札記語，非作疏者本文也。作疏時注固不脫，且疏內少言定本者，定本乃唐初顏師古所爲，則知公羊疏出唐以前人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成元年，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僕，同時而聘于齊。釋曰：郤克眇，左氏以爲跛。今云眇者，公羊無說，未知二傳孰是。范明年注云：郤克眇者，意從左氏故也。或以爲誤，跛當作眇。釋文：郤克眇，亡小反。良夫跛，波可反。二年傳：敖郤獻子，范解謂笑其跛。釋文：跛，布可反。杜預注左傳云：郤克跛，此傳言郤克眇。范注當依傳，而作跛者，恐非。按左傳宣公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杜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偃，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郤克眇，孫良夫跛。又公羊成二年傳：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齊君之母也，踊于楛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何注：臧孫許眇者也。元注云：今本無此注。徐疏引有之。疏又云：今定本無疑脫誤也。然則今本從定本也。經義雜記又云：據左傳云：郤子登，婦人笑于房，則郤克之跛。左氏有明文矣。杜注與傳合。沈文何引穀梁傳，知古本穀梁作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故范二年注云：謂笑其跛。公羊傳上言晉郤克臧孫許聘齊，下言客或跛或眇。何注以臧孫許爲眇，則郤克跛矣。然則郤克之跛，三傳同文。自唐定本以穀梁傳跛眇互倒，釋文及疏皆從定本。故陸氏反據傳以非范注。楊疏引或說，亦以范注跛當作眇，是使不誤者亦誤也。何注公羊有臧孫許眇者之言，今楊疏云：公羊無說，則楊所據公羊，亦定本也。釋文或眇亡小反，在或跛布可反之下。則陸所據公羊，亦同定本也。讀書叢錄左氏正義，沈氏引穀梁傳：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七百二十六引亦作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定本作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非是。按何氏此注五字，不宜系不書恥之下。宜爲下使眇者逐眇者下注語。觀舊疏所引舊解，可證合併時誤衍在此，而又將下注文脫去。校書者誤，勿卽此下注語，故不可通耳。郤克跛自是定解，以臧氏洪氏爲允。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於齊生頃公

〔疏〕

注蕭同至頃公○史記作桐左傳作蕭同叔子杜注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賈逵曰蕭附庸子姓當謂蕭宋之附庸與宋同姓蕭叔大心即蕭之先附庸蓋以叔為稱蕭叔朝公是也穀梁注蕭國也同姓

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以穀梁傳云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故范如此解也與二傳史記皆殊干寶曰蕭同叔子惠公之妾頃公之母也通義云蕭同者蕭君字同叔附庸之君以字通也姪子猶言姪女頃公之母是蕭同叔之姪女也兄弟之子猶子故左氏直云蕭同叔子矣水經注汲水篇蕭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蕭女聘齊為頃公之母卻克所謂蕭同叔子也按蕭為國名同宜為蕭君字姪子猶言姪女孔氏義為明允何氏以蕭同為國名春秋有蕭有蕭叔其蕭同別無所見姪子謂為姪之子似亦迂范謂同為姓列國無同姓者亦未知所據

踊于楮而窺客〔注〕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

楮齊人語〔疏〕

校勘記云鄂本及漢制考作踊于楮而窺客注同楮字从手非閩監毛本窺作闕唐石經缺釋文作闕云本又作窺按紹熙本同各本○注踊上也○鄂本上作止非公羊問答云此亦齊人語乎曰晏子春秋齊

景公為露寢之臺而鴟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踊此其證廣雅釋詁云踊上也又云踊跳也禮記檀弓辟斯踊注踊躍跳躍皆上義也說文足部踊跳也詩邶風擊鼓云踊躍用兵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曲踊三百注跳踊也○注凡無至曰楮○舊疏云無高下猶言莫問高下但當有縣絕而加躡板者皆曰楮矣吳氏凌雲經說云說文楮楮也步項切即今棒字非此義楮當讀與桴同論語乘桴浮于海爾雅作乘桴桴之為桴猶桴之為桴也古所謂桴今之浮橋是其遺制古所謂楮今之浮梯是其遺制吳俗名浮梯為踏楮从音从付之字古皆同用左傳編楮說文作楮部部婁說文作附婁釋文楮音普口步侯二反未合古音按方言墮隋也郭注江南人呼梯為墮所以墮物而登者說文墮上黨猗氏阪也亦謂阪道如梯故得稱墮墮皆與從音之字音近廣

雅釋器云。階。版也。枱與階同。釋文云。高下有絕加。蹠板曰枱。脫一無字。蹠者。說文云。蹈也。方言。蹠。登也。廣雅。釋詁云。蹠。履也。釋名釋姿容云。蹠。攝也。登其上使攝服也。高下懸絕。有板橫其間。可登。如今匠氏之跳矣。

則客或跛

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注〕迓。迎。卿主迎者也。聘禮。賓至。大夫率

至于館。卿致館。宰夫朝服致殮。厥明。至于館。〔疏〕

校勘記出迓字。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迓。木又作訝。周禮。秋官掌訝注。鄭司農云。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釋曰。此

公羊傳文。時晉使卻克聘齊。卻克跛。齊使跛者往御。御亦訝也。按鄭司農所據公羊傳。作跛者訝跛者。賈公彥所據公羊傳。作跛者御跛者。皆與今本異。訝。正字。御。段借字。迓。俗字。按釋文。迓。本又作訝。疑陸本當作訝。云本又作迓。禮記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注。御當爲迓。迓。迎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迓也。世人譏之。與賈公彥所見本同。晉世家。卻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說文。蹇。跛也。釋名。蹇。跛蹇也。卽此之跛也。穀梁傳上元年云。齊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說文。跛。行不正也。禮記問喪。跛者不踊。易履九三。跛能履。有足疾者也。說文。目部。眇。目小也。履又云。眇能視。虞翻曰。離目不正。兌爲小。故眇而視有目疾者也。通義云。左傳曰。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然則卻克跛也。眇者謂許。○注。迓。迎至者也。○鄂本無也字。禮聘禮注。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聘禮記。卿大夫迓。大夫士迓。士皆有迓。周禮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于館之訝。記注云。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此之迓。卽迎待賓者也。卿主迎者。當是主迎卿者。○校勘記出大夫率至于館。盧文弨云。至當作迓。按儀禮率作帥。又出至于館。云。鬪。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至作訝。當據正。盧文弨曰。儀禮。臚作飪。音義同。按聘禮云。大夫帥至乎館。卿至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宰夫朝服設殮。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厥明。訝

賓于館。鄭注：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蓋致館使卿重其禮也。與訝者自別一人，故卿不俟設殮之畢即退也。殮者，鄭云：食不備禮曰殮。周禮宰夫云：掌賓客之殮。是也。鄭又云：飪，熟也。熟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何氏連飪引之，又以飪作臉。彼有熟有腥，此止言臉者。胡氏儀禮正義云：或據毛傳熟食曰殮，謂此殮之設無生牲，且雖有腥，而主於熟。賓即次未舉火，以熟為先，故云殮也。按下注亦有新至尙熟之說，義可兩存焉。是殮主於熟，故何氏連牲臉引之。鄭又云：此訝下大夫也。按禮厥明以下，皆敘行聘廟中儀節，故以為下大夫與上經帥至于館者同。卻克臧孫許皆卿，當是大夫也。

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閭。將別，恨為齊所侮，戲謀伐之，而不欲使人聽之。〔注〕閭，當道門，閉一扇。

注閭當道門○

穀梁傳：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注：胥閭，門名。荀子大略云：弔者在閭。注：閭，門。文選注引字林云：閭，里門也。周禮秋官司序官脩閭氏注：閭，謂里門，里居也。民家散處，皆謂之里。論語里仁是也。故里門亦得為當道門，不必二十五家始為里也。按脩閭氏云：比宿櫟而守閭，互，謂行馬閭，其門也。說文走部：迺，互令不得行，木如蒺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是當道有互，互更有門，謂之閭，所以禁奇袤。晏子曰：急門閭之政，而淫門惡之。緩民間之政，而淫民說之。墨子自楚還過宋，大雨庇其閭中，守閭者勿內，守閭者即周禮之宿互者也。時魯衛大夫已出齊國，必野間分途之地，相與私語，而為人所覺也。○注：閉一至踦閭。○詩疏引字林云：踦，一足意也。按：一足者，謂一足門外，一足門內，猶騎物也。因謂之踦，釋名釋姿容云：踦，支也。兩腳支別也。是也。因之一人在外，一人在內，對峙門中，亦如騎然，故亦謂之踦。集韻四紙：踦，隱綺反。引此傳：韓非子亡徵篇：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方言：踦，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者，謂之踦。梁楚之間，謂之踦。雍梁之西郊，凡獸支體不具者，謂之踦。漢書段會宗傳：亦足以復雁門之踦。應劭曰：踦，隻也。踦，隻不偶也。此當讀如倚，蓋跛倚而立，一足著地，故有奇隻之象。廣雅云：踦，蹇也。蹇，即跛也。○注：將別至聽之。○宣十七年左傳：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

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晉世家亦云。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齊世家亦有是語。

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

〔注〕知必為國家憂。明芻蕘之言不可廢。且起頃公不覺寤。〔疏〕

穀梁傳。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注明芻蕘至可

廢。○說苑權謀云。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成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淮南主術訓。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鹽鐵論刺議云。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韓詩外傳云。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二大夫歸。

相與率師為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注〕怪師勝猶不解。往問之。

〔疏〕

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警與地。注。媚人。國佐也。疏引杜預。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按史記晉世家。齊世家。皆以郤克請伐齊。晉侯弗許。後晉伐齊。齊以公子彊為質。晉兵罷。會齊伐魯。取

隆。魯皆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左傳亦同。此傳似以晉魯合謀在先也。○注怪師至問之。○各本怪作恠。俗字也。

郤克曰。與我紀侯之

甌。〔注〕齊襄公滅紀。所得甌邑。其土肥饒。欲得之。或說甌玉甌。〔疏〕

穀梁傳。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甌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

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注齊襄至得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是襄公滅紀也。甌為紀邑。未識即僖十九年宋齊戰地否。其土肥饒。何氏以意言之。○注或說甌玉甌。○公羊問答云。或說何也。曰。說文。甌。甌也。方言曰。甌。自關而東謂之甌。郭注

有言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注：甌皆滅紀所得，彼別言與地，故以甌爲器名。正義云：鄭衆注考工云：甌，無底甌，方言云：甌，自關而東謂之甌，知甌是甌也。下文云：子得其國寶，知甌亦以玉爲之。傳文玉在甌磬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穀梁傳：郤克曰：以紀侯之甌來。注：甌，玉甌，齊滅紀，故得其寶，則或說蓋取二傳爲義。按或說是也。若是地名，不必言紀侯之甌。春秋取邑多矣，從無連本國言之者。紀滅近百年，郤克毋庸贅述也。紀侯之甌，與大鼎同，所謂器從名，地從主人也。爾雅釋器云：鼎之款足者爲鬲。說文：鬲，鼎屬，甌，鬲屬，蓋甌以金冶而成。甌以陶旗而成者，此爲玉甌，則當作甌。阮氏鐘鼎彝器款識有穀父甌，甌當作甌也。竹書紀年：定王十八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甌，亦以甌爲器也。

反魯衛之侵

地使耕者東畝〔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疏〕

左傳：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注：使耕至晉地。○舊疏引舊

云：如者，往也。使齊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非公羊義。按杜云：使壘畝東西行，穀梁注：欲以利其戎車，於驅侵易。左傳又云：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乎？則何氏謂如晉地當訓如作往也，而舊疏云：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故言此，是以下傳云：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何氏云：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者，是其晉東畝之義也。其說非也。讀書叢錄云：後漢書孔融傳注引公羊傳，此與下文皆作使耕者東西其畝，按何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疏引舊云：使齊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注及舊本皆當作東西其畝。疏云：蓋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疏本已脫西其二字，按無西其字亦通。穀梁左傳：齊世家皆止作盡東其畝。

且以蕭同姪子爲質

〔注〕見侮戲本由蕭同姪子〔疏〕

注見侮至姪子。○晉世家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齊世家：齊侯請以寶器謝，弗聽，必得笑克者。蕭同叔子是爲其見侮戲故也。

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甌，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

畝是則土齊也。〔注〕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疏〕

舊疏云：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曰不可也。者經義述聞云：謹案一本是也。曰不可者

國佐自答上語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不可上亦當有曰字。皆後人不解古人文義而刪之耳。後漢書孔融傳注引此文云：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則所見本尙未刪曰字。兩曰不可，與上文之兩請諾相應爲文。若去其一，則文不相應矣。又案是則土齊也，下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此正釋曰不可三字也。下注云：言正尊不可爲質，此亦釋下文曰不可三字也。上文皆曰不可，故何注兩釋之。若上文本無曰不可三字，而以下文之不可總上二事言之，則上注不當先言是不可行。下注又不當但言不可爲質矣。合兩注觀之，則後人妄刪之迹自明。僖二年傳：宋公曰：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亦是自答上語也。論語陽貨篇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彼文兩言曰不可，亦與此同。原注兩曰不可，皆陽貨之言。說見四書釋地。又云：墨子耕柱篇亦曰：和氏之璧，隋和之珠，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按王氏之說是也。穀梁傳亦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廟來，則諸此齊以廟與晉，而曰與我者，順郤克語答之也。○注則晉至可行。○穀梁傳：使耕者盡東其畝，則終土齊也。注引凱曰：利其戎車侵伐易，則是以齊爲土。本何氏說也。九經古義云：按土讀曰杜。古杜字皆作土。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王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詳具禮說經義述聞云：惠說非也。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乎？僖四年穀梁傳：說齊桓公侵蔡云：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謂不以蔡之地爲齊土，非杜塞之謂也。此云土齊，亦謂以齊之地爲晉土，故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爲土地也。於義自通，無煩改讀。按王氏所駁惠說，甚爲允洽。而通義引惠士奇曰：古土杜通。毛詩：自土沮漆。自杜沮漆。土齊猶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路。乃古杜之之法也。晉文公反鄭之埤，東衛之畝者，亦以此注云：以齊爲土地，失之。然齊卽東其畝，亦無杜塞之理。與周禮之杜之絕不相涉。孔義不可從也。左傳：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引先王之命，專斥盡東其畝之語，尤與杜齊之說無干也。俞氏樾云：謹按：使耕者東畝，晉非能遂得齊之土地也。且得齊之土地，而謂之士

齊亦近不辭。何解殆失之。惠氏棟讀土曰杜。引周禮及司馬法。王霸記。然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惠說亦未為得。今按土當讀為度。土與度聲相近。尚書棗誓。杜乃獲。周官雍氏注引作畝。乃獲。土之為度。猶杜之為畝也。大司徒職曰。以土圭土其地。鄭注云。土其地。猶言度地也。並古文段土為度之證。故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即度地相宅也。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是有意規度齊國之土地。故曰是則度齊也。度與規同義。襄二十五年左傳曰。度山林。又曰。規疆。猶是規度一也。國語楚語曰。實讒敗楚國。使不規東夏。章注曰。規。猶有也。其實規亦言規度也。此云度齊。猶彼之規東夏矣。因段土為度。學者遂失其義。僖四年穀梁傳曰。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不土其地。亦即不度其地也。

蕭同姪子

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注〕言至尊不可為質。〔疏〕齊世家對

曰。叔子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質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晉世家。齊侯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穀梁傳。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注言尊同也是其義也。○注言尊至為質。○左傳。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請戰。〔注〕如欲使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此至尊不可為質之義也。

耕者東西畝。質齊君之母。當請戰。〔疏〕晉世家云。請復戰。左傳對曰。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微。齊國之福。

不泯其社稷。使撥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彼云敝器。土地不敢愛。故知為耕者東畝。蕭同姪子為質兩事矣。

壹戰不勝。請

再。再戰不勝。請三。〔注〕言齊雖敗。尚可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子之有也。何必

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疏〕

穀梁傳云：不可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推手曰揖，齊使對畢，即去，亦決戰意也。

卻克、聯、魯、衛之使，使其辭而爲之請。〔注〕

卻克恥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國佐辭爲國佐請。〔疏〕

校勘記出「眛」字，云唐石經同，葉鈔釋文亦作「眛」，音舜，閩監、毛本誤作「眛」，按紹熙本亦作「眛」，釋文有「王」，乙達結二反，蓋唐初本已有作「眛」者，文七年傳注以目通指曰「眛」是也。○注卻克至佐請，○左傳魯

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仇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蓋即會卻克意以國佐辭爲請語也。

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

盟。〔注〕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傳極道此者，本禍所由生，因錄國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

則拒，可許則許，一言使四國大夫汲追與之盟。〔疏〕

左傳：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

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傳於是而與之盟，晉世家：晉乃許與平而去。○注逮及至婁也。○爾雅釋詁云：逮及也。穀梁傳曰：羣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壹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又云：爰婁在師之外，如穀梁意則已逼近齊都，退與盟于袁婁也。此云逮于袁婁，當在羣之東，國佐攝而去之，魯衛追及之也，要皆去齊都不遠，故左傳有背城借一之語也。○注傳極至由生。○穀梁傳：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卻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繁露竹林云：齊頃公親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伯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于清丘，斷道，眷往伐魯，入其北郊，願返伐衛，敗之新

築當是時也。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遂獲齊頃公。斷逢丑父。深木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憐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與。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說苑敬慎云。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伯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于鞏。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斷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注因錄至之盟。○校勘記出汲道與之盟云。鄂水盪汲字。此脫。按。紹熙本亦盪汲字。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注。大夫使。受命不受辭。故善國佐可拒則拒。可許則許。安社稷。利國家。能專之也。繁露王道云。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後漢孔融傳。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禮記少儀云。會同主詔。注。詔。謂敏而有功。若齊國佐是也。通義云。傳道此者。明晉未能怙齊。進退權在國佐。與屈完來就盟于師者異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壬午月之三十日。

庚寅。衛侯遫卒。〔疏〕

包氏慎言云。庚寅九月之九日。不蒙上月。左氏穀梁作速字。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穆公遫。

取汝陽田。

汝陽者何。鞏之賂也。〔注〕以國佐言反魯衛之侵地請諾。本所侵地非一。總繫汝陽者。省

文也。不言取之齊者。恥內乘勝脅齊。求賂得邑。故諱使若非齊邑。〔疏〕

左傳僖元年云。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注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

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釋例。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注以國至請諾。○見上傳。左傳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注本所至文也。○舊疏云。知侵伐非一者。正以下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以此言之。則知汶陽大判之名明矣。○注不言至齊邑。○舊疏云。決襄十九年春。取邾婁田自漣水。繫邾婁言之故也。通義云。不繫齊者。本所侵取內邑也。內邑而不言齊人來歸者。呂大圭曰。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意也。按此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不書取之曹。同為有所避也。彼為避取同姓田。故不言曹。此為避藉人之力。脅齊求賂無恥。故不言齊。若但以內邑故不繫國齊。則彼之不繫曹。亦可從內邑不言國之例。無庸發諱取同姓田之傳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疏〕

杜云。博縣西北有蜀亭。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汶上縣西南四十里有蜀山。其下有蜀山湖。與南旺湖東西相對。為泰安府接壤。通義

云。家鉉翁曰。自楚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丙申。月之十五日。舊疏云。亦有一本無齊人者。脫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差繆略云。左氏無許人。公羊無齊人。按唐石經左氏。公羊皆無許人有齊人。石經穀梁。今本穀梁與左氏同。通義云。問無事再舉地

者以公在焉。從諸侯會盟例也。鄆微國。盟會恆不序。獨此序者。鄆君戕于邾婁。未三年而二國大夫同盟。忘仇蔑君。莫此為甚。所聞之世。始治諸夏。故小國有大惡。亦在譏限。義或然也。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注〕据會而盟一處。知一人也。〔疏〕注据會至人也。○鄂本据作據。當據正。得

一貶焉爾。〔注〕得一貶者。獨此一事得具見其惡。故貶之爾。不然。則當沒公也。如齊高僂矣。

不沒公者。明不主為公故也。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

中國。故獨先舉於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疏〕紹熙本作壹貶。校勘記出一貶。云唐石經一作壹。蓋因何注作

一貶轉改也。通義云。大夫不敵君。本當貶稱人。但會盟兩貶。則嫌楚實微者。故特見公子嬰齊名氏於上。而於此一貶。以申其義也。按既言大夫不敵君。則貶宜皆貶。設僅一會。或一盟。將稱人以貶乎。抑不稱人以起其非實微者乎。故不可通也。○注得一至之爾。○舊疏云。正以於此處得一貶焉爾。按一當如壹解。謂專壹於貶楚嬰齊也。○注不然。至僂矣。○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僂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不為公諱。沒公文為欲貶嬰齊故也。○注不沒至故也。○舊疏云。高僂本意敵公。故恥之。今嬰齊者。止自亢性驕蹇。不主為公。是以春秋不沒公以見之矣。按何意謂主於貶嬰齊。故不沒公文也。穀梁所謂於是而後公得所申其事也。注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盟會。○注上會至其未。○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者。舊疏云。即宣十四年秋。楚子圍宋。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上文冬。楚師鄭師侵衛之屬是也。以其非一。故謂之數也。包氏慎言云。此言楚子之侵伐中國。由於嬰齊道之。孟子所謂長君之惡者也。故當先誅嬰齊。齊侯緩

亟伐諸侯。罪當絕。嬰齊道君。侵伐中國。與亟伐者同科。亦當絕。故貶稱人。同於微者。明其黜退。奪其政權。僖二十八年注。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言當治以亟伐之罪。宜絕其氏姓也。按。上舉嬰齊。此貶稱人。起人。卽嬰齊也。猶僖二十八年。下殺得臣。上稱人。明上之人。卽下之得臣也。大夫不敵君。故諸侯大夫皆貶稱人。先舉嬰齊於上。以貶之。誅首惡也。先本以及末也。

公羊義疏五十一

成三年

盡七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疏〕

穀梁注云：宋衛未葬而自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

辛亥葬衛繆公〔疏〕

釋文：繆音穆。左氏穀梁作穆。詳隱三年。包氏慎言云：正月書辛亥，據歷為二月朔日。按如包氏所推，則為過時而日隱之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疏〕

舊疏云：莊公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何氏云：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然則此言公至自伐鄭者，不得意故也。通義云：時諸侯次於伯牛，遣師東侵，鄭敗於丘輿，故以不得意致

伐也。舊疏又云：莊六年注云：皆例時。今此書二月者，為下甲子出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四日。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注〕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疏〕

穀梁傳曰：新宮者何？禘宮也。注謂宣公廟也。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

入廟，故謂之新宮。杜亦云：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范所本也。○注以無至宮廟，校勘記云：按當作以無新公乃合。魯桓公廟謂之桓宮，僖公廟謂之僖宮，煬公廟謂之煬宮，魯無新公，故疑之而問也。

宣宮則曷

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注〕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

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疏〕

通義云。始入宮廟。未忍遽以神事。孝子之志也。穀梁傳曰。迫近不敢稱諡。恭也。注。迫近言親禰也。桓僖遠

祖則稱諡。○注親之至言也。○穀梁注云。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故亦不忍正言其諡也。○注謂之至更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御覽引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扉以炊沐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曰。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徹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窳爇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是劉熙所引之禮也。劉與舍人同義。唯曰雨漏。訓屋漏。爲增成其義爾。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按有司徹云。有司宜徹饌於宮中。西北隅。鄭注云。於此戶。謾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陽厭之事。當室之白。鄭注云。得戶明者也。蓋西北隅爲幽隱之地。漏見日光。故爲當室之白。義本康成也。按穀梁傳。壤廟之道。易檐可也。卽謂易其西北角。當在耐廟時。與新死徹西北扉者。自是兩事。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新主入廟。禮無明文。唯春秋吉禘。在二十七月。纘禘之役。以禫月遇吉祭。雖可以奉主祭廟。然猶是耐祖。而不以妃配。必逾月吉禘。然後遷祖於禰廟。名曰新宮。今宣以十八年十月薨。則成二年十一月爲大祥。三年正月爲禫。至是二月禫。已逾月。正二十八日吉禘之際。其名新宮。當在吉禘後。已經遷主。故燬而哭之也。新宮卽先公之宮。先公居五廟之末。名曰禰廟。伯禽以來。卽已有之。雖名曰新宮。而實則舊廟。必待吉禘之日。將四親廟并祧。合食大祖。及其臨徹。先迎高廟一位。隨諸祧主。還遷廟中。然後逐隊隨三親歸分高曾祖禰。而各入廟焉。是一日不吉禘。則一日不遷廟。一日不遷廟。則一日不易廟也。若謂丹楹刻桷。經稱桓宮。而此稱新不稱宣。必非無故。則以丹楹刻桷。在莊二十三年。此時已舊而不新。故稱桓耳。若初入廟。則未有不稱新者。不聞夏宗伯稱新鬼大乎。按此稱新宮。自以新入廟而災。故不忍正言。若丹楹刻桷。無所不忍。卽在莊公初年。亦可正稱桓宮矣。

其言二日哭何。

〔注〕据桓僖宮災不言三日哭〔疏〕

注据桓至日哭○鄂本据作據桓僖宮災見宣三年

廟災三日哭禮也〔注〕善得

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疏〕

穀梁傳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注痛傷至哭之○白虎通災

也禮也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禮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為災所中故哭也禮記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注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也故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廟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注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記主於始祖言耳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

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疏〕

五行志上云新宮災穀梁以為宣公不言諡恭也劉向以為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

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廟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為成居喪無哀戚心數與兵戰伐故天災其父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經義雜記云按公羊當從董說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災之欲成公之追念其父寢兵息民也若謂以宣篡立故災之則天何不誅之於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乎何注謂臣威太重結怨彊齊則與宣廟無涉穀梁當從劉說謂成不能用父命以誅三家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天意若曰爾不能聽父生前之命安用死後之廟哉不如災之庶成能感悟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有禮而恭非孝子之能事也檀弓說申生自卒而以為恭世子鄭康成云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余謂公羊穀梁云禮也者皆微詞以婉刺也何休杜預云善得禮失經傳之旨亦非董劉之意也至謂天欲去三家故災宣廟以示之雖天意昭昭每因此以示彼然較

之不欲父命之說似疏矣。按當以五行志一曰說爲正。臧氏謂天何不誅之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夫商臣弑父，尙未顯誅，亂臣賊子，天雖昭報不爽，安能駢示之罰。適宣宮災，故春秋書以示戒也。傳云禮也，亦謂其三日哭，得處變之禮也。何有微文婉刺，其卽譏貶宣成，已於災著之矣。何氏謂成公幼少云云，係推言之爾。新宮爲廟之極親，故以不得久承宗廟爲戒也。通義云桓宣皆篡立者，二公之宮，並以災書於春秋，上本天道，下正人事，灼然著明，有若符契，是也。舊疏云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言媵，次第宜立，隱公攝位久不還，天示其變，隱猶不覺，是以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氏云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返於桓，失其宜也。然則桓正宜立，隱是左媵之子，據位失宜，而桓弑之，雖曰篡君，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豈若宣公以庶篡嫡，其子失政，故災其宮矣。而哀三年桓宮僖宮災者，彼是已毀後復立之，是不宜立，故天災之，不謂怒其篡隱也。按舊說亦泥桓宣同爲弑君，無分輕重，桓廟不災，或偶不災爾。天道遠，人道邇，天事焉能盡如人測乎。况桓公不終於齊，受害哲婦，天之報之者，不爲不憐矣。故不必更災其廟與。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注〕棘民初未服於魯。〔疏〕

杜云。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大。事表云。今當爲泰安府肥城縣地。水經。

注汶水篇。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徑棘亭。春秋成公三年。叔孫僑如圍棘。南去汶水八十里。方輿紀要。在兗州寧陽縣西北。○注棘民至於魯。○舊疏云。言初未服者。欲言終服於魯矣。公羊之義。以圍爲不克之文。若其得之。而言圍者。正謂當時未克。何妨終得之乎。

其言圍之何。〔注〕據國內兵不舉。〔疏〕

注據國至不舉。○舊疏云。卽定八年。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

不聽也。

〔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

外邑同罪。故言圍也。得曰取。不得曰圍。〔疏〕

左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注不聽至起之。○易良象傳。不拯其隨。未退聽也。疏聽從也。故昭二十六年左傳。姑慈婦聽。亦

謂婦從也。不從故叛。成十六年左傳。鄭伯如晉聽成。注聽受也。不受成。亦卽叛義。必內諱叛。故於書圍起之。○注不先至圍之。○論語季氏云。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不然。故譏之。舊疏云。國內之兵。本自不書。而此書者。惡其失所會。與圍外邑同矣。

○注得曰至曰圍。○舊疏云。取者是得文。故言得曰取。卽上文取汶陽田。及哀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之屬是也。不得曰圍者。卽定四年楚人圍蔡之屬是也。

大雩。〔注〕成公幼少。大臣秉政。變亂政教。先是作丘甲。爲鞏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疏〕

注成公至所生○作三甲見上元年。鞏之戰見上二年。伐鄭圍棘並見上桓五年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祭言大雩。大旱可知。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疏〕

左氏作磨咎如。穀梁作牆咎如。古將牆皆從耳得聲。通磨當是从牆之省聲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洛誥傳。負磨而歌。又多士傳。天子貢庸。

鄭注磨謂之庸。又說棘磨外閉之即祭義之棘牆也。詩小雅常棣。兄弟閱于牆。釋文。牆本或作磨。是也。左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杜注。磨咎如。赤狄別種。潞氏入磨咎如。故討之。大事表云。按是年赤狄之種盡絕。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丙午丁未。一為閏月之朔日。一為閏月之二日也。

此聘也。其言盟何〔注〕。据不舉重嫌生事故。此以輕問重也〔疏〕

注据不至重也。○舊疏云。春秋之義。舉重略輕。即莊十年

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是也。今聘盟兩受命書。故云不舉重矣。嫌生事者。嫌是荀庚初受命。但聘至魯。生事而盟。故曰嫌生事也。以輕問重者。聘輕而盟重。即此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是也。

聘而言

盟者。尋舊盟也〔注〕。尋。猶尋繹也。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疏〕注尋猶尋釋也。

○說文：尋，釋理也。釋猶絡繹不絕。故亦訓長。廣韻：尋，長也。方言：尋，長也。海岱大野之間曰尋。自關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是也。哀十二年左傳：若可尋也。禮疏引賈逵注：尋，溫也。服注同。杜云：重也。皆與尋釋義相足。左傳兩言且尋盟，與此同。范云：此先聘而後盟，故不言來盟也。是也。○注以不至誓也。○舊疏云：若其特結約誓，當但舉重。即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屬，皆因聘爲之，不言聘而言盟，故知特結盟。此則言聘又言盟，故知非特結盟而尋釋舊事盟矣。○注：誓者至非之。○解詁箋云：來盟者，亦先行聘。此所聞世詳錄之，故不舉重。惡屢盟也。按言亦所聞世，宋華孫、衛孫良夫，何不詳錄之與？君子屢盟二語，詩小雅巧言文。毛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此修禮相聘，復有疑貳而盟，故並舉以見其非。解詁箋云：皆日亦惡不信是也。

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

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左傳疏引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范甯云：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穀梁昭十二年：晉伐鮮

虞，傳：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此定四年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是皆以不稱爵爲狄之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按鄭自宣十二年後，敗晉圍宋，執解揚，致諸夏弱，蠻楚強，皆鄭爲之，不徒伐喪叛盟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疏〕

釋文堅作𣦵云苦刃反本或作堅按舊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則疏本亦作𣦵與釋文同也今穀梁亦作堅又後人據左氏改矣九經古義云公羊

作𣦵穀梁作賢本一字也說文云𣦵古文以爲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親𣦵寶智三老袁良碑云優𣦵之寵今文盤庚云優賢揚歷見三國志注是優𣦵卽優賢也玉篇又引作𣦵𣦵與堅同𣦵亦爲古文堅字堅又與賢通東觀漢記云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作𣦵公羊从古文作𣦵穀梁以爲賢左氏以爲堅師讀各異故也按說文𣦵堅也从又臣聲讀若鏗鏘之鏗知古文𣦵堅賢三字通也玉篇之𣦵當是𣦵字之誤釋名釋采帛云絹緇也其絲緇厚而疎之畢氏沅疏證云今本經皆作𣦵譌段云緇古堅字當从系臣聲是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壬申月之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甲寅四月無甲寅五月之十一日也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運〔疏〕

左氏作鄆。下五年秋大水注作城鄆。左氏正義引釋例土地名云。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或曰鄆即員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孫文子。公待於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為公欲叛晉而城鄆以為備。當西鄆也。大事表云。今在山東曹州府鄆城縣東六十里。鄆自唐季為戰爭要地。馬氏宗榿左傳補注云。釋例以此為西鄆。非是。此為莒魯所爭之東鄆。郡國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榿按鄆近費。故為季氏邑。漢五行志。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疆私家。師古注。鄆。李氏邑是也。

鄭伯伐許〔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疏〕

注未踰至其惡。○莊三十

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故僖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秋。葬衛文公。冬。書衛子。是也。本年三月鄭伯敗卒。此書鄭伯稱爵。故解之。通典引五經異義。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朝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訓於王事。不敢伸具私恩。鄭伯伐許是也。謹案。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駁之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至孟津之上。猶稱大子者。是為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非王事而稱子耶。是鄭用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公羊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若未踰年。非王事。稱爵。皆譏爾。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左氏之義。凡在喪。王曰

小童公侯曰子。宋襄公陳共公稱子是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鄭伯伐許是也。按桓十三年。經書衛侯為惠公。成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時宋文公衛穆公未葬。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于泲。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服虔云。明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疾未薨。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也。然則左氏先師皆不以在喪稱爵為禮。與公羊同。異義所載左氏說。不知何人臆見。致杜預輩得以彌縫其無父無君之見。故鄭駁從公羊為不易之論也。繁露竹林云。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其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卒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彘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而擊之。鄭罷敵危亡。終身愁卒。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與事不審時。其如此爾。此公羊先師舊義。故何氏依用之焉。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注〕始歸不書。與鄭伯姬同。〔疏〕

注始歸至姬同。○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為媵也。來歸

書者。後嫡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則今書月。為無罪文也。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杜云。出也。上年左傳云。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是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為始。故仍繫杞也。易同人六二。禮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故禮記疏引鼎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此

與鄭伯姬其
皆犯六出與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疏〕

左氏作荀首穀梁同。按秀首同部段借字。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固本同監毛本河作江誤也穀梁注梁山晉之望也杜云在馮翊夏陽縣北經義述聞云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

鄉縣北乃灑水所經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水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故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也夏陽春秋之梁國亦非韓也自康成箋詩始誤以奕奕梁山為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為晉所滅之韓國而隋人遂改夏陽為韓城縣楊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疏矣按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郭注晉國所望祭者今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禹貢梁山在西北今梁山在同州府郃陽韓城二縣境大事表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詩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本為韓國鎮山晉滅韓其地屬晉仍本鄭義以詩之梁山即此之梁山也水經注云河水又南徑梁山原公羊傳所謂河上之山也一統志梁山在同州韓城西十九里與郃陽縣接界通義云梁山不繫國者與沙鹿同義

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

河三日不流〔注〕故不日而起之不書壅河者舉崩大為重〔疏〕

校勘記云壅河三日不流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壅河於勇反不

音流按釋文當本作雍今从土當後人所加穀梁傳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又蓋者對曰壅過河三日不流彼釋文壅過於勇反下於葛反經義雜記曰公羊傳壅河三日不流無過字壅過義同不當復見傳又云天有山山崩之天有河河壅之亦有壅無過疑二過皆衍文或本為注義誤入傳中漢書五行志穀梁傳曰離河三日不流則西漢儒所摺穀梁無過字陸德明為過作音是唐初本已衍矣釋文不音流通義不古流字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南出至河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臨於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使以此問伯宗即是處也春秋穀梁傳曰成公五年梁山崩過河水三日不流以過代壅知不得壅過兼有也○注故不日而起之○舊疏云謂起其三日不流也則但一日不可不書日矣若無所起例當書日即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是也外異不書〔疏〕舊疏云正以文十一年長秋之齊晉不書故也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注〕山者陽

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河者四瀆所以通道中國與正道同記山崩壅河者此象諸侯失勢王道

絕大夫擅恣為海內害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故溴梁之盟徧刺天下之

大夫〔疏〕

注山者至內害○校勘記出與正道同云閩監毛本同鄂本正作王按紹熙本正作王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五行志下之上梁山崩穀梁傳曰離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迺流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

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弑誤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寧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劉亂王室董仲舒說略同劉歆以為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古者

三代命祀。祭不越境。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至鶉火。樂書中行。偃殺厲公而立悼公。按劉歆專主晉說。董仲舒。劉向說。與爲天下記異義合。通義云。山者高大尊道也。河者所以宣通潤澤。此象君位陵遲。德澤壅遏。自是之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徧於天下。按博物志云。山崩川溢。臣盛君衰。詩云。百川沸騰。山冢峩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大亂之道也。義通於此。漢書劉向傳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謂此。水經注引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地。故曰河潤千里。此壅之不流。故爲王道將絕之象。劉董取象於民。不若何氏爲允。○注自是至十二。○舊疏云。春秋說文。若對經數之。從今以後。訖於六十年。則不及此數。自今盡昭十六年。弑君止十七國。止九。然則春秋書遂其可書者矣。說文舉者悉言之。是以多少異爾。或者此注誤也。舊疏又云。弑君十四者。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吳子門于巢。爲巢人所弑。二十六年。衛寧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殺蔡侯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是也。亡國止九者。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遂滅偃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八年。楚滅陳。十三年。滅蔡。是也。按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又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操。傳云。弑也。昭云。楚子卷卒。左傳以爲圍所弑。數楚虔殺蔡侯般。則昭十六年。楚殺戎曼子。亦宜列入。是十四也。其亡國春秋不見者多矣。何氏或別有所見。或有誤字也。○注故渙至大夫。○校勘記云。渙。梁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閩本作渙。釋文。渙。苦闐反。當據正。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渙。梁。戊寅。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

秋大水〔注〕先是既有丘甲。寧棘之役。又重以城鄆。民怨之所生。〔疏〕

注先是至所生。○五行志上。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

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疆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齊。陰勝陽。按彼引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涸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立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致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涸下。時魯方謀立武宮。故有簡宗廟之戒也。此專主立武宮示異。與董劉何皆殊。通義云。時謀立毀廟。故有簡宗廟之戒。魯人不悟。卒蹈失禮也。按作丘甲見上元年。鞏之戰。見上二年。圍棘見上三年。城鄆見上四年。按但謀立武宮。天卽示以大水。傷害稼。天心仁愛。恐不如是。設謀而不立。此異將何屬。當以董劉何三家爲正。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注〕定王。〔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一月。書己酉。月之十五日。○注定王。○周本紀。定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夷立。不書葬。故注明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注〕約備彊楚。〔疏〕

包注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月之二十六日。杜云。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大事表云。今桐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三里。續漢志。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寰宇記。桐牢亭在開

封府封丘縣北二里。一統志。今俗謂之桐渦。○注約備彊楚。○左傳云。同盟於蟲牢。鄭服也。蓋服鄭兼以備楚。故繁露竹林云。鄭乃恐懼而成。蟲牢之盟。兼左氏義也。董生所據公羊。或作蟲牢。時晉楚方爭。鄭自宣十二年後。此始與中國盟。故約以備楚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疏〕

注月者。至危之。○舊疏云。致例

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前魯大夫獲齊侯者卽上二年鞏戰時也言今親相見者卽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以下于蟲牢是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疏〕包氏慎言云二月經書辛巳月之十八日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注〕在春秋前〔疏〕

注在春秋前○禮記疏引世本云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敖按魯世家伯禽卒子考公

曾立卒立弟熙是爲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弟濇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卒厲公擢立卒立其弟具是爲獻公卒子眞公邊立卒子敖立是爲武公蓋世本引不具也是在春秋前也沈氏欽韓云以明堂位證之武宮或是武公之廟明堂位武世室也文十五年注世室言世世不毀也立者何不宜立也〔疏〕舊疏云亦有直云不宜立無在上立者二字也立武宮非禮也〔注〕禮天子

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

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

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重而書之臧孫許伐齊有功故

立武宮〔疏〕

注天子至七廟○禮記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

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按禮緯稽命嘉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獨斷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未分別二祧在內與否。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四十八人議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一聖之功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證而已。是鄭何與韋元成同也。按元成謂始祖不爲立廟。蓋指夏殷禮與鄭小異。王制疏引聖證論王。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蓋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馬昭難王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鬯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等云。周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

每廟二人。自太廟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廟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之說爲長。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尊卑同制。君臣不別。其義非也。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禮疏又云。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亦不毀者。此其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此馬昭張融孔穎達申鄭難之說也。按匡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主。躬接於天。萬世不隳。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據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聖人不爲無服之人立廟。有斷然者。匡衡。韋元成。皆在緯學未興之前。先則孔氏引緯文釋鄭注。猶未當也。尹更始盧植等。皆以七廟專爲周制。而王肅之徒。又以殷周同七廟。據僞古文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爲證。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此秦火以前之書也。則殷不七廟明矣。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禮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於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凡在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是歆以殯葬日月之數爲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此王肅所本。其實劉歆所據天子七日

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皆左氏說周制也。云天子五廟無見文。又曰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欲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因定用五廟之制。亦未以五廟爲非也。且劉亦不以周以前皆七廟也。蓋降殺以兩。等威之別。至周始嚴。周有七廟。若遂定爲歷代定制。豈其然乎。九廟之說。新莽亂制。王肅據以與鄭立異。忘其爲聖門之亂。臣賊子矣。卽如諸侯五廟。魯以伯禽爲始祖。而有周公之廟。得謂諸侯皆六廟乎。鄭有厲王之廟。得謂諸侯皆立其所自出之廟乎。○注天子至二廟。○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正義曰。非別子始爵者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然則王制以太祖與一昭一穆爲三。而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與王制不同者。禮記疏引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然則鄭以王制爲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廟。若周制。則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曾祖父三廟而已。隨時而遷。無太祖也。王制疏云。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爲百世不遷之宗矣。周道如此。明殷道不然。春秋譏世卿。又從殷之質。何意當以爲大夫者。得立其父祖曾三世之廟而已。孔疏又云。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卽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按諸侯之卿。尊者不過三命。似不得與天子大夫同制。禮不言者。偶不具爾。不得遽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制也。元士二廟。卽祭法之適士二廟也。鄭云上士。蓋據諸侯之士言之。故以官師爲中士下士也。如何意。則天子之士二廟。諸侯之士。同官師也。獨斷云。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本王制爲說爾。魏書禮志引稽命徵云。天子之元士二廟。禮記大傳云。大夫士有省於君。干祿及其高祖。疑指天子大夫得及曾祖。有省者得及高祖也。又喪服小記云。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中一以上。則高祖妾姑矣。蓋大夫士雖有親廟。亦別有祧廟以祔祧主也。○注諸侯至一廟。○舊疏云。諸侯之士一廟。禮說文。魏書禮志引稽命徵云。諸

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按此與鄭注同。鄭注王制云。士一廟者。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是也。祭法云。適士二廟。注。適士。上士也。亦指諸侯之士。又云。官師一廟。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此注云。諸侯之士一廟。則無分上中下士矣。然諸侯之卿大夫比天子元士。則諸侯之士亦宜降等。命數既殊。廟制應異。緯書與鄭君之義。似不及何注也。禮記曲禮云。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疏云。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與禰各一廟。其中下士亦廟事祖。但祖禰共廟。則既夕禮一廟是也。熊氏云。此適士者。包中下士。對庶人。府史亦稱適也。仍本鄭義也。獨斷云。士一廟。降大夫二。謂諸侯士。又云。士二廟。卽元士也。與何義合。又云。府史以下。未有爵命。號爲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禮記大夫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注。干。猶空也。空祿。謂無廟。祿祭之於壇。禫。正義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通爲大夫。亦有太祖。王制。大夫三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容有善於其君。得祿於太祖廟中。徧祿太祖以下也。此仍據周制言。大夫得有太祖也。干祿及其高祖者。高祖於元孫有服。故省於其君者。得從權上祿於廟制無與也。○注立武至書之。○鹽鐵論散不足云。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薄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是卽譏立武宮義也。明堂位曰。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傳譏其不宜立者。記人所言。多夸大之詞。未可據以爲實也。故彼正義云。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世。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公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詞也。是也。通義云。世室。屋壞云。世室。此何以不云立世室。立毀廟猶可言也。擬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義或然也。○注臧孫至武宮。○左傳。季文子以室之功立武宮。非禮也。疏引服虔云。室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按上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曲棘。注。時者。謀結室之戰。不相負也。又二年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二大夫出。相與踰閭而語。則伐齊之役。實起於許。故注本而言之。左傳謂季文子者。時文子執政。爲魯上卿。故也。因人之力立廟自夸。不徒立毀廟爲非禮也。

取鄆。

鄆者何。邾婁之邑也。〔疏〕

杜以為附庸國。大事表云。在沂州府鄆城縣東北。穀梁亦云。鄆國也。杜所本。

曷為不繫於邾婁。諱亟也。

〔注〕諱魯背信亟也。屬相與為蟲牢之盟。旋取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疏〕

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僖二十二年。

公伐邾婁。取須胸之屬。皆繫邾婁。故問而解之。○注諱魯至人矣。○即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是魯與邾同盟也。旋盟而旋取其邑。背盟失信過亟。故諱而不繫邾婁。使若所取之邑非同盟之國邑然矣。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注〕

不書葬者。為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彊楚。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

去葬。使若非伐喪。〔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壬申。月之十一日。○注楚伐至侵之。○即下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無中國救鄭文。下又云。晉欒書帥師侵鄭。是又侵之也。○注故去至伐喪。○繁露竹林云。死不得

書葬見其罪也。與何氏異。通義云。悼公在喪未踰年。而親伐許。不子之甚。故去葬。奪臣子恩也。用董氏義。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脫率師二字。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率師侵鄭〔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皆作救鄭。上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故晉欒書率師救之也。侵字誤。嚴杰曰。上文鄭伯費卒注云。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然則公羊作侵

鄭與左穀

本異也。

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注〕麋鼠者。鼠中

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麋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

災也。不重言牛。獨重言鼠者。言角牛可知。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疏〕

穀梁傳。免牲者。爲之緇衣。緇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

南郊。兔牛亦然。○注。鼯鼠至微者。○說文鼠部。鼯。小鼠也。玉篇。鼯鼠。小鼠也。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鼠也。釋文引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以爲耳鼠。爾雅釋獸云。鼯鼠。郭注有螫毒者。左疏引李巡云。鼯鼠。一名鼯鼠。孫炎云。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按今俗傳。鼯鼠能入人耳。甘而不知痛。其爲螫毒。不特牛有害矣。莊子應帝王云。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漢書所謂社鼯不灌。屋鼠不熏也。淮南人間訓云。塘漏若鼯穴。非一堞之所能塞也。蓋鼯鼠本小。其穴自小矣。公羊問答曰。說文。鼯。小鼠也。博物志。春秋書鼯鼠食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嚙衰病之徵。是鼠中之最微者也。○注。角生至之象。○舊疏云。言角在牲體之上。指於天。亦是上逆之象。○注。易京至牛角。○五行志中之上。成公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爲近青祥。亦牛禍也。不敬而備露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顯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旣。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鼯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於晉。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於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爲鼯鼠食郊牛。皆養性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鼯鼠齧郊牛角。何氏卽本董義。繁露順命云。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自傷。鼯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淺深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注。書又至災也。○舊疏云。重讀如煩重之重也。按讀如字亦通。又引異義公羊說云。鼯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取已有災。而不改更者。義通於此。按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曰。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注。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赦之。經義雜記云。據徐疏引異義公羊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爲深切著明。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宣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成七年。書鼯鼠食郊牛角。何也。周禮。封人飾其牛牲。而設楅於角。設衡於鼻。又以絳牽牲入

廟而歌舞之。牧人共牲。以授充人繫之。牲必用牲物。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充人則繫於牢。芻之三月。展牲。則告。牲。牲。碩則贊。肆師展犧牲。頒於職人。然則肆師展於祭初。充人展於將祭。穀梁所謂日展。斛角而知傷也。古者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朔月月舉。君巡牲。不獨有司展之。君又朝而巡之。所以致力而盡其敬者如此。牲者全也。備也。口傷角食。其體弗全。弗備不敬。莫大焉。豈徒肆師充人失其官。人君朝巡之體亦廢久矣。故春秋謹而書之。○注不重至言鼠。○左傳疏引此注。食牛上有後字。當據補。通義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

吳伐郟〔注〕吳國見者罕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漸進。〔疏〕

水經注沂水篇。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西南。

流。又屈南過郟縣西。郟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昭十七年。郟子朝魯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五年。越子朱勾伐郟。以郟子鳩歸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地理志。東海郡郟下云。故國少昊後。盈姓。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正義。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築閭闔城都之。今蘇州也。○注吳國至漸進。○毛本因誤言。鄂本。閩。監本同。不誤。舊疏云。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云云。何注。不言楚言荆者。楚強而近中國。卒暴貴之。則恐爲害深。故進之以漸。然則吳楚相敵。亦宜言揚。而經言吳者。正以罕與中國交。至今升平之世。乃始見經。故因其始見於升平。故經直以漸進之。通義。胡康侯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之。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記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而以爲不取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按世家。王壽夢二年。申公巫臣。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

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中國。壽夢二年當成公七年。始與中國通。適有伐郟。故在升平之世。春秋因以張法也。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吳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之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大哉禮乎。此升平之世。已入內諸夏外四夷之限。故吳得以國見經。與楚之稱荆自殊。亦非如胡氏所云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疏〕

通義云。月者。為下望出。

不郊。猶三望。〔疏〕

通義云。他言免牲者。則不言不郊。此間有異事。猶文無所成。故不舉不郊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疏〕

差繆略云。左氏晉侯以下有齊侯。按唐石經公羊泐數字。以字

數計之。有齊侯。石

經。穀梁有齊侯。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辰。八月無戊辰。九月之四日。七月之三日也。杜云。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大事表云。戰國時孫臏殺龐涓處。今大名府治東南

十五里有馬陵道。又有馬陵城。續漢郡國志。河東平陽。劉昭注引杜云。馬陵。衛地。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按衛地。不至河東。劉昭一地兩位非也。杜亦無平陽之說。一統志。馬陵故城在大名府元城縣東南。隋開皇六年置馬陵縣。通義云。不重

言諸侯者問
無異事文省

公至自會〔疏〕

通義云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鄭公鍾儀獻諸晉故以得意致會也

吳入州來〔疏〕

杜云州來楚邑淮南下蔡是也爾雅釋丘淮南有州黎郭注今在壽春古來黎同音州黎即州來也大事表云今為江南鳳陽府壽州即壽春也自成七年吳入州來至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師大敗州來遂

入吳自是入郢之禍兆矣吳蓋爭之七十餘年而後得哀二年吳遷蔡於州來謂之下蔡山是壽春城在淮之南下蔡城在淮之北相去三十里夾淮為固歷東漢至六朝當為重鎮今壽州治即古壽春縣城為楚考烈王所築州北三十里有蔡國城即下蔡矣方輿紀要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古州來也李氏兆洛鳳臺縣志州來即今下蔡鎮差繆略云公穀作州萊按於他書均未之見

冬大雩〔注〕先是公會諸侯救鄭承前不恤民之所致〔疏〕

注先是至所致○公會諸侯救鄭見上秋云承前不恤民之所致者承上三年大雩為說也彼

注云成公幼少大臣秉政先是作丘甲為鞏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也是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公羊義疏五十二

成八年
盡九年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注〕以此經加之。知見使即聞晉語。自歸之但

當言歸。〔疏〕

注以此至言歸。○舊疏云。其自歸言歸者。哀八年夏。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善魯能悔過歸之。然則若自歸當言歸汶陽之田于齊。今乃如此作文。而又言之。則知被晉使之。非其本情。通義云。來言者。商量之意。不使

晉命制乎我也。本非齊地。而言歸之于者。順韓穿來言辭。按此實晉使歸。而曰來言。故為內辭也。穀梁傳曰。于齊。緩辭也。不盡使我也。注若曰。為之請歸。不使晉命制于我。與公羊義同。

曷為使我歸之。〔注〕

据本魯邑。〔疏〕

注据本魯邑。○舊疏云。莊十三年。曹子劫齊侯。反其所取侵地之時。管子曰。然則君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又上二年傳曰。反魯衛之侵地下。其經曰。取汶陽田。以此言之。汶陽之田。本是魯物明矣。

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反其所取侵地。〔注〕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

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鞶之所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兩為其義諸侯不得相

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魯宜聞義自歸之爾不得使也主書者善晉之義齊〔疏〕

說苑敬慎云齊頃公賴逢丑父

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於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于得意此得失之效也齊世家云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悅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繁露竹林云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甯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又王道云齊頃公弔死視疾是其事也○注晉侯至喪邑○通義云弔死視疾勸死士也不飲酒不食肉志復仇也故晉侯高其義畏其德○注魯見至故諱○明經書來言義也即穀梁不使盡職之意也○注不言至使也○禮記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摯則稱名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然則與莊二十七年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者別亦以君命行惟對聘問為私耳按上二年經取汶陽田與僖三十年取濟西田同文皆當坐取邑則歸之為善辭矣春秋為魯諱為晉使之恥復作聞義自歸善辭故言歸之于也所以為兩為其義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疏〕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按以士昏禮準之昏禮首云下達鄭注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則此聘蓋卽下達也士禮使媒

諸侯不必求媒故使臣下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疏〕

左疏引服虔云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按隱二年傳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

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然則何氏以宋公無母與服云母命不通者異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据紀履緌來逆女不書納幣〔疏〕

注据紀至納幣○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是也錄伯姬

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疏〕

注伯姬至衆女○襄三十年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宋災伯

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是也下衛人來媵傳云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又晉人來媵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又齊人來媵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皆以賢故詳錄之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疏〕

晉世家云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左傳晉趙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趙世家云屠岸賈者始寵于靈公

及至于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臯請誅之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與左氏傳異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疏〕

左傳錫賜易師九二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九江入賜大龜禮觀禮云天子賜舍注今文賜皆爲

錫蓋左氏多古文故作賜公穀皆今文改作錫也差繆略云賜公羊作錫趙氏坦異文箋云石經公羊作錫石經穀梁泐注疏本作錫按曲禮正義引左傳亦作來錫公命

其稱天子何〔注〕據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疏〕

注據天至天子○卽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元

年春王正月正也〔注〕正者文不變也〔疏〕

注正者文不變也○毛本正誤王舊疏云據始言之其實二年三年以下之經皆如是說苑君道云孔子曰文王似

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闕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載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武王似春王春秋稱王不變也其餘皆通矣〔注〕其餘謂不繫於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見刺譏是非也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諡

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

所生故謂之天子。此錫命稱天子者，爲王者長愛幼少之義，欲進勉幼君，當勞來與賢師良傅，如

父教子，不當賜也。月者，例也。爲魯喜錄之。〔疏〕

杜云：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孔疏：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卽此事是也。三稱並行。

傳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引公羊此傳云云，杜用彼說也。按何云皆相通矣者，以見刺譏是非，則與杜義殊。穀梁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范注：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其義以稱天子與稱天王、王者同，亦不以爲褒貶所係也。左疏引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與公羊義不合。○注其餘至非也。○舊疏云：何氏亦順傳文，是以獨言元年矣。按其餘卽謂不繫乎歲首者，皆刺譏所繫，與稱天王、天子同也。或稱王者，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又王使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或言天王者，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八年，天王使南季來聘之屬是也。或言天子，此文是也。通義云：皆通者，明非刺譏所繫，或言天王，或言天子，並是至尊之稱。猶覲禮曰：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又曰：天子賜舍。臨文隨稱，無有意義。按孔義與何義乖，猶杜云史異辭之謬說也。莊元年，榮叔之下注云：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又文五年，王使榮叔注云：去天者，舍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又王使召伯注云：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又隱元年，天王使宰咺注云：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是則天王者，正稱，其稱王者，皆有所譏刺，與稱天子同。唯春下之王，正而不變，非刺譏所繫也。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云皇者，戎狄不識尊極之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又引異義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王。許所引之左氏說，蓋卽本之賈侍中，其說不可通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是卽君臨天下之義。鄭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

皇帝則猶泥於左氏家說。禮記疏又引徐慎服虔說。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亦即左氏說。獨斷王圻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王者。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皆不可以說春秋。○注王者號也。○舊疏云。言正是當時天子之號也。白虎通號篇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王者當王之號。三統通稱。三王之前曰五帝。繁露三代改制云。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紂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紂爲九皇。是也。○注德合元者稱皇。○文選注引鉤命決云。道機合者稱皇。初學記引七經義綱曰。以化合神者曰皇。三國志注引孫盛評。化合神者曰皇。帝疏引中候勅省圖鄭注。德合北辰者皆稱皇。元即春秋元年之元。隱元年注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是也。舊疏云。謂元氣是總三氣之名。是故其德與之相合者謂之皇。皇者美大之名。繁露王道篇所記五帝三皇之治天下是也。○注孔子至明證。○舊疏云。春秋說文。宋氏云。言皇之德象合元矣。道遙猶勤動行其德術。未有文字之教。其德盛明者。爲其證矣。風俗通引運斗樞云。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含宏履中。開陰陽布綱。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道德經。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禮記疏引河上公注云。下德。謂號證之君。則五帝所行也。知上德爲三皇之世。即此象元義。蓋即以德明爲證矣。故繁露三代改制云。黃帝之先證。四帝之後證。何也。亦不及三皇。○注德合至可放。○獨斷云。帝者諦也。象能行天道。事天審諦。風俗通引書大傳云。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天者稱帝。三國志注引孫盛評。同。離騷經。帝高陽之苗裔兮。王注。德合天地者稱帝。蓋皆取德合天地爲義。文有詳略也。易是類謀云。河龍圖洛龜書。聖人受道真圖。易繫辭上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也。○注仁義至歸往。○白虎通號篇云。仁義合者稱王。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仁義者稱王。白虎通引禮證法記。仁義所生稱王。周書證法解。仁義所在曰王。文選注引稽耀嘉。仁義所在爲王。韓詩外傳。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風俗通引書大傳。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白虎通號篇。亦有是語。呂覽下賢云。王者。天下之往也。繁露滅國云。王者。民之所往也。是也。○注天子者爵稱也。○禮記疏引異義。天子有爵否。易孟京說。易有君人

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按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從古周禮說。鄭駁之。按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及漢。天子有諡。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則此與易孟京說同也。易乾鑿度云。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稱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鄭注云。臨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應於九五。故百姓欲其與上爲大君也。此易孟京與何氏所本也。白虎通爵篇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鈞命決云。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尙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書亡佚篇曰。厥兆天子爵。又號篇云。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是天子爲爵稱明矣。繁露順命云。故德侔天地者。皇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則亦以天子爲爵矣。舊疏引辨名記云。天子無爵。非公羊義。又引郊特牲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天子有諡。則有爵明矣。其說是也。○注聖人至天子。○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議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亂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邪。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初學記引演孔圖云。天子皆五氣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途。是以王者常置圖籙坐旁。以自正也。御覽引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精神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天愛之子之也。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元丘水。有燕啣卵墮之。契母得。故舍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者質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

而奔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幾知其賢才。立以爲大。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詩周頌時邁曰。昊天其子之箋云。天其子愛之。周禮疏引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謂各郊其所生之帝。如周則靈威仰。殷則汁光紀也。○注此錫至賜也。○舊疏云。決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言天王矣。彼注云。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也。然則文公初受命。而未有功。王賜之。故見非。但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如父教子。未當錫。是以爲之。張義言天子矣。按白虎通爵篇引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不與童子爲禮也。彼自謂諸侯三年喪畢受爵之命。此蓋天子特命。與彼不同也。而曲禮有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之禮者。彼鄭注云。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蓋天子或巡守至竟。故得見天子。若未葬。則未正君臣。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此經書月。故知例月。然外來朝聘例書時。天子錫命則書月。魯人喜得王命。故詳錄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注〕棄而曰卒者。爲下脅杞歸其喪。張本文。使若尙爲杞夫人。〔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二十五日。○注棄而至夫人。○舊疏云。外夫人卒例日。卽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何氏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是也。今此已棄而書日。故解之。其棄者。卽上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爲下脅杞歸其喪者。卽下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脅而歸之。是也。按此亦如大夫見黜例不書卒。此杞叔姬被出。亦不合書卒。此書爲下歸喪于杞。書亦如公孫敖出奔。宜絕。因爲齊人脅歸其喪。故仍書卒。皆以殺恥也。然內女既爲諸侯夫人。雖見棄來歸。未經改適。當有恩禮。服如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孫叔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郟。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注〕据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疏〕

注据

逆至媵也。○舊疏云：蓋通內外言之。何者？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皆不書媵也。○注言來至夫人。○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為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為嫡。莊十九年注云：言往媵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也。錄伯姬也。〔注〕伯姬以賢聞，諸侯爭欲媵之。

故善而詳錄之。媵例時。〔疏〕

左氏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彼疏引何氏胥言云：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云：異姓則否。十年春，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為短，鄭箴云：禮稱

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博異氣。於國君直曰：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何得有異姓在其中？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為榮，不得貶也。劉氏逢祿評曰：齊人來媵，無貶文者，以宋王者之後，託共姬之賢，為王后法也。諸侯不得博異氣，左氏之說然矣。鄭又以非禮為榮，則不得貶，所謂不以其道說也。豈春秋之禮乎？按劉氏之說，亦非公羊義。公羊新周故宋，無託宋見王之義，諸侯不得博異氣，亦鄭氏就曲，強為之解耳。○注伯姬至錄之。○通義云：隱伯姬賢而不得其所，故自納幣迄於致女，事事

詳錄之。○注：媵例時。○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及下九年夏，晉人來媵，是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注〕据已棄也。內辭也。脅而歸之也。〔注〕言以

歸者，與忿怒執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為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

杞伯自來逆之。〔疏〕

注言以至脅也。○舊疏云：為讀如子為衛君乎之為也。與忿怒執人同辭者，即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昭十三年秋，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不得專其本意者，正以以者行其

意之辭故也。是以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今叔姬之喪言以歸，不得專其本意，明知杞伯有忿怒，是以知其被脅耳。按左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注：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與公羊合。○注：已棄至逆之。○禮：喪服云：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蓋婦人被出，則與夫家義絕，故仍如在室服三年，以無受我而厚之者也。今伯姬既出，仍脅夫家歸其喪，是為恥深惡重，故以杞伯自逆為文，為內諱也。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彼疏引徐邈云：為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蓋交譏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注〕不日者，已得鄭盟。

當以備楚而不以罪執之。旋使離叛。楚緣隙潰莒。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爲信辭。使若莒潰。

非盟失信。所以甚中國。因與不潰日相起。〔疏〕

杜云。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注不日至信辭。○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雖得鄭盟。旋即執不以罪。即下晉人執鄭伯。僖四年。

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也。又下楚公子嬰齊伐莒。莒潰。亦無中國救莒文。其不信已明。理合書日。今不日。故解之。○注使若至中國。○舊疏云。謂其作信辭也。所以甚惡中國之無信矣。○注因與至相起。○舊疏云。其言因非正爲之辭矣。言此盟不日。非直甚中國之無信。亦因欲起其下潰書日者。乃是中國無信。同盟不相救。至爲夷狄所潰矣。言相者。兩事相共之辭。則下潰書日。亦起此盟之不信矣。通義云。下旋執鄭伯不日者。嫌罪鄭不信。故從小信辭。明鄭伯實不肯盟。晉執之非。乃與下稱人以執意相發也。然同盟國多矣。即爲小信辭。無以別其爲鄭不肯盟中國之失。自在稱人以執見之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疏〕

通義云。錄伯姬詳矣。獨不書逆人者。宋公不親迎。失禮。不足爲伯姬榮。故自從外逆女不書常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

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絜。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

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疏〕

舊疏云。未有言致女者。謂春秋無此經也。○注古者至義也。○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注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

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故詩疏引易歸妹鄭注。及箴膏肓。皆引士昏禮。婦人三月而後祭行。則雖見舅姑。尙未祭行。猶未成婦也。其成婦雖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矣。故士昏禮。其夕。衽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昏禮畢。將臥息。又詩疏引駁異義云。昏禮之奠。枕席相連也。此鄭氏之義。若賈服之義。則隱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疏引賈云。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曾子問正義云。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又引此如宋致女下服注云。謂成昏。按何氏之義。亦與賈服同。故白虎通嫁娶篇。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列女傳貞順篇。宋恭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明古皆三月廟見。乃成夫婦也。故列女傳貞順篇又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是也。○注父母至。致之。○禮記坊記云。子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五月。季孫

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其云宋共不親迎。本之列女傳。以不親釋不至。亦卽不肯聽命之意。似鄭氏此解。亦以致女爲成昏。然何氏之意。則以大夫致女是常禮。如列女傳義。則似因共公不親迎。特使大夫致之。令其無違。則又少殊也。故曲禮鄭注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正義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按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注。納女。猶致女也。此其辭也是也。然鄭氏以此專指不親迎者言。似未達。穀梁傳曰。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范云。刺已嫁而猶以父制盡之。又曰。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范云。內稱。謂稱使。彼疏引徐邈云。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是宋公不親迎者。穀梁家說。子政習穀梁。故列女傳本之。徐氏責伯姬之解過矣。○注必三至婦禮。○禮昏禮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注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亦卽白虎通。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而知義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如常禮。賈疏謂姑沒。舅存。則不行奠菜之禮也。褚氏寅亮云。庾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沒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禰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恩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尙在。則權附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月祭菜。變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曾子問疏云。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按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是庶婦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當以棗栗脯修見舅姑也。雖厥明見舅姑。仍三月見祖廟。所以示成婦也。故詩魏風葛屨云。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是也。劉氏毓崧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云。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氏據此。謂天子諸侯大夫昏禮。與士昏禮不同。賈服釋左氏。以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今按見於列女傳者。莫著於宋恭姬。

三傳舊注皆主此義。次之者則有齊孝孟姬。其位皆諸侯夫人。則賈服所謂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信有徵矣。鄭婦媾所配者。公子忽。位在諸侯夫人下。卿大夫內子命婦上。所行若彼。則鍼子所以譏先配後祖矣。文四年。逆婦姜于齊。穀梁責其成禮于齊。較諸公子忽更爲非禮。然則觀於春秋。襄伯姬。穀梁貶婦姜。左傳譏鄭媾。列女傳嘉孟姬。可知大夫以上之昏禮。不同於士之昏禮矣。士以下無致女之儀。大夫以上有之。其辭載於曲禮。天子諸侯大夫。三月廟見。然後成昏。士庶人當夕成昏。故有致不致之殊。非第以位尊卑之別也。士以下無反馬。大夫以上有之。見於左傳。象著於易。爻致女者。婦家之禮。不親迎則必致女。親迎則不致女。反馬者。夫家之禮。不親迎固當反馬。親迎亦當反馬。然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致女之禮。或不盡行。而反馬之禮。未有不行。蓋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行然後成昏。成昏然後反馬。故無論舅姑在否。皆有反馬之儀。反馬與留車相對。鄭箴膏肓云。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留車者。備其大歸。反馬者。示其偕老。必俟反馬以後。乃婦道克成。當其反馬以前。猶慮夫家見棄。夫婦之禮。夫得去婦。婦不得去夫。故聘幣既行。雖未娶。而夫名已定。祖廟待見。雖已嫁。而婦道未成。蓋一以輔教女之禮也。古者女子皆有姆教。既教於未嫁之先。復教於既嫁之後。而寒素者多斂抑。富貴者每驕矜。故士之女易於信從。大夫以上。難於聽受。是以先嫁三月。教於公宮宗室。此士以下所共也。初嫁三月。教以待見祖廟。此大夫以上所特也。三月成婦。與三月教成。皆取一時可以有成之義。一以慎擇婦之禮也。古者爲子擇婦。將聘。必審其家世。既娶。必察其性情。惟是士以下之擇婦。止繫乎閨門。故先成昏而後廟見。大夫以上之擇婦。有關乎家國。故先廟見而後成昏。昏義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成婦禮也。此士以下之昏禮。蓋當夕成昏。次日卽成婦也。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云云。大夫以上昏禮。蓋廟見始成昏。故三月乃成婦也。必至三月者。經歷一時之久。知其性情之賢。然後妻可以事夫。媵可以事君子。婦可以奉宗廟。婿可以見外舅姑。而擇婦之禮成。一以全出妻之禮也。夫婦之際。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大歸書於春秋。禮有七出之文。顧士以下。其勢易行。大夫以上。閱閱多崇。其情難處。先王於易於出者。使之先成昏。後廟見。難於出者。使之先廟見。後成昏。仍得以處子改適於嚴峻之中。寓忠厚之意。傳所謂棄妻令可嫁者。施諸尙未成昏者。尤見確切要之。士以下無世祿。居必狹隘。罕有異宮。大夫以上有世祿。居必寬宏。且多別館。無異宮者。成昏

必在當夕。有別館者。成昏可俟異時。士庶嫁娶多遲。成昏於旦夕。無遲莫之憂。天子諸侯大夫。嫁娶較早。成昏於異時。則無太早之慮。此大夫以上昏禮。所以與士不同。揆之人情。固非望礙難用也。凡上中下三篇。極爲詳晰。擇其要者。惟以親迎則不致女。非公羊義。○注書者至同義。○上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今此書致女。亦詳錄義也。列女傳云。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用公羊義也。○注所以至榮之。○何校本。潔作絜。按。潔乃俗字。紹熙本正作絜。舊疏云。重得父母之命。乃行婦道。故曰所以彰其絜也。其女當夫。非禮不動。光照九族。父母得安。故曰榮之。毛詩周南葛覃序云。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亦其義也。据舊疏義。明亦三月後致女。始成昏矣。共姬以未親迎。不肯聽命。故必得父母之命也。○注言女至之黨。○禮記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非。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鄭注。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疏。其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又雜記云。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也。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猶歸葬於女氏之黨。按。此之廟見。卽上文之三月而廟見也。廟見卽祭禰也。卽昏禮之奠菜也。與昏禮記之祭行別。彼云然後。則不必適三月。若廟見。則必三月行之。廟見之後。無論何時。適遇祭事。卽得助祭。章氏協夢儀禮集解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遇有祭祀。婦乃行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兼適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然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萬氏斯大禮記偶箋云。三月廟見。卽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祭於高曾祖禰。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而祭于禰。卽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孔氏謂廟見祭禰。只是一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按。萬氏以廟見與祭禰分別。舅姑存沒。可也。謂廟見卽祭行。則謬。胡氏培輩儀禮正義云。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禰。卽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沒者。非謂舅姑沒者。止行祭禰。而別無廟見。又非卽祭禰爲廟見。如注疏家之說。與萬氏大同。按。曾子問廟見祭禰。當是一事。謂舅姑沒者。其高曾祖廟。自當於祭行時及之。蓋廟見止如舅姑

在時之厥明之見舅姑也。故亦止于禰耳。擇日者。雖在三月之限。必擇吉日。敬之至也。劉氏毓崧謂大夫以上贊醴婦。婦盥饋。餽餘及舅姑饗婦之禮。今無明文可證。然昏義謂贊醴婦為成婦禮。婦以特豚饋。為明婦順。舅姑饗婦。婦降自阼階。為著代。皆係成婦之禮。士以下次日已成婦。其禮自當行於廟見之前。大夫以上。三月乃成婦。其禮似當行於廟見之後。按三月不成昏可也。未及三月。并舅姑亦不見。揆諸人情。恐未盡洽。蓋婦者對舅姑之稱。亦係已昏未昏之別。昏義所謂婦禮。婦義。就士昏禮釋之。無婦字。則不辭。不必為此正名之稱。則大夫以上。舅姑若在。即預行盥饋諸禮。亦無不可。似未必見舅姑後。即婦而不女也。

晉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義與上同。復發傳者。樂道人之善。〔疏〕

注義與上同。謂亦如上書致女。

皆與書納幣同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三日。

晉人執鄭伯。〔疏〕

僖四年傳例曰。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左傳曰。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樂書伐鄭。鄭人使伯錡行成。晉人殺之。明執不以罪矣。

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注〕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為夷狄所

潰〔疏〕

十一月無庚申杜氏長歷謂是年閏十一月也。○注日者至所潰。○舊疏云凡潰例月即僖四年春王正月蔡潰文三年春王正月沈潰之屬是也。今而書日故解之義具上公會晉侯以下同盟于蒲注通義云潰日者惡楚比克莒

二都暴中國之甚故伐莒錄名氏入運稱人示貶也義亦可通

楚人入運〔疏〕

通義云文十二年行父城運則運本內邑是時蓋已叛屬莒內邑不言叛故經無明文郡國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所謂東鄆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疏〕

杜云魯邑也在東海虞丘縣西南大事表云經於成九年定六年俱書城中城國都之內城也杜謂在虞丘者非是定六年高氏開曰時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汪氏克寬曰定公豈能役衆修城蓋陽虎欲去三家將挾公以

自固耳按高注說亦無據一統志中城在海州沭陽縣西按厚丘城在沭陽縣北四十六里續志東海厚丘縣下劉昭引杜預注今刊本訛為虞丘一統志於曹州古蹟亦引中城在范縣東南即承此注虞丘之譌

公羊義疏五十三

成十年盡十四年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其言乃不郊何〔注〕据上不郊不言乃僖公不從言免牲也〔疏〕

注据上至牲也○上七年夏不郊猶三望是不郊不言乃也僖

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是其不從言免牲也

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

諱使若重難不得郊〔疏〕

注不免至得郊○穀梁上七年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所以重天牲也此不言免故爲失事天道坐盜天牲也公羊問答云問當坐盜天牲何也曰此漢

律也書微子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傳竊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魏以來著律皆云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据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通義云不免牲失禮故譏之也言免牲則不郊可知言不郊而不言免牲則不免牲亦可知云諱使若重難者宣八年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故乃爲重難詞也穀梁傳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通義又云五卜非禮不發傳者四卜猶瀆過此可知矣一發傳一

不發傳其義同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

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解云：此經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與今本異。○注不致至免牲。○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

意致伐。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此皆不致，故如此解。成公數卜郊不從，即此文五卜郊不從是也。五卜郊，故云數。○注不但是而已。○舊疏云：謂成公意卒竟而不復郊，知如此者，正以不免牲上文已有說。今此仍不致，故知更有罪也。○注故奪至起之。○桓二年注：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故為奪臣子辭。舊疏云：桓元年注云：不致之者，至故復脫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義亦通於此。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疏〕

穀梁傳於九年晉人來媵云：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八年衛人來媵傳同，此不發傳，義亦宜同，皆

與公羊合。

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注〕侈，大也。朝廷侈於妬上，婦人侈於妬下。伯姬以至賢為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

天子娶十二女〔疏〕

注侈大至容之。○校勘記出故侈大其能容之。云解云。考諸舊本。大上無侈字。按上云侈大也。故此云大其能容之。舊本是。今衍。公羊問答云。問。何為婦人以衆多為侈也。曰。此如詩維鵲有巢。維

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是婦人以多為侈之證。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內女嫁於諸侯。惟紀叔姬宋共姬書之最詳。故媵不稱婦。而叔姬書婦。以其節。婦不書媵。而共姬之婦書三國來媵。以其賢。公穀二傳。皆以為詳其事而重錄之。實得春秋之義。俗儒謂三國來媵為非禮。如其然。則內女嫁於諸侯。豈皆無媵。其來媵也。豈盡合禮。曷不皆書。獨此賢女共姬之婦。而備書之。以示譏哉。且書來聘。書納幣。書致女。此獨屢書。其未歸也。衛人來媵。其既歸也。齊晉大國亦來媵。未聞內女之嫁若是者。公羊所謂婦人以衆多為侈者。不其然乎。朝廷侈於妬上二語。疑有此文。舊疏云。妬其有賢才而居於已上位者。是朝廷侈之妬也。不能容衆妾而妬惡之者。是婦人妬也。○注唯天至二女。○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娶作取。按釋文作取。云七住反。本或作娶。疏本標注作娶。舊疏云。保乾圖文。孔子為後王立制。非古禮也。白虎通嫁娶篇。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後漢荀爽傳。衆禮之中。昏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蓋亦本此為說。獨斷云。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三者為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一娶十二。夏制也。檀弓注云。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然則娶十二者。春秋監前代以為後王法與。

丙午。晉侯獯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丙午。五月無丙午。四月之七日也。○注不書至同等。○殺大夫趙同等。見上八年。舊

疏云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例不書其葬見其合絕之是以僖九年晉侯詭諸卒何氏云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是也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注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蓋趙同等無罪被殺故或致妖厲爲崇與

秋七月

公如晉〔注〕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

之意當絕之〔疏〕注如晉至絕之○鄂本作常詔之誤舊疏云謂明年三月公至自晉是過郊乃反是無事天之意包氏慎言云七年春王正月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注引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饑鼠食郊

牛角書又食者重魯不覺悟重有災也異義公羊說饑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成公七年郊因饑鼠食牛角而不郊至十年卜郊不從不知罪已思改更以奉天以下不從而不郊又不免牲何注坐以盜天牲五月公會晉侯衛侯等伐鄭不書致伐奪臣子喜君脫危而至之辭則盜天牲者宜坐誅責之罪冬公如晉過郊時乃反則怨懟無事天之意故絕之以爲君天下而不謹於奉天者戒記曰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言禍至之無止時也立君以奉祀曠於祀事即當從廢疾例黜退重祭主也

冬十月〔疏〕

校勘記云此本鄂本閩監毛本皆脫唯唐石經有之嚴杰曰左穀皆有此三字與公羊經異錢大昕云何注云去冬者惡成公然則石經有此三字非何義也故知唐石經未必是歷來版本未必非也按無者是也紹熙本亦無此三字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亦云無此三字孫氏志祖讀書脞錄續編云公羊成十年經公如晉何休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云云按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蓋公以秋七月如晉也左傳秋公如晉可證左穀經文於此年末有冬十月三字

公羊經文偶脫爾。而何氏乃妄造爲去冬之說。以如晉爲冬時。惡成公而不書冬。謬戾甚矣。且謂成公以下郊不從。遂怨懟而如晉。亦非理也。按左氏不可說公羊。孫氏膚淺之徒。無足辨也。浦鏜云。中庸疏云。成十年不書冬十月。公羊無此三字。今有者。後人妄增。當爲衍文。是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今本左氏春秋經。成公十年。有冬十月。自唐石經已然。公羊唐石經。亦有之。穀梁唐石經已泐。不可知。今按。凡有者皆謬也。禮記中庸注曰。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正義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義。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據正義。則成十年經。左氏無冬十月矣。孔冲遠所見如此。唐石經乃妄增三字。不可從。今一切宋元以下本皆誤。其公羊唐石經亦誤增三字。而宋槧官本及明時注疏刊本皆無。此古本之流傳未泯者也。考是年經云。秋七月。公如晉。何休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當絕之。何氏以下文無冬十月。故知公如晉在冬。而經去冬以惡之。秋七月爲無事。首時過則書之例。假令下有冬十月。則何豈得云爾。其不云去冬十月者。知公如晉在冬。而不定在何月也。若穀梁經。今本皆有冬十月。亦必後人所增。倘穀梁有。而左氏公羊無之。陸氏釋文必注之曰。左公羊二傳無於其無此注。知穀梁亦決無此三字也。陸氏作釋文時。三經皆無此三字。故此三字之有無。不能證之於音義。桓四年七年無秋冬。成十年無冬十月。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皆見中庸正義。又正義失引者。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之上無冬字。凡此皆三經所同。何以爲貶絕。范則云未詳。杜則謂闕文。若賈服之說。則又與三家異。但中庸疏所引賈服說似未全。當有雖無有既不視朔又不登臺。則不書時月十六字。乃爲桓成不書秋七月。

冬十月

發例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疏〕

釋文。郤州本亦作贄。九經古義云。世本。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即贄也。與公羊合。左氏傳。魏武子贄。世本亦作州。司馬貞

云。州贄聲相近。字異耳。按惠氏所引世本。見左傳正義。又閔元年左傳。畢萬為右。注。畢萬。魏嬖祖父。正義引世本。畢萬生芒。季生武仲。州即贄也。是也。司馬貞說見魏世家索隱。左疏引服虔云。郤嬖。郤克從祖昆弟。按左傳疏引世本。又云。郤豹生郤芮。芮生缺。缺生克。克與州皆豹之曾孫也。故為從祖昆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丑。月之二十五日也。聘盟兼書者。舊疏云。上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丙午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云。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舊盟。故約誓也。書者。惡之。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今此亦然。而無傳注者。從彼可知。故省文。又春秋王魯。故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為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故在盟來盟。悉書時。此經及上三年荀庚盟之屬。悉書日。皆不與信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疏〕

杜注左傳云。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按周自平王東遷。西都久為秦有。周之采地。不應仍存。當亦在東圻矣。魯世家索隱云。周公次子留相王室。世為

周公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案。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坊記注。君陳蓋周公之子。然則此及僖九年之宰周公。其皆君陳後與。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注〕私

土者。謂其國也。此起諸侯入爲天子三公也。周公驕蹇。不事天子。出居私土。不聽京師之政。天子

召之。而出走。明當并絕其國。故以出國錄也。不月者。小國也。〔疏〕

左傳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也。與此少異。左傳疏引鄭答孫皓曰。凡自周無

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白虎通諫諍篇。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爲家也。無可放。故不言出。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不言出也。○注私土至公也。○正以書出。故知自其私土出也。周公本西周圻內國。東遷後不知在何地也。諸侯入爲三公者。詩衛風淇奥。美武公云。故能入相于周。衛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又鄭風緇衣序云。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是皆入爲王朝之臣者也。以稱公。故知爲三公。其實亦卽鄉士。鄉爲典事。公其兼官。詩疏引顧命。鄭注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是其義也。○注周公至錄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其驕蹇明矣。何氏義與左傳大同。杜云。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于周。驕蹇不奉王命。不臣。故當并絕其國書出也。通義云。自其都邑而出。故使與外諸侯同文。因爲天子諱三公。乖離出奔也。○注不月者。小國也。○春秋之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也。小國時。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是也。此書時。明小國入爲三公者。自其私土而出。故從小國例。舊疏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既視公侯。何言小國。小國者。據其私土之言也。周公本小國諸侯。於王圻之內。雖有采地。但從私土而去。故從小國例。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疏〕

左氏穀梁作瑣澤定七年同沙古音莎與瑣同部字左氏定七年經齊侯衛侯盟于沙釋文沙如字又星和反傳曰乃盟于瑣注瑣即沙也可證杜云瑣澤地

關方輿紀要瑣侯亭在開封府

新鄭縣宛陵城西亦曰瑣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疏〕

杜云交剛地闕大事表云按是時赤狄之種盡絕故中國直名白狄為狄不復別之如赤狄之在閔僖之世也又云或云交剛在今隰州境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

注不使夷狄敵中國是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疏〕

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疏〕

注月者至天子○舊疏云正以朝聘時故也通義云趙汭曰如京師特書月明朝王為正與他如不同

夏五月公自京師〔疏〕

舊疏云公下自有至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公下有至字晉侯下有齊侯二字彼校勘記云余本無至字有齊侯二字何焯云考石經三傳左氏有至字公羊無疏云公下自有至

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此係宋人補刻疑至字或亦出臆增也按是年石經實非補刻何蓋偶誤公羊疏以至字為衍文者指公羊傳而言穀梁自與公羊不同何據彼疏引此經非是又補刻石經係朱梁謂宋人補刻亦非是按左傳亦無至字彼校勘記云

石經公下有至字衍文也。

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

穀梁闔、監、毛本宋本穀梁

傳無齊侯二字。

其言自京師何〔注〕据僖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所〔疏〕

注据僖至王所○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以

下于溫。天王狩于河陽。王申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是也。舊疏云。彼亦朝天子而往。圍許不言自王所。與此異。故難之。通義云。難何以不承公如京師就言遂會伐秦意。

公鑿行也〔注〕以起公鑿

行也。鑿猶更造之意。〔疏〕

注鑿猶至之意。○公羊問答云。問。注鑿猶更造之意。其義未詳。曰。此如漢書張憲傳之鑿空也。師古注。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西南夷傳。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

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無害。是鑿空之事也。空。孔也。穴。隙也。趁此空隙而行他事。故曰鑿行。按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鑿空。集解引蘇林云。鑿空。開道也。說文金部。鑿。穿木也。釋名釋用器。鑿。有所穿也。廣雅釋詁。鑿。穿也。又淮南汜論。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注。鑿。穿也。凡有所穿鑿。皆更造之象也。漢司隸楊厥碑。遂通石門。選即鑿也。亦或作遂。省體也。

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注〕時本欲直

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戛成其意。使若故朝然。

後生事也。間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疏〕

注時本至事也。○舊疏標注。作生事修朝禮而行。解云。生事之上。亦有復字者。衍文。則舊疏本無復字。杜云。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劉炫

述義云。魯朝聘皆言如。書其始發言往。而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為朝王。至彼遇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為伐秦。即其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按如何意。公本無朝王意。然猶有尊畏之心。不敢過京師而不朝。善善從長。即而襲成之。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穀梁傳。非如曰。如。不叛京師也。注。因其過朝。故正其文。若使本自往。是其義也。○注。間無至。鑿行。○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彼以間無異事。故不復舉劉子及諸侯。此亦間無事。亦但書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矣。今復舉公。故解之。明其善也。

曹伯廬卒于師〔疏〕

釋文。廬。本亦作盧。古廬盧字多通用。左氏桓十二年傳。羅與盧戎兩軍之。釋文本作盧戎。云本亦作盧。昭十三年經。蔡侯廬歸于蔡。二十年書。蔡侯廬卒。作盧史記。吳世家。餘橋夷吾卒。子柯廬立。

吳越春秋作柯廬。荀子富國篇。君盧屋妾。注。盧當為廬。莊子讓王篇。乃負石而自沈。于廬水。釋文云。司馬本作盧水。是也。穀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注〕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疏〕

注。月者。至用兵。○舊疏云。正以致例時故也。通義云。月致者。春出秋返久也。亦通。

冬。葬曹宣公〔疏〕

小國君卒月葬時。故穀梁傳。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注〕莒大於邾婁。至此乃卒者。庶其見殺。不得卒。至此始

卒。又不得日〔疏〕

注。莒大。至得卒。○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是邾婁卒於所傳聞世。春秋序莒當在邾婁上。明莒大於邾婁。而不得書卒。故解之。按彼注云。小國未當卒而卒。為慕伯者。尊天子行進也。則書邾婁子卒。非常

例矣。所聞世合卒，又以庶其被弑，故不得書卒也。庶其事在文十八年。○注至此至得日。○此決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書日故也。彼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此莒始書卒無進行，故略不日也。舊疏云：所以書日者，非直行進，其邾子克往前已卒，是以春秋得詳錄之也。曹亦小國，桓十年春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書日者，彼注云：始卒與大國同例者，春秋敬老重恩也，故爲魯恩錄之，是也。通義引楊士勛曰：莒子朱者，莒渠丘公，不書葬者，莒行夷禮，則是失德，又葬須稱諡，莒無諡，故不書也。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疏〕

通義云：左傳曰：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離送孫林父，而見之。故經加自晉，晉有力文焉。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注〕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紀履綸一譏而已。〔疏〕

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

今此不月者，蓋以成公卽位十有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故略之。通義云：至是始娶者，公卽位幼也。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按孔說非是。成公二年已會楚嬰齊于蜀，則卽位雖幼，必非襁褓，至小亦宜七八齡矣。卽位至此年，計已逾冠，故舊疏謂其卽位十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也。孔疏引左傳國君十五生子之文，甯成公時始十五六耶。○注凡娶至而已。○校勘記出凡娶，云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娶。閩監毛本改取，非。釋文作凡取，云又作娶。閩監毛本蓋據此。紹熙本亦作娶。紀履綸事見隱二年，彼傳云：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然則春秋於公不親迎不譏，從可知例也。舊疏云：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喪服未除，是其太早也。成十四年秋，始使僑如如齊逆女，非重繼嗣，是其太晚也。但略舉二人，則桓三年娶于齊，文四年娶于齊，合在其間矣。又引舊解云：隱二年履綸之下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然則外之娶妻，莫問早晚，其不親迎，皆不復書，而譏之者，悉從履綸之例，一譏而已。所以此處注之者。

正以內逆女常書之末是以於此決之。按此注意謂皆不譏者疑即指親迎言。非謂不譏其早晚也。文公娶太早。經書公子遂納幣譏之。成公娶晚。經不月以起之也。

鄭公子喜率師伐許〔疏〕

毛本率改帥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疏〕

左傳舍族尊夫人也。彼疏引何氏音云。叔孫僑如舍族為尊夫人。按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

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鄭箴之曰。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為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者。則此類也。劉氏逢祿評曰。一事再見。不加氏者。見終奉君命。按此與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氏自齊。同一文法。從彼傳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可知例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

秦伯卒。

公羊義疏五十四

成十五年
盡十六年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乙巳月之四日。

仲嬰齊者何。〔注〕疑仲遂後故問之。〔疏〕

注疑仲至問之。○舊疏何氏欲解弟子問所不知之意。何者欲言仲遂之子宜稱公孫今經稱仲故執不知問。

公孫

嬰齊也。〔注〕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今為大夫死見於經為仲嬰齊。〔疏〕

注未見至嬰齊。○舊疏云未見於經謂未作大

夫不得見於經當爾之時猶為公子之子故為公孫嬰齊矣。今為大夫而死得見於經更為公子之孫孫以王父字為氏故為仲嬰齊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仲嬰齊卒其為仲遂後者也。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狸軫則子叔聲伯也。此文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室如晉如莒已屢見於經矣。蓋歸父奔後魯人尚未立後傳故云徐傷歸父無後也。為大夫未久即卒又未有事故不見經。

公孫

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注〕据本

公孫〔疏〕

注据本公孫○舊疏云言其本公孫昭穆須正。雖代兄為大夫甯得更為公孫之子乎故難之。

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注〕更為公孫之

子故不得復氏公孫〔疏〕

後漢書安帝紀云禮昆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章懷注為人後者謂出繼於人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謂嬰齊為歸父後即為歸父之子為歸父之子故以歸

父父字仲為氏是為以王父字為氏以王父字為氏真子之禮如此為人後之禮亦如此傳言為人後者為之子非以為之子釋為人後乃以明為人後者之禮一切必同於真子喪服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此之謂為之子也傳又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之謂為之子也喪服親疏遠近一如真子然則為之子信矣為人後之禮必如是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為後者皆如是○注更為至公孫○正以嬰齊實公孫今為公孫歸父後故去其公孫之氏同諸歸父

也。子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注〕据氏非一孫以王父字為氏也〔注〕謂

諸侯子也顧與滅繼絕故紀族明所出〔疏〕

注謂諸至所出○禮喪服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孫以王父字為氏故王父

即謂諸侯子也白虎通姓名云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與滅國繼絕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荆公孫朝魯有仲孫叔孫季孫楚有昭風景齊有高國崔以知其為子孫也隱八年左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為族禮記大傳疏引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昊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于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叔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

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韓魏趙是也。然則孫以王父字爲氏。專斥天子諸侯子孫言。而猶必賜之於君也。大傳疏又云。若子孫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亦所以明所自出故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疏〕唐石經。鄂本。監。毛本同。此本。閩本。脫。後字。今訂正。按。紹熙本亦疊後字。歸父使于晉

而未反。〔注〕宣公十八年。自晉至檀。奔齊。訖今未還。〔疏〕

注。訖今未還。爾雅釋詁。訖。至也。至今未還也。與漢書成帝詔。訖今不改之。訖同。

何以後之。〔注〕据已絕也。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注〕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文家字

積於叔。叔仲有長幼。故連氏之經云。仲者。明春秋質家當積於仲。惠諡也。〔疏〕

注。叔仲至氏也。○舊疏云。卽文十一年。叔彭生

之氏族也。○注文家至氏之。○白虎通姓名云。質家所以積于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廣川書跋引含文嘉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白虎通又云。卽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騫。不積於叔何。蓋以爲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仲。明其無二也。按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其次卽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又其次爲蔡叔度。曹叔振鐸。邠叔武。霍叔處。康叔封。末爲聃季載。是文家積于叔之證也。質家積于仲。古籍散亡。無可驗也。舊疏云。經言文家字積于叔。欲道彭生之經。所以不連仲之意也。言叔仲有長幼者。欲道彭生之傳。所以連叔仲之意也。何者。彭生之祖。生於叔氏。其父武仲。又長幼當仲。是以彭生遠而言之。雖非正禮。要是當時之事。是以傳家述其私稱。連言仲矣。按叔仲云者。猶言叔氏之仲也。○注經云。至於仲。○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嬰齊此經何故不連其父歸父之字。而單言仲者。欲明春秋當質。正得積於仲。是以不得更以佗字連之。○注惠諡也。○周書諡法解。愛人好與曰惠。又柔質慈民曰惠。是也。

文

公死子幼〔注〕子赤幼也。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

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注〕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行役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疏〕

注：禮至老夫，禮記曲禮文，彼無從字，此較詳備。通義云：禮大夫七十已上，稱於異邦曰老夫。若衛石碻使告于陳曰：老

夫耄矣，是也。於其國猶當稱名。今惠伯自稱曰老夫，蓋藐慢遂之辭。鄭注：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亦引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是也。意老夫亦非卿大夫正稱。

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

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注〕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

為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為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疏〕

釋文：弑，亦作殺。音試。文十八年左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與此敘少有先後耳。○注：殺叔至為重。○通義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書殺則內大夫相殺大惡當諱。書卒則與公子牙美惡相嫌，故不卒以起諱意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兩弑君，皆一弑君，凡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魯弑子赤，曷為叔仲惠伯不書於春秋？春秋尊宗國，君弑則隱而不書，故叔仲惠伯亦不得牽連而書。說者謂死無補於君，故不書。則孔父仇牧、荀息，有何補於君？而書于冊哉？然則曷為不書卒？書卒則無以表其節也。且書卒則嫌與公子牙同，故不書。然則曷為不書刺刺者？有罪乃刺之，雖無罪，必有說。則又何說而刺叔仲惠伯乎？此叔彭生

死難之節所以不著於春秋。按春秋不書殺叔仲惠伯。自爲舉重略輕。蓋亦內辭也。若欲書之。聖人自有書法。以張義。不必如舊疏所云。宜言冬十月子赤及叔仲彭生卒。夫游夏之徒。且不能贊一辭。後人何必強作解事乎。○注叔仲至死之。○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傳及者何。累也。又云。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里克知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此叔仲惠伯亦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以卻仲遂。遂因殺叔仲惠伯。弑子赤。是與荀息事相類也。桓二年。莊十二年。僖十年。皆有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均指叔仲惠伯。下皆云。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云云。然則叔仲惠伯。甯有不賢。而彼傳皆如此。發何邵公雖云。叔仲惠伯直先見殺。不如荀息死之。義亦未洽。何者。仲遂欲廢嫡立庶。先與惠伯謀。其必嚴憚惠伯。與孔父義形於色。無所區別。故仲遂退而先殺惠伯。次弑子赤。左傳謂以君命召惠伯。應是殺惡及視先事。不然。遂重在弑君子赤已死。則惠伯存否。聽之可矣。何必矯命爲耶。當時所以不與三人並見累者。或仍爲內諱故與。

宣公

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注〕臧孫許宣諡。〔疏〕

校勘記出臧宣公。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臧宣叔。宣十八年疏引此傳同。當據正。唐石經

缺。按。紹熙本作臧宣叔。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爲司寇。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師其卒也。書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卿則非少司寇之謂。至於相。則當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如齊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子產以介卿聽政。是也。宣叔爲司寇。謂之爲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證。按孔子之攝相。自謂攝政。夾谷相禮之事。非執政之相。與此不同。臧孫之相。自謂當國者。蓋魯命卿不一。諸卿中。又一執政者。如晉六卿。而別一有執政者也。周氏引管仲子產事爲證。是也。然晉執政者常將中軍。宋執政者常爲右師。魯叔孫穆子嘗執政。而於卿位居二。則又各國之殊也。○注臧孫許宣諡。○左傳宣十八年云。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

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是也。宣謚者，謚法解，聖善周聞曰宣。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

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宣十八年疏引作雜言曰。仲

氏也，其然乎？〔疏〕校勘記云：鄂本氏誤如。於是遣歸父之家。〔注〕時見君幼，欲以防示諸大夫。

〔疏〕左傳又云：遂逐東門氏，遂與遺同。左傳僖二十三年：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遺之，亦謂逐之也。漢書孔光傳：遣歸故郡，即遂歸故郡也。歸父在外，故先逐其家也。○注時見至大夫。○舊疏云：時見君幼少，恐有禍變，欲以有防衛之義，示其諸

夫。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櫟，聞君薨，家遺，殯帷，哭君成踊，反命于

介，自是走之齊。〔疏〕自歸父使於晉下。又見宣十八年。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注〕徐者皆共之辭

也。關東語，傷其先人為惡，身見逐絕，不忍對也。〔疏〕注徐者至東語。○說文彳部：徐，安行也。廣雅釋詁：徐，遲也。國策宋策：臣請受邊城，徐其政而留其日。注：徐，緩也。蓋魯

人乍聽臧孫許言，皆知仲遂當絕，繼見歸父無罪見逐，不忍對，故共傷歸父無後也。何氏以徐為皆共者，廣雅釋詁：徐，皆也。呂覽辨上亦無使有餘。注：餘，猶多也。餘徐皆从余聲。徐其餘之借與。○注傷其至對也。○即謂其聞君薨，家遺，哭君成踊，反命乎介事。

宣十八年注亦云：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於是使嬰齊後之也。〔注〕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

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疏〕

通義云。久而更傷歸父無罪遂絕。不廢臣禮。故爲立後。言仲遂大惡當絕。直以賢歸父。故存其世爾。是也。○注

弟無至父孫。○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按禮。卿大夫以下。繼世與天子不同。天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君。是故繼世不立。則取於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以叔後姪。古亦爲之。君之生存。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歿而旁支入繼。必爲之服斬衰。既爲之服斬衰。卽立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入宗廟。卽思其先世而爲之立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世及相傳。而不及於廢逐者之子姪。正所以嚴昭穆之序也。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矣。於臧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爲矣。於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禰僑如爲禰紇。而必以嬰齊禰歸父。此魯人之規舉也。其意若謂吾逐歸父。以其父故。父之罪大。不可以後。甯後其子爾。乃不知其已悖典禮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千古爲後之禮經也。何邵公注甚明。而誤者失之。崑山徐氏爲尤甚。公子遂以仲遂書於經矣。仲其字也。故其孫曰仲嬰齊。嬰齊實遂子也。而後歸父。則遂孫矣。遂孫則可以稱仲孫。而仲之不孫之者。仲實非孫也。實非孫。則何以可後歸父也。凡古云後者。受其爵邑之重之謂。爵邑必有所託受之。是曰後。後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公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何也。爵邑受諸某。則於某之喪祭。一如眞子之禮。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立嬰齊者何。不使後遂也。曰此爵邑受諸歸父。不可以中斬也。然則何以不立歸父之子。遂實有罪。而廢其嫡。歸父實無罪。而綿其爵邑。以嬰齊後歸父。可以明歸父之無罪。立歸父之子。則不可以明遂之有罪。然則書仲者。仲其氏也。氏者爵邑所在也。不言孫者。不歿其實也。明其爲遂子也。通義云。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于禰。祀仲遂於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而氏之爾。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事其廟如禰廟。服其服如喪父者之服。持重於大宗。有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何氏乃訾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夫禮不宥爲殤後者乎。爲祖母後者乎。爲祖庶母後者乎。而謂皆父母稱之乎。可乎。楚世家曰。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後。由來舊矣。按。孔氏直混天子諸侯與

卿大夫爲一。故如此解。爲殤後之後。謂宗子爲殤死。族人承其宗者。與此後字別。爲祖庶母後。皆論服制。本不必皆以父母稱之也。禮喪服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是爲諸侯。有爲祖後者。有爲曾祖後者。皆服斬。亦不必以父母稱之也。重黎之事。亦不例諸大夫士。孔氏未免好辨矣。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書仲孫則嫌於仲孫氏。書公孫仲嬰齊。則嫌於嬰齊。別有賢行。且嫌於僅以別嫌於狸軫之公孫嬰齊。爲人後之義。不著。夫子既順魯人之公義。弟爲兄後。亦合質家之法。故無異文也。然考舊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自謂天子諸侯之制。非謂大夫士亦得立其弟爲後也。劉說援據亦非。總之諸侯尊宗。大夫不尊宗。尊宗。故得以弟爲兄後。叔爲姪後。兄爲弟後。俱無不可。不尊宗。則必取諸昭穆相當者爲後。不得混施。不明乎此。宜乎宗法廟制俱軛。不通矣。歸父無罪被逐。魯人傷其無後。欲爲立後。此國人清議也。季文子等於遂之弑君。并不以爲可仇。唯歸父欲去三桓。故疾之尤甚。因坐以其父弑君之罪。其意仍在歸父。并非罪遂。而又迫於國人之言。不得不爲歸父立後。乃不立歸父之子。而立歸父之弟。名爲後歸父。仍是絕歸父以後遂。此季臧之奸巧也。所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此也。聖人書之以仲。不言仲孫。正不與其子爲父孫。并所以絕遂不與其有孫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疏〕

校勘記
出宋世

子成。云鄂本。元本同。唐石經。國監。毛本。成作戊。釋文。世子戊。音恤。本或作成。蓋唐初本已有作成者矣。左氏穀梁俱作戊。按。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戊卒。亦作戊。二傳作成。彼釋文云。宋戊。讀左傳者音成。何云。向戊與君同名。則宜音恤。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戊之誼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戊。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爲正。是平公器也。頌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云。平公子。成與城音同。若平公名成。其子不得名城。

也包氏慎言云三月
嘗癸丑月之十二日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為篡喜時〔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僖二十八年注作歸于京師無之字傳文方辨別歸之于歸于二者之不同然

則石經此處有之字其誤甚矣左氏穀梁亦無之通義云僖二十八年傳曰歸于者非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特為此經發傳而今版本于上仍有之字者誤按彼云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注云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據彼及注則此經不得有之字矣有者衍文○注為篡喜時○事具昭二十年傳通義云曹伯名負芻宣公之庶子殺世子而自立故晉執之為伯討也按左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又十三年彼傳云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又曰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是年彼傳云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子臧即此之喜時係讓國而非負芻所篡與公羊異孔氏乃取左氏為說何耶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注〕不日者多取三國賧非禮故略之〔疏〕

注不日至略之○正以大國君卒日葬月此不日故解之多取三國賧者

即上九年伯姬歸于宋有衛人來賧晉人來賧齊人來賧傳云三國來賧非禮也是也舊疏云雖於伯姬為榮而宋公有失故死略之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營庚辰月之十一日通義云卒不日者失德也葬日者為國亂渴葬例也葬卜柔日而今用庚辰亦渴之驗

宋華元出奔晉〔疏〕

鄂本奔作奔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注〕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

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故繁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疏〕

注不省至之也○舊疏云襄三十年秋鄭

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彼則省文不言鄭良霄自許入于鄭今則不省文故決之必知不省文是大之者正以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故知也通義云一事再見不卒名者善其出奔非畏難遠害能假晉力以威蕩氏卒拔強族輯公室智足以奠亂功足以安國故繁辭大之也言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者舊疏以為春秋說文左傳云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也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是亦以華元為憂國出奔但不以為山所譖耳宋世家謂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又異○注言歸至無惡○舊疏云即桓十五年傳例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是也按僖二十八年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明晉人理其罪宋人乃反華元誅山也史記左傳皆言魚石止華元至河乃還誅山然設非晉力桓氏未必反順華元若是也

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疏〕

通義云。蕩山也。去氏者。爲其擅權弱公室。貶罪之本。左氏言背其族也之義。○注不氏至元故。○舊疏云。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云。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然則此華元歸後山見殺。故須貶山以見其義。左傳。華元反。使華喜公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是山殺在華元歸後也。

宋魚石出奔楚。〔注〕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後得言復入者。出無惡。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

〔疏〕

注與山至及也。○杜云。公子目夷之曾孫。左傳。六官者。皆桓族也。注。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是與山有親也。舊疏以注有山者。魚石之親語。因云。若其不貶。宜言魚山矣。疑山亦魚氏。非也。山卽蕩澤。故世家作唐山。唐卽左氏之蕩也。○注後得至殺山。○正以復入爲出無惡。入有惡文也。魚石復入。見下十八年。云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者。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然則彼爲君漏言。致射姑殺處父。故坐君殺。君書國。兼惡射姑可知。此文與彼同。亦似君漏言。致魚石殺山。然惟下有復入文。則魚石無惡。其非魚石殺山可知。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婁

人、會吳于鍾離。〔疏〕

杜云。鍾離。楚邑。淮南縣。大事表云。昭四年。楚箴尹宜咎城鍾離。以備吳。二十四年。楚子爲吳師。以略吳疆。師還。吳踵楚。遂滅巢及鍾離。南北朝時爲重鎮。今江南鳳陽府鳳陽縣東四里有鍾離舊城。水經注。淮水篇。又東過鍾離縣北。世本曰。鍾離。麻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以爲縣。春秋左傳。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一統志。故城在鳳陽府鳳陽縣東。舊有東西二城。濠水流於其中。按是時鍾離應尙爲國。若已屬楚。不得會

其地矣。

曷爲殊會吳〔注〕据楚不殊〔疏〕

注据楚不殊○即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是也。

外吳也〔疏〕

繁露觀德

云是故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謂其有夷狄之行也。穀梁傳曰會又會外之也。通義云世子殊會吳亦殊會貴賤不嫌辭可同也。然同之中有異焉。鄭玉曰首戴之會書及書會見公及諸侯同往會之如臣朝君使諸侯不得以干世子鍾離之會書會又書會若諸侯外吳不與同會使夷狄不得以亂中國此則聖人微意不可不察。

曷爲外也〔注〕据襄五年不外之〔疏〕

注据襄至外之○襄五年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鄧人于戚是也。

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注〕

內其國者假魯以爲京師也。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土言之辭也。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尙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醜而適見

於可殊之時故獨殊吳〔疏〕

舊疏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即經云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下是也云內諸夏而外夷狄即經序諸大夫訖乃言會吳于鍾離是也按舊疏第就此經言之其實

傳凡言春秋皆謂春秋通例也。內其國而外諸夏所傳聞世也。內諸夏而外夷狄謂所聞世也。至所見世則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矣。繁露竹林云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是也。漢書

甸奴傳論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明皆道春秋之法。非常時果外吳外楚也。○注內其至師也。○卽隱元年注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故卽假魯以爲京師也。是以儀父來盟則襄。滕薛來朝則襄。外來盟者稱來。我往彼盟稱蒞。齊侯獻捷亦稱來。見王義。尊內言如。不言朝聘。皆京師魯之義。故僖三年注。春秋王魯。故言蒞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言來盟。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自事於王是也。○注諸夏至侯也。○校勘記云。此本閩監本。土誤。鄂本。毛本不誤。今訂正。魯亦諸夏。假魯爲京師。故以諸夏爲外土諸侯也。論語八佾。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注謂之至辭也。○校勘記出大總下上言之辭。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上作土。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下土。夏者大也。書康誥。用肇造我區夏。孟子滕文公。吾聞用夏變夷者。閔元年左傳。諸夏親暱。襄四年左傳。諸夷必叛華夏。皆總下土言之。謂之大者。言有禮儀之大也。○注不殊至殊也。○卽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以下會于霍之屬。是不殊也。通義云。楚亦夷狄。未嘗殊者。始見稱州。已外之矣。攢函亦殊會。始發傳於此者。因此會諸夏夷狄悉在。內外之文最明。○注至於至之行。○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伯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也。是卓然有君子之行。故又不得殊也。○注吳似至殊吳。○史記吳世家。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乎。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所謂似夷狄差醜也。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決楚之始見時。尙未合殊故也。

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注〕據大一統。〔疏〕

注據大一統。○卽隱元年

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舊疏云。王者施政。欲其遠近徧及。海內如一。而殊外內。故難之是也。

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

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月者，危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接夷狄。〔疏〕

注明當至治之

○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注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書外離會，至所見世用心尤深而詳明。先正京師，乃正諸夏，乃正夷狄，以漸治之也。故隱二年會戎于潛，書內離會以正內，僖二十六年楚人滅隗，以隗子歸，不名見責小國略。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所聞世內諸夏而詳錄之。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名者所見世責小國詳。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是也。說苑指武篇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興，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繁露王道云：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通義云：此春秋爲後王大法，建首善自京師始，而四海之內莫敢不正。若乃殊方別俗，被之聲教，羈縻弗絕而已。故所聞之世始內諸夏，所見之世始治夷狄，操之有本，推之有序。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其義然也。繁露天地陰陽云：近者詳，遠者略，亦謂先近而後遠也。○注葉公至者來。○見論語子路篇。今本無于孔子，蓋以意足之也。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孔子世家：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遯。書傳略說：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皆以意增損，非有異文也。○注季孫至是也。○見論語顏淵篇。舊疏云：帥，長也。言子爲諸侯之長，而爲正，誰敢不爲正乎。亦是先正於近，乃始及遠之義。故引之。按大戴禮哀公問篇：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察之率，萬民之表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皆謂正己以正物，卽由近而及遠也。○注月者至夷狄。○通義云：會例時，此吳會中國之始。特之。危月。

許遷于葉〔疏〕

杜云許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葉今南陽葉縣是也大事表云許畏鄭請遷于楚楚遷許于葉而許之舊都盡歸于鄭鄭人謂之舊許襄十一年傳諸侯伐鄭東侵舊許是也又云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楚子遷許于析而更以葉封沈諸梁號曰葉公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一統志故城在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舊縣鎮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

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疏〕

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范云雨著木成冰杜云冰封著樹漢書劉向傳晝冥晦雨木冰師古曰雨木冰

者氣著樹木結爲冰也今俗呼爲間樹雨音于具反按今時間有之所謂樹稼是也皆盛寒所致舊唐書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卽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所謂樹稼也諺曰樹稼逢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是也○注木者至徵也○五行志上雨木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霧氣寒冰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協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郟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經義雜記云雨木冰杜注記寒過節冰封著樹何注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穀梁傳雨而木冰也范解雨木冰者木介甲冑兵之象雨著木成冰疏引徐邈云五行以木爲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冰脅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速至也與何邵公義同五行志載劉歆劉向及

各說按左氏無傳當從劉子駿說說文氣部氣也从氣分聲氣或从雨則氣穿為一字釋名釋天氣粉也潤氣著草木因寒凍凝色白若粉之形也劉說與釋名合氣穿字異也穀梁當從劉子政說言人將有害則陰氣脇木得雨而冰是不必以冰為木介取象於甲兵矣何注公羊徐注穀梁皆本劉子政義范則專取甲兵之說不知穀梁引傳曰根枝折正與陰氣脇木之義合明非取象於甲兵也古微書考異郵云天雨木冰貴臣將死也專主大臣言蓋震為木震為長子大臣之象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亦為叔孫僑如出奔刺公子偃之兆而少陽象幼君冰脅木象公為晉所恥行父被執取應亦切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注〕滕始卒於宣公日於成公不名邾婁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名俱葬

於昭公是以知滕小〔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辛未月之六日通義云滕文公也○注滕始至不名○宣九年秋八月是始卒於宣公也此經書辛未滕子卒是日於成公也二者皆不名故云不名若然隱

七年書滕侯卒彼注云所傳聞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襄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故也○注邾婁至公名○文十三年邾婁子籛籛卒是卒於文公也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闚卒是日於襄公也籛籛闚皆名故曰名也若然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書邾婁子瑱卒已見於所傳聞世而云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者莊十六年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為慕伯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莊二十八年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明皆以行進與隱七年之書滕侯卒皆非常例也○注俱葬於昭公○昭三年滕子泉卒又云葬滕成公昭元年邾婁子華卒下云葬邾婁悼公是俱葬於昭公也○注是以知滕小○舊疏云春秋於所聞之世始錄微國之卒書日書名明其大小滕子卒葬皆在邾婁之後邾婁之君名於所聞之世於滕則未是以知其小於邾婁也何氏所以不於會序比之而據其卒葬者是主會次之其大小仍自難明故如此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舒庸。晉厲公見餓殺。尤重。故十七年復食。〔疏〕

注是後至

尤重○校勘記出晉厲公見餓殺尤重云。閩監毛本尤誤。猶鄂本餓作殺。誤。尤字與此本同。按紹熙本不誤。楚滅舒庸見下十七年。晉厲公見餓殺者。下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舊疏引春秋說。以爲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出之。二月而死。故此注云見餓殺也。五行志下之下。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敗楚鄭于鄆陵。執魯侯。與何氏義異。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丙寅。劉歆以爲四月二日是也。○注故十七年復食。○卽下十七年書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是也。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代陽。〔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甲午。甲

午本六月之晦日。春秋不記晦。故特言記異。以別之。按繁露王道述災異有晝晦謂此。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疏〕

杜云鄆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水經注潯水篇沙水南與蔡澤陵水合水出鄆陵城西北春秋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鄆陵處也史記注引服虔云

鄆陵鄭之東南地也紀要鄆陵舊城在開封府鄆陵縣西北四十里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鄆陵即杜所故續志作隄李奇曰六國曰安陵然地志陳留郡有傷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傷是也則克段之傷與潁川之傷陵有別 楚子鄭師

敗績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注〕 據宋公戰于泓敗績稱師〔疏〕

注據宋至稱師〇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

敗績是也通義云此晉侯伐鄭楚子救之鄭爲主人而戰言晉侯及者蓋以楚數陸諸夏鄭附從僭夷善晉之能敗之故與使爲主與齟同義

王瘡也王瘡者何傷乎矢也〔注〕

時爲飛矢所中〔疏〕

廣雅釋詁瘡傷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體創曰瘡釋名釋疾病瘡侈也侈開皮膚爲創也說文戶部瘡傷也成十三年左傳艾瘡我農功釋文瘡本作夷故左傳云子反命軍吏察夷傷注夷

亦傷也疏引服注云金創爲夷是也說文刃部刃傷也从刃从一又創云刃或從倉繫傳云按史此正刀創字也金創爲瘡即通俗文之體創爲瘡是金創矣故注云爲飛矢所中左傳史曰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及戰射共王中目楚

世家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是其事也

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注〕 據王瘡末言爾〔注〕 末無也無

所取於言師敗績也凡舉師敗績爲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以言戰又言敗績知非詐

當蒙上日也〔疏〕

注未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未有以言之注未猶無也禮記檀弓云未吾禁也注未無也○注凡舉至

故敗績舉師也穀梁傳曰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繁露對膠西王篇王瘳君獲不言師敗重傷君也○注以言至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月令狐鄆陵之經言戰言敗績知非詐故當蒙上日甲午矣謂結日偏戰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疏〕

杜云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大事表云今沙隨城在歸德府寧陵縣西六里水經注汜水篇

汜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成十六年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注曰在寧陵縣北沙陽亭世以爲堂城非也

不見公公至自會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注〕不見見者恚乞師不得欲執之〔疏〕

通義云不得爲晉侯所見○注不見至執之○

下傳云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

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注〕据不得意扈之會公失序不致

〔疏〕

注据不得意○舊疏云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今會不得意而致會故据以難○注扈之至不致○即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

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映晉大夫與公盟也彼公不得意不書致故据以難通義云此兼問兩公至自會公不見見者是會也大夫執者謂下伐鄭之會也何氏因誤以爲行父再執與經不合

不恥也曷

爲不恥〔注〕据扈之會公失序恥〔疏〕

注据扈至序恥○文七年注云文公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明恥故諱也故彼不曰順諱爲善文也此反爲得意

辭故据以難

公幼也〔注〕因公幼殺恥爲諱辭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疏〕

注因公至諱辭○舊疏云實不

見今而致會若得意然故言爲諱辭耳白虎通爵篇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不見公經不以爲魯恥明不與童子爲禮也是也通義云公不見見實以叔孫僑如淫通繆姜而譖公子晉之故時公尙幼未能親政凡有咎辱責在大臣故不以病公也按孔氏牽涉左氏之說果爾則晉人信譖何反責魯大臣而爲公幼殺恥也且左氏家以公衡爲成公子則亦無公幼之說白虎通正先師舊義與何氏說合○注不書至重矣○舊疏云是時累代公執而下經但舉其一故此注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按經書行父之執在伐鄭後與此致會無涉傳何爲逆据以問明沙隨已有執季孫事孔氏謂行父止一執蓋仍爲左傳所泥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疏〕

通義云王之上大夫稱子杜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沈氏欽韓云圻內國有封爵如蘇子稱子者若公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

命之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爲卿士若其出封當加一等爲侯伯不當爲子男也蓋京師之王官尊之則曰公通稱則曰子若單劉者亦曰子不曰公不獨尹子爲然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注〕据曹伯襄復歸于曹

〔疏〕注据曹至于曹○易也〔注〕易故未言之不復舉國名〔疏〕

見僖二十八年

注易故至國名○毛本末作未誤按何意亦未無也無所取於舉國名也

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注〕据本纂喜時也

〔疏〕釋文喜時左傳作欣時○注据本纂喜時○上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為纂喜時故据以難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

〔注〕和平其臣民令專心于負芻〔疏〕通義云此釋不名之意諸侯失地名喜時內平其國以待君歸若與未失國者同故不名以起之外治諸京師

而免之〔注〕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疏〕通義云此釋不言復之意復歸者出有惡喜時治免其罪若與無惡者同故緣賢者之心而為其君諱不嫌實無惡者前稱侯

以執罪已明矣是也○注訟治于京師○鄂本訟作說誤其言自京師何〔注〕据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

侯歸之于京師後復歸于衛俱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不連歸問者嫌自京師天子有力文言甚

易欲并問力文與上說喜時錯〔疏〕注据僖至京師○即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秋衛

侯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若連歸問云其言歸自京師何即嫌天子有力與上說喜時之內平其國外治諸京師為喜時之力意違故但問自京師與衛侯鄭不同之故也舊疏云問者之意欲道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亦是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今曹伯

亦天子所歸。獨言自京師。文相違背也。上說言其所以易。正猶公子喜時之力。若此處并問天子有力之文。即與上說喜時之力自相違也。

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注〕言歸

自京師者。與內据臣子致公同文。欲言甚易也。舍此所從還。無危難矣。主所以見曹伯歸。本据喜

時平國反之書。非錄京師有力也。執歸書者。賢喜時為兄所篡。終無怨心。而復深推精誠。憂免其

難。非至仁莫能行之。故書起其功也。〔疏〕

注言歸至同文。○舊疏云與上十三年公至自京師相似。○注欲言至難矣。○通義云天子有命歸之。則諸侯不得治其咎。國人不得易其位。

故無難矣。因明喜時能知尊王請命。春秋乃以王命除賈弼之罪也。○注主所至力也。○通義云。倒歸文在上者。若言自京師歸於曹。則嫌自者京師有力。辭與歸功喜時意錯。○注執歸至功也。○舊疏云。以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一年。執宋公之屬。皆不書其歸也。若然。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又云。晉人執衛侯。下云。曹伯襄復歸于曹。三十年。衛侯鄭復歸于衛。皆是被執而書之者。曹伯下注云。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衛侯下注云。執歸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是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疏〕

左氏穀梁作者丘。史記管蔡世家云。陳司徒招。索隱。招。或作茗。又陳杞世家。乃殺陳使者。索隱曰。即陳司徒招。又名茗。招

茗皆从召得聲。得通也。詩小雅茗之華。釋文。茗。徐音韶。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韶。渡者。釋文。韶。本或作招。獨斷。舜曰。大韶。一曰。大招。是也。杜云。茗丘。晉地。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疏〕

禮記表記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引此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

也。則鄭所見公羊本作人也。正義云：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傳稱欲人愛此行人，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偶相存愛之義也。又中庸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存問之言。穀梁莊元年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仁之也。卽仁之也。古人與仁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謂知其仁也。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謂非仁者之言也。呂覽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韓勅造孔子廟碑：四方士仁，謂士人也。驗其人，謂驗其仁也。是也。九經古義：按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蓋賓主揖讓，互相親偶，親親之意，亦如之也。老子道德經曰：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注：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御覽引元命包云：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爲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爲仁。注：二人言不專於己，念施與也。是則仁之義也。

曰：在招上。悽矣。〔注〕悽，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上，可悲矣。閔錄之辭。〔疏〕

注：悽，悲也。○昭九年傳：存陳悽矣。釋文：悽，悲也。本此注爲義。說文無悽字。欠部云：歎，歎也。文選注引蒼頡篇：歎，泣餘聲也。亦作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紂爲象箸而箕子唏。索隱：唏，歎聲。蓋皆歎之借也。廣雅釋詁亦云：歎，悲也。楚辭九辯：僂增歎，離騷：曾戲歎。余鬱邑兮，是也。方言：唏，痛也。凡哀而不泣曰唏。淮南說山訓：紂爲象箸而箕子唏。歎，明通用也。

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人之何。〔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

本作仁之何。此與表記注合。按此誤字而有合於古者也。公羊本三云人之後來皆改作仁之。則此作人之爲誤字矣。今按：紹熙本亦作仁之何。皆當如表記注所引作人字爲是。十行本不誤也。而人字又以作儿爲正。說文人下云：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又儿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說文仁訓親愛人。謂此儿字是親愛人也。凡禮記中庸之仁者人也。表記之仁者人也。此人也之入字。皆說文儿字。非人字也。詩衛風淇奥箋云：謂仁於施舍。亦當作儿於施舍。彼俗本作人。較勝於元本也。

代公執

也。〔疏〕通義云：善其以身衛君，故仁錄之。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注〕不書者。

不與無惡〔疏〕

即上夏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下云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郟陵。楚子鄭師敗績。不見內君大夫會。知其不與也。○注不書至無惡。○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

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別外內也。故不與無惡也。按左傳云。戰之日。齊國佐高无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壤。注壤。魯邑。是魯師未出。竟故僞如告郟。雖有魯侯待于壤。以

待勝者之語也。即上文孟獻子亦但曰有勝矣。亦不見有出師之文。

公會晉侯〔注〕會沙隨也〔疏〕

注會沙隨也。○即上秋公會晉侯。將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是也。

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疏〕

据何氏義。此執季孫為會沙隨時事。

成公將

會晉厲公〔注〕

謂上伐鄭言謚者。別嬰齊所請也。明言公會晉侯者。嬰齊所請事也。故下與

嬰齊傳合同〔疏〕

校勘記出成公將會厲公。云唐石經作晉厲公。此脫晉字。按紹熙本有晉字。襄三年疏引此文。亦有晉字。○注謂上伐鄭。○鄂本下有也字。紹熙本亦有別於沙隨之會。即上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是也。○注言謚至合同。○謂此傳稱成公將會厲公。與上公會晉侯僅稱公殊也。嬰齊所請者。下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狸軫。傳云。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是。上言公會晉侯。將執公。是上經沙隨之事。

嬰齊為公請者也。後則沙隨之會。行父與嬰齊並請也。左傳亦有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事。惟彼傳無嬰齊出奔事。又以執季孫止此若巨一次也。通義云。此一事而再言之者。先凡而後目也。前此者以下釋代公執之意。自成公將會晉厲公以下。乃申其事而詳敘之。蓋晉人緣乞師不與。而公而以會不常期為罪名耳。傳本釋經。經唯一書執季孫行父。而邵公言再執。是不善讀傳矣。按孔氏以行父止執若巨一次。仍本左氏立說。詳釋傳文。似是兩事。公會晉侯以下一事也。成公將會晉厲公。又一事也。序事甚

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

大者也。〔疏〕

舊疏云：言聽獄者失之大者矣。鹽鐵論周秦云：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

無罪，無罪者寡矣。

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

是執季孫行父。〔注〕善其過則稱己，善則稱君，累代公執在危殆之地，故地言舍而月之者，

痛傷忠臣不得其所，爲代公執，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疏〕

注善其至稱君。○說苑臣術云：功臣事立歸善于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

臣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襄十九年：君不尸小事，臣不尸大事，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注累代至其所。○正以沙隨之會，代公執伐鄭，會不當期，又代公執是累代公執在危殆地也。左傳疏引賈云：書執行父舍于莒，已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護執之，示已無罪也。公羊禮說云：問者曰：必痛之何？曰：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焉，其行合禮焉，其志可哀也。言月爲傷痛文者，舊疏云：正以凡執例時故也。卽僖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之屬是也。通義云：內大夫無罪被執例，月義亦通。○注爲代至出使。○文十四年冬，齊人執單伯，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傳曰：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傳又曰：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此行父既非事執，亦非以已執，故解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乙亥，月之十三日。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注〕行父執釋不致者，舉公至為重。

〔疏〕

注行父至為重。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書隱如至自晉。又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書舍至自晉，皆書其至，此不致，故解之。正以書公至自會，故行父致從省也。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疏〕

舊疏云：考諸舊本，此經之下，悉皆無注。若有注者，衍字耳。又云：僖二十八年注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者，正謂此也。穀梁傳：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公羊義疏五十五

成十七年
盡十八年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疏〕

左氏穀梁作北宮括。杜云括成公會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疏〕

包氏慎言云：積閏分六月後已盈，宜置閏而經書六月柯陵之盟日乙酉，月之二十七日九月書用郊之日爲辛，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日也。杜

云：柯陵，鄭西地，風俗通云：國語周語：周單子會晉厲公于加陵，引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則柯陵卽加陵，古柯加同韻。按爾雅釋地云：陵莫大於加陵，郭注：今所在未聞。章昭注周語亦云：柯陵，鄭西地名也。盟于柯陵，在成十七年，與杜說合。淮南人間訓：晉厲公合諸侯于嘉陵，加嘉同也。方輿紀要：柯城在大名府內黃縣東。北通義云：不復言諸侯者，尹單同盟與葵丘異，穀梁傳柯陵之盟同謀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嘗辛丑用郊之日爲辛丑。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日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

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疏〕

左傳疏引賈逵云。諸言用者。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按莊二十四年用幣。左傳曰。非禮。又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又鼓用牲于社于門。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鄆子用之。皆

不宜用者也。○注周之至用之。○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此於七月已然者。彼正義云。若以爻象言之。七月三陽在上。三陰在下。則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六陰俱升。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于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于地。故云。下降。是則陰生于午。故於爻象爲姤。極於亥。於象爲坤。七月爲否。天上地下閉塞不交之始。故注據以言也。又非郊時者。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喜味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

辛。〔注〕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

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疏〕

禮記郊牲云。

郊之用辛也。鄭注。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注魯郊至用也。○校勘記。出魯郊博卜春三月。云鄂本。閩監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博。毛本誤作傳。疏同。按博卜者。廣博卜三月也。浦校本作轉卜。非僖三十一年傳。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

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攝行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魯郊博卜春三月事也御覽引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辛也魯與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郊卜從郊不從卽止以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舊疏云此傳止言正月者因見其自今后百代之王正所當用之月也然則公羊家以正月上辛者魯制如是異天子也○注三王至夏正○舊疏云易說文也按郊特性注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類聚引白虎通云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郊特性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而日長也○注言正至制也○舊疏云既用夏正而此傳特言用正月上辛者但春秋之制也春秋因魯以制法令自今以後之郊皆用周之正月故也按郊特性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正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所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然則鄭注所駁蓋卽董仲舒劉向之說也郊特性疏又云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也故云始也按何氏義與鄭同皆以三王之郊用建寅之月魯郊用正月博卜三正者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亦不定在子月此傳特言正月故何氏以爲春秋制也則又異乎周魯也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觸旂十有二疏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皆魯於子月郊天之據二記述其常故只言子月其實魯郊卜不定子丑寅三月也郊特性疏又引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所穀故左傳曰所蟄而郊又云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說。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同。月轉卜三正。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云云之說。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及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則是周魯不別矣。魯若子寅兩月並郊。則天子止一郊。魯反兩郊。理尤不通者也。魯轉卜三正。得一則止。則丑月郊。容或有之。特經傳偶未及耳。其左傳之祈農而郊。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自指天子之禮。據郊之常月言也。郊特牲疏又云。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恆在辛。似用冬至之月。按冬至日係圍圜之祭。郊日宜用辛。止用冬至之月耳。各不相蒙。郊特牲疏又云。張融謹案。郊與圍圜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與鄭元同。周禮圍圜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裘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裘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同。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元同。按郊祭感生帝。配以后稷。圍圜祭皇天。配以帝嚳。周禮大裘而冕。圍圜之祭也。被裘以象天。郊祭之禮也。魯不得用大裘而冕。明圍圜與郊是二祭。周既祭圍圜。又郊。魯止一郊也。張融之說。名爲中鄭。反與鄭謬矣。家語王肅僞書。不必引以相混也。○注正月至之意。○校勘記出上辛。尤始新。云閏監。毛本同。鄂本作猶。是也。繁露郊義云。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時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其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又郊祀云。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言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又郊事對云。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是亦以天子唯一郊。常於歲首。又曰春秋之法。則春秋之制。定在周正正月。蓋何氏亦本之公羊先師也。○注日者。明用辛例。○正以經云辛丑用郊。故書日。以明用辛爲正也。○注不郊則不日。○卽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七年春王正月。鷩。食郊牛角。改卜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之屬。是不郊故不日也。

或曰用然後郊。〔注〕

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

譏三望。知郊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牲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疏〕

通義云。或意未明。舊說以爲用事于頻宮。然後郊。要本非

傳所取。闕疑殆焉。讀書叢錄云。按用當作卜。說文用从卜。从中。字形相似。又涉上文而譌爲用字。僖三十一年傳。卜郊非禮也。何注。天子不卜郊。疏。欲道天子之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禮。是以卜之用郊者。不卜郊也。故傳以爲不宜用。或曰。卜然後郊。是据魯禮以正之者也。按洪義亦迂曲。俞氏羣經平議云。如此說。則分用與郊爲二事。義不可通。且有事泮宮。豈可但謂之用乎。何氏殆未得其解也。此承上文郊用正月上辛而言。蓋郊之必用正月上辛。固其正也。然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三卜。禮也。又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所載。或說。蓋即穀梁子之說。用而後郊。謂卜中而後郊也。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會意。故其義即爲卜中。卜中而後郊。是不必正月上辛矣。故附載其說。以廣異義也。此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疑魯人於春三月卜之不吉。又改於秋三月卜之。至九月上辛而吉。遂用以郊。故春秋卽如其實書之。以示譏耳。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曰。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解詁。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此年以九月郊。與彼年以五月郊。其事正同。此書用而彼不書用者。於此一譏。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譏也。莊四年傳曰。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注。或曰。至名也。○校勘記。浦鏜云。名。衍字。從續通解校。按何意。以或曰用者。爲將郊先有事於后稷。存其神之祭名。則有名字是也。郊。特牲曰。存室神也。注。神。依人也。正義。存安廟室之神。此存義也。○注。晉人至泮宮。○並禮器文。禮器。蜚林作配。林天作上帝。泮

作類。魯人在首甸。彼鄭注云。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滙夷。并州川正義。有事於河。謂祭河也。必先告惡池。小用。從小而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鄭又云。配林。林名。公羊禮疏引盧植注云。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岳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卽其漸。天子則否矣。釋文。蜚。芳尾反。又音配。惠棟曰。古配字讀爲妃。故配林一作蜚林。音相近。禮正義。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也。故先告從祀。然後祭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鄭又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爲郊宮。經義述聞云。鄭注引詩所謂類宮也。則正文必不作類宮。而作郊宮。注內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類字亦當作郊。蓋經言郊宮。卽魯頌之類宮。故曰郊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正釋郊宮二字。字或爲郊宮。當作字或爲類宮。蓋郊宮卽類宮。故本亦有作類宮者。後人多聞類宮。罕聞郊宮。故改正文云郊爲類。又改注以從之。而詩所謂類宮一語。遂以類宮釋類宮。重複而不可通矣。釋文正義所見經注文。已經改竄。公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其誤久矣。按禮記之誤。或如王氏所說。而公羊注之作泮宮。安見非卽王氏所改注中之。或作類宮之本與。禮器疏云。魯人無后稷廟。今將祭天。而於類宮。告后稷也。義或然也。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爲鄭學者。謂爲殷制。周人質文相變。則周人立太學於國。小學在郊。類宮宜在郊。蓋皆小學也。○注九月至小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也。彼以不郊而望。故譏其望。明郊則不譏。此九月郊。據或云。失禮尤者。故大小皆譏也。尤悖禮者。蓋對定十五年之夏五月郊言也。○注又夕至日下。○舊疏云。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后。陳其牲物。告牲之牲于后稷。則知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矣。按周禮充人。展牲則告牲。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元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禮之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續漢志注引干寶云。展牲。若今夕牲。魏書禮志。帝曰。夕牲之禮。無可依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祿神。誠是一日之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劉芳對曰。臣謹按周禮牧人職。止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以否。臣聞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注曰。先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

嘗有禮。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而經引證有據。當從卿議。公羊禮說云。夕牲之禮。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郊之夕牲。在郊不在廟。何注。告牲后稷。是祭后稷而告牲。非郊天而告牲于后稷之廟也。徐疏以爲古禮郊之前日。陳其牲物。告牲於后稷。此禮說也。傳曰。用然後郊。注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也。按禮器注。魯以周公之故。得郊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頻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喪服小記注。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據此。則知告后稷以配天。不聞郊前一日告牲於后稷也。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禘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注云。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此告卜郊于祖。亦不聞告牲也。孔賈疏皆云。卜在祭前十日。據此。卜日告廟。夕牲又告廟。十日告廟二次。祭不欲數之謂何也。若云。卽以卜日之時告牲。則告牲當在祭前十日。不得謂郊之前一日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言牛求牛。鄭司農云。言牛。前祭一日之牛也。疏以此爲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據此言。凡祭祀。則言牛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矣。然則夕牲告牲。何以不指頻宮之祭。而必欲以爲郊天之牛。夕牲告牲于后稷乎。特牲饋食。是士祭宗廟。何嘗不告牲。祭后稷而反不告牲耶。說文。牲。牛純色也。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則正是灌而迎牲告牲。又安有告牲后稷之事。充人疏言漢法以況。則古禮已亡。故舉漢法以況也。漢法。郊祭之夕牲告牲于壇。不於廟。尤其明證也。續漢志。正月天郊。夕牲。注引干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夕牲。公卿京尹衆官悉至壇東。大祝吏牽牲入。跪曰。請省牲。太史令酌毛血。一奠天神座前。一奠太祖座前。亦何嘗有郊牲必告廟之事。又晉書禮志。武帝將親祠。車駕夕牲儀。注不拜。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此則宗廟夕牲之證也。魏書禮志。帝曰。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則郊是一事。告廟一事。設使郊特牲必告廟。魏主安得欲廢之耶。又此處用字。當指用九月。不當指用后稷以配天。九月用郊。失禮之大。郊既不可祭。后稷失禮之小者。故云。小大盡譏之。僖不郊而望。故但譏其小。此已郊。知不獨譏小也。若以用爲告后稷。則經不當云。辛丑用郊。蓋告后稷在祭前十日。夕牲告牲又在祭前一日。與郊不同日。故云。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凡辛丑以前。皆得謂之日上。而徐疏遂舉郊前日午後以實之。近於鑿矣。何鄭同時。鄭舉漢法曰。若今夕牲。則何之云。夕牲。亦漢法可知矣。今按何義。以用郊者。謂不宜用九月爲正解。自或曰。用者以下。皆申明或曰。用然後郊之說。以不郊下。則何氏駁或說也。或曰。以九月郊。尤悖禮。故

言用，小大盡讓，蓋讀用郊二字並列，以用亦祭名，謂辛丑日先用後郊，並行二禮也。何氏據僖公事駁之，謂不郊始讓望之小祭，此已郊矣，而為讓用，明用亦小祭也。又夕牲告，不與郊同日，不得在辛丑下也。舊疏殊未了了，且告，自與告殺異也。

晉侯使荀營來乞師〔疏〕

差繆略云：營，公羊作嬰，唐石經公羊泐，今注疏本作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注〕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疏〕

注月者至月之。○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此解之言正下壬申者，欲正

壬申為十月之日，是以不得不言十一月以來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疏〕

杜云：狸軫地闕，彼疏引杜又稱舊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狸軫，魯地也。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

稱季平子行東歸，卒于房，是也。以此益明狸軫非魯地矣。舊疏云：正本作狸辰字，左傳作狸辰，穀梁作狸蜃，蜃，軫，辰音並相近，得通釋文，軫之忍反，是也。水經注范解，皆以為魯地。

非此日月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注〕据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疏〕

注据下至十月○舊

疏云：即下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是也。十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則丁亥為十一月朔日，又逆而推之，即丁卯為十月十一日矣。即從丁卯數之，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為十月十六日。左疏引長麻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為十月十五日。十月庚

午圍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脹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蓋左氏不信待公。至然後卒大夫之說。故杜以爲日誤。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經書壬申。壬申爲十月之十六日。穀梁亦云。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六月有閏。則壬申又爲九月日矣。

待君命然後卒大夫〔疏〕

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又雜記云。大夫士死於道。則升

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輶而行。至於家。而說輶。載以輶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輶車。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按。嬰齊以罪出。宜如士禮。書春秋。則大夫矣。故必待君命。乃可以大夫卒。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注〕據昭公出奔。卒叔孫舍。〔疏〕據昭至孫舍。○即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是也。

前此者。嬰齊走之晉。〔注〕不書者。以爲公請除出奔之罪也。〔疏〕注不書至

罪也。○大

夫出奔當絕。嬰齊有爲公請之功。功罪得以相除。故不書也。舊疏云。其請公者。謂上沙隨時也。與季文子之請同時。

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疏〕

通義云。上

年行父代執。晉憾未平。故今因其來會伐鄭。復欲執之。按孔氏以行父止一執。故以嬰齊之請爲伐鄭時事。然行父如執于沙隨之會。後未再執。經何爲退書招丘之文。在伐鄭後。明沙隨之執不書。所書者。伐鄭後一執也。孔以行父之代執在沙隨。故以嬰齊之請分屬伐鄭之會。意以後此之將執公而未執。別無爲請者。宜由於嬰齊。

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狸軫而卒。〔注〕十月壬申

日。狸軫。魯地。〔疏〕

注十月壬申日。○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注狸軫魯地。○穀梁傳。其地未踰竟也。

無君命不敢卒大夫。〔注〕國人

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疏〕

穀梁傳：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注：嬰齊實以十月壬申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一月下也。嬰齊從公伐鄭，致公然後伐鄭之事。

畢須公事畢，然後書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穀梁之意，以為致公而後錄其卒，與公羊義異。然則昭公孫齊何為書叔孫舍卒乎？注：國人至夫禮。○正以臣無自爵之義。大夫者君之所命，公尙未反，故國人無君命，不敢以大夫禮待也。

公至。

〔注〕十一月至是也。〔疏〕

注：十一月至是也。○即上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是也。舊疏云：若以上傳言之，則嬰齊之請魯侯許之，皆是沙隨時也。若在伐鄭之上，何故待公伐鄭之還乃

始卒之，正以成公許之，實在沙隨，但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伐鄭未歸，嬰齊已卒，國人不聞公命，未敢卒之。按沙隨會與伐鄭皆在秋，為時必促，故得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也。

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

〔注〕許反為大夫，即受命矣。然後卒之。〔注〕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

之，起其事，所以激當世之驕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朔，是時歷於歲終乃置閏也。元志姜爰云：十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沈氏欽

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五行志下之下，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楚滅舒，庸晉弑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鄆，齊滅萊，鄭伯弑死，劉歆以為九月周楚分，臧氏壽恭云：合辰在翼十二度，距張十一度，張為周之分星，翼為楚之分星，故曰周楚分。又云：劉歆以為九月朔，則壬申劉歆以為七月十五日也。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六十九年，積月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閏餘十六，閏在六月前，積日三十九萬四百

二十七。小餘四十五。大餘七。正月辛卯朔。大。小餘七。二月辛酉朔。小。小餘五十二。三月庚寅朔。大。小餘十二。四月庚申朔。小。小餘五十五。五月己丑朔。大。小餘十七。閏月己未朔。小。小餘六十六。六月戊子朔。大。小餘二十二。七月戊午朔。十五日壬申。是月小。小餘六十五。八月丁亥朔。大。小餘二十七。九月丁巳朔。說左氏者。以壬申爲十月十五。據魯歷言之也。又云。左氏先儒。蓋兼取二傳。然二傳但言壬申在十月。不定爲十五日。定爲十五日者。左氏說也。長厯謂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者。亦未允。

邾婁子纘且卒〔疏〕

通義云。蒙上日也。同日二事。日食在上者。先天道。次人事。與鄆陵同義。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卻至。〔疏〕

穀梁傳曰。自禍於是起矣。注云。厲公見殺之禍。上十八年疏引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左傳。欒書。中行

偃。遂執公焉。亦以殺三

卻故。蓋三傳義大同。

楚人滅舒庸。〔注〕舒庸。東夷。道吳圍巢。〔疏〕

注舒庸至圍巢。○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囊師襲舒庸滅之。按舊疏

云。出左氏此也。又云。考諸舊本。亦有無此注者。按舊本是也。何邵公向不用左傳說。公羊雖亦間有隱合。必係公羊舊傳。不得顯與左氏絕無殊問也。且舒庸當亦羣舒之一。當近今湖北鄖陽府地。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注〕日者。二月庚申日。上繫於正月者。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

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故日起其事。深爲有國者戒也。〔疏〕

左傳疏引應劭作舊名諱議云。昔者

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晉厲名州滿矣。左傳十年。定本蒲作滿。彼釋文云。州蒲。本或作州滿。史記諸侯十二年表作壽曼。壽州曼滿聲相通。當如正義說作滿。劉知幾史通雜駁篇。亦以蒲爲誤。二傳釋文皆無說。知左氏之誤。蒲久矣。○注日者至申日。○包氏慎言云。正月。魯庚申。月之五日。包氏以上年歲終宜置閏故也。與何氏義不合。舊疏云。正以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傳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注云。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稱國以弑者。例皆時。而此書日。故解之。而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彼注云。月者。非失衆見弑。故不略也。其不略之。故具於彼。注又云。知庚申。二月日者。亦以上十二月丁巳朔言之也。去年十二月丁巳朔。知今年二月丙辰朔也。何者。以長歷推之。今年正月小故也。二月丙辰朔。數丁巳。戊午。己未。庚申。爲五日也。○注上繫至死也。○舊疏引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是也。○注厲公至戒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者。卽去年殺三郤。今年殺胥童是也。左傳以胥童璧於厲公。與夷羊五帥甲八百攻郤氏。後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與緯說殊。按如彼。則大夫相殺。不得稱國以殺也。穀梁傳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疏於此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間。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新語至德云。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仇。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繁露王道云。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又云。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又服制云。晉厲公之強。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中國卽國中。也。卽謂殺四大夫事也。又俞序云。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淮南人間訓。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綏。威行四方。而無所緹。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數稱晉欒書。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

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通義云：實樂書弑稱國者，罪厲公也，不去日者，舉衆弑詞則失德已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注〕不書叛者，楚為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舉伐

于上，起其意也。楚以封魚石，復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主書者，其專封。

〔疏〕

杜云：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大事表云：舊為大彭氏國，春秋時為宋邑，今為江南徐州府治銅山縣。項羽都此，為西楚伯王時，號江陵為南楚，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水經注：汜水篇，又東至彭城縣北，城即殷大夫彭祖國也。於春秋為宋地。

楚伐宋，井之以封魚石。崔季珪述初賦曰：想黃公於郟地，勤魚石於彭城，是也。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文穎曰：彭城，故東楚也。○注不書至意也。○校勘記出楚為魚石伐，云鄂本下有宋字，此脫。按紹熙本有宋字，舊疏云：如上注者。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文故也。按左傳：楚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西鉏吾曰：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是也。○注

楚以至錄之○舊疏云桓十五年傳云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魚石出時直為與山有親更無實罪故曰出無惡也今犯君而入故為入惡從犯君錄之按僖元年傳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又曰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故仍繫之宋以示不與楚封魚石也○注主書至專封○校勘記出主書者云鄂本者下有起此脫解云起其專封之義按紹熙本者下有起字舊疏云必起其專封者正欲貴之故也上言楚子伐宋下即言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專封明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婁子來朝

築鹿囿〔疏〕

范云築墻為鹿地之苑彼疏引徐邈何休皆云地名今公羊無此注疏又云范知非為鹿築囿而以鹿為地名耶囿既是地名則此鹿當是地名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注〕刺奢秦妨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

子男五里取一也〔疏〕

楊疏引徐何說又云魯先有囿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耶及蛇泉亦是譏也今何氏亦無此語○注刺奢秦妨民○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數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

也。○注天子至一也。○舊疏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今孟子無此語。詩大雅靈臺云王在靈囿。毛傳囿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齊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爲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按穀梁傳疏引毛詩傳作三十里。蓋誤字。穀梁疏引徐邈說與何同。而今本穀梁疏引作天子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與何注不合。係刻本之誤。非楊氏所据有異本。故浦氏鏜公羊注校改也。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疏云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据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袁范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十里。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卽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閭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與凡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十里以下析言之。無五十里者。則樂松五十里之說未足爲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囿方百里爲孟子司馬法文。今孟子固無此文也。是則臧氏亦未能自持其說。宣王之囿無論三十里四十里五十里皆非諸侯正禮。不足爲訓。小國地方僅五十里。安得容此五十里之囿乎。當以此注爲正。皆取一者據孟子王制天子地方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言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己丑月之八日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疏〕

左氏穀梁作士魴。襄十二年經同。九經古義云。古彭旁通用。旁與魴同音。故亦作彭。聲之誤也。按襄十二年疏。考諸舊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按古音彭與魴同部。

得段
借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朶〔注〕不日者。時

欲行義。為宋誅魚石。故善而為信辭。或喪盟略。〔疏〕

杜云。虛打地闕。或云即宋之虛也。元和郡縣志。兗州泗水縣。得下縣之地。即春秋之虛打也。一統志云。今泗水

縣治也。○注不日至信辭。○正以小信月故也。○注或喪盟略。○謂我有喪也。從略不日。

丁未葬我君成公〔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丁未。月之二十八日。

公羊義疏五十六

襄元年
盡六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襄公第八〔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襄公第九卷八左傳釋文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魯世家成公卒子午立是為

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杜云於是公年四歲左傳襄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則即位時三歲元年四歲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注〕据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叛文故問

之〔疏〕

注据晉至問之○即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曷為者也

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魯歸赦之按左傳華元自晉反國即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此又合諸侯圍彭城與操兵鄉國相似不加叛文

故据以難也。舊疏云：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而不加叛文，與趙鞅異乎？然則趙鞅以采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以正其國，其意實善，而春秋必加叛文者，正以人臣之義，本無自專之道。若其許之，恐惡逆之臣，外託興義之兵，內有覬覦之意，是以雖為善不得與之。**為宋誅也。**〔注〕故華元無惡文。〔疏〕注故華至惡文。○正以華元有君命誅叛人，故不加華元叛辭也。與趙鞅未稟君命異，人臣無自專之義，其意雖善，其事不醇。

故春秋貴之也。左傳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舊疏云：雖云操兵，鄉國，但稟宋公之命，與諸侯之師，逐去叛人，以衛社稷，春秋善之，故無惡文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

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疏〕成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也。成十八年左傳云：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

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等焉。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注〕說在成十八年，書者善諸

侯為宋誅，雖不能誅，猶有屈彊臣之助。〔疏〕注說在至八年。○即謂成十八年，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事也。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其初出時，直與山有親，辟而去，其入彭城則

外託強楚，伐君取邑，失人臣之義，故書復入以罪之。通義云：追釋書復入于彭城之意，就以其假大國之勢，犯君竊邑，故出無惡，入有惡也。包氏慎言曰：既出復入居國邑，以犯君論。十八年注：不書叛者，楚為魚石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本受於楚，非得于宋，故舉伐於上，起其意。楚以封魚石，復本繫於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案魚石出奔大國，結大國以取本國之邑，以受其封，是挾楚以脅宋，既六國大夫合圍，為宋誅魚石，而不著魚石出奔文，又不著殺文，則諸侯未能取彭城也。傳云以入為罪，則規圖彭城，非石之意。楚人乘閒所以封魚石，借以開宋，明魚石之罪，罪在不當受楚封而入居之，原情不加以脅國之罪，故以犯君論誅。○注書者至之助。○校勘記出猶有屈彊臣之助。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助作功，解亦云：雖不能誅，猶有屈魚石之

功當據以訂正。舊疏云：傳云爲宋誅，而知不能誅者，正以助其君討叛臣，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有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慶封殺之，今但言圍而無殺文，故知不能誅。雖不能誅，猶有功，是以春秋書之，善其爲宋誅矣。楚已取之

矣。曷爲繫之宋？〔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疏〕

注據莒至繫杞○取牟婁

事見隱二年，以牟婁來奔，見昭五年。校勘記出后莒牟夷，云岡監，毛本同。鄂本后作後，當據正。下注同。疏中亦誤作后。按紹熙本作後。桓二年傳云：器從名，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主人。楚已取彭城，宜屬之楚矣。故難之。不與諸侯

專封也。〔注〕故奪繫於宋，使若宋邑者，楚救不書者，從封內兵也。〔疏〕

注故奪至邑者○通義云欲言楚彭城，則本非楚自

取，直言彭城，嫌與通濫文同。故還繫之宋，奪正其義。明楚不得專以地封叛人，魚石不得專受封於楚，邑而言圍者，起實封也。舊疏云：僖二年，城楚丘，傳云：不與諸侯專封也。然則不與諸侯專封，取事一也。所以或繫於宋，或不繫於衛者，彼以衛國已滅，故無所繫。不言桓公城之者，不與諸侯專封故也。今此魚石受楚之封，入邑而叛，是以奪而繫國，以示不成。然則不與之言雖同，其不與之理實異。是以齊侯封衛，春秋實與。楚封魚石，繫宋以抑之。左傳亦云：非宋地，追齊也。杜云：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又曰：且不登叛人也。杜云：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彼疏引釋例云：楚人棄君助臣，取宋彭城，以封叛者，削正與僞，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左氏疏云：既列爲國，非復宋地，傳言追書，是仲尼新意。故云：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封城還繫於宋也。是亦奪繫於宋，使若宋邑之義也。○注楚救至兵也。○舊疏云：經傳無文，知楚救者，正以楚人封之故也。楚人并兵於魚石，魚石之叛，抑而不成。今華元討之，卽宋國封內之兵，封內之兵，例所不錄。是以楚救不書也。按舊說非是。何意以彭城已爲楚所取，以封魚石，故從封內兵，不書楚救也。春秋繫之宋者，所以抑楚，不與其專封，不書楚救者，起其實爲楚所取故也。舊疏又云：封內之兵，例所不

錄者正以定八年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哀三年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亦是封內之兵而得書者彼以國夏為伯討是以得書然則春秋不與劇噴之直故令國夏得討之國夏得討之則非封內之兵也今此魚石不成叛是以與彼異也

夏晉韓屈帥師伐鄭〔疏〕

左氏穀梁屈作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古屈厥同部得相假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注〕刺欲救宋而後不能也知不救鄭者

時鄭背中國不能救不得刺〔疏〕

左氏穀梁合作鄆杜云鄆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續漢志注引作縣東南有鄆城范云鄆鄭地鄆或為合趙氏坦異文箋云鄆古或省作曾曾合篆文相近遂譌

作合據古遺文曾作曾合作曾是也大事表云襄邑今為歸德府睢州水經注淮水篇渙水又東經鄆城北春秋襄元年書晉韓厥伐鄭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鄆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鄆城一統志鄆城在歸德府柘城北紀要睢州東南皆本杜注差繆略云穀梁亦作合又邾人在杞人下按今注疏本及三傳石經皆杞在邾下○注刺欲至能也○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不能也此文與彼同故如彼解之○注知不至得刺○正以上文有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以下圍宋彭城為宋討魚石等內無鄭人下有楚公子壬夫侵宋又成十八年有楚子鄭伯伐宋明魯為晉與國鄭為楚與國鄭背諸夏即蠻夷晉韓屈伐之魯必不救果即救而不能春秋決無刺文也

秋楚公子王夫帥師侵宋〔疏〕

唐石經公子壬夫磨改匡謬正俗云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為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故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

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在十干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為王夫不宜穿鑿改為壬左傳校勘記云顏說非也石經以下皆作王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公子壬夫陸氏穀梁音義壬音而林反

九月辛酉天王崩〔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酉月之十六日。

邾婁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疏〕

舊疏云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三年是以曾子問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六廟欠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失容則廢然則天王九月崩

而四國得行朝聘禮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天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是也按舊說是也惟又云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赴告未至於魯經書天王崩得在朝聘之上者公羊之義据百二十國寶書案而為經雖四國未知何妨先書此義近贅孔子作春秋本不據赴告之文乃左氏有此說不必牽涉說公羊也既云据百二十國寶書矣何為又設此一難乎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疏〕隱三年傳云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又文九年傳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此簡王於去年九月崩今年正月即葬始五月不及時也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庚寅月之十九日。

六月庚辰，鄭伯論卒。〔注〕不書葬者，諱伐喪。〔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無庚辰，五月之九日，七月之十日也。九經古義云：釋文論古困反，古今人表鄭成公論，師古

曰：綸音工頑反，左傳作論。按古今人表又有洽淪氏，服虔曰：淪音鰥，鰥與昆同音，古昆字作霽，故毛詩敝笱云：其魚魴鰥。鄭箋云：鰥，魚子也。魯語云：魚禁鯤鰥。爾雅云：鯤，魚子。孔穎達云：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是鰥本音古魂反，故洽淪綸巾諸字皆讀鰥。師古以鰥有關音，遂釋綸為工頑反。今人讀綸巾字為關音，自謂合古音，失之甚者。○注不書至伐喪，○下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此不書葬，故據下事解之。舊疏云：春秋之內，諸侯之卒，不書其葬，非止一義而已。或諱背殯用兵，或譏其篡，或刺不討賊，或枉殺大夫。此鄭伯襄公之子，繼體為君，復非篡立，從成十五年即位以來，未有罪惡之事，明其不書葬者，不惟上事明也，而下又有諱伐喪之文，則知不書葬者，正為諸侯諱其伐喪故也。按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是也。恥之甚，是以諱之深也。通義云：不葬者，棄夏附楚，與接同罪亦通。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疏〕

通義云：晉宋將卑師衆，衛將尊師少，故分別書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疏〕

左傳：謀鄭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注〕齊姜者，宣公夫

人。九年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

正言也。〔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丑。月之十九日。范云。齊諡。按諡法。執心克莊曰齊。穀梁釋文。齊如字。一音側皆反。○注齊姜至人也。○舊疏云。左氏以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通典引劉智喪服釋疑荅問云。高曾祖母

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厭屈否。晉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舊說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劉氏用左氏義。舊疏云。何氏不然者。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也。且九年襄公伐鄭。不書其至。若非親母。不應貶之至此。卽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八月。葬我小君繆姜。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是也。按喪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正義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歿。祖母亡時。已亦爲祖母三年也。宣公之薨。襄公未生。不及爲服。齊姜薨時。成公已歿。襄宜爲之重服三年也。而後代有疑孫非承重於祖者。父卒後。祖母歿。不服重者。殊謬。通典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後漢荊州牧劉表云。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晉或問曰。若祖父先卒。父自爲之三年。已爲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當服三年否乎。劉智荅云。適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已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爲是服三年也。謂之受重於祖者。父卒則祖當爲已服周。此則受重也。已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已周。已不得不爲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三年。特爲此發也。侍中成粲云。禮。有適子。間無適孫。然則已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不得爲祖母三年。禮。舅沒則姑老。爲傳家事於長婦也。亦爲祖沒。則已父受重於祖父。已不受之於祖。父母三年之禮也。賀循又引小記自釋。爲祖母後者。服之如母。不爲祖父母後。不得爲祖母三年。未見其驗。但以父在無二適。父沒。祖存。已位則正。不得爲祖父後。乃爲祖母適也。宋崔凱云。時人或有祖父亡而后。後祖母亡。孫奉養祖母。祖母卒。則爲之齊衰三年者。凱以爲祖母三年。自謂已父母早亡。受重於祖。故爲祖斬衰三年。祖母齊衰三年。今已父後亡。則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孫雖奉養祖母。固自當如禮齊衰周爾。此皆謂不宜持重者。

也。庚蔚之謂劉景升以婦人不可踰夫。既已乖矣。成絜云。己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爲祖母不應三年。可謂殊塗而同轡者矣。又吳商駁之云。嘗見表所作喪服後。定變除爲婦人之服。不踰男子。孫爲祖父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服周。云不得踰祖也。又見成侍中云。以爲己自受重於祖。祖母服不應三年。商按。假使子爲人後。爲本父服周。而所後者。更自有子。己則還家。而母後亡。當可以不得踰父不三年乎。又從祖祖父先亡。己爲小功五月。而已後爲從父後。又先亡。祖母後卒。可復以己先爲祖父小功。今爲祖母不踰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婦服重於夫甚衆。不得踰夫之說。經傳無據。適行庶服義。又不通。絜又云。己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母。亦當周。又齊衰章。臣爲君之父母。祖父父母周。凡臣從君所服。而降一等。臣從服周。則君爲三年也。據爲國君而有父者。祖之喪者。謂始封君也。其繼體。則父與祖並有廢疾不立者。有廢疾不立。則君受國於曾祖。不受國於祖也。不受國於祖。猶爲服三年。此則經之明例。非從傳記之說也。其義如此。則凡爲後者。皆應三年。何必受重然後斬。按吳氏之駁。極爲明晰。○注傳家至言也。○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是服繆姜喪未踰年。伐鄭不奪致。明有惡也。舊疏云。襄公母死未期。己爲兵首。無恩之甚。是故爲諱。若爲祖差輕可言也。又引舊云。傳言惡襄公喪服用師。故以祖爲親母。所以甚責內。是以何氏順傳文也者。非也。云傳家依違者。舊疏云。公羊口授相傳。五世後方著竹帛。是以傳家數云無閒焉爾。以此言之。容或未察。而傳序經意依違之者。正以文與桓九年曹世子射姑同故也。彼傳云。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注。在齊者。齊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敘經意依違之也。然則彼刺曹世子。而傳序經意。不正言之。此文與彼同。故知亦依違言之也。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注〕

〔疏〕以下戍繫鄭。〔疏〕大事表云：虎牢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南二里。本鄭地，後入晉。莊二十年左傳：惠王與鄭以虎牢。注云：虎牢，

河南成皋縣是也。水經注：河水篇：成皋縣之故城在區上，繫帶埜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張翕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魏叔死焉，即東魏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修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柙，畜之東陵，是曰虎牢矣。秦以為關，漢乃縣之。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而列觀臨河，岩岩孤上。〔注〕以下戍繫鄭。即下十年冬，戍鄭虎牢。傳：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是也。其言城之何？〔注〕

〔疏〕据外城邑不書。〔疏〕

〔注〕据外至不書。○僖元年城邢，又二年城楚丘，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外城國都

有之。故注專据外城邑不書難之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上下無外城邑之經故也。

取之也。〔疏〕

通義云：取其邑而城之為守固也。

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

〔注〕据取牟婁。〔疏〕

〔注〕据取牟婁。○即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

為中國諱也。〔疏〕

校勘記云：疏中標注有諱伐喪也四字，解云：考諸古本皆無此

注，且與下傳文煩重，若有注者，是衍字，按今本無此注是也。

曷為為中國諱。〔注〕据莒伐杞取牟婁不為中國諱。〔疏〕

据莒至國諱。○

校勘記云。按此注當衍。釋文本有。此疏本無之。是也。釋文音傳為中。云于偽反。下及注并下文鄭為皆同。此陸本有注之證。解云。正據莒人取牟婁不為中國諱矣。而何氏不注之者。以上文已據取牟婁。是以不能重出。此疏本無注之證。淺人襲疏語為之。而未覺其與上複也。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疏〕

通義云。晉霸自文公以後。唯悼公足稱焉。故復諱其惡。不言為晉諱也。鄭背中國甘心於楚。今方與楚爭鄭。而犯禮伐喪。所為與夷狄無異。故傳順經意深責之。言中國也。舊疏云。曷為不繫乎鄭者。正據下十年冬戍之時繫鄭也。若繫乎鄭。還有伐喪之義。故云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

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注〕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即實遂。但當言取之。〔疏〕

注使若至

之者。○通義引左傳曰。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若然。取虎牢之事。本發于仲孫蔑。成于荀營。故歸惡大夫。而以遂事實之也。按何氏不信左傳。意以取虎牢之謀發於諸侯。此歸惡乎大夫言遂爾。何者。若實大夫自生事取之。無勞為諸侯諱取矣。故注又云。即實遂。但當言取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樛。〔注〕盟地者，不于都也。〔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壬戌，月之二十七日。○注盟地至都也。○

杜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正義云：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樛，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至自晉也。文三年盟於晉都，此盟出城外者，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中國就已，出盟於外，若似相就然。范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地，舊疏云：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彼不舉地者，以其在國都故也。今此舉長樛，故言不于都矣。三傳之說，皆無大異也。

公至自晉。〔注〕盟地者，不于都也。以晉致者，上盟不于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不別盟

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疏〕

鄂本與上長樛合為一節，按紹熙本同，監、毛本皆以上注盟地者不于都也，系之此經下，蓋諸本皆

合一節也。○注以晉至起之。○舊疏云：昭二十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運，何氏云：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然此經上言盟于長樛，今若又言至自長樛，即嫌似次于乾侯，然亦不得入晉都，故以晉致起其文也。○注不別至可知。○校勘記出失意如晉，云：鄂本如作于，此誤。疏云：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于作於為是。當據正。按紹熙本如亦作于，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至地，不得意不至，今此但書至自晉，本上如晉言之，是不別盟得意也。故解之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即成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沙隨，不見公，傳云：公會晉侯，將執公，又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傳：成公將會晉厲公，不當期，將執公，是成公比失意不容于晉事也。今此襄公如晉，即見與盟，是得容盟，其得意可知，不必更書盟地起之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注〕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疏〕

包氏慎言云己未月之二十五日杜云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大事表云今曲梁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治永年縣東北即國語所謂雞丘若今雞澤縣乃隋析

廣平縣所置非春秋時雞澤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注盟下至光也○上二年左傳云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徇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力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力也知當時之不服命者唯齊上于戚有會無盟此特盟于雞澤故云信在世子光也舊疏云言信任在於世子光若如盟日定否世子光制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也是也文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注云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此與彼同故注亦云信在世子光也而通義云日在下者齊侯使世子光克諸侯之禮春秋惡而責之故獨以不信辭屬光也則新城之日又何說乎舊疏云何氏何以數言信在正以下十六年傳云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舊解云齊光克諸侯之禮晉侯貴致大國衆人畏之故卻日以待之非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据曹伯襄言會諸侯鄆子言會盟〔疏〕

注据曹至諸侯○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注鄆子

至會盟○僖十九年鄆子會盟于邾婁是也

後會也〔注〕不直言會盟者時諸侯不親與袁僑盟又下方殊及之〔疏〕

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注不直至僑盟○舊疏云若其諸侯親與之盟宜云公會單子晉侯以下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來會盟正由諸侯不親與之盟故止得言如會矣按下云叔孫及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明諸侯不親與矣○注又下至

及之○卽下文及陳袁僑盟言及是也。舊疏云。言下方殊文道及袁僑盟。故此處未勞道會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下又有戊寅七月之十四日也。

曷爲殊及陳袁僑。〔注〕据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侯與大夫皆盟。〔疏〕

注据俱至

皆盟○正以袁僑亦諸侯之大夫。故据以難。經者言諸侯大夫。嫌諸侯大夫皆在盟。故言之以絕之。穀梁傳。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亦以諸侯不與盟。

爲其與袁僑盟

也。〔注〕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心。有疾。使大夫會諸侯。欲附疏。不復備責。遂與之盟。

其結和親。故殊之。起主爲與袁僑盟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

上地。〔疏〕

注陳鄭楚之與國○舊疏云。卽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是也。按陳自晉文卒後。鮮與中國通矣。○注陳侯至盟也。○僖八年。鄭伯乞盟。注云。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

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是則鄭無慕中國之心。故絕其使。奮乞以惡之。與此袁僑書如會異。知此及袁僑以殊之爲善辭也。陳侯亦使大夫。不親來而有善辭者。正以下四年。陳侯午卒。明有疾不得自來。與鄭伯不肯殊。春秋原情不責也。起主爲袁僑盟者。杜云。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穀梁以爲及以及與之也。與公羊異。禮。君不敵臣。使大夫與袁僑盟。正是得正。何爲反抑諸侯失正。而專與袁僑異之。此違義之大者也。○注復出至國也。○

舊疏云。欲決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之經。不重出齊也。是以僖四年傳。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春秋意必如此者。正以楚人強盛。諸夏微弱。陳侯背楚。故喜得之。所以奪夷狄之勢。益諸夏之榮也。蓋春秋繁而不殺者。正也。所謂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也。職是故也。○注不重至土地。○舊疏云。正以決壅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以下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彼所以再出地者。正以上無君故也。今諸侯在。臣繫於君。故因土地矣。下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之下。不重出地者。亦以諸侯在。臣繫於君。得因土地。與此同也。通義云。會盟同地例。諸侯盟。雖開無事。必再舉地。首戴葵。平。是也。大夫盟。開有事。乃再地。于宋是也。若此及溴梁之盟。則不再地。君文繁。臣文殺。春秋之稱言無非教也。按孔氏謂君繁。臣殺是也。然此及溴梁之盟。實皆臣統於君。故與宋異。非因其間有事無事殊也。

秋。公至自會。〔疏〕

莊六年注。所謂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是也。此會雞澤得陳侯慕義。使人如會。強夏弱夷。得意明矣。

冬。晉荀營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酉。三月無己酉。二月之十七日也。通義云。胡康侯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何以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諱。不以名

為諱。周人以諱易名。於是乎有諱禮。夫子益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書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是

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疏〕

左氏穀梁作媯氏。下定弋同。杜云：媯，杞姓。范與杜同。釋文云：莒女也。用何注按媯弋一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弋與職切。上聲則音以。春秋襄四年媯氏。

公羊作弋。定媯公羊作定弋。定十五年媯氏穀梁作弋氏。葬定媯。穀梁作定弋。禮記月令田獵置罟羅網畢。鬻餒獸之藥。注：今月令鬻爲弋。按媯从以聲。以弋同音也。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子月之三十日。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辛亥月之二十三日。

定弋者襄公之母也〔注〕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妻子〔疏〕

注定弋至妻子。○通義云：謹按弋氏左氏經爲媯氏。媯姓

之字或作弋。詩所稱孟弋是也。魯有兩定媯。公羊春秋一書弋。一書媯。蓋特別之。國語曰：杞鄆由太媯。左傳：衛成公欲祀夏后相。寧武子曰：杞鄆何事。是鄆本夏後。故史記及潛夫五德志並以鄆爲媯姓。襄公之母。其鄆女與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此弋氏公穀皆作媯氏。定十五年定媯。穀梁作弋氏。疏：弋媯聲勢相同。國語：杞鄆由太媯。夏本紀：禹爲媯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襄氏。杞氏。鄆氏。襄杞鄆皆媯姓也。詩孟弋卽似氏也。莒爲己姓。左氏世本甚明。定弋非莒女。蓋鄆世子巫之姊妹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古人讀似媯二字皆如已。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媯。是已似同音也。禹母吞薏苡而生。因姓媯氏。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意已卽薏苡。是已媯同音也。春秋葬我小君定媯。公羊作弋。弋媯聲相近。由於媯有以音。詩美孟弋矣。弋卽媯。按文七年左傳：穆伯

娶于莒曰戴已釋文已音紀一音祀祀音从已已音以則莒姓蓋音以之已非音紀之已以媼同音故何氏以為莒女也國語又以莒曹姓又或以莒嬴姓出自少昊氏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則不定莒何姓矣云成公妾子者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是為適夫人則定媼蓋二媼矣范云成公夫人者非楊疏亦知非適故仍引妾子為君禮律之也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不書〔疏〕

注據晉至不書○校勘記

出莊孫許云圖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莊作臧當據正疏申作臧孫許不誤按紹熙本亦作臧不誤事見成二年傳彼注云不書恥之自謂不書臧孫許如齊也其晉郤克不書自從外大夫相如不書之恆例也舊疏云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傳云外相如不

書此何以書何氏云。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何氏彼據蔡侯。此據郤克者。欲逐其相類故也。彼齊侯鄭伯是君事不干魯。故據蔡侯卒于楚不言如矣。此鄆世子巫事非君。且叔孫豹率之。故據晉大夫與臧孫許俱行者。所引譬類得其象也。義或然也。
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注〕以不殊鄆世子俱言如也。〔疏〕注以不至如也。○舊疏云。鄆以不言及鄆世子與叔孫豹共作一文。知叔孫率之矣。然則臧孫許與郤克聘齊。蓋意起于晉魯往隨之。此蓋鄆世子有求於晉。恐不能達。故使魯帥而往與。
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注〕據非

內大夫。蓋舅出也。〔注〕巫者。鄆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疏〕舊疏云。言

蓋者。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若下傳蓋欲立其出也之類。或言此蓋宜訓爲皆。若隱三年傳云。蓋通于下。似蓋云歸哉之類。言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也。○注巫者至舅出。○舊疏云。謂巫是襄公舅氏之所出。姊妹之子謂之出也。通義云。定七。鄆女。蓋卽世子巫之姊妹。故巫於襄公爲舅。襄公於巫爲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經義述聞云。孔解舅出。長於舊注。而以襄公與巫爲舅出。則非也。襄公若爲巫之外孫。則傳當實之曰。蓋公與巫舅出也。文義始明。今傳無一語及襄公。則所謂舅出者。非公與巫也。詳釋傳文。蓋舅出也之語。上承叔孫豹率而與之俱。則豹之與巫。一爲舅。一爲出矣。言豹所以與巫俱如者。蓋與巫爲舅出故也。春秋之大夫。交政與中國。故與鄰國之君論婚媾。哀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爾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杜注。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也。宋魯世敵之國。而猶如是。況小國乎。解詁箋云。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巫者。襄公之舅也。何云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徐解謂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皆誤。左氏。晉悼又新昏於杞。杞鄆同姓。故相與往殆于晉。情事相合。按爾雅釋親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郭引此傳語。不別舅出何人。如何義。則鄆前後夫人皆莒女。蓋其姪娣也。世子巫前夫人所生。鄆子欲立爲後者。後夫人所生女之子。襄公與巫爲從母昆弟。

也。同一舅之所出。釋名釋親屬云。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孔王劉義甚新。亦未有的據。仍舊說亦無不可通。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

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疏〕

注殆疑至人語。○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擬作疑。此誤。按釋文疑。魚竭反。如作疑。不得音魚竭反矣。此本載音義亦誤。擬按紹熙本注及音義皆作疑。不誤。通義云。殆。危也。告危

于晉也。經義述聞云。何訓殆為疑。往疑于晉。則為不辭。故加讞字。以增成其義。然殆可訓為疑。不可訓為讞也。孔訓殆為危。往危於晉。則尤為不詞。故加告字。以增成其義。然傳言殆于晉。不言告殆於晉也。今案。殆讀為治。殆治古音相近。故字亦相通。荀子彊國篇。彊殆中國。楊倞注。殆。或為治。治。訟理也。以鄒子欲立異姓為後。故相與往訟理於晉也。僖二十八年左傳。叔武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曰。叔武訟治于晉。文公會自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傳往治于晉同義。古謂訟理為治訟。或曰辭訟。周官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皆是也。大司徒曰。凡萬民之有訟獄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有地治者。謂爭地而訟理者也。訝士曰。凡四方有治於士者。造焉。亦謂有訟理於士者也。按王義明爽。何氏以殆訓疑。以疑讞申成其義。蓋當時方言有此語。往殆晉。猶言往讞于晉。與王氏治字義亦合。故經義述聞又云。何云。殆。疑也。論語。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又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史記倉公傳。良公取之。拙者疑殆。殆猶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字亦作怠。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怠疑即疑殆也。文十二年公羊傳。俾君子易怠。怠疑惑也。言使君子。易為其所疑惑也。後人但知殆訓為危。為近。而不知又訓為疑。蓋古義之失傳久矣。按呂氏春秋去尤云。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殢。殢者迷也。疑殆之殆。亦迷惑意也。

莒將滅之。則曷為

相與往殆乎晉。〔注〕 据當以兵救之。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

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時莒女嫁爲鄆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

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主者善之得爲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

〔疏〕

注時莒至外孫○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子爲外孫經義述聞云依傳莒女爲鄆夫人而欲立其出則似所立者鄆夫

人之子而莒之外孫無如此則與取後平莒之文不合故注曲爲之說曰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然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皆傳文所無蓋當時解傳者增益其說不足據也尋釋傳文當作鄆女有爲莒夫人者寫者上下有誤耳鄆女爲莒夫人則莒夫人之子鄆之外孫也鄆子舍世子巫而欲立其外孫故曰欲立其出又曰取後于莒也何所見本已譌故其說迂曲而難通解詁箋云傳文莒鄆二字互錯穀梁傳滅鄆義曰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莒公子鄆出也鄆子黜巫而立之巫來訴於魯魯爲會于戚卒不得反正知非莒脅立者戚之會貶鄆人于吳人下而莒子無貶文也傳兩言出姊妹之子何云外孫皆誤下滅鄆解詁同通義又云主書者罪鄆子也俞氏樾云謹按傳文但曰莒女有爲鄆夫人者不言夫人有女還嫁莒也且古謂姊妹之子爲出不謂外孫爲出鄆子欲立而曰欲立其出更爲失之今按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而釋名釋親屬但曰姊妹之子曰出是男女得通稱之凡女子謂姊妹之子亦曰出矣莒女爲鄆夫人而欲立其出蓋莒女無子而其姊妹適莒大夫者有子因欲立爲鄆子之後也傳不曰鄆子欲立其出則所謂出者從夫人言也○注主者至可也○校勘記云主者善之監毛本同閩本作書者善之鄂本作主書者善之閩監毛本互脫一字按紹熙本與鄂本同舊疏云六年秋莒人滅鄆然則不能救滅而得善之者雖不救有言之功故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注〕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見使界

故不殊蓋起所恥〔疏〕

左傳作善道古道稻同音。段借字。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云。善稻。吳地。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

言讀書叢錄云。伊緩乃吳語善字之雙聲。子張姓申。史記云。姓顓孫。吳子名乘。左氏云。壽夢。皆雙聲字。趙氏坦異文箋云。九經字樣。耶邪。郡名。耶。良也。邪。道也。以地居鄒魯。人有善道。故為郡名。按善道之得名。或取此義。杜云。善道地。闕大事表云。阮勝之南兖州記曰。盱眙本吳善道地。秦置盱眙縣。項羽尊楚懷王為義帝。都盱眙。許慎曰。張目為盱。舉目為眙。城居山上。可以闕遠。故曰盱眙。今屬江南泗州。按御覽引南兖州記。盱眙本春秋時善道。○注不殊至所恥。○繁露觀德云。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見內之。為其與我同姓也。意謂殊吳不殊衛。是獨見內也。與何氏義異。按所聞世內諸夏。董義勝也。見使界。故不殊。疑界當作卑。通義云。不殊孫林父。時晉侯將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言及衛孫林父。則非我欲之。言會衛孫林父。則非衛尸其事。又不可施。故不殊。衛以起晉志也。解詁箋云。何君約左氏文解之。非也。魯臣見使於大國。未足為恥。此所聞世內諸夏之明文。董子曰。衛諸夏也。善稻之會。獨見內之。得之從會。吳上見義者。明諸夏化則吳可漸化。故所見世不復著魯衛晉吳同會文也。按於吳見義者。繁露又云。吳俱夷狄也。獨先外之。為其與我同姓也。所聞世始外夷狄。故吳見於經。殊之以張義。則荆楚之見於所傳聞世者。尚不合外。非義所著也。

秋大雩〔注〕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四年如晉。踰年乃反。又賦斂重。恩澤不

施之所致〔疏〕

注先君至所致。○校勘記出不施所致。云鄂本施下有之。此脫。舊疏云。圍彭城在元年。即經云。仲孫蔑會晉欒黶以下。圍彭城是也。其城虎牢。在上二年。冬。遂城虎牢是也。三年再會者。蓋謂三年六月公會單子

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下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雖是一出行。頗有二事。停軍費重。而致旱。緣是之故。得作然解。云四年如晉。踰年乃反者。即上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是也。其元年。仲孫蔑會齊崔杼以下。次于合。二年秋。

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偃以下于戚。於此諸事，豈不爲費，而注不言之者，正以元年舉圍彭城，二年舉城虎牢，三年舉再會，四年舉如晉，年舉一事，倘而言之，見其致早而已，其餘不足舉者，又略不悉耳。五行志申之上，庶徵之恆暘，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零祀謂之大零，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爲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襄公五年秋大零，先是宋魚石犇楚，楚伐宋，圍彭城，以封魚石。鄭畔於中國而附楚，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城鄭虎牢，以禦楚。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炕陽動衆之應，蓋劉歆說與何氏大同。

楚殺其大夫公子王夫〔疏〕

舊疏云：春秋之內，君殺大夫，皆至葬時別有罪無罪。今吳楚之君例不書葬，不作他文以別之者，蓋以略夷狄之故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郟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注〕据上善稻之會不稱人〔疏〕

注据上至稱人○卽上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是也。

吳郟人云則

不辭〔注〕孔子曰：言不順，則事不成。方以吳抑郟，國列在稱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

抑鄩者。經書莒人滅鄩。文與巫訴。巫當存。惡鄩文不見。見惡必以吳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

甚鄩也。等不使鄩稱國者。鄩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疏〕

通義云。不得先言鄩人。而後殊會吳者。其序自主會者為之也。若言吳鄩人。則

不成文。故使吳亦相隨稱人。不嫌進吳者。後會于粗。仍殊之。自明矣。鄩殺于會者。刺晉將平莒鄩之難。卒弗能正也。按。刺晉之文。不見鄩抑吳下。當仍何注為長。鄩與會。自必書。無緣為刺晉起也。○注孔子至稱人。○所引孔子曰。論語子路篇文。下又云。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是其義也。方欲抑鄩在吳下。若吳仍常例稱國。則必書吳鄩人。是辭不順也。故亦使吳稱人。非進吳也。○注所以至不見。○校勘記。文與巫訴。鄂本同。閩監。毛本文誤。又疏同。按。紹熙本亦作又。亦無不可通。下六年。莒人滅鄩。注。莒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為後。莒人當滅也。是文為惡莒也。上叔孫豹鄩世子巫如晉注。主書者。善之。得為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可也。是文為善巫。則巫當存也。是二經皆無惡鄩文也。○注見惡至鄩也。○論語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即此義。○注等不至同文。○解鄩不等吳稱國義也。范注云。鄩以外甥為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是也。鄩不得稱國。所以深抑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注〕据下救陳言諸侯。〔疏〕

注据下至諸侯。○即下云。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歷敘諸侯也。

離至不可得而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

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疏〕

注離至至也○廣

雅釋詁離分也。又云散也。呂覽大樂云離則復合。注離散也。各諸侯分散前後至故曰離至也。○注陳坐至無信○舊疏云其與中國者謂欲得與中國即上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其被強楚之害者正見中國戍之故也。按下云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是陳被楚害事。左傳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是救陳不急起自晉故諸侯亦前後至不同心也。故書以刺中國無信。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刺諸侯之後謂此。故言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

魯獨戍之戍例時〔疏〕

下十年戍鄭虎牢傳云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與此同蓋皆以魯巫時書也。○注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以不載名氏及國直言其事者若莊

公二十八年冬築微之文故云與魯微者同文矣是也。○注微者至戍之○僖二年城楚丘傳孰城城衛也舊疏云彼亦直言城楚丘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城明其更有餘國故書月以見非內城今此戍陳亦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戍明更有餘國矣故曰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注戍例時○正以此傳書冬戍陳及下十年書冬戍鄭虎牢故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疏〕

穀梁同無

婁字左氏經無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蓋脫也襄二年左傳知武子曰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蓋東諸侯皆唯齊是視今齊世子光與會知莒邾滕薛無緣不來也左傳會于城隍以救之穀梁傳善救陳也是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救陳。〔疏〕

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此書至自救亦不得意文以下七年會于鄆陳侯逃歸明不能終救事也救例時月者舊疏云月為下年起其義也是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注〕始卒更名曰書葬者新黜未忍便略也。〔疏〕

包氏慎言

云三月書壬午月之三日○注始卒至略也○鄂本更作便按紹熙本亦作便是也所聞之世小國始卒故文十三年夏五月邾婁子籛餘卒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其名日與葬皆未備書今此詳錄故解之也新黜未忍便略者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是也若然僖二十三年已書杞子卒而此云始卒者彼注云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為表異卒錄之則傳聞之世小國本不合卒其書卒者皆非春秋常例亦如莊公之世書邾婁子克卒書邾婁子瑱卒之屬也

夏宋華弱來奔。〔疏〕

差繆略云弱公羊作溺按溺溺通禹貢弱水說文水部作溺是也今注疏各本及唐石經俱作弱

秋葬杞桓公〔疏〕

桓十年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哀三年注。小國卒葬。極於哀公。皆卒日葬月。是所聞世當葬時。上卒雖書日示詳。此仍依常也。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鄆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為後。莒人當坐

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疏〕

注莒稱至夫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以書。故莒公子稱人。為從莒無大夫之常例也。○注言滅至滅也。○繁露玉英云。至於

鄆取乎莒之以之為同居。曰莒人滅鄆。按繁露莒下之字衍。同居者。喪服小記云。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是也。彼謂繼父皆無主後。明以之為主後矣。故此鄆取莒公子為主後。故曰同居也。通典禮二十九云。後漢吳商異姓為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為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肉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為異姓作後之子。其子亦當從於父母而服之也。父為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為父小功。則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總麻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謂逆人倫。亂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文也。晉書賈充傳。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氏子。奉充後。郎中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為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膺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又秦秀傳。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鄆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通義云。謹按五年傳曰。莒將滅之。則立外孫索。實莒魯鄆

人使然。故春秋不言鄧亡。而歸惡於莒人滅鄧也。已姓之子。以代弋姓。宗廟鬼神。非族不享。不謂之滅。得乎。穀梁傳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鄧。非滅也。立異姓以莅宗祀。滅亡之道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鄧取後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鄧。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盧氏文昭龍城札記云。莒人滅鄧。鄧以外孫莒公子異姓爲後。何休云。莒人當坐滅。陸淳云。鄧以莒公子爲後。罪在鄧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鄧亡。不當但責莒人。劉敞權衡。深取陸說。文昭案。莒人苟無因以爲利之意。何不以大意辭之。令其自擇宗姓爲後。於王者興滅繼絕之道。豈不有合。而乃貪其土地。甘棄其子於異姓。罪安可赦。夫與爲人後。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一例爲聖門所擯。則何氏謂莒人當坐滅。此語正得書法本指。陸劉之說。吾所不取。汪氏琬爲外祖後。辨云。廣之之嗣於毛也。殆與春秋莒人滅鄧類與。予則曰。不類。鄧人無後。故以莒公子爲後。今毛氏既後兄弟之子矣。而復後外孫。是亦不可以已乎。爲人後者爲之子。莒公子之後鄧也。爲之子者也。今毛氏獨撫廣之爲孫。使廣之無所後之禍。而有所後之祖。殆再亂其系也。是不可以已乎。吾故曰。非莒鄧類也。徐氏乾學讀禮通考。按汪氏云。鄧無後。而以莒之子爲後。鄧未嘗無後也。公羊傳明言鄧世子巫是鄧之前夫人莒女所生。鄧更娶後夫人于莒。而無子有女。還于莒爲夫人。生公子。鄧子愛後夫人。故立其外孫。據此。則鄧已先立世子巫。後舍巫而立外孫也。知其先立巫者。襄五年經文。稱鄧世子巫。而左氏謂之天子巫。是以知其立巫爲後。必告於大國者也。舍衆著之適長。而曠於牀第之情。迎異姓以爲後。其事蓋自古未聞。考之三傳注疏。略有同異。意者其別有故。而傳之或譌與。今但以公穀之辭推之。其罪實浮於買充輩遠矣。先王之制禮也。宗無後者爲之置後。今鄧本有後也。而立異姓以爲後。何爲而不滅亡。與。案律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爲嗣者。罪同。其子歸宗。此乞養異姓子。亦言無後者耳。若鄧莒之事。又律文所不載。當從重科者也。按陸劉之說。不識春秋抑鄧吳下之義。故如彼解。○注不月至兵滅。○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又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皆月此不月。故解之。舊疏云。以此言之。卽知僖二年晉滅下陽。僖十年狄滅溫之屬。皆蒙上月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彼注云。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麇。何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

徵國也。以此言之。則知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文五年秋。楚人滅六之屬。亦是略之故也。其衛侯燬滅邢。楚子滅蕭。蔡歸姓滅沈之屬。皆當文自釋。不勞備說。按穀梁傳亦曰。非滅也。注。非以兵滅。又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與此同。

冬。叔孫豹如邾婁。

通義云。宿。行父之子也。喪父未練。而有位於朝。奉使於國。衰世之事。不可勝譏。故從武氏子一見法而已。國語作夙。鄭氏檀弓注引世本云。行父生夙。宿。古文夙字。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疏〕

杜云。萊國。東萊黃縣。大事表云。今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之國。史記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曰月主祠萊山。此萊

國之所都也。

尹

曷爲不言萊君出奔。〔注〕据譚子言奔。〔疏〕

注据譚子言奔。○即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是也。通義云。諸言奔者。皆責以不死位可知矣。曲禮曰。

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按。凡嘗以歸殺之。或書以歸。從可知也。

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

〔疏〕

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義引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曰。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氏說。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是有去國之義也。許慎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鄭不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繁露竹林云。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不知義而疑之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

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按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告滕文公曰：鑿斯池焉，築斯城焉，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又云：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注：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去之也。則公羊之說正。左氏之說權也，禮記禮運云：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辯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宗廟者，患謂見圍入，故詩大明正義云：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爲國正法。公劉、大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大王爲狄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則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實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春秋時國滅君逃，不可以公劉、大王律。公劉、大王居岐居邠，雖云播遷，宗社仍存，是亡猶不亡也。春秋國既滅亡，宗祀卽斬，徒爲寓公，全生忍辱，故示之以正。曰：國滅君死也，舍此無他義也，亦無所爲權也。孟子告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章語爲正，其引太王事，不過廣爲譬說，而終歸於效死勿去爾。戰國擾攘，滕文更向何處遷徙哉。○注明國常存。○正以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新王興滅國，故當存也。○注不書至爲重。○孟子盡心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以滅國爲重也。舊疏云：欲決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文也，彼注云：舉國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貴不死位也，是也。

公羊義疏五十七

襄七年盡

十二年

七年春，鄆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疏〕

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按漢書地理志東海費下云，故魯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蠟〔注〕先是，鄆小邾婁子來朝，有賓主之賦，加以城費。季孫宿如衛，煩擾之應。〔疏〕

注先是至之應

○並見上賓主之賦者，禮聘禮，周禮掌客職，禮記聘義所載禾米芻薪牢餼之屬是也。五行志中之下，襄公七年八月，劉向以爲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邾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疏〕

包氏慎言云：九年閏七月後已盈，然經書冬十月壬戌為十月之廿二日，前有閏，則此為

九月日，非十月日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鄆。〔疏〕

釋文：鄆，字林九吹反。說文自部，隄，鄭地，阪。

引春秋傳曰：將會鄭伯于鄆。

鄭伯髡原如會。〔疏〕

唐石經作髡原，釋文：髡原，左氏作髡頑，舊疏本作髡頑，解云：正本作頑字，一本作原，非也。校勘記云：疏文所據之本較之釋文多得其正，按頑从元聲，與原同部，假借字，讀書叢錄，史記鄭世家索

隱引左傳作髡原，是左氏作髡原，此傳作髡頑，故疏云：一本作原字，非也。今本是後人據釋文改之，然則一本蓋據左氏以改公羊也。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

有丙戌，月之十七日，時蓋閏十月，故十二月有丙戌也。釋文云：左氏作鄆，按說文無鄆字，古祇借用操字，後世去手加邑，此與穀梁作操，猶是古字也。釋文操，一音七南反，盧云：古梁與參往往易混，此音七南，必本有作參字者。

操者何？鄭之邑也。〔疏〕

杜云：鄆，鄭地，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亦以操為鄭地，路史國名紀引盟會圖疏云：鄆侯國在慈州，鄭伯卒處，按慈州今山西吉州，疑迂遠。

諸侯

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注〕据陳侯鮑卒不地。〔疏〕注据陳至不地。〇即桓五年正月甲戌已丑。陳侯鮑卒是也。彼傳云曷爲以二

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明卒於封內也。彼不地。故据以難。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亦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彼以卒于會故地。與此殊。 隱之也。何隱爾。弑

也。〔疏〕通義云。隱公以不地見隱。此以地見隱者。內薨常地。則不地爲變。外諸侯卒常不地。則錄地爲變。各從變例。以起問發微。不拘一轍也。釋文作殺也。音試。 孰弑之。其大夫弑之。

〔疏〕左傳云。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鄭世家云。子駟使府人藥殺釐公。 曷爲不言其大夫弑之。〔注〕据鄭公子歸生弑其

君夷書。〔疏〕注据鄭至夷書。〇見宣四年。 爲中國諱也。〔疏〕繁露王道云。鄭伯髡原卒于會。諱弑。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不書弑。蓋兼二義。一爲中國諱。一爲鄭伯棄蠻夷。即中國而見弑。故深隱之也。 鄭伯將會

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疏〕唐石經。諸本同。注据歸至國諱。〇仍本上摺以難。

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注〕据城虎牢事。〔疏〕昭十二年疏引作鄭伯不可。無曰字。

以中國爲疆。昭十二年疏引作鄭伯不可。無曰字。

伐我喪。〇注据城虎牢事。〇上二年。遂城虎牢。傳云。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也。彼以二年六月鄭伯論卒。冬即仲孫蕞會諸侯之大夫取虎牢。伐喪明矣。

則不若楚〔注〕言楚屬圍陳不能救〔疏〕

注言楚至能救○即上楚公子貞帥師圍陳不見諸侯救文是也

於是弑之〔注〕禍

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疏〕

穀梁傳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說苑尊賢云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于臣者不先得賢也與公穀義

鄭伯髡原何以名〔注〕据陳侯如會不名〔疏〕

注据陳至不名○即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于踐土陳侯如會是也

傷而反

未至乎舍而卒也〔注〕

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尚往辭知

未至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為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

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

穀梁傳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是因卒故名與陳侯異也○注舍昨至

處也○正以傳云傷而反故知昨日所舍止處也通義云必知未至乎舍者傳窮經意名鄭伯于上書卒于下文連而辭急明是尚有道辭若至舍乃卒辭閒既緩即不得預名也○注以操至反也○校勘記云鄂本定作鄭此誤按紹熙本亦作鄭未出竟故知傷而反也○注未見至舍也○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致其志也故未見為往辭舊疏云凡言未見者有欲見之理知當往辭若其迴還至舍便絕未見之意經不應得言未見故如此解○注古者保辜○九經古義云史游急就章痕疇保辜詭呼號師古曰保辜者各隨其狀輕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則坐重辜也漢書功臣表云昌武侯單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然則保辜以二旬為限歟以平人言之限內當以殺人論之漢律所云殺人者刑是也限外當以傷人論之漢律所云傷

人抵罪是也。服虔曰：抵罪者，隨輕重制法。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罪名不可豫定。故漢律又云：鬪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是輕重制刑之義也。按唐律鬪訟篇：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今律唯手足傷亦二十日爲異。○注：諸侯至死也。○穀梁傳：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其以如會卒也，是其義也。○注：君親至論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故據以難。舊疏云：其弑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事，故知然也。解詁箋云：保辜不得施于君親，傷君弑君，誅無輕重。穀梁子曰：取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得之。按劉氏之說甚正。然古今律各少殊。唐律有毆詈祖父母父母條，毆者斬，傷者徒。無謀殺文，蓋謀亦止斬矣。今律謀殺祖父母父母，已行者斬決，不問傷否，已殺者凌遲，皆無弑君傷君律。應具於謀反大逆中矣。唐律謀反及大逆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下皆絞，十五以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蓋卽何氏所謂其身梟首，其家被執也。無傷律，蓋傷亦同罪。此與漢律殊者也。疏議：人君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明，上祇寶命，下臨率土，而有狡豎凶徒，謀危社稷，始興狂計，其事未行，將而必誅，卽同眞反是也。何氏分別辜內外殺傷者，唐律云：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後世保辜律止用於鬪殺，雖凡人謀，故亦不用此律。與唐律注餘條毆傷及殺傷各準此，又不同矣。

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注〕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弑，故養

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疏〕

舊疏云：上陳侯如會，袁僑如會之輩，皆是至會。今鄭伯既言未見諸侯，而言如會，故據未見而難之。○注：鄭伯至之心。○校勘記：出故養遂而致之。云：監毛本同，誤。

也。鄂本闕本遂作遂，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養遂，繁露觀德云：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穀梁傳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又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

君也。注引邵曰：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弑中國之君，故去弑而言卒，使若正卒然是也。是即所以達賢者之心也。即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之義。

陳侯逃歸〔注〕起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故書以

刺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背也。〔疏〕

注起鄭伯無義〇穀

梁注云：鄭伯欲從中國而懼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蓋用何義？刺中國無義者，上傳云：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注既由中國無義，故深諱是也。蓋與上五年書戊陳義同。〇注加逃至背也。〇繁露觀德云：操之會，陳去我，謂之逃歸。按操當作鄆。穀梁傳曰：以其言諸侯，故逃之也。注背華即夷，故書逃以抑之。孔子曰：見論語八佾篇。今本有也字。論衡問孔篇：劉達三都賦注：詩著之華，疏引論語皆無也。字與此同。論衡云：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其說論語義與何同。論語包注：諸夏中國亡無也，亦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不若中國雖偶無君而禮義不廢也。故抑陳棄華即夷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起鄆之會。鄭伯以弑陳侯逃歸，公獨脩禮於大國，得自安

之道，故善錄之。〔疏〕

注月者至錄之。〇正以朝例時故也。釋文：弑作殺。音試。通義云：月者，正月也。上鄆之會不致疑。公未返國，遂自役如晉。與按公修禮大國，書月善之，與僖十年十五年兩書公如齊之屬同。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

隱十一年。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故據難之。

爲中國諱也。〔注〕探順事上。使若無

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疏〕

注探順至賊然。校勘記云。探順事上。鄂本作上事。按紹熙本作上事。仍順不書大夫弑之義。故若無賊然也。通義云。黃

道周曰。鄭成公不葬。猶之蔡穆公也。蔡侯昏。鄭伯論。皆以從楚不葬。鄭僖公之卒。弑也。子駟未討。而書葬何也。志正也。書弑而又

不討賊。則不得書葬。書卒而不書葬。則無以異于鄭成公。父子異志。而春秋異義。故春秋權也。量物之輕重。而爲之衡者是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疏〕

舊疏云。穀梁作公子濕。毛本濕作溼。彼釋文云。公子濕。本又作隰。又音燮。按古燮溼溼音義通。

此侵也。其言獲何。〔注〕據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乃言獲也。〔疏〕

注據宋至獲也。○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

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拘者曰侵。故如此解。

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時適遇值其不備。獲得之易。

不言取之者。封內兵不書。嫌如子糾取一人。故言獲。起有兵也。又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鬪。

當坐獲。〔疏〕

穀梁傳。人敬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疏引徐邈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故獲之。與公羊義近。蓋因病故適得之也。○注時適至之易。○舊疏云。春秋之義。取爲易辭。故隱十年。鄭伯伐取之。傳云。其言伐取

之何易也者。是此傳言適得之。即是易之甚者。○注不言至兵也。○舊疏云。所以不言取之者。其人是時將兵拒鄭。但未至鬪戰。封內之兵。例所不書。既不得書有蔡師。若言鄭人侵蔡。取公子變。則嫌如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然但取一人而已。故言獲。起其文。是時亦將兵來也。其封內兵不書。定八年傳。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齊人取子糾事。見莊九年。校勘記云。糾。鄂本同。閩監。毛本。糾作糾。按。紹熙本亦作糾。○注又將至坐獲。○校勘記云。不明伺候。閩監。毛本作候。伺。注及釋文同。僖三年。徐人取舒。注。取者。猶無守禦之備。明公子變之獲。實取也。昭二十三年。獲陳夏徵舒。大夫生死皆曰獲。宣二年。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今蔡公子變。不明伺候。致令見獲。故書獲以坐罪。明守禦不足。恥及乎國。禮記射義。所謂貢軍之將。又檀弓所謂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是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疏〕

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時公在晉故。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注〕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疏〕

注由城至之應。○城費。見上七年。公比出。

會謂五年冬公會晉侯以下救陳。七年冬十二月公會晉侯以下于鄆。是也。如晉者。即上正月公如晉。莒人伐我。即上莒人伐我東鄙是也。五行志中之上。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蓋劉歆說。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疏〕

釋文二傳作災。

曷爲或言災。或言火。〔疏〕

襄三十年宋災之屬是或言災也。或曰火者。此經是也。舊疏數莊二十年齊大災。按彼傳云。大災者。大瘠也。非火災也。

大者曰災。小

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火。〔疏〕

左氏

宣十六年傳。以爲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何意以春秋之義。不記人火。火者皆是天害。但害及於大則爲災。害及於小則言火。以春秋重於天道。略於人事。人火之難。無足記也。所謂畏天命是也。○注大者至小矣。○正以正寢者。路寢夫人正寢皆是。故宋災伯姬迨火。死書災也。社稷宗廟者。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成三年新宮災。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又四年蒲社災是也。朝廷者。天子諸侯皆三朝。在庫門外者爲外朝。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曰燕朝。釋名釋宮室云。廷。停也。人所廷集之處。說文支部。廷。朝中也。春秋不見朝廷災事。因亦物之大者連述之耳。蓋非此者皆小矣。○注災者至見火。○校勘記出故可以見火。云諸本同。浦錄云。大謨火。按解云。災者害物之名。故可以見其大於火也。浦校是。按虞校本亦作大舊疏云。本實是火。而謂之災。離其本體。故曰離本。然則內何以不言火。〔注〕据西宮災不言火。〔疏〕

注据西至言火。○僖二十年書西宮災是也。彼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彼注云。西宮

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以其非正寢社稷宗廟朝廷故謂之小而彼言災故據以難舊疏云桓十四年御廩災亦應是小所以不據之者以其御用於宗廟之物於小義不強豈似西宮為小寢內室乎是也

內不言火者

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為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疏〕

通義云甚痛內有災變雖小有火如

大災也檀弓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是今經云新宮災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新意矣○注春秋至有災○何義以甚之者先自克責較孔義為長亦先正己後正人之義論語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也

何以書

記災也〔疏〕

五行志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譏遂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為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舂繼具綆缶備水器蓄水潦積土塗繕守備表火道儲正徒郊保之民

使奔火所又飭衆官各慎其職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入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既敗之數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昧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諱告故不可必也經義雜記云漢志所引說曰蓋秦漢相傳左氏舊義可以補正後儒之說學者寶之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注〕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

用之應〔疏〕

莊十二年秋宋大水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漸移不書此與彼同舊疏又云春秋之義詳內而略外是以外災例不錄而書者皆善文又皆有傳釋不勞備載也按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疏引

徐邈說云春秋王魯以周公爲後王以宋爲故是亦以爲王者之後記災也經義雜記云公穀以宋爲王者後故志之穀梁傳故宋也謂以宋故志之也卽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傳曰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之例以其爲聖人之後先世嘗有天下故特詳之不與他國同而范氏謂孔子之先宋人故志之是春秋之書孔子爲一已作矣徐仙民謂春秋王魯故以宋爲故此用何邵公舊說皆非本傳旨也按臧氏說穀梁故宋爲以宋故志之亦未見然穀梁三統之義亦僅見此傳注○注是時至之應○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是也是周樂已毀也此宋復興故爲先聖法度淺遠不用之應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月之三十日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癸未月之二十三日左氏穀梁繆作穆音義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

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

鄭故奪臣子辭〔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亥十一月之十一日通義云伐而言同盟者著鄭與盟也同盟日者著鄭叛盟杜云戲鄭地范同○注事連至子辭○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

此若止盟戲，可不致。既連伐言，無論得意與否，皆須致。此不致，故解之。然此誓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公母喪未除期，親自用兵，故不與臣子喜辭也。公羊以繆姜為成公夫人，於襄公為適母，服尤重，今背喪用兵，責之尤重，故奪臣子辭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

子光會吳于柎〔疏〕

杜云：柎，楚地。左傳校勘記，惠棟云：柎是宋地，非楚地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理也。按京相璠云：柎，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柎水溝，去偃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偃陽

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柎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誤。或以昭六年注柎鄭地當之，其說更非。齊氏召南云：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果係楚地，晉宋諸國安得會于此。杜云：楚地，由後溯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柎水，卽此柎也。前志：楚國傅陽，故偃陽國，是柎卽近偃陽之地。既會于柎，卽滅偃陽耳。偃陽故城今在嶧縣南，柎卽嶧縣沕口也。大事表云：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南有渣口城，卽今沕河入承水之沕口。又汪氏克寬曰：偃陽國及柎地皆在沛縣，蓋地相接云。水經注：沭水篇，沭水故瀆，自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柎口城中，柎水出於楚之柎也。春秋公與晉及諸侯會吳于柎，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柎水溝，去偃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偃陽故城東北，郡國志曰：偃陽有柎水，柎水西南流於沂，而注於沭，謂之柎口，城得其名矣。又淮水篇，漁水又東，逕鄆縣故城南，春秋襄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鄆，今其地鄆聚是也。王莽之鄆治矣。按古文柎作鄆，應劭讀作嵯。漢地志：沛郡鄆縣注：鄆，本作鄆也。釋例云：柎地闕，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柎水溝，魯國薛縣西南有柎亭，譙國鄆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日載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北縣北有柎亭，去偃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能滅國，皆非也。酈元曰：沭水又東南，歷柎口城中，柎水出於楚之柎地。東南流，逕傅陽縣

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偃陽國也。按：釋例或曰：卽京相璠土地名說也。繁露觀德云：吳俱夷狄也。相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按此書法與鍾離同。彼爲殊吳。此爲內之。未詳董君何義。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午。月之九日。時於五月後方置閏也。舊疏云：左氏經作偃字。音夫。目反。一音逼近之逼。而南州人云：道仍有偃陽之類。如逼近之逼矣。左氏音義。

偃陽。徐甫目反。又彼力反。本或作逼。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經當本作福陽。穀梁作傅陽。按此釋文偃音福。福傳一音之轉。九經古義云：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反者非也。原注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傅陽。棟按古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尹宙碑云：位不福德是也。傳古本數字。今亦讀作副。又地理志下：楚國傅陽。故偃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偃音福。左氏所云偃陽。姁姓者也。後漢書陶謙傳：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注：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偃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續漢書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粗水。注：左傳襄十年滅福陽。杜預曰：卽此縣也。水經注：沫水篇引作偃陽。又作傅陽。左傳校勘記：徐仙民音甫。目反。惠云：徐音是也。古今人表有福陽子。按注云：姁姓。師古曰：卽偃陽也。郡國志注引經文亦作福。並音之轉。大事表云：杜注彭城傅陽。今江南徐州府沛縣北山東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吳晉往來之要道也。水經注：沫水篇：粗水逕偃陽。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偃陽國也。春秋襄十年會于粗。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滅之。偃陽姁姓也。漢以爲縣。方輿紀要：偃陽城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城西有粗水。渣口。戌在縣東。南粗渣同音。側加反。蓋卽今之渣口。

公至自會〔注〕滅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遂爲不仁。開道彊夷滅中國。中國之禍。連

蔓日及。故疾錄之。滅比于取邑例。不當書致。書致者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疏〕注滅日至錄之。○正以滅

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今書日故解之開道強夷滅中國者舊疏以爲昭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三十年吳滅徐。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之屬。皆是強夷迭害諸夏。故言連薨日及。是以變例書日疾而錄之。按楚滅中國已久。不必至此始禍。似當斥吳言也。通義云。晉悼圖復文襄之業。而不義滅小國。故疾錄之是也。○注滅者至書致。○校勘記出不當書晉。云鄂本晉作致。此誤。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注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正以主書致者。別其得意與否。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是也。若取邑皆得意。無爲書致。滅國得意可知。亦不當書致矣。○注書致至下滅。○校勘記云。鄂本深諱下有使字。此脫。按正義本有使字。按紹熙本亦有正以致以會書。所以深諱公之與滅也。穀梁傳曰。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何意爲內諱卽此義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

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注〕不言其大夫者降從盜故與盜同文〔疏〕

釋文斐左氏作

駢上九年左傳公子駢杜注子駟詩秦風小戎駟是駢箋云駢兩駢也正義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駢在外兩馬謂之駢故云中中服駢兩駢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駢字子駟是有駢乃成駟也古名字必相配駢爲正字斐其假借也○注不言至同文○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是大夫相殺稱人放下稱其大夫此不然故解之君殺大夫而稱國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也此爲士殺其大夫故言盜文十六年傳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云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是也舊疏云士正自當稱人宜言鄭人殺其大夫某甲今不言其大夫者正以士既降從盜故與盜同文也蓋以士既降從盜文則所殺者亦近盜故絕去大夫稱矣是以哀四年盜弑蔡侯申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然則盜弑蔡侯申不言其君故此亦不得言其大夫特彼不言其君者爲刑人所止不常厥居故不繫國君臣義盡故去其君以見義此不言其大夫則與實盜同文故也通義云斐鄭大夫子駟駢子國輒子耳也不言殺鄭大夫者斐弑僖公本以不欲從晉故而八年楚伐鄭左傳言時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則發輒與斐同謀蓋亦與聞乎弑者也前弑君未明故於此特貶去大夫以罪之甚爲精洽蓋至與盜同文不僅絕去大夫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

戍鄭虎牢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刺

諸侯既取虎牢以為蕃蔽不能雜然同心安附之〔疏〕

舊疏云五年戊陳之下已有傳而復發者蓋嫌國邑不同故也○注刺諸至附之○取虎牢事見上二年

彼經云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是也五年戊陳注云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懈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此為刺中國不能同心安附之與彼義同

諸侯已取

之矣曷為繫之鄭〔注〕据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本杞之邑不繫于杞〔疏〕

注据莒至于杞○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

婁及防茲來奔是也本杞之邑者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

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注〕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

欲共以拒楚爾無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所以見之者上諱伐喪不言

取今刺戍之舒緩嫌於義反故正之云爾〔疏〕

注諸侯至意也○正以上二年傳云取之也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雖為中國諱亦宜坐取邑惟諸侯皆不有則無主名

仍宜繫鄭以見義故此解之也穀梁傳曰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謂二年鄭去楚從中國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以來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鄭而棄外與公羊義異其云二年去楚諸侯始城虎牢亦與左傳公羊情事不合

○注所以至云爾○上二年傳云取之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上諱伐喪不言取事也上既諱取此復責戍之舒緩則與義反故特繫之鄭明無主有見上之取本中國無利虎牢之心特城以拒楚故不當坐取邑於義仍正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注〕為軍置三卿官也。卿大夫爵號大同小異。方據上卿道中下。故總

言三卿。〔疏〕

通義云。軍將皆命卿。故以三卿解之。舊疏云。公羊以為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為州牧。但合二軍。司徒司空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添滿三軍。是以書而譏之曰作三軍。是以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

伯二師。諸侯一師。是其一隅也。何氏之意。以軍與師得為通稱。而臨時名耳。是以或言軍。或言師。不必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也。○注為軍至官也。○舊疏云。魯人前此止置司徒司空以為將。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今更置中軍司馬將之。亦置二小卿輔助其政。故曰為軍置三卿官也。公羊禮說云。周禮之制。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詩整我六師。六師及之。此周為六軍之見於經者也。白虎通。次國二軍。昭五年。舍中軍。傳復古也。是也。左氏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者也。魯是次國。唯有三卿五大夫。司空司徒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以其事省。蓋總監之而已。襄公委任強臣。乃作中卿。以益司馬官。踰王制矣。魯語。季武子為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又曰。今我小侯也。則魯本二軍可知。問者曰。魯頌公徒三萬。鄭箋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是魯僖本有三軍也。曰非也。鄭以此頌美僖公。故以三萬為三軍。若云舉大數。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可為四萬。又不

當言三萬矣。言三萬者，其爲二萬五千人可知。故鄭答臨頌云：魯頌公徒三萬，是二軍之大數也。則魯本無三鄉，有何疑焉。按鄭氏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係古周禮說。依何氏則隱五年注云：二千五百人以上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劉氏逢祿公羊議禮制軍制云：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穀一乘，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一師，蓋調遣之卒五分而去其一也。其乘數則百有二十，蓋亦以意言耳。○注鄉大至小異。○舊疏云：鄉大夫皆是爵號，總而言之，皆曰鄉大夫，別而異之，乃貴者曰鄉，賤者曰大夫耳。如此注者，欲道一鄉二大夫，所以總名三鄉之意也。○注方據至三鄉。○舊疏云：鄉與大夫析而言之，其實有異，而皆謂之鄉者，方據上鄉言其中下者，遂得鄉稱，故得通言三鄉矣。其二小鄉，謂之中下者，蓋二者相對有尊卑。若似大司馬序官云：大司馬鄉一人，小司馬中大夫，軍司馬下大夫，然公羊禮說云：經何以言三軍，而傳云三軍者，何三鄉也。曰：甘誓曰：乃召六鄉。注云：六鄉者，六軍之將。古之軍將皆命鄉，今魯作三軍，必先添立司馬以下之鄉，故傳云三鄉，足成經文，非故相左也。是卽中下亦謂鄉之意也。禮說又云：趙匡曰：魯鄉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令學者疑繆。按趙說非也。三鄉爲三軍之將，魯鄉素有四五，然則魯軍亦四五乎。昭十年經：季孫意如、叔弓、仲孫閱帥師伐莒。陳氏傅良曰：舍中軍矣。曷爲書三鄉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陳氏此說，足破趙匡之謬解，不得藉口於鄉有四五矣。

何以書〔注〕欲問作多書乎，作少書乎，故復全舉句以問之。〔疏〕

注欲問至問之。○舊疏云：欲道所以不直言何以書，而舉作三軍者。

弟子之意，欲問春秋之義，書其作三軍者，爲是嫌其作軍大多而書乎，爲是嫌其大小而書乎，故復全舉經文一句，軍之頭數問之。若直言何以書，但問主書，無以見其數，故言此也。

譏何譏爾，古者上卿

下卿，上士下士。〔注〕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

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強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職不

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月者。重錄之。〔疏〕

注說古至

官數○舊疏云。言古者司馬一官。但上卿一人。下卿一人。上士一人。下士一人而已。所以爾者。以其事省。不作軍將故也。通義云。座主姚大夫曰。治國則謂之卿。在軍旅則謂之士。卿而有軍行者。稱卿士是也。諸侯之國。得有二卿二軍而已。上卿將上軍。則曰上士。下卿將下軍。則曰下士。廣森謂古者言魯初時也。詩稱天子六軍。其車三千。魯頌則曰。公車千乘。明五百乘爲軍。千乘者二軍之賦也。僖公之時。猶未有中軍。今始作之矣。按卿亦可稱士。其分在國在軍。別無所見。禮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亦在軍旅者乎。軍五百乘。亦非何氏義。○注古者至爲治。○繁露爵國云。春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下大夫。與天子下士同。二十四等。祿入有差。大功德者。受大爵士。功德小者。受小爵士。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是亦以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爲四等也。繁露又曰。諸侯大國四軍。其一軍以奉公家也。然諸經皆言三軍。無云四軍者。凌先生曙繁露注云。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義或然也。繁露又云。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方里八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稱。率百畝而三□。方里而二十四□。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方百里爲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法三分而除其一。城地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宮府園圃臺沼椽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爲大□。軍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

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爲京。軍九。三京。軍以奉王家。又云。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三分之。爲大國。軍三。而立大國。又云。三鄉。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鄉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下鄉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又云。三鄉。九大夫。上士各五人。下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上下下各五人。鄉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爲州。方伯。錫斧鉞。置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爲次國。軍三。而立次國。三鄉。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鄉位比大國之下鄉。今六百石。下鄉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三鄉。九大夫。上士各五人。下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鄉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爲小國。軍三。而立小國。按四萬疑誤。又云。三鄉。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鄉比次國之下鄉。今四百石。下鄉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一百石。三鄉。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鄉臣三人。三人亦疑誤。大國次國止二人。小國不應轉多也。又云。此周制也。按繁露文多錯誤。大率以天子諸侯皆鄉。大夫。上士。下士四等。彼之鄉。卽此之上鄉。彼之大夫。卽此之下鄉。與周官所載周制不合。蓋仍春秋家說時古周禮說尙未盛行故也。何氏以此古者爲古制。司馬官數而下備詳。司徒司空之制。則司徒司空亦止有上鄉。下鄉。上士。下士。第官數不同耳。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有三鄉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鄉。司徒。司馬。司寇。司空。兼宗伯。司馬。兼宗伯。司寇。三鄉之下。則五小鄉。爲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以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與何氏義合。明堂位疏亦云。魯是諸侯。唯有三鄉。五大夫。引公羊說。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鄉。司馬之下。一小鄉。是三鄉。五大夫也。亦與董生三鄉。九大夫義殊。師傳各異。不必強同也。何注統名鄉。分上下。王制則統名大夫。亦分上大夫。鄉。下大夫。其士。則王制有三等。彼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注。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蓋漢儒雜采周秦官制爲。

說不能盡一也。○注襄公至譏之。○舊疏云。襄公委任強臣者。謂三家季孫宿之徒也。國家內亂者。下十二年遂入運之屬是也。左氏傳云。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正義引膏肓云。作三軍。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爲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卿專兵甲。卑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劉氏評曰。何氏所見左氏說。以舍中軍爲卑公室。出於季氏一人之私。杜洩以叔孫穆子之意折之。則作三軍必以尊國制爲名也。且左氏自記事實。春秋假以明侯國軍制耳。蓋襄公委任強臣。故季武有三軍之作。實爲卑弱公室。然不得不假尊國制爲名。劉氏之說是也。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與白虎通合。然則諸侯正制。當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皆於春秋不得爲大國。當止二命卿。故有司徒司空耳。今襄公復立司徒。必與司徒司空並職。司馬之下。小司馬之上。又增一中卿。亦與司徒司空之屬等。是踰乎先王舊制矣。穀梁傳曰。作三軍。非正也。是以譏之也。鄂本強作彊。共作恭。紹熙本亦作彊。○注言軍至置之。○舊疏云。言本所以置中卿官者。正欲令助司馬爲軍將。將三軍。故日本以軍數置之。按魯於成襄之世。不止三卿。而軍仍二軍舊制。有事分將。此蓋三家欲各專一軍。增作三軍。因於司馬下增置官屬。與司徒司空二卿埒。故經以作三軍書也。○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此事無例。不可相決。但言重失禮。故詳言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注〕成公下文不致。此致者。襄公但不免牲爾。不怨懟。無所起。

〔疏〕

注成公下文不致。○卽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下云五月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是也。○注此致至所起。○此致者。卽下文公會晉侯以下伐

鄭。又云。公至自伐鄭。是也。按。等乃不郊。則等不免牲耳。何氏謂成公怨懟。或別有所見與。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

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未，月之十一日。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九經古義云：棟按京、鄭地在蔡陽。隱元年傳謂之

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考。此傳寫之訛。當從公穀爲正。春秋異文箋云：亳是宋地。去鄭迂遠。經文上書伐鄭。下書同盟。同盟之地當屬鄭邑。公穀及服氏皆作京城北。於義爲得。作亳者字之訛。按說文：亳从高省，毛聲。京亦从高省，象高形。篆文相似，故易混。大

事表云：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二十里。仍依違杜氏作亳之說耳。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

鄭會于蕭魚〔疏〕

杜云蕭魚鄭地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注〕据伐鄭常難。今有詳錄之文。

注据伐至之文。○舊疏云。謂以上伐鄭。多以伐致。作不得意之

文。故曰常難。言今有詳錄之文者。謂錄其會蕭魚。并下文公至自會之屬也。與前經異。故難之。

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

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疏〕

左傳。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

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救鄭。囚。皆禮而歸之。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謂此。○注中國至爲重。○舊疏云。卽上九年会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戲。一也。十年秋公會晉侯以下伐鄭。二也。冬戍鄭虎牢。三也。今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京城北。四也。通此則五矣。故曰三年之中五起兵耳。至是乃服者。非直鄭人與會。下文公以會致。亦是其服文矣。云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者。謂鄭之遂服。不復伐之。至昭公之時。楚滅陳蔡。蠻夷內侵。乃是諸夏之患也。上十年左傳云。晉侯歸謀。所以息民。又曰。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故無干戈之患也。注云。三駕。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范云。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亦得鄭爲重之意也。

公至自會。〔疏〕

春秋之例。得意致會。故上注云。鄭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也。穀梁傳。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疏〕

穀梁作良霄。按公羊左傳釋文皆不云穀梁作霄。蓋誤字。穀梁傳曰：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蓋言非其罪也。

冬秦人伐晉〔注〕為楚救鄭〔疏〕

注為楚救鄭。○左傳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按此不似何氏注。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疏〕

校勘記云：三月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三誤正。穀梁台作郚。杜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穀梁釋文郚。

本作台。詩生民，即有郚家室。詩攷引白虎通，作即有台家室。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郚正字。台段借也。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南。一統志：台亭在沂州府費縣南。差繆略云：郚，左氏皆作台。今公羊石經及注疏本亦作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

辭也。〔注〕外取邑有嘉惡當書，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

楚伐鄭不救，卒為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荆以彊，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

貪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之。〔疏〕

孔氏音義：熹平石經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通義云：凡以兵取內邑者，悉諱言圍也。按伐而言圍者，此及下十五

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之屬是也。○注外取至信也。○舊疏云：凡外取魯邑有所嘉有所惡，皆當書。昭二十五年冬，齊人取運，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注為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愛內，故

書之。是其有嘉而書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弒子赤之賂也。是其有惡而書也。今亦有所惡。所以不直言取邑。而言圍者。深恥中國之無信故也。意謂蕭魚同會。曾不踰時。莒即犯晉。晉不能治。故書圍。不書取。以深惡之也。○注前九至亟作。○鄂本強作疆。前九年。書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即書同盟于戲。明得鄭。故下書楚子伐鄭也。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宋。明鄭又背中國。即楚。然上無救鄭文。知楚子伐鄭。諸侯不救也。兵革亟作。即上十一年注。三年之中。五起兵。是也。○注蕭魚至最難。○舊疏云。正以三年之中。五起兵。然後得之。直會于蕭魚。鄭人與會而已。經無同盟之文。故知服鄭最難矣。○注不務至起之。○復相貪犯。謂此也。舊疏云。不直言取。而諱之言圍。作無所嘉惡之文者。欲以起禍深不可言故也。是也。○月者加責之。○欲決下十七年圍洮。圍防不書月故也。去年秋。會于蕭魚。始服鄭。今年春。莒即伐我圍台。故特月以加責。所以疾始也。故下十五年圍成。亦不月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注〕入運者。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舉。討叛惡遂者。得而不取。

與不討同。故言入起其事。〔疏〕

左氏穀梁運作鄆。穀梁台作部。水經注。十三州記曰。魯有兩鄆。昭公所居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爲東鄆。按東鄆在今沂水縣北。○注入運者。討叛也。○昭元年取

運。傳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是運爲內邑常叛者。蓋爲近莒之故。今季孫入之。故知討叛。○注封內至遂舉。○春秋之義。封內兵不書。定八年。公斂處父帥兵而至不書。是也。今書救台與入運者。爲惡季孫之遂也。穀梁傳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部。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是也。○注討叛至其事。○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則此討叛理不合惡。今書遂以惡。故解之。隱二年。莒人入向。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此亦書入。知亦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惡之也。舊疏云。下注云。季孫宿遂取運。以自益其邑。然則此言得而不取者。謂得運不取以入國家耳。非謂全不取也。言故書入以起其事者。以起其不取運以入國家之

事也申釋
注意甚明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注〕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

鄆而自益其邑〔疏〕

舊疏云大夫無遂事云云莊十九年公子結之下已發此傳今此復言之者嫌討叛不惡遂故明之通義云莒已取台救之無及故遂入莒邑以報之然何氏云封內兵書則不以運為莒邑矣○

注時公至其邑○校勘記云鄂本而作以正義正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論語季氏篇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文公時祿去公室宣公後政歸季氏故知公微弱政教不行也遂者專事之辭故知季孫取鄆自益如入國家則無為書遂惡之矣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疏〕

左傳作士魴舊疏云考諸正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校勘記云按疏中標經常本作士魴唐石經諸本同作士彭

秋九月吳子乘卒〔注〕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賢季子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

迭為君卒皆不日吳遠于楚〔疏〕

吳世家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二十五年王壽夢卒錢氏大昕養新錄云服虔以壽夢為發聲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予謂乘壽皆

齒音壽常讀如疇與乘為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疊韻借兩字為一言孫炎制反切蓋萌芽於此按十年左傳疏引服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云云李氏貽德賈服注輯述云壽夢發聲者言為乘之發聲也吳蠻夷言多發聲者長孫訥言曰吳楚則傷輕淺惟輕淺故多發聲數語合為一言猶今之三合聲四合聲吳為勾吳謁為諸樊皆其徵也壽夢一言也者言長言之為壽夢疾呼之為乘壽夢於文為二吳人言之如乘之一言而已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郭注蜀人呼筆

爲不律也。詩疏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間，言棘爲茅蒐，與此乘爲壽夢，在當時爲方言緩急之異，而後世翻切，實權輿於此。古夢乘音相近，詩視天夢夢與林蒸勝，強相韻，可證也。經言乘者，謂十二年經言吳子乘卒，服意經書爲乘，其國語則爲壽夢傳故著之，以曉學者。公羊定五年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是其例也。是也。沈氏欽韓云：夢乘同聲，今微甯人語猶然。○注至此至楚後。○舊疏云：宣十八年，楚子旅卒，而吳至是乃嘗卒者，正以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又云：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霍。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子鍾離。然則於傳聞之世，楚人數與中國會同，至所聞之世，吳人乃會，故云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也。按楚吳書卒，皆在所聞世，似無先後別。注特因推明賢季子，故順經文言之耳。○注：賢季至其父。○校勘記云：疏中因作乃舊疏云：吳子乘不慕諸夏，會大晚，理宜略之。今得書卒，其間有因。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國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以此言之，則知由賢季子，乃卒其父，故嘗卒也。按宣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葬曹文公。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此卒吳子，蓋與彼同。○注：是後至爲君。○下二十九年傳云：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進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也，僚者，長庶也。卽之，是其迭爲君之事也。所以欲見之者，與二十九年賢季子讓國事相起。○注：卒皆至於楚。○舊疏云：言皆不日者，卽此文書九月，下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之屬，故云卒皆不日也。言吳遠於楚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下十三年秋九月庚辰。

楚子審卒之屬皆書日。故決之也。凡爲人宜道接而生恩。楚邇於諸夏。數會同。親而邇近之。故書其日。吳側海隅。而與諸夏罕接。故皆不日。以見其遠也。通義云。吳終春秋未嘗日卒。惡而略之。尤外於楚。劉氏逢祿。秦楚吳進黜表云。吳通上國最後。而其強也最驟。故亡也。忽焉。秦強於內治。敗穀之後。不勤遠略。故興焉。勃焉。楚之長駕遠馭。強於秦。而其內治亦強於吳。故秦滅六國。而終覆秦者楚。聖人以中外狎主。承天之運。而反之於禮義。所以財成輔相天地之道。而不過乎物。按詳略之旨。遠邇之義。同一夷也。先後輕重見焉。其卽所以財成輔相與。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公羊義疏五十八

襄十三年
盡十九年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疏〕

葉鈔本釋文云取詩二傳作郕舊疏云正本皆作邾字有作詩者誤校勘記云詩唐石經諸本同齊氏召南云公羊經傳作詩漢地理志東平國亢父詩亭故詩國亦是

同公羊非誤也按水經注濟水篇亢父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與公羊同說文邑部邾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邾亭从邑寺聲杜云邾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亭大事表云今亢父縣在濟甯州南五十里邾城在州東南一統志邾城在濟甯州東南阮氏元鐘鼎款識有邾亭鼎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諱背蕭魚之會亟〔疏〕注諱背至會亟○舊疏云正以上十一年蕭魚之會邾婁在其

間故如此解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囁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注〕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

會彊夷臣日以強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疏〕

杜云叔老聲伯子齊人宋人衛人左傳謂齊崔杼宋華閱仲江衛北宮結稱人者杜云在會情慢不攝故貶稱人是也囁釋文

云二傳作蠶春秋異文籒云公孫蠶字子嬌說文訓嬌為蟲即字思名子嬌當名蠶不名囁矣公羊作公孫蠶蓋段音字說文囁从口蠶省聲公羊不省杜云向鄭地沈氏欽韓云此當為吳地方輿紀要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注月者至旒然○通義云內未有並使以會者今一會而二大夫出專恣益甚故特危月之穀梁疏云范雖不注或以二卿遠會蠻夷危之故月兼從何氏說也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者即下十六年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釋文作綴流一本作贅旒校勘記云穀梁疏引此亦作贅浦鐘云二誤三從穀梁疏校按綴正字贅段借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侯為彊臣所逐出奔淇梁之盟信在大夫〔疏〕

包氏慎言云春二月

其朔日經為乙未書日食據歷則月之二日○注是後至大夫○舊疏云彊臣謂孫甯矣案衛侯出奔見下淇梁之盟見下十六年五行志下之下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劉歆以為前年十二

月二日。宋燕分董劉說與何大同。惟未及溟梁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嚙、曹人、莒人、邾婁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疏〕

舊疏云。舊本作荀偃。若作荀偃者。誤。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注〕日者。爲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復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不書

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爲重。見逐說在二十七年。〔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己未。月之二十七日。左氏穀梁作衛侯出奔齊。杜注。不書名。從告。此舊疏云。舉君絕爲重者。謂

營衍之名。見齊當絕。不合爲諸侯。知公羊本有衍字矣。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禮記曰。諸侯失地名。左氏傳曰。定姜曰。告亡而已。無皆無罪。則諸侯之策。當書衛侯名爲得。左穀或脫名字。差繆略云。左氏無衍字。則陸氏所見穀梁與公羊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不修春秋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修之曰。衛侯衎出奔齊。臣逐君。不可以訓。猶召君也。杜注繆。諸侯失國名。公穀皆有衍字。左傳脫也。按左疏引釋例云。諸侯奔亡。皆追逐而苟危。非自出也。正義又云。曲禮云。諸侯失地名。失地書名。傳無其事。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左氏。故杜不爲說。臧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據釋例及正義說。則左氏先儒皆取諸侯失地名之例。故凡諸侯奔亡。皆書名。此不名者。爲孫甯所逐。故不名。左傳具有明文。杜預滅棄古義。造爲從告之說。顯與傳違。正義回護杜說。駭難先儒。卽其說而細釋傳文。則古義猶可得也。然此經以書名爲得。○注日者。至日也。○校勘記云。鄂本復納之下。有出納之三字。此脫。疏中引注亦有當據以補入。按紹熙本亦有出納之三字也。諸侯出奔之例。大國書月。重乖離之禍。小國時。此日。故解之。

下二十六年。衛侯衍復歸于衛。書二月甲午。書日。故此亦書日。明相起爲一事也。然者。下二十七年傳。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卽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是出者孫甯。納者甯氏。出納者同。故皆書日。以相起也。通義云。前後奔者多矣。或以犯王命。畏大國。兄弟相篡。未有臣逐其君者。今衛侯衍見逐于孫甯。名理之大變。以臣出君。則言不順。故仍自奔爲文。而變例加日以異之。不嫌沒孫甯之罪者。後弒君入威已顯。○注不書至爲重。○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此與彼同。故舊疏云。舉君絕爲重者。謂書衍之名。見其當絕。不合爲諸侯也。包氏慎言云。沒孫甯出君之文。而以君自出奔錄。著其失衆。不能自安居民上。爲後世守土無與者戒也。錢氏大昕答問云。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衍有失國之道也。貶衍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義皆嚴正。杜云。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按春秋非輕孫甯之罪。惟君臨一國。率土皆所制馭。不能撫有其衆。預討亂賊於未萌。因書出奔見絕。以國爲重故也。○注見逐至七年。○卽彼經衛侯之弟鱣出奔晉。傳云。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也。孫甯逐君事詳左傳史記。大率相同。因孫甯強恣亦多。衛侯失衆所致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囁、莒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己亥，月之十二日，左疏引釋例。

云：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疏〕孫氏志祖讀書陸錄云：穀梁疏云：公羊以劉夏為天子下大夫，據此則大夫之上疑脫下字。

劉者何？邑也。

〔疏〕

詩王風中有麻云：彼留子嗟。毛傳：留，大夫氏。惠氏周惕詩說云：說文留，从畱，戶，開為卯，卯為春門，戶闔為卯，卯為秋門，則留自昉，卯為酉之省文。董道據此謂不昉，漢人言卯，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為鎬，其轉為劉，以田

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為鎬，或為留，豈古文从省留，與鎬通耶？後世留異文，謂糸出留，侯何耶？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為劉氏，而詩言留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為據也。按：周大夫劉氏，王季子之後，宣十五年左傳注：劉康公，王季子，是也。劉夏即劉定公，為康公之子，則王風之食采于劉者，別是一氏。其處秦者，則范氏之後，與此二者又別也。方輿紀要：劉聚在河南府偃師縣故緱氏城南十五里。

其稱劉何？〔注〕據宰渠伯糾繫官。

〔疏〕

注：據宰至繫官，即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也。

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為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

受采邑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

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子者。參見義。顧爲天子大夫。亦可以見諸侯不生名。亦可
以見爵。亦可以見大夫稱。傳曰天子大夫是也。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

夫。明非禮也。〔疏〕

注諸侯至稱子。○舊疏云。知劉夏是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正以卒葬並書。卽定四年秋七月。劉卷卒。葬劉文公是也。若直爲大夫者。假令書卒。不錄其葬卒。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經無葬文是也。通義

云。王季子始受采于劉。是爲康公。其子定公。則夏也。本之左傳。按如彼傳。則似非外諸侯矣。或者王季子別封於外。食采於劉與。舊疏云。其本國本爵。今史文無記。不可以指知也。按衛武公。鄭武公。莊公。皆以諸侯入爲大夫。未識當時何稱也。○注所謂至稅。爾○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又曲禮。有宰食力。鄭注。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經義述聞云。宰當爲采。謂有采地也。采地之租稅。民力所共。而有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之數地。以對義相近也。正義曰。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不知宰卽采之段借也。古字采與宰通。爾雅。尸。宰也。卽主事之宰。案。官也。卽官宰之宰。案。亦宰也。按禮記疏引鄭注易訟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
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論語憲問篇。魯伯氏駢邑三百。是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天子大夫。無文以言也。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名之曰采。采取其賦稅。不得有其地也。非始封之采可比。若禮運之采。始封之采也。則書大傳所謂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謂之興滅國。繼絕世。紀季之鄙。卽紀之采。國滅而采不滅者也。入爲天子大夫。所受之采。卽鄭風緇衣詩所云。還予授子之餐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受爵祿。及此經之劉是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天子之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何以知之。曰。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稱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家邑卽縣。注云。

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卽都。注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大都卽四都。注云。公之采地。夫公孤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所食。可例推矣。所以例推者何。曰。小宰聽祿位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采地有無殊其命數矣。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也。邑者。其公田之所入。有貢於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若未封者。固無地貢而祿僅公田之入。亦及身而止。則所食雖同。而多寡久近。未嘗不稍殊也。則此劉夏始受采地。爲下大夫而食縣者與。○注禮記至附庸。○孟子萬章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王制不同。沈氏形周官祿田考云。王制蓋別有所據。要非周所定也。其曰田者。卽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謂皆實田。誤也。周公於圻內外之國。旣各別差其里數。而尙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之。卽武王分土。惟三之義也。周以別差諸國之里數。圻內視夏商則減。圻外則大增。何也。曰。圻外諸國。夏殷以來。漸相吞併。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圻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措更焉。以就井田。以爲上下之差。故減也。按周禮大司徒。一則云。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一則云。其食者半。其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鄭司農謂公侯等所食租稅則田也。田之多者。至地之半。若圻內諸侯視之。恐不足給。蓋王制孟子所說。均不可通。諸周禮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天子圻內。不封諸侯。故如此解。卽引王制以證之。與左氏穀梁之義異。又云。按王制下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勝。其餘以祿士。以爲閭田。鄭云。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爾。雖其致仕。猶可卽而謀焉。以此言之。天子圻內。九十三國。言天子圻內。不封諸侯者。謂采地以爲國。比圻外諸侯田。自採取其租稅而已。不得取。卽有

其人民身沒之後。子孫不世。不得以諸侯難之。義或然也。○注稱子至是也。○舊疏云。參讀爲二三之三也。言凡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稱子者。三種見義。何者。正欲願其爲天子大夫。其稱子所以得三見義者。一則可以見諸侯不生名。故曰子。一則可以見其本爵。何者是。圻外諸侯容其稱爵。雖不得正稱其本爵。亦得稱子以見之。一則可以見大夫稱。故曰參見義也。按王制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又云。周公攝政致太平。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正義云。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尙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也。又引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尙書有微子箕子何。鄭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是也。正義又云。外土諸侯。本爲治民。須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也。注言傳曰。天子大夫者。卽上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按詩小雅鴻雁云。之子于征。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卽諸侯爲天子大夫者。是皆稱子也。又衛風淇奥傳云。重較。卿士之車。鄭風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鄭衛兩武公。皆以侯伯入爲天子卿士者也。宣王時。樊侯申伯亦卿士。大雅烝民云。仲山甫出祖。傳述職也。又崧高云。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申有齊。有許也。時召穆公亦以上公作二伯。兼卿士。韋昭國語注。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是也。○注不稱至禮也。○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婚禮成於五。先納朱。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則何氏謂天子親迎。故詩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所以重婚禮也。而此注又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與彼注及異義所載。公羊家說皆不同。未知何義。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禮曰。昏禮下達。春秋譏不親迎。公羊禮載。鄭君之說正也。何君祭公逆后之解。大義亦同。此乃同左氏。許君說猶爲漢制作諸文。使人不辨自明也。左氏說諸侯有上大夫。復有上卿。非也。按異義。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

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許慎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故劉氏如此駭也。舊疏云。蓋謂有故之時。或者何氏之義。以為不親迎。與又以異義。公羊說為章句家說。非何氏意。皆勉強也。又云。子是大夫之稱。今既而去之。故曰既去大夫。去其正稱。明非禮矣。通義云。天子大夫例字。夏名者。文連王后。君前臣名之義。亦通。

王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經並不書是也。

此何以書。過我也。〔注〕明魯當共送迎之禮。〔疏〕

注明魯至之禮。○鄂本迎作逆。穀梁傳曰。

過我。故志之也。通義云。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我不為媒。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注〕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可知。〔疏〕

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

九十里。○注俱犯至可知。○即上十二年三月。吾人伐我東鄙。圍台。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注。不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為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荆以強。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貴之。然則此與彼同。而不月者。從上十二年疾始故也。舊疏云。齊侯圍成。亦是取邑之辭。但深恥諸夏之無信。故言圍以起之。蓋齊侯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背蕭魚約。不月。故解之也。

救成。至遇。〔疏〕

杜云。遇。魯地。

其言至遇何。〔注〕据季孫宿救台不言所至。〔疏〕

注据季孫宿所至。○即上十二年。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是也。

不敢進也。〔注〕兵不敵不敢進也。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以刺之者。量力不責。

重民也。故與至攜同文。封內兵書者。為不進張本。〔疏〕

注兵不至進也。○杜云。公畏齊。不敢至成。通義云。著畏齊之甚。○注不言至同文。○校勘記云。攜鄂本同。

閩監。毛本。攜改攜。按釋文作至攜。此本載音義同。此疏及僖二十六年經傳釋文皆作至攜。按紹熙本亦作攜。釋文考證云。舊攜作攜。又似窵反作囚窵。今據僖二十六年考證。攜本或作雋。故有似窵一音。云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者。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是也。蓋彼為力能救而不救。故書次。此為齊強魯弱。量力不責。故但書其至。過使與至攜同文也。至攜文見僖二十六年。彼云。公追齊師至攜。弗及。注。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遺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之。是也。繁露竹林云。莊王之舍鄭伯。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用民之意也。是以賤之。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春秋惡晉。故此不言止次。為恕辭也。○注封內至張本。○決定八年。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日。故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疏〕

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郛。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公羊泐下圍成作成。則此亦當作成。通義云。齊已取成矣。復得城其郛者。著宿豹之復成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注〕是後溴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吳衛之禍。徧滿天下。〔疏〕

包氏

慎言云。八月書丁巳。據歷為七月之二日。劉歆以為五月二日。劉孝孫以為八月朔日。長歷以為八月丙戌朔。沈氏欽韓云。按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岌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盡。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注是後至天下。○溴梁盟。信在大夫。見下十六年傳。又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又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閔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弑其君密州。是齊蔡

宮吳衛之禍徧天下也。五行志下之下。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

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癸亥。九月無閏。則爲月之十日。釋文侯周一本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

〔疏〕

毛本溴作澳。誤。釋文作吳。云本又作溴。杜云。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大事表云。爾雅。梁莫大于溴梁。溴梁水隄也。溴水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至溫縣入河。按郭彼注。溴水名。梁隄也。水經濟水注。溴水出原武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白澗水。引爾雅而云。梁水隄也。溴水又南注於河。一統志。溴水自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東流經孟縣北。又東南入河。此舊疏引孫炎注云。梁水橋也。釋宮云。隄謂之梁。故云水隄也。舊疏又引郭氏音義云。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與杜同。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注〕据葵丘之盟。諸侯皆在。有大夫。不言大夫盟。〔疏〕
注

葵至夫盟。○葵丘之盟見僖九年。舊疏云按彼經傳云不見有大夫之盟文。唯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然則牡丘之盟。即有大夫可知。此注云葵丘之盟者。誤也。宜為牡丘字矣。 信

在大夫也。〔注〕故書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疏〕 穀梁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注故書至大

夫。○決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及諸侯之大夫也。舊疏云信在大夫也者。言其信任在于大夫。按信在大夫者。謂諸侯無權不能約信。唯大夫始信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信在大夫矣。 何言乎信在大夫。

〔注〕据上三年戊寅不起。〔疏〕 注据上至不起。○舊疏云。即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連言諸侯是其不起之文。 徧刺天下之

大夫也。〔疏〕 繁露竹林云。淇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為其尊君尊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執趙武於淇梁。兮。以晉為盟主。文子晉卿。而為不臣之行。春秋書刺之。如執然也。据左傳時荀偃將中軍也。此盟亦荀偃

也。主之。 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注〕据戊寅不刺之。〔疏〕 注据戊至刺之。○道上三年戊寅文也。舊疏云。不復言上戊寅者。上已言之。從可知省文。

君若贅旒然。〔注〕旒旒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為贅壻矣。以旒旒喻者。為下所執持。

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曰。天子旒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不言諸侯之大夫者。明

所刺者非但會上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

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疏〕

釋文。贅。本又作綴。旒。本又作流。孔氏。

音義云。文選西都賦。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疑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贅旒之義。與僖九年傳震而矜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云相似。按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有若贅旒。注。贅。猶綴也。又褚淵碑文。康國祚於綴旒。注。贅。猶綴也。皆不以爲公羊傳語。蓋西都賦。注有衍文。或公羊傳下有脫文也。陸德明與李善同時。陸氏所見本。有作綴。則傳文不得有是語矣。文選注引感精符云。禍賊蜂起。君若贅旒。本此傳也。○注旒旒旒。○說文从部游。旒。旗之流也。从𠂔。𠂔。聲。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稱流。經傳作旒。俗字也。旗之正幅爲旒。旒則屬也。周禮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常。注。王旒十二旒。兩兩以纒綴連。兩旁三人持之。然則旒屬於旗之兩旁。十二旒者。每旁六旒。九旒則兩旁一四一五。已下推可知也。旒亦曰旒。亦作旒。見司馬相如大人賦。○注贅繫至墀矣。○漢書賈誼傳云。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注。應劭曰。出作贅墀也。師古曰。謂之贅墀。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史記秦本紀云。贅墀買人。臣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爲贅墀。正何氏所謂就墀也。又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贅墀也。索隱曰。贅墀。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也。是也。謂之繫屬者。說文貝部。贅。以物實錢也。从敖貝。則與實義同。以物繫屬于錢。謂之贅。因凡繫屬之物皆名贅。詩大雅桑柔云。具贅卒荒。傳。贅。屬也。廣雅釋言。贅。屬也。釋名釋疾病云。贅。屬也。橫生一肉。屬著體也。廣雅釋言又云。贅。脫。亦以脫屬於肉。故亦稱贅。孟子梁惠王篇。乃屬其耆老。書大傳作贅其耆老。說苑奉使云。梁王贅其羣臣。卽屬其羣臣也。是贅屬互通。釋文本又作綴者。魏志太祖紀。建安十八年。詔曰。當此之時。若綴旒然。是也。鄂本名誤民。○注以旒至數名。○詩商頌長發云。爲下國綴旒。箋云。綴。猶結也。旒。旒旗之垂者也。正義引此傳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旒爲旒旗之垂。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旒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旒旗云。練旒九。是旒旗。

垂者名爲旒也。阮氏元學經室集云。詩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禮及郵表。注郵表。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于井田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作爲下國綴郵。按球。玉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裘古文但作求。加衣爲裘。猶裘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志綴毛物於其上。卽球也。詩之球。卽裘之段借。故以裘爲標志。卽以表爲標志。表者。裘衣也。柱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旗之旒。冕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爲名。詩之球。乃表裘之裘。詩之綴旒。是言受地於天子。爲諸侯之封疆。樹之聯綴之裘。以定四界也。公羊君若贅旒然。言臣專政。君不與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守之上而已。故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遺腹之主甚幼。不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卽公羊贅旒之義也。贅。綴音近。義相段。按何氏意。以旒屬於旗。爲人所執持。猶君屬於臣。爲下所執持。猶言太阿倒持之謂。阮氏之說。非何義也。姑存之。○注禮記至士五。○今玉藻無此文。舊疏引稽命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旗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七刃。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刃。七旒。齊較。士三刃。五旒。齊首。御覽引禮緯注云。旗者。旌旗也。所以別尊卑。敘貴賤也。廣雅釋天云。天子十二旒。至地。諸侯九旒。至軫。卿大夫七旒。至軾。士三旒。至肩。按降殺以兩。則士當五旒也。凡曳地。齊軫。齊較之屬。皆謂旒之長數。其正幅。則爾雅釋天。惟云旒長。羣餘未聞也。周禮巾車職。王建太常。十有二旒。則諸侯建旒。上公當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其旒各視其命之數。與此及緯文不同。蓋周制也。○注不言至大夫。○舊疏云。不言諸侯之大夫。有兩種之義。非但起信在大夫。明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左傳。苟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時諸侯咸在。偃擅使諸大夫盟。盟高厚。如彼文。使者苟偃使也。諸大夫聽苟偃命。其君雖在。蔑視如無。故列敘諸侯會於上。又書大夫盟於下。見時君自失其權。天下大夫皆不臣也。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左傳疏引賈服說亦云。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卽本公穀爲說。漢書五行志云。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亦主徧刺天下大夫。並見君失權也。孔疏謂君使之盟。非自專也。左傳並無君使之文。孔臆說也。○注不殊至同也。○決上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殊叔孫豹也。蓋春秋多爲內諱。或責內深。見先自詳正。此不別明內外同惡也。○注至此。至信在。○校勘記出三委于臣。云浦鐘云。正誤三。從六經正誤校。按此本疏引注云。而君遂失實權。

閩監毛本疏無實字。又大夫故得信在。鄂本在作任。此誤。蕭魚之會。見上十一年。大夫常行。則上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以下于向。夏叔孫約會晉荀偃。以下伐秦。冬。季孫宿會晉士匄。以下于戚之屬是也。○注故孔至假人。○成二年左傳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云。器。車服名。爵號。史記魯世家。史墨對趙簡子曰。政在季氏。於今四世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後漢書。丁鴻傳。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舊疏以爲家語文。家語乃王肅僞書。非何所據也。○注不重。至同義。○上三年注云。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是也。春秋書大夫盟紀。其實不書地。正大義也。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注〕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疏〕

注錄以至治之。○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屬。皆言歸之于京師。又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屬。不言所歸。此言以歸。故解之。舊疏云。稱人以執。非伯討已。是晉之惡矣。復言以歸。不決於天子。又是其惡。故其錄以歸者。甚惡晉也。僖二十八年注云。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是。有無罪皆當歸京師也。杜亦云。不以歸京師。非禮也。穀梁疏。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人以歸。非禮明矣。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注〕是時溴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弑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乖離

出奔。兵事最甚。〔疏〕

包氏慎言云。經三月有戊寅。五月有甲子。據歷。戊寅爲二月之二十八日。甲子爲四月之十五日。○注是時至最甚。○其後叛臣二者。下二十三年。晉欒盪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六年。衛孫林

父入于戚以叛。是也。弑君五者。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閔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楚滅舒鳩者。見下二十五年。齊侯襲莒者。見下二十三年。垂離出奔者。見下十七年。宋華臣奔陳。二十年。蔡公子履奔楚。陳侯之弟光奔楚。邾婁庶其來奔。是也。兵事最甚者。下齊侯伐我。十七年。宋伐陳。衛伐曹。齊侯伐我。圍洸。齊高厚伐我。圍防。十八年。齊侯伐我。公會晉侯以下。圍齊。楚伐鄭。十八年。衛孫林父伐齊。晉士匄侵齊之屬。是也。五行志下之上。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爲淇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盪亂晉。良霄傾鄭。閔殺吳子。專強之象。按占經引潛潭巴云。地震下謀上。又云。地動搖。臣子謀上。故何氏劉氏取應大同。孔說亦通。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疏〕

舊疏云。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偃者。誤矣。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疏〕

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邾。按今本左傳作邾。彼校勘記云。宋本。岳本。邾作成。與石經合。通義云。前爲宿豹所復。今又伐取之。

大雩。〔注〕先是伐許。齊侯圍成。動民之應。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貜卒。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磨改二。按左氏穀梁皆二月，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庚午，月之十五日。校勘記又云：釋文唐

石經，調作闕。左氏作邾子貜卒。九經古義云：考工梓人云：數日，顧脰。注云：故書顧，或作脰。鄭司農云：脰讀爲翮。頭無髮之翮，是脰有翮音。故或作調。劉昌宗周禮音云：脰音苦顏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通義云：宣公也。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

〔疏〕左氏穀梁洮作桃。杜云：弁縣東南有桃墟。穀梁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洮，魯地。釋文：洮，水或作桃。水經注：瓠子河篇：瓠子故瀆，又東逕桃城。春秋傳曰：分曹地。

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應別一地。泗水篇：泗水出弁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左傳昭七年，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注：魯國弁縣東南有桃墟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媯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泗水陪尾，蓋斯阜者矣。此桃正在魯北境，與齊接壤，地有岡巒之險，故圍之也。方輿紀要：桃鄉城在濟甯州東北六十里。魯邑。齊師伐我圍桃，是也。漢置桃鄉縣。沈氏欽韓云：經云北鄙，則此乃桃鄉，非卞縣之桃墟。杜預誤也。滕縣東又有桃山故城，亦非此桃。按當以在弁者爲是。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疏〕左氏脫齊字。春秋異文箋云：此經接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下，則高厚爲齊侯分遣之師，故不須復繫齊公。穀作齊高厚，或衍齊字。按此自是左氏脫文。趙

也。說非

九月大雩〔注〕比年仍見圍不暇恤民之應〔疏〕

注比年至之應○即上齊侯齊高厚圍成圍洸圍防諸役也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疏〕

杜云不言朝不能行朝禮范同皆取此傳為說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疏〕

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注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上也按稱人以執是執無罪

秋齊師伐我北鄙〔疏〕

穀梁作齊侯吳文箋云左氏傳明云齊侯伐我北鄙則經宜書齊侯左氏及公羊經作齊師或字之譌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

同圍齊〔疏〕

通義云。特言同者。深著齊無道。諸侯同心欲圍之。錢氏大昕答問云。同圍齊。此當指齊都城而言。杜摭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當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按左疏引沈氏云。君在。故稱圍。劉炫云。按下傳。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既圍其三門。即是圍事。孔疏駁之。謂十九年諸侯伐鄭。傳稱圍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是杜氏亦不以爲實圍齊也。杜經注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此通義所本。

曹伯負芻卒于師〔疏〕

穀梁傳。闕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注〕下有執不日者。善同伐齊。故襄與信辭〔疏〕

左氏穀梁作祝柯。杜云。祝柯縣今屬濟南郡。釋例土地名。齊地祝柯。濟南郡祝阿縣也。左氏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是古柯阿通也。史記高祖功臣年表。祝阿侯索隱曰。縣名。屬平原。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右厯柯澤。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衛孫文子敗公徒于阿澤。是也。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濟水篇。玉水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春秋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阿。左傳所謂督揚是也。漢興改之曰阿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音義。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云。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卽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柯地。此已名東阿。則漢縣承古名。又本草經有阿膠。阿柯通也。按祝阿與東阿不一地。東阿卽春秋之柯。又名阿。漢屬東郡。今爲陽穀縣地。祝柯漢屬平原。今爲長清齊河二縣地。大事表云。今濟南府長清縣豐齊鎮北二里有故祝阿縣。是也。杜范皆云。前年圍齊之諸侯也。通義云。必復舉諸侯者。已異年。文無所承也。是也。○注下有至信辭。○下有執。卽下書晉人執邾婁子。是也。方同盟。

即執人嫌不信宜書日故解之此云善同伐齊即杜所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圍之也通義云下有執不日者不信在邾婁不在諸侯義亦相足

晉人執邾婁子

公至自伐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注〕据諸侯圍許致圍〔疏〕

注据諸至致圍○即僖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是也

未

圍齊也〔注〕故致伐起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疏〕

穀梁傳曰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注齊若無罪

諸侯豈得同病之乎又曰非大而足同焉注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與通義云諸侯會時本謀圍齊故得言圍以抑齊之驕暴左疏引賈云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蓋以左傳有圍其三門事故以為實圍也

曷為抑齊

〔注〕据侵蔡伐楚猶不抑〔疏〕

注据侵至不抑○即僖四年公會齊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舊疏云正以楚為疆夷數害諸侯論深淺甚於齊矣猶不抑之故以為難也

為其

亟伐也〔疏〕

上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六年春齊侯伐北鄙圍洸又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是也亟伐所以抑之者宣九年取根牟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

也內既諱亟知亟非善辭矣

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注〕以下葬略或說是也

亟伐者，并數爾，加圍者，明當從滅死二等，奪其爵土。〔疏〕

即上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時齊世子光在莒子之上也。按會盟則主會者為之，此罪齊者，蓋

世子驕蹇，齊又強大，晉不得不序之諸侯之上，與釋文作僑，本或作驕。○注以下至是也。○即下文冬葬齊靈公，注云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是也。舊疏云葬是生者之事，故略其父葬得惡其子，則知或說近其義也。通義云此二者皆齊罪，蓋並惡之。春秋抑強扶弱，王者之心也。無道而強，不若有道而弱，是以進宋襄抑齊靈，按孔說是也。○注亟伐者并數爾，○舊疏云即上圍成圍洸圍防之屬，故言并數爾，必如此解者，正以宣九年取根牟，傳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然則彼言亟者，背信大疾，故云亟。今此直是類擊伐魯，故云亟，故解以別彼文。据疏中注義，則宣九年之亟訓為疾，此亟訓為數，較彼似從末滅矣。○注加圍至爵土，○舊疏云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替其重者，然則用兵之道，滅為最甚，入次之，圍次之，今加言圍，輕於滅入二等，明不合死，但合黜爵土耳。包氏慎言云，疏以齊侯之亟伐為上年之圍成圍洸圍防等，比之滅入為輕，然則滅入國者絕，罪合死，圍從死，罪減二等，故奪爵土，入滅一等，猶當放逐矣。

取邾婁田，自漵水。〔疏〕

杜云，漵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說文水部，漵水在魯，水經注泗水篇，漵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邾，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釋山，詩所

謂保有免繹是也。又西南逕蕃縣，故城南。又西逕薛縣，故城北。夏車正奚仲之國也。又西至湖陸縣，入于泗。段云，合鄉，蕃，薛，故城皆在今山東滕縣。不云在魯邾婁之間，徑云水在魯者，邾婁魯附庸，非敵敵立文如是一統志，漵水源出滕縣東北百里，述山，西流，會諸泉水，逕縣南。又西會南梁河，入運河，舊名為南沙河，西南流入泗，不與南梁會。自漵河東徙，過其南流，乃北出趙溝，會南梁，以入運河也。方輿紀要，漵水南流至三河口，合於薛河，北沙河在縣北十五里，西南流，合于漵水，京相璠云，薛縣漵水首受蕃

縣西注山陽湖陸薛蕃皆今
滕縣地下流今入運河矣

其言自漵水河〔注〕据齊人取濟西田不言自濟水〔疏〕

通義云据取漵東田不言自漵水○注据
齊至濟水○即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是

不言自
濟水也

以漵爲竟也何言乎以漵爲竟〔注〕据取邑未嘗道竟界漵移也〔注〕魯本

與邾婁以漵爲竟漵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

邑故云爾〔疏〕

注魯本至有之○穀梁傳曰軋辭也范云軋委曲隨漵水言取邾田之多即此移入邾界魯隨有之義也
左傳疏引買服亦取公羊爲說曰刺晉偏而魯食孔疏以傳有晉命歸侵田此田邾先侵魯追令反本何

晉偏而魯食馬氏宗種左傳補注云左傳正義駁公羊傳非是說文云漵水在魯言魯分邾田以漵水爲竟是也舊疏云漵移而
經不書者外異故也則傳每言外異不書者亦据此文也然則漵移爲外異更明漵移入邾婁竟內故不得書於春秋矣○注諸
侯至云爾○即買
服所謂魯食也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疏〕

通義云葬
者篋明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卯月之朔日也釋文瑗于春反一音環二傳作環史記齊世家亦作環說文玉部瑗大孔璧从玉爰聲環璧也从玉嬰聲音義並通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疏〕

左傳亦云禮也杜云詳錄所至乃還者善得禮禮記曲禮云禮從宜注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

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正義引皇氏云下二事謂大夫為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邕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當從時之宜也然則曲禮之禮即左傳之禮也杜云禮之常不必待君命是也穀梁說少異彼傳云還者事未畢之辭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宜墮帷而歸命于介彼疏引廢疾難此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貴其專大功也鄭釋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內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劉氏難曰士匄不伐喪而還若夙承君命者然其為善則稱君不益著乎若俟歸命乎介則處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償乎按穀梁之義甚迂軍之所處荆棘生焉禮之所以不伐喪者正為不忍驚擾孝子亂其哀戚若仍駐師其竟奉命之後始引師去彼國君民能得安乎鄭氏注禮正取公羊之說釋廢疾語特故與何為難耳

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注〕据公子買戍衛不卒戍言戍衛遂公

意〔疏〕

注據公至公意○即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是也公子買不

可使往猶書戍衛遂公意見不得壅塞君命今士句奉命而出聞喪而反與壅塞同而經大之故據以難

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

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為師唯義所在士句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服諸侯之君是

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句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穀者未侵齊也言聞者

在竟外舉侵者張本〔疏〕

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經大夫受命不受辭用公羊莊十九傳文故彼傳下云出竟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即進退在大夫義也繁露精華云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甯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險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以私妨公也○注兵不至所在○白虎通三軍篇云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又王者不臣篇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衆為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淮南子兵略訓云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移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受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

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鬚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說苑指武云：將帥受命者，將帥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孔叢子問軍禮云：故天子命將，親潔齊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陽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揖之，示弗御也。舊疏引司馬法云：闔外之事，將軍裁之，皆兵不從中御外義也。臨事制宜，卽傳之專進退也。唯義所在而已。○注士句至善之。○校勘記出恩勳二句，云國監本同，鄂本毛本，心下有義字，按解云：哀痛其喪，是其恩，故曰心恩勳孝子之心，依禮而行，是其義，故曰義服諸侯之君也。是疏本有義字，當據補。漢書蕭望之傳：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勸諸侯。白虎通誅伐云：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誅，何？君子恕已，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也。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恥伐喪而榮復仇，又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伐喪無義，故大惡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其義也。云兵寢數年者，正以入襄之世，無歲無兵，此後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年內，不書侵伐，至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是見兵事故也。舊疏云：明年仲孫遨伐邾，亦是兵而言數年者，正以魯與邾數相冒犯，非齊晉之事，義或然也。云起時善之者，舊疏云：士句此事實依古禮，時莫能然，特以爲善，故云起時善之。○注言乃至見之。○宣八年傳：乃者何？難也。今此亦言乃，故爲士句有難重廢命之心也。通義云：蘇轍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上有焉，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也？劉敞曰：穀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復，稱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焉；子之事父也。凡在家，無專焉；臣子之大節也。此仍穀梁爲義，蓋不伐喪之義，時久不知，士句遵行古禮，合春秋之義，然未得君命，故少遲疑。經書乃美士句之臣也。○注言至至齊也。○上五年公教成至遇，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彼至遇爲未敢進，此至穀爲不進，義各有主，故言未侵齊也。○注言聞者在竟外。○舊疏云：古禮，庶人爲君齊衰三月，若其入竟，卽舉而知之，何道聞乎？故如此解，按穀爲齊地，似非竟

外蓋士句侵齊即在齊侯瑗卒之月。庶人之服恐尙未徧。容得諸聞也。○注舉侵者張本。○以既聞齊侯卒即還。無有侵事。書侵者。道出師所由。張本。非侵齊無所謂乃還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疏〕

包氏慎言云。辛卯爲七月朔日。月之二十六日爲丙辰。而經書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則辛卯必爲望後之日。方可長歷以爲二十九日。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喜〔疏〕

釋文喜。二傳作嘉。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按禮記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唐石經喜作嘉。喜即嘉字之省。古人名字相配。嘉字子孔。宋有孔父嘉。則作嘉字爲是。

冬葬齊靈公〔注〕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疏〕

注不月至孝也。○卒日葬月。大國常例。今不月。故解之。抑其父。即上十八年傳。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是也。彼傳又曰。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然則使其子處諸侯之上。亦合抑。然

子亦不能無過。故去其月。以奪臣子恩。明其子亦不合從父驕蹇。致父被惡名。爲不孝也。不月所以奪恩者。以葬生者之事。略其父葬。不孝著明。桓九年傳曰。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謂此世子光也。

城西郭〔注〕言西郭者。据都城錄道東西〔疏〕

杜云。魯西郭。大事表云。汪克寬曰。郭乃外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中城爲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疏〕

杜云。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大事表云。後漢志。內黃縣有柯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境。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乃齊阿邑。在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

十里曰阿城鎮。本兩國地。高氏地名。考混爲一。謂地相接者。非一統志。柯城在彰德府內黃縣東北。

城武城〔疏〕

杜云。泰山南武城縣。大事表云。子游爲武城宰。卽此。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京相璠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史記仲尼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鄆。是曾子所居卽鄆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言南武城者。因清河之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爲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琅邪。起館臺。考春秋時琅邪爲今山東沂州府。魯費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滅吳。而有其地。且徙治琅邪。則與武城密邇。閻潛丘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旣滅與越鄰。是也。一統志。南武城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

6
750000
(7)



書叢本基學國

疏義羊公

(四)

著立陳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疏義羊公

(四)

著立陳



3 0649 2011 3

行發館書印務商

621.71217
382
2:4

53847

公羊義疏五十九

襄二十年盡
二十六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遯會莒人盟于向〔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癸亥月之二十六日遯唐石經闕本宋本葉鈔本釋文遯字並如是

毛本作遯非左氏穀梁作速紹熙本亦作遯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婁子盟于澶淵〔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癸庚申月之五日杜云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水經注河水篇左會浮水故澶故澶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西北出東逕繁陽故

城南故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二十年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趙南至浮水繁陽即是澶焉大事表云水經注發明杜氏之說最有根據而後漢書郡國志乃云杼秋故屬梁國有澶淵聚劉昭引左傳襄二十年盟于澶淵以實之南圻志云杼秋故城在今蕭縣西七十里按江南徐州府蕭縣去直隸大名府開州千有餘里後漢志誤也彙纂云繁陽故城在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古頓丘約略在濟縣之南漢元光三年河水徙頓丘東南流既而決瓠子河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三十五里則澶淵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頓丘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縣西南二十五里頓丘故城是也澶淵即縣水在彰德府內黃縣

公羊義疏 五十九

一五一



縣東二十六里。史記廉頗搆魏繁陽。漢置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縣水之陽也。張晏曰。其界為澶淵。按。澶與澶聲韻。汗與淵雙聲。解陽故城在今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實衛地。而云在宋者。蓋以春秋晉宋災故而然。然未為案也。趙一清曰。春秋有兩澶淵。襄二十六年。皆衛之澶淵也。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許氏說文。澶淵水在宋。是為宋地。劉昭所引者。誤宋為衛矣。一統志。澶水在大名府開州西南。大河分流也。一名繁水。一名浮水。方輿紀要云。德勝城在開州東南五里。古澶淵也。其後為德勝。渡黃河也。津要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遯帥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疏〕

穀梁作公子濕。

蔡公子履出奔楚。〔疏〕

通義云。燮之弟懼及故也。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注〕為一慶所譖。還在二十三年。〔疏〕

釋文。光。左傳作黃。九經古義云。說文。黃。古文光。爰。古文黃。字相似。原注。白虎通云。瑣

之為言光也。風俗通云。黃。光也。皇霸引書大傳云。黃者。光也。漢書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穀梁傳。諸侯之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注。惡陳侯也。○注為二至三年。○即下二十三年經云。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

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與此注相足。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僂，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下二十三年左傳：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圍陳，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是其事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注〕自溴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食。〔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月，齊丙辰朔，據歷爲月

之三日，八九兩月連大，亦爲月之二日。丙辰係六月朔，非十月也。五行志：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九十年正月己丑朔，大二月己未朔，小三月戊子朔，大四月戊午朔，小五月丁亥朔，大六月丁巳朔，小七月丙戌朔，大八月丙辰朔，小也。○注自溴至日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年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邪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闔丘來奔，陳殺二慶，與何異，何以爲溴梁盟後，臣恣日甚所致。言比年日食者，卽下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二十三年癸酉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比年日食，歷法之常，此以爲異者，春秋重義不重事，凡書日食，俱以爲異，以示戒。比年見則異之甚也。不然，春秋二百四十年，僅三十餘日食哉。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溴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

〔疏〕注月者至大國○舊疏云正月朝聘例時故如此解按此與上八年公如晉書正月義同

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疏〕

杜云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大事表云俱在今兗州府鄒縣定十五年城漆卽此水經注泗水篇又南過平陽縣西縣卽山陽郡

之南平陽縣也世謂之漆鄉應劭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東北有漆鄉是也又沂水篇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之顯閭亭西邾邑也春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者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又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謂顯閭丘也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馬氏宗榿左傳補注云史記正義云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酈元與元凱皆誤以顯閭亭爲閭丘亭可以續漢志證之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南平陽下云孟康曰邾庶其以漆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續志亦云南平陽有漆亭閭丘亭一統志漆城在兗州府鄒縣西北方輿紀要閭丘在鄒縣南左傳釋文漆一本作淶淶與漆形似蓋誤

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据快無氏〔疏〕

通義云据盟會

恆言邾婁人亦通○注据快無氏○卽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是也舊疏云其無氏卽不合書見之義問者見快不書氏知邾婁無大夫既無大夫何以特書庶其故難之

重地也〔注〕惡受叛臣邑

故重而書之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兩明故省文也〔疏〕

注惡受至書之○鄂本受下有人字紹熙本亦有當

據補通義云惡叛臣竊邑故錄名以見其罪左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杜云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注不言至文也○正以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屬言叛故解之爲魯受叛臣邑與

受同科。魯坐罪也。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注凱曰：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疏〕

晉世家作欒逞。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嘗庚戌朔，十月嘗庚辰朔。據歷，十月朔為己卯，庚辰其二日也。蓋小六月，則庚戌為七月朔矣。依歷，大九月、十月朔亦為庚辰，與經所嘗悉合。十月後

三月類小，古歷有三月類大，或亦有三月類小者。五行志下之，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晉欒盈將犯君，入于曲沃，劉歆以為六月秦晉分。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疏〕

五行志又云：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脅君亂國，劉歆以為八月秦周分。通義云：日月同

行而有掠食，固可以推步得者。至於類月日食，古今歷算都無其法。而襄公之篇，四年再見，豈離乖錯，謂之記異，不亦宜矣。元志姜爰云：比月而食，宜在駁條。大衍亦以為然。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類食。姜說是。臧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比月日食，二十四年正義及是年穀梁疏，疑其與今歷不合。然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漢書五行志所引諸儒舊說，是漢儒皆依經立說，別無疑詞。後儒據今歷疑之，慎矣。萬充宗黃黎洲問答云：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類食者二。先儒皆謂日無類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合者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類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削乎。答曰：襄公二十一、二十四兩年俱類食，歷家如姜爰一行，皆言無比月類食之理。授時歷

亦言其已過交限。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則斷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至十一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至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也。顧氏棟高書後云。西歷以越九月即能再食者。即高閔所稱歷家推步之法。一百七十三日日始一交。交則月掩日。而為之食是也。時西法未入中國。則為此說者。亦不自西歷始矣。類食既斷無此法。而春秋所以書何也。是時周歷算法已不準。推步常遲一月。頌歷云某月朔應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食。襄二十四年七月朔食之既。人所共見。魯史既據實書之。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以周保章氏所頒。未敢輕削魯史。非精歷算者。不能攷正是月之不入食限也。則疑食之微。或食于夜。而人不見。因并吞之。孔子因而不革。漢書本紀所載。高祖即位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於十月十一月晦類食。亦是漢初襲用秦歷法未講。致有此誤。武帝太初定歷以後。則斷無此矣。皆據歷法之正。斷為無類食法者。然春秋記異示戒。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仍依孔子臧氏說可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疏〕

杜云。商任地闕。大事表云。今彰德府安陽縣有衛商

任地方輿紀要。古任城在順德府任縣東南。地近商墟。故謂之商任。按安陽與任縣地不相屬。未知孰是。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歲在己卯。〔疏〕

舊疏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庚子孔子生。云傳文上有

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按穀梁傳作庚子孔子生。與陸氏本合。疏本作十有一月庚子。與唐石經同。又云。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長曆。十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六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齊召南說。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孔子生。而無月日。攷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注引賈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二十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日。予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杜氏於哀十六年注云。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則用史記說。按今穀梁亦繫庚子孔子生於二十一年。未知錢氏所據何本。穀梁疏云。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世家云。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故與此傳異年耳。不及公羊。明與公羊同也。通義云。陸德明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朔。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有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朔校之。舊有十有一月字者。誤。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者。分別自後爲所見之世故也。包氏慎言公羊麻譜云。公羊傳於十一月記孔子生。據麻。庚子。十月之二十二日。十二月之二十三日。凡十一月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曰。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云云。下卽云。庚子。孔子生。穀謂生於十月。公謂生於十一月。互異。據釋文。公羊與穀梁同。上文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是公羊有異本。今唐石經板本均從異本耳。又按徐彥解云。左氏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玉裁謂公穀識孔子之生。猶左氏記孔子之卒。然左大書孔子名。以記其卒。儼然實經也。公穀曰。孔子生。不敢書名。則此當爲傳文無疑。陸氏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也。又一本無此句。可證唐初公羊尙有無此條者。自公穀經不別爲書。唐石經每年經傳混合之。盡一年乃跳起。於是經傳不可分。經傳不分。而庚子孔子生之文儼然經矣。故馬端臨謂公穀二經有孔子生。而不知固傳也。非經也。今世板本冠之以傳字。較唐石經爲易明。蓋左氏記卒者。用魯史之成文。公穀記生者。見尊聖之微意。皆非敢曰真經也。宋書符

瑞志引推度災曰。庚者。庚也。子者。滋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平。趙氏在翰。按春秋者。謹誌聖人生卒年月。傳詩謹推生日之意。應理之理。其文殊。其指一也。讀書脞錄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按經文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不得有庚子也。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據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穀粟亦作十月。蓋孔子以周之十月。夏之正月。二十一日。生。左疏引公羊傳。亦有十有一月四字。則穎達所據本已誤。按陸氏所謂一本。卽舊疏本。陸又云。又本無此句。謂無十有一月句也。陸氏本明只有庚子孔子生五字。故推上十月。庚辰以釋之。又本無十有一月句。與陸本同。段氏謂陸氏此句。謂又本無庚子孔子生句。誤矣。臧氏壽恭云。魯史書十月。庚辰朔。三統以爲八月。然則二傳所謂十月。庚子。三統以爲八月。二十一日。魯史後三統兩月。錢氏以三統之十月。當魯史之十月。誤。○注時歲在己卯。○舊疏云。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難之。校勘記云。疏及鄂本。閩本同。監毛本作乙卯。錢大昕云。於三統術。是年歲在乙巳。乙卯當爲乙巳之訛。疏作己卯。亦非。錢氏養新錄又云。魏晉以來。推襄公二十一年。皆云己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疏家依違其詞。謂何氏別有長麻。亦無明文可證。今以三統歲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實沈。太歲常在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譌也。自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歲。又自漢興。距光武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歲。正當超四辰。故知何所據者。超辰古術。非別有長麻也。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星在星紀。則歲當在子。而今人以爲丙辰。亦差四算。然則孔子生年。必爲乙巳。非乙卯無疑矣。又云。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枴。正義云。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按古法。太歲與歲星常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卽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次餘。數起丙子。是爲襄二十八年。太歲在壬子也。以是上推孔子生。襄二十一年。正當爲乙巳。孔冲遠不知古法。太歲亦有超辰。乃用後漢太史虞恭說。謂三統以庚戌爲上元。失之甚矣。由襄二十一年。太歲乙巳。上溯隱元年。計一百七十

算太歲當在乙卯而正義云隱元年歲在豕韋。則是太歲在甲寅也。因莊公二十三年太歲歲星皆在超辰之限。歲星既超實沈人鶉首則太歲亦當超乙巳而至丙午。故正義云閔元年歲在大梁。知太歲在丙辰矣。後漢人引緯書以庚申爲西狩獲麟之歲。又以隱公元年爲己未之歲。與今人所推同。緯書出于東漢。其時太歲超辰之法已廢。自何劭公鄭康成諸大儒外。知之者少矣。徐廣注史記以共和元年爲庚申。非太史公本文。包氏慎言何氏公羊注春秋年紀異同考云。公羊於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記庚子孔子生。何氏注云。時歲在己卯。東漢以後歷皆以襄之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或疑何氏誤記。又或疑卯非篆文相近。傳寫誤酉爲卯。考後漢厯志。漢安二年尙書邊韶奏言。太初厯百四十四歲歲星一超次。治厯者不知處之。以致不效。其時太史令虞恭駁其議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作庚戌。而曰丙子。云云。是東漢治厯者不取三統超辰之說。以太初起元於庚戌也。前漢志記太初積年。上元至元狩七年。卽太初元年。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自元狩七月上溯獲麟。凡三百七十八歲。以除上積年。不盡四千二百四十一年。從庚戌起算。以六十除之。不盡四十一。獲麟歲爲庚寅。隱公元年歲爲己丑。以下尋襄公二十一年。適值己卯。然則何氏所據者太初厯與東漢術家異。非誤也。又考黃帝術以辛卯起元。如以乾鑿度之積年爲其術之積年。從辛卯下尋。隱公元年爲庚寅。襄公二十一年爲庚辰。庚辰之與己卯。亦止一算之差耳。何氏精於圖讖。斷非妄造。姑援二端。以解通經者之疑。經義述聞云。勵氏滋大曰。是年歲在己酉。古文卯作卯。酉作卯。字形相類。故何氏誤以己酉爲卯耳。錢氏曉徵以三統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謹案。杜氏長厯。是年歲在己酉。與三統術同。大雅文王正義引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與長厯同。則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亦同矣。然何氏何至不識古文酉字。而以爲己卯。勵說似是而非。若以爲乙巳之說。則卯巳二字。形體聲音。俱不相近。無緣巳字誤卯。何氏精於讖緯。讖緯多用殷厯甲寅元。續漢志論曰。殷厯元用甲寅。大衍律議曰。緯所據者殷厯也。不得以三統術說之也。錢說亦未得其實。今按。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者。後漢馮光陳晃之說。見續漢志者也。今由哀公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十一年。歲

在己酉。據太初元年丙子。殷厯以為甲寅。則歲在己酉。殷厯當為丁亥。與此注不合矣。由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為甲午。殷厯當為壬申。由甲申上推百六十二歲至獲麟。歲在庚寅。又上推七十一歲至襄公二十一年。則歲在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蔡邕厯議曰。馮光。陳冕所據。則殷厯元也。又曰。光冕以考靈曜為本。亦見續漢志。然則此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卯。殆用考靈曜紀年之法。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按甲寅元。殷厯也。則考靈曜又本於殷厯。與通義云。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占之金匱式曰。六陽罡為六合臨時之方。青龍繫日。具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翱翔。始以龍見。終以蛇藏。是有德而章。無位而王者。與解詁曰。時歲在己卯。於今祿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也。漢四分厯是歲己酉。與何氏不合。但四分依命厯序以為庚申歲。獲麟而感精符則云。獲麟之歲在單閼。單閼卯也。四分上推太初元年丁丑。漢元年乙未。三統厯引漢志曰。高帝元年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元封七年歲名困敦。並與四分較差一年。太史公厯書曰。太初元年歲名闕逢攝提格。又實甲寅。非丁丑矣。萬祺遂古七厯殊元。同異得失。無以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既從何氏。仍其舊注。存師說焉。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危公前疆隨澗有邾婁地又受其叛臣邑而

今與魯不於上會月者與日食同月不得復見〔疏〕注月者至與魯○正以致例時此月故解之校勘記云前疆隨澗有邾婁地鄂本同閩監毛本疆作疆疏同紹熙本

亦作疆按疆疆皆通即上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澗水是也又受其叛臣邑者即上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而今與魯校勘記云鄂本魯作會此誤按紹熙本亦作會○注不於至復見○校勘記云毛本於誤與鄂本閩監本及疏皆不誤按紹熙本亦作於舊疏云言所以不於上商任會時書月見危者正以與上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同在十月不得見此義是以於此危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十八日。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

于沙隨。〔疏〕左氏經無滕子，或闕文。此經唐石經諸本同。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酉朔，據歷爲月之三日。五行志下之下云：三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

舒以爲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弑其君劉，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前年正月丁未朔，大二月丁丑朔，小三月丙午朔，大四月丙子朔，小五月乙巳朔，大六月乙亥朔，大七月乙巳朔，小八月甲戌朔，大九月甲辰朔，小十月癸酉朔，大十一月癸卯朔，小十二月壬申朔，二日癸酉。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巳月之三十日

夏邾婁鼻我來奔〔疏〕

釋文云鼻我二傳作界我唐左氏石經作卑我九經古義云古鼻界同音穀梁昭二十七年傳注邾界我釋文界必二反本或作鼻漢書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鄒陽傳封之于有卑

服虔曰音界予之界也左傳校勘記宋本界我作卑我石經亦作卑我按釋文凡界字皆云必利反以音理言之界在五支卑在六脂卑字不可代界音必利反石經始譌而宋本仍之非也按昭二十年左傳曹公孫會自鄆出奔疏兩引作卑漢校官碑卑作界是隸書界即卑也二字形近易譌以音訂之斷為二字唐初蓋已混故孔疏引作卑也

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

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

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

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疏〕

注以奔至書也○舊疏云莊二十四年曹驪出奔之下傳云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

曹驪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然則曹驪得諫義是以書之上二十一年邾庶其之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此何以書重地也然則庶其牟夷皆以重地故書悉非常例今此鼻

我無三諫之善。無盜上之惡。直奔而已。更無它義。而得書見。知以治近升平之故也。繁露奉本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按以親之以疑衍。庶其之書。傳以爲重地。非以近書。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庶其或快之誤。○注所傳至稱人。○隱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嚴。猶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此爲書小國大夫。注故止舉外諸夏。略小國。略稱人三事也。○注所聞至漸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正以治小如大。故小國有大夫也。廩廩者。公羊問答云。漢書循吏傳。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注師古曰。廩廩。言有丰采也。孝文本紀。太史公曰。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按廩廩。蓋猶漸漸耳。兩漢時有此語。○注見於至始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昭二十七年疏引作以近治也。始爲治之訛。當據正。按解云。正以地接于魯。故先治之也。是疏本作治。通義云。近者所見之世也。入所見世。治法大備。將使遠近大小若一。小國始合有大夫。但盟會之等。載記闕略。不得周知。故還錄其接我者以見法。必取法于邾婁者。亦取治自近者始也。接孔氏斷自孔子生後爲所見之世。與何氏不同。按傳聞之世。小國略稱人。大國有大夫。直至所見世。小國始有大夫。非三世之次。孔義恐未然。○注獨舉至而已。○舊疏云。孔子作春秋。欲以撥亂世。多舉小國。悉有大夫。則恐文害其理。故曰治亂不失其實也。今鼻我更無他義。而得書見。明其張三世之法。故曰取足張法而已。謂張治小國大夫法也。凡書奔者。重乖離之禍故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為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

歸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疏〕

注前為至言歸○事見上二十年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也二十年左傳云陳侯

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穀梁注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又被二十年傳云親而奔之惡也注所以惡陳侯○注宋大至可知○即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今此殺二慶後光乃歸歸無惡知譖光明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疏〕

隱五年左傳注云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漢書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今曲沃為

漢葦縣地詩唐風揚之水序昭公分國以封沃即此

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注〕据當舉重〔疏〕

通義云据魚石直言復入于彭城○注据當舉重○

正以當直晉入于晉也

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注〕欒盈本欲入晉篡大夫位

晉人不納更入於曲沃得其土衆以入晉國曲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篡大夫位例時〔疏〕

通義云左

傳曰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故曰由乎曲沃而入也傳以此解上者明與魚石但據彭城不入宋者異也○注欒盈至夫位○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之文故知欒盈入晉爲篡也舊疏云不直言入又無叛文故知不篡君位也其惡文不繫於篡君知止欲篡大夫也○注晉人至晉國○晉世家齊莊公徵遺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與左傳同皆無入晉不納事蓋事勢宜然史左或未備也○注曲沃至言入○解經所以不舉重之義也舊疏云曲沃大夫受納有罪之人故云當坐按左傳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注胥午守曲沃大夫又曰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是受納有罪事也然曲沃大夫不能固守城邑致令欒盈得入亦當坐失地罪禮記曲禮云大夫死衆士死制是也欒盈因曲沃甲以襲晉故復書入于曲沃見曲沃大夫罪明也○注篡大夫位例時○舊疏云正以經書夏故知例時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定十一年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之屬皆是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疏〕

釋文榆左氏作榆水經注淇水篇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國語周

語云定王饗之注定王榆也舊音榆本或爲渝是渝榆通也杜云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大事表云郡邑志黎陽縣有雍城卽古雍榆也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濟縣西南十八里明一統志雍榆城在大名府濟縣西南四十八里差繆略云俞左氏作榆穀梁作渝按今注疏本及石經公羊亦作渝

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注〕据次於聶北救邢〔疏〕

注据次至救邢○卽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先言次後言救也

先

通君命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言救〔疏〕

注惡其至言救○通義云救晉者君命也次者進退在豹也先齊君

命而後錄臣事春秋之教也然救不言次本書次者刺不及事之義因而分別先後又隨事設義云爾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救先通君命而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嗣曰次止也凡先書救而後言次皆非救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止聶北遙爲之援爾隨其本意而書故先言次而後言救豹本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故先言救而後言次若鄭伯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本意與何氏義合莊三年左疏引左氏先儒言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按左傳曰禮也疏引賈云禮者言其先救渝次爲得禮也止謂先通君命爲得禮耳其次而不遂故譏也

己卯仲孫遯卒〔疏〕

包云八月書己卯月之十二日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九日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注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按左傳臧武仲告曰紇之罪不及不祀臧

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如彼傳文臧孫爲季氏事出奔非得罪於國故爲無罪通義云日者有罪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彼是出奔後事聖人不必於其出奔時遂罪之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則孔氏蓋涉

穀梁家說

晉人殺欒盈。

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注〕据篡得大夫之位。〔疏〕

注据篡至之位。○舊疏云。正以夏已入晉。冬乃殺之。傳又云。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故知篡得大夫之

位矣。非其大夫也。〔注〕明非君所置。不得爲大夫。無大夫文。而殺之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

亂也。〔疏〕

注明非至大夫。○通義云。前得罪出奔。位已絕。惟以道去國者。雖不在位。猶從大夫之秩。今盈入晉作亂罪重。不得復稱故大夫也。按何意。前出奔大夫已絕。今篡大夫位。非君所置。故不得爲大夫。義自直捷。穀梁傳晉人殺欒

盈。惡之。弗有也。○注無大至亂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今無大夫之文。稱人者。欲從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屬。是討賊之辭也。實非篡。而作討賊辭者。大其除亂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欒范交惡。而欒盈亡。嗣良交爭。而良霄死。亦與討賊同辭。不亦甚乎。凡大夫出奔。非有君命。不得反。非君命而反自外入者。皆從討賊辭。且大夫出奔。非大夫矣。不得從殺大夫之例。雖非弑君賊。而欒盈兵乘公門。良霄介于襄庫。是亦賊也。故皆從討賊辭也。是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仲孫偁。云本又作羯。亦作羯同。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滅舒鳩齊崔杼衛甯喜弑其君〔疏〕

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為五月魯趙分臧壽恭推是年正月丙寅朔小二月乙未朔大三月乙丑朔小四月甲午朔大五月甲子朔六月癸巳朔○注是後至其君○舊疏云即下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是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注〕前此叔孫豹救晉仲孫羯侵齊此與師衆民怨之所生也〔疏〕

注前此至生也○校勘記云元本同監毛本此作北皆誤

鄂本岡本作比又鄂本無也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無也字五行志上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疆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為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疆齊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注〕與甲子同〔疏〕

注與甲子同○五行志下之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弑

楚子梁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劉歆以爲六月，晉趙盾。元志大衍云，不應類食在誤條，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之，立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

〔疏〕釋文陳儀，二傳作夷儀，二十五年同，校勘記云，閩監毛本皆誤，以此釋文爲注，鄂本無之。此本加圈以別之，是也，紹熙本同，二十五年穀梁傳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地。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疏〕釋文，本作成宜咎云，云本又鍼其廉反。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注〕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疏〕注曰死至曰饑，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饑。

侵注，侵，大傷，卽有死傷義也，彼疏引徐邈云，有死者曰大饑，無死者曰大饑，然經無大饑文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舊疏云，正以諸經直言饑，此加大故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亥月之十日穀梁傳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

〔疏〕

繁露隨本消息云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謂此及上二十四年會陳儀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注〕日者陳鄭俱楚之與國今鄭背楚入陳明中國當

憂助鄭以離楚弱陳故為中國憂錄之〔疏〕

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公羊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者乃始書月即成七年秋吳入州來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之屬是

今此書日故解之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壬子月之二十五日也通義云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隨者并埋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于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由此言之鄭人之師以直報怨卒定以禮而不加暴焉大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例日入者善也孔氏牽涉左氏以駭何氏按春秋曰入者何氏解各異隱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日者明當憂錄之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人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僖二十七年己巳公子遂入杞注日者杞屬修禮朝魯不當乃入之故錄貴之二十八年晉侯入曹書丙午注日者善義兵得時入若概以日入

爲善則入盛入許之屬何善之有益凡入言日者在例時與傷害多月外故分別解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注〕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

〔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無己巳。七月之十三日也。杜云重丘。齊地。大事表云。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跨在平縣界。有古重丘。爲諸侯盟會處。彙纂云。濟南府德州亦有重丘城。或云會盟處。以經文考之。公會諸侯于夷儀。同盟于重丘。夷儀爲今

北直順德府地。去東昌爲近。自夷儀涉齊竟。常在聊城。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重丘縣故城西。春秋襄二十五年秋。同盟重丘。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故城也。按安德在今之陵縣。恐非其地。漢志平原郡有重丘縣。爲今之霑化。則更遠矣。方輿紀要。重丘城在東昌府東南五十里。跨在平縣界。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是也。又重丘城在濟南府陵縣北五十里。按以前說爲是。後說則水經所次也。○注會盟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會盟並舉。故解之。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之下。注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也。昭十三年平丘之下。注云。不舉重者。起諸侯討棄疾。故詳錄之。與此同。通義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以異地也。重言諸侯者。間有異事。與祝阿同例。據左傳。是會晉本合諸侯伐齊。以報二十三年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賂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遂受亂賂。黨弑君之賊。中國之大恥。公與有惡焉。春秋不言伐齊。所以深爲內諱。而存中國也。重丘之盟。稷之會。其述正同。於彼目言之。於此諱。所謂遠世近世異辭。解詁箋云。諸侯不誅崔杼。故重錄之。日者。徧刺諸侯之不討賊也。按孔氏所據左氏說。不得以駭何氏欲誅崔杼。何氏或別有據。蓋誅不成。故書日以刺之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陳儀

陳儀者何。衛之邑也。〔疏〕

大事表云。杜注。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又定九年。齊伐晉夷儀。為衛討也。則又為晉地。蓋實衛之邊邑。與齊晉皆連壤。今直隸順

德府西南四十里。有夷儀城。

曷為不言入于衛。〔注〕据與鄭突入櫟同。〔疏〕

注据與至櫟同。即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傳櫟者何。鄭之邑也。曷為

不言鄭。注据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于齊。今此亦据陽生事為難。故云据與彼同也。陽生事見哀六年。

諛君以弑也。〔注〕以先言入。后言弑也。時衛侯為剽

所篡逐。不能以義自復。詐願居是邑為剽臣。然后候間伺便。使甯喜弑之。君子恥其所為。故就為

臣以諛君惡之。未得國言入者。起詐篡從此始。〔疏〕

釋文作以殺。音弑。注同。後年放此。○注以先至弑也。○鄂本后作後。下及疏並同。先言入。謂此。後言弑。謂下二十六

年。衛甯喜弑其君剽是也。○注時衛至惡之。○衛侯見篡逐事。見上十四年。詐願居是邑為剽臣。何蓋以時情事言之也。伺使候間。使甯喜弑之者。即下二十六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即使甯喜弑剽事也。繁露隨本消息云。衛衍據陳儀而為諛。林父據戚而以畔。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故書入。以惡之。說文言部。諛。詐也。文三年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諛也。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諛之策。○注未得至此始。○舊疏云。欲言小白陽生之屬得國。乃言入。通義云。衍在陳儀。劇噴在戚。其未得衛甚明。而傳輒以不言入于衛為難者。蓋以衍與劇噴皆有君衛之道。雖偏安一邑。春秋皆得入于衛言之。何則。四境之內。尺土莫非衛也。昭公之在鄆。猶在魯也。敬王之居狄泉。敬王有周子朝不得有用也。是故以戚與陳儀舉者。即不與使有衛之辭也。

若衍者有國不能自保去國不能自復而謀爲設於逐我者之子甚足賤惡故從出入有惡之例使與叛臣入邑者同文也何以不名其奔名其歸名則於此可省文因別見罪輕于朔矣義或然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鄭公孫囓帥師伐陳〔疏〕

舊疏云公孫囓云云亦有本作公孫萬字者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本作公孫董口旁後加舊疏云云何焯云萬當董字誤按國監毛本皆脫此疏左氏穀梁作公孫夏夏與董

音義俱遠定有一譌也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疏〕

釋文謁左氏作過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唐謁作過云亦有一本作謁字者作過則于左氏合而陸氏乃區別之義疏所據之本

往往勝於釋文公羊疏非唐人所爲也按謁過皆曷聲俱無不可不必疏本即勝於陸本詩大雅文王云無過爾躬釋文過或作謁易大有象云君子以過惡揚善釋文過徐又音謁是音義同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吳在其南而二言入謂此及二十九年闞弒吳子餘祭也彼殺當作弒

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

而卒也〔注〕以先言門後言于巢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

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爲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書伐者明持兵入門

乃得殺之〔疏〕

傳言入巢之門而卒也者以解入門乎巢而卒也○注以先至于巢○舊疏云正以先入其門巢人乃殺故言門于巢卒○注吳子至禦也○穀梁傳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

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何義與彼同左傳云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杜云攻巢門也以爲吳子攻巢巢牛臣所殺與此少異穀梁疏引舊解巢楚竟上之小國有表裏之援故先攻之然後楚可得伐以爲楚邑非也徐邈亦云巢偃姓之國是也按何氏實吳不假塗蓋亦以巢爲國易繫辭傳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彊守禦猶此義也○注齊伐至殺之○周禮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家室宅廬舍上人車舡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惠氏士奇周禮說云軍謂持兵者也明持兵者可格殺之勿論也漢書龔遂傳渤海盜賊起遂移書屬縣諸持鉏鉤器者皆良民持兵者乃盜賊則漢律亦不持兵者不爲盜也按今律夜無故入人家內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唐律亦然疏議答曰律開聽殺之文本防侵犯之輩設令舊知姦穢終是法所不容但夜入人家理或難辨縱令知犯亦爲罪人若其殺卽加罪便恐長其侵暴登時許殺理用事疑故此與巢得殺也

吳子謁何以名〔注〕据

諸侯伐人不名〔疏〕

注據諸至不名○穀梁傳曰諸侯不生名疏重發傳者與失國生名異故也

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以

名卒間無事知以傷辜死還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知未還至舍巢不坐殺復見辜者

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

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反未誤倒上七年傳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通義云與鄭伯髡原同義舊疏

云。彼是臣傷其君。此異國。故復發之。○注以名至伐名。○舊疏伐名屬下讀。惠棟云。伐名二字屬上句。蓋名于伐而不名于卒。故謂知以傷卒死爲伐名。張本疏云。伐名知傷而反卒。誤讀。按穀梁傳云。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其以伐楚卒。穀梁無保辜義。亦以經名卒間無事。故如此解。○注知傷至至舍。○舊疏云。名者。卒爵之稱。今于伐已名。知其見傷而反。其卒仍繫巢。故知被傷反。未至於舍止之處而卒也。○注巢不至論之。○巢不坐殺。卽上注云。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也。後見辜者。對上七年言之。故言復也。辜內云云者。舊疏云。正以過國假塗。賓客之謙謹。重門設守。主人之恒備。今吳人無禮。凌暴巢國。若不與殺。開衰世諸侯。得使縱橫。巢無禦備。而殺人之君。若令舍之。又脫漏其罪。是以何氏進退目之。若以殺論。巢君合絕。若以傷論。貶黜而已。按此卽穀梁之非巢不飾城而請罪義也。然巢君無坐殺傷理。殺吳子者。亦非巢君。舊疏誤。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注〕甯喜爲衛侯衍弑剽。不舉行弑剽

者。諛成于喜。〔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辛卯。月之八日。史記世家剽作秋。繁露隨本消息云。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者。諛成于喜。謂此及上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也。殺亦弑之誤。彼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注甯喜至于

喜。○甯喜爲衍弑剽事。見下二十七年傳。舊疏云。喜若爲衍弑剽。春秋舉重。宜書衍弑。今書喜者。正由諛成于喜故也。是以下二十七年傳。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是諛成于喜文也。按左傳。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世家謂虜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在齊。如晉。晉爲伐衛。誘與盟。衛虜公會晉平公。平公執虜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與公羊左氏義皆不合。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注〕衍盜國林父未君事衍言叛者林父本逐衍衍入故叛衍得誅

之猶定公得誅季氏故正之云爾〔疏〕

注衍盜至誅之○舊疏云正以凡言叛者臣盜士之辭故如此解林父逐衍者在十四年左傳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

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衍出奔已絕故復入為盜國下營衛侯衍名是也○注猶定至云爾○舊疏云昔林父逐衍衍得誅之季氏不逐定公而定公得誅季氏者正以昭公是父子一體榮辱同之季氏逐昭公故與定公得誅之也知如此者正以定元年實霜殺菽何氏云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為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為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是也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又有甲午月之十一日

此諛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注〕据齊陽生至陳乞家時書入于齊不書復歸復歸者

入無惡文〔疏〕

注据齊至復歸○即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傳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大夫不得已皆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是也彼書入故据以難○注復歸至惡文○桓十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

惡是也

惡剽也〔注〕主惡剽衛侯入無惡則剽惡明矣〔疏〕

注主惡至明矣○正以剽寡不見故於衛侯之入不書入見之非與衍主惡剽也

曷為惡剽〔注〕据齊陽生不書歸惡舍〔疏〕

注据齊至惡舍○哀六年傳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

欲立之則臣請立之下又曰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明舍立不正嫌陽生之篡無罪宜奪復歸惡舍故据以難

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注〕凡篡立

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設禍故惡以為戒也篡

重不書反惡此者因重不得書故得惡輕亦欲以見重〔疏〕

注凡篡至戒也○舊疏云正以有繼及之道故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若以昭穆言之違於公

子故曰尤非其次也昭穆既遠又無賢德是以衛人未有說之者按衛世家云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廢公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以服屬至近推之亦當成公之孫故尤非其次也俞氏懋公羊平議云未當作未隸書未未二字潤蒼頡廟碑以化未造未造即未造也是其證說當讀如本字乃言說之說非喜說之說也未無也未有說也謂無說也蓋使剽以次當立則其立於是也尤為有說乃剽則公孫也於昭穆遠矣故曰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俞義亦通○注篡重至見重○即謂不書剽立義也重不得書義具見下傳

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注〕據衛人立晉〔疏〕

注據衛人立晉○見隱四年通義云據晉繼弒而立剽逐君而立其

事異知非蒙託始省文故問其義

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

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日者起甯氏復納之故出入同文也甯喜弒君而衛侯歸則甯氏納之明矣以歸出奔俱日知出納之者同衛侯歸而孫氏叛孫氏本與甯氏共逐之亦可知也名者起盜國

盜國明則復歸為惡剽出見矣〔疏〕

注欲起至明矣。○正以衛侯失衆出奔，故惡之。嘗名見絕也。通義云：春秋之於衛，剽兩無所與，故曰衛侯入于陳儀。又正甯喜之弑，而衛之失德見。曰衛

侯復歸于衛。又正孫林父之叛，而剽之竊國亦見。古者貴戚之卿，君有大故，反復諫而不聽，則易位，向使孫甯之謀，果以義勸，為社稷之大計，剽次當立。又有令德君子，且醇乎惡，衛侯明於惡剽之說，則為臣者，敵明於惡，衛之說，則為君者，懼。范武子曰：衛實與弑，故錄日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弑者，言辛卯弑君，甲午復歸，是待弑而入，故得速也。○注日者至知之。○上十四年，書已未，衛侯出奔。注日者為孫氏甯氏所逐，甯氏復納之，出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此亦日，是出入同文，明相起也。春秋之例，歸與復歸例時，此出納日，故解之。甯喜弑而衛侯歸，衛侯歸而孫氏叛，亦出納皆由甯孫，則與出不與納明矣。○注名者至見矣。○正以諸侯不生名，書名皆絕。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何以名絕。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不得書葬，與盜國同義，失衆出奔，合絕土地，非所有，今復入據，故坐以盜國罪也。書名盜國已明，更書復歸，見無惡，知非為惡剽出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疏〕

通義云：獨鄭見名氏者，起本常言晉趙武也。左曰：趙武不書，魯公也。此著明大夫不敵君之義也。晉之貴卿，猶不得敵公，則良

霄不嫌矣。左傳本有作晉侯者，左傳校勘記：宋本、宋殘本、瀆熙本、岳本、足利本、侯作人，不誤。石經此處剽缺，今依訂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疏〕

穀梁作世子座，同音假借也。呂覽長見篇：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畢氏沉曰：座，舊作痤，與魏策同。

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注。瘞有至書葬。○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及枉殺世子者。皆不書葬。以明其合絕。是以申生無罪。不書獻公之葬。至昭十一年。經云葬宋平公者。正以瘞有罪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宋公殺其世子。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似不以瘞有罪。蓋瘞罪克。故其罪尙微。故不去世子也。舊疏又云。鄭伯克段于鄆。有惡逆去弟。瘞。今若有罪。仍言世子者。正以段有當國之罪重。故如其意。貶去其弟。仍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惡逆。今瘞罪微。不足去世子。但是合罪之科。故得存其葬矣。然則瘞罪微。平公殺之已甚。故董生如彼云也。

晉人執衛甯喜。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注〕 據甯喜弑君者。稱人而執。非伯討。〔疏〕

注據甯至伯討。○正以倍

四年傳云。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甯喜弑君賊。合執。今晉稱人。故據以難。

不以其罪執之也。〔注〕 明不得以為功。當坐執人。〔疏〕

通義

云。孫林父以戚叛如晉。晉黨於孫氏。而為之執喜。故曰不以其罪。○注。明不至執人。○正以執不當罪。故坐專執也。此與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舒文同義。異甯喜夏徵舒皆弑君賊。法所必討。執之皆不合稱人。晉執甯喜不以罪。則不與其執楚。則實與文不與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壬午。月之二日。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疏〕

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經傳皆無大克文。董生蓋以意言也。

葬許靈公。

公羊義疏六十

襄二十七年
盡三十一年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

宋〔疏〕

左氏穀梁孔瑗作孔奐。奐瑗聲相近。繁露隨本消息云。其明年楚風建會諸夏而張中國。謂伐鄭之明年也。彼下云。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疏〕

穀梁臆作專。省文也。鱣字子鮮。當作專。為正。左氏昭二十一年傳。乃見鱣。設諸焉。此二十九年傳云。於是使專諸刺僚。

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刺客傳。漢書古今人表。吳越春秋。新書淮難篇。鹽鐵論勇篇。並作專諸。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鱣曷為出奔晉〔注〕据與射姑同〔疏〕

注据與射姑同。○文

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注。据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此据與彼同也。

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

殺甯喜出奔〔注〕据非同姓。〔疏〕

注据非同姓○承上注据與射姑同問也

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

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注〕黜猶出逐。

〔疏〕

衛世家云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答三百乃歌之以怒孫文子報獻公文子遂攻出獻公是甯

殖雖怨獻公而攻出獻公則孫氏也○注黜猶出逐○廣雅釋詁黜去也國語周語王黜翟后注黜廢也說文黑部黜貶下也是年左傳何以黜朱於朝注黜退也

我卽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卽作則按卽猶

若也莊三十二年傳寡人卽不起此病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三年傳爾卽死言爾若死也漢書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是也卽則亦通王莽傳則時成創注則時卽時是也

女能固納公平。〔注〕

固猶必也喜者殖子殖本與孫氏共立剽而孫氏獨得其權故有此言。〔疏〕

注固猶必也○國策秦策王固不能高注固必

也又齊策固不求生也注固必也呂覽本味固不獨又任數云其說固不行高注皆云固猶必也左傳桓五年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亦謂必將先奔也○注喜者至此言○衛世家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殖與孫氏共立剽也彼又云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又云甯喜與孫林父爭權明孫氏獨得其權故甯與爭也

喜曰諾。〔疏〕

上二十年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

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是年左傳又曰右宰穀曰得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

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作子苟欲納我諸本脫欲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泮官書本春秋集傳釋義皆作子苟欲納我

吾請與子盟〔注〕

盟者欲堅固

喜意

〔疏〕

二十六年左傳子鮮不獲命於敬嬖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蓋卽所欲盟辭也故注謂欲堅固喜意

喜曰無所用盟〔注〕時喜見

獻公多詐欲使公子鱄保之故辭不肯盟曰臣納君義也無用爲盟矣〔疏〕

經傳釋詞云所語助也無所用盟無用爲盟也

昭二十五年傳君無所辱大禮言君無辱大禮也禮記檀弓君無所辱命成二年左傳君無所辱命義皆同○注時喜至盟矣○左傳又云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嬖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明獻公多詐也辭曰臣納君義也云云蓋何氏以意言之

請使公子鱄約之〔注〕喜素信鱄以爲鱄能保獻公〔疏〕

注喜素至獻公○左傳又云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

必敗故公使子鮮

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

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疏〕

卽左傳所謂使子鮮爲復也

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繫

〔注〕繫馬絆也〔疏〕

注繫馬絆也○釋文羈繫本又作馬成二年左傳韓厥執繫馬前注繫馬絆也廣雅釋器繫絆也莊子釋文引三蒼云繫絆也詩小雅白駒繫之維之傳繫絆也周頌有客言授之

繫。繫，絆也。說文馬部：馬，絆馬。从馬，口其足。引左傳：韓厥執馬前，或从糸，執聲。作繫。莊子馬蹄云：連之以羈馬。釋文：馬，司馬，向。崔本並作纒。崔云：絆前兩足也。羈者，廣雅云：羈，勒也。說文：羈，馬絡頭也。或作羈。經傳省作羈。釋名：釋車：羈，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

執鈇鑽〔疏〕

史記范雎傳：臣之胸不足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斧鉞，即鈇。樞質，即鑽。彼注云：樞，莖樞也。質，莖刀也。分爲二，矢之。禮記中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王制：賜鈇鉞，然後殺。鈇者，有刃之物。鑽則所以藉者也。周

禮：圍人職，射則充樞質。杜子春讀爲齊人鈇樞之樞。圍人所習，故使充之。言圍人養馬，以鈇斬芻，乃其職也。漢掌畜官斫莖，卽此。爾雅釋器：樞謂之棲。孫炎曰：樞，斫木質也。詩大雅公劉箋：鍛石所以爲鍛質，蓋質也。樞也，鑽也，一物也。其質或以石，或以金，或以木。詩箋云：質以石爲之，後世之砧，卽其遺制。故爾雅釋文：樞，木或作砧。謝惠連詩：樹高砧響發，擣衣所用。古詩：藁砧今何在，是也。或作碩。說文：柱下石是也。爾雅之樞，當以木爲之。詩殷武：方斲是虔。箋引雅訓解之云：正斲于樞上，是也。若鈇鑽連稱者，當以金爲之。史記張蒼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注：質，樞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質，皆是。蓋凡藉物者皆可得質名，爲取其體堅固，乃克受斧斤之施，故引申之。雖木跌柱足，皆得此名也。玉篇：鈇，鑽砧也。從君東西南北，則

是臣僕庶孽之事也〔注〕

僕，從者。庶孽，眾賤子。猶樹之有孽生。

〔疏〕

注僕從者。○廣雅釋詁：僕，使也。詩小雅正

月，并其臣僕。箋：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蚤第十，賈子服疑。僕亦臣禮也。文選注引廣雅云：僕，謂附著於人。○注庶孽至孽生。○說文：子部，孽，庶子也。漢書吳王濞傳：故庶子悼惠王。注：孽亦庶也。史記呂不韋傳：子楚秦諸孫孽。索隱：非嫡正之子曰孽。漢書賈誼傳：庶人孽妾。注：孽，庶賤者。禮記玉藻：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爲枿。枿，聲之誤。枿，卽孽。廣雅釋詁：孽，餘也。後漢書虞延傳：孽，伐木更生者也。書盤庚：若顛木之有由孽，是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

庶孽之所敢與也〔注〕

注：縛見至敢保。○上二十六年左傳：子鮮對欒。曰：君無信，臣懼不免。又右宰穀曰：我請使焉。

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亦謂其多詐不可保也。故又曰：子鮮在何益。

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

氏。凡在爾。〔注〕欲以此語迫從，令必約之。〔疏〕

校勘記云：非甯氏與孫氏，唐石經原刻下有也字，後磨改重刻刪去，故次行九字。按紹熙本亦無也字，此

獻公激之辭也。

公子鱣不得已而與之約。〔疏〕

通義云：左氏述其約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已約歸至，殺甯喜。

〔注〕獻公歸至國，背約殺甯喜。〔疏〕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

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是獻公但恐不克爾，其患之時已背約矣。故何氏云：然通義云：殺甯喜不以討賊之辭者，獻公之大夫與里克同義。

公子鱣挈其妻子而去。

之。〔注〕慙恚不能保獻公。〔疏〕

注：慙恚至獻公。○說文：心部，慙，愧也。又，恚，恨也。玉篇：恨，怒也。左傳曰：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

鱣實使之，遂出奔晉。通義云：既愧負甯氏，又以獻公淫刑無信，見幾而去。

將濟于河，攜其妻子。〔注〕攜，猶提也。〔疏〕

校勘記云：攜，鄂本，閩監本同。唐石經攜作

攜。毛本作挈。注同。係臆改。按紹熙本亦作攜。○注：攜，猶提也。○廣雅釋詁云：攜，提也。淮南覽冥訓：相攜于道。注：攜，引也。說文手部：攜，提也。

而與之盟。〔注〕恐乘舟有風波之害，

己意不得展，故將濟豫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味雉彼視。〔注〕味，割也。時

割雉以爲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傳極道此者。見獻公無信。刺縛兄爲疆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皆爲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不爲君漏言者。卽漏言當坐殺大夫。不得以正葬。正葬。明喜有罪。

〔疏〕

左傳。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注。怨之深也。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注。昧割也。○釋文。昧。舊音。刎。亡粉反。一音未。又音蔑。割也。按。昧無割義。釋文音刎。當作昧。从未得聲。未勿同音。荀子。疆國云。是猶欲壽而刎頸也。一切經音義。刎。古文。刃。同音。義又引字略。斷首曰刎。刎。割也。今人猶謂自刎爲自抹。蓋卽刃也。亦作物。方言。物。離也。吳越曰物。陸音亡粉反。不知昧有刎義。不必有刎音也。又音未。未當作末。又音蔑。二音皆是也。集韻引字林。抹。撥滅也。莊十二年傳。側首曰撥。抹。昧同音。亦得有割義。○注。時割至彼矣。○戰國策。齊策云。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後世有相攻者如此。說苑奉使篇。齊魯之先君。相與剗羊而約曰。後世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舉若此。皆與此同。是盟也。而兼詛矣。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卒出緘。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又詩小雅。巷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蓋詛性不定。惟便所宜。孔疏謂詛用一牲。故此用雉也。○注。傳極至大忠。○正以獻公出奔。終爲甯納。知縛不能救也。移心事剽。背爲姦約。未知何指。甯氏得罪二君。殺不爲過。特獻非殺甯之人。故爲小負。縛棄絕大倫。經守小信。春秋所不與也。新語十一云。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縶出奔晉。書縛絕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信。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屨而食。不明之效也。而穀梁傳謂專之去合乎春秋。彼注引何君廢疾云。甯喜小

弑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鄭釋之曰。甯喜雖弑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甯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劉氏逢祿。難曰。甯喜之殺。不去大夫。與里克同文。惡獻公之盜國。非惡其背約也。專於獻之未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入也。又與喜約。共弑。至喜執殺。乃徒執其輕信之信。以暴君兄之過。經書出奔。以爲是喜之黨而已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穀梁子亦云。盟誼不及三王。春秋繼三王而撥亂。豈其重盟約乎。既云專爲喜黨。又以微子去紂例之。儼不於倫。莫此爲甚。○注不爲至有罪。○文六年傳。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君漏言。當坐殺無罪大夫。故去葬。而晉襄書葬者。以殺在葬後故也。此獻公書葬。明甯喜非無罪見殺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巳。月之六日。

曷爲再言豹。〔注〕据盟于首戴不再出公。〔疏〕

注据盟至出公。○舊疏云。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是也。

殆諸侯也。〔注〕殆。危也。危諸侯。故再出豹。懼錄之。〔疏〕

注殆危也。○禮記大學。亦曰殆哉。注殆危也。論語爲政。多見闕殆。包曰。殆危也。說文夕部。

也。曷爲殆諸侯。〔注〕据首戴不殆。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注〕衛侯衍不信。而使惡臣石惡來。故深爲諸侯危。懼其將負約爲禍原。先見此者。衍負縛殺。

喜得書葬。嫌於義絕。可欲起其小負。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方再出豹也。石惡惡者。下出奔是也。

〔疏〕

左傳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往。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是石惡為甯喜黨與。故曰惡人之徒也。繁露隨本消息云。石惡之徒。聚而成羣。則不止石惡一人。劉氏解詁箋云。何

以殆諸侯。自是晉弱楚強。諸侯奔走夷狄也。日者。惡楚詐也。惡人之徒。如蔡公孫歸姓。陳孔瑗。鄭良霄皆叛臣。非止石惡也。○注衛侯至禍原。○通義云。殆者。不信之辭。獻公無信。又使其惡臣甯喜之黨來。良霄孔瑗。後亦皆弑君者。而諸侯之大夫。雜夷楚之使。相與結盟。反覆無信。故為內危錄之。而再言豹也。義較備足。○注先見至小負。○獻公書葬。見下二十九年。再書豹殆諸侯。以起獻公小負故也。○注會盟至豹也。○即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為重。不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以再書豹故也。解詁箋云。豹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曰諸侯之大夫。先目而後凡也。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殆諸侯也。通義云。會盟一地。不舉重者。此楚與中國爭伯之始。亦危錄之意。亦通。○注石惡至是也。○即下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是也。出奔故知為甯也。黨

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后閭殺吳子餘祭。蔡世子般弑其君。莒人弑其君

之應。〔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乙亥朔。據歷為十一月。左氏傳作十一月。是也。傳云。辰在申。司厯過也。再失閏矣。此則左氏之誣。閏在前年。故此年申戌之月。皆乙亥朔。若如左氏刪去前閏。則為未酉月之朔。非辰在申也。姚秦

時姜爰作三紀甲子麻。亦謂考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為再失閏。譏傳為違謬。長麻曲附左氏。而於此年十一月後。頓置兩閏。更為無稽。竊意古厯經歲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小餘成日。至四年而增為六十六者。為閏年。二十六年。小餘已成日。

至二十七年小餘不滿日。法九月朔爲乙亥。不應三月類大十一月仍爲乙亥。故傳以爲再失閏。所謂閏者。卽新法之閏年。別於整年而言也。三統誤會傳文。而以魯歷爲失閏。月于前。故以傳之十一月爲九月耳。卽謂時歷失閏。則此年之十一月爲十二月。如經所書。不得係乙亥朔爲十一月。既係十一月。是傳已增閏於前。以正時歷之失。杜氏又胡緣於左氏所增之外。更增一閏乎。又按律歷志。劉歆說云。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又曰。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歲。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劉以傳作十一月。故云司歷以爲在建戌。經作十二月。故云史書建亥。辛亥。僖公五年。爲孟統五十三章首。故曰距辛亥百九歲也。○注是後至之應。○卽下二十九年。閏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也。鄂本后作後。紹熙本同。當據正。校勘記云。釋文。閏殺。下音弒。此二弒字。亦當作殺音。因上有釋文。故作殺。此無釋文。故作弒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禮義將大絕滅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於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閏弒吳子。蔡世子般弒其君。莒人亦弒其君。而庶子爭。劉向以爲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閏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仍見戒也。後齊崔杼弒君。宋殺世子。北燕伯出奔。鄭大夫自外入而篡位。指略如董仲舒。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注〕豹羯爲政之所致〔疏〕

成元年無冰注云。尙書曰。舒恆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此與彼同。○注豹羯至所致。○舊疏

云。偏指豹羯者。正以數年以來。專見豹羯之事。明是時豹羯用事也。卽上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仲孫羯侵齊。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以下于宋。下文秋。仲孫羯如晉。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以下。城杞之屬是也。按成元年指季孫行父專權所致。此時不見季孫用事。故斥叔仲也。五行志中之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以爲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餘年。因之以饑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從

楚心不明善惡之應。董仲舒指略同。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與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疏〕
通義云：甯喜之黨。

邾婁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注〕公方久如楚，先是豫賦于民之所致。〔疏〕

注：公方至所致。校勘記云：鄂本久作欲。此誤。舊疏云：卽下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

年夏五月公至自楚，是也。按如疏義，似舊疏本作久也。五行志申之上，二十八年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與何義微別。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疏〕

注：如楚至狄也。卽此及昭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論語八佾云：夷狄之有君，不如

諸夏之亡也，故危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注〕靈王〔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有甲寅月之二十六日

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朞月

明朞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疏〕

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年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明年諸

夏之君朝于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為侵奪而願隆盛強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五年中國內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小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二君弑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封劫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衍據陳儀而為諛林父據戚而以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何氏無與楚子昭義蓋嚴顏之異也○注乙未至月也○通義云閏者積月之餘日而附於前月故不更繫月與壬申同例經義述聞云謹按杜氏春秋長厯明年閏八月則是年不當有閏月且長厯是年十二月甲寅為十二月十七日明年二月癸卯為二月七日若十二月後有閏月則癸卯當在明年正月不得在二月矣何說非也乙未當為己未甲寅為二月十七日則己未當為二十二日己與乙字形相似故已誤作乙左氏經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並作乙未乙亦己之誤也按杜氏之厯不可通於何氏若皆改經遷就則無不可通之書矣○注葬以至數閏○釋文非朞云本又作朞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略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大功以下以月計則數閏故葬亦數月亦計閏也其卒不書閏者三年間云至親以期斷故取非也朞三年皆以年計故不數閏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卒在閏者閏為前月之餘即繼前月計之非此不數也通典禮云晉簡文帝崩再周

前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按左氏春秋經。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其閒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尙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數者。沒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舍之論。時有不同。惟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也。唯魯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後。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證。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爲然。朝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通。且喪宜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當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而然。蓋隨時之變耳。劉遵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夔議云。中宗肅宗。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尙爾。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苟司徒亦以閏薨。苟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苟名德相繼。習於禮學。故號爲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按周官左氏傳所書。自是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爲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謂。不惟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閏。蓋遠日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爲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議者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邱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于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爲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變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伸。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祥禭。咸用遠日。斯所以卽順人情。因可伸之愚。故數年則沒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祥用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宜從重。古今所同。詳

尋禮例。謂此爲允。太常丞殷合議。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尙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十八日爲忌。閏月晦而祥。尙書右丞戴謚議。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爲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練祥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不可以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又復延月耶。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考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明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爲節文。不專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在三月。喪紀無違。順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則數。於祥則否。用舍二義未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爾。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耶。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巽同。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爲閏之日。考較經傳。未之詳耳。商探尋便爲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值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按此議極爲平允。宋書禮志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爲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爲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期之義。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尙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是也。通典又引鄭襲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爲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

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邪。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者曰。忌日之感。終身之感。罔極之恩。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遇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臣恬議。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以宿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甯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茲言之。可不謂兩月耶。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正周而除。於禮爲允。會稽內史郗愔書云。省別書。并諸議。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恐祥忌異月。於理不安。十三月祥。二十五月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遭艱。便當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尚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則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非本於厯數。苟本乎厯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合閏宜一。且齊衰之制。遇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遇爲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爲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者。將非其喻。至於凶事尙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卽申物情。務從其遠。若理例坦然。豈得不循成制。以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旣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卽復進退致闕。尙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卽吉。按譙王恬。郗愔論。皆正范說謬妄。謝攸。孔粲。劉遵。鄭襲。劉耽。殷合。皆似理而非也。隋書禮儀志。牛宏撰儀禮。定制三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得其宜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何言乎公在楚。〔注〕据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疏〕

注据成至不書○即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知正月時公在晉明矣。

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

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為臣子危錄之。〔疏〕

鹽鐵論和親篇。春秋存君在楚。繁露王道云。正月公在楚。臣子

思君無一日無君之義也。又云。觀乎在楚。知臣子之恩。穀梁以為閔公。非其義。○注正月至存之。○類聚引白虎通云。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首意氣致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贄而朝賀其君。續漢志注引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朝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沒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注在晉至錄之。○御覽引考異郵云。襄公朝于荆土。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著溼。多霍亂之病。蓋亦在危限也。成十一年在晉不書。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三年。書公在乾侯者。彼注云。閔公運潰。無尺寸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明臣子當憂納之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疏〕

穀梁傳。公至自楚。喜之也。注。凱曰。遠之蠻國。喜得全歸。

庚午。衛侯術卒。

閹弑吳子餘祭〔疏〕

此及左傳釋文作閹殺。左氏唐石經亦作殺。公羊石經及板本作弑。殺梁音義亦作弑。曲禮正義引左傳亦作殺。與石經同。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閹弑吳子餘祭。盜弑蔡侯申。陸氏皆譌其殺吳

子也。蔡侯也。不曰其君者。閹者刑人也。盜者賤人也。刑人賤人。非君所近。不使得君。其君者。於凡弑君者也。其為弑則同。故雖刑人賤人。未有無君者也。經譌殺。是與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盜殺衛侯之兄縶。盜殺陳夏區夫。書法何異也。是不亦使於亂臣賊子。刑人賤人之賊其君。且藉口於春秋不書弑哉。豈聖人正名之意哉。

閹者何。門人也。〔注〕守門人號。〔疏〕

注守門人號。○禮記祭統云。閹者。守門之賤者也。又檀弓。閹人為君在弗內焉。注。閹人。守門者也。周禮秋官序官。閹人。注。閹人。司昏

晨以啓閉者。說文門部。閹。常以昏閉門。隸也。杜云。閹。守門者。穀梁傳。閹。門者也。

刑人也。〔注〕以刑為閹。古者肉刑。墨、劓、臠、宮。與大辟而五。孔

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偽多。〔疏〕注以刑為閹。○周禮閹人注。又

云。刑人墨者。使守門。用掌戮職文。彼云。墨者。使守門。別者。使守圜。故閹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圍游亦如之。是守門守圜。皆用刑人。統謂之閹也。左傳莊十九年。載鬻拳自刖。楚人以爲大閹。明諸侯閹人亦用刑人矣。○注古者至而五。○白虎通五刑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臠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又云。墨者。墨其額也。劓者。劓其鼻也。臠者。脫其臠也。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謂死也。書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臠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書序以爲訓。夏贖刑。蓋夏初制也。周禮司刑職。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較之夏制。則重刑多而輕刑少矣。舊疏引元命包云。墨劓臠之屬各千。臠辟之屬

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與書同。惟臙刑異。舊疏引鄭駁異義云。臙陶改臙爲荆。呂刑有荆。周改荆爲臙。孔子爲春秋。採摛古制也。說文骨部。臙。剝骨也。脫其臙。謂鑽傷其剝骨。荆者。說文足部。跣。跣斷足也。舊疏云。何氏必言古者肉刑者。漢文帝感女子之訴。恕倉公之罪。除肉刑之制。故指肉刑爲古矣。○注孔子至僞多。○舊疏云。孝經說文。校勘記云。鄂木漸作斬。誤。白虎通五刑云。傳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明刑。應世以五。周禮保氏疏。以爲鈞命決文。三王明刑。司圜疏引作肉刑。義與此同。易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卽三皇設言。民不違也。初學記引書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漢書武帝紀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臙者以墨蒙其臙處而畫之。犯宮者履襪屏。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書鈔引書傳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阜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臙者以墨蒙其臙處而畫之。犯大辟者衣無領。白帖引書傳又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是也。舊疏引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注純。緣也。時人尙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中刑雜屨。履也。又曰。下刑墨幪。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蓋并注文引之。又曰。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以居州里。而民恥之。亦書傳語。御覽引慎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纒當劓。以非屨當則。以艾鞮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周禮疏引孝經緯云。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所說大同小異。皆以唐虞象刑也。故周禮司圜注。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是也。荀子正論。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漢書刑法志。禹承堯舜之後。日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也。違與機韻。加與多韻。舊疏云。三皇之時。天下醞粹。其若設言。民無違者。是以不勞制刑。故曰三皇設言。民無違也。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疾如機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畫猶設也。三王之時。劣薄已甚。故作肉刑。以威恐之。言三王必爲重刑者。正揆度其世。以漸欲加而重之。故曰揆漸加也。當時之人。應其時世。而爲黠巧。作姦僞者。彌多于本。用此之故。須爲重刑也。疑皆宋均注語。故云云之說。備在孝經疏。蓋孝經注也。

刑人則曷爲謂之閹〔注〕据非刑人名。刑人非其

人也。〔注〕以刑人為關，非其人，故變盜言關。〔疏〕

注以刑至言關。○穀梁傳曰：寺人也，不稱名姓，關不得齊於人。禮記祭統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故曰以

刑人為關，非其人也。舊疏：刑人弑君，正合書盜。哀四年盜殺蔡侯，申下傳云：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罪人也是其刑人弑君正合稱盜之文。按此稱關者，戒人君以刑人為關，故變盜言關。繁露順命云：皆絕首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關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是也。惠氏春秋說云：不稱盜而稱關何也？周禮：墨者使守門，則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別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皆刑人焉。守門謂之關，左傳謂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關，明非刑人乃俘囚，安知其非諱也。故春秋備書之以為戒云。俞氏懋公羊平議云：弟子問曷為謂之關，則當曉以書關之故。按二十三年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非其人，與非其大夫，文法一律，義亦常同。文十六年傳：賤者窮諸人，則此刑人正宜書人，不書人而書關者，以非其人也，非其人，謂非吳人也。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關，使守舟，則此刑人乃越人，若書曰吳人弑其君，失其實矣。又在吳國，非自外來，不得從邾婁人戕鄆子之例，故如其實書之曰關，且因以為人主近刑人之戒。何氏誤據哀四年傳，而於非其人句不得其解。按何意以刑人非其人，謂刑人非可為關之人也，故特書關示戒，足答弟子之問，不必如非其大夫一例解也。獲俘語出左傳，未知公羊同否，非士不得稱人以弑，穀梁所謂不得齊諸人者也。何解正合傳意。

君子不

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關，由之出入，卒為所殺，故

以為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

〔疏〕

校勘記：唐石經原刻無則字，後磨改增之。繁露王道云：關弑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鹽鐵論周秦云：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殞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焉。公羊問答云：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禮墨者使守門何也。

曰祭統云。闢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謂夏殷時。然則春秋用四代之禮。不獨用周禮。故不同。通義亦云。祭統注以爲夏殷時。若然。墨者使守門。周公制禮如是。但王政與世隆汙。情變黜僞。則防姦遠患之道益密。故春秋因此事而著不近刑人之戒。亦變周從殷之一端焉。按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注爲怨恨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漢書蕭望之傳。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又後漢書曹節傳。吳使刑人。身遭其禍。是也。○注刑人至爲戒。○舊疏以不自賴。猶言不自重。穀梁傳。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遜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開弒吳子餘祭。仇之也。用以爲闢。由之出入。是狎敵。邇怨也。故著爲戒。○注不言至其君。○曲禮疏引白虎通云。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境。墮不毛之地。與禽獸爲伍。禮記玉制云。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放生也。注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調恤也。虞書曰。五流爲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別者使守圉。髡者使守積。是周禮說與春秋禮。今文家殊也。穀梁傳。不稱其君。開不得君其君也。不言其刑。故不繫國稱。吳開也。正以不齊諸人。絕君臣之義故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

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注〕書者杞時微善能成王者後。〔疏〕舊疏云。左氏經。世叔齊作太叔儀。今本左氏。大亦作世與公穀

同。左氏經。莒人下脫邾人二字。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注書者至者後。○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六

夫能同恤災危，故曰變之正。何氏不曰大夫義或同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善諸侯，城之復貶者，諸侯自閔而

城之，非杞能以善道致諸侯。〔疏〕

注貶稱至諸侯，〇僖二十七年杞子來朝，注杞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正以杞本公春秋新周故宋，黜杞為小國，稱伯，莊二十七年，齊杞伯來朝，是也，今稱子。

以其危弱不能自城，危宗社，當坐，故貶從子也。春秋伯子男一也，得為貶者，爵位雖同，名號究異，故僖二十三年注，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彼亦以為徐莒所脅，故以其一等貶之，稱杞子卒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据向之會稱國。〔疏〕

注据向之會稱國，〇即上十四年季孫宿

叔老會晉士匄以下會吳子向是也。

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注〕据聘不足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荆人來聘

是也。〔疏〕

注据聘至是也，〇莊二十三年，齊荆人來聘，是也。

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

子同母者四。〔注〕與并也。并季子四人。〔疏〕

史記刺客傳光之父曰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即謁。

季子

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疏〕

刺客傳。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弟。欲卒致國季子札。

謁曰。今

若是。迨而與季子國。〔注〕迨起也。倉卒意。〔疏〕

注迨起也。倉卒意。○說文是部。迨。迨起也。孟。子公孫丑篇。今人乍見孺子。乍亦倉卒意。

季

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注〕迭猶更也。〔疏〕

注迭猶更也。○小爾雅廣詁迭更也。

太元元文。陰陽迭循。注迭更也。廣雅釋詁迭代也。易說卦傳。迭用剛柔。注迭遞也。代遞皆更義也。

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疏〕

吳越春秋一。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

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禮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季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季札。臣誠耕于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較此及史記為詳。授位季札之意。蓋起於壽夢。成於諸樊也。故吳世家云。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是也。

故諸為君者。

皆輕死為勇。〔疏〕

吳越春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舊疏云。或輕其死。或為勇事。即餘祭不遠刑人。謁為巢門所殺是也。

飲食必祝。

〔注〕祝。因祭祀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疏〕

注祝因至是也。○論語鄉黨文。校勘記云。古論語作瓜祭。魯論語作必祭。何氏今文之學。當引作必

祭。又曰。何氏於尙書多用伏生之學。於論語不可必其用魯也。臧氏鋪堂拜經日記云。古論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公羊傳注引瓜祭。按何邵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卽兼通古學。義當全引。必不從瓜祭而止。此蓋用魯論必祭之文。以證傳中飲食必祝。疏家不能詳其所出。後人誤據今本論語改之。按臧說是也。李氏惇學經識小云。必字从八。弋。篆文作胤。與爪相近而誤。飲食必祭者。周禮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擣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皆言祭食之禮。皆出少許。置之籩豆之間。或上豆。或醬醢之間。然玉藻云。唯水漿不祭。注。水漿非盛物。此引論語疏食菜羹。至微至薄亦祭。明凡飲食必祭也。禮運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所爲祭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故也。雜記。孔子言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蓋主人謙辭。論衡祭意篇。南史顧憲之傳。皆引此爲孔子語。

曰。天苟有吳國。〔注〕猶曰天誠欲有吳國。

當與賢弟。〔疏〕注猶曰至賢弟。○舊疏云。言天誠有吳不滅。我當將國與賢弟也。

尙速有悔於予身。〔注〕尙猶努力。速疾也。悔。

咎子我也。欲急致國于季子意。〔疏〕

說苑至公云。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死。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

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與此大同。舊疏云。成十七年左傳。晉士燮祈死。何氏膏肓云。休以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若周公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夭。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今此謁等亦自祈死。而得難左氏者。公羊此事。直言謁等愛其友弟。致國無由。精誠之至。而願蚤卒。遂忘死不可祈之義。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之類。豈言謁等祈得死乎。而謁及餘祭之死。或入集之門。或閻人所殺。抑亦事非天眷也。豈如左氏以果死爲信然。故得難之。按舊疏通達融洽。○注尙猶努力。○說文八部尙會也。

庶幾也。詩王風兔爰云：尚無爲箋云：尚庶幾也。漢書敘傳：尚粵其幾。注：尚庶幾也。願也。皆與努力義近。○注速疾也。○周禮考工記：無以爲蹙速也。注：速疾也。禮記檀弓：豈若速反而虞乎。注：速疾也。爾雅釋詁：蹙，速也。郭云：速亦疾也。呂覽辯士云：弱不相害。故蹙大注：蹙，疾也。蹙爲速之縮文。見說文。亦訓疾。○注悔咎予我也。○賈子客經云：悔者凶也。凶咎義同。爾雅釋詁：予我也。白虎通號篇：予亦我也。予訓我者，余之借也。

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注〕

故迭爲君。〔疏〕

在上二十五年。

餘祭也死。夷昧也立。〔疏〕

餘祭死見上。

夷昧也死。則國宜之。

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疏〕

舊疏云：在昭十五年。史記刺客傳：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越春秋：一餘昧立四年卒，欲傳位季札。

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請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爾。遂逃歸延陵。通義云：不在曰亡。按史記諸書，皆謂季札逃亡。此云使而亡，下云使而反，蓋託使而亡爾。

僚者長

庶也。卽之。〔注〕緣兄弟相繼而卽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己之是，揚兄之非。

故爲之諱，所以起至而君之。〔疏〕

通義云：卽之卽位也。○注緣兄至卽位。○昭二十七年左傳：我王嗣也。彼疏引服云：僚者夷昧之庶兄。用公羊爲說也。經義雜記云：左傳二十七年杜注：光吳

王諸樊長子也。故曰我王嗣。疏引服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按吳世家：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何注公羊，皆以光爲諸樊子。此杜所據也。春秋正義及史記集解，並引世本云：夷昧生光。此服所據也。春秋正義又曰：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據。故杜以史記爲正。言王嗣者，言己是世嫡之長孫也。考諸樊兄弟四人，最後王者夷昧，則光云我王嗣，似當爲夷昧子。然史記云：光父先立。公羊傳云：從先君之命，則國宜

之季子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則爲王嗣者又宜是諸樊之子史記以餘昧之子爲僚服虔以僚爲夷昧之庶兄或據史記譏服氏亂父子之序然考公羊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後云僚者長庶也卽之然則謁等四人同嫡母所生僚年長於四人但庶妾所生耳與服義正合故何注云緣兄弟相繼而卽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己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諱是何氏亦以僚爲季子兄也又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弟兄相殺則季子口中明以僚爲兄矣故何注亦云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爲季子殺僚是也按以光而弑僚是以子殺父矣今季子爲僚報仇而殺光是父又殺子也故云父子相殺服氏既依世本又據公羊不得以爲非也又按說苑至公云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又云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亦以僚爲季子兄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採世本爲史記然亦有旁采諸國之書不與世本左傳合者今以左傳證之服氏之說是也襄三十一年傳吳屈狐庸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注云嗣君謂夷昧則光是夷昧之子審矣如光爲諸樊之子則左傳宜曰我亦王嗣也不當僅以王嗣爲言光卽諸樊之嗣子僚亦夷昧之長嗣既不兄終弟及則兄死子傳亦其常耳僚之立未爲不可光何不平之有故當以公羊爲正○注所以至君之○說苑政理云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禮記中庸云隱惡而揚善季子不欲揚君兄之惡故春秋緣賢者之心而爲之諱也僚得爲篡者季子不立光爲嫡子光當立也

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注〕不爲讓國者僚已得國無讓也〔疏〕

注不爲至讓也○校勘記鄂本無讓也作無所讓此誤世家謂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此傳似謂先時因使而逃蓋如魯季友如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同

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

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疏〕

舊疏云三君皆然故言凡凡者非一之辭

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

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監本烏改焉。按釋文作僚焉。云於虞反。本又作惡。音烏。蓋據此所改。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史記刺客傳：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必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嫡嗣。當立。吳越春秋又曰：光曰：札之賢也。將卒。傳付嫡長。以及乎札矣。及札爲使。亡在諸侯。未還餘味。卒國空。有立者。嫡長也。嫡長之後。卽光之身也。今僚何以代立乎。於是使專諸刺僚。〔注〕闔廬，謁之。

長子光專諸膳宰僚者炙魚因進魚而刺之。〔疏〕

注闔廬至子光。○何氏以光爲謁子。與史記杜氏同。說苑至公云：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

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僚何爲也。亦以光爲謁子。○注專諸至刺之。○舊疏云：吳語文昭二十七年左傳云：鱄設諸真。創於魚中。以進。史記注引服虔云：全魚炙也。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公子光詳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七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七首刺王僚。鉞交于匈。遂弑王僚。刺客傳：使專諸置七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七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吳越春秋又云：專諸曰：凡欲殺人者。必前求其所好。吳王僚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取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太湖學炙魚。光具酒請僚。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七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胸。胸斷臆開。七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說文口部：嗜。欲喜之也。耆蓋嗜之借。孟子告子：耆秦人之炙。亦作耆。炙者。說文肉部。炙。肉也。从肉在火上。詩小雅瓠葉傳：炕火曰炙。蓋以火炕魚食之也。而致國乎季子。〔疏〕

說苑篇名至公。又云：刺僚殺之。以位讓季

子。吳越春秋：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

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監、毛本弑改殺。按釋文作爾殺吾君。云申志反。注殺僚同。蓋此據所改。注中

則諸本皆作殺僚。紹熙本亦作弑。

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

相殺終身無已也。〔注〕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為季子殺僚。〔疏〕

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父子兄弟非一人。不得言終身也。身字

蓋因下終身不入吳國而衍。終無已者。終竟也。竟無已時也。檀弓曰。爾貴於人。終無已夫。莊子則陽篇。其可喜也。竟無已。呂覽知度篇。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文義悉與此同。昭二十七年疏引此。已衍身字。則不始於唐石經矣。新序節士篇。亦作終身無已。後人摺誤本公羊增身字也。○注兄弟至殺僚。○何意以僚為季子庶兄。光為札弑僚。是兄弟相殺。去之延陵。〔注〕延陵。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

越竟。〔疏〕

注延陵。吳下邑。○下三十一。年左傳。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左疏引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為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吳世家。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毗陵。季

札所居。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越絕書。毗陵故為延陵。吳季子所居。又云。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州。季子冢古名延陵墟。○注禮公至越竟。○繁露。玉英。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莊九年注。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異。故白虎通五行云。親屬臣諫。不相去。法木枝葉不相離也。終身不入吳國。〔注〕不入吳朝。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

事。〔疏〕

說苑至公又云。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注不入吳朝。○舊疏云。延陵者。竟內之邑。而言不入吳國。故以朝廷解之。○注既不至留事。○校勘記。鄂本無可字。此衍。按有可字亦通。紹熙本亦有可字。昭二十七年左傳。季子至

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吳越春秋語同。即不忍討意也。漢書蕭望之傳。則下走常歸延陵之舉。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棄國而耕於皋澤。故

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注〕故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貧賤苟止。故推二

事與之。〔疏〕

說苑又云。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魯

季子道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通義云。推季子之心。本以光正當立。假令夷昧死。季子受之。比其卽世。亦必歸國於光。故光旣自立。因而不討也。慶父無可立道。魯季子處之以義。闔廬有可立道。吳季子處之以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

大夫。〔注〕据其本不賢其君。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注〕方以季子賢。許使

有臣有大夫。故宜有君。〔疏〕

校勘記云。浦鐘云。十二年疏引作則國宜有君者也。唐石經缺。以上下字數之。當無國字。按無國字亦通。○注方以至有君。○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

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注。以季子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

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

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注〕故降字稱名。〔疏〕

舊疏云。壹而足者。卽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是也。女叔字。此稱名。故注云。降字稱

名也。經義雜記云。嘗讀宋儒胡安國春秋傳。至吳子使札來聘。未嘗不歎胡氏之謬也。杜注左傳云。不稱公子。其禮未通於上國。正義引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又公羊傳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

足也。穀梁傳其名成尊於上也。范云札名者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是三傳皆無稱名爲貶之說。唐獨孤及曰以季子之因通博物。慕義無窮。而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伯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能謀諸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乃全身不願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吳之覆亡。君實階禍。獨孤之言。本非知季子者。然尙未傳會聖人之經。胡氏之論。豈因此加刻與。惟明王世貞有言曰。彼見乎吳之俗。狼戾而好戰。日尋干戈。而僚以貪復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詭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鬪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可謂燭照當日之情勢矣。嗟乎。季子何人者。卽以其聘於列國事觀之。見叔孫穆子而慮其不得死。說晏平仲而告之以免難之法。與子產交。而憂鄭之將敗。聞孫文子之鐘。爲之懼禍而不敢止。說叔向而恐其好直以離禍。是其於萍踪遇合之人。尙爲之深思遠慮。惓惓不忘如是。而況於宗社乎。是故吳之興亡。季子必籌之。熟慮之深矣。特時勢流轉。有非人力所能挽者。與其身殉之。躬受篡弑之禍。而不能有所濟。執若見幾而作。全身潔已之爲愈哉。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於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弟兄相殺。終身無已也。季子之志。至是而始白。然當其初讓之時。已見之明決矣。非固讓以全小節。而罔念國家之大禍也。唐蕭定云。易曰。知幾其神乎。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嗚呼。其知季子也哉。

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

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

君父辭。故不足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可以

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疏〕

注緣臣至之義○校勘記云何校本十二年疏引作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與今本異通義云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為臣子之道當札君父之世並未得

有君有大夫今為季子足與之則非臣子尊榮欲與君父共之意故仍未許醴同諸夏此春秋以忠教孝也是也宣十三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知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義與此同○注孝子至見讓○殺僚事在昭二十七年彼注云不書闔廬弑其君者為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為沒其罪也是移諱闔廬其讓不見不得於彼賢也○注故復至其事○正以聘者喜接內辭亦因其可褒褒之也通義云讓國事在昭公時豫賢之於此者吳能修禮義來聘因其可賢而賢之所以得起其讓者迄春秋吳大夫皆不得以名見足知札特書名為賢故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疏〕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注南燕媾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史曰北燕據時然故不改也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索

隱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宋衷曰有南燕故云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注〕月者公數如晉希見答今見聘故喜錄之

〔疏〕

釋文頗一本作跛二傳作遠罷顧氏炎武唐韻正罷古音婆易中學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王肅音皮徐邈音挾波反按罷音皮皮音婆凡經傳中罷倦之罷罷體之罷皆讀婆儀禮鄉飲酒禮飲酒罷劉音皮禮記少儀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此可見罷倦之罷罷休之罷同爲一音矣春秋襄三十年楚子使遠罷來聘昭六年楚遠罷帥師伐楚公羊並作遠頗頗音皮左傳襄十五年公子罷戎罷音皮二十三年卒成御襄罷師罷音皮三十年皆自朝布路而罷罷皮買反又挾波反○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文當言如晉是若有作如楚字者誤也按上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二十一年皆書公如晉是數如晉也公五如晉惟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十二年晉侯使士彭來聘二十九年晉侯使士鞅來聘來答者三希見答也今二十八年公如楚三十年即報聘故喜錄之也通義云聘例時此月者與公如楚同意莊文之篇楚再來聘皆取其敬慕中國至是公親往朝楚使大夫報聘而已陸機諸夏之甚故爲諸夏危錄之按於如楚已月危之彼既來聘皆屬修好無爲復危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注〕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

〔疏〕

注不日至其日○決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書丁未日故也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疏引何氏廢疾云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弑君何反書日耶鄭釋之曰商臣弑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弑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劉氏逢祿難曰若夷蔡般不夷許止當日蔡弑與日楚弑同文而異許不日今異蔡於楚以明內外之辨反同許于楚以明文實之例何君明辨皆矣傳略弑父之爲夷而僅以不日夷其奪政至許買之日弑則以爲正卒於例亂矣經義述聞亦云楚夷狄也夷狄不足責便不日則楚商臣弑其君當不日矣此說之不可通者也按穀梁此傳自亂其例無可解說公羊不忍之義詞嚴義正故子般卒書日子亦卒不書日

以所聞世。恩王父少殺。所傳聞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般殺。不去日見隱。子卒去日傳曰。不忍言也。亦其例也。通義云。弑君例。不日者。失德也。般之罪惡。不待貶絕。固無爲父之道。報于宮中。以亡其身。故去日。見亦有罪也。太史公曰。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若蔡景公所以爲鑒也。此猶牽涉左氏傳說。幾與稱君無道。稱臣之罪同一偵矣。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注〕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

〔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有甲午。月之五日。左氏經伯姬上有宋字。趙氏坦異文箋云。左氏傳亦云宋伯姬。且下注。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有宋字。則此云宋災。宋伯姬卒。所以繫伯姬于宋。著魯女之嫁于宋者也。有宋字爲是。按趙說是也。水經注。

睢水東逕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斯堂卽伯姬燬死處。方輿紀要。相城在宿州西北九十里。○注伯姬至所生。○漢書翼奉傳。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五行志上。三十年。宋災。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共公卒。伯姬憂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與董何義殊。○注外災至卒日。○外災例時。則莊十一年秋。宋大水。莊二十年夏。齊大災。上九年春。宋火是也。此日。故解之。昭九年夏四月。陳火。齊月者。彼注云。月者。閔之。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書日者。四國同日災。非常故也。此日者。爲伯姬卒日。以內女卒例日故也。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年夏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注。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亦於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日也。

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

弟不與子行也。不從直稱君者，舉重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設但殺弟不能書，是也。不為諱者，

年夫有罪。〔疏〕

釋文：年夫音佞。二傳作佞夫。古年佞同部段借。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於年，說苑修文篇：作使王近於民，遠於佞。九經古義云：古佞讀為王，故晉語與人誦云：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

與田協，是讀為年，殊不知年讀為甯，田讀為陳，故詩信南山：畀我尸寶，壽考萬年。然公羊不作王而作年，何也？詩甫田云：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是陳讀為田，年讀如字。○注王者至親也。○舊疏云：諸侯之義，不得專殺大夫，若大夫有罪而殺之者，皆惡于專殺，是以書見。今此天王也，自得專殺，若殺大夫，宜不書之，書者以其殺母弟失親親，故惡而書也。杜云：稱弟以惡王殘骨肉，彼傳言罪在王也。穀梁傳：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注未三至行也。○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去誤王。紹熙本亦作去。上二十八年十二月，天王崩，至此年五月，是未三年也。文九年傳：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則靈王崩未三年，景王正當思慕，不合稱王，此不去王，明不與其為子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二十三年，魯天王居于狄泉者，彼傳云：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子失位，徒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是也。○注不從至重也。○僖五年傳：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貴之，是直稱君者也。舊疏云：殺世子母弟皆直稱君者，甚之也。今經云：天王殺其弟年夫，甯知非直稱爵之例，而知天王乃是不與子行者，正以在父服之內，不思思慕，反殺先君之子，以此為重，故知義然。○注莒殺至是也。○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嘗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是也。設但殺弟不能書者，舊疏云：正以莒殺意恢，以在喪內，故嘗貴之。知天王殺弟若不在喪，則不書矣。諸侯之義，不得專殺，而言莒殺意恢，在喪內乃書者，正以意恢莒子之

弟不爲大夫故也。按。莒無大夫。在喪外。故不書。非許其得專殺也。知意恢雖公子。在喪外。亦不書。因以在喪內。失子行特錄其不孝也。舊疏殊未了。○注不爲至有罪。○舊疏云。春秋之義。雖言黜周王魯。乃實天子。服內殺弟是甚惡。何故不爲尊者諱。因年夫有罪。則王者之惡稍輕。是以春秋不復諱矣。按左傳。是僭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等殺佞夫。故傳曰罪在王。然廢立何事。僭括至與師圍蔣。逐其大夫。謂謀起於括。則可謂佞夫全弗知。無是理也。故何氏以爲有罪。景王不能善處。任五大夫之殺。則天王不能無過也。

王子瑕奔晉。〔注〕稱王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疏〕

注稱王至親親。○舊疏云。正以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云。叔服。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疎錄

也。今此王子瑕言王子者。正惡天王重失親親也。按。凡稱王子。猶公子貫於先君也。致令出奔。故惡失親親。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疏〕

穀梁經作葬共姬。脫宋字也。文六年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襄三十年。葬宋共姬。譏公不自行也。按禮記疏引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

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之伯。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也。許慎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重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疎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義也。按何氏無譏公不自行之語。其嚴顏舊說與。諸侯夫人薨。君自會葬。何氏亦無此義。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注〕說在下也。

〔疏〕

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按此外夫人。專謂魯女嫁為夫人者也。若其不然。卒亦不書矣。

其稱諡何。〔注〕據葬紀伯姬不言

諡。〔疏〕

注據葬至言諡。○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是也。按紀伯姬不言諡。蓋紀已滅。直為齊侯所葬。未必有諡。故紀叔姬卒葬時亦無諡。非必諡宋伯姬為賢。紀伯姬叔姬無諡。即不賢也。舊疏謂紀伯姬不言諡者不賢。又葬紀叔姬不云

諡。蓋以劣於宋伯姬。皆失之泥。

賢也。〔疏〕

穀梁傳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經義雜記云。考伯姬之卒。公穀皆以為賢。胡安國因左傳云。女而不婦。遂以伯姬為非。此未審傳文也。按傳云。甲午宋

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是左氏雖未稱其賢。而待姆也三字。已明著其賢之實矣。下引君子之言。是於傳文外兼載一說。然審其詞義。亦有褒而無貶。曰君子謂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謂共姬已嫁為婦。似可從宜行事矣。而猶謹守其女子之道。傳母不在。宵不下堂。是婦人而為女子之行者也。朱子詩集傳。葛覃曰。可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此皆德之厚。而入所難也。余於宋共姬。亦可見其已嫁而猶謹守女教。是婦人所難也。通義云。於紀伯姬。但隱之而已。於宋共姬。又加賢焉。故錄其諡也。共姬之諡。從共公者也。蓋得正也。詩起二南。二南起關雎。而大雅稱文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文王之所以風化天下者。本自正夫婦始。夫婦不正。然後貞女失所。淫俗流行。極十五國之勢。乃至陳靈公之世。株林刺於上。澤陂。月出風於下。浸淫百餘年間。小人不復知有廉恥。君子不復知有美刺。而詩教遂亡。詩亡於陳靈公。春秋之所為懼而作也。故上本文王之教。隱桓之際。首正妃匹於內。女賢不肯必謹而別之。觀鄆季姬之淫。伏則數年之間。婦喪其躬。夫虧其體。仇及奕世。子孫見戕。此春秋之所以為戒。亦株林之意也。觀宋伯姬之貞信。遭患難而不失其度。年踰閒居。而不易其節。故能生致三國之賸。沒動諸侯之哀。此春秋之所以為勸。亦漢廣行露之意也。左氏顯詭託君子之言。譏其女而不婦。

殆猶漸於末世流俗之見者與。趙氏坦宋伯姬論云：春秋宋伯姬卒，左氏傳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左氏之說非也。婦人之有姆，所以妨非禮，相舉動，一旦失之，則進退或無所措，其能免於非議乎？事起倉卒，皇然出走，此里巷所不爲，而謂魯公之女，宋室之婦，竟輕遽而爲之乎？且所謂義者，審其輕重之謂也。伯姬之心，固以禮爲重，而以避去爲輕。禮之所在，卽義之所在，而謂舍禮而取義乎？或曰：婦人非傅姆不下堂者，經也。火迫矣，不待姆而遠避者，權也。左氏所謂婦義事者，舍經而行權也。然自古所謂權者，舍小節以全大節，非所謂舍大以全小也。婦人之大節，其在守禮乎？抑在避害乎？況伯姬嫠婦也，則亦安於禮而已矣。何權之足貴？楚王之將嫁季芊也，季芊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伯姬之見，固有出於季芊之上者。而謂不待傅姆而行乎？楚昭王嘗與貞姜約曰：召則以符，其後水大至，王使召，失持符，貞姜曰：符未至，不可去。貞姜獨非婦人乎？何以非符不行，卒歿漸臺，能識貞姜之所守者，可與言伯姬矣。公穀得之，按新序一云：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淮南秦族訓：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繁露王道云：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列女傳貞順篇：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是皆以伯姬爲賢也。

何賢爾宋災

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

〔疏〕左疏引服云：不書大，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用此傳爲說，惟左氏

謂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謂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爲異耳。

吾聞之也。婦人夜出。〔注〕謂有事宗廟，不見傅母不下堂。

〔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疏〕

繁露王道云：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釋文：傅母，本又作姆。同。唐石經：諸本同作母。○注禮后至身也。○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傅母。又荀爽女誡云：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

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為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詩周南葛覃云。言告師氏。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彼謂教女之師。在公宮宗室。不隨行者。其禮記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又齊風南山箋云。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蓋隨女同行者矣。是知后夫人必有傅母。其實傅母亦兼女師之職也。故杜云。姆女師。○注選老至爲母。○舊疏云。春秋說文。作時王之禮。公羊問答云。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昭平君日驕。醉殺王傅。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母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者。學事人之道也。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昏禮經曰。教子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總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而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至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母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禮昏禮注云。姆。婦人年四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然則傅與姆不同。蓋大夫士之家。女師不隨行。后夫人位尊。或女師之外。別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與。

傅至矣。姆未至也。逮乎火

而死。〔注〕故賢而錄其說。〔疏〕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

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舊疏云。逮乎火而死者。爲火所逮環而死也。水經注。睢水篇。相縣園中有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火而死。城西有伯姬冢。○注故賢而錄其說。○校勘記云。鄂水說作證。此誤。按紹熙本亦作證。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疏〕

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通義云。與樂盈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樂盈者。樂營之孫。弑君賊也。積不善

者必有餘殃。欒書幸免于戮，而欒氏之族終滅於晉。目之曰賊，誰謂非宜。良霄汰侈，未聞逆蹟，故其死也，子產礎之，枕之股而哭之，又殯而葬之，明非賊也。亦從討賊辭者，辭窮則同。春秋固有辭同而事異者，按惠說非是。春秋弑君之賊，不復見。欒營不見於厲公弑後，已示誅絕。欒盈良霄出奔，大夫已絕，自者有力之文。欒盈由曲沃入晉，良霄挾許力入鄭，皆亂也，故從討賊辭，無二義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君子爲中國諱，使若加弑。月者，弑父比髡原恥尤重。

故足諱辭。〔疏〕

注君子至加弑。○正以凡加弑者，雖賊未討亦書葬。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下書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又曰止進藥而藥殺，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此亦書葬與彼加弑

同，正緣爲中國諱故也。○注月者至諱辭。○卽上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也。八年夏葬鄭僖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注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彼髡原爲大夫所弑，因鄭伯欲與中國故，故春秋爲中國諱，猶責不足其文，故不月。此子弑父，比髡原中國恥尤重，是以足其諱辭。備書時月也。通義云：恕蔡人不敢討君之適嗣，又臣民之心莫不欲諱其國惡，使若般弑爲疑獄者，故緣情量力，不過責也。許世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般之罪顯，春秋治之以恕，蓋以教天下後世之聽獄者，莫非中庸之道也。以君子辭爲恕，蔡臣子辭與何氏異。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

淵宋災故〔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脫莒人二字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

所為何錄伯姬也〔注〕重錄伯姬之賢為諸侯所閔憂〔疏〕

注重錄至閔憂○校勘記云閔監毛本同鄂本閔作同此誤穀梁傳

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疏引徐邈云晉趙武楚屈建感伯姬之節故為之息兵

諸侯相聚〔注〕聚斂也相聚斂財

物〔疏〕

注聚斂至財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禴禮哀園敗注同盟者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裁故是其類又大行人云致禴以補諸侯之裁注致禴凶禮之弔禮禴禮也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

宋而更宋之所喪〔注〕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為更衣〔疏〕穀梁傳亦曰更宋之所喪財也○注更復至更衣○

廣雅釋言云更償也史記平準書不足以更之集解更償也檀弓云請庚之注庚償也謂諸侯償宋之所喪也何訓為復亦即償義故范云償其所喪財周禮馬質云以其物更鄭司農云更猶償也司弓矢云凡亡矢者弗用則弗庚鄭注庚償也用而棄之則不償釋名釋天云庚更也月令注庚之言更也庚更義同

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注〕復者如故時諸侯共償復其

所喪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注〕据詳錄所為故卿也〔疏〕

左氏傳以為晉趙武等也

卿則其稱

人何貶曷爲貶。〔注〕据善事也。〔疏〕

注据善事也。穀梁傳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是善事也。

卿不得憂諸侯也。

〔注〕時雖各諸侯使之。恩賞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

道也。宋憂內并貶者。非救危亡。禁作福也。〔疏〕

注時雖至其事。校勘記云。鄂本各作名。此誤。繁露亦云。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舊疏云。若恩從君發而使大夫行

之。雖非其正。罪不至貶也。○注明大至道也。○舊疏云。在禮家施不及國而言得憂內者。謂救危亡之時。助君憂內。不謂自專行之。以此言之。若助君憂內以救危之時。雖恩發大夫。不合譏解詁箋云。諸侯使大夫歸宋財。善事也。魯晉趙武以下會于澶淵。歸粟于宋可矣。且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魯大夫未有不在會者。則經當書叔弓會晉趙武以下于澶淵。歸粟于宋。曷爲諱內而盡貶天下之大夫。且變歸粟之文曰宋災。故時蔡般以子弑父。臣弑君。而諸侯不知討賊。民彝泯而天倫滅矣。區區歸粟之義。曷足善乎。傳宜云。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不討賊也。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徧刺天下之大夫也。不書內大夫。諱之也。按三傳皆止言歸宋財。是否歸粟。無所取證。唯左傳有諱魯大夫語。公穀皆未及。魯與弔而不與會。亦無不可。春秋可討者事甚多。其圖小忘大者亦多。譏不勝譏。奚必責此澶淵一會。劉氏之義。本之宋儒胡安國。不信注。並不信傳。直欲於三傳外造一劉氏傳。未免逞臆改作矣。○注宋憂至福也。○舊疏云。言宋雖遭災。未至於滅。而恩發大夫。外求鄰國。近於作福。是以貶之。通義云。大夫交會久矣。唯此一事。錄其所爲。尤見專福之實。故特貶之。宋向戌併貶者。亦徧刺之義。按書洪範云。惟辟作福。公羊疏引鄭注。此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害于汝家。禍在室。凶于女國。亂下民。是大夫在本國且不得作福。作威。至憂諸侯。僭越甚矣。故尤抑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

見〔疏〕

包氏慎言云辛巳為月之二十八日○注公朝至云爾○左傳公作楚宮注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用何義也傳又曰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

宮○注作不至復見○哀三年傳文彼經云桓宮僖宮災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是凡內所改作於其重者一見之而已其輕處不復見之僖桓宮哀所作還災於哀故於災時一書此楚宮作于襄旋薨于楚宮經特書楚宮於薨時故其作又可省也舊疏云成六年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亦內所改作而重見者正以成公立之至昭乃有事立之祭之者異故不得從省文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巳為月之十二日左傳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後漢書周舉傳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

葬以天子之禮天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舉對曰昔周公自請命之應隆大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稱諡災眚之來弗由此也通典禮云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從子從大夫禮宜也

己亥仲孫羯卒〔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己亥為月之十八日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疏〕

注此書至同義。○文九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注常事書者。文公不肯。

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則此蓋亦昭公不肯。諸侯莫肯會之。故書滕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知昭公不肯者。左傳云。穆叔曰。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為不度。又曰。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舊疏謂襄公不肯。非。

癸酉。葬我君襄公。〔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亥月之二十二日。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注〕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

去疾奔齊。稱人以弑者。莒無大夫。密州為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弑之。〔疏〕

注莒子至奔齊。○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

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及立。去疾奔齊。齊出也。是其事也。注。犁比。莒子密州之號。○注。稱人至弑之。○莒無大夫。見莊二十七年傳。知密州為君惡。民所賤者。即左傳云。犁比公虐是也。又曰。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注。罪在鉏也。又云。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是也。杜又云。買朱鉏。密州之字。按買即密之轉音。朱鉏即州之合音之轉。非名字同異也。段玉裁云。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疑後人以公穀之經易此。見左傳校勘記。

公羊義疏六十一

昭元年
盡五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昭公第九〔疏〕

校勘記。唐石經。昭公第十卷九。魯世家。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禰爲君。是爲昭公。徐廣曰。禰一作招。索隱。系本作禰。左

傳釋文。昭公名禰。襄公子。母齊歸。按杜氏釋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古今人表。律厯志。並作禰。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

穀梁傳。繼正卽位。正也。疏。重發傳者。嫌繼子野非正。故明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

軒虎。許人。曹人于澗。〔注〕戌。惡。皆與君同名。不正之者。正之當貶。貶之嫌觸大惡。方譏二

名。爲諱。義當正。亦可知。〔疏〕

唐石經。諸本同。舊疏云。齊國酌亦有作國弱者。釋文。國酌。二傳作國弱。蓋後人或以二傳改公羊也。古酌弱同部。得相假借。石惡。左氏穀梁作齊惡。校勘記。齊召南云。二傳作

齊惡。是也。石惡已於襄二十八年出奔晉矣。按釋文不云二傳作齊惡。是公羊古本與二傳同。孫志祖說。按此下舊疏云。下七年秋。衛侯惡卒。十年冬。宋公戌卒。知向戌齊惡皆與君同名也。知疏本作齊惡矣。釋文。軒虎舊音罕。二傳作罕。虎按罕。虎子展子。子

罕孫孫以王父字爲氏。罕軒皆从干聲。古通。左氏昭四年傳。渾罕。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作渾軒。是也。釋文。渾音郭。又音毓。左氏作毓。穀梁作郭。按蔡邕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毓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渾从郭聲。或傳寫異。惠棟云。郭毓字古通。虞毓作虞郭。逸周書。王會解。郭叔掌爲天子裘幣焉。注。郭叔。毓叔。文王弟。戰國策。秦策。臣恐王之如郭君。注。古文言毓也是也。杜云。毓。鄭地。其古東毓與。○注。戊惡至大惡。○禮記曲禮云。卒哭。乃諱。注。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疏云。按魯襄公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衛侯衍卒。衛侯惡乃卽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鄉曰。衛齊侯。今日。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是則與君同名小惡。不正之嫌。弱大惡故也。故曲禮疏又云。君臣同名。春秋不譏。是也。然曲禮又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辟僭效也。故不得無惡。彼注又云。其先之生。則亦不改。若臣先名。君後名。或亦不改。穀梁所云是也。故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名。或亦當然。舊疏云。君臣者。父子之倫。甯有同名之理。今二子與君同名。乃是不可之甚。春秋不正之者。若正之。當去其氏。或貶稱人。若其去氏。嫌如宋督。宋山。齊無知之屬。若其稱人。嫌如襄三十年。澶淵之大夫。有作福之大惡。由茲進退不得正之。然則君臣同名。不爲大惡者。正以名者。父之所置。己父未必爲今君之臣。己或先世子而生。君子既孤。禮有不更名之義。是以春秋謂之小惡。以此言之。知無駭入極之屬。自是大惡。故去其氏。俠卒。鞏。溺。會。齊師之屬。未命大夫。正合無氏。須辟嫌故。按。鞏去。公子係。賤。舊疏誤。○注。方譏。至可知。○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何意以所見世。二名小惡。尙譏。君臣同名亦小惡。義當正。可從不言可知之例。所以申明上注正之之義也。言方者。譏二名在定哀之世。昭爲大平之首。尙未合譏。故曰方也。舊疏云。蓋欲析而言之。未當孔子之身故也。是也。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注〕

〔疏〕 注。據八年稱弟。○卽下八年。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也。

貶曷爲貶〔注〕据八年殺偃師猶不貶〔疏〕注据八至不貶○卽八年稱弟不貶稱公子故也爲殺世子偃師

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注〕

難八年事〔疏〕舊疏云先舉八年經文然後難之也大夫相殺稱人文言將自是弑君也〔注〕明其

欲弑君故令與弑君而立者同文孔瑗弑君本謀在招〔疏〕通義云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留致哀公自縊故云爾舊疏云世子者君之副貳今而殺之

明其從是以後有弑君之心故稱其名氏不作兩下相殺辭矣○注明其至同文○決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稱人也彼注云書者殺君之子重也彼非世子故仍從大夫相殺稱人招殺世子春秋之例殺世子者與君同罪故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文同矣爲其先有無君之心即可階成弑君之禍故與弑君同文也舊疏云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亦大夫相殺不稱人以殺者彼注云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弑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是也蓋以諸侯大夫專殺大夫彼諸侯與大夫同人臣耳恐卽自是弑君故絕之稱人天子與大夫尊卑殊絕不虞有此故不必顧也○注孔瑗至在招○陳杞世家云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大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大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左傳大同唯以偃師爲一人是皆以弑君者招而此言孔瑗弑君者蓋別有所據是以下八年經楚師滅陳殺陳孔瑗九年陳火傳云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卽謂孔瑗也明孔瑗爲弑君之賊楚人但知罪其下手不知原謀自招僅放之于越而已舊疏云經不書孔瑗弑君者本爲招弑常舉招爲重也但始有計不成爲弑陳侯溺卒者但自卒耳然史記左傳皆言哀公縊則成爲弑矣公羊亦言殺人之賊蓋亦以哀公

遇弑也。舊疏又云。本謀在招。招當爲首。楚人所以不殺招者。蓋楚失其意。或陳招歸罪於孔瑗。是以但罪孔瑗。而招但罪其殺世子之愆。遂免弑君之咎。春秋體其事。故於殺世子。經書其名氏矣。按以司馬昭歸罪成濟。事律之。則舊疏之說信而可從。

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疏〕莊三十二年傳。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

無將。將而誅焉。注。親謂父母。文與彼同。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注〕據未弑也。〔疏〕通義云。據貶必於其重者。○注。據未弑也。○舊疏云。

據今仍未弑而已。貶去其弟。曷爲不於殺世子時貶之乎。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疏〕通義云。故特著其爲同母弟。下八年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

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注。惡招又云。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二稱並見。故爲盡其親也。舊疏云。傳言此者。欲道八年之時。罪惡大甚。不假貶絕也。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注〕

招殺偃師是也。〔疏〕通義云。自言春秋者。亦一經之通例。若招殺世子。商臣弑父。皆所謂不待貶絕者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凡嘗外弑君殺君。世子叛人之類。舊疏亦云。解之而言春秋者。欲道上下通例如此。不爲此文。

是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注〕招稱公子。及楚人討夏徵舒。貶。

皆是也。〔疏〕通義云。其貶絕然後罪惡見者。有二類。一者義隱。若楚莊王晉卻缺之屬。一者事隱。若夫人氏仲遂之屬。○注。招稱至是也。○招稱公子。卽此文不稱弟是。楚人討夏徵舒。卽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彼傳云。此楚

皆是也。〔疏〕

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是也。莊氏存與云。內弑君殺子諱不見。則貶絕以見。其與乎故也。及凡言貶絕者皆是。

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

〔注〕据棄疾不豫貶。〔疏〕

注据棄疾不豫貶。○鄂本。紹熙本。棄作奔。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傳言將自是爲君也。注。故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明棄疾亦弑君而下十一年。齊楚公子棄疾帥師圍

蔡。與常稱同。無貶文。故据以難。按棄疾弑公子比。其罪已明。無庸豫書。招殺僂師。特將有弑君重罪。未見。故不得於彼貶。而復豫貶於此也。

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

〔注〕据棄疾不著。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注〕起楚託討招以滅陳意也。所以

起之者。八年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不明。故豫貶於此。明楚先以正罪討招。乃滅陳也。〔疏〕

陳杞世家

云。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下八年左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僂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注。以招過殺僂師告愬也。又曰。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明楚因勝愬討招。因之滅陳也。○注起楚至意也。○通義云。陳以招之故。君死國滅。卒乃歸惡。孔瑗。公子過。而招幸免于戮。其殺世子之罪已見。亡陳之爲罪。首尙未見。故春秋甚惡招。重於此。貶著之也。○注所以至陳也。○下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是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意不明。故於此起之。彼文所以先言滅者。彼注云。託意不先書者。本懷滅心。楚本有利陳之心。與莊王之討徵舒。迹同心異。故如其意先書滅也。而又託辭於討招。故見招之罪於此也。舊疏云。若其託討。宜先執後滅。又云。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先書討賊。乃言入陳者。莊王討賊之後。始有利陳國之意。故後書入也。

三月取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或作二月誤大事表云此爲東鄆莒魯所爭者在今沂州府沂水縣北有古鄆城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此時鄆蓋屬魯後入莒爲莒邑成九年楚子重圍莒遂入鄆卽此鄆也

至此年季孫宿伐莒取鄆自是鄆常爲魯有晉趙文子請於楚曰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蓋謂此也二傳運作鄆

運者何內之邑也〔疏〕

齊氏召南考證云鄆邑有二一在西界昭公居鄆是也一在東界與莒相接先儒謂是莒之附庸魯時與莒爭襄十二年季孫宿救莒遂入鄆與此取鄆是也公羊於後文

叔弓帥師疆運田亦曰與莒爲竟據此則運本魯邑時服時叛服則屬魯叛則屬莒故二國爭也

其言取之何〔注〕據自魯之有不聽也〔注〕不

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

故書取月者爲內喜得之〔疏〕

注不聽者叛也○廣雅釋詁聽從也國語周語民是以聽注聽從也國策西周策寡人請以國聽注聽從也周書周祝被之以刑民始聽注聽順也不聽爲不從不順故

爲叛也○注不言至起之○成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也此與彼同也彼注又云得曰取不得曰圍○注月者至得之○舊疏云正以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不書月故知此月者以其是內之叛邑喜討得之故也彼注云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故言取是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疏〕

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是彼以賢繆公。故書其大夫。明秦無大夫也。

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注〕

為仕之於晉書。曷為仕諸晉。〔注〕

公無去國之義。故以仕諸晉為難。○注。據國至祿之。○禮記禮運云。諸侯有

國。以處其子孫。又云。是謂制度。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疏。諸侯子孫封為鄉大夫。若其有大功德。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彼上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明有地。足以祿之也。

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疏〕

注。十井至十乘。○禮記疏引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坊記云。制

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彼疏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為十里。除溝洫不過八里。然以小司徒計之。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何義殊。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引包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每十井為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為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為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為方一里者百。則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與乘數。適相當也。包氏說論語為魯論。今文說。故與何氏同。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依王制。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計之也。車一乘。士十人。故孟子盡心云。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魯頌閟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謂士十人。徒二十人也。劉氏逢祿。春秋議禮云。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

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一師義或然也○注時秦至千乘○舊疏云正以此稱伯故也

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

奔也〔注〕弟賢當任用之不肖當安處之乃仕之他國與逐之無異故云爾〔疏〕

繁露觀德云出外者衆以母弟

出獨大惡之爲其亡母背骨肉也漢書杜鄴傳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論語秦伯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戴氏望注云春秋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譏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通義云鍼有寵於桓公景公忌之使出仕于晉方責秦伯不能容其母弟欲加奔文故特以名見此與莒慶爲譏逆女特書同例○注弟賢至云爾○正以古卿大夫賢者世官不賢者世祿王侯子弟亦有大功德者則世其族否則賜之邑食其終身禮運所謂有田以處其子孫是也劉氏逢祿公羊議禮云經所謂譏世卿者謂公卿大夫及襄內諸侯之適子當先試之以士賢然後漸進之曷嘗曰爲公卿之子孫雖有賢者亦當過絕之以開草野之路乎且功臣賢士之子孫繼世不能象賢而有采以代耕使得收其宗族保其祭祀五世勿斬厚風俗存紀綱之要道孰過於此今秦伯不然故書出奔以貶之爲與出奔無異也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有丁巳據歷七月之十一日五月之十日六月無丁巳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疏〕

左氏經作大鹵杜云大鹵大原晉陽縣彼傳亦作大原云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注即大鹵也初學記引春秋地名晉大鹵太原大夏大墟晉陽

大康六名其實一也左傳云羣狄大事記云即所云衆狄也蓋自狄宣十一年卻缺求成于衆狄以攜赤狄之黨遂滅潞氏是後役於晉從晉伐秦中間爲秦所誘而有交剛之敗其禍遂息閱四十二年復帥無終以伐晉無終今直隸薊州在大原東北二千

餘里且曾與晉和。羣狄敢爲煽搆，爲患邊鄙，宜其啓晉雄心，而有肥鼓之滅也。水經注汾水篇，東南流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太原郡治晉陽城，秦莊襄王三年立，尙書所謂既修太原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廣雅曰：大鹵，大原也。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尙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郡取稱焉。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治晉陽，爲今太原交城縣地。

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注〕據讀言大原也。

〔疏〕

舊疏云：古史文及夷狄之人皆謂之大原，故難之。○注據讀言大原也。○舊疏云：時公羊

子亦讀言大原也。通義云：古文春秋經作大鹵，公羊師以今說讀之，謂大原。故弟子難之。按說文：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史記河渠書：漑澤鹵之地，索隱：澤一作寫，本或作斥。呂氏春秋樂成篇：終古斥鹵。漢書溝洫志：千古寫鹵，蓋其地鹹鹵，故名大鹵也。段注說文云：太史公曰：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然對文則分析，散文則不拘。地物從中國。〔注〕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曉中國教殊俗也。

〔疏〕

舊疏云：言所以今經與師讀皆言大原者，正以地與諸物之名，皆須從諸夏名之故也。○注以中至俗也。○舊疏云：謂諸夏之稱皆從地之形勢爲名，此地形勢高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本史及夷狄皆謂之大鹵，而今經與師讀必謂之大原者，正以曉中國之大教，有殊俗之義故也。春秋異文箋云：左氏經作大

鹵，從古史文。左氏傳及公穀經傳俱作大原，從中國稱義，既不同，故字異。

邑人名從主人。〔注〕邑人名自

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疏〕

穀梁傳：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舊疏云：此主人謂夷狄也。言大原人道云之時，從其夷

狄皆謂之大鹵，故注云：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按襄五年，會于善稻。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下五年，敗莒師于潰泉。穀梁傳：狄人謂潰泉失台，又越名於越。吳名句吳。莒密州爲買朱鉏，吳子乘爲壽夢，皆邑人名爲夷狄所自名故也。○注不若至言之。○通

義云此言大雨者從狄邑名之大原者從其地形廣平名之也然何義以邑與地別蓋夷狄自名不必拘形勢言也

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注〕分別

之者地勢各有所生原宜粟隰宜麥當教民所宜因以制貢賦〔疏〕

書堯典云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史記注引馬注云上謂原下謂隰

爾雅釋地云廣平曰原御覽引舍人云廣平謂土廣而平左傳疏引李巡云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大雅公劉箋云廣平曰原周禮大司徒注又作高平曰原離騷注亦作高平曰原疑爾雅本有作高平曰原者說文作遠云高平之野人所登水經注汾水篇引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大原又引書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是也此作上平與諸家高平義合釋地又云下者曰隰郭注引此傳下平曰隰詩疏引李巡云下者謂下濕之地隰濕也說文阜部隰阪下濕也按釋地又云下濕曰隰詩疏引李巡云下濕謂土地窳下常沮洳名為隰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舊注云隰濕也專指沮洳漸濕者言此則凡下而平者皆曰隰故爾雅下者曰濕句連阪者曰阪言阪陀不平曰坂其下而平者則曰濕也故郭引此句證彼郝氏懿行義疏云濕當為隰字之誤是也故許書亦增一阪字其義明矣御覽引說題辭云下濕曰隰隰者濕也下而澤也釋名釋地云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下濕曰隰隰蟄也蟄濕意也與爾雅同○注分別至貢賦○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孝經庶人章分地之利疏引鄭注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初學記引鄭注又云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邱陵阪險宜種棗栗說苑復恩篇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又尊賢篇蟹堞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又辨物篇山川汙澤陸陸丘阜五土之宜聖人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秬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鱉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與此皆大同小異粟即梁俗所謂小米是也宜高地故云嘗禹貢云成則三壤成賦申邦故云因以制也

貢賦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注〕主書去疾者，重篡也。莒無大夫，書展者，起與去

疾爭篡。當國出奔，言自齊者，當坐有力也。皆不氏者，當國也。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莒殺意恢稱

公子篡重，不嫌本不當氏。〔疏〕

左氏作展與，彼釋文本無與字，與公羊同。云一本作莒展與，穀梁亦無與字。○注主書至篡也。○通義云，莒去疾者，當國辭入者，篡辭展之罪重矣，而去疾不免爲

篡者，著去疾之不正也。按左傳云，莒犁比公既立展與，又廢之，明去疾之立不正，故坐篡。○注莒無至爭篡。○莒無大夫，莊二十七年傳文，通義云，謂之莒展者，猶陳佗之例也。踰年之君而不與成君之稱，爲弑其君絕之也。既絕之，則展罪已顯，故於其弑也，從莒無大夫常文，啖趙之徒，自不守踰年稱公之法，誤以曹羈莒展與鄭忽比類，反疑經無惡展之文，而斥左氏記莒事爲失實，其妄至此，按何義以經營莒展與莒慶曹羈同文，嫌是大夫，故云起與去疾爭篡，明莒展莒君也。惟何氏但坐展篡，不舉弑君重，蓋不信左傳也。○注當國至力也。○舊疏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今言去疾之入，入者出入惡之文，而又不氏，故知出時爲當國也。既是當國，正合書入而言自齊者，刺齊有力也。其出奔不書者，春秋之義，微者不兩書。按襄三十一年左傳，去疾奔齊，齊出也。本年左傳云，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明齊有力也。故當坐。○注皆不至國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之下傳云，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莊九年，齊小白，八年，齊無知，隱四年，衛州吁，皆然。此去疾展俱不書公子，知亦當國文矣。○注不從至當氏。○下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莒無大夫，彼書公子者，彼注云，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然則彼意恢事重，故變無大夫之例，稱氏。此邪庶並篡亦重，故去氏以起其當國，不嫌本不當氏，明其未貶之時，亦合稱氏也。蓋小國無大夫，名氏例不見，假有見者，名氏亦不具。如莒慶曹羈之屬，今莒展莒去疾亦然，故辨之。明彼稱公子，別有所起，此去氏，非從小國大夫常例，實爲當國去氏，使其惡逆見也。如莒慶文同義異也。

通義云。有罪不月者。不成之爲君。故亦不得用諸侯奔例矣。左傳。展與吳出也。故奔吳。徐邈云。不爲內外所與也。不成君。故但書名。見穀梁疏。

叔弓帥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注〕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若言城中丘。〔疏〕

注疆竟至竟界。穀梁傳。疆之

爲言猶竟也。注爲之境界。周禮大宗伯。大封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澆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又大卜注。卜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叔弓帥師疆運田。是正竟界用師也。○注若言城中丘。○隱七年夏。城中丘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今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畏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此亦以重書。蓋責魯不早正疆界。至今兩國構峙。後始爲此。與師動衆。勞民不恤。與始取無異也。

與莒爲竟。則

曷爲帥師而往。〔注〕据非侵伐。畏莒也。〔注〕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與師與之正竟。刺魯

微弱失操。煩擾百姓。〔疏〕

注畏莒至百姓。○舊疏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爲賊臣。二子爭篡。是爲亂子。魯人見其賊亂。恐其轉侵。是以興兵與之正竟。賊亂之人。自救無暇。焉能轉侵。故云微弱失操。

煩擾百姓也。解詁箋云。西運魯齊同壤。東運莒魯同壤。上年莒弑密州。魯不討亂。而取運。故諱不言伐莒。而加月以起之。是時去疾與展爭篡。魯又不討。而疆運。故變文加帥師以起之。傳畏莒也。諱辭與莊九年浚洙傳畏齊也。同例。此不言曷爲畏莒也。辭不討賊也。乃省文。魯兵不以義動。而以利起。故諱使若非從莒取也。傳云內邑。順經譯文。解詁俱失之。按劉說非是。魯君失政。疆臣執柄。傳云畏莒微弱已甚。安能責其討莒。春秋無義戰。無非利動。何獨責之於此。詳釋傳意。但責其微弱爾。若以周禮證之。則帥

師以疆運田正臨
事而懼無爲譏也

葬邾婁悼公〔疏〕

通義云所見之
世邾婁始書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己酉月之十五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子卷左氏作麋解云左氏作麋字二傳本亦有作麋者卷麋一聲之轉故

文異按左氏哀二年傳羅無勇麋之釋文麋巨隕反卷古亦音裘王制一命卷是也裘與隕音正同故錢氏大昕答問云卷麋聲相近也通義云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葬王子邾謂之邾敖韓非子亦稱春秋記曰王子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然則卷之卒非實卒矣春秋不言弑者爲內諱也前此伯國惟齊懿公弑君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夷狄之國公子圍親弑君之賊而昭公風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略其實沒其文所以扶中國存天理微乎旨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注〕辟內難也〔疏〕

注辟內難也○舊疏云正以更無他事於君薨之際出奔故知止應辟內難按左傳辟公子圍之難也左氏經文有脫楚字者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注〕据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還言至自乾侯不言至乾侯乃復。〔疏〕

注据公至乃復。○即下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是也。

不敢進也。〔注〕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

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疏〕注乃難辭也。○宣八年傳文。○注時聞至敢往。○通義云昭公之篇屢言至河內復蓋皆季氏爲之使公不得

志於晉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此最得其實左氏豈以爲晉人辭公者魯史順季氏之節辭耳是行經書於冬而左傳在秋安知非即史官欲飾成公復爲晉辭弔喪故移公行期以就少姜卒之日日耶范云公凡四如晉季氏訴公於晉侯使不見公公懼不利於己故公托至河有疾而反以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傳互文以見義與何氏合惟公羊無託疾之義○注君子至而反○舊疏云若如川之滿不可游也然按文七年傳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注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襄二年公至自晉注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是則榮見與恥見距之義也故爲諱決成十六年不見公不恥之爲公幼也故也

季孫宿如晉〔疏〕穀梁傳惡季孫宿是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丁未，月之十日，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初刻作原，後磨改爲泉。解云：左氏穀梁作原字，按古原泉義同音通。說文

灋，水泉本也。从灋出，厂，篆文。

从泉，公羊作泉，係去厂字也。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注〕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明公當自行，不

當遣大夫，失禮尤重，以責內。〔疏〕

月者至錄之。○穀梁疏引作月者上葬，襄公是也。卒月葬時，小國常例。此書月，故解之。葬襄公，獨滕子來會葬者，卽襄三十一年夏，公薨于楚宮，冬十月，滕子

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不見別國諸侯會葬文也。常恩錄之故也。○注明公至責內。○舊疏云：公羊之義，鄰國諸侯及鄰國夫人喪，皆公自會葬，故異義公羊說云：襄公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共姬，譏公不自行是也。然則凡乎諸侯之葬，公猶自行，況其加禮於已者乎？故言失禮尤重，以責內也。通義云：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正也。時唯長齊晉大國，間有使卿行者，屬襄公之喪，滕君親來，雖爲失禮，然無施不報，今亦加禮，特使卿會其葬，善得輕重之宜。月者，順內恩錄之也。按異義所載，蓋公羊先師說，何氏無此義，故叔弓如宋葬共姬，何注無譏公不自行語，此爲滕子來會葬，視較諸國爲厚，昭公亦宜報稱，故云：公當自行，以責內也。

秋，小邾婁子來朝。

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季孫宿比如晉〔疏〕

注先是至如晉○即上二年公如晉季孫宿如晉是也五行志中之上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猶

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蓋左氏家說

冬大雨雹〔注〕為季氏〔疏〕

注為季氏○五行志中之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後季氏卒逐昭公開元占經引感精符云大臣擅法則雨雹古徵書考異郵云強

臣擅命后妃專恣刑殺無辜則天雨雹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

北燕伯款出奔齊〔注〕名者所見世著治大平責小國詳錄出奔當誅〔疏〕

燕世家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

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左傳以款為簡公史記以簡公後惠公四代二文不合○注名者至國詳○舊疏云春秋之義有三世異辭入所見世小國出奔而書名故知義然也即莊十年譚子奔莒僖五年弦子奔黃十年溫子奔衛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之屬皆不名至於此文北燕伯款下三十年徐子章禹出奔楚之屬皆書其名是也然者所見世著治大平崇仁義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并責及小國也○注錄出奔當誅○舊疏云大平之世民皆有禮況於諸侯不死社稷而棄國出奔當合誅滅矣包氏慎言云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傳曰突何以名奪正也注明祭仲得出之故不以失衆錄也然則諸侯出奔者皆以失衆論絕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朔者王政也奉王政而不能使衆罪宜絕朔事在所傳聞之外諸夏而以大惡錄罪止於絕北燕伯款屬所見世外無疆鄰之逼無故出奔不能乎臣民者也以大平之世責小國詳故論誅以

爲好惡拂人之性者戒。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上刑適輕，下刑適重，上服此之謂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注〕爲季氏〔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雨雪，左氏作大雨雹，解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

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經義雜記曰：范注穀梁云：雪或爲雹，則穀梁亦有作雹者。或據左氏公羊言之，若今公羊作雪，釋文同，則誤也。按舊疏也，蓋亦作雹，與陸本異。周正月夏十一月大雨雪無足異，當以作雹爲正。差繆略云：穀梁或作雪，則陸氏所見公羊本作雹。○注爲季氏。○五行志中之下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於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強，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與何同。左傳：申豐以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靄而出之，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疏引膏肓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義，鄭君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浚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水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劉氏逢祿評曰：君子識其大者，經意也，其次識其小者，左氏春秋說也。鄭既知經自爲經，左氏自爲左氏，何辨焉？且以申豐爲寓言，則可以爲聖人，則張禹、孔光於災異迭見，終不以王氏爲言，亦寓言之作備也，豈聖人之所許。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

夷、會于申〔注〕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疏〕

書費誓云。徂茲淮夷。釋文引鄭注。淮水之夷名。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云。成王東伐淮夷。詩序。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詩大雅江漢云。淮夷來求。魯頌閟宮。淮夷來同。僖十三年左傳。淮夷病杞。凡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為淮夷。書禹貢。淮夷貢蠙珠者。是也。在徐域者。為淮北之夷。魯頌。書序。左傳。病杞之夷。是也。在揚域者。為淮南之夷。大雅及此。楚子所會。是也。申者。杜云。申。國。今南陽宛縣。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三十里。終春秋之世。申最為楚重地。每有攻伐。必發其兵。後光武亦從南陽起。○注不殊至中國。○決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相。殊吳也。監本子作于。誤。舊疏云。內諸夏外夷狄者。春秋之常典。而不殊淮夷者。正以此會楚子為主。會行義。其行義者。即下文為齊誅是也。通義亦云。徐稱子。又不外淮夷者。皆以非中國主會。無所殊也。舊疏又云。君子謂孔子。孔子之意。所以然者。正欲順楚之事。而病諸夏之衰微。何者。言楚夷狄尚能行義。以相榮顯。況於諸夏。反不能然。故得病之。若然。春秋之式。傳聞之世。內其國。外諸夏。所聞之世。內諸夏。外夷狄。所見之世。治致大平。錄夷狄。則不殊淮夷。固其宜也。而此注云。楚子主會行義。君子不殊其類者。正以等是大平。亦有麤細。昭當其父。非已時事。定哀之世。乃醇粹也。是以定六年注。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也。然則淮夷始見此經。更無進稱。未當定哀之間。仍合外限。但由楚子主會。故得不殊。是以何氏更為立義矣。按舊疏義甚精密。

楚人執徐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闕。監。毛本誤楚子。按二家經皆作楚人。此釋文及疏並不言左穀之異。知公羊本亦作楚人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注〕故繫之齊。〔疏〕注故繫之齊。杜云。楚子欲行霸。爲齊討慶封。故稱

齊。其爲齊誅柰何。慶封走之吳。〔注〕以襄公二十八年奔魯。自是走之吳。不書者。以絕

于齊。在魯不復爲大夫。賤。故不復錄之。〔疏〕注以襄至之吳。即襄二十八年。書齊慶封來奔是也。彼左傳云。既而齊人來讓奔吳。注不書至錄之。正以若言齊慶封則已

絕于齊。書魯慶封。則非內大夫。故略之不錄也。吳封之于防。〔注〕不書入防者。使防繫吳。嫌犯吳也。去吳。嫌齊邑也。〔疏〕

齊世家。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吳世家。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左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朱方蓋即防也。即今江南之丹徒。穀梁傳云。慶封封乎吳鍾離。注不書至邑也。舊疏云。經言伐吳。犯

吳已著。注云。嫌犯吳者。以慶封前已封防爲小國。但諸侯不得專封。是以春秋奪言伐吳。實非伐吳。今此經若言入防。則更成上伐吳之文。爲實伐吳。是爲犯吳。若言入防。執齊慶封殺之。則恐防是齊邑。是以進退不得作文矣。蓋防無所繫人。不得比濫以邑

通。故不警也。然則曷爲不言伐防。〔注〕據防已爲國。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奪言伐

吳。〔疏〕穀梁傳。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即不與諸侯專封之義。注故奪言伐吳。通義云。防既非齊地。不得與圍宋彭城同例。故直言伐吳而已。謂奪伐防文爲伐吳也。慶封之罪何。脅

齊君而亂齊國也。〔注〕道爲齊誅意也。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月者。善義兵。〔疏〕齊世家。景公立。以崔

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於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又云。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是脅齊君亂齊國事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又二十八年傳云。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與史記大同。○注稱侯至討也。○僖四年傳文。舊疏云。上下更無稱爵以執大夫之事。唯此一經可以當之。故何氏言焉。繁露楚莊王云。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於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然則楚靈非應殺慶封之人。得以伯討予之者。春秋重義不重事。慶封脅君亂國。本國不能誅。中夏不能討。楚以蠻夷誅以行霸。雖云懷惡。聖人不逆詐。不億不信。故猶以義與之也。亦卽予祭仲行權之義也。舊疏云。此經不重出楚子。以爲伯討之義。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雷。執宋公以伐宋。傳云。曷爲不言楚子執之者。以此經楚子爲會主。序于上。下言執齊慶封。可以因上文。不勞重出。卽是稱爵而執。故知爲伯討。雷之經。宋公序上。乃次楚子。下言執宋公。不得因上文而不更出楚子。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義或然也。○注月者善義兵。○正以侵伐例時故也。下五年疏引作月者善錄義兵。此脫。蓋順上稱爵伯討之文。故書月以善義也。

遂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疏〕

左氏作賴。舊疏云。有作賴字者。古厲賴同音。廣韻皆入泰部。論語子張篇。未信則以

爲厲已也。釋文。厲。鄭讀爲賴。史記刺客傳。又漆身爲厲。集解。音賴。詩大雅思齊。烈假不瑕。釋文。烈。鄭作厲。又音賴。病也。鹽鐵論毀學篇。苟非其人。單食豆羹。猶爲賴民也。卽厲民也。莊子逍遙遊。使物不疵癘。釋文。癘。音厲。李音賴。惡病也。本或作厲。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注。賴。國在義陽隨縣。又僖十五年。經。齊師曹師伐厲。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隨故國。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爲賴。水經注。滌水篇。滌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賜水入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大事表。今河南光州息縣東北爲賴國地。按息縣在隨州。殊遠。恐非一地。○注莊王至之略。○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書戊寅日。是也。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也。彼爲責備賢者。故曰靈王不足責。故略之。從常例。書月。似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

九月取鄆。

其言取之何。〔注〕据國言滅。〔疏〕

注据國言滅。○正以莒人滅鄆。是取後于莒。非以兵滅。則鄆仍是國。故据以難也。舊疏云。卽滅譚滅遂之屬是也。

滅之。

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注〕因鄆上有滅文。故使者取內邑。〔疏〕

舊疏

云。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今又重發之者。正以入取文不同故也。通義云。內諱滅國辭。難曰。入。易曰。取。月者。從滅國例。起實滅也。取載不起者。彼承伐文。載是國明。此屬上有莒人滅鄆。嫌實取莒邑矣。○注因鄆至內邑。○

大事表云。鄆本小國。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襄六年見滅于莒。至是魯乘莒亂而取之。彼據左傳為義。公穀皆以莒取鄆後仍國。今滅之。故諱言取穀。梁疏引徐邈云。諱故為易言之是也。又以上襄六年已有滅文。故可同之。內自取邑直言取。如元年取運之屬矣。繁露隨本消息云。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鄆。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謂五年公如晉不至河復也。蓋公羊先師有此義。故董引用之。與傳文內大惡諱義尤切。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有乙卯月之三十日。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注〕善復古也。〔疏〕

注善復古也。○穀梁傳云。舍中軍。貴復正也。注魯次國。舊二軍。襄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繁露楚莊王云。春

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漢書董仲舒傳。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後漢書楊終傳。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舊疏云。正以魯為州。故正合二軍。今舍僭從禮。故曰復古。是以隱五年注云。方伯二師是也。又云。襄時於司馬之下置中卿。令助司馬為將軍。添前司徒司空為三軍。踰王制。故於彼經作三軍以譏之。今還依古禮。舍司馬不復令作將軍。故曰舍中軍。通義云。初作中軍時。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今更毀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此實弱公室之事。然當時必以復古為名。春秋就以善復古書之。此內辭也。隱惡而揚善。臣子之道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注〕据上言作三軍。等

問不言軍。云卿者。上師解言三卿。因以為難。〔疏〕

注据上言作三軍。○襄十一年云。作三軍。今舍之。宜言舍三軍。而言舍中軍。與上異。故難之。○注等問至為難。○襄

十一年傳云。三軍者何。據軍爲問。則此傳亦宜言曷爲不言三軍。而言三卿者。正以上傳云三卿也。師解以三卿答三軍。故此傳卽據三卿爲難。明此傳之三卿猶彼傳之三軍也。

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注〕此乃解上作三軍時意。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

此据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弟子本据上言作三。難下中不言三也。

如師解言本益中。故下言舍中。爲其將復据下中。難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三。

亦可知也。不言卿者。欲同上下文以相起。傳不足以解之者。以上解下文。當同亦可知。月者善錄

之〔疏〕

正以襄十一年時益司馬之職將軍。正是益中軍。彼經宜書作中軍。而不然者。以三有中。五亦有中。嫌與五軍淆也。故言作三軍以明之。○注此乃至中也。○注明傳文解上不言作中軍之意。上謂襄十一年經也。意謂彼經若言作

中軍。五三皆有中。不知何中故也。○注今此至知也。○校勘記云。疏中引注不言中下有云三二字。此脫。注意上言作三軍。此言舍中軍。正以上不言中而云三。知此所据以舍中軍者。爲益與舍皆三之中同也。○注弟子至三也。○此明傳据曷爲不言三卿爲難意。下卽此傳。○注如師至知也。○舊疏云。如詁爲若。按師解卽傳義也。傳文所以答五三皆有中者。正以上作三軍本爲益中。今將復古舍中。恐人疑此傳言舍中。上何故不言作中爲難。故以五三皆有中。明上不言中之故。上既明言作三軍。則下但言舍中軍。知爲三軍之中矣。○注不言至相起。○上襄十一年。言作三軍。此年經舍中軍。知此所舍。卽舍上所作。故爲同文。以相起也。○注傳不至可知。○校勘記云。諸本同故也。解云。今此傳文少。故言傳不足解之也。欲以上解下者云云。則此注足下衍以字。

者下脫欲字。當據以刪補。舊疏云。傳者足解之。宜云前此作三軍之時不言中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此舍三軍不言三者。前三非正稱。故舍時不得言三。今此傳文少。是傳不足解之也。以作時文在上。故傳特解之。上文既解訖。下文不言三之意。當同上義可知。按此不言舍三軍者。嫌三軍盡舍。故須明斥中軍。又以上之作三軍為益中軍也。故也。○注月者善錄之。○春秋軍制別無所見。上書月為重錄。此書月宜順傳善復古為詳錄也。通義云。月者重錄之作。舍同例。然公如晉亦得蒙正月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疏〕

大事表云。此莒三邑也。牟婁本杞邑。隱三年莒人伐杞。取之地屬莒。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與安丘縣接壤。防在今安丘縣西南六十

里。有故平昌城。防亭在縣西南。茲在今諸城縣西四十里。有姑幕城。茲亭在其境。杜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一統志。茲鄉故城在諸城縣西北。漢屬琅邪郡。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疏〕

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

何以書重地也。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通義云。其來奔雖不以地。亦當以近書。而傳云然者。經舍兩義。則舉其重者釋之。

其言及防茲來奔何。〔注〕

據漆閭上不

言及高張言及。〔疏〕

注據漆至言及。○即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上來奔。又哀六年。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也。舊疏云。人之尊卑。自有差等。可以言及。地邑無尊卑之義。恐其不得言及也。

不以

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

言及以絕之。〔疏〕

注公邑至邑也。○通義云。劉敞曰。私邑者。所受于君而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注累次至絕之。○桓二年傳。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也。穀梁桓二年注。累累從也。從即次義。莊子外物云。揭竿累。

釋文。累。謂次足不得並足也。私邑不敢並公邑。故亦曰累。莊二十九年注。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潰泉。〔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辰。月之十六。日。舊疏云。左氏作蚡泉。穀梁作賁泉。

潰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注〕蓋戰而涌為異也。不傳異者。外異不書。此

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叛臣地。以興兵戰鬥。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故因以著戰處。欲明天

之與人相報應之義。〔疏〕

爾雅釋水。溢泉正出。正出。涌出也。郭注引此傳曰。直出。直猶正也。詩疏引李巡云。水泉從下上出曰湧泉。說文水部。涌。滕也。滕。水超涌也。是則潰有潰激之意。故作潰。凡从賁得聲。

字多取義於忿。故地之突起者為墳起。人之忿怒者為憤怒。物之大首者為賁首。是也。說文水部。溢。濡上及下也。亦謂水由下濡出。而自上下也。引詩畢沸。溢泉。今詩采菽。瞻卬。俱作檻泉。傳箋並據爾雅為說。則潰泉蓋與檻泉同。○注蓋戰至異也。○舊疏云。

似穀洛闕之事也。通義云：傳釋其地有涌泉，故以泉名耳。何氏謂當戰而涌，甚謬。然爾雅專釋羣經，解檻泉不及潰泉，恐非地名。○注不傳至不書。○舊疏云：春秋之義，外異不書，即襄十九年不書滌移之屬，是今此潰泉為異，故不錄。若書之，宜云：何以書為天下記異，若僖十四年書沙鹿崩之傳矣。○注此象至所致。○公在晉，即上春公如晉也。受叛臣邑，則上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在公至自晉前也。與兵戰鬪，則此敗莒師于潰泉是也。○注故因至之義。○（原文闕）

秦伯卒。

何以不名。〔注〕 据諸侯名。〔疏〕

史記注引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也。通義云：至此始發難者，据所見之世錄小國。

秦者夷也。〔疏〕

通義云：秦

居西陲，雜犬戎之習，非實夷國也。用夷俗爾。按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又趙充國傳贊曰：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習修戰備，高上勇力，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按此於春秋皆秦地，明時皆用夷俗也。

匿嫡之名也。〔注〕 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疏〕

注嫡子至立之。○新書立

後義云：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立階上，妃抱世子自房出，大史奉書上堂，當兩階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大史以告大祝，大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大史出以告大宰，大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于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是嫡子生以名令四竟事也。秦匿嫡名，擇勇猛者立之，無嫡庶之別。正漢志及贊所謂迫近羌胡，高上氣力也。隱七年，滕侯卒，穀梁傳云：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則此秦伯不名，當亦以為用狄道。故彼疏引徐說云：秦伯不名，其名何。〔注〕 据秦伯嬰稱名。〔疏〕 注据秦至稱名。○即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用嫡道也。

嫡得之也。〔注〕獨嬰稻以嫡得立之。〔疏〕

注獨嬰至立之。○舊疏云。嬰字亦誤。宜爲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此傳之義。甚不可曉。秦既匿嫡子之名。何以嫡子

得立其名。又得書於春秋乎。今按說文女部。嫡。嬀也。嬀。謹也。是嫡本非嫡庶字。凡嫡庶字古作適。隱元年傳。立適以長。其字作適。不作嫡。可證。此傳嫡字。疑古本皆作適。兩適字異義。匿嫡之名也。此適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其所以隱匿之者。正以欲立爲君之故。不使人指斥之。非如何氏擇勇猛而立之也。適得之也。此適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故秦諸君名並不著。唯秦伯營。秦伯稻兩君獨名者。乃適得之也。猶云偶然得之也。襄八年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傳文正同。按俞義亦通。然何氏擇勇猛之語。必非臆撰。

冬。楚子、蔡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注〕吳未服慶封之罪故也。越稱人者俱

助義兵。意進於淮夷。故加人以進之。義兵不月者。進越爲義兵明。故省文。〔疏〕

注吳未至故也。○何氏以意言之。越進稱

人。知義兵明。爲吳未服罪也。○注越稱至進之。○卽上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淮夷伐吳。淮夷不稱人。注月者。善義兵。彼亦義兵。淮夷無進辭。今越稱人。故解之。明爲進意也。通義云。越何以稱人。徐人越云。則不辭。按此蓋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爾。○注義兵至省文。○正以侵伐例時。善之詳錄。則月上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書月是也。今已進越爲人。義兵明。故省文不月也。

公羊義疏六十二

昭六年盡十二年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

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疏〕注不日至略之。○正以襄

二十三年春三月乙巳杞伯匄卒書日。今不日故解之。○注上城杞已貶。○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以下城杞杞子來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是城杞已貶也。○注復卒至其義。○舊疏云律云一人有數罪則以重者坐之然則亦不再加而卒復略之者正以此是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其內行故也。按杞伯內行有失經傳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據諸侯內行小失云云何氏明春秋通例其罪重者則去葬以明義也。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注〕

先是季孫宿如晉，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有豫賦之煩也。

〔疏〕

注先是至煩也。○季

孫宿如晉，則上文夏季孫宿如晉是也。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者，卽下文冬叔弓如楚。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二事在後，故云豫賦。何氏以意言也。舊疏云一本云叔弓如齊者，誤。釋文出賦斂云力驗反，或無此字。舊疏本卽或本也。五行志中之上。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抗陽動衆之應。師古曰：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遇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以爲援好也。按志所據劉歆說，蓋左氏家言也。然按經五年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九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潰泉，則叔弓敗莒在公至自晉後，志以爲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者，誤也。師古承其誤而文之，過矣。

楚薳頗帥師伐吳〔疏〕

左氏穀梁作薳罷。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疏〕

燕世家云：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左傳云：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齊遂受賂而還。公羊均無此事。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

書者善錄內也，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

言之月者刺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疏〕

注書者善錄內也○舊疏云正以平爲善事今書之故云

善錄內也穀梁傳平者成也疏引舊解平者善事也○注不出至言之○左疏引賈云謂魯與齊平也穀梁傳云以外及內曰暨賈說所本與公羊合不出主名者決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書人也君相與平非平者在下比舉國言之起二國人皆善也通義云左氏許惠卿說此爲燕與齊平推尋經文下有叔孫舍如齊莅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情事正同且以僖公之篇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較之彼間無他事而重舉衛此伐在隔年而不重舉北燕其非燕齊平審矣按經例如燕與齊平不得僅曰暨齊平言暨則魯與諸侯平之辭下叔孫舍如齊莅盟卽齊平之徵孔說是也左疏引服氏說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橐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其說非是齊自崔杼伐魯後景公卽位求好于晉旋即向戌弭兵十餘年間惟慶封通嗣君來魯一聘外無朝聘往來雖無侵伐不得竟謂和好是時蓋因魯結援晉楚又與吳爲昏齊又崔慶甫平二惠不兢求平於魯事所或有不得謂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也崔氏應榴吾亦慮稿萬氏隨筆曰以爲燕與齊平者杜氏本許惠卿之說也以爲魯與齊平者孔氏宗賈逵何氏之說也杜說順傳而本文自背孔氏據經而前後可通諸儒多從孔氏劉公是更截左傳齊求之也句爲齊魯之事齊侯次于橐下爲燕平之事尤爲明確愚按魯與齊平下經書叔孫婣如齊莅盟是也燕與齊平下傳記鄭伯有事齊平燕之月是也春秋書平必有闕天下大故燕齊平不必書則所書當是齊魯之平耳○注月者至暨也○定十一年冬及鄭平書時此月故解之刺內暨暨者隱元年傳及猶汲汲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平善事而不汲汲故書月以刺之穀梁傳曰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義同○注時魯至于齊○下十年十有二月下注云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明時方結婚于吳也上六年冬叔弓如楚此下云公如楚是外慕強楚也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莅盟〔疏〕

釋文舍二傳作媯說文女部媯不順也从女若聲春秋傳曰叔孫媯古若聲舍聲同部顧氏炎武唐韻正云媯丑略切上聲則音舍春秋昭七年叔孫媯公羊作舍是也漢書西域傳媯

羌師古曰音而遮反遮从庶聲亦同部字也左氏莅作泄並俗當作媯說文立部媯臨也是也穀梁傳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非公羊義見僖三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陳楚弑其君虔于乾谿〔疏〕

包氏慎言云經書四月甲辰朔据厯爲月

之三日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臧氏恭壽以三統推是年正月甲戌朔大二月甲辰朔大三月甲戌朔小四月癸卯朔二日甲辰○注是後至乾谿○校勘記云鄂本同疏及閩監毛本下有蔡字此脫楚滅陳蔡者卽下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是也楚弑君乾谿見下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靈王弑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弑死較何注加詳志又引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於三經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趨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

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按此推日食之占下蓋劉歆釋傳語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辰月之二十九日。

九月公至自楚〔疏〕

通義云如楚危月出致同例。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有癸未月之十五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注〕

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

之自下廢上鮮不為亂故危錄之〔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亥月之二十六日。○注當時至錄之。○隱三年傳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今此衛侯惡卒於八月此十二月正五月當時

而日故言危錄之也。輒有惡疾者下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輒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惡疾也是也。不早廢之云云何氏蓋以經作危不得葬辭故云然左傳亦以靈公為孔成子等所立或即孔烝鉏史朝廢之也。白虎通攷黜云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按下二十年注云惡疾謂瘖、聵、盲、癘、跛、偃、不逮人倫之屬穀梁彼傳云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是即何氏所謂跛與禮喪服云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注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曾祖是即有惡疾宜廢是也。故禮記喪服小記云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絜蓋世子有廢疾則不可承

祭臨民故婦人有惡疾亦在七出之科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注〕說在元年變其言陳者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

故重舉國〔疏〕

注說在元年○即上元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也○注變其至舉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言其此特言

陳故解之又大夫相殺亦稱人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是也上元年傳又云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故此變言陳以起之通義云變其言陳者世子繫君言其則可繫招言其則不可言其公子則可言其世子則不可然公子亦貫乎先君何為可言其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有辛丑月之五日。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疏〕

通義云招所使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疏〕

通義云招所立也陳杞世家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為陳君楚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

秋。蒐于紅。〔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度。云本亦作蒐。杜云。蕭縣西有紅亭。大事表云。今為江南徐州府蕭縣。蕭為宋地。蕭叔所封邑。傳云。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商即宋也。豈魯蒐于近宋之鄙。而蕭縣魯亦有其地。與水經注獲水篇。獲水又東歷洪溝。東注水南北各一溝。溝首對獲。世謂之鴻溝。非也。春秋昭八年。蒐于紅。杜預云。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即地理志之虹縣。蓋溝名音同。非楚漢所分矣。馬氏宗權左傳補注云。劉昭郡國志注。於泰山奉高云。紅亭在縣西北。杜預曰。接宋衛也。於沛國紅縣。引地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是劉昭於奉高紅縣兩地皆以為昭公蒐地。奉高屬泰山郡。本魯地。紅應在是。沛國去魯太遠。杜預亦疑其非。劉昭因晉書地道記而誤。何紀瞻亦疑其非。不足據也。按根牟魯東界。在古琅邪陽都縣。紅地應相去不遠。其以為在泰山奉高者。近是一統志。紅亭在泰安府東。是也。紀要謂在鳳陽虹縣西者。誤。

蒐者何。簡車徒也。〔注〕徒衆。〔疏〕

注徒衆。○周書芮良夫解。實繁有徒。注徒衆也。文選東京賦。結徒營。薛注徒衆也。漢書刑法志。卒正三年簡徒。注徒人衆。又食貨志。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數。注徒衆也。莊子徐無鬼云。無徒驥於鑿壇之宮。注步兵曰徒。隱八年左傳。彼徒我車。注徒步兵也。則徒與車對。車謂乘兵。徒為步兵也。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徒兵千。襄元年。敗其徒兵于洧上。皆是也。

何以書。蓋

以罕書也。〔注〕說在桓六年。〔疏〕

注說在桓六年。○桓六年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是也。左疏引賈云。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然則下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昌。定十三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將何說乎。舊疏云。為蒐之法。比年作之。今此不然。故云以罕書是。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疏〕

通義云。不去大夫者。非討賊之辭也。蓋過實不與弑。而招歸罪焉。若魯討爲氏之。比按公羊傳僅元年有云。招將自是弑君也。注云。孔瑗弑君。本謀在招。春秋書殺過。

同大夫相殺之例。則過與謀與否。無文以定。孔氏取左傳爲說也。

大雩〔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疏〕

注先是至所致。即上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是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壬午。十一月無壬午。十一月之二

十一日。孔瑗。左傳穀梁瑗。作奐。古爰聲。奐聲同部。

葬陳哀公〔注〕日者。疾詐諛滅人也。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諛託義。故列見之。託義

不先書者。本懷滅心。重舉陳者。上已言滅。不復重舉。無以明。〔疏〕

注日者至人也。春秋之義。滅例書月。今此書日。故解之若然。上四年。遂

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貴之略。此亦靈王。書日貴之者。詐諛滅人。惡尤重。故書日以疾之。通義云。劉敞曰。此楚子也。其稱師何。曷爲。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賊。殺人之臣。稱侯則疑于伯。稱人則疑于討。滅重矣。故豈見之於師也。謹案。孔瑗不言大夫。討賊之辭也。蓋招所使殺。偃師者。若成濟之比。按劉敞本范甯說。注不舉至見之。襄六年。齊師滅萊。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則此亦直書楚師滅陳。已足。復列見執公子招。殺孔瑗。葬哀公。正以見其託討賊滅人國故也。穀梁傳。

惡楚子也是也。○注託義至滅心。○宣十一年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下云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是莊王本行義討賊。後乃有利陳之心。故先書殺陳夏徵舒。後書入陳。靈王本懷滅心。託義討賊。與莊王異。故先書滅。以誅心。○注重舉至以明。○舊疏云。成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不重舉齊。此重舉陳者。上已言楚師滅陳。若不復舉陳。無以明其是陳人矣。通義云。承上滅陳。文已明。復事事繫陳者。深存陳之意。按穀梁傳云。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公也。注。滅國不葬。閔楚夷狄以無道滅之。故書葬以存陳。孔義本此。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注〕陳已滅。復見者。從地名錄。猶宋郟以邑錄。不舉小地者。顧後

當存〔疏〕

注陳已至邑錄。○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郟。郟本國名。春秋前爲宋所滅。故以邑錄。是以桓二年有取郟。大鼎事也。○注不舉至當存。○舊疏云。陳是總號。會時未必在其國都。所以不舉小地而舉陳者。正以楚人暴滅。春秋欲閔陳而存之。故還舉其大號言也。其存陳者。卽下經夏四月陳火是也。

許遷于夷。〔疏〕

水經注淮水篇。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于城父縣右出。東南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縣故魚夷之地。春秋昭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言夷田在

濮水西者也。然則濮水卽沙水之兼稱。得夏肥之通目矣。杜云。城父屬譙郡。按譙爲今亳州地。

夏四月。陳火。〔疏〕

左氏作陳災。杜云。陳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按彼爲天下記異。不得以例此。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注〕据災異為有國者戒。〔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無下陳字。存陳也。〔注〕

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大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疏〕注陳已至記災。○校勘記云。鄂本大作天。此誤。按紹熙本亦作

天。舊疏引考異郵云。陳火之類。未當誅絕。天曉其君。死灰更燃之意。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左疏引賈服說。亦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為國也。范云。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李氏貽德賈服注輯述云。春秋之例。外災不書。往弔來告。則其書法如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必繫其國名於火處之上。時陳既為楚縣。若與楚有陳。則當曰楚陳火。今日陳火。明陳國尚存。不與楚滅。為繼絕存亡之義明矣。若然。則沙鹿梁山崩。何不繫晉。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公羊傳曰。為天下記異。與災火之異。係一國者有殊。故不繫晉也。十三年經云。陳侯吳歸于陳。不言楚復封。則楚雖滅陳。固不與其滅也。不與楚滅。則亦不斥陳亡矣。通義云。姚大夫曰。言存陳者。孔子悲之也。滅國多矣。曷為獨悲陳而存之。以楚託於名義。若義當滅陳。世無敢議楚罪者。若是陳將竟滅矣。而幸而復存。是可悲矣。是以春秋於其未復而亟存之也。廣森謂陳已滅。則春秋雖欲存之。他無可記。故因天火而錄之。不用外災常例矣。故左傳。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是天欲存之也。陳蔡等滅陳。最無罪。明德之後。又非蔡度可比。故天特存之。以勸懲示。春秋即因之書。以起繼絕存亡義也。曰存陳。悌矣。〔注〕書火存陳者。若曰陳為天所存。悲之。

〔疏〕舊疏。悌。謂悲也。成十六年傳。在招丘悌矣。曷為存陳。〔注〕据災非一天意。曷為悲陳而存之。〔疏〕注据災至存之。

○舊疏云。弟子之意。以為春秋之內。書災者非止一處。曷為於此災上。悲陳而存之。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注〕罪人。招也。殺人之賊。

〔注〕孔瑗弑君賊也。葬人之君。〔疏〕

八年左傳疏引賈服亦云。楚葬哀公。不取彼傳。袁克私葬為說。孔疏云。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當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直

言葬。按十三年經。葬蔡靈公。彼傳云。平王即位。既封陳蔡。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是蔡靈公亦為平王所葬。春秋何不云楚葬也。

若是則陳存悌矣。〔注〕楚為無道。託

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不書孔瑗弑君者。本為招

弑。當舉招為重。方不與楚討賊。故沒招正賊文。以將與上貶起之。月者。閔之。〔疏〕

注楚為至之也。○下十一年左傳叔

向對韓宣子曰。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是楚託討賊。陳臣子待之而滅事也。漢書五行志上云。九年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為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顛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為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為水。為中男。離為火。為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經義雜記云。按所引

左氏說。乃秦漢以來舊誼。當與伏生書傳。毛公詩傳等觀。不獨足以補正杜注而已。董劉說公穀。推所以致災之由。一自遠者言之。一自近者言之。考宣公十一年陳亂。陳臣子痛國之亂。而望楚之救也。故開門延楚。乃乘其亂而滅之。陳之臣子。痛益深矣。幸聽叔時之言。復封陳庶。爲善補過者。而又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則與滅陳國而虜其民人無異。陳之臣子。懷羞愧憤恨之心。欲快意與楚者。非一日矣。今復爲之滅。是以陰毒之氣。蓄之久而發之烈也。此董生遠推意也。劉子政說穀梁。以爲招殺大子偃師。故天降之災。楚已滅陳。而復營陳者。不與蠻夷滅中國也。按宣十一年。楚子入陳。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義本此。故買服注左傳。范注穀梁。無以盡同。獨杜氏好爲異例。輕改舊說。非也。○注不營至起之。○上元年注云。孔瑗弑君。本謀在招。故舉招爲重。責以弑文。不言孔瑗弑君也。解上八年營陳侯之弟招義也。不與楚討賊者。決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文不與而實與也。此皆不與。故沒討招之文。謂不於討處貶之也。以將與上貶起之者。上貶。謂元年稱公子不稱弟爲貶辭也。明此雖沒正賊。然本謀在招。上已貶明。故得與相起。○注月者閔之。○舊疏云。正以外災例時。卽襄元年春宋火之屬是。今而營月。故言閔之。閔義具上。

秋。仲孫纒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晉欒施來奔。〔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晉欒施。左氏作齊欒施。孫志祖云。此非晉之欒氏。公羊經文誤。當同左氏作齊。按穀梁亦作齊。惠氏棟周易本義辨證云。晉孟喜作齊。子西反義同。晁氏曰。說文作

晉按齊古文晉篆文晉今文愚謂晉改爲晉始於蔡邕石經古晉字讀爲齊音子斯反又卽移切見春秋傳及公羊釋文嘯堂集古錄有晉姜鼎晉姬姓安得稱姜必齊姜也古文多借用故晉字或借爲齊晁以道以齊爲古文是春秋齊晉無別矣恐未然按說文鄆从邑晉聲左氏莊元年釋文莊十一年釋文公羊桓七年釋文莊元年釋文十一年釋文穀梁莊元年十一年釋文並音鄆子斯反又子移反玉篇亦音鄆子斯切又哀十三年傳注敗齊師于苗疏苗字有作晉字知古音晉齊字音往往通轉矣金氏廷棟齊樂施晉樂施解云齊樂施公羊作晉樂施施字子旗齊惠公後非晉樂氏按晉卽齊字晉卦之晉孟氏作齊齊晉一也說文晉从日晉聲今人以晉易之非也蓋齊可爲晉晉不可爲晉蔡石經改晉爲晉而齊晉字不通矣然則古齊字本爲晉非古晉字讀爲齊也公羊不異說甚明晰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纓帥師伐莒〔疏〕

釋文隱如左氏作意如古隱意一音之轉禮記少儀隱情以度注隱意也思也又中庸壹戎衣注衣讀如

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是殷有衣音與隱有意音同

戊子晉侯彪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子月之七日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注〕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釋文宋公戌讀左傳者音成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穀梁與左傳同左氏釋文云戌音成何休音恤左氏文二年傳宋公子成釋文成音城本或作戌音恤成與戌易混故也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成之饜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爲正是平公器也頌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注平公子成與城同音若平公名成其子似不得名城矣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六日○注去冬至貶之○舊疏云正以論語禮記皆有昭公取于吳謂之吳孟子文但不指其取之年歲今無冬更無他罪可指是以何氏以意當之娶吳孟子不書諱取同姓故也通義云謹按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書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是不修春秋文如是君子修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年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目若移冬于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春秋之爲諱也沒其文而不沒其實必有所託以見端云極爲諦當而舊疏引賈服曰無冬刺不登壺視氣考登壺視氣見僖五年彼傳以爲禮明平時皆不行此禮矣何獨於此年譏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疏〕

左氏穀梁作春王二月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平公以十年十二月甲子卒至是年二月葬僅逮三月三月而葬已速况踰月乎公羊傳正月或字之譌按既速葬矣可三月即可踰

也。月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十日。差繆略云。穀梁作乾。按今注疏本及穀梁石經皆作虔。

楚子虔何以名。〔注〕据誘戎曼子不名。〔疏〕

注据誘至不名。○下十六年。楚子誘戎曼子殺之。不書名是也。

絕。〔疏〕

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

問曲禮。諸侯滅同姓名。春秋衛侯燬滅邢。邢衛固同姓矣。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蔡非同姓。何以亦書名。曰。禮云。滅同姓名者。滅天子之同姓也。陳蔡皆楚虜所滅。不於滅陳名虔。而於滅蔡名之。以其滅周同姓。尤惡之也。春秋之君。滅同姓者多矣。獨於二文見義者。蔡姬姓之大國。非漢陽諸姬可比。誘而殺之。其惡尤甚。衛秉禮之國。文公又賢君。且邢衛同為狄所滅。因齊桓仗義。得復社稷。乃歐邢之弱而取之。於義尤為不順。故亦絕之。按滅同姓為滅天子之同姓。此錢氏臆見。蔡般宜討。虔非討蔡之人。復誘而討之。尤為不義。傳明云。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此絕之正義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下十三年。疏引作絕也。此脫。

曷為絕之。〔注〕据俱誘之。為其誘討

也。〔注〕使不自知而死。故加誘。〔疏〕

注使不至加誘。○左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

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是其事也。包氏慎言云。般弑父。殺當其罪。不聲罪而誘殺之。與詐殺同科。故絕之。稱名。明當緇爵也。穀梁傳。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范云。蔡侯般殺父之賊。人倫所不容。王誅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于中國。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嘗試論之曰。夫罰不及嗣。先王令典。懷惡而討。丈夫醜行。楚虜滅人之國。殺人之子。伐不以罪。亦已明矣。莊王討徵舒。則異於是。凡罰當其理。雖夷必申。苟違斯道。雖華必抑。故莊王得為伯討。齊侯不得滅紀。趙盾救陳。則稱師以大之。靈王誘蔡。則書名以惡之。所以情理俱暢。善惡兩顯。豈直惡夷狄之君。討中國之亂哉。夫楚靈

之殺蔡般亦猶晉惠之戮里克雖伐弑逆之國誅有罪之人不獲討賊之美而有累謹之名者良有以也范氏之駁穀梁即據公羊為義也

此討賊也〔注〕蔡侯般弑父而立

〔疏〕

注蔡侯至而立○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也

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注〕據與莊王外討晉文譎尊

〔疏〕

注據與莊王外討○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曷為不與實與而不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

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是其與莊王外討事也○注晉文譎尊○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傳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年老恐伯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所以見文公之功是晉文譎尊春秋無譎辭也 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注〕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地者起以好會誘之

〔疏〕

通義云懷惡而討不義讀當於討字絕句白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又曰蔡世子班弑其君楚子誅之然則春秋自譏其誘討非謂賊不當討也潛

研堂荅問云問春秋有討賊之義蔡般弑父自立楚人誘而殺之雖曰不義與殺無罪者亦宜殊科春秋何以無異文曰楚處亦弑君之賊與蔡般同自當從兩下相殺之例然蔡般之罪終所當絕此當合前後參觀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殺之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夫有為般之世子雖嗣立而不得書爵者不成其為君也春秋之法諸侯有誅絕之罪其子雖無罪亦當廢則討賊之義亦嚴矣楚商臣亦犯誅絕之罪

耐子孫享國且數十世。則有弑君不復見之例以絕之。亦未嘗漏網也。○注內懷至詐也。○正以賊所宜討。懷惡而討。故不與其討也。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原自愛。不予爲仁。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游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爲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合我與宜以爲一言。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社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信則弗敬。二端之正。俛于上。而僻行之。則誹于下。仁義之端。可無論乎。是春秋弗與靈王討賊。爲其不能先以義治我故也。○注地者至誘之。○正以下十六年。誘戎曼子殺之不膏地。今言子申。故解之也。明彼非好會也。好會誘之事具左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疏〕

唐石經
棄作弃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五
有甲申月之八日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說在桓六年。〔疏〕

注說在桓六年。按彼注云五年大

簡車徒謂之大蒐是也。舊疏云上八年蒐于紅之下何氏云。說在桓六年。今復指之者。正以蒐與大蒐希數實異。禮亦不同。是以不得相因。各指其所在。然則亦譏其罕之義。穀梁注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重守國之備。安不忘危。與左氏義反。與公羊義相足。通義云。古者戰勝以喪禮處之。蒐非同純吉。且起大役。須先期屬衆。比時有喪。重致衆罷遣。故君子緣人情不譏也。是也。左傳曰。非禮也。又云。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以爲不忘君者。於義似短。

仲孫纓會邾婁子盟于侵羊。〔注〕不日者。蓋諱喪盟。使若議結善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侵羊。

二傳作禘祥。疏本作盟于侵羊。解云。穀梁傳作侵祥字。服氏注引者直作詳。無侵字。皆所見異也。九經古義云。古祥字作詳。易履視履考詳。釋文。本又作詳。警君喪。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云。其道出于不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祥字。故左傳禘祥。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羊者。繁露云。羊之爲言猶祥與。鄭衆百官六禮辭亦云。羊者祥也。疑古祥字。詳字皆省作羊。易大壯象。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釋文。詳審也。鄭王肅作祥祥。善也。爾雅。祥。善也。鄭注車人云。羊。善也。杜云。地闕。大事表云。當在今兗州府滋陽縣境。沈氏欽韓云。禘祥當卽大庭庫。魯因以望禘祥。故遂名爲禘祥。在曲阜縣。○注不日至善事。○舊疏云上五月。夫人歸氏薨。君居喪而與人盟。至十三年平丘之會。邾婁子與晉爲議。不容公盟。而執季孫。理宜書日。見其不信。而不書日者。正以身居大喪。而不以爲憂。是內惡可諱之限。故爲信辭。使若此盟。方欲議論結其善事然。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

〔疏〕

校勘記云：齊國酌，唐石經諸本同，解云：賈氏作酌字，與此同，服氏及穀梁皆作齊國弱字，按：杜本亦作弱，釋文：屈銀，二傳作厥慙，九經古義云：左傳厥慙，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厥，讀若銀，又云：慙，从心，厥聲，公羊本口授，故以厥爲屈，以慙爲銀，字異而音同，說文：大部，厥，从大，來聲，讀又若銀，則銀聲爲厥之異讀，慙，从其異讀音與，杜云：厥慙地闕，大事表，或曰：在今衛輝府新鄉縣境。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有己亥月之二十五日。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注〕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疏〕

注歸氏至夫人，○舊疏云：皆史記文，通義云：按齊歸子野母敬歸之姊，何

氏以爲襄公嫡夫人，非也，疏因附會其初至不書者，蓋爲世子時娶之，據左傳言會于沙隨之歲，襄公始生，公羊雖無明文，然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則襄公之幼可知，假令其娶定在卽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絕不見者，似本未有正嫡云。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有丁酉月之二十三日，穀梁作世子友，史記管

蔡世家注引世本亦作太子友。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注〕

據陳子也。○卽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以下于

也。溫是也。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注〕靈公即般也。不君不與靈公坐弑父誅不得為君也。不

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上不與楚誘討嫌有不當絕故正之云耳。〔疏〕注不君至君也。〇即

世子般弑其君固是也。靈公弑父當誅故不與為君。舊疏云靈公弑父而立弑父之人人倫所不容。今而見誅正是其宜。是以春秋不與靈公為君也。〇注不成至父也。〇舊疏云莊三十二年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然則稱子者嗣君之稱。春秋之義既不與靈公得為成君。故亦不成其子有得為嗣君以繼其父。潛研堂答問云問春秋嘗世子者皆宜為君之稱。蔡世子有何以獨為貶辭。曰君薨未踰年稱子。嘗子則不見貶斥之文。書名又無當國之罪。故從其本號嘗之。般雖有罪。然蔡之臣民奉以為君者十餘年。經亦嘗嘗蔡侯矣。有侯則宜有世子。不稱子而稱世子。從其本稱。非得正之稱。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齊商人蔡般皆弑君之賊。春秋嘗之曰齊侯蔡侯。無貶辭者。已成君也。已成君則從五等諸侯之例。非獎賊也。辭窮則同也。然商人終被弑亡。般亦死楚虔之手。其子又慘死。天道果可畏哉。按錢氏說是也。世子正稱也。書世子有於即位後。則貶諸侯稱爵。正稱也。成四年嘗鄭伯伐許於喪內。則貶猶斯義也。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集解引何君廢疾云。即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世子耶。鄭釋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啓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蔡國二君。以取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劉氏逢祿難曰。君薨稱世子。明友之不當立。與衛蒯聩同文。與鄭忽異文。公羊傳之信矣。若僅貶楚殺蔡二君。則稱子不更著耶。若以子友疑於子哀。則嘗蔡子而去其名可也。使若不得其君終。于義為短。于文為悖。〇注上不至云耳。〇即上傳云。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上絕楚子。嫌蔡般無罪。故於此正之。

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注〕据惡惡止其身。〔疏〕

注据惡惡止其身
○下二十年傳文

誅君之子不立〔注〕雖不與楚誘討其惡坐弑父誅當以誅君論之故云爾

言執者時楚託義滅之〔疏〕

繁露觀德云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齊逢丑父是也正以春秋天子之事故董生本天子言之漢書趙敬肅王彭祖傳大鴻臚禹奏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

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白虎通封公侯云誅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絕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不立又誅伐篇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弑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之者以其逆無所承也詩云無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按定元年傳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注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昭僅不能保有國土當絕子猶不得立何論蔡靈弑父賊乎通義云此春秋託王法也昔周公誅管叔而宥蔡叔厥後蔡仲紹封而管叔之子不得立是其制也既絕其世復稱世子者常辭君薨稱子某今不稱子某卽是絕之若併去世子無以知是嫡與否不與立之義反不見也劉敞橫議此傳義與文反而以鄭世子忽爲難彼未知伯在喪稱名卽與侯在喪稱子同理既書鄭忽於前不嫌不常立矣春秋美惡不嫌可以同辭必欲強相接比又可謂蔡世子般亦與使有蔡之文乎○注雖不至云爾○舊疏云不君靈公以誅君論之何故上四年申之會及伐吳之經上文楚子誘殺之時皆稱爵者凡貶刺之例正可以一事之上足見其惡而已甯可文文皆貶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郕傳云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譏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仇狩也其餘從同是也○注言執至滅之○舊疏云春秋之義舉滅國爲重其餘輕者皆從略是以襄六年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是今并書其執者正以楚人託義滅之故見其義也似若上八年注云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譏託義故列見之是也楚既託義執用蔡世子以滅其國當如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然今乃先書滅蔡者起其本懷滅心故也

非怒也無繼也〔注〕父誅子當絕〔疏〕

舊疏云今不成有爲子者非由惡其父遷怒其子孫但由

靈公大逆，理無繼嗣矣。是以注父誅子當絕也。其非字有作悲字者，誤。按怒為遷怒。又見莊四年傳。此非怒與。注怒，遷怒。齊人語是也。按父誅子當絕，商臣弑父而立。春秋不見誅文。其子莊王復有美辭者，商臣倖逃天誅。莊王又賢，春秋必假事以示法。彼既無可託，故直於蔡般父子張義。明彼亦從同也。又見天之進楚，直同禽獸。如梟獍之物，並生於世。在不屑誅絕之科。非如蔡為姬姓之長，正當有父子君臣。天討之所宜加。故聖人亦因天而備責之。且蠻夷猾夏，自楚成始。假手其子以斃之。臣不臣，子不子，乖戾之氣，蓋相尋也。

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注〕持其足以頭築

防。惡不以道。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日者，疾諼滅人。〔疏〕

通義云：意時有所築隄善崩潰，殺人毀之義，或然也。○注持其足以

道○何蓋以意言之，或別有所據。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鄆子用之，傳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入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此不言防，與彼義同，不以道，即無道也。○注孔子至亂也。○論語秦伯篇文，包云：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何蓋引人而不仁為證。因連下引之，與此無涉也。潛研堂答問云：宋襄公用鄆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注日者至滅人。○正以滅例。月此書日者，上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營日同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疏〕

卷經略云：北燕伯，左氏作北燕伯款。唐石經左氏無款字，毛本年誤月。

伯于陽者何。〔注〕即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微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

斷三字問之〔疏〕

注即納至于陽○此据納劓噴于戚事爲說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劓噴于戚。傳云。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

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是也。今此納北燕伯于陽。若是上三年出奔齊之北燕伯款。今納之北燕可也。既出奔稱伯。則非犯父命。何爲納之于陽。與于戚同文也。○注又徵至再出。○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注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不書出。小國例也。是春秋之義。小國出入不兩書也。北燕微國。出奔書。即入不當再見。書北燕伯也。○注故斷至問之。○公羊義以伯于陽連讀。

之矣〔注〕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

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疏〕

公羊問答曰。問子曰我乃知之矣。與史通所引不同何也。曰。當是劉知幾所見之本。異也。故子曰下有齊之事三字。○注子謂至其事。○襄公二十一年傳。孔子生至是。

年二十三歲。又昭二十四年。仲孫纘卒。左疏引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傳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據此。知昭公十二年孔子正合二十三歲。故得知其事。○注後作至滅闕。○通義云。此當爲納北燕公子陽生于某地。自生以下字並滅爾。是也。史記者。舊疏引閔因敘所稱。使子夏等十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是也。

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

〔注〕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甯可強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子

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疏〕

注如猶至之乎。○經傳釋詞。凡經言如之何如之何者。皆是如詞助也。易屯六二。屯如。如。如。子夏傳。如。辭也。按。如。即無如。無如。即奈意。凡經傳言如之何者。皆奈之何也。

強釋文作彊。葉本作強。凡彊弱字作彊。勉強字作強。舊疏云。孔子云。當是歲時。我已年立。具見其事。奈汝在側之徒。不見之何。孔子雖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皆不委曲。若改之。謂已苟出心肺。故曰甯可彊更之乎。○注此夫至億錯。○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億作意。釋文。妄億。於力反。錯也。字或作措。按論語音義。毋意。或於力反。於力反則本作億。於此注合。陸氏以爲非誤也。此本錯字。剗改小。而偏當本作措。疏標起訖作億措。可證。釋文校勘記云。億當作意。鄂本注作妄意措。於力反。下當有下同二字。且下子絕四毋意之意音同也。舊疏云。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何氏云。明其狀似雨耳。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孔子修春秋。大有改之處。而特此文不改者。欲示後人重其舊事。故曰。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人妄億措也。億。謂有所僂度。措者。置也。置意於言也。不欲令人妄置意於言矣。按如兩星不及地尺而復。修改之曰。星實如雨。事本無差。文有小異。若伯于陽與公子陽生。氣殊懸絕。故不敢徑改。恐襲億措也。○注論語至毋我。○論語子罕篇。舊疏云。備於鄭注。今鄭注不可考。蓋取毋意義也。

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注〕唯齊桓晉文會

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疏〕

注唯齊至次序。○僖四年。許男新臣卒。下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則許小於曹。然自幽之會。皆許男序于曹伯之上。或

德優於曹與。舊疏謂其盛時事。及其衰末。亦不醇粹。是以僖二十三年。鹹之會。許男序于曹伯之上者。非也。

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注〕非齊桓晉文則

如主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疏〕

注非齊至史也。○閩監。毛本。如作知。誤。何意謂桓文而後。皆主會者次之。春秋因而不改。所爲信史也。俞

氏。懋公羊平義。謂其序其會。兩文對舉。蓋言諸侯之序。皆伯主所定。諸侯之會。皆主會者所爲。以見春秋所載二百四十年之事。悉據當時之實耳。其以諸侯之序爲桓文所定者。蓋晉文踵事齊桓。無大變更。而其後又晉人世主夏盟。一循文襄之舊。故推而

上之。以爲皆桓文所定者。兩句皆證明春秋信史之義。若如何解。則齊桓晉文句與上下文皆不屬。按俞義亦未協。桓文之會。所次諸侯卽不同。諸侯自會同外亦無所用序。若謂朝之天子自有王朝定則。況春秋世朝周鮮。左傳定四年所序踐土之盟。其次卽與春秋不同。是其明證。蓋兩句互文見義。上句其序。謂其會之序也。下句其會。亦謂會有序也。桓文之會。猶能次德之優劣。國之大小。後此則晉楚狎主意爲高下矣。春秋存之以見信。又以見無係褒貶進退之義也。

有罪焉耳。〔注〕上孔子名。其貶絕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上之罪。聖人德盛尙謙。故自名爾。

主書者。惡納篡也。不書所篡出奔者。微國。雖未踰年君。猶不錄。不足陽下言于北燕者。史文也。北

燕本在上。從史文也。〔疏〕

注上孔子名。○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注其貶至之罪。○舊疏云。卽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

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按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釋名。詞。嗣也。令撰善言相嗣續也。史記儒林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皆卽意內言外之詞也。論衡起奇云。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通義云。詞有褒與貶絕。假天子之事。故謙以爲有罪也。亦猶孟子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按孟子離婁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注。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此孔氏所本。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春秋書弒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宜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載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行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春秋亦曰。晉趙盾弒其君。齊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春秋亦曰。齊崔杼

弑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名。人道以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左氏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檣杙。孟子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而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弑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與。必不書人。嘗偃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按晉宋吳莒之弑。稱人與國。卽聖人筆削所繫。所謂某有罪者。非史官赴告之失也。如無史官。左傳又曷由知哉。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彼注引劉熙孟子注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也。按何氏此注。以貶絕譏刺有所失爲某之罪。以傳文以其詞與其序。其會對。皆謂次序諸侯優劣之得失言。故本而言之。與孟子之知我罪我殊也。○注主書至不錄。○春秋立納。入皆纂辭。故云。主書者。惡納纂也。舊疏云。正以上三年之末。伯款出奔。遙歷十許年。計應有君矣。陽生篡之。宜書其出。今不書者。微國之君。被篡而出走者。皆略而不書。假令非被篡。但是微國未踰年之君。卒猶不書。況乎被篡出奔。甯不略之。何氏必將未踰年君約之者。正以所見之世。微國成君之出。例皆錄之故也。卽伯款之徒是也。此不書所篡出奔義也。○注不足至文也。○校勘記出史文也。北燕本在上。云閩本同。鄂本無也。字。此衍。監。毛本。北誤比。舊疏云。若足其文。宜云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今陽生之下不言北燕者。正以史之本文陽生之上有北燕二字。因而從之。不及改順文。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壬申。據厯爲四月朔。正月之二十九日亦壬申。經於夏五月書葬。鄭簡公簡公以四月卒。卽以五月葬。在慢葬之例。宜書日。而經不書日者。同於當時不

日之例則三月
之卒當在正月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疏〕

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然〔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虔字按穀梁作成虎此作虔誤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左氏傳云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則經文作虎字可知今左氏經文作成熊或篆文殘脫致誤公羊作成然又因熊然形勢相似致譌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疏〕

左氏穀梁作公子憇釋文憇魚覲反一讀爲整正領反此釋文云整之領反或作憇魚覲反蓋古音通也哀十一年左傳晉悼公子憇亡在衛釋文憇一本作整通義云不日者整無罪也整與公謀去季氏從公如晉晉人拒公整惶懼出奔公之復季孫爲之也按孔氏義與何異何氏以內大夫出奔有罪不日也孔義牽涉左氏爲說然左傳南蒯以私怨欲出季氏公子憇欲代季氏許與爲難又欲搆叔季二家不克出

奔絕無因公之意何云無罪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注〕

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為夷狄所強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

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疏〕

注謂之至狄之○舊疏云諸夏之稱連國稱爵今單言晉作夷狄之號故須解之中國無義者襄七年傳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注禍由中國無義是其文也遂為夷狄所彊者即四年楚子以下會于申執齊慶封殺之是也今楚行詐滅陳蔡者即昭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是也行詐即託義討招瑗託義討蔡般是也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者即上十一年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以下于屈銀是也先伐同姓者正以鮮虞姬姓故也校勘記出故為夷狄所強云諸本同誤也疏中兩引皆作夷狄所彊當據正又出今楚行詐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今作令此本疏中兩引亦作令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今亦作令懼然當讀如孝子聞名心懼之懼禮記檀弓懼懼如有求而弗得注皆憂悼在心之貌是也通義云鮮虞姬姓之國見於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妄也後改國名中山左氏哀三年傳有求援於中山者即是史記中山武公徐廣以為西周桓公之子雖失其實然為周之分子無疑耳晉為諸夏盟主楚翦滅姬宗坐視不救又效楚尤加兵于同姓故稱國狄之春秋特於此責晉之甚者初楚人為申之會請諸侯于晉弗敢競楚由是大得志於中國放乎滅陳蔡者晉君臣為之也蘇轍曰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

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繁露楚莊王云。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乎。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禮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於彼無親。尙來愛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愛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集解引何君廢疾云。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鄭君釋之曰。晉不見因會。以綏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太重。晉爲厭憚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能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劉氏逢祿難曰。狄之所以貶之也。若僅貶之以起文。則辭費矣。鄭取董何之義。以增飾傳文。安足以起疾乎。按左疏引賈服。亦取穀梁爲說。而范甯以穀梁意非。然其荅薄氏。亦言楚滅陳蔡。而晉不能救。棄盟背好。交相攻伐。其責晉之義。亦大同公羊也。蓋與夷狄並伐。事所恆有。何以不狄。誠如何君所難。漢書地理志。中山國新市。下引應劭曰。鮮虞。子國。今鮮虞亭是。按新市在今正定府新樂縣。

公羊義疏六十三

昭十三年

盡十七年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疏〕通義云：費，內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蓋季氏之臣有南蒯者，以邑叛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疏〕上十二年左傳云：楚子次于乾谿。杜云：在譙國城父縣南。大事表云：在楚東境。

今江南潁州府毫州東南七十里有

乾谿，與城父村相近，即漢城父縣也。

此弑其君，其言歸何？

〔注〕據齊陽生入惡不言歸。〔疏〕注據齊至言歸。○即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是也。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之

家，自是往弑舍，故為纂辭。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今公子比亦弑君而言歸，故據以難。

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

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注〕時棄疾詐告

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弑也。言歸者。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爾。不日者。惡靈王無道。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爲戒。〔疏〕舊疏云。歸無

惡於弑立也

者。言所以誓其歸者。正於弑虜之時。比無惡。靈王經而死者。舊疏云。謂縣縊而死也。按論語憲問篇。自經於溝瀆。注。王曰。經。死於溝瀆中也。國語晉語。申生維經。史記田單傳。遂經其頸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廣雅釋詁。經。絞也。荀子彊國篇。注。經。縊也。左傳亦云。王縊于芊尹申亥氏。繁露王道云。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潰。公子棄疾卒。令靈王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此非盈意之過耶。又曰。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壤。盧注。壤。猶傷也。又五行相勝云。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司營爲神。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謂順主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宮室。多爲臺榭。雕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新語懷慮云。楚靈王居千里之地。高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尙道德。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雖登浮文。窺天文。然身死於棄疾之手。淮南秦族訓。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騷動。百姓罷敝。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葬飲水。枕塊而死。易林需之泰。楚靈暴虐。罷極民力。禍起乾谿。棄疾作毒。扶伏奔逃。身死亥室。是皆以弑君謀起。棄疾。故比歸無惡於弑立也。左傳與此小異。亦云。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又云。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則師及訾梁而潰。與此會乾谿之役語大同。○注時棄至立之。○舊疏云。正以經書自晉。故得爲有力之義。故如此解。校勘記云。此本晉誤有。可誤。司。今據諸本訂正。按紹熙本不誤。○注比之至弑也。

○繁露王道云。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通義云。高閔曰。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楚靈之弑者。乃比也。若使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置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是則君弑。由於比立。故比宜坐弑。比之義。宜效死而不立。下傳文。○注言歸至之爾。○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故爲明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卽責其不效死而立也。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是亦以比不弑君。故弑爲加弑焉。校勘記出。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云諸本同。誤也。鄂本謂作明。疏引注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明。又出加弑責之爾。云此本疏中引注作加殺。闔監毛本亦改作弑。○注不日至無道。○舊疏云。正以宣二年秋七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則春秋之義。不問加弑與否。例皆書日。此不日。故解之。按晉靈亦無道。而日者。晉靈止宮中虐戾。害不及民。又有趙盾諸人執政。非如楚靈之黷武樂禍。外肆殄滅。內極力役。殃民淫刑。多行不義。故不日。以惡無道。○注致內至爲戒。○宣九年。襄七年。下二十五年等傳。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地。故解之。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注起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于諸侯會上。故地危之。襄七年。鄭伯髡原卒于操。傳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下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是則諸侯卒其封內不地。今此靈王見弑。由於乾谿。故著地以爲戒也。潛研堂答問云。楚子虔弑于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于虔。伐吳。執虔。封滅賴。滅陳。蔡。史不絕書。而無救于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

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疏〕

左氏穀梁弑作殺。孔氏音義云。弑。二家經作殺。若然。則比專得弑君之罪。而棄疾反類於討賊之人矣。不亦頗乎。此條及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公羊經文皆特長於

穀。左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注〕据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疏〕

注据齊至舍○文十四年彼傳云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

何已立之已殺之成使者而賤生者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為則彼未踰年見弑稱君此亦未踰年君稱公子故据以難舊疏所以不据傳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者正以取成君之號以難公子義強也

其

意不當也〔注〕据上傳知其脅〔疏〕

注据上傳知其脅○即上傳云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繁露王道云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是也穀梁傳曰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

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殺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是亦以比無弑君之意與此同惟彼經弑作殺故以當上之辭為解果爾則經常書楚殺其大夫公子比矣故當從公羊作弑

其意不當則曷為加弑焉爾〔注〕据王子朝不貶〔疏〕

注据王子朝不貶○下二十二年尹

氏立王子朝注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是則王子朝不貶此亦不當加弑故据以難

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疏〕

通義云卷縊而比出比歸而虓縊比

自謂於虓無一日君臣之義然而君子惡比受棄疾之君已而樂成其弑也故歸弑於比以為後世大防比不立而虓謂之討賊比立而殺虓是弑而已矣孔氏此論可謂持平矣故吳光弑僚致國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君子以其不受為義於其來聘焉賢之其不殺光者札力不能討君子恕之若受光之讓能逃弑君之罪乎可與比事反觀也效死不立猶孟子之效死勿去謂寧死不立也經韻樓集云此以上釋上文經書公子比弑其君虓于乾谿也比實未弑經書弑其君虓上傳未釋故於此既釋仍稱公子比之下補釋上文所以書弑之意謂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不當為棄疾所脅也受脅而首亂故云弑

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

〔注〕据經言弑公子比也。〔疏〕

文十六年傳大夫相殺稱人通義云。難不言楚人又不言殺公子比意。

言將自是爲君也。〔注〕故

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也。不言其者比實已立。嫌觸實公子棄疾則楚子居也。〔疏〕

正以棄疾弑比之後卽自爲君。

故注云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也。舊疏云同文卽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通義云棄疾奉比爲王而已爲之司馬比雖不成君棄疾固君之矣。故經曰弑公子比既不與比以君之名仍罪棄疾以弑之實一言而權衡各當如此。經韻樓集云經有殺譌爲弑者乎。曰有公羊經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是也。既言弑則下當言其君比不得云公子比也。既言公子比則上當言殺兩相殺耳不得云弑也。春秋言弑其君者二十三言弑吳子弑蔡侯者各一言弑其君之子者一總爲二十六皆君也。未有書弑公子者也。公子比被脅爲亂首故春秋正其罪曰弑其君所以儆天下後世倉皇被脅首亂以成篡弑者也。公子棄疾殺之如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討賊之辭此不言楚人殺公子比而系之楚公子棄疾者棄疾非有討賊之誠主於自立而已是深惡之也。比雖自立不可言弑比言弑者是殺州吁殺陳佗皆當言弑也。左氏穀梁皆作殺惟公羊作弑傳曰此其稱名氏以弑何於春秋書法大不合由今攷之乃何劭公之誤而傳未嘗誤。公羊經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固與左穀同也。傳曰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稱名氏以殺與稱人以殺爲異文異在稱人稱名氏不在稱殺與弑。經著於竹帛者既譌何氏又襲譌爲註此何氏之學主於株守不知正誤故往往經闕文猶臆爲之說而此尤於大義有傷也。按段說非是。經文如作殺則傳文但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何可矣。何爲連以弑問之正以將爲君故加弑文也。如以州吁陳佗爲比則當書楚人殺公子比何爲特著棄疾棄疾非同謀之人猶可曰以討賊予之也。弑君之事起于棄疾本欲先脅比立後再去比其弑比之心卽萌於弑虐之時故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是其心路人皆知矣。晉惠殺里克猶不予以討賊辭況魯所臣事之君復予之討賊辭乎。棄疾爲子比司馬無論其誠心臣事與否其君臣之名無以易也。春秋書弑公子比非以成死者乃以賤生者

也。故楚世家亦云。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也。潛研堂答問云。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為文。著其罪同。彼雖左穀相殺為說。而義則本公羊。若如段氏。謂未有書弑公子者。春秋無達例。如弑君之子。開弑吳子。盜弑蔡侯。皆別無所見。何獨於弑公子疑之。比之稱公子。猶餘祭申之不稱其君稱爵也爾。○注不言至公子。○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下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皆言其此不言其故解之。正以若言其則似實公子。明比已為君故也。○注棄疾至居也。○校勘記云。鄂本同。國監。毛本則作即。疏同。楚世家云。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下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婁子于平丘〔疏〕

杜云。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大事表云。寰宇記。在封丘縣東四十里。蓋縣與封丘接壤。陳留風俗傳曰。衛靈公所置邑。水經注濟水篇。又東過平丘縣南。北濟也。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十三

年。諸侯盟于平丘。是也。故一統志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五十里。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討棄疾。故詳錄之。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

無異事。可知矣。〔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十日。差繆略云。甲戌。穀梁作庚戌。唐石經穀梁泐。注疏本亦作甲戌。○注不舉至錄之。○文十四年。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彼亦會盟並有。經止書盟。舉其重

者也。不別言會于某。此會盟並舉。故解之。欲討棄疾者。舊疏云。諸侯欲討棄疾。以上有棄疾弑君之事。下傳有諸侯遂亂之言。故知於開詳錄此會欲討之矣。蓋以凡詳錄者皆所善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是公羊舊義也。○注

不言至知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會盟咸有，而間隔事者，則重言諸侯。卽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召陵，侵楚。夏四月，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然則彼由間有隔事，劉子不與盟，是以重出諸侯。今則間無隔事，劉子復與盟，是以不勞重出劉子及諸侯，見其可知矣。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注〕時晉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故諱使若公自

不肯與盟。〔疏〕

注時晉至與盟。○舊疏云：言時晉主會者，以此會劉子在其間，故須辨之。知非劉子主會者，以當時天子微弱故也。知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者，正以上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

復，是其見疑不得入晉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爲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節。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弑君，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大夫見執，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以榮辱之要也。按其明年旬有譌脫，是實晉辭，公不與公盟，春秋諱使若公自不與盟也。鄂本肯作宥，下同。

公不見與盟，大夫

執，何以致會。〔注〕

据得意乃致會。〔疏〕注据得至致會。○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是也。今此平丘之盟，公見拒，君子恥見拒，榮見與也。又大

夫被執，不得意可知。今乃致會，故据以難。

不恥也，曷爲不恥。〔注〕

据扈之會，公失序，恥之。〔疏〕注据扈至恥之。○舊疏云：卽文七年秋八月，公會諸

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是也。

諸侯遂亂，反陳蔡，君

子不恥不與焉〔注〕時諸侯將征棄疾。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使說諸侯。諸侯從陳蔡之君言

還反。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云爾。公不與盟。不書成。楚亂者。時不受盟也。諸侯實不與公盟。而言

公不與盟者。遂亂雖見與。公猶不宜與也。故因爲公張義〔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脫上不字。今補正。○注時諸至云爾。○史記楚世家。

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彼雖無諸侯討棄疾事。棄疾實恐懼諸侯。乃封二國也。諸侯從陳蔡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或何氏以意言之。封陳蔡君事見下。廣雅釋詁。遂竟也。楚亂遂成。謂竟成也。遂亦有成義。國語晉語。吾必遂矣。注。遂成也。遂亂猶言成亂也。義較直捷。通義云。時實棄疾復封陳蔡。諸侯因楚亂而飾爲己功。君子恥之。故以不與者爲無恥也。○注。公不至盟也。○校勘記出時不受賂也。云諸本同。疏引桓二年傳受賂以證之。此本作受盟。盟字剗改。今訂正。按紹熙本亦作受賂。此決桓二年書公會齊侯以下于稷。書以成宋亂。彼經又云。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注。道此者。以春秋之義。諱內惡。公不與盟。而楚亂遂。非內惡。例所不諱。故直書公不與盟。明非受賂。故無惡不恥也。然則桓公受賂亦內惡。春秋不諱者。彼注云。桓公本弑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是也。○注。諸侯至張義。○舊疏云。上注云。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之盟。今又言此者。正以諸侯遂亂。是以魯侯不肯與之盟。然則上下二注。繚繞爲義。非別解。云因爲公張義者。謂書公不與盟。非直爲國諱。因見諸侯遂亂大惡。公亦不宜與。故言因公爲張義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注〕据歸者有國辭。〔疏〕注据歸至國辭。○舊疏云。即僖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之屬是也。不與諸

侯專封也。〔注〕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名者。專受其封。當誅書者。因以起楚封之。所以能起

之者。上有存陳文。陳見滅。無君所責。又蔡本以篡見殺。但不成其子。不絕其國。即諸侯存陳。當有

文實也。〔疏〕注故使至者也。○校勘記云。毛本有也字。此本實缺。蓋衍字。通義云。吳世子偃師之子。盧世子有之子也。有子不絕者。罰弗及嗣。猶燬朔之子無絕義也。名者。皆始立國。文無所承也。傳言不與諸侯專封者。謂楚專封

之。與彭城慶封傳文同。自明。或因上言諸侯遂亂。反陳蔡。而疑爲平丘會上諸侯者。非傳及何氏之意。然反復經文。陳蔡之爲受封于楚。實無迹可尋。蓋邢衛綠陵。雖犯專封之咎。猶爲興滅國。繼絕世。此則楚滅之。而楚自復之。安足爲德。且棄疾本以利動。故直略之。不復爲文實。壹若陳蔡之自紹其國者。而不與楚之義嚴矣。此即春秋貴明義不貴明事之效也。舊疏云。宜言不與楚專封。而云不與諸侯專封者。宣十一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是楚得言諸侯之義矣。而舊云。楚子初無封陳蔡之意。但畏諸侯之誅。遂許封陳蔡之子孫。陳蔡爲之請于諸侯。諸侯止不伐楚。楚乃封陳蔡。然則陳蔡得封。本由諸侯。故傳言諸侯以明之。按舊疏所引舊說。即孔氏所駁之。或說也。不與諸侯專封。即是不與楚子專封。見凡諸侯皆不與。故傳不明斥楚子也。言楚子。嫌別諸侯得專封矣。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齊桓封邢。衛。杞。皆不言齊桓。亦統斥不與諸侯專封也。是其義也。○注名者。至常誅。○舊疏云。諸侯之式。不合生名。今陳蔡之君。既已稱爵。而書名者。正以諸侯之封。宜受于天子。而受國于楚。故名之。見常誅。討不合爲諸侯矣。包氏慎言云。邢以自遷爲文。猶蔡陳之以自歸爲文也。奪其專封。所以彊王義也。誅而稱名。黜之。使在微者。例。按邢衛杞亦受封諸侯。而經不書名。示誅者。蓋爲桓公諱。桓公存亡繼絕。春秋文不與而實與。故受封者亦從恕。棄疾封陳

蔡非齊桓比。故於陳蔡之受封。卽書名張義。蓋陳蔡之君。既其邢衛杞亦宜從黜削例也。非邢衛杞可不名也。○注書者至封之。○校勘記云。此本疏引因作固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非直惡陳蔡之君不受天子之命。亦因以起楚封之。按如此注義。則舊說謂平丘之諸侯封之者頗矣。○注所以至實也。○校勘記出無君所貴。云鄂本同。疏及閩監。毛本皆作無君無所貴。按紹熙本亦作無君無所貴。又出卽諸侯存陳。云閩監。毛本作諸侯存之。此作陳。誤。按解云。非謂上會諸侯。譚地封之。若是上會諸侯。譚地封之。當如救邢城楚丘之屬。傳亦有文實之文。然則存之當作封之矣。按紹熙本亦作存之。按上九年陳火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注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天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是上有存陳文也。春秋凡書災異者。皆示變人君。責其修政。今陳已滅無君。更無所責。故知爲天欲示存陳。爲死灰復燃象也。又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至上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蔡侯以篡見殺也。彼又云。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是也。蔡般弑父篡立。楚子誅之。春秋不成其子。示誅君之子不立之義。然國無絕理。故書滅蔡。所以書滅者。僖五年傳。滅者。亡國之善辭。注言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也。傳又云。滅者。上下同力者也。注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是書滅正爲不絕其國也。陳蔡國皆應存。楚因其二君之後在楚。就而封之。知非諸侯存之明矣。舊疏云。若是上會諸侯。譚地封之。當如救邢城楚丘之屬。傳亦有文實之文。宜云城陳蔡。陳云。孰城之。諸侯城之。曷爲不言諸侯城之。不與諸侯專封。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存之。則存之可也。注所謂當有文實也。然則春秋於棄疾無實與義。故使若自歸辭。穀梁傳曰。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不與楚之滅。其書滅陳書滅蔡是也。惟彼無不與專封義。爾餘與此同。

冬十月葬蔡靈公〔注〕書葬者。經不與楚討。嫌本可責復讎。故書葬。明當從誅君論之。不得責

臣子〔疏〕

注書葬至臣子○上十一年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雖誘之。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是不與誘討也。既不與楚誘討。嫌不書葬。爲責蔡臣子當復讎。以隱十一年傳云。然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故也。今靈公爲楚誘殺。春秋書葬。不責蔡臣子者。以蔡般弑父自立。人人得誅。蔡之臣民宜皆同仇。故不責復讎。而書葬如恆。見當從誅君論也。與桓十八年公薨于齊。下云葬我君桓公者異。彼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仇在外也。仇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不責焉。此楚強蔡弱。春秋亦宜量力不責。知非爲恕臣子辭者。以傳無君子辭也。文又彼方責莊公與仇狩。故於其葬焉恕之也。又魯桓亦弑兄而立。而春秋不從誅君論。不責復仇者。以魯桓會不致。已爲奪臣子辭。成誅文。故於其葬也。不復示絕。爲春秋惟壹譏而已故也。通義云。書葬者。爲廬仲討賊之志也。志苟不忘復仇。雖假手於楚。猶蔡討也。亦葬陳靈公之意也。義似迂回。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注〕不日者。略兩夷〔疏〕

杜云。州來。楚邑。按吳自成七年入州來。是年始滅。當是國名。杜以爲楚邑。非。若是邑。不得言滅。若果楚邑。當書吳伐楚取州來矣。哀二年。蔡遷于州來。時

州來爲吳邑。畏楚遷近吳也。故彼年左傳云。蔡請遷于吳也。○注不日者。略兩夷。○校勘記云。解云。考諸舊本。日亦有作月字者。春秋上下滅例。書月。然則爲日字者。誤。按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疏引此注云。不月者。略兩夷。此處疏本仍作日。按舊疏又云。上四年秋七月。遂滅厲。注云。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然則吳子夷昧兄弟立。謀讓位季子。卽爲賢者。而反滅人。宜亦書日以責之。而不日者。正以兩夷相滅。故略之。此舊疏據誤本。而傳會爲此說也。夷昧雖讓國有賢行。非楚莊之比。不必據以相例。且彼楚莊因有王言。與滅國事反。故得日責之也。下三十年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見義者。因有出奔可貴故也。以彼言之。知此文無月。故注就不月解之也。文承十月之下。言無月者。不蒙上月。蓋不在十月內也。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疏〕

通義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常辭也。左傳不達。乃以僞如為尊夫人。隱如為尊晉。尊夫人或可通。尊晉則尤與內其國之義乖戾。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注〕入昭公卒不日。不書葬者。本篡故。因不序。〔疏〕

注入昭至不序。○舊疏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略於小

國。不書其卒。至所聞之世。乃始書之。即文十三年邾婁子籛籛卒之徒是也。至所見之世。文致大平。書小國而錄之。卒日葬時。即下二十八年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冬。葬滕悼公之屬是也。今此莒君入昭公所見之世。宜令卒日葬時。而不卒日。復不書其葬者。正由本是篡人。故因略之。不序其卒日。亦不序其葬矣。其本篡者。即上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也。然則春秋之義。篡明者。例書葬。即衛晉。鄭突。齊小白。陽生之徒是。今此去疾於上元年亦有自齊入于莒之文。即是篡明。例合書葬。但以本篡故。因不序。然則入昭公所見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而上三月曹伯滕卒。亦不日者。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之下。何氏云。曹伯達於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如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故復卒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然則曹伯終生於桓十年時。以春秋敬老重恩之故。而得卒日葬月。以為大平。是以入所見之世。雖例可日。亦不復日。是故上文卒曹伯不書日矣。按去疾篡明。宜書葬。不書者。為下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奪其嗣君辭。故不與其葬矣。舊疏未明。莒始卒於成十四年正月。莒子朱卒。所

聞世始卒，故不得日。此宜日而不日，故解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

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疏〕

注莒無大夫。○莊二十七年傳文。○注書殺至錄之。○通義云：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禍重，又以在近世，合錄名氏也。若然，秦鍼莒牟夷之屬，皆得言以近

書，傳輒發異義者，所見之世，雖錄小國，事載之，亦不勝文繁。其特書者，要各有主書之義。若秦亡母弟，莒殺公子，假令在所聞限，雖可責健不責，今而責之，卽是以近書矣。包氏慎言云：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意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然則先君之服未除，而行忍骨肉，尤君子所惡。失子行，言父喪未除，方稱子，宜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殺先君之子，以失子行錄，絕之於先君也。○注稱氏至之子。○舊疏云：小國大夫，假令得見，皆不書氏，卽莒慶之徒是也。今兼書公子者，欲明是君之子故也。若言莒殺意恢，無以明嗣子不孝，按喪服傳，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貫於先君，故稱氏，明爲先君子，蓋庶兄弟若同母兄弟，宜如天王殺其弟年夫例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疏〕

釋文：夷昧，音末。本亦作末。唐石經，諸本作昧。按舊疏，本亦作昧。穀梁左氏作末，則作昧是也。故釋文云：然說文日部，有味無昧。玉篇

廣韻，昧，味兼收。漢書高帝紀，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師古曰：昧，莫葛反，其字从本末之末，卽此入聲字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酉，據歷二月無癸酉，正月之十七日也。鄭氏以此有事爲禘祭，曾

子問疏。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

其言去樂卒事何。〔注〕据入者言萬。去籥言名。不言卒事。〔疏〕

注据入至卒事。○即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釋萬入去籥是也。彼言萬入。此言籥入。彼言去籥言名。此直言去樂。又彼不言卒事。故据以難。

禮也。〔注〕以加錄卒事。即非禮。但當言去樂而已。若去

籥矣。總言樂者。明悉去也。〔疏〕

左傳亦云禮也。杜云。大臣卒。故為之去樂。○注以加至去也。○加錄卒事。決宣八年

年之書去籥。言去樂。無為錄卒事矣。此言去樂。明樂悉去。與宣八年之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殊也。明彼為知其不可而為之也。

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

恩痛不忍舉。〔疏〕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注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也。春秋說云。或曰祭主於誠。君當祭。雖

大夫之喪。不得以聞。非禮也。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則知春秋之時。大夫之喪。必有當祭不告者矣。唐時大臣喪。輒對仗奏。對仗奏者。謂正當朝不以狀言。但以口奏。唐太宗猶怒為貴之。誠以君臣一體。其疾也。親視之。其殮也。親臨之。其疾革也。必以狀言。然此當朝非常祭也。當祭以聞。去樂卒事。春秋備書之。以為後世法。

卒事。〔注〕畢其祭事。〔疏〕

通義云。云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穀梁傳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

聞。然非卿喪。不得以聞。檀弓曰。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明非有命則不敢告。正以大史非卿故也。經言有事。不舉祭名者。略為變禮。張本不主譏祭。與宣八年同例。按禮記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注。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

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則不止。去樂卒事矣。孔疏。鄭必知往者。以下云。柳莊之卒。衛侯不脫祭服而往。明其君有大臣之喪。亦當然也。開喪而往。故知未襲也。又按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蓋無祭事時然也。○注。畢其祭事。○校勘記云。闕。監。毛本。其作竟。按紹熙本亦作竟。是也。

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主。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

義不可以不卽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

世。已父未必爲今君臣也。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疏〕

注。謂至而往。○禮記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

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故何氏謂主爲已主祭者也。君夫人喪。皆宜卽往。祭不可廢。故使家人攝主卒事。恩義兩盡矣。通義云。後魏清河王懌曰。攝主者。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尙爲之不釋。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廣森謂大夫聞君之喪。不得終祭。曾子問固言之矣。蓋陰厭而事主之禮畢。酌獻而事尸之禮畢。故攝主與尸事對文。以爲節也。禮曰。士不攝大夫。若兄弟宗人爲士者。卽不可使攝。若同爲大夫。同當奔喪。又孰相爲攝。益知解詁錯誤。按孔說非是。大夫聞君之喪。無論何時。卽行前往。祭事使人攝行。聞大夫之喪。哀殺。故俟事畢而往。至士不攝大夫。自謂不爲喪主耳。非祭事也。獨不聞大夫士無主乎。如孔說。則必以此攝主爲攝神主矣。凡尸未入之前。設饌于奧。謂之陰厭。少年。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此爲爲神布席也。不言及設主之事。知無主矣。無主。何攝之有。凌先生禮說云。大夫不終事而往。所以盡君臣之義。使人攝主而祭。所以全子姓之恩。義兩盡。未得厚非也。若祭無使人代之者。饋食疏。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据此。知有攝主事矣。若以傳有攝主二字。遂指爲木主。

然則曾子問。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亦爲攝木主而行可乎。又按曾子問。天子崩。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醢。不酢而已。疏於時冢宰攝主。然則亦以爲攝木主而行事可乎。難者曰。曾子問。大夫之祭。不得成禮廢者。君薨。夫人喪在內。公羊傳何以不廢也。曰。曾子問。諸侯之祭社稷。聞天子崩后之喪廢。鄭注。謂夙興陳饌。饌器時。則此云廢者。常亦指夙興時言。若接祭之後。常亦有不能廢者矣。不能廢而又不能不往。此攝主之說所由來與。且何氏云。不廢祭者。古禮也。言古以見今時有不然者矣。大夫之父。未必爲今君之臣。恩所不及。故不得廢其宗廟之祭。春秋以來。譏世卿矣。世爲大夫。或不得終祭而往。而要皆非大夫有木主證也。○注不廢至臣也。○此春秋之制也。春秋譏世卿。故大夫不世。則已父未必今君臣。故不廢祭。使人攝主也。其諸侯聞天子與后喪。則廢祭。諸侯世。其父祖莫非臣子也。與大夫禮殊。曾子問文雖大同。義實有殊。或彼据今禮言之。春秋援古以正今也。白虎通五行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又諫諍篇。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是也。○注孝經至敬同。○孝經士章文也。唐元宗注。資取也。疏以爲依孔傳。表記鄭注。資取也。是也。舊疏云。何氏之義。以資爲取。言取事父之道。以事君。所以得然者而敬同故也。則何氏解孝經。與鄭稱同。與康成異矣。按鄭稱說。與康成注皆不可考。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浦鐘云。鄭稱當孔傳之誤。梁玉繩云。鄭僂爲魏侍中。有答魏武帝金輅之問。見續漢書輿服志注。又魏志延康元年注引魏略。言僂爲學大儒。爲武德侯叡傅。叡卽魏明帝也。丁杰云。孝經鄭注。據此處疏文。非康成亦非小同。當是鄭僂。孫志祖云。徐彥疏云。與鄭僂同。與康成異。則僂與康成爲二家明矣。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注〕賓尸事畢而往

也。日者爲卒日。〔疏〕

注賓尸至往也。○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大夫既祭。僂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又注云。徹室中之饋。及視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僂尸。禮崇也。僂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

象。而亦足以厭飫神。按目錄言大夫兼上下言之。上大夫室中事尸。行三獻禮畢。別行僂尸於堂之禮。其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無別行僂尸於堂之事。彼二語尸。一上大夫。一下大夫也。僂尸於堂。室中無事。故徹室中之饋。及視佐食之俎。如菹醢四豆也。

五俎也。四敦也。兩翺也。四瓦豆也。酌奠之解也。皆正祭陳於室中者。祝佐食之俎。不皆在室中。祝二豆一俎。在室。二佐食薦俎。東階。悉徹之也。儀禮校勘記。僨。徐本作賓。禮經或作僨。或作賓。通用僨。正字也。此作賓。與詩序同。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徹而僨尸。蓋以紓其象神之勞。是也。通義云。獻尸事畢。不賓尸也。假令當賓尸而聞喪。則亦獻尸而已。不獻賓兄弟以下也。按大夫聞君之喪。尚遣人攝主卒事。大夫聞大夫之喪。不過僚友之誼。何遂不及賓尸也。獻尸自是正祭禮節。不得謂之尸事。傳明云尸事畢。自謂事尸事畢。明謂賓尸矣。或蓋于尸。侑主人主婦後也。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釋。君聞臣喪。廢一時之祭。故不忍次日再釋。宣八年之譏。猶釋是也。大夫既祭。即僨尸于堂。可以事畢而往。下大夫并無別行賓尸之事。即禮尸於室中。爲加爵。禮尸則更可卒事矣。蓋主人實爵酬尸。尸奠爵于薦左後。可以從殺。或無獻賓。酢賓。酬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各禮節與。○注日者爲卒日。○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失禮鬼神例日。今非失禮。知日爲卒。

夏蔡昭吳奔鄭〔注〕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

〔疏〕

左氏穀梁作蔡朝吳出奔鄭。朝昭字通。廣韻三蕭朝。早也。亦姓。左傳有蔡大夫朝吳。按漢晁錯蓋其後。晁即朝云。春秋王子朝。漢書古今人表作子鼂。左傳衛史朝。古今人表亦作史鼂。文選羽獵賦注。朝晁古字通。故鼂亦作晁。舊疏云。此

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按左氏穀梁皆以朝吳爲蔡大夫。則知此昭吳亦爲蔡大夫矣。而舊解以爲昭吳爲蔡侯廬之字者。似非何氏之意。○注不言至罪同。○舊疏云。正以其君始封之時。名書歸。則舊疏本言歸當作書歸矣。名書歸。即上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是也。嫌與天子歸有罪同者。舊疏云。書名言歸。與天子歸有罪之文相似。何者。僖二十八年。夏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刺天子歸有罪。冬。曹伯襄復歸于曹。注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名者。與衛侯鄭同義。則天子歸有罪者。書名言歸。上蔡侯廬亦有罪歸。故言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注故奪至專封。○正以蔡侯廬實非天子所歸。故其臣出奔不言出。爲奪其君有國之辭。以其受封于楚。不合有國。明楚之專封。蔡專受其封。皆當誅。上十三年之書名言歸。非天子所歸。義與此

也。相起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注〕并十七年食蓋與孛于大辰同占〔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丁巳朔据歷爲月之三日劉歆以爲

三月臧氏壽恭謂當作五月二日是年正月戊午朔大二月戊子朔小三月丁巳朔大四月丁亥朔小五月丙辰朔二日丁巳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盡交分十三日九千二百六十七分入食限○注并十至同占○舊疏云謂此文日有食之并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皆與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同占也其占者則彼注云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凶是也通義云此與十七年甲戌占董生以爲宿並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葬取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應在春秋後也按五行志劉歆以爲魯衛分臧氏謂當作魯趙五月丙辰朔合辰在四月十三度二日丁巳在四日十四度十二次之分降婁魯也大梁趙也降婁終於胃六度大梁起于胃七度趙晉地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疏〕

左氏穀梁作戎蠻。哀四年同。杜云。蠻氏。戎別種。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漢書地理志。河南新城縣曰蠻中。故戎蠻子國。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又文十七年左傳。周

甘歇敗戎于郊。垂劉昭後漢志。以此爲蠻氏之戎也。杜云。垂亭在新城縣北。今爲汝州伊陽縣地。左穀皆作蠻字。續漢郡國志。河南新城有鄆聚。古鄆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鄆子。則曼卽鄆之省也。水經注伊水篇。伊水又北逕新城東。與吳澗水會。水出縣之西山。東流南屈。逕其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故蠻子國也。縣有蠻聚。今名蠻中。是也。漢惠帝四年置縣。汝水篇。汝水東歷麻解城北。故鄆鄉城也。謂之蠻中。左傳所謂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是也。杜云。城在河南新城縣之東南。又按東觀漢記。光武紀。后父郭昌爲陽安侯。子流。縣曼侯。後漢郭后紀作綿。曼侯。是蠻曼通也。通鑑注引風俗通云。蠻者慢也。故蠻亦作曼。

楚子何以不名〔注〕

〔注〕據誘蔡侯名。○卽上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書名也。

夷狄相誘。君子

不疾也〔疏〕

〔疏〕范云。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亦以其夷狄相誘也。

曷爲不疾〔注〕

〔注〕以爲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爲惡也。願以無知薄責之。戎曼稱子者。入昭公見王道大平。百

蠻貢職。夷狄皆進至其爵。不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略也。〔疏〕

〔疏〕注以爲至貴之。○白虎通王者不臣云。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

化。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誘。君子不疾。尙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卽君子所不臣也。又禮記學記疏引鈞命決云。不臣夷狄之君者。政教所不加。謙不臣也。隱二年注。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漢書匈奴傳論云。春秋內諸夏而外四夷。

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人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也按此猶孟子告子篇所謂不屑教誨焉者不屑疾之正乃疾之深也但薄責其無知不以中國禮義繩之也故楚子不名也○注戎曼至其爵○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大作太非紹熙本亦作大舊疏云上四年申之會伐吳再見淮夷五年冬越人伐吳一見越人所見之世而不進之者君子因事見義故也何者淮夷與越蓋道大夫會此是君因可進而進之且昭公之世文致大平實不治定但可張法而已甯可文皆進乎按繁露奉本云遠夷之君內而不外謂此○注不日至略也○此決上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日且地故也戎曼夷狄微國雖大平世亦不合卒故於是殺也略之不書日並亦不地皆從略故雖不在外四夷限不得醕同諸夏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疏〕

包氏順言云八月有己亥月之十日差繆略云亥公羊作丑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公羊作己亥二字似磨改

九月大雩〔注〕先是公數如晉〔疏〕

注先是公數如晉○五行志中之上十六年九月大雪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感又大蒐于比蒲晉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

君也君以感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蓋翻歆語也按上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皆有公如晉文何義蓋與上三年同占八年大雪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公數如晉亦宜然

季孫隱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疏〕

差繆略云十月公羊作十一月按今本作十月唐石經同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疏〕

漢書五行志下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食有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以弑死莫敢復貴大夫六卿專晉君還事之日比再食事

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劉歆以為魯趙分左氏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席人走此月朔之謂也常夏四月是為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為純乾以陰爻而陰侵陽為災重故伐鼓用幣貴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按所引說曰蓋西漢說左氏者舊說元志姜氏云六月當乙巳朔交分不協不應食大衍云常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沈氏欽韓以今厯推之是歲九月朔甲戌朔加時在盡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臧氏壽恭以三統法推是年閏在五月前正月丁未朔二月丙子朔三月丙午朔四月乙亥朔閏月乙巳朔五月甲戌朔又是年冬至癸酉正月二十七日也戊子小寒三月十三日甲辰大寒二月二十九日己未立春三月十四日甲戌驚蟄三月二十九日己丑雨水四月十五日甲辰春分四月三十日庚申穀雨閏月十六日乙亥清明五月二日是月十七日庚寅立夏以後純乾用事故大史曰在此月也五月甲戌朔距春分已三十一日不及立夏十七日故曰日過分而未至蓋是年魯厯失閏故魯史以為六月也

秋。鄰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

賁渾戎左傳作陸渾戎。穀梁作陸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彗星也。〔注〕三孛皆發問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嫌為孛異。猶問錄之。〔疏〕

爾雅

釋天。彗星為撻槍。郭注。亦謂之孛。言其形孛似婦彗。開元占經引孫炎云。撻槍。妖星別名也。釋名釋天云。彗。星光稍似彗也。孛。星旁氣孛孛然也。御覽引合誠圖云。赤彗。火精如火。曜長七尺。○注。三孛至錄之。○或言入者。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或言于者。此經是也。或言方者。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是也。彼傳云。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傳皆云。孛者何。彗星也。是三處皆發問。正以言入。言于。言方。有異。嫌孛亦異。是以俱問錄之。三傳皆云。何以書記異也。

其言于大辰何。〔注〕据北斗言入于大辰非常名。〔疏〕

注据北至入于。○即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注大辰非常名。○舊疏云。正以東方七宿皆謂之辰。故曰大辰。非七宿之常名。而經舉之。因以為難。按此謂恆星中無大辰名也。

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注〕大火謂

心。〔疏〕

注大火謂心。○襄九年左傳。心為大火。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郭注云。大火。心也。左傳疏引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為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心也。

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夏小正云。五月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辰也者。謂心也。說文晨字解云。辰時也。又農字云。房心爲民田時。郭注爾雅云。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用孫說也。然則東方七宿。皆可以爲大辰。楚辭遠遊云。奇傳說之託辰星。王注。辰星。房星。東方之宿。蒼龍之體。文選注引法言宋注。辰。龍星也。故房心尾通有辰名。故說文舉房。小正言廢。自無二義。穀梁傳云。于大辰者。溢于大辰也。范注引劉向曰。謂溢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也。舊疏云。釋天云。柳鶉火者。正以柳在南方。亦可爲出火之候。故也。不謂心星非大火。然則爾雅不言心爲大火者。文不備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唐虞夏皆五月昏火中。故堯典以星火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是也。周秦則六月昏火中。故左氏昭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杜注。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月令云。季夏之月。昏火中是也。然則周秦上較虞夏。星候差及一次。此昏旦中星所以不同也。火至初秋。則昏見於西。詩云。七月流火是也。火以三月始出。九月之昏始入。十月之昏則伏。左氏哀十二年傳。火伏而後蟄者畢是也。左傳云。西及漢。杜云。夏之八月。辰星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彼疏云。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大辰是房心尾也。其星處東方時。在角星北。故以八月之昏。角星與日俱沒。大辰見於西方也。天漢在箕斗間。故是時天漢西南東北。邪列於天。大辰之星。見在天漢之西也。今孛星又出於大辰之西。而尾東指。光芒歷辰星而東及天漢也。大火爲大辰。〔疏〕爾雅釋天云。大火謂之大辰。左傳襄九年。大火爲大辰。或於商丘。主辰。注。辰。大火也。國語晉語。且以辰出而參入。章注同。

伐爲大辰。〔注〕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

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疏〕

注伐謂參伐也。○舊疏云。正以伐在參旁。與參連體而六星。故言伐謂參伐。伐與參爲一候故也。按後漢書郎顛傳。伐作罰。罰者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考工記

轉入以象伐也。注。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通義云。參伐連體六星。故舉伐以統參。正猶考工記云。熊旗六旒。以象伐也。夏小正。五月參則見。傳。參也者。伐星也。詩召南。維參與昴。傳。參。伐也。國語晉語。而以參入注。參。伐也。文選注引法言宋注。參。虎星也。

亦爲辰參互對。辰爲龍星故也。淮南時則訓。昏參中。高注。參。西方白虎之宿。詩疏引演孔圖云。參以斬伐。禮記疏引運斗樞云。參伐主斬艾。示威行法。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割。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隔置曰。鬻。爲虎首。主葆旅事。索隱引宋均曰。葆。守也。旅。猶軍旅也。言佐參伐以斬艾除凶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參宿中橫三星。其外左右肩左右足四星。又中橫三星之旁有三星下垂曰。伐。是伐與參連體而九星也。天官書曰。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割。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是其證也。此疏謂與參連體而六星。疑是字畫之誤。但詩綱繆傳曰。三星。參也。又周禮熊旗六旒以象伐。則此疏不爲無據矣。按疏言六星。謂伐三星與參正體三星爲六。不數其外四星故也。參之正體三星。故與心同稱三也。詩小星疏云。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同。故周禮以象伐也。明伐得統參也。公羊曰。伐爲大辰。演孔圖云。參以斬伐。皆互舉相見之文。故毛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注大火至大辰。○說文。辰。房星。天時也。又云。壘。商星也。辰爲東方宿。參爲西方宿。用以紀時。故皆謂之大辰。以別於餘星也。北辰居中。視以定參辰之度。故亦謂之大辰。大辰有三。同名異實。故下注云。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是也。說者以北辰爲大端。指心。小端指伐。非也。禮記鄉飲酒義云。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注辰時也。○詩齊風東方未明云。不能辰夜。傳。辰。時也。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發。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此達。厂聲也。又晨字下云。辰。時也。

北辰亦爲大辰。〔注〕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

所在。故加亦。亦者。兩相須之意。〔疏〕

注北辰至之意。○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周禮大宗伯疏引元命包云。天生六列爲中宮太極三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旁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

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繁露奉本云。星莫大於大辰。北斗常星。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其猶著百莖而共一本。龜千載

而人竇是以三伐傳決疑焉。按此多誤字。大率亦以大辰爲恆星之主。皆取則焉。釋天郭注。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索隱引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大陰。則無光。行大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限極也。按廣雅釋言。極。中也。故諸家並以北極爲天中。舊疏引爾雅李注云。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孫炎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是也。論語爲政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郝氏爾雅義疏云。說者謂北極五星。第五爲天樞。最小。是不動處。然實不動處。猶在樞星之下。今按。樞星非不動。但其動也微。人所不見。故以爲居其所耳。按天官書。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又五星。曰天棊。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文選注引天官星占。北辰一名天關。闕者。樞機之地。總要之名也。卽天官書之太一。易釋文引馬融說。以太極爲北辰。索隱引文耀鉤。謂之中宮大帝。周禮疏引鄭氏說。謂之天皇大帝。耀魄寶。索隱引合誠圖。又爲紫微大帝。此云大辰。皆北辰之異文也。初學記引合誠圖。又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冠有五采。舊疏引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大一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者與先儒說違。其何氏兩解乎。許氏宗彥北極說云。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注公羊。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極。以別心伐。今北極甚小。不易辨。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繫繫表端。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之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卽踏殘之徑。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卽不動處。以衡間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周初去極心不應者是之。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北極樞之數。樞卽不動處。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之太一。北辰神名。北極大星。或卽此與。今法測句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指之用正同。

若論語所言北辰，即周牌所謂正北極，增幾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赤道極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為孛彗者。

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為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凶。〔疏〕

杜云：妖變非常，故書繁露奉本云：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

民統於諸侯，日月食并，吉凶不以其行，有星蕪于東方，于大辰，入北斗，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箕弒者，春秋皆書，以為大異。○注：心者，至之宮。○舊疏云：春秋說文，星經亦云：天官書，心為明堂，房為府，曰天駟，索隱引春秋說文，詞云：房心為明堂，天王布政之宮。詩汎厯樞云：房為天馬，主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為明堂，又別為天府及天駟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天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衛士為喜，喜得明，心喜者為意，意天心，宋均注：心為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為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為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為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莊七年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為中央大星，天王位，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為孛。○舊疏云：亦為孛者，亦如北斗為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棊，彗星，天棊，天棊，天文志：棊，棊，彗雖異，其殃一也。天官書正義云：天彗者，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為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古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彗星出，則國樞，樞猶蹶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也。此天所以去無道而建德也。○注是後至以凶。○五行志下之下：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董仲舒以為大辰心也，心在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為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為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鼂，子鼂楚出也，時楚彊，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

平王居卒。子鼂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此皆學彗流炎所及之效也。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慧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墟。陳太昊之墟。鄭祝融之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墟。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爲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太甚。宋衛陳鄭皆火。劉歆以爲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辰墟。謂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陳大昊墟。慮戲木德。火所生也。鄭祝融墟。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爲火所舍。衛顛頊墟。心爲大水營室也。天星旣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爲王室亂。皆同。按劉子駿古文家說。與公羊異。占經引感精符云。孛星賊起。光入大辰者。將有陰謀。以邪犯正。與天子爭勢。居位者大臣謀主。兩主並立。周分之異也。與今文說近。其周分爲二。天下兩主者。謂敬王在成周。王猛居王城。二十二年。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又言王子猛卒。二十三年。天王居卒狄泉。謂敬王也。又云。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是周分爲二。天下兩主事也。舊疏引運斗樞云。星孛賊起。守大辰於五堂。亂兵填門。三王事。周以分是也。三王者。謂王猛。子朝。與敬王也。王猛篡立。卒後子朝繼之。恆與敬王相距。故直云。天下兩主也。宋南里以凶者。卽下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是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疏〕

杜云。長岸。楚地。大事表云。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和州南七十里之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云。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歷

代爲建康西偏之要地。方輿紀要。東梁山一名博望山。在太平府西南三十里。西梁山在和州南六十里。夾江對峙。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天門山一名峨眉山。今元和志不載此說。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注〕据於越敗吳于醉李。〔疏〕

舊疏云：經文言戰，而傳以詐戰問之。者正以夷狄質薄，不能結日偏戰，今

此兩夷而言戰，故以詐戰難之。○注据於至醉李。○見定十四年。彼此皆是兩夷，不言戰，故据爲難。釋文作橋李，云本或作醉。

敵也。〔注〕俱無勝負，不可言敗，故言戰也。不

月者，略兩夷。〔疏〕

注俱無至戰也。○通義云：按左傳，楚人以詐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旋以詐敗楚師，而取餘皇歸。此所謂敵也。河曲之敵，兩無勝也。長岸之敵，兩有負也。○注不月者，略兩夷。○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

詐戰者月，此詐戰不月，故言略兩夷。

公羊義疏六十四

昭十八年
盡二十二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有壬午月之十五日鄂本災作災誤。

何以書〔疏〕

通義云据衛陳鄭非二王後

記異也何異爾〔疏〕

通義云宋火以災書此亦火也曷為以異書

異其同日而俱災

也〔疏〕

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注〕詩云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四國天下象也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救故天應以同日俱災若曰無天下云爾〔疏〕

與僖十四年書沙鹿崩成五年書梁山崩同○注詩云至象也○詩曹風鵲鳩篇文荀子君子篇楊注言善人君子其威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呂覽盡數篇昔者先聖人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下引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通義云三國為衆況至於四天下同亂遠近若一之象○注是後至云爾○毛本天誤大五行志上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為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于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

同日茂也。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舉也，與何義皆大同。按下二十二年夏六月，王室亂，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注：刺周室之微弱，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爲天子諱者，方貴天下不救之，是王室亂，諸侯莫肯救之事也。

六月，邾婁人入郕〔疏〕

杜云：郕國，今琅邪開陽縣。又云：郕，姁姓國也。一統志：開陽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北，故郕國。齊乘在沂州北十五里。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疏〕

左傳：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大事表云：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按僖二十五年左傳：秦晉伐郟，過析隈，卽其地。近武關。戰國時，秦昭王發兵下武關，攻楚取析，是也。續漢郡國志：析故屬

宏農。故楚之白羽邑。水經注：丹水篇：析水出析縣西北宏農盧氏縣大蒿山，南流，逕修陽縣故城北，卽析之北鄉。又東入析縣。又東逕其縣故城北，蓋春秋之白羽也。左傳：楚使王子勝遷許于析，是也。郭仲產云：相承言此城漢高所築，非也。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春秋時楚白羽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注〕。蔡世子般弑父，不忍日，此日者，加弑爾，非實弑也。

〔疏〕

注蔡世至弑也。○卽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也。彼注云：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也。許亦中國，而日，故解之。明彼爲實弑，此爲加弑，故與異。加弑事見下。葬許悼公傳：文元年，商臣弑父，亦實弑，而日者，夷狄賤，故彼注云：日者，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是也。穀梁傳曰：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范云：蔡世子般實弑父，故以比夷狄，而不書日，止弑而日，知其不弑，則買正卒也。杜云：加弑者，責止不舍藥物。孔疏云：實非止弑，言書曰弑其君，則仲尼新意書弑也。又引釋例云：醫非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爲教之遠防也。加弑之說，三傳皆同。惟書日之義，各殊爾。包氏慎言云：五月有戊辰，月之七日，下又書己卯，月之十八日。

己卯地震〔注〕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肯救，晉人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

朝之應〔疏〕

注季氏至之應。○舊疏云：謂稍盛也。往前豹羯爲政，自上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平丘之會，公不與盟，以來季孫隱如數見，經至二十五年，遂出昭公矣。宋南里以叛者，在二十一年，王室亂，見下二十二年。晉人圍郊，見下二十三年。彼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是也。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亦皆見二十三年。十行本圖誤國五行志下之上，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義皆大同。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

正以隱十一年傳云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故也

不成于弑也〔疏〕

經傳釋詞云于猶爲也詩鄘風定之方中

云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張載注文選魏都賦引詩作爲楚宮作爲楚室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注于猶爲也此不成于弑也言不成爲弑也穀梁傳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繁露玉杯云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弑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播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董生以許止不嘗藥與趙盾不討賊皆爲加弑也然盾非止可比出不越竟反不討賊詞嚴義正盾獄定矣釋文作于殺云音試下于殺加殺皆同唐石經諸本作弑

〔疏〕注據將而誅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將猶加誅此明嘗弑君爲不成于弑故難之

止進藥而藥殺也〔注〕時悼公病止進藥

曷爲不成于弑〔注〕據將而誅之

悼公飲藥而死〔疏〕

注時悼至而死○左傳許悼公瘞飲太子止之藥而卒疏引服虔云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瘞寒疾也

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

弒焉爾〔注〕据意善也譏子道之不盡也〔疏〕

墨子非攻篇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

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夫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適以賊之此正春秋貴許止之義故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注嘗度其所堪皆所以盡子道也其譏子

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注〕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疏〕

注樂正至名聞○大戴禮曾子大孝篇禮記祭義篇皆有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答門弟子問述曾子聞諸夫子語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等語又檀弓有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事鄭注子春曾子弟子是曾子弟子以孝名聞者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

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注〕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疏〕

舊疏云言子春視疾之時消息得其節觀其顏

色力少如可時加一飯以與之其病者脫然加愈觀其顏色力少如弱時則損一飯以與之則其病者脫然加愈又觀其顏色力似寒時則加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又加愈又觀其顏色力似如煖則復損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而愈按所謂先意承志是也俞氏樾羣經平議云何氏不解復者告也請也管子小問篇以復管仲尹注曰復猶告也周禮宰夫職諸臣之復鄭注復請也復加復損並謂請於父母而加之損之是也○注脫然至其節○國語魯語求說其侮注說古脫字猶除也是脫有除義故脫

然為疾除貌也。易遯。莫之勝說。虞注。說解也。後漢書。隗囂傳。注。脫。失也。解。失皆有除義。愈者。左氏昭二十傳。相從為愈。注。愈。差也。文選。風賦。愈病析醒。注。愈。猶差也。禮記。三年間。痛甚者。其愈遲。釋文。愈。差也。差猶瘳。言病脫除而瘳也。由寒煖飢飽。消息有節。樂正子加損。皆得其宜故也。

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注〕失其消息多少之宜。〔疏〕

洪氏亮吉

左傳。詰引服虔云。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藥。雖嘗而不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弑。告於諸侯也。○注。失其至之宜。○通義云。失其寒溫補瀉之宜。

曰許世子止

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注〕聽治止罪。〔疏〕

注。聽治止罪。○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聽。議獄也。周禮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注。聽。平治也。苟

子王霸篇。要百事之聽。注。聽。治也。穀梁傳。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歔。飭。粥。噉。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注。就其有自責心。故以備禮責之。新序七云。許悼公疾瘳。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子政習穀梁故也。義之。即下嘗葬故也。通義云。張洽曰。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般者。過與故不同。爾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豈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按今例。過失殺祖父母。父母。猶議斬。猶春秋責。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注〕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止意也。

之。〔疏〕注。原止。至赦之。○隱元年。傳。注。所謂原心定罪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注〕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

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疏〕

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嘗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

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按錢氏所論亦是。然非公羊家義也。通義云。嘗葬者起非實弑也。蔡景公亦嘗葬。所以得相起者。固弑而代者。般買弑而代者。非止是可以辨矣。穀梁傳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云云。既子即止自責而責之。善乎斯言。孝子之至也。推止之心過矣。而死其父。則自不欲復生。即死而天下明之。謂由愛父以死。雖死猶未安也。死而天下責之。謂由弑父以死。是以一朝之過。終古蒙惡。夫如是而後罪少可償耳。若止者。雖不慎其始。可謂善其終矣。叔武不欲其兄有殺弟名。春秋爲之諱殺。喜時不欲負芻。有篡名。春秋爲言復歸。推此以說春秋。即止自責而責之者。猶附於樂成賢者之意也。且唯止能自責。然後君子赦之。不然。進藥而藥殺。曰非故也。藥誤也。甚或曰非藥之誤。疾不可爲也。設有不肖。欲速代其父。宜補故寫之。宜寫故補之。宜寒故溫之。宜溫故寒之。亦曰藥誤乎。疾不可爲也。是尙可道乎。故止與趙盾加弑似同。然止自責。則嘗葬。盾不自責。則不嘗葬。此其意甚微。而其辭甚顯也。左傳言止奔晉。殆避之晉。以致國於弟。而實哀慕咎悔。以殞其身者也。或因彼文。遂疑止實酖弑。若然。止之奔乃與宋萬同科。經必特書。而悼公又與宋閔公同科。不得書葬矣。爲此說者。是其心必以加弑爲過。苟以加弑爲過。是必以誤殺父爲無罪。苟以誤殺父爲無罪。即與于亂臣賊子之甚者也。邪說橫議。經義日晦。按御覽引春秋決事云。甲乙與丙爭言相鬪。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爲父子至親也。聞其鬪。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訴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固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蓋彼以甲子乙父。甲毆丙。誤傷父。過失傷。與許止同也。後漢書霍譚傳。春秋之義。原心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重王法。是也。○注明止至是也。○舊疏云。正以此傳但有赦止之文。無善止之處。故云。但得免罪而已。按春秋定六年。有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之文。此後不見卒葬。知繼立者斯也。穀梁作虺。新序作緯。虺緯古音在脂部。斯音古韻在之部。之脂音近。故多通也。經云許世子止。明斯非世子。斯立春秋不見立入之文。明無惡辭。正由止雖免罪。不得繼體。故斯得以次當立也。舊疏云。若止宜立。而斯篡之。春秋應作篡文。如隱四年。衛桓見弑。嗣子宜立。而宣篡之。經書立晉。以爲惡晉之文也。左氏以爲奔晉。穀梁以爲自責而死。善善從長。穀梁近是。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疏〕

穀梁鄭作夢。彼釋文云。夢。或作蔑。春秋異文箋云。鄆字古祇作夢。說文邑部無鄆字。玉篇始加邑作鄆。廣韻因之。以此知公羊左氏作鄆。皆後人增邑。穀梁作

夢。當是古文。杜云。鄆。曹邑。玉篇邑部同。廣韻一東。鄆。邑名。在魯郡。大事表云。寔字記。濟陰乘氏縣西北有大饜城。曹之鄆邑也。一作大鄉。在今曹州府曹縣北。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注〕 据始出奔未有言此者。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

異〔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出者。此云舊於此下有比者非。○注据始至奔異。○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此作自。按此本疏標起訖云。注据始至言此者。閩監毛本亦改此為自。按紹熙本亦作自。當据正。謂春秋凡始發國出奔未有言

自者也。云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者。下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是彼自因奔而入叛邑。復由叛邑出奔。故書自。與此始出奔即言自者殊也。

畔也〔注〕時會盜鄆以奔宋〔疏〕

注會盜至奔宋。○蓋與邾婁庶其以漆閭丘奔魯。莒庶其以卒婁及防茲奔魯者同。皆竊地以叛奔他國也。

畔則曷為不

言其畔〔注〕言叛者當言以畔如邾婁庶其〔疏〕

注言叛至庶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期改其非。鄂本及此本疏標起訖皆作庶期。又鄂本以畔作以鄭。此誤。

按紹熙本作以鄭。期作其。當据正。言若作叛文。當如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例。書曹公孫會以鄆出奔宋矣。此不然是無畔文。故据以難。

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疏〕

左傳

作欣時。經義知新記說文。从犬。示聲。讀又若銀。从犬。來聲。讀又若銀。寅有夷銀二音。沂旂斯旂皆斤聲。輝軍聲。

春秋為賢者諱〔注〕諱使若從鄭出奔者。故與

自南里同文〔疏〕

注諱使至同文。○正以無入鄭以畔文。與華亥等異。為賢者諱故也。通義云。不言以鄭者。雖諱也。而與自南里同文者。乃正起其畔也。諱文不諱實。諱自為喜時設。會之罪仍不容揜爾。

何賢

乎公子喜時〔注〕据喜時不書〔疏〕

毛本子誤羊。○注据喜時不書。○舊疏云。正以曹羈叔。春秋賢之者。皆書見經。即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今

此喜時既不書見。非所賢矣。故難之。

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注〕在成十三年。則未知公

子喜時從與〔注〕喜時曹伯廬弟〔疏〕

注喜時曹伯廬弟。○舊疏云。買服以為廬之庶子者。蓋所見本異也。按吳世家集解引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是子臧即喜時也。則

負芻為兄。子臧為弟。以左傳季札語推之。似喜時為負芻弟。

公子負芻從與〔注〕負芻喜時庶兄〔疏〕

注負芻喜時庶兄。○鄂本庶作從。按何義與服虔說同。

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為君者。持棺絮從。

所以備不虞。或時疾病相代行。本史文不具。故傳疑之〔疏〕

注古者至不虞。○舊疏云。春秋說文。校勘記。闕。監。毛本與作與。此誤解云。言率與守國。與衆也。

又云。釋文。絮。女居反。說文云。絮。縲也。段玉裁云。釋文當作絮。左傳閔二年云。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又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蓋守者。大子。從者。次適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其在軍。則守于公。禰疏。在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彼注云。公禰行主。此謂庶

子從行者。或時天子有故與。蓋亦其次宜為君者。謂若太子母弟也。又曾子問云。君出疆。有三年之戒。以棹從。注。親身棺曰棹。祭者。說文。祭。縶也。一曰。敝祭也。說文作祭。舊疏云。祭。謂新綿。即禮記云。屬纊以俟絕氣之文是也。○注。或時至疑之。○舊疏云。正以曹伯無子。喜時其母弟也。常守國。公子負芻者。庶兄也。禮當從君。但或時負芻疾。而喜時代之行。今傳不言。正以史文不具故也。通義云。按左傳。為主于師者。蓋喜時也。在師中為喪主也。負芻。宣公之長庶子。宣公卒。世子幼。使負芻攝主。監國。負芻弒其世子而自立。故謂之當主也。曹人將討負芻。以喜時宣公母弟。次宜為君。喜時不受。新序七云。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與左氏所載大同。皆以喜時為宣公子。皆由本史文不具。故傳說各歧焉。

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疏〕

新序又云。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

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為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乃反。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將見子臧於周天子立之。子臧曰。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晉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歸成公於曹。吳越春秋一札曰。昔曹伯卒。庶存適亡。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注。適亡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宣公庶子。皆本左氏為說。然果皆庶子。則負芻長。喜時幼。其不立宜。何賢其讓。時喜時以次當立。負芻篡有。喜時退而不爭。所為賢也。當主。猶言當國也。逡巡者。爾雅釋言。逡。退也。後漢書。隗囂傳。注。逡。巡。不進也。亦作逡遁。鄭固碑。逡遁退讓。是也。亦作逡循。文選注。引廣雅。逡循。卻退也。賢

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注〕不

遷怒也。〔疏〕

注不遷怒也。○論語雍也篇。不遷怒。是也。白虎通五行云。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殺不待冬也。鹽鐵論周秦篇。問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

善善及子孫。

〔疏〕

漢書丙吉傳。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後漢書馮異傳。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五行云。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後漢書楊修傳。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又劉愷傳。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于善也。

賢者子孫。故君子

爲之諱也。〔注〕君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不通鄰爲國如通濫者。

喜時本正當立。有明王興。當還國。明叔術功惡相除。裁足通濫爾。〔疏〕

後漢書盧植傳。春秋之義。賢者子孫。宜有殊禮。卽此爲諱之屬。

也。○注君子至之叛。○正以畔臣宜在誅絕之科。是爲後患。春秋爲賢者諱。故不使有也。通義云。非謂賢者子孫叛遂無罪。此春秋託王義。以爲文王之用刑。宜在議賢之辟也。昔祁奚之論叔向曰。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喜時功在社稷。一傳而身蹈大辟。可無宥乎。春秋治趙鞅之嚴也。臣道也。治公孫會之寬也。君道也。不發曹無大夫傳者。從所見世錄小國例可知。春秋撥亂之教。以讓爲首。君興讓。則息兵。臣興讓。則息貪。庶人興讓。則息訟。故天下莫不亂於爭。而治於讓。凡經稱讓國者五。叔術前矣。自夷喜時。兼有定國之功。叔武又不幸罹於患難。春秋沒其事。并沒其名。而第託他事以見賢。子曰。秦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彼三公子。卽皆有讓之實。而不求尸其名者。札義雖高。顧未能免僚于篡弑之禍。猶在三公子之後也。乃獨使以名見。可以窺君子之論次矣。新序七云。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按。褒其後。卽謂賢喜時以及其後。則用公羊義也。○注不通至濫爾。○下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執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此若如通濫文。宜云公孫會以鄰出奔宋。今不然者。正以喜時本正當立。是有國也。有明王起。興滅國繼絕世。當還其國。不僅通鄭邑爲小國而已。叔術以讓國之功。僅除其妻嫂之罪。故次於喜時。裁足通濫以爲小國爾。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疏〕

釋文輒左氏作繫穀梁釋文云輒如字或云音近繫左氏作繫又云輒本亦作繫劉兆云如見絆繫也經義雜記云說文馬部輒絆足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又出繫云輒或从系

執聲則輒當作輒蓋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繫絆其足不能馳走左氏作繫者輒之或體公羊穀梁作輒者輒之同聲假借字也尚書大傳禹其跳湯其扁跳者跨也鄭注其發聲也跨步足不能相過也

母兄稱兄〔疏〕

穀梁傳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

兄何以不立〔注〕据立嫡以長〔疏〕

注据立嫡以長〇即隱元年傳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

貴不以長是也

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注〕

惡疾謂瘖聾盲癘秃跛傴不逮人倫之屬也書者惡

衛侯兄有疾不憐傷厚遇營衛不固至令見殺失親親也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

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絕之所以正名也〔疏〕

穀梁傳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蔡楚謂之輒衛謂之輒彼釋文蔡音

其劉兆云蔡連併也輒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繫劉兆云如見絆繫也經義雜記云蔡下从糸故云連併楚謂之輒當从宋刻注疏本作輒从足从取故劉兆云聚合不解以字本从取也丁度集韻輒遵須切司馬光類篇輒足不相過皆與劉氏合陸德明从耳女輒反玉篇足部女輒切兩足不相過廣韻二十九葉尼輒切足不相過五經文字女輒反足不相過楚言字俱作輒疑非是按玉篇廣韻五經文字類篇皆云足不相過無能字疑今穀梁傳能為衍文惡疾不立者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傳衛侯元有兄繫白虎通封公侯云世子有惡疾廢者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是也〇

注惡疾至屬也。○通義云。注廣言諸疾爾。輒之疾則跛屬也。有惡疾不立者。爲其不可奉宗廟也。春秋記事。皆爲後王示法常辭。立嫡以長。而有衛侯之兄者。所以起其間。發其義。卽知適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苟非惡疾。亦必無廢道。經變之制。靡不包舉矣。按。瘖者。說文疒部。瘖。不能言也。釋名釋疾病。瘖。奄然無聲也。史記扁鵲倉公傳。使人瘖。索隱。瘖。失音也。素問奇病論。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注。瘖。謂不得言語也。晉語。醫瘖不可使言。注。瘖。不能言者。漢書外戚傳。飲瘖藥。注。瘖。不能言也。亦作闇。文六年穀梁傳。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是也。亦作喑。墨子親士云。近臣則喑。遠臣則喑。是也。聾者。呂覽尊師云。其聞不若聾。注。聾。無所聞也。文選注。引蒼頡篇。聾。耳不聞也。釋名又云。聾。籠也。如在蒙籠之內。聽不察也。說文耳部。聾。無聞也。左傳僖二十四年云。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論衡別通云。耳不聞宮商曰聾。因謂愚闇爲聾。宣十四年左傳。鄭昭宋聾。注。聾。闇也。是也。盲者。釋名又云。盲。茫也。茫茫無所見也。呂覽尊師云。其見不若盲。注。盲。無所見也。又盡數云。處目則爲矇。爲盲。注。盲。無見目疾也。論衡又云。目不見青黃曰盲。韓非子解老云。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說文目部。盲。目無牟子。漢書杜欽傳。家富而目偏盲。注。盲。目無見也。是也。瘖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瘖。惡疾也。莊子逍遙遊云。使物不疵瘖。釋文引李。注。瘖。惡病也。山海經西山經云。英山有鳥。名曰肥遺。食之已瘖。注。瘖。疫病也。或曰惡創。素問經風論云。瘖者。有榮氣熱附。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蓋卽莊二十年齊大災傳之瘖也。注。瘖者。邪亂之氣所生。秃者。釋名又云。秃。無髮沐秃也。又釋姿容云。秃者無髮。呂覽盡數云。輕水所多秃。與瘖人注。秃無髮也。說文禾部。秃。無髮也。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王育說。蒼頡出。見秃人伏禾中。因以制字。未知其審。禮記明堂位云。夏后氏以楛豆。注。齊人謂無髮爲秃。楛。又喪服四制云。秃者不髮。注。秃者無髮。問喪。秃者不免。同此義也。跛者。廣雅釋詁。僂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跛。蹇。行不正也。禮記曲禮云。立毋跛。注。跛。偏任也。說文足部。跛。行不正也。一曰。足排之。讀若彼。禮記王制云。瘖聾跛躄。疏。跛。謂足不能行。問喪云。跛者不踊。釋文。跛。足廢也。釋名釋姿容云。蹇。跛蹇也。病不能作事。僂者。廣雅釋言云。僂。僂也。荀子儒效云。是猶僂伸而好升高也。注。僂。僂也。又釋詁云。僂。曲也。僂。曲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曲脊謂之僂。僂。素問刺禁論云。刺脊間中髓爲僂。注。僂。謂僂。僂。身蹇曲也。呂覽明理云。盲秃僂。僂。僂俯者也。又盡數云。苦水所多僂。與僂人注。僂。脊疾。

也。荀子王制云。是區巫跛擊之事也。注。區巫跛。覲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視之事。故曰區巫跛。覲。說文人部。區。僂也。僂。屈也。周公輔。僂。或言背僂。漢書藝文傳。行步僂。注。僂。曲背也。因謂恭敬為區僂。謂其俯身鞠躬。有似曲背之人。故昭七年左傳。一命而區。再命而婁。史記注引服虔云。區。僂俯皆恭敬之貌也。是也。○注書者至親也。○穀梁傳。目衛侯。衛侯累也。注。凱曰。諸侯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亦本何氏為義。○注公子至名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注。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其非此。則無嫌也。疏。明彰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此言之以絕之。亦別嫌明疑之義。正名見論語子路篇。繁露玉英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是也。若然。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彼不言絕之者。彼方稱字。兄賢。況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方在選民之科。無為嫌也。輒本有為君之道。徒以廢疾不立。尊卑難明。故特書之以張義。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

〔疏〕

注月者至防之。○正以春秋之義。外大夫奔例時。此月故解之。奔例時者。成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是也。通義云。趙汭曰。華向作亂。殺公子六人。劫宋公。取太子為質。見討而出。故書月以

異之。比於宋萬王子朝之例。按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同例。明彊禦也。是也。其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亦三大夫。不月者。彼注云。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是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有辛卯月之七日。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誤二月。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疏〕

左氏穀梁畔作叛。叛畔同音。叛正字。畔段借也。舊疏云左氏穀梁皆作南里字。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蓋

所見異也。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注〕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宋

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不言宋南里者，略叛臣從刑人于國家尤危，故重舉國。〔疏〕

注因諸至喻也。校勘記出齊故刑

人之地。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故作放。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放。舊疏云。舊說云。即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通義云。畔臣從刑。人情事為近。若漢時作亂者發中都官囚徒之意也。杜預以南里為宋城內里名。妄說耳。左傳曰。華氏居盧門。以南里畔。嘗考呂氏春秋云。楚莊王與師圍宋。九月。宋公肉袒執轡。委服告病。乃為卻四十里。而舍于盧門之圍。則盧門去宋城猶四十里。其不在城內明矣。宋公之弟辰。自曹入于蕭。蕭不繫宋。而此繫宋。正以南里非地名也。宋南里者。猶曰宋獄也。此說大謬。華氏自此年夏入于宋南里以畔。至次年春。始自宋南里出奔楚。豈有伏處陸牢。自同出繫。從夏至春。歷時數月者乎。誠如是也。又何謂之畔矣。考之左傳。鄭亦有南里。襄二十六年。楚子伐鄭。入南里是也。豈亦入于鄭獄乎。解詁謂齊放刑人之地。既謂之放。明非拘繫。即此一字。可知非獄。不得以囹圄為比。按周禮司寇。實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圜土中不必皆死囚。故司圜職掌收教罷民。有上罪三軍而舍。中罪二軍而舍。下罪一軍而舍之別。齊因諸宋南里。蓋即此皆罪不至死。而放繫之。此而任之事。而收教之。

者亂民爲逆多劫獄囚華向等入南里事亦類此拘繫刑人必厚垣高墉故可據之以畔豈肯伏處陸牢自同出繫所見未免拘矣若僅如穀梁說以南里爲南鄙其義曷可此傳何必以齊因諸爲喻豈因諸亦齊之南鄙與鄭有東里故有南里不必國國皆然何氏所謂放者如近世徒流之比故不必定繫城內特後代徒流係罪定之名周時或但收教弗使冠飾令其能改爾彼又云其不能改而出圍土者殺注出謂逃亡明亦拘繫非獄而何博物志但有齊曰因諸無宋曰南里特文不備耳果有此語未爲不可○注宋樂至舉國○校勘記云毛本世作大鄂本不誤公羊作世心左氏作大心二十五年釋文可證嚴杰說又出不言宋云鄂本此下疊言宋二字此脫按紹熙本亦作世卽定十一年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舊疏云何氏特引此事者正以自外而入與此相似而不繫宋故須解之正以於國家尤危故繫國春秋凡重舉國者皆有所繫通義謂以南里非地名故繫宋亦非若不書宋但云入于南里以畔亦不嫌南里非宋地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周有篡禍〔疏〕

注是後周有篡禍○舊疏云在明年五行志下之
下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

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臧氏壽恭推是歲正月癸未朔大二月癸丑朔小三月壬午朔大四月壬子朔小五月辛巳朔二日壬午

八月乙亥叔座卒〔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有乙亥月之十五日舊疏云左氏穀梁作叔輒按差繆略云輒公羊作座與今本殊春秋異文箋云公羊作座方音支歌二部通轉之譌又引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傳

奕定本或培或墮培河上公作載王弼作挫按輒从耳聲不得入支部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注〕出奔者爲東國所篡也。大國奔例月。此時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東。按彼傳。東者。東國也。春秋異文箋云。朱與東形勢相似。或篆文殘脫。致譌爲東。穀梁遂以東國解之。史記蔡世家云。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固不從穀梁說也。當以左氏爲正。○注出奔至篡也。○舊疏云。正以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故也。左傳。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注。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史記管蔡世家。平侯九月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注。大國至略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也。此時。故解之。穀梁傳。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注。奔既罪矣。又奔仇國。惡莫大焉。與此惡背中國而與楚略之義同。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注〕前出奔已絕。賤復錄者。以故。大夫專勢。入南里。

犯君而出。當誅也。言自者。別從國去。〔疏〕

注前出至誅也。○出奔。在上二十年。已絕者。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其位即絕。故襄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是欒盈雖入于晉。入于曲沃。猶不得爲大夫。已絕故也。賤者。即上二十一年。宋華亥以下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注。略叛臣從刑人。是也。復錄宋者。以其專勢犯君。當誅故也。包氏慎言云。二十一年傳。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是入南里爲劫獄散囚。以抗君。

也。非稱兵。非據地。而亦曰畔。歷夏秋冬三時。而始出奔。與畔無異。出著自南里。敵國也。按。包以自南里為敵國亦通。○注言自至國去。○舊疏云。謂言自宋南里者。欲別於宋萬出奔陳之文。從國都而去者故也。

大蒐于昌姦〔疏〕

釋文。昌姦。二傳作昌間。間姦音同。大蒐。作大瘦。云本亦作蒐。唐石經。諸本作蒐。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包氏慎言云。四月有乙丑月之十九日。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王室亂〔注〕謂王猛之事〔疏〕

注謂王猛之事。○即下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是也。

何言乎王室亂〔注〕据天子之居稱京師。天王入于成周。天王出居于鄭。不言亂〔疏〕

注

天至言亂。○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是天子之居稱京師也。天王入于成周。見下二十六年。皆不言王室。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亦不言亂。故据以難。

言

不及外也〔注〕宮謂之室。刺周室之微。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

故變京師言王室。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傳不事事悉解者。言不及外。外當責之。

故正王可知也。不爲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疏〕

注宮謂之室。爾雅釋宮文。說文山部。宮。室也。室。實也。詩。鄘。風。定之方中。傳。室。猶宮也。楚辭。招魂。注。宮。猶

室也。郭云。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謂兄弟爭國。室內自亂。不及外邦。故斥言王室也。○注。刺周至王室。○上十八年。疏引此。作刺周室之微弱。當據補通義云。室。猶家也。景王不能齊其家。嫡庶分爭。亂自內作。故直刺之也。繁露王道云。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下。亦謂其微弱甚也。邪庶並篡者。謂子猛子朝。皆非正適。共篡敬王。故謂之並篡。時子朝未立。注探下言之。漢書劉向傳。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凌夷。不能復興。又云。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是也。舊疏云。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者。正以變京師言王室。故知如此。正以經不見諸侯勤王之事。故也。○注。不言至侯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言作曰。下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注。起王居在成周。實外之。故此言王爲正王。以責諸侯也。○注。傳不至知也。○校勘記出。故正王可知也。云。疏引作皆可。知。明傳以言不及外。一語括上諸事也。既云言不及外。卽是外諸侯當責可知。故須正王號以起之。蓋謂敬王爲王矣。此公羊之義。與史記左傳敘事皆殊。史記世家。謂景王愛子朝。欲立之。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立丐。是爲敬王。左傳大同。惟無子朝攻殺王猛事。以王猛敬王皆劉單所立。不以王猛爲邪庶也。○注。不爲至救之。○正以春秋之義。爲尊者諱。今天子微弱。不能討亂。而不爲諱者。爲欲責諸侯不救。故不得諱也。通義云。前此類帶之亂。經未忍言。至此而世變將極。雖欲諱。不可得諱矣。於詩三。拜。周以午。孟八年。始革殷命。入春秋。至午。季一年。有繻葛之敗。未及酉。仲九年。而襄王居鄭。景王元年。實亥。孟之際四年。後二十五年。而亂作。孔氏蓋以齊詩五際之義爲說。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疏〕

杜云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水經注洛水篇又東濁水注之。即古黃水。京相璠曰。營城北三里有黃亭。即此亭也。續漢志河南鞏縣有黃亭。有湟水。劉昭曰。昭

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湟。杜預云。在縣西北。通義云。居于皇者。辟王子朝也。崔彥直曰。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

其稱王猛何〔注〕据未踰年已葬當稱子〔疏〕

注据未至稱子。莊三十二年傳。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未踰年稱王。故据以難。

當國也。

〔注〕時欲當王者位。故稱王猛。見當國也。錄居者。事所見也。不舉猛為重者。時猛尚幼。以二子

為計勢。故加以以者。行二子意辭也。二子不舉重者。尊同權等〔疏〕

注時欲至國也。隱元年傳。當國也。注欲當國為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

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時猛亦欲當王位。故如其意。稱王猛。見當國也。通義云。稱王猛所以為當國者。春秋以王猛比諸齊小白。莒去疾之等。猶之詩以王比十五國也。公羊禮說云。鄭伯不子。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伯。王猛當國。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王。觀於其卒也。正之曰。是子也。是未踰年之君也。是不當稱王也。不當稱王而稱王。其當國之情可見。於猛書王。所以如其意。以其惡本一人也。或書王猛。或書王子猛。微言大義。繫於此矣。問者曰。何以下王子朝不書王朝乎。曰。上有天王居于狄泉。則子朝之篡。不嫌不明。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王猛之篡。不明。故一年之內。書王。明其已立也。書入。明其為篡也。書子。見其未踰年也。難者曰。天王入于成周。何以亦書入也。曰。美惡不嫌同號也。必兩書王猛何也。曰。書王猶書國也。書王猛入于王城。猶書齊小白入于齊也。不書王。安知以國氏而起入為篡乎。貶王猛同於列國之例。是亦王降而為風矣。按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篡也。注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之嫌。與公羊義同。○注錄居至見也。○舊疏云。當國之人。未成為王。理宜略之。而錄其居者。

春秋刺其篡逆。若不書云王猛居于皇，則其當國之事無由見也。○注不舉至意也。○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毛本舉誤居。舊疏云：春秋皆舉重，是以下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不言其大夫以之，今不舉重，故如此解。云行二子意辭也者，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氏云：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通義云：景王世子壽蚤卒，未有命嗣，王崩，尹氏黨于朝，劉氏單氏黨于猛，猛之貴賤不可知。然子朝明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單劉贊私立少，則猛少而又非后之子可知矣。春秋於其生以當國之辭言之，於其卒曰王子猛，與王子朝同號，是猛亦未爲正也。故再言劉子單子以者，著劉單之行其私意也。君前臣名而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猛本不當爲君，故不正其君臣之辭也。然則劉子單子何以無貶，猛雖不正，視朝固有間矣。顧與尹氏別見，曲直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昭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傳無明文，至是八年猶未建儲，故經書天王崩，王室亂，蓋國本未立，人心動搖，王室之亂實萌于此。春秋兩書劉單以王猛以者，能左右之，則王猛實劉單立之矣。王子朝告諸侯曰：王后無嫡，則王猛亦非嫡子弟也。不然，則子朝以庶篡嫡，晉士伯又何必立哉。○注二子至權等。○（原文闕）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主。〔疏〕

杜云：王城，郊鄆，今河南縣。公羊問答云：問此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傳成周者何，

東周也。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鄆鄙爲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卽中土，故援神契，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是謂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据此以王城爲東周，不以成周爲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也。漢志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翟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按以王猛入于王城，自號爲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謐據本初而言。

故言東周。然謂公羊傳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誤矣。齊氏召南考證云。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正與此文相對。蓋周八百年。東西周之名。凡三變。初言東西周者。以鎬洛對言。鎬爲西也。此後言東西周。以王城成周對言。王城爲西也。戰國後。以河南鞏對言。河南爲西也。後漢郡國志。河南。春秋時謂之王城。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鄆方十里。南望維水。北至郊山。又引地道記曰。去維城四十里。是也。漢之緱陽縣。周所謂成周也。按詩王風黍離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箋云。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彼疏引論語。吾其爲東周乎。注。據時成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按孔疏與齊氏分晰極明。其戰國後之東西周。則考王之弟桓公後也。桓公封于河南。爲西周。其孫惠公。又封其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赧王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是也。○注。時居至周主。○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自誤。故。主作王。按二十六年冬十月。下疏引作自號西周王。其言入何。〔注〕據非成周。〔疏〕注。據非成周。○舊疏云。公言此矣。是以下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是也。羊之義。以成周爲正居。故

篡辭言入。起其事也。不言西周者。正之無二京師也。不月者。本無此國。無可與別輕重也。〔疏〕注。故

從至事也。○春秋立納入皆爲篡辭。此書入。知篡矣。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注。猛非正也。通義云。天王入于成周。不爲篡。此知爲篡者。天子無名道。今而名。其篡可知矣。本句當立。故猛爲篡。崔彥直曰。入王城。不月。知居于皇亦不月者也。居入不月。然後知王猛之非正。而春秋譏矣。○注。不言至師也。○此決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稱周故也。是以成周爲正居也。○注。不月至重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者字。舊疏云。春秋大國篡例。月。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是以其禍

大故也。小國例時以其禍小。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也。今此入王城。篡天子其禍實如大國之例而不月。正以本無可與別輕重之義。是以時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注〕据子卒不言名。外未踰年君不當卒。〔疏〕

注据子卒不言名。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是也。通義云。据天王崩不名。即此為未踰年之子亦當稱王子。不當名。其外未踰年君不當卒者。以春秋上無其事。故也。舊疏云。僖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書者彼乃見殺。非此之類。而言外者。正以內之子般子野之徒皆書故也。

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注〕春

秋篡成者。皆與使當君之父死。子繼。兄死弟及者。篡所緣得位。成為君辭也。猛未悉得京師。未得

成王。又外未踰年君。三者皆不當卒。卒又名者。非與使當成為君也。嫌上入無成周文。非篡辭。故

從得位卒。明其為篡也。月者。方以得位明事。故從外未踰年君例。〔疏〕

注春秋至辭也。後漢書楊震傳。故經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

以防篡也。然篡已成者。雖非子繼弟及。亦止得與。故齊小白入于齊後。會齊侯于柯。及齊侯小白卒。衛人立晉後。宋公衛侯遇于垂。及衛侯晉卒。皆如成君辭也。注猛未至當卒。校勘記出三者皆不當卒。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

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二。是也。猛既未悉得京師。篡仍未成。自不得如成君書卒。又外未踰年君亦不合卒。曲禮疏云。若既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故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孔疏特引以證稱子稱名。非謂許其卒也。是二者皆不合卒也。○注卒又至篡也。○校勘記。鄂本無卒字。當據正。舊疏云。既不合卒。今書其名。非欲成其為君。但嫌上經入于玉城之時無成周之文。恐其非篡辭。故從其得位而書卒。正欲明為篡故也。通義云。壽死而句及正也。猛非次當及者。則非可繼景者也。前不稱王猛。無以見其已立。今卒乃還稱之曰王子猛。猛立而猶謂王子。猶之比立而猶謂公子云爾。○注月者至君例。○舊疏云。篡既不成。理宜略之。而書其月者。春秋方書其卒。若得位然。以明其篡事。故曰方以得位明事也。從外未踰年君例者。僖九年注。弑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書月。從未踰年君例矣。彼奚齊書時。故注如彼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晉人圍郊犯天子邑〔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酉朔。據歷為月之二日。大十一月十

二月朔即為癸酉。小餘不足二十分。劉孝孫推春秋日食。亦以癸酉為朔日。或藉後歲之分以成日也。一行大衍歷以為十二月癸酉朔入食限。元史云。杜預以為癸卯。非是。五行志。劉歆以為十月。楚鄭分。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戊寅朔。小二月丁未朔。大三月丁丑朔。小四月丙午朔。大五月丙子朔。小六月乙巳朔。大七月乙亥朔。小八月甲辰朔。大九月甲戌朔。小閏月癸卯朔。大十月癸酉朔。蓋杜預不置閏也。故與三統殊。○注是後。至子邑。○見下二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與何氏異。然皆以占周事也。

公羊義疏六十五

昭二十三年

盡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疏〕

左氏穀
梁作媯。

癸丑。叔鞅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有
癸丑月之十三日。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閒田。有大夫主之。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注〕與侵柳同義。〔疏〕

注與侵柳同義。○即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云。天子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也。又曰。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

兩國自相伐。今此圍郊亦然。故曰與侵柳同義。通義云。此晉人乘王室有亂。而犯周之邊鄙云爾。左傳以爲討子朝。蓋晉史飾成其事。邱明不能辨正。其明年傳云。晉侯使士彌牟問于周衆。乃辭子朝之使。則是時晉猶助朝。安得有勤王之師。是自相柄鑿也。

且經文在叔鞅卒下而彼傳言壬寅圍郊又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明失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注〕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比胙附父仇責之淺

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以惡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舉錯無度失衆見篡〔疏〕注不日至略之○春秋之

義大國卒例日此不日故解之此書卒于楚故知背中國而與楚也○注月者至淺也○僖十四年冬蔡侯胙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彼過深故不月此僅與楚爾過淺故止不日也○注不書至篡也○凡春秋篡不明者不書葬此東國篡不見立納入之文故去葬以起之○注篡不至見篡○左傳謂費無極取貨東國謂蔡人出朱而立東國史記管蔡世家云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按太子友即世子有為楚所殺上十一年執世子有以歸殺之傳所謂用以築防也則朱自以失衆見篡非緣平侯殺友可知舊疏云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何氏云出奔者為東國所篡然則東國既篡於朱而無立入之文朱無文貶則春秋之義惡朱明矣所見之世始錄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查春秋但猶見譏而已故何氏云不共悲哀舉錯無度而已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有戊辰月之三十日大事表云胡今江南潁州府治新設阜陽縣為胡國地又云春秋有二沈宣

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此蓋沈之別邑。楚取之以爲重鎮。時爲沈尹者。莊王之子公子貞也。亦名寢。莊王後更以封孫叔敖爲食邑。所謂寢丘是也。今爲河南光州固始縣。沈本國。世屬于楚。則定四年爲蔡所滅。後入楚爲平輿邑。杜注。汝南平輿縣有沈亭。今河南汝南府治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有平輿故城。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曰。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水經注。汝水篇。汝水又東。逕平輿縣故城南。爲滹水。縣舊沈國也。有沈亭。春秋定四年。蔡滅沈。後楚以爲縣。又潁水篇。潁水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秋楚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又決水篇。決水自零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是也。一統志。雞備亭在光州固始縣東南。杜云。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大事表云。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說苑尊賢云。吳用延州季子。并冀州。揚威於雞父。按冀州字誤。據左傳。則此戰爲公子光也。

胡子髡沈子楹滅〔疏〕

釋文。楹。左氏作逞。穀

梁作盈。穀梁釋文云。盈。本亦作逞。古呈聲。盈聲同部。得互段也。左氏襄二十一年經。晉欒盈出奔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平公彪七年。欒逞奔齊。齊世家。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徐廣曰。史記多作逞。晉世家。平公六年。晉欒逞有罪奔齊。左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引作盈。其心。此逞盈互通之證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疏中下文作沈子盈。則疏本與穀梁同。故於此下無文。

獲陳夏齧〔疏〕

說文。頁部。頰。頭不正也。讀又若春秋陳夏齧之

齧。左疏引世本。齧是徵舒曾孫。

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注〕。据甲戌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俱與夷狄言戰。

今此從詐戰辭言敗。〔疏〕

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詐戰者月。今此書日。故言偏戰。○注据甲至言敗。○即哀十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是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也。今吳序上而言戰。則主中國

辭也〔疏〕

注序上至直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注。伐人者為客。見伐者為主。戰序上言及者為主。蓋為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

故是與衛以直。故使衛為主言及也。又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夏。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傳春秋伐人者為客。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是則客直主不直。則客序上。故與宋為主言及。是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之義也。繁露竹林云。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春秋常辭皆起之者居下。宋為例變。故傳特解之也。○注今吳至辭也。○舊疏云。今吳人序其上。而言戰。則是吳人為主。中國之辭。故不得言戰。直言敗而已。通義云。時六國之師。為楚伐吳。若偏戰之詞。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為主。故不可繁露竹林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為禮。又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為禮。

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

〔注〕据齊國書主吳。〔疏〕

注据齊國書主吳。○正以艾陵之戰。齊國書及吳故也。通義云。据甌之戰。可變使伐人者為主。按難義在不使中國主。非難不使伐人者主。與宋齊中國相戰者異。不得例以相

難。中國亦新夷狄也。〔注〕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

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

國之嫌。〔疏〕

注王室至主之。○上二十二年。王室亂。傳言不及外也。注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是無君臣上下之道。故此云壞敗也。通義云。陳蔡新受楚封。而率小國以附楚。故曰新夷狄也。六國為夷楚役。亦不可

與使爲主義亦通。○注不稱至略之。○舊疏云。決桓十三年春。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之文。左疏引賈逵云。不國國書師者。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據彼傳文爲說。爾然既合稱師。轉似同心辭矣。左疏引賈曰。泓之戰。譏宋襄。故魯朔。鄒陵之戰。譏楚子。故魯晦。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亦以吳楚沈頓。諸君置之夷狄之列。無足輕重。亦賤略之意。特公羊無不書晦義耳。○注言之至之嫌。○舊疏云。若不言之。直言吳敗頓。胡沈蔡陳許師于雞父。則嫌師文。獨使許稱。自陳以上。單稱國。是故言之以散之矣。其

言滅獲何〔注〕 據蔡公孫歸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國言滅。君言殺。又獲晉侯言獲。此陳

夏齧亦言獲。君大夫無別〔疏〕

注據蔡至言殺。○卽定十四年。蔡公孫歸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是也。彼國言滅。君言殺。與此異。故據以難。○注又獲至無別。○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獲晉侯。是也。彼晉侯君。此陳夏齧臣。君臣同言獲。無別。故據以難。國言滅。君言殺。解傳其言滅何也。君大夫無別。解傳其言獲何也。

別君臣也〔疏〕

穀梁傳曰。上下之稱也。注。君死曰滅。臣得曰獲。君臣之稱。左傳亦曰。

君臣之辭也。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

君死于位曰滅〔疏〕

此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詩。鄘風。載馳序。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

正義。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于位曰滅。卽昭二十三年傳。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淮南精神訓。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注。

君死位曰滅。穀梁傳注。國雖存。君死曰滅。賢胡沈之君死社稷。

生得曰獲〔疏〕

卽僖十五年。獲晉侯是也。周禮朝士職。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俘而

取之曰獲。楚辭哀時命云。釋管晏而任臧獲兮。注。獲。爲人所係得也。是獲多屬生得言。故禮記檀弓云。不獲二毛。注。獲。謂係虜之。又襄十年。左傳。尉止獲。注。獲。囚俘皆是也。僖十五年。注。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

大夫生

死皆曰獲〔注〕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疏〕

舊疏云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鬻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倍

元年左傳獲莒棼注大夫生死皆曰獲又宣二年獲樂呂注獲生死通名皆取此為說○注大夫至死位○檀弓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又曲禮大夫死衆無死位文也正以大夫不世身死則已無位之存沒可別非如國君被滅國有存亡矣國雖不滅君死社稷亦曰滅以滅者

亡國之善辭故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鬻何〔注〕據荆敗蔡師于莘以

蔡侯獻舞歸不言獲〔疏〕注據荆至言獲○見莊十年彼傳云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

進故從中國辭治之髡楹下云滅者死戰當加禮使若自卒相順也經先舉敗文嫌敗走及殺也

故以自滅為文明本死位乃敗之爾名者從赴辭也〔疏〕

注能結至治之○正以偏戰日此書日故知偏戰衰十一年獲齊國書注云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

進也義與此同王者不治夷狄故不與荆獲獻舞此書獲陳夏鬻故為治吳從中國辭也獲大夫雖次于獲君皆正不得也○注髡楹至順也○舊疏云獲晉侯戕鄆子之徒皆獲戕之文在上今髡楹之滅滅文在下者以其死戰當合加禮故退滅文於下使若公子友卒之類不為人所殺然故曰使若自卒一則不言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一則其言滅不與夷狄之殺諸夏二理合符故言相順按髡楹書滅者君死於位為善二君辭不必如舊疏所云○注經先至之爾○校勘記云鄂本也作之此誤按紹熙本亦作之胡沈之君實因敗被獲而死見左傳春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故以自滅為文先舉敗文則不嫌敗走及殺之矣及猶追及之也○注名者從赴辭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合書則書不待赴告而言從赴辭者正以髡楹既死故胡沈之臣赴告鄰國云

道寡君某甲爲吳所滅。諸侯之史悉書其名。孔子案諸國之文而爲春秋。由是之故。錄其名矣。故曰名者從赴辭。隱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而葬從主人。彼注云。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從蔡臣子辭稱公也。以此言之。則此注云名者從赴辭者。謂其赴告天子之辭。是以稱名矣。按髮櫛稱名。猶諸侯卒稱名耳。非褒貶所繫。故曰從赴辭也。呂覽察微篇。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于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惟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蓋合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事爲一。同在一年故也。卑梁事不見三傳。或二傳之外傳語。

天王居于狄泉〔疏〕

杜云。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彼疏引土地名云。或曰。定元年城成周。乃遠之入城內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京相璠曰。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狄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甚宏城成周。乃繞之。按狄泉卽僖二十九年盟于翟泉之翟泉也。

此未三年其稱天子何〔注〕据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疏〕

注据毛至天王○卽文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彼傳云何以不稱使。

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是天子未三年不得稱王。此書天王。故據以難之。著有

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

〔疏〕

注時庶至事之。○通義云。先著敬王之正。下言立王子朝。乃顯其篡也。居狄泉者。時朝入王城矣。御覽引考異郵云。劉子單子折猛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國有三王。天下兩主。周分爲二。莫能救討。強弩張於前。櫛戟拔於後。是庶孽並篡。天子微弱事也。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白虎通三軍篇。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彼以天子喪居有內叛事。當行誅伐。不得執尋常諒闇禮。下引此傳例之。言天王失位。微弱特甚。亦急著正其號。不得執尋常未三年不稱王之義。非謂此居狄泉有夷狄內侵事也。穀梁傳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明天王失位。不得在國行即位禮。故卽所在稱其名也。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者。與書王室亂同義。

尹氏立王子朝〔注〕 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尹氏貶。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

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疏〕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通義云。王子朝無貶者。與使爲君。乃得去王子之號。今書王子朝。正是。不成君之辭也。○注。貶言至之權。○隱三年。尹氏卒。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

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是也。按成十六年。公會尹子以下伐鄭。書尹子。此稱尹氏。故爲譏世卿。與隱三年。書尹氏卒。相起。○注。尹氏至尹氏。○正。以子朝若貶。宜如上。王猛書。王朝爲當國辭。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年未滿十歲者。何氏更有所見。或者正以衛人立晉。莒展與去疾之徒。悉去公子。見其當國。今此王子朝無貶文。乃與楚公子比之。經相似。上十三年。公子比之下。傳云。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比爲不當。朝爲未知。故稱氏也。白虎通攷黜云。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貴童子也。周禮司刺云。壹赦曰幼弱。皆不坐年幼之義。公羊古義云。漢律。年未滿八歲。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罪。尹氏者。漢律所謂率也。張斐律表云。制衆建計謂之率。漢書萬石君傳。上報石慶曰。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

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原注引鹽鐵論云：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舊疏云：年既幼少，未貪富貴，故以未盈十歲言。下二十六年出奔時，年已稍長，而不去王子者，順上文也。

八月乙未地震〔注〕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年。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

光弑僚滅徐，故日至三食，地為再動〔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七日。○注是時至再動。○上二十

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是猛朝更起，與王爭入事也。遂至數年者，至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乃定也。晉陵周竟，即上晉人圍郊是也。吳敗六國，即上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季氏逐昭公，則下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是也。吳光弑僚，下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是也。滅徐，下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日至三食，則上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月有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並書日有食之是也。地為再動，則此及上十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是也。五行志下之上，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注〕据上比，乃復不言公，不言有疾〔疏〕注据上至有疾。○上十三年冬，公

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至河下，不重言公，不言有疾也。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慎，齋、戰、疾，

〔疏〕

注因有至疾也。○左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蓋公因叔孫舍被執如晉及河乃畏晉託疾而復也。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繁露楚莊王云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公而甚於昭公。變亂凌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達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又隨本消息云。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楚強而得意。伐強吳。為齊誅亂臣。魯得其威以滅鄩。先晉昭卒一年。楚國內亂。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為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不可不恃。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按昭公自即位常如晉不得入。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皆言至河乃復。至此而五。恥莫甚矣。故書有疾以殺。深為之諱也。諱之深。則恥之甚。如不必恥。何諱之有。故上十三年。公不與盟。不恥也。通義云。前無疾而復。今有疾而復。恥殺矣。無疾而復。恥猶可也。有疾而復。不可言也。故君子殺之也。○注舉公至戰疾。○決前凡公至河乃復。不書公義也。石經。岳本。左氏經無公字。而公穀傳釋文不言左氏無公字。疑脫。若直言有疾乃復。嫌視疾在無足重輕之科。故特舉公以重之。所引論語述而篇文。鄂本。岡監。毛本。齊作齊。紹熙本亦作齊。孔曰。此三者人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故書公以明義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纒卒〔疏〕

左疏引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師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與襄二十一年書孔子生合。

叔孫舍至自晉〔疏〕

二傳無叔孫字。舍作媯。經義述聞云。疏曰。上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以其被執而還。故省去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去氏者。蓋以無罪故也。是以文十四年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

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當各歸其本，以此言之，則知隱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引之謹案，叔孫二字，後人所增，非其原本也。文十四年傳，但言無罪而執者，稱行人，有罪而執者，不稱行人。未嘗言無罪而執者，至則稱氏，有罪而執者，至不稱氏也。不足爲叔孫舍至自晉之證。若隱如至自晉，省去其氏，叔孫舍至自晉，獨不省，則傳必詳言其義。文十五年傳，單伯至自齊，注：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以此例之。若叔孫舍至自晉，不省去氏，注亦必加訓釋。今傳無文，注亦不言其有異，則舍至自晉，與隱如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至而不省去氏者，惟單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省去氏可知。且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說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據此，則一事再見者，其始稱氏族，其卒則但稱名，故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則省去季孫，而曰：隱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則省去叔孫，而云：舍至自晉。正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顯然明白。左氏穀梁並作媯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媯至自晉，尊晉也。杜注：貶媯族，所以尊晉。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范注：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此皆舍至自晉，不稱叔孫之明證。不應公羊獨有此二字也。徐氏所見本已誤增此二字，故臆爲之說耳。孔氏通義亦沿其誤。按通義云：再氏者，爲舍賢而錄之也。公孫于齊，舍要季氏納公，季氏有異志，舍度力不能爲，怨咎自殺，蓋魯之賢大夫也。預見賢於此者，凡小善就其事善之，小惡亦就其事惡之，若乃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美大惡，足以榮辱其終身者也。此春秋論人之法也。今按：王氏謂無叔孫是也。傳注皆無說。孔氏因有叔孫，臆爲之說，爲賢舍而錄，別無所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季氏逐昭公，吳滅巢，弑其君僚，又滅徐。〔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嘗

乙未朔。據歷爲二日。先藉後月之小餘。大三四兩月。五月朔亦爲乙未。劉孝孫甲子元歷云。以月行遲疾定合朔。欲會辰。必在朔。不在晦與二日。縱類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統。蓋謂此也。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日。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丙申朔。小二月乙丑朔。大三月乙未朔。大四月乙丑朔。小五月甲午朔。二日乙未。○注是後至滅徐。○季氏逐昭公。見下二十五年。吳滅巢。見下冬。弑其君僚。見下二十七年。滅徐。見下三十年。舊疏先言季氏逐昭公者。正欲決吳事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劉向以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開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宮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它如仲舒。劉歆以爲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月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二至二分下皆漢儒左氏家舊說。與董劉何占皆異。臧氏壽恭推五日甲午朔。合辰在胃五度。二日乙未。日在胃六度。於魯尤驗。

秋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如晉。仲孫纘卒。民被其役。時年叔倪出會。故秋七月復大雩〔疏〕

注先

是至大雩。○校勘記。鄂本時年作明年。諸本皆誤作時。按紹熙本作明。公如晉。仲孫纘卒。並見上。明年叔倪出會。卽下二十五年。叔倪會晉趙鞅以下于黃父。是也。秋七月大雩。亦見下二十五年。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婞。是春還歸之。按如何義。自謂國有大喪。君大夫出朝會。民人供億煩擾之。應於義爲切。

丁酉杞伯鬱釐卒〔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鬱釐。云本亦作釐。疏云。左氏穀梁作郁釐字。今正本亦有郁字者。亦有下當脫作字。按古鬱郁音近。史記陳杞世家。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索隱

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蓋鬱郁釐來聲相近。故不同也。左傳釋文釐作鬱。云本又作釐。

冬吳滅巢〔疏〕

大事表云巢爲今廬州府之巢縣。與州來皆楚沿淮重鎮。昭四年楚始患吳。築此三城以斷其北來之路。吳爭七十年而後滅之。三城滅而楚淮右之藩籬盡撤。吳遂由陸路從光黃經義陽三關之險以毆郢都。

置大江於不問矣。按左氏以巢爲楚邑。公羊何氏於十三年吳滅州來云。不月者略兩夷。此無注。應如彼解。春秋之義。書滅者皆國邑。多言取也。書序有巢伯來朝。蓋亦附楚小國也。

葬杞平公。

公羊義疏六十六

昭二十五年
年盡是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

人于黃父〔疏〕

左氏叔倪作叔詣旨聲兒聲古同部舊疏云左氏經賈注者作叔詣字則賈服本不同矣今杜本亦作詣釋文云樂世心左氏作大心古世大多通見文十三年疏

有鸛鶴來巢〔疏〕

釋文鸛音權左氏作鸛音劬按穀梁亦作鸛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周禮考工記鸛鶴不踰濟釋文本本作鸛鶴此疏亦引冬官鸛鶴不踰濟則與賈公彥本異故被疏云左氏傳作鸛鶴公羊傳作鸛鶴

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也淮南原道訓注又作鸛故左傳釋文云本又作鸛也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左傳音義鸛其俱反稽康音權本又作鸛公羊傳作鸛音權鶴音欲穀梁音義鸛本又作鸛音灌左氏作鸛公羊音義鸛音權左氏作鸛周禮音義作鸛云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鸛左傳同今考公羊春秋有鸛鶴來巢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休解詁曰鸛鶴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何氏明言鸛鶴猶權欲則鸛讀如權故諸家公羊本並從之左氏考工記古本亦皆作鸛音權觀鄭注考工記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稽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鸛者非古本也而賈疏考工記云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賈所見周禮鄭注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

氏有作鶴之本。疏矣。按作鶴者。今文也。作鶴者。古文也。說文多用古文說。故鳥部。鶴。鶴也。从鳥。句聲。又鶴。鶴也。从鳥。谷聲。古者。鶴。鶴不踰涉。玉篇。鶴。其愚切。鶴。鶴也。鶴。同上。一切經音義十九云。鶴。鶴又作鶴。同。具俱反。下以屬反。似反舌。頭有兩毛。角者。山海經。公羊傳作鶴。音權。按山海經中山經。又原之山。其鳥多鶴。鶴。注。鶴。鶴也。傳曰。鶴。鶴來巢。并用左氏說。周禮亦古文家說。亦當作鶴。穀梁當以一本作鶴為正。穀梁多同公羊故也。公羊自作鶴音權。不必比而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

舊疏引運斗樞云。有鶴。鶴來巢于榆。此經不言于榆者。欲道來巢即為異。不假指其處所也。左傳云。書所無也。周禮疏引服虔云。周禮曰。鶴。鶴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

新序十一云。鶴。鶴來。冬多。樂言鳥獸之類也。按類下缺三字。蓋謂失其所也。

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注〕非中國之禽。

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鶴。鶴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為季

氏所逐〔疏〕

周禮疏引異義。公羊以為鶴。鶴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為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為鶴。鶴來巢。書所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

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鶴。鶴本濟西穴居。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為昭公將去魯國。按考工記注。鶴。鶴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鶴。鶴來巢。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則鄭駁與先鄭同。故其注周禮引左傳文也。御覽引稽命徵云。鶴。鶴非中國之禽也。御覽引考異郵云。鶴。鶴者飛行。屬於陽之鳥。穴居於陰。之鳥上缺二字。或以為夷狄字。又引稽命徵云。孔子謂子夏曰。鶴。鶴至。非中國之禽。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非中國之禽也。鶴。鶴穴者。而曰巢。按公穀二傳皆無夷狄之鳥語。惟五經異義引以為公羊穀梁說。蓋中國猶言國中也。言非魯所有之鳥也。詩周南葛覃。施于中谷。傳。中谷。谷中也。中谷有菀。同。又王風兔置。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此倒句法。訓詁中多有此例。如中阿為阿中。中陵為陵中。中原為原中。皆是。則三

傳義皆可通。何注云：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正謂非魯國中之禽，而來居此國也。通義云：中國之中也。鸛鶴不踰濟，非魯國中所有。說文解字曰：有者不宜有也，是也。舊疏引異義公羊說：鸛鶴夷狄之鳥云云，非也。又引冬官鄭注云：無妨於中國有之者，何氏所不取。然何氏並無以鸛鶴爲夷狄之鳥說。又引舊解以爲中國國中者，非傳注之意。按舊解甚是，不得反以爲非也。舊疏引鄭駁異義云：春秋之鳥不言來者，多爲夷狄來也。若鸛鶴乃飛從夷狄而來，則昭將去遠域之外，語多誤脫。與周禮疏所引不合。當以周禮疏引爲是。○注非中至所逐。○五行志中之下云：昭二十五年，有鸛鶴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爲有蜚有蠚，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鸛鶴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鸛鶴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鸛鶴白羽，早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於外野。董仲舒指略同。穀梁注引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皆與何氏義同。何氏以權欲解鸛鶴，因以取占應也。後漢書何敞傳：故鸛鶴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左傳載師已語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跣，公在乾侯。徵襄與襦，鸛鶴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鶴鸛鶴，往歌來哭。是以爲昭公被逐之應，首句亦以出辱鸛鶴，因以出辱解鸛鶴也。惟彼專占魯君，不若公穀占季氏以下逐上義切。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注〕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托上雩，生事聚衆，欲以逐季氏，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故

因雩起其事也。但舉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日爲君，辰爲臣，去臣則逐季氏意明矣。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疏〕

繁露楚莊王篇是故逐季

氏而曰又雩，微其辭也。五行志中之上云：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爲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微幸，不可。昭公遂伐季氏，爲所敗出奔。按劉歆係左氏家說，董君言微其詞，何注所本。○注一月至事也。○鄂本紹熙本托作託，當據正。舊疏云：僖三年注云：大平一月不雨，卽齊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然則春秋之義，一時能害方始書雩，豈有再舉其雩乎。故曰一月不當再舉雩矣。既無一月再舉雩之例，而言又雩者，可以起其非實雩矣。按下經云：公孫于齊，明公逐季氏不克，反爲所敗，故諱言又雩也。史記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是其事也。○注但舉至上下。○舊疏云：以去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則此月上辛爲辛丑，下辛爲辛酉可知。所以直言辛，不兼言丑酉者，若言辛丑辛酉，卽是參差不同，不可爲上下故也。○注又日至明矣。○校勘記出：去臣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臣作辰，當據正。釋文亦作去辰。按紹熙本亦作去辰。舊疏云：十日爲陽爲幹，故爲君之義。十二辰爲陰爲枝，故爲臣之象。史記龜策傳：日辰不全，注：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周禮誓族氏：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南齊書引蔡邕月令章句：日，幹也；辰，支也。日君辰臣，故去辰爲去季氏象。○注上不至張本。○舊疏云：雩例書時，卽桓五年秋大雩之文是，故云上不當日。若然，亦不合月，而云七月者，欲見上辛下辛皆七月之故。通義云：祭禮諷日不諷辰，詩曰：吉日維戊，少牢饋食曰：日用丁巳是也。春秋兼舉日辰者，別事之先後也。雩本不在錄日辰之例，故但舉兩辛，以見疏數耳。蓋惟雩不書月日，再雩又不可書日，故但舉幹日以別。既書幹日，不得不月矣。○注不言至逐君。○穀梁傳曰：季者有中之辭也。按凡言上者對下之稱，既言上辛而不言下辛，亦董生所謂微其辭是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注〕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舍止。〔疏〕

釋文。楊州。左氏作陽州。校勘記。

葉鈔釋文。鄂本。閩本同。唐石經。監。毛本作揚州。疏同。紹熙本亦作揚州。包氏慎言云。九月書乙亥。月之二十日。左氏作己亥。則爲八月四日。按各本公羊皆作己亥。與左氏同。惟穀梁經作乙亥。杜云。陽州。齊魯竟上邑。彙纂。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陽楊古音同。論語。陽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楊貨。是也。○注地者。至舍止。○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不舉公孫爲重。而復書次于楊州者。臣子哀痛公之失位。是以詳錄公之所舍止之處矣。劉氏逢祿釋例。因事以定地。因地以定事。亦重其事而加詳焉。爾。故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同此義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疏〕

穀梁傳。弔失國曰唁。詩。鄘風。載馳。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亦曰唁。詩。小雅。何人斯云。不入唁我。襄廿三年左傳。齊侯使夙沙衛唁之。詩。疏。引服

云。弔生曰唁。是也。杜云。濟南祝丘縣東有野井亭。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北逕平陰縣西。又逕盧縣故城。又東北右會玉水。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逕獵山東。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齊河縣東。濟河北岸。山東通志。野井亭在濟南長清縣東北四十里。

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注〕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辭。〔疏〕

注。傳言至之辭。○舊疏云。君討臣下。正應言殺。今傳云弑。故須解之。

言從昭公之辭者。卽下文云。吾欲弑之何如。是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將殺。音試。下及注。同。按。依疏。則傳文本作弑也。漢石經。公羊。弑皆作試。猶今人語云。姑且試之。故其語可通乎上下也。

告子家駒曰。

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注〕諸侯稱公室。〔疏〕

漢書五行志亦作子家駒，蓋卽左傳之子家駒。上五年左傳有子家駒，公孫歸父之孫，卽

子家懿伯子。杜云：子家驪，莊公之元孫。舊疏云：季氏爲無道者，謂無日之道。廣雅釋詁：僭，擬也。○注諸侯稱公室。○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閔二年左傳：閔于兩社爲公室輔。公室猶公家也。故爲諸侯之稱。昭五年左傳：宋樂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論語祿去公室五世，政逮大夫四世之語，蓋發於定公之世。故各多一世也。孔安國數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是文子卽專國政也。祿去公室，始於宣公時。專政者東門氏，輔之者季氏。逐子家父，虧姑成婦，皆文子事。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專國政。則當謂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也。吾欲弑之何如。〔注〕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爲如人君，故

言弑。〔疏〕

注昭公至言弑。○隱四年傳：與弑公也。注弑者，殺君之辭。則臣下犯於君父，皆謂之弑。今昭公欲討臣下，而言弑，故須解之。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

夫僭於諸侯久矣。〔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考工記：畫績之事，其象方。天時變。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今何本無此句。周禮大宰疏引作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二於字當爲衍文。考工

記注無於字，可證。續漢志注引春秋考異郵云：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漢書賈禹傳：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周禮考工記云：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彼疏云：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彼云：天子僭天，未知所僭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故亦是僭天。故云意亦是也。則傳文當有天子僭天語。公羊禮說云：天子僭天，今本無此句。兩漢諸儒多引之。蓋嚴氏春秋也。漢武帝册仲舒曰：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色。賈禹傳：天子過天道，然未知過天道爲何事。而造元黃旌旗之色爲何證也。及觀考工記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引子家駒此天子僭天語，又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盡天隨四時色。知古人無一字無來歷也。惠氏棟駁之曰：黃

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即天地也。乾爲衣。坤爲裳。即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無天地可乎。按惠說非也。虞書十二章。自日月已下。不見有天地。繪以爲衣。繡以爲裳。非徒如易之空取象已耳。後王於日月而外。並天地而繪繡之矣。故鄭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天元地黃。故云盡天隨四時色。土以黃也。惠云。乾坤即天地。古有繪乾坤於衣裳者乎。將以日月爲天。山爲地乎。又非通論矣。說苑。孔子與景公坐。左右曰。國史來言周廟燔。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與馬奢侈。不可振也。故知天殃其廟。合觀諸說。不獨見春秋殿顏異同。而考工鄭注。亦可互相發明矣。董仲舒。賈禹。劉向。鄭康成。皆公羊先師。後先一轍。至於春秋說文。又不得以緯書廢之矣。按御覽引合誠圖云。大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增日月。日在上。月在下。論衡語增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莫知篇云。文章炫耀。黼黻華蟲。日月。明星。辰。得用之矣。其諸侯僭天子。則下傳所言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之屬是也。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是也。又云。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又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皆大夫僭諸侯事也。彼又云。故天子徵諸侯。僭大夫強諸侯。僭注。言僭所由。蓋上行下效。故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相因以起也。

昭公曰。吾何僭矣哉。

〔注〕失禮成俗。不自知也。

〔疏〕注失禮至知也。○舊疏云。

正以魯人始僭在春秋前。至昭已久。故不自知。漢書賈禹傳云。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自久矣。

子家駒曰。設兩觀。〔注〕禮。天

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疏〕

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周禮太宰疏引何氏云。天子兩觀。諸侯臺門。與今本同。按此禮器文。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

問。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雅。闔者謂之臺。禮器疏。兩邊築土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經之子庫門內。庫門既可釋祭。則其門堂之制。當與廟門同。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客敷。而不及庫雉。

明雉門庫門之大與路門同也。按禮器疏又云：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壘門。大夫輕，故不得也。是也。○注天子至一觀。○舊疏云：禮說文禮記禮運云：出遊于觀之上。注觀闕也。正義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懸法象，謂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熊氏云：常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對爲雙。熊氏得焉。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相兼。按何休注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壘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曰：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按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于觀。此觀又名象魏，以其懸法象魏，魏巍也。其處巍巍高大，故哀三年，桓宮災，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熊氏曰：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於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按何氏此注，明云：諸侯內闕一觀，則諸侯非無闕。魯僭天子，在兩觀不在有闕。象魏爲藏舊章之所，則常有屋，其上可登而望。故皇氏云：登遊于觀之上。熊氏云：謂遊自看於觀之上也。桓宮災，季桓子恐延及觀闕，故曰：舊章不可亡。去祖廟尙遠，熊氏謂藏於祖廟，亦未可據。視朔於廟，自以諸侯受朔，藏之太廟，故視朔於廟，與此無涉也。禮經宮室答問又云：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子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鄭注：觀闕也。孔疏：出遊于觀之上，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氏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太宰正月之吉，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左氏孔疏云：闕在門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懸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爲一物而三名焉。按禮疏引白虎通云：闕疑，熊氏謂常門闕處以通行路。水經注引穎容云：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譽於人。詩疏引孫炎爾雅注：舊章懸焉，使民觀之。淮南本經訓：巍闕，法門闕崇高巍巍然。然則觀示天下，故謂之觀。巍然高大，謂之爲魏。有疑則闕，故謂之闕。然觀與闕同在一處而非一物。闕者，其制則在門兩旁，故孫郭說爾雅皆云：宮門雙闕。據緯文，則天子外，諸侯內耳。故水經注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是也。中華古今注：謂兩觀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則觀可升上，故禮運云：出遊于觀之上也。天子二觀，諸侯一觀，其制差耳。若闕則宜皆有二，故西京賦云：圓闕竦以造。

天若雙碣之相望。唐書載朱敬則、楊炎俱以世孝義被旌。門樹六闕。册府元龜言闕二柱相去一丈。柱安瓦筒號烏頭梁。卽謂之闕。是無不成對者。猶可見古闕遺制。

乘大路〔注〕禮天子大路諸

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

注禮天至飾車。北堂書鈔引白虎通。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玉路。大

路也。謂車爲路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大戴禮朝事篇。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又云。天子乘大路。貳車十有二乘。通義云。大路。殷路也。殷祀天以木路。尙質。周祀天以玉路。尙文。魯郊不敢純與玉同。故乘殷之路。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按明堂位又云。大路。殷路也。注。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春秋傳曰。大路素。桓二年左傳。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宜斥木路。郊特性亦云。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蓋卽本魯言之。故注云。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諸侯路車者。詩小雅采芑詠方叔云。路車有奭。又采菽云。路車乘馬。以周禮巾車次之。同姓諸侯宜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木路也。彼木路無龍勒。不鞮。以革漆之而已。蓋與殷之木路者自不同也。皆在王五路內。故統謂之路車也。大夫大車。舊疏引詩云。大車檻檻。按詩王風傳云。大車。大夫之車。以巾車考之。孤乘夏篆。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也。白虎通謂大夫軒車。閔二年左傳。鶴有乘軒者。注。軒。大夫車。疏引服云。車有藩曰軒。蓋三面有蔽。空其前如軒懸然。大車常亦然也。士飾車者。舊疏引書傳云。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棧車。不革鞮而漆之。彼疏引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注云。飾漆之車。駢。併也。是其事。蓋較庶人役車爲飾耳。

朱干〔注〕干楯也。以朱飾楯。〔疏〕

注干楯至飾楯。明堂位云。朱干。注。朱干。赤大盾也。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敵。小爾雅。廣器。干。敵。盾也。說文。戈部。戟。盾也。又云。敵

盾也。則干者戟之段借。周書王會篇。蛟戲利劍爲獻。詩秦風。蒙伐有苑。傳。伐。中干也。釋文。伐。本又作戩。是也。又作撥。史記孔子世家。矛戟劍撥。索隱。撥。謂大盾。又作拔。蘇秦列傳。革映拔。芮索隱。拔與戩同。皆干別名也。郊特性說諸侯僭禮。亦有朱干。玉

戚〔注〕戚斧也。以玉飾斧。〔疏〕

注戚斧至飾斧。○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戚斧。干盾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尙德行仁。以斷斬也。明堂位。玉戚注。戚斧也。詩大雅篇。公劉云。干戈戚揚。傳戚

斧也。說文。戈部。戚。戈也。釋名。釋兵云。戚。感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感懼也。小爾雅。廣器。戚。斧也。鉞。卽戈字。故說文又云。戈。斧也。引司馬法曰。夏執元戈。殷執白戈。周左杖黃戈。右秉白旌。說文斤部。斧。斫也。鄭注檀弓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六韜軍用篇。大柯斧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鉞。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則玉戚者。蓋以玉飾柄與。以舞大夏。〔注〕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

俱文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

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柷。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疏〕

注大夏夏樂也。○明堂位云。以舞大

夏。注。大夏。夏舞也。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與此反。彼注云。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舞之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裏大也。樂記云。夏大也。白虎通禮樂篇。禹曰。大夏者。言禹能承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御覽引元命包云。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注王者至作樂。○白虎通又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則先代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又云。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有。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乃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得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帥其羣靈。

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大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禮記樂記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明堂位云：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是天下大同乃自作樂之事也。○注取夏至文也。○白虎通禮樂篇：春秋傳曰：曷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己也。可因先以大平也。按此疑亦春秋說語。明周不取殷而取夏義也。周書世俘解：武王克殷，馘于周廟，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以崇禹生開爲夏歌也。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未奏樂之時，乃用先代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爲民。卽取與周俱文之義。○注王者至之中。○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大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爲之制，以樂其先祖。又三禮義宗云：周制禮用六代之樂，四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此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一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興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聲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爲二調。庭奏者常以陽氣爲調，升歌者常以陰禮爲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地以咸池，宗廟以大磬，不用時王之樂，以三樂其道最美，故三祭用之。宗廟用九德之歌，彰明先祖之德也。大蜡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其樂亦盡用四時之調，凡四方十二辰，則有十二律，陰陽相配，二代道共，作一代之樂，故爲六樂。大蜡之祭，則盡用之，合天地四方之神，合六代之樂，故終不過六。按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雲門、大卷，皆黃帝樂，共爲六樂也。惟周禮分別以祭以享以祀，大濩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此謂舞六樂于宗廟之中，不同耳。然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亦必有舞。何氏特科舉宗廟統言六樂，未分別之耳。○注舞先至之也。○校勘記出明有則也。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則作制，當據正制，謂已所制也，則卽法。複上，按紹熙本作制，盧校本白虎通禮樂云：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謂因先王之樂，明有法，示正其本，興已所自作樂，明已作也，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興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文選注引韓詩傳：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按舞六代之樂，下有脫文，通典引五經通義又云：舞四夷之樂，明德澤

廣被四表。文選東京賦。四夷間奏。德廣所及。詩小雅鼓鐘傳。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禮記明堂位。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注東夷。至曰味。○舊疏以為樂說文。引彼注云。陽氣始起於懷任之物。各離其株也。南者任也。盛夏之時。物皆懷任矣。草木畢成。禁如收斂。盛陽消盡。蔽其光景。味然。是也。白虎通又云。故南夷之樂曰兜離。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味。東夷之樂曰離。與東都賦。傑侏離合。通典引五經要義。亦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味。周禮鞀鞀氏注云。東方曰棘。南方曰任。西方曰離。北方曰禁。東棘西離。與樂緯文反。賈疏以為鈞命決說也。白虎通又云。南之為言任也。任養萬物。味之為言味也。味者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禁者萬物禁藏。朝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按何氏以東夷樂曰株離者。御覽引書大傳。陽伯之樂舞株離。鄭注。象萬物生育離根株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云。東方所謂侏離者何。陽氣始通。萬物之屬。離地而生。故謂之株離。明堂位疏引白虎通作朝離。株侏通。與朝為一聲之轉。校勘記云。釋文及諸本皆作株離。蜀大字本作邾。誤。南夷樂曰任者。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五經通義云。南方所以謂任者何。陽氣盛用事。萬物懷任。故謂之任。古南與任音義通。明堂位疏引白虎通。亦作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禁者。五經通義云。西方所以謂之禁者何。西方陰氣用事。禁止萬物。不得長大。故謂之禁。北夷之樂曰味者。五經通義云。北方所以謂之味何。北方陰氣盛用。萬物暗昧不見。故謂之味。諸書或作棘。或作侏。皆通。

八佾以舞大武。〔疏〕 解詁箋云。夏武互錯。通義云。謹按記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武。與此文相互。然八佾行綴之名。文武得通言之。周官大司樂曰。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則曰。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夏舞亦有用干戚者矣。按禮記明堂位注云。大武。周舞也。蓋互文見義。樂記述武舞云。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蓋即八佾行綴與。

此皆天子之禮也。〔疏〕 郊特牲。連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皆天子之禮也。宮懸。四面縣也。錫。干盾。錫。傳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舊疏云。周公之功。得用四代之樂。而以大夏之徒。謂之為僭者。刺其羣公之廟。若祭周公。則備。按如周公。白牡。魯公。駢。羣公。不。毛。是魯用天子禮樂。止得於文王周。

公之廟。後世蓋用之。羣廟。故季氏有八佾舞庭。三家有雍徹。皆習見成俗。不知其非。故子家駒言之也。漢書董仲舒傳。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是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

〔注〕繫馬曰維。繫牛曰婁。〔疏〕

注繫馬至曰婁。○文選注引字林云。維。持也。詩小雅白駒。繫之維之。傳。維。繫也。廣雅釋詁。維。係也。詩小雅角弓。式居婁。箋。婁。斂也。斂。束亦有維繫之義。何氏

以傳云。牛馬維婁。因以維屬馬。婁屬牛。皆謂繫之牢廩而言。散則通也。舊疏引舊說云。婁者。侶也。謂聚之於廩也。史記律書。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義亦相近。委已者也。〔注〕委食已者。〔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委已。音紀。閩。監。毛本。已誤。已。按。注。委食已者。當作已。○注。委食已者。○廣雅釋詁。餼。食也。漢書陳餘傳。如以肉餼虎。注。餼。餉也。委。蓋餼字之省。詩小雅鴛鴦箋。無事則委之以葦。釋文。委。猶食也。是也。食。皆即說文之餼字。食部。餼。糧也。

哺也。方言。十二牧。餼也。注。牧。餼。謂放餼牛馬也。爾雅釋木。注。葉薪可餼牛。釋文。引字林。餼。糧也。又作飼。是飼人飼畜皆可云。餼也。

而柔焉。〔注〕柔順。〔疏〕

注柔順。○爾雅釋詁。柔。安也。家語入官。優而柔之。注。柔。和也。安和皆有順義。經義述聞云。何讀至婁字絕句。謹案。維。婁。分屬牛馬。古無明文。且牛馬之順於餼已者。不待維繫

而始然。然則維婁二字。為贅文也。今按。此當讀且夫牛馬為句。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為句。維與惟同。婁。古屢字也。小雅角弓篇。式居婁。王肅注。婁。數也。正月篇。屢。爾僕。釋文。作婁。巧言篇。君子屢盟。賓之初筵。篇。屢。舞僂僂。釋文。並曰。本又作婁。是也。云。屢。餼已者。喻季氏之得民已久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衆久矣。言牛馬非他人是順。惟屢餼已者而順焉。亦猶季氏之得民久。而民皆從之也。按王氏說亦通。通義云。此言牛馬不知擇主。惟其能委飼已者而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飲食國人。則國人樂為之用。君必無功。即左氏述子家之言。季氏得民衆久矣。〔注〕季氏專賞罰。得民衆之心久矣。民順從之。所謂隱民多取食焉是也。

猶牛馬之於委食己者〔疏〕

注季氏至己者○舊疏云言牛馬之數猶順於委己之人而季氏作賞有年歲矣民從之固是其宜矣左傳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

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云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靜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又曰懿伯曰讒人以君徵幸事者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又曰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又曰子家鞅曰不可公室失政數世矣失民則何以集乎皆謂季氏專賞罰之政久得衆心民順從之事也

君無多辱焉〔注〕恐民必不從

君命固為季氏用反逐君故云爾子家駒上說正法下引時事以諫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

氏〔疏〕

經義述聞云多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多讀為祗祗適也言民皆為季氏用君若伐之則民必助之無適自取辱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祗辱焉是也祗多古字通按襄二十九年左傳祗見疏焉正義祗作多服虔本作祗解

云祗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可證故襄十四年左傳多遺秦禽言祗遺秦禽也定十五年左傳多取費焉言祗取費焉哀八年左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言不足害吳而祗足傷魯之國士也皆與此多字義同按多古韻在歌部祗古韻在支部支歌字古多通轉○注恐民至云爾○校勘記出固為季氏用云監毛本同閩本固作因皆誤鄂本作而為季氏用與儀禮通解續正合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而淮南人間訓云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固知其必反見逐也○注子家至季氏○舊疏云上說正法者即謂上文朱干玉戚之屬是也下引時事者謂牛馬維婁是也按論語子路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顏淵篇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也

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注〕果反為季氏所逐〔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作終弑之而敗焉諸本脫之字按疏中標經云終

弑之者有之。與石經合。左傳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讓戾言於其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舊。疏云。終弑之者。謂陳兵欲往攻殺之也。○注果反至所逐。○謂如子家所料。後漢書曹節傳。審忠上書曰。虞公抱璧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三國志注引漢晉春秋云。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王沈。王經。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當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敗走失國。爲天下笑。皆以不聽羈言致敗故也。

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注〕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主曰

傷。弔所執紼曰纒。〔疏〕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先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注弔亡國曰唁。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詩鄘風載馳云。歸唁衛侯。

傳弔失國曰唁。此言亡國卽失國也。國策秦果亡趙自危。高注亡失也是也。北堂書鈔引邱季徵禮統云。弔生曰唁。生謂之唁。何非爲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嗟嘆以言。故謂之唁。禮記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蓋古唁意也。說文口部。唁。弔生也。失國亦可直曰亡。呂覽審己云。齊湣王亡。注亡出奔也是也。○注弔死國曰弔。校勘記云。諸本同。段玉裁云。此國字衍。禮統也。又云。弔死曰弔。弔死謂之弔。何素有厚恩。禮無服屬。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說文人部。弔。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命。敵禽引伸之。凡問凶事皆曰弔。史記宋世家。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左傳注。問凶曰弔。傷悼亦曰弔。左傳僖二十四年。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襄十四年。有君不弔是也。慰問亦曰弔。孟子滕文公。三月無君則弔是也。對文異。散則通。○注弔喪主曰傷。○廣雅釋詁。傷。痛也。又傷。憂也。管子君臣篇。是故明君節衣食。弔傷之禮。注傷。謂喪祭。按此傷與弔連稱。蓋弔爲弔死。傷爲傷生。故此注云。弔喪主曰傷也。○注弔所執紼曰纒。○小爾雅廣詁。挽。引也。後漢書樂恢傳。注挽。引柩也。廣雅廣詁。挽。引也。說

文車部。輓引之也。輓與挽輓通。為其用手。故作挽。為其引車。故作輓。為其執紼。則作輓。用所執紼。謂執紼而用。如後世之輓歌也。古今注。薤露蒿里。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二章。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是其遺也。曰柰何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注〕自謂亡人。〔疏〕注自謂亡人。○詩大

雅皇矣云。受祿無喪。注喪亡也。論語先進。天喪予。皇疏。喪猶亡也。又八佾篇。何患於喪乎。皇疏。喪猶亡也。故喪人猶亡人也。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又曰。喪人無寶。注喪謂亡失位。大學作亡人。無以為寶。是也。又左傳哀二年。亡人之子。輒在亡人。謂劇瞋失大子位也。不佞〔注〕不善。〔疏〕注不善。○成十三年傳。寡人不佞。論語疏。引服虔注。佞才也。成十六年左傳。諸臣不佞。杜注。佞才也。國語晉語。寡君不佞。章注。佞才也。不才猶不善也。失

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注〕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疏〕注謙自至及君。○釋文作嘽。云音謙。本又作謙。

按漢書藝文志。易之嘽嘽。一嘽而四益。謙嘽同也。舊疏云。言己之尊卑比齊之執事也。而舉措不善。失守社稷。由是之故。以羞及君。通義云。不敢斥齊侯。謙言為齊執事之羞。說亦通。今亦通用執事斥所尊言。再拜類。〔注〕

類者。猶今叩頭矣。謝見信也。〔疏〕注類者至頭矣。○釋文。見而稽類也。禮記檀弓云。拜稽類。哀戚之至也。說文頁部。頓下首也。段注云。何注公羊曰。類猶今叩頭。檀弓稽類注曰。觸地無容。皆與

周禮頓首注合。頓首主於以類叩謁。故謂之稽類。或謂之類。周禮之九拜。不盡知而稽首者。吉禮也。頓首者。凶禮也。言拜而後稽類者。空首而頓首也。言稽類而後拜者。頓首而空首也。言稽類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於喪曰稽類。亦未有言頓首者也。然則稽類之即頓首無疑矣。有非喪而言頓首者。非常事也。類乎凶事也。如申包胥之九頓首而坐。穆嬴頓首于宣子。季平子稽類于叔孫昭子。子家駒再拜類于齊侯。以失國正同也。沿至秦漢。以頓首為請罪之辭矣。按

檀弓云。拜而後稽顙。注。此殷之喪拜也。又云。稽顙而後拜。注。此周之喪拜也。正義。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總麻以上。皆拜而後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又云。此稽顙而後拜。即大祝凶拜之下。鄭注。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此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大喪拜。喪拜即凶拜。鄭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杖者。亦用凶拜。知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爲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歿爲妻杖。得稽顙。是知杖齊衰得爲凶拜。此云再拜。明先拜而後稽顙。用周之吉拜然。周禮大祝注。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是此之類。即周禮之頓首。故何云。叩頭謂引頭至地。即舉稽首者。稽留之義。頭至地多時。此其異於頓首也。昭公蓋亦止頓首。周禮之頓首。即檀弓之稽顙與。

慶子家駒〔注〕慶賀〔疏〕

注慶賀。○廣雅釋言云。慶賀也。國語魯語。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注慶猶賀也。

曰慶子免君於

大難矣〔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矣字。後磨改。增刻謄本誤承之。按紹熙本亦有矣字。

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

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注〕鈇鑕。要斬之罪。即所錫之以死。〔疏〕

注鈇鑕。至以死。○校勘記。出即所錫之以死。云。

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錫作賜。按傳言賜。不當殊文。鄂本是也。按紹熙本亦作賜。公羊問答云。鈇鑕爲要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爲言捕也。史記項羽本紀。孰與身伏斧鑕。注。崔浩曰。質。斬人。榘也。郭注三蒼云。質。榘也。又范睢傳。旬當橫質。要傅斧鑕。秋官掌戮。注。斬以斧鑕。若今要斬。按國語。魯語云。夫刑有五。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鑕。注。謂犯斬罪者。又云。其次用刀鋸。注。用刀以劍之鋸。以斧之掌。戮。掌。斬。殺。鄭注。以斬爲要斬。殺爲棄市。同也。鈇鑕者。劉氏玉麈。覽齋遺稿云。爾雅。榘。謂之榘。按周禮。司弓矢。以授射甲革。榘質者。攷工記。謂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是已。鄭注。樹榘以爲射正。此射正之榘也。圍人云。射則充榘質。賈疏。圍人所習者。莖。取榘。斬莖。漢明堂。畜官職。斬莖。是已。史記。范睢傳。注。榘。莖質。此資斬莖之榘也。昭八年。

穀梁傳以葛覆質以為樂。毛傳：裘纒質以為樂。范注：質，楛也。樂，門中樂。釋文：樂，門槪也。此充門槪之楛也。公羊傳：執鐵鎖，秦策。范睢曰：臣之胸不足當楛鎖。鮑注：鐵鎖，玉篇：鐵鎖，楛與楛同。此楛以鐵為之者也。毛詩：取礪取鍛。傳：鍛石也。箋：鍛石所以為鍛質也。此楛以石為之者也。爾雅釋文：楛，本或作砧。文字集略：砧，杵之質也。謝惠連詩：欄高砧響發。搗衣砧也。古詩：藁砧今何在。搗草砧也。砧又作楛。集韻：搗石，楛又為楛。楛或作礪。說文：柱下石，此楛以石為之。而各異其用者也。楛之質，或為石，或為金，或為木。質各不同，而用亦異。書傳統名曰楛而已。惟爾雅孫炎注：楛，斲材質。郭注：斲木質。義並本。詩：方斲是虔。毛傳：虔，敬也。鄭箋：楛謂之虔。又云：正斲于虔上，是以楛當虔之名也。孔疏云：方論斲斲楛，不宜言敬。故易傳：然亦未嘗申言名虔之義。按書：敗攘矯虔。疏引釋詁：虔，固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註訓固，亦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解衣伏質。注：質，楛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質。注：質，謂鉞也。集韻：楛，或作鉞。是鉞即楛也。夫斲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楛，木跌也。跌為下基，必堅固其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楛，質也。如楛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得為固為殺。而名曰虔。又釋文：楛，張林反。音讀如砧。詩疏：質，楛也。先儒以質訓楛者，質，楛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楛質多連。又周禮：楛質。杜子春讀楛為齊人鉄楛之楛。鉄，猶鉄鉞。又即斧質是。楛有質音矣。蓋鉄所以斬，鉞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頹〔注〕謝為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圓曰

簞。方曰筥。食，卽下所致糗也。〔疏〕注：簞葦至曰筥。○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筥筥問人者。注：筥，筥，盛飯食者。圓曰筥。方曰筥。正義：筥，竹器也。孟子滕文公云：則一筥食。注：筥，筥也。禮士冠禮：櫛

實于筥。注：筥，筥也。蓋對文異。散則通。說文竹部：筥，筥也。漢律會：筥，小筐也。傳曰：筥，食壺漿，多以竹為之。或亦有編葦為之者。後漢東平王蒼傳：注：筥，竹器也。圓曰筥。方曰筥。論語雅也。一筥食。皇疏：筥如箱筐之屬。竹筥之屬也。皆謂以竹者也。禮士喪禮：櫛于筥。注：筥，葦筥。則以葦者也。文選：思元賦：寶蕭艾於重筥兮。注：筥，筥並盛食器者。員曰：筥，方曰筥。方言四：籩，陳楚宋魏之間，或曰籩，或謂之櫛。或謂之瓢。義微殊。葦者，詩：幽風七月云：八月萑葦傳。亂為萑。葦為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按月令：說蠶事云：具曲植筥。籩

注曲薄也。明可編物適用者也。

與四脰脯〔注〕屈曰胸。申曰脰。〔疏〕

注屈曰胸申曰脰。校勘記云。鄂本同。此本疏中亦作申。閩監毛本改伸。按紹熙本亦作申。說文肉部胸脯。脰

也。段氏注。許書無脰字。脰即脰也。何注公羊曰。屈曰胸。申曰脰。胸脰就一脰析言之。非謂脰有曲直二種也。曲禮曰。左胸右末。鄭云。屈中曰胸。屈中猶言屈處。末即申者也。士虞禮曰。設俎于薦東。胸在南。鄭云。胸脯及乾肉之屈也。曰左胸。曰胸在南。則胸在脯端明矣。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橫祭於其上。注引曲禮。左胸右末。鄉射記。薦脯五楸。楸長尺二寸。注。楸猶挺也。然則每一脯為一楸。謂之一挺。每楸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脰者。凶禮也。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鄉射記曰。薦脯用籩五楸。聘記曰。薦脯五楸。則吉事用脯之數也。唯士喪禮及虞禮。脯皆四脰。按曲禮疏。胸謂中屈也。屈脯胸胸然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脰祭。注。脰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楸。故注云。挺猶楸也。鄉射記注。古文楸為截。今文或作植。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楸當為楸。脰挺皆當作挺。宋本鄉飲酒記釋文云。猶楸本亦作楸。可見注文原作楸字。鄉飲。鄉射記注。挺。楸互訓。說文。挺。杙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凡从才从肉者皆誤。聘禮記注。楸如板然者。或謂之脰。皆取直貌焉。蓋楸脰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杙之楸。一枚之挺名之。後人因其為脯脰。改木从肉耳。蓋楸長尺二寸。而中曲之。故有胸脰之別。鄉飲篇。脯五挺。橫祭于其上者。脯橫於人前。其末居右。祭橫其上。於人則為從也。脯五挺。通祭而六挺也。蔡氏德晉儀禮本經云。數脯以挺。脯乾則挺直也。籩實五挺。皆橫設。所謂左胸右末也。而以祭之半挺直加其上。故曰橫祭也。脯乾則直。雖有屈處。其實則直。故曰脰也。士虞用四脰。儀禮正義云。李氏以為大夫士之異。敖氏以為變於吉。似敖說是也。按此亦用四挺。知敖說是。

國子執壺漿〔注〕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疏〕

校勘記出壺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壺改壺。非。

注壺禮至爵飾。○說文。壺。昆吾園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是壺本園器。其方者則別曰方壺。周禮。掌客。壺四十。注。壺。酒器也。禮聘禮。八壺設于西席。注。壺。酒尊也。禮記。禮器。門內壺。注。壺。大一石。大戴記。投壺篇。壺脰脰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爵五

升壺腹脩五寸。周禮夏官序官挈壺氏注。壺。盛水器。皆與禮器別。舊疏云。卽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是也。腹方至爵飾。釋器無文。蓋用舊說。或以時事知之。言有爵飾者。謂刻畫蓋爵之形飾其形體。按燕禮有方壺。有圓壺。彼注。尊方壺。爲卿大夫。尊士旅食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也。是也。方壺有幕。用粉若錫。圓壺無也。兩方壺。左元酒。圓壺無。皆瓦爲之也。漿者。周禮天官有漿人。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入于酒府。曲禮云。酒漿處右。是也。日。吾寡君聞

君在外。餽饗未就。〔注〕餽。熟食。饗。熟肉。未就。未成也。解所以致糗意。〔疏〕

注餽熟至熟肉。○紹熙本鄂本熟作孰。下

同。加四點者。俗字。舊疏云。聘禮。宰夫朝服設殮。飪一牢。在西。鼎九。是殮爲熟食也。又云。致饗餼五牢。飪一牢。云云。上文對餼。下文有飪一牢之言。故知孰肉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孰食謂之餽。饗。餽讀若殮。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饗。毛傳曰。熟食曰饗。大東篇。有饗蓋殮。傳曰。殮。熟食也。合言之。則曰殮饗。周禮外饗云。賓客之殮饗。饗食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餽饗未就。注。餽。熟食。饗。熟肉。餽。饗。卽殮。淮南子道應訓。蓋負羈遺之壺。餽。而加璧焉。壺。餽。卽壺。殮。是殮。餽。古字通。倒言之。則曰饗殮。孟子滕文公。饗殮而治。是也。說文食部。饗。熟食也。殮。脯也。从夕。食。脯。申時食也。段注。小雅傳云。孰食曰饗。魏風傳云。孰食曰殮。然則饗殮。皆謂孰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饗不言朝。於殮不言孰。互文錯見也。趙注。孟子曰。朝曰饗。夕曰殮。此析言之。公羊傳。趙盾見魚殮。左傳。僖負羈饋盤殮。趙衰以壺殮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司儀注云。小禮曰殮。大禮曰饗。餼。寧客。上公殮五牢。饗。餼九牢。侯伯殮四牢。饗。餼七牢。子男殮三牢。饗。餼五牢。此饗殮與常食不同。且多腥。不皆熟食。按王氏讀餽爲殮。確不可易。對言之。則餽爲熟食。饗爲熟肉。散言之。則皆通。其以爲朝食曰饗。夕食曰殮。亦對舉詞。實亦不必泥也。通義云。朝食曰饗。夕食曰餽。是亦讀餽爲殮也。○注未就。至糗意。○禮記孔子閒居云。日就月將。注。就。成也。論語顏淵篇。以就有道。注。孔曰。就。成也。爾雅釋詁。就。成也。故未就爲未成。敢致糗于從者。〔注〕糗。糒也。謙不敢斥魯侯。故言從者。〔疏〕

注糗糒也。○舊疏云。若今之糒米矣。孟子盡心章。舜

之飯糗。趙注。糗，乾糲也。段氏說文注云。米部。糗，熬米麥也。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糗。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元謂糗者，搗粉熬大豆爲餌，糗之黏著以坩之耳。按先鄭云。熬大豆及米。後鄭但云。熬大豆。注內則又云。搗熬穀。不同者。黍梁菽麥，皆可爲糗。故或言大豆以包米，或言穀以包米豆。而許云。熬米麥。又非不可熬大豆也。熬者，乾煎也。乾煎者，嚮米豆春爲粉，以坩餌糗之上。故曰糗餌粉糗。鄭注搗粉之許，但云熬，不云搗粉者，因鄭釋經，故釋粉字之義。許解字，則糗但爲熬米麥，必待臬之而後成粉也。案誓云。峙乃糗糧。某氏云。糗，糲之糧。孟子注。糗，飯乾糲也。左傳。爲醴醢梁糗。廣韻曰。糗，乾飯屑也。此皆爲熬穀米粉者也。糲，乾飯也。釋名曰。干飯，飯而暴乾之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糲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干飯，今多爲之者。焦氏循孟子正義云。說文鬲部。鬻，熬也。鬻，尺沼反。一切經音義。炒，古文鬻，鬻，熬，四形。崔寶四民月令作炒。然則熬米麥卽是炒米麥。今農家米麥豆皆炒食。米卽謂之炒米。豆卽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漬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又必磨之爲屑，用沸水和食，謂之焦麵。所謂糗也。糲，乃今之飯乾，與此不同，而皆可爲行糧。惟農食樸儉，省蒸煮之費，往往炒米麥爲飯，是則舜之飯糗耳。按廣雅釋器云。糗，糲也。說文熬米麥也。又云。糲，乾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羹藜啜糗者，注引服虔云。糗，乾食也。左氏哀十一年注。糗，乾飯也。後漢張禹傳注。糲，糗也。是糗糲皆乾飯之名。取行道便也。古五穀皆可謂之飯，不必如焦氏分糲爲如今之飯乾也。史記大宛傳。載糲給貳師。後漢書明帝紀。杆水脯糲。四民月令。四月作棗糲，以待賓客。蓋棗屑雜和米麥爲餅餌也。事物紀原。引干注。周禮云。糗餌者，或屑而蒸之，與棗豆之味同食，是其類與。糗亦謂之餼。書費誓。峙乃糗糧。說文引作餼糧。說文云。餼，乾食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乾飯也。是也。廣雅釋器。糲，糲也。釋名釋飲食。餼，餼也。餼人，餼者以食之。詩小雅伐木云。乾餼以愆。蓋皆糗糲之屬。○注謙不至從者。○與上稱執事同義。

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疏〕

變於前之

再拜類。蓋初見急遽，故再拜類。此漸舒，故從吉禮再拜稽首也。

以衽受〔注〕衽，衣下裳當前者。乏器，謙不敢求索。〔疏〕

注衽衣至前者。○考工記轉人

云衣衽不徹注衽謂裳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解詁衽謂裳際所及交列者也或曰衣襟也說文衣部衽衣襟也段氏注云凡朝祭喪服衣與裳殊深衣不殊喪服記曰衽二尺有五寸鄭曰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玉裁按朝祭服同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衣則垂而放之者也玉藻衽當旁鄭曰謂裳幅所交裂也江氏永曰以布四幅正裁為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削幅一寸得七尺二寸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倍于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為四幅狹頭二寸在上寬頭二尺在下故也削幅一寸亦得七尺二寸共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所謂衽當旁也玉裁按此注所謂或殺而上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也此二者皆謂之衽凡言衽者皆謂裳之兩旁按昭公蓋著深衣取裳之下面稍偏之衽以受與禮記聞喪扱上衽注上衽謂深衣之裳前蓋扱衽於上亦謂裳前稍側者也

○注乏器至求索○舊疏云所以衽受之者蓋以行客之人於器物乏故也

高子曰有夫不祥〔注〕猶曰人

皆有夫不善〔疏〕

注猶曰至不善○通義云夫讀如夫如是之夫言有如是不祥之事按禮記檀弓云夫夫也注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則夫猶此也有夫不祥言有此不祥也爾雅釋詁祥善也彼疏引李注祥福之善也禮記

禮運是謂大祥注祥善也故不祥為不善按不祥猶言不弔也書大誥云弗弔襄二十四年左傳若之何不弔漢五行志引左傳旻天不弔注應劭曰旻天不善于魯家禮記雜記云如何不淑皆謂不善也若之何者反詞有夫者正詞意則同也

君

無所辱大禮〔注〕禮臣受君錫答拜謂之拜命謂之辱高子見昭公拜辱大卑故曰君無所

辱大禮〔疏〕

注禮臣至之辱○校勘記出謂之拜命謂之辱云闕監毛本同鄂本作謂之拜命之辱此下謂字衍當據以刪正按紹熙本亦與鄂本同○注高子至大禮○通義云諸侯非見于天子無稽首今昭公稽首者自謂失

國遂同齊臣也故高子辭之云辱大禮按禮覲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又郊勞行享侯氏皆再拜稽首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又媵爵于公皆於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

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是臣與君行禮始再拜稽首也其見異國之君亦然聘禮賓覲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勞主國之君賓介歸饗餼皆然也然亦有相敵亦再拜稽首者聘禮主國之鄉餼賓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受侑幣再拜稽首聘禮主君使鄉郊勞致館賓亦再拜稽首故昭公雖行此大禮尚不爲過自貶抑故孔子曰其禮與詞足觀也

昭公蓋祭而不嘗〔注〕食必

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不嘗者待禮讓也〔疏〕注食必至讓也○禮記曲禮云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

也客不降等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徧祭謂載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疏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自祭不許主人之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又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注諫也此饌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又云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殮主人辭以疏注祭者盛主人之饌也殮者美主人之食也論語鄉黨云侍食于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疏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乃敢祭也此玉藻言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猶後祭先飯辯嘗脩飲而俟注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又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注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經義述聞云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君之命然後祭祭者不同然則鄉黨所記侍食之常禮邢疏極爲分晰此昭公雖自謙比諸齊臣齊仍以客禮待之故食必祭也通義云祭者重齊賜也不嘗者示失守社稷志不在食也義亦通然敵客相食之禮無考然既不須主人延道則客祭之後主人亦當有禮讓之節故何氏以不嘗爲待禮讓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腆厚也

服謂齊侯所著衣服也。言未敢服者見魯侯乃敢服之謙辭也。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裨冕以朝天子以祭其

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弁黻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禰。〔疏〕注

厚也。○小爾雅廣言云。臙厚也。國語魯語。不臙先君之敝器。僖三十三年左傳。不臙敝邑。爲從者之淹。文二年左傳。不臙敝器。襄十四年左傳。有不臙之田。杜注皆云。厚也。○注服謂至辭也。○何義以服謂齊侯所著。則未之敢服爲齊侯自謂。通義云。謹案服器齊所貽昭公以爲旅次用者。未之敢服用。言皆新潔也。敢以請。請魯侯受之也。此所謂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義亦通。○注禮天子朝皮弁。○舊疏云。皆出禮記。漢禮亦然。禮士冠禮。皮弁素積。縹帶素鞶。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衣。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彼謂仕於諸侯之士。諸侯視朔皮弁服。張氏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云。此視朔時君臣同服之服故也。其天子則周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禮記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詩衛風淇奥篇。會弁如星。箋云。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又鄭風緇衣云。緇衣之宜兮。箋。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又小雅頍弁云。有頍者弁。傳。弁皮弁也。箋。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若然。覲禮云。天子衮冕。負黼辰者。秋冬朝覲在廟。故服衮冕。春夏受贄在朝。則皮弁也。或者每日視朝皮弁。其受外諸侯朝覲宗遇禮重。則衮冕也。鄭氏以皮弁之衣用布。敖繼公謂皮弁服用絲。禮經釋例云。聘禮注引論語曰。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郊特牲。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素端與皮弁爲二服。孔疏引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然則衣裳皆素者。或素端與周禮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乎皮弁言之也。按盧云。布上素下。則皮弁自布衣。鄭氏固有所受。

矣。皮弁亦用之於蜡。禮記郊特牲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又曰：皮弁素服而祭，是也。蓋天子以下同，亦用之於聘禮。聘禮云：賓皮弁聘。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外。此諸侯之禮，未知天子然否。○注：夕元端。○玉藻云：卒食，元端而居。注：天子服元端燕居也。左昭元年疏引服氏左傳解詁云：禮衣端正無殺曰端。士冠禮云：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注：此莫夕於朝之服。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按冠禮所稱士服，故有元裳黃裳雜裳之異。別上士中士下士，以此三等裳配元端也。皆緇帶爵鞶，其不言冠者，平時元冠，始冠則服緇布冠，不言屨者，彼經又云：元端黑屨，屨與裳同色，以元裳爲正也。其朝服亦元端，唯素裳爲異。素裳故素鞶，白屨，鄉飲酒記注：朝服素鞶白屨是也。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同。蓋元冠、元端、元黃雜三等裳，緇帶、爵鞶、黑屨，元端服也。元冠、元衣、緇帶、素裳、素鞶、白屨者，朝服也。此元端朝服之分，其實其衣皆端。故總謂元端。金氏榜禮箋云：衣以端名者二，其一後鄭云：衣袂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袷尺二寸，是謂元端。對朝服以上侈袂者得名，乃次于朝服之服。其一鄭仲師云：衣有酌裳者爲端。對深衣以下連裳削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元端通稱。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樂記言端冕，則冕亦稱端。左傳言端委，論語言端章甫，則朝服元端皆可稱端是也。夕者，左傳昭十二年：子華夕，哀十四年：子我夕，然非常禮。蓋天子服元端燕居，諸臣有事夕者，亦卽服以見。猶朝服皮弁卽服以視朝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彼爲大夫士之禮，諸侯次于天子，疑亦宜然也。○注：朝服以聽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朝。皮弁以視朝。又云：朝服以聽朝者，司士職。王入內朝，皆退。注：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則朝服卽皮弁服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又按天子之朝名朝服者，或非皮弁。周書王會云：天子南面立，絕無繁露。朝服八十物。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在右，皆絕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有繁露。考爲王朝之服，云冕無繁露，有繁露，則大朝覲會同之冕服也。非常朝之服也。又云：諸侯之朝服，緇布衣素裳，亦或名皮弁爲朝服。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朝服，皮弁服。皇疏：凡言朝服，惟是元冠緇布衣素裳。今此之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考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於禘。朝服而出視朝。熊氏謂此朝服爲皮弁服。據聘禮：諸侯相聘

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此以皮弁服爲朝服。亦在侯國。可與孔傳相證。按士冠禮注。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金氏榜禮箋云。石渠論。元冠朝服。戴望云。元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章鞞。鄭君謂朝服素裳。實本小戴說。是也。皮弁服亦布上素下。與朝服同。故皮弁服亦通謂朝服也。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江氏永鄉黨圖考云。古未有緇花。布以麻爲之。布幅闊二尺二寸。十五升。一千二百縷。麻布之極細者也。然何氏於皮弁曰朝。於聽朝曰朝服。似是二事。蓋朝者視朝。論語皇疏云。禮。每日旦。諸臣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出視之。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是也。其聽朝。蓋君與臣圖事時。玉藻所謂君適路寢聽政者也。時衆臣亦各適諸曹治事所。匠人所謂外九室者也。在路門之外。治朝左右矣。視朝禮簡。聽朝事長。故服有殊與。○注元端以燕。○周禮司服職。凡甸冠弁服。注。王卒食而居。則元端。又小臣職。正王之燕服位。注。謂燕居時。玉藻曰。王卒食。元端而居。彼注云。天子服元端。燕居也。此元端或朱裳。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元端朱裳也。司服注云。緇衣素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明天子諸侯以朱爲裳者。可名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其諸侯與羣臣行燕禮。亦朝服。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或天子亦然。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老。注。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是也。蓋天子燕居。或素裳。或朱裳與。○注皮弁至行射。○孝經。卿大夫章。注。田獵戰伐。卜筮。冠皮弁。白虎通。緇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爲裳也。言要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又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引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宣元年傳。注云。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續漢與服志。乘輿加元服。初緇布進賢冠。次爵弁。次武弁。即以武弁代皮弁也。士喪禮。商祝襲祭服。注。祭服。爵弁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賈疏云。引郊特牲者。證皮弁之服有二。一者皮弁時。白布衣。素積爲裳。是天子朝服。亦是諸侯及臣聽朝之服。二者皮弁時。衣裳皆素。葛帶。榛杖。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故皮弁亦用以征伐也。征伐田獵事近。故亦服以取禽獸。左傳。襄十四年。不釋皮冠而與之。注。皮冠。田獵之冠也。又昭二十年。皮冠以招虞人。又三十二年。雨雪。楚子皮冠以出。並田獵所服。蓋皆鹿皮冠也。惟司服云。凡甸冠弁服。注。冠

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又云。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是征伐田獵所服不同。且彼冠弁以甸。亦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飾。謂戎服。尙威武也。則亦當韋弁服矣。然鄭注司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彼疏引鄭氏雜問志。說成十六年左傳。韎韋之跗注。又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則與周禮注異。而其注聘禮。韋皮歸饗簾。又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則以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用兵。故易韋爲布。而皆云素裳。蓋沿皮弁之遺。皮弁用以征伐田獵。或異代之制。時尙質。禮服等差無多故也。且何邵公與白虎通所引多逸禮。或禮緯文。故與古文禮不合也。行射者。王制。一命卷。疏。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按射人職。賓射在朝。宜用朝服。天子朝服。皮弁服也。諸侯燕大夫禮。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卽因以行射。明天子燕羣臣于寢。蓋亦不與諸侯同。不必用皮弁矣。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者。彼注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疏。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射義疏云。天子大射。必先習于澤宮。而後射于射宮。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用冕。與賓射燕射殊。是則大射服冕。賓射皮弁服。燕射元端服也。又鄉射禮注云。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異者。以鄉射當用元衣素裳之朝服。若皮弁。則天子賓射之朝服故也。鄉射禮云。主人朝服。速賓。注。戒時元端。敖氏繼公以爲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盛氏世佐謂於此。乃言朝服。則戒時不朝服。方氏苞謂鄉飲酒與賢能。國之重典。故戒速賓皆不言所服。舍朝服無所服。會民習射。疑可以常服。故於速賓特舉朝服。明前皆常服。皆宗鄭氏之說。浚氏廷堪云。鄉飲酒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例見於此。則戒速時當亦朝服。韋氏協夢云。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此篇自立司正以前。皆鄉飲禮也。既以鄉飲之禮。則戒速之服自同。皆同敖說。然鄉射雖行鄉飲酒禮。而其禮輕於鄉飲酒。其賓亦輕。則不得全同。故鄉飲經文不言何服。則戒速同爲一服可知。鄉射於速賓特言朝服。則戒速非朝服明甚。因此以見彼也。若鄉射亦戒速同朝服。則當於戒速時特言朝服矣。當以鄭注爲是。然漢時郡國行鄉射用皮弁。漢去周末遠。又可見古時行射有用皮弁者矣。○注諸侯朝

朝服○禮記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正義。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然元端與朝服大同小異。特朝服專用素裳爾。詩曹風蟋蟀云。麻衣如雪。箋云。諸侯之朝朝服。司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彼引詩以證衣用緇布也。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注。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本玉藻爲說。玉藻不言臣。鄭注兼言臣者。欲見君臣同服也。穀梁僖三年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摺笏。而朝諸侯。委卽委貌。端卽元端。明桓公服朝服以朝諸侯也。玉藻又云。朝服以食。注。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古朝服重於元端。故諸侯用朝服不止於視朝也。○注。夕深衣。○詩蟋蟀箋又云。夕則深衣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祛尺二寸。緣廣寸半。注。謂大夫士也。謂大夫士朝元端爾。其深衣則同。故彼上述諸侯之禮。亦云。夕深衣。祭牢肉也。大夫士視私朝服元端。朝君時服朝服。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元端。故士冠禮。元端。莫夕於朝之服。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然則諸侯夕見諸臣。或亦深衣。以非視朝之正。故不必君臣同服也。鄭氏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疏云。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是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以采而已。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天子大夫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自祭。故中衣用素也。若諸侯大夫。天子之士。朝服自祭。朝服用布。則中衣亦布矣。檀弓云。練衣黃裏。注。練中衣。以黃爲內。是喪服亦有中衣。但不得繼揜尺也。按深衣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此不與長衣同者。吉服中衣。亦用采緣。其諸侯得緇緇爲領。丹朱爲緣。郊特牲云。緇緇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知大夫士但用采緣而已。長衣以素緣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矣。若以布緣。則曰麻衣。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粗細。至葬可以素緣。練則用練緣也。所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遠。故謂之深衣也。按深衣者。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也。中衣者。有

表者也。長衣者以素緣者也。長中繼揜尺。深衣但緣而已。喪服之中衣同深衣。亦但緣耳。○注元端以燕。○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鞵。白屨也。王制。元衣而養老。注。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又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崔靈恩云。天子燕圻內諸侯。以緇衣。燕圻外諸侯。以元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吳氏延華儀禮章句云。搢士冠禮。素裳白屨。乃皮弁服之制。朝服並未言白屨也。特性記朝服元冠。緇帶。緇鞵。可見朝服鞵色原無一定。玉藻。諸侯朝服視朝。爲元冠。緇衣。素裳。鄭主裳屨同色之說。故注此云白屨非也。按裳鞵屨同色。經例率同。皮弁服用鞵。自天子至士皆然。其朝服自上至下。亦皆素鞵。其元端服。唯大夫用素鞵爾。其特性之用緇鞵者。鄭注以爲下大夫之臣。敖氏以爲其別於大夫助祭之賓。二說皆可通。蓋朝服俱正幅。故稱端。素爲裳。其冠則元冠。司服注。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冠。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是也。元冠亦曰委端。卽殷之章甫。夏之毋追也。天子以下同。天子諸侯燕居以元端。與此少異。檜君羔裘。逍遙。逍遙乃燕居。故詩人作刺也。玉藻。然後釋小寢。釋服元端。知元端燕居。與燕羣臣通服之也。蓋朝服用元端之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尊於元端。唯皮用皮弁之裳。故鄭燕禮記注云。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元端而衣皮弁服。與禮異。蓋相沿有自矣。○注裨冕以朝。○禮記玉藻云。裨冕以朝。注。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禮覲禮云。侯氏裨冕。釋幣于禰。鄭注。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也。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賈疏云。今之諸侯告禰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曾子問曰。諸侯裨冕出視朝。鄭注。謂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及助祭在廟。理當裨冕也。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己。然則卿大夫聘天子。受之於廟。及助祭亦宜申冕服也。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端當爲冕。是諸侯元冕以自祭。彼注又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蓋魯禮同於二王後。故得用衮冕。其實亦唯在文王周公廟服之。其餘則仍元冕。二王後亦唯祭始受命王用衮也。魯則周公魯公別牲。或

魯公廟用鷩冕與。按覲禮注又云。禕冕者。衣禕衣而冠冕。五等諸侯。袞鷩毳服不同。而統名爲禕衣。先鄭注司服。專以鷩爲禕衣。故後鄭不從也。說文衣部。禕益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皆增益之衣。故皆名禕衣。其冕則同。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是也。凡冕服皆元衣纁裳。故衣無文。裳刺黻者。直謂之元冕。其纁繡以九章七章五章三章者。則別以袞鷩毳之名焉。冕名雖同。旒數則異。則弁師職云。王之五冕。皆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諸侯之纁九就。璫玉三采。注。侯當爲公。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其王之玉。則鄭注又云。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纁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其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是其差也。按禮記曾子問。大祝禕冕。執束帛。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禕冕。纁冕也。元冕也。正以周禮孤服。纁冕。卿大夫服元冕也。三孤六卿爲九卿。故鄭統孤於卿內也。又樂記。禕冕摺笏。注。禕冕。衣禕衣而冠冕。禕衣。袞之屬也。與覲禮注同。彼疏云。謂從袞冕之衣。皆是。鄭注曾子問云。禕冕者。公袞。侯伯鷩。子男毳。是鄭解禕冕。皆以自袞以下。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上公袞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之禕者。據王而言。猶下記以金路爲偏駕也。儀禮正義引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袞者。卷龍衣也。上公亦服之。以無升龍爲異。鄂本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袞同色。亦是無文采。是鄭意以。大裘元衣爲上。其袞鷩毳以下。俱是附益之衣。故名禕衣。但天子享祀饗射。亦隨事服之。不名爲禕。唯諸侯及大夫服之。乃名禕者。蓋以爲此所服者。俱是天子附益之衣。非上衣。亦猶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之稱。偏駕有不敢自同於尊之意。或因下注有袞衣者。禕之上也。一語。遂疑禕冕當指鷩冕以下言之。不知注意謂禕冕有五。袞冕爲上。猶之袞冕爲首云爾。非以袞與禕較。謂袞冕在禕冕之上也。敖氏直以禕冕爲公鷩。侯伯毳。子男希。又云。此朝以禕冕。與周官大行人異。褚氏云。玉藻。禕冕以朝。鄭注。禕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按褚氏寅亮又云。諸侯自祭元冕。而朝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各指其冕名。而均曰禕者。言其最上服。猶是天子之禕云。尊君抑臣之義也。又云。禕字之義。當從注訓爲埤。

不當如楊倞訓爲卑。義俱精當。見儀禮管見。○注天子至祖禴。○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是天子以諸侯之禕冕祭其祖禴也。魯備用天子之禮樂。其祭文王周公廟。則袞冕。故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是也。疏引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元冕。故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鄭注。祭先君也。端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是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用其先代之服。不立始封之君廟。則祭東樓。微子以下。當元冕。然魯公性盛。與羣公別。則祭服雖不敢用袞冕。亦當與祭羣公。概用元冕者殊。說見上。曾子問。太宰。太宗。太祝。皆禕冕。荀子禮論。大夫禕冕。士章弁。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元冕亦天子禕冕之一也。○注卿大至祖禴。○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注。祭于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典命疏。少牢是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玉藻疏云。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鄭雜記注。及司服注俱云。大夫爵弁而祭于己。唯孤爾。則諸侯之卿祭于己。不得爵弁矣。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希冕元冕。皆謂助祭之服。天子之孤。以希冕助祭。則當以元冕家祭。天子之卿大夫。以元冕助祭。即當以爵弁家祭也。又按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常用皮弁。與郊特性及玉藻疏。謂天子大夫自祭。亦爵弁之說。自相矛盾。竊謂爵弁自祭之義。勝於皮弁。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皮弁。徒以諸侯大夫自祭朝服。因是推之。天子大夫。亦當朝服。朝服則皮弁。不知行禮於朝。則以朝服爲正。故王制疏引燕禮記。燕朝服于寢。證天子燕于寢。亦當朝服。則皮弁也。行禮於廟。則以祭服爲正。諸侯大夫家祭。雖朝服。義不係於朝。何得以諸侯大夫家祭用朝服。即以例天子大夫家祭。亦朝服哉。諸侯之大夫。上服元冕。既以助祭。次則爵弁。考王朝三命之士。助祭君廟。無過爵弁。諸侯大夫再命。僅當王朝中士。故不敢以助祭之服。自祭。爵弁之下。則有皮弁。皮弁又爲君蜡祭之服。亦不敢自祭。已廟。故降而服朝服耳。按司服注。又云。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又少牢禮朝服。元冠。縞布衣。素裳。又云。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少牢禮。大夫家祭。其筮日。請期。視殺。視濯。尸服。皆朝服也。然則何氏此注。謂諸侯卿大夫也。○注士爵至祖禴。○禮記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疏云。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也。詩周

頌絲衣云。載弁俛俛。箋云。弁。爵弁也。爵弁而祭于王。士服也。是士助祭則爵弁。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鞅。注。此與君祭之服。爵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用絲耳。按雜記注。弁。爵弁也。是爵弁爲助祭之服。其尊卑次于冕。賈疏云。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上元下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其爵弁則前後平也。其說本之漢禮器制度。又按弁師注。士變冕而爵弁。士之爵弁爲士上服。猶大夫以上之冕也。冠禮注。其布三十升。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纁麻三十升布。其爵弁制亦大同也。吳氏疑義云。據說文。弁本作兗。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制與冕制異。與皮弁之制同。據說文釋文爲說義亦通。大宗伯疏。凡言士者。無問天子諸侯士。例皆爵弁助祭也。敝衣裳者。敝當作鞅。冕服謂之鞅。其他服謂之鞅。皆以章爲之。字林。章。柔皮也。鄭注乾鑿度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鞅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冕服既備。故復制之。以示不忘古。按。鞅亦作芾。詩采芾。赤芾在股。箋云。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鞅。正義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鞅。鞅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以鞅。鞅配祭服。故他服統謂之鞅。士無冕。不得有鞅名。此直以鞅言鞅耳。故士冠禮。陳弁服于房中。以鞅。鞅配爵弁。素鞅。鞅配皮弁。元端也。故士冠禮注云。鞅。鞅。鞅也。士纁鞅而幽衡。合章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鞅。鞅。鞅之制似鞅。鄭以玉藻解冠禮。是鞅即鞅也。而名鞅。鞅者。鞅言其色。鞅言其質。玉藻注云。纁。赤黃之閒色。卽冠禮之鞅也。說文。鞅。茅蒐染章也。一入曰鞅。卽爾雅釋器之一。染謂之纁。染于章。則曰鞅。染之帛。則曰纁。說文。纁。帛赤黃色。是與玉藻注之說纁同也。說文市部云。士無市有鞅。制如楛。缺四角。玉藻云。鞅。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華帶博二寸。此鞅之形制也。爵弁服其色鞅。賤不得與裳同。以爵弁服纁裳。纁爲三染。鞅只一染。故少異也。說文之市卽鞅字。鞅卽鞅字。知鞅爲鞅類也。冠禮注。合章爲之。解鞅字義。取合章。大夫以上。亦用章爲之。而不名鞅。以大夫以上。有山火龍章之飾。故名鞅。士無飾。但名爲鞅。本其實而言之也。鞅。鞅可名纁鞅。而不得單名鞅。可以單名鞅。士喪禮。設鞅帶。注。鞅帶者。鞅。鞅。鞅帶是也。詩小雅瞻彼洛矣云。鞅。鞅有

爽。謂諸侯世子。除三年喪。服士服。見天子也。毛傳亦云。韎韐者。茅蒐染革也。一入曰韎韐。所以代韠也。今本章誤草。一下脫入字矣。衣裳者。士冠禮。纁裳純衣。鄭箋詩云。其服爵弁服。紕衣纁裳也。其注冠禮又云。純衣。絲衣也。唯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按詩周頌。絲衣其紕。載弁俅俅。弁。爵弁也。則爵弁用絲衣可知。此鄭禮注所本。然與詩箋少異。周禮媒氏之純帛。論語子罕之今也。純。鄭皆讀爲緇。又云。古緇以才爲聲。字亦作紕。與詩箋合。蓋一言其質。一言其色也。經義述聞云。純常讀純。廣雅。黝。黑也。黝與純音義相近。是亦主色言之。然作絲衣。解亦未爲不可也。纁裳者。鄭注云。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縹。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緇。朱則四入與。沈氏彤儀禮小疏。縹。淺縹。纁。皆由淺入深者。更以縹入赤。則爲朱。詩七月。我朱孔陽。毛傳。朱。深縹是也。然絳爲大赤。纁則赤而有黃也。凡冕服皆元上纁下。爵弁爲冕之次。故亦纁裳也。詩傳又云。祭服元衣纁裳。謂此也。元端者。士冠禮注。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又主人元端爵韠注云。元端。士入廟之服。以特牲士祭用元端。故知爲士入廟之服。不言者。方氏苞儀禮析疑云。篇首朝服用元冠。則元端之冠不待言矣。韋氏禮圖引張銓圖云。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也。冠禮記。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委貌亦單言委。雜記言委武元縞。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皆元冠服也。公西華言端章甫。猶言端委也。以委貌章甫同也。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元端者。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鞞。是元端以祭其祖禰也。王制疏云。若其自祭。則皆降焉。士則元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按士祭。筮日。筮尸。視濯。主人及子孫兄弟。有司。羣執事。及宿尸。宿賓。尸及賓。主人及祝。佐食。皆元端也。士齊祭亦服元端。周禮。士之齊服有元端。是也。金氏榜禮箋云。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不專主於士。蓋齊祭事近故也。故玉藻。元冠丹組纁。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素組纁。士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元冠。齊。是自諸侯達于士一也。

侯達于士一也。

有不腆先君之器。〔注〕器。謂上所執簞壺。〔疏〕

注謂上至簞壺。○上文高子執簞食。國子執壺。是也。

未之敢用。

敢以請〔注〕請行禮〔疏〕注請行禮〇下傳云敢辱大禮敢辭故知此請為請行禮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

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注〕不敢當大禮故敢辭〔疏〕校勘記出敢辱大禮敢辭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亦上有不字者若

有不字則辭下讀按當作敢上亦一本有不字者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

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注〕以我守宗廟在魯時有

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注〕已有時未能以

事人今已無有義不可以受人之禮〔疏〕舊疏云未之能以服者謂未能服之以事人矣下文未之能以出亦然〇注今已無有〇舊疏云今已無有者謂已身之已或解已為已然之

已也按音紀是通義云言宗廟在魯弗能顧先祖之器服弗能守尙何顏以受賜按孔氏義較直捷敢固辭者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者重辭也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

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注〕欲令受之故

益謙言從者〔疏〕禮記鄉飲酒義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故古人揖讓辭受皆以三為數汪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為數二乘一則為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是也昭公曰喪

人其何稱〔注〕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

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疏〕

禮記檀弓云。聞喪於夫子乎。注。喪。謂失位也。魯昭公稱於齊侯曰。喪人其何稱。正義云。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按檀弓。秦穆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

位同。故重耳亦稱喪人。○注。行禮至所稱。○禮記表記云。無辭不相見也。無禮不相親也。故賓主當各有所稱。○注。時齊至問之。○校勘記出昭公自謙失國。云鄂本謙作嫌。此誤。按紹熙本亦作嫌。齊侯以遇禮見昭公事見下。

景公曰。

孰君而無稱〔注〕猶曰誰為君者而言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疏〕

經傳釋詞。孰。猶何也。言何君而無稱也。論語八佾云。孰不

可忍也。楚詞九章。孰兩東門之可蕪。孰字並與何同義。○注。猶曰至君乎。○爾雅釋詁云。孰。誰也。猶曰誰有為君者而無稱也。國語越語上云。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章注。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詞氣與此同。

昭公於是

噉然而哭〔注〕噉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說文。噉。高聲也。一曰。大呼也。从雷。斗聲。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叫然而

哭。噉與叫聲相近。許以叫為高聲。大呼。較之何注云。噉然。哭聲貌。義益切也。○注。噉然。至自傷。○說文口部。噉。吼也。一曰。噉。呼也。段注云。呼當作噉。噉。號也。曲禮。毋噉應。鄭曰。噉。號呼之聲也。呼亦當作噉。俗寫通用耳。公羊傳。昭公於是噉然而哭。注。哭聲。兗。釋文皆古弔反。按方言。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噉。噉。楚謂之噉。噉。廣雅釋言。噉。噉也。太元。竈雖毀不噉。注。噉。不正之聲也。漢書韓延壽傳。噉。噉。楚歌。注。服虔曰。噉。音叫呼之叫。是噉。叫通噉。為噉。號。故何以為哭聲。經傳凡言然者。皆狀詞。故何氏以為哭聲貌也。

諸大夫皆哭〔注〕魯諸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為菑〔注〕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

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疏〕

唐石經諸本同。○注苗周至威儀。○舊疏云。猶言周匝爲埽牆。按禮記檀弓。四者皆周。注周。而也。小爾雅廣言周。而也。說文土部。埽。庫垣也。爾雅釋丘。水

潦所還埽。郭注。謂丘邊有界埽。水環繞之。釋名釋宮室云。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垣牆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盡壞其館之垣。皆謂匝繞之牆也。周禮考工記注。泰山平原所樹立物曰苗。詩疏引李巡爾雅注。以常死害生曰苗。漢書溝洫志。瓠子歌。隤竹兮隤石苗。注。石苗。謂重石立之也。蓋凡立物皆謂之苗。立人以常埽垣。故亦謂之苗。周禮掌舍云。無宮則共人門。注。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仕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此類是也。說文艸部。苗。下段注云。考諸經傳。凡入之深而植立者。皆曰苗。如考工記輪人。苗。訓建輻。弓人。苗。訓以鏹。析公羊傳。以人爲苗。漢書隤石苗。鄭仲師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苗。聲如裁。博立。皋基六爲苗。其他若毛傳。木立死曰苗。漢書傳。刃公之腹中。急就章。分別部居。不雜廁。漢大學石經。以人爲側。皆此字之引申。段借。按此傳。苗。當作苗。紹熙本作苗。是也。史記河渠書注。引章昭云。木立死曰苗。考工記輪人注。苗。謂輻入轂中。後漢書楊賜傳。插也。漢書張安世傳注。同。又溝洫志注。苗亦苗。耳。義與傳同。皆樹立爲義。○注今大至側字。○校勘記云。此即東漢熹平立石大學之公羊傳也。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云。此即石經與。然則漢經其文字固不必盡依石經矣。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苗。讀如雜廁之廁。漢書張耳傳。貫高等。迺壁人。柏人要之。置廁。廁。側皆則聲。與苗古音皆在之部。故通。

以幣爲席〔注〕幣車覆答〔疏〕

注。幣車覆答。○舊疏云。答。卽式也。但車式以答爲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考工記注云。輟式之植者。橫者也。禮。君羔。幣。虎。植。大夫士。鹿。幣。豹。植。是也。孔氏音義云。

幣與詩淺幘。禮然。禛。猗。禛。字聲訓並同。說文巾部。幣。繫布也。段注云。既夕禮。玉藻。少儀。鄭注。公羊何注。皆曰。幣。覆答也。按。車覆答。與車答。是兩事。車答者。周禮之蔽。毛詩。爾雅之蒲。說文之篋。鄭曰。車旁禦風塵者也。覆答者。禮經。周禮。公羊傳之幣。大雅。曲禮之幘。今周禮之幘。蓋於軾上者也。車答多以竹。故字从竹。覆答不用竹。用皮。巾車曰。王之喪車。犬。禛。鹿。淺。禛。然。禛。猗。禛。各用其皮也。大雅之淺幘。虎皮也。與玉藻之羔。幣。鹿。幣。皆諸侯大夫士之吉禮也。曲禮以素幘。卽士喪禮之白狗。幣。大夫士之凶禮也。然則車

覆笮古無用髮布者。許以髮布釋臂。臂之本義也。經典用爲車覆笮之字也。按此可用以代席。明亦皮也。

以鞶爲几〔疏〕

說文革部。鞶。馬鞍具也。段注。此爲跨馬設也。左傳。趙旃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左師展將以

公乘馬而歸。三代時非無跨馬者矣。然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用鞍駕車。其始於三代時與。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釋文亦作以鞶。閩監。毛本作鞍。非。

以遇禮相見〔注〕以諸侯出

相遇之禮相見〔疏〕

注以諸至相見。○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涖牲曰盟。其禮皆亡。公羊略言遇禮曰。以人爲苗。以臂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苗一作側。謂周埒垣。所以分

內外。衛威儀。古無單騎。未聞有鞍。謂之馬褐。卽謂之鞍。故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臂者。車覆笮。會盟有壇。周爲埒垣。布席設几。遇禮易略。故以人及鞍臂代之。曲禮注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存朝。宗遇禮亡。按此遇與周禮之遇不同。周禮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其禮之異者。則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彼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廟。受享於朝。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是皆諸侯朝天子之禮。此則曲禮所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者也。隱四年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與周禮冬遇之爲諸侯常禮不同。昭公失國。齊侯卒唁於外。不得行朝會常禮。故假遇禮以相見也。鄭氏引以說冬遇誤。

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注〕言昭公素能若此。禍不至是。主書者。

喜爲大國所唁。地者。痛錄公。明臣子當憂納公也。〔疏〕

通義云。言是禮也與。乃若其辭。則有足觀矣。譏昭公不知禮之本。而威儀文辭是亟。故不能以禮爲國。致

有此辱也。按此本左傳是儀也。非禮也。義為說。○注言昭至至是。○何意言此時昭公與齊侯問答揖讓之與辭均足觀矣。惜其未失國時不能如是也。論語里仁為美。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亦此意也。○注主書至所唁。○下三十一年云。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主書者。蓋與此同。○注地者至公也。○與上書次于楊州同義。舊疏云。下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不復書其地者。正以公居于運。與在國同。故與此異。下云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地者。與此同。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疏〕包氏慎言云。十月無戊辰。十一月之四日為戊辰。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無己亥。十二月之十六日。如左氏。則十月十一月皆不誤。惟八月誤作九月。依公穀。十月之戊辰當為戊戌。十一月之己亥當為己巳。

當為己巳。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疏〕大事表云。當在今開封杞縣境。水經注泗水篇。黃水東流。逕外黃縣。故城南。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渠水。於春秋為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春秋時。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杜云。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疏〕注時宋至錄之。○穀梁傳曰。邢公也。注。邢當為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於曲棘者。欲謀納公。左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注。請納公。二十六年左傳云。子猶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是宋公欲憂納昭公事也。恩錄之。與成二年書曹公子手同。彼注云。春秋託王子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

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疏〕

於曲棘者。欲謀納公。左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注。請納公。二十六年左傳云。子猶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是宋公欲憂納昭公事也。恩錄之。與成二年書曹公子手同。彼注云。春秋託王子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

此以諸侯能爲王者憂勤
王而卒亦宜恩錄之也。

十有一月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注〕爲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不舉伐

者以言語從季氏取之。月者善錄齊侯。〔疏〕

穀梁傳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舊疏云。襄元年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經不書楚取彭城。是

也。○注爲公至故書。○杜云。取鄆以居公善其憂內與宋元公卒書地爲恩錄義同。○注不舉至取之。○左傳。齊侯圍鄆。杜云。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據彼疏云。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爲此解。杜從之也。是本賈氏與此云以言語取之季氏義近。舊疏云。正以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舉伐言取故決之。○注月者善錄齊侯。○舊疏云。正以哀八年夏齊人取謹及僂外取邑而書時。今此書月正以美憂內詳錄齊侯矣。通義云。孫覺曰。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爲昭公取運以其取不爲己得特書其爵。

公羊義疏六十七

昭二十六年
盡三十二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注〕月者閔公失國居運致者明臣子當憂納公不當使居運後不

復月者始錄可知〔疏〕

穀梁傳曰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注據公但至陽州未至齊又云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爲重故可言至自齊按杜云陽州齊魯境上邑又

云濟南祝丘縣東有野井亭明野井已入齊境史記注引賈逵曰鄆魯邑既反魯地自不得不書至自齊矣○注月者至居運○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也○注致者至居運○舊疏云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之下注云不致者爲下去王適足起無王未足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然則昭公失所爲臣所逐而致之者正以罪輕於桓公明其臣子當憂納公故也穀梁傳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范云至自齊者臣子喜其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爾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亦貴臣子當憂納公之義故特書居于運明未得國辭范云若但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嫌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是也○注後不至可知○卽下秋公至自會二十七年冬公至自齊居于運等不自從可知也

夏公圍成〔注〕書者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修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不從叛書者本

與國俱叛。故不得復以叛為重。不從定公。又以親圍下邑為譏者。昭無臣子。又即如定公當致也。

〔疏〕

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鄭。今本及石經皆作成。○注書者至圍成。○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責公不當擾民圍成也。○注可從。至為重。○舊疏云。成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

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圍以起之。然則今此圍成。是圍叛之文。而知惡公書之者。正以本與國俱叛。理宜不復以叛為重故也。通義云。從內邑不聽例。書者。凡黨於季氏。皆叛邑也。則即舊疏所不取一說也。穀梁云。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大公也。亦何氏所不取。○注不從。至致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鄂本。又作入。則上屬。言昭無臣子納公也。按。作又是也。言昭已失國無臣子。又若如定公。則常致故也。定十二年。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自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然則注言昭無臣子者。正解不以親圍下邑為譏之故。以本非其邑也。若是譏其親圍下邑。則常書公至自圍成。今不然。故知非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剡陵。〔注〕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內喜。

為大信辭。〔疏〕

校勘記云。鄂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剡作鄆。釋文。鄆陵。音專。本又作專。杜云。鄆陵地闕。齊氏召南考證云。呂祖謙春秋集解。不云公羊作剡陵。疑此經亦應作鄆陵也。按紹熙本亦作鄆。○注不月。

至信辭。○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此時。故解之。舊疏云。剡陵之會。無相犯。復無大信。止合書月。而書時者。正以約欲納公。故為大信辭矣。左傳云。會于鄆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運。〔注〕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助納之。而使居于運。〔疏〕

注致會至于運○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爲諸侯所謀納故書至作得意文也書居于運蓋亦閔公失國居運因以責臣子不憂納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有庚申月之十一日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疏〕

注是時至東周○上二十二年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王是也蓋自王猛以王城爲西周子朝因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也

其言入何〔注〕据入者篡辭〔疏〕

注据入者篡辭○即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之屬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何篡辭也是也

不嫌也〔注〕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不嫌爲篡

主言入者起其難也不言京師者起正居在成周實外之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疏〕注

言至爲篡○校勘記云鄂本者著作此誤按紹熙本亦著作上二十三年云天王居于狄泉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者何著有天子是也此注本上傳爲說故云不嫌爲篡○注主言至難也○隱八年我入邠傳其言入何難也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傳其言入何難也是則篡國言入重難亦言入不嫌同辭也○注不言至外之○校勘記出起正居在成周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正作王當據正此本疏云起成周爲王居閩監毛本亦誤爲正居按紹熙本亦作王居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

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是京師乃王居所在。宜書入于京師矣。舊疏云。今言天王入于成周。不言入京師者。正欲起其正居在成周故也。所以能起之者。既為天王所入。正居明矣。又云。言實外之者。正以天子之重。海內瞻望。宜親九族。以自衛守。而辟庶孽。蒙塵于外。經歷數年。方歸舊守。是以不言京師。終實外天子也。蓋不言京師兼二義矣。通義云。稱成周不稱京師者。起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按詩王風譜云。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又小雅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皆王城也。是景王以前之京師也。漢書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宗周在鎬京。王城即洛邑也。書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是也。故詩譜又云。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經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按此洛誥所云。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是也。此敬王以後之京師也。漢之雒城。河南。皆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境。何氏云。實外之。蓋貴敬王雖子朝奔楚後。不反王城正居。故下三十二年城成周。亦不言京師也。且書成周。又見新周。使若國文。亦外之之義。○注月者。至正位。○舊疏云。正以此上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不書月。今此月者。為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故也。通義云。敬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皇言以。居于狄泉。不言以。王猛入于王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一正一不正。較然可知矣。又與下經以王子朝比觀之。言以者。不正益可知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注〕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

尹氏當先誅渠帥。後治其黨。猶楚嬰齊〔疏〕

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按杜氏左傳本亦作召伯。注云。召伯奔非一人。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奔非一人。故言氏。彼蓋據傳文。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伊氏固。南宮豎。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故也。按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隱三年。譏世卿。書尹氏卒。此當彼相起。當止尹氏書氏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書五行志。子量。楚之出也。故奔楚。○注立王至其黨。○即上

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是也。校勘記出當先誅渠帥。云鄂本同。閻監。毛本帥作率。按釋文作渠率。云或作帥。舊疏云。漢之賊首皆名渠帥。包氏慎言云。此明首從之別也。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晉郤克納捷菑于邾。貶稱人。彼弗克納猶貶。況以內臣而擅廢置乎。唐律疏義。諸共犯罪者。以造意爲首。隨從者減一等。明尹氏造意。召伯毛伯爲從也。○注猶楚嬰齊。○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注。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于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是也。此於上經治尹氏。此始及召伯毛伯。故云猶楚嬰齊。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疏〕 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注〕不書闔廬弑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

國闔廬。欲其高之。故爲沒其罪也。不舉專諸弑者。起闔廬當國。賤者不得貶。無所明文。方見爲季子諱。本不出賊。以明闔廬罪。雖可貶。猶不舉。月者。非失衆見弑。故不略之。〔疏〕 注不書至罪也。○襄

來聘。傳云。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左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皆轉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光伏甲於窟室。而誑王。罇諸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于胷。遂弑王。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誑王僚飲。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七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七首刺王僚。鉞交于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是闔廬弑

君事也。此不書吳闔廬弑其君，故解之，謂爲季子諱也。云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者，襄二十九年傳又云，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時也。去之延陵，是其事也。春秋爲季子諱，故沒闔廬弑君罪，以遂賢者之志也。○注不舉至明文。○校勘記云：文、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文作又，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又，當屬下讀。然舊疏云：假令書見，正得稱人文無所明故也。則疏本作文，屬上讀也。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則彼督爲大夫，得貶去氏，起馮當國，此專諸賤，若舉專諸弑，只合稱人，不見貶文，無以起闔廬當國也。故曰文無所明也，故並沒之。○注方見至不舉。○校勘記出以明闔廬罪，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明作除，當據正。解云：今此月者，直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罪，可證本是除字。按紹熙本亦作除，舊疏本雖作文，屬上讀，然作又爲是，明不舉專諸弑有二義也。一則不足起闔廬當國，一則見欲盈爲季子諱也。○注月者至略之。○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注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又定十三年冬，薛弑其君比，蒙上冬文，亦不月，故知例皆時略之，以明其失衆。此書月，故與彼殊。舊疏云：直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罪，是以稱國，非失衆見弑之例，故不略之。解詁箋云：不日者，卒本不日，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疏〕

釋文邾婁快本亦作噲唐石經諸本亦作快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說與鼻

我同義〔疏〕

注說與鼻我同義○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彼傳云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者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

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則邾婁快書亦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太平書也舊疏云見於邾婁者以其近魯故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注〕月者為下出也〔疏〕

注月者為下出也○舊疏云正以上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

葬曹平公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則曹於所見之世止自卒月葬時故知此月宜其為下事出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注〕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為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荅次于乾侯不諱

者憂危不暇殺恥後不月者錄始可知〔疏〕

注乾侯晉地○杜云乾侯在魏郡斥邱縣晉竟內邑大事表云闕駟曰地有斥鹵故曰斥丘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邱古

城水經注洹水篇又北徑斥邱縣西縣南有斥邱蓋因邱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公如晉次于乾侯是也一統志斥邱故城在廣平府成安縣南春秋時乾侯邑○注月者至見蒼○穀梁傳公在外也左傳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杜云言公不能用于家所以見辱是如晉不見蒼也○注次于至殺恥○正以上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故諱使若河水有難而反又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此不見蒼直書次于乾侯者閔公憂危甚臣子急宜憂納之不暇殺恥也○注後不至可知○即下二十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不復書月從可知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三十日辛未冬至宜壬申然正月無中氣退閏于前年十二月則冬至在正月朔日而四月不得有丙戌故縮冬至于正月晦日四月經有丙戌

月之十六日甯左氏穀梁作寧古音義通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十五日左氏穀梁甯作寧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疏〕

注不致至

至晉○正以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已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未得與晉君相見，又不見容，故直書公至自乾侯。故春秋與齊侯，婁善錄之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注〕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書者如晉不見答，喜見唁也。不月者，例時

也。〔疏〕注言來至內辭○舊疏云，正以下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不言來故也。凡春秋言來者，皆從內為王義。穀梁傳，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注書者至唁也。○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注主書者喜為大國所唁，此與彼

同義。○注不月者，例時也。○舊疏，正以經不月，故知例然，則知下文荀躒唁公之徒，雖在日月之下，不蒙日月可知。然則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亦不蒙上日月可知。

公如晉，次于乾侯。〔疏〕杜云，復不見受往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有庚子，月之六日。左傳倪作詣，周氏廣業孟子時地考云，以子叔疑為名，莫知其何人。惟左傳昭二十九年注，叔詣卒，公羊穀梁作叔倪，釋文倪有五計五

兮二音，五兮頗與疑音相近，意即其人。此子叔敬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以此推之，龍斷之說，或出於愛憎之口與。

秋七月。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注〕據國曰潰。邑曰叛。〔疏〕

注據國至曰叛。○僖四年。蔡潰。文三年。沈潰。是國曰潰也。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

于戚以叛。定十二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之。屬是邑曰叛也。

郭之也。〔注〕郭、郭。〔疏〕

注郭郭。○舊疏云。郭之。猶云國之。古今異語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郭不

訓國。疏謂郭之。猶曰國之。失何氏之旨矣。何氏訓郭為郭。郭大也。玉篇邑部曰。郭大也。郭為大。故郭亦為大。初學記引風俗通義云。郭亦謂之郭。郭者亦大也。是其義也。郭之。猶曰大之。邑不言潰。而此言潰。乃張而大之之意。所以張而大之者。正以君存焉爾。古人之文。亦或避習用之字。而代以它字。文八年左傳曰。珍之也。杜云。珍。貴也。此傳不曰大之。而曰郭之。猶彼傳不言貴之。而曰珍之矣。莊子秋水篇曰。埤大之殷也。埤。即郭之異文也。曷為郭之。〔注〕據成

三年棘叛。不言潰也。〔疏〕

注據成至潰也。○即彼經云。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是也。

君存焉爾。〔注〕

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明罪在公也。不言國之言郭之者。公失國也。不諱者。責臣子當憂而納之。

殺恥不如救危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其本乃由于圍成失大得小。而不

能節用。〔疏〕

注昭公至公也。○僖四年。蔡潰。注云。重出蔡者。侵為加蔡舉。潰為惡蔡錄。義各異也。又十四年。蔡侯貶卒。注不書葬。潰當絕也。則潰有罪辭。此公所居。故從國書之。明昭公當絕也。○注不言至國也。○舊疏云。正以桓

七年春。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云。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然則彼二文皆言國之。今言邾之者。正以昭公居國。裁得國外土地而已。其國內宗廟。非公之有。故傳言邾之。不言國之耳。通義云。運非邾。故不曰國之。而曰邾之。按何意咸丘於餘丘。皆以君存。故比邑於國。猶言國都也。此昭公已無國。無所比擬。故變國言邾也。○注不諱至危也。○與二十八年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同義。○注孔子至節用。○論語季氏篇文。孔曰。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引以證昭公不能安民也。圍成。則上二十六年公圍成是也。彼注云。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脩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又穀梁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是也。通義引趙訪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運潰者。季氏誘運人脅使逃散。則公不得復居魯地。乃大夫據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此本杜氏說。不足引以說公羊。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注〕月者。閔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

子當憂納之。〔疏〕

注月者。至君書。○解書正月義也。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贊存之。故言在此。此昭公運潰失居。遠在乾侯。

故書在。以存之也。通義。劉敞曰。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公居于運。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注。中國。猶國中。也。意謂公在魯五年。每年正月。不書公在運者。猶魯四封之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運潰。客寄乾侯。非其本國。故歲首必書君所在者。魯之國中。雖不存公。春秋之義。自存公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此年方書公在者。閔公之意深也。前此猶冀其反國。至是齊晉相視。莫發。寓公之禮。屈辱已甚。無可幾望。故此後詳其所在。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公之去國爲旅人。其情見于旅。旅之上九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公之居於鄆。猶鳥之處乎巢。鄆潰者。巢焚之象。先笑後號咷者。言將死於乾侯也。中國諸侯。莫肯納公。國中臣子。莫肯存公。則天下無邦交。而君臣之道絕矣。故春秋於正月必言

公在以存之。此聖人之情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前此居鄆。不書在鄆。鄆魯邑也。居鄆猶居魯也。乾侯則晉邑。非魯地矣。是以每歲書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辰。月之二十三日。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一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

上州來巢見義者。固有出奔可責。〔疏〕

左氏穀梁禹作羽。左氏傳作禹。岳本左氏經亦作禹。從傳文也。水經注濟水篇。又東南過徐縣北。地理志曰。臨淮郡。春秋吳滅徐。徐子奔楚。楚救徐

弗及。遂城夷以居之。按此與巢。州來。鍾離。皆相近。故吳得吞食也。○注至此至國也。○正以滅例月故也。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此所見世。故月之。○注不從至可責。○校勘記出固有出奔可責。云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固作固。誤。吳滅州來。見上十三年。吳滅巢。見上二十四年。舊疏云。州來與巢。皆當所見世。而不書月以見之。至此乃月者。正以既滅其國。復奔其君。因責章禹不能死位。是以於二國皆不月也。於上經既不書月。明其還同所聞之例。故何氏於州來之下。為云。不月者。略兩夷。是也。通義云。吳滅國至此。乃月。并為所見之。世錄治小國。責章禹不死位也。按滅例月。故然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注〕時晉侯使荀櫟責季氏不納昭公爲此會也季氏負捶

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魯錄

諱亟取邑卒大夫者盈孫文〔疏〕

杜云適歷晉地左氏荀櫟作荀櫟昭五年左傳輔櫟釋文作輔櫟又昭九年左傳使荀櫟佐下軍釋文櫟本又作櫟十五年左傳晉荀櫟如周釋文作櫟云本

或作櫟是櫟櫟同也國語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章注知宣子晉卿荀櫟之子甲也此釋文云櫟本又作櫟又作深○注時晉至會也○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荀櫟曰寡君使櫟謂晉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是其事也○注季氏至敢入○舊疏云春秋說文彼注云負捶者聽刑之禮也釋文捶作箠云本又作捶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捶作捶疏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負箠又釋文校勘記云盧本捶改捶按十行本注作捶閩監毛本注作捶所載釋文各如其本是从木者後人所改定八年馬捶舊本皆从手可證公羊問荅云問捶何物曰說文以杖擊也前漢書路溫舒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爲負捶聽刑之禮也按廣雅釋詁捶擊也莊子正論捶笞臙腳注捶杖擊也淮南道應訓捶鉤者年八十矣注捶銀擊也蓋捶本擊物之名故从手因謂所擊之物爲捶莊子天下云一尺之捶釋文引司馬注云捶杖也莊子至樂云檄以馬捶文選注引李觀音義捶排口鈇以灼火也皆以捶爲物名因通謂之箠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被箠楚受辱注箠與捶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楚又云箠楚皆杖木之名漢書司馬遷傳注箠杖也是也華嚴經音義注引聲類捶从竹廣雅釋器箠箠也漢書韓延壽傳民無箠楚之憂注箠杖也說文捶箠並收捶爲以杖擊箠馬既爲刑具當作捶也故後漢書杜篤傳捶驅氏楚注捶擊也亦作捶舊疏又云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左傳亦有其文按左傳云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

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冀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是其事也。○注：公出至魯。錄○校勘記出以殊外言來者。云：鄂本以作而。按：紹熙本亦作而。舊疏云：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明其非君命者不錄之也。今昭公不在。所以書季孫隱。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又書黑弓以濫來奔之文。又以殊外者。從王魯錄。文故得然。不為爾時有君命也。按：春秋於每年書公在乾侯。即所以存君。明魯人不君之。春秋君之也。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注：諱亟至孫文。○下三十二年傳。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為亟。是諱亟取邑也。上二十五年。叔孫舍卒。二十九年。叔倪卒。皆在公孫于齊後。是卒大夫也。卒大夫所以待君命者。君許之無罪。始得以正終也。猶今云：任內處分。悉與開復也。皆欲盈足。諱奔言孫之義。故云：盈孫文。穀梁云：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是孫為諱辭。傳注不言。從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可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為君父諱惡。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今君不在國。而書大夫之卒。故須解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注〕始卒便名日書葬者。薛比滕最小。迫後定寅皆當略。〔疏〕包氏

慎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四日。○注：始卒至當略。○舊疏云：春秋之義。小國始卒。名日及葬。未能悉具。會二見之後。方始能備。即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夏五月。葬滕成公之徒是也。言薛比滕最小者。正以滕子卒於宣公之篇。薛今始卒。故云：比於滕為小國也。而今始卒日。即得名葬具書。正由於後定寅皆當見略。追此之故。是以二注備書矣。其定見略者。即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彼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眾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也。其實見略者。即哀十年夏。薛伯寅卒。彼注云：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世。貴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此略貴之。見其義是也。通

義云。入所見世。日卒時葬。與邾婁同例。謂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葬邾婁悼公也。然則莊三十一年。魯葬薛伯卒。不為始者。彼注云。卒者與滕俱朝隱。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就也。是彼魯卒非從恆例矣。

晉侯使荀欒唁公于乾侯。〔疏〕

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弓以濫來奔。〔疏〕

左氏穀梁作黑肱。禮大射儀。侯道五十弓。注。今文改弓為肱。唐韻正云。弓古音肱。弓與繩臂。叶見於小戎。采綠。漢書儒林傳。子庸授江東。馭臂子弓。名與字必配。弓當肱之段也。此黑弓。

蓋與周公黑肩。晉侯黑臀相似。當作黑肱。弓其段借也。杜云。濫。東海昌慮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一統志。昌慮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邾濫邑。續漢郡國志作藍。左傳釋音力甘反。或亦作藍歟。馬氏宗榘左傳補注。章懷後漢書。注。昌慮故城在徐州滕縣東南。古邾國之濫邑也。

文何以無邾婁。〔注〕据讀言邾婁。〔疏〕

注据讀言邾婁。○舊疏云。謂當時公羊子口讀邾婁黑弓矣。通義云。春秋口授。恐久而失實。故文雖無邾婁。師法自連邾。

婁讀之。因以起其義也。杜預橫謂是魯史闕文。後世有為斷爛朝報之說。以廢春秋者。預其罪首與。

通濫也。〔注〕

通濫為國。故使無所繫。〔疏〕

通義云。通濫義如周。

書世俘云。通殷命有國之通是也。

曷為通濫。〔注〕

据庶其不通也。〔疏〕

注据庶其不通也。○即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闔丘來奔。是也。

賢者子。

孫宜有地也。〔疏〕

漢書王莽傳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又梅福傳云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功成未封而死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

也孟子梁惠王篇仕者世祿注賢者子孫必有土地本此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正義云得采國為祿而不繼世故云祿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圻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也圻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圻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于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此傳云賢者子孫宜有土地明春秋通濫之義則宜等之外諸侯世者

賢者孰謂謂叔術也。〔注〕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或曰羣公子。〔疏〕

注叔術至公子○舊疏云

謂母弟也或曰羣公子謂庶弟也

何賢乎叔術。〔注〕据叔術不書讓國也。〔疏〕

蜀志秦宓傳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

乎雖有子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

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注〕顏公時也邾婁女有為

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疏〕

魯世家真公卒子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

戲為魯太子樊仲山父諫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謂不知為武公夫人抑懿公夫人也

孝公幼。〔注〕不知孝公者邾婁外孫邪將妾

子邪。〔疏〕

魯世家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乃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列女傳魯孝義保傳初孝公父

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是孝公幼也。通義云：孝公懿弟。○注不知至子邪？爾雅釋親，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孝公爲顏外孫，則嫡出也。按列女傳有稱舅之文，或妾子與。

顏淫九公子于宮中。〔注〕所與淫公子凡九人。〔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顏下有公字，後磨改刪去，故此行九字。通義云：顏於魯爲妻父，因得入。

宮淫女公子。莊元年傳：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注：謂女公子也是也。周禮大司馬職：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故下言天子誅顏立衛，凡國存君死曰滅，非必滅其國也。○注所與至九人。○舊疏謂顏公一人不應並淫九人，故以所言之。

因以

納賊。〔疏〕

通義云：弑懿公也。列女傳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此傳上下不見伯御文，蓋與史記列女傳異。

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

公子與。〔疏〕

通義云：蓋魯公子伯御。舊疏云：爲內通於魯公子也。又云：邾婁一國并有九女於魯宮內者，蓋所取於邾婁相通爲九人，不必盡是一人妻，其說非。

臧氏之母養公者

也。〔疏〕

通義云：孝公時尙未立懿弑，則孝當爲君，故以公言之。列女傳：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

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

妻。〔注〕禮也。〔疏〕

注禮也。○舊疏云：內則文：喪服注：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疏：三母之外，別有食之者，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無堪者，乃取大夫妾，不並取之內，則注云：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

有子。疏引皇氏云：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故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喪服有乳母，卽此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荀子禮論云：乳母飲食之者，而三月彼謂士之子，大夫則大夫之子，父沒乃爲之服，諸侯之子，蓋無服也。內則又云：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注：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之，卽此。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疏〕

舊疏云內

則大夫之妾士之妻並陳之謂士妻不吉乃取大夫之妾亦得事不具矣何者乳食一母何假二人乎則未知臧氏之母為是大夫之妾為是士之妻故曰曷為者通義云禮曰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謂於二者科取其一今未知臧氏之母者大夫之妾與士之妻與按魯有大夫臧氏為公子彌後隱公稱彌為叔父則孝公之子與此臧氏自別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注〕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

也〔疏〕列女傳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注〕以身死公

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義然而於王法當賞以活公為重也〔疏〕列女傳伯御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

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賊至湊公寢而弑之〔注〕弑臧氏子也不知欲弑孝公者納篡邪將

利其國也〔疏〕通義云時伯御既弑懿公將並除孝公也小爾雅廣詁云奏進也湊即奏之借說文亦云奏進也玉篇湊競進也謂進公寢而弑之也史記趙世家藺相如前奏缶亦謂進缶也燕策士爭湊燕史記作趨趨趣同

義○注弑臧氏子也○列女傳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臧氏子稱弑者推伯御意為孝公故也○注不知至國也○列女傳云伯御與魯人作亂則將利其國也何氏依違其辭者以上傳云未知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也臣有鮑

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

易公矣〔疏〕列女傳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訴作訴、閩監、毛本改愬、按釋文作周愬、云本亦作訴、蓋據此所改、列女傳、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訴周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

公子魯、〔疏〕列女傳、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通義云、國語所謂宣王伐魯立孝公者也、公羊不出、顏夫

人者、嫗盈女也、〔疏〕舊疏云、謂此老嫗是盈姓之女、說文、嫗、母也、廣雅釋親、嫗謂之妻、王氏念孫疏證云、妻與嫗

氏、懣公羊平議云、既云夫人不得、又謂之嫗、疏義非也、嫗盈疑是顏夫人之母、以其老、故尊之曰嫗耳、古婦人或繫於母而稱之、

國色也、〔疏〕僖十年傳、驪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

者、吾爲其妻、〔注〕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婦人以貞一爲行云爾、非德也、〔疏〕校勘記出、非德也、云

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注〕利其色也、有子焉、謂

之盱、〔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盱、許于反、本或作盱、一音夸、說文繫傳、引下文盱有餘、作戍、有餘、戍、盱、音義通、方言、盱、

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注〕爲顏公夫人時所爲顏公生也、〔疏〕注爲顏至、所生、○校

勘記按。下爲顏公三字誤術。複上當刪正。釋文。盱及夏父。郝顏公之二子。按盱與夏父同母異父之昆弟也。公羊問荅云。盱是叔術所生。陸氏之說誤。

盱幼而皆愛之。〔注〕叔術姬盈

女皆愛盱。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疏〕

釋文而食音嗣

有珍怪之食。〔注〕珍怪猶奇異

也。〔疏〕

注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云。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注珍怪奇異之食。禮記王制云。八十常珍。注常食皆珍味也。又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食以珍從。注天子就而問珍味。從之以往致尊養之義也。周禮膳夫

珍用八物。內則有八珍。皆謂奇異之食也。

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注〕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人未足。

〔注〕人。夏父自謂也。而盱有餘。〔注〕言盱所得常多。叔術覺焉。〔注〕覺悟也。知小爭食

長必爭國。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事之先見。〔疏〕

注覺悟至爭國。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小作

少。按紹熙本亦作小。孟子萬章篇。使先知覺後知。注覺悟也。廣雅釋言。覺。害也。說文見部。覺。寤也。莊子齊物云。且使大覺而後知。此大夢焉。亦謂大悟也。白虎通辟雍云。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注易曰。至先見。易下繫辭文。校勘記云。鄂本同。此本翻刻吉誤爲者。閩監毛本承之。按紹熙本亦作吉。越絕書。敘外傳記。蓋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曰。嘻。此誠爾國也夫。〔疏〕

唐石經原刻無此字。

起而致國

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

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注〕五分受其一〔疏〕

通義云所受即溢是也服氏度長義云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六里國也廣森

謂建國制地要取開方方三十里者其積九百五分之一猶有百八十里何言六里乎豈度不曉算術抑苟取一時之辨舊疏亦云彼乃左氏之偏辭未足以辱公羊以爲邾婁本大國但春秋之前在名例隱元年何氏有成解按如孔義則叔術所受不止於濫濫其一邑爾或叔術所都與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注〕當夫子作春秋時於邾婁君爲父兄之行公

扈者氏也〔疏〕

注公扈者氏也○公羊問答云後世有此氏否曰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公扈子列子魯公扈皆

其習乎邾婁之故〔注〕故事也道所以言也〔疏〕

注故事至言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問晉故焉杜云故事也周禮占人職以八卦占巫之八故注八故謂

八事通義云能知邾婁之故事者也以上或說失實故引其言以證之舊疏云道所以言也謂道下傳所言矣

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注〕

惡有猶何有甯有此之類也言賢者甯有反妻嫂殺殺顏者之行乎〔疏〕

注惡有至類也○高注呂覽本生篇云惡安也安有何義

故惡有即何有○注言賢至行乎○通義云豈有稱人國之賢者而所行若此乎是叔術妻嫂事公羊固依違其說也

誅顏之時天子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謂誅顏天子死也

作一句讀按時字疑衍通義云時天子猶言時君也

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注〕言叔術本欲讓迫有誅顏天子在爾故

天子死則讓無妻嫂惑兒爭食之事〔疏〕

注無妻至之事○校勘記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惑作感常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感

當此之時邾婁

人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注〕

猶曰何故死畜吾天子違生時命而立夏父

乎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夫子本所以知上傳賢者惡少功大也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

春秋滅不言入是也按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為重宋繆公以反國

與與夷除馮弑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也馮殺與夷亦不輕於殺殺顏者比其罪不足

而功有餘故得為賢傳復記公扈子言者欲明夫子本以上傳通之故公扈子有是言〔疏〕

注猶曰至

父乎○通義云死義如蔑死我君之死按誅君之子不立顏為天子所誅其子夏父不得立故常加兵于邾婁也○注此天至效也○正以邾婁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足為天子死則讓之驗也○注夫子至是也○舊疏云上傳謂五分之然後受之以上矣唐律疏義名例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等者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復發其輕者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免後數所謂以重者論之也滅不言入見莊十年彼傳云戰不言伐圍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校勘記云鄂本知作如此誤監本夫誤天按紹熙本知亦作如天作夫不誤○注按叔至為重○舊疏云但當絕其身不合殺之故曰無死刑然則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者謂姑妹之徒今一則非父子聚麀二則嫂非姑姊妹故也當以殺殺顏者為重者謂犯王

命殺魯賢臣。故以爲重。○注宋繆至爲賢。○舊疏云。宋繆公反國之事。在隱三年。彼傳文具矣。其餘馮弒君之罪者。卽桓三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舉馮弒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是也。云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者。言繆公死乃反國。非其全讓之意。不如叔術生讓。其功大矣。云罪不足者。謂犯王命。殺魯大夫。豈如宋馮弒君乎。故以爲罪少于馮矣。其罪既少。其功有餘。故得賢之。按叔術之罪。在犯王命。故何氏以與馮弒君相絜。然究不如弒君重。且有讓國之美也。○注傳復至是言。○解詁箋云。春秋之義。事在隱元年前者。罪不追治。功必追錄。所謂惡惡短。善善長也。叔術之事。傳多存疑詞。未乃以公扈子之言爲斷。意以致國夏父。雖以家事干王事。而意合於讓。夫子追進之。以救末世乎。讓之禍。若宋馮之不書篡而書葬。爲盈諱文。以明議賢之辟。然督當國。則已有所見矣。猶必曰以成宋亂。取郟大鼎于宋。此與宣公弒子赤立。賂齊以濟西田。而書卽位者。法無異也。若篡弒之罪。可除。孰不可除乎。此非制作意矣。公扈子有見夫子通濫之意。而爲言。亦非包氏慎言云。世本言邾顏居邾。肥徒邾。杜世族譜言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爲附庸居邾。則顏非見誅於周者也。公羊說。顏淫魯宮中。而納賊。臧氏母以子易公而逃。賊湊而弒臧氏子。而疑其辭曰。邾顏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爲武公與爲懿公與。又言孝公幼。據史記魯世家。孝公爲武公子懿公弟。懿公薨後。尙有兄子伯御。立十一年。然後孝公繼之。武公在位僅二年。而其繼立者。少子戲。是爲懿公。懿公叛弒而立伯御。宣王伐魯而立孝公。事見周語。然則孝公之立。天子爲魯之逆王命。因誅魯之所立而立孝公。不關於邾顏。傳言顏夫人媪盈女也。謂之媪盈女。著其賤也。則叔術之妻媪非媪也。盈女不忘夫。而志報夫仇。自以色市。盈女無罪。叔術利色。而爲之殺殺顏者。則罪無所逃。故未述公扈子之言曰。烏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乎。夏父。常是時邾人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則叔術者。天子誅顏之時所立。妻媪之事。言者之妄也。據言者之說。顏以邾君而淫魯宮。外淫當誅。納賊而賊魯幼君。顏之罪不止於其身。天子誅顏反魯君。義也。誅君之子不立。夏父爲顏子。本無得國之理。叔術者。天子所立。無嫌於篡。致國於夏父。非正也。然則天子之誅顏。必非如言者所云。顏誅不以罪。叔術有嫌於心。故因天子死。而致國于夏父。春秋當篡奪之時。以讓救爭。故不追治其逆天子命之罪。而以讓國之功。通其所封邑。比之列國。所謂善善及

子孫也。黑弓以濫來奔，叛也。不繫黑弓於邾婁，則沒其叛罪。益若濫為黑弓之邑，其來奔也。如紀季以鄆入于齊者然。何氏之叔術妻嫂，身當絕，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為重，意以叔術之殺殺顏者為國討賊。何氏益亦以顏之見誅於天子死於訴，而其訴於天子，必不如言者之云。如言者云云，鮑廣父，梁買子者，魯臣也。叔術何得殺之，術即殺之，魯能已乎。天子能已乎。當魯孝公時，宣王在上，能誅顏，不能誅術乎。則邾婁國為墟矣。又有何國之可讓。公羊記言者之辭，傳疑也。記公扈子之言，解惑也。扈為邾父兄，習邾，故不信公扈子之言，而執言者傳聞之偏辭，以譏公羊。則公羊非怪，而人自怪之耳。按包氏所駁，深得傳意。

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注〕據國未有口繫于人。〔疏〕注據國至于人。○舊疏云，言若通濫，是國宜應特達，何故文上無邾婁而已。其口仍繫邾婁言之乎。天下故注云，據國未有口繫于人，則傳意謂通濫則文何以止無邾婁。又謂春秋之文，弟子據以相難也。

未有濫也。〔注〕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故口繫于邾婁。〔疏〕注欲見至邾婁。○正以當時原無濫

國，通濫為國，春秋新意也。是故口繫邾婁，不得更改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注〕據上說天下實未有

濫者，言春秋新通之也。春秋所通之君文成矣，不言濫黑弓來奔，而反與大夫竊邑來奔同文。

〔疏〕注春秋所通之君。○校勘記云，鄂本所作新，此誤。上之春秋新通之君可證。按紹熙本亦作新。○注不言至同文。○即襄二十一年春，邾婁庶其以漆闔丘來奔之屬是也。既成濫為國，則宜書濫黑弓來奔，不宜仍與庶其等文同也。

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注〕此解不言濫

黑弓意。叔術者賢大夫也。如不口繫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爲叔術賢心。不欲自絕于國。又觸天下實有濫。無以起新通之文。不可設也。如口不絕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氏邑。起本邾婁

世大夫。春秋口繫通之文。亦不可施。〔疏〕

注此解至弓意。○弟子問。文言以濫來奔。與竊邑同之意。此者爲不言濫黑弓來奔。意似相違。正以不言濫黑弓意明。則文言以濫來奔

義著矣。○注叔術至設也。○叔術賢大夫。不欲與邾婁絕。若不口繫邾婁。嫌叔術已與國絕。是失賢者心。且似實有濫國。春秋新意不明。無以見追有功。顯有德。與滅繼絕之義。通義云。假令與邾婁庶其同。當則黑弓。藺爲叛人。而叔術子孫無專濫之道。是絕之也。今爲叔術賢。故不欲絕其世。亦通。毛本實誤。○注如口至氏邑。○舊疏云。若口云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大夫氏邑。通義云。假令不絕。則當云濫黑弓來奔。則又嫌大夫皆得世。○注起本至可施。○舊疏云。欲起黑弓。本是邾婁大夫。口繫于邾婁。新通之爲世大夫故也。按疏意不明。何意以黑弓本邾婁世大夫。春秋因其口繫于邾婁。但可通濫爲國。不得徑施濫文於黑弓上也。蓋通濫爲國。不言邾婁。春秋之賢叔術。其言以濫來奔者。究係竊邑叛臣。設其文不得沒其實也。此之故也。

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注〕推猶因也。因就大夫竊邑奔文通之。則大

夫不世。叔術賢心不欲自絕兩明矣。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與滅國繼絕

世。〔疏〕

注推猶因也。○禮記儒行。下弗推。注推猶追也。舉也。皆與因義相足。○注因就至明矣。○正以不書濫黑弓。但就竊已奔文。見通濫爲國。是大夫不世。與叔術不絕于國之義兩明也。通義云。故使仍與大夫以邑叛者同文。而又

別之于邾婁則黑弓實大夫與叔術不當絕之義皆可推而知也。蓋叔術雖世爲大夫于邾婁原其始本與夏父分國土地人民皆所固有不得反責其專濫爲竊邑也。按孔義非春秋但賢叔術故文不繫邾婁而以濫來奔實與竊邑同科也。雖文夏父分治諸侯且不得專地何論大夫也。○注主書至絕世○舊疏云隱元年注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今此追之者春秋之義勸其後功是以上二十年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漢書丙吉傳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廢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又外戚恩澤侯表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又功臣表云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每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後漢書馮異傳安帝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生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韓詩外傳古者天子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緹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蓋本非國無爲興繼春秋意在追有功顯有德故從興滅繼絕起義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專執楚犯中國圍蔡也〔疏〕包

慎言云十二月書辛亥據厯爲二日大月則十二月朔亦爲辛亥然少餘不得歲增二日劉歆亦以爲月之二日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乙酉朔大二月乙卯朔小三月甲申朔大四月甲寅朔小五月癸未朔大六月癸丑朔小七月壬午朔大八月壬子朔小九月辛巳朔大十月辛亥朔小十一月庚辰朔大十二月庚戌朔二日辛亥也。○注是後至蔡也。○昭公死外卽下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是也。晉大夫專執卽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是也。楚犯中國圍蔡卽定四年楚人圍蔡是也。舊疏云直言圍

蔡足矣。何須言楚犯中國。欲言日食爲夷狄強諸夏微之象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三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劉向以爲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皆與何氏所占異。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闕。

闕者何。邾婁之邑也。〔疏〕

左傳疏引土地名。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闕城。

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

取濫爲亟。〔疏〕

注與取濫爲亟。○卽上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是也。舊疏云。取亦有作受字者。按莊二年疏引作受。今作取。誤。二年之間。比取兩邑。故以爲亟。而諱之也。通義云。公在外。而國中取邑。宜若無諱。然春秋豈

不變其常詞者。所以存公。而正名分也。杜預以爲昭公取魯邑。彼未知齊侯取運。唯繫之齊。得言取爾。若繫之公。而言取。則是許隱如專魯。而公反爲取季氏之所有矣。不亦昧乎。順逆之甚。按左穀皆誤。以取闕與公在乾侯連文。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

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注〕書者起時善其修廢職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謹權

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言成周者起正居實外之〔疏〕

注書者至意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闕監本同鄂本無也字毛本誤尊

卑穀梁世叔申作大叔申左傳莒人下脫邾人二字舊疏云隱七年城中丘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云以功重故書也常稍稍補完之至今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虛空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天子之城不時脩理至令大壞方始城之而書者正欲起其當時之善故也何者當是之時天子陵遲諸侯奢縱忽能修其廢職有尊尊之心是以書見故曰起時善通義云穀梁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孔子至行焉○論語堯曰篇文彼不冠孔子曰按漢書律厯志云周衰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明皆孔子語宣十七年注引興滅國全節文亦有孔子曰引之者證修廢職也○注言成至外之○校勘記云疏中引注作欲起正居此脫欲字舊疏云正以不言京師而言成周者欲起正居在成周故也言實外之者正以王微弱不能守成周猥苦天下是以不言京師實外天子按外之者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與宣十六年書成周意使若國文也漢書地理志雒陽下云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未月之十七日易林遯之蠱云昭公失常季氏悖狂遜齊處鄆喪其寵身

公羊義疏六十八

定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定公第十〔疏〕

校勘記。唐石經定公第十一卷十。魯世家。昭公卒于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定公。左傳釋文。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諡法。

安民大慮曰。定此釋文又云。何以定公爲昭公子。與左氏異。

元年春王。

定何以無正月。〔注〕据莊公雖不書即位。猶書正月。〔疏〕

通義以下三月屬春王絕讀。云。据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

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俱事在三月。必以正月首時。今直舉三月。故問之云爾。相承此傳橫著元年春王之下。竊以王爲月設。春王斷句。理不可通。故升三月二字於上。輒蹈不知之作。抑慙蓋闕之義。按穀梁傳注引徐邈曰。按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即位。在於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以謹仲幾也。則徐氏以三月連讀矣。按如傳義。定哀多微辭。去正月者。隱起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不於春王絕句。無以起定無正月義。不嫌如通三統之書春王三月乎。○注据莊至正月。○即莊元年經云。元年春王正月。是也。舊疏云。莊公之經。上有正月。下有三月。今定公亦下有三月。而上無正月。故据之。又云。隱公之經。亦云元年春王正月。下云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亦是上有正月。下有三月。

月而不據之者。正以隱公所承。不葬于外。且欲讓桓。位非已有。與定公不類。其閔僖之屬。雖承弒君之後。其所承者。皆在位見弒。元年之下。復無三月之文。與定不同。故不據之。然則桓公戕于齊。昭公卒于外。亦是不類。而得據之者。正以昭公失道。為臣所逐。終死于外。恥與桓同。故據之耳。穀梁疏亦以莊公相例。即本此傳為義。

正月者。正即位也。〔注〕本有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疏〕

注本有至即位。○校勘記云。監毛本同。閩本不疊有字。按下有字衍文。今按紹熙本亦不疊有字。通義云。本所以不言即位。仍言正月者。存其踰年即位之實也。舊疏云。隱元年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以此言之。書正月為大一統。而言正諸侯之即位。兼二義故也。何氏彼注云。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即是正月者。正諸侯即位之義。

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注〕雖書即位於

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使若

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疏〕舊疏云。謂定公行即位之禮。在正月之後也。通義云。定公即位。實在六月。則不假存正月矣。○注雖書至正月。○正以正月以存君。昭公歿。定公立。國不可一日無

君。故雖未即位。亦宜如莊公之有正也。左傳疏云。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既經改元。即宜有正矣。○注今無至正月。○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為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守其社稷者。絕。是昭公出奔。當絕也。舊疏云。依經及傳。正以定公即位。在正月之後。故無正月。何氏更言。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者。正月書正月。大一統也。明不但即位而已。且諸侯之法。禮當死位。而昭公不君。棄位出奔。終卒於外。為辱更甚。論其罪惡。君臣共有。故知魯國之當絕矣。是以何氏消量作如此注。故諱為微辭者。謂經與傳直作無即位。故無正月之義。其定公當絕之文。沒而不見。故謂微辭。而包氏慎言云。如何氏言。誅君之子不立。絕君之子亦不得立也。鄭伯突出奔。以奪正

錄不以失衆錄奪正之罪。重於出奔失衆。律所謂一人犯二罪。以重者論。然則奪正罪應誅也。按穀梁傳不言正月者。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又下公即位。穀梁傳云。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是則穀梁義亦不與定公繼體奉正也。不可不察。蓋亦微辭與。何氏謂昭公出奔國當絕。謂昭公絕於國爾。舊疏謂魯國當絕。過矣。季氏當誅。然叔孫舍叔詣固欲納君矣。不得謂魯無臣子也。惟定爲絕君之子。不合即位。春秋之義。宜於成襄之後。擇賢而立焉。爾。故不書正。以示義焉。論語爲政篇。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于齊。適齊。以定公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即位。桓公宣公例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微辭也。奚其爲爲政。正辭也。按劉氏之說。甚是。惟以定爲昭弟。非何氏義。若果昭弟。責其不討賊可也。不得謂其不宜立也。北堂書鈔引感精符云。魯昭公時。雉還環入宋。注。雉之爲言弟也。喻昭公弟爲季氏入之爲君也。亦以定爲昭公弟。

即位何以後。

〔注〕据正月正即位。昭公在外。〔注〕昭公喪在外。〔疏〕

注昭公喪在外。○穀梁傳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得入不得入

未可知也。〔疏〕

舊疏云。謂昭公之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不謂据定公之身也。其實定公先在于內。是以上文已稱元年矣。但以君喪未入。未得正行即位禮。是以即位。在正月之後。而左氏以爲喪及壞墮。公子

宋乃先入者。何氏所不取。按穀梁下公即位傳云。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猶不敢。况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臣乎。范注。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昭公之喪。入不入。未可知。故定公不得行即位禮也。

曷爲未可知。〔注〕据已稱元年。

〔疏〕

注据已稱元年○舊疏云謂已稱元年春似行即位之禮訖何言昭公之喪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而即位後乎

在季氏也〔注〕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

定公得即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即位〔疏〕

舊疏云定公是時雖以先君之喪未入未行即位之禮其實為君之道已成是以上文得稱元年春矣但猶微弱不敢逆其父喪故

云在季氏也通義云昭公之世子衍與公子宋俱從在外季氏謀黜衍而立宋故雖踰年君位尚未有定屬也

定哀多微辭〔注〕微辭即下傳所言者是也定公

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摠言多〔疏〕

注微辭至是也○文選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云及夫子

歿而微言絕注引論語譏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荀子勸學云春秋之微也楊注謂褒貶沮勸漢書藝文志注李奇曰微言隱微不顯之言也禮記檀弓云禮有微情者疏引何允云微者不見也又坊記云所以章疑別微左傳哀十六年注微匿也蓋匿其實義而隱微其辭也舊疏云定哀二君微辭有五故謂之多不謂餘處更有所對若然昭與定哀同是太平之世所以特言定哀者昭公之篇無微辭之事寧可彊言之乎繁露楚莊王云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愈近而言愈謹矣又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史記匈奴列傳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時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注定公至言多○定公有王無正者上注云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使若即位於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然則書正月所以大一統不但書即位而已惟昭公當絕定公不當立皆宜絕不可直書故退即位於下若似未即位故不書正月然也故為微辭沒其當絕之文也不務公室者下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云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猶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務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正以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譏定公不罪季氏務

疆公室。乃脩大門觀。僭越王制。不敢顯言。但書新作雉門及兩觀。爲若不務公室。久不脩治云爾。亦得爲微辭也。喪失國寶者。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注。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五玉盡亡之也。傳特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則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者。卽大弓等。言可世世保用之。其實因定公失政。陪臣專權。拘執正卿。喪失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會鄰邦。當絕故也。故微其辭也。黃池之會者。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曷爲以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爲大國。尙猶汲汲于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是也。蓋彼本惡諸侯。君事夷狄。因書晉及吳。見晉尙汲汲於吳。知諸侯莫敢不至。則魯之往會。恥殺矣。是亦微辭也。獲麟者。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是也。注。絕筆於春。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而經但書獲麟。春秋紀以爲瑞。明撥亂功。成。明大平以瑞應。爲效。亦得謂爲微辭矣。

爲主人。皆當爲微辭。非獨定公。〔疏〕

舊疏云。主人習其讀。謂習其經而讀之也。而問其傳者。謂問其夫子口授之傳。訓詁之義矣。○注。主人至定公。○謂若黃池之會。獲麟在哀公之世。則主

人屬哀公。蓋凡得位有權勢者。皆爲主人。故爲微辭。以辟害容身也。

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注〕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

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

辟害容身。慎之至也。〔疏〕

隱二年傳。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舊疏云。讀其微辭。意指難明。雖問解詁。亦未知己之有罪乎。春秋讀定元年經。而問其傳之解詁云。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卽卽位也。定無正月。

者。卽位後也。無以知其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之義。假令讀定二年經云。新作雉門及兩觀。而問其傳之解詁云。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正以久不脩理。不以公室爲急務。故書之。無以知其僭天子是也。○注此假至於是。○舊疏云。當爾之時。未有春秋。故知主人習其經而讀之者。假設而言之也。既未有春秋。而彊言主人。故云此假設而言之。云主人謂定哀者。正以上言定哀多微辭。下文卽言主人習其讀。故知此主人者。宜指定哀言之也。○往此孔至至也。○舊疏云。此時君者。還指定哀也。孔子作春秋。當哀公之世。定歿未幾。臣子猶存。故亦畏之。爲之諱惡。恩隆於定哀。故曰上以諱尊隆恩也。若不迴避其害。則身無所容。故曰下以辟害容身也。其傳未行。口授弟子。而作微辭。以辟其害。亦是謹慎之甚。故曰此慎之至也。按諱尊者。繁露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是也。隆恩者。隱元年注云。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又云。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据哀錄隱是也。漢書藝文志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是辟害容身之義也。通義云。微詞者。意有所託。而詞不顯。唯察其微者。乃能知之。蓋所記事。皆同時君臣。既以諱尊隆恩。亦無道言孫之法也。是也。論語憲問篇。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厲言不危。俗順言以遠害。又爲政云。多見闕殆。論語述何云。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危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戴氏望論語注亦云。於所見世。君大夫有過惡。不敢直陳。而託請微辭。以見遠害。如定無正月。書戊辰。公卽位。及立煬宮。不日之類。皆是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仲幾。本或作機。按昭三十一年疏。作仲機。左氏穀梁及漢書五行志。皆作幾。通義云。三月雖繫執仲幾。其實外執大

夫例時非
何氏義

仲幾之罪何。〔注〕据言于京師。成伯討辭。知有罪。〔疏〕

舊疏云。上言晉人。似非伯討。言于京師。是伯討之文。與奪未明。故難之。○注据言至有罪。○成

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喜時是言于京師爲執有罪故成伯討也

不蕘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

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蕘作衰釋文作不衰云或作蕘困學紀聞云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蕘字當從漢志作衰與左氏合按

釋文作衰音素戈反則字作衰而音同蕘其或音初危反乃衰本音也經義雜記云五行志不衰城師古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爲反一曰衰讀爲蕘蕘城謂以草覆城也蕘音先和反按釋文及漢志知公羊本作不衰城說文衰艸雨衣从衣象形何注用說文本義作蕘俗字也衰城義當從師古說通義本作衰云董仲舒讀傳文如是是衰分之衰師古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何邵公讀爲蕘云若今以草衣城然今本竟作蕘字者誤也定從開成石經作衰○注若今至是也○魏志劉馥傳揚州刺史劉馥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爲備及吳圍合肥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苦蕘覆之故何氏以時事喻之也故舊疏云衣讀如衣輕裘之衣按五行志之下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師古注一曰衰讀爲蕘蕘城謂以草覆城蕘音先和反是顏氏亦二說備存按說文衣部衰下段注云艸部蕘雨衣一曰衰衣小雅何蕘何笠傳蕘所以備雨齊語注撥袂蕘襞衣也六韜蕘薛箬笠衰俗從艸作蕘而衰遂爲等衰衰經字以草爲雨衣必層次編之故引仲爲等差也郭璞注山海經蕘辟雨之衣也音摧衰以辟雨因卽用以衣城卽謂衰城管子謂水官之吏常按行隄有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隄防可衣者衣之卽蕘城之法也○注禮諸至丈尺○周禮大司馬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注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鄭意植卽春秋傳華元爲植巡功之植屬卽築會之要者簿書左傳諸侯城成周屬役賦又書以授帥及會城而栽注栽卽植也謂植幹者要也謂役要卽何氏所謂治城各有分丈尺顏氏所謂差次受功賦也經義雜記又云蕘城之義有從師古說謂以差次受功賦顏氏必本漢魏人舊注故勝於何邵公陸德明亦一音初危反國語齊語管子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韋注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土以差征賦之輕重也可證顏注之有本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與顏注正合。徐疏謂昭之二年既城訖。於此責其不蕘而已。此臆說也。按何氏此云各有分丈尺。亦即衰次之義。公羊禮說云。公羊之義。不絕異說。一事兩義。往往並載。傳不蕘城也。詩傳蕘以備雨。何氏望文生義。以漢法況之。故云。若今以草衣城。劉瓛傳。天雨。城欲崩。以苦蕘覆之。是也。何又云。諸侯為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此即九章所謂差分。謂衰分也。何氏蓋見京師有作衰城者。師古五行志注。與何氏後說同。何氏據胡毋生條例。與董仲舒不同。是所受之本異。故兩存其說也。按何氏自以草衣城為正解。即此所云分丈尺。亦謂分丈尺以草衣城。上年城訖。恐未堅牢。故更以草覆蔽。用防雨雪崩弛之事。舊疏亦非無見也。○注宋仲至所主。○即左傳之宋仲幾不受功也。即不受役要也。彼傳仲幾曰。滕薛郟吾役也。云云。是其事也。其言于

京師何〔注〕据城言成周執不地〔疏〕

注据城言成周。○即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注執不地。○舊疏謂春秋上下大夫見執。例不舉地。即

下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祈黎。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之屬是也。若然。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彼傳云。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係矣。注。係。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閱錄之辭。執未言仁有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是也。伯討也〔注〕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名氏。見伯討例。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

得伯討之義〔疏〕

注大夫不得專執。○正以上年經書城成周。皆大夫。此年左傳云。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是大夫專執事也。下傳云。大夫之義。大夫不得專執也。

是大夫不得專執。○注無稱至之義。○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諸侯執人之例。其大夫不得專執。既執之有理。故沒其名氏。地以京師。從伯討之例。明以天子事執。為得伯討義也。

伯討則其

稱人何〔注〕据城稱名氏。諸侯伯執不稱人也。復發此難者。弟子未解。嫌大夫稱人相執。與諸

侯同例〔疏〕

注据城稱名氏○即昭三十二年書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注諸侯至入也○即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又成十五年書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伯討不稱人

例也○注復發至同例○正以經稱晉人嫌大夫相執亦稱人以執非伯討與諸侯同故發此難

貶〔注〕故稱人爾不以非伯討故〔疏〕

注故稱至討故○故稱人爾義具下傳所

謂文不與者是也

曷爲貶〔注〕据晉侯伯執稱人以他罪舉〔疏〕

注据晉至罪舉○即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彼傳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

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其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所謂以他罪舉也文公執衛侯得伯討之義宜稱侯但以致衛侯殺叔武之禍故貶稱人也

不與大夫專

執也〔疏〕

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曷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曷爲不與〔注〕据伯討實與〔注〕言

于京師是也而文不與〔注〕文不與者貶稱人是也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

執也〔注〕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不言歸者諸侯當決於天子犯之惡甚故錄所歸大夫

當決主獄爾犯之罪從外小惡不復別也無例不在常書又月者善爲天子執之〔疏〕

舊疏云据實與但何氏省

文不復言大夫之義不得專執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大夫有爲無道者力能執之則執之可也異僖元年二年救邢城楚丘之傳者正以諸侯相執伯者之常事大夫相執例之所略詳尊略卑之義也通義云不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傳者與弗克納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說者謂京師非執人之地，非也。吾不知執之者有所受之與，抑無所受之與。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是奉天王之命也。宋仲幾不受功，則執之可乎？曰：可。執之當其舉，且既有所受之矣。雖執人于天子之側可也。雖然，宋仲幾固有可執之罪，而晉士伯非執之之人。晉士伯不告于天子而專執之，仍以憾而執也。故書曰：晉人言士伯非執之之人也。按惠氏多本左氏立義。○注大夫至侯也。○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濇，塗傳發稱侯稱人之例，明諸侯得專執，但別伯討，不伯討爾。大夫則雖伯討亦不得專執也。○注不言至所歸。○即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是也。以諸侯執諸侯，當決之天子。僖二十八年注云：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是也。犯之惡甚，故分別錄之。明執衛侯，執曹伯歸京師，得正執莒子邾婁子以歸，失正也。故襄十六年注云：錄以歸者，惡晉也。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是也。其襄十九年，晉人執邾婁子，亦是諸侯相執，而不錄所歸，蓋即盟祝柯時執之，或即釋之，實無所歸也。○注大夫至別也。○舊疏云：若執大夫，當決於主獄之人耳。若其犯之，但爲小惡，故從外小惡例，不復分別之也。若然，所見之世，錄外小惡，而言從外小惡，不復別之者，正謂時錄之，以見大平之世，諸夏小惡，在治之限，文不盡錄，故得然解。按此不書所歸，是其例也。杜云：晉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注無例至常書。○舊疏云：欲道春秋上下更無大夫相執之義，即是無其比例，不在常書之限。又引舊云：此事所以無歸于以歸之例，正由大夫相執不在當書故也。○注又月至執之。○舊疏云：今而書之，又書其月，詳錄之，與諸侯相執同例者，善爲天子執故也。知諸侯相執例書月者，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正月，晉人執邾婁子之屬是也。皆書月，通義云：三月雖繫執宋仲幾，其實外執大夫例時，按執大夫無例，不得援外執大夫例時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注〕至自乾侯者，非公事齊不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死

于乾侯〔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有癸亥月之二十三日白虎通號篇云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于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諡也○注非公至乾侯○穀梁隱五年傳非隱也注非責也淮南汜論訓而墨子非

之注非譏也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又齊侯唁公于野井又齊侯取運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運二十七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又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是皆事齊不專中去之晉竟

不見容事也

戊辰公卽位〔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戊辰卽位月之二十八日公穀皆言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言須殯而後卽位癸亥去戊辰蓋五日殯期也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注〕据癸亥得入已可

知〔疏〕

注据癸至可知○而以上傳云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今癸亥喪已至國合卽卽位而至戊辰故据以難

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

〔注〕正棺者象旣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

于北牖下浴于中霤飯含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夷于兩楹之間大斂于阼階殯于西階之上祖于

庭葬于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

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卽位。凡喪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

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故也。〔疏〕

穀梁傳。殯然後卽位也。通義云。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

于祖。而左氏說。魯喪殯廟。卽殷法也。喪自外來。當盡始死哀禮。故五日而後殯。其明日卽位。顯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卽位。鄭以爲殯之明日。此亦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也。○注正棺至之禮。○喪大記云。小斂。主人卽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脫髦。括髮以麻。婦人鬢帶麻。于房中。又云。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注。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士喪禮。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士舉。男女奉尸。俛于堂。幘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注。俛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間牀第上也。是則夷於堂在兩楹之間。故何氏以正棺兩楹之間爲象夷堂之節也。曾子問云。君出疆。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非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此云象既小斂。則宜服殯服矣。曾子問又云。入自闕。升自西階。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是此昭公喪自外來。亦宜如是。故先象斂。後後乃塗之。爲未得盡君臣之禮。故此略存其儀節焉。孔氏以此正棺卽爲殯。不毋急遽。曾子問又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此昭公去小斂已遠。自不限此禮也。又雜記云。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轄爲說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室。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轄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爲徹。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俛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違之如賓也。禮記檀弓云。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賓主夾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或以魯殯於兩楹間。爲魯多用殷禮。如牲用白牡之類。亦以意旨也。若然。僖八年左傳。弗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于廟。而正棺于兩楹間者。禮記疏引服虔注云。

不殯于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也。至朝廟時。亦殷周不同。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疏。殷人尙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于祖廟。周則尙文。親雖亡歿。故若猶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及朝廟遂葬。又云。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也。與服意以廟爲殯宮異。然則如鄭意。兩楹間卽廟之楹間。旣夕禮。遷于祖。亦正棺于兩楹之間。或魯用殷禮。亦正棺于廟之兩楹間與。○注禮始至遠也。○校勘記云。北牖。宋本同。閩監。毛本牖作塘。按釋文作北塘。云音容。本又作牖。鄭注禮記。北牖下云。或爲北塘。蓋何注本作北塘。卽鄭所云。或本是也。今公羊注作北牖。則後人從禮記改轉。毛本于改於。非。白虎通崩薨篇。人死必沐浴于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于牖下。沐浴于中霤。飯啗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卽遠也。奪孝子之恩以漸也。按今檀弓無死于牖下二語。禮記坊記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注。遠之。所以崇敬也。按始死于北塘下者。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注。病者恆居北牖下。士喪禮記。寢東首。于北塘下。士喪禮。死于適室。注。疾時處北塘下。彼釋文作庸。云。牆也。張氏譏誤。李氏集釋並同。按彼記上云。北塘下。云。設牀第當牖。則作塘爲是。浚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室在堂後。南有牖。北惟牆。無牖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豳風七月。塞向墜戶。毛傳。向北出牖也。庶人。蕪戶。然則北牖。蓋庶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任氏啟運宮室考云。或以爲室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亦據詩塞向爲說。私室卽謂燕寢也。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有塘無牖。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牖不北矣。胡氏培輩儀禮正義。士昏禮。婦盥饋。席于北塘下。注。塘。牆也。室中北牆。又婦廟見。席于北方。注。北方塘下。是北唯有塘無牖。諸說甚確。論語。伯牛有疾。自牖執其手。皇疏。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寐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皇疏言北壁。足爲北塘之證。實勝賈孔疏。朱子集注作北牖下。亦承疏文之誤。禮記檀弓。坊記。俱有飯於牖下之文。惟室南有牖。北無牖。室內止有一牖。故言牖下。卽知其處。不必分別南北也。浴于中霤者。檀弓云。搢中霤而浴。注。周人浴不搢中霤。以喪大記云。浴水用盆。沃水用攝。沐用瓦盤。爲周制故也。中霤。室中也。故檀弓記曾子之喪。浴于鑿室。爲不合于禮也。士喪禮云。管人汲。不說縮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盥階。不升堂。受潘。養于魯。用

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土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擲用巾。浴用巾。拒用浴衣。溲濯棄于坎。是其事也。飯舍于屬下者。士喪禮云。主人入卽位。商祝襲祭服。椽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栖建於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常屬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戶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白虎通云。所以有飯舍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舍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是也。小斂於戶內者。士喪禮云。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績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積裏。無統。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又云。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尸。反位。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喪大記。凡斂者六人。正義。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夷于兩楹之間。說見上。大斂于阼階者。士喪禮云。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績絞。紵衾。二君。君。祭服。散衣。席。凡三十稱。衽不在算。不必盡用。又云。帷堂。婦人戶東西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商祝作絞衾衣。美者在外。君。不。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又記云。大斂于阼階。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喪大記。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是也。殯於西階之上者。士喪禮。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殯。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記云。既殯。主人脫髦。注。既殯。置銘於殯。復位時也。士喪禮。又云。掘殯見衽。注。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輶。輶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輜。輜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是也。祖于庭者。禮既夕云。俛牀饌于階間。注。俛之言尸也。朝正。柩用此牀。疏。謂柩至祖廟兩楹之間。戶北首之時。乃用此牀。又云。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又云。薦車直東榮。北。注。車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又云。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祖。乃載。注。乃舉柩卸下而載之。李氏如圭云。下柩於階間。載之。褚氏寅亮云。復以軸降自西階。載於車。此時柩仍北首也。既夕。又云。乃祖。注。還柩鄉外。爲行始。是祖

於庭也。白虎通云。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于庭也。乘輜車辭祖。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于庭。葬于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是也。葬于墓者。既夕云。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注於是。脫載除飾。更屬引於絨耳。喪大記。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威。君命毋諱。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既夕又云。乃窆。主人哭踊無算。注。窆。下棺也。是也。飯舍于牖下。毛本屬誤。按。紹熙本不誤。士喪既夕。所載多是士禮。大夫以上。容有異用。有率儀節。均不外是。○注。禮。天至大斂。○白虎通又云。崩。葬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于口上。以俟絕氣。二日之時。尙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通。終不可奈何。故禮士喪經曰。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屬纊于口者。孝子欲生其親也。與何氏所說。惟天子禮異。士喪禮說。陳小斂衣云。厥明。陳衣于房。張氏爾岐儀禮句讀云。厥明者。繼昨日而言。死之第二日也。鄉大夫蓋與士同。下天子諸侯也。士喪禮說。大斂云。厥明。滅燎。陳衣于房。胡氏培輩儀禮正義云。厥明者。小斂之次日。死之第三日也。蓋士并死日數。鄉大夫除死日數。三日大斂也。大斂與殯同日。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是也。○注。夷而至卽位。○士喪禮云。卒斂。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又云。士舉。男女奉尸。俛于堂。主人卽位。踊。髻髮于序東。楊復儀禮圖云。小斂變服有二節。謂主人主婦馮尸後。主人髻髮袒絞帶。婦人髻于室。衆主人免于房。布帶此一節也。奉尸俛于堂。主人拜賓後。卽位。踊。髻髮于序東。此又一節也。又云。爲父母有小異。據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喪大記。主人卽位。髻帶經。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之文也。小記孔疏云。爲母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至尸出堂。子拜賓之時。猶與爲父不異。至拜賓竟。卽堂下位時。爲父猶括髮。髻帶經。以至成服。爲母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髻帶經。以至成服。蓋爲母易括髮爲免。卽在此經。卽位。踊。髻髮于序東時也。曾子問。記君在外。薨。入時。禮云。共殯服。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垂。又云。則子麻。弁。經。疏。衰。苴。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布。弁。如爵。弁。而布。按。殯服者。小斂後未殯前之服。士喪禮云。小斂。苴。經。大鬲。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不改。故鄭如彼注也。何氏特舉經言之。男子重經故也。其首服。彼疏引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

弁。又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凡弔服視主人之服爲節。檀弓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露禡衣。則子游禡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記云。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蓋小斂夷堂一時事。故子游絰而入。明主人時亦絰也。金氏榜禮箋云。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有絰帶。弔者加絰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謂之弁絰。士則易元冠爲素委貌。加絰焉。雜記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是小斂後弔者絰。知主人亦絰。故何云。夷而絰。明小斂後卽夷也。殯而成服。謂大斂後也。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注。既殯之明日。全三日。疏。上厥明滅燦。是三日之朝行大斂之事。今別言三日成服。則除上三日。更加一日。是四日矣。而言三日者。謂除死日數之。爲三日也。又既夕記云。三日絞垂。注。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又云。冠六升。外緹。纓條屬。厭衰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敖繼公曰。云成服者。殯已經帶矣。今復以冠衰之屬足而成之也。按絞垂亦謂主人及大功以上親。其小功總麻。初則絞之。不待三日也。戊辰然後卽位者。癸亥至丁卯五日。大斂次日卽位也。卽位吉服。白虎通爵篇。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又云。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也。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彼本願命康王之誥立義。是大斂後卽殯前吉服。卽位禮畢後。釋冕反喪服。明諸侯之禮亦宜然也。書疏引鄭書注云。王釋冕。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知君臣皆同反服矣。○注凡喪至士杖。○喪服四制云。三日受天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于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注。三日者。死後之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按士三日成服時始杖。據彼二記文。則天子諸侯杖在六斂前。蓋尊卑之差也。喪大記疏云。下文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知君大夫三日者。與士同死後三日也。疏又云。下云。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熊氏

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也。○注童子至故也。○喪服傳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喪服四制云。杖者何也。爵也。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鄭喪服注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非主謂衆子也。喪服傳又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賈疏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也。又云。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爲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扶病。雖無爵。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爲之喪主。衆子雖非爲主。子爲父母致病。是爲輔病也。敖繼公云。傳意蓋謂此杖初爲有爵者居重喪而設。所以優貴者也。其後乃生擔主輔病之義焉。白虎通崩薨篇。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亦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是卽輔病之義也。自虎通又云。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皆本喪服傳也。按喪服小記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一人杖。謂長女也。又如喪大記所載授杖之制。有夫人世婦等在內。則婦人亦有杖。孔氏小記疏。以婦人謂童女也。以彼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則鄭以喪服之婦人皆童女也。賈疏以彼傳童子爲庶童子。謂當室童子則杖。引問喪曰。禮曰。童子不總。惟當室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非。不廔。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直有縗喪。經帶而已。賈疏又云。彼傳疏人爲童子婦人。引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云云。諸君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又云。童子得稱婦人者。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也。與喪服四制孔疏云。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小記疏爲鄭學者。則謂爲童子婦人同。而賈疏引雷次宗。則謂此喪服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喪服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矣。孔疏引賀循亦云。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皆與鄭說異。沈氏彤儀禮小疏云。

童子何以不杖。包女子子言。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謂長女也。則非長女不杖。且有男昆弟主喪者。則女子子皆不杖矣。不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婦人何以不杖。承上文言婦人則成人矣。雖非主而宜杖。故問也。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婦人皆杖。則婦人皆杖者。唯士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杖者。恩皆疏。故曰不能病。楊氏復儀禮圖云。不杖者。蓋婦人不皆杖。非不杖也。金氏榜禮箋云。婦人唯為主者杖。不為主者不杖。以經校之。妻為夫。母為長子。為主而杖者也。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母。不為主。不杖者也。故喪服小記。申其義曰。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明他婦人不為主者不杖矣。又曰。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明主喪者杖。則女子子為父母不杖矣。小記之文。正與喪服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士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衆婦人。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杖者。爵也。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於小記注。謂婦人成人者皆杖。違失經意。胡氏培輩儀禮正義云。此傳鄭無注。細釋傳意。自以成人婦人為是。而沈氏金氏之說尤詳。蓋傳層遞問下。其問童子者。以男子非主皆杖。童子何以不杖。其問婦人者。以童子未成人。非主不杖。婦人已成人。非主何以不杖。此兩問俱跟非主而杖說。下若童子當室而杖。婦人為主而杖。則其義已該於擔主中矣。童子自包女子子在內。若以上句為問童男。下句為問童女。則童男既以稚弱不能病。豈童女又能病乎。此問所不必問者也。賈孔之說失之。

子沈子曰〔疏〕

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引沈子正棺乎兩楹之間曰。然後即位也。即用此傳文。可知即此子沈子。但非穀梁家師。故不冠

以子定君乎國〔注〕定昭公之喪禮於國〔疏〕

注定昭至於國。○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定當讀為正。古字通用。尚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國語齊語。

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並其證也。正君乎國。即所謂正棺於兩楹之間。上文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說其事也。此引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說其理也。穀梁傳曰。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

間。然後即位也。與此傳文雖五異。而義實相同。蓋惟正君乎國。即是正棺於兩楹之間。故以正君乎國爲沈子之言可也。以正棺於兩楹之間爲沈子之言亦可也。古經師口授。但求大旨之無乖。不斤斤於字句間也。孔氏通義。不據穀梁傳讀定爲正。而自爲之說曰。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國。謂穀梁傳與此相反。弟子乖其師說如此。失之甚矣。

然後即位〔疏〕

通義云。此後師別自爲說。謂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也。然穀梁傳云。正君乎國。然後即位。

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均稱沈子語。而與此傳正相反。弟子乖其師說如此。按孔氏非是。何注明云。定昭公之喪禮於國。即穀梁所引沈子曰。正棺于兩楹之間也。定即正義俞氏之說當矣。昭公之喪既正。即於殯前行即位禮。稱君與天子大斂後稱王同也。即位不日。此何以日。〔注〕據即位皆不日。錄乎內也。〔注〕內事詳錄。善得五

日變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即位。故曰主書者重五始也。〔疏〕

通義云。即位不日者。有常日也。今而非常。故錄之也。何言乎有常。正始必

以月之朔。書曰。月正元日。是也。○注內事至變禮。○繁露天道施云。近者詳。遠者略。故內事詳錄也。舊疏云。書月所以得變禮者。癸亥之日。公喪乃至。戊辰之日。然後君即位。象五日殯訖即位之禮。故錄日以明之。言其變而合禮矣。杜云。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亦謂失即位之常日也。按此書日似兼有二義也。○注或說至故日。○穀梁傳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注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注主書至始也。○左傳疏引春秋緯。稱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又云。說公羊者。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即此也。禮記中庸云。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鄭注。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禮記疏引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又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也。是則五始者。元

年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即位也。此則元年也。春也。王也。公即位也。無正月者。微辭也。解詁箋云。本例應追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如桓宣之文。因定哀多微辭。故小變其例。從其實即位之日書之。則祭文顯而微矣。傳所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其說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二十四日。

九月大雩〔注〕定公得立尤喜而不恤民之應。

立煬宮。

煬宮者何〔注〕据十二公無煬公煬公之宮也〔注〕春秋前煬公也〔疏〕

注春秋前煬公也。杜云煬公。

伯禽子也。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會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左疏。諡法。好內忘政曰煬。煬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祭法。鄭注云。魯煬公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疏引世本。煬公伯禽之子。是春秋前也。世本云。煬公徙魯。宋衷曰。今魯國。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疏〕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杜云。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公穀無季氏禱煬公事。要之無論為何。皆在親盡。不宜立者也。立煬宮非禮也〔注〕不日。嫌得禮。故復問立也。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

宮惡愈故不日〔疏〕

舊疏云春秋之例失禮於宗廟例書日故此不日嫌得禮也注言此者正以六年已有此傳今復發之故解云爾按隱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成六年春二月辛

巳立武宮傳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晉爲篡發例書月者大國篡例也立武宮書日爲失禮立宮發例也昭二十三年伊氏立王子朝不發傳從立晉例可知也此不日與立武宮日異故復發傳聞嫌爲得禮異也故也○注不日至不日○舊疏云例既書日而不日者正以當所見之世故也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與向說遠者蓋失禮於鬼神例日故隱五年初獻六羽下何氏云失禮宗廟例日是也若失禮修營宗廟則例書時即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也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楹書月者注云功重於丹楹是也若其失禮始造宗廟者例書日即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所以然者刻楹功重於丹楹猶變例書月況始造宗廟爲費實深甯不日乎通義云昭公之世季孫隱如禱于煬公今立其宮以報之趙汭曰立煬宮不日明事出叛臣又與立武宮不同也按趙氏牽涉左氏孔氏何爲從之煬宮是否季氏所立本傳無文然親盡之廟非所宜立與武宮同而不日殊其爲所見世所聞世之別明甚定哀多微辭諱之愈甚譏之愈深也

冬十月實霜殺菽〔疏〕

差繆略云叔公羊作菽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左氏初刻作叔磨改作菽石經穀梁作菽左傳釋文正作叔云本或作菽說文作未校勘記監本冬字空缺

何以書記異也〔注〕菽大豆時猶殺菽不殺他物故爲異〔疏〕

注菽大豆○詩小雅采菽云采菽采菽箋菽大豆也左傳成十八年

云不能辨菽麥注菽大豆也左傳此經疏云菽者大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五行志注師古曰菽大豆也○注時猶至爲異○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猶作獨解云知獨殺菽不殺他物者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猶亦作獨舊疏云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實霜不舉穀名傳云記災也即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是也此則但傷一穀既不成災故謂之異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注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注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

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非公羊義。

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注〕据無麥苗以災書。〔疏〕

注据無至災書。○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何以書。

記災也。是也。舊疏云。向解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實霜。不舉穀名。何故。莊七年經云。無麥苗者。彼傳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水旱螟蟲。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舉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故也。然則一災不書。今此書者。示以早當誅季氏。故不得不錄也。俞氏懋公羊平議。以傳文菽為衍文。蓋無麥苗以災書。則此實霜。殺菽亦當以災書。而傳乃曰。記異也。故弟子問曰。此災也。曷為以異書。亦通。

異大乎災也。〔注〕異者所以為

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

類。為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為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

誅季氏。〔疏〕

注異者至罰也。○隱三年傳注云。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是則先事而至。人君可以為戒。若其變改。則不害人物。若災。則害事已見。無及變更。故君子重異不重災也。

故詩疏引洪範五行傳。及鄭駁異義。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異為非常。上天垂象。教先乎殺。故為教化。災已害物。譴罰已及。故為刑罰也。繁露必仁且智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蓋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為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是異為人戒義也。五行傳又曰。害物為災。不害物為異。災散於已。至。異戒於未。

來。未來者可追。已至者無及。故君子視不害物大於異物也。說苑政理云。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勝之。勝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于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注周十至殺菽。○說文。未。豆也。荅。小豆也。淮南子墜形訓。菽夏生冬死。農桑輯要引四民月令云。杏花盛。桑椹赤。可種大豆。四月時雨降。可種大小豆。又引汜勝之書曰。三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當可種則種。菽有早晚。南方早者六月可穫。晚者亦至冬令也。詩小雅小明云。歲聿云莫。采蕭穫菽。是夏正之八月。非穫菽時。而爲微霜所殺。故爲異也。○注菽者。至象也。○舊疏云。菽爲第三之稱。故爲少類。季氏於叔孟爲弟。亦是少之義。故得爲其象。菽雖第三。爲稼最強。季氏雖幼。疆於叔孟。故曰。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之象也。按說文。未。象豆生之形。未於五穀中。莖植最低。故叔季之字。从未。廣雅釋詁。叔。少也。古多聲義相兼也。故菽亦作叔。禮記檀弓。啜菽飲水。盡其歡。三公山碑。叔粟如火。是也。古微書春秋考異郵云。菽者稼最強。五行志云。菽。草之難殺者也。又引董仲舒說亦云。菽。草之彊者也。○注是時。至季氏。○五行志中之下云。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出。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三十二年。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乘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菽。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本穀梁爲說。志又云。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何氏之意。本此。韓非子七術篇必罰云。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刑棄灰。法。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按韓非當斥此。實霜殺菽言。故下云。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御覽引考異郵云。定公卽位。隕霜不殺菽。菽者稼最強。季氏之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吳嘉禾三年九月。隕霜殺穀。說者謂誅罰不由君出。政在臣下。是時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石顯用事。永光元年九月。隕霜殺稼。同應。定元年十月。乃夏之八月。而隕霜殺菽。較漢吳在九月。更早一月。而菽乃穀之尤勁者。而能殺之。則稼與菽更不足言矣。蓋石呂後皆復誅。而魯自襄昭以後。三家四分公室。定公受國。季氏爲寄食之君。其後哀公客死於外。故當定卽

位之後。夏之八月。卽有隕霜之異。君弱臣強之象也。舊疏云。何氏以爲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旣爲昭公之子。而喜於得位者。正以父見放。逐薨於乾侯。譬人秉政。有年歲矣。忘其恥辱。欲求福於淫祀。天怪其所爲。故示之戒也。又引舊疏云。定公爲昭公弟。立非其次。是以喜之。而謂昭公爲父者。臣子一例故也。

公羊義疏六十九

定二年
盡四年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無壬辰四月之二十七日。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注〕据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不但問及者方於下及聞其文問之。

故先俱張本於上〔疏〕

注据桓至言及○即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是也○注不但至於上○校勘記云鄂本問作問此誤言傳文不但問及者何而連言雉門及兩觀災問也爲下方復問曷爲雉門災及兩觀故

先於此俱問張本於上也。

兩觀微也〔注〕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主觀爲其飾故微也〔疏〕

注雉門至微也○禮記明

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注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正義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云云是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也彼傳不及雉門者舊疏云天子諸侯皆有雉門但形制殊耳按諸侯三門他國不聞有雉門或唯魯有而又制如應門故爲天子制也史記魯世家楊公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又作夷雉字古文作𠄎雉亦與夷通左傳昭十七年服注雉者夷也又漢書楊雄傳注引服虔云雉夷聲相近爾雅釋詁樊光注雉

夷也是也。古微書引感精符云。雉之爲言弟也。故弟闕門卽雉闕門也。蓋卽觀也。周禮闕人注。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元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疏。元謂雉門爲三門者。破先鄭雉門爲二。必知雉門爲中門者。凡諸侯三門。有皋。應。路。詩云。乃立皋門。皋門有亢。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路。故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則庫門向外兼皋門矣。又云。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向內兼應門矣。旣言庫門向外兼皋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天子五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按毛氏大雅縣傳云。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蓋皋應本太王爲諸侯之門。文王增爲天子之制。諸侯不得更有皋應之名。故魯唯庫雉路也。江氏永鄉黨圖考云。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朱子又云。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此爲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皋應者。皆非。江氏又云。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僣天子之皋。雉門。僣天子之應耳。非謂唯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檀弓言庫門者。四除魯莊公旣葬而經不入庫門之外。言君復於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爲魯記也。禮器言釋之於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爲衛莊公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按諸侯之門。或路門同爾。魯有雉門者。正以有兩觀故。通典引三禮義宗云。雉門。雉。施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象魏。故以施政教爲名。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闕是也。他國無兩觀。中門未必名雉。則大門不必如魯有庫門也。魯有庫門。或因魯有大庭氏之庫得名。其檀弓所記。多是魯諸儒假魯事以明經制。不必他國皆然。家語多王肅私竄。不可據焉。戴氏震三朝三門考云。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作體合。朝與門無虛設也。王氏塗鄉黨正義云。戴氏謂天子亦三門。與宋劉氏敵之說同。旣以爲三門。則皋門卽庫門。雉門卽應門。亦可通名。故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

內是指王朝也。戴氏以爲據魯以合於天子，殆非也。作雉解，路寢明堂，咸有庫臺，庫門，臺門，即雉門，是天子亦得稱庫雉也。考工記匠人云：廟門容大，局七個，闔門容小，局參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徹，參個。注云：大局，牛鼎之局，長三尺，每局爲一個，七個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闔，小局，躡鼎之局，長二尺，參個六尺，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個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個二丈四尺，雉氏循羣經宮室圖說，路門爲人君視朝之地，宜廣於諸門，不應小至一丈六尺五寸，視應門三之二也。以考工記門堂門室注參之，東西當得三十步，而兩室與門各居其一，則中亦十步也，一步六尺，則十步爲六丈矣，然古尺比今尺爲短，如注言一丈六尺五寸，得今九尺，則與記文不容之言不合，而雉氏所言亦太侈，劉氏寶楠論語正義云：細釋記文，但謂以乘車五個略狹，故曰不容車耳，乘車五個三丈三尺，度以今尺爲二丈強，而路門稍狹，則爲二丈內外矣，記又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阿，棟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疏謂門之屋兩下，爲其脊高五丈，不著門丈之制，又此皆爲天子言之，若諸侯宮廟之門，其高廣經無明文，然必當殺於天子，王氏鑿引迮氏愛蓮曰：據鄭氏說，諸侯三門，其高與天子同，其廣路門丈六尺五寸，雉門二丈四尺，皋門之廣與應門同，諸侯之庫雉亦與天子同，其說合理，殆非是也，門爲主，觀爲其飾者，釋名釋宮室云：闔在兩旁，中間闕然爲道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明別尊卑也，崔豹古今注云：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雲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然闕止在雉門旁，崔謂每門皆有於禮乖也，元和郡縣志：兩觀在縣東南五十步，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即孔子戮少正卯處是也，穀梁桓三年，禮，逆女，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或謂即此，然諸母並不得出路門也，恐非指是，左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子闕，西辟，樂備，疏引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是有兩觀則東西有兩宮室，可設享而舞樂，不止門上作臺也，按觀與闕似是一處而二物，詳昭二十五年義疏，雉門爲正，兩觀在門旁瞻觀之物，故以兩觀爲微，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注〕據下新作雉門

及兩觀先言作者。主災者兩觀也。〔注〕時災從兩觀起。〔疏〕

注時災從兩觀起。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

注始災者兩觀也。通義云實兩觀災。延及雉門。非雉門災延及兩觀。

時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注〕据欲使言兩觀災及雉門。

若言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作主災者兩觀。諸本皆誤作時。孫志祖云。左傳疏引作主。按紹熙本作主。不誤。○注据欲至孔父。○見桓二年。正以兩

觀先災。宜書兩觀災及雉門也。

不以微及大也。〔疏〕

穀梁傳。先言雉門。尊尊也。注。欲言兩觀災及雉門。則卑不可以及尊。災不從雉門起。故不得言雉門災及兩觀。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也。鄭嗣曰。欲以

兩觀親災。則經宜言兩觀災及雉門。雉門尊。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矣。通義云。兩觀先災。而後言之。稱言有序。猶孔父先死。而曰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也。若然。仲子以微不言及兩觀。又以微言及者。言及而後其微見者。加及以絕之也。不待言及而其微見者。不加及以絕之也。何以書。〔注〕不復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以書者。上已問雉

門及兩觀災。故但言何以書。〔疏〕

注不復至以書。○舊疏云。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傳云。武氏子來求。傳何以書。注云。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說二事。不問求。傳又七年城中。傳云。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云。上言中丘者何。指問邑也。欲因其何以書。嫌但問書中丘。故復言城中丘何以書也。僖二十年傳云。西宮災。何以書。然則彼三傳文皆舉句而問之。今此不嫌不以微及大何以書。而不舉句問之者。正以上傳已云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不能復重言之。故省文也。記災也。〔注〕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為

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

在春秋中猶不書〔疏〕

注此本至云爾○見昭二十五年穀梁疏引劉向云雉門天子之門而今魯過制故致天災也五行志上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

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暴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何氏劉氏皆以魯雉門為僭天子皆與漢志所載董劉說合是公毅義同惟此傳云記災不云記異董劉說及受女樂事在後與傳例不合○注立雉至不書○隱五年初獻六羽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此義與彼同解詁箋云傳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此因災見且以張王文猶郊禘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注〕据俱一門兩觀如故常〔疏〕

通義云据新廷廢不言作○注据俱至故常○莊二十九年傳云有所增益曰作此仍故常無所增益而

言作故据以難脩大也〔注〕天災之當減省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

〔疏〕

毛本脩作修。○注天災至大也。○繁露王道云。作雉門及兩觀。譏驕溢不恤下也。驕溢即脩之義。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俱與何氏有所增益。曰作義合。彼注又云。繕故曰新。此言新作。蓋有舊而又增大之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亦以其奢。秦不奉古制。惡之也。

脩舊不書。此何以書。〔注〕据西宮災復脩不書。〔疏〕

注据西宮不書

○見僖二十年西宮災。復脩以理度知也。

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亦

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月者久也。當即脩之如諸侯禮。〔疏〕

注務勉也。○呂覽士節云。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又聽言云。不可

不務也。高注並云。務勉也。荀子宮國云。儻然要時務民。注務勉強也。○注不務至辭也。○舊疏云。即文十三年傳。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何氏云。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然則此文不務公室者。亦可見魯人簡忽。五月有災。十月乃作之義。故云亦可施於久不脩也。校勘記出亦可施于久不脩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于作於。下同。作於是。按主人習其辭而聞其傳。則但責其久不脩。其實則責其僭天子不務如公室也。故爲微辭也。通義云。譏季氏當國。不勉務公室之事。朝闕重地。被災彌五月。然後脩之。魯雉門如天子應門。而兩觀尤非諸侯之法。春秋雖若以譏久不脩書。其僭已據事直見矣。所謂微辭也。○注月者至侯禮。○舊疏云。正以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廡。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皆書時。此特月者。譏其久不脩也。舊云。如天子之門大。不可即成。故月以久之。按。舊說是也。時魯宜因陋就簡。及時脩治。今乃務爲驕溢。工作繁多。曠日持久。故書月以起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讎。外不見答於晉。故危之。〔疏〕

注月者至危之○正以凡朝例時。此月故解之。書月爲危者。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注如楚書月者。危公朝夷狄之屬是也。而僖十年注云。故如京師則月榮之。如齊晉則月安之者。美惡不嫌同辭故也。知不見荅於晉者。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又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皆書公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不見荅之辭。此與彼文同故也。內有季氏疆臣。外不見荅盟主。故爲危。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月。磨改作二月。解云。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按此則當從唐石經原刻。包氏慎言云。三月有辛卯。月之朔日。春秋杜氏釋

例長歷。定公三年甲午二月。癸亥朔。辛卯二十九日。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注〕後相犯時者。諱公使大夫盟。又未踰年君薄父子之

恩。故爲易辭。使若義結善事。〔疏〕

釋文。枝。二傳作拔。校勘記云。枝。唐石經諸本同。按。枝當爲拔。字之誤也。如公孫拔之誤。爲公孫枝。按。枝與拔字形相近。易混。漢書地理志。北海郡下樂都云。侯國。莽

曰。拔壘。一作杖。一作枝。又荀子疆國云。拔戟加乎首。注。拔。或作枝。是也。左傳校勘記。顧炎武云。石經拔誤枝。按。石經此處殘缺。炎武所據乃補刻本。杜云。拔地闕。左傳作郟。杜云。郟卽拔也。大事表云。當在今兗州府嶧陽縣境。○注後相至善事。○會盟之例。大

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此後相犯不信明即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之屬是也今而書時為大信辭故解之閔二年注君臣無相適之道故大夫不敵君莊九年注鄰國之臣猶吾臣也此公使大夫盟諸侯非禮又邾婁子穿卒於三月冬會其孤又失禮故皆為諱作易辭也易者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倏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是也通義云不月者入春秋來邾婁數伐我邊鄙內亦亟取其邑唯終定公之世二國修禮未嘗相犯故特大信辭也義亦通又云未踰年稱爵者與其所可與譏其所可譏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無癸巳據歷三月之九日正月之八日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

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拘不書者惡蔡侯

吝一裘而見拘執故匹夫之執歸不書者從執例〔疏〕

左傳疏引土地名云召陵楚地舊疏云上文二月陳侯吳卒下之六月葬陳惠公然則其父未葬宜稱子

某而言陳子僖九年宋子之下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然則今此陳子亦然但從宋子省文故不復注之○注月而至兵也○正以侵伐例時此月若其舉重宜云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侵楚不言于召陵也而今會侵並舉是

書月又不舉重。故解之。善錄其行義兵者。僖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以下伐齊。注。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此與同也。舊疏云。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以下。侵蔡。何氏云。月者。善義兵也。然則彼亦是義兵。而舉重者。正以彼下經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云。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則以下有喜服楚之文。爲義兵可知。是以不勞具錄也。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于侈。伐鄭。彼注云。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也。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爲桓伐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也。按。詳錄多爲善辭。所謂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是也。此書月。已爲義兵錄。復以蔡昭見執。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又詳錄所會地。著其善也。蓋侵伐書月。不必皆錄義兵。如莊十年二月。公侵宋。書月爲危。僖四年冬十有二月。公孫慈會齊人以下。侵陳。書月爲刺。下六年二月。公侵鄭。八年春王正月二月。比侵齊。爲危。莊三年正月。朔會齊師伐衛。書月爲惡。齊魯是不皆爲義兵錄。故此復不舉重以起之也。拘蔡昭公者。卽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是其事也。○注。拘不至夫之。○僖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之屬。皆書執。此不書。故解之。匹夫之者。舊疏云。所以不直言賤之。而言匹夫之者。以楚人執良霄之屬。大夫猶書。今反不書。賤於大夫。故言匹夫之。○注。執歸至執例。○舊疏云。卽僖二十一年注云。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尙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爲錄也。是其被執而歸不書之義。今此。蔡侯之執。經雖不書。其實見執。故得從其例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注〕爲不會召陵故也。不舉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

危懼之爲定公戒也〔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庚辰月之二十六日。校勘記出公孫歸姓。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公孫歸姓。二傳無歸字。姓音生。按昭二十三年注作歸生。疏引此經同。左氏釋文作公孫生。云本

又作姓。按姓生通。昭元年會于鍼。三傳皆作公孫歸生。左穀此經蓋脫也。○注爲不至故也。○舊疏云。召陵之會。蔡爲謀首。召陵之經。不見沈子。而今滅之。故知義然也。○注不舉至位也。○襄六年。齊人滅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常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彼萊君死位。故但舉滅國爲重。今欲責沈子不死位。故并書以歸殺之也。○注日者至戒也。○正以滅例月。此日故解之。定哀滅例日者。舊疏云。定哀之時。文致大平。若有相滅。爲罪已重。故皆書日。以詳其惡。卽此經及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遨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之屬是也。又云。旣言定哀滅例日。乃是滅爲例矣。而又言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者。欲道哀公之篇。若有相滅。例合日。按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故舊疏謂欲見他義者。容不書之。是也。舊疏又云。哀公之篇。更無書滅之經。而知例日者。正以文承定公之下。定公猶日。則哀公明矣。定公承黜君之後。偏有危懼。是以有滅則書日。哀公無此義。故諱其滅以沒不救同。姓之罪。但知例合書其日。故何氏云焉。按定哀滅例日。何氏此語。必有所受。故據以爲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注〕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爲季氏所逐。定公初卽位。

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褒

與信辭。〔疏〕

釋文。浩油。二傳作皋鮑。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九經古義云。驪鐵論作語鮑。爾雅釋訓。皋皋。瑁瑁。樊光本作浩浩。按驪鐵論見和親篇。桓寬多用公羊說。或亦公羊異本也。惠氏棟云。古讀皋爲浩。鮑爲由。皋浩同部。

油颺皆从由聲故也。大事表云：鄭氏曰：鄭地城皋也。杜注：繁昌縣東北有成皋亭。今在許州府臨潁縣界。按在臨潁者近是。水經注：潁水篇：潁水又東南逕皋城北。即古皋城亭矣。春秋書公及諸侯盟于皋颺者也。皋澤字相似。名與字乖耳。一統志：城皋亭在許州府臨潁縣南。定四年盟于皋颺。即此地是也。○注再言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僖五年夏公及齊侯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九年夏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之屬。皆不再言公。今此再言公。故於此解之。昭公數如晉不見荅者。即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是數如晉之文也。不見晉人來聘之經。故云不見荅也。卒為季氏所逐者。即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也。而再言公。故知其喜。似若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之類。注云：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義亦通於此。按上年公如晉亦至河乃復。此得與諸侯盟。故尤喜錄之。鹽鐵論和親云：春秋存君在楚。諸颺之會。書公殆夷狄也。三者合書。諸侯例也。但葵丘重丘之等不書公。及今再言公。即與會于宋再言豹同意。故知是殆之也。按春秋於中國勝楚事俱有善辭。故下經伯莒之戰。吳進稱子。此突為殆諸侯。與全經例乖。○注後楚至信辭。○鄂本復作寢。即下經楚人圍蔡是也。下傳云：夷狄也。而憂中國。又曰：蔡請救于吳。明在會諸侯無救之者。故無救文也。宜書日而書月。為小信辭者。正以諸侯能翕然疾楚。故猶與之也。

杞伯戊卒于會〔注〕不日與盟同日〔疏〕

釋文：戊音茂。又音恤。二傳作成。按戊戌成三字混。未知孰是。史記杞世家：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與二傳同。校勘記云：戊。唐石經諸

本同。○注不日與盟同日。○舊疏云：考諸古本。日亦有作月者。若作日字。宜云：所見之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即上言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之文是也。今不日者。正以與盟同日。文不可施故也。何者。若言五月甲子。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

則嫌上會非信辭。若言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與盟別日。是以進退不得日也。若作月字。宜云所見之世。雖例書日。若有內行失。亦但月之。即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何氏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之世。貴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貴之。見其義是也。今杞伯亦有內小失。宜合書月。而不書月。正以與盟同月故也。通義云。不日者。與益姑同義。蓋用古本為說。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疏〕

大事表云。在今南陽府葉縣西。應劭以漢華容縣為許所遷之容城。非也。定四年許遷。後二年鄭即滅。未嘗滅。或云楚復封之。則不可考其何地矣。方輿紀要云。容城在荊州監利縣東五里。應劭以為楚遷許之容城。沈氏欽韓云。其地當在南陽府。或曰葉縣西。蓋本顧氏棟高說。水經注夏水篇。又東過華容縣南。縣故容城矣。春秋許遷于容城。是也。北臨中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按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即析也。在今南陽府之內鄉。鄭許世仇。許避鄭患。豈有復遷葉縣之理。葉去鄭近於白羽也。則應劭謂在華容者。近是。楚新復國。鄭承其敝滅許。鄭去之後。許仍復封。故哀元年得見于經。故水經注同也。應說

秋七月公至自會〔注〕月者為下劉卷卒。月者重錄恩〔疏〕

注月者至卷卒。舊疏云。春秋之義。致公例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也。若其

有危。乃合書月。即下八年三月。公至自侵齊之屬是也。今此上會有義兵之錄。上盟有信辭之美。又再言公為喜文。則知公於時無危事。而有七月。故知月為下事爾。若然。桓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何氏云。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

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似月爲善者。正以桓是篡賊。動作有危。而能疾篡脫危而至。故致之。何氏彼注。必言此者。欲對桓元年垂會之注云。不致之者。爲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以此言之。則桓十六年注云。以致復加月。仍是危文。但善其比行義。故能脫危而至。與此仍不妨矣。○注月者。重錄恩。○此解劉卷卒書月義也。舊疏云。大夫之卒。宜又降于微國之君。但合書時而已。而書月者。正以新奉王命。主會于召陵。於魯有恩。故重而錄之。故云月者。重錄恩也。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注〕劉卷卽上會

劉子。我主之者。因上王魯文王之張義也。卒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

之。屈於天子也。不日者。此尹氏以天子喪爲主重也。此卷主會輕。故不日。〔疏〕

通義云。我主之者。蓋劉子反自召陵。避疾

道卒。魯人爲之辯護。其喪事與按。劉子會召陵伐楚。由楚返周。不入魯竟。魯無爲辯護喪事。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竇內諸侯也。非列士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則公羊義亦當然。○注劉卷至義也。○校勘記出。因上王魯文王之云。闕本作故主之。是也。此作王之。誤。監毛本。故亦作文。上屬與疏合。主之作王之。同誤。舊疏云。正以召陵之經。劉子爲首。今而書卒。故知一人也。不然。大夫之卒。例則不書。劉卷何事獨錄見也。今而書見。明有恩於魯。傳曰。我主之。亦其一隅矣。又云。劉子天子之

夫奉天子之命致諸侯於召陵。主會明矣。此傳宜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主我也。而云我主之者。正以春秋王魯。因魯之文。故言我主之。不言主我也。言張義者。欲張魯君爲王之義。○注卒者至禮也。○舊疏云。若主會有恩禮。卽違例書卒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成十六年十七年之時。數有公會。尹子單子之文。而皆不卒。言卒等有恩。當論遠近。蓋在主會之年卒者。恩而錄之。若期外者。當從恩殺略之。是以尹子單子之徒。不見卒文。若奔喪主我。使來會葬之屬。其恩差重。三年之外。方始略之。卽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彼注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償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明當有恩禮。又文三年。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彼注云。王子虎卽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尹氏卒在期內。舊疏述之者。爲亦當在加隆之例。其卒若在期外。亦宜恩錄也。○注言劉至天子。○舊疏云。襄十五年劉夏之下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今此劉卷。乃是圻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不言劉子卷卒。從諸侯之例。而言劉卷。其但字者。正欲起大夫卒之屈於天子故也。通義云。劉斂曰。何以不言爵。圻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解詁箋云。著劉者。明天子大夫得世祿。去子者。明爵不得世也。按劉卷之本國與爵不可考。其是否劉夏之後。亦不可定。要皆外諸侯而食采於劉者也。左氏家以爲夏後者。公羊所不取。○注不日至不日。○正以尹氏卒。書辛卯。故解之。舊疏云。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注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然則尹氏之主諸侯。由其在期內。故日之。今此劉卷之主諸侯。亦在期內。而不日者。正以尹氏之主諸侯。乃是天王崩。償贊隱公。其恩重。劉卷之主諸侯。乃在召陵之會。故不書日。見其輕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注〕囊瓦稱人者。楚爲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

〔疏〕

注囊瓦至伐之。○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稱爵。此稱人。故解之。知人爲囊瓦者。以下傳云。使囊瓦將而伐蔡也。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

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是其事也。○注故貶至於圍。○隱二年注。凡書兵者。正不得也。故圍亦有罪。但不爲其惡。此囊瓦貶稱人。故罪重於圍也。繁露王道云。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疏〕

釋文。圉。左氏作圍。虞本或作吳。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作孔圍。虞字缺。穀梁同左氏。說文。口部。圍。守之也。牽部。圍。罔。所以拘罪人。圍。罔。聲義皆。

同也。漢書地理志。天水郡冀。禹貢朱圉山在縣南。師古曰。罔。讀與圍同。隸釋。堯廟碑。鞞。鞞。祝罔。大饗碑。下及陪。罔。皆段罔爲罔也。

葬劉文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注〕其實以主我恩錄之。故云爾。舉采者。禮。諸

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

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稱公者。明本諸侯也。〔疏〕注其實至云爾。○正以傳

云我主實劉卷主會爲主我也。通義云：明內有恩禮當錄之。○注舉采至其子。○白虎通京師云：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否？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佐，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兩家采，則謂更受采地於京師也。公羊禮說云：采有二，始封之時，則有采地，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其始封所受者，書大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紀季以鄒入于齊，鄒卽紀之采也。此國滅而采不滅之證。其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者，詩所謂還予授子之粲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是也。按諸侯受采京師之制，亦有二，有受而傳之子孫者，此注所云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是也。召公封燕，仍爲大保，周公封魯，別子仍爲周大夫，其圻內采地，子孫世守，故春秋周有召伯周公也。一則入爲大夫時有采地，沒後仍歸采地于王朝，其子襲本爵如故。王制所云：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云：大夫不世爵。注：謂圻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但守其祿位而已，不得據有其地。故衛武公齊丁公並入爲卿士，不聞有子孫世守采地于京師也。卽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當亦有采地。故鄭風緇衣有授子之粲語，其子孫亦不聞世有采地于周也。明卿士於王室有館舍，於圻內有采祿矣。又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其命數仍如其本國。故詩王風大車云：毳衣如綈，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蓋天子大夫四命出封始加一等，不得服毳冕。諸侯入爲大夫者，本爵故尊，直以入仕爲榮，不得加其命數。故詩疏引鄭志蒼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也。其采地所在，則周禮載師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鄭以卿之采地在小都，去王城四百里，公之采地在大都，去王城五百里也。陳氏免毛詩傳疏以尙書大傳所記采地爲湯沐邑，非大傳明云：子孫雖有辜黜，其采地不黜，子孫世守之，不得遠至京師也。韓詩外傳亦有是語。○注時劉至義也。○漢書毋將隆傳：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以褒有德，是則諸侯入仕爲褒，故錄劉卷不以故國爲善辭。又書葬以起廢，以功益封也。○注稱公至侯也。○正以春秋五等之爵，葬皆稱公，故劉卷稱公，明本諸侯也。蔡邕議：按古之以子配者，魯之季文子。

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曰。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按。何以本諸侯。故稱公。蔡以其尊同。故稱公。二義並通。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庚午。月之二十日。

伯莒。左氏作柏舉。穀梁作伯舉。伯柏莒舉音義通。杜云。柏舉。楚地。水經注江水篇。江水又東。逕上磧北。山名也。仲雍謂之大小竹磧。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又云。舉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南對舉洲。左傳定公四年。吳楚戰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江夏有沮水。或作舉。疑即此也。於漢為邾。屬江夏郡。元和郡縣志。龜頭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十里。舉水之所出。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此。方輿紀要。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吳楚陳于柏莒。蓋合柏山舉水而名。一統志。舉水源出麻城縣東北黃蘗山。西南流。入黃岡縣西三十里入江。在麻城名岐亭河。入黃岡縣界。謂之舊州河。其入江處謂之三江口。大事表云。名勝志云。湖廣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縣東南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因柏山舉水而得。今案傳文。子常濟漢。自小別至于大別。又三戰而陳于柏舉。是在漢之東北。其地應在麻城縣境也。

吳何以稱子。〔注〕据滅徐稱國。〔疏〕

注据滅徐稱國。○即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

夷狄也。而憂中國。

〔注〕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為蔡故也。與桓十四年同。〔疏〕

注言子起憂中國。○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

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繁露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為禮。至於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白虎通號篇云。蔡侯無罪。而拘于楚。吳有憂中國心。與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注言以至年同。○桓十四年

冬。宋人以齊人以下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借人之力以救己之亡。既不能左右之。又不能行其意。如楚人圍蔡。蔡方望救于吳。焉敢以吳而柏舉之戰。春秋亦書以者。蓋憫蔡之危。善吳之救。吳之謀楚也。數十年矣。伍員謀于前。宰嚭謀于後。然則柏舉之戰。吳之志也。名為救蔡。吳實主兵。而春秋特書蔡侯以吳子者。蔡無罪而楚圍之。吳能救之。蓋惡楚而進吳也。按春秋進吳。閔中國也。楚自熊通僭號。浚轅諸夏。二百餘年。桓文亦特小挫其鋒。吳能假救蔡入其都。滅其國。實足以張王法。雖其志不必尊王。春秋即攘夷大之。亦重義不重事之意也。

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疏〕

新序九云。楚平

王殺伍子胥之父。史記楚世家。無忌諱。太子建於王。平王囚其傅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子尚。左傳亦具有其事。挾弓而去楚。〔注〕挾弓者。懷格意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

弓。〔疏〕

注挾弓至意也。○穀梁傳。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闥廬。新序云。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闥廬。釋名釋姿容云。挾夾也。在旁也。越絕書。吳內傳云。吳憂申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闥廬。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

光傳云。楚遣使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是即懷格意也。舊疏云。格猶拒也。謂若君使追之時。已即懷拒之意。故曰挾弓者懷格意也。若似今人謂不順之處為格化之類也。或云。格來也。言所以挾弓者。懷欲到來復仇之意。按來意不明。訓拒是也。○注禮。天至盧弓。○蓋。禮文也。舊疏云。古禮無文。則禮緯亦無是語。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云。敦音彫。正義。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曰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云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孟子萬章篇。張旃。趙注。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音義云。張。都禮切。

丁音彫。云義與殫同。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氏周皆訓至。說文車部。輦抵也。鄭氏士喪禮注。輶輦也。輦輦字同。輶之爲抵。猶彫之爲砥矣。說文殫。畫弓也。卽詩之敦弓。此之雕弓也。段云。雕弓者。蓋五采畫之。凡經傳言彫。有謂刻鏤者。如玉謂之彫。金謂之鏤。禮記玉豆彫篋。論語朽木不可彫。是也。有謂繪畫者。卽此雕弓是也。多部曰。彫。琢文也。古繪畫與刻畫無二字。諸侯彤弓。則天子當五采。石鼓詩有秀弓。秀卽繡。五采備。謂之繡。或曰。天子之弓。但刻畫爲文也。東京賦。彫弓斯毅。薛注。彫弓。謂有刻畫也。殫與雕語之轉。敦弓者。殫之假借字。詩禮又段敦爲之。敦殫可讀如白。不得竟讀彫也。孟子作弧。亦雙聲。又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注。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鬚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郭璞曰。雕。畫也。然則天子畫弓。其來尙矣。諸侯彤弓者。詩小雅。彤弓昭兮。毛傳。朱弓也。以講德習射。書文侯之命云。彤弓一。彤矢百。是也。嬰弓者。釋文云。見司馬法。段云。嬰卽江賦之櫻字。蓋朱黑相間而嬰繞也。虛弓卽旅弓。黑弓也。文侯之命云。旅弓一。旅矢百。是也。荀子大略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黑弓卽此之虛弓也。

以干闔廬。〔注〕不待禮見曰干。欲因闔廬以復讎。闔廬曰。士之甚。〔注〕

言其以賢士之甚。〔疏〕穀梁傳。闔廬曰。大之甚。注。子胥匹夫。乃欲復仇於國君。其孝甚大。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士當士。是其證也。大之甚。譌作士之甚。何氏因曲爲之說。於義終不安也。按越絕書吳內傳亦云。闔廬曰。士之甚。與公羊同。蓋士之者。猶言人之也。言其誠足爲士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亦此義。故何云言其以賢士之甚也。

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

〔注〕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而以匹夫興師討諸侯。則不免爲亂。〔疏〕繁露王道云。諸侯不得爲匹夫。

興師越絕書荆平王內傳云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衆固廬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與師又吳內傳云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說苑至公篇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與師復仇于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與師○注則不免爲亂○鄂本爲作於紹熙本亦作於

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

是止〔疏〕

說苑至公篇亦載子胥曰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仇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此與何氏上注其義可得因公託私義相足越絕書吳內傳亦云虧君之行

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穀梁傳爲是欲與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弗爲也意謂若爲匹夫與師不免於亂是爲陷君於不義也通義云言若使君爲匹夫與師則是虧君之義是也 蔡

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

歸之〔疏〕

穀梁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焉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行歸新序云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后歸之史記蔡世家昭侯十年朝楚

昭侯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越絕書吳內傳云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卽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上三年左傳云蔡

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三傳所記大同易林泰之恆云蔡侯適楚留連江濱踰日歷月思其后君是也宣十二年傳南郢之與鄭注云南郢楚都范注同 於

是歸焉用事乎河〔注〕時北如晉請伐楚因濟河〔疏〕

毛本事誤是經傳釋詞云焉猶也用事猶禮器所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之事也○注時

北至濟河○正以蔡侯由楚返蔡。不渡河也。管蔡世家。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何氏所本。穀梁傳。歸乃用事乎漢。左傳云。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六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新序云。昭公濟漢水。沈璧曰。云云。皆作漢。蓋皆可通。傳者不一。紀載或殊也。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

怒〔注〕見侵後聞蔡有此言而怒。〔疏〕

新序亦云。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楚人聞之。怒。越絕書。吳內傳云。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爲前列。穀梁傳。苟諸

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前列猶前驅也。左傳昭二十九年。實列授氏。疏。列。謂行列。謂先啟行也。故在內蕃衛者爲內列。周禮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是也。○注見侵至而怒。○以上經楚人圍蔡在侵楚後故。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疏〕

卽上經楚人圍蔡是也。舊疏云。圍而言伐。舉總名故也。新序云。於是興師伐蔡。管蔡世家。楚怒。攻蔡。越絕書。楚聞之。使囊瓦興

師伐蔡。穀梁傳。爲是興師而伐蔡。

蔡請救於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

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注〕猶曰。若是時可興師矣。激發初欲興師意。〔疏〕

左傳。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

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穀梁傳。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越絕書。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圍廬曰。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心。意者。時可矣。新序云。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注猶曰。至師意。○詩秦風。駟鐵。奉時辰牡。傳。時是也。大雅。生民。時維姜嫄。箋。時是也。爾雅。釋詁。時是也。按。若猶此也。單言之。則曰。若。連言之。則曰。若此。通義云。若時。言如

此時也。荀子儒教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若義信乎人矣。彼此若卽此若時也。初欲興師意，卽上傳闔廬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也。

於是興師而救蔡〔注〕不書

與子胥俱者，舉君爲重，子胥不見於經，得爲善者，以吳義文得成之也。雖不舉子胥，爲非懷惡而

討不義，君子不得不與也。〔疏〕

穀梁傳爲是興師而伐楚。越絕書闔廬於是使子胥興師救蔡而伐楚。荆平王內傳又云：其後荆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卽使子胥救蔡而伐荆。新序云：於是興師伐楚。

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通義云：傳主釋經進吳子之意，善其救蔡，非善其爲子胥復仇云爾。舊疏云：不書救蔡者，正以蔡爲兵首故也。○注不書至爲重，○正以傳文有善子胥之意，經不書與子胥俱，故解之也。其實春秋重吳能救蔡，以夷狄而愛中國，故舉君爲重也。○注子胥至之也。○舊疏云：子胥不見於經，而得爲善之者，正以吳得進而稱子，是其義文以是之，故得成子胥之善。故曰以吳義文得成之也。穀梁疏云：此傳開端似同公羊，及其結綯，不言子胥之善，夫資父事君，尊之非異，重服之情，理宜共均，旣以天性之重，降於義合之輕，故令忠臣出自孝子，孝子不稱忠臣，今子胥稱一體之重，忽元首之分，以父被誅，而痛纏骨髓，得耿介之孝，失忠義之臣，而忠孝不得並存，傳不善子胥者，胥兩端之間，忠臣傷孝子之恩，論孝子則失忠臣之義，春秋科量至理，尊君卑臣，子胥有罪明矣。君者臣之天，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子胥以藉吳之兵，戮楚王之尸，可謂失矣。雖得壯士之偏節，失純臣之具道，傳舉見其事，不言其義，蓋吳子爲蔡討楚，申中國之心，屈夷狄之意，理在可知。按楊氏斯言，自爲正論。古之君臣，與後徵殊，分土而治，固無分民，三諫不從得去，所以孤惡人君。楚王信任讒邪，子胥父兄無罪，受誅慘痛之情，血氣所共，君臣之義，旣絕，責求之備，可寬。然春秋不見子胥，但爲褒吳之辭，蓋亦實與文不與爾。○注雖不至與也。○鄂本與下有之字。舊疏云：吳子若直救蔡，討楚而敗之也，是其愛中國尊周室之義，但親用子胥之謀，兼有爲復仇之意，是以傳家取而說之，遂舉子胥之辭以見之。雖舉子胥之辭，但非懷惡而討不義，是以君子與之。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之下，傳云：懷惡

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故注者取而況之。按越絕書敘外傳記云。今荆平何善。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賢其免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並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不死也。是其義也。

曰事

君猶事父也〔疏〕

韓詩外傳六。親尊。故父服斬衰三年。爲君亦服斬衰三年。禮記坊記云。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注。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

此其爲可以

復讎奈何〔疏〕

通義云。就舉上子胥辭。責其事。楚君何不如事父。

曰。父不受誅。〔注〕不受誅。罪不當誅也。〔疏〕

越絕書外傳紀

策考云。伍子胥父子奢。爲楚王大臣。爲世子聘秦女。大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是子胥父以無罪被誅也。新書耳痺云。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父不受誅。事詳左傳史記。○注不受至誅也。○禮喪服注。受猶承也。呂覽園道注。受亦應也。爾雅釋詁。應常也。承應皆有當義。

子復讎可也。〔注〕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

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

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疏〕

通義云。可也者。亦可也。緣孝子言之。即復讎爲愛父。緣忠臣言之。即不復讎亦爲善成其父之志。子胥適託憂蔡與師。得免於惡。假令正爲匹夫復讎。春秋猶

常責之。故不與足可之辭也。禮記疏引異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仇。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仇。鄭駁異義。稱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

思之言也。白虎通誅伐云：父母以義見殺，子不復仇者，為往來不止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不復仇可也。後漢書張敏傳：春秋之義，子不報仇，非子也。是皆用公羊為說。○注：孝經至事君。○孝經：士章文。舊疏引孝經鄭注云：資者，人之行也。又引喪服四制注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故與何氏訓取義異。唐元宗注用孔傳，亦以資為取。四制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注：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蓋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事君之義，取於事父。所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也。○注：而父至可也。○諸侯之君與王者異。古者有分土，無分民。故諸侯之臣，於義得去也。是以禮記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不言違天子。明天子之臣，無去義。天子四海為家，無出故也。○注：孝經至君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又云：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賤者見王法所當誅，是則文姜之罪。王法誅之可也。故僖元年：善齊桓誅哀姜也。莊公但責其念母耳。故莊元年注又云：言孫者，明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意也。喪服四制云：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取事父以事母，故母厭于父。喪服：父在為母期，是也。緣所生之義，則重於君爾。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不以義斷恩故也。○注：易曰：至得殺。○易繫辭下傳文：左傳：莊元年云：絕不為親禮也。故於義得絕也。

之道也。〔注〕子復囚，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疏〕

注子復推刃。○校勘記云：鄂本四作讎。當據正。毛本討誤封。按紹熙本亦作讎。一切

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推，翰也。前也。墨子小取云：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淮南汜論云：故恩推則懦。注：推，猶移也。亦即一往一來之義也。後漢書臧洪傳：洪曰：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

復讎不除

害。〔注〕取讎身而已，不得兼讎子復。將恐害己而殺之。時子胥因吳之衆，墮平王之墓，燒其宗

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殺，不除云。〔疏〕

注時子至而已。○舊疏云：春秋說文，彼文又云：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此注不言之者，省文也。昭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子居卒，至今十餘年矣。而言血流

至踝者，非常之事，寧可以常理言之。或者蓋以子胥有至孝之至，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快孝子之心也。說苑奉使云：昔者荆平王為無道，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使為將，三年將吳兵復仇於楚，戰勝平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子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家，管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吳越春秋二云：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履，右手抉其目，謂之曰：誰使汝用諛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楚世家：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世家：子胥伯誣，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越絕書：荆平王內傳云：使子胥救蔡伐荆，十五戰十五勝，將卒六千，操鞭捶管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又吳內傳云：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捶管平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均無燒其宗廟語。唯穀梁傳云：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槌平王之墓。校勘記出時子胥因吳之罪云。蜀大字本闕，監毛本同。鄂本無之。此衍。○注昭王至除云。○校勘記云：闕本云：缺上畫，監毛本改作去。

朋友相衛。〔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為讎所勝。時子胥因仕於吳。

為大夫。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為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

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疏〕

注同門至曰友。○舊疏以為出蒼頡篇。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禮大司徒云：五曰聯朋友。注同。

師曰：朋，同志曰友。同師即同門也。論語學而與朋友交，集解鄭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皇疏：同處師門曰朋。同志曰友。詩周南關雎：琴瑟友之。箋：同志曰友。說文又：部友，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論語稽求篇云：同門曰朋。此是古注。說

文及詩注。左傳注。公羊注皆然。同師便不如同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為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注相衛至所勝。○禮記曲禮云。交遊之讎不同國。注。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為朋友。又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知父母歿。得為朋友報讎也。周禮調人職。從父母兄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不為戎首。故但相衛。檀弓云。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注。為其負當成之。負即不勝也。是也。○注時子至復讎。○繁露滅國上云。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闥廬。遂得意于楚。所託者誠是。何可禦耶。越絕書敘外傳記。子胥以固干闥廬。闥廬勇之甚。將為復讎。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是亦謂闥廬以朋友之道為子胥復讎也。舊疏引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箋云。朋友。謂羣臣與成王同志好者。義亦通於此。又云。書傳。散宜生等。受學於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脯。約為朋友。然則太公為師。既除師學之禮。連朋言之。亦何傷。○注孔子至損矣。○論語季氏篇文。舊疏云。引之者。道闥廬子胥相與益友。蓋以闥廬為諒。何者。謂一許為之與師。終不變悔。是也。蓋以子胥為直與多聞。何者。不敢虧君之義。復父之讎。是其直也。子胥賢者。博古今之事。是其多聞矣。便辟者。舊疏謂巧為譬論。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為便僻者。非鄭氏之意。則讀辟為譬。鄭氏義也。集解引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蓋讀辟為避。故皇本注中作避。惠云。馬鄭皆讀辟為避。誤矣。善柔者。舊疏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蓋亦鄭義。馬氏專以面柔釋之。便佞者。釋文作辯佞。云本亦作便佞。校勘記云。疏本亦作辯佞。云辯為佞矣。今本作便佞。蓋據何晏論語本改。按便辯古通書。辯秩亦作便秩。御覽四百六引論語注云。便佞。辯以為佞也。與公羊疏文異義同。蓋亦鄭氏義也。

相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恩。〔疏〕

注。迍出至先也。○說文無迍字。古从辵。字多與从彳字混。疑迍即徇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云。說文徇。即朋友相衛而不相迍之迍。史記韓世家。將以楚徇韓。注。徇。從

死也。文選吳都賦。徇躡鷗之沃。劉注。亡身從物曰徇。漢書賈誼傳注。臣贊曰。以身從物曰徇。蓋謂朋友相衛。不得以身從死也。徇之以身。有敢勇爭先之義。故何訓為先也。不相迍。即禮記居從父昆弟之讎。之不為讎也。彼注。魁猶首也。天文北斗星。魁為本杓。

而不相迍。〔注〕迍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

爲末調人謂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則亦不爲魁也。玉篇：洵，出表辭也。集韻：先也。蓋皆本此爲說。左傳：襄十年云：帶其斷以徇于軍，亦卽出表之意。舊疏云：依大司馬田獵習戰之時云：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然則表者，謂其戰時旅進旅退之限。洵者，謂不顧步伍，勉力先往之意。故曰出表辭。所以伐吳之經，不使子胥爲兵首者，蓋以吳王討楚兵爲蔡故，且舉君爲重，是以不得見也。○注不當至之恩。○（原文闕）

古之道也〔疏〕

通義云：已上二

事因方論復

讎故旁及之

楚囊瓦出奔鄭〔疏〕

越絕書吳內傳：囊瓦者何楚之相也。

庚辰吳入楚〔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庚辰，月之三十日。左氏經作入郢。史通雜說云：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許，入鄭，卽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

並建國都，唯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于他例，一何乖踳。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爲謬與。

吳何以不稱子〔注〕

據狄人盟于邢有進

行稱人〔疏〕

注據狄至稱人。○僖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是也。

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

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注〕

舍其室，因其婦人爲妻。日者，惡其不義。

〔疏〕

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吳越春秋二云：闔廬妻昭王夫人，伍胥孫

武自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按昭當作平。繁露王道云。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妻。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乎大夫室。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又仁義法云。闔廡能正。陳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按陳字衍。越絕書敘外傳記。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于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讎。惡其妻楚王母也。通義云。此左傳所謂以班處宮者也。反其故俗。故不足進。按哀元年左傳。蔡人男女以班。襄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賂晉侯。士虞記注。班。次也。蓋謂男與女相次。故左氏云。以班處宮。此傳云。舍其室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義之。曷爲狄之。其入郢也。以班處宮。故狄之。柏舉之戰。以義始。以狄終。春秋不遺善。不隱惡。先進而後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如此。列女傳云。伯贏者。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昭王時。吳入郢。王亡。吳盡妻其后。宮伯贏持刀曰。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放。士庶人宮割。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耳。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是妻楚王母事也。越絕書以子胥妻楚王母。蓋傳聞之誤。楚王母卽平王所爲大子建。娶于秦者也。○注日者。惡其無義。○校勘記云。鄂本無作。不此誤。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月。卽定五年夏。於越入吳。僖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之屬。今而書日。故須解之。

公羊義疏七十

定五年
盡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臣恣日甚魯失國寶宋大夫叛〔疏〕

包氏慎言云正

月書辛亥朔左傳作三月劉歆以為正月二日則劉氏所據左氏作正月也漢書楚元王傳注亦云五年正月辛亥朔師古所據疑是穀梁經而二傳釋文不言與左氏異○注是後至夫叛○舊疏云蓋謂下八年秋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之文是也魯失國寶即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宋五大夫叛即下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彌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校勘記云疏中引作宋五大夫叛何校本同此脫五字當據補五行志下之下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按五行志作三月蓋後人據杜本左氏經改之

夏歸粟于蔡〔疏〕

周禮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注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賈疏彼雖非荒札之事直取歸粟一道證經通財之義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注〕據齊人來歸衛寶〔疏〕

注據齊至衛寶○見莊六年

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時為蔡新被強楚之兵故歸之粟與戍陳同義〔疏〕

穀梁傳諸侯相歸粟正也。執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注不言歸之者。主名。若獨是魯也。彼傳又云。義邇也。注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賈逵取彼爲說云。不書所會後也。○注時爲至之粟。○鄂本強作彌。舊疏云。卽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彼注云。言妨其耕稼是也。○注與戊陳同義。○襄五年。戊陳傳。執戊之。諸侯戊之。曷爲不言諸侯戊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故言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戊之。今歸粟于蔡之義亦然。故云與戊陳同義矣。是也。亦刺諸侯不能翕然同救恤蔡難也。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者何。〔注〕不言或者嫌兩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脫越者何三字。後磨改補刻。故三行每行十一字。於越者何。此經及下十四年。於越敗

吳于醉李。是也。越者何。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之屬也。舊疏云。此文加於字。是以單言越者。翻然可怪。故執不知問。○注不言至兩國。○舊疏引舊云。正以僖四年傳云。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然則彼言或者。乃是兩事之辭。今此若云曷爲或言越。或言於越。則嫌爲兩國。是以別之。舊疏又云。隱元年傳云。曷爲或言會。或言及之屬。此何故不云曷爲。或言於越。或言越者。弟子之意。本疑於越與越爲兩國。是以分別而問之。按舊疏義。則註嫌爲疑。

於越

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

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

以見善惡。故云爾。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

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疏〕

注於越至曰越。杜云。於發聲正義。言有此發聲是也。越於本語詞。易繫辭傳云。於稽其類。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皆是越之發聲。曰於。猶吳之發聲爲句吳也。於越雙

聲。句吳。疊韻。皆夷音也。釋名釋州國云。越。夷蠻之國也。度越禮義。無所拘也。穀梁傳注。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卽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按稱越。稱於越。春秋新例也。故曰越人。自名曰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注治國至云爾。○舊疏云。此狀謂模狀也。模狀猶規矩。若有規矩。是得先王之術。故謂之進。若無規矩。是失治國之法。當獲咎禍。故謂之退。凶儀云。無狀招禍。義亦通於此。亦有一本狀皆作禮字。但非古本。是以不能得從之也。通義云。本受中國封號曰越。其俗自名曰於越。先言倪而後言小邾婁。進之也。先言越而後言於越。退之也。楚病中國。繼之以吳。春秋所不樂言也。末復繼之以越。君子尤惡之。故深絕而外之。按。越其正稱。於越其俗所自稱。或曰越。或曰於越。當時本有二稱。春秋卽因以示褒貶進退也。○注亦狄至異也。○舊疏云。正以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單言狄。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傳。潞子之爲善也。離于夷狄。是其加赤爲進之事也。但狄者北方之總名。乃鄙賤之號。赤者是其別稱。故得加之爲進矣。今越者。乃是其國名。若似齊晉魯衛之屬。諸夏之人有禮儀者。其國名之上。不見加於處。唯有越爲此文。尋檢其事。此時入吳。實合罪貶。故注之。按此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也。○注吳新至於越。○釋文作罷弊。音皮。弊亦作敝。少儀云。國家罷敝是也。毛本罪誤最。吳世家。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將擊越。吳越春秋二云。越王元常。恨闔廬破之。構李。與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是其事也。吳新憂中國。謂其救蔡伐楚。上歸粟于蔡。爲子辭。故於越入吳爲疾。辭。舊疏云。夷狄之稱。止有七等之名。州不若國。最其賤者。今乃加於。見其入吳之疾。故以罪重之。言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注〕仲遂以貶起弑是不貶著其逐君者舉君出為重故從季辛起

之猶衛孫甯〔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丙申月之十九日○注仲遂至起之○釋文作起殺云音試宣八年仲遂卒于垂

貶經無貶文以君出為重故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是隱如之罪已見矣又書季辛相起即彼年經云秋七月上辛大

雩季辛又雩注云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是也故何氏以季辛已起其逐君之惡故於卒時不復貶也解詁

箋云不貶者著所見世例亦微辭也通義云隱如之罪重矣比之於輩是不卒者也比之于遂是不日者也今卒而又日者定公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書癸亥月之十九日左氏穀梁游邀作游速大事表云此所滅之許非許本國也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其地已悉歸于鄭為舊許矣至定四年楚遷許于容城則在今南陽府葉縣西至此年鄭復滅之則係容城楚所遷之地也傳云因楚敗蓋以四年入郢之難而滅其與國耳按容城當以在華容者是說詳

定四年。意當時鄭雖滅許。僅將其君歸。未必卽有其地。卽以爲在葉縣。亦未必爲鄭所有。以沈諸梁在葉也。

二月。公侵鄭。〔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讐。不能討。而結外怨。故危之。〔疏〕注月者。至危之。○正以侵例時。此月故解之。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疏〕通義云。列敷之者。各以事往。非相爲副也。不各言如晉者。其事不正。故其辭不繁。按孔氏取左傳爲義。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疏〕唐石經同。閔監。毛本祁作祈。

冬。城中城。〔疏〕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按上文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有何字。

蓋誤指上經也。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謂爲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與此傳文同。故知此經無何字。

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爲其難諱也。一字

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

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疏〕

舊疏云。正決上文夏仲孫何忌如晉之文也。○注爲其至下也。○舊疏云。難言者。謂言難著。既不言君父之名。即是臣子之敬。

故曰長臣子之敬也。動不違禮。爲下之易。故曰不逼下也。自虎通姓名云。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爲名。祿甫。元言武庚。按彼以二名猶言更名也。與何氏異。然傳明以何忌爲難。則以二字爲名爲二名矣。禮記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是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慎謹按。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從左氏義。是則白虎通所載左氏說也。鄭駁無考。○注春秋至制也。○舊疏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者。實不大平。但作大平文而已。故曰文致大平也。春秋說昭公亦爲所見世。而此注偏指定哀爲大平者。正以昭公之時。未譏二名故也。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門人宓不齊之屬。皆親事聖人。而以二字爲名者。謂依古禮。若似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宣王名子爲宮涅之屬。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爲後王法。是以譏其二名。故注卽言此春秋之制也。則傳云二名非禮者。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是也。按越絕書敘外傳記云。賜見春秋改文尙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隱元年注云。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繁露齋序云。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于蠶。糶。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地之大。人人有土。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通義云。春秋之制者。君子所託新意。損益周制。以爲後王法。若周人尊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春秋親親。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成王既殯。康王景。服受朝。春秋之義。則踰年卽位。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凡此類非一。欲見周禮本得二名。但春秋譏之耳。而許叔重橫引文武賢臣。蘇忿生。散宜生。爲難。烏足與議也。杜預輒以不稱何爲闕文。名闕一字。復何難曉。而君子不敢增也。何忌自昭末年見經。至此獨一年有兩事。取其同簡異名。易以相起。故就此譏之。如子服何忌。左傳又謂之子服何。或

單言何蓋時多有此春
秋取其單言者爲正焉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疏〕

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注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皆非所宜以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疏〕

通義云再盟皆不月者齊聯衛鄭晉始失伯伯主不信信在諸侯矣左氏穀梁經無澤字左傳作瑱杜云即沙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按左氏書地往

往省文于公羊如此公羊作沙澤左氏作沙儋二年公羊作貫澤左氏作貫蓋皆從省文也釋例土地名衛地沙瑣二名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方輿紀要沙亭在大名府東左氏謂之瑱晉地道記方城縣南有瑒陽城是即沙亭矣經學卮言云左氏經作沙傳作瑒公羊作沙澤成十二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瑒澤公羊經亦作沙澤然則瑒即瑒澤公羊曰沙左氏曰瑒齊魯讀之異今此左氏作沙與傳不合寫誤也杜於此注云地在陽平元城于瑒澤下云地闕是未考沙瑒沙澤瑒澤同是一地耳語極明晰

大雩〔注〕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圍運費重不恤民之應〔疏〕

注先是至云應即上六年二月公侵鄭

又冬城中城。又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又冬季孫斯仲孫忌圍運是也。城中城先言者。舊疏云。蓋逐重者先言之也。五行志中之上。定公七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郕。與何義反。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注〕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役〔疏〕

注承尊至之役。○即上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是也。校勘

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下我字。按。有我字是。紹熙本重我字。左疏引賈逵云。早也。

冬十月〔疏〕

左氏經無此句。杜亦無說。宜是脫文。左傳校勘記云。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亦脫此三字。據石經宋本。清熙本。岳本補。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疏〕

舊疏云。侵伐例時。而此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讐。而外犯疆齊。故危之。按義具下注。

公至自侵齊〔疏〕

舊疏云。以例言之。不蒙上月矣。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注〕出入月者。內有疆臣之讐。外犯疆齊。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

上月〔疏〕

注出入至上月○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蜀大字本脫再字鄂本尤誤大紹熙本無脫誤舊疏云春秋之例是也故何氏分疏之云此定公侵齊所以出入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犯強齊頓煩再出尤危於六年

侵鄭之時故知其入亦當蒙月也上六年三月公侵鄭彼注云月者內有強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也下經始云公至自侵鄭則知何氏以爲至不蒙月故此決云再出尤危於侵鄭則知入亦當蒙月也穀梁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

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疏〕

杜云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大事表云今衛輝府滑縣東南瓦岡集古瓦亭也水經注濟水篇酸漬首受河于酸棗縣東逕酸棗城又東北逕燕城北又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

春秋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是也一統志云在衛輝府滑縣西

公至自瓦〔注〕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不致此致者諱公爲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疏〕

注此晉至師也○舊疏云正以下經

云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故知此亦趙鞅之師也○注但言至辭也○宣元年趙盾帥師救陳宋公以下會晉師于斐林伐鄭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此與彼同故據以解之通義云按左傳時趙鞅等來救魯也瓦內

地按如彼傳士鞅居首注止言趙鞅恐不取左氏為義瓦為內地書至當有解說何無注亦不以為內地也○注公會至不致○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彼謂公與鄰國諸侯尊同勢敵故分別得意與否若大夫以下尊卑異等自宜得意故無區別故僖二十五年注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此與趙鞅會可不致而致者以諱與大夫會似與晉君會依得意恆例書矣故使若得意者疏及閭監毛本同鄂本脫字使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辰月之八日左傳釋文柳本或作抑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疏〕左氏經作士鞅按左氏公會晉師于瓦傳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士鞅居首故侵鄭之師亦書士鞅也杜云兩事故曰遂

葬曹靖公〔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曹曄云才井反本亦作靖按段校本作曄周書證法共以解信曰靖

九月葬陳懷公〔疏〕證法慈仁短折曰懷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疏〕杜云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注〕復文公之逆祀。〔疏〕

注復文公之逆祀。○左傳云。順祀先公而祈焉。杜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

通言先公。禮記疏引服虔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穀梁傳。貴復正也。漢書郊祀志。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後漢書質帝紀。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體祚。而卽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又周舉傳。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逆躋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嘗曰。有事于大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皆以從祀爲順。

文公逆祀去者二人。〔注〕諫不從而去之。〔疏〕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是也。彼傳云。躋者何。升也。何

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注〕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皆不書者。

微也。不書禘者。後禘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疏〕

公羊問答云。順祀而叛者何也。曰。論衡曰。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貫於俗者謂則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稀。解詁箋云。叛者謂陽虎之屬也。逆祀當出季氏之意。欲章其立僖之功。文公不知正之耳。從祀亦非定公之意。陽虎欲更季氏之政。定公亦不能違爾。義或然也。惟劉氏又以叛者謂陽虎之屬。自相矛盾。通義引左傳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

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此傳云叛者五人。虎叛已見下文。故略舉其黨。卽寤也。極也。不狙也。輒也。志也。傳意明順祀非實得正。亦微辭耳。季氏專魯國。然後舍中軍。陽虎專季氏。然後從祀先公。而春秋書之。豈若國之典制者。稱其美不稱其惡。臣子之義。重其禮。不重其事。制作之意也。察於此。可以治公羊之學矣。○注諫不至曰叛。○舊疏云。謂諫君全不以禮。不從之而去之者。謂之叛也。○注不書至禘也。○左傳。辛卯禘于僖公。注。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舊疏云。何意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但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而已。一禘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矣。若其有喪。正可於喪廢其禘祫之年。仍自乘上數之。卽僖八年禘于大廟之時。禘祫同年矣。至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之下。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注。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禘。是從僖八年禘祫同年數之。卽文二年爲禘年。五年爲禘祫同年。又隨次而數之。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矣。凡爲祭之法。先重而後輕。禘大於祫。固當先之。則知從祀先公者。是禘明矣。故云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若然。旣言是禘。理宜在夏。而在冬。下者當之矣。按陽虎爲欲去季氏。故不必正時也。○注言祀至之辭。○說文。祀。祭無已也。从示。已聲。釋名。釋天云。殷曰祀。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皆本已爲義。以其一年稱祀之義。則取其已。以其大祭稱祀之義。則取其無已。反正互訓。古人多有此例。○注不言至其順。○舊疏云。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文三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之文。皆道其人。今此經文所以不言從祀僖公。而言先公者。正以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注〕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疏〕

注微而至問之。○舊疏云。哀四年傳云。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是盜爲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

之重寶故云
微而竊大也

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注〕季氏之陪臣為政者。

〔疏〕

注季氏至政者。○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集解。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下九年左傳。齊鮑文子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論語季氏篇。陪臣執國命。謂此。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

陽虎拘季孫。〔注〕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季孫取玉。

不書者。舉逐君為重也。〔疏〕

注季氏至寶玉。○季氏逐昭公。在昭二十五年。取其寶玉。藏於其家。何氏蓋以理知之。或別有所見。左傳謂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按陽虎時已與孟氏戰敗。奔

亡之不暇。安能尚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故何氏不取。○注取玉至重也。○各本無也字。依鄂本補。

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賝而鉞其板。〔注〕

以爪刻其饋斂板。〔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石經原刻作賝。後改賝。下同。釋文作賝。又云。鉞。本又作鐵。七廉反。又且。審反。本或作鈹。誤。按桓二年傳。俄而可以為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俄而牙絨械成。字皆作

俄。何注桓二年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此从日。非。通義本作賝。云臥而睨之曰賝。按。臥而睨之無謂。石經原刻是也。○注以爪至斂板。○廣雅釋器云。鉞。錐也。又釋詁。鐵。銳也。集韻。鉞。或作鐵。說文金部。鐵。鐵器也。一曰鑄也。鉞。本以錐刻物之名。不必專指以爪刻也。爪。為人手掌之稱。時季氏被囚。或無鐵物。故直以爪刻字於上求救。蓋當時急切所為。何氏非訓鉞為以爪刻板也。通義云。鉞。刻也。板。饋食器上蓋。按說文無板字。當作版。古音方反。皆重唇音。故訓方為版。因之斂藏衣物之器。亦謂之板。

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蒲圃本又作甫葉鈔本作蒲圃按左傳亦作蒲圃

力能救我則於

是〔注〕於是時至乎曰若時而出〔疏〕

舊疏云謂至于某日如約之時也以此言之則知上文云某月某日宜亦言其時但傳家省去之至此乃言若時以刻日也左

傳云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蓋是日若時也校勘記云疏及諸本同唐石經乎磨改日誤曰

臨南者陽虎之出也〔疏〕

舊疏云姊妹之子謂之出蓋是虎之外生也或曰從其家出而仕于

公亦不妨下季氏云世世有子是矣通義云臨南臨楚字出姊妹之子也蓋舊疏前一說是也

御之〔注〕為季孫御〔疏〕

注為季孫御○左傳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

圃林楚即臨南也

於其乘焉〔疏〕

舊疏云於其乘焉謂於其上車之時矣

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

〔注〕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為臣〔疏〕

俞氏懋羣經平義云何解未得有字之意有者相親有之謂也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有相親有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游子

離於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亦言不相親有也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謂季氏累世親厚於子異於它人若如何解則為不辭按如何義亦未為不可通

子可以不免我死乎

〔注〕以義責之〔疏〕

左傳桓子詐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杜云欲使林楚免己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

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

不勉〔疏〕

左傳林楚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遠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

陽越者陽虎之從

弟也。爲右。〔注〕爲季孫車右。實衛之。〔疏〕

左傳陽越殿注云。越陽虎從弟。○注爲季至衛之。○舊疏云。謂守衛季孫不令走。乘車中有車右也。

諸陽之

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注〕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疏〕

注孟氏至橫去。○舊疏云。即釋宮四達謂之衢。李巡曰。四達各有所

至曰衢。孫氏曰。交通四出是也。釋名釋道云。四達曰衢。齊魯謂四齒杷爲櫪。櫪杷地則有四處。此道似之也。時臨南奉季孫適孟氏。此衢蓋卽近孟氏之舍。故曰孟衢。左傳云。及衢而聘。卽此衢也。

臨南投策而墜之。

〔注〕策。馬捶也。見二家迭食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車。〔疏〕

釋文作而隊。唐石經缺。○注策馬捶也。○襄十七年左傳。左師爲己短策。正義引服虔注。策。馬捶也。淮南道應訓。杖策。策。上貫頤。注策。馬捶。文十三年左傳。繞朝贈之以策。杜注。策。馬槯也。呂覽審爲云。杖策而去。注策。筆也。說文竹部。策。馬筆也。

陽

越下取策。臨南駮馬。〔注〕捶馬銜走。〔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駮。本又作檝。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按廣雅釋詁。敵。擊也。王氏念孫疏證云。玉篇。敵。敵擊

也。公羊傳。駮。敵。並音素董反。其義同也。是也。○注捶馬銜走。○鄂本捶作搖。按依說文。當作筆。段借字。捶。譌作搖。按紹熙本亦作搖。廣韻。駮。馬搖銜走也。則作搖亦通。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駮。是也。

而由乎孟氏。陽

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注〕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疏〕

釋文。莊。本或作殿。亦音莊。蓋漢人避諱改也。○注莊門至著門。○左傳。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又曰。陽越射之不中。築者圍門。注。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此以爲陽虎射之異。

然而甲起於琴

如〔注〕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疏〕注甲公至帥也。○卽下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也。

左傳：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注：二家至起兵。○卽上傳云：力能救我，則於是也。下注云：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左氏以爲孟氏家臣，何所不取。弒不成，卻反，舍于

郊，皆說然息。〔注〕說，解舍然猶如。〔疏〕舊疏云：正以季孫於陽虎爲君，故謂之弒也。卻反舍于郊者，謂上于郊，不謂元從郊來。左傳：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卽此之卻反舍于郊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弒作殺。云音試，下同。卻，本又作却。說然，本又作稅。○注說解舍然猶如。○

易遯六二：莫之勝說。虞注：說，解也。國語齊語：脫衣就功。注：脫，解也。禮士昏禮：主人說服于房。又既夕記：主人說髦。注：今文說爲稅。稅亦訓舍。詩碩人：稅于農郊。是也。然猶如者，詩魏風葛屨云：宛然左辟。說文人部引作宛如左辟。然如雙聲字，得通用。故論語憲問云：子曰：其然，皇疏：然如此也。禮記大傳：其義然也。注：然如是也。通義云：說然猶脫然也。按此卽左傳之寢而爲食也。兪氏樞羣經平議云：何氏此解殊未明了。說猶脫也。詩野有死鴛篇：舒而脫脫兮。毛傳：脫脫，舒遲也。重言之爲脫脫，單言之卽爲脫。淮南子精神訓：則脫然而喜矣。高注：脫，舒也。此傳云說然猶彼云脫然，乃舒遲之意。蓋陽虎意中無所畏懼，故與其徒脫然止息耳。脫與說古字通用。荀子正名篇楊倞注曰：說讀爲脫，義亦通。或曰：弒千乘之主。

〔注〕時季氏邑至於千乘。〔疏〕注時季至千乘。○禮記坊記云：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鄭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又

鄭注：小司徒云：井十爲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革車十乘，士一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禮記疏引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

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則方十里者六十四井也。季氏爲大夫。極于百乘。而得千乘者。蓋初作中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及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皆盡征之。公車千乘。皆季所專。故曰爲千乘之主焉。論語先進云。季氏富於周公。亦以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故也。而不克。舍此可乎。〔注〕嫌其近而無所依。〔疏〕左傳其徒曰。陽虎曰。夫

孺子得國而已。〔注〕得免專國家而已。〔疏〕通義云。孺子。謂季桓子。按謂季孫仍得國政而已。如丈

夫何。〔注〕如猶奈也。丈夫。大人稱也。〔疏〕注如猶奈也。○文選東京賦。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薛注。如。奈也。昭十二年傳。子苟如之何。注如猶奈也。論語子罕篇。匡人其如子

何。皇疏。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注丈夫大人稱也。○說文。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禮記郊特牲注。夫之言丈夫也。曲禮云。若夫。注言若欲爲丈夫也。廣雅釋器。男子謂之丈夫。哀十一年傳。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是丈夫爲美大之稱也。易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以丈夫與小子對。故何氏謂大人稱也。通義云。丈夫。陽虎自謂。言必不敢追已。○俄而曰。彼哉彼哉。〔注〕望見公斂處

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疏〕注望見至彼哉。○卽下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何以俄字。从日。故訓爲望。其實非也。俄讀爲俄。俄。謂須臾

之頃也。虎舍于郊。而說然息。謂魯人必不來追我也。俄而思公斂處父必來追。故曰彼哉彼哉。此意中之處父。非目中之處父也。處父至。則不及駕。故曰趨駕。非望見處父之師而後駕也。俄而二字。傳文屢見。桓二年傳曰。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曰。俄而牙弑。械成。作賤者。假借字耳。上文曰。俄而鉞其板。亦是借賤爲俄也。漢書外戚傳。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則又借用蛾字。按此陽虎望見公斂處之師。故趨駕。既駕而師至。故曰懂然後得免。作見解。作俄讀。俱無不可通。彼哉彼哉。論語憲問篇亦有是

語夫子論子西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何意謂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亂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義同。蓋魯齊兩論也。論語稽求篇云：堯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各收彼字。在上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為證。於是博會之家遂謂魯論舊本原是彼字。然按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弑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曠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按論語集解引馬曰：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皇疏：彼哉彼哉者。又答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蓋陽虎初見甲起。不知何人。尙脫然息。及見公斂處父。乃懼而疾走。曰彼哉彼哉。彼即公斂處父。蓋畏詞也。與論子西語氣同。而語義異也。何晏論語序云：古論至順帝時。馬融為之訓詁。則馬習古文也。說文無彼字。玉篇人部：彼。邪也。廣韻所本。說文用古論。故不收彼字。過庭錄又云：廣韻五寘。彼。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彼字常在史籍。亡篇中。故說文不載彼字也。按玉篇云：邪也。廣雅云：衰也。則廣韻之哀。即衰之譌。子西之死。在孔子後。孔子何得逆知其事而哀之。且作邪字解亦不可通。以之說論語。則論子西太過。以之說公羊。則陽虎不得以公斂處父為邪也。彼哉者。若曰是彼也哉。○注再言至遠意。○（原文闕）趣駕〔注〕使疾駕〔疏〕耕注：趣讀為促。說文走部：趣。疾也。漢書翟方進傳：督趣司隸。注：趣讀曰促。謂促其疾行。故曰趣駕也。左傳：從者曰嘒。速駕。公斂陽在。即處父也。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注〕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

將〔疏〕注：公斂至之將。○左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成爲孟氏邑。則公斂處父孟氏家臣也。與何異。懂然後得免〔疏〕通義云：懂。懂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懂。才能也。國策云：邯鄲懂存。注：懂

裁懂。即懂字之借。言懂僅得免也。左傳：公斂陽請道之。孟孫弗許。故得免也。自是走之晉〔疏〕左傳：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魯世家云：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

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左傳下十年具詳其事。

寶者何。璋判白。〔注〕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

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

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

〔疏〕

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左傳注。謂夏后氏之璜。孔疏以為劉歆說。皆何氏所不取。○注判，半也。○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注判，半也。楚辭注。引字林。胖，半也。一切經音義。判，古文胖。又作胖。詩大雅訪落。繼猶判。渙傳。判，分也。周禮朝士職。凡

有貴者有判書。注判，半分而合者。是判為半也。○注半圭曰璋。○詩大雅棫樸。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白虎通。瑞。贊篇。引禮半珪為璋。周禮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半圭曰璋。象夏物。牛死。按璋本半圭之名。又言判白者。蓋半白下天子也。亦玉人職。天子用全。上公用胤之義。毛本圭作珪。下珪璧字皆从玉。○注白藏至以白。○舊疏云。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春秋說文。蓋諸侯純青。天子純白。魯降於天子。異於諸侯。故判白也。藏字釋文無音。○注不言至之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唯無琥。蓋彼周禮也。周禮圭璋以朝聘。璧琮用以享。琥璜用以大饗。所用亦與下注所記不合。○注傳獨至是也。○校勘記云。峨峨。鄂本。閩監。毛本同。此本翻刻者。峨字誤从虫旁。釋文。峨峨。本又作娥。按廣雅。釋訓。娥。娥容也。與何氏引詩正合。毛詩作錢。假借字也。舊疏云。言文王祭皇天上帝時。在助祭者。奉此半圭之璋。其儀容峨峨。盛莊矣。蓋是俊士之所宜利。何氏與鄭同。按舊疏所云。即鄭氏箋義。公羊禮說云。此疏大謬。鄭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祿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疏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冬官玉人。大璋。中璋。邊璋。皆者璋瓚也。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則皆灌事祭宗廟也。按何氏謂判半也。半圭曰璋。與毛同。鄭以為璋瓚。與何異。何以為郊天。鄭以為宗廟之祭。絕

然兩途。徐謂何與鄭同。不察之甚矣。何氏郊天之說。出于仲舒繁露四祭云。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載翬。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是也。鄭以上章爲郊天。此章爲祭宗廟。舊疏亦沿上章而致誤。與詩疏引孫毓異同。許云。國事莫大乎祀。祀神莫大乎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亦以此節爲郊天之詩。毛氏本上章爲說。蓋亦以爲郊天之禮。謂君王行禮之時。其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也。彼疏引王肅申之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引。顧命曰。大保秉璋以酢。皆與鄭以璋爲璋瓚者異。○注禮珪至徵召。○白虎通瑞贊篇云。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爲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與此互異。蓋皆逸禮文也。珪以朝者。白虎通云。珪以爲信。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圭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理順備也。位在東陽。見義于上也。又云。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珪以朝。諸侯執圭以覲。天子是此之珪。以朝。卽彼之珪。以質信也。說文玉部。珪。瑞玉也。禮記禮器云。諸侯以圭爲瑞。注。瑞。信也。荀子大略云。聘人以珪。楊注。謂使人聘他國。以珪璋。皆因圭以質信。故用以朝。臣下所執。則緣圭也。諸侯所執。以朝天子。則大宗伯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之類是也。璧以聘者。白虎通云。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甯。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于陽也。陰德盛于內。故見象于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按禮聘禮。受享束帛。加璧。注。君享用璧。知聘用璧也。其子男朝天子。亦以璧。大宗伯。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也。琮以發兵者。白虎通云。琮以起土功。發衆何。琮之爲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于內。陰出成于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淩。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按琮之見於禮者。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玉人云。璽琮五寸。宗后以爲權。聘禮。享夫人以琮。此謂琮以發兵。與諸書不合。璜以發衆者。白虎通云。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徵。未可見也。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徵召與發衆事近也。璋以徵召者。白虎通云。璋以發兵何。璋者。半珪。位在南方。南

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象物尙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莫不章。故謂之璋。亦與徵召取義爲近。按周禮典瑞。牙璋以起軍旅。蓋周禮也。璋以徵召。又以郊天者。蓋郊天之璋。判白。此或卽青藏者與。

弓繡質〔注〕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疏〕

穀梁以爲武王之戎弓也。杜預用劉歆以來說。以大弓卽封父之繁弱與何氏異。舊疏云。千斤之文。何氏

有所見也。○注質拊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釋文。質拊。此从手旁訛。按廣雅釋言。拊。抵也。考工記弓人云。於挺臂中有拊焉。注拊。側骨。釋名釋兵云。中央曰拊。拊。撫也。人所撫持也。拊卽敵。故下文云。方其峻而高其拊。長其畏而薄其敵。鄭司農云。敵。謂弓人所握持也。戴氏震考工記圖補正云。挺臂中有拊。拊。鬻弦。宜高而薄之。以便握持。敵與拊皆弓把。拊者其內側骨。謂之質之。周禮疏云。拊。把中。居弓之正中。質亦有正義。司弓云。矢以授甲革。楛質者。注質。正也。是也。蓋唯繡爲異爾。○注言大者力千斤。○舊疏云。家語云。三十斤爲鈞。謂之石。然則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虞也。按斤數不合。段校本謂字上有百二十斤四字。下文三斗有餘四字。乃衍文。

龜青純〔注〕純。緣也。謂緣

甲頤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經不言龜。

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

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

其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爲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

書微辭也〔疏〕

注純緣至吉凶○周禮司几筵云設莞筵紛純司農注純緣也禮既夕記云緇純注飾衣曰純謂領與袂
士冠禮青紉纁純注純緣也凡衣履之飾邊者皆曰純故亦謂龜之緣曰純也毛本頗誤頗說文龜部臚

甲邊也从龜母聲天子巨龜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段注云顛者龜之假借字劉淵林注蜀都賦引譙周異
物志曰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其緣中又似瑋瑋俗名曰靈又郭注爾雅亦用其說而今本多訛字漢齊食貨志元龜距并長
尺二寸母亦假借字孟康曰母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緣者甲之邊也甲文象木載乎甲之象故介蟲外骨謂
之甲禮記樂記云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史記樂書同即此之青純也青黑色近故禮器注云秦時或以青為黑故也干歲之
龜髻色成青黑故曰青緣樂記疏謂寶龜之甲並以青黑為之緣非也○注易曰至著龜○繫辭上傳文韓康伯本作莫大乎著
龜釋文大作善與此同漢書藝文志儀禮疏引皆作莫善賈公彥云凡草之靈莫善於著凡蟲之靈莫善於龜中山經云江水出
焉其中多良龜郭注良善也亦取易為義也舊疏云今易善作大為異文彼注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衆事皆成定之言其
廣大無不包也舊疏多用鄭說疑亦鄭氏注也校勘記云惠棟云古易皆作莫善乎著龜王弼本善作大後人皆仍其誤按今文
易作莫善古文易作莫大鄭注本及王弼本皆費氏古文也故作大鄭注云言其廣大無不包也可證是大大字○注經不至之辭
○校勘記云疏引作世世保用之辭此以保訓寶也今本仍作寶非定元年疏引同按何校本正作保郊特牲云龜為前列先知
也故云以先知從寶省文通義云經未見龜者虎止竊弓璋傳廣言魯所有寶爾明堂位曰封父龜即此也大弓繁弱之弓也按
明堂位所記魯寶多矣傳何為不敘及但廣言龜蓋龜亦虎所竊也龜謂之寶者禮記禮器云諸侯以龜為寶注古者貨貝寶龜
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是寶龜唯天子諸侯有之也白虎通著龜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蓋尋常
卜龜大夫得有也士喪禮有卜日知士亦有矣故臧氏守龜有句僕者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包注蔡國君之守龜也長尺
有二寸皇侃疏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下國之吉凶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不得畜蔡也則臧氏居蔡蓋亦僭
越故孔子譏其不知不獨山節藻稅也○注此皆至之錫○舊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穀梁傳亦以為周公受賜藏之魯

書召誥云。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疏引鄭注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是爲始封之錫也。若然。定四年左傳又云。分魯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者。彼蓋賜魯公。此爲賜周公。同爲始封之錫也。此傳璋卽寶玉。書鄭注以璋與寶玉殊言之者。寶玉雜色。有琮璧圭璜。而璋祀天之物。尤重。故特舉之與。○注不言至名也。○穀梁傳。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彼蓋以盜卽竊。其實盜爲賤者之稱。竊者乃其正名也。○注定公至義立。○舊疏云。家語文。校勘記。今家語無君臣之義立。按韓詩外傳五云。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新序五亦載此事。蓋何氏所本。家語多王肅僞竄。非何所據也。大戴禮少問云。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論語子路篇。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皇疏。孔子答曰。爲時昏禮亂。言語翻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爲政必以正名爲先也。○注主書至絕之。○校勘記出喪其五玉。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作寶玉。非。此本訛作王玉。今訂正。包氏慎言云。五玉爲天子所錫。以鎮國者也。爲盜所竊。當坐不謹。故絕奪其爵。解詁箋云。魯郊非禮。辨已見前。詩云。奉璋當是周官璋瓚。尙書顧命所謂秉璋以酢者也。此盜竊寶玉。當是魯之命圭失之。定公坐重。故爲微辭。傳順經諱文。別舉三物以實之爾。按三傳無以寶玉專指命圭者。公羊之義。命圭亦在其中。所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若以璋爲璋瓚。則宗廟之祭。臣子所執。傳無緣特舉之也。○注不書至爲重。○律所謂二罪俱發以重者論也。陪臣執大夫。辱莫大焉。蓋定哀之世。文致大平。故爲深諱辭與。○注書大至辭也。○舊疏云。言大弓與龜。皆可保用。所以龜得從寶省文。而特書大弓不省文。使若都以國寶書。作微辭之義。何者。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卽大弓。是言可世世傳保。而金玉之然。故得爲微辭也。按大弓得爲寶玉者。明堂位云。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與越棘並。故知亦國寶也。其爲微辭者。道大弓謂之寶。實爲喪其五玉。當坐絕也。

公羊義疏七十一

定九年盡

十三年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嚙卒。〔疏〕

毛本脫伯字。包氏慎言云。四月書戊申。據歷四月無戊申。三月之十二日也。下書葬鄭獻公。卒在四月。相距僅一月。經當以慢葬書日。而不日。恐經月有誤。嚙。左氏作蝥。

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辭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

寶失之當坐。得之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疏〕

注微辭至故書。○舊疏云。寶玉大弓者。乃是周公初封之時。受賜于周之物。而必藏之魯者。欲使世

世子孫無忘於周。而定公失之。季氏奪之。皆當合絕。而上文直言盜竊寶玉大弓。此文直言得寶玉大弓。傳云。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不見貶之者。正言作微辭。使若都以重國寶之故而書之。文更無刺譏之義也。然則此言微辭者。仍與上文共為一事。通義云。先王之賜。先君之世守。失之足以為辱。得之足以為重。故兩錄之也。此陽虎歸之也。然可言為盜所竊。不可言為盜所歸。故但舉得之而已。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按孔氏之義甚是。惟於何氏微辭意未合。○注不以至當除。○舊疏云。上注云。無以

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今知不復絕之者以得之當除故也杜氏云弓玉魯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義亦通於此○注以竊至蒙上○校勘記出知得例不蒙上云鄂本下有月字諸本皆脫疏云不蒙上月按紹熙本有月字上八年冬下無月知書盜竊寶玉大弓不月故此亦不蒙上四月文矣穀梁傳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公羊不言得之故故孔氏据左氏爲說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欲伐魯也善魯能却難早故書次而去〔疏〕

杜云五氏晉地大事表云亦曰寒氏十年傳午

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曰請報寒氏之役卽此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有五氏城一統志五氏城在廣平府邯鄲縣西按何氏云欲伐魯則五氏非晉地矣○注欲伐至而去○舊疏云知欲伐魯者正以直書其次上下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之文同故知正欲伐魯也故彼傳云其言次于郎何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是也彼注云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止次未成于伐魯卽能敗宋師齊師罷而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強內者是其書次云欲伐魯善其却難早之文釋文作卻難云亦作却解詁箋云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屈貉解詁魯恐故書刺微弱也當爲一例劉氏蓋用杜氏說以五氏爲晉地然邯鄲去魯絕遠魯何爲恐之而書以刺微弱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疏〕

注月者至不易○正以平例時下十一年冬及

鄭平是也此月故解之齊侯欲執定公事詳下注解詰箋云月者魯盜在齊晉欲藉齊晉以襲國上齊衛次五氏是也魯汲汲與齊平故不易按不易謂不佞易也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佞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此下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為易辭也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注月者專平不易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月者刺內暨暨也皆各有為也齊未與晉合於魯盜在齊晉無涉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疏〕

左氏作夾谷杜云即祝其水經注淮水篇游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定十年公及齊平會于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猶亭

縣之東有夾口浦史記注引服又云東海祝其縣是也大事表云舊以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夾山上有夾谷是為定公會齊侯處按齊魯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在魯若此之遠今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為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在今萊蕪縣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險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于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又日知錄云金史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夾谷山在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為夾谷也而萊蕪縣志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縣界未知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沈氏欽韓云一統志夾谷峪在泰安府萊蕪縣南三十里又云夾谷山在海州贛榆縣西四十里

此本寰宇記。而以春秋之夾谷在海州者為是。云祝其漢縣在贛榆縣西五十里之夾谷。宜在此地。按齊魯好會。宜就兩國竟上。胡為遠至海濱。漢之祝其。不必即傳之祝其。當從顧氏為允。按顧氏之日知錄。尙未實指所在。杜解補正定在萊蕪。故沈氏依而用之。

公至自頰谷〔注〕上平為頰谷之會不易。故月致地者。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

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

〔疏〕

注致地至致也。○鄂本誅侏儒下疊侏儒二字。又故致也。鄂本作故致地。按紹熙本與鄂本同。當從之。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此上平書月為頰谷之會不易。不得意可知。今而致地。故云頰谷之會。至曲節從教。舊疏云。

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穀梁傳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子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左傳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史記齊世家。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犂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孔子世家。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孔子趨而進。

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焚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新語五云。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來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僇于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歎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漢書陳湯傳。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旃笑君。孔子誅之。後漢書陳禪傳。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張升傳。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皆用公羊說。其穀梁左傳。史記。新語與公羊詳略互見。蓋皆傳聞之異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疏〕

杜云。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大事表云。博縣爲今之泰安府。龜山在新泰縣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與泰安府境相接。一統志。龜山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南

四十里山之南。卽兗州府泗水縣。水經注汶水篇。其水自谿而東。濬波注壑。東南流。逕龜陰之田。龜山在博縣北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卽龜陰之田。春秋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史記注引服虔云。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漢書五行志引來作俵。地理志引謹作鄩。說文亦作鄩。歸者。復還所取之物之謂。禮記祭義云。子全而歸之。孟子盡心云。久假而不歸。皆歸還之義也。

齊人曷爲來歸運、謹、龜陰田。〔注〕据齊嘗取魯邑。〔疏〕

注据齊嘗取魯邑。○舊疏云。卽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哀八年。齊人取謹。

及傳之文是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

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疏〕

舊疏云：孔子家語亦有此言，若以家語言之，孔子今年從邑宰為司空，既為大夫，故有行於季孫之義。孔子世家：定公以

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是也。○注孔子至之也。○左傳哀十四年傳：且其違者不
過數人，注違不從也。後漢書朱景等傳注：違，失也。廣雅釋詁：違，借也。言無有借失，故無不從也。○注不言至之家。○孟子萬章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趙注：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按世家：季孫使人召孔子，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然亦卒不行，是孔子未仕季氏。孟子所言，即謂仕於定公也。季氏執政，故曰於季桓子，故此傳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也。齊人為是來歸之。〔注〕齊侯自顛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或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

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

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疏〕

注齊侯至還之。○舊疏云：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之文，校勘記出或過，云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或作獲，當據正義。穀梁注引作獲，按紹熙本亦作獲。世家云：景公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穀梁敘此語在斬侏，儒之前，不合。史記正義：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故鄆城在龔丘縣東。

七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新語又云。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鹽鐵論備胡云。孔子仕於魯。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墮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是也。舊疏云。其四邑者。蓋運也。誰也。龜也。陰也。邑而言田者。桓元年傳云。田多邑少。稱田。然則此等皆是土地頃畝多。邑內人民少。故稱田。龜亦是邑。非山名。賈服異。若欲同於賈服。卽云上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而言侵魯四邑。請皆歸之者。謂雖有此請。齊君不全許。是以但得三邑而已。蓋非何氏之意。按何注。四邑蓋三邑之譌。運也。誰也。龜也。龜陰田也。據左傳皆在汶陽也。索隱引左傳。鄆龜及龜之田。是鄆龜與龜陰別。○注歸濟至寶同。○齊人來歸衛寶。見莊六年。按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不言來也。彼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未絕乎我也。曷爲未絕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齊已言語許取之。其人民賈賦尙屬于魯。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彼與魯未絕。故不言來。與此異也。舊疏云。言魯不應復得之者。正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也。是也。○注夫子至之驗。○正以魯不應復得。故夫子不欲受也。舊疏云。四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絕於魯。魯不應得。頰谷之會。討殺侏儒。威劫齊侯。方始歸之。雖曰獲田。君子不貴也。解詁箋云。傳此注義例。闕遠得聖人之心矣。魯任用孔子。則聖化及天下。豈以區區反侵地爲得意。反侵地者。正齊人欲沮撓魯政。卽歸女樂之幾。受女樂大惡。不可言也。而左氏穀梁以反侵地爲聖功。陋矣。頰谷書致者。蓋齊以魯有聖人。有加禮焉故也。齊桓衣裳之會。猶云朝服濟河。而無怵惕。曾以聖人相君。而置之危地。且效曹沫。屈建之詐。設兵刑以偪好哉。何君依違之辭去之。而義益長矣。劉意以上注頰谷之會致地。此注及謝過一節。須刪去。按孔子誅侏儒事。左穀史記。新序。並載其事。則當時容或有之。孔子不必藉此威齊。而齊人之歸田。亦未嘗不因此存之。固無損聖德焉。聖人固不置君危地。而危隨之來。亦聖人所不能預禁。則有不如此而不可者。禮記儒行云。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疏。此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爲儒者。實自述也。若夾谷之會。孔子欲斬齊之侏儒。是也。舊疏云。言此違之驗者。欲對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

也。文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疏〕

齊乘云。郕城在沂州東三十六里。水經注。無鹽縣之郕鄉城。郕卽昭伯之故邑。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郕。今其城無南面。一統志在東平州南四

十里是也。通義云。郕

費皆內邑不聽者。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穀梁費爲郕。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春秋

異文箋云。謹案。左氏傳明云。秋。復圍郕。穀梁亦作郕。自當以郕字爲正。且郕邑屬叔孫氏。故圍郕。叔孫爲主。費邑屬季氏。若有事於費。帥師者當爲季氏。不當獨任叔孫也。以是知公羊作費。或傳受之譌。

宋樂世心出奔曹〔疏〕

舊疏云。世字亦有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禮記檀弓泄柳。唐石經作世柳。

宋公子池出奔陳〔疏〕

釋文。池。左氏作地。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奔作彘。按池與地皆从也。得聲。於古讀若它。莊子大宗師篇。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釋文。池。本亦作地。崔同。顧氏炎武。唐韻正云。五

支池。古音駝。六至地。古音沱。陳第曰。詩稱地在斯干。韻禡。與今音同。及讀屈原橘頌。以過韻地。讀平聲。正叶沱字。楊雄羽獵賦。亦同此例。按斯干九章。以地。五儀議。禡。而子禡二字。可不入韻。不當以此證其爲今音也。閩監毛本。誤以釋文池。左氏作地爲注語。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鞏〔疏〕

左氏穀梁鞏作安甫。舊疏云。賈氏不云公羊曰鞏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差繆略云。安甫。公羊作鞏父。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

公子池、樂世心、石彊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

矣。〔疏〕

左氏經脫下宋字。○注復出至言之。○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昭二十年、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不重言宋向甯也。左傳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适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

出奔陳、則以欲帥國人出爲辰事、不可同於公羊也。○注公子至是也。○下十一年云、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皆在惡之科也。又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注辰言至出也。○隱元年傳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是則辰爲不得已從仲佗等出矣。舊疏云、知非辰強之者、正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元年招之屬、以其有罪、皆去弟以貶之、今不去弟、故知仲佗強之矣。穀梁注云、辰爲佗所強、故曰暨、用何氏義、釋文強作彊、葉鈔本作強、是也。通義云、佗彊起意、而辰序上者、既加暨、又序下、嫌辰全無罪矣。義或然也。○注三大至見矣。○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明當防之、此亦三大夫出奔、不月、故解之。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注〕不復言宋

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疏〕

注不復至明矣。○舊疏云、以奔時舉言宋仲佗、是其率國人去已明矣、是以此經不復言宋也。○注辰言

至坐重○隱元年傳及猶汲汲又云及我欲之明上奔為不得已故齊暨此叛為辰汲汲故變暨言及舊疏云言當坐重者惡其母弟之親而汲汲于叛故當合坐重於疏者通義云胡康侯曰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辭得已而不得已者也夫事君者可登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而巳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疏〕注不言至可知○決上宋公之弟辰以下自陳入于蕭以叛文也

冬及鄭平〔疏〕鹽鐵論備胡云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瓘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叔還如鄭莅盟〔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蒞作莅鄂本作蒞一从艸一从水此合并為蒞非通義云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既平之後遂終春秋未嘗相犯故特與莅盟同為大信辭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危社

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疏〕注不日至略之○釋文弑作殺云音弑所見世小國卒例書日月昭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之屬是也今不日月故解之子未三年失衆見弑者即下十三年

薛弑其君比是也知失衆者以其稱國以弑故也又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注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此亦宜日月而不日月亦略薛也校勘記云解云禍端在定亦有作在

是者今解從定按薛弑其君比卽在定十三年則此作定非也定當從是今按禍端在定卽謂禍端在定之當廢不廢也不必改是字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郟〔疏〕

穀梁傳墮猶取也注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郟永屬己若更取邑於他然彼疏云何休難云當

言取不言墮實壞耳無取於訓詁鄭君如此釋之則范注皆鄭釋廢疾語諸本脫去釋廢疾曰皆誤作范注矣劉氏逢祿難云夫子辨家邑之制爲此墮也若叔孫討陪臣安得書於春秋是也通義云啖助曰毀全除之墮但損之水經注汶水篇汶水自桃鄉四分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之郟鄉城南郟昭伯之故邑也禍起鬪雞矣春秋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郟今其城無南面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曷爲帥師墮郟帥師墮費〔注〕据城費〔疏〕

注据城費○見襄七年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疏〕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續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劭曰孔

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溢之端。消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闔。外收強齊侵地。內虧三桓之威。是其事也。通義云。再言三月不違者。前據爲中都宰時。此據爲司空時也。舊疏云。上十年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外。違之明矣。故上有注云。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此傳復言之者。家語定十年時。孔子從邑宰爲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則爲司空時爲季孫所重。齊人遂懼。求歸四邑。及作司寇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誅少正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是以作傳文言其事矣。按此三月。蓋猶論語雍也篇。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之三月。言其久耳。不必僅三月不違也。

曰家不藏甲〔疏〕

禮記禮運云。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爲魯君。漢書毋將隆傳。春秋之誼。

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

邑無百雉之城〔疏〕

禮記坊記云。都城不過百雉。注。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

於是帥師墮郟。

帥師墮費〔注〕。郟。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

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疏〕

注二。大至。

患之。○卽上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郟。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又昭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之屬。按左傳。歷記南蒯。公山弗狃等。以費叛。侯犯以郟叛等事。明二邑大夫數叛。故患之也。○注以問至墮之。○舊疏云。春秋說及史記皆有此言。按孔子世家云。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郟。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是

其事也。○注故君至其言。○論語憲問篇文。○注不書至爲重。○舊疏云。以傳云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並從二事。而特舉墮城。不書去家之甲者。舉重故也。必知去甲亦合書者。正以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書之於經。明知去甲亦合書矣。雉

者何。五板而堵。〔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疏〕校勘記。毛詩小雅鄭箋引而作爲。下而雉同。○注八尺至十尺。○舊疏云。八尺曰版者。韓詩外傳文。校勘

記云。當作內傳。傳注版作板。當從此。說文木部栽下段注云。古築牆。先引繩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詩其繩則直是也。繩直則豎植。幹題曰植。植于兩頭之長杙也。旁曰幹。植于兩邊之長杙也。而後橫施板于兩邊幹內。以繩束幹。實土築之。一板竣。則層累而上。詩曰。縮版以載。是也。何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曰戴禮韓詩也。鄭箋詩引此傳而釋之曰。雉長三丈。則版六尺。自用其說也。五堵而雉。〔注〕二百尺。〔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詩鴻雁正

義引王愆期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百雉而城。〔注〕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

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

受過也。〔疏〕注二萬至制也。○舊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也。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

二尺也。按坊記注。以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與何注絕殊。然如鄭說。則百雉之城。不及二里。未免過隘。左傳疏引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何說雉積。與韓詩說合。雉此未及板之廣耳。毛詩疏引異義。周禮說。雉高一丈。長

三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鄭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按如左傳，則大都三國之一，卽正得百雉，正合大夫之正。孔子何爲言邑無百雉之城，墮郈墮費耶？如其合制，郈費大夫有辭以對，聖人能違禮爲之耶？周禮典命注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典命疏引書無逸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三之一，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與鄭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據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按鄭爲兩解者，以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里，子男宜三里，以典命國家宮室以命數爲節，則公九命當九里，侯伯七命當七里，子男五命當五里。詩大雅文王有聲箋云：築城伊瀆，適與城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公侯也。賈公彥云：雖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二里，則周之天子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按此則鄭駁異義所主，所謂天子城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見坊記疏者也。通義云：今按此城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墨子曰：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若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之，三里之城，實周百有八雉，容舉成數也。周禮城郭以命數爲節，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者，皆謂外城。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侯伯之正制。天子外城十有二里，而致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者，以公之外城爲其中城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三里之城，其積九里，九里之城，其積八十一里，爲方九里者，九十里之城，其積三十九里，爲方九里者，五而強，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里，爲方九里者，三而弱，然則都城百雉，於子男爲大都，於侯伯爲中都，於公爲小都。今云家私邑悉如中都之利，不利公室，故諷使墮之。

按舊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疑何注二萬尺脫。公侯方百雉語。故舊疏如此也。所謂方者。不必如開方積數。故下注引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無方字也。何注明云。周十一里有奇。孔氏以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計之。亦合其實。何氏之說。不可通於周禮。何氏引禮說云。天子千雉。則奚止十二里哉。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舉其邑之至小者而言。今縣城有周三里者矣。不必卽指國都。亦不必泥方字立說。卽匠人典命。亦不必強合。孔氏以典命所記爲外城。匠人所記爲內城。亦以意言耳。百雉之城。公侯之制。家邑不得同之。今三家私邑。僭擬國都。故孔子云然也。孔氏又云。古周禮說。三堵爲雉。與此傳不合。或當以五堵者度長。三堵者度高。若然。一堵之牆。高丈長四丈。一雉之牆。高三丈長二十丈。義亦可通。然周禮說。與禮戴詩韓春秋公羊不必強爲合也。存之。○注禮天至十雉。○舊疏以天子千雉。及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皆春秋說文。按何注引禮或逸禮。禮緯亦有是語。蓋受百雉之城。十何氏申春秋說文也。匠人疏引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蓋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城及都城之高也。何氏自論周城之數與彼不同。○注天子至軒城。○舊疏云。春秋說文。初學記引白虎通云。天子曰嵩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干城卽軒城。音義通。軒城闕一面。卽不敢自專之義。○注軒城至過也。○說文寧部。寧。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闕。段注云。闕之義同缺。引何氏公羊此注。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按毛詩出其東門傳。闕。曲城也。闕。城臺也。城門上有臺。謂之闕。周官匠人。詩靜女。所謂城隅也。天子南城門有臺。故新序雜事五云。天子居闕闕之中。是也。闕卽宣十五年傳之堙。堙卽包城臺言。韓詩外傳。司馬子反乘闕而窺宋城。卽堙也。亦卽說文之闕。闕。樓上戶也。闕在高處。可以眺望故也。鄭爲諸侯。無南城門。其三面皆有城。城皆有臺。故子矜詩云。在城闕兮。是也。闕卽鞅。隸變爲孰。三面有臺。南方獨無。故爲孰。軒懸之缺南方。故亦曰軒。猶泮水之缺北方。皆爲下乎天子也。毛詩之闕。乃孰之段借。非象魏之闕。陳氏奭詩毛傳疏引爾雅觀謂之闕。說文闕門觀等語。釋之。誤矣。毛詩傳曰。乘城而見闕。箋申之曰。登高而見於城闕。卽謂城門之闕。非見觀闕之闕也。南方亦有城垣。但無臺。不必如舊疏所云。不設射垣以備守也。舊疏又云。舊古城無如此者。蓋但孔子設法如是。然至作舊疏時。未必春秋古城仍有存者。且

後代小邑亦有四門不全其一
而無城樓者蓋即孰之遺象與

秋大雩〔注〕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疏〕

注不能至澤廢○舊疏云謂三月之後
遠之按如受齊人所歸田其一事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亥據歷當為九月之二十八日時歷不閏六月
故十月有癸亥下又書十一月丙寅朔是當時於十一月後方置閏也

左氏穀梁作齊侯春秋異文箋云公羊作晉侯方音之譌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作
晉誤也宋張洽云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誤按古齊晉多混說詳昭十年齊欒施來奔下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薛弑其君比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疏〕

五行志劉歆以為十二月二日楚鄭分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庚午朔大二月庚子朔小三月己巳朔大四月乙亥朔小五月戊
辰朔大六月丁卯朔大七月丁酉朔小八月丙寅朔大九月丙申朔小十月乙丑朔二日丙寅○注是後至以叛○薛弑君在下
十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叛亦同時舊疏云晉荀寅士吉射叛在弑君之前而後言之者正以弑君之變重故先取以應之五行
志下之下定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弑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衛逐世子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成仲孫氏邑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

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疏〕

注成仲孫氏邑。○說文邑部。鄭

古氏邑。段注：今春秋經傳皆作成。鄭成古今字也。左傳昭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杜云：成，孟氏邑。此年左傳云：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注：成在魯北境。故按孟氏邑之成，非姬姓鄭國之鄭也。隱五年：衛師入鄭。文十二年：鄭伯來奔。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鄭、霍、文之昭也。各書皆从邑作鄭。而許於鄭下不云姬姓之國者，蓋許所據左氏鄭成字互易，不可以今所據繩許也。公羊鄭國之字作盛，或盛爲姬姓國之正字。鄭爲孟氏邑之正字也。古鄭國在今兗州府汶上縣北二十里，有鄭城。孟氏之城，地當近杞也。○注圍成至叛邑。○圍例時：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是也。此書月，又莊二十七年注云：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此在內而致，故並須解之。舊疏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者，卽公羊說云：一國叛，王自征之。若四國皆叛，安得四王而征也。是其義也。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云：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然則天子不親征下土，而美之者，直是美諸侯之得正，猶自不言桓王伐鄭之善。故彼注又云：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徵者，不能從諸侯也。按何氏彼注，卽天子不親征下土之義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明諸侯有罪，天子當命方伯討之也。諸侯不親征叛邑者，舊疏云：正以諸侯於天子亦宜以國爲家，如天子之有天下也，而不能全服，親自征之，故爲非禮。爲春秋所刺也。沈氏欽韓云：書之者，所以恥公而惡夫方命者也。校勘記出下土，云：閩、監、毛本同。蜀大字本：土作土。此本疏中引注亦作土。當據正。○注公親至錄之。○校勘記出故危錄之，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下有矣。左傳載公斂處父又曰：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是其不能服也。公親圍成而不克，恥甚，故爲從他國來文。書月以危之，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是也。穀梁傳：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侵伐人國，且不必皆危，僅邊齊，何危爾。通義引趙汭曰：昭圍成不月，異在國也。

十有二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疏〕

穀梁脫衛侯二字左氏穀梁瑕作蔑左傳實鄆氏杜云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鄆亭大事表云鉅野縣今屬山東曹州府

夏築蛇淵囿〔疏〕

水經注汶水篇蛇水又西南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囿也大事表云蛇在今濟南府肥城縣南成十八年注云刺奢秦妨民也

大蒐于比蒲〔疏〕

桓六年注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又昭八年蒐于紅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此蓋與彼同釋文作大廋云本又作蒐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疏〕

大事表云即今太原府之太原縣唐叔始封時故都也成王封叔虞于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古唐國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

不相能日尋干戈帝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爲晉星杜注大夏晉陽也曰大夏曰太原曰大鹵曰夏墟曰唐曰晉曰鄆左傳所稱凡七名皆指晉陽一地後爲趙氏食邑古唐國在今縣治北古晉陽城在縣治東北包氏慎言云鞅意非叛無君命而持兵向國事同於叛論罪當誅潛研堂答問云變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君不可專其私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疏入者內弗受也以其無君命於義不受是也雖非實叛未奉君命擅據私邑故書入書以叛罪之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疏〕

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伐晉取朝歌大事表云朝歌即今河南衛輝府淇縣衛始封時故都後入于晉孔疏衛爲狄所滅

東徙渡河。遷楚丘。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左穀無及字。此及衍文也。釋文不言左穀無及字。知陸所見本無矣。荀寅。士吉射。位鈞罪等。非有首從。無爲言及也。通義云。晉陽。趙氏之私邑。朝歌。寅吉射之私邑也。實自國出居其私邑。而春秋不言出奔。反與彭城曲沃同。以入言之者。唯君有國。臣不專地。苟專私邑。以叛。卽與入公邑同誅。

晉趙鞅歸于晉

此叛也。其言歸何。〔注〕据叛與出入惡同。〔疏〕

注据叛至惡同。○桓十五年傳云。歸者。出入無惡。此上已書叛。明出入惡矣。今此反書歸。故難之。

以

地正國也。〔注〕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疏〕

舊疏云。趙鞅以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故云以地正國也。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

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注。地。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注軍以至以地。○昭元年。有千乘之國。注云。十井爲一乘。是也。按。十井八十家。賦長穀一乘。以魯頌及司馬法計之。每乘三十人也。

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

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疏〕

注無君至誅事。○哀三年疏引作書歸而赦之。穀梁注引凱曰。專入晉陽。

以興甲兵。故不得言叛。實以驅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言歸。春秋善惡必著之義。舊疏云。君子之人。探端知緒。但誅其意。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重而可恕。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爲罪。是以春秋書歸以赦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後漢書董卓傳。昔趙鞅與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人。楊秉傳。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皆取公羊爲說。通義云。時荀寅士吉射作亂。攻趙氏。趙鞅奔晉陽。與師以拒二子。君爲之逐荀士而復鞅。其復有君命。故以歸言之。其出無君命。故以叛言之。然書歸者。非與使無惡也。所以起其叛。爲以地正國。明雖逐惡人。苟無君命。不免爲叛。鞅自以與寅吉射情有曲直。而春秋之誅。豈施之。此臣道之大防也。後世蕭高。字文之徒。猶託名清君側之惡。爲義師者。唯春秋之教不明。而亂臣賊子不知所懼也。董仲舒曰。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解詁箋云。傳例言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趙鞅荀寅士吉射皆亂賊。故上入邑以叛。同文趙鞅挾君勢。惡尤甚。故變文以起之。曰歸者。著其以清君側爲名。書入則不能著。非爲善辭也。歸者出入無惡。其出也入邑以叛。其入也必挾君以令。故反與以出人無惡之文。此變例中之正例。與趙盾復見同義。若欲赦之。則當以出惡歸無惡之文。書復歸矣。按趙世家。晉定公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荀寅范吉射與午善。謀作亂。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是亦以其無

君命故也。又云定公十八年簡子圍范中行氏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按史記所載本之左傳以事而論。趙鞅與韓魏相比。同以私怨逐荀范。荀范始亂。又有伐公之罪。故趙鞅雖惡。然其歸也有君命。明知晉君之命。卽韓魏所挾之命。但既奉君命。春秋卽以權屬君。故其不奉君命也。則曰叛。其奉君命也。則曰歸。尊君抑臣。尊綱紀於一綫而已。○注晉陽至逐之。○左傳注云。晉陽趙鞅邑。按趙衰始封于溫。故文五年傳。趙衰稱溫季。其封晉陽不知何代。

薛弒其君比。

公羊義疏七十二

定十四年
盡十五年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疏〕

禮記檀弓云公叔朮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注朮當爲朱春秋作戌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正義引世本云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

拔生朱按朮朱戌古音同部得通也

晉趙陽出奔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陽誤鞅疏同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杜云陽趙厲孫疏引世本云懿子兼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兼卽厲也按左傳以陽爲戍黨證之世本當

從左氏作衛此及穀梁蓋因上年冬有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之文故誤衛爲晉毛本又誤陽爲鞅鞅已歸于晉無復有奔宋事也差繆略云衛公羊作晉按今公穀並作晉

三月辛巳〔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左穀皆作二月唐石經原刻作三月後磨改去上一畫經義述聞云三當爲二左氏穀梁並作二據杜預長曆是年二月己未朔辛巳二十三日也若三月則戊子朔不得有辛巳矣

釋文但云公子佗人二傳作公孫佗人賡二傳作牂而不言三月二傳作二月則此傳亦作二月可知唐石經始誤二爲三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巳月之二十三日

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

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注〕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爲重頓子以不死位爲重

〔疏〕

左氏穀梁作公孫佗人。唐石經佗字人旁磨改。膾舊疏云。左氏穀梁皆作頓子。詳字。賈氏不注。文不備。按。詳膾音近。說文羊部。詳。从羊。引聲。倉部。膾。从倉。引聲。皆从引得聲也。鄂本膾誤。膾。蜀大字本誤。膾。○注不別至爲重。○舊疏云。正以上四年滅沈。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之屬。其上文皆直一國大夫而已。是以其經言以歸。不暇分別。今此經上載二國。其下直言以歸而已。似非詳備之義。是以解之。明楚陳以滅人爲重者。二國之卿。擅相滅獲。其過已深。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罪。假言歸陳。不足滅楚之惡。故也。頓子以不死位爲重者。諸侯之禮。當合死位。頓子不死。其過已深。何假書言歸于某乎。故云頓子以不死位爲重也。按襄六年傳。國滅君死之。正也。故注云。然不言所歸。略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注〕月者爲下卒出。〔疏〕

釋文。醉李。本又作橋。漢書地理志會稽郡下由拳云。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橋李也。大事表云。

今嘉興府治嘉興縣南有醉李城。句踐歸吳後。夫差增封其地至此。然則與闔廬戰時。橋李猶爲吳地。杜氏通典。吳國南百四里與越分境。吳伐越。越子禦之于橋李。則今嘉興府之地也。古橋李城在今浙江嘉興府嘉興縣南四十五里。左氏穀梁作橋李。杜云。橋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說文木部。橋。以木有所擣也。春秋傳曰。越敗吳于橋李。史記吳世家。越王句踐迎擊之。橋李。集解。橋音醉。賈逵曰。橋李。越地。漢書地理志。敗之。橋李。師古曰。橋音醉。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于樂辟亭。句踐更就李爲語兒鄉。沈氏欽韓謂就李即橋李也。嘉興府志。橋李城在秀水縣西南七十里。按就。橋。醉。皆方音之轉。○注月者爲下卒出。○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此兩夷相敗。宜略於諸夏。不合月。今此書月。故云爲下卒出也。吳子光卒。月者。襄十二年。吳子乘卒。注云。卒皆不日。吳遠於楚。是也。

吳子光卒〔疏〕

越絕書吳內傳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檣

李七里通義云趙汭曰吳

楚之君雖卒於外地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疏〕

釋文堅本又作擊音牽左氏作牽按穀梁亦作牽易睽六四牽羊悔亡子夏傳牽作擊是牽堅音義同杜云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大事表云路史內黃西南三十里有故牽

城今在內黃之西南潞縣之北二縣本連壤內黃今屬河南彰德府潞縣屬衛輝府一統志牽城在衛輝府潞縣北十八里水經注淇水篇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春秋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是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疏〕

馬氏宗樞左傳補注云酈元曰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按洮城宋滅曹爲宋地

天王使石尙來歸賑〔疏〕

通義云黃道周曰歸賑而不舉日月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尊紀賜者則不親爲之紀時焉賑說文作賑鄭元注周禮地官掌蜃引作蜃

石尙者何天子之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疏〕

注天子上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天子之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

歸者不反之稱舊疏云傳直言天子之士而知上士者何氏以爲春秋之例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尙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尙天子之士石氏尙名釋例王之公卿皆

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尙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是也。舊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者。正以傳云石尙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啗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不以名見。故隱元年注云天子之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俎肉也〔疏〕

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彼疏云注引左氏云石尙來歸蜃。公羊

以為宜社之肉。以蜃器而盛肉。故名肉為蜃。是祭社之器為蜃也。按周禮直云蜃器之蜃。不別宜社者為蜃。故鄭氏總謂祭器。明社稷宗廟四望山川皆同。故引鬯人文為證。蜃灰可以飾物。祭器皆用之。因謂祭器為蜃也。而鄭氏注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蜃。則又云蜃畫為蜃形。蚌曰含蜃。尊之象。則又與地官注不同。蓋無正文。故說不定也。今三傳本皆作蜃。公羊傳云俎實。穀梁傳亦云。蜃者何。俎實也。祭肉也。何注云實俎肉也。則蜃即俎中肉。分賜臣下者。大行人歸蜃以交諸侯之福。是也。不云宜社之肉。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左氏說。蜃。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又成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蜃于社。注。蜃。宜社之肉。則以為宜社之肉者。左氏說也。然彼傳因成子受蜃于社。故云蜃宜社之肉。因社肉亦謂之蜃。非蜃專為宜社之肉也。○說文。俎。禮俎也。从牛。肉。在且上。漢書項籍傳。乃為高俎。注。俎者。所以薦肉。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俎。肉凡也。士冠禮注。煮於鑊曰享。在鼎曰升。在俎曰載。故謂實為俎肉也。

腥曰俎。熟曰燔。〔注〕禮諸侯朝天

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疏〕

周禮引異義。左氏說。蜃。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膳。則以蜃與

膳分社廟之祭。說文示部。蜃。社肉。盛以蜃。故謂之蜃。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石尙來歸蜃。說文多用古文春秋說也。又燔。下云。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籩焉。以饋同姓諸侯。周禮大宗伯。以蜃。膳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注。蜃。膳。社稷宗廟之肉。以

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亦引是經。蓋亦用左氏義。穀梁傳與此同。則今文春秋說也。按釋文。燔。本亦作膳。又作繡。唐石經。諸本同作燔。盧氏文昭考證云。繡疑繡字之誤。說文火部。燔。熬也。詩小雅楚茨。或燔或炙。箋云。燔。燔肉也。炙。肝也。大雅生民云。載燔載烈。傳火曰燔。左傳僖二十四年。天子有事燔焉。襄二十二年左傳。與執燔焉。孟子告子。燔肉不至。皆謂熟肉焉。似不必分別社廟。亦謂之胙。僖九年。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是也。○注禮諸至。實。○論語鄉黨云。祭於公。不宿肉。集解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班賜。不留神惠。曲禮云。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注。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疏。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則彼注以下當作以上。是故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明孔子大夫。故候君之頒。致後。膳肉不至。故不脫冕而行也。然徹俎與歸俎不同。徹俎。謂當祭未徹俎時。尸與主人主婦。有司徹之。臣得獻之。俎自徹之。置堂下。祭畢後。士自持俎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曲禮所云。乃助祭之臣。各獻俎肉。所謂賓俎。與君賜之胙。同名。膳。也。故左傳昭十六年云。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賑歸賑。受賑。卽受賜之肉。賓賑。卽賓俎也。彼大夫助祭。諸侯之禮。雜記所謂冕而祭於公者。知諸侯助祭天子。亦有歸賑之事。詩大雅文王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是也。諸侯助祭事也。禮記祭統云。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又曰。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則異姓諸侯助祭。亦必致膳。故孔子異姓大夫。有不宿肉之事。則古文家以賑燔專遺同姓之國。非也。故左傳有賜齊侯胙事。說文。胙。祭福肉也。又有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燔焉之事。蓋二王後及有功德者。亦得賜焉。○注時魯至譏之。○舊疏云。正以魯無朝聘。天子之處。而書歸賑。以譏之。按如左傳所記。賜齊桓胙。及有事燔宋。則似天子賜賑。不專及助祭諸侯矣。然春秋書之。不得無故。何云譏之。或春秋制與穀梁以爲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賑。貴復正也。何氏所不取。

衛世子蒯瞶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疏〕

注主書至之義。○白虎通諫諍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

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明君臣以義故得去，父子以恩不得去也。舊疏云：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子若大為惡逆，人倫之所不容，乃可竄之深宮，閉人固守。若小小無道，常安處之，隨宜罪誼，會其克改，寧有逐之佗國為宗廟羞且子之事父，雖其見逐，止可起敬起孝，號泣而諫。諫若不入，悅則復諫，自不避殺。如舜與宜咎之徒，寧有去父之義乎？今天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父無殺己之意，天子慰而去之，論其二三，上下俱失。衛侯逐子，非為父之道，天子去父，失為子之義。今主書此經者，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大子之不孝。故曰：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若其父大為無道，如獻公幽王之類，若不迴避，必當殺已。如此之時，寧得陷父於惡，是以申生不去，失至孝之名。宜咎奔申，無刺譏之典，但衛侯爾時無殺子之意，是以劓噴出奔，書氏譏之耳。按疏語甚通，惟責備申生太過。檀弓云：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不得去之義明矣。孔子責曾子小則受，大則走，亦止謂暫避其怒耳。宜白之事，書缺有間，不得據為典要。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疏〕

上十年出奔陳，十一年入于蕭以叛，此乃自蕭來奔也。

大蒐于比蒲〔注〕譏亟也〔疏〕

注譏亟也。○舊疏云：大蒐之禮，五年一為。若數于此，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上十三年夏，已大蒐于比蒲，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注〕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人都，當脩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

先會間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

受于廟〔疏〕

注書者至都也。○舊疏云：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都，故書而非之。通義云：杜元凱以爲會公于比蒲是也。大蒐大閱，公雖在不書，國內常禮，省文可知也。郎部言公者，乃特譏也。按杜注亦以意

言耳。○注如入至朝禮。○桓六年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則凡入人都，皆當修朝禮矣。杜云：會公于比蒲，而不用朝禮，故曰會。按若會于比蒲，儘可書地，不地，明在國內，故譏其不修朝禮也。若在外，何朝之有？若其行朝，則當如僖二十八年，書公朝于王所之例矣。杜說恐未常。○注古者至之地。○曲禮下文。○注考德至過誤。○舊疏云：謂考校其德行，齊一其刑法也。講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義亦通於此。○注言公至于廟。○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于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是則朝重於聘，更宜受之于廟矣。故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注：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于太廟，是也。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彼注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于廟，是則朝聘皆當于廟也。今此會在外，故言來會，公明不受之於廟也。

城莒父及霄〔注〕

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

道無拾遺，齊懼北而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

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

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疏〕

杜云：魯邑，大事表云：莒繫以父者，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是也。子夏爲莒父宰。

卽此。今爲沂州府莒州地。晉在今莒州竟。杜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閻氏若璩四書釋地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晉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宰邑。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耳。一統志。春秋時有三莒。一爲周境內邑。昭二十六年。陰忌奔莒。是也。一爲齊東境。昭三年。齊侯田于莒。昭二十六年。陳桓子請老于莒。是也。一爲魯邑。定十四年。城莒父。是也。惟莒州爲莒國之莒。與大事表同。山東通志。謂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卽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王氏塗四書地理考云。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臆度。高氏士奇曰。取地於莒。遂謂之莒。如鄭取許田。而謂之許。楚取沈邑。而謂之沈。魯有薛地。而謂之薛。然則莒父或係莒地。而魯取之。卽以爲莒州之地。在魯東南。與莒接壤可也。說文邑部有邽字。地名。从邑。少聲。玉篇亦云。魯地名。古霄邽聲同。但未知在今何地。○注去冬至不朝。○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井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衣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此何氏所本。江氏永鄉黨圖考云。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圃。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之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當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按孔子雖攝相事。而執政究係三家。如築圃。大蒐。雖曰勞民。尙於國政未爲大害。孔子必事諫阻。是孟子所謂不可磯也。不得據以證孔子世家非。而年表衛世家是也。韓非內儲說。仲尼爲政于魯。齊景公患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縱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按孔子爲政在

定公時。黎且口中不得稱諶。當是魯公之誤。諫之不聽。乃去。於聖人去父母邦之道。尤爲周到。觀齊歸女樂。不敢直陳魯廷。或因孔子諫止之。與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誅犁鋤之介聖兮。注。介。間也。韓子曰。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犁鋤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志。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犁鋤以女樂遺魯公。樂之。公怠於政事。仲尼諫之。不聽。遂去之。不言其何年也。舊疏云。隱六年傳。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今此無冬。四時不具。故解之。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者。卽家語始誅篇云。孔子爲魯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是也。若以家語言之。則定九年始爲邑宰。十年爲司空。十一年爲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時。年月不明。故此注云。蓋也。云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者。皆家語相魯文也。按校勘記。出粥羔豚者不飾。云此本及閩監本。疏中引注。皆脫作豚。毛本始改爲肫。非。按史記家語。皆作羔豚不飾者。舊疏引舊說云。魯前之時。粥羔豚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爲相。此事乃止。故曰粥羔豚者不飾也。按世家云。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是也。齊懼。北面事魯。世家無文。或何以意增之。饋女樂以間之。論語微子作歸女樂。彼釋文。歸如字。鄭作饋。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樂。孔子斯征。注引論語作饋。文選鄒陽上書注引論語。亦作饋。並與何鄭本同。漢書禮樂志云。是時周室大壞。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歸魯。而孔子行。顏注。餽亦饋字。引論語作餽。疑亦饋字也。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論語亦有是語。注。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行。是也。○注當坐淫故貶之。○舊疏云。推尋古禮。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坐淫泆之惡。去冬以見之。按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是諸侯外淫者。絕受女樂。差於外淫。故貶去冬也。冬者四時之名也。春秋以天之端正王之政。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今魯受女樂。怠政事。故去冬。明不能承天成化也。春秋正辭云。去冬何也。不終也。是年也。齊歸女樂。季孫受之。而孔子行。故曰不終。易曰。無喪無得。其吾聖人與。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夫季桓子與通義云。去冬者。師說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魯君臣受之。三日不朝。

雖諱而削其事。事繫于冬。故去冬以起之。史記曰。定公十四年。齊人遺魯君女樂文馬。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明年春當郊。實受女樂。在是冬之證。○注歸女。至不書。○校勘記出。故深諱其本文。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文作又。屬下讀。當据正。按此與莊二十三年書公如齊觀社同義。彼注云。觀社者。觀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蓋淫大惡不可言。故諱以觀社。小惡書。此亦諱淫。故去冬以起。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解齊人歸女樂章云。定公十四年。齊人歸女樂。春秋不書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詞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也。是也。舊疏云。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正以其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卽云己之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卽是附於嫌疑。近於禍患。是以雖非國家之諱。依例可書于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何意以魯受女樂。雖不爲諱。亦不書。爲其附嫌近害。非謂受女樂可不諱也。○注或說至象也。○舊疏云。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蓋不修春秋已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爲王者之法。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非月則可。三年乃有成。是也。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按。或說恐未然。時季孫當國。史臣載筆。未必顯著國惡。直如南董。舊疏春秋之說。下似是駭或說也。蓋去冬之屬。孔子作春秋新義。未必不修春秋已有此例。毛本令誤今。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疏〕

通義云。月者。爲下錄郊牛之變是也。正以朝例時故也。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曷爲不言其所食。〔注〕据食角。〔疏〕

注据食角。○卽成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

漫也。〔注〕漫者

偏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牛死爲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疏〕

校勘記云。鄂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

元本漫作曼。按釋文作漫也。○注漫者偏食其身。○列子黃帝篇。漫言曰。釋文漫。散也。文選甘泉賦。指東西之漫漫。注。漫漫。無厓際之貌也。漢書楊雄傳。爲其泰曼漙而不可知。注。曼漙。不分別貌。牛身偏爲鼠傷。散漫無際。故曰漫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漫卽曼字。唐石經元本作曼是也。說文又部。曼。引也。漢書禮樂志。世曼壽。師古注。曼。延也。是曼有延及之義。故曰曼衍。莊子齊物論。因之以曼衍是也。亦曰曼羨。文選封禪文。沕瀟曼羨是也。古字本止作曼。以水言之。則从水作漫。猶以艸言之。則從艸作蔓也。詩野有蔓草。傳。蔓。延也。此經不言所食者。蓋初食雖止一處。而其傷蔓延。不能知其初食之處。故曰曼也。何氏謂偏食其身。於義尙未盡得。楊雄傳。爲其泰曼漙而不可知。卽此曼字之義。按何云。偏食其身。卽包有曼延之義。因傳文作漫。是漫散意。當是其身偏食之象。○注災不敬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注。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疏。今牛體偏食。不敬之罪大也。五行志中之上。定公十五年正月。饑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舉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俛歸。鄆。謹。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經義雜記云。禮記。牛曰一元大武。說文。牛。大牲也。故牛死爲定公薨之象。以示不能誅賊臣而用聖人也。○注不舉至甚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食死並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以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爲復矣。所以爲內災甚之也。○注錄內至是也。○卽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此牛死復舉食以甚之。猶彼義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丑。月之十九日。上四年滅沈。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仇。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

也。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陳。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而書曰者，從滅沈例也。

夏五月辛亥郊〔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亥月之朔日。

曷為以夏五月郊〔注〕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疏〕

注：據魯至正也。○成十七年傳：郊用正月。

上辛注：魯郊轉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常用也。僖三十一年注云：魯郊非正，故上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其魯郊轉卜春三正義也。舊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注：養牲不過三月。○宣二年傳：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禮記祭義亦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正月郊牛死，應即復養帝牛。五月郊已過三月限矣。三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

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為也。不舉卜者，從可知〔疏〕

注：已卜至郊也。○舊疏云：

猶言轉卜夏之正也，必知得吉者，正以經有郊文故也。若其不吉，宜言乃免牲，或言乃免牛，乃不郊矣。知其二吉者，以僖三十一年傳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彼注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二吉乃可為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卜筮，古者貴賤並用。三兆三易，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是鄭意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故金縢乃卜三龜，士喪禮占者

三人注以爲掌玉兆瓦兆原兆者是也。按太卜注子春云。玉兆。帝顛頊之卦。瓦兆。帝堯之卦。原兆。有周之卦。此三卜也。太卜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蓋或卜或筮。得一卦。三人共占之。其從多者爲吉。所謂二吉也。通義云。魯郊本以十月上甲繫牲。十二月下辛卜日。今爲改卜牛。故正月始繫牲。更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不從。又以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得吉。卜乃郊也。然失稷牲唯具之正。哀元年穀梁傳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注凱曰。不時之中。有差劇也。夏始承春。方秋之末。猶爲可也。意以郊在四月五月。是以夏始承春。比之秋九月郊。猶爲可也。又曰。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注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嗣曰。謂卜一辛而三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按四卜見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五卜見成十年。此亦五月而非五卜。彼不易牲。此因牛死。至三月末始卜。四月上辛。不吉。又於四月末卜。五月上辛。得吉。始郊。故也。○注易曰。至爲也。○易蒙象傳文。舊疏引鄭注云。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是也。按四卜五卜。皆再三瀆也。故二傳皆云。非禮。舊疏云。引之者。欲道魯人瀆卜。故五月非郊之月。而得吉。非是。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故也。卦象之義。乃弟子請問師之事義。故言筮以況之。今此乃卜也。而引者。龜筮道同。亦何傷乎。不得其事者。謂不得其事之宜。卽五月郊。天是也。雖吉。猶不當爲者。謂吉凶會以事之善惡爲本。郊非其月。雖吉。亦不得爲。何者。正以靈龜厭之。不復告其吉凶。故也。義或然也。○注不舉至可知。○舊疏云。正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云云。舉卜。今此直言五月辛亥郊。不舉卜者。正以言郊則知卜吉明矣。故曰從。可知。

壬申公薨于高寢〔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二日。杜云。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胡氏培壘燕寢。考云。左傳魯有楚宮。晉有閭宮。皆是隨意所欲爲之。不在燕寢之數。魯之高寢。當亦似此。按

說苑修文云。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為或曰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曰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小大之德異矣。穀梁傳曰。非正也。公羊左氏無傳。何氏莊三十二年注云。天子諸侯皆三寢。一曰高。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與劉子政義大同。

鄭軒達帥師伐宋〔疏〕

釋文。軒達。左氏作罕達。

齊侯衛侯次于籧條〔疏〕

舊疏云。左氏作籧擊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校勘記云。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籧誤籧。疏同。盧文昭曰。左氏經作渠條。傳作籧擊。按籧籧渠條。擊音義皆通。左氏成八年傳。與渠丘

公立於池上。注。渠丘。邑名。莒縣有籧里。困學紀聞云。崔駰七依云。夏屋渠渠。文選注引七依作籧籧。可證。范云。地也。差繆略云。左氏作籧。按唐石經。左氏穀梁。並作渠條。石經公羊作籧條也。舊疏云。上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云。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然則今此亦然。故省文不注。而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者。蓋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起文。故解為欲伐魯。今此上有軒達伐宋之文。下即云齊侯衛侯次于籧條。此則知欲救宋明矣。不注之者。從可知省文。按何氏之意。未必與賈氏同。

邾婁子來奔喪。

其言來奔喪何〔注〕据會葬以禮書歸舍且贈不言來〔疏〕

注据會葬以禮書○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

禮也○注歸舍至言來○文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贈是也

奔喪非禮也〔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禮天

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不弔者

三兵死壓死溺死〔疏〕

杜云諸侯奔喪非禮不別同姓異姓與何氏異○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明彼言來者有刺譏此自如常文言來非為早晚施但解奔喪非禮雖及事亦非禮也釋

名釋姿容云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注禮天至禮書○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之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伯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謹案周禮諸侯無會葬事。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駁無考。然常周初千八百國。若皆會葬。列土封疆。輕棄所守。似非蕃屏之義。蓋同姓同盟者有會葬禮。故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無譏文。彼傳又云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是也。通義云會葬亦當遣大夫而已。異義曰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也。按同盟諸侯不得過多。何至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奔喪專指有服者言。則奔喪之國亦僅矣。無服者會葬亦必同姓之國也。邾婁與魯既非同姓。又非甥舅姻亞。是無服也。故以非禮書。○注禮有至溺死○舊疏云春秋說文釋文壓死作厭死於甲反。禮記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畏者人或以非罪攻己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通典引盧植注云畏者兵刃所殺也。又引王肅聖證論以犯法獄死謂之畏。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若如所難則肅謂犯法獄死謂之畏。古不有非其罪而在縲紲之中者乎。欲異乎鄭實乖舊義。按畏死之說。盧王二注均勝鄭義。三者皆謂死於非命者。孟子盡心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

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王氏原謂犯法獄死者，若其非罪而在縲縲，則不為犯法矣。盧氏所云，則祭義所謂戰陳無勇非孝也，故皆非正命也。白虎通喪服云，有不弔三何，為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為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問曰：大辱加于身，支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官，祭不得為昭穆之尸，食不得居昭穆之位，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是也。喪服殤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姊妹女子子之長殤，通典引馬注云：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闕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又總麻章，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通典引馬注云：禮三十乃娶，而夫之姊殤者，闕有畏厭溺者，然則此三者不弔，故服亦降於成人矣。檀弓疏云：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年，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孔子弟子琴張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不弔也。夫兵死溺死，果其身殉君父，損軀成仁，亦能不弔乎？又不可概論矣。舊疏云：邾婁子來奔，喪魯人無此三事，而引之者，以明不弔之類，非謂禮實同也。按何氏因論奔喪會葬，廣論弔禮爾。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三日，姒氏，穀梁作弋氏。

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注〕姒氏杞女，哀公者，即鄭公之妾子。〔疏〕

注姒氏至妾子，○校勘記出鄭公云諸本同誤

也。鄂本作定公，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定公。姒氏杞女者，以杞為夏後姒姓也，不稱夫人，知其為妾。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何以不稱夫人。〔注〕據母以子貴。〔疏〕

注據母以子貴。○隱元年傳文也。彼注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成風是也。按襄公母定弋，昭公母齊歸，皆妾子為君，稱夫人者也。故據以難。

哀未君也。〔注〕未踰年，不稱公。

〔疏〕

注未踰年不稱公。○文九年傳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注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是未踰年不稱公也。踰年稱公，亦係臣子之稱，故其生母即尊稱夫人，而諸侯自稱猶稱子也。通義云：未踰年未成爲君，猶未得遵尊其母，魯之末失，妾齊於嫡，故因其可正者正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蒯瞶犯父命，盜殺蔡侯申，齊陳乞弑其君舍。〔疏〕

臧氏壽恭

推是年正月癸未朔，小二月壬子朔，大閏月壬午朔，小三月辛亥朔，大四月辛巳朔，小五月庚戌朔，大六月庚辰朔。○注是後至君舍。○衛蒯瞶犯父命，卽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是也。盜殺蔡侯申，見哀四年齊陳乞弑其君舍，見哀六年五行志下之下。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中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楚也。劉向以爲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皆與何氏所占詳略互見。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

九月，滕子來會葬。〔疏〕

上注云：無服者會葬，故不發非禮傳也。通義云：不發傳者，與奔喪同，非禮可知。范云：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書非禮，皆以會葬非禮，非公羊義。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注〕吳，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

也。下吳，蓋晡時。〔疏〕

校勘記出日下吳，云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吳改辰，非。注及疏同。按釋文：唐石經作吳，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按：庶人葬不爲雨止，非

諸侯禮也。穀梁作日下稷。漢隸字原所載靈臺碑。日稷不夏。鄒閭頌。劬勞日稷。兮維惠勤。發鳳別碑。乾乾日稷。皆與穀梁合。吳稷音義同。故尚書中候握河紀。至于日稷。運衡篇。退侯至于下稷。考河命篇。至于下稷。鄭注。稷讀曰側。按白虎通。靈篇引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乃克葬。明應葬而有謚也。作側。與鄭氏書緯注合。伏環齊地記云。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是側稷音義亦近。側者不正之謂。日過中則不正。故曰側。說文作廂。在日部。从日。仄聲。其正字也。吳昉皆俗體。側取其義。稷假借也。包氏慎言云。九月丁巳。為月之九日。戊午月之十日也。○注吳日至晡時。○易豐卦象辭也。彼云。日中則吳。月盈則食。鄭注。言皆有休已無常盛。見舊疏。公羊問答云。問吳日西也何也。孟喜周易章句。廂。日在西方時側也。問又曰。下吳蓋晡時何也。曰。此如前漢五行志。曰。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淮南子曰。至於悲谷。是為晡時。玉篇曰。晡。申時也。按說文。廂。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易曰。日廂之離。又中候注。下側。日西之時。周禮司市云。大市日昃而市。注。日昃。映中也。淮南墜形訓。東西方曰昃區。

辛巳葬定姒〔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又有辛巳。為葬定弋之日。十月之三日。不蒙上月也。此定姒穀梁亦作定弋。

定姒何以書葬〔注〕据不稱小君。

子般不書葬〔疏〕

注据不稱小君。○正以春秋夫人皆書葬。我小君故也。○注子般不書葬。○莊三十二年書子般卒。不書葬。是也。子般未踰年。君不書葬。今定姒之子。亦未踰年。而書葬。故据以難。正以哀此時雖未踰年。終

是成君。母以子貴。故成其母葬。與子般之終不成君者殊也。是以隱公之母稱夫人。書其薨。明隱公時已踰年。故曰夫人。子氏薨。宜書葬。而不書其葬者。隱二年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明乎此。則左

氏於隱三年書君氏卒。為聲子者。其誤不攻自明矣。

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疏〕

注哀未至正之

○正以哀雖未踰年。然已君矣。故得稱其母尊。所以書葬。母以子貴義也。沈氏彤左傳小疏云。儀禮喪服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注云。君卒。庶子為母大功。疏云。今庶子承重。故總。是嗣君及公子於妾母之喪。皆不

以年斷。故得數閏月也。按辛巳先儒皆以爲閏九月。春秋凡失禮則書閏。不告月。及閏月葬齊景公。是也。此妾子禮得數閏。故不書閏。若如左氏以定嬖實是夫人。臣子怠慢。不成其禮。則適母之喪。不以閏數。則當書閏月矣。

有子則

廟。廟則書葬。〔注〕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諡者。方當踰年稱夫人。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

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

舊疏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但當連作一

勢讀之。乃可解。按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彼所引穀梁說也。穀梁隱五年傳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彼以仲子爲孝公之妾。當築宮以祭。至隱則止。則子之立廟。卽穀梁之築宮與。又雜記上曰。妾耐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彼下文主妾之喪。疏引庾蔚之曰。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曰。於廟中爲壇祭之。是也。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歿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又云。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大宗後。尙得私祭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得顧其私祖母也。按崔氏所云。謂攝女君者。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別爲壇以祭。使其子主祭者。不在廟中。其子爲君者。則穀梁所謂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矣。范注云。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也。皆以屈父之尊。不得伸其私恩故也。是以喪服。天子諸侯庶子。父在爲其母練冠麻衣。緜緣。喪服記所記。公子爲其母之服。在五服外者。是也。父歿爲後。則爲總。總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其不爲後者。大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是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爲母。謂父在者也。士庶子爲其母。如衆人也。又服間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也。卽總麻。章。所云是

也。馬融云：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申私親服，廢尊者之祭，故服緦也。所以緦者，彼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故也。若然，曾子問又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彼疏云：練冠乃異代之法，是也。爲禮經所記周制也。○注如未至夫人。○舊疏云：未踰年之禮則無諡，今此定姒如未踰年君之禮而稱諡者，正以方當踰年稱夫人故也。通義云：雖未踰年，其義成爲君，當得爲其妾母別築宮廟，故從廟則書葬之例。辛巳距戊午二十三日，蓋定公七歲卒，哭既畢，然後啓禮也。○注曾子至禮也。○舊疏云：引之者，欲道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按舊說非是，定姒後定公兩月死，定公之喪猶在殯，仍是並有喪，所以不從先輕後重之禮者，以定姒妾母，不得援尊同常禮相例也。彼記云：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並，謂父母若親同者，疏並，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明妾母與父不得云並也。鄭又云：同者，同月死，然下皆言葬事，明葬前皆然，不必泥同月也。故記又云：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鄭注：不奠，務於當葬者，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爲賓，辭於賓，謂告將葬啓期也。何氏總而引之，故但云其奠也，其虞也而已。謂如父喪在殯，先葬母時，從啓母殯之後，及葬極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道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其母殯未啓之先，哀次之朝夕奠，則先父後母，與後日之虞祭同也。故正義引皇氏曰：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也。又引鄭志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是也。又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待後事，其葬服車衰，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引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附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然則並沒則先葬母，葬母既竟，不卽虞禘，而更修葬父之禮，爲虞附禘，父喪在殯，未忍爲，故云待後事，後事謂葬父也。雖葬母仍服斬衰，以父未葬，不合變服也。然則爲母虞附練祥皆齊衰，卒事之日，卽反服重也。故通典引周

續之喪服答問云。葬奠之禮。何先何後。答曰。父母之喪。僭。奠。葬也。先輕而後重。奠。虞也。先重而後輕。葬服斬衰。是也。又喪服小記云。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注。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正義。謂男首經。女要經。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若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衰。虞卒哭已變葛經。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喪服小記又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注。皆者皆上二事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正義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經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經帶同。經則俱七寸五分之一。帶則俱五寸二十五分之二。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經俱五寸二十五分之二。九帶俱四寸百二十五分之二。七十六兼服之者。謂斬衰既虞。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經。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經。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故也。以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閒傳篇云。男子重首。則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故云。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婦人經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麻。故檀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經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又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歿。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歿。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又云。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注。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故曾子問云。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餘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其父母以下服。皆不得除也。其非殤長中降在。總小功者。亦弗除。服問云。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明正服在總小功者。不得除。故下又云。殤長中變三。

年之葛爲其降在總小功爲本服在大功以上服中故爲之著服而又爲之除也。雜記又云如三年之喪則既顛其練祥皆行注言今之喪既服顛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致喪者已練祥矣。疏云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庚氏又云後喪既顛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顛得爲前喪虞祔也。顛卽葛謂既虞受服之後也。知雜記前文之未致喪是練後祥前也。此並有喪除服之殊也。閒傳又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鄭注輕者可施於卑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吳射慈云斬衰既葬緘裳六升男子經帶悉易以葛婦人易首經以葛要帶故麻也。但就五分去一殺小之爾仍遭母及伯叔兄弟齊縗之喪其爲母更以四升布爲要帶謂之包言包斬衰帶也。經斬衰之葛經謂之重者主於尊也。婦人易首經以麻亦謂之包帶斬衰之麻帶謂之特期喪既葬服上服六升之緘裳男子帶上服之葛帶婦人經上服之葛經也。若斬衰既練後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謂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男子唯有要帶婦人唯有首經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經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經易練之葛經婦人經其練之故葛經著斯之葛帶是謂之重葛然則檀弓所謂婦人不葛帶者謂齊斬之婦人也。其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則麻葛兼服之兼猶兩也。謂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服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矣。專據男子言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服尚云小功無變也注無所變於大功齊衰之服不用輕累重也。又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謂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此哀公服妾母之喪依禮經止總又在三月以內其無所變易可知。

冬城漆〔疏〕

杜云漆，邾庶其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鄒縣北。馬氏宗槌左傳補注云：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漆亭。潁容釋例云：漆，邾之舊邑。凡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漆有邾先君之廟，是亦邾之大都。故

魯得漆而遂都之，彼依左氏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邑曰築，都曰城，傳為說也。

公羊義疏七十二

哀元年

盡五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哀公第十一〔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哀公第十二下注卷十一魯世家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注引世本將亦作蔣穀梁疏云公名蔣定公之子敬

王三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矣二十七年薨諡曰哀周書

諡法恭仁短折曰哀左傳釋文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嬖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注〕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戊也

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戊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歸可知〔疏〕

注隨微至微爾
○舊疏云正以

入春秋以來不稱爵大夫名氏不得見經故知其微隱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此微國而稱侯故須解之也言本爵俱侯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稱侯今為小國者但以土地見侵削故也知非得褒乃得稱侯如滕侯薛侯之類者正以隱薛入桓篇之後或稱滕子或稱薛伯故知隱篇稱侯由朝新王得褒今此隨侯一無善行可褒二無稱伯子之處故知本爵為侯也杜云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按春秋為明義之

書豈以楚之德怨為進退。楚為諸國僭亂之渠。隨即復楚。有何足錄。杜之謬妄。可為極矣。特以先時無事可紀。適此年有隨楚圍蔡之事。因仍其本爵書之。非義所繫。亦如胡頓卒葛之屬。偶一二見耳。穀梁注云。隨久不見者。衰微也。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即本何義。○注許男至自復。○下十三年有許男戍卒。知許男為戍也。許男斯見滅在定六年。知戍為自復者。以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為楚所歸。書以見不與專封專受。今戍不見復歸之文。故知自復也。通義云。何氏必知許自復者。令諸侯復之。當有不與專封之文。陳蔡為楚所封。春秋以自復之辭書之。許實自復。即不復書。足與彼相起也。○注斯不至可知。○校勘記出滅以歸。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上有從字。此脫。定六年書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書以歸。是斯不死位文也。左傳疏引世族譜云。許男斯後有元公成。悼公孫也。按下十三年釋文。成。本亦作成。則戍即成。宜為斯子。斯不死位。當絕。戍不得繼體奉正。其自復雖不似專受封。亦宜有惡文。而春秋不見者。正以許男斯書滅以歸。其不死位惡已見。是以此處從省可知也。舊疏云。斯不死位。其國合絕。今而自復。不為惡文。正以定六年書已著。是以此處不見是也。

饑鼠食郊牛〔注〕災不敬故〔疏〕

注災不敬故。○與定十五年同。彼注亦云。災不敬也。穀梁作饑鼠食郊牛角。傳云。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杜云。書過也。不言所食。非一處。

蓋即此定十五年傳漫也之義。公羊亦不言所食。宜與彼同。五行志中之上。哀元年正月。饑鼠食郊牛。劉向以為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寤。身奔于粵。此其效也。

改卜

牛〔疏〕穀梁傳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此斥未牲者也。

夏四月辛巳郊〔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辛巳郊。月之六日。通義云。亦以改卜牛故。三月下辛始卜郊。特此一卜得吉。爾穀梁傳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又曰。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

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不云非禮，從省文可知例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

有差。〔疏〕

注邾婁至惡輕。邾婁子來奔喪，見定十五年夏。去年來奔喪，於魯有恩，今即伐之，內惡已明，而不諱者，為在期外，故恩殺惡輕也。○注明當至有差。○宣九年取根牟是也。傳曰：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以加禮未期，其恩猶重，伐之惡，故諱。此恩殺惡輕，可不諱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漚東田及沂西田。

〔注〕漚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疏〕

舊疏云：公羊之義，言田者田多邑少，故也。穀梁傳云：取漚東田，漚東

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注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與此別。左氏以漚東沂西為邑名。按漚東田，沂西田，謂近漚之東與沂之西之田也。穀梁說是也。公羊亦無異義。○注漚沂皆水名。○穀梁注同。水經注泗水篇：漚水出東海合鄉縣，其水西南流入邾。春秋哀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漚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大事表云：漚水出鄒山東，則流于邾魯之間。今滕縣南十五里有漚水，即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漚水者。前所取未盡，故邾復以賂魯。沂水，小沂水也。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今兗州府費縣為邾之沂田。

此沂西田是也。出曲阜縣尼丘山。西流經魯之雲門者。為魯城南之沂。昭二十五年。季孫請待于沂上以察罪。是也。出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者。為齊之沂水。襄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南及沂。是也。大事表又云。此為邾之沂。俗呼小沂水。非沂水縣之沂也。出兗州府費縣。潞水在今滕縣南十五里。○注邾婁至上同。○亦以在期外惡聲故。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注〕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

與盟。〔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巳。月之二十二日。杜云。句繹。邾地方輿紀要。葛嶧山在兗州府嶧縣東南十五里。句繹聲同而誤。○注所以至與盟。○左疏引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穀梁傳曰。三人戰而二人盟。何各盟其得也。其意言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也。與公羊左氏異。舊疏云。正以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何氏云。卒竟但舉名省文。然則今此伐邾婁及邾婁子盟于句繹之經。亦是一事而再舉大夫名氏者。正由季孫斯不與盟故也。舊疏又云。此注氏字或有或無。故疏又云。此注內直云。所以再出大夫名者。即決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今此二經。亦間無異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按有氏字是也。注若無氏字。則經文宜云州仇何忌及邾婁子云云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丙子。月之六日。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戚者何。衛之邑也。〔疏〕

水經注河水篇。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太子蒯瞶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為衛之河上邑。

曷

為不言入于衛。〔注〕据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

〔疏〕

注据弗至于衛。○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彼捷菑實未入國。故曰弗克納。作未入國辭。而文言納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文同。是又為已入國辭。故曰納于邾婁。以納者入辭也。今此上亦有納文。亦是入國之辭。而言于戚。不言于衛。故据而難之。正以戚與帝丘相去非遠。既已納于戚。即不入衛。而經只云于戚。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注覺言之也。

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

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瞶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

可為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國見挈者。不言入于衛。不可醇無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

父也。主書者與頓子同。〔疏〕

注明父至義也。○通義云。以蒯瞶對輒言之。固父也。雖若得有其子之國。以蒯瞶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瞶得反立明矣。解詁箋云。書世子與蔡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卻缺貶趙鞅不貶者。略亂賊也。丁履恆曰。父有子者。蒯瞶為父。輒為子。蒯瞶似可有輒之衛。子不得

有父者。劓贖爲子。靈公爲父。劓贖靈公所逐。輒乃靈公所立。劓贖不得有靈公之衛也。按。父有子。宜如何義。傳爲申答。不言入于衛。則父子止。謁靈公。劓贖言之也。穀梁傳。不繫戚於衛。子不有父也。○注不貶至得也。○舊疏云。正以犯父之命。理宜貶之。然則文十四年。卻缺納不正。貶之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者。以納父罪不至貶也。故明不得也者。正劓贖無惡。又知曼姑不得誅之明矣。按。注義極正。劓贖得罪于父。但不能得國耳。其於輒則父也。輒受國于祖。義不合讓。有悖祖命。得國之後。卽宜遣迎。尊崇不改。如禮經所謂廢疾不立者。庶爲仁至義盡。故曼姑可以無惡。而不得爲輒拒父。故不貶劓贖。以起之也。○注不去。至國文。○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注。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卻缺也。今此不見挈者。不可醇無國文。是也。○注輒出至父也。○舊疏云。知輒出奔者。正以劓贖之入故也。諸侯之禮。當死位。若其出奔。皆書責之。此不書。不責輒之拒父故也。按何氏不知何據。蓋亦公羊外傳諸書語。則公羊家以此年劓贖卽得國。輒卽出奔矣。史記衛世家云。簡子送劓贖。衛人發兵擊劓贖。劓贖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十二年。孔悝納劓贖。輒奔魯。孔悝立太子劓贖。是爲莊公。左傳大同。均與公羊說異。如何氏義。則輒未嘗拒父矣。俾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劓贖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劓贖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歲耳。元年劓贖入戚。二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析衛出公輒論。世以衛公輒爲拒父。輒非拒父者也。其拒劓贖。君夫人南子爲之。非輒意也。輒尙可與爲善者也。惜乎有孔子而不能用。終身負惡名而不敢辭耳。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卽位。則拒劓贖者非輒也。劓贖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已定。勢不可爲矣。彼皆據左傳輒雖久立而未嘗拒父爲說也。按太史公自序曰。南子惡劓贖。子父易位。謂不以劓贖爲子。而以孫禰祖也。則夏氏之說信矣。○注主書至子同。○卽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彼注云。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此定十四年劓贖出奔宋。子無去父之義。已當合絕。今還入爲盜國。復當合誅。晉納之。宜與同罪。故曰與頓子同義也。舊疏云。劓贖犯父之命。其惡已明。晉爲伯主。而納逆命之子。奪已立之侯。故云主書者。從晉納也。則明晉同罪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七日舊疏

云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校勘記云鄭軒達下不言帥師者蒙上晉趙鞅帥師也今三家下有帥師當衍疏本與服氏無之是也左氏穀梁栗作鐵鐵栗同部字得假借也釋文亦作栗云一本作秩二傳作鐵舊疏云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則疏本亦作鐵校勘記云疏又謂三家同作戰于鐵定本作栗者誤而釋文同定本作栗區別之云二傳作鐵陸德明所據之本不及疏本也水經注河水篇河水東逕鐵丘南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鄭罕達帥師救衛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衛太子自投車下卽此也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杜預曰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戚邑也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爲王合里卽鐵丘也一統志鐵丘在大名府開州北方輿紀要云北五里

冬十月葬衛靈公〔疏〕

解詁箋云劓贖父子爭國無危文者明適子以罪廢得立適孫文家法也按劉說是所謂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父有子者謂靈公已有輒爲子也輒於靈公孫也

非子也而得爲子者成十五年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彼嬰齊於歸父以弟爲兄後而有子道然則輒於靈公以孫爲王父後其有子道明矣靈公既不以劓贖爲子而別以輒爲子則劓贖亦不得以靈公爲父國語晉語秦穆公使公子黶甲公子重耳於翟重耳再拜不稽首此卽不得有父之義也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章注沒食也靈公逐劓贖而立輒劓贖乃於父死之後介大國以求入是父已有子而必爭之曰此吾父也是貪爲後也故春秋不與也按俞說非是爲人後者爲之子謂支子入後大宗也大夫士立後必以次非如天子諸侯可以弟後兄以叔後姪也故嬰齊後歸父春秋譏之天子諸侯立後卽喪服斬衰章所謂爲人後者疏引雷次宗曰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與輒後靈公似同而異以孫後祖則喪服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

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疏引鄭志趙商問，父卒為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為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是則孫為祖後，為之服斬，為其承重故也。而祖孫稱謂，仍自無改，自不得以祖為父，故父卒仍宜斬，而臣下從服期也。若如何氏，謂輒即為靈公子，則輒實置劇噴於何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非蹈夫子所責與。是以朱子於宋孝宗之喪，主鄭志立論，詳宋史禮志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也。劇噴雖見逐於父，義不合去，而謂劇噴不得，以靈公為父，亦於理乖，要之為後與為子少殊，不得混為一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注〕畏楚也。州來吳所滅〔疏〕

水經注淮水篇，淮水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

延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蔡昭侯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淮之東岸，又有一城，下蔡新城也。二城對據，翼帶淮濱。地理志沛郡下蔡，下云：故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于此。後四世侯齊，竟為楚所滅。按漢沛郡之下蔡，於今為鳳陽府壽州地。○注畏楚也。○舊疏云：正上文為楚所圍，今遷而近吳，故知然也。杜云：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為文。四年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明時屬吳，故畏楚。○注州來吳所滅〔原文闕〕

蔡殺其大夫公子駒〔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子者，惡失親也。〔疏〕

注稱國至之辭。○僖七年

傳文彼注云：諸侯國為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注〕 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文。

故問之〔疏〕

舊疏云。公羊之義。輒已出奔。曼姑稟誰之命。而得圍戚者。下傳云。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剽噴奪輒。是以春秋與得圍之矣。○注據晉至問之。○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傳此叛也。其言歸

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晉歸而赦之。是也。趙鞅操兵鄉國。春秋加以叛文。此曼姑亦操兵鄉國。而使齊國夏爲兵首。不加叛文。故據以難。

伯討也〔注〕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疏〕

繁露順命云。子不奉

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聩是也。

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注〕靈公者。蒯蕢之父。

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也。拒之者。

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拒

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衛者。順上文。辟圍輒〔疏〕

通義云。曼姑之義爲可距。則輒之義不可距。父文外自見。此傳立言之善也。剽噴本靈公所逐。曼姑

爲父拒子。非爲子距父也。假令輒以愛父之故。委國而去。衛人猶當更立長君。將遂可以悖靈公之命。迎剽噴而君之乎。推是以論曼姑不得不距矣。按孔氏曼姑之義甚正。繁露玉英云。難者曰。公子自夷。祭仲之所爲之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苟息曼姑

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苟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注曼姑至距之。○正以不似趙鞅加叛辭。故知無惡文也。校勘記。拒當同傳作距。下同。○注曼姑臣也。○舊疏云。欲道曼姑者。乃是靈公之臣也。受命乎靈公。當立輒。故得距。○引僖十年傳云。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是。按舊疏非是。注意以輒既出奔。則靈公之世子。則曼姑亦刺曠之臣也。似不宜距。此難辭。下答辭也。○注拒之至而已。○正以曼姑受命于靈公。故得距。而下為輒。故又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距也。禮記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為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然則曼姑為靈公討。刺曠。其即為天誅紂義。與唐律及今律。子孫毆父母。祖父母皆斬。故乙毆母而甲殺之。刺曠得罪靈公。公羊說不言其欲殺母。則罪不至死。此時亦但與子爭得國。較毆罪輕。故曼姑亦但拒之而已。不可以子誅父者。謂不可以輒而誅父也。檀弓云。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疏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則輒之不得拒父更可知矣。○注傳所至明矣。○公羊之義。輒雖出奔。曼姑受命于先君立輒。今刺曠奪輒。故曼姑得從伯討也。○注不言至圍輒。○舊疏云。刺曠去年入衛。今而圍者。止應圍衛。而言圍戚者。順上經文。且輒上出奔不見于經。若言圍衛。則恐去年刺曠入于戚。今年圍衛者是圍輒矣。故言圍戚以辟之。

而立輒〔注〕据春秋有父死子繼。蒯曠為無道〔注〕行不中善道。靈公逐蒯曠而

立輒〔疏〕通義云。周人之法。無適子者。有適孫。靈公廢蒯曠而不廢輒。則輒適孫當立者。故傳以為有王父之命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注〕輒之

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與不。〔疏〕

注輒之至與不。○正以上傳云。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知輒之義不可距也。故此傳但問其可立與不焉。

曰可。〔疏〕

漢書傳不疑傳。昔劇賸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通義云。傳言可者。謂衛人可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讐其父。偃然居位也。按傳不疑傳亦云。謂劇賸違命。衛人可拒。春秋是之。非謂輒可拒父也。

其可奈何。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注〕不以崩賸命辭靈公命。〔疏〕

禮記疏引異義云。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

拒父。悖理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愛。鄭意以公羊所言公義也。左氏所言私恩也。然公羊亦不以輒可拒父。故下注云。雖得正。非義之高者。謂僅能得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正也。亦卽鄭氏傷仁恩之義。白虎通五行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後漢書安帝紀云。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穀梁傳。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父也。

以王父

命辭父命。〔注〕辭猶不從。〔疏〕

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說苑辨物。上辭劇賸之命不爲不聽其父。謂以王父命辭也。

是父之行乎子

也。〔注〕是靈公命行乎崩賸。重本尊統之義也。〔疏〕

注是靈至義也。○莊元年。夫人孫子齊。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拒劇賸不爲

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通義云。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祖。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爲可立。劇賸無父命。必不可立。經若惡劇賸。卽似與輒。輒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輒。卽似與劇賸。與劇賸。是尊尊之義不著也。故但得託齊伯討。以兩見其義。言乎輒。使曼姑距父。則不可。曼姑以靈公遺命拒劇賸。則可。輒之道雖當讓。而衛人奉輒。自不失尊王父之意。若夫論語所言。賢者之至行。又烏足以責輒也。推子貢之間。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命。

之事。故援以爲喻。令輒無可立之理。冉有子貢。皆非中知以下。復何所疑而致問耶。或詆公羊有助子仇父之說者。抑不善讀此傳矣。

不以家事辭王事〔注〕以父見廢。故辭

讓不立。是家私事〔疏〕

後漢書丁鴻傳。鮑駿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注以父至私事。○正以父子私恩。國者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得顧私恩而昧公義也。

以王事辭家

事〔注〕聽靈公命立者。是王事公法也〔疏〕

注聽靈至法也。○校勘記云。此本者誤是。今據鄂本訂正。閩監毛本因誤作是。遂刪去此字。

是上之行

乎下也〔注〕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

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主

書者善伯討〔疏〕

注是王至諸侯。○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於作乎。何校本疏中同。舊疏云。唯受靈公之命而拒劓。而引王法行於諸侯者。正以靈公於劓。若似天子於諸侯。故取以況之。○注雖得至者

也。○正以曼姑雖受命靈公。可以拒劓。究屬爲子拒父。故不得爲義之高也。包氏慎言云。衛輒之事。夫子不爲。而公羊不責其拒父何也。曰。劓自絕於父。出奔義無得國之理。夫子之不爲衛君者。謂其所以處骨肉之間者。未盡其道耳。非謂輒之不宜君衛也。使輒之事果爲逆天悖倫。聖人安肯受其公義者。江熙曰。經書衛世子劓。援鄭世子忽爲比。不知春秋異義。不嫌同辭。劓之稱世子。曠自世子之晉人。世子之衛人。不以爲世子也。靈公之語公子郢曰。子無子。則靈公不以曠爲子也。公子郢之對夫人曰。亡人之子輒在。目劓曠爲亡人。則固絕之於國也。自靈公憤於刺澤之盟。叛晉。連年與齊伐晉。晉人雖殺涉佗以謝。而衛終不回也。繼又謀救范中行氏。並與趙氏結怨。靈公死。趙鞅納劓于戚。挾世子之名。以要衛人。弗受也。經亦順而書之曰。世子

耳。夫禽獸猶知有母。天王且以不能乎母而見絕。噴爲人子。曾其母之不知。而欲殺其母。是梟獍也。以義言之。噴者靈公所絕。亦春秋所絕也。考之左氏。噴之居戚。且十五年。不聞衛人爲通外內之言。則國人之不義噴而莫肯戴噴也。明矣。然國人弗戴噴。而輒爲其子。能晏然已乎。桃應問於孟子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烏得而禁之。噴犯父命。出而復入。齊國夏石曼姑之圍戚。皋陶之執也。故公羊曰。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桃應曰。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父子重於天下。有司執法爲天下法也。法之在天下者。君不可枉。則寧棄天下以全父子。噴者靈公所弗子。而輒不能不以爲父。輒不能竊負而逃。然苟超然遠引。棄衛國如敝屣。噴雖頑。曾其子知有父而已。不知有父。安然處其位乎。夫子之不爲。謂其所以感格者無術也。仗義執言。穀梁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公羊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皋陶之爰書。噴無所逃其罪。凡此爲齊國夏言之。爲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言之。非爲輒言也。輒之義。知有父子而已。春秋於噴之入沒。輒出奔之文。亦以始達。而其後之所處。猶未爲失也。江熙。范寧。徒較量其父子之孰當立。孰不當立。則父廢而輒以孫爲祖。後固無惡於天下矣。況靈公以夏卒。劇噴以六月入戚。父在殯。而倜然稱兵。以圖復國。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苟有人心者。則宜於此變矣。江范所言。所謂設淫辭而助之故也。亂臣賊子。幾何而不接踵於天下哉。包氏此論極平允。而於何氏雖得正非義之高者。義猶切當也。○注故冉至爲也。○論語述而篇文。校勘記出曰。怨乎求仁而得仁。云鄂本。元本。閩本同。監。毛本。怨乎下增曰字。非。何煌曰。按文勢不當有曰字。論語有者。衍文。舊疏云。冉有所以疑之者。正以輒之立也。雖得公義。失於父子之恩矣。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正以輒之拒父。非義之高。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之。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則何氏所引論語。當是古之賢仁也。今本据何晏論語改之。舊疏又云。曰怨乎者。謂諫而不用。死于首陽。然則怨周王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來。正以求爲仁道。卒得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孜孜而怨周王乎。出曰。夫子不爲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夫子以爲賢。而知輒與劇噴父子爭國者。夫子不助明矣。○注主書者。

善伯討○舊疏云一則見輒之得正二則見曼姑可拒但主書善其伯討故曰主書者善伯討

夏四月甲午地震〔注〕此象季氏專政。蒯賸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

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為主〔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甲午月之朔日○注此象至為主○蔡大夫專相放即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是也盜殺蔡侯申見下四年辟伯晉而京師

楚者即下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辟伯晉而京師楚是也黃池之會吳大為主者即下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是也五行志下之上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劉向以為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君通義云占與昭公同哀公孫越事在春秋後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卯月之二十八日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疏〕

注據禮至其廟○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始封之君其廟不毀其餘

親過高祖則毀其廟桓僖當毀而不毀魯廟災故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其後董仲舒廟殿火災對本此然有中興之功則不毀經書成周宣謝災是也五經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按漢之廟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後用貢禹之議以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用公羊經師之說也

復立也曷

爲不言其復立〔注〕据立武宮言立〔疏〕

注据立至言立○見成六年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唯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

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已聞之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然則僖廟定公時猶未立也

春秋見者

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疏〕

注謂內至省文○舊疏云春秋之義諸是內所改作

者但逐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其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還於哀世災之善惡獨在於哀故得省文矣似若襄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不言作楚宮者正以襄自作之還復襄自薨之善惡獨在於襄故得省文之類通義云春秋之大法凡主讓者有所託見則不復特見一省其文一微其義若然經有有事于武宮復言立武宮者武公不在春秋中嫌本有武世室其爲廟毀復立未明故特見也春秋正辭云竊謂書墮郕不書城郕亦是也立武宮書者嫌于不毀也城費書者以季首惡也左疏引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則以桓僖之廟本未毀與此異按三家皆出桓公而季氏得政在僖公世故僖十五年震其孚夷伯之廟此蓋季氏所立何以不言及〔注〕据雉門

及兩觀〔疏〕

注据雉門及兩觀○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也

敵也〔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疏〕

注親過至適等○正以桓僖皆在毀廟之數輕重相同故

不言及以別之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是則五廟外皆所當毀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按禮皆在宜毀者也左疏引服虔云俱在迭毀故不言及穀梁傳云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是謂自我言之皆親盡當毀是也通義云自義率祖則太廟而外其尊同自仁率親則高祖而上其疏等故言敵也何以書〔注〕上已問此皆毀廟其言災何故

不復連桓宮僖宮〔疏〕

舊疏云。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賻。今此上文亦有二事之嫌。主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

書而不復為嫌者。正以上傳云。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分疏已訖。是以不復言桓宮僖宮災何以書矣。

記災也〔注〕災不宜立〔疏〕

注。災不宜立。○舊疏云。謂其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宜立。

故災之然。史記注引服虔云。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為桓釐也。五行志上。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左傳。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杜云。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經義雜記云。公穀及董劉說。以桓僖廟為毀後復立者。左傳無明文。故服杜以為原未毀者也。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穀以為尊卑敵體。故不言。服氏則以並毀故不言也。哀公時桓僖有廟者。嚴解亦本董劉之義。至於桓僖親盡。不當有廟。天故災之。三傳說並同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疏〕

左氏穀梁作啟陽。開者。為漢景帝諱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公羊之興。正在景世。故傳寫者遂改啟為開也。杜云。瑣邪開陽縣。大事表。

云。今沂州府治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本郟國地。季氏本曰。昭十八年。邾人襲郟。郟子從幣于邾。遂為邾地。近季氏費邑。魯既取。漸東沂西田。則邾不得不以啟陽讓魯矣。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郟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郟。盡俘以歸。郟子曰。余無歸矣。從孥于邾。是也。後更名開陽。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者是矣。縣故瑣邪郡治也。地理志東海郡開陽下云。故郟國。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十四日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注〕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疏〕注稱人至故貶○舊

疏云知是大夫者正以春秋之例君殺大夫稱國即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則知稱國以放者君自放之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子衛是也則稱人以放乃是大夫自相放即此文是矣而言作威者即洪範云唯辟作威是也今此大夫作威故貶之言當誅者謂於王法當誅也言故貶之者正以大夫之貴平常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為貶之是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注〕哀公著治大平之終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疏〕包氏

慎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十三日○注哀公至葬月○正以所見之世昭定哀三世故哀公著治大平之終也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舊疏云即此癸卯秦伯卒明年五月葬秦惠公是也按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云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注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然則秦是西方之伯國至千乘此注謂之小國者正以僻陋在夷罕與諸夏交接至於春秋大夫名氏不見於經是以比之小國其實非小者也舊說云地之張翕彼此異時蹙闡之數不可同日而語昭元年之時自以千乘為大國至此還小亦何傷也而有疑焉鄂本閩監毛本大改太非釋文大平音秦按秦伯自昭定而後不至蹙國觀於左傳秦哀復楚走吳可見舊疏是所引舊說不可遁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疏〕

包氏慎言云公羊經三月有庚戌據麻爲二月之二十二日三月無庚戌左氏穀梁均作二月疑公羊誤校勘記出盜殺云闕監毛

本同唐石經殺作弑此釋文及左氏釋文皆作殺音弑惟穀梁經作弑按作殺者釋文本也公羊左氏疏本宜皆作弑後人據釋文本改疏本也二傳並云此稱盜以弑何則經文作弑明矣

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注〕據宋人弑其君處曰稱人〔疏〕

注據宋至稱人○文十六

年宋人弑其君處曰是也彼傳云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此稱盜故據彼以難

賤乎賤者也〔注〕賤於稱人者〔疏〕

注賤於稱人者○舊疏云彼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

自當稱人然則今此非士故言賤乎賤者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賤乎賤謂盜爲賤中之賤者也爾雅釋訓微乎微者也謂式微式微言微而又微也法言才乎才謂儀秦才而又才但非聖人所謂才耳其他有習乎習雜乎雜辰乎辰素問形乎形神乎神史記淮陰侯列傳時乎時詞略同蓋謂賤者稱人稱盜則又賤之至賤者矣賤乎賤者孰謂〔注〕據無主者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

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疏〕

通義

云本賤者又犯罪故尤賤之○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舊疏云若其刑訖當有刑稱即襄二十九年夏闞弑吳子餘祭是也今此言盜又謂之罪人故知未加刑也○注蔡侯至深戒○舊疏云卒諱爲終也○注不言至義同○即襄二十九年闞弑吳子下注云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故不言其君也舊疏云此處之盜仍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者正以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也鹽鐵論周秦云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

於閭里無所容。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注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是也。錢氏大
听答問云。書閭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

〔疏〕通義云。左氏以為皆弑君之黨。然經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則彼未足信。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疏〕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為春秋時蠻子國。傳云。晉執戎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月。按三月。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南有三戶城。蓋在南陽汝州之

間矣。水經注伊水篇。又東北逕新城縣南。胡氏渭云。今洛陽縣南七十五里。有新城。春秋戎蠻子邑。漢以為縣。左氏穀梁作戎蠻子。古蠻曼同部。段借字。

赤者何。〔注〕欲以為戎曼子名。則晉人執曹伯言畀宋人。不言名歸。欲言微者。則不當書。故以

不知問也。〔疏〕

注欲以至名歸。即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也。彼則曹伯不言名。畀宋人不言歸。故據以難。毛本言畀誤以畀。注欲言至問也。舊疏云。欲言赤是楚之微者。自歸于楚。則微者之例。不當書。

見故以不知問之。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注〕据執曹伯畀宋人不言歸于宋。〔疏〕通義云弟

子讀經文似晉人執戎曼子爲一事。亦歸于楚爲一事。疑與赤歸于曹同類。故設問云爾。按傳已明言赤戎曼子之名也。似不必疑赤歸于楚爲一事矣。○注据執至于宋。○彼傳云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故與此書歸于楚異。子北宮

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名而言歸意也。前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

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而不名而言歸

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亦微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者。

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疏〕舊疏云。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是伯執人歸于京師

執人歸京師無異。故名戎子以辟之。言赤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歸。不干戎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至意也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名而言歸。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言。舊疏云。言赤歸于楚之意也。是也。○注前此至于楚

○楚滅頓胡。卽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隄歸。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從而圍蔡。卽上元年。楚子陳侯

隨侯許男圍蔡。是也。蔡遷于州來。見上三年。通義云。引先師言以正之。此實晉爲楚執戎曼子歸于楚。欲言晉人執。則醇與晉侯

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嫌若以方伯待晉。而以京師比楚。故特避之。加名以爲別也。所以加名得見別異者。正以衛侯曹伯等執

歸京師皆不名故也。舊疏云。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似與伯者執人歸京師同。故辟其名

而名戎曼子也。使若晉非伯執者，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故云使若晉非伯討也。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者，若似楚之微者名赤，自歸于楚，然猶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之類。○注言歸至師楚。○舊疏云：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昇宋人，諸侯相執，不言歸。今言歸者，欲起晉人以楚為京師故也。按此所謂不沒其實也。○注主書至誅之。○舊疏云：主書此事者，正欲惡晉以楚為京師，背叛天子，當合誅絕也。若然，楚人是時京師自置，寧知不惡之者，正以宣十八年，楚子旅卒，傳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則吳楚僭號不書葬，一譏而已。自餘京師自置之事，理應不譏。故云爾。包氏慎言云：按伯者帥諸侯以供命于天子者也。晉為諸夏諸侯之伯，無天子命而擅執人君，歸之於楚，是為楚執也。晉為楚執人之君，是天子楚也。故坐以背叛當誅。按晉人而京師楚，則諸夏諸侯可知，故何氏以為地震之應。

城西郭。

六月辛丑，蒲社災。〔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丑，月之十五日。舊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蒲社，蓋所見本異。左氏穀梁經作亳社。唐韻：正亳，傍各切。平聲則音蒲。書序作將蒲姑，釋文：蒲如字。馬本作薄。左傳：昭元年云：蒲姑商奄。釋文：蒲如字。又音蒲。周本紀：遷其君薄姑。呂覽：具備篇：湯誓約於鄆薄矣。注：薄，或作亳。蓋蒲亳薄三字通。讀書叢錄云：蒲是薄字之省。薄亳古字通用。尚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馬本作薄。疏云：賈氏曰：公羊曰：蒲社，所見本薄字，尚不省。通義云：左氏經作亳社。賈逵云：公羊曰：薄社，與亳音訓並同。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今公羊為蒲字，轉寫脫下寸耳。

蒲社者何。〔注〕据鼓用牲于社，不言蒲。〔疏〕

注据鼓至言蒲。○見莊二十五年。

亡國之社也。〔注〕蒲社者。

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疏〕

注蒲社至魯竟。○舊疏云。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

賜諸侯。以為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按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注引劉向說。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是也。左傳杜注。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疏云。說者以為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為屏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郊特牲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此皆以為殷社者也。何氏以為亡國之社在魯竟者。蒲雖不可考。然左傳有蒲姑。與商奄並舉。則蒲姑即蒲。亦即薄姑。薄姑與四國作亂。為周公所滅。蓋即分其地屬齊魯。故齊亦有薄姑氏地。晏子所謂薄姑。因之是也。薄姑是諸侯之號。其君號諡不可考。因即舉其地為氏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奄君薄姑。鄭注。或疑為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薄姑與四國作亂。四國即指管蔡商奄。是薄姑非奄君名。蓋魯既分得薄姑氏地。因立彼國之社以示誠。所以魯有兩社。閔二年左傳所云。閔于兩社是也。若以為殷社。則宋亦有亳社。左傳襄三十年。烏鳴于亳社。是也。豈宋亦故表其先世之惡。以自戒。周家以忠厚立國。恐周公成王不如是之已甚也。繁露王道云。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為戒。曰。亳社災。董生所說。多與何邵公殊也。通義云。書序蒲姑。馬本作薄姑。何邵公云。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似別有蒲國。誤矣。武王伐殷。克薄。班其社於諸侯。呂氏貴直論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按孔氏遷左穀之說。以駁何氏。然呂氏春秋所云。武周所以為屏示戒。未必諸國皆有也。書缺有間。固然。何各國不聞有亳社耶。

社者封也〔注〕封土為社。〔疏〕廣雅釋詁。社。封也。○注封土為社。○白虎通社稷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立社。故變名謂之社。別于衆土也。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共工之子為后土。后土為社。許君謹按。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稱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元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俱言上公。失之矣。今人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何氏此義當同鄭說。

其言災何〔注〕据封土非火所能燒。亡

國之社蓋揜之〔疏〕

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六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廂使陰明也注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蓋也

揜其上而柴其下〔注〕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

〔疏〕

周禮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樸其下蓋柴卽樸也管子內業篇傳馬樸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道應訓柴箕子之門注箕子亡之朝

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之亡國之社則爲柴其下用以護箕子之居則爲柴箕子之門用木爲車箱則爲棧車亦爲柴車用以養魚則謂之涿爾雅釋器云椽謂之涿毛詩疏引孫炎注積柴養魚曰涿說文木部椽以柴木雖也是也編柴養馬則曰校廣雅釋木校椹柴也故周禮夏官主養馬者稱校人也是也左傳哀八年吳囚邾子於樓臺椽之以棘亦卽柴其下之象故說文木部以校爲木囚亦謂編木繫人使不得外達此社用柴遮塞故注云火得燒之也莊子馬蹏云編之以阜棧阜棧卽草棧也故說文竹木之車皆曰棧又天地云懸舍聲色以柴其內柴亦取義爲塞也○注揜柴至者戒○漢書王莽傳古者辟逆之國旣已誅討四墻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辨社出門見之著以爲戒師古曰棧謂以簣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作一見以爲戒也白虎通社稷云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通典禮五引白虎通誠作柴魯有兩社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在其中也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獨斷云古者天子亦取亡國之社以分諸侯使爲社以自敵戒屋之掩其上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自與天地絕也面北向陰示滅亡也其祭以喪祝掌之用禮春官喪祝云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是也以士師爲尸

秋官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也。

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

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穀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

絕云爾〔疏〕

不直言何以書嫌止主問災也。○注戒社至上也。○陳氏禮書引韓詩內傳曰亡國之社以戒諸侯故白虎通亦謂諸侯有誠社也。俱不云有亳社蓋各國各有誠社與。○注災者至云爾。○舊疏云是後至驂乘春秋

說文謂下十三年黃池之會時也。按宋事彊吳未知所指五行志上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見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矣。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志又云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論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執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執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亂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舉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能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適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專就魯論義較近切惟謂亳社不當立未知何本何氏取應於天下諸侯者春秋託王於魯蒲社而災聖人故卽假以示王教滅絕焉。經義雜記云公穀及董劉義皆以亳社爲殷社故云亡國之社先王立之俾諸侯以亡爲戒今天災之因人君不能爲戒而國將亡也。乃何氏見公羊作蒲而以爲先世之亡國疏又云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考禮記蒲社北屬注蒲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

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毫三字古通。何氏學守公羊。未考左穀之經。不知蒲爲毫字之聲借。其誤一也。又云。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此與立社爲使民戰栗之說無異。而反失警戒危亡之義。其誤二也。又歷指宋齊晉滕薛魯衛之聽命于吳。天以爲王教絕滅故災之。按經傳及先儒皆無此義。其誤三也。范注穀梁。最得經傳意。按如亳爲殷社。則古天子之社。不得立之侯國。宰予失言。在使民戰栗。何意只使諸侯知所懼戒。正得畏天尊王之意。何有不合。至各國聽命于吳之說。何氏本之諸緯。並非臆造。均不得據以相難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寅。月之二十九日。

冬十有一月。葬蔡昭公。〔注〕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諸侯得討士以下也。〔疏〕

注賊已至葬也。○正以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蔡侯被殺。而書葬。故知賊已討也。○注不書至下也。○舊疏云。考諸正本。何氏之注盡於此。若更有注者。衍字矣。又云。孟子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是以春秋之內殺大夫。不問有罪無罪。皆書而譏之。若殺微者。例所不錄。今蔡侯之賊乃微者。嗣子殺之。故不書見。故云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范云。不書弑君之賊。而昭公書葬。既謂之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比。本又作庇。亦作庇。同音毗。左氏穀梁作毗。按古比密毗輔字。祇皆作比。後世假用毗字。又譌作毗也。周易比彖傳。比輔也。說文比部。比。密也。廣韻六脂。毗。說文曰。人齋也。今作毗。通爲毗輔。

之。之。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

〔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酉月之二十四日左氏穀梁作杵白史記齊世家注徐廣曰史記多作笱白。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楚子昭卒不書閏。〔疏〕

注据楚至書閏○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甲寅相去四十二

日蓋閏月也彼卒在閏月不書閏故据以難。

喪以閏數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疏〕

釋文數所主反下及

注月數閏數同舊疏云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非頭數之數也○注謂喪至為數○毛本諸喪誤諸侯舊疏云此數乃為頭數之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是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充之是以葬亦書閏矣何者葬亦數月之物故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

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期而小祥。又葬而大祥。舊疏引鄭志。答趙商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通典引射慈云。三年期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月也。然則此傳之以閏數者。謂功總之服。穀梁傳所謂閏月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者。謂期三年服也。通義云。葬月當併閏計之。故特著其禮。五月而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同得計閏也。然何氏竟指大功以下數閏釋此傳。非也。禮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齊之臣子。豈有服大功者乎。明年傳曰。除景公之喪。注。期而小祥。服期者除。然景公以九月卒。而以七月練。是齊之未失。雖以年數者。亦數閏矣。按何特舉大功以下。以月數者。得以閏數。以明葬之以月數者。亦得以閏耳。不必謂齊之臣子服景公。以大功以下也。下傳云。喪數略也。必非指葬言。

喪曷爲以閏數〔注〕 据卒不書閏〔疏〕 舊疏云。此喪亦喪服大功以下者。 **喪數略也〔注〕**

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疏〕

通義云。喪數沽略。包氏慎言云。九月至十二月。方四月。未及葬期。時厯閏十二月。齊以有閏月。爲合五月之期。故經特書閏。以著其失。其說是也。○

注略猶殺也。○荀子天論云。養略而動希。注。略。減少也。文選注引國語賈注。略。簡也。管子侈靡云。略近臣。注。略。謂不繁也。皆與殺義通。○注以月至閏數。○舊疏云。此數亦如加我數年之數。大功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以恩殺故也。舊疏引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相反。於禮斷之。何就。鄭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是則鄭意以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舊疏又云。若穀梁之意。以爲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按穀梁說非是。

公羊義疏七十四

哀六年盡

十三年

六年春城邾婁〔注〕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曾加非於魯而侮奪

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閩監毛本同鄂本葭作瑕非左氏穀梁作邾瑕春秋異文箋云定公十三年左氏經次于垂葭公羊經作垂瑕此年左

氏經作城邾瑕公羊經作城邾婁葭知瑕葭音相近杜云任城亢父縣有邾瑕城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濟甯州南二十里水經注泗水篇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漵水從東來注之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漵水西南流入邾馬氏宗榿左傳補注云按郡國志負瑕屬山陽郡與邾之漆與閭丘近哀七年囚邾子負瑕杜云在南平陽縣西北哀二年伐邾取漵東田水經負瑕漵水從東來注之酈元亦云漵水在瑕丘西南是哀二年所取漵東田即負瑕也本邾地故曰邾瑕哀七年傳負瑕故有釋亦瑕丘本爲邾地之證杜注非是○注城者取之也○襄二年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今言城邾婁文與彼同故知城之爲取之也○注魯數至惡甚○即上二年伐邾婁取漵東田及沂西田又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之屬是也有夷狄行者舊疏云正以貪而無親故也通義云諱取言城與虎牢同義不但言取葭者方將滅其國故諱之益深凡爲內深諱者正惡之大者也諱亟取不繫國今深諱反繫國者但言城葭嫌與內邑同文無所起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柎。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軫史記世家作珍

齊陽生入于齊〔疏〕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茶也。注引何君廢疾曰。即不使陽生以茶為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為國氏者取國

于茶。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以穀梁上傳曰。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茶也。其不以陽生君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故何氏有此難也。鄭釋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茶。謂書陳乞弑君爾。茶與小白其事相似。茶弑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弑。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茶也。義適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按經義述聞云。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其國也。豈得云受國于糾。故劉氏逢祿難之曰。茶之不正。以不日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茶之弑實陳乞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君。傳曰。陳乞之君。非陽生之君。不亦亂于義乎。然則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得為誅亂辭乎。商人取國于舍。又何為不以國氏乎。按大國篡例。此不月者。舊疏云。陽生之入。實是九月。但事不宜月。故直時。若然。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則齊為大國例。宜書月。而言事不宜月者。正以陽生之篡。陳乞為之。故陽生之入。欲移惡於陳乞。故也。似若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注。不月者。移惡于魯。

也之類也。然則大國之篡所以月者以其禍大也。既移惡于陳乞，是以不月，正得述事之宜矣。

齊陳乞弑其君舍〔疏〕

釋文左氏穀梁舍作茶。云音舒。舍茶同部。故通。唐韻正舍古音署。詩小雅何人斯云亦不遠。舍與車盱韻。熊朋來曰舍非但與車盱協韻。音作舒便合讀。作舒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弑其

君茶。公羊作舍音舒。此經中明證。史記律書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九經

古義云。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

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注〕据齊公子商人

弑其君舍而立氏公子。〔疏〕

通義云。弑而立者。謂繼弑君而立者。若宋督弑殤公而立莊公。不言宋馮入于宋。趙盾弑靈公而立成公。不言晉黑鬻入于晉之類是也。○注据齊至公子。○文十四年齊公

子商人弑其君舍。故疑陽生不氏公子。

為諛也。〔疏〕

馮黑鬻等皆君弑而後復國。此則先復國乃以諛弑舍。故特為篡詞。與齊小白入于齊而後殺糾者同罪也。

此其為諛奈何。

〔注〕問其義。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疏〕

齊世家云。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茶。左氏傳。諸子鬻嬖之子茶嬖。未知孰是。

陳乞

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注〕貴自專也。〔疏〕

舊疏云。此乃有為而

言非正道也。

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注〕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疏〕

齊世家云。景公病。命

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與左傳同與此異

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

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注〕晉世子申生是也〔疏〕

注晉世至是也○即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穀梁傳

云陽生正荼不正世家荼少其母賤無行明不正也

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注〕教陽生走〔疏〕

左傳史記皆以陽生

奔在景公卒後

與之玉節而走之〔注〕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後當迎之合以為信防稱矯

也奔不書者未命為嗣〔疏〕

注節信也○周禮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注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玉為之以命數為小大是也○注析玉至

矯也○漢書孝文紀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緡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檠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檠或用緡帛檠者刻木為合符也又終軍傳關吏予軍繻即師古所謂或用緡帛也蓋古或有用木者說文木部檠傳信也自謂木為之者又孝文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後漢書杜詩傳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注云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皆古玉節之遺也通義云使詐以使命出防關稽也周禮有金節竹節此言玉者蓋若龍輔之類○注奔不至為嗣○通義云子糾來奔亦不齊同此例按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聩出奔宋此陽生出奔不齊明未命為嗣矣然則上傳云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立子以貴蓋陽生雖

非嫡出。但其秩次宜立。故亦爲正。或貴妾之子也。舊疏引舊云。陽生實是世子。但未命爲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爲嗣。則是大國之君。出入合兩書者。非按左傳史記皆云。諸大夫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嗣。景公惡言嗣事。是未命爲嗣。若陽生是適。則諸大夫宜請立陽生矣。

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注〕于諸。寘也。齊人語也。

〔疏〕

齊世家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左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

除景公之喪。〔注〕期而小祥。服

期者除。〔疏〕

注期而至者。除。○期而小祥。士虞記文。喪服斬衰章。父傳曰。父至尊也。又曰。君傳曰。君至尊也。則君父皆應三年。景公死於上年之九月。至此年秋末始及期。舍及陳乞並諸大夫皆無除喪之禮。蓋時無三年喪禮也。

故孟子盡心云。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菴之喪。猶愈於已乎。又滕文公篇。滕定公薨。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襄十四年左傳。吳子諸樊既葬而除喪。注。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閔二年傳。譏始不三年。論語陽貨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是當時各國皆不行三年喪也。詩。檜風。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則春秋前已有不三年者矣。通義云。除義如除喪者。先重者之除。喪服自卒哭而練而禫。皆有變除之節。謂之除喪。此期而除喪者。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也。義或然也。然此距景公之卒。並未及期。蓋連閏數之耳。練祭當以閏數。則不能行三年之喪必矣。

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

〔注〕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疏〕

注常陳乞子。○田齊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田常卽陳恆也。漢博士避文帝諱。改恆爲常。○注重難至云爾。○今人猶有此

稱。舊疏云。正以妻者已之私。故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爲兒母之類是也。

有魚菽之祭。〔注〕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

〔疏〕

齊世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注齊俗至祭事○舊疏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爲首即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若其齊俗則

令婦人爲首也故此傳云云即其文是矣○注言魚至所有○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庶人魚菽之祭蓋陳乞自卑之詞也舊疏云依正禮水陸僉陳而止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公羊問答云問陳乞爲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典國君有牛享

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所有通義云牲用魚薦用菽家之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乞未終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言之禮爲夫之君服期按孔氏此論甚是陳乞本

爲立陽生事不必實有正祭也願諸大夫之化我也〔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疏〕桓六年傳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

人語也意謂魚菽至薄諸大夫不必以禮相將謙若不敢當盛儀然也通義云不將禮而相過謂之化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

曰吾有所爲甲〔注〕甲鎧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注〕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雷〔疏〕

校勘記出巨囊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囊乃耶反又音託按史記齊大公世家囊作橐故音託○注巨囊大囊○陳氏啟

源毛詩稽古編云諸家釋囊橐各異毛傳小曰橐大曰囊玉篇解亦同孔疏引左傳趙盾食靈輒寘食與肉於橐及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于囊以橐僅容物證其小囊可容人證其大干寶晉紀論引此詩呂注云大曰橐小曰囊與毛傳反釋文引說文云

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孫奕示兒編亦引之唐韻橐無底囊漢書注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宋董氏及朱傳因之與釋文正反說各異而毛傳最古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爲確證史記平原君傳若錐之處囊中楊雄傳士或自盛以橐又云范睢扶服入橐則囊未

而毛傳最古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爲確證史記平原君傳若錐之處囊中楊雄傳士或自盛以橐又云范睢扶服入橐則囊未

而毛傳最古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爲確證史記平原君傳若錐之處囊中楊雄傳士或自盛以橐又云范睢扶服入橐則囊未

而毛傳最古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爲確證史記平原君傳若錐之處囊中楊雄傳士或自盛以橐又云范睢扶服入橐則囊未

而毛傳最古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爲確證史記平原君傳若錐之處囊中楊雄傳士或自盛以橐又云范睢扶服入橐則囊未

而毛傳最古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爲確證史記平原君傳若錐之處囊中楊雄傳士或自盛以橐又云范睢扶服入橐則囊未

而毛傳最古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爲確證史記平原君傳若錐之處囊中楊雄傳士或自盛以橐又云范睢扶服入橐則囊未

嘗不可盛物。妻未嘗不可容人。二物本大同小別。可以互稱。人各以意名之乎。按陳說辨論極明晰。蓋本無定名。故說亦互異。○
注中央曰中霤。○左傳宣二年三進及溜。釋文溜屋霤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熊氏經說云。古有中霤禮。蓋儀禮之逸而不傳者。霤者屋有複穴。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霤之。因名中庭曰中霤。鄉飲記有霤階霤。卽中霤也。大記有東霤。注云。危棟上也。雜記有門內霤。卽賓執脯賜鐘人之處。釋名釋宮室云。中央曰中霤。古者寢穴復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月令其祀中霤。注。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舊疏引庾蔚之云。複地上累土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因名中室爲中霤也。程氏瑤田釋宮小記云。霤之義始于廂爾雅云。梁廂謂之梁。言宮室之上覆者。廂然隆起也。常未有宮室之先。民複穴以居。地上累土爲之。謂之複。鑿地爲之。謂之穴。其上皆必有廂然者覆之。此宮室梁廂之所自始也。開上納明。雨從此下。此則霤之所自始。故字从雨。而從留也。受霤之地。在複穴之中。則中室名中霤之始也。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祀土神也。土爲五行主。神在室之中央。室之中央。因於古先納明之霤。故名之曰中霤。祀之於此。故名祀土神曰祀中霤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廂下。廂象納明之霤。故主設之於此。郊特牲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祀土。中霤亦祀土。故家國相擬也。今世茅屋草舍。開上納明。以破壘之半側覆之。以禦雨。卽古中霤之遺象與。嘗試論之。古者初有宮室時。易複穴爲蓋。構度亦未遽爲兩下屋與四注屋也。不過爲廂然之物。以覆於上。當如車蓋然。中高而四周漸下。以至於地。中高者棟。四周漸下者宇。度所謂上棟下宇者。或如是。亦通謂之壁。度卽屋之上覆者。非如後世墻垣始謂之壁也。古者明堂圓其上以法天。余以爲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圓其上者與。古者屋覆至地。必開上納明。故霤恆入於室。後世制度大備。屋宇軒敞。四旁皆得納明。其霤不入於室。而惟外垂。故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則有東西南北之霤。凡四大夫以下。兩下屋。則有南北之兩霤。燕禮常霤。見有南北霤。復有西南霤也。鄉飲酒禮。常霤。則其南霤也。此言堂屋之霤也。凡門屋又皆有北霤。曰門內霤。凡此之霤。皆外垂。皆有木椽承之。檀弓所謂池視重霤。鄭氏謂屋之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也。按此自謂屋之中霤。非南北霤也。

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注〕色然。驚駭貌。〔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釋文色然如字本又作塊又或作危按一切經音義引作猷然此作色蓋誤經義述聞云色者猷之借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九猷所力反埤蒼云恐懼也通俗文小怖曰猷公羊傳猷然而駭是也集韻猷恐懼也亦引春秋傳猷然而駭與何本不同蓋出王愨期高龍孔衍三家注也塊危皆色之譌猶胞之譌為脆矣○注色然驚駭貌○莊子大宗師云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注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說文駭驚也从馬亥聲讀書叢錄云說文猷悲意色猷同聲段借字本作塊危者又因色字而譌經傳釋詞說論語色斯舉矣云斯猶然也鄉黨馬注云見顏色不善則去之憲問篇其次辟色孔傳曰色斯舉矣二注相應然下句翔而後集自指鳥言之若謂孔子辟色則與下句意不屬若謂鳥見人之顏色不善而飛去則人之顏色不善又豈鳥所能喻今按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與翔而後集意相反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覽審應篇云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公羊傳色然而駭何注驚駭貌與此相近漢人多以色斯連讀論衡定賢云大賢之涉世也翔而後集色斯而舉議耶元寶碑翻翥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君常懷色斯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翻然高潔

開之則闐然〔注〕闐出頭貌〔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

闐然見貌字林云馬出門貌按說文親暫見也从見炎聲春秋公羊傳曰親然公子陽生按釋文闐丑鳩反又丑甚反一音丑今反見貌○注闐出頭貌○玉篇門部闐敕蔭切馬出門兒引公羊傳開之則闐然何注闐然出頭兒或作規按說文見部有規字則玉篇之或作規當云或作規也段注云猝乍之見也倉頡篇曰規規視兒按與目部之睽音義皆同說文云闐出門兒從馬在門中讀若彬出門兒與出頭貌取象亦近也說文闐私出頭貌也闐闐頭門中也太元膏初一膏復睽天不覩其軫范注睽親也劇次三鬼睽其室注睽見也禮運注滄之言閃也凡閃睽規闐音義皆相近

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遂

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注〕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今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

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疏〕

齊世家會飲田乞。盛陽生囊中。置坐中央。發囊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

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與此大同小異。○注時舍至君之。○齊世家云：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是未能得衆也。毛本今正本

正。齊世家云：鮑牧恐禍起。蓋亦見力士知陳乞有備也。故諸大夫亦從而君之爾。

自是往弑舍。〔注〕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

往弑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為陽生弑舍。不舉陽生弑者。諉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

〔疏〕

齊世家云：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左傳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嬖。使朱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注陽生至事也。○舊疏云：先書當國起其事也。者謂書陽生入齊。乃在弑舍之前。所以起其先入後弑

也。通義云：陽生正舍不正。而入于齊。為篡辭者。舍有父命也。此大為臣子防也。穀梁傳：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茶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注：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是弑君之謀起於陽生。故以當國辭起之。○注乞為至乞也。○舊疏云：舉重略輕。春秋之常事。今而不書者。諉成于乞故也。通義云：比猶加弑。陽生不加弑者。彼言歸嫌比無惡。此言入不嫌陽生無惡。須主見陳乞之罪。彼則別書棄疾弑公子比于下。諉弑之罪自有所見也。此二經文異而義同。按：弑君之事成于乞。不書陳乞弑君。乞罪不見。陽生已書當國。不嫌無罪也。○注不日至子同。○傳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子。注：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陳乞弑舍不日。亦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故曰與卓子同。舊疏云：擲解云：陽生之入。實在九月。但事不宜月。故不書月。則陳乞之事。宜云不月。而云不日者。以卓子之弑書月。若言不月。則與卓子同。文不可設。故曰不日。且陳乞弑舍。實不書日。謂之不日。亦何傷。則陳乞弑舍。與里克弑卓子相類。而不月者。以文承陽生入齊

之下陽生入齊不月。是以陳乞之事不得月也。僖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此亦不月。何氏不云不月者。與奚齊同義。正以奚齊未踰年之君。與舍不類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鄆。〔疏〕

左傳校勘記云。釋文作繪。云一本作鄆。陳樹華云。穀梁史記吳世家。魯世家。孔子世家。並作繪。是所據本有異也。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己酉。月之十一日。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注〕据當舉入為重。〔疏〕

注据當舉入為重。○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內

辭也。若使他人然。〔注〕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

醕順他人來文〔疏〕

注諱獲至來文○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諱獲也注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又僖十五年獲晉侯注釋不書者以獲君為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是獲君當絕故

為內諱獲諸侯也舊疏云若不諱宜舉重云公入邾婁今不舉重而伐入兩書故知諱獲諸侯也又云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以來是諱魯之常文故何氏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是也今始若不諱宜云以邾婁子益至自某而經言來故如此解又云醕順他人來文者以上諱獲諸侯故不舉重使若魯人伐而去他人自入之今文言來作外來諱魯之常文故曰醕順他人來文也按經若不諱當云以邾子益歸不言來也通義云諱不欲公首其惡與須胸同意不嫌觸日入例者下有獲文惡明

邾婁子益何以名〔注〕据以隗子歸不名絕曷為絕之〔注〕据俱以歸〔疏〕

校勘記云

唐石經諸本同按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曷上有之字此脫○注据俱以歸○正以經書以來實則歸也不書歸而書以來不沒其實也與以隗子歸同故云据俱以歸

獲也〔疏〕

穀梁傳益之名惡也注惡其不能死社稷左傳

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負瑕負瑕故有釋

曷為不言其獲〔注〕据獲晉侯言獲〔疏〕

注据獲晉侯言獲○見僖十五年

內大惡

諱也〔注〕故名以起之也日者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疏〕

正以擅獲諸侯宜絕故為內大惡也舊疏云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昭四年取鄆之下傳云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今此又言內大惡諱也重發傳者正以往前二處入取文異今此上經雖亦言入但書名之由事須備釋是以又言通義云外言以歸內言以來別其辭也醕順諱文不舉公至故特辟不言以至而穀梁以為言來有外魯之辭焉非經意○注故名以起之也○正以內諱獲言來獲之實恐不見故書名以起之正以曲禮云諸侯不生名又曰諸侯失地

名是諸侯禮當死位今不能死位故生名見其宜絕知被獲矣○注日者至獲之○隱二年注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故解之侮奪無已即上六年城邾婁注云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今又入其國獲其君故書日以惡內也○注入不至知例○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至入則不書致明得意也此不書致從可知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蕘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與此同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注〕据以隗子歸不名〔疏〕

注据以至不名○見僖二十六年

絕曷為絕之〔注〕据俱以

歸滅也〔疏〕

大事表云按宋滅曹而經文書入先儒以為入與滅不同然哀十四年經書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則曹為宋邑明矣且春秋書入者多矣莒人入向為莒邑秦人入滑而滑為晉邑秦人入都而都為楚邑至哀十三年於越入吳豈得謂其非滅耶而宣十二年書楚子滅蕭而蕭反未滅仍屬于宋然則謂入與滅之判然不同者殆未可為定例也益知隱二年入極公穀以為滅者其說近是矣

曷為不言其滅〔注〕

据滅隗也諱同姓之滅也〔注〕故名以起之〔疏〕

注故名以起之○義與書邾婁子益同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

何諱乎同姓之滅〔注〕据衛侯燬滅邢不諱〔疏〕

注据衛至不諱○見僖二十五年

力能救之而不救

也〔注〕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

不滅故不日〔疏〕

通義云滅邢不諱滅曹諱者所見之世為內恥尤深也此同事而異辭所以各見其義彼主責衛滅同姓此主責魯不救同姓之滅直書宋滅則責內意無所託變滅言入乃得起其微辭故曰諱之與譏之

為用一也至於滅國之惡前後屢見不待責一宋公而後顯所謂見者不復見耳春秋用意每略人所易曉而發人所難知亦猶滅虞言執虞公梁亡不言秦滅勿獨嫌責宋公之薄也且入國而以其君歸罪固不滅于滅矣○注以屬至責之○即上七年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是也○注不日者深諱之○舊疏云既書入以諱同姓見滅而又不日故曰深諱也今疏本脫不字○注定哀至不日○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承繼君之後有疆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也哀承定後亦宜日今不日諱使若不滅然故不日也

吳伐我〔注〕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疏〕

解詁箋云所見世著治大平文也董子曰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

皆言我中庸述春秋之化施及蠻貊正此意也從吳齊來伐上見者明當與春秋異道不得相干也按董子說見繁露奉本篇○注不言至魯也○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此見圍故不得言鄙矣通義云不言鄙者近逼城下之辭均與董異○注不言至而去○舊疏云國君當疆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圍國故諱之但言伐者差輕也按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又云榮見遠也則此逼近國都恥可知故深為諱也

夏齊人取謹及憚〔疏〕

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憚字林作憚左氏作圍解云左氏穀梁作謹圍字杜云圍在東平剛縣北大事表云戰國時為齊之剛邑故剛城在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三十五里玉篇

阜部障尺善反魯邑名與字林同水經注汶水篇又西南過剛縣北地理志剛故圍也應劭曰春秋書齊人取謹及圍是也杜預釋地曰圍在剛縣北剛城東有一小亭今剛縣治俗又謂之圍亭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圍亭漢書地理志泰山郡剛故圍應劭曰春秋注取鄆及圍今圍亭是也圍障皆單聲音義通方輿紀要應劭曰剛城故圍邑也戰國時為齊之剛邑秦昭王三十六年取齊剛壽即此漢置剛縣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晉曰剛平後譌剛為壘今有壘城壘紀要又云圍城兗州甯陽縣東北三十五里故剛城北通志亦云圍邑在魯陽縣東北境爾雅注別為圍應劭又引謹作鄆不知何家本漢地理志亦引作鄆說文有鄆字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注〕据上無戰伐之文〔疏〕

穀梁傳注

宣元年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此言取蓋亦賂也。

為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為齊所怒而賂之恥

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疏〕

注邾婁至自取○穀梁傳惡內也范上注云魯前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之范以邾子益為齊甥本左氏為說何以為邾婁齊之與國未知何氏所本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

之〔疏〕

注獲歸至歸之○舊疏云正以僖十五年秦獲晉侯後歸不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故錄見之○注獻辭至名之○監毛本名誤明又經文于誤子穀梁傳益之名失國也注於王法當絕故解詰箋云正以上

來爲獲歸。且刺畏齊而後歸益也。按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今此言歸。是無惡之文。嫌魯與益皆無罪。故復書名以罪之。蓋書名有三義。一則見邾婁子不能死之罪。一則見魯雖解釋邾婁子不能除其獲人之罪也。舊疏所以書益之名。得見魯之有罪者。正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惡諱。注。故名以起之。然則初書名起見魯罪。則知今復名者。其不善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癸亥。杞伯過卒。

〔疏〕包氏慎言云。冬十二月書癸亥。月之四日。

齊人歸讎及俾。〔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

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疏〕

注書者至之邑。○魯歸邾婁子所喪之邑。經傳無文。未知何氏所據。○注不求至同文。○正以書歸。知不求自得也。若求乃得之。則當言取。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成二

年取汶陽田。是也。與歸我濟西田同文者。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也。則彼以未之齊。故不言來。此以不求自得。使若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故亦不言來。故云與彼同文矣。然則彼言我者。以其未絕于我。此不言我。蓋讎俾已絕于魯。濟西田未絕齊。不坐取邑。則讎俾齊人當坐取邑矣。通義云。既歸邾婁子。齊亦還所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疏〕

杜云雍丘縣屬陳留方輿紀要雍丘城今開封府杞縣治

其言取之何〔注〕据詐戰言敗也〔疏〕

注据詐戰言敗也○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敗于雞父傳云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

之辭言之故春秋各國詐戰者皆書敗

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注〕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為征不義不為苟

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疏〕

注詐謂至之類○舊疏云何氏蓋取禮記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又言奇伏者奇兵伏兵之謂也莊十一年左傳覆而敗之曰取某師杜氏釋例覆者謂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捲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為文專制之辭也○注兵者至而已○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所以然者不為苟勝故繁露竹林云惡詐擊也○注十三至之爾○即下十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齒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是不月也詐戰者月所以然者疾其行詐故略之也此二經設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故不月疾之深故略之甚也知此不蒙上月矣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注〕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

〔疏〕

注月者至遇之○隱元年注出奔例時故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上六年夏齊國夏高張來奔之屬是今此月故解之舊疏云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注月者前為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也義亦通於此則知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月者為下戊辰吳敗頓胡以下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不蒙月何氏不注之者正以隱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之下注云月者為下卒也上已有注故知庚輿之下省文從可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有戊戌月之十六日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疏〕

通義云前後公會吳皆不致者恥也此致者善公因齊喪退師將順其美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注〕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疏〕

左氏穀梁寅作夷書堯典寅賓出日釋文寅又音夷又夙夜惟寅釋文徐音夷古音寅讀如以脂切故得與夷通○注卒葬至

姑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既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則此不卒日葬月者故亦以內行小失略之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注〕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

〔疏〕

注救中至不進○僖十八年秋救齊又云邢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愛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也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注言子起憂中國則夷狄能憂中國皆進之此稱國不進以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也通義云何悼曰救中國不進者吳楚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疏〕

方輿紀要艾陵亭在泰安府萊蕪縣北

齊師敗

績獲齊國書〔注〕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為主者吳主會故

不與夷狄主中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疏〕

宣二年春獲宋華元之下注云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則此復出齊者亦然但省文從可

知故不注○注戰不至與戰○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今此戰伐並舉故解之○注不從至國也○成二年季孫行父以下會晉郤克以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注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然則郤克等得敵齊侯由隨從魯人故得序于上王齊侯也今魯雖與伐實吳主會若與之序于齊上則是夷狄主中國矣是以退之而以齊主之也然則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林父序楚子上亦宜是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彼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者以彼楚稱子已成楚為君此吳止稱國與彼殊也○注言獲至進也○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此言獲齊國書故云能結日偏戰少進也亦猶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傳云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言之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四日左傳本有作母者六經正誤作毋與國本作母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以書〔注〕據當賦稅爲何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若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疏〕

通義云。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乘芻。缶米。不是過也。五經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二十斛。芻乘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謂此田賦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有武事然後取其賦。故賦之字从武。从貝。昔伯禽徂征淮夷。芻麥。篠糧。郊遂時之。此田賦之法也。今魯用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厲民甚矣。稅敵本無其制。故言初。田賦本有其制。特不宜非時用之。故言用。傳例曰。用者不宜用也。○注田謂至率矣。○周禮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賄。注元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

十。出口賦錢入百二十，以爲算。江氏永周禮疑義舉要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閻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開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世之丁錢及雇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賦者徵取財物之總者，自一至六，以三農九穀爲主，而草木鳥獸器用布帛及閒民夫布皆有之。唯臣妾無賦，關市則商賈也。山澤則虞衡也。關市山澤獨別出者，自邦中至都鄙皆有。關市山澤別爲二賦，不與六賦混也。幣餘之賦，則已用之餘，取之於掌事者，故居末。公羊問荅云：古安得有此制耶？曰：此舉漢法以況之也。食貨志：董仲舒曰：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四夷，重賦於民，民產三歲以上，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元帝令產子七歲，乃出口錢。鹽鐵論：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此皆漢法之可考者。哀公事強吳而虛國用，有類於後世之斂民，故何氏以漢法況之。按漢書昭帝紀注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貢禹傳：元帝時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此傳言之最詳。則口錢之制，興於漢世。然管子山至數篇云：邦錢之籍，終歲十錢，則口賦之法，殆管子時已有矣。按如何注，則魯蓋仍按田於正供之外，復取民財與口賦殊。孔氏說似較通。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家語政論篇云：季康子欲以一井之田出賦法焉。又魯語下篇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彼二文皆論此經用田賦之事，而言一井，故知然也。○注不言至賦之。○校勘記出里若云：閻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若作井，當據正。按昭熙本作城郭里巷，較鄂本尤善。蓋計田以井，故科賦亦以井起也。○注禮稅至什一。○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宣十五年傳：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許慎所稱周禮說：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周禮無文，蓋卽魯語所謂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禮記疏引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瀆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僇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

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圻。地方百萬井。是仍不外以井定賦也。○注軍賦至一乘。○舊疏引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於此。○注哀公至什一。○上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公會吳伐齊。下云公會吳于橐皋。是其外慕強吳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辰。月之四日。

孟子者何。〔注〕据魯大夫無孟子。昭公之夫人也。〔疏〕論語述而云。君取於吳。其稱孟子。爲同姓。謂之吳孟子。

何。〔注〕据不稱夫人某氏。〔疏〕注据不至某氏。○隱二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屬是也。諱娶同姓。蓋吳女也。〔注〕

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

〔疏〕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之。○注禮不至無別。○曲禮文。鄭注。爲其近禽獸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于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謹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卽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白虎通嫁娶云。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則白虎通與何氏說同。許君駁從左氏。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明娶同姓。不爾比也。

按禮記大傳云。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又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祀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禮記坊記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注厚猶遠也。國語鄭語云。史伯曰。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聘后于異姓。又晉語胥臣曰。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御覽引禮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據大傳云。雖百世而婚姻不通。目爲周道。則禮外傳有來矣。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注昭公至孟子。○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姓曰吳。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左傳云。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疏引賈云。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禮記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周之制。同姓百世婚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按賈說是也。昭公特避孟姬之稱耳。杜預以爲詭託宋姓者。非也。詩齊風載驅云。齊子由歸。同此通義云。孟子者。貴母姊妹之稱。故坊記鄭注云。孟子蓋其且字。亦不以子爲宋姓也。○注春秋至國也。○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此謂不修春秋也。然則魯春秋或當有夫人至自吳之文。聖人修之。並沒吳文。但存孟子卒。舊書法而已。婦人繫姓不繫國者。卽隱元年注云。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也。故孟子雖不諱。猶不繫吳。以文姜穆姜之屬。亦不繫國言之也。○注不稱至諱之。○舊疏云。若稱夫人。又言薨。則當書夫人姬氏薨。若葬。當言葬我小君昭姬。皆爲大惡。不可言。故曰深諱之也。而云孟子卒者。若言宋之長女。爲魯侯之妾。而卒之。如定十五年書嬖氏卒之類。

公會吳于橐皋〔疏〕

杜云。在淮南遼道縣東南。大事表云。孟康曰。橐皋。音拓姑。漢置縣。今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鎮。俗猶名會吳城。漢遼道故城。在今廬州府治合肥縣東。與巢縣相接壤。按漢書地理志九。江郡下橐皋云。孟康曰。音拓姑。後譌拓。又譌柘。宋紹興十一年。兀朮屯兵柘皋。是也。方輿紀要。橐皋城。在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一名會吳城。杜云淮南者。沈約州郡志云。魏復九江爲淮南郡。徙治壽春。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疏〕

左傳運作鄆。杜云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大事表云按晉時海陵縣屬廣陵郡。今為江南秦州發陽無考。今通州如皋縣亦係海陵地。縣南十里。

有會盟原相傳為吳楚會盟處。考春秋之世吳楚始終無會盟事。意必指此矣。名勝志今有立發口在通州如皋縣西北二十里。即發繇口也。按通秦地於時屬吳。故九年左傳云吳城邗。溝通江淮。是其證矣。晉衛宋不應遠會至此。左氏作鄆者古貝聲軍聲。辭所以撥亂世存中國。其猶下泉殿曹匪風終檜之意與。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螻本亦作。螻注同按注比年再螻疏作比年再螻。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螻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

為異比年再螻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后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

分爲六卿〔疏〕

解詁箋云左氏記夫子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厯過也是據當時實測非不知歲差也。時周不頒朔國自爲正官御廢職閏餘乖次經於十三年再書十二月螻終之以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以明改建夏正之數云。○注螻者至爲異。○五行志中之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螻。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螻。十三年九月螻。十二月螻。比三螻。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

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經義雜記云。按穀梁三螽。范皆無說。用田賦傳云。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故子政據以爲說。歆以爲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陰。以父說爲非也。杜注左氏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初尙溫。故得有螽。本劉子駿義。與傳合。律歷志。劉歆說云。哀十二年。亦以建中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螽蟲之不伏也。張晏曰。周十二月。夏八月也。再失閏。當爲八月建酉。而去建申。誤也。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矣。劉歆徒以詩七月流火爲踰。不知八月火猶西流也。○注比年至能理。○惠棟云。二語見荀子。理當作埋。從之。比年再嫁。卽下十三年冬十二月嫁是也。○注自是至六卿。○舊疏云。皆在春秋後。考諸舊本。宋是宗字。然則宗國猶大國。言天不能殺。地不能埋。天下大亂。莫能相禁。是其紀綱之國。滅亡之象。是故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若作宋字。何氏更有所見。春秋說云。陳氏篡齊三年。千人合葬。故螽蟲冬踊者。是其螽爲齊亡之一隅也。何氏取象較廣。蓋亦春秋緯義。舊疏又云。左氏及史記皆云。晉亡。分爲魏趙韓。今云晉分爲六卿者。蓋其初時晉君失政。六卿用事。不妨其下滅時。但三家分之矣。漢書五行志中。上。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介蟲之孽。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故志所引劉向董仲舒說諸螽。皆與何氏同。大率皆以爲煩擾之應。惟此注與前解諸傳異。按顯宗紀云。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注引感精符云。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則比年書嫁。當爲天下記異也。故何氏推廣之。春秋者聖人明義之書。此之再嫁。不必泥爲齊亡晉分之應。然記之春秋之末。則春秋後事皆在所繫。若執事實以求之。則泥矣。

十有二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

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疏〕

注前宋至詐反〇即上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是也〇注反猶報也（原文闕）

夏許男戊卒〔注〕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疏〕

通義云失國復立尤微弱故不得日卒舊疏云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至十三年秋蔡侯廬歸

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二十年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夏六月葬陳惠公定六年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今年夏許男戊卒秋葬許元公然則陳蔡之滅非吳廬之罪及其存時乃為大國所復但以不受封於天子故書君以見之仍以崩君死位非其自復其國合存故許錄其卒葬也而許男斯者為鄭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絕不足存之而戊自復罪惡深矣若比之陳蔡不當合錄而錄之者正欲見其前君不死位後君自復之惡深是以書其卒葬而去其日月以見矣故曰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疏〕

杜云陳留封丘縣有黃亭亭近濟水水經注泗水篇又東過沛縣東黃水注之黃水出小黃縣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者也大事表云地名考從胡

傳以黃池列諸衛地非也公羊傳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趙伯循曰黃池魯地故魯獨會之耳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序是時吳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商即宋魯會而宋不會故吳王歸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則趙氏之言為有據矣國語稱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沂水出蓋縣臨樂山入于泗而濟水在封丘縣南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西南有黃池東西廣三里春秋時為宋地按漢書地理志魏郡內黃下云清河水出南應劭曰春秋吳子晉侯會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臣瓚曰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掘溝於齊魯之間今陳外黃有黃溝是也史記曰伐宋取黃池然則不得魏郡明矣師古曰瓚說是也應說失之續漢志平丘有黃池亭元和郡縣志黃池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按諸說是也黃池不得

在內
黃

吳何以稱子〔注〕据救陳稱國〔疏〕

注据救陳稱國○即上十年吳救陳是也

吳主會也〔注〕以言及也時吳

彊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吳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之衆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爲諱辭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

進稱子〔疏〕

通義云吳自是遂雄長列國不可復得抑故稱爵存其實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此會左傳謂先晉而國語謂先吳公羊亦謂吳主會以勢度之國語是也晉不競已數世矣自宋之會即爲楚所先此時能與吳爭乎公

羊說非無據但何注引緯書所云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者則言之太過不可信耳繁露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至柏莒黃池之行變爲反道乃爵而不殊按柏莒之戰吳有憂中國之心故有與辭此傳無進吳之文董生比類而舉與何氏異○注以言及也○舊疏云以經言及吳即知吳主會何者正以及者汲汲之辭即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至世子于首戴注云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汲汲也然則彼云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子主會明矣故云以言及也○注時吳至臨菑○舊疏云菑字有作晉字者若作晉字以黃池爲近晉晉人畏而會之故曰臨晉按即上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是也不在臨菑以或本作臨晉爲是○注乘勝至中國○即謂此會也○注齊晉至而趨○舊疏云春秋說文北堂書鈔引考異郵云黃池之會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文選注引感精符云黃池之會重吳子滕薛挾轂魯衛驂乘左傳有單平公經亦不書亦其一也越絕書吳有子胥之教伯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動者

乘薛許邾婁莒旁穀趨走。按彼文有譌，或即薛許驂乘，邾婁莒旁穀趨走是也。前驅者，詩衛風伯兮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是也。驂乘者，卽史記齊世家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是也。俠穀，卽夾穀也。禮士喪禮，婦人俠牀東西，冬官考工記注：今時鐘乳，俠鼓與舞，與夾同也。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亦夾義也。舊疏云：以下傳及注云：則天下盡會，而春秋說特舉此六國時爲之役，故偏舉之，或言不盡意故也。○注以諸至稱子，○穀梁傳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注：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是也。明不知冠帶，故諸夏之衆爲冠帶之國矣。彼傳又云：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用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解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然則吳時蓋實有與伯尊周之心，故春秋如其意而進之，且以殺眡故也。

吳主會，則曷爲先言

晉侯〔注〕据申之會楚子主會序上〔疏〕

注据申至序上○卽昭四年夏楚子蔡侯以下會于申是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也〔注〕明其實自以夷狄之彊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疏〕

通義云：國語稱黃池之盟，吳公先歆晉侯亞之，春秋不欲

以吳長晉，故不錄其盟，唯存會時之次云爾。

其言及吳子何〔注〕据鍾離之會，殊會吳，不言及，僖五年，公及齊侯，齊侯

主會益明矣〔疏〕

注据鍾離言及○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下，會吳子鍾離是也。○注僖五至明矣，○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是也。舊疏云：按如彼經書公及齊侯，齊侯主會，此云

及吳，則是吳子主會益明矣，何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乎，是以摭而難之。

會兩伯之辭也〔注〕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爲

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是。不可醜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為伯。吳亦主會為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語在下。〔疏〕

繁露奉本云。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之。不以為外。以近內也。與何義殊。○注晉序

至文也。○正以不與夷狄主中國。故以晉主會為文也。○注吳言至文也。○舊疏云。凡言及者。汲汲之辭。今言及吳子。則似吳子先在。是天下之人慕而往事之。然故曰人往為主之文是也。○注方不至事也。○舊疏云。序晉于上。是其抑之言。及吳子起其為伯也。故曰半抑半起矣。序晉于上。是其奪言及吳子。亦見其為伯之事。故曰奪見其事。○注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注〕据伯主人。〔疏〕

舊疏云。謂為伯者。主領會上之人矣。毛本傳文。主中作中。主誤。

重吳也。

〔注〕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疏〕

注其實至言及。○舊疏云。謂其實處權重在于吳。故言及吳子。作汲汲之文矣。是也。○注舉晉至不盈。○傳二十三

年。宋公慈父卒。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此云不盈。即取彼傳文也。舊疏云。公會晉侯。是其諱為吳所主也。晉侯之下。即言及吳子。是其不盈。滿其諱文也。何者。晉是大國。而汲汲乎吳。還是吳為會主之義也。

曷為

重吳。〔注〕据常殊吳。〔疏〕

注据常殊吳。○即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粗之屬是也。

吳在是。則天下

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為

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

得襄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疏〕

注不書至惡愈。桓二年疏引此。惡愈下有甚也字。是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序在晉下。則仍似外吳常辭。兩伯不顯。序在吳下。則是外吳而并外

中國諸侯矣。文不可施。故一切削之。但張兩伯辭。則諸侯皆在可知。蓋欲實而言之。則天下諸侯。豈可悉至。若厭言某侯某侯。則有不之國。而魯乃與會。其恥甚。故但舉大國晉。見天下諸侯莫敢不至。魯因亦蒙俗會之。其恥少殺也。舊疏云。但欲見其重在吳。偏至之辭而已。○注齊桓至襄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貫澤。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其餘為莫敢不至也。是齊桓之會。不但舉大以見小。并舉遠以見近矣。而此但舉大見小。明齊桓實尊天子。故襄之為遠近大小皆至之辭。吳則春秋使若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而已。故不得同也。○注主書至夷狄。○舊疏云。春秋見義非唯一種。一則見吳之強暴。一則見晉之衰微。但主書之情。本惡諸侯君事夷狄。餘者兼見之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注〕有恥致者。順諱文也。〔疏〕

注有恥至文也。○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得意致會。此有恥書致。順上諱文。使若吳亦尊天子會諸侯然。故作得意文也。

晉魏多帥師侵衛。

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注〕据上七年言曼多。〔疏〕

注据上至曼多。〇即上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

衛是也。左氏穀梁經作魏曼多。淺人妄增也。

譏二名。一名非禮也。〔注〕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后正人。正人當先

正大以帥小。〔疏〕

通義云。謹按世本。獻子茶生簡子。取生襄子多。然則曼多本一名多。如左傳所載。晉文公重耳。又稱晉重。宋樂祁犁。即謂之樂祁。當時多有此比。故何忌或言忌。曼多或言多。春秋因兩書之。以託譏

二名之義。亦所謂因其可譏而譏之也。非本二字作名而強削其一矣。按晉世家作魏晉侈。〇注復就至帥小。〇定六年。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是則彼於魯已見譏。二名之義。此復譏晉魏多也。所以然者。先見於魯。為先自正而后正人。復見於晉。為先正大以帥小也。繁露觀德云。晉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是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螻。〔注〕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疏〕

注先是至之費。〇用田賦。見十二年。會吳。即上黃池之會是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注〕据北斗言星名。〔疏〕

据北斗言星名。○即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

見

于旦也。〔注〕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疏〕

舊疏云于字亦有作平字者誤也。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于字磨

改當本作平。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繼所傳聞之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升平哀公終所見世當見所以治大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爲本天意以從事也北斗運於中央中宮之星也蓋除舊布新於內而未遑治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至九采之國內外秩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孛于東方文王房心之精在東方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興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獸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注且者至爲旦。○舊疏云旦者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曰旦者日方出當爾之時宿皆不見故曰時宿不復見也星孛仍見餘宿已沒是以不復指與孛之星漫道其方而已故言東方知爲旦也。杜云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何以書記異

也。〔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伐

主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燔書道絕。〔疏〕

注周十至之庭。○舊疏引堪輿云九月日體在大火故曰

日在房心。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出堪輿星經亦云也。五行志下之下。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爲齊晉也。其後楚滅陳。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此其效也。劉歆以爲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且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解詁箋云。堯典夏時。冬至日起虛危。周初冬至日起牽牛。蓋歲差七十年而一度。計堯時至春秋末約一千六百餘年。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辰繫於日。至春秋末。十一月當辰始伏。尙未繫於日。且司天失閏。一月昏時火尙西流。是時斗建申。日當在巳。翼軫之次。秦楚相滅之應。按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正義引三統歷。九月節。日在氏五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又元嘉歷。九月節。日在亢一度。九月中。日在氏七度。亦與房體近也。○注於此至道絕。○校勘記出諸侯伐主治。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諸侯伐王治。余本伐亦作代。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代。□□引易是類謀云。出彗守大辰東方之度。天下亡。鄭注。大辰在東之度。七宿之中。皆昔周之衰。有星守于戶。有星弗于東方。此其驗之一隅。開元占經引運期授云。蒼帝亡也。大亂。彗東出。舊疏引春秋說云。趙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紀散亂。孔子不絕也。亦言由此孛星。周室遂微也。彼言秦正起。與何氏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義同。秦本紀云。始皇名正。以二十六年滅周并六國也。燔書道絕。見史記本紀。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大安三年。彗星見東方。與哀十三年同。占之曰。孛主兵喪。咸寧三年五月。星孛于東方。明年吳亡。

盜殺陳夏疆夫〔疏〕

釋文。夏。戶雅反。一本作廉。疆。苦侯反。一本作嫗。音同。二傳作夏區夫。疆从區得聲。例得通也。經義述聞云。夏與廉聲不相近。夏字無由通作廉。廉蓋庶之誤。古聲夏庶相近。故夏通作庶。檀弓見若

覆夏屋者矣。鄭注。夏屋。今之門廡也。是廡與夏聲義相近也。隸書廉字作廡。與廡相似。故廡誤爲廉耳。公羊古本蓋作廡。今作夏者。後人以二傳改之也。

十有二月。蠲〔注〕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疏〕

注黃池至所致○見上。

公羊義疏七十五

哀十四年

盡是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疏〕

經義雜記云論衡指瑞篇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云云據論衡則春秋經作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

噫天視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云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證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視予一例孔仲達引家語云獲麟折其前足載而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徐疏引孔叢子云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視之曰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二書雖魏晉人託作然以為麟死而棄之則與公羊合疑公羊經本有死字也王充謂麟為常有之物無所為來則非按麟俗麟字水經注濟水篇黃水又東逕鉅野縣北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東北出為大野矣昔西狩獲麟于是處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何以書上有十有四年字據此及隱公傳知經傳別行傳首皆載某公年數後人以經合傳始刪傳中紀年矣九經古義云按孔舒

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孔穎達曰何休注公羊無作春秋之事棟案蔡邕石經云何以書記異也何以云云與今本合按下春秋何以始于隱注云據獲麟乃作則獲麟而作春秋何氏本有是語與孔舒元本同不知穎達何以云何休無作春秋事也通義云何氏傳本無此蓋治公羊者強成其說舊疏云麟者仁獸太平之嘉瑞而言記異者當爾之時周室大衰為天下所厭漢高方

起。幾柞將復。興者謂之瑞。亡者謂之異。然則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按麟於春秋為瑞。於周為異。義各有主也。

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傳

序疏引孔舒元公羊傳本。作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與注本迥異。穀梁傳。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注雖時道喪。猶若不喪。頗得聖人作春秋之意。故舊疏云。謂有聖帝明王。然後乃來。則知不應華夏無矣。然則以其非中國之常物。故曰非中國之獸。不謂中國不合有。似昭二十五年有鸛鶴來巢之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之類是也。若然。皆非中國之物。鸛鶴言有來。而麟不言有來者。正以麟是善物。春秋慕之。欲其常於中國。非今始有。非今始來。然則孰狩之。〔注〕稱西言狩。尊卑未分。据無主名。〔疏〕注稱西至主名。〇舊疏云。西者四時之義。之叔是為卑。稱狩者天子諸侯之事。

乃是尊名。故曰稱西言狩。尊卑未分也。按大戴禮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傳。王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為狩。又桓四年。公狩于郎。是天子諸侯之事。傳不出主名。故据以難。

薪采者也。〔注〕西者。据

狩言方地。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而正以春盡。木火當燃之際。舉此為文。知庶人采樵薪者。〔疏〕

舊疏云。薪采猶言采薪也。言是庶人采薪者矣。吳氏經說云。按薪一作新。以斤斫取曰新。故新从斤从艸。以手折取曰采。故采从爪。木伐更生。故凡除舊生新者皆名為新。果孰必采。凡采而可食者皆名為采。加艸作薪。菜以別新舊之新。采取之采。非古文也。包束乾草曰芻。攀折木枝曰蕘。說文。新。取木也。采。取也。薪。蕘也。蕘。薪也。芻。刈艸也。象包束之形。是薪猶采也。左傳以為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疏引服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家。語釋物篇。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氏為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諸孔子。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注。傳曰。狩。此曰采薪。時實狩獵。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也。〇注西者至象也。〇舊疏云。正以西方為兌。少女之位。女子之卑。草木衰落。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左疏引服虔云。言西者。

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又引賈逵曰。周在西。明夫子道繫于周。皆與此異。○注金主至薪者。○舊疏云。經言西者。賤人象。金主芟艾。持斧之義。而文正以春盡。是火常絕木之時。今乃舉此爲文。卽知庶人持斧破木燃火之義。故曰庶人採樵薪者。似若漢高祖起於布衣之內。持三尺之劍。而以火應之。君臨四海。從東向西。以應周家木德之象也。義或然也。校勘記云。鄂本。元本。閩。同。監。毛本。采作採。下同。

薪采者。則微者也。曷

爲以狩言之。〔注〕据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于河陽。公狩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

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疏〕

注据天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桓四年。○注河陽至狩者。○解詁箋云。春言狩下。

當增不從狩。卽以正月譏八字。乃明微者以狩言。是假狩名以著文。宜有正月也。舊疏云。河陽言狩者。周之季冬。當夏之十月。故得言狩矣。又云。若使周之正月。乃夏之仲冬。得冬獵田狩之時。卽六司馬職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周公之舊禮。正朔三而反。改當欲行夏之時。取夏之孟冬。以爲狩時。夏之仲冬。不是田狩之月。是以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注云。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者是也。舊疏云。今獲麟之經。春言狩者。蓋据魯爲王。而改正朔。方欲改周之春以爲冬。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時。故春而言狩矣。○注蓋据至之時。○据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据作據。孔叢子雜訓篇。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淮南子汎論訓。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是春秋據魯以變周。行夏之時也。宋書禮志。黃武五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而爲後王制法也。公羊禮說云。春秋自用周正。公羊於西狩獲麟注。乃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

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爲冬而行夏之時夏小正十有一月至狩此其證已此假以爲後王法常用夏正非顯然改周正也周禮有正歲有正月鄭注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據此則知夏小正農緯厥來記於夏之正月郊風三之日于耜傳三之日夏正月也故皇侃以爲三王所向正朔服色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得天之正也是知凡在夏時常用正月者在周時則用三月若夏時與周時無異何以周有正歲又有正月乎審是則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按何氏此注決桓四年書正月之義書狩者紀事之實不書正月明改周之正也

大之也〔注〕使若天子諸侯〔疏〕

穀梁傳注非狩而言狩大得麟故以大所如者

名之也且實狩當言冬不當言春通義云麟太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不可以賤者之辭加之故大其文也

曷爲大之〔注〕

據略微注據略微○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

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薪采者又微於士矣

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注〕

據鶴鶴俱非中國之

禽無加文〔疏〕

注據鶴至加文○昭二十五年有鶴鶴來巢

麟者仁獸也〔注〕狀如麇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

害所以爲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疏〕

舊疏引五行傳云東方謂之仁又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是以春秋說云麟生火遊于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麟爲土畜

而言仁獸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所以爲仁也禮運疏云按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修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爲修母致子之說故服虔注獲麟之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父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山出龍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又毛詩傳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爲修母致子之義也若鄭氏之說則異於此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

四方毛蟲。許慎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麒麟之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四靈中。空言西方虎者。則麟中央得無近誣乎。則鄭不以麟爲土精也。彼疏又引公羊說。麟者木精。鄭云。金九。以木八爲妻。金性義。水性仁。得陽氣。性似父。得陰氣。性似母。麟毛蟲。得木八之氣。是與公羊說同。舊疏引異義。公羊說又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下注亦云。麟者木精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有仁之物。屬東方。赤目爲火候。火乃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又鷓冠子云。麟者北方元枵之獸。陰之精者。正以五行相配言之。水爲土妃。水土構精而生麟。得土氣者。性似父。得水氣者。性似母。蓋以麟得水氣。故云元枵之獸。陰之精也。非公羊家義。○注狀如至仁也。爾雅釋獸云。麀。鬣身牛尾一角。郭注。角頭有肉。引此傳云。有鬣而角。廣雅釋獸云。麟。狼額肉角。禮記疏引京房易傳云。麟鬣身牛尾馬蹄。有五彩。高丈二尺。詩疏引陸璣疏云。麟鬣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井州界中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云。射鬣脚麟。謂此麟也。是爲仁也。○注詩云。至是也。○詩周南麟趾篇文傳。麟角所以表德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禮記疏引廣雅云。文章斌斌。故呼爲大角之獸。

有王者則至。〔注〕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

至。尙書曰。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麒麟臻。〔疏〕

注上有至乃至。○詩疏引李巡爾雅注云。麀。瑞應獸名。孫炎云。靈獸也。宋書符瑞志引京房易傳。聖人清靜。行乎中正。賢人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文選注引感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割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又類聚引感精符云。王者德及幽隱。不肯斥退。賢人在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培。非時張獵。則至。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麒麟乃見。舊疏云。若今未太平。而麟至者。非直爲聖漢將興之瑞。亦爲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孝經說云。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賤

者獲麟兼為庶人作法之義也。釋文太音泰監毛本后作後。○注尚書至率舞。○咎繇謨文毛本皇改鳳俗字。舊疏引鄭注云。韶舜所制樂。又引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紀堯道。故謂之簫韶。或曰韶舜樂名。舜樂者其乘簫乎。鄭氏又云。樂備作謂之成。簫韶作九備。而鳳皇乃來儀。止巢乘匹。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舊疏云。欲道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瑞物乃來之義。○注援神至麟臻。○白虎通封禪云。德至鳥獸。鳳皇翔。麒麟臻。據此知本援神契為說也。舊疏引釋獸云。騶如馬一角。不角者騶。舍人云。騶如馬而有一角。不有角者名麒麟。然則麒麟非直雄雌之異。其體亦別。

無王者則不至〔注〕辟害遠也。當春

秋時天下散亂不當至而至故為異〔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云。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正義曰。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知公

羊有其顯說。今驗何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按孔舒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及鄭六藝論皆無之。隋志有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杜氏作序。既所摺用。則為古本可知矣。按今何注無下二語。亦無今麟非常之獸二語。故通義以為治公羊者。增成其說也。○注辟害至為異。○舊疏云。謂無道之世。剝胎殺天。是以瑞物亦不來游也。卽家語云。孔子曰。剝胎殺天。則麒麟不至。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是也。故云辟害遠也。水經注河水篇。續漢書曰。延熹九年。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天垂異。地吐妖。民厲疫。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常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

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閩本麇字剗改。困作君監。毛本承之。非也。釋文作麇。云本又作麇。亦作麇。按隸釋載漢石經作麇。卽麇之隸變。爾雅釋獸。麇。身牛尾。郭注引公羊傳曰。有麇而角。是古本作麇也。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泮官書本。皆作麇。按孔叢子亦作有麇肉角。舊疏云。卽孔叢子。叔孫

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
罾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

孔子曰。孰爲來哉。孰

爲來哉。〔注〕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疏〕

舊疏引孔叢又云。到視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爲來哉。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

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是也。類聚引琴操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遂與相
逢。見俛而泣。抱麟曰。汝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額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
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造。改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興。其人如得麟。樂府引獲麟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
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悲之。卽本孔叢子。舊疏云。然則此告者其冉求也。若以孔叢合之。此傳。則鄉云薪采者。還是鉏商
也。而春秋不言之者。略微故也。不言爲漢獲之者。微辭也。故春秋說云。不言姓名。爲虛主。宋氏云。劉帝未至。故云虛主。若書姓名。
時王惡之。是其義也。○注見時至誰來。○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
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
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
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
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獲也。故孔子見麟
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
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
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風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蓋亦公羊家說。言時無聖帝明
王而來。宜其遭害而死也。舊疏云。下注云。夫子素案圖籙。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采薪獲麟。知爲其出。夫子素知此事。而云孰爲

來哉以怪之者蓋畏時遠害假為微辭故注解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為誰來矣或者素案圖錄知劉季當代周但初見時未知薪采獲麟為之出仍自未明故作此言乃後詳審煥然而寤是以泣之

反袂拭面〔疏〕

舊疏云目亦有作面字者知徐本作目也按杜預左傳序亦作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則宜作面矣校勘記云面唐石經諸本同易林小畜之坤子鉏執麟春秋作元陰將以終尼父悲心

涕沾袍〔注〕袍衣前襟也

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

然火之意此亦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

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蠛蟲冬踊彗金精

掃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象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后劉氏乃

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疏〕

注袍衣前襟也○舊疏云袍亦有作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釋文亦作沾袍音步刀反又步報反經義雜記云說文衣部袍襦也从衣包

聲論語曰衣敝緼袍袷交衽也从衣金聲是當作沾沾袷袷皆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是王仲任所見之傳亦作袷春秋序正義引公羊反袂拭面泣沾袍下又云聖人甯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据下作沾衿疑沾袍或後人改也離騷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亦可證按傳者直作衿何注衣前襟成嚙語矣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何以袍為衣前襟者袍本作裋步報反釋文衣前襟也當以步報之音為是玉篇裋與袍同又步報反衣前襟也廣韻裋薄報切衣前襟墨子公

孟篇。楚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袍。然則袍者衰之借字。涕沾袍卽涕沾襟。非衣敝縕袍之袍也。論衡引此傳。西狩獲麟。作西狩獲死麟。涕沾袍作涕沾襟。蓋據嚴氏春秋。故與何本異。其實襟與袍一物也。春秋序正義引公羊。涕沾袍。又曰。下沾衿之泣者。以衿袍同物。而衿爲人所易曉。故言衿以見袍。非引公羊本作衿而後人改之也。王氏此說。可釋臧氏之疑矣。說文衣部。裾。衣衰也。段注云。上文云。衰。衰也。衰物謂之衰。因之衣前襟謂之衰。方言。禪衣有衰者。趙魏之間。謂之衽衣。郭云。前施衰囊也。按。前施衰囊。卽謂右外衽。方言。無袍者謂之程衣。則今之對襟衣。無右外衽者也。衰衣無袍。禮服必有衰。上文之衽衽。謂無衰者。唐宋人所謂袂衣也。公羊傳。涕沾袍。當作衰。何注云。衣前襟也。釋器。衣皆謂之襟。袂謂之裾。袂同衽。謂交領。衰連于交領。故曰袂謂之裾。郭謂衣後襟。非也。釋名。裾在後之說。非是。○注。夫子至代周。○校勘記云。鄂本。對大字本同。毛本案改按。閩本。剋改聖作姓。監。毛本因之。惠棟云。當作庶聖。參同契曰。夫子庶聖。雄。詩疏引異義。鄭駁云。孔子作春秋。應以金獸。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說苑。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文選注引演孔圖云。有人卯金刀。握天鏡。舊疏云。蓋見中候云。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是其案圖錄。從亭長之任。而爲天子。故謂之庶姓矣。○注。何者。至所執。○初學記引演孔圖云。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宋均注。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榮。謂見縷柴者也。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孔子獲麟。天命絕周。天下叛去。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禮運疏引石渠禮論。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又引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舊疏引舊云。木生火。火生土。麟爲土畜。亦受氣于祖。性合人仁。故爲木精也。又引春秋說云。麟生於火。游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麟爲土畜。而言木精者。正以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既爲火候。是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按。公羊家自以麟爲木畜。其以爲土畜者。左氏家說。不必牽涉也。舊疏又云。庶人采薪。木供庖爨。意欲燃之。故曰采薪。庶人燃火之意也。木雖生火。火復燒木。卽漢以火德。承周之后。而能滅之。故曰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也。云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者。其若不然。麟爲異物。體形不小。薪采隻夫。寧能獲之。○

注西狩至天下○類聚引演孔圖云有人卯金與於豐擊玉鼓駕六龍又云其人日角龍顏姓卯金刀含仁義後漢書注引云卯金刀名爲劉赤帝後當次周文選注引漢合孛云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草力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死御覽引考靈曜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注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初學記引帝命驗云有人雄起載玉英履赤矛析且失箭亡其金虎東南紛紛注精起昌光出軫已圖之華陽國志公孫述志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說曰乙木卯金卽乙未歲授劉氏按緯言興於豐在軫北卽此注言從東方王於西也以兵得天下者舊疏云言劉季起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而入秦宮是也○注不地至異也○舊疏云所以不言西狩于某獲麟者正以麟見于魯乃爲周室將亡之異是以不舉小地之名亦得爲王魯之義故曰不地者天下異也○注又先至之象○蠛蟲冬踊卽上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蠛十三年冬十有二月蠛是也葦金精掃且置新之象卽上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是也彼傳云孛者何葦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且也舊疏云孛從西方鄉東故曰金精葦者掃除之象鄉晨而見故曰掃且也然則蠛蟲冬踊者乃是天不能殺地不能理故爲六國爭強天下大亂之象也金精掃且乃是秦項驅除劉氏乃帝之義故何氏云焉按災異之應俱不大遠此哀公之世蠛孛之變得應之數百年後者此春秋之義也春秋爲漢制法次年絕筆後無所見適有蠛孛之見因卽假以示義焉爾○注夫子至乃帝○校勘記出積骨流血之虞云鄂本虞作虐不誤解云虐亦有作害者按紹熙本亦作虐是也六國爭強舊疏云卽燕齊楚韓魏趙也齊據東蕃燕楚強于南北韓魏趙居于晉洛之間各自保險迭相征伐是也從橫燕楚南北而遠故謂之從蘇秦在東而相六國謂之合從張儀在西而相秦以成謂之連橫故彼下文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蘇公居趙秦兵不敢東伐張儀在秦楚兵絕于西是也蘇公既死張儀以橫滅從是其相滅也秦項驅除者舊疏云始皇據秦藉滅周之資而殄六國項羽因胡亥之虐而籠括天下皆非受命之帝但爲劉氏驅其狐狸除其豺狼而已故曰秦項驅除也積骨流血者舊疏云爾時天下土崩英雄鷓起秦項之君視人如芥殺函之處積骨成山平原之地血流如海自此以後高祖乃興故曰然後劉氏乃帝也御覽引文耀鉤云庶人爭權赤帝之精注庶人項羽劉季者也爭權並欲起也

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感情如後有彊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易林屯之坤探薪得麟大命隕顛豪傑爭名天下四分是其義也○注深閔至泣也○說苑貴德云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于中惻惻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凌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廢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悉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治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懷聖承弊暗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

顏淵死子曰噫〔注〕噫咄嗟貌〔疏〕

校勘記唐石經作孔子曰按西狩獲麟孔子曰注云加姓者重終也然則於

此不當有孔字矣○注噫咄嗟貌○論語先進云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也皇疏同易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崔憬注噫歎聲也詩周頌噫嘻成王傳噫歎也漢書董仲舒傳贊噫天喪余注噫歎聲也後漢書袁閔傳未嘗不噫嗚流涕注噫嗚歎傷之貌也或作意淮南繆稱訓意而不戴是也或作懿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是也禮記曾子問云祝聲三注聲噫歎警神也緣祝聲不知作何聲故曰噫解之亦爲其有咄嗟義也禮記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矣

天喪子

〔注〕子我〔疏〕

舊疏云聖人之道當須輔佐而成是以家語及殷傳云自予得回也門人加親也今而遭命故曰天喪子翟氏灑四書考異云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

無所記但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曰云云顏淵死云云子路死云云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真也通義云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歿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鯉也死有棺無槨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二十三年間也比年三見傷痛故子深悼之傳亦連述之矣拜經日記云論語集註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玉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年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顏淵死時孔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爲設事之詞按史記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並不著卒之年歲

夫五十以上而卒皆可謂之早。三十一歲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云云。史記孔子世家。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視予。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視予。曰吾道窮矣。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歿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先後。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之說。尚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淵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子正四十七。魯哀季康之間。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若王肅說。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反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去困阨陳蔡。首尾三載。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淵。可知王肅削奪先賢年齒。以求勝其私說也。○注予我。○爾雅釋詁云。予。我也。

子路死。子曰噫。天

祝予〔注〕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証。〔疏〕

注祝斷也。○上十三年穀梁傳

祝髮文身。注。祝。斷也。廣雅釋詁云。祝。斷也。書秦誓。祝降時喪。傳亦云。祝。斷也。鹽鐵論訟賢云。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舊疏云。然天祝惡已之道德。亦是斷絕之義矣。○注天生至之証。○董仲舒傳贊。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足以當之。師古曰。噫。歎聲。言失其輔佐也。舊疏云。自予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其為輔佐之義也。若欲以理言之。則四科十人。游夏之徒。皆為夫子之輔佐。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皆以其先卒故也。良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之証。校勘記云。閩本剗改証作證。監毛本承之。

西狩獲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曰。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視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歿之徵。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視予。一例。麟。俗麟字。

孔子

曰吾道窮矣〔注〕加姓者重終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

歿之徵。故云爾。〔疏〕

舊疏云。麟之來也。應於三義。一爲周亡之徵。卽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是也。二爲漢興之瑞。卽上傳云。孰爲來哉。孰爲來哉。雖在指斥。意在於漢也。三則見孔子將歿之徵。故孔子曰。吾道窮矣。是

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賈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儒林列傳。仲尼於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注加姓者重終也。○舊疏云。正以上文再發子曰。皆不加姓故也。○注麟者。至云爾。○史記注引服虔云。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爲仲尼至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後漢書何敞傳。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殞。是皆以爲夫子將歿之徵也。舊疏云。麟者聖人之類者。以皆有聖帝明王乃見。故謂之類也。時得麟而死者。卽孔叢子云。麟出而死。言道窮矣。是也。

春秋何以始

乎隱〔注〕据得麟乃作。〔疏〕

注据得麟乃作。○舊疏引演孔圖云。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是也。又隱七年疏引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又引說題辭云。昔孔子受

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舊疏引揆命篇云。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者。何氏以爲年七十歲者。大判言之。不妨爾時七十二矣。左疏引服虔說。以爲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以周禮。故有麟應而至。與此不合。賈逵。穎容等。皆同服說。以爲修母致子之應。蓋左氏家說也。而說苑至公篇。夫子道不行。退而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與左氏說合。通義云。

春秋之作存王道於將絕垂治法於不朽孟子以為亂後之一治故左氏先師買服之徒皆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而胡康侯謂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天人相與之際誠有然者至其出而見獲則聖人道不行終老兩楹之象也但夫子諱不敢當麟為己出故但傷麟見非時感而致泣方在制作就絕筆于所感爾按孔子世家亦云哀公十四年狩大野獲獸仲尼視之曰麟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詞而指博則亦以得麟

祖之所逮聞也〔注〕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而作

作之害〔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逮作選九經古義云說文選迨也玉篇迨選行相近又自部選目相及方言云迨選及也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選或曰及州輔碑云選事和熹后孝安皇帝劉寬碑云未選

誅紂陳球後碑云選完徂齊俱以選為逮也釋言云逮選也選逮古音同也說文又云逮及也逮也又云逮及也則亦通逮釋言云逮及也謂祖之所及聞也按爾雅釋言又云選逮也方言又云噬逮也北燕曰噬逮通語也詩唐風有棘之杜噬肯適我韓詩作逝亦云及也通義云隱公以來之事祖雖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過是以往文獻不足恐失其實故斷自隱始舊疏云何氏以為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故隱元年益師卒之下注云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是也今此傳云祖之所逮聞者謂兼有天數之義亦託問聞而知亦取制服三等之義故隱元年注云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期為曾祖為祖父母期為曾祖高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注託記至之害○史記儒林傳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詞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舊疏云假託云道我記高祖以來事者謂因已問父得聞昭定哀之事因父問祖得聞文宣成襄之事因祖問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事故曰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以此言之則無制作之義故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也

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

義異於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

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平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

注所以至義異。○舊疏云。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

益師卒。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正以益師之卒。所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見。欲道當時之君無恩於其臣。是以大夫之卒。不問有罪與不。例皆不日以見之。是以須發三代異辭之言。今此西狩獲麟。當所見之世。已與父時之事。欲道當時之臣有恩於其君。故爲微辭。不忍正言其惡。是以復須發傳。道其三代異辭之意。然則言益師以臣見恩者。言益師之經。以臣之故。見君恩之薄厚也。此以君見恩者。此獲麟之經。以君之故。見臣恩之厚薄。其義實異。故重發。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內大惡諱。此其自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則桓公時已發見君恩之傳。今復發之者。正以桓公時欲見其臣無恩於其君。是以不爲之諱大惡。今時有恩於其君。故爲之諱。而作微辭也。彼注云。嫌義異。此復注云。嫌義異。是其一隅。何氏不決之者。省文也。○注於所至辭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二年。於所見微其辭。是也。定元年傳云。定哀多微辭。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注所聞至是也。○繁露又云。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一年。於所聞痛其禍。按彼謂子般卒日子赤卒不日故也。此立煬宮不日。卽定元年秋九月。立煬宮是也。武宮日。卽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所聞世不爲諱恩殺也。○注所傳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傳聞殺其恩。按子赤卒不日。卽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子般卒日。卽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文十八年注云。所聞世。臣之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是也。通義云。所聞者。己之所遠聞也。至於祖之所遠聞。而父受之祖。已受之父。則所傳

聞也。世疏者其恩殺。若桓之無王。莊之不復仇。納鼎歸寶。文姜淫泆。皆得質言之。以立其義。移於所見之世。則義有所尊。恩有所諱。是以定公受國於季氏。不敢明其篡。昭公取同姓。不忍斥其惡。是以春秋正名分。誅亂賊之大用。必託始於所傳聞世。而後可施也。近者微辭。遠者自言。世以義始之。以仁終之。別其世而不亂。斯異其詞而不糅。

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注〕据哀公未終也。〔疏〕

漢書儒林

傳。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文選班固荅賓戲云。孔終篇於西狩。○注据哀至終也。○舊疏云。正以未見公薨之文故也。且以左氏言之。即哀二十七年。公孫於越。而因卒。則知今未終。

曰備矣。

〔注〕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明大平以瑞應為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

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疏〕

禮記禮運云。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注。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正義謂春秋元年以後。獲麟以前。包籠此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等。按春秋五始。元者。氣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之始。則四時也。王者。政教之始。則禮義也。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亦禮義也。熊氏云。春秋書郊。是天。書地震。是地。書無冰。是陽。書雨雹。是陰。書春夏秋冬。是四時。又四時陰陽也。書日。是日。書恆星。是星。書月。是月。書沙鹿崩。梁山崩。是鬼神。又取郟大鼎。是金。雨木冰。是木。大水。是水。成周宣謝火。是火。城諸及防。是土。金木水火土。即五行也。得禮則褒。夫禮則貶。是禮義也。桓書即位。先君被弑而行即位。安忍其喪。其情惡。莊不書即位。文姜出不忍行即位之禮。其情善。此是人情也。西狩獲麟。是四靈為畜也。是亦

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注。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正義謂春秋元年以後。獲麟以前。包籠此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等。按春秋五始。元者。氣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之始。則四時也。王者。政教之始。則禮義也。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亦禮義也。熊氏云。春秋書郊。是天。書地震。是地。書無冰。是陽。書雨雹。是陰。書春夏秋冬。是四時。又四時陰陽也。書日。是日。書恆星。是星。書月。是月。書沙鹿崩。梁山崩。是鬼神。又取郟大鼎。是金。雨木冰。是木。大水。是水。成周宣謝火。是火。城諸及防。是土。金木水火土。即五行也。得禮則褒。夫禮則貶。是禮義也。桓書即位。先君被弑而行即位。安忍其喪。其情惡。莊不書即位。文姜出不忍行即位之禮。其情善。此是人情也。西狩獲麟。是四靈為畜也。是亦

卽備義也。蓋備卽王道備。故文選注引元命包云。孔子曰。丘始于元。終于靈。王道成也。○注人道。泆王道備。○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大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通義云。上治隱桓。而貶絕之法立。下錄定哀。而尊親之義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采豪毛之善。譏纖芥之惡。凡所以示後王經制者。靡不具焉。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因而十之。周而再之。天道泆于上。人事備于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於七十二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治春秋。上紀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王道備。人事泆。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人事泆。王道備。舊疏云。泆亦有作市字者。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親祖。以親曾祖。以曾祖親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道泆也。王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于獲麟。懷懷治之。至于太平。故曰王道備也。○注必止至效也。○舊疏云。必止於麟者。正以獲麟之后。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但孔子欲道從隱撥亂。功成于麟。是以終于獲麟。以示義。似若堯舜之隆。制禮作樂之后。籥韶九成。鳳皇乃來。止巢而乘匹之類也。故麟於周爲異者。卽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是也。春秋記以爲瑞者。記亦有作託者。今解從記也。明太平以瑞應爲效者。言若不致瑞。卽太平無驗。故春秋記麟爲太平之效也。禮記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傳疏引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修母致子之應。非何氏義。詩疏引異義。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者。禮。修母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許慎謹案云。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元之聞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父。父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以爲天子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如鄭此說。從陳欽之義。以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毛蟲。

故禮記疏引熊安生申鄭義云。若人臣官修。則修母致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修其方。則當方來應。孔子修春秋。為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具錄焉。或以修母致子。康成所不用也。校勘記出鳳凰。云鄂本鳳作皇。何校本疏同。又出效字。云鄂本效作効。按疏中引注同。○注絕筆至漢也。○舊疏云。四時具然後為年。此乃春秋之常。今不書下三時者。欲起木應之。君將亡。欲別起為王。是以此處不得記之。且獲麟既記。制作之道已備。當欲以之授于漢帝。使為治國之法。是以不得錄下三時矣。○注又春至終竟。○舊疏云。所以然者。始正。則億十六年傳云。朔有事則書。晦有事不書也。義亦通此。

君子曷為為春秋〔注〕据以定作五經〔疏〕

姚氏

範援鵝堂筆記云。為春秋。如女為周南召南之類。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曷為今日始為春秋乎。嫌其大晚於諸典之後。○注据以定作五經。○舊疏云。何氏以為孔子領緣五經。皆在獲麟之前。故言此。何氏知然者。正以論語云。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麟之前明矣。而論語直言樂正雅頌。文不備矣。言料理五經在獲麟之前。何故作春秋。獨在獲麟之後乎。故据五經以難之。

撥亂世〔注〕

撥猶治也。〔疏〕

注撥猶治也。○廣雅釋詁。撥。治也。詩商頌長發云。元玉桓撥。傳。撥。治也。楚辭懷沙。孰察其撥正。注。撥。治也。後漢明帝紀。梁統傳。陳元傳。注並云。撥。理也。避治諱也。說文手部亦云。撥。治也。詩大雅雲漢序云。宣

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孟子章指言桓王之事。諱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

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注〕

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

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

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

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竄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孟子盡心無義。戰章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通義云。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理不窮。其變則不深。事不當。其勢則不切。高論堯舜之道。而無成敗之效。則不著。不明。故近取諸春秋。因亂世之事。季俗之情。漸戡以正道。庶賢者易勉。不肖者易曉。亦致治太平之所由基也。史記自序又曰。上大。夫靈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吾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世家云。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文。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舊疏云。孔子未得天命之時。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綠舊經。以濟當時而已。既獲麟之後。見端門之書。說天命已制作。以俟後王。于是選理典籍。欲爲撥亂之道。以爲春秋者。賞善罰惡之事。若欲治世。反歸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義。是以得天命之後。乃作春秋矣。卽上云。治世之要務。義亦通於此。校勘記云。浦鏜云。詩序及爾雅序疏引何注。有莫近猶莫過之也。七字。疑今本脫。○注得麟至之狀。○舊疏

以爲演孔圖文類聚、白帖、引演孔圖。孔不絕下有此魯端門血書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十五字。孔聖全書引演孔圖云。孔子曰。某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璿機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趙氏在翰云。端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類聚引說題辭云。孔子謂子夏曰。得曆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至期往。逢一耶。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飛爲赤鳥。化爲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與此所引大同。舊疏云。秦始皇名正。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然。則始皇燔詩書。而言胡破術者。謂始皇燔之不盡。胡亥亦燔之。按御覽引演孔圖云。驅除名正。顛倒吾衣裳。坐吾曲牀。溢長九州滅六王。至於沙丘亡。是其事也。舊疏又云。疾作王者之法。孔氏聖人將欲沒矣。周王姬氏將亡。是以十三年冬彗星出於東方矣。秦始皇方欲起爲天子。其子胡亥破先王之術。當爾之時。書契紀綱。盡皆散亂。唯有孔氏春秋。口相傳者。獨存而不絕。孔子聞之。使子夏往親其血書。其血乃飛爲赤鳥。其書乃化爲白書。署之曰演孔圖。中義理乃有訓作之象。制法之形狀矣。校勘記出赤鳥。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鳥作烏。當據正。○注孔子至授之。○御覽引演孔圖云。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繁露符瑞云。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御覽引考靈耀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鄭注。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文選注引春秋緯云。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三合而演其文。讀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某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籙。又云。某水精。制法爲赤制。功後漢書郵傳傳。漢歷久長。孔爲赤制。注言孔某作緯書。著歷運之期。爲漢家立制。漢火德。尙赤。故云爲赤制。卽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爲赤制是也。又蘇竟傳。夫孔丘祕經。爲漢赤制。越絕書云。見孔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又云。道獲麟。周畫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一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舊疏云。孔子仰推天命。謂仰尋天命。卽端門之命是也。俯察時變。卽蠡蟲冬踊。彗星掃且之象也。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者。謂知其承大亂之後。天下未醇。故作治亂亂之法。以授之矣。若欲託之春秋。卽所傳聞之世是也。故桓三年傳。近正也。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是也。

則未知其爲是與〔疏〕

舊疏云爲音于僞反公羊子謙不敢斥言孔子作春秋故依違云則未知其爲此春秋可以撥亂世而作之與

其諸君子樂道堯

舜之道與〔注〕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也堯舜當古麻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

凰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

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疏〕

舊疏云其諸辭也卽桓六年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是君子謂孔子不知爲是孔子愛樂堯舜之道是以述而

道之與繁露俞序云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孟子滕文公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記注引劉熙孟子注云知者行堯舜之道者是也○注作傳至意也○姚氏範授鵠堂筆記云蓋聖人制春秋以俟後聖則君子樂後之知已亦猶孔子之志也傳者自云所以爲傳者不敢必其爲得聖人經意而要爲樂道堯舜之徒也○注堯舜至來儀○校勘記云何校本鳳作皇疏同漢書李尋傳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史記五帝本紀歷象作數法大戴禮五帝德云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蓋謂歷象彼日月星辰也史記歷書云方土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閔運算轉麻則落下閔之徒卽所謂麻如周馮相氏所掌今之推步是也唐都之徒卽所謂象如周禮保章氏之法今之占驗是也百獸率舞鳳皇來儀見堯典舉陶謨史記注引鄭注云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音和焉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是也夏本紀云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籥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倍諧與崇德致麟之義合宋書禮志高堂隆引尚書傳舜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于前故定四時改堯正○注春秋至民時○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隱六年秋七月杜云雖無

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敬授民時。堯典文。舊疏云。欲似堯舜當古厯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似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也。禮運注云。呂氏說月會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也。孔疏言此一經初以天地為本。終以四麟為畜。是常春秋始於元年。終於獲麟也。呂氏說十二月之令。為呂氏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修春秋相近。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也。○注道同至之道。○舊疏云。謂孔子之道。同於堯舜。故作春秋以稱述堯舜。是也。友者同志之名。言孔子之德。合於堯舜。是以愛而慕之。乃作春秋。與其志相似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鄭注。此以春秋之道。述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執謂。謂文王也。皆取其相稱相友也。彼正義引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以制天道。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也。春秋獲麟。即當益稷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是也。

末不亦樂乎堯舜

之知君子也。〔注〕末不亦樂后有聖漢受命而王。德如堯舜之知孔子為制作。〔疏〕

中庸疏云。

末。謂終末。謂孔子末。聖漢之初。豈不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經傳釋詞云。末。蓋發聲。末不亦也。猶邪字。言不亦樂乎後世堯舜之知君子邪。下文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正申明此句之義。禮記中庸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誰能知之。鄭注引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也。○注末不至制作。○孔子之道。既與堯舜雅合。故得與堯舜相對為首末。然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時。預知有己而制道術。預知有己而為君子。慕之。已亦預制春秋。授劉帝。是孔子亦慕堯舜之知君子而效之。

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注〕待聖漢之王以為法。〔疏〕

舊疏云。制作春秋之義。謂制春秋之

中賞善罰惡之義也。禮記疏引鈞命決云：某爲制作之王，黑絲不代蒼黃。書疏引王愆期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世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詞，亦本緯書爲說。其意以春秋制以文王，爲卽孔子所謂制作之王也。繁露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又左氏疏引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漢書王莽傳：孔子作春秋，以爲後王法。至於哀之十四年，而一代畢。後漢書班固傳典引云：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禮記中庸注云：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世者。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傳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注〕樂其貫於百王而不滅，名

與日月並行而不息〔疏〕

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所以作春秋者，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永法故也。論語學而篇：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禮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辭有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知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也。此解最得。通義云：言君子豈不樂當世有聖帝如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旣不可得，退修春秋，以俟後世王者復起，推於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之所樂也。左氏馳騁於文辭，穀梁圍囿於詞例，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惟公羊子乎。

公羊義疏七十六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疏〕

阮氏元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祇作春秋公羊序五字。何校本。闕本。監本。毛本。此題及下序並傳皆低一格。惟春秋經文始頂格。通誓並然。蓋後

人以意爲之。非也。此本從唐石經。題序經傳皆頂格。阮氏重刊本。卷首有中書門下牒。校勘記云。此本及闕本。監本。卷首皆載此牒文。係景德二年也。毛本始刪去此牒文。下兩敕字中書字俱跳行頂格。闕本改牒文皆低一格。牒字跳行亦低一格。兩敕字始頂格。阮氏本又有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校勘記云。何煌校宋監本。公羊下有傳字。是也。此脫闕。監本改此爲春秋公羊傳注疏七字。闕本於此下署何休學。〔原闕四字〕疏另行署明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刊。監本改署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曾朝節等奉敕重校刊。毛本但存漢何休學四字。其實亦不當有也。漢者。舊疏云。巴漢之閒地名也。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其年二月。項羽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漢之閒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十二月。斬羽。六年二月。卽皇帝位。遂取漢爲天下號。司空者。舊疏云。漢三公官名。漢先生昭公羊問答云。問。徐疏。漢三公官何也。曰。言漢以別於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是爲六卿。漢則不然。史記。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續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馬。謝靈運晉書云。秦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是漢初無司馬。而有太尉。天文錄曰。三公星在北斗柄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大尉。司空之象。應劭漢官儀曰。冲帝册書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今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爲太尉。是以太

尉爲三公矣。漢書曰：成帝綬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又曰：彭宣爲大司空，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質。臣老病，願上印綬，是以司空爲三公矣。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此後漢三公之制，而又不同於前代者也。故唐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師傅之官，位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上公，置府僚是也。掾者，舊疏云：卽其下屬官也。若今之三府掾是也。校勘記云：掾字从手，釋文、唐石經、何校本、並同。閔監、毛本改从木旁，非公羊問答云：掾屬有別否？曰：漢書：蕭何爲沛主吏掾，音義：正曰掾。副曰屬。崔寔政論曰：上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箠以答天子。干寶司徒儀曰：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者，古元士三命者也。通典：後漢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又云：何謂三府？曰：漢有三府四府五府。三府則三公之府也。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衆駟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稱府也。漢官儀曰：河間相張衡說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治，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陽趙熹，安帝元初六年詔：三輔選掾屬高第，承宮傳：建武三府更辟注：太尉、司徒、司空，李靈傳：三府注：三公是也。按續漢志云：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隄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引應劭漢官儀曰：綬和四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考漢前止丞相御史大夫，哀帝元壽二年，更丞相爲大司徒，成帝綬和二年，更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舊名，元壽二年，又爲大司空。官名雖有更替，終漢之世不廢。太尉不常置，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置大司馬，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亦不常置。成帝綬和元年，初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印綬官屬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後漢因之，終漢世三公常設不改也。志又云：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

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說文手部。緣。綠也。綠者。衣領袂口之飾。引申爲凡物綠邊之稱。此據爲三公翼輔。故亦得有綠義。又考後漢書本傳。太傅陳蕃辟之。黨禁解後。又辟司徒。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卒。未知爲司空掾何時也。任城樊者。續漢書郡國志。兗州刺史部。任城國有桃聚。元父。樊。後漢書本傳注。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是也。按樊於前漢屬東平國。爲今兗州府滋陽縣地。何休者。後漢書儒林傳本傳云。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鄉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說之。迺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拾遺記云。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京師謂之學海。序者釋名釋言語云。敘。抒也。抒。揲其實。宣見之也。爾雅釋詁云。敘。緒也。說文支部。敘。次第也。書不空作。皆有所由。緒。錄其作書之由。使其意指抒發。故謂之敘也。敘。正字。序。假借也。孔子爲易序卦傳。又作書序。子夏作詩序。作序之始也。舊疏二十八卷。相傳爲徐彥作。文獻通考作三十卷。四庫全書總目云。或彥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道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也。不爲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按舊疏名氏。迄無定據。故今所引但稱舊疏也。

昔者孔子有二云〔疏〕

舊疏云孝經云昔者明王鄭注昔古也禮記檀弓云子疇昔之夜注昔猶前也何氏言前古孔子有此言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

仲尼姓孔氏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遺迹三代之禮序書傳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禮樂自此可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好易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大野獲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亂臣賊子懼焉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卒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 吾志

在春秋行在孝經〔疏〕

禮記中庸注引鉤命決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彼疏引鉤命決又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為木鐸制萬世法舊疏引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

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事文類聚引鉤命決又云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石壘孝經敘引孝經緯云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自虎通五經云已作春秋復作孝經欲專制正蜀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大平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春秋孝經相輔而行也故禮記中庸云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論語學而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本立道生謂始元終麟仁道備矣堯舜之行則本乎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相為表裏也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因史記作春秋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自序及趙岐孟子序亦云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舊疏云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闕貴賤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 此一一學者聖人之極致〔疏〕 舊疏云二學者春秋孝經也極者盡也致之言至也言聖人作此二經之時盡已至

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初學記云：春秋經文備三聖之度。北堂書鈔引授神契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擊折而立，使弟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簪纓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治世之要

務也。〔疏〕

舊疏引春秋說云：作春秋以改亂制。孟子滕文公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太平御覽引說題詞云：孝經

經或是懲惡勸善，或是尊祖愛親，有國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精要急務矣。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者謂三王以來也。若大道之時，禮於忠信爲薄，正以孔子修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考諸舊本皆作也。若作世字，俗誤已行。按也作世，則屬下。傳春秋者非一。〔疏〕

舊疏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詞云：傳我書

者，公羊高也。按廣韻一東，公複姓。子夏門人齊人公羊高，作春秋傳。初學記引演孔圖云：公羊全孔經。宋均注：公羊，公羊高也。經指謂春秋是也。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又引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仲舒弟子臧公、臧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按後漢書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云：意於孔子教授堂下得素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名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共傳公羊氏也。又平津侯列傳：丞相公孫宏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宏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儒林列傳又云：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宏亦頗受焉。漢書儒林傳云：董生自有傳，弟子遂之者，闕陵褚大、東平臧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唯臧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又嚴彭祖、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

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義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顏安樂魯國薛人授淮陽冷豐次君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始貢禹事臧公成於非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琅邪筦路禹授穎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徒衆尤盛後漢書儒林傳引前書以臧公孟卿畦孟以下皆爲胡毋子都弟子據六藝論則皆董仲舒弟子范氏誤以前書弟子途之者綴於胡毋子都下誤仞爲胡毋弟子其實彼文自承董生爲江都王相自有傳連續之爾惟胡毋子都弟子不見諸史何氏之學出於李育育多據胡毋生條例故與董生等說往往不同齊氏召南注疏考證云陰豐當作冷豐前書儒林傳顏安樂授淮陽冷豐及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是也又按劉向始學公羊後受穀梁又按前書有王亥而無王彥卽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同以穀梁議石渠者後漢賈逵傳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注云五家尹更始等又作王彥未知孰是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劉子政從顏公孫受公羊春秋本傳不載然封事多用公羊說又按漢書藝文志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蓋皆當時傳公羊者各述所受故何氏云非一也舊疏又引舊云傳春秋者非二者謂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據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無師故云非一然此下何氏傳論公羊家學未必牽涉餘四家也

本据

亂而作〔疏〕

史記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妻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爲魯

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越絕書德序外傳記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兼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不敝春秋不作舊疏云孔子本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成王周公之史而取隱公以下故曰據亂而作謂據亂世之史而爲春秋也按據亂蓋兼兩義其

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疏〕

舊疏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常異義可怪之事也。非常異義者。卽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滅紀。僖二年實與齊桓專封是也。此卽是非常之異

義。言異於文武時。何者。若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常異義也。其可怪之論者。卽昭三十一年。邾婁叔術妻嫂。而春秋善之是也。包氏慎言條釋云。春秋貶纖芥之惡。祭仲出君。而許以行權。齊襄禽獸之行。無善可紀。而以復遠祖之仇。見褒。宋襄喪師辱國。而稱爲文王。叔術蔑倫通嫂。而以讓國。通其子孫於列國。周王守府而新之等。於宋稱爲二王。後衛輒拘父。而以尊王父。是斂者皆所謂異義可怪之端也。爲樂左氏者所口舌。

說者疑惑〔疏〕

繁露俞序云。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舊疏云。此說者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後。莊彭祖顏安樂之徒。見經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

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

〔疏〕

舊疏云。此倍讀如反背之背。非倍畔之倍也。言由疑惑之故。雖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卽成二年。逢丑父當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卽爲

所見之世。是任意。任意者。凡言見者。目觀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爲見。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按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而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卽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卽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其勢雖問。不得不廣〔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維誤爲雖耳。按維當

作惟。言其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得不廣爲說也。故下云。講誦師言。至於百萬云云。按舊疏云。言說者疑惑。義雖不足。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勢雖復致問。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一說謂顏莊之徒。以說義疑惑。未能定其是非。致使

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是以何氏觀其形勢。故曰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遂恐已說窮短。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已說。故曰不得不廣也。按作雖字亦通。言雖倍經任意反傳違戾。然既窮相問詰。不得不廣引以證成已說也。援鵝堂筆記云。雖疑難字之譌。而誤強解為維字之誤。謬矣。亦不必改。讀難字。古人文義不必如後世之平順也。

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疏〕

舊疏云。此師謂胡董之前

公羊氏之屬也。言由莊顏之徒。講義不是。致他問難。遂爾謬說。至於百萬言。其言雖多。猶有合解而不解者。按此蓋何氏自謂講誦師言。至百於萬。猶有未解者也。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曾子。子石。盛美齊桓安諸侯。尊天子。又故子夏言春秋重人。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是七十子言人人殊。故漢書藝文志云。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焉。

時加釀嘲辭。〔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按釋文作讓嘲。讓。相責讓也。嘲。嘲笑也。言時加責讓嘲笑之辭。作釀誤。當據

正。按葉鈔本。徐本釋文本。釀作讓。如作釀。陸當有音。然今本釋文亦作釀矣。舊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之語。不顧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霧。臣助君虐之類是也。

援引他經。失其句讀。

〔疏〕

舊疏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羣經之義。隨經自合。而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為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

以無為有。〔疏〕

舊疏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為天囚之

義。而公羊說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為天囚。故曰以無為有也。

甚可閔笑者。〔疏〕

舊疏云。欲存公羊者。閔其愚闇。欲毀公羊者。笑其謬妄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閔。監。毛本作笑。非。

不可

勝記也。〔疏〕

舊疏云。言其可閔可笑者多。不可勝負。不可具記也。按。不可勝記者。言記不勝記也。言其多也。勝記。猶言連數之悉數之也。

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

謂之俗儒〔疏〕

舊疏云。左氏先著作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也。按易、書、詩、禮、春秋、孝經。皆有今文古文。今文立於學官。當時所習。古文或出孔壁。或出民間。往在蝌蚪文。故無師傳。因皆目爲古文也。後漢書范升傳。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春秋立博士。升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乃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按春秋當漢代。公羊爲今文。左氏爲古文。劉歆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列於學官。諸博士或不肯。故劉歆遺書太常博士。責讓之。中有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之語。明當時以治古學貴文章爲譏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詞。不務綜其終始。厯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證。其詞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諸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而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按史記所謂儒者斷其義。謂公羊先師胡毋生、董仲舒。能得春秋之義。馳說者騁其詞。卽謂貴文章。左氏春秋。但務事實也。舊疏云。謂之俗儒者。卽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言乖典籍。辭理失所。名之爲俗。教授於世。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按鄭衆、賈逵。皆治古文者也。

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與。

〔疏〕

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可分明。又云。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覽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尙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顛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

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甚多。陛下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舊疏云。賈逵者。即漢章帝時衛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顏之徒。說義不足。故使賈逵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二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與左氏矣。鄭眾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眾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議合。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與左氏不強。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二條。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為真也。賜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則賈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按春秋序正義云。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以抵公羊。後漢書本傳則云。出左氏傳大義長者。摘三十餘事以上。玉海引疏。亦作四十一條。是宋世本作一不作二也。

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疏〕

舊疏云。此先師戴宏等也。戴宏作解疑論。難左

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按戴宏不知何時人。休本傳云。休善麻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義。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李育傳云。李育。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然則先師或亦指李育之難左氏。義有未盡。故何氏如此云。與多隨二創者。舊疏云。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為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為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也。而舊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為一創。賈逵緣隙奮筆奪之。與公羊為二創。非也。援鵝堂筆記云。二創。疑斥上文。詆為俗儒。及公羊可奪左氏。可與為二創。疏解非也。

此世之餘事。〔疏〕

舊疏云。何氏言先師解義。雖曰不是。但有已在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餘事。餘。末也。言戴氏專慮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猶天下閒事也。舊云。何氏云。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之本旨。而猶在世之末說。故曰世之餘事也。援鵝堂筆記云。餘事疑同多事。言其議論紛紜。滋多而未已也。當時三家互相排擠。

豈得云閒事也。疏解非是。

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疏〕

舊疏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論者，執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即戴宏解疑論之流。

矣。敗績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須據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即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欲持公羊以論左氏，不閑公羊左氏之義，反爲所窮，已業破散，是失所依據，故以喻焉。

余竊悲之久

矣。〔疏〕

舊疏云：何邵公精學十五年，專以公羊爲己業，見公羊先師失據敗績，爲他左氏先師所窮，但在室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朝一夕，故謂之久。後拜爲議郎，一舉而起，陵羣儒之上，已業得申，乃得公然歎息。

往者

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疏〕

漢書儒林傳：胡母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

孫宏亦頗受焉。舊疏云：胡母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意，猶諱未敢言已盡得胡母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著作墨守以距敵長義，爲廢疾以難穀梁，造胥育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謙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爾。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何以知之？以石經知之。石經載公羊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云云。是嚴氏春秋已見於隱元年，於此不復發傳也。今何本有之，又云：卅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此僖三十年傳也。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氏本亦無，以此知何所注者，蓋顏氏春秋焉。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五年傳云：登戾之，又引桓十一年傳：遷鄭焉，而鄙留，又引隱二年傳：放於此乎，與石經同。與何氏異，蓋所據者嚴氏本也。藝文志云：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後漢張伯饒又減定爲二十萬言。顏氏說經，以襄公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卽爲所見之世，又以爲十四日日食，周王爲天囚之類，倍經違戾，皆何氏所不取，按何氏亦不必爲顏氏學，其本或偶與石經所記顏氏說合耳。

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疏〕

舊疏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繩墨，猶規矩也。何氏言已隱

審檢括公羊。使就規矩也。而舊云善射者隱括令審。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公羊問答云。故遂隱括。此何義也。曰說文。隱括也。括。隱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隱括。又拘木必待隱括。悉矯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隱括之方。隱。假借作隱。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隱括其民。括。假借作括。經傳中多作括。邪曲之器。揉曲者曰隱。正方者曰括。舊云隱括令審。射必能中。迂遠不可從。按段氏玉裁注說文云。隱與括互訓。亦假借作隱。括尚書大傳。隱括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荀子大略。示諸隱括。隱括者。矯制衰曲之器也。方言。所以隱擢謂之籟。郭云。搖櫛小櫛也。按。擢以索繫於籟。而後可行。是籟者所以隱其擢也。如許云。矢隱弦處謂之矢括。矢括所以控弦也。般庚尚皆隱哉。某氏注云。相隱。枯共爲善政。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焉。孫卿書。劫之以勢。隱之以阨。皆讀爲隱。漢志注。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之法。是也。凡古云安隱者。皆謂隱括之而安也。俗作安穩。形聲皆變也。按段說是也。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亦卽矯之義也。凡多衰曲臃腫。不中繩墨。故須隱括之。而後就繩墨之直。何氏自謂矯正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一規矩之於正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98880)

國學基
本叢書
公羊義疏四冊

每部定價國幣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陳立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C五四八七平

7509

(2)

